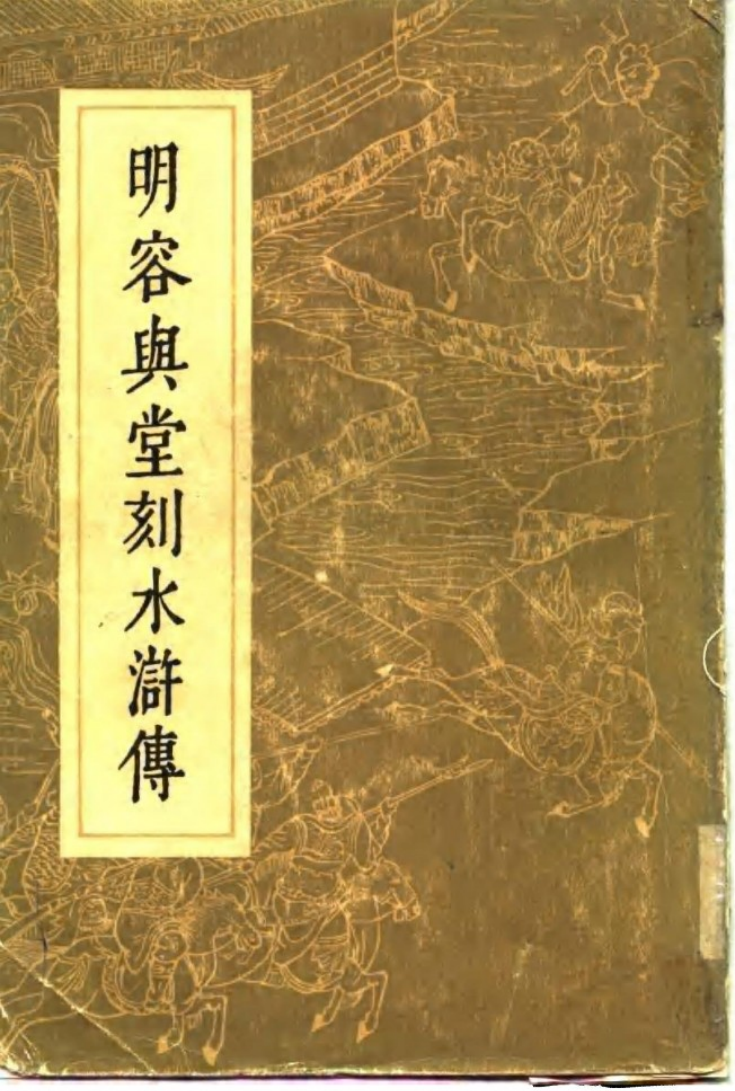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E2N-4
5754

明容與堂刻

水滸傳

一

北京圖書館藏

A 309409

出版說明

《水滸傳》是我國古代描寫農民起義的一部長篇小說。它的故事和文字有一個發展過程。到百回本出現，才開始定型成書。就目前所知，最早的百回本中，有明嘉靖年間（一五二二——一五六六年）武定侯郭勛刻本，明萬曆十七年（一五八九年）天都外臣序刻本，和明萬曆三十年前後杭州所刻的容與堂本。郭勛刻本，現僅存第五十一回至五十五回的殘本一卷。天都外臣序刻本，現僅存清康熙年間石渠閣補頁之本。容與堂本，北京圖書館藏有較爲完整的本子，從中可以見到最早百回本的一些面貌。

一九六五年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據北京圖書館藏本影印出版。北京圖書館藏本原題爲《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中縫爲《李卓吾批評水滸傳》，影印本統一爲《明容與堂刻水滸傳》。北京圖書館藏本署名爲施耐菴撰，羅貫中纂修；正文前有小沙彌懷林的四篇文字；正文中有眉批、行間評語和每回總評；每回前有圖二

幅，共二百幅。影印本均照印。

日本內閣文庫也藏有容與堂本，和北京圖書館藏本同屬一個版子，但係經過挖改而後出的，卷前有李卓吾序，爲北京圖書館藏本所無，影印本排印附於書後。北京圖書館藏本有缺頁缺字，影印本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照片補全，並編製了殘損缺字校補表，附於書後。

本書根據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影印本翻印。原書版框長二一〇毫米寬二九〇毫米，現在縮小了一些。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

批評水滸傳述語

和尚自入龍湖以來口不停誦手不停批者三十年而水滸傳西廂曲尤其所不釋手者也茎和尚一肚皮不合時宜而

獨水滸傳足以發抒其憤懣故評之爲尤詳據和尚所評水滸傳玩世之詞十七持世之語十三然玩世處亦俱持世心腸也但以戲言出之

耳高明者自能得之語言文字之外水滸傳訛字極多和尚謂不必改正原以通俗與經史不同故耳故一切如代爲帶的爲得之類

俱照原本不改一字
和尚評語中亦有數字不
可解意和尚必自有見
故一如原本云
和尚又有清風史一部此
則和尚手自刪削而成

文者也與原本水滸傳
絶不同矣所謂太史公
之豆腐帳非乎
和尚讀水滸傳第一當意
黑旋風李逵謂爲梁山
泊第一尊活佛特爲手

訂壽張縣令黑旋風集此則令人絶倒者也不讓世說諸書矣蒧林中亦似少此一段公案不得小沙彌懷林謹述

本衙已精刻黑旋風集清風史將成矣不日即公海内附告

梁山泊一百單八人優劣

李逵者梁山泊第一尊活佛也爲善爲惡彼俱無意宋江用之便知有宋江而已無成心也無執念也藉使道君皇帝能用之我知其不爲蔡京

高俅童貫楊戩矣其次如石秀之爲楊雄魯達之爲林冲武松之爲施恩俱是也若夫宋江者逢人便拜見人便哭自稱曰小吏小吏或招曰罪人罪人的是假道學眞强盜

也然能以此收拾人心亦非無用人也當時若使之爲相雖不敢曰休休一个臣亦必能以人事君有可觀者矣至於吳用一味權謀全身奸詐佛性到此澌滅殆盡倘能置

之帷幄之中似亦可與陳平諸人對壘屈指梁山有如此者若其餘諸人不過梁山泊中一班强盜而已矣何足言哉何足言哉或曰其中儘有事窮勢迫爲宋公明勾引入

夥如秦明呼延灼等輩豈可
槩以强盜目之予謂不能殺
身成仁舍生取義便是强盜
耳獨盧俊義李應在諸人中
稍可原耳亦終不如祝氏三
雄曾氏五虎之爲得死所也

亦終不如祝氏三雄曾氏五虎之爲得死所也

水滸傳一百回文字優劣

世上先有水滸傳一部然後施耐菴羅貫中借筆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過僻空揑造以實其事耳如世上先有淫婦人然後以楊雄之妻武

松之嫂實之世上先有馬泊六然後以王婆實之世上先有家奴與主母通姦然後以盧俊義之賈氏李固實之若管營若差撥若董超若薛霸若富安若陸謙情狀逼眞笑

語欲活非世上先有是事即令文人面壁九年嘔血十石亦何能至此哉亦何能至此哉此水滸傳之所以與天地相終始也與其中照應謹密曲盡苦心亦覺瑣碎反爲可

厭至於披掛戰鬬陣法兵機都剩技耳傳神處不在此也更可惡者是九天玄女石碣天文兩節難道天地故生强盜而又遣鬼神以相之耶決不然矣讀者毋爲說夢痴人

前其可

又論水滸傳文字

水滸傳雖小說家也實汎濫百家貫串三教魯智深臨化數語已揭內典之精微羅眞人清道人戴院長又極道家之變刻獨其有心貶抑儒家

只以一王倫當之局量區淺
智識卑陋强盜也做不成可
發一笑至於戰法陣圖人情
土俗百工技藝無所不有眞
搜羅殆盡一無遺漏者也更
可喜者如以一丈青配合王

矮虎王定六追隨郁保四一長一短一肥一瘦天地懸絶眞堪絶倒文思之巧乃至是哉恐讀者艸艸看過又爲拈出以作藝林一段佳話如李大哥舉動爽利言語痛快又

多不經人道之語極其形容不可思議既有壽張令公之集茲不具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引首

詞曰

試看書林隱處幾多俊逸倘流落名薄利不關愁裁冰及剪雪談笑看吳鈎評議前王并後帝分真僞占據中州七雄擾擾亂春秋興亡如脆柳身世類虛舟見成名無數圖形無數更有那逃名無數霎時新月下長川江湖變桑田古路訝求魚緣木擬窮猴擇木恐傷弓遠之曲木不如且覆掌中杯再聽取新聲曲度

詩曰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艸木百季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成羅綺　幾處

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話說這八句詩乃是故宋神宗天子朝中一箇名儒姓邵諱堯夫道號康節先生所作爲歎五代殘唐天下干戈不息那時朝屬梁暮屬晉正謂是朱李石劉郭梁唐晉漢周都來十五帝播亂五十秋後來感的天道循環向甲馬營中生下太祖武德皇帝來這朝聖人出世紅光滿天異香經宿不散乃是上界霹靂大仙下降英雄勇猛智量寬洪自古帝王都不及這朝天子一條桿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那天子掃清寰宇蕩靜中原國號大宋建都汴梁九朝八帝班頭四百年開基帝主因此上邵堯夫先生贊道一旦雲開復見天正如教百姓再見天日之面不

則這箇先生吟贊那時西岳華山有箇陳摶處士是箇道高有德之人能辯風雲氣色一日騎驢下山向那華陰道中正行之間聽得路上客人傳說如今東京柴世宗讓位與趙檢點登基那陳摶先生聽得心中歡喜以手加額在驢背上大笑攧下驢來人問其故那先生道天下從此定矣正應上合天心下合地理中合人和自庚申年間受禪開基即位在位一十七年天下太平自此定矣傳位與御弟太宗即位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二年傳位與太子即位這朝皇帝乃是上界赤脚大仙降生之時晝夜啼哭不止朝廷出給黃榜召人醫治感動天庭差遣太白金星下界化作一老叟前來揭了黃榜能治太子啼哭看榜官員引

至殿下朝見眞宗天子聖旨教進內苑看視太子那老叟直至宮中抱着太子耳邊低低說了八箇字太子便不啼哭那老叟不言姓名只見化一陣清風而去耳邊道八箇甚字道是文有文曲武有武曲端的是玉帝差遣紫微宮中兩座星辰下來輔佐這朝天子文曲星乃是南衙開封府主龍圖閣大學士包拯武曲星乃是征西夏國大元帥狄青這兩位賢臣出來輔佐這朝皇帝廟號仁宗天子在位四十二年改了九個年號自天聖元年癸亥登基至天聖九年那時天下太平五穀豐登萬民樂業路不拾遺戶不夜閉這九年謂之一登自明道元年至皇祐三年這九年亦是豐富謂之二登自皇祐四年至嘉祐二年這九年

田禾大熟謂之三登一連三九二十七年號爲三登之世那時百姓受了些快樂誰想道樂極悲生嘉祐三年上春間天下瘟疫盛行自江南直至兩京無一處人民不染此症天下各州各府雪片也似申奏將來且說東京城裡城外軍民無其太半開封府主包待制親將惠民和濟局方自出俸資合藥救治萬民那里醫治得住瘟疫越盛文武百官商議都向待漏院中聚會伺候早朝奏聞天子專要祈禱禳謝瘟疫不因此事如何教三十六員天罡下臨凡世七十二座地煞降在人間鬧動宋國乾坤鬧遍趙家社稷有詩爲證

詩曰

萬姓熙熙化育中　三登之世樂無窮　豈知禮樂笙
鏞治　變作兵戈劒戟叢　水滸寨中屯節俠　梁山
泊內聚英雄　細推治亂興亡數　盡屬陰陽造化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引首　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目錄

卷一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卷二第二回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太鬧史家村

卷三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卷四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卷五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卷六第六回　九紋龍剪逕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卷七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卷八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豬林
卷九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卷十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卷十一第十一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卷十二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沽京城楊志賣刀
卷十三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鬬武
卷十四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卷十五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卷十六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卷十七第十七回　花和尚单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卷十八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捕翔虎　宋公私放晁天王
卷十九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盖梁山小奪泊
卷二十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盖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卷二十一第二十一回　屢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卷二十二第二十二回

鬧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卷二十三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卷二十四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卷二十五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卷二十六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鬬殺西門慶
卷二十七第二十七回
毋夜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卷二十八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卷二十九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覇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卷三十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卷三十一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卷三十二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卷三十三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義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卷三十四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礫塲
卷三十五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雁
卷三十六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卷三十七第三十七回
沒遮攔追赶及時雨　船火兒大鬧潯陽江
卷三十八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鬪浪裡白跳

卷三十九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卷四十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卷四十一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卷四十二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卷四十三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单身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卷四十四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逕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卷四十五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卷四十六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揭命三火燒祝家莊
卷四十七第四十七回
樸天鵬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卷四十八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卷四十九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卷五十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卷五十一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卷五十二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卷五十三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眞人
卷五十四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卷五十五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卷五十六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卷五十七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鉤鐮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卷五十八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卷五十九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弔掛　宋江鬧西嶽華山
卷六十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卷六十一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卷六十二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卷六十三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卷六十四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卷六十五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卷六十六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卷六十七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卷六十八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卷六十九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卷七十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壯士
卷七十一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卷七十二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
卷七十三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
卷七十四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昌喬坐衙
卷七十五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扯詔誚徽宗
卷七十六第七十六回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卷七十七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贏童貫
卷七十八第七十八回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卷七十九第七十九回
劉唐放火燒戰船　宋江兩敗高太尉
卷八十第八十回
張順鑿漏海鰲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卷八十一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賺蕭讓
卷八十二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卷八十三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卷八十四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卷八十五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渡益津關　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卷八十六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峪
卷八十七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
卷八十八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像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卷八十九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頒恩降詔
卷九十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鴈
卷九十一第九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卷九十二第九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卷九十三第九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卷九十四第九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弔孝　湯金門張順歸神
卷九十五第九十五回　張順竟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卷九十六第九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卷九十七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卷九十八第九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卷九十九第九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卷一百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目錄終

容與堂藏板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误走妖魔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一

第一回

張天師祈禳瘟疫　洪太尉誤走妖魔

詩曰

絳幘鷄人報曉籌　尚衣方進翠雲裘　九天閶闔開宮殿　萬國衣冠拜冕旒　日色纔臨仙掌動　香煙欲傍袞龍浮　朝罷須裁五色詔　佩聲歸到鳳池頭

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但見

祥雲迷鳳閣瑞氣罩龍樓含烟御柳拂旌旗帶露宮花迎劒戟天香影裡玉簪珠履聚丹墀仙樂聲中綉襖鈞

衣扶御駕珍珠簾捲黃金殿上現金翬鳳尾扇開白玉
階前停寶輦隱隱淨鞭三下響層層文武兩班齊
當有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只見班
部叢中宰相趙哲參政文彥博出班奏曰目今京師瘟疫
盛行民不聊生傷損軍民多矣伏望陛下釋罪寬恩省刑
薄稅以禳天災救濟萬民天子聽奏急勑翰林院隨即草
聖主
詔一面降赦天下罪囚應有民間稅賦悉皆赦免一面命
在京宮觀寺院修設好事禳災不料其年瘟疫轉盛仁宗
天子聞知龍體不安復會百官衆皆計議向那班部中有
一大臣越班啓奏天子看時乃是參知政事范仲淹拜罷
起居奏曰目今天災盛行軍民塗炭日夕不能聊生人遭

（寇我小寇老子）

縲紲之厄以臣愚意要禳此災可宣嗣漢天師（寇）星夜臨朝（柱）就京師禁院修設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奏聞上帝可以禳保民間瘟疫仁宗天子准奏急令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天子御筆親書并降御香一炷欽差內外提點殿前太尉洪信爲天使前往江西信州龍虎山宣請嗣漢天師張真人星夜臨朝祈禳瘟疫就金殿上焚起御香親將丹詔付與洪太尉爲使即便登程前去洪信領了聖敕辭別天子不敢久停從人背了詔書金盒子盛了御香帶了數十人上了鋪馬一行部從離了東京取路逕投信州貴溪縣來於路上但見

遥山疊翠遠水澄清奇花綻錦繡鋪林嫩柳舞金絲拂

地風和日暖時過野店山村路直汝平夜宿郵亭驛館
羅衣蕩漾紅塵內駿馬驅馳紫陌中
且說太尉洪信賫擎御書丹詔一行人從上了路途夜宿
郵亭朝行驛站遠程近接渴飲飢餐不止一日來到江西
信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隨即差人報知龍虎山上清宮
住持道衆准備接詔次日衆位官同送太尉到於龍虎山
下只見上清宮許多道衆鳴鐘擊鼓香花燈燭幢幡寶蓋
一派仙樂都下山來迎接丹詔直至上清宮前下馬太尉
看那宮殿時端的是好座上清宮但見
青松屈曲翠栢陰森門懸勑額金書戶列靈符玉篆虛
皇壇畔依稀垂楞名花煉藥爐邊掩映蒼松老檜左壁

廂天丁力士叅隨着太乙真君右勢下玉女金童簇捧
定紫微大帝披髮佽劒北方真武踏龜蛇斡履頂冠南
極老人伏龍虎前排二十八宿星君後列三十二帝天
子堦砌下流水潺湲墻院後好山環繞鶴生丹頂龜長
緑毛樹梢頭獻菓蒼猿泼草内銜芝白鹿三清殿上鳴
金鐘道士步虛四聖堂前敲玉磬真人禮斗獻香臺砌
彩霞光射碧琉璃召將瑶壇赤日影搖紅瑪瑙早來門
外祥雲現疑是天師迓老君
當下上至住持真人下及道童侍從前迎後引接至三清
殿上請將詔書居中供養着洪太尉便問監宮真人道天
師今在何處住持真人向前稟道好教太尉得知這代祖

道士可笑可笑

師號曰虛靖天師性好清高倦於迎送自向龍虎山頂結一茅菴修真養性因此不住本宮太尉道目今天子宣詔如何得見真人答道容稟詔勅權供在殿上貧道等亦不敢開讀且請太尉到方丈獻茶再煩計議當時將丹詔供養在三清殿上與衆官都到方丈太尉居中坐下執事人等獻茶就進齋供水陸俱備齋罷太尉再問真人道既然天師在山頂菴中何不着人請將下來相見開宣丹詔真人稟道太尉這代祖師雖在山頂其實道行非常清高自在倦惹凡塵能駕霧與雲踪跡不定未嘗下山貧道等如常亦難得見怎生教人請得下來太尉道似此如何得見目今京師瘟疫盛行今上天子特遣下官爲使賫捧御書

丹詔親奉龍香來請天師要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以禳天災救濟萬民似此怎生柰何真人稟道朝廷天子要救萬民只除是太尉辦一點志誠心齋戒沐浴更換布衣休帶從人自背詔書焚燒御香步行上山禮拜叩請天師方許得見如若心不志誠空走一遭亦難得見太尉聽說便道俺從京師食素（吃）到此如何心不志誠（志）既然恁（便）地依着你說明日絕早上山當晚各自權歇次日五更時分衆道士起來備下香湯齋供請太尉起來香湯沐浴換了（了）一身新鮮布衣脚下穿上麻鞋草屨吃了素齋取過丹詔用黃羅包袱背在脊梁上手裏提着銀手爐降降地（地）燒着御香許多道衆人等送到後山指與路徑真人又稟道太尉要

救萬民休生退悔之心只顧志誠上去太尉別了衆人口
誦天尊寶號蹤步上山來將至半山望見大頂直侵霄漢
果然好座大山正是

根盤地角頂接天心遠觀磨斷亂雲痕近看平吞明月
魄高低不等謂之山側石通道謂之岫孤嶺嵚嶇謂之
路上面極平謂之頂頭圓下壯謂之巒隱虎藏豹謂之
穴隱風隱雲謂之岩高人隱居謂之洞有境有界謂之
府樵人出沒謂之徑能通車馬謂之道流水有聲謂之
澗古渡源頭謂之溪巖崖滴水謂之泉左壁爲掩右壁
爲映出的是雲納的是霧維尖像小嵚峻似峭懸空似
險削礦如平千峰競秀萬壑爭流瀑布斜飛藤蘿倒掛

虎嘯時風生谷口猿啼時月墜山腰恰似青黛染成千
塊玉碧紗籠罩萬堆烟
這洪太尉獨自一箇行了一回盤坡轉徑攬葛攀藤約莫
走過了數箇山頭三二里多路看看脚酸腿軟正走不動
口裏不說肚裏躊躇心中想道我是朝好廷貨貴官公子在京
師時重裀而臥列鼎而食尚乃自倦怠何曾穿草鞋走這
般山路知他天師在那里却教下官受這般苦又行不到
三五十步掇着肩氣喘只見山凹裡起一陣風風過處向
那松樹背後奔雷也似吼一聲撲地跳出一箇吊睛白額
錦毛大虫來洪太尉吃了一驚叫聲阿呀撲地望後便倒
偷眼看那大虫時但見

毛披一帶黃金色　瓜露銀鈎十八隻　睛如閃電尾如鞭　口似血盆牙似戟　伸腰展臂勢猙獰　擺尾搖頭聲霹靂　山中狐兎盡潛藏　澗下獐麂皆斂迹

那大虫望着洪太尉左盤右旋咆哮了一回托地望後山坡下跳了去洪太尉倒在樹根底下謊的三十六箇牙齒捉對兒廝打那心頭一似十五箇吊桶七上八落的響渾身却如重風麻木兩腿一似鬬敗公雞口裏連聲叫苦大虫去了一盞茶時方纔扒將起來再收拾地上香爐還把龍香燒着再上山來務要尋見天師又行過三五十步口裡嘆了數口氣怨道皇帝御限差俺來這里教我受這場驚恐說猶未了只覺得那里又一陣風吹得毒氣直冲將

來太尉定睛看時山邊竹藤裡簌簌地響搶出一條吊桶大小雪花也似蛇來太尉見了又吃一驚撇了手爐叫一聲我今番死也望後便倒在盤陀石邊微閃開眼來看那蛇時但見

昂首驚飈起掣目電光生動蕩則拆峽倒岡呼吸則吹雲吐霧鱗甲亂分千片玉尾稍斜捲一堆銀

那條大蛇逕搶到盤陀石邊朝着洪太尉盤做一堆兩隻眼迸出金光張開巨口吐出舌頭噴那毒氣在洪太尉臉上驚得太尉三魂蕩蕩七魄悠悠那蛇看了洪太尉一回望山下一溜却早不見了太尉方纔爬得起來說道慚愧驚殺下官看身上時寒粟子比鎖鈯兒大小口裏罵那道

寧波天一閣藏板

士叵耐無禮戲弄下官教俺受這般驚恐若山上尋不見天師下去和他別有話說耳拿了銀提爐整頓身上詔勅并衣服巾幘却待耳要上山去正欲移步只聽得松樹背後隱隱地笛聲吹響漸漸近來太尉定睛看時只見那一箇道童倒騎着一頭黃牛橫吹着一管鉄笛轉出山凹來太尉看那道童時但見

頭綰兩枚丫髻身穿一領青衣腰間絛結草來編脚下芒鞋麻間隔明眸皓齒飄飄並不染塵埃綠髮朱顏耿耿全然無俗態

昔日呂洞賓有首牧童詩道得好

草鋪橫野六七里　笛弄晚風三四聲　歸來飽飯黃

昏後　不脫簑衣臥月明　妙敷演

只見那箇道童笑吟吟地騎着黃牛橫吹着那管鉄笛正過山來洪太尉見了便喚那箇道童你從那里來認得我麼道童不采只顧吹笛太尉連問數聲道童呵呵大笑拿着鉄笛指着洪太尉說道你來北嗣莫非要見天師麼太尉大驚便道你是牧童如何得知道童笑道我早間在草菴中伏侍天師聽得天師說道朝中今上仁宗天子差箇洪太尉賫擎丹詔御香到來山中宣我徃東京做三千六百分羅天大醮祈禳天下瘟疫我如今乘鸞駕雲去也這早晚想是去了不在菴中你休上去山内毒虫猛獸極多恐傷害了你性命太尉再問道你不要說謊道童笑了一

容與堂藏板

聲也不回應又吹着鉄笛轉過山坡去了太尉尋思道這小的如何盡知此事想是天師分付他已定是了欲待再上山去方纔驚謊的苦爭些兒送了性命不如下山去罷太尉拿着提爐再尋舊路奔下山來衆道士接着請至方丈坐下真人便問太尉道曾見天師麼太尉說道我是朝廷中貴官如何敎俺走得山路吃了這般辛苦爭些兒送了性命爲頭上至半山裡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虫驚得下官魂魄都沒了又行不過一個山嘴竹藤裡搶出一條雪花大蛇來盤做一堆攔住去路若不是俺福分大（又說）如何得性命回（嘴了）京盡是你這道衆戲弄下官真人覆道貧道等怎敢輕慢大臣這是祖師試探太尉之心本山雖有蛇虎

並不傷人太尉又道我正走不動方欲再上山坡只見松樹傍邊轉出一個道童騎着一頭黃牛吹着管鉄笛正過山來我便問他那里來識得俺麽他道已都知了說天師分付早晨乘鶴駕雲望東京去了下官因此回來眞人道太尉可惜錯過這箇牧童正是天師太尉道他既是天師如何這等猥褻眞人荅道這代天師非同小可雖然年幼其實道行非常他是額外之人四方顯化極是靈驗世人皆稱爲道通祖師洪太尉道我直如此有眼不識眞師當面錯過眞人道太尉但請放心既然祖師法旨道是去了比及太尉回京之日這場醮事祖師已都完了太尉見說方纔放心眞人一面教安排筵宴管待太尉請將丹詔收

容與堂藏板

藏於御書匣內放了留在上清宮中龍香就三清殿上燒了當日方丈內大排齋供設宴飲酌至晚席罷止宿到曉次日早膳已後眞人道衆并提點執事人等請太尉遊山太尉大喜許多人從跟隨着步行出方丈前面兩個道童引路行至宮前宮後看翫許多景致三清殿上富貴不可盡言左廊下九天殿紫微殿北極殿右廊下太乙殿三官殿驅邪殿諸宮看遍行到右廊後一所去處洪太尉看時另外一所殿宇一遭都是搗椒紅泥墻正面兩扇朱紅槅子門上使着肷膊大鎖鎖着交叉上面貼着十數道封皮封皮上又是重重疊疊使着朱印簷前一面硃紅漆金字牌額上書四個金字寫道伏魔之殿太尉指着門道此殿

是甚麼去處眞人荅道此乃是前代老祖天師鎖鎮魔王之殿太尉又問道如何上面重重疊疊貼着許多封皮眞人荅道此是祖老大唐洞玄國師封鎖魔王在此但是經傳一代天師親手便添一道封皮使其子子孫孫不敢妄開走了魔君非常利害今經八九代祖師誓不敢開鎖用銅汁灌鑄誰知裡面的事小道自來住持本宮三十餘年也只聽聞洪太尉聽了心中驚怪想道我且試看魔王一看便對眞人說道你且開門來我看魔王甚麼模樣眞人告道太尉此殿決不敢開先祖天師叮嚀告戒今後諸人不許擅開太尉笑道胡說你等要妄生惟事煽惑百姓良民故意安排這等去處假稱鎖鎮魔王顯耀你們道術我

寧壽堂藏板

讀一鑑之書何曾見鎖魔之法神鬼之道處隔幽冥我不
信有魔王在內快疾與我打開我看魔王如何眞人三回
五次稟說此殿開不得恐惹利害有傷於人太尉太怒指
着道衆說道你等不開與我看回到朝廷先奏你們衆道
士阻當宣詔違別聖旨不令我見天師的罪犯後奏你等
私設此殿假稱鎖鎮魔王扇惑軍民百姓把你都追了度
牒剌配遠惡軍州受苦眞人等懼怕太尉權勢只得喚幾
個火工道人來先把封皮揭了將鉄鎚打開大鎖衆人把
門推開看裡面時黑洞洞地但見

昏昏默默杳杳冥冥數百年不見太陽光億萬載難瞻
明月影不分南北怎辨東西黑烟靄靄撲人寒冷氣陰

陰侵體顫人跡不到之處妖精往來之鄉閃開雙目有如盲伸出兩手不見掌常如三十夜却似五更時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從人取十數個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別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太半陷在泥裡照那碑碣上時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人皆不識照那碑後時却有四個眞字大書鑿着遇洪而間却不是一來天罡星合當出世二來宋朝必顯忠良三來驀巧遇着洪信豈不是天數洪太尉看了這四個字大喜便對眞人說道你等阻當我却怎地數百年前已註我姓字在此遇洪而開分明是教我開看却何妨我想這個魔王都只在石

碑底下汝等從人與我多喚幾個火工人等將鋤頭鉄鍬來掘開眞人慌忙諫道太尉不可掘動恐有利害傷犯於人不當穩便太尉大怒喝道你等道衆省得甚麼碑上分明鑿着遇我敎開你如何阻當快與我喚人來開眞人又三回五次稟道恐有不好太尉那里肯聽只得聚集衆人先把石碑放倒一齊併力掘那石龜半日方纔掘得起又掘下去約有三四尺深見一片大青石板可方丈圍洪太尉叫再掘起來眞人又苦稟道不可掘動太尉那里肯聽衆人只得把石板一齊扛起看時石板底下却是一個萬丈深淺地穴只見穴內刮剌剌一聲響亮那響非同小可恰似

天摧地塌岳撼山崩錢塘江上潮頭浪擁出海門來泰
華山頭巨靈神一劈山峯碎共工奮怒去觸撞倒了不
周山力士施威飛鎚擊碎了始皇輦一風撼折千竿竹
十萬軍中半夜雷
那一聲響亮過處只見一道黑氣從穴裡滾將起來掀揚
了半個殿角那道黑氣直衝上半天裡空中散作百十道
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衆人吃了一驚發聲喊都走了撇
下鋤頭鉄鍬盡從殿內奔將出來推倒攔翻無數驚得洪
太尉目睜痴呆罔知所措面色如土奔到廊下只見眞人
向前叫苦不迭太尉問道走了的却是甚麼妖魔那眞人
言不過數句話不過一席說出這個緣由有分教一朝皇

帝夜眠不穩晝食忘飡直使宛子城中藏猛虎蓼兒洼内聚飛龍畧竟龍虎山眞人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載贄曰水滸傳事節都是假的說來却似逼眞所以爲妙常見近來文集乃有眞事說做假者眞鈍漢也何堪與施耐菴羅貫中作奴

王教頭私走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
史家村

第二回

王教頭私奔延安府　九紋龍大鬧史家村

詩曰

千古幽扃一旦開　天罡地煞出泉臺　自來無事多生事　本爲穰災却惹災　社稷從今雲擾擾　兵戈到處鬧垓垓　高俅奸佞雖堪恨　洪信從今釀禍胎

話說當時住持眞人對洪太尉說道太尉不知此殿中當初是祖老天師洞玄眞人傳下法符囑付道此殿內鎮鎖着三十六員天罡星七十二座地煞星共是一百單八箇魔君在裡面上立石碑鑿着龍章鳳篆天符鎮住在此若

容與堂藏板

還放他出世必惱下方生靈如今太尉走了怎生是好他日必爲後患洪太尉聽罷渾身冷汗捉顫不住急急收拾行李引了從人下山回京眞人并道衆送官已罷自回宮內修整殿宇竪立石碑不在話下再說洪太尉在路上分付從人教把走妖魔一節休說與外人知道恐天子知而見責於路無話星夜回至京師進得汴梁城聞人所說天師在東京禁院做了七晝夜好事普施符籙禳救災病瘟疫盡消軍民安泰天師辭朝乘鶴駕雲自回龍虎山去了洪太尉次日早朝見了天子奏說天師乘鶴駕雲先到京師臣等驛站而來纔得到此仁宗准奏賞賜洪信復還舊職亦不在話下後來仁宗天子在位共四十二年晏駕無

有太子傳位濮安懿王允讓之子太祖皇帝的孫立帝號曰英宗在位四年傳位與太子仁宗天子在位一十八年傳位與太子哲宗皇帝登基那時天下盡皆太平四方無事且說東京開封府汴梁宣武軍一箇浮浪破落戶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業只好刺鎗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氣毬京師人口順不叫高二却都叫他做高毬後來發跡便將氣毬那字去了毛傍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這人吹彈歌舞刺鎗使棒相撲頑耍頗能詩書詞賦若論仁義禮智信行忠良却是不會只在東京城裡城外撏閑因撏了一箇生鉄王員外兒子使錢每日三瓦兩舍風花雪月被他父親開封府裡告了一紙文狀府尹把高俅

斷了四十春杖迭配出界發放東京城裡人民不許容他在家宿食高俅無計奈何只得來淮西臨淮州投遞一箇開賭坊的閒漢柳大郎名喚柳世權他平生專好惜客養閒人招納四方干隔潒漢子高俅投托得柳大郎家一住三年後來哲宗天子因拜南郊感得風調雨順放寬恩大赦天下那高俅在臨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思鄉要回東京這柳世權却和東京城裏金梁橋下開生藥鋪的董將士是親戚寫了一封書札收拾些人事盤纏賫發高俅回東京投遞董將士家過活當時高俅辭了柳大郎背上包裹離了臨淮州迤邐回到東京竟來金梁橋下董生藥家下了這封書董將士一見高俅看了柳世權來書自肚裡

是小
蛇轉而一來過合甚奇
尋思道這高俅我家如何安着得他若是箇志誠老實的人可以容他在家出入也教孩兒們學些好他却是箇撃閑的破落戶沒信行的人亦且當初有過犯來被開封府斷配出境的人倘或留住在家中倒惹得孩兒們不學好了待他不收留又撇不過柳大郎面皮當時只得權且歡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每日酒食管待住了十數日董將士思量出一個緣由將出一套衣服寫了一封書簡對高俅說道小人家下螢火之光照人不亮恐後悞了足下我轉薦足下與小蘇學士處久後也得箇出身足下意內如何高俅大喜謝了董將士董將士使箇人將着書簡引領高俅竟到學士府內門吏轉報小蘇學士出來見了高俅

看罷來書知道高俅原是挈閑浮浪的人心下想道我這里如何安着得他不如做箇人情薦他去駙馬王晉卿府裡做箇親隨人都喚他做小王都太尉便喜歡這樣的人當時回了董將士書札留高俅在府裏住了一夜次日寫了一封書呈使箇幹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處這太尉廼是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駙馬他喜愛風流人物正用這樣的人一見小蘇學士差人馳書送這高俅來拜見了便喜隨即寫回書收留高俅在府內做箇親隨自此高俅遭際在王都尉府中出入如同家人一般自古道日遠日疏日親日近忽一日小王都太尉慶誕生辰分付府中安排筵宴專請小舅端王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

十一子哲宗皇帝御弟見掌東駕排號九大王是箇聰明俊俏人物這浮浪子弟門風聲閒之事無一般不曉無一般不會更無般不愛更兼琴棋書畫儒釋道教無所不通踢毬打彈品竹調絲吹彈歌舞自不必說當日王都尉府中准備筵宴水陸俱備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仙音院競奏新聲教坊司頻逞妙藝水晶壺內盡都是紫府瓊漿琥珀盃中滿泛着瑤池玉液玳瑁盤堆仙桃異果玻瓈碗供熊掌駝蹄鱗鱗膾切銀絲細細茶烹玉蕊紅裙舞女盡隨着象板鸞簫翠袖歌姬簇捧定龍笙鳳管兩行珠翠立堦前一派笙歌臨座上

原來玉匠却是高俅的上座

且說這端王來王都尉府中赴宴都尉設席請端王居中坐定太尉對席相陪酒進數盃食供兩套那端王起身淨手偶來書院裡少歇猛見書案上一對兒羊脂玉碾成的鎮紙獅子極是做得好細巧玲瓏端王拿起獅子不落手看了一回道好王都尉見端王心愛便說道再有一個玉龍筆架也是這個匠人一手做的却不在手頭明日取來一併相送端王大喜道深謝厚意想那筆架必是更妙王都尉道明日取出來送至宮中便見端王又謝了兩個依舊入席飲宴至暮盡醉方散端王相別回宮去了次日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龍筆架和兩個鎮紙玉獅子着一個小金盒子盛了用黃羅包袱包了寫了一封書呈却使高俅

送去高俅領了王都尉鈞旨將着兩般玉玩器懷中揣了書呈逕投端王宮中來把門官吏轉報與院公沒多時院公出來問你是那個府裡來的人高俅施禮罷荅道小人是王駙馬府中特送玉玩器來進大王院公道殿下在庭心裏和小黃門踢氣毬你自過去高俅道相煩引進院公引到庭前高俅看時見端王頭戴軟紗唐巾身穿紫綉龍袍腰繫文武雙穗條把綉龍袍前襟拽札起揣在絛兒邊足穿一雙嵌金線飛鳳靴三五個小黃門相伴着蹴氣毬高俅不敢過去衝撞立在從人背後伺候也是高俅合當發跡時運到來那箇氣毬騰地起來端王接個不着卢人叢裡直滾到高俅身邊那高俅見氣毬來也是一時的胆

量使個鴛鴦拐踢還端王端王見了大喜便問道你是甚人高俅向前跪下道小的是王都尉親隨受東人使令賫送兩般玉玩器來進獻大王有書呈在此拜上端王聽罷笑道姐夫直如此掛心高俅取出書呈進上端王開盒子看了玩器都遍與堂候官收了去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却先問高俅道你原來會踢氣毬你喚做甚麼高俅又手跪覆道小的叫做高俅胡踢得幾脚端王道好你便下場來踢一回要高俅拜道小的是何等樣人敢與恩王下脚端王道這是齊雲社名爲天下圓但踢何傷高俅再拜道怎敢三回五次告辭端王定要他踢高俅只得叩頭謝罪解膝下場纔踢幾脚端王喝采高俅只得把平生本

事都使出來奉呈端王那身分模樣這氣毬一似鰾膠粘在身上的端王大喜那里肯放高俅回府去就留在宮中過了一夜次日排個筵會專請王都尉宮中赴宴却說王都尉當日晚不見高俅回來正疑思間只見次日門子報道九大王差人來傳令旨請太尉到宮中赴宴王都尉出來見了幹人看了令旨隨即上馬來到九大王府前下馬入宮來見了端王端王大喜稱謝兩般玉玩器入席飲宴間端王說道這高毬踢得兩脚好氣毬孤欲索此人做親隨如何王都尉荅道殿下既用此人就留在宮中伏侍殿下端王歡喜執盃相謝二人又閒話一回至晚席散王都尉自回駙馬府去不在話下且說端王自從索得高俅做

伴之後就留在宮中宿食高俅自此遭際端王每日跟着寸步不離却在宮中未及兩箇月哲宗皇帝晏駕無有太子文武百官商議册立端王爲天子立帝號曰徽宗便是玉清教主徽妙道君皇帝登基之後一向無事忽一日與高俅道朕欲要擡舉你但有邊功方可陞遷先教樞密院與你入名只是做隨駕遷轉的人後來沒半年之間直擡舉高俅做到殿帥府太尉職事且說高俅得做了殿帥府太尉選揀吉日良辰去殿帥府裏到任所有一應合屬公吏衙將都軍禁軍馬步人等盡來參拜各呈手本開報花名高殿帥一一點過於內只欠一名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半月之前已有病狀在官患病未痊不曾入衙門管事

高殿帥大怒喝道胡說既有手本呈來却不是那廝抗拒官府搪塞下官此人即係推病在家快與我拿來隨即差人到王進家來捉拿王進且說這王進却無妻子止有一箇老母年已六旬之上牌頭與教頭王進說道如今高殿帥新來上任點你不着軍正司稟說染患在家見有病患狀在官高殿帥焦燥那里肯信定要拿你只道是教頭詐病在家教頭只得去走一遭若還不去定連累衆人小人也有罪犯王進聽罷只得捱着病來進得殿帥府前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箇喏起來立在一邊高俅道你那廝便是都軍教頭王昇的兒子王進稟道小人便是高俅喝道這廝你爺是街市上使花棒賣藥的你省的甚麼武

容與堂藏板

藝前官沒眼參你做個教頭如何敢小覷我不伏俺點視你托誰的勢要推病在家安閒快樂王進告道小人怎敢其實患病未痊高太尉罵道賊配軍你既害病如何來得王進又告道太尉呼喚安敢不來高殿帥大怒喝令左右教拿下王進加力與我打這廝衆多牙將都是和王進好的只得與軍正司同告道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頭權免此人這一次高太尉喝道你這賊配軍且看衆將之面饒恕你今日之犯明日却和你理會王進謝罪罷起來擡頭看了認得是高俅出得衙門歎口氣道俺的性命今番難保了俺道是甚麼高殿帥却原來正是東京孛閑的圓社高二比先時曾學使棒被我父親一棒打翻三四箇月將

賢母

息不起有此之侭他今日發跡得做殿帥府太尉正待要報侭我不想正属他管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俺如何與他爭得怎生奈何是好回到家中悶悶不已對娘說知此事母子二人抱頭而哭娘道我兒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恐沒處走王進道母親說得是兒子尋思也是這般計較只有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鎮守邊庭他手下軍官多有曾到京師愛兒子使鎗棒的極多何不逃去投奔他們那里是用人去處足可安身立命娘兒兩個商議定了其母又道我兒和你要私走只恐門前兩個牌軍是殿帥府撥來伏侍你的他若得知須走不脫王進道不妨母親放心兒子自有道理措置他當下日晚未昏王進先叫張牌入

來分付道你先吃了些晚飯我使你一處去幹事張牌道教頭使小人那里去王進道我因前日病患許下酸棗門外岳廟裡香願明日早要去燒炷頭香你可今晚先去分付廟祝教他來日早開些廟門等我來燒炷頭香就要三牲獻劉李王你就廟裡歇了等我張牌應先吃了晚飯叫了安置望廟中去了當夜子母二人收拾了行李衣服細軟銀兩做一担兒打挾了又裝兩個料袋袱駝拴在馬上等到五更天色未明王進叫起李牌分付道你與我將這些銀兩去岳廟裡和張牌買個三牲煮熟在那里等候我買些紙燭隨後便來李牌將銀子望廟中去了王進自去備了馬牽出後槽將料袋袱駝搭上把索子拴縛牢了牽

在後門外扶娘上了馬家中粗重都弃了鎖上前後門挑了担兒跟在馬後趁五更天色未明乘勢出了西華門取路望延安府來且說兩個牌軍買了福物煮熟在廟等到巳牌也不見來李牌心焦走回到家中尋時見鎖了門兩頭無路尋了半日並無有人曾見看看待晚岳廟裡張牌疑忌一直逕回家來又和李牌尋了一黃昏看看黑了兩個見他當夜不歸又不見了他老娘次日兩箇牌軍又去他親戚之家訪問亦無尋處兩個恐怕連累只得去殿帥府首告王教頭棄家在逃子母不知去向高太尉見告了大怒道賊配軍在逃看那廝待走那里去隨即押下文書行開諸州各府捉拿逃軍王進二人首告免其罪責不在

話下且說王教頭母子二人自離了東京在路免不得飢餐渴飲夜住曉行在路上一月有餘忽一日天色將晚王進挑着擔兒跟在娘的馬後口裡與母親說道天可憐見慚愧了我子母兩箇脫了這天羅地網之厄此去延安府不遠了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也拿不着了子母兩箇歡喜在路上不覺錯過了宿頭走了這一晚不遇着一處村坊那里去投宿是好正沒理會處只見遠遠地林子裡閃出一道燈光來王進看了道好了遮莫去那里陪個小心借宿一宵明日早行當時轉入林子裡來看時却是一所大莊院一週遭都是土墻墻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樹看那莊院但見

前通官道後靠溪岡一週遭楊柳綠陰濃四下里喬松青似染草堂高起盡按五運山莊亭館低軒直造倚山臨水轉屋角牛羊滿地打麥場鵝鴨成羣田園廣野負傭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正是家有餘粮鷄犬飽戶多書籍子孫賢

當時王教頭來到莊前敲門多時只見一個莊客出來王進放下担兒與他施禮莊客道來俺莊上有甚事王進荅道實不相瞞小人子母二人貪行了些路程錯過了宿店來到這里前不巴村後不巴店欲投貴莊借宿一宵明日早行依例拜納房金萬望周全方便莊客道既是如此且等一等待我去問莊王太公肯時但歇不妨王進又道大

哥方便莊客入去多時出來說道莊主太公教你兩個入來王進請娘下了馬王進挑着担兒就牽了馬隨莊客到裡面打麥場上歇下担兒把馬拴在柳樹上子母兩箇直到草堂上來見太公那太公年近六旬之上鬚髮皆白頭戴遮塵暖帽身穿直縫寬衫腰繫皂絲縧足穿熟皮靴王進見了便拜太公連忙道客人休拜且請起來你們是行路的人辛苦風霜且坐一坐王進母子兩個敘禮罷都坐定太公問道你門是那里來如何昏晚到此王進荅道小人姓張原是京師人今來消折了本錢無可營用要去延安府投奔親眷不想今日路上貪行了些程途錯過了宿店欲投貴莊假宿一宵來日早行房金依例拜納太公道

不妨如今世上人那箇頂着房屋走俚你母子二位敢未打火叫莊客安排飯來沒多時就廳上放開條卓子莊客托出一桶盤四樣菜蔬一盤牛肉鋪放卓子上先盪酒來下太公道村落中無甚相待休得見怪王進起身謝道小人子母無故相擾得蒙厚意此恩難報太公道休這般說且請吃酒一面勸了五七盃酒撤出飯來二人吃了收拾碗碟太公起身引王進子母到客房中安歇王進告道小人母親騎的頭口相煩寄養草料望乞應付一發拜還太公道這個亦不妨我家也有頭口騾馬教莊客牽去後槽一發喂養草料亦不用憂心王進謝了挑那担兒到客房裡來莊客點上燈火一面提湯來洗了脚太公自回裡面

好箇賢地主

去了王進子母二人謝了莊客掩上房門收拾歇息次日睡到天曉不見起來莊主太公來到客房前過聽得王進子母在房中聲喚太公問道客官失曉好起了王進聽得慌忙出房來見太公施禮說道小人起多時了夜來多多攪擾甚是不當太公問道誰人如此聲喚王進道實不敢瞞太公說老母鞍馬勞倦昨夜心疼病發大公道既然如此客人休要煩惱教你老母且在老夫莊上住幾日我有個醫心疼的方叫莊客去縣裡撮藥來與你老母親吃教他放心慢慢地將息王進謝了話休絮繁自此王進子母兩個在太公莊上服藥住了五七日覺道母親病患痊了王進收拾要行當日因來後槽看馬只見空地上一箇後

生脫膊着刺着一身青龍銀盤也似一個面皮約有十八九歲拿條棒在那里使王進看了半晌不覺失口道這棒也使得好了只是有破綻贏不得眞好漢那後生聽得大怒喝道你是甚麽人敢來笑話我的本事俺經了七八個有名的師父我不信倒不如你你敢和我拄一拄麽說猶未了太公到來喝那後生不得無禮那後生道叵耐這厮笑話我的棒法太公道客人莫不會使鎗棒王進道頗曉得些敢問長上這後生是宅上的誰太公道是老漢的兒子王進道既然是宅內小官人若愛學時小人點撥他端正如何太公道恁地時十分好便教那後生來拜師父那後生那里肯拜心中越怒道阿爹休聽這厮胡說若吃他

這小廝
俊得

贏得我這條棒時我便拜他爲師王進道小官人若是不
當村時較量一棒要子那後生就空地當中把一條棒使
得風車兒似轉向王進道你來你來怕的不等好漢王進
只是笑不肯動手太公道客官既是肯教小頑時使一棒
何妨王進笑道恐衝撞了令郎時須不好看太公道這個
不妨若是打折了手脚也是他自作自受王進道恕無禮
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棒在手裡來到空地上使箇旗鼓那
後生看了一看拿條棒滾將入來逕遶王進王進托地拖
了棒便走那後生掄着棒又赶入來王進回身把棒望空
如畫
地里劈將下來那後生見棒劈來用棒來隔王進却不打
下來將棒一掣却望後生懷裡直搠將來只一繳那後生

的棒丟在一邊撲地望後倒了王進連忙撇下棒向前扶住道休怪休怪那後生爬將起來便去傍邊掇條凳子納王進坐便拜道我枉自經了許多師家原來不值半分師父没奈何只得請教王進道我子母二人連日在此攪擾宅上無恩可報當以効力太公大喜叫那後生穿了衣裳一同來後堂坐下叫莊客殺一個羊安排了酒食果品之類就請王進的母親一同赴席四個人坐定一面把盞太公起身勸了一盃酒說道師父如此高強必是個教頭小兒有眼不識泰山王進笑道奸不厭欺俏不厭瞞小人不姓張俺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王進的便是這鎗棒終日搏弄爲因新任一個高太尉原被先父打翻今做殿帥

容與堂藏板

府太尉懷挾舊仇要奈何王進小人不合屬他所管和他爭不得只得子母二人逃上延安府去投托老种經畧相公處勾當不想來到這里得遇長上父子二位如此看待又蒙救了老母病患連日管顧甚是不當既然令郎肯學時小人一力奉教只是令郎學的都是花棒只好看上陣無用小人從新點撥他太公見說了便道我兒可知輸了快來再拜師父那後生又拜了王進太公道教頭在上老漢祖居在這華陰縣界前面便是少華山這村便喚做史家村村中總有三四百家都姓史老漢的兒子從小不務農業只愛刺鎗使棒母親說他不得嘔氣死了老漢只得隨他性子不知使了多少錢財投師父教他又請高手匠

如上件花棒一陣的可噢今那不係件用可噢世一是那上得噢

人與他刺了這身花綉肩臂胸膛總有九條龍滿縣人口
順都叫他做九紋龍史進教頭今日既到這里一發成全
了他亦好老漢自當重重酧謝王進大喜道太公放心既
然如此說時小人一發教了今即方去自當日爲始吃了
酒食留住王教頭子毋二人在莊上史進每日求王教頭
點撥十八般武藝一一從頭指教那十八般武藝
矛鎚弓弩銃　鞭簡劒鏈撾　斧鉞并戈戟　牌棒與
鎗杈
話說這史進每日在莊上管待王教頭毋子二人指教武
藝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不在話下不覺荏苒
光陰早過半年之上正是窓外日光彈指過席間花影坐

前移一盃未進笙歌送堦下辰牌又報時前後得半年之上史進把這十八般武藝從新學得十分精熟多得王進盡心指教點撥得件件都有奧妙王進見他學得精熟了自思在此雖好只是不了一日想起來相辭要上延安府去史進那里肯放說道師父只在此間過了小弟奉養你母子二人以終天年多少是好王進道賢弟多蒙你好心在此十分之好只恐高太尉追捕到來負累了你恐教賢弟亦遭縲紲之厄不當穩便以此兩難我一心要去延安府投着在老种經畧處勾當那里是鎮守邊庭用人之際足可安身立命史進并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一個筵席送行托出一盤兩個段子一百兩花銀謝師次日王進

收拾了擔兒備了馬子母二人相辭史太公史進請娘乘了馬望延安府路途進發史進叫莊客挑了担兒親送十里之程中心難捨史進當時拜別了師父洒淚分手和莊客自回王教頭依舊自挑了担兒跟着馬和娘兩個自取關西路里去了話中不說王進去投軍役只說史進回到莊上每日只是打熬氣力亦且壯年又沒老小半夜三更起來演習武藝白日裡只在莊後射弓走馬不到半載之間史進父親太公染患病症數日不起史進使人遠近請醫士看治不能痊可嗚呼哀哉太公歿了史進一面備棺椁盛殮請僧修設好事追齋理七薦拔太公又請道士建立齋醮超度生天整做了十數壇好事功果道場選了吉

日良時出喪安葬滿村中三四百史家莊戶都來送喪掛孝埋殯在村西山上祖墳內了史進家自此無人管業史進又不肯務農只要尋人使家生較量鎗棒自史太公死後又早過了三四個月日時當六月中旬炎天正熱那一日史進無可消遣捉箇交床坐在打麥場邊柳陰樹下乘凉對面松林透過風來史進喝采道好凉風正乘凉俚只見一個人探頭探腦在那里張望史進喝道作怪誰在那里張俺莊上史進跳起身來轉過樹背後打一看時認得是獵戶標兎李吉史進喝道李吉張我莊內做甚麼莫不來相脚頭李吉向前聲喏道大郎小人要尋莊上矮丘乙郎吃碗酒因見大郎在此乘凉不敢過來衝撞史進道我

且問你往常時你只是擔些野味來我莊上賣我又不曾虧了你如何一向不將來賣與我敢是欺負我沒錢李吉答道小人怎敢一向沒有野味以此不敢來史進道胡說偌大一箇少華山恁地廣濶不信沒有箇獐兒兎兒李吉道大郎原來不知如今近日上面添了一夥強人扎下箇山寨在上面聚集着五七百箇小嘍囉有百十疋好馬爲頭那個大王喚做神機軍師朱武第二箇喚做跳澗虎陳達第三箇喚做白花蛇楊春這三箇爲頭打家刼舍華陰縣裡不敢捉他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拿他誰敢上去惹他因此上小人們不敢上山打捕野味那討來賣史進道我也聽得說有強人不想那厮們如此大弄必然要惱人李

吉你今後有野味時尋些來李吉唱箇喏自去了史進歸到廳前尋思這厮們大弄必要來騷惱村坊既然如此便叫莊客揀兩頭肥水牛來殺了莊內自有造下的好酒先燒了一陌順溜紙便叫莊客去請這當村裡三四百史家莊戶都到家中草堂上序齒坐下教莊客一面把盞勸酒史進對衆人說道我聽得少華山上有三箇強人聚集着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這厮們既然大弄必然早晚要來俺村中囉唕我今特請你衆人來商議倘若那厮們來時各家准備我莊上打起梆子你衆人可各執鎗棒前來救應你各家有事亦是如此遍相救護共保村坊如若強人自來都是我來理會衆人道我等村農只靠大郎做主

梆子響時誰敢不來當晚衆人謝酒各自分付回家准備器械自此史進修整門戶墻垣安排莊院拴束衣甲整頓刀馬隄防賊寇不在話下且說少華山寨中三個頭領坐定商議爲頭的神機軍師朱武雖無本事廣有謀畧朱武當與陳達楊春說道如今我聽知華陰縣裡出三千貫賞錢召人捉我們誠恐來時要與他厮殺只是山寨錢粮欠少如何不去劫擄些來以供山寨之用聚積些粮食在寨裡防備官軍來時好和他打熬跳澗虎陳達道說得是如今便去華陰縣裡先問他借粮看他如何白花蛇楊春道不要華陰縣去只去蒲城縣萬無一失陳達道蒲城縣人戶稀少錢粮不多不如只打華陰縣那里人民豐富錢粮

廣有楊春道哥哥不知若去打華陰縣時須從史家村過那箇九紋龍史進是箇大虫不可去撩撥他他如何肯放我們過去陳達道兄弟好懦弱一箇村坊過去不得怎地敢抵敵官軍楊春道哥哥不可小覷了他那人端的了得朱武道我也曾聞他十分英雄說這人真有本事兄弟休去罷陳達叫將起來說道你兩個閉了鳥嘴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也只是一箇人須不三頭六臂我不信喝叫小嘍囉快備我的馬來如今便去先打史家莊後取華陰縣朱武楊春再三諫勸陳達那里肯聽隨即披掛上馬點了一百四五十小嘍囉鳴鑼擂鼓下山望史家村去了且說史進正在莊內整製刀馬只見莊客報知此事史進聽

走人過得

是

兄

得就莊上敲起梆子來那莊前莊後莊東莊西三四百史家莊戶聽得梆子響都拖鎗搠棒聚起三四百人一齊都到史家莊上看了史進頭戴一字巾身披朱紅甲上穿青錦襖下着林綠靴腰繫皮搭膊前後鉄掩心一張弓一壺箭手裡拿一把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莊客牽過那疋火炭赤馬史進上了馬綽了刀前面擺着三四十壯健的莊客後面列着八九十村蠢的鄉夫各史家莊戶都跟在後頭一齊納喊直到村北路口擺開却早望見來軍但見

紅旗閃閃赤幟翩翩小嘍囉亂搠叉鎗莽撞漢齊擔刀斧頭巾歪整渾如三月桃花衲襖緊拴却似九秋落葉箇箇圓睜橫死眼人人斡起夜叉心

那少華山陳達引了人馬飛遮到山坡下便將小嘍囉擺開史進看時見陳達頭戴乾紅四面巾身披裹金生鉄甲上穿一領紅衲襖脚穿一對吊墩靴腰繫七尺攢線搭膊坐騎一疋高頭白馬手中橫着丈八點鋼矛小嘍囉兩勢下納喊二員將就馬上相見陳達在馬上看着史進欠身施禮史進喝道汝等殺人放火打家刼舍犯着迷天大罪都是該死的人你也須有耳朵好大胆直來太歲頭上動土陳達在馬上答道俺山寨裡欠少些粮食欲往華陰縣借粮經由貴莊假一條路並不敢動一根草可放我們過去回來自當拜謝史進道胡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夥賊今日到來經由我村中過却不拿你到放你過

去本縣知道須連累于我陳達道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相煩借一條路史進道甚麽閑話我便肯時有一個不肯你問得他肯便去陳達道好漢教我問誰史進道你問得我手裡這口刀肯便放你去陳達大怒道赶人不要赶上休得要赶精神史進也怒掄手中刀驟坐下馬來戰陳達陳達也拍馬挺鎗來迎史進兩個交馬但見

一來一往一上一下一來一往有如深水戲珠龍一上一下却似半岩爭食虎左盤右旋好似張飛敵呂布前廻後轉渾如敬德戰秦瓊九紋龍忿怒三尖刀只望頂門飛跳澗虎生嗔丈八矛不離心坎刺好手中間逞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容與堂藏板

史進陳達兩個鬬了多時只見戰馬咆哮踢起手中軍器鎗刀來往各防架隔遮攔兩個鬬到間深裡史進賣個破綻讓陳達把鎗望心窩裡攢來史進却把腰一閃陳達和鎗撲入懷裡來史進輕舒猿臂欵紐狠腰只一挾把陳達輕輕摘離了嵌花鞍欵欵揪住了線縢膊丟在馬前受降那廷戰馬撥風也似去了史進叫莊客將陳達綁縛了衆人把小嘍囉一赶都走了史進回到莊上將陳達綁在庭心内柱上等待一發拿了那兩個賊首一併解官請賞且把酒來賞了衆人教權且散衆人喝采不枉了史大郎如此豪傑休說衆人歡喜飲酒却說朱武楊春兩個正在寨裡猜疑捉摸不定且教小嘍囉再去探聽消息只見回去

○神機軍師朱武真箇好計策

的人牽着空馬遶到山前只叫道苦也陳家哥哥不聽二位哥哥所說送了性命朱武問其緣故小嘍囉備說交鋒一節怎當史進英勇朱武道我的言語不聽果有此禍楊春道我們盡數都去和他死併如何朱武道亦是不可他尚自輸了你如何併得他過我有一條苦計若救他不得我和你都休楊春問道如何苦計朱武付耳低言說道只除恁地楊春道好計我和你便去事不宜遲再說史進正在莊上忿怒未消只見莊客飛報道山寨裡朱武楊春自來了史進道這廝合休我教他兩箇一發解官快牽過馬來一面打起梆子衆人早都到來史進上了馬正待出莊門只見朱武楊春步行已到莊前兩個雙雙跪下擎着兩

策只是投降而已

眼淚史進下馬來喝道你兩個跪下如何說朱武哭道小人等三箇累被官司逼迫不得已上山落草當初發願道不求同日生只願同日死雖不及関張劉備的義氣其心則同今日小弟陳達不聽好言誤犯虎威已被英雄擒捉在貴莊無計懇求今來一逕就死望英雄將我三人一發解官請賞誓不皺眉我等就英雄手內請死並無怨心史進聽了尋思道他們直恁義氣我若拿他去解官請賞時反教天下好漢們恥笑我不是英雄自古道大虫不吃伏肉史進便道你兩個且跟我進來朱武楊春並無惧怯隨了史進直到後廳前跪下又教史進綁縛史進三回五次叫起來那兩個那里肯起來惺惺惜惺惺好漢識好漢史進

五百三十六

道你們既然如此義氣深重（眞英雄）我若送了你們不是好（妙好）漢我放陳達還你如何朱武道休得連累了英雄不當穩便（妙）可把我們去解官請賞史進道如何使得你肯吃我酒食麼朱武道一死尚然不懼（妙）何況酒肉乎當時史進大喜解放陳達就後廳上座置酒設席管待三人朱武楊春陳達拜謝大恩酒至數盃少添春色酒罷三人謝了史進回山去了史進送出莊門自回莊上却說朱武等三人歸到寨（還）中坐下朱武道我們不是這條苦計（要說嘴）怎得性命在此雖然救了一人却也難得史進爲義氣上放了我們過幾日備些禮物送去謝他救命之恩話休絮繁過了十數日朱武等三人收拾得三十兩蒜條金使兩個小嘍囉趁月黑夜

送去史家莊上當夜初更時分小嘍囉敲門莊客報知史進史進火急披衣來到門前問小嘍囉有甚話說小嘍囉道三個頭領再三拜覆特地使小校送些薄禮酬謝大郎不殺之恩不要推卻望乞笑留取出金子遍與史進初時推却次後尋思道既然送來回禮可酬受了金子叫莊客置酒管待小校吃了半夜酒把些零碎銀兩賞了小校回山去了又過半月有餘朱武等三人在寨中商議擄掠得一串好大珠子又使小嘍囉連夜送來史家莊上史進受了不在話下又過了半月史進尋思道也難得這三個敬重我我也備些禮物回奉他次日叫莊客尋個裁縫自去縣裡買了三匹紅錦裁成三領錦襖子又揀肥羊煮了三

箇將大盒子盛了委兩個莊客去送史進莊上有個爲頭的莊客王四此人頗能荅應官府口舌利便滿莊人都叫他做王伯當史進教他同一個得力莊客挑了盒担直送到山下小嘍囉問了備細引到山寨裡見了朱武等三個頭領大喜受了錦襖子并肥羊酒禮把十兩銀子賞了莊客每人吃了十數碗酒下山回歸莊內見了史進說道山上頭領多多上覆史進自此常常與朱武等三人往來不時間只是王四去山寨裡送物事不則一日寨裡頭領也頻頻地使人送金銀來與史進荏苒光陰時遇八月中秋到來史進要和三人說話約至十五夜來莊上賞月飲酒先使莊客王四賫一封請書直去少華山上請朱武陳達

楊春來莊上赴席王四驢書逕到山寨裡見了三位頭領下了來書朱武看了大喜三個應允隨即寫封回書賞了王四五兩銀子吃了十來碗酒王四下得山來正撞着如常送物事來的小嘍囉一把拖住那里肯放又拖去山路邊村酒店裡吃了十數碗酒王四相別了回莊一面走着被山風一吹酒却湧上來浪浪蹌蹌一步一顛走不得十里之路見座林子遶到裡面望着那線茸茸莎草地上撲地倒了原來標兎李吉正在那山坡下張兎兒認得是史家莊上王四赶入林子裡來扶他那里扶得動只見王四膀膊裏突出銀子來李吉尋思道這廝醉了那里討得許多何不拿他些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

好閑月都

李吉解那膀膊望地下只一抖那封回書和銀子都抖出來李吉拿起頗識幾字將書拆開看時見上面寫着少華山朱武陳達楊春中間多有兼文帶武的言語却不識得只認得三箇名字李吉道我做獵戶幾時能勾發跡等命道我今年有大財却在這里華陰縣裡見出三千貫賞錢捕捉他三箇賊人回耐史進那厮前日我去他莊上尋矮丘乙郎他道我來相脚頭躍盤你原來倒和賊人來往銀子并書都拿去了望華陰縣裡來出首却說莊客王四一覺直睡到二更方醒覺來看見月光微微照在身上王四吃了一驚跳將起來却見四邊都是松樹便去腰裡摸時膀膊和書都不見了四下里尋時只見空膀膊在莎草地

好箇賽伯當

上王四只管叫苦尋思道銀子不打緊這封回書却怎生好正不知被甚人拿去了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自道若回去莊上說脫了回書大郎必然焦燥定是赶我出去不如只說不曾有回書那里查照計較定了飛也似取路歸來莊上却好五更天氣史進見王四回來問道你如何方纔歸來王四道托主人福廕寨中三箇頭領都不肯放留住王四吃了半夜酒因此回來遲了史進又問曾有回書麼王四道三箇頭領要寫回書却是小人道三位頭領既然準來赶席何必回書小人又有盃酒路上恐有些失支脫節不是耍處史進聽了大喜說道不枉了諸人叫做賽伯當眞箇了得王四應道小人怎敢差遲路上不曾住脚一

直透回莊上史進道既然如此敎人去縣裡買些果品菜
酒伺候不覺中秋節至是日晴明得好史進當日分付家
中莊客宰了一腔大羊殺了百十箇鷄鵝准備下酒食筵
宴看看天色晚來怎見得好個中秋但見

午夜初長黃昏已半一輪月掛如銀水盤如晝賞翫正
宜人清影十分圓滿桂花玉兎交馨簫攏高捲金盃頻
勸酒歡笑賀昇平年年當此節酩酊醉醺醺莫辭終夕
飲銀漢露華新

且說少華山上朱武陳達楊春三箇頭領分付小嘍囉看
守寨柵只帶三五箇做伴將了朴刀各跨口腰刀不騎鞍
馬步行下山逕來到史家莊上史進接着各敘禮罷請入

後園莊內已安排下筵宴史進請三位頭領上坐史進對席相陪便叫莊客把前後莊門拴了一面飲酒莊內莊客輪流把盞一邊割羊勸酒酒至數盃却早東邊推起那輪明月但見

桂花離海嶠雲葉散天衢彩霞照萬里如銀素魄映千山似水一輪爽塏能分宇宙澄清四海團圞射映乾坤皎潔影橫曠野驚獨宿之烏鴉光射平湖照雙栖之鴻鴈氷輪展出三千里玉兎平吞四百州

史進正和三箇頭領在後園飲酒賞翫中秋敘說舊話新言只聽得墻外一聲喊起火把亂明史進大驚跳起身來分付三位賢友且坐待我去看喝叫莊客不要開門撥條

梯子上墻打一看時只見是華陰縣縣尉在馬上引着兩箇都頭帶着三四百土兵圍住莊院史進和三箇頭領只管叫苦外面火把光中照見鋼叉朴刀五股叉留客住擺得似麻林一般兩箇都頭口裡叫道不要走了強賊不是這夥人來捉史進并三個頭領有分教史進先殺了一兩個人結識了十數個好漢大鬧動河北直使天罡地煞一齊相會直教蘆花深處屯兵士荷葉陰中治戰舡畢竟史進與三個頭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史進是箇漢子只是朱武這樣軍師忒難些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終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
鎮關西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

第三回

史大郎夜走華陰縣　魯提轄拳打鎮關西

詩曰

暑往寒來春復秋　夕陽西下水東流　時來富貴皆
因命　運去貧窮亦有由　事遇機關須進步　人當
得意便回頭　將軍戰馬今何在　野草閑花滿地愁
話說當時史進道却怎生是好朱武等三箇頭領跪下道
哥哥你是乾淨的人休爲我等連累了大郎可把索來綁
縛我三箇出去請賞免得負累了你不好看史進道如何
使得恁地時是我賺你們來捉你請賞枉惹天下人笑我

若是死時與你們同死活時同活你等起來放心別作綠
便且等我問箇來歷緣故情由史進上梯子問道你兩箇
都頭何故半夜三更來劫我莊上那兩箇都頭荅道大郎
你不自賴俚見有原告人李吉在這里史進喝道李吉你
如何誣告平人李吉應道我本不知林子裡拾得王四的
回書一時間把在縣前看因此事發史進叫王四問道你
說無回書如何却又有書王四道便是小人一時醉了忘
記了回書史進大喝道畜生却怎生好外面都頭人等懼
怕史進了得不敢奔入莊裡來捉人三箇頭領把手指道
且荅應外面史進會意在梯子上叫道你兩箇都頭都不
要鬧動權退一步我自綁縛出來解官請賞那兩箇都頭

却怕史進只得應道我們都是沒事的等你鄉出來同去
請賞史進下梯子來到廳前先叫王四帶進後園把來一
刀殺了喝教許多莊客把莊裡有的沒的細軟等物即便
收拾盡教打疊起了一壁點起三四十箇火把莊裡史進
和三箇頭領全身披掛鎗架上各人跨了腰刀拏了朴刀
拽扎起把莊後草屋點着莊客各自打拴了包裹外面見
裡面火起都奔來後面看且說史進就中堂又放起火來
大開了莊門納聲喊殺將出來史進當頭朱武楊春在中
陳達在後和小嘍囉并莊客一衝一撞指東殺西史進却
是箇太歲那里攔當得住後面火光竟起殺開條路衝將
出來正迎着兩箇都頭并李吉史進見了大怒讐人相見

分外眼明兩箇都頭見頭勢不好轉身便走李吉也却待回身史進早到手起一朴刀把李吉（快人）斬做兩段兩箇都頭正待走時陳達楊春赶上一家一朴刀（不是）結果了兩箇性命縣尉驚得跑馬走回去了衆土兵那里敢向前各自逃命散了不知去向史進引着一行人且殺且走衆官兵不敢赶來各自散了史進和朱武陳達楊春并莊客人等都到少華山上寨內坐下喘息方定朱武等到寨中忙教小嘍囉一面殺牛宰馬賀喜飲宴不在話下一連過了幾日史進尋思一時間要救三人放火燒了莊院雖是有些細軟家財盡重什物盡皆沒了心內躊躇在此不了開言對朱武等說道我的師父王教頭在關西經畧府勾當我先要

去尋他只因父親死了不曾去得今來家私莊院察盡我如今要去尋他朱武三人道哥哥休去只在我寨中且過幾時又作商議如是哥哥不願落草時待平淨了小弟們與哥哥重整莊院再作良民史進道雖是你們的好情分只是我心去意難留我想家私什物盡已沒了再要去重整莊院想不能勾我今去尋師父也要那里討箇出身求半世快樂朱武道哥哥便只在此間做箇寨主却不快活雖然寨小不堪歇馬史進道我是箇清白好漢（既知此）如何肯把父母遺體（關到此故）來點污了你勸我落草再也休題史進住了幾日定要去朱武等苦留不住史進帶去的莊客都留在山寨只自收拾了些少碎銀兩打拴一箇包裹餘者多的盡

數寄留在山寨史進頭帶白范陽毡大帽上撒一撮紅纓帽兒下裹一頂混青抓角軟頭巾項上明黃樓帶身穿一領白紵絲兩上領戰袍腰繫一條查五指梅紅攢線胯膊青白間道行纏絞脚襯着踏山透土多耳麻鞋跨一口銅鈸磬口鴈翎刀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辭別朱武等三人衆多小嘍囉都迤下山來朱武等洒淚而別自回山寨去了只說史進提了朴刀離了少華山取路投関西五路望延安府路上來但見

崎嶇山嶺寂寞孤村披雲霧夜宿荒林帶曉月朝登險道落日趱行聞犬吠嚴霜早促聽鷄鳴山影將沉柳陰漸沒斷霞映水散紅光日暮轉收生碧霧溪邊漁父歸

村去野外樵夫負重回

史進在路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獨自一箇行了半月之上來到渭州這里也有經畧府莫非師父王教頭在這里史進便入城來看時依然有六街三市只見一箇小小茶坊正在路口史進便入茶坊裡來揀一付坐位坐了茶博士問道客官吃甚茶史進道吃箇泡茶茶博士點箇泡茶放在史進面前史進問道這里經畧府在何處茶博士道只在前面便是史進道借問經畧府內有箇東京來的教頭王進麽茶博士道這府裡教頭極多有三四箇姓王的不知那箇是王進道猶未了只見一箇大漢大踏步竟入來走進茶坊裡史進看他時是箇軍官模樣怎生結

東但見

頭裹芝麻羅萬字頂頭巾腦後兩箇大原府紐絲金環上穿一領鸚哥綠紵絲戰袍腰繫一條文武雙股鴉青絛足穿一雙鷹爪皮四縫乾黃靴生得面圓耳大鼻直口方腮邊一部貉鬚鬍鬚滿身長八尺腰闊十圍

那人入到茶坊裡面坐下茶博士便道客官要尋王教頭只問這箇提轄便都認得史進忙起身施禮便道官人請坐拜茶那人見了史進長大魁偉相條好漢便來與他施禮兩箇坐下史進道小人大膽敢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洒家是經畧府提轄姓魯諱箇達字敢問阿哥你姓甚麽史進道小人是華州華陰縣人氏姓史名進請問官人

小人有箇師父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王名進不知在此經畧府中有也無魯提轄道阿哥你莫不是史家村甚麽九紋龍史大郎史進拜道小人便是魯提轄連忙還禮說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你要尋王教頭莫不是在東京惡了高太尉的王進史進道正是那人魯達道俺也聞他名字那箇阿哥不在這里洒家聽得說他在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處。當俺這渭州却是小种經畧相公鎮守那人不在這里你既是史大郎時多聞你的好名字你且和我上街去吃盃酒魯提轄挽了史進的手便出茶坊來魯達回頭道茶錢洒家自還你茶博士應道提轄但吃不妨只顧去兩箇挽了肫膊出得茶坊來上街行

得三五十步只見一簇衆人圍住白地上史進道兄長我們看一看分開人衆看時中間裡一箇人伏着十來條桿棒地上攤着十數箇膏藥一盤子盛着揀把紙標兒在上面却原來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史進看了却認的他原來是教史進開手的師父叫做打虎匠李忠史進就人叢中叫道師父多時不見李忠道賢弟如何到這里魯提轄道既是史大郎的師父同和俺去吃三盃李忠道待小子賣了膏藥討了回錢一同和提轄去魯達道誰奈煩等你去便同去李忠道小人的衣飯無計奈何提轄先行小人便尋將來賢弟你和提轄先行一步魯達焦燥把那看的人一推一交便罵道這廝們挾着屁眼撒開不去的酒

家便打衆人見是魯提轄一閧都走了李忠見魯達兇猛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道好急性的人當下收拾了行頭藥囊寄頓了鎗棒三箇人轉灣抹角來到州橋之下一箇潘家有名的酒店門前挑出望竿掛着酒旆(俗)漾在空中飄蕩怎見得好座酒肆正是李白點頭便飲淵明招手回來有詩爲証

風拂烟籠錦旆揚　太平時節日初長　能添壯士英雄胆　善解佳人愁悶腸　三尺曉垂楊柳外　一竿斜插杏花傍　男兒未遂平生志　且樂高歌入醉鄉

三人上到潘家酒樓上揀個濟楚閣兒裡坐下魯提轄坐了主位李忠對席史進下首坐了酒保唱了喏認得是魯

提轄便道提轄官人打多少酒魯提道先打四角酒來一面鋪下菜蔬果品案酒又問道官人吃甚下飯魯達道問甚麼但有只顧賣來一發算錢還你這廝只顧來聒噪酒保下去隨即溫酒上來但是下口肉食只顧將來擺一卓子三個酒至數杯正說些閑話較量些鎗法說得入港只聽得隔壁閣子裡有人哽哽咽咽啼哭魯達焦燥便把碟兒盞兒都丟在樓板上酒保聽得慌忙上來看時見魯提轄氣憤憤地酒保抄手道官人要甚東西分付賣來魯達道洒家要甚麼你也須認的洒家却恁地教甚麼人在間壁吱吱的哭攪俺弟兄們吃酒洒家須不曾少了你酒錢酒保道官人息怒小人怎敢教人啼哭打攪官人吃酒這

簡哭的是綽酒座兒唱的父子兩人不知官人們在此吃酒一時間自苦了啼哭魯提轄道可是作怪你與我喚的他來酒保去叫不多時只見兩個到來前面一個十八九歲的婦人背後一個五六十歲的老兒手裡拿串拍板都來到面前看那婦人雖無十分的容貌也有些動人的顏色但見

鬅鬆雲髻插一枝青玉簪兒裊娜纖腰繫六幅紅羅裙子素白舊衫籠雪體淡黃軟襪襯弓鞋蛾眉緊蹙汪汪淚眼落珍珠粉面低垂細細香肌消玉雪若非雨病雲愁定是懷憂積恨大體還他肌骨好不搽脂粉也風流那婦人拭着淚眼向前來深深的道了三個萬福那老兒

容與堂藏板

世上都如此

也都相見了魯達問道你兩個是那里人家爲甚啼哭那婦人便道官人不知容奴告禀奴家是東京人氏因同父母來這渭州投奔親眷不想搬移南京去了母親在客店裡染病身故子父二人流落在此生受此間有個財主叫做鎮關西鄭大官人因見奴家便使強媒硬保要奴作妾誰想爲了三千貫文書虛錢實契要了奴家身體未及三箇月他家大娘子好生利害將奴赶打出來不容完聚着落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錢三千貫父親懦弱和他爭執不的他又有錢有勢當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那討錢來還他没計奈何父親自小教得奴家些小曲兒來這里酒樓上赶座子每日但得些錢來將大半還他留些少子父

們盤纏這兩日酒客稀少違了他錢限怕他來討時受他羞耻子父們想起這苦楚來無處告訴因此啼哭不想誤觸犯了官人望乞恕罪高擡貴手魯提轄又問道你姓甚麼在那個客店裡歇那個鎮閔西鄭大官人在那里住老兒答道老漢姓金排行第二孩兒小字翠蓮鄭大官人便是此間狀元橋下賣肉的鄭屠綽號鎮閔西老漢父子兩箇只在前面東門裡魯家客店安下魯達聽了道呸俺只道那箇鄭大官人却原來是殺猪的鄭屠這個腌臢潑才投托着俺小种經略相公門下做個肉舖戶却原來這等欺負人回頭看着李忠史進道你兩個且在這里等洒家去打死了那廝使來史進李忠抱住勸道哥哥息怒明日

真忠義

却理會兩個三回五次勸得他住魯達又道老兒你來酒家與你些盤纏明日便回東京去如何父子兩個告道若是能勾得回鄉去時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只是店主人家如何肯放鄭大官人須着落他要錢魯提轄道這個不妨事俺自有道理便去身邊摸出五兩來銀子放在卓上看着史進道酒家今日不曾多帶得些出來你有銀子借些與俺酒家明日便送還你史進道直甚麼要哥哥還去包裹裡取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魯達看着李忠道你也借些出來與酒家李忠去身邊摸出二兩來銀子魯提轄看了見少便道也是個不爽利的人魯達只把這十五兩銀子與了金老分付道你父子兩個將去做盤纏

大丈夫真男子
這個人會慕綠合做個和尚

一面收拾行李俺明日清早來發付你兩個起身看那個店主人敢留你金老并女兒拜謝去了魯達把這二兩銀子丟還了李忠三人再吃了兩角酒下樓來叫道主人家酒錢酒家明日送來還你主人家連聲應道提轄只顧自去但吃不妨只怕提轄不來賒三個人出了潘家酒肆到街上分手史進李忠各自投客店去了只說魯提轄回到經畧府前下處到房裏晚飯也不吃氣憤憤的睡了主人家又不敢問他再說金老得了這一十五兩銀子回到店中安頓了女兒先去城外遠處覓下一輛車兒回來收拾了行李還了房宿錢算清了柴米錢只等來日天明當夜無事次早五更起來子父兩個先打火做飯吃罷收拾了

天色微明只見魯提轄大踏步走入店裏來高聲叫道店小二那里是金老歇處小二哥道金公提轄在此尋你金老開了房門便道提轄官人裡面請坐魯達道坐甚麼你去便去等甚麼金老引了女兒挑了担兒作謝提轄便待出門店小二攔住道金公那里去魯達問道他少你房錢小二道小人房錢昨夜都算還了須欠鄭大官人典身錢着落在小人身上看管他便魯提轄道鄭屠的錢洒家自還他你放這老兒還鄉去那店小二那里肯放魯達大怒又開五指去那小二臉上只一掌打的那店小二口中吐血再復一拳打下當門兩個牙齒小二扒將起來一道烟走了店主人那里敢出來攔他金老父子兩個忙忙離了

既放金老父子去了便該羅了又不必來鄭屠家尋事

店中出城自去尋昨日見下的車兒去了且說魯達尋思恐怕店小二赶去攔截他且向店裡揀條凳子坐了兩個時辰約莫金公去的遠了方纔起身逕投狀元橋來且說鄭屠開着兩間門面兩副肉案懸掛着三五片猪肉鄭屠正在門前櫃身內坐定看那十來個刀手賣肉魯達走到門前叫聲鄭屠鄭屠看時見是魯提轄慌忙出櫃身來唱喏道提轄恕罪便叫副手揀條凳子來提轄請坐魯達坐下道奉着經畧相公鈞旨要十斤精肉切做臊子不要見半點肥的在上頭鄭屠道使頭你們快選好的切十斤去魯提轄道不要那等腌臢賺賬們動手你自與我切鄭屠道說得是小人自切便了自去肉案上揀了十斤精肉細細

雖然是尋事宋是有趣

切做臊子那店小二把手帕包了頭正來鄭屠家報說金老之事却見魯提轄坐在肉案門邊不敢攏來只得遠遠的立住在房簷下望這鄭屠整整的自切了半個時辰用荷葉包了道提轄教人送去魯達道送甚麼且住再要十斤都是肥的不要見些精的在上面也要切做臊子鄭屠道却纔精的怕府裡要累餓飩肥的臊子何用魯達睜着眼道相公釣旨分付洒家誰敢問他鄭屠道是合用的東西小人切便了又選了十斤實膘的肥肉也細細的切做臊子把荷葉來包了整弄了一早辰却得飯罷時候那店小二那里敢過來連那正要買肉的主顧也不敢攏來鄭屠道着人與提轄拿了送將府裡去魯達道再要十斤寸

肉甫頭心字恁地從形容恁地人來道過

金軟骨也要細細地剔做臊子不要見些肉在上面鄭屠
咲道却不是特地來消遣我魯達聽罷跳起身來拏着那
兩包臊子在手裡睜眼看着鄭屠說道洒家特的要消遣
你把兩包臊子劈面打將去却似下了一陣的肉甫鄭屠
大怒兩條忿氣從脚底下直衝到頂門心頭那一把無明
業火焰騰騰的按納不住從肉案上搶了一把剔骨尖刀
托地跳將下來魯提轄早拔步在當街上衆鄰舍并十來
個火家那個敢向前來勸兩邊過路的人都立住了脚和
那店小二也驚的呆了鄭屠右手拿刀左手便來要揪魯
達被這魯提轄就勢按住左手赶將入去望小腹上只一
脚騰地踢　了在當街上魯達再入一步踏住胸脯提起

那錯鉢兒大小拳頭看着這鄭屠道酒家始投老种經畧相公做到関西五路廉訪使也不枉了叫做鎮関西你是箇賣肉的操刀屠戶狗一般的人也叫做鎮関西你如何強騙了金翠蓮撲的只一拳正打在鼻子上打得鮮血迸流鼻子歪在半邊却便似開了個油醬鋪酸的辣的一發都滾出來鄭屠掙不起來那把尖刀也丟在一邊口裡只叫打得好魯達罵道直娘賊還敢應口提起拳頭來就眼眶際眉稍只一拳打得眼睛縫裂烏珠迸出也似開了箇彩帛鋪的紅的黑的絳的都滾將出來兩邊看的人懼怕魯提轄誰敢向前來勸鄭屠當不過討饒魯達喝道叫你是個破落戶若是和俺硬到底酒家倒饒了你你如

仁人智人 勇人神人 聖人菩薩人 羅漢佛

何叫俺討饒洒家却不饒你又只一拳太陽上正着却似做了一箇全堂水陸的道場磬兒鈸兒鐃兒一齊響魯達看時只見鄭屠挺在地下口裡只有出的氣沒了入的氣動旦不得魯提轄假意道你這厮詐死洒家再打只見面皮漸漸的變了魯達尋思道俺只指望痛打這厮一頓不想三拳眞箇打死了他洒家須吃官司又沒人送飯不如及早撒開拔步便走回頭指着鄭屠屍道你詐死洒家你慢慢理會一頭罵一頭大踏步去了街坊隣舍并鄭屠的火家誰敢向前來攔他魯提轄回到下處急急捲了些衣服盤纏細軟銀兩但是舊衣麄重都弃了提了一條齊眉短棒奔出南門一道烟走了且說鄭屠家中衆人救了

半日不活嗚呼死了老小鄰人逕來州衙告狀正直府尹陞廳接了狀子看罷道魯達係是經畧府提轄不敢擅自逕來捕捉兒身府尹隨即上轎來到經畧府前下了轎子把門軍士入去報知經畧聽得教請到廳上與府尹施禮罷經畧問道何來府尹稟道好教相公得知府中提轄魯達無故用拳打死市上鄭屠不曾稟過相公不敢擅自捉拏兒身經略聽說吃了一驚尋思道這魯達雖好武藝只是性格麤鹵今番做出人命事俺如何護得短須教他推問使得經畧回府尹道魯達這人原是我父親老經畧處軍官爲因俺這里無人彈護撥他來做提轄既然犯了人命罪過你可拿他依法度取問如若供招明白擬罪已定

也須教我父親知道方可斷決帕日後父親處邊上要這個人時却不好看府尹稟道下官問了情由合行申稟老經畧相公知道方敢斷遣府尹辭了經畧相公出到府前上了轎回到州衙裡陞廳坐下便喚當日緝捕使臣押下文書捉拿犯人魯達當時王觀察領了公文將帶二十來個做公的人逕到魯提轄下處只見房主人道却纔托了些包裹提了短棒出去了小人只道奉着差使又不敢問他王觀察聽了教打開他房門看時只有些舊衣舊裳和些被臥在裡面王觀察就帶了房主人東西四下里去跟尋州南走到州北捉拿不見王觀察又捉了兩家鄰舍并房主人同到州衙廳上回話道魯提轄懼罪在逃不知去

容與堂藏板

向只拿得房主人并鄰舍在此府尹見說且教監下一面
教拘集鄭屠家隣佑人等點了仵作行人着仰本地坊官
人并坊廂里正再三檢驗已了鄭屠家自備棺木盛殮寄
在寺院一面疊成文案一壁差人杖限緝捕兇身原告人
保領回家隣佑杖斷有失救應房主人并下處隣舍止得
個不應魯達在逆行開個海捕文書各處追捉出賞錢一
千貫寫了魯達的年甲貫址畫了他的模樣到處張掛一
千人等疎放聽候鄭屠家親人自去做孝不在話下且說
魯達自離了渭州東逃西奔却似
失羣的孤鴈趁月明獨自貼天飛漏網的活魚乘水勢
翻身衝浪躍不分遠近豈顧高低心忙撞倒路行人脚

快有如臨陣馬

這魯提轄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行過了幾處州府正是逃生不避路到處便爲家自古有幾般飢不擇食寒不擇衣惶不擇路貧不擇妻魯達心慌搶路正不知投那里去的是一迷地行了半月之上在路却走到代州鴈門縣入得城來見這市井鬧熱人烟輳集車馬軿馳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諸物行貨都有端的整齊雖然是箇縣治勝如州府魯提轄正行之間不覺見一簇人衆圍住了十字街口看榜但見

扶肩搭背交頸並頭紛紛不辨賢愚攘攘難分貴賤張三蠢胖不識字只把頭搖李四矮矬看別人也將脚踏

海○捕○不○合○如○此○速

白頭老叟盡將枴棒柱髭鬚綠髮書生却把文房抄欵目行行總是蕭何法句句俱依律令行

魯達看見衆人看榜挨滿在十字路口也鑽在裏裡聽時魯達却不識字只聽得衆人讀道代州鴈門縣依奉太原府指揮使司該准渭州文字捕捉打死鄭屠犯人魯達即係經畧府提轄如有人停藏在家宿食與犯人同罪若有人捕獲前來或首告到官支給賞錢一千貫文魯提轄近看到那里只聽得背後一個人大叫道張大哥你如何在這里攔腰抱住直扯近縣前來不是這個人看見了橫拖倒拽將去有分教魯提轄剃除頭髮削去髭鬚倒換過殺人姓名藤惱殺諸佛羅漢直教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

盡不平人畢竟扯住魯提轄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描畫魯智深千古若活真是傳神寫照妙手且水滸傳文字妙絶千古全在同而不同處有辨如魯智深李逵武松阮小七石秀呼延灼劉唐等衆人都是急性的渠形容刻畫來各有派頭各有光景各有家數各有身分一毫不差半些不混讀去自有分辨不必見其姓名一覩事實就知其人其人也讀者亦以爲然乎讀者即不以爲然李卓老自以爲然不易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終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第四回

趙員外重修文殊院　魯智深大鬧五臺山

詩曰

躲難逃灾入代州　恩人相遇喜相稠　只因法網重重布　且向空門好好修　打坐參禪求解脫　龕茶淡飯度春秋　他年證果塵緣滿　好向彌陀國裡遊

話說當下魯提轄紐過身來看時拖扯的不是別人却是渭州酒樓上救了的金老那老兒直拖魯達到僻靜處說道恩人你好大膽見今明明地張掛榜文出一千貫賞錢捉你你緣何却去看榜若不是老漢遇見時却不被做公

容與堂藏板

的拿了榜上見寫着你年甲貌相貫址魯達道洒家不瞞你說因爲你上就那日回到狀元橋下正迎着鄭屠那廝被洒家三拳打死了因此上在逃一到處撞了四五十日不想來到這里你緣何不回東京去也來到這里金老道恩人在上自從得恩人救了老漢尋得一輛車子本欲要回東京去又怕這廝赶來亦無恩人在彼搭救因此不上東京去隨路望北來撞見一箇京師古鄰來這里做買賣就帶老漢父子兩口兒到這里厮殺了他就與老漢女兒做媒結交此間一箇大財主趙員外養做外宅衣食豐足皆出于恩人我女兒常常對他孤老說提轄大恩那箇員外也愛刺鎗使棒常說道怎地得恩人相會一面也好想

念如何能勾得見且請恩人到家過幾日却再商議魯提轄便和金老行不得半里到門首只見老兒揭起簾子叫道我兒大恩人在此那女孩兒濃妝艷裹從裏面出來請魯達居中坐了施燭也似拜了六拜說道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勾有今日魯達看那女子時另是一般丰韻比前不同但見

金釵斜插掩映烏雲翠袖巧裁輕籠瑞雪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笋手半舒嫩玉纖腰嬝娜綠羅裙微露金蓮素體輕盈紅綉襖偏宜玉體臉堆三月嬌花眉掃初春嫩柳香肌撲欵瑤臺月翠鬢籠鬆楚岫雲

那女子拜罷便請魯提轄道恩人上樓去請坐魯達道不

須生受洒家便要去金老便道恩人既到這里如何肯放
教你便去老兒接了棹棒包裹請到樓上坐定老兒分付
道我兒陪侍恩人坐一坐我去安排來鄭達道不消多事
隨分便好老兒道提轄恩念殺身難報量此粗食薄味何
足挂齒女子留住鄭達在樓上坐地金老下來叫了家中
新討的小厮分付那個婭嫁一面燒着火老兒和這小厮
上街來買了些鮮魚嫩雞釀鵝肥鮓時新果子之類歸來
一面開酒收拾菜蔬都早擺了搬上樓來春臺上放下三
箇盞子三雙筯鋪下菜蔬果子下飯等物婭嫁將銀酒壺
溫上酒來子父二人輪番把盞金老倒地便拜鄭提轄道
老人家如何恁地下禮折殺俺也金老說道恩人聽稟前

又爭了風

日老漢初到這里寫箇紅紙牌兒旦夕一灶香子父兩箇
兀自拜俚今日恩人親身到此如何不拜魯達道却也難
得你這片心三人慢慢地飲酒將及晚也只聽得樓下打
將起來魯提轄開窓看時只見樓下三二十人各執白木
棍棒口裡都叫拿將下來人叢裡一箇人騎在馬上口裡
大喝道休教走了這賊魯達見不是頭拿起凳子從樓上
打將下來金老連忙拍手叫道都不要動手那老兒搶下
樓去直至那騎馬的官人身邊說了幾句言語那官人笑
將起來便喝散了那二三十人各自去了那官人下馬入
到裡面老兒請下魯提轄來那官人撲翻身便拜道聞名
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義士提轄受禮魯達便問那金

老道這官人是誰素不相識緣何便拜酒家老兒道這箇便是我兒的官人趙員外却纔只道老漢引甚麽郎君子弟在樓上吃酒因此引莊客來厮打老漢說知方纔喝散了魯達道原來如此怪員外不得趙員外再請魯提轄上樓坐定金老重整盃盤再備酒食相待趙員外讓魯達上首坐地魯達道酒家怎敢員外道聊表小弟相敬之禮多謝提轄如此豪傑今日天賜相見實爲萬幸魯達道酒家是箇粗鹵漢子又犯了該死的罪過若蒙員外不弃貧賤結爲相識但有用酒家處便與你去趙員外大喜動問打死鄭屠一事說些閒話較量些鎗法吃了半夜酒各自歇了次日天明趙員外道此處恐不穩便可請提轄到敝莊

住幾時魯達問道貴莊在何處員外道離此間十里多路地名七寶村便是魯達道最好員外先使人去莊上叫牽兩疋馬來未及晌午馬已到來員外便請魯提轄上馬叫莊客擔了行李魯達相辭了金老父子二人和趙員外上了馬兩個並馬行程於路說些舊話投七寶村來不多時早到莊前下馬趙員外携住魯達的手直至草堂上分賓而坐一面叫殺羊置酒相待晚間收拾客房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管待魯達道員外錯愛酒家如何報答趙員外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如何言報荅之事話休絮煩魯達自此之後在這趙員外莊上住了五七日忽一日兩箇正在書院裡閒坐說話只見金老急急奔來莊上逕到書院

容與堂藏板

裡見了趙員外并魯提轄見沒人便對魯達道恩人不是老漢心多爲是恩人前日老漢請在樓上吃酒員外誤聽人報引領莊客來鬧了街坊後却散了人都有些疑心說開去昨日有三四個做公的來鄰舍街坊打聽得緊只怕要來村裡緝捕恩人倘或有些疎失如之奈何魯達道恁地時洒家自去便了趙員外道若是留提轄在此誠恐有些山高水低教提轄怨暢若不留提轄來許多面皮都不好看趙某却有個道理教提轄萬無一失足可安身避難只怕提轄不肯魯達道洒家是箇該死的人但得一處安身便了做甚麼不肯趙員外道若如此最好離此間三十餘里有座山喚做五臺山山上有一箇文殊院原是文殊

菩薩道場寺裡有五七百僧人爲頭智眞長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捨錢在寺裡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許下剃度一僧在寺裡已買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適心腹之人了這條願心如是提轄肯時一應費用都是趙某備辦委實肯落髮做和尚麼魯達尋思如今便要去時那里投遞人不如就了這條路罷便道既蒙員外做主洒家情愿做了和尚專靠員外照管當時說定了連夜收拾衣服盤纏段匹禮物排擔了次日早起來叫莊客挑了兩箇取路望五臺山來辰牌已後早到那山下魯提轄看那五臺山時果然好座大山但見

雲遮峰頂日轉山腰嵯峨彷彿接天閔翠嶂參差侵漢

表岩前花木舞春風暗吐清香洞口藤蘿披宿雨倒懸
嫩線飛雲瀑布銀河影浸月光寒峭壁蒼松鉄肭鈴搖
龍尾動宜是蘇揉藍涤出天生工積翠粧成根盤直壓
三千丈氣勢平吞四百州

趙員外與魯提轄兩乘轎子檯上山來一面使莊客前去
通報到得寺前早有寺中都寺監寺出來迎接兩個下了
轎子去山門外亭子上坐定寺內智眞長老得知引着首
座侍者出山門外來迎接趙員外和魯達向前施禮眞長
老打了問訊說道施主遠出不易趙員外荅道有些小事
特來上剎相晚眞長老便道且請員外方丈吃茶趙員外
前行魯達跟在背後看那文殊寺果然是好座大剎但見

一知礼教便不是佛了

山門侵峻嶺佛殿接青雲鐘樓與月窟相連經閣共峰巒對立香積厨通一泓泉水衆僧寮納四面烟霞老僧方丈斗牛邊禪客經堂雲霧裡白面猿時時獻果將怪石敲響木魚黃斑鹿日日銜花向寶殿供養金佛七層寶塔接丹霄千古聖僧來大刹

當時眞長老請趙員外并魯達到方丈長老邀員外向客席而坐魯達便去下首坐在禪椅上員外叫魯達附耳低言你來這里出家如何便對長老坐地魯達道洒家不省得起身立在員外肩下面前首座維那侍者監寺都寺知客書記依次排立東西兩班莊客把轎子安頓了一齊搬將盒子入方丈來擺在面前長老道何故又將禮物來寺

中多有相識檀越處趙員外道些小薄禮何足稱謝道人行童收拾去了趙員外起身道一事啓堂頭大和尚趙某舊有一條願心許剃一僧在上剎度牒詞簿都已有了到今不曾剃得今有這箇表弟姓魯名達軍漢出身因見塵世鄽辛情愿弃俗出家萬望長老收錄慈悲慈悲看趙某薄面披剃爲僧一應所用小子自當准備煩望長老玉成幸甚長老見說答道這箇事緣是光輝老僧山門容易容易且請拜茶只見行童托出茶來怎見得那盞茶的好處有詩爲証

玉蕊金芽眞絶品　僧家製造甚工夫　兎毫盞內香雲白　蟹眼湯中細浪鋪　戰退睡魔離枕席　增添

清氣入肌膚　仙茶自合桃源種　不許移根傍帝都

眞長老與趙員外衆人茶罷收了盞托眞長老便喚首座維那商議剃度這人分付監寺都寺安排辦齋只見首座與衆僧自去商議道這箇人不似出家的模樣（肉）一雙眼恰（眼）似賊一般衆僧道知客你去邀請客人坐地我們與長老計較知客出來請趙員外管達到客館裡坐地首座衆僧稟長老說道却纔這箇要出家的人形容醜惡貌相兇頑不可剃度他恐久後累及山門長老道他是趙員外檀越的兄弟如何別得他的面皮你等衆人且休疑心待我看一看焚起一炷信香長老上禪椅盤膝而坐口誦呪語入定去了一炷香過却好回來對衆僧說道只顧剃度他此

人上應天星心地剛直雖然時下兒頑命中駁雜久後却得清淨正果非凡汝等皆不及他可記吾言勿得推阻首座道長老只是護短我等只得從他不諫不是諫他不從便了長老叫備齋食請趙員外等方丈會齋齋罷監寺打了單帳趙員外取出銀兩教人買辦物料一面在寺裡做僧鞋僧衣僧帽架裟拜具一兩日都已完備長老選了吉日良時敎鳴鴻鐘擊動法鼓就法堂內會集大衆整整齊齊五六百僧人盡披架裟都到法座下合掌作禮分作兩班趙員外取出銀鏁表禮信香向法座前禮拜了表白宣疏已罷行童引魯達到法座下維那教魯達除了巾幘把頭髮分做九路綰了捆揲起來淨髮人先把一遍遭都剃

了却待剃髭鬚魯祖道留了這些兒還酒家也好衆僧恐笑不住眞長老在法座上道大衆聽偈念道

寸草不留　六根清淨　與汝剃了　免得爭競未必未必

長老念罷偈言喝一聲咄盡皆剃去淨髮人只一刀盡皆剃了首座呈將度牒上法座前請長老賜法名長老拿着空頭度牒而說偈曰

靈光一點　價值千金　佛法廣大　賜名智深

長老賜名已罷把度牒轉將下來書記僧填寫了度牒付與魯智深收受長老又賜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監寺引上法座前長老用手與他摩頂受記道一要皈依三寶二要歸奉佛法三要歸敬師友此是三歸五戒者一不要殺

○○○殺人貪酒恐怕酒戒不來

生二不要偷盜三不要邪淫四不要貪酒五不要妄語智深不曉得禪宗荅應是否兩字却便道酒家記得衆僧都笑受記已罷趙員外請衆僧到雲堂裡坐下焚香設齋供獻大小職事僧人各有上賀禮物都寺引魯智深參拜了衆師兄師弟又引去僧堂背後叢林裡選佛場坐地當夜無事次日趙員外要回告辭長老留連不住早齋已罷并衆僧都送出山門趙員外合掌道長老在上衆師父在此凡事慈悲小弟智深乃是愚鹵直人早晚禮數不到言語冒瀆誤犯清規萬望靣覷趙某薄面恕免長老道員外放心老僧自慢慢地教他念經誦呪辦道參禪員外道日後日得報荅人叢裡喚智深到松樹下低低分付道賢弟

你從今日難比往常凡事自宜省戒切不可托大倘有不然難以相見保重保重早晚衣服我自使人送來智深道不索哥哥說酒家都依了當時趙員外相辭長老再別了衆人上轎引了莊客枷了一乘空轎取了盒子下山回家去了當下長老自引了衆僧回寺話說魯智深回到叢林選佛場中禪床上樸倒頭便睡上下肩兩個禪和子推他起來說道使不得既要出家如何不學坐禪智深道洒家自睡干你甚事禪和道善哉智深裸袖道團魚洒家也吃甚麼善哉禪和子道却是苦也智深便道團魚大腹又肥甜了好吃那得苦也上下肩禪和子都不采他由他自睡了次日要去對長老說知智深如此無禮首座勸道長老

容與堂藏板

說道他後來正果非凡我等皆不及他只是護短你們且
沒奈何休與他一般見識禪和子自去了智深見沒人說
他到晚放翻身體橫羅十字倒在禪床上睡夜間鼻如雷
響如要起來淨手大驚小怪只在佛殿後撒尿撒尿遍地
都是侍者稟長老說智深好生無禮全沒些箇出家人體
面蒙林中如何安着得此等之人長老喝道胡說且看檀
越之面後來必改自此無人敢說魯智深在五臺山寺中
不覺攪了四五個月時遇初冬天氣智深久靜思動當日
晴明得好智深穿了皂布直裰繫了鴉青絲搀了僧鞋大
踏步走出山門來信步行到半山亭子上坐在鵝項嬾凳
上尋思道干鳥廝俺往常好酒好肉每日不離口如今教

酒家做了和尚餓得乾鱉了趙員外這幾日又不使人送些東西來與酒家吃口中淡出鳥來這早晚怎地得此酒來吃也好正想酒俚只見遠遠地一個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山來上面蓋着桶蓋那漢子手裡拿着一個鑷了唱着上來唱道

九里山前作戰場　牧童拾得舊刀鎗　順風吹動烏江水　好似虞姬別霸王

魯智深觀見那漢子擔擔桶上來坐在亭子上看這漢子也來亭子上歇下擔桶智深道兀那漢子你那桶裡甚麼東西那漢子道好酒智深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和尚你眞個也是作耍智深道酒家和你耍甚麼那漢子道我

這酒挑上去只賣與寺內火工道人直廳轎夫老郎們做生活的吃本寺長老已有法旨但賣與和尚們吃了我們都被長老責罰追了本錢赶出屋去我們見閑着本寺的錢本見住着本寺的屋宇如何敢賣與你吃智深道眞箇不賣那漢子道殺了我也不賣智深道洒家也不殺你只要問你買酒吃那漢子見不是頭挑了擔桶便走智深赶下亭子來雙手拿住匾擔只一脚交當踢着那漢子雙手掩着做一堆蹲在地下半日起不得智深把那兩桶酒都提在亭子上地下拾起鏇子開了桶盖只顧舀冷酒吃無移時兩桶酒吃了一桶智深道漢子明日來寺裡討錢那漢子方纔疼止又怕寺裡長老得知壞了衣飯恐氣吞聲

那里敢討錢把酒分做一兩半桶挑了拿了鏇子飛也似下山去了只說魯智深在亭子上坐了半日酒却上來下得亭子松樹根邊又坐了半歇酒越湧上來智深把皂直裰褪膊下來把兩隻袖子纏在腰裡露出舂背上花綉來搧着兩個膀子上山來看時但見

頭重脚輕對明月眼紅面赤前合後仰趁清風東倒西歪浪浪蹌蹌上山來似當風之鶴擺擺搖搖回寺去如出水之龜脚尖曾踢澗中龍拳頭要打山下虎指定天宮叫罵天蓬元帥踏開地府要拿催命判官裸形赤體醉魔君放火殺人花和尚

魯智深看看來到山門下兩箇門子遠遠地望見拿着竹

容與堂藏板

篦來到山門下攔住魯智深便喝道你是佛家弟子如何
噇得爛醉了上山來你須不瞎也見庫局裡貼的曉示但
凡和尚破戒吃酒决打四十竹篦赶出寺去如門子縱容
醉的僧人入寺也吃十下你快下山去饒你幾下竹篦魯
智深一者初做和尚二來舊性未改睜起雙眼罵道直娘
賊你兩個要打酒家俺便和你廝打門子見勢頭不好一
箇飛也似入來報監寺一箇虛掩竹篦攔他智深用手隔
過又開五指去那門子臉上只一掌打得浪浪蹌蹌却待
掙側智深再復一拳打倒在山門下只是叫苦智深道洒
家饒你這廝浪浪蹌蹌攧入寺裡來監寺聽得門子報說
叫起老郎火工直廳轎夫三二十人各執白木棍棒從西

廊下搶出來却好迎着智深智深望見大吼了一聲却似嘴邊起箇霹靂大踏步搶入來衆人初時不知他是覆官出身次後見他行得兇了慌忙都退入藏殿裡去便把亮槅關上智深搶入揪來一拳一脚打開亮槅三二十人都赶得没路奪條棒從藏殿裡打將出來監寺慌忙報知長老長老聽得急引了三五箇侍者直來廊下喝道智深不得無禮智深雖然酒醉却認得是長老撇了棒向前來打箇問訊指着廊下對長老道智深吃了兩碗酒又不曾撩撥他們他衆人又引人來打洒家長老道你看我面快去睡了明日却說魯智深道俺不看長老面洒家直打死你那幾個禿驢長老叫侍者扶智深到禪床上撲地便倒了

不笑便不成衆僧了

齁齁地睡了衆多職事僧人圍定長老告訴道向日徒弟們曾諫長老來今日如何本寺那里容得這等野猫亂了清規長老道雖是如今眼下有些囉唣後來却成得正果無奈何且看趙員外檀越之面容恕他這一番我自明日叫去埋冤他便了衆僧冷笑（要笑）道好箇沒分曉的長老各自散去歇息次日早齋罷長老使侍者到僧堂裡坐禪處喚智深時尚兀自未起待他起來穿了直裰赤着脚一道烟（佛）走出僧堂來侍者吃了一驚赶出外來尋時却走在佛殿後撒屎侍者忍笑不住等他淨了手說道長老請你說話智深跟着侍者到方丈長老道智深雖是箇武夫出身今來趙員外檀越剃度了你我與你摩頂受記教你一不可

殺生二不可偷盜三不可邪淫四不可貪酒五不可妄語此五戒乃僧家常理出家人第一不可貪酒你如何夜來吃得大醉打了門子傷壞了藏殿上朱紅櫺子又把火工道人都打走了口出喊聲如何這般所爲智深跪下道今番不敢了佛長老道既然出家如何先破了酒戒又亂了清規我不看你施主趙員外面定逐你出寺再後休犯智深起來合掌道不敢不敢長老留在方丈裏安排早飯與他吃又用好言語勸他取一領細布直裰一雙僧鞋與了智深教回僧堂去了昔大唐一箇名賢姓張名旭作一篇醉歌行單說那酒端的做得好道是

金甌激灩傾歡伯　雙手擎來兩眸白　延頸長舒似

玉虹　嚥吞猶恨江湖窄　昔年侍宴玉皇前　敵飲都無兩三客　蟠桃爛熳堆珊瑚　瓊液濃斟浮琥珀　流霞暢飲數百杯　肌膚潤澤腮微赤　天地聞知酒量洪　勑令受賜三千石　飛仙勸我不記數　酩酊神清爽筋骨　東君命我賦新詩　笑指三山詠標格　信筆揮成五百言　不覺尊前墮巾幘　寃罷昏迷不記歸　乘鸞誤入雲先宅　仙童扶下紫雲來　不辨東西與南北　一飲千鍾百首詩　草書亂散縱橫劃

但凡飲酒不可盡歡常言酒能成事酒能敗事便是小膽的吃了也胡亂做了大膽何況性高的人再說這箇智深自從吃酒醉鬧了這一場一連三四箇月不敢出寺門去

忽一日天色暴熱是二月間天氣離了僧房信步鐸出山門外立地看着五臺山喝采一回猛聽得山下叮叮噹噹的響聲順風吹上山來智深再回僧堂裡取了些銀兩揣在懷裡一步步走下山來出得那五臺福地的牌樓來看時原來却是一箇市井約有五七百人家智深看那市鎮上時也有賣肉的也有賣菜的也有酒店麵店智深尋思道干呆麼俺早知有這箇去處不奪他那桶酒吃也自下來賣些吃這幾日熬得清水流且過去看有甚東西買些吃聽得那響處却是打鉄的在那里打鉄間壁一家門上寫着父子客店智深走到鉄匠舖門前看時見三箇人打鉄智深便道兀那待詔有好鋼鉄麼那打鉄的看見魯智

深腮邊新剃暴長短鬚戳戳地好淋瀨人先有五分怕他那待詔住了手道師父請坐要打甚麼生活智深道洒家要打條禪杖一口戒刀不知有上等好鉄麼待詔道小人這里正有些好鉄不知師父要打多少重的禪杖戒刀但憑分付智深道洒家只要打一條一百斤重的待詔笑道重了師父小人打怕不打了只恐師父如何使得動便是關王刀也則只有八十一斤重智深焦燥道俺便不及關王他也只是箇人王待詔道小人好心只可打條四五十斤的也十分重了智深道便依你說比關王刀也打八十一斤的待詔道師父肥了不好看又不中使依着小人好生打一條六十二斤的水磨禪杖與師父使不動時休怪

小人戒刀已說了不用分付小人自用十分好鉄打造在此智深道兩件家生要幾兩銀子待詔道不討價實要五兩銀子智深道俺便依你五兩銀子你若打得好時再有賞你王待詔接了銀兩道小人便打在此智深道俺有些碎銀子在這里和你買碗酒吃待詔道師父穩便小人赶趕些生活不及相陪智深離了鉄匠人家行不到三二十步見一個酒望子挑出在房簷上智深掀起簾子入到裡面坐下敲那桌子叫道將酒來賣酒的主人家說道師父少罪小人住的房屋也是寺裡的本錢也是寺裡的長老已有法旨但是小人們賣酒與寺裡僧人吃了便要追了小人們本錢又赶出屋因此只得休怪智深道胡亂賣些

與酒家吃俺須不說是你家便了店主人道胡亂不得師父別處去吃休怪休怪智深只得起身便道酒家別處吃得却來和你說話出得店門行了幾步又望見一家酒旗兒直挑出在門前智深一直走進去坐下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賣與俺吃店主人道師父你好不曉事長老已有法旨你須也知却來壞我們衣飯智深不肯動身三回五次那里肯賣智深情知不肯起身又走連走了三五家都不肯賣智深尋思一計若不生個道理如何能勾酒吃遠遠地杏花深處市稍盡頭一家挑出個草帚兒來智深走到那里看時却是箇傍村小酒店但見

傍村酒肆已多年　斜插桑麻古道邊　白板凳鋪窊

客坐　矮籬笆用荊編　破篅窄成黃米酒　柴門挑出布青帘　更有一般堪笑處　牛屎泥墻畫酒仙

魯智深揭起簾子走入村店裡來倚着小窓坐下便叫道主人家過往僧人買碗酒吃莊家看了一看道和尚你那里來智深道俺是行脚僧人遊方到此經過要買碗酒吃莊家道和尚若是五臺山寺裡的師父我却不敢賣與你吃智深道洒家不是你快將酒賣來莊家看見魯智深這般模樣聲音各別便道你要打多少酒智深道休問多少大碗只顧篩來約莫也吃了十來碗酒智深問道有甚肉把一盤來吃莊家道早來有些牛肉都賣沒了只有些菜蔬在此智深猛聞得一陣肉香走出空地上看時只見墻

邊沙鍋裡煮着一隻狗在那里智深便道你家見有狗肉如何不賣與俺吃莊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來問你智深道酒家的銀子有在這里就將銀子遞與莊家道你且賣半隻與俺吃那莊家連忙取半隻熟狗肉搗些蒜泥將來放在智深面前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連又吃了十來碗酒吃得口滑只顧要吃那里肯住莊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罷智深睜起眼道酒家又不白吃你的管俺怎地莊家道再要多少智深道再打一桶來莊家只得又舀一桶來智深無移時又吃了這桶酒剩下一脚狗腿把來揣在懷裡臨出門又道多的銀子明日又來吃嚇得莊家目睜口呆罔知所措

看見他早望五臺山上去了智深走到半山亭子上坐了一回酒却湧上來跳起身口裏道俺好些時不曾拽拳使脚覺道身體都困倦了洒家且使幾路看下得亭子把兩隻袖子搭在手裡上下左右使了一回使得力發只一膀子搧在亭子柱上只聽得刮剌剌一聲響亮把亭子住打折了坍了亭子半邊門子聽得半山裡響高處看時只見魯智深一步一攧搶上山來兩個門子叫道苦也前日這畜生醉了今番又醉得不小可便把山門閂上把拴拴了只在門縫裡張時見智深搶到山門下見閂了門把拳頭擂鼓也似敲門兩個門子那里敢開智深敲了一回扭過身來看了左邊的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個鳥大漢不替俺

妙人說妙話

敲門却拿着拳頭嚇酒家俺須不怕你跳上臺基把刺子只一扳却似撅葱般拔開了拿起一根折木頭去那金剛腿上便打簌簌的泥和顏色都脫下來門子張見道苦也只得報知長老智深等了一回調轉身來看着右邊金剛喝一聲道你這廝張開大口也來笑酒家便跳過右邊臺基上把那金剛脚上打了兩下只聽得一聲震天價響那尊金剛從臺基上倒撞下來智深提着折木頭大笑兩個門子去報長老長老道休要惹他你們自去只見這首座監寺都寺并一應職事僧人都到方丈稟說這野猫今日醉得不好把半山亭子山門下金剛都打壞了如何是好長老道自古天子尚且避醉漢何況老僧乎若是打壞了

金剛請他的施主趙員外自來塑新的倒了亭子也要他修盖這箇且由他衆僧道金剛乃是山門之主如何把來撩過長老道休說壞了金剛便是打壞了殿上三世佛也沒奈何只可廻避他你們見前日的行兇麼衆僧出得方丈都道好箇囫圇粥的長老門子你且休開門只在裡面聽智深在外面大叫道直娘的禿驢們不放洒家入寺時山門外討把火來燒了這箇鳥寺衆僧聽得叫只得叫門子拽了大拴由那畜生入來若不開時眞箇做出來門子只得捻脚捻手把拴拽了飛也似閃入房裡躲了衆僧也各自廻避只說那魯智深雙手把山門盡力一推撲地攧將入來吃了一交扒將起來把頭摸一摸直逢僧堂來到

得選佛場中禪和子正打坐間看見智深揭起簾子鑽將入來都吃一驚盡低了頭智深到得禪床邊喉嚨裡咯咯地響看着地下便吐衆僧都聞不得那臭箇箇道善哉善哉掩了口鼻智深吐了一回扒上禪床解下絲把直裰帶子都咂咂剝剝扯斷了脫下那腳狗腿來智深道好好正肚飢倒扯來便吃衆僧看見便把袖子遮了臉上下肩兩箇禪和子遠遠地躲開智深見他躲開便扯一塊狗肉看着上首的道你也到口上首的那和尚把兩隻袖子死掩了臉智深道你不吃把肉望下首的禪和子嘴邊塞將去那和尚躲不迭却待下禪床智深把他撦耳朶揪住將肉便塞對床四五箇禪和子跳過來勸時智深撇了狗肉提起

拳頭去那光腦袋上剗剗剃剃只顧鑿滑堂僧衆大喊起來都去櫃中取了衣鉢要走此亂喚做搶堂大散首座那里禁約得住智深一昧地打將出來大半禪客都躲出廊下來監寺都寺不與長老說知叫起一班職事僧人點起老郎火工道人直廳轎夫約有一二百人都執杖义棍棒盡使手巾盤頭一齊打入僧堂來智深見了大吼一聲別無器械搶入僧堂裡佛面前推翻供卓拽兩條卓脚從堂裡打將出來但見

心頭火起口角雷鳴奮八九尺猛獸身軀吐三千丈凌雲志氣按不住殺人怪胆圓睜起捲海雙睛直截橫衝似中箭投崖虎豹前奔後湧如着鎗跳澗豺狼直饒揭

帝也難當便是金剛須供手恰似頂斷絨絲錦鶺子猶如扯開鉄鎖火猢猻

當時魯智深輪兩條卓脚打將出來衆多僧行見他來得兇了都拖了棒退到廊下智深兩條卓脚着地捲將來衆僧早兩下合攏來智深大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餓了兩頭的當時智深直打到法堂下只見長老喝道智深不得無禮衆僧也休動手兩邊衆人被打傷了十數箇見長老來各自退去智深見衆人退散撇了卓脚叫道長老與洒家做主此時酒已七八分醒了長老道智深你連累殺老僧前番醉了一次攪擾了一場我教你兄趙員外得知他寫書來與衆僧陪話今番你又如此大醉無禮亂了清

規打坍了亭子又打壞了金剛這箇且由他你攪得衆僧
捲堂而走這箇罪業非小我這里五臺山文殊菩薩道場
千百年清淨香火去處如何容得你這等穢汚你且隨我
來方丈裡過幾日我安排你一箇去處智深隨長老到方
丈去長老一面叫職事僧人留住衆禪客再回僧堂自去
坐禪打傷了的和尚自去將息長老領智深到方丈歇了
一夜次日眞長老與首座商議收拾了些銀兩賫發他教
他別處去可先說與趙員外知道長老隨即修書一封與
兩箇直廳道人逕到趙員外莊上說知就裡立等回報趙
員外看了來書好生不然回書來拜覆長老說道壞了的
金剛亭子趙某隨即備價來修智深任從長老發遣長老

得了回書便叫侍者取領皂布直裰一雙僧鞋十兩白銀房中喚過智深長老道智深你前番一次大醉鬧了僧堂便是誤犯今次又大醉打壞了金剛坍了亭子捲堂鬧了選佛場你這罪業非輕又把衆禪客打傷了我這里出家是箇清淨去處你這等做甚是不好看你趙檀越面皮與你這封書投一箇去處安身我這里決然安你不得了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終身受用智深道師父教弟子那里去安身立命願聽俺師四句偈言眞長老指着僧智深說出這幾句言語去這箇去處有分教這人笑揮禪杖戰天下英雄好漢怒掣戒刀砍世上逆子讒臣直教名馳塞北三千里証果江南第一州畢竟眞長老與智深說出

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此回文字分明是箇成佛作祖圖若是那班閉眼合掌的和尚決無成佛之理何也外面模樣儘好看佛性反無一些如魯智深吃酒打人無所不爲無所不做佛性反是完全的所以到底成了正果等來外面模樣看不得人濟不得事此假道學之所以可惡也與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 終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
桃花村

第五回

小霸王醉入銷金帳　花和尚大鬧桃花村

詩曰

禪林弊去入禪林　知已相逢義斷金　且把威風驚賊膽　謾將妙理悅禪心　綽名久喚花和尚　道號親名魯智深　俗願了時終證果　眼前爭柰沒知音

話說當日智眞長老道智深你此間決不可住了我有一箇師弟見在東京大相國寺住持喚做智清禪師我與你這封書去投他那里討箇職事僧做我夜來看了贈汝四句偈言你可終身受用記取今日之言智深跪下道洒家

願聽偈言長老道

遇林而起　遇山而富　遇水而興　遇江而止

魯智深聽了四句偈言拜了長老九拜背了包裹腰包肚包藏了書信辭了長老并衆僧人離了五臺山逕到鐵匠間壁客店裡歇了等候打了禪杖戒刀完備就行寺內衆僧得魯智深去了無一箇不歡喜長老教火工道人自來收拾打壞了的金剛亭子過不得數日趙員外自將若干錢物來五臺山再塑起金剛重修起半山亭子不在話下再說這魯智深就客店裡住了幾日等得兩件家生都已完備做了刀鞘把戒刀插放鞘內禪杖却把漆來裹了將些碎銀子賞了鐵匠背了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作別

龍去蛇　喜鳳去　鷄喜虎去　犬喜理固如此

了客店主人并鐵匠行程上路過往人看了果然是箇莽和尚但見

皂直裰背穿雙袖青圓絛斜綰雙頭戒刀燦三尺春氷深藏鞘内禪杖揮一條玉蟒横在肩頭鷺鷥腿緊繫脚絣蜘蛛肚牢拴衣鉢嘴縫邊攢千條斷頭鐵線胸脯上露一帶盖膽寒毛生成食肉飡魚臉不是看經念佛人且說魯智深自離了五臺山文殊院取路投東京來行了半月之上於路不投寺院去歇只是客店内打火安身白日間酒肆裏買吃在路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一日正行之間貪看山明水秀不覺天色已晚但見

山影深沉槐陰漸没緑楊影裏時聞鳥雀歸林紅杏村

中每見牛羊入圈落日帶煙生碧霧斷霞映水散紅光
溪邊釣叟移舟去野外村童跨犢歸

魯智深因見山水秀麗貪行了半日赶不上宿頭路中又沒人作伴那里投宿是好又赶了三二十里田地過了一條板橋遠遠地望見一簇紅霞樹木叢中閃着一所莊院莊後重重疊疊都是亂山魯智深道只得投莊上去借宿逕迤到莊前看時見數十箇莊家忙忙急急搬東搬西魯智深到莊前倚了禪杖與莊客打箇問訊莊客道和尚日晚來我莊上做甚的智深道小僧赶不上宿頭欲借貴莊投宿一宵明早便行莊客道我莊上今夜有事歇不得智深道胡亂借洒家歇一夜明日便行莊客道和尚快走休

知命之上不至此

在這里討死智深道也是怪哉歇一夜打甚麼不緊怎地便是討死莊家道去便去不去時便捉來縛在這里魯智深大怒道你這厮村人好沒道理俺又不曾說甚的便要綁縛洒家莊家們也有罵的也有勸的魯智深提起禪杖却待要發作只見莊裡走出一箇老人來但見

髭鬚似雪髮髻如霜行時肩曲頭低坐後耳聾眼暗頭裹三山煖帽足穿四縫寬靴腰間條繫佛頭青身上羅衫魚肚白好似山前都土地正如海底老龍君

那老人年近六旬之上拄一條過頭拄杖走將出來喝問莊客你們鬧甚麼莊客道可奈這箇和尚要打我們智深便道小僧是五臺山來的和尚要上東京去幹事今晚赶

不上宿頭借貴莊投宿一宵莊家那厮無禮要綁縛洒家那老人道既是五臺山來的僧人隨我進來智深跟那老人直到正堂上分賓主坐下那老人道師父休要怪莊家們不省得師父是活佛去處來的他作繁華一例相看老漢從來敬重佛天三寶雖是我莊上今夜有事權且留師父歇一宵了去智深將禪杖倚了起身打箇問訊謝道感承施主小僧不敢動問貴莊高姓老人道老漢姓劉此間喚做桃花村鄉人都叫老漢做桃花莊劉太公敢問師父俗姓喚做甚麼諱字智深道俺的師父是智眞長老與俺取了箇諱字因洒家姓魯喚做魯智深太公道師父請吃些晚飯不知肯吃葷腥也不魯智深道洒家不忌葷酒遮

莫甚麼渾清白酒都不揀選牛肉狗肉但有便吃太公道
既然師父不忌葷酒先叫莊客取酒肉來没多時莊客掇
張卓子放下一盤牛肉三四樣菜蔬一雙筯放在魯智深
面前智深解下腰包肚包坐定那莊客旋了一壺酒拏一
隻盞子篩下酒與智深吃這魯智深也不謙讓也不推辭
無一時一壺酒一盤肉都吃了太公對席看見呆了半晌
莊客搬飯來又吃了檯過卓子太公分付道胡亂教師父
在外面耳房中歇一宵夜間如若外面熱鬧不可出來窺
望智深道敢問貴莊今夜有甚事太公道非是你出家人
閑管的事智深道太公緣何模樣不甚喜歡莫不怪小僧
來攪擾你麼明日酒家筭還你房錢便了太公道師父聽

容與堂藏板

說我家如常齋僧布施那爭師父一箇只是我家今夜小女招夫以此煩惱魯智深呵呵大笑道男大須婚女大必嫁這是人倫大事五常之禮何故煩惱太公道師父不知這頭親事不是情願與的智深大笑道太公你也是箇痴漢既然不兩相情願如何招贅做箇女婿太公道老漢止有這箇小女今年方得一十九歲被此間有座山喚做桃花山近來山上有兩箇大王扎了寨柵聚集着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此間青州官軍捕盜禁他不得因來老漢莊上討進奉見了老漢女兒撇下二十兩金子一疋紅錦為定禮選着今夜好日晚間來入贅老漢莊上又和他爭執不得只得與他因此煩惱非是爭師父一箇人智深聽了道

原來如此小僧有箇道理教他回心轉意不要娶你女兒如何太公道他是箇殺人不斬眼魔君你如何能勾得他回心轉意智深道洒家在五臺山眞長老處學得說因緣便是鉄石人也勸得他轉今晚可教你女兒別處藏了俺就你女兒房內說因緣勸他便回心轉意太公道好却甚好只是不要捋虎鬚智深道洒家的不是性命你只依着俺行並不要說有洒家太公道却是好也我家有福得遇這箇活佛下降莊客聽得都吃一驚太公問智深再要飯吃麽智深道飯便不要吃有酒再將些來吃太公道有有隨即叫莊客取一隻熟鵝大碗斟將酒來叫智深盡意吃了三二十碗那隻熟鵝也吃了叫莊客將了包裹先安放

房裡提了禪杖帶了戒刀問道太公你的女兒躲過了不曾太公道老漢已把女兒寄送在鄰舍莊裡去了智深道引洒家新婦房內去太公引至房邊指道這裏面便是智深道你們自去躲了太公與衆莊客自出外面安排筵席智深把房中一椅獨卓都掇過了將戒刀放在牀頭禪杖把來倚在牀邊把銷金帳子下了脫得赤條條地跳上牀去坐了太公見天色看看黑了叫莊客前後點起燈燭熒煌就打麥場上放下一條卓子上面擺着香花燈燭一面叫莊客大盤盛着肉大壺温着酒約莫初更時分只聽得山邊鑼鳴鼓響這劉太公懷着鬼胎莊家們都捏着兩把汗盡出莊門外看時只見遠遠地四五十火把照曜如同

白日一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但見

霧鎖青山影裡滾出一夥沒頭神煙迷綠樹林邊擺着幾行爭食鬼人人兇惡箇箇猙獰頭巾都戴茜根紅衲襖盡披楓葉赤纓鎗對對圍遮定吃人心肝的小魔王梢棒雙雙簇捧着不養爹娘的眞太歲高聲齊道賀新郎山上大蟲來下馬

劉太公看見便叫莊客大開莊門前來迎接只見前遮後擁明晃晃的都是器械旗鎗盡把紅綠絹帛縛着小樓囉頭巾邊亂插着野花前面擺着四五對紅紗燈籠照着馬上那箇大王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撮尖乾紅凹面巾鬢傍邊插一枝羅帛像生花上

穿一領圍虎體挽絨金繡綠羅袍腰繫一條稱銀身銷金包肚紅膀膊着一雙對掩雲跟牛皮靴騎一匹高頭捲毛大白馬

那大王來到莊前下了馬只見衆小嘍囉齊聲賀道帽兒光光今夜做箇新郎衣衫窄窄今夜做箇嬌客劉太公慌忙親捧臺盞（好箇知趣丈人）下一杯好酒跪在地下衆莊客都跪着（女婿亦有禮）那大王把手來扶道你是我的丈人如何倒跪我太公道休說這話老漢只是大王治下管的人戶（那大王已有七八分醉了）呵呵大笑道我與你家做箇女壻也不虧負了你（必未做得成）你的女兒匹配我也好我的哥哥大頭領不下山來教傳示你劉太公把了下馬杯來到打麥場上見了香花燈燭

便道泰山何須如此迎接那里又飲了三杯來到廳上喚小嘍囉教把馬去繫在綠楊樹上小嘍囉把皷樂就廳前擂將起來大王上廳坐下叫道丈人我的夫人在那里太公道便是怕羞不敢出來大王笑道且將酒來我與丈人回敬那大王把了一杯便道我且和夫人厮見了却來吃酒未遲那劉太公一心只要那和尚勸他便道老漢自引大王去拏了燭臺引着大王轉入屏風背後直到新人房前太公指與道此間便是請大王自入去太公拏了燭臺一直去了未知凶吉如何先辨一條走路那大王推開房門見裡面黑洞洞地大王道你看我那丈人是箇做家的人房裡也不點碗燈由我那夫人黑地裡坐地明日叫小

容與堂藏板

這個人又打了他一拳老公了

嘍囉山寨裡扛一桶好油來與他點魯智深坐在帳子裡（新本無人字必字）都聽得忍住笑不做一聲那大王摸進房中叫道娘子你如何不出來接我你休要怕羞我明日要你做壓寨夫人一頭叫娘子一面摸來摸去一摸摸着銷金帳子便揭起來探一隻手入去摸時摸着魯智深的肚皮被魯智深就勢劈頭巾帶角兒揪住一按按將下牀來那大王却待掙扎魯智深把右手捏起拳頭罵一聲直娘賊連耳根帶頦（妙）子只一拳那大王叫一聲做甚麼便打老公魯智深喝道（一趣）教你認的老婆拖倒在牀邊拳頭脚尖一齊上打得大王叫救人劉太公驚得呆了只道這早晚正說因緣勸那大王却聽的裡面叫救人太公慌忙把着燈燭引了小嘍囉

好一箇新人

做得好親事

一齊搶將入來衆人燈下打一看時只見一箇胖大和尚赤條條不着一絲騎翻大王在牀面前打爲頭的小嘍囉叫道你衆人都來救大王衆小嘍囉一齊拖鎗拽棒打將入來救時魯智深見了撇下大王牀邊綽了禪杖着地打將出來小嘍囉見來得兇猛發聲喊都走了劉太公只管叫苦打開裡那大王扒出房門逕到門前摸着空馬樹上拆枝柳條托地跳在馬背上把柳條便打那馬邦跪不去大王道苦也畜生也來欺負我再看時原來心慌不曾解得韁繩連忙扯斷了騎着旋馬飛走出得莊門大罵劉太公老驢休慌不怕你飛了把馬打上兩柳條不喇喇地馱了大王上山去劉太公扯住魯智深道和尚你苦了老漢

一家兒了魯智深說道休怪無禮也取衣服和直掇來洒家穿了說話莊家去房裡取來智深穿了太公道我當初只指望你說回緣勸他回心轉意誰想你便下拳打他這一頓定是去報山寨裡大隊强人來殺我家智深道大公休慌俺說與你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爲因打死了人出家做和尚休道這兩箇鳥人便是一二千軍馬來洒家也不怕他你們衆人不信時提俺禪杖看莊客們那里提得動智深接過來手裡一似撚燈草一般使起來太公道師父休要走了去却要救護我們一家兒使得智深道甚麼閑話俺死也不走太公道且將些酒來師父吃休得要抵似醉了魯智深道洒家

一分酒只有一分本事十分酒便有十分的氣力太公道恁地時最好我這里有的是酒肉只顧教師父吃且說這桃花山大頭領坐在寨裡正欲差人下山來採聽做女壻的二頭領如何只見數箇小嘍囉氣急敗壞走到山寨裡叫道苦也苦也大頭領連忙問道有甚麼事慌做一團小嘍囉道二哥哥吃打壞了大頭領大驚正問備細只見報道二哥哥來了大頭領看時只見二頭領紅巾也沒了身上綠袍扯得粉碎下得馬倒在廳前口裡說道哥哥救我一救大頭領問道怎麼來二頭領道兄弟下得山到他莊上入進房裡去討耐那老驢把女兒藏過了却教一箇胖和尚躲在他女兒牀上我却不隄防揭起帳子摸一摸吃

那廝揪住一頓拳頭脚尖打得一身傷損那廝見衆人入來救應放了手提起禪杖打將出去因此我得脫了身拾得性命哥哥與我做主報仇大頭領道原來恁地你去房中將息我與你去拏那賊禿來喝叫左右快備我的馬來衆小嘍囉都去大頭領上了馬綽鎗在手盡數引了小嘍囉一齊納喊下山去了再說魯智深正吃酒俚莊客報道山上大頭領盡數都來了智深道你等休慌洒家但打翻的你們只顧縛了解去官司請賞取俺的戒刀來魯智深把直裰脫了拽扎起下面衣服跨了戒刀大踏步提了禪杖出到打麥場上只見大頭領在火把叢中一騎馬搶到莊前馬上挺着長鎗高聲喝道那禿驢在那里早早出來

決個勝負魯智深大怒罵腌臢打脊燄才叫你認得洒家
輪起禪杖着地捲將來那大頭領逼住鎗大叫道和尚且
休要動手你的聲音好厮熟你且通箇姓名魯智深道洒
家不是別人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魯達的便是如今
出了家做和尚與做魯智深那大頭領呵呵大笑滾鞍下
馬撇了鎗撲翻身便拜道哥哥別來無恙可知二哥着了
你手魯智深只道賺他托地跳退數步把禪杖收住定睛
看時火把下認得不是別人却是江湖上使鎗棒賣藥的
教頭打虎將李忠原來强人下拜不說此二字爲軍中不
利只與做剪拂此乃吉利的字樣李忠當下剪拂了起來
扶住魯智深道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道且和你到裏

面說話劉太公見了又只叫苦這和尚原來也是一路魯智深到裡面再把直裰穿了和李忠都到廳上敘舊魯智深坐在正面喚劉太公出來那老兒不敢向前智深道太公休怕他他是俺的兄弟李忠坐了第二位太公坐了第三位魯智深道你二位在此俺自從渭州三拳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鴈門縣因見了酒家賣發他的金老那老兒不曾回東京去却隨箇相識也在鴈門縣住他那箇女兒就與了本處一箇財主趙員外和俺廝見了好生相敬不想官司追捉的酒家要緊那員外陪錢去送俺五臺山智眞長老處落髮爲僧酒家因兩番酒後鬧了僧堂本師長老與俺一封書教酒家去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

活佛

禪師討箇職事僧做因爲天晚到這莊上投宿不想與兄弟相見却纔俺打的那漢是誰你如何又在這里李忠道小弟自從那日與哥哥在渭州酒樓前問史進三人分散次日聽得說哥哥打死了鄭屠我去尋史進商議他又不知投那里去了小弟聽得差人緝捕慌忙也走了却從這山下經過却纔被哥哥打的那漢先在這里桃花山扎寨喚做小霸王周通那時引人下山來和小弟廝殺被我贏了他留小弟在山上爲寨主讓弟一把交椅教小弟坐了以此在這里落草智深道既然兄弟在此劉太公這頭親事再也休題他止有這箇女兒要養終身不爭被你把了去教他老人家失所太公見說了大喜安排酒食出來管

惡。姐。緣。
反。做。了。
好。姐。緣。了。

待二位小嘍囉們每人兩箇饅頭兩塊肉一大碗酒都教吃飽了太公將出原定的金子段疋魯智深道李忠兄弟你與他收了去這件事都在你身上李忠道這箇不妨事且請哥哥去小寨住幾時劉太公也走一遭太公叫莊客安排轎子擡了魯智深帶了禪杖戒刀行李李忠也上了馬太公也坐了一乘小轎却早天色大明衆人上山來智深太公到得寨前下了轎子李忠也下了馬邀請智深入到寨中向這聚義廳上三人坐定李忠叫請周通出來周通見了和尚心中怒道哥哥却不與我報仇倒請他來寨裡讓他上面坐李忠道兄弟你認得這和尚麽周通道我若認得他時却不吃他打了李忠笑道這和尚便是我日

常和你說的三拳打死鎮關西的便是他周通把頭摸一摸叫聲呵呀撲翻身便剪拂魯智深荅禮道休怪衝撞三箇坐定劉太公立在面前魯智深便道周家兄弟你來聽俺說劉太公這頭親事你却不知他只有這箇女兒養老送終承祀香火都在他身上你若娶了教他老人家失所他心裡怕不情願你依着洒家把來棄了別選一箇好的原定的金子段疋將在這里你心下如何周通道並聽大哥言語兄弟再不敢登門智深道大丈夫作事却休要翻悔周通折箭爲誓劉太公拜謝了納還金子段疋自下山回莊去了李忠周通椎牛宰馬安排筵席管待了數日引魯智深山前山後觀看景致果是好座桃花山生得兇怪

四圍嶮峻單單只一條路上去四下里漫漫都是亂草智深看了道果然好險隘去處住了幾日魯智深見李忠周通不是箇慷慨之人作事慳吝只要下山兩箇苦留那里肯住只推道俺如今既出了家如何肯落草李忠周通道哥哥既然不肯落草要去時我等明日下山但得多少盡送與哥哥作路費次日山寨裡一面殺羊宰猪且做送路筵席安排整頓却將金銀酒器設放在卓上正待入席飲酒只見小嘍囉報來見山下有兩輛車十數箇人來也李忠周通見報了點起衆多小嘍囉只留一兩箇伏侍魯智深飲酒兩箇好漢道哥哥只顧請自在吃兩杯我兩箇下山去取得財來就與哥哥送行分付已罷引領衆人下山

去了且說這魯智深尋思道這兩箇人好生慳吝見放着有許多金銀却不送與俺直等他去打劫得別人的送與酒家這箇不是把官路當人情只苦別人酒家且教這廝吃俺一驚便喚這幾箇小嘍囉近前來飾酒吃方纔吃得兩盞跳起身來兩拳打翻兩箇小嘍囉便解膀搏做一塊兒綑了口裡都塞了些麻核桃便取出包裹打開没要緊的都撇了只拿了桌上金銀酒器都踏匾了拴在包裹胸前度牒袋內藏了真長老的書信跨了戒刀提了禪杖頂了衣包便出寨來到後山打一望時都是嶮峻之處又没深草存躲酒家從前山去時以定吃那廝們撞見不如就此間滾將下去先把戒刀和包裹拴了望下丟落去又把

禪杖也攛落去却把身望下只一滾骨碌碌直滾到山脚邊並無傷損魯智深跳將起來尋了包裹跨了戒刀拿了禪杖拽開脚手投東京便走再說李忠周通下到山邊正迎着那數十箇人各有器械李忠周通挺着鎗小嘍囉納着吶喊向前來喝道兀那客人會事的留下買路錢那客人內有一箇便撚着朴刀來鬥李忠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鬥了十餘合不分勝負周通大怒赶向前來喝一聲衆小嘍囉一齊都上那夥客人抵當不住轉身便走有那走得遲的盡被捆死七八箇劫了車子財物和着凱歌慢慢地上山來到得寨裡打一看時只見兩箇小嘍囉綑做一塊在亭柱邊桌子上金銀酒器都不見了周通解了小嘍囉

問其備細魯智深那里去了小嘍囉說道把我兩箇打翻綑縛了捲了若干器皿都拏了去周通道這賊禿不是好人倒着了那廝手脚却從那里去了團團尋踪跡到後山見一代草木平平地都滾倒了周通看了道這禿驢到是（知）箇老賊這般嶮峻山岡從這裡滾了下去李忠道我們趕上去問他計也蓋那廝一場周通道罷罷賊去了關門那里去趕便趕得着時也問他取不成倘有些不然起來我和你又敵他不過後來倒難廝見了不如罷手後來倒好相見我們且自把車子上包裹打開將金銀段疋分作三分我和你各捉一分一分賞了衆小嘍囉李忠道是我不合引他上山折了你許多東西我的這一分都與了你周

（備細周通又去劉太公莊上教太公知何卓事日魯智深不伴許多）

通道哥哥我和你同死同生休認地計較看官牢記話頭這李忠周通自在桃花山打劫再說魯智深離了桃花山放開脚步從早晨只走到午後約莫走了五六十里多路肚裡又飢路上又沒箇打火處尋思早起只顧貪走不曾吃得些東西却投那里去好東觀西望猛然聽得遠遠地鈴鐸之聲魯智深聽得道好了不是寺院便是宮觀風吹得簷前鈴鐸之聲酒家且尋去那里投齋不是魯智深投那箇去處有分教到那里斷送了十餘條性命生靈一把火燒了有名的靈山古跡直教黃金殿上生紅焰碧玉堂前起黑煙畢竟魯智深投甚麼寺觀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說魯智深桃花山上竊取了李忠周通的酒器以爲不是丈夫所爲殊不知智深後來作佛正在此等去何也率性而行不拘小節方是成佛作祖根基若瞻前顧後筭一計十幾何不向假道學門風去也


九秩龜齡尊徑
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菴礙寺

第六回

九紋龍剪逕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着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樓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着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

形容敗壞寺院如畫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細看來雖是大剎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荊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欹斜口內蜘蛛結網方丈淒凉廊房寂寞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拆背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兎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

把鎖鎖着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掯着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荅應回到香積廚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廚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掩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吃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曾有飯落肚那里討飯與你吃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吃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並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

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逕我這里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箇無所不爲把衆僧赶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在這里過因此沒飯吃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這里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道成綽號生鉄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兩箇那里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强賊一般把這出家

影占身體智深正問間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踅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盖着一箇草盖氣騰騰
撞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着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
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飯吃如今見煮一鍋
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吃智深尋出粥來只
得苦把碗碟鈴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飢沒奈何
見了粥要吃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臺只有些灰
塵在面上智深見了人急智生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拾
把草把春臺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臺
只一傾那幾個老和尚都來搶粥吃纔吃幾口被智深一
推一交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吃纔

吃幾口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吃却總去村里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此粥吃你又吃我們的智深吃五七口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吃只聽得外面有人嘲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裡望見一箇道人頭戴皂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絛脚穿麻鞋挑着一擔兒一頭是一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着些肉一頭擔着一瓶酒也是荷葉盖着口裡嘲歌着唱道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閒可　你無夫時好孤悽

那幾個老和尚赶出來指與智深道這箇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着禪杖隨後跟去那道

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墻裡去智深隨即跟到裡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着一條卓子鋪着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筯子當中坐着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眼似黑墨肥膝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廂坐着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篦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吃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吃一盞智深提着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睜着眼道你說你說那和尚這在先救寺十分好箇去處田庄又廣僧衆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吃酒撒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因此把寺來都

說得沒理亦沒趣

魯和尚

廢了僧衆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盖殿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里吃酒那和尚道師兄容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酒相待別無他意只是敬禮師兄休聽那幾箇老畜生說智深聽了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便道且耐幾箇老僧戲弄洒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吃些飯正在那里看見智深嗔忿的出來指着老和尚道原來是你這幾箇壞了常住由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道師

好敬禮

午不明白

兄休聽他說見今養着一箇婦女在那里他恰纔見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吃酒吃肉我們粥也沒的吃恰纔只怕師兄吃了智深道也說得是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角門却早關了智深大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裡面看時只見那生鉄佛崔道成仗着一條朴刀從裡面赶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鬬崔道成怎見的兩箇和尚比試

一箇把袈裟不着手中斜刺朴刀來一箇將直裰牢拴掌內橫飛禪杖去一箇咬牙必剥渾如敬德戰秦瓊一箇睜眼圓輝好似張飛迎呂布一箇盡世不看梁武懺

生鉄佛亦是可兒

一箇半生懶念法華經

那箇生鉄佛崔道成手中撚着朴刀與智深厮併兩箇一來一往一去一回鬬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鬬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拏了條朴刀大踏步搠將來智深正鬬間只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喝道有暗箭的人叫一聲着那崔道成心慌只道着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却待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裡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撚着朴

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鬬了十合鬬他兩箇不過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赶到石橋下坐在闌干上再不來赶智深走了二里喘息方定尋思道酒家的包裹放在藍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曾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飢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子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洒林梢疑是朱砂鋪樹頂俗殺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裡一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看了道俺猜着這箇撮鳥是箇剪逕的强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廝却不是鳥晦氣撞了洒家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且剝那廝衣裳當酒吃提了禪杖逕搶到松林邊喝一聲乜那林子裡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在林子裡聽的大笑道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裡拿着朴刀背翻身跳出來喝一聲禿驢你自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着朴刀來鬬和尚恰待向前肚裡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乜那和尚你的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鬬三百合却說

姓名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鬬了十數合
那漢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鬬了四五合那漢叫
道少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
端的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畢那漢撇了朴刀
翻身便剪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
兩箇再剪拂了同到林子裡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
州別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
分手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去了有緝捕的訪
知史進和哥哥賣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也便離了渭
州尋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
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里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

容與堂藏板

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飢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與智深吃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吃得飽了各拏了器械同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番和你鬬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裡敗將如何再來敢廝併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生嗔仗着朴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裡膽壯二乃吃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鬬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丘道

人見和尚輸了便仗着朴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着朴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厮殺鬬的一似畫閣上的但見

和尚囂頑禪僧勇猛鉄禪杖飛一條玉蟒鋒朴刀併萬道霞光壯士翻身恨不得平吞了宇宙道人縱步只待要撼動了乾坤八臂相交有如三戰呂布一聲響亮不若四座天王溪邊鬬處鬼神驚橋上戰時山石裂智深與崔道成正鬬到間深裡智深得便處喝一聲着只一禪杖把生鉄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里去赶上望後心一朴刀

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調轉朴刀望下面只顧劄肢劄察的搠智深赶下橋去把崔道成後身一禪杖可憐兩箇强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攛在澗裡兩箇再打入寺裡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裡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並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拏在彼未曾打開智深道既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裡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

到厨房兒有酒有肉兩箇都吃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
撅開火爐炭上點着燄騰騰的先燒着後面小屋燒到門
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佛殿下後檐點着燒起來湊巧風
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怎見的好火但見
濃煙滾滾烈燄騰騰滇臾間燎徹天關頃刻時燒開地
戶燎飛禽翅盡墜雲霄燒獸走毛燋投澗壑多無一憂
佛殿盡通紅那有半朝僧房俱變赤恰似老君推倒煉
丹爐一塊火山連地滾
智深與史進看着等了一回四下火都着了二人道梁園
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厮赶着行了
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

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幕低垂酸醋酒瓮土牀邊墨畫神仙塵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壚不是當時之卓氏壁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簑衣野外漁郎乘興當好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吃酒一面叫酒保買些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吃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吃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里去史進道我如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遼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時却再理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拏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洒家從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華州須從這條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通箇信息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早望見東京入得城來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鸞笙鳳管沸歌臺象板銀箏鳴舞榭滿目軍民相慶樂太平豐稔之年四方商旅交通聚富貴榮華之地花街柳陌衆多嬌艷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公子王孫買

笑景物奢華無比並只疑閻苑與蓬萊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剎但見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勢猛五間大殿龍鱗龙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旛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俙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爐內香煙繚繞幢幡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逕投知客寮內去道人撞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的兇猛提着鉄禪杖跨着戒刀背着箇大包裹先有五分懼他知客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着小僧來投上剎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裡去知客引了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裡知客道師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知客問道有信香在那里智深道甚麽信香只有一炷香在此知客再不和他說肚裡自疑忌了少刻只見智清禪師兩箇使者引着出來禪椅上坐了知客向前打箇問訊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有眞禪師書在此上達本師清長老道好好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客叫智深道師兄把書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插在爐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把來拆開看時上面寫道智眞和尚合掌白言賢弟清公大德禪師不覺天長地隔別頗賒遠雖南北分宗千里同意今有小逸敝寺檀越趙員外剃度僧人智深俗姓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提轄

官曾達爲因打死了人情愿落髮爲僧二次因醉鬧了僧堂職事人不能和順特來上剎萬望作職事人員收錄幸甚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正果非常千萬容留珍重珍重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歇吃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拏了禪杖戒刀跟着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衆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眞禪師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爲因打死了人落髮爲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着他你那里安他不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萬千囑付不可推故待要着他在這里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知客道

說真正出家人何必要似出家人模樣

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如何安着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退居靡字後那片菜園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十來箇破落戶時常來侵害縱放羊馬好生囉唣一箇老和尚在那里住持那里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里住持倒敢管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裡等他吃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着智深到方丈裡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岳廟間壁你可去那里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着小僧投大

剎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首座又道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衆假如維那侍者書記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堂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要思量出身便不是寺常和尚

的茶頭管菜園的菜頭管東廁的淨頭這箇都是頭專人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上又一年好纔做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話休絮煩清長老見智深肯去就留在方丈裡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裡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日交割當晚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裡來住持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着養身因

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魯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爲始掌管並不許閑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衆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裡差一箇和尚甚麽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廝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鬧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參賀他雙手搶住腳翻筋斗撅那廝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衆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廨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挂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了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

回和尚同舊住持去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拿著些菓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鄰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指望來攧智深只教智深脚火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閑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攧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如今世上都是瞎子耳無一箇有眼的看人只是皮相如魯和尚却是箇活佛倒叫他不似出家人

模樣請問似出家人模樣的畢竟濟得甚事模樣要他做甚假道學之所以可惡可恨可殺可剮正爲忒似聖人模樣耳

三九五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白虎節堂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悞入白虎堂

詩曰

在世爲人保七旬　何勞日夜弄精神　世事到頭終有盡　浮花過眼總非真　貧窮富貴天之命　事業功名隙裏塵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看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

們既是鄰舍街坊都來廨宇裡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鼈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攛洒家那厮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前去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裡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脚一箇來搶右脚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脚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裡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脚早起兩箇滑皮都踢在糞窖裡掙側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痴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滑皮都不敢動旦只見那張三李四

在糞窖裡採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那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便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撩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裡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俺這里戲弄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裡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是那

里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裡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情伏侍智深道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愿出家五臺山來到這里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卧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鈔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里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吃到半酣裡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

手的也有咲的正在那里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
叫衆人有扣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
做甚麽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
話那種地道人咲道墻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個老鴉
巢每日只咕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
有幾個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
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
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
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縋着却
把左手拔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
衆潑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

容與堂藏板

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衆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爲始這二三十個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侍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吃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果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碗切肉叫衆人吃得飽了再取果子吃酒又吃得正濃衆潑皮道這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家生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自去房內取出渾鉄

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衆人看了盡皆吃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衆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墻外一個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墻缺邊立着一個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個白玉圈連珠髮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銀帶穿一對磕瓜頭朝樣皂靴手中執一把摺疊紙西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頷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個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深道何不就請來厮見那林教頭便跳入墻來兩個就槐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関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人多情愿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原何到此林冲荅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岳廟裡還香願林冲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個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得三盃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墻缺邊叫道官人休要坐的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岳樓下來撞見個詐奸不級的把娘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却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墻缺和錦兒逕遶岳廟裡來搶到五岳樓看時見了數個人拏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個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潘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根前把那後生

肩胛只一拔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高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爲子本是叔伯弟兄却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廝在東京倚勢豪强專一愛淫妬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却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認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認得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閑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惟衙內不認的多有冲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

真心義

聽那高衙內衆閑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鉄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幫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

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恠莫要咲話阿哥明日再得相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内引了一班兒閑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悞悞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兩日衆多閑漢都來伺候見衙内自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了數内有一個幫閑的喚作乾烏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内意思獨自一個到府中伺候見衙内在書房中閑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内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内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内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内是思

想那雙木的這猜如何衙內咲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個好漢不敢欺他這個無傷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閑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得他高衙內聽的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吃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裡吃酒小閑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吃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

得他來到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着些甜話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閑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好條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聽允也沒奈何只要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街前不見林冲道心裡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吃三盃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個吃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到家去吃三盃林冲娘子赶到布簾下叫道大

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閑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吃兩盃當時兩個上到樊樓內占個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果子案酒兩個敘說閑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嘆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個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的嫂子如此也不打緊兄長不必忍氣只顧飲酒林冲吃了八九盃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

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里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個時辰只見一個漢子慌慌急急逕來家裡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吃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重倒了只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王婆看了家和我跟那漢子去直到太府前小巷內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岳廟裡囉嗊娘子的那後生出來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的樓時只聽得娘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地里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

前過見教頭和一個人入去吃酒因此特逕到這里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吃了一驚也不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投到胡梯上却閃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子閃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内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鉄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内吃了一驚斡開了樓窓跳墻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内問娘子道不曾被這厮點汚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女使錦兒接着三個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腕尖刀逕逕到樊樓前去

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叵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候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荅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舍本當草酌三盃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閑翫一遭市沽兩盖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吃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

衙吃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吃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個來府裡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爲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吃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個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個身上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裡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

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飢白晝忘飡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遮臉上羞七魄悠悠等候鬼門關上去三魂蕩蕩安排
橫死案中來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個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個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個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岳廟裡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如一點不識道的不知道的無法度的畜生

高俅道如此因爲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爲惜林冲一個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裡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個有甚計較教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攜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個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吃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個同行到閱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抓角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裡拿着一口寶刀插着個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裡自言語說道好不遇識者屈

沉了我這口寶刀林冲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過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入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個東京沒一個識的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颼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滿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鬼神見後心驚氣象縱橫奸黨遇時膽裂

太阿巨闕應難比干將莫邪亦等閑

當時林冲看了吃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

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時值二千貫只沒個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嘆口氣道金子做生鉄賣了罷罷一文也不要少了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裡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去家去取錢與他將銀子折美價貫準還與他就問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爲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末殺人林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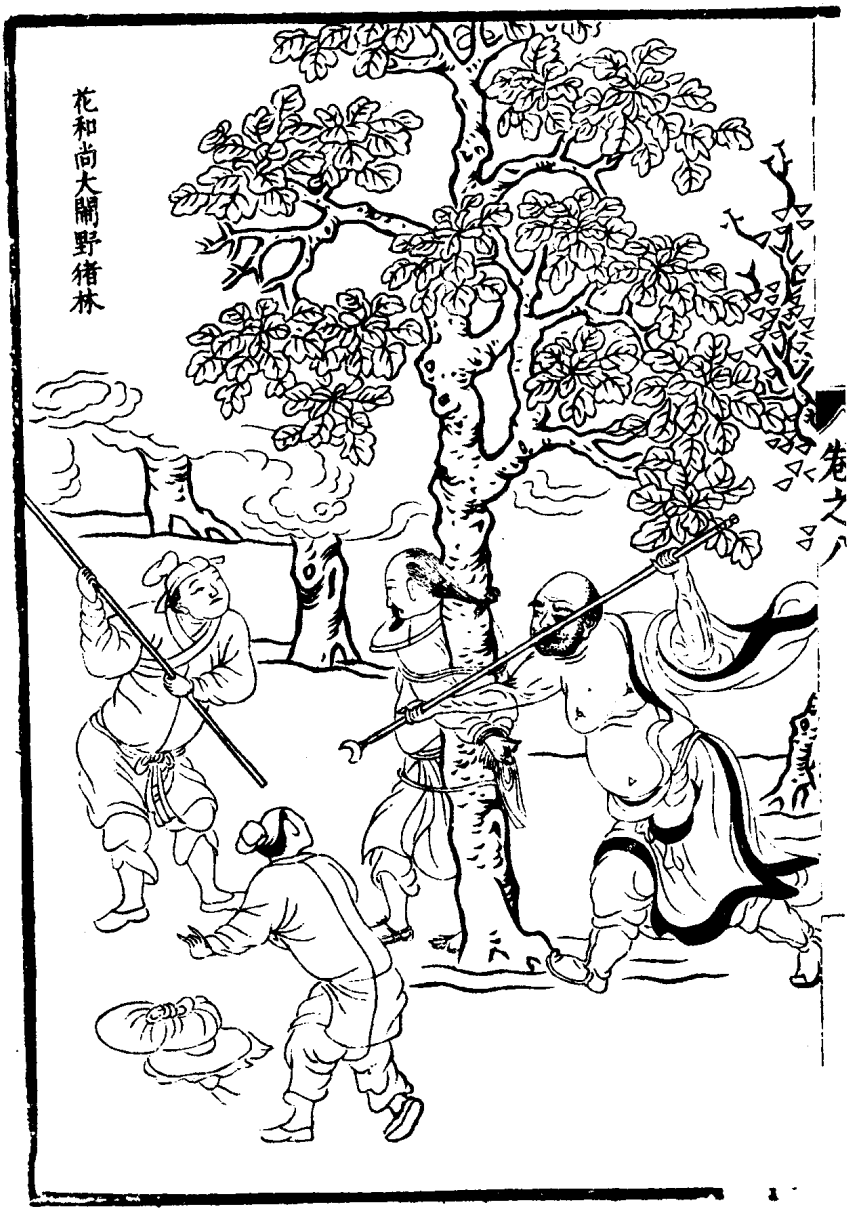
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覆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裡專等林冲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個承局催得林冲穿了衣服拏了那口刀隨這兩個承局來一路上林冲道我在府中不認的你兩個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在裡面後堂內坐地轉入屏風至

後堂又不見太尉林冲又住了脚兩個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重門到一個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杆兩個又引林冲到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拏着刀立在簷前兩個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冲心疑探頭入簾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個青字寫道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敢無故輒入不是禮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個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裡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

你兩三日前拏刀在府前伺候必有反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個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恩相他兩個已投堂裡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裡去左右與我拏下這廝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裡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枪似皂鵰追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開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日小衙內是不知事小兒冨安是不識體光棍兩箇也不必說了獨恨高俅害人陸謙賣友都差魯智深打他三百禪杖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花和尚大鬧野豬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豬林

詩曰

頭上青天只恁欺　害人性命霸人妻　須知奸惡千般計　要使英雄一命危　忠義萊心由秉賦　貪嗔轉念是慈悲　林冲合是災星退　却笑高俅枉作爲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刀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兩個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

府中那有承局這廝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校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但見

緋羅繳壁紫綬卓圖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沉重節級嚴威執藤條祗候立階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龐眉獄卒挈沉枷顯耀猙獰獄監目押牢提鉄鎖施逞猛勇戶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鬥毆相爭判斷恰如金鏡照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毋直使囚從氷上立

盡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堦下 小幹將太尉言
語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個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寃小人雖是籠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爲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吃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赶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個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裡比看回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兩個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枻來枷了推入牢
裡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
定爲人最愛貨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
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裡禀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
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
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豪強更兼他府裡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開封府要殺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是個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個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詞高俅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監

押前去兩個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衆隣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個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裡坐定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毒因此走得動且張教頭叫酒保安排案酒果子管待兩個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教頭將出銀兩賫發他兩個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丈人說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吃了一場屈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蒙泰山錯愛將令愛嫁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差池雖不曾生半個兒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爭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威逼這

可憐

頭親事況兼青春年少休爲林冲悞了前程却是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高衙内陷害張教頭道林冲甚麽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了橫事又不是你作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灾避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也頗有些過活明日便取了我女家去并錦兒不揀怎得三年五載養贍得他又不叫他出入高衙内便要見也不能勾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悞泰山可憐見

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里肯應承衆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側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如此行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個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爲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愿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愿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文約爲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個花字打個手模正在閣裡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

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
店裡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禀過
泰山了爲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
不保誠恐悞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
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爲林冲悞了賢妻那婦
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
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悞賺
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林冲恁的主張我終不
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來時我
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聽
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絶在地未知

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日東君匹配花容倒臥有如西苑芍藥倚朱闌檀口無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春風惡吹折江梅就地横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也自哭不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衆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掙扎回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裡待你回來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衆鄰舍背了包裹隨着

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個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一房裡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裡拴束包裹只見巷口酒店裡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裡請說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個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了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果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

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裡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子裡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個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里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

可教

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個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却怕使不的開封府公文只叫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大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兜荅恐不方便薛霸道董超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揀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只兩程便有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利明日到地了時

容安堂藏板

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証陸謙再包辦二位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悞原來宋時但是犯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個人又吃了一會酒陸虞候笑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行李包裹拏了水火棍便來使臣房里取了林冲監押上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人帶林冲到客店裡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吃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吃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個新吃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董超道你好
不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樣般走幾時得
到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裡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吃棒
棒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薛霸道你自慢
慢的走休聽咕咕哋董超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裡埋冤叫
苦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
晚但見

紅輪低墜玉鏡將明遥觀樵子歸來近覩柴門半掩僧
投古寺踈林穅穅鴉飛客逢孤村斷岸嗷嗷犬吠佳人
秉燭歸房漁父收綸罷釣卿卿亂螢鳴腐艸紛紛宿鷺
下莎汀

當晚三個人投村中客店裡來到得房內兩個公人放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
裡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請兩個防送公人坐了吃董超薛霸又添酒來把林冲灌
的醉了和衙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
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也洗了脚好睡林冲掙的起
來被衙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里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
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裡林冲叫一聲哎
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
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里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個潑了
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同店人都
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吃林冲起來暈
了吃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
腰裡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朶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
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潦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
那里去討沒奈何只得把新鞋穿上叫店小二算過酒錢
兩個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三
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喚
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不走便大棍搠將起來林冲道

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動
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又行不動只得又挨
了四五里路看看正走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
猛惡林子但見

層層如甬脚欝欝似雲頭枝柯如鸞鳳之巢屈曲似龍
蛇之勢根盤地角彎環有似螭盤旋影拂烟霄高聳直
教禽打捉直饒胆硬心剛漢也作魂飛魄散人

這座猛惡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滄州路上
第一個嶮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寃仇的使用
些錢與公人帶到這里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在此處今
日這兩個公人帶林冲途入這林子裡來董超道走了一

五更走不得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就林子裡歇一歇三個人逕到裡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靠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超說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地下叫將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董超薛霸道俺兩個正要睡一睡這里又無関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穩林冲荅道小人是個好漢官司既已吃了一世也不走董超道那里信得你說要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地薛霸腰裡解下索子來把林冲連手帶脚和牀緊緊的綁在樹上兩個

將起來轉過身來拿起水火棍看着林冲說道不是俺要
結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
我兩個到這里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
日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里倒作成我兩個回去快些休
得要怨我弟兄兩個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息
着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
冲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
無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麽閒
話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
將來可憐豪傑等閑來赴鬼門關惜哉英雄到此翻爲槐
國夢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落誰家畢竟看林冲性

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形容公人情狀亦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終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鸜鵒天

千古高風聚義亭英雄豪傑盡堪驚智深不救林冲死

柴進焉能擅大名人猛烈馬猙獰相逢較藝論專精展

開縛虎屠龍手來戰移山跨海人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

也似一聲那條鉄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丢去九

霄雲外跳出一個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裡聽

多時兩個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阜布直裰跨一口
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個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
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個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
道非干他兩個事盡是高太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個公
人要害我性命他兩個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個也是
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
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酒家憂得你苦自
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州酒家
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
酒保來請兩個公人說道店裡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酒

魯智深是有用的人

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廝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裡去洒家也在那店裡歇夜間聽得那廝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妨救了洒家見這廝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裡出門時洒家先投逕這林子裡來等殺這廝兩箇撮鳥他到來這里害你正好殺這廝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個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個都剁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個性命就那里揷了戒刀喝道你這兩個撮鳥快攙兄弟都跟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個公人那里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

兩個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拎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個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槐柳緑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窓前猗猗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短蘆簾遮酷日辟邊瓦瓮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田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壚

當下深冲趙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吃回些麪米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個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個寺裡住持智深笑道你兩個撮鳥問俺住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

奈何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吃三百禪杖兩個公人那里敢再開口吃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里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見徹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州兩個公人聽了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正在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要歇便歇那里敢扭他好便罵不好便打兩個公人不敢高聲更怕和尚發作行了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個根着車子行着兩個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個公人也吃遇着客店早歇

行都是那兩個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二人暗商量
我們被這和尚監押定了明日回去高太尉必然奈何俺
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辟宇裡新來了一個僧人
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豬林結果他
被這和尚救了一路護送到滄州因此下手不得捨着還
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自去尋這和尚便了我和你只要
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個暗商量了不題話
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滄州只有七
十來里路程一路去都有人家并無僻靜處了魯智深打
聽得實了就松林裡少歇智深對林冲道兄弟此去滄州
不遠了前路都有人家別無僻靜去處洒家已打聽實了

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冲道師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個頭兄弟面上饒你兩個鳥命如今沒多路了休生歹心兩個道再怎敢皆是太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智深看着兩個公人道你兩個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二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皮肉包着豈骨頭智深輪起禪杖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道你兩個撮鳥但有歹心教你頭也似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道上下俺們

容與堂藏板

自智深 倘不消 不使他 知也好

自去罷兩個公人道好個莽和尚一下打折了一株樹林冲道這個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也拔將起來二人只把頭來搖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官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卿子 不濟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杏花村風拂青帘劉伶仰臥畫床前李白醉眠描壁上聞香駐馬果然隔壁醉三家知味停舟真乃透瓶香十里社醞壯農夫之胆村醪助野叟之容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來要他何用

三個人入酒店裡來林冲讓兩個公人上首坐了董超二人半日方纔得自在那酒店裡滿厨卓酒肉店裡有三五

個篩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般東般西林冲與兩個公人坐了半個時辰酒保并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卓子敲着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個犯人便不來采着我須不白吃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人原來不知我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個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爲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嫡派子孫自陳橋讓位有德太祖武德皇帝勑賜與他誓書鉄券在家中（此句無論）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個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裡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賣酒肉與你吃得

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個公人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里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尋思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湾抹角那個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三個出門果然三二里見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闊河兩岸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墻轉湾來到莊前看時好個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株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聚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鉄券朱甍碧瓦掩映着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徽精舍仗義疎財欺卓茂招賢納士勝田文

三個人來到庄上見條闊板橋上坐着四五個莊客都在那里乘凉三個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個犯人迭配牢城姓林的求見莊客齊道你沒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

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個公人再回舊路肚裡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個個英雄數十疋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日粉青毡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描金雀畫細輕弓獅子壺中整攢着點翠鵰翎端正箭牽幾隻赶獐細犬擎數對拿兎蒼鷹穿雲俊鶻頡絨絛脫帽錦鵰尋護指標鎗風利就鞍邊微露寒光盡鼓團圞向鞍上時聞鐃震巒邊拴繫都緣是天外飛禽馬上擎惶莫不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疋雪白
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脣三牙掩口髭
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皂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
紫綉團龍雲肩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縧環足穿一雙
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
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
自肚裡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
位帶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荅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
頭姓林名冲爲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斷
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面酒店裡說這里有個招賢納士
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遇官人當以實訴那官

好描寫得這禮都

人滾鞍下馬飛近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荅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個敘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荅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後院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個莊客托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酒又一個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

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然後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感謝不當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盃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個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裡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個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個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閑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西沉安排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卓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盃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吃吃得一道湯五七盃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

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擡一張卓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個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參那人全不采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躬身荅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個公人亦各坐了洪教頭便問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

也是。

這位非比其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官人只因好習鎗棒上頭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舉附木皆道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認眞林冲聽了並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眞教頭柴進大笑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洪教頭心中忖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吃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又吃過了五七盃酒却早月上來了熟

也是。說得是

大凡這本事的人肯出頭

見廳堂裡面如同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裡尋思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爭我一棒打翻了他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多時此間又無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碍柴進的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里方總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閃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個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呌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

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擂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個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眞個好看忽見是山東大擂但見

山東大擂河北夾鎗大擂棒是鰕魚穴內噴來夾鎗棒是巨蟒窠中扳出大擂棒似連根扳怪樹夾鎗棒如遍地捲枯藤兩條海內搶珠龍一對岩前爭食虎

兩個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

一時失了計較大笑着道這個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個公人道小可大胆相煩二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總棒法怯了肚裡平欺他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來重二十五兩無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非比其他這錠銀了權爲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個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把棒來盡心使個旗鼓吐個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想道柴大官人心裡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個門戶吐個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盖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棒下來林冲看他步已亂了被林冲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裡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臕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快將酒來把與衆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里掙側起來衆莊客一頭笑着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住林冲的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里肯受

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柴進留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又住了五七日兩個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再將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賫發兩個公人吃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吃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個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杻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與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個公人相謝了三人取路投滄州來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裡雖是個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迤到州衙裡下了公文當

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個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墻壯地闊池深天王堂畔兩行垂柳綠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滃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鉄漢出入的無非降龍縛虎人埋藏聶政荆軻士深隱專諸豫讓徒劉

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裡聽候點視却有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

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撽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個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個賊配軍見我如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廝可知在東京做出事來見我還是大剌剌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賊骨頭好歹落在我

手裡教你粉骨碎身少間叫你便見功效林冲只罵的一佛出世那里敢擡頭應荅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休嫌小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營營和俺的都在裡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個好男子想是高太尉陷害你了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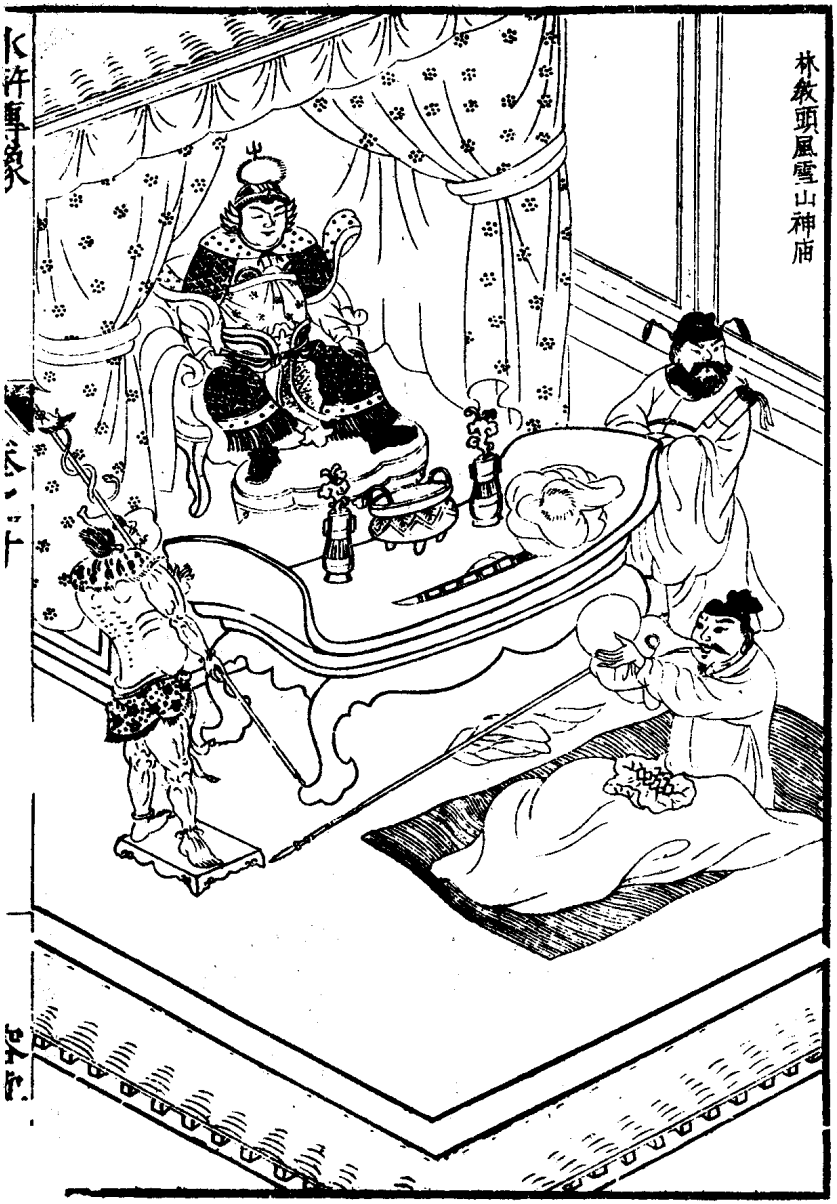
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嘆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管營備說林冲是個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況是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冲正在單身房裡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新到罪人林冲來點視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差撥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叫林冲去替換他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裡取了行李來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時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了你看別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裡求生不生求死不死林冲道謝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開了項上枷亦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宿食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繁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里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裡爭些斷送了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殘性命直使宛子城中屯甲馬梁山泊上列旌旗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施耐菴羅貫中真神手也摩寫魯智深處便是箇烈丈夫模樣摩寫洪教頭處便是忌嫉小人底身分至差撥處一怒一喜條忽轉移咄咄逼真令人絶倒異哉

四三許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第十回

林教頭風雪山神廟　陸虞候火燒草料場

詩曰

天理昭昭不可誣　莫將奸惡作良圖　若非風雪沽村酒　定被焚燒化朽枯　自謂冥中施計毒　誰知暗裡有神扶　寧憐萬死逃生地　真是瑰奇偉丈夫

話說當日林冲正閃走間忽然背後人叫回頭看時却認得是酒生兒李小二當初在東京時多得林冲看顧這李小二先前在東京時不合偷了店主人家財被捉住了要送官司問罪却得林冲主張陪話救了他免送官司又

他陪了些錢財方得脫免京中安不得身又虧林冲管
他盤纏於路投逵人不想今日却在這里撞見林冲道小
二哥你如何也在這里李小二便拜道自從得恩人救濟
賫發小人一地里投逵人不着迤邐不想來到滄州投托
一箇酒店裡姓王留小人在店中做過賣因見小人勤謹
安排的好菜蔬調和的好汁水來吃的人都喝采以此買
賣順當主人家有箇女兒就招了小人做女婿如今丈人
丈母都死了只剩得小人夫妻兩箇權在營前開了箇茶
酒店因討錢過來遇見恩人恩人不知爲何事在這里林
冲指着臉上道我因惡了高太尉生事陷害受了一場官
司刺配到這里如今叫我管天王堂未知久後如何不想

今日到此過見李小二就請林冲到家裏面坐定叫妻子出來拜了恩人兩口兒歡喜道我夫妻二人正沒箇親眷今日得恩人到來便是從天降下林冲道我是罪囚恐怕玷辱你夫妻兩箇李小二道誰不知恩人大名休恁地說但有衣服便拿來家裡漿洗縫補當時管待林冲酒食至晚送回天王堂次日又來相請因此林冲得李小二家來往不時間送湯送水來營裡與林冲吃林冲因見他兩口兒恭勤孝順常把些銀兩與他做本錢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纔離寂寞神堂路　又守蕭條草料場　李二夫妻能愛客　供茶送酒意偏長

且把閑話休題只說正話迅速光陰却早冬來林　的
衣裙襖都是李小二渾家整治縫補忽一日李小二正在
門前安排菜蔬下飯只見一箇人閃將進來酒店裡坐下
隨後又一人入來看時前面那箇人是軍官打扮後面這
箇走卒模樣跟着也來坐下李小二入來問道要吃酒只
見那箇人將出一兩銀子與小二道且收放櫃上取三四
瓶好酒來客到時果品酒饌只顧將來不必要問李小二
道官人請甚客那人道煩你與我去營裡請管營差撥兩
箇來說話問時你只說有箇官人請說話商議些事務專
等專等李小二應承了來到牢城裏先請了差撥同到管
營家裡請了管營都到酒店裡只見那箇官人和管營差

檢兩箇講了禮管營道素不相識動問官人高姓大名那人道有書在此少刻便知且取酒來李小二連忙開了酒一面鋪下菜蔬果品酒饌那人叫討副勸盤來把了盞相讓坐了小二獨自一箇攔梭也似伏侍不暇那跟來的人討了湯桶自行盪酒約計吃過十數盃耳討了按酒鋪放卓上只見那人說道我自有伴當盪酒不叫你休來我等自要說話李小二應了自來門首叫老婆道大姐這兩箇人來的不尷尬老婆道怎麼的不尷尬小二道這兩箇人語言聲音是東京人初時又不認得管營向後我將按酒入去只聽得差檢口裡訥出一句高太尉三箇字來這莫不與林教頭身上有些干碍我自在門前理會

閣子背後聽說甚麼老婆道你去營中尋林教頭來認他一認李小二道你不省得林教頭是箇性急的人模不着便要殺人放火倘或叫的他來看了正是前日說的甚麼陸虞候他肯便罷做出事來須連累了我和你你只去聽一聽再理會老婆道說的是便入去聽了一箇時辰出來說道他那三四箇交頭接耳說話正不聽得說甚麼只見那一箇軍官模樣的人去件當懷裡取出一帕子物事遞與管營和差撥帕子裡面的莫不是金銀只聽差撥口裡說道都在我身上好歹要結果了他性命正說之間閣子裡叫將湯來李小二急去裏面換湯時看見管營手裡拿着一封書小二換了湯添些下飯又吃了半箇時辰筭還

了酒錢管營差撥先去了次後那兩箇低着頭也去了轉背沒多時只見林冲走將入店裡來說道小二哥連日好買賣李小二慌忙道恩人請坐小人却待正要尋恩人有些要緊話說有詩爲証

潛爲奸計害英雄　一線天教把信通　賺殺有情賢

李二　暗中回護有奇功

當下林冲問道甚麽要緊的事小二哥請林冲到裡面坐下說道却纔有箇東京來的僉廂人在我這裡請管營差撥吃了半日酒差撥口裡訥出高太尉三箇字來小人心下疑又着渾家聽了一箇時辰他却交頭接耳說話都不聽得臨了只見差撥口裏應道都在我兩箇身上好歹要

結果了他那兩箇把一包金銀都與管營差撥又吃一回酒各自散了不知甚麼樣人小人心下疑只怕恩人身上有些妨碍林冲道那人生得甚麼模樣李小二道五短身材白淨面皮沒甚髭鬚約有三十餘歲那跟的也不長大紫棠色面皮林冲聽了大驚道這三十歲却正是陸虞候那潑賤賊也敢來這里害我休要撞着我只教他骨肉爲泥李小二道只要隄防他便了豈不聞古人言吃飯防噎走路防跌林冲大怒離了李小二家先去街上買把解腕尖刀帶在身上前街後巷一地里去尋李小二夫妻兩箇揑着兩把汗當晚無事次日天明起來早洗漱罷帶了刀又去滄州城裏城外小街夾巷團團尋了一日牢城營裡

（但）（李）（小）（二）（夫）（妻）（兩）（箇）（無）（不）（入）（神）（怪）（哉）（怪）（哉）

都沒動靜林冲又來對李小二道今日又無事小二道恩
人只願如此只是自放仔細便了林冲自回天王堂過了
一夜街上尋了三五日不見消耗林冲也自心下慢了到
第六日只見管營叫喚林冲到點視廳上說道你來這里
許多時柴大官人面皮不曾撞舉的你此間東門外十五
里有座大軍草場每月但是納草納料的有些常例錢取
覓原是一箇老軍看管我如今撞舉你去替那老軍來守
天王堂你在那里閑幾貫盤纏你可和差撥便去那里交
割林冲應道小人便去當時離了營中逕到李小二家對
他夫妻兩箇說道今日管營差撥我去大軍草場管事却如
何李小二道這箇差使又好似天王堂那里收草料時有

些常例錢纔徃常不使錢時不能勾這差使林冲道却不害我倒與我好差使正不知何意李小二道恩人休要疑心只要沒事便好了只是小人家離得遠了過幾時那工夫來望恩人就時家裡安排幾盃酒請林冲吃了話不絮煩兩箇相別了林冲自來天王堂取了包裹帶了尖刀拿了條花槍與差撥一同辭了晉營兩箇取路投草料場來正是嚴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漸起却早紛紛揚揚捲下一天大雪來那雪早下得密了怎見得好雪有臨江仙詞爲證

作陣成團空裡下這回殺堪憐剗溪凍住子猷船玉龍鱗甲舞江海盡平填宇宙樓臺都壓倒長空飄絮飛

綿三千世界王相連氷交河北岸凍了十餘年（俗極可刪）大雪下的正緊林冲和差撥兩箇在路上又沒買酒吃處早來到草料場外看時一週遭有些黃土墻兩扇大門推開看裡面時七八間草房做着倉厫四下里都是馬草堆中間兩座草廳到那廳裡只見那老軍在裡面向火差撥說道管營差這箇林冲來替你回天王堂看守你可即便交割老軍拿了鑰匙引着林冲分付道倉厫內自有官司封記這幾堆草一堆堆都有數目老軍都點見了堆數又引林冲到草廳上老軍收拾行李臨了說道火盆鍋子碗碟都借與你林冲道天王堂內我也有在那里你要便拿了去老軍指壁上掛一箇大葫蘆說道你若買酒吃時只

神助不然文人那得這等想頭

出草場投東大路去三二里便有市井單自和差撥回營裡來只說林冲就床上放了包裹被卧就坐下生些煙火起來屋邊有一塊柴炭拿幾塊來生在地炉裡仰面看那草屋時四下里崩壞了又被朔風吹撼搖振得動林冲道這屋如何過得一冬待雪晴了去城中喚箇泥水匠來脩理向了一回火覺得身上寒冷尋思却絶老軍所說五里路外有那市井何不去沽些酒來吃便去包裡取些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將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鑰匙出來把草廳門拽上出到大門首把兩扇草場門反拽上鎖了帶了鑰匙信步投東雪地裡踏着碎瓊亂玉迤邐背着北風而行那雪正下得緊行不上半里多路看

見一所古廟林冲頂禮道神明庇佑改日來燒錢紙又行了一回望見一簇人家林冲住脚看時見籬笆中挑着一箇草幕兒在露天裡林冲逕到店裡主人道客人那里來林冲道你認得這箇葫蘆麽主人看了道這葫蘆是草料場老軍的林冲道如何便認的店主道既是草料場看守大哥且請少坐天氣寒冷且酌三盃權當揆風店家切一盤熟牛肉溫一壺熱酒請林冲吃又自買了些牛肉又吃了數盃就又買了一葫蘆酒包了那兩塊牛肉留下碎銀子把花鎗挑了酒葫蘆懷內揣了牛肉叫聲相擾便出籬笆門依舊迎着朔風回來看那雪到晚越下的緊了古時有箇書生做了一箇詞單題那貧苦的雪

有天幸

廣莫嚴風刮地這雪兒下的正好扯絮撏綿裁幾片大如拷栳見林間竹屋茅茨爭些兒被他壓倒富室豪家却言道壓瘴猶嫌少向的是獸炭紅爐穿的是綿衣絮襖手撚梅花唱道國家祥瑞不念貧民些小高卧有幽人吟咏多詩草

再說林冲踏着那瑞雪迎着北風飛也似奔到草場門口開了鎖入內看時只叫得苦原來天理昭然佑護善人義士因這場大雪救了林冲的性命那兩間草廳已被雪壓倒了林冲尋思怎地好放下花鎗葫蘆在雪裡恐怕火盆內有火炭延燒起來撅開破壁子探半身入去模時火盆內火種都被雪水浸滅了林冲把手床上模時只摸的一

條絮被林冲鑽將出來見天色黑了尋思又沒打火處怎生安排想起離了這半里路上有箇古廟可以安身我且去那里宿一夜等到天明却做理會把被褥了花鎗挑着酒葫蘆依舊把門拽上鎖了望那廟裡來入的廟門再把門掩上傍邊止有一塊大石頭掇將過來靠了門入的裡面看時殿上做着一尊金甲山神兩邊一箇判官一箇小鬼側邊推着一堆紙團團看來又沒鄰舍又無廟主林冲把鎗和酒葫蘆放在紙堆上將那條絮被放開先取下毡笠子把身上雪都抖了把上盖白布衫脫將下來早有五分濕了和毡笠放在供桌上把被扯來盖了半截下身却把葫蘆冷酒提來便吃就將懷中牛肉下酒正吃時只聽

得外面必必剝剝地爆響林冲跳起身來風壁縫裏有時只見草料場裡火起刮刮雜雜燒着看那火時但見

一點靈臺五行造化丙丁在世傳流無明心內灾禍起滄州烹鐵鼎能成萬物鑄金丹還與重樓思今古南方離位熒惑寔爲頭綠窓歸飲燼隔花深處掩映釣漁舟鏖兵赤壁公瑾喜成謀李晉王醉存館驛田單在即墨驅牛周寨姒驪山一咲因此戲諸侯（俗本可刪）

當時張見草場內火起四下里燒着林冲便拿鎗却待開門來救火只聽得前面有人說將話來林冲就伏在廟聽時是三箇人脚步響且逶廟裡來用手推門却被林冲靠住了推也推不開三人在廟簷下立地看火數內一箇道

便是三人供狀甘詐

這條計好麽一箇應道端的虧管營差撥兩位用心回到京師稟過太尉都保你二位做大官這番張教頭沒的推故那人道林冲今番直吃我們對付了高衙內這病必然好了又一箇道張教頭那厮三回五次托人情去說你的女壻歿了張教頭越不肯應承因此衙內病患看看重了太尉特使俺兩箇央凌二位幹這件事不想而今完備了又一箇道小人直爬入墻裡去四下草堆上點了十來箇火把待走那里去那一箇道這早晚燒箇入分過了又聽一箇道便逃得性命時燒了大軍草料場也得箇死罪又一箇道我們回城裡去罷一箇道再看一看拾得他一兩塊骨頭回京府裡見太尉和衙內時也道我們也能會幹

事林冲聽那三箇人時一箇是差撥一箇是陸虞候一箇是富安林冲道天可憐見林冲若不是倒了草廳我准定被這廝們燒死了輕輕把石頭撥開槌着花鎗一手拽開廟門大喝一聲潑賊那里去三箇人急要走時驚得呆了正走不動林冲舉手朶察的一鎗先戳倒差撥陸虞候叫聲饒命嚇的慌了手脚走不動那富安走不到十來步被林冲赶上後心只一鎗又戳倒了翻身回來陸虞候却纔行的三四步林冲喝聲道好賊你待那里去批胃只一提丢翻在雪地上把鎗拄在地裏用脚踏住胃脯身邊取出那口刀來便去陸謙臉上閣着喝道潑賊我自來又和你無甚麽寃讐你如何這等害我正是殺人可恕情理難容

陸虞候告道不干小人事太尉差遣不敢不來林冲罵道
殺得快 好做得 快活煞 如那厮 廝也一 鎗戳死 便沒趣了
奸賊我與你自幼相交今日倒來害我怎不干你事且吃
我一刀把陸謙上身衣服扯開把尖刀向心窩裡只一剜
佛 七竅迸出血來將心肝提在手裡回頭看時差撥正爬將
起來要走林冲按住喝道你這廝原來也恁的歹且吃我
一刀又早把頭割下來挑在鎗上回來把富安陸謙頭都
割下來把尖刀插了將三箇人頭髮結做一處提入廟裡
來都擺在山神面前供卓上再穿了白布衫繫了腰膊把
氈笠子帶上將葫蘆裡冷酒都吃盡了被與葫蘆都丟了
不要提了鎗便出廟門投東去走不到三五里早見近村
人家都拿着水桶鉤子來救火林冲道你們快 我

去報官了來提着鎗只顧走那雪越下的猛但見

凜凜嚴凝霧氣昏空中祥瑞降紛紛須臾四野難分路

頃刻千山不見痕銀世界玉乾坤望中隱隱接崑崙若

還下到三更後彷彿填平玉帝門

林冲投東去了兩箇更次身上单寒當不過那冷在雪地裡着時離的草場遠了只見前面疎林深處樹木交雜遠遠地數間草屋被雪壓着破壁縫裡透出火光來林冲逕投那草屋來推開門只見那中間坐着一箇老庄家周圍坐着四五箇小庄家向火地炉裡面焰焰地燒着柴火林冲走到面前叫道衆位拜揖小人是牢城營差使人被雪打濕了衣裳借此火烘一烘望乞方便庄客道你自烘便

了何妨得林冲烘着身上濕衣服暑有些乾只見火炭邊煨着一箇瓷兒裏面透出酒香林冲便道小人身邊有些碎銀子望煩回些酒吃老莊客道我們每夜輪流看守圃如今四更天氣正冷我們這幾箇吃尚且不勾那得回與你休要指望林冲又道胡亂只回三五碗與小人盪寒老莊家道你那人休纏休纏林冲聞得酒香越要吃說道沒奈何回些罷衆莊客道好意着你烘衣裳向火便來要酒吃去便去不去時將來吊在這里林冲怒道這廝們好無道理把手中鎗看着堝煨着的火柴頭望老莊家臉上只一挑將起來又把鎗去火爐裡只一掩那老莊家的鬚煨煨的燒着哄莊客都跳將起來林冲把鎗桿亂打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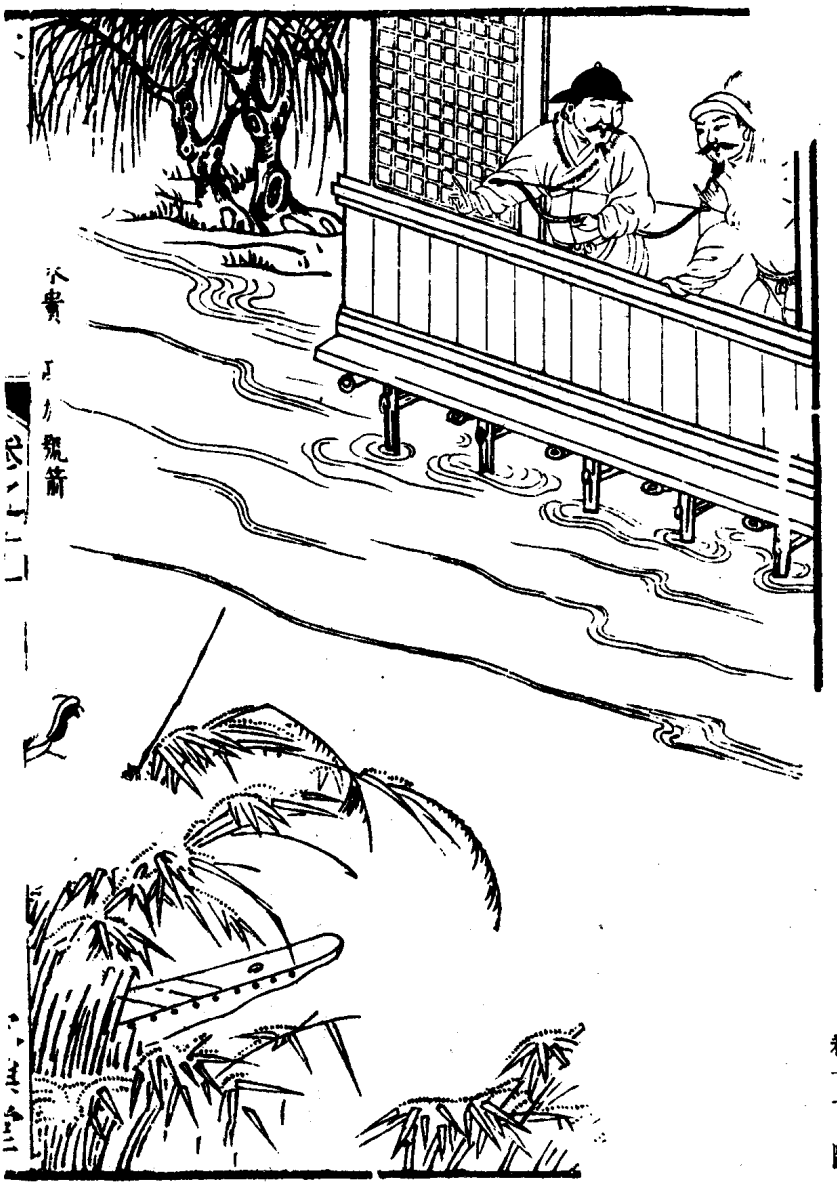
莊家先走了莊家們都動彈不得被林冲赶打一頓都走了林冲道都走了老爺快活吃酒土坑上却有兩箇椰瓢取一箇下來傾那瓮酒來吃了一會剩了一半提了鎗出門便走一步高一步低浪浪蹌蹌提脚不住走不過一里路被朔風一掉隨着那山澗邊倒了那里掙得起來凡醉人一倒便起不得醉倒在雪地上却說衆莊客引了二十餘人拖鎗搠棒都逡草屋下看時不見了林冲却尋着踪跡赶將來只見倒在雪地裡莊客齊道你却倒在這里花鎗丟在一邊衆莊客一發上手就地拿起林冲來將一條索縛了赶五更時分把林冲解投那箇去處來不是別處有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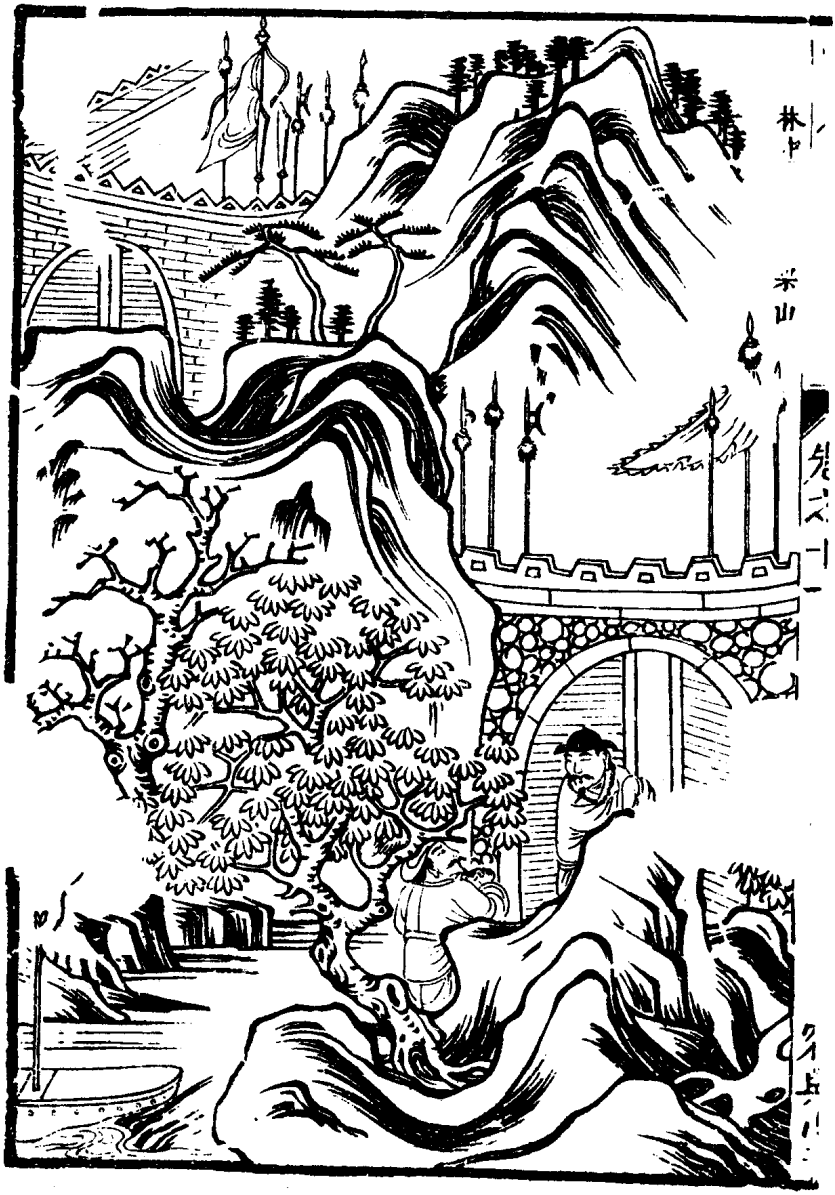
參見注前後攏共千隻戰艦艨艟水滸寨中左右

列位一箇英雄好漢權且得道君皇帝盤龍椅上魂驚丹鳳樓中膽裂正是說時殺氣侵人冷講處悲風透骨寒畢竟看林冲被莊客解投甚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水滸傳文字原是假的只爲他描寫得真情出所以便可與天地相終始即此回中李小二夫妻兩人情事咄咄如畫若到後來混天陣處都假了費盡苦心亦不好看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


不費
力射箭



第十一回　朱貴水亭施號箭　林冲雪夜上梁山

詞曰

天丁震怒掀翻銀海散亂珠箔六出奇花飛滾滾平填了山中丘壑皓虎顛狂素麟猖獗掣斷珍珠索玉龍酣戰鱗甲滿天飄落誰念萬里關山征夫僵立縞帶沾旗脚色映戈矛光搖劒戟殺氣橫戎幕貔虎豪雄偏稱英勇共與談兵畧須拚一醉看取碧空寥廓

話說這篇詞章名百字令乃是大金完顏亮所作單題着大雪壯胆中殺氣爲是自家逐所

容與堂藏板

名冲綽號豹子頭只因天降大雪二兒送了性命那林
冲當夜醉倒在雪裏地上掙扎不起被衆莊客向前綁縛
了解送來一箇莊院只見一箇莊客從院裏出來說道大
官人未起衆人且把林冲高弔起在門樓下看看天色曉
來林冲酒醒打一看時果然好箇大莊院林冲大叫道甚
麽人敢弔我在這里那莊客聽得叫手拿柴棍從門房裏
走出來喝道你這廝還自好口那箇被燒了鬚鬢的老莊
家說道休要問他只顧打等大官人起來好生推問衆莊
客一齊上林冲被打掙扎不得只叫道不妨事我有分說
處只見一箇莊客來叫道大官人來了林冲看時見那箇
官人肩义着手行將出來在廊下問道你等衆人打甚麽

人衆莊客荅道昨夜捉得箇偷米賊人那官人向前來看時認得是林冲慌忙喝退莊客親自解下問道教頭緣何被弔在這里衆莊客看見一齊走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柴進連忙叫道大官人救我柴進道教頭爲何到此被村夫耻辱林冲道一言難盡兩箇且到裏面坐下把這火燒草料場一事備細告訴柴進聽罷道兄長如此命蹇今日天假其便但請放心這里是小弟的東莊且住幾時却再商議叫莊客取一籠衣裳出來叫林冲徹裏至外都換了請去煖閣裏坐地安排酒食杯盤管待自此林冲只在柴進東莊上住了五七日滄州牢城營裡管營首告林冲殺死差撥陸虞候富安等三人八沿燒大軍草料場

州尹大驚隨即押了公文帖仰緝捕人員將帶做公的沿
鄉歷邑道店村坊畫影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捉拿正犯
林冲看看挨捕甚緊各處村坊講動了且說林冲在柴大
官人東莊上聽得這話如坐針毡伺候柴進回莊林冲便
說道非是大官人不留小弟爭奈官司追捕甚緊排家搜
捉倘或尋到大官人莊上時須負累大官人不好既蒙大
官人仗義疎財求借林冲些小盤纏投奔他處棲身異日
不死當以犬馬之報柴進道既是兄長要行小人有箇去
處作書一封與兄長去如何

「豪傑蹉跎運未通　行藏隨處被牢籠　不因柴進修
書薦　焉得馳名水滸中」

林冲道若得大官人如此賜濟教小人安身立命只不知投何處去柴進道是山東濟州管下一箇水鄉地名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是宛子城蓼兒洼如今有三箇好漢在那里扎寨爲頭的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箇喚做摸着天杜遷第三箇喚做雲裏金剛宋萬那三箇好漢聚集着七八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多有做下迷天大罪的人都投邊那里躲災避難他都收留在彼三位好漢亦與我交厚常寄書緘來我今修一封書與兄長去投那里入夥如何林冲道若得如此顧盼最好深謝主盟柴進道只是滄州道口見今官司張掛榜文又差兩箇軍官在那里搜撿把住道口兄長必用從那里經過柴進低頭一想道再

有箇計策送兄長過去林冲道若蒙周全死而不忘柴進當日先叫莊客背了包裹出関去等柴進却備了三二十疋馬帶了弓箭旗鎗駕了鷹鵰牽着獵狗一行人馬都打扮了却把林冲雜在裏面一齊上馬都投関外却說把関軍官坐在関上看見是柴大官人却都認得原來這軍官未襲職時曾到柴進莊上因此識熟軍官起身道大官人又去快活柴進下馬問道二位官人緣何在此軍官道滄州大尹行移文書畫影圖形捉拿犯人林冲特差某等在此守把但有過往客商一一盤問纔放出関柴進笑道我這一夥人內中間夾帶着林冲你緣何不認得軍官也笑道大官人是識法度的不到得肯挾帶了出去請尊便上

賊智 賊智 賊智

馬柴進又笑道只恁地相托得過拿得野味回來相送作別了一齊上馬出關去了行得十四五里却見先去的莊客在那里等候柴進叫林冲下了馬脫去打獵的衣服却穿上莊客帶來的自己衣裳繫了腰刀戴上紅纓毡笠背上包裹提了衮刀相辭柴進拜別了便行只說那柴進一行人上馬自去打獵到晚方回依舊過關送些野味與軍官回莊上去了林冲與柴大官人別後上路行了十數日時遇暮冬天氣彤雲密布朔風緊起又早紛紛揚揚下着滿天大雪行不到二十餘里只見滿地如銀但見

冬深正清冷昏晦路行難長空皎潔爭看瑩淨埋沒遥山反覆風翻絮粉縞紛輕點林巒清沁茶烟濕平鋪濮

水船樓臺銀壓尾松銙玉龍蟠蒼松鬢髮皓於星攢珊
瑚圓輕柯渺漠汀灘孤艇獨釣雪漫漫村墟情冷落悽
慘少欣歡
林冲踏着雪只顧走看看天色冷得緊切漸漸晚了遠遠
望見枕溪靠湖一箇酒店被雪漫漫地壓着但見
銀迷草舍玉映茅簷數十株老樹杈枒三五處小窓閑
閉疎荊籬落渾如賦粉輕鋪黃土繞牆却似鉛華布就
千圍柳絮飄簾幕萬片鵝毛舞酒旗
林冲看見透入那酒店裡來揭起蘆簾拂身入去到側首
看時都是座頭揀一處坐下倚了衮刀解放包裹撞了毡
笠把腰刀也掛了只見一箇酒保來問道客官打多少酒

林冲道先取兩角酒來酒保將箇桶兒打兩角酒將來放在卓上林冲又問道有甚麼下酒酒保道有生熟牛肉肥鵝嫩鷄林冲道先切二斤熟牛肉來酒保去不多時將來鋪下一大盤牛肉數般菜蔬放箇大碗一面篩酒林冲吃了三四碗酒只見店裏一箇人背叉着手走出來門前看雪那人問酒保道甚麼人吃酒林冲看那人時頭戴深簷煖帽身穿貂鼠皮襖脚着一雙獐皮窄鞚靴身材長大貌相魁宏雙拳骨臉三丫黃髯只把頭來摸着看雪林冲叫酒保只顧篩酒林冲說道酒保你也來吃碗酒酒保吃了一碗林冲問道此間去梁山泊還有多少路酒保荅道此間要去梁山泊雖只數里却是水路全無旱路若要去時

須用船去方纔渡得到那里林冲道你可與我覓隻船兒酒保道這般大雪天色又晚了那里去尋船隻林冲道我與你些錢央你覓隻船來渡我過去酒保道却是没討處林冲尋思道這般怎的好又吃了幾碗酒悶上心來驀然間想起以先在京師做教頭禁軍中每日六街三市遊玩吃酒誰想今日被高俅這賊坑陷了我這一場文了面直斷送到這里閃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受此寂寞因感傷懷抱問酒保借筆硯來乘着一時酒興向那白粉壁上寫下八句五言詩寫道

仗義是林冲　爲人最朴忠　江湖馳聞望　慷慨聚英雄　身世悲浮梗　功名類轉蓬　他年若得志

威鎮泰山東

林冲題罷詩揪下筆再取酒來正飲之間只見那漢子走向前來把林冲匹腰揪住說道你好大胆你在滄州做下迷天大罪却在這里見今官司出三千貫信賞錢捉你却是要怎的林冲道你道我是誰那漢道你不是林冲林冲道我自姓張那漢笑道你莫胡說見今壁上寫下名字你臉上文着金印如何要賴得過林冲道你眞箇要拿我那漢咲道我却拿你做甚麽你跟我進來到裡面和你說話那漢放了手林冲跟着到後面一箇水亭上叫酒保點起燈來和林冲施禮對面坐下那漢問道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要尋船去那里是强人山寨你待要去做

甚麼林冲道實不相瞞如今官司追捕小人緊急無安身處特投這山寨裡好漢入夥因此要去那漢道雖然如此必有箇人薦兄長來入夥林冲道滄州橫海郡故友舉薦將來那漢道莫非柴進麼林冲道足下何以知之那漢道柴大官人與山寨中大王頭領交厚常有書信往來原來是王倫當初不得地之時與杜遷投奔柴進多得柴進留在莊子上住了幾時臨起身又資發盤纏銀兩因此有恩林冲聽了便拜道有眼不識太山願求大名那漢慌忙答禮說道小人是王頭領手下耳目小人姓朱名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氏山寨裡教小弟在此間開酒店爲名專一探聽往來客商經過但有財帛者便去山寨裡報知但是

孤单客人到此無財帛的放他過去有財帛的來到這里
輕則蒙汗藥麻翻重則登時結果將精肉片爲靶子肥肉
煎油點燈却纔見兄長只顧問梁山泊路頭因此不敢下
手次後見寫出大名來曾有東京來的人傳說兄長的豪
傑不期今日得會既有柴大官人書緘相薦亦是兄長名
震寰海王頭領必當重用隨即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相
待林冲道何故重賜分例酒食拜擾不當朱貴道山寨中
留下分例酒食但有好漢經過必教小弟相待既是兄長
來此入夥怎敢有失祇應隨即安排魚肉盤饌酒肴到來
相待兩箇在水亭上吃了半夜酒林冲道如何能勾船來
渡過去朱貴道這里自有船隻兄長放心且暫宿一宵五

更却請起來同往當時兩個各自去歇息睡到五更時分朱貴自來叫林冲起來洗漱罷再取三五盃酒相待吃了些肉食之類此時天尚未明朱貴把水亭上窓子開了取出一張鵲畫弓搭上那一枝響箭覷着對港敗蘆折葦裏面射將去林冲道此是何意朱貴道此是山寨裡的號箭少刻便有船來沒多時只見對過蘆葦泊裡三五箇小嘍囉搖着一隻快船過來逕到水亭下朱貴當時引了林冲取了刀仗行李下船小嘍囉把船搖開望泊子裡去逕金沙灘來林冲看時見那八百里梁山水泊果然是箇陷人去處但見

山排巨浪水接遥天亂蘆攢萬萬隊刀鎗怪樹列千千

層劍戟濠邊鹿角俱將骸骨攢成寨內碗瓢盡使骷髏做就剝下人皮蒙戰鼓截來頭髮做韁繩阻當官軍有無限斷頭港陌遮攔盜賊是許多絕逕林巒鵝卵石疊疊如山苦竹鎗森森如雨戰船來往一週迴埋伏有蘆花深港停藏四壁下窩盤多草木斷金亭上愁雲起聚義廳前殺氣生

當時小嘍囉把船搖到金沙灘岸邊朱貴同林冲上了岸小嘍囉背了包裹拿了刀仗兩個好漢上山寨來那幾個小嘍囉自把船搖去小港裏去了林冲看岸上時兩邊都是合抱的大樹半山里一座斷金亭子再轉將上來見座大關關前羅着刀鎗劒戟弓弩戈矛四邊都是擂木砲石

小嘍囉先去報知二人進得關來兩邊夾道徧擺着隊伍旗號又過了兩座關隘方纔到寨門口林冲看見四面高山三關雄壯團圍定中間裡鏡面也似一片平地可方三五百丈靠着山口纔是正門兩邊都是耳房朱貴引着林冲來到聚義廳上中間交椅上坐着王倫左邊交椅上坐着杜遷右邊交椅上坐着宋萬朱貴林冲向前聲喏了林冲立在朱貴側邊朱貴便道這位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因被高太尉陷害刺配滄州那里又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爭奈殺死三人逃走在柴大官人家好生相敬因此特寫書來舉薦入夥林冲懷中取書遞上王倫接來拆開看了便請林冲來坐第四位交椅朱貴坐了

第五位一面叫小喽囉取酒來把了三巡動問柴大官人近日無恙林冲答道每日只在郊外獵較樂情王倫動問了一回驀地尋思道我却是箇不及第的秀才因鳥氣合着杜遷來這里落草續後宋萬來聚集這許多人馬伴當我又沒十分本事杜遷宋萬武藝也只平常如今不爭添了這個人他是京師禁軍教頭必然好武藝倘若被他識破我們手段他須占強我們如何迎敵不若只是一怪推却事故發付他下山去便了免致後患只是柴進面上却不好看忘了日前之恩如今也顧他不得有詩爲証

英勇多推林教頭　薦賢柴進亦難儔　斗筲可笑王倫量　抵死推辭不肯留

忠義堂

當下王倫叫小嘍囉一面安排酒食整理筵宴請林冲赴席衆好漢一同吃酒將次席終王倫叫小嘍囉把一個盤子托出五十兩白銀兩匹紵絲來王倫起來說道柴大官人舉薦將教頭來敝寨入夥爭奈小寨粮食缺少屋宇不整人力寡薄恐日後悞了足下亦不好看略有些薄禮望乞收留尋個大寨安身歇馬切勿見怪林冲道三位頭領容復小人千里投名萬里投主憑托柴大官人面皮逕投大寨入夥林冲雖然不才望賜收錄當以一死向前並無謊佞實爲平生之幸不爲銀兩賚發而來乞頭領照察王倫道我這里是個小去處如何安着得你休怪休怪朱貴見了便諫道哥哥在上莫怪小弟多言山寨中粮食雖少

近村遠鎮可以去借山場木泊木植廣有便要蓋千間房屋却也無妨這位是柴大官人力舉薦來的人如何教他別處去抑且柴大官人自來與山上有恩日後得知不納此人須不好看這位又是有本事的人他必然來出氣力杜遷道山寨中那爭他一箇哥哥若不收留柴大官人知道時見怪顯的我們忘恩背義日前多曾虧了他今日薦個人來便恁推却發付他去宋萬也勸道柴大官人面上可容他在這里做個頭領也好不然見的我們無意氣使江湖上好漢見笑王倫道兄弟們不知他在滄州雖是犯了迷天大罪今日上山却不知心腹倘或來看虛實如之奈何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來投入夥何故相

疑王倫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夥時把一個投名狀來林冲便道小人頗識幾字乞紙筆來便寫朱貴笑道教頭你錯了但凡好漢們入夥須要納投名狀是教你下山去殺得一個人將頭獻納他便無疑心這個便謂之投名狀林冲道這事也不難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沒人過王倫道與你三日限若三日內有投名狀來便容你入夥若三日內沒時只得休怪林冲應承了自回房中宿歇悶悶不已正是

愁懷鬱鬱苦難開　可恨王倫忒弄乖　明日早尋山路去　不知那個送頭來

當晚席散朱貴相別下山自去守店林冲到晚取了刀仗

行李小嘍囉引去客房內歇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吃些茶飯帶了腰刀提了朴刀叫一個小嘍囉領路下山把船渡過去僻靜小路上等候客人過往從朝至暮等了一日並無一個孤单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已和小嘍囉再過渡來回到山寨中王倫問道投名狀何在林冲荅道今日並無一個過往以此不曾取得王倫道你明日若無投名狀討死時也難在這里了林冲再不敢荅應心內自已不樂來到房中討些飯吃了又歇了一夜次日清早起來和小嘍囉吃了早飯拿了朴刀又下山來小嘍囉道俺們今日投南山路去等兩箇來到林裡潛伏等候並不見一箇客人過往伏到午時後一夥客人約有三百餘人結踪而過林冲

又不敢動手讓他過去又等了一歇看看天色晚來又不見一個客人過林冲對小嘍囉道我恁地晦氣等了兩日不見一個孤單客人過往何以是好小嘍囉道哥哥且寬心明日還有一日限我和哥哥去東山路上等候當晚依舊上山王倫說道今日投名狀如何林冲不敢荅應只嘆了一口氣王倫笑道想是今日又沒了我說與你三日限今已兩日了若明日再無不必相見了便請那步下山投別處去林冲回到房中端的是心內好悶有臨江仙詞一篇云

悶似蛟龍離海島愁如猛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淚漣漣江淹初去筆覇王恨無舡高祖滎陽遭困危昭閔伍相

憂煎曹公赤壁火連天李陵臺上望蘇武陷居延可惡
當晚林冲仰天長嘆道不想我今日被高俅那賊陷害流
落到此直如此命蹇時乖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討些
飯食吃了打拴了那包裹（可憐）被在房中跨了腰刀提了朴刀
又和小嘍囉下山過渡投東山路上來林冲道我今日若
還取不得投名狀時只得去別處安身立命兩個來到山
下東路林子裡潛伏等候看看日頭中了又沒一個人來
時遇殘雪初晴日色明朗林冲提着朴刀對小嘍囉道眼
見得又不濟事了不如趁早天色未晚取了行李只得徃
別處去尋箇所在小校用手指道好了兀的不是一個人
來林冲看時叫聲慚愧只見那個人遠遠在山坡下望見

行來待他來得較近林冲把朴刀楫翦了一下驀地跳將出來那漢子見了林冲叫聲阿也撇了擔子轉身便走林冲赶將去那里赶得上那漢子閃過山坡去了林冲道你看我命苦麼等了三日負能等得一個人來又吃他走了小校道雖然不殺得人這一擔財帛可以抵當林冲道你先挑了上山去我再等一等小嘍囉先把擔兒挑上山去只見山坡下轉出一個大漢來林冲見了說道天賜其便只見那人挺着朴刀大叫如雷喝道潑賊殺不盡的強徒將俺行李那里去洒家正要捉你這廝們到來拔虎鬚飛也似踴躍將來林冲見他來得勢猛也使步迎他不是這箇人來閒林冲有分教梁山泊内添這個弄風白額大虫

水滸寨中轉幾隻跳澗金睛猛獸直教掀翻天地重扶起
戳破蒼穹再補完畢竟來與林冲閒的正是甚人且聽下
回分解

李生曰嘗咲天下忌才之人狗也不值彼既有了才了
忌他何益且他豈終爲你忌了適以殺其軀而已矣何
也有才者定是恩怨分明既可明珠報德亦能七首殺
仇你若不信王倫便是樣子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一 終


梁山泊林冲雪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二

第十二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楊志賣刀

詩曰

天罡地煞下凡塵　托化生身各有因　落草固緣層
國士　賣刀豈可殺平人　東京已降天蓬帥　北地
生成黑煞神　豹子頭逢青面獸　同歸水滸亂乾坤
話說林冲打一看時只見那漢子頭戴一頂范陽毡笠上
撒着一把紅纓穿一領白段子征衫繫一條縱線縧下面
青白間道行纏抓着褲子口韋皮鞾帶毛牛膀靴跨口腰
刀提條朴刀生得七尺五六身材面皮上老大一搭青記

腮邊微露些少赤鬚把毡笠子掀在脊梁上坦開胸脯帶着孤貧兒軟頭巾挺手中朴刀高聲喝道你那潑賊將俺行李財帛那里去了林冲正沒好氣那里荅應睜圓怪眼倒豎虎鬚挺着朴刀搶將來鬥那個大漢但見

殘雪初晴薄雲方散溪邊踏一片寒氷岸畔涌兩條殺氣一上一下似雲中龍鬥水中龍一往一來如岩下虎鬥林下虎一個是擎天白玉柱一個是架海紫金梁那個沒些破綻高低這個有千般威風勇猛一個盡氣力望心窩對戳一個弄精神向脇肋忙穿架隔遮攔却似馬超逢翼德盤旋點搠渾如敬德戰秦瓊鬥來半晌沒輸贏戰到數番無勝敗果然巧筆画難成便是鬼神須

膽落

林冲與那漢閙到三十來合不分勝敗兩個又閙了十數合正閙到分積只見山高處叫道兩個好漢不要閙了林冲聽得驀地跳出圈子外來兩個收住手中朴刀看那山頂上時却是王倫和杜遷宋萬并許多小嘍囉走下山來將舡渡過了河說道兩位好漢端的好兩口朴刀神出鬼沒這箇是俺的兄弟林冲青面漢你却是誰願通姓名那漢道洒家是三代將門之後五侯楊令公之孫姓楊名志流落在此關西年紀小時曾應過武舉做到殿司制使官道君因盖萬歲山差一般十個制使去太湖邊搬運花石綱赴京交納不想洒家時乖運蹇押着那花石綱來到黃

河裏遭風打翻了舡失陷了花石綱不能回京赴任逃去他處避難如今赦了俺們罪犯洒家今來收得一擔兒錢物待回東京去樞密院使用再理會本身的勾當打從這里經過顧倩莊家挑那擔兒不想被你們奪了可把來還洒家如何王倫道你莫不是綽號喚青面獸的楊志道洒家便是王倫道既然是楊制使就請到山寨吃三杯水酒納還行李如何楊志道好漢既然認得洒家便還了俺行李更强似請吃酒王倫道制使小可數年前到東京應武舉時便聞制使大名今日幸得相見如何敎你空去且請到山寨少敘片時並無他意楊志聽說了只得跟了王倫一行人等過了河上山寨來就叫朱貴同上山寨相會都

秀才本色

此處不象上倫行徑

來到寨中聚義廳上左邊一代四把交椅却是王倫上邊
宋萬朱貴右邊一代兩把交椅上首楊志下首林冲都坐
定了王倫叫殺羊置酒安排筵宴管待楊志不在話下話
休絮煩酒至數盃王倫指着林冲對楊志道這個兄弟他
是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喚做豹子頭林冲因這高太尉
那廝安不得好人把他尋事刺配滄州那里又犯了事如
今也新到這里却纔制使要上東京幹勾當不是王倫果
合制使小可兀自弃文就武來此落草制使又是有罪的
人雖經赦宥難復前職亦且高俅那廝見掌軍權他如何
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馬大秤分金銀大碗吃酒肉同
做好漢不知制使心下主意若何楊志荅道重蒙眾頭領

如此帶携只是洒家有個親眷見在東京屈住前者官事連累了他不曾酬謝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衆頭領還了洒家行李如不肯還楊志空手也去了王倫笑道既是制使不肯在此如何敢勒逼八夥且請寛心住一宵明日早行楊志大喜當日飲酒到二更方散各自去歇息了次日早起來又置酒與楊志送行吃了早飯衆頭領叫一個小嘍囉把昨夜擔兒挑了一齊都送下山來到路口與楊志作別教小嘍囉渡河送出大路衆人相別了自回山寨王倫自此方纔肯教林冲坐第四位朱貴做第五位從此五個好漢在梁山泊打家劫舍不在話下只說楊志出了大路尋個莊家挑了擔子發付小嘍囉自回山寨

楊志取路投東京來路上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不數日來到東京有詩爲証

清白傳家楊制使　耻將身跡履危機　豈知奸佞殘忠義　頓使功名事已非

那楊志入得城來尋個客店安歇下莊客交還擔兒與了些銀兩自回去了楊志到店中放下行李解了腰刀朴刀叫店小二將些碎銀子買些酒肉吃了過數日央人來樞密院打點理會本等的勾當將出那擔兒內金銀財物買上告下再要補殿司府制使職後把許多東西都使盡了方纔得申文書引去見殿帥高太尉來到廳前那高俅把從前歷事文書都看了大怒道既是你等十個制使去遷

花石綱九個回到京師交納了偏你這廝把花石綱失陷了又不來首告到又在逆許多時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當雖經赦宥所犯罪名難以委用把文書一筆都批倒了將楊志赶出殿司府來楊志悶悶不已回到客店中思量王倫勸俺也見得是只爲洒家清白姓字不肯將父母遺體來點汚了指望把一身本事邊庭上一鎗一刀博個封妻廕子也與祖宗爭口氣不想又吃這一悶高太尉你忒毒害恁地剋剥心中煩惱了一回在客店裡又住幾日盤纏都使盡了楊志尋思道却是怎地好只有祖上留下這口寶刀從来跟着洒家如今事急無措只得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好做盤纏投往他處安身當日將了寶

刀捕了草標兒上市去賣走到馬行街內立了兩個時辰並無一個人問將立到晌午時分轉來到天漢州橋熱鬧處去賣楊志立未久只見兩邊的人都跑入河下巷內去躲楊志看時只見都亂攛口裡說道快躲了大虫來也楊志道好作怪這等一片錦城池却那得大虫來當下立住脚看時只見遠遠地黑凜凜一大漢吃得半醉一步一攧撞將來楊志看那人時形貌生得粗醜但見

面目依俙似鬼身材彷彿如人杈杷怪樹變爲肰胳形骸臭穢枯椿化作腌臢腿膿渾身遍躰都生滲滲瀨瀨沙魚皮夾腦連頭盡長拳拳彎彎捲螺髮胸前一片錦頑皮額上三條强拘皺

原來這人是京師有名的破落戶潑皮叫做沒毛大虫牛二專在街上撒潑行兇撞鬧連爲幾頭官司開封府也治他不下以此滿城人見那廝來都躲了却說牛二搶到楊志面前就手裡把那口寶刀扯將出來問道漢子你這刀要賣幾錢楊志道祖上留下寶刀要賣三千貫牛二喝道甚麽鳥刀要賣許多錢我三百文買一把也切得肉切得豆腐你的鳥刀有甚好處叫做寶刀楊志道酒家的須不是店上賣的白鉄刀這是寶刀牛二道怎地喚做寶刀楊志道第一件砍銅剁鉄刀口不捲第二件吹毛得過第三件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你敢剁銅錢麽楊志道你便將來剁與你看牛二便去州橋下香椒鋪裡討了二十文當

三錢一堺兒將來放在州橋闌干上叫楊志道漢子你若剁得開時我還你三千貫那時看的人雖然不敢近前向遠遠地圍住了望楊志道這個直得甚麼把衣袖捲起拿刀在手看的較勝只一刀把銅錢剁做兩半衆人都喝采牛二道喝甚麼鳥采你且說第二件是甚麼楊志道吹毛過得就把幾根頭髮望刀口上只一吹齊齊都斷牛二道我不信自把頭上拔下一把頭髮遞與楊志你且吹我看楊志左手接過頭髮照着刀口上盡氣力一吹那頭髮都做兩段紛紛飄下地來衆人喝采看的人越多了牛二又問第三件是甚麼楊志道殺人刀上沒血牛二道怎地殺人刀上沒血楊志道把人一刀砍了並無血痕只是個快

容與堂藏板

牛二道我不信你把刀來剁一個人我看楊志道禁城之中如何敢殺人你不信時取一隻狗來殺與你看牛二道你說殺人不曾說殺狗楊志道你不買便罷只管纏人做甚麼牛二道你將來我看楊志道你只顧沒了當洒家又不是你撩撥的牛二道你敢殺我楊志道和你徃日無冤昔日無仇一物不成兩物見在沒來由殺你做甚麼牛二緊揪住楊志說道我鱉鳥買你這口刀楊志道你要買將錢來牛二道我沒錢楊志道你沒錢揪住洒家怎地牛二道我要你這口刀楊志道俺不與你牛二道你好男子剁我一刀楊志大怒把牛二推了一跤牛二扒將起來鑽入楊志懷裡楊志叫道街坊隣舍都是証見楊志無盤纏自

賣這口刀這個潑皮强奪洒家的刀又把俺打街坊人都怕這牛二誰敢向前來勸牛二喝道你說我打你便打殺直甚麽口裡說一面揮起右手一拳打來楊志霍地躲過拿着刀搶入來一時性起望牛二額根上搠個着撲地倒了楊志趕入去把牛二胸脯上又連搠了兩刀血流滿地死在地上楊志叫道洒家殺死這個潑皮怎肯連累你們潑皮既已死了你們都來同洒家去官府裡出首坊隅衆人慌忙攏來隨同楊志逕投開封府出首正值府尹坐衙楊志拿着刀和地方隣舍衆人都上廳來一齊跪下把刀放在面前楊志告道小人原是殿司制使爲因失陷花石綱削去本身職役無有盤纏將這口刀在街貨賣不期被

個潑皮破落戶牛二強奪小人的刀又用拳打小人因此一時性起將那人殺死衆鄰舍都是証見衆人亦替楊志告說分訴了一回府尹道既是自行前來出首免了這厮入門的欵打且叫取一面長枷枷了差兩員相官帶了仵作行人監押楊志并衆鄰舍一千人犯都來天漢州橋邊登場檢驗了疊成文案衆鄰舍都出了供狀保放隨衙聽候當廳發落將楊志於死囚牢裡監收但見

推臨獄內擁入牢門擡頭參青面使者轉面見赤髮鬼王黃鬚節級麻繩準備吊綳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鎖鑰殺威棒獄卒斷時腿痛撒子肉囚人見了心驚休言死去見閻王只此便爲真地獄

可見天理尚在人心

丘說楊志押到死囚牢裡衆多押牢禁子即級見說楊志殺死没毛大虫牛二都可憐他是個好男子不來問他要錢又好生看覷他天漢州橋下衆人爲是楊志除了街上害人之物都斂些盤纏凑些銀兩來與他送飯上下又替他使用推司也覷他是個首身的好漢又與東京街上除了一害牛二家又没苦主把款狀都改得輕了三推六問却招做一時鬥毆殺傷誤傷人命待了六十日限滿當廳推司稟過府尹將楊志帶出廳前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那口寶刀没官入庫當廳押了文牒差兩個防送公人免不得是張龍趙虎把七斤半鉄葉子盤頭護身枷

釘了分付兩個公人便教監押上路天漢州橋那幾個大戶科斂些銀兩錢物等候楊志到來請他兩個公人一同到酒店裡吃了些酒食把出銀兩賫發兩位防送公人說道念楊志是個好漢與民除害今去北京路途中望乞二位上下照覷好生看他一看張龍趙虎道我兩個也知他是好漢亦不必你衆位分付但請放心楊志謝了衆人其餘多的銀兩盡送與楊志做盤纏衆人各自散了話裡只說楊志同兩個公人來到原下的客店裡算還了房錢飯錢取了原寄的衣服行李安排些酒食請了兩個公人尋醫士贖了幾個杖瘡的膏藥貼了棒瘡便同兩個公人上路三個望北京進發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逢州過縣買些

酒肉不時間請張龍趙虎吃三個在路夜宿旅館晓行驛道不數日來到北京入得城中尋個客店安下原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最有權勢那留守喚做梁中書諱世傑他是東京當朝太師蔡京的女婿當日是二月初九日留守陞廳兩個公人解楊志到留守司廳前呈上開封府公文梁中書看了原在東京時也曾認得楊志當下一見了備問情由楊志便把高太尉不容復職使盡錢財將寶刀貨賣因而殺死牛二的實情通前一一告稟了梁中書聽得大喜當廳就開了枷留在廳前聽用押了批廻與兩個公人自回東京不在話下只說楊志自在梁中書府中早晚殷勤聽候使喚梁中書見他勤謹有

心要擡舉他欲要遷他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恐衆人不伏因此傳下號令教軍政司告示大小諸將人員來日都要出東郭門教場中去演武試藝當晚梁中書喚楊志到廳前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做個軍中副牌月支一分請受只不知你武藝如何楊志稟道小人應過武舉出身曾做殿司府制使職役這十八般武藝自小習學今日蒙恩相擡舉如撥雲見日一般楊志若得寸進當效銜環背鞍之報梁中書大喜賜與一副衣甲當夜無事有詩爲証

楊志英雄偉丈夫　賣刀市上殺無徒　却教罪配幽燕地　演武場中敵手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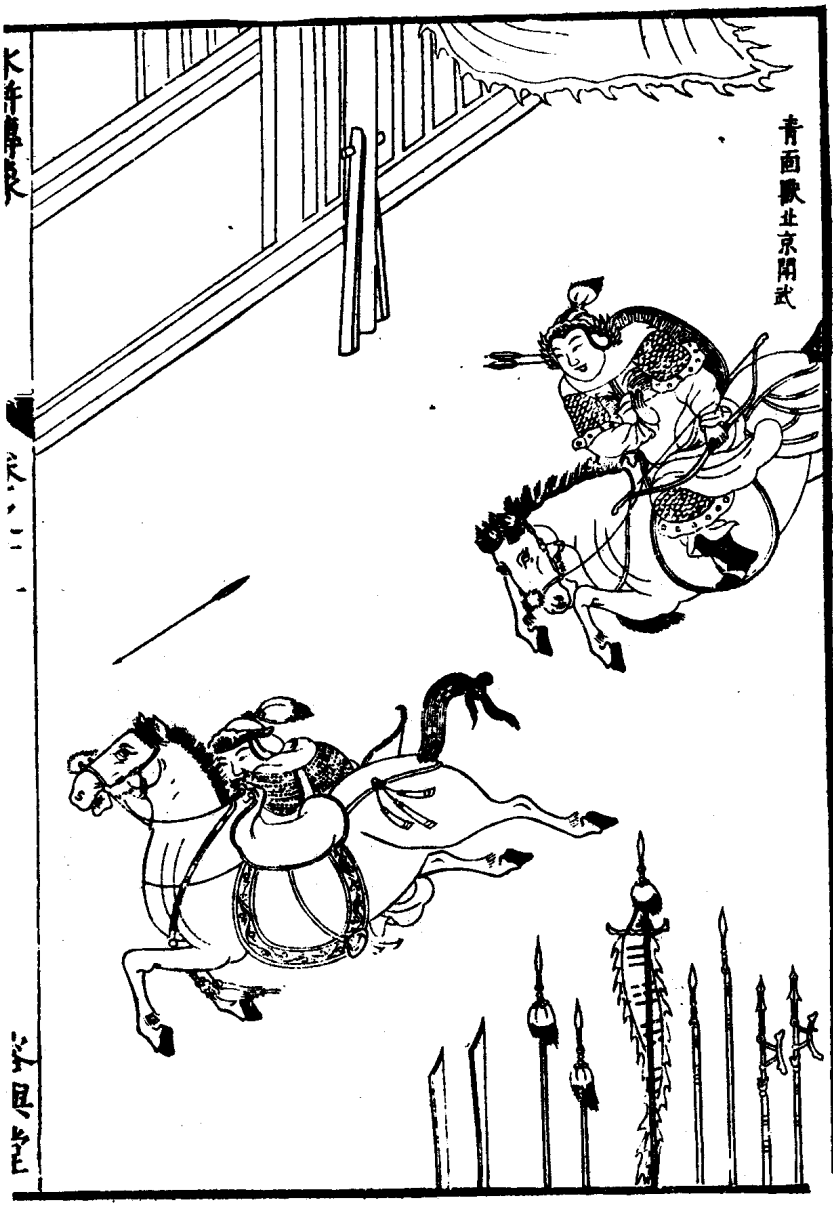
次日天晓時當二月中旬正值風和日煖梁中書早飯已罷帶領楊志上馬前遮後擁徃東郭門來到得教場中大小軍卒并許多官員接見就演武廳前下馬到廳上正面撒下一把渾銀交椅坐下左右兩邊齊臻臻地排着兩行官員指揮使團練使正制使統領使牙將校尉副牌軍前後周圍惡狠狠地列着百員將校正將臺上立着兩個都監一個喚做李天王李成一個喚做聞大刀聞達二人皆有萬夫不當之勇統領着許多軍馬一齊都來朝着梁中書呼三聲喏却早將臺上竪起一面黃旗來將臺兩邊左右列着三五十對金鼓手一齊發起擂來品了三通畫角發了三通擂鼓教場裡面誰敢高聲又見將臺上竪起一面

淨平旗來前後五軍一齊整肅將臺上把一面引軍紅旗
磨動只見鼓聲響處五百軍列成兩陣軍士各執器械在
手將臺上又把白旗招動兩陣馬軍齊齊地都立在面前
各把馬勒住梁中書傳下令來叫喚副牌軍周謹向前聽
令右陣裡周謹聽得呼喚躍馬到廳前跳下馬插了鎗暴
雷也似聲個大喏梁中書道着副牌軍施逞本身武藝周
謹得了將令綽鎗上馬在演武廳前左盤右旋右盤左旋
將身中鎗使了幾路衆人喝采梁中書道叫東京對撥來
的軍健楊志楊志轉過廳前唱個大喏梁中書道楊志我
知你原是東京殿司府制使軍官犯罪配來此間即目盜
賊猖狂國家用人之際你敢與周謹比試武藝高低如若

贏時便遷你充其職役楊志道若蒙恩相差遣安敢有違
鈞旨梁中書叫取一疋戰馬來教甲仗庫隨行官吏應付
軍器教楊志披挂上馬與周謹比試楊志去廳後把夜來
衣甲穿了拴束罷帶了頭盔弓箭腰刀手拿長鎗上馬從
廳後跑將出來梁中書看了道着楊志與周謹先比鎗周
謹先怒道這個賊配軍敢來與我交鎗誰知惱犯了這個
好漢來與周謹開武不回楊志來與周謹比試楊志在萬
馬叢中聞姓字千軍隊裡奪頭功直教大斧橫擔來水滸
鋼鎗斜拽上梁山畢竟楊志與周謹比試引出甚麼人來
且聽下回分解

容與堂藏板

卓吾曰楊志是國家有用人只為
爲宋公明用了可見小人忌賢嫉能遺禍國家不小


青面獸北京開武


急先鋒東郭爭功

第十三回　急先鋒東郭爭功　青面獸北京鬪武

詩曰

得罪幽燕作配戎　當場比試較英雄　暮逢敵手難藏幸　將遇良才怎用功　鵰畫弓彎欺滿月　點鋼鎗刺耀霜風　直饒射虎穿楊手　盡在輸贏勝負中

話說當時周謹楊志兩個勒馬在于旗下正欲出戰交鋒只見兵馬都監聞達喝道且住自上廳來稟復梁中書道復恩相論這兩個比試武藝雖然未見本事高低鎗刀本是無情之物只宜殺賊勦寇今日軍中自家比試恐有傷

是大是

損輕則殘疾重則致命此乃於軍不利可將兩根鎗去了鎗頭各用毡片包裹地下蘸了石灰再各上馬都與皂衫穿着但是鎗尖厮擱如白點多者當輸此理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隨即傳令下去兩個領了言語向這演武廳後去了鎗尖都用毡片包了縛成骨朵身上各換了皂衫各用鎗去石灰桶裡蘸了石灰再各上馬出到陣前楊志橫鎗立馬看那周謹時果是弓馬熟閒怎生結束頭戴皮盔皂衫籠着一付熟銅甲下穿一對戰靴繫一條緋紅包肚騎一疋鵝黃馬那周謹躍馬挺鎗直取楊志這楊志也拍戰馬撚手中鎗來戰周謹兩個在陣前來來往往番番復復攪做一團紐做一塊鞍上人閒人坐下馬閒馬兩個

開了四五十合看周謹時恰似打翻了豆腐的斑斑點點約有三五十處看楊志時只有左肩脾上一點白梁中書大喜叫喚周謹上廳看了跡道前官叅你做個軍中副脾教楊志替此人職役管軍兵馬都監李成上廳稟復梁中書道周謹鎗法生疎弓馬熟閒不爭把他來逐了職事恐怕慢了軍心再教周謹與楊志比箭如何梁中書道言之極當再傳下將令來叫楊志與周謹比箭兩個得了將令都扎了鎗各關了弓箭楊志就弓袋內取出那張弓來扣得端正擎了弓跳上馬跑到廳前立在馬上欠身稟復道恩相弓箭發處事不容情恐有傷損乞請鈞旨梁中書道武夫比試何慮傷殘但有本事射死勿論楊志得令回到

陣前李成傳下言語叫兩個比箭好漢各閃與一面遮箭牌防護身體兩個各領了遮箭防牌綽在臂上楊志道你先射我三箭後却還你三箭周謹聽了恨不得把楊志一箭射個透明楊志終是個軍官出身識破了他手段全不把他爲事怎見的兩個比試

一個天姿英發一個銳氣豪強一個曾向山中射虎一個慣從風裡穿楊彀滿處兎狐喪命箭發時鵰翎魂傷較藝術當場比並施手段對衆揄揚一個磨鞅解實難抵當一個閃身解不可隄防頃刻內要觀勝負霎時間要見存亡雖然兩個降龍手必定其中有一強

當時將臺上早把青旗磨動楊志拍馬望南邊去周謹縱

馬赶來將韁繩搭在馬鞍轡上左手拏着弓右手搭上箭
祇得潇潇地望楊志後心颼地一箭楊志聽得背後弓弦
響霍地一閃去鐙裡藏身那枝箭早射個空周謹見一箭
射不着却早慌了再去壺中急取第二枝箭來搭上弓弦
覷的楊志較親望後心再射一箭楊志聽得第二枝箭來
却不去鐙裏藏身那枝箭風也似來楊志那時也取弓在
手用弓稍只一撥那枝箭滴溜溜撥下草地裡去了周謹
見第二枝箭又射不着心裡越慌楊志的馬早跑到教場
盡頭霍地把馬一兜那馬便轉身望正廳上走回來周謹
也把馬只一勒那馬也跑回就勢裡赶將來去那綠茸茸
芳草地上人個馬蹄翻蓋撒鈸相似勃剌剌地風團見也

容與堂藏

形容周謹楊志此箭之如風

似敗走周謹再取第三枝箭搭在弓弦上扣得滿滿地儘平生氣力眼睜睜地看着楊志後心窩上只一箭射將來楊志聽得弓弦響紐回身就鞍上把那枝箭只一綽綽在手裡便縱馬入演武廳前撇下周謹的箭梁中書見了大喜傳下號令却叫楊志也射周謹三箭將臺上又把青旗磨動周謹撇了弓箭拿了傍牌在手拍馬望南而走楊志在馬上把腰只一縱畧將脚一拍那馬勃剌剌的便赶楊志先把弓虛批一扯周謹在馬上聽得腦後弓弦響扭轉身來便把傍牌來迎却早接個空周謹尋思道那厮只會使鎗不會射箭等我待他第三枝箭再虛詐時我便喝住了他便箏我贏了周謹的馬早到教場南盡頭那馬便轉

望演武廳來楊志的馬見周謹馬跑轉來那馬也便回身
楊志早去壺中掣出一枝箭來搭在弓弦上心裡想道射
中他後心窩必至傷了他性命他和我又沒冤仇洒家只
射他不致命處便了左手如托太山右手如抱嬰孩弓開
如滿月箭去似流星說時遲那時快一箭正中周謹左肩
周謹措手不及翻身落馬那疋空馬直跑過演武廳背後
去了衆軍卒自去救那周謹去了梁中書見了大喜叫軍
政司便呈文案來教楊志截替了周謹職役楊志喜氣洋
洋下了馬便向廳前來拜謝恩相充其職役只見堦下左
邊轉上一個人來叫道休要謝職我和你兩個比試楊志
看那人時身材凜凜七尺以上長短面圓耳大脣闊口方

腮邊一部落腮鬍鬚威風凜凜相貌堂堂直到梁中書面前聲了喏稟道周謹患病未痊精神不在因此悞輸與楊志小將不才願與楊志比試武藝如若小將折半點便宜與楊志休教截替周謹便教楊志替子小將職役雖死而不怨梁中書看時不是別人却是大名府留守司正牌軍索超爲是他性急撮鹽入火爲國家面上只要爭氣當先厮殺以此人都叫他做急先鋒李成聽得便下將臺來直到廳前稟覆道相公這楊志既是殿司制使必然好武藝雖和周謹不是對手正好與索正牌比試武藝便見優劣梁中書聽了心中想道我指望一力要擡舉楊志衆將不伏一發等他贏了索超他們也死而無怨却無話說梁中

閒處都不放過神手神手

書隨即喚楊志上廳問道你與索超比試武藝如何楊志稟道恩相將令安敢有違梁中書道既然如此你去廳後換了裝束好生披掛教甲仗庫隨行官吏取應用軍器給與就叫牽我的戰馬借與楊志騎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閑楊志謝了自去結束却說李成分付索超道你却難比別人周謹是你徒弟先自輸了你若有些踈失吃他把大名府軍官都看得輕了我有一疋慣曾上陣的戰馬并一副披掛都借與你小心在意休教折了銳氣索超謝了也自去結束梁中書起身走出堦前來從人移轉銀交椅直到月臺闌干邊放下梁中書坐定左右祗候兩行喚打傘的撐開那把銀葫蘆頂茶褐羅三簷凉傘來盖定在梁中書

出都異人此
陣如奇文
處侵此哉

背後將臺上傳下將令早把紅旗招動兩邊金鼓齊鳴發一通攔去那教場中兩陣內各放了個砲砲響處索超跑馬入陣內藏在門旗下楊志也從陣裡跑馬入軍中直到門旗背後將臺上又把黃旗招動又發了一通攔兩軍齊納一聲喊教場中誰敢做聲靜蕩蕩的再一聲鑼響扯起淨平白旗兩下眾官沒一個敢動胡言說話靜靜地立着將臺上又把青旗招動只見第三通戰鼓響處去那左邊陣內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正牌軍索超出馬直到陣前兜住馬拏軍罷在手果是英雄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熟銅獅子盔腦後斗大來一顆紅纓身披一副鉄葉攢成鎧甲腰繫一條鍍金獸面束帶前後兩面

青銅護心鏡上籠着一領緋紅闘花袍上面垂兩條綠
絨縷領帶下穿一雙斜皮氣跨靴左帶一張弓右懸一
壺箭手裡横着一柄金麟斧步下李都監那疋慣戦能
征雪白馬看那疋馬時又是一疋好馬但見
兩耳如同玉筯雙睛凸似金鈴色按庚辛彷彿南山白
額虎毛堆臘粉如同北海玉麒麟衝得陣跳得溪喜戦
鼓性如君子負得重走得遠慣嘶風必是龍媒勝如伍
相梨花馬賽過秦王白玉駒
左陣上急先鋒索超跳住馬橛着金麟斧立馬在陣前右
邊陣内門旗下看看分開鸞鈴響處楊志提手中鎗出馬
直至陣前勒住馬横着鎗在手果是勇猛怎生結束但見

頭戴一頂鋪霜耀日鎖鉄盔上撒着一把青纓身穿一
副鈎嵌梅花榆葉甲繫一條紅絨打就勒甲縧前後獸
面掩心上籠着一領白羅生色花袍垂着條紫絨飛帶
脚登一雙黃皮襯底靴一張皮靶弓數根鏨子箭手中
挺着渾鉄點鋼鎗騎的是梁中書那疋火塊赤千里嘶
風馬看時又是一疋無敵的好馬但見

驟分火焰尾擺朝霞渾身亂掃胭脂兩耳對攢紅葉侵
晨臨紫塞馬蹄迸四點寒星日暮轉沙堤就地滾一團
火塊休言火德神駒真乃壽亭赤兎疑是南宮來猛獸
渾如北海出驪龍

右陣上青面獸楊志撚手中鎗勒坐下馬立於陣前兩邊

軍將暗暗地喝采雖不知武藝如何先見威風出衆正南上旗牌官拏着銷金令字旗驟馬而來喝道奉相公鈞旨教你兩個俱各用心如有虧悞處定行責罰若是贏時多有重賞二人得令縱馬出陣都到教場中心兩馬相交二般兵器並舉索超忿怒輪手中大斧拍馬來戰楊志楊志逞威撚手中神鎗來迎索超兩個在教場中間將臺前面二將相交各賭平生本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但見

征旗蔽日殺氣遮天一個金鬃斧直遶頂門一個渾鉄鎗不離心坎這個是扶持社稷毘沙門托塔李天王那個是整頓江山掌金闕天蓬大元帥一個鎗尖上吐一

條火敲一個斧刃中迸幾道寒光那個是七國中袁達重生這個是三分內張飛出世一個似巨靈神忿怒揮大斧劈碎西華山一個如華光蔵生嗔仗金鎗棚透鎖魔関這個圓彪彪睜開雙眼肷查查斜砍斧頭來那個剌剌剌咬碎牙関火焰焰搖得鎗桿斷這個弄精神不放些兒空那個覷破綻安容半點閑

當下楊志和索超兩個鬥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月臺上衆中書看得呆了兩邊衆軍官看了喝采不迭陣面上軍士們遞相斷覷道我們做了許多年軍也曾出了幾遭征何曾見這等一對好漢斷殺李成聞達在將臺上不住聲叫道好鬥聞達心裡只恐兩個內傷了一個慌忙招呼旗

官拿着令字旗與他分了將臺上忽的一聲鑼響楊志
和索超聞到是處各自要爭功那里肯回馬旗牌官飛來
叫道兩個好漢歇了相公有令楊志索超方纔收了手中
軍器勒坐下馬各跑回本陣來立馬在旗下看那梁中書
只等將令李成聞達下將臺來直到月臺下稟覆梁中書
道相公據這兩個武藝一般皆可重用梁中書大喜傳下
將令叫喚楊志索超旗牌官傳令喚兩個到廳前都下了
馬小校接了二人的軍器兩個都上廳來躬身聽令梁中
書叫取兩錠白銀兩副表裡來賞賜二人就叫軍政司將
兩個都陞做管軍提轄使便叫貼了文案從今日便參了
他兩個索超楊志都拜謝了梁中書將着賞賜下廳來解

了鎗刀弓箭卸了頭盔衣甲換了衣裳索超也自去了披掛換了錦襖都上廳來再拜謝了衆軍官入班做了提轄衆軍卒打着得勝鼓把着那金鼓旗先散梁中書和大小軍官都在演武廳上筵宴看看紅日沉西筵席已罷衆官皆歡梁中書上了馬衆官員都送歸府馬頭前擺着這兩個新參的提轄上下肩都騎着馬頭上都帶着花紅迎入東郭門來兩邊街道扶老携幼都看了歡喜梁中書在馬上問道你那百姓歡喜爲何莫非哂笑下官衆老人都跪下稟道老漢等生在北京長在大名府不曾見今日這等兩個好漢將軍比試今日教場中看了這般敵手如何不歡喜梁中書在馬上聽了大喜回到府中衆官各自散了

索超自有一班弟兄請去作慶飲酒楊志新來未有相識自去梁府宿歇早晚慇懃聽候使喚都不在話下且把這閒話丟過只說正話自東郭演武之後梁中書十分愛惜楊志早晚與他並不相離月中又有一分請受自漸漸地有人來結識他那索超見了楊志手段高強心中也自欽伏不覺光陰迅速又早春盡夏來時逢端午節賓勘至梁中書與蔡夫人在堂家宴慶賀端陽但見

盆栽綠艾瓶插紅榴水晶簾捲蝦鬚錦綉屏開孔雀菖蒲切玉佳人咲捧紫霞盃肴黍堆金美女高擎青玉案食烹異品果獻時新絃管笙簧奏一派聲清韵美綺羅珠翠擺兩行舞女歌兒當筵象板撒紅牙遍體舞裙拖

錦綉消遣壺中間日月遨遊身外醉乾坤 妙 乾坤

當日梁中書正在後堂與蔡夫人家宴慶賞端陽酒至數盃食供兩套只見蔡夫人道相公自從出身今日爲一統帥掌握國家重任這功名富貴從何而來梁中書道世傑自幼讀書頗知經史人非艸木豈不知泰山之恩提攜之力感激不盡蔡夫人道丈夫既知我父親之恩德如何忘了他生辰梁中書道下官如何不記得泰山是六月十五日生辰已使人將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京師慶壽一月之前幹人都關領去了見今九分齊備數日之間也待打點停當差人起程只是一件在此躊躇上年收買了許多玩器并金珠寶貝使人送去不到半路盡被賊人劫

了枉費了這一遭財物至今嚴捕賊人不獲今年教誰人去好蔡夫人道帳前見有許多軍校你選擇知心腹的人去便了梁中書道尚有四五十日早晚催併禮物完足那時選擇去人未遲夫人不必掛心世傑自有理會當日家宴午牌至二更方散自此不在話下不說梁中書收買禮物玩器選人上京去慶賀蔡太師生辰且說山東濟州渾城縣新到任一個知縣姓時名文彬當日陞廳公座但見

爲官清正作事廉明每懷惻隱之心常有仁慈之念爭田奪地辨曲直而後施行鬥毆相爭分輕重方纔決斷閒暇撫琴會客也應分理民情雖然縣治宰臣官果是一方民父母

當下知縣時文彬陞廳公座左右兩邊排着公吏人等知縣隨即叫喚尉司捕盜官員并兩個巡捕都頭本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疋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鎗的頭目二十個土兵這馬兵都頭姓朱名仝身長八尺四五有一部虎鬚髯長一尺五寸面如重棗目若明星似關雲長模樣滿縣人都稱他做美髯公原是本處富戶只因他仗義疎財結識江湖上好漢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的朱仝氣象但見

義胆忠肝豪傑胷中武藝精通超羣出衆果英雄彎弓能射虎提劍可誅龍一表堂堂神鬼怕形容凜凜威風

面如重棗色通紅雲長重出世人號美髯公
那步兵都頭姓雷名橫身長七尺五寸紫棠色面皮有一部扇圈鬍鬚爲他膂力過人能跳二三丈濶濶滿縣人都稱他做插翅虎原是本縣打鉄匠人出身後來開張碓坊殺牛放賭雖然仗義只有些心窄也學得一身好武藝怎見得雷橫氣象但見

天上罡星臨世上就中一個偏能都頭好漢是雷橫拽拳神臂健飛脚電光生江海英雄當武勇跳墻過濶身輕豪雄誰敢與相爭山東插虎冦海盡聞名

因那朱仝雷橫兩個非是等閑人也以此衆人保他兩個做了都頭專管擒拿賊盜當日知縣呼喚兩個上廳來聲

了喏取台旨知縣道我自到任以來聞知本府濟州管下所屬水鄉梁山泊賊盜聚衆打刼拒敵官軍亦恐各處鄉村盜賊猖狂小人甚多今喚你等兩個休辭辛苦與我將帶本管土兵人等一個出西門分投巡捕若有賊人隨即夥獲申解不可擾動鄉民體知東溪村山上有株大紅葉樹別處皆無你們衆人採幾片來縣里呈納方表你們曾巡到那里各人若無紅葉便是汝等虛妄官府定行責罰不恕兩個都頭領了台旨各自回歸點了本管土兵分投自去巡察不說朱仝引人出西門自去巡捕只說雷橫當晚引了二十個土兵出東門逕村巡察遍地里走了一遭回來到東溪村山上衆人採了那紅葉就下村來行不到

三二里早到靈官廟前見殿門不閉雷橫道這殿裡又沒有廟祝殿門不閉莫不有歹人在裡面麼我們直入去看一看衆人拿着火一齊照將入來只見供卓上赤條條地睡着一個大漢天道又熱那漢子把些破衣裳團做一塊作枕頭枕在項下齁齁的沉睡着了在供卓上雷橫看了道好怪好怪知縣相公忒神明原來這東溪村真個有賊大喝一聲那漢却待要掙挫被二十個土兵一齊向前把那漢子一條索子綁了押出廟門投一個保正莊上來不是投那個去處有分教直使得東溪村裡聚三四籌好漢英雄鄆城縣中尋十萬貫金珠寶貝正是天上罡星來聚會人間地煞得相逢畢竟雷橫拿住那漢投解甚處來且

聽下回分解

李贄曰水滸傳文字形容既妙轉換又神如此回文字形容刻畫周謹楊志索超處已勝太史公一等至其轉換到劉唐處來真有出神入化手段此豈人力可到定是化工文字可先天地始後天地終也不妄不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三終



赤髮鬼醉臥靈官廟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第十四回

赤髮鬼醉臥靈官殿　晁天王認義東溪村

詩曰

勇悍劉唐命運乖　靈官殿裡夜徘徊　偶逢巡邏遭羈縛　遂使英雄困柳崖　鹵莽雷橫應墮計　仁慈晁蓋獨憐才　生辰綱貢諸珍貝　總被斯人送將來

話說當時雷橫來到靈官殿上見了這條大漢睡在供卓上衆土兵向前把條索子綁了捉離靈官殿來天色却早是五更時分雷橫道我們且押這廝去晁保正莊上討些點心吃了却解去縣裡取問一行衆人却都避這保正莊

上來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鬼名蓋祖是本縣本鄉富戶平生仗義疎財專愛結識天下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不論好歹便留在莊上住若要去時又將銀兩賫助他起身最愛刺鎗使棒亦自身強力壯不娶妻室終日只是打熬筋骨鄆城縣管下東門外有兩個村坊一個東溪村一箇西溪村只隔着一條大溪當初這西溪村常常有鬼白日迷人下水在溪裡無可奈何忽一日有個僧人經過村中人備細說知此事僧人指個去處教用青石鑿個寶塔放於所在鎮住溪邊其時西溪村的鬼都赶過東溪村來那時鬼蓋得知了大怒從溪裡走將過去把青石寶塔獨自奪了過來東溪邊放下因此人皆稱他做托塔天王鬼

盖獨霸在那村坊江湖上都聞他名字却早雷橫并土兵押着那漢來到莊前敲門莊裡莊客聞知報與保正此時晁盖未起聽得報是雷都頭到來慌忙叫開門莊客開得莊門衆土兵先把那漢子吊在門房裡雷橫自引了十數箇爲頭的人到帥堂上坐下晁盖起來接待動問道都頭有甚公幹到這里雷橫荅道奉知縣相公鈞旨着我與朱仝兩個引了部下土兵分投下鄉村各處巡捕賊盜因走得力乏欲得少歇還投貴莊暫息有驚保正安寢晁盖道這個何碍一面教莊客安排酒食管待先把湯來吃晁盖動問道敝村曾拿得個小小賊麽雷橫道却纔前面是黨官廠上有個大漢睡着在那里我看那厮不是良善君子

還是要騙酒飯吃

以定是醉了就便着我們把索子縛綁了本待便解去縣裡見官一者忒早些二者也要教保正知道恐日後父母未官問時保正也好荅應見今吊在貴莊門房裡晁蓋聽了心記在心稱謝道多感都頭見教少刻莊客捧出盤饌酒食晁蓋喝道此間不好說話不如去後廳軒下少坐便叫莊客裡面點起燈燭請都頭到裡面酌盃晁蓋坐了主位雷橫坐了客席兩個坐定莊客鋪下果品案酒菜蔬盤饌莊客一面篩酒晁蓋又叫置酒與士兵衆人吃莊客請衆人都引去廊下客位裡管待大盤酒肉只管教衆人吃晁蓋一頭相待雷橫吃酒一面自肚裡尋思村中有甚小賊吃他拿了我且自去看是誰相陪吃了五七盃酒便叫家裡

一個王管出來陪奉都頭坐一坐我去淨了手便來那王管陪侍着雷橫吃酒鳳蓋却去裡面拿了個燈籠逕來門樓下看時土兵都去吃酒沒一箇在外面鳳蓋便問看門的莊客都頭拿的賊吊在那里莊客道在門房裡閑着鳳蓋去推開門打一看時只見高高吊起那漢子在裡面露出一身黑肉下面抓扎起兩條黑魆魆毛腿赤着一雙脚鳳蓋把燈照那人臉時紫黑闊臉髮邊一搭硃砂記上面生一片黑黃毛鳳蓋便問道漢子你是那里人我村中不曾見有你那漢道小人是遠鄉客人來這里投逵一個人却把我來拿做賊我須有分辨處鳳蓋道你來我這村中投逵誰那漢道我來這村裡投逵一個好漢鳳蓋道這好

一。僧疑。劉唐只。是裝鳳。蓋救他。假說來。投逵他。

賊——是——不——道——唯

也。是但公孫勝來如何解。

漢叫做甚麼那漢道他喚做晁保正晁蓋道你却尋他有甚勾當那漢道他是天下聞名的義士好漢如今我有一套富貴來與他說知因此而來晁蓋道你且住只我便是晁保正却要我救你你只認我做娘舅之親少刻我送雷都頭那人出來時你便叫我做阿舅我便認你做外甥只說四五歲離了這里今番來尋阿舅因此不認得那漢道若得如此救護深感厚恩義士提携則個正是

黑甜一枕古祠中　被捉高懸草舍東　却是劉唐未應死　解圍晁正有奇功

且說晁蓋提了燈籠自出房來仍舊把門拽上急入後廳來見雷橫說道甚是慢客雷橫道且是多多相擾理甚不

當兩個又吃了數盃酒只見窓子外射入天光來雷橫道東方動了小人告退好去縣画卯晁盖道都頭官身不敢久留若再到敎村公幹千萬來走一遭雷橫道却得再來拜望不須保正分付請保正免送晁盖道却罷也送到莊門口兩個同走出來那夥土兵衆人都得了酒食吃得飽了各自拿了槍棒便去門房裡解了那漢背剪縛着帶出門外晁盖見了說道好條大漢雷橫道這廝便是霍官廟裡捉的賊說猶未了只見那漢叫一聲阿舅救我則個晁盖假意看他一看喝問道兀的這廝不是王小三麼那漢道我便是阿舅救我衆人吃了一驚雷橫便問晁盖道這人是誰如何却認得保正晁盖道原來是我外甥王小三

老賊妙人　妙人妙賊老

這廝如何却在廟裡歇乃是家姐的孩兒從小在這里過活四五歲時隨家姐夫和家姐上南京去住一去了十數年這廝十四五歲又來走了一遭跟箇本京客人來這里販棗子向後再不曾見面多聽得人說這廝不成器如何却在這里小可本也認他不得爲他髮邊有這一搭朱砂記因此影影認得晁盖喝道小三你如何不逕來見我却去村中做賊那漢叫道阿舅我不曾做賊晁盖喝道你既不做賊如何拿你在這里奪過土兵手裡棍棒匹頭匹臉便打雷橫并衆人勸道且不要打聽他說那漢道阿舅息怒且聽我說自從十四五歲時來走了這遭如今不是十年了昨夜路上多吃了一盃酒不敢來見阿舅權去廟裡

睡得醒了却來尋阿舅不想被他們不問事由將我拿了
却不曾做賊晁蓋拿起棍來又要打口裡罵道畜生你却
不逕來見我且在路上貪嘴這口黃湯我家中沒得與你
吃辱莫殺人雷橫勸道保正息怒你令甥本不曾做賊我
們見他偌大一條大漢在廟裡睡得蹺蹊亦且面生又不
認得因此設疑捉了他來這里若早知是保正的令甥定
不拿他喚土兵快解了綁縛的索子放還保正衆土兵登
時解了那漢雷橫道保正休怪早知是令甥不致如此甚
是得罪小人們回去晁蓋道都頭且住請入小莊再有話
說雷橫放了那漢一齊再入神堂裡來晁蓋取出十兩花
銀送與雷橫道都頭休嫌輕微望賜笑留雷橫道不當如

此晁蓋道若是不肯收受時便是怪小人雷橫道既是保正厚意權且收受改日却得報答晁蓋叫那漢拜謝了雷橫晁蓋又取些銀兩賞了衆土兵再送出莊門外雷橫相別了引着土兵自去晁蓋却同那漢到後軒下取幾件衣裳與他換了取頂頭巾與他帶了便問那漢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道小人姓劉名唐祖貫東潞州人氏因這髮邊有這搭朱砂記人都喚小人做赤髮鬼特地送一套富貴來與保正哥哥昨夜晚了因醉倒在廟裡不想被這廝們捉住綁縛了來正是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今日幸得到此哥哥坐定受劉唐四拜拜罷晁蓋道你且說送一套富貴與我見在何處劉唐道小人自幼飄蕩

江湖多走途路專好結識好漢往往多聞哥哥大名不期有緣得遇曾見山東河北做私商的多曾來投奔哥哥因此劉唐敢說這話這里別無外人方可傾心吐胆對哥哥說晁蓋道這里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劉唐道小弟打聽得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玩器等物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去年也曾送十萬貫金珠寶貝來到半路裡不知被誰人打劫了至今也無捉處今年又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早晚安排起程要赴這六月十五日生辰小弟想此是一套不義之財取而何碍便可商議箇道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爲罪聞知哥哥大名是個真男子武藝過人小弟不才願也學

是大是

容與堂藏板

得本事休道三五個漢子便是一二千軍馬隊中拿條鎗也不懼他倘蒙哥哥不弃時獻此一套富貴不知哥哥心內如何晁蓋道壯哉且再計較你既來這里想你吃了些艱辛且去客房裡將息少歇暫且待我從長商議來日說話晁蓋叫莊客引劉唐廊下客房裡歇息莊客引到房中也自去幹事了且說劉唐在房裡尋思道我着甚來由苦惱這遭多虧晁蓋完成解脫了這件事只叵奈雷橫那厮平白騙了晁保正十兩銀子又吊我一夜想那厮去未遠我不如拿了條棒赶上去齊打翻了那厮們却奪回那銀子送還晁蓋他必然敬我此計大妙劉唐便出房門去鎗架上拿了一條朴刀便出莊門大踏步投南赶來此時天

此一人也一家一數一小一是一只一奇一

色已明但見
北斗初橫東方漸白天涯曙色經分海角殘星暫落金
雞三唱喚佳人傳粉施朱寶馬頻嘶催行客爭名競利
牧童樵子離莊牝牡牛羊出圈幾縷曉霞橫碧漢一輪
紅日上扶桑（要他何用）
這赤髮鬼劉唐挾着朴刀赶了五六里路却早望見雷橫
引着土兵慢慢地行將去劉唐赶上來大喝一聲兀那都
頭不要走雷橫吃了一驚回過頭來見是劉唐撚着朴刀
赶來雷橫慌忙去土兵手裡奪條朴刀拿着喝道你那厮
赶將來做甚麼劉唐道你曉事的留下那十兩銀子還了
我我便饒了你雷橫道是你阿舅送我的干你甚事我若

不看你阿舅面上直結果了你這廝性命刻地問我取銀子劉唐道我須不是賊你却把我吊了一夜又騙我阿勇十兩銀子是會的將來還我佛眼相看你若不還我叫你目前流血雷橫大怒指着劉唐大罵道辱門敗戶的諕賊怎敢無禮劉唐道你那許害百姓的腌臢潑才怎敢罵我雷橫又罵道賊頭賊臉賊骨頭必然要連累鳥蓋你這等賊心賊肝我行須使不得劉唐大怒道我來和你兄個輸贏撚着朴刀直迸雷橫雷橫見劉唐赶上來呵呵大笑挺手中朴刀來迎兩個就大路上廝併但見

雲山顯翠露艸凝珠天色初明林下曉烟纔起村邊一來一往似鳳翻身一撞一衝如鷹展翅一個照搠盡依

看來天下事都要悟頭

真賊頭出來了

良法一個遮攔自有悟頭（秘）這個丁字脚搶將入來那個四換頭遶將進去兩句道雖然不上凌烟閣只此堪描入畫圖

當時雷橫和劉唐就路上開了五十餘合不分勝敗衆土兵見雷橫贏不得劉唐却待都要一齊上併他只見側首籬門開處一個人掣兩條銅鍊叫道你們兩個好漢且不要鬪我看了多時權且歇一歇我有話說便把銅鍊就中一隔兩個都收住了朴刀跳出圈子外來立住了脚看那人時似秀才打扮戴一頂桶子樣抹眉梁頭巾穿一領皂沿邊麻布寬衫腰繫一條茶褐鸞帶下面絲鞋淨襪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鬚長這秀才乃是智多星吳用表字學究

道號加亮先生祖貫本鄉人氏曾有一首臨江仙贊吳用的好處

萬卷經書曾讀過平生機巧心靈六韜三畧究來精胷中藏戰將腹內隱雄兵謀略敢欺諸葛亮陳平豈敵才能畧施小計鬼神驚名稱吳學究人號智多星

當時吳用手提鋼鍊指着劉唐叫道那漢且住你因甚和都頭爭執劉唐光着眼看吳用道不干你秀才事雷橫便道教授不知這廝夜來赤條條地睡在靈官殿裡被我們拿了這廝帶到晁保正莊上原來却是保正的外甥看他母舅面上放了他晁天王請我們吃酒了送些禮物與我這廝瞞了他阿舅直赶到這里問我取你道這廝大胆麼

吳用尋思道是蓋我都是自幼結交但有些事便和我相
諫計較他的親眷相識我都知道不曾見有這箇外甥亦
且年甲也不相登必有些蹺蹊我且勸開了這場鬧却再
問他吳用便道大漢休執迷你的母舅與我至交又和這
都頭亦過得好他便送些人情與這都頭你却來討了也
須壞了你母舅面皮且看小生面我自與你母舅說劉唐
道秀才你不省得這箇不是我阿舅甘心與他他詐取了
我阿舅的銀兩若是不還我誓不回去雷橫道只除是保
正自來取便還他却不還你劉唐道你屈寃人做賊詐了
銀子怎地不還雷橫道不是你的銀子不還不還劉唐道
你不還只除問得我手裡朴刀肯便罷吳用又勸你兩個

聞了半日又沒輸贏只管閒到幾時是了劉唐道他不還我銀子直和他挣箇你死我活便罷雷橫大怒道我若怕你添個土兵來併你也不算好漢我自好歹搠翻你便罷劉唐大怒拍着胸前叫道不怕不怕便赶上來這邊雷橫便指手劃脚也赶攏來兩箇又要廝併這吳用橫身在裡面勸那里勸得住劉唐撚着朴刀只待鑽將過來雷橫口裡千賊萬賊罵挺起朴刀正待要閙只見衆土兵指道保正來了劉唐回身看時只見晁蓋披着衣裳前襟攤開從大路上赶來大喝道畜生不得無禮那吳用大吠道須是保正自來方纔勸得這場鬧晁蓋赶得氣喘問道怎的赶來這里閙朴刀雷橫道你的令甥拿着朴刀赶來問我取

銀子小人道不還你我自送還保正非干你事他和小人
聞了五十合教授解勸在此晁蓋道這畜生小人並不知
道都頭看小人之面請回自當改日登門陪話雷橫道小
人也知那厮胡爲不與他一般見識又勞保正遠出作別
自去不在話下且說吳用對晁蓋說道不自保正自來幾
乎做出一場大事這個令甥端的非凡是好武藝小生在
籬笆裡看了這個有名慣使朴刀的雷都頭也敵不過只
辦得架隔遮攔若再鬥幾合雷橫必然有失性命因此小
生慌忙出來間隔了這個令甥從何而來往常時莊上不
曾見有晁蓋道却待正要來請先生到敝莊商議句話正
欲使人來只見不見了他鎗架上朴刀又沒尋處只見牧

童報說一個大漢拿條朴刀望南一直趕去我慌忙隨後追得來早是得教授諫勸住了請尊步同到敝莊有句話計較計較那吳用還至書齋掛了銅鍊在書房裡分付主人家道學生來時說道先生今日有幹權放一日暇拽上書齋門將鎖鎖了一同晁蓋劉唐直到晁家莊上晁蓋竟邀入後堂深處分賓而坐吳用問道保正此人是誰晁蓋道江湖上好漢此人姓劉名唐是東潞州人氏因此有一套富貴特來投遊我夜來他醉臥在靈官廟裡只被雷橫捉了拿到我莊上我因認他做外甥方得脫身他說有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十萬貫金珠寶貝送上東京與他丈人蔡太師慶生辰早晚從這里經過此等不義之財取

好話的是有賊智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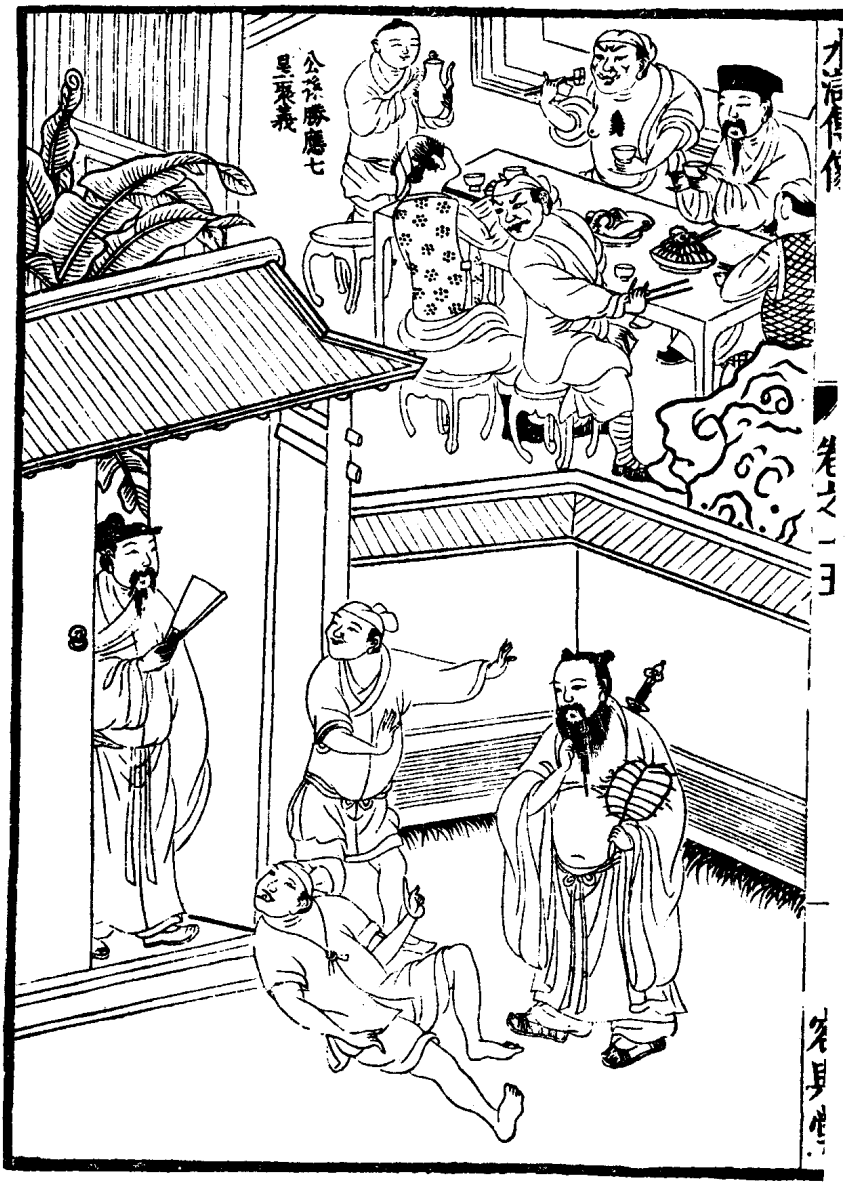
之何碍他來的意正應我一夢我昨夜夢見北斗七星直墜在我屋脊上斗柄上另有一顆小星化道白光去了我想星照本家安得不利今早正要求請教授商議不想又是這一套此一件事若何吳用咲道小生見劉兄赶得來跷蹊也猜個七八分了此一事却好只是一件人多做不得人少又做不得宅上空有許多莊客一個也用不得如今只有保正劉兄小生三人這件事如何圖弄便是保正與兄十分了得也擔負不下這段事須得七八個好漢方可多也無用晁蓋道莫非要應夢之星數吳用便道兄長這一夢不凡也非同小可莫非非地上再有扶助的人來吳用尋思了半晌眉頭一縱計上心來說道有了有了晁

蓋道先生既有心腹好漢可以便去請來成就這件事吳用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蘆花叢裡泊戰舡却似打魚舡荷葉鄉中聚義漢翻爲眞好漢正是指麾說地談天口來誘拿雲捉霧人畢竟智多星吳用說出甚麽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晁蓋劉唐吳用都是偷賊底若不是蔡京那箇老賊緣何引得這班小賊出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四 終


吳擧宪說
三阮遺書


公孫勝應七星之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五

第十五回

吳學究說三阮撞籌　公孫勝應七星聚義

詩曰

英雄聚會本無期　水滸山涯任指揮　欲向生辰邀衆寶　特叛三阮協神機　一時豪俠欺黃屋　七宿光芒動紫微　衆守梁山同聚義　幾多金帛盡俘歸

話說當時吳學究道我尋思起來有三箇人義胆包身武藝出衆敢赴湯蹈火同死同生義氣最重只除非得這三箇人方纔完得這件事最蓋道這三箇却是甚麼樣人姓甚名誰何處居住吳用道這三箇人是弟兄三箇在濟州

容與堂藏板

大抵通文墨的人少義氣

梁山泊邊石碣村住日常只打魚爲生亦曾在泊子裡做私商勾當本身姓阮弟兄三人一箇喚做立地太歲阮小二一箇喚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箇喚做活閻羅阮小七這三箇是親弟兄量有義氣小生舊日在那里住了數年與他相交時他雖是箇不通文墨的人爲見他與人結交眞有義氣是箇好男子因此和他來往今已二三年有餘不曾相見若得此三人大事必成晁蓋道我也曾聞這阮家三弟兄的名字只不曾相會石碣村離這里只有百十里以下路程何不使人請他們來商議吳用道着人去請他們如何肯來小生必須自去那里憑三寸不爛之舌說他們入夥晁蓋大喜道先生高見幾時可行吳用荅道事

不宜遲只今夜三更便去明日晌午可到那里晁蓋道最好當夜叫莊客且安排酒食來吃吳用道北京到東京也曾行到只不知生辰綱從那條路來再煩劉兄休辭生受連夜去北京路上探聽起程的日期端的從那條路上來劉唐道小弟只今夜也便去吳用道且住他生辰是六月十五日如今却是五月初頭尚有四五十日等小生先去說了三阮弟兄回來那時却叫劉兄去晁蓋道也是劉兄弟只在我莊上等候話休絮煩當日吃了半晌酒食至三更時分吳用起來洗漱罷吃了些早飯討了些銀兩藏在身邊穿上艸鞋晁蓋劉唐送出莊門吳用連夜投石碣村來行到晌午時分早來到那村中但見

青巒巒山峯疊翠綠依依桑柘堆雲四邊流水遶孤村
幾處疎篁沿小徑茅簷傍澗古木成林籬外高懸沽酒
旆柳陰閒纜釣魚舡

吳學究自來認得不用問人來到石碣村中逕投阮小二
家來到得門前看時只見枯椿上纜着數隻小漁舡疎籬
外晒着一張破魚網倚山傍水約有十數間卓房吳用叫
一聲道二哥在家麼只見一個人從裡面走出來生得如
何但見

軀兜臉兩眉竪起略綽口四面連拳胷前一帶盖胆黃
毛背上兩枝橫生板肋臂膊有千百斤氣力眼睛射幾
萬道寒光人稱立地太歲果然混世魔王

那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着雙脚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荅道有些小事特來相尋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不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箇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着十數尾重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盃却說吳用道小生的來意也欲正要和二哥吃三盃阮小二道隔湖有十箇酒店我們就在舡裡溫將過去吳用道最好也要就與五郎說句話不知在家也不在阮小二道我們一同去尋他便了兩箇來到泊岸邊枯樁上纜的小船解了一隻便扶上

吳用下舡坐了樹根頭拿了一把撏揪只顧盪早盪將四
去望湖泊裡來正盪之間只見阮小二把手一招叫道七
哥曾見五郎麼吳用看時只見蘆葦叢中搖出一隻舡來
那漢生的如何但見

疙瘩臉橫生怪肉玲瓏眼突出雙睛腮邊長短淡黃鬚
身上交加烏黑黜渾如生鉄打成疑是頑銅鑄就休言
嶽廟惡司神果是人間剛直漢村中喚作活閻羅世上
降生真五道

這阮小七頭戴一頂遮日黑箬笠身上穿箇碁子布背心
腰繫着一條生布裙把那舡隻盪着問道二哥你尋五哥
做甚麼吳用叫一聲七郎小生特來相央你們說話阮小

七道教授怨罪好幾時不曾相見吳用道一同和二哥去吃盃酒阮小七道小人也欲和教授吃盃酒只是一向不曾見面兩隻舡厮跟着在湖泊裡不多時撐到一箇去處團團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間艸房阮小二叫道老娘五哥在麼那婆婆道說不得魚又不得打連日去賭錢輸得沒了分文却經討了我頭上釵兒出鎮上賭去了阮小二笑了一聲便把舡撐開阮小七便在背後舡上說道哥哥正不知怎地賭錢只是輸却不晦氣若說哥哥不贏我也輸得赤條條地吳用暗想道中了我的計兩隻舡厮並着投石碣村鎮上來撐了半個時辰只見獨木橋邊一個漢子把着兩串銅錢下來解舡阮小二道五郎來了吳用看

時但見

一雙手渾如鉄棒兩隻眼有似銅鈴面皮上常有些笑容心窩裡深藏着蝎毒能生橫禍善降非灾拳打來猶子心寒脚踢處蚖蛇喪胆何處覓行瘟使者只此是矣

命二郎

那阮小五斜戴着一頂破頭巾髮邊插朵石榴花披着一領舊布衫露出胸前刺着的青鬱鬱一個豹子來裡面匾扎起袴子上面圖着一條間道綁子布手巾吳用叫一聲道五郎得采麼阮小五道原來却是教授好兩年不曾見面我在橋上望你們半日了阮小二道我和教授直到你家尋你老娘說道出鎮上賭錢去了因此同來這里尋你

且來和教授去水閣上吃三盃阮小五慌忙去橋邊解了
小舡跳在艙裡捉了撐楫只一撐三隻舡厮並着撐了一
歇早到那個水閣酒店前看時但見
前臨湖泊後映波心數十株槐柳綠如烟一兩蕩荷花
紅照水凉亭上四面明窓水閣中數般清致當壚美女
紅裙掩映翠紗衫滌罷山翁白髮偏宜麻布襖休言三
醉岳陽樓只此便爲蓬島客
當下三隻舡撐到水亭下荷花蕩中三隻舡都纜了扶吳
學究上了岸入酒店裡來都到水閣內揀一副紅油卓凳
阮小二便道先生休怪我三個弟兄麤俗請教授上坐吳
用道却使不得阮小七道哥哥只顧坐主位請教授坐客

容與堂藏板

席我兄弟兩個便先坐了吳用道七郎只是性快四個人坐定了叫酒保打一桶酒來店小二把四隻大盞子擺開鋪下四雙筯放下四般菜蔬打一桶酒放在卓子上阮小七道有甚麼下口小二道新宰得一頭黃牛花糕也相似好肥肉阮小二道大塊切十斤來阮小五道教授休笑話沒甚孝順吳用道倒來相擾多激惱你們阮小二道休恁地說催促小二哥只顧篩酒早把牛肉切做兩盤將來放在卓上阮家三兄弟讓吳用吃了幾塊便吃不得了那三個狠貪虎食吃了一回阮小五動問道教授到此貴幹阮小二道教授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教學今來要對付十數尾金色鯉魚要重十四五斤的特來尋我們阮

小七道若是每常要三五十尾也有莫說十數個再要多些我弟兄們也包辦得如今便要重十斤的也難得阮小五道教授遠來我們也對付十來個重五六斤的相送吳用道小生多有銀兩在此隨箕價錢只是不用小的須得十四五斤重的便好阮小七道教授却沒討處便是五哥許五六斤的也不能勾須是等得幾日統得我的舡裡有一桶小活魚就把來吃酒阮小七便去舡內取將一桶小魚上來約有五七斤自去竈上安排盛做三盤把來放在桌上阮小七道教授胡亂吃些個四個又吃了一回看看天色漸晚吳用尋思道這酒店裡須難說話今夜必是他家權宿到那里却又理會阮小二道今夜天色晚了請教

翻版必究

授權在我家宿一宵明日却再計較吳用道小生來這里走一遭千難萬難幸得你們弟兄今日做一處眼見得這席酒不肯要小生還錢今晚借二郎家歇一夜小生有些需銀子在此相煩就此店中沽一瓮酒買些肉村中尋一對鷄夜間同一醉如何阮小二道那里要教授壞錢我們弟兄自去整理不煩惱没對付處吳用道逕來要請你們三位若還不依小生時只此告退阮小七道既是教授這般說時且順情吃了却再理會吳用道還是七郎性直爽快吳用取出一兩銀子付與阮小七就問主人家沽了一瓮酒借個大瓮盛了買了二十斤生熟牛肉一對大雞阮小二道我的酒錢一發還你店主人道最好最好四人離

了酒店再下了舡把酒肉都放在舡艙裏解了纜索逕撐將開去一直投阮小二家來到得門前上了岸把舡仍舊纜在樁上取了酒肉四人一齊都到後面坐地便叫點起燈燭原來阮家弟兄三個只有阮小二有老小阮小五阮小七都不曾婚娶四個人都在阮小二家後面水亭上坐定阮小七宰了雞叫阿嫂同討的小猴子在厨下安排約有一更相次酒肉都搬來擺在桌上吳用勸他弟兄們吃了幾盃又提起買魚事來說道你這里偌大一個去處却怎地沒了這等大魚阮小二道實不瞞教授說這般大魚只除梁山泊裡便有我這石碣湖中狹小存不得這等大魚吳用道這里和梁山泊一望不遠相通一派之水如何

不去打些阮小二嘆了一口氣道休說吳用又問道二哥如何歎氣阮小五接了說道教授不知在先這梁山泊是我弟兄們的衣飯碗如今絕不敢去吳用道俺大去處終不成官司禁打魚鮮阮小五道甚麼官司敢來禁打魚鮮便是活閻王也禁治不得吳用道既沒官司禁治如何絕不敢去阮小五道原來教授不知來歷且和教授說知吳用道小生却不理會得阮小七接着便道這個梁山泊去處難說難言如今泊子裡新有一夥強人占了不容打魚吳用道小生却不知原來如今有強人我那里並不曾聞得說阮小二道那夥強人爲頭的是個秀才落科舉子喚做白衣秀士王倫第二個叫做摸着天杜遷第三個叫做雲

真情實話實說

裏金剛宋萬以下有個旱地忽律朱貴見在李家道口開酒店專一探聽事情也不打緊如今新來一個好漢是東京禁軍教頭甚麼豹子頭林冲十分好武藝這夥人好生了得都是有本事的這幾個賊男女聚集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搶擄來往客人我們有一年多不去那里打魚如今泊子裡把住了絶了我們的衣飯因此一言難盡吳用道小生實是不知有這段事如何官司不來捉他們阮小五道如今那官司一處處動悌便害百姓但一聲下鄉村來倒先把好百姓家養的猪羊鷄鵝盡都吃了又要盤纏打發他如今也好教這夥人奈何那捕盜官司的人那里敢下鄉村來若是那上司官員差他們緝捕人來都嚇得

尿屎齊流怎敢正眼兒看他阮小二道我雖然不打得大魚也省了若干科差吳用道恁地時那厮們倒快活阮小五道他們不怕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論秤分金銀異樣穿綳錦成篦吃酒大塊吃肉如何不快活我們弟兄三個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學得他們吳用聽了暗暗地歡喜道正好用計了阮小七又道人生一世艸生一秋我們只管打魚營生學得他們過一日也好吳用道這等人學他做甚麼他做的勾當不是笞杖五七十的罪犯空自把一身虎威都撇下倘或被官司拿住了也是自做的罪阮小二道如今該管官司沒甚分曉一片糊突千萬犯了迷天大罪的倒都沒事我弟兄們不能快活若是但有肯帶挈我們

的也去了罷阮小五道我也常常這般思量我弟兄三個的本事又不是不如別人誰是識我們的吳用道假如便有識你們的你們便如何肯去阮小七道若是有識我們的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若能勾受用得一日便死了開眉展眼吳用暗地想道這三個都有意了我且慢慢地誘他吳用又勸他三個吃了兩巡酒正是

只爲奸邪屈有才　天教惡曜下凡來　試看小阮三兄弟　劫取生辰不義財

吳用又說道你們三個敢上梁山泊捉這夥賊麼阮小七道便捉的他們那里去請賞也吃江湖上好漢們笑話吳用道小生短見假如你們怨恨打魚不得也去那里撞籌

却不是好阮小二道先生你不知我弟兄們幾遍商量要去入夥聽得那白衣秀士王倫的手下人都說道他心地窄狹安不得人前番那個東京林冲上山毆盡他的氣王倫那廝不肯胡亂着人因此我弟兄們看了這般樣一齊都心懶了阮小七道他們若似老兄這等慷慨愛我弟兄們便好阮小五道那王倫若得似教授這般情分時我們也去了多時不到今日我弟兄三個便替他死也甘心吳用道量小生何足道哉如今山東河北多少英雄豪傑的好漢阮小二道好漢們儘有我弟兄自不曾遇着吳用道只此間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你們曾認得他麽阮小五道莫不是叫做托塔天王的晁蓋麽吳用道正是此人阮

小七道雖然與我們只隔得百十里路程緣分淺薄聞名不曾相會吳用道這等一個仗義疎財的好男子如何不與他相見阮小二道我弟兄們無事也不曾到那里因此不能勾與他相見吳用道小生只幾年也只在晁保正莊上左近教些村學如今打聽得他有一套富貴待取特地來和你們商議我等就那半路裡攔住取了如何阮小五道這個却使不得他既是仗義疎財的好男子我們却去壞他的道路須吃江湖上好漢們知時笑話吳用道我只道你們弟兄心志不堅原來真個惜客好義我對你們實說果有協助之心我教你們知此一事我如今見在晁保正莊上住保正聞知你三個大名特地教我來請你們說

話阮小二道我弟兄三個真真實實地並沒半點兒假意保正敢有件奢遮的私商買賣有心要帶挈我們以定是煩老兄來若還端的有這事我三個若捨不得性命相挈他時殘酒爲誓教我們都遭橫事惡病臨身死於非命阮小五和阮小七把手拍着頸項道這腔熱血只要賣與識貨的吳用道你們三位弟兄在這里不是我心術來誘你們這件事非同小可的勾當目今朝內蔡太師是六月十五日生辰他的女婿是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即目起解十萬貫金珠寶貝與他丈人慶生辰今有一個好漢姓劉名唐特來報知如今欲要請你們去商議聚幾個好漢向山凹僻靜去處取此一套富貴不義之財大家圖個一世快

活因此特教小生只做買魚來請你們三個計較成此一事不知你們心意如何阮小五聽了道罷罷叫道七哥我和你說甚麽來阮小七跳起來道一世的指望今日還了願心正是撞着我養處我們幾時去吳用道請三位即便去來明日起個五更一齊都去晁天王莊上去阮家三弟兄大喜有詩爲証

壯志淹留未得伸　今逢學究啓其心　大家齊入梁山泊　邀取生辰寶其金

當夜過了一宿次早起來吃了早飯阮家三弟兄分付了家中跟着吳學究四個人離了石碣村拽開脚步取路投東溪村來行了一日早望見晁家莊只見遠遠地綠槐樹

下晁蓋和劉唐在那里等望見吳用引着阮家三兄弟直到槐樹前兩下都廝見了晁蓋大喜道阮氏三雄名不虛傳且請到莊裡說話六人却從莊外入來到得後堂分賓主坐定吳用把前話說了晁蓋大喜便叫莊客宰殺猪羊安排燒紙阮家三弟兄見晁蓋人物軒昂語言洒落三個說道我們最愛結識好漢原來只在此間今日不得吳敎授相引如何得會三個弟兄好生歡喜當晚且吃了些飯說了半夜話次日天曉去後堂前面列了金錢紙馬擺了夜來煮的猪羊燒紙三阮見晁蓋如此志誠排列香花燈燭面前個個說誓道梁中書在北京害民詐得錢物却把去東京與蔡太師慶生辰此一等正是不義之財我等六

人中但有私意者天地誅滅神明鑒察六人都說誓了燒化錢紙六籌好漢正在後堂散福飲酒只見一個莊客報說門前有個先生要見保正化齋糧晁蓋道你好不曉事見我管待客人在此吃酒你便與他三五升米便了何須直來問我莊客道小人把米與他他又不要只要面見保正晁蓋道以定是嫌少你便再與他三二斗米去你說與他保正今日在莊上請人吃酒沒工夫相見莊客去了多時只見又來說道那先生與了他三斗米又不肯去自稱是一清道人不爲錢米而來只要求見保正一面晁蓋道你這廝不會答應便說今日委實沒工夫教他改日却來相見拜茶莊客道小人也是這般說那個先生說道我不

爲錢米齋糧聞知保正是個義士特求一見晁蓋道你也這般纏全不替我分憂他若再嫌少時可與他三四斗米去何必又來說我若不和客人們飲時便去廝見一面打甚麼緊你去發付他罷再休要來說莊客去了沒半個時只聽得莊門外熱鬧又見一個莊客飛也似來報道那先生發怒把十來個莊客都打倒了晁蓋聽得吃了一驚慌忙起身道衆位弟兄少坐晁蓋自去看一看便從後堂出來到莊門前看時只見那個先生身長八尺道貌堂堂威風凜凜生得古怪正在莊門外綠槐樹下打那衆莊客晁蓋看那先生時但見

頭綰兩枚鬅鬆雙丫髻身穿一領巴山短褐袍腰繫雜

色綵絲絛背上松紋古銅劍白肉脚襯着多耳麻鞋綿
囊手拿着鰲殼扇子八字眉一雙杏子眼四方口一部
落腮鬍
那先生一頭打莊客一頭口裡說道不識好人鳳盖見了
叫道先生息怒你來尋鳳保正無非是挍齋化緣他已與
了你米何故嗔怪如此那先生哈哈大笑道貧道不爲酒
食錢米而來我覩得十萬貫如同芥閒特地來尋保正有
句話說叵耐村夫無禮毀罵貧道因此性發鳳盖道你曾
認得鳳保正麼那先生道只聞其名不曾會面鳳盖道小
子便是先生有甚說話那先生看了道保正休怪貧道稽
首鳳盖道先生少請到莊裏拜茶如何那先生道多感兩

人入莊裡來吳用見那先生入來自和劉唐三阮一處躲過且說晁蓋請那先生到後堂吃茶已罷那先生道這里不是說話處別有甚麼去處可坐晁蓋見說便邀那先生又到一處小小閣兒內分賓坐定晁蓋道不敢拜問先生高姓貴鄉何處那先生答道貧道覆姓公孫單諱一個勝字道號一清先生小道是薊州人氏自幼鄉中好習鎗棒學成武藝多般人但呼爲公孫勝大郎因爲學得一家道術亦能呼風喚雨駕霧騰雲江湖上都稱貧道做入雲龍貧道久聞鄆城縣東溪村保正大名無緣不曾拜識今有十萬貫金珠寶貝專送與保正作進見之禮未知義士肯納否晁蓋大笑道先生所言莫非北地生辰綱麼那先生

大驚道保正何以知之晁蓋道小子胡猜未知合先生意否公孫勝道此一套富貴不可錯過古人有云當取不取過後莫悔保正心下如何正說之間只見一個人從閣子外搶將入來劈胸揪住公孫勝說道好呀明有王法暗有神靈你如何商量這等的勾當我聽得多時也嚇得這公孫勝面如土色正是机謀未就爭奈窓外人聽計策總施又早蕭墻禍起直教七籌好漢當時聚萬貫資財指日空畢竟搶來揪住公孫勝的却是何人且聽下回分解

卓老曰刻畫三阮處各各不同請自着眼

又曰劉唐固奇公孫勝尤奇却又都來尋晁保正大奇

大奇耶此便可知保正已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第十六回　楊志押送金銀擔　吳用智取生辰綱

鵰鴞天

罡星起義在山東殺曜縱橫水滸中可是七星成聚會却於四海顯英雄人似虎馬如龍黃泥岡上巧施功滿駄金貝歸山寨懊恨中書老相公

話說當時公孫勝正在閣兒裡對晁蓋說這北京生辰綱是不義之財取之何碍只見一個人從外面搶將入來揪住公孫勝道你好大胆却經商議的事我都知了也那人却是智多星吳學究晁蓋唉道先生休懊且請相見兩個

叙禮罷吳用道江湖上久聞人説入雲龍公孫勝一清大名不期今日此處得會晁蓋道這位秀士先生便是智多星吳學究公孫勝道吾聞江湖上多人曾説加亮先生大名豈知緣法却在保正莊上得會賢契只是保正疎財仗義以此天下豪傑都投門下晁蓋道再有幾位相識在裡面一發請進後堂深處見三個人入到裡面就與劉唐三阮都相見了衆人道今日此一會應非偶然須請保正哥哥正面而坐晁蓋道量小子是個鄙主人又無甚罕物相留好客怎敢占上吳用道保正哥哥依着小生且請坐了晁蓋只得坐了第一位吳用坐了第二位公孫勝坐了第三位劉唐坐了第四位阮小二坐了第五位阮小五坐第

六位阮小七坐第七位却纔聚義飲酒重整盃盤再倫酒
看衆人飲酌吳用道保正夢見北斗七星墜在屋脊上今
日我等七人聚義舉事豈不應天垂象此一套富貴唾手
而取我等七人和會並無一人曉得想公孫勝先生江湖
上仗義疎財之士所以得知這件事來投保正所說央劉
兄去探聽路程從那里來今日天晚來早便請登程公孫
勝道這一事不須去了貧道已打聽知他來的路數了只
是黃泥岡大路上來晁蓋道黃泥岡東十里路地名安樂
村有一個閒漢叫做白日鼠白勝也曾來投遶我我曾賫
助他盤纏吳用道北斗上白光莫不是應在這人自有用
他處劉唐道此處黃泥岡較遠何處可以容身吳用道只

這個白勝家便是我們安身處亦還要用了白勝晁蓋道吳先生我等還是軟取却是硬取吳用笑道我已安排定了圈套只看他來的光景力則力取智則智取我有一條計策不知中你們意否如此如此晁蓋聽了大喜攛着脚道好妙計不枉了稱你做智多星果然賽過諸葛亮好計策吳用道休得再提常言道隔墻須有耳窓外豈無人只可你知我知晁蓋便道阮家三兄且請回歸至期而來小莊聚會吳先生依舊自去教學公孫先生并劉唐只在敝莊權住當日飲酒至晚各自去客房裡歇息次日五更起來安排早飯吃了晁蓋取出三十兩花銀送與阮家三兄弟道權表薄意切勿推却三阮那里肯受吳用道朋友之

意不可相阻三阮方纔受了銀兩一齊送出莊外來吳用附耳低言道這般這般至期不可有誤阮家三弟兄相別了自回石碣村去晁蓋留住吳學究與公孫勝劉唐在莊上每日議事話休絮繁却說北京大名府梁中書收買了十萬貫慶賀生辰禮物完備選日差人起程當下一日在後堂坐下只見蔡夫人問道相公生辰綱幾時起程梁中書道禮物都已完備明後日便用起身只是一件事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道有甚事躊躇未決梁中書道上年費了十萬貫收買金珠寶貝送上東京去只因用人不着半路被賊人劫將去了至今無獲今年帳前眼見得又沒個了事的人送去在此躊躇未決蔡夫人指着堦下道你常

說這個人十分了得何不着他委紙領狀送去走一遭不致失悞梁中書看畢下那人時却是青面獸楊志梁中書大喜隨即喚楊志上廳說道我正忘了你你若與我送得生辰綱去我自有擡舉你處楊志又手向前稟道恩相差遣不敢不依只不知怎地打點幾時起身梁中書道着落大名府差十輛太平車子帳前撥十個廂禁軍監押着車每輛上各插一把黃旗上寫着獻賀太師生辰綱每輛車子再使個軍健跟着三日內便要起身去楊志道非是小人推托其實去不得乞鈞旨別差英雄精細的人去梁中書道我有心要擡舉你這獻生辰綱的札子內另修一封書在中間太師跟前重重保你受道勅命回來如何倒生

支調推辭不去楊志道恩相在上小人也曾聽得上年已被賊人刼去了至今未獲今歲途中盜賊又多甚是不好此去東京又無水路都是旱路經過的是紫金山二龍山桃花山傘盖山黃泥岡白沙塢野雲渡赤松林這幾處都是強人出沒的去處更兼單身客人亦不敢獨自經過他知道是金銀寶物如何不來搶刼枉結果了性命以此去不得梁中書道恁地時多着軍校防護送去便了楊志道恩相便差五百人去也不濟事這廝們一聲聽得強人來時都是先走了的梁中書道你這般地說時生辰綱不要送去了楊志又稟道若依小人一件事便敢選去梁中書道我既委在你身上如何不依你說楊志道若依小人說

時並不要車子把禮物都裝做十餘條擔子只做客人的打扮行貨也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却裝做脚夫挑着只消一個人和小人去却打扮做客人悄悄連夜送上東京交付恁地時方好梁中書道你甚說的是我寫書呈重重保你受道誥命回來楊志道深謝恩相擡舉當日便叫楊志一面打拴擔脚一面選揀軍人次日叫楊志來廳前伺候梁中書出廳來問道楊志你幾時起身楊志稟道告覆恩相只在明早准行就委領狀梁中書道夫人也有一擔禮物另送與府中寶眷也要你領悕你不知頭路特地再教妳公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和你一同去楊志告道恩相楊志去不得了梁中書道禮物多已拴縛完備如何又去

老大是

不得楊志稟道此十擔禮物都在小人身上和他衆人都由楊志要早行便早行要晚行便晚行要住便住要歇便歇亦依楊志提調如今又叫老都管并虞候和小人去他是夫人行的人又是太師府門下妳公倘或路上與小人鷩拘起來楊志如何敢和他爭執得若悞了大事時楊志那其間如何分說梁中書道這個也容易我叫他三個都聽你提調便了楊志荅道若是如此稟過小人情願便委領狀倘有疎失甘當重罪梁中書大喜道我也不枉了擡舉你真個有見識隨即喚老謝都管并兩個虞候出來當廳分付道楊志提轄情願委了一紙領狀監押生辰綱十一擔金珠寶貝赴京太師府交割這干係都在他身上你

三人和他做伴去一路上早起趲行住歇都要聽他言語不可和他鬬拗夫人處分付的勾當你三人自理會小心在意早去早回休教有失老都管一一都應了當日楊志領了次日早起五更在府裡把擔仗都擺在廳前老都管和兩個虞候又將一小擔財帛共十一擔揀了十一個壯健的廂禁軍都做脚夫打扮楊志戴上涼笠兒穿着青紗衫子繫了纏帶行履麻鞋跨口腰刀提條朴刀老都管也打扮做個客人模樣兩個虞候假裝做跟的伴當各人都拿了條朴刀又帶幾根藤條梁中書分與了札付書呈一行人都吃得飽了在廳上拜辭了梁中書看那軍人擔仗起程楊志和謝都管兩個虞候監押着一行共是十五人

離了梁府出得北京城門取大路投西只進發五里單牌
十里雙牌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雖是入清明得好只是酷
熱難行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道
玉屏四下朱闌遠　簇簇遊魚戲萍藻　簟鋪八尺白蝦鬚　頭枕一枚紅瑪瑙　六龍俱熱不敢行　海水煎沸蓬萊島　公子猶嫌扇力微　行人正在紅塵道
這八句詩單題着炎天暑月那公子王孫在涼亭上水閣中浸着浮瓜沉李調冰雪藕避暑尚兀自嫌熱怎知客人為些微名薄利又無柳鎖拘縛三伏內只得在那途路中行今日楊志這一行人要取六月十五日生辰只得在路途上行自離了這北京五七日當的只是起五更趁早涼

便行日中熱時便歇五七日後入家漸少行客又稀一站
站都是山路楊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時便歇那十一個廂
禁軍擔子又重無有一個稍輕天氣熱了行不得見着林
子便要去歇息楊志趕着催促要行如若停住輕則痛罵
重則藤條便打逼赶要行兩個虞候雖只背些包裹行李
也氣喘了行不上楊志也嗔道你兩個好不曉事這干係
須是俺的你們不替洒家打這夫子却在背後也慢慢地
挨這路上不是耍處那虞候道不是我兩個要慢走其實
熱了行不動因此落後前日只是趕日宗走如今怎地正
熱裡要行正是好歹不均勻楊志道
屁前日行的須是好地面如今正是
這般說話却似放
你去處若不日裏

是則是矣如是

不合如此說

趕過去誰敢五更半夜走兩個虞候 不道肚中尋思

這廝不直得便罵人楊志提了朴刀 藤條自去趕那

搶子兩個虞候坐在柳陰樹下等得老都管來兩個虞候

告訴道楊家那廝強殺只是我相公門下一個提轄直這

般做大老都管道須是我相公當面分付道休要和他鷙

拘因此我不做聲這兩日也看他不得權且奈他兩個虞

候道相公也只是人情話兒都管自做個主便了老都管

又道且奈他一奈當日行到申牌時分尋得一個客店裡

歇了那十個廂禁軍兩汗通流都嘆氣吹噓對老都管說

道我們不幸做了軍健情知道 差出來這般火似熱的

天氣又挑着重擔這兩日又不 早凉行動不動老大藤

是大是

楊志雖是能幹却不善調停如何消得事

條打來都是一般父母皮肉我們直恁地苦老都管道你們不要怨暢巴到東京時我自賞你衆軍漢道若是似都管看待我們時並不敢怨暢又過了一夜次日天色未明衆人跳起來趁早凉起身去楊志跳起來喝道那里去且睡了却理會衆軍漢道趁早不走日裡熱時走不得却打我們楊志大罵道你們省得甚麼拏了藤條要打衆軍恐氣吞聲只得睡了當日直到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走一路上赶打着不許投凉處歇那十一個廂禁軍口裡諵諵訥訥地怨暢兩個虞候在老都管面前絮絮聒聒地撺口老都管聽了也不着意心內忽他話休絮煩似此行了十四五日那十四個人沒一不怨暢楊志當日

客店裡辰牌時分慢慢地打火吃了飯行正是六月初四日時節天氣未及晌午一輪紅日當天沒半點雲彩甚
日十分大熱古人有八句詩道

祝融南來鞭火龍　火旗燄燄燒天紅　日輪當午凝不去　萬國如在紅爐中　五岳翠乾雲彩滅　陽侯海底愁波竭　何當一夕金風起　爲我掃除天下熱

當日行的路都是山僻崎嶇小徑南山北嶺却監着那十一個軍漢約行了二十餘里路程那軍人們思量要去柳陰樹下歇涼被楊志拿着藤條打將來喝道快走教你早歇衆軍人看那天時四下里無半點雲彩其時那熱不可當但見

熱氣烝人囂塵撲面萬里乾坤如醆一輪火傘當天四野無雲風突突波翻海沸千山灼爍剝剝石烈灰飛空中鳥雀命將休倒攛入樹林深處水底魚龍鱗鬐脫直鑽入泥土窖裏直教石虎喘無休便是鉄人須汗落當時楊志催促一行人在山中僻路裡行看看日色當午那石頭上熱了脚疾走不得衆軍漢道這般天氣熱兀的不晒殺人楊志喝着軍漢道快走趕過前面岡子去却再理會正行之間前面迎着那土岡子衆人看這岡子時但見

頂上萬株綠樹根頭一派黃沙崖岸似渾似老龍形哈喉但聞風雨響山邊茅艸亂絲絲攢簇地刀鎗滿地石頭

慘可可睡兩行虎豹休道西川蜀道險須知此是太行山

當時一行十五人逶上岡子來歇下擔仗亦十四人都去松陰樹下睡倒了楊志說道苦也這里是甚麼去處你們却在這里歇涼起來快走衆軍漢道你便剗做我七八段其實去不得了楊志拿起藤條劈頭劈腦打去打得這個起來那個睡倒楊志無可奈何只見兩個虞候和老都管氣喘急急也巴到岡子上松樹下坐了喘氣看這楊志打那軍健老都管見了說道提轄喘的熱了走不得休見他罪過楊志道都管你不知這里正是強人出沒的去處地名叫做黃泥岡閒常太平時節白日裡兀自出來刼人休

道是這般光景誰敢在這里停脚兩個虞侯聽楊志說了便道我見你說好幾遍了只管把這話來驚嚇人老都管道權且教他們衆人歇一歇過日中行如何楊志道你也沒分曉了如何使得這里下岡子去兀自有七八里沒人家甚麼去處敢在此歇凉老都管道我自坐一坐了走你自去赶他衆人先走楊志拿着藤條喝道一個不走的吃俺二十棍衆軍漢一齊叫將起來數內一個分說道提轄我們挑着百十斤擔子須不比你空手走的你端的不把人當人便是留守相公自來監押時也容我們說一句你好不知疼癢只顧逞辨楊志罵道這是打便了拿起藤條劈臉便打去老都管喝道楊提轄且

說得是了

任你聽我說我在東京太師裡府做妳公時門下官軍見
了無千無萬都向着我喏喏連聲不是我
遭死的軍人相公可怜擡舉你做箇提轄比得艸介子大
小的官職直得恁地逞能休說我是相公家都管便是村
莊一個老的也合依我勸一勸只願把他們打是何看待
楊志道都管你須是城市裡人生長在相府裡那里知道
途路上千難萬難老都管道四川兩廣也曾去來不曾見
你這般賣弄楊志道如今須不比太平時節都管道你說
這話該剜口割舌今日天下怎地不太平楊志却待再要
同言只見對面松林裡影着一個人在那里舒頭探腦家
望楊志道俺說甚麼兀的不是歹人來了撇下藤條拿了

朴刀赶入松林裡來喝一聲道你這廝好大胆怎敢看俺的行貨只見松林裡一字兒擺着七輛江州車兒七個人脫得赤條條的在那里乘凉一個鬓邊老大一搭朱砂記拿着一條朴刀望楊志根前來七個人齊叫一聲呵也都跳起來楊志喝道你等是甚麼人那七人道你是甚麼人楊志又問道你等莫不是歹人那七人道你顛倒問我等是小本經紀那里有錢與你楊志道你等小本經紀人偏俺有大本錢那七人問道你端的是甚麼人楊志道你等且說那里來的人那七人道我等弟兄十人是濠州人販棗子上東京去路途打從這里經過聽得多人說這黑風泥岡上如常有賊打劫客商我等一面走一頭自覺

七個只有些棗子別無甚財賦只顧過岡子來上得岡子當不過這熱權且在這林子裡歇一歇待乘涼了行只恐得有人上岡子來我們只怕是歹人因此次這個兄弟出來看一看楊志道原來如此也是一般的客人却經見你們窺望惟恐是歹人因此赶來看一看那七個人道客官請幾個棗子了去楊志道不必提了杜刀再回擔邊來老都管道既是有賊我們去休楊志說道俺只道是歹人原來是幾個販棗子的客人老都管道似你方纔說時他們都是沒命的楊志道不必相鬧俺只要沒事便好你們且歇子等涼些走衆軍漢都笑了楊志也把杜刀插在地上自去一邊樹下坐了歇涼沒半碗飯時只見遠遠地一個

漢子挑着一付擔桶唱上岡子來唱道

赤日炎炎似火燒　野田禾稻半枯焦　農夫心內如湯煮　樓上王孫把扇搖

那漢子口裡唱着走上岡子來松林裡頭歇下擔桶坐地乘凉衆軍看見了便問那漢子道你桶裏是甚麼東西那漢子應道是白酒衆軍道挑往那里去那漢子道挑去村裏賣衆軍道多少錢一桶那漢子道五貫足錢衆軍商量道我們又熱又渴何不買些吃也解暑氣正在那里湊錢楊志見了喝道你們又做甚麼衆軍道買桶酒吃楊志訶過朴刀柄便打罵道你們不得酒家言語胡亂便要買酒吃好大胆衆軍道沒事又來鳥亂我們自湊錢買酒吃干

你甚事也來打人楊志道你這村鳥理會的甚麼到來只顧吃嘴全不曉得路途上的勾當艱難多少好漢被蒙汗藥麻翻了那挑酒的漢子看着楊志冷笑道你這客官好不曉事早是我不賣與你吃却說出這般沒氣力的話來正在松樹邊鬧動爭說只見對面松林裡那夥販棗子的客人都提着朴刀走出來問道你們做甚麼鬧那挑酒的漢子道我自挑這酒過岡子村裡賣熱了在此歇涼他衆人要問我買些吃我又不曾賣與他這個客官道我酒裡有甚麼蒙汗藥你道好笑麼說出這般話來那七個客人說道我只道有歹人出來原來是如此說一聲也不打緊我們倒着買一碗吃既是他們疑心且賣一桶與我們吃

那挑酒的道不賣不賣這七個客人道你這鳥漢子也不曉事我們須不曾說你你左右將到村裡去賣一般還你錢便賣些與我們打甚麼不緊看你不道得捨施了茶湯便又救了我們熱渴那挑酒的漢子便道賣一桶與你不爭只是被他們說的不好又沒碗瓢舀吃那七人道你這漢子忒認真便說了一聲打甚麼不緊我們自有椰瓢在這里只見兩個客人去車子前取出兩個椰瓢來一個捧出一大棒棗子來七個人立在桶邊開了桶蓋輪替換着舀那酒吃把棗子過口無一時一桶酒都吃盡了七個客人道正不曾問得你多少價錢那漢道我一了不說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七個客人道五貫便依你五貫只

好圖拿如何識得破

饒我們一瓢吃那漢道饒不的做定的價錢一個客人把錢還他一個客人便去揭開桶蓋舀了一瓢拿上便吃那漢去奪時這客人手拿半瓢酒望松林裏便走那漢赶將去只見這邊一個客人從松林裏走將出來手裡拿一個瓢便桶裡舀了一瓢酒那漢看見搶來匹手奪住來望桶裡一傾便蓋了桶蓋將瓢望地下一丟口裡說道你這客人好不君子相戴頭識臉的也這般囉唕那對過衆軍漢見了心內痒起來都待要吃數中一個看着老都管道老爺爺與我們說一聲那賣漿子的客人買他一桶吃了我們胡亂也買他這桶吃潤一潤喉也好其實熱渴了沒奈何這里岡子上又沒討水吃處老爺方便老都管見衆軍

所說自心裡也要吃得些竟來對楊志說那販棗子客人已買了他一桶酒吃只有這一桶胡亂教他們買了避暑氣岡子上端的沒處討水吃楊志尋思道俺在遠遠處望這廝們都買他的酒吃了那桶裡當面也見吃了半歇想是好的打了他們半日胡亂容他買碗吃罷楊志道既然老都管說了教這廝們買吃了便起身衆軍健聽了這話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那賣酒的漢子道不賣了不賣了便道這酒裡有蒙汗藥在裡頭衆軍陪着笑說道大哥直得便還言語那漢道不賣了休纏這販棗子的客人勸道你這個鳥漢子他也說得差了你也忒認真連累我們也吃你說了幾聲須不關他衆人之事胡亂賣與他衆人

吃些那漢道沒事討別人疑心做甚麼這販棗子客人把那賣酒的漢子推開一邊只顧將這桶酒提與衆軍去吃那軍漢開了桶蓋無甚酒吃陪個小心問客人借這椰瓢用一用衆客人道就送這幾個棗子與你們過酒衆軍謝道甚麼道理客人道休要相謝都是一般客人何爭在這百十個棗子上衆軍謝了先舀兩瓢叫老都管吃一瓢楊提轄吃一瓢楊志那里肯吃老都管自先吃了一瓢兩個虞候各吃一瓢衆軍漢一發上那桶酒登時吃盡了楊志見衆人吃了無事自本不吃一者天氣甚熱二乃口渴難熬拿起來只吃了一半棗子分幾個吃了那賣酒的漢子說道這桶酒吃那客人饒兩瓢吃了少了尔些三酒我今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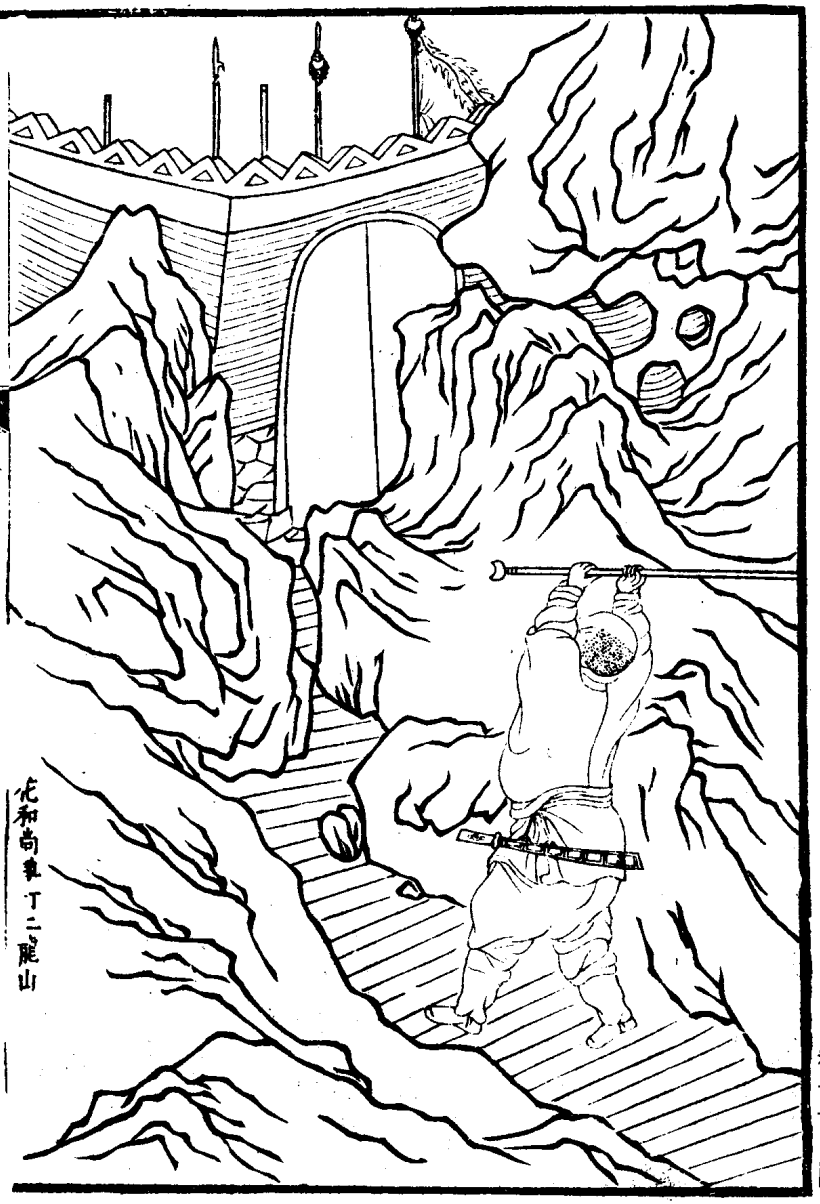
了你衆人兩貫半衆軍漢把錢還他那漢子收了錢挑了空桶依然唱着山歌自下岡子去了只見那七個販棗子的客人立在松樹傍邊指着這一十五人說道倒也倒也只見這十五個人頭重脚輕一個個面面厮覷都軟倒了那七個客人從松樹林裡推出這七輛江州車兒把車子上棗子都丢在地上將這十一擔金珠寶貝却裝在車子内叫聲聒噪一直望黃泥岡下推了去楊志口裡只是叫苦軟了身体扎掙不起十五人眼睜睜地看着那七個人都把這金寶裝了去只是起不來掙不動說不的我且問你這七人端的是誰不是別人原來正是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這七個却纔那個挑酒的漢子便是白日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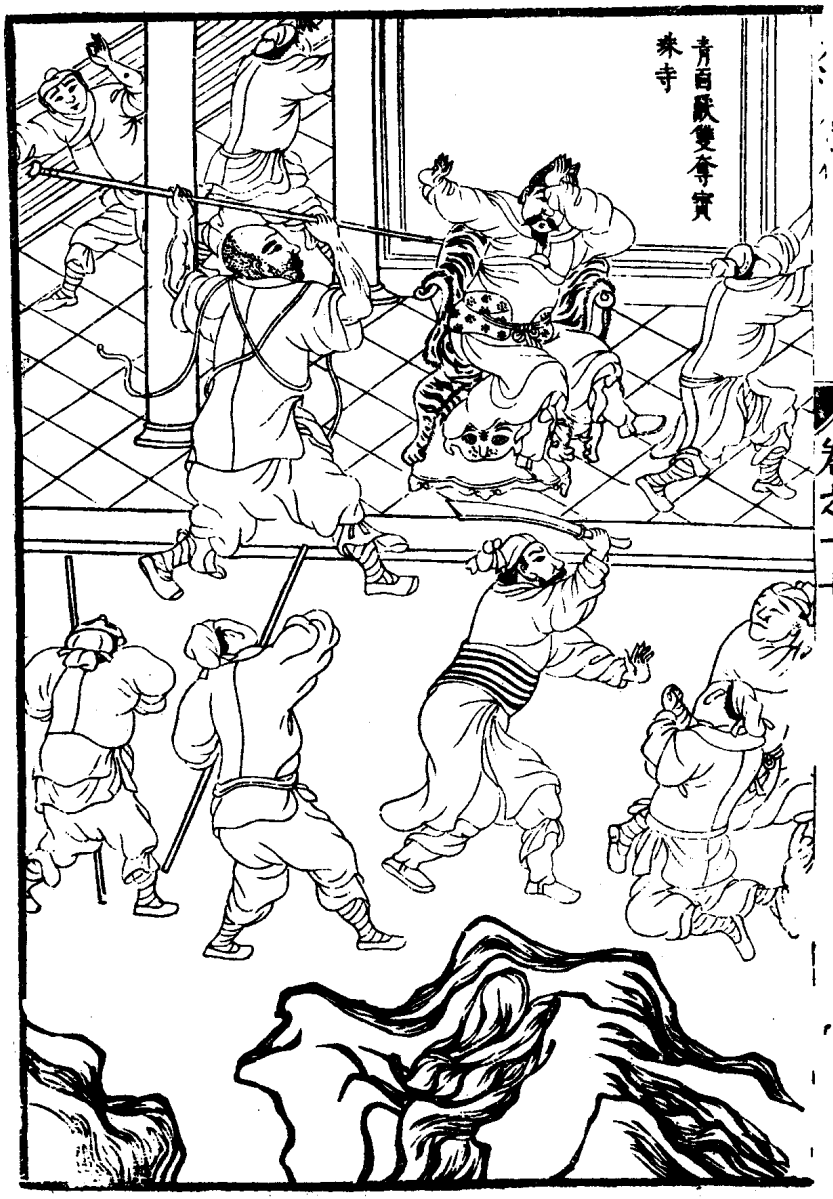
白勝却怎地用藥原來挑上岡子時兩桶都是好酒七個人先吃了一桶劉唐揭起桶蓋又挑了半瓢吃故意要他們看着只是教人死心搭地次後吳用去松林裡取出藥來抖在瓢裡只做赶來饒他酒吃把瓢去挑時藥已攪在酒裡假意挑半瓢吃那白勝劈手奪來傾在桶裡這個便是計策那計較都是吳用主張這個喚做智取生辰綱原來楊志吃的酒少便醒得快扒將起來兀自捉脚不住看那十四個人時口角流涎都動不得正應俗語道饒你奸似鬼吃了洗脚水不爭你把了生辰綱去教俺如何回去見得梁中書這紙領狀須繳不得就扯破了如今閃得俺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待走那里去不知就這岡子上尋個

死處撩衣破步望黃泥岡下便跳正是雖然未得身榮貴到此先須禍及身正是斷送落花三月雨摧殘楊柳九秋霜畢竟楊志在黃泥岡上尋死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楊志是一勇之夫如何濟得恁事也須以恩結這十四人方可商量事体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一味亂打衆人自然拘起來雖然由你智勇足備亦不能跳出這七箇人圈套了徒自作惡耳蠢人蠢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六　終


花和尚拿了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好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七

第十七回

花和尚單打二龍山　青面獸雙奪寶珠寺

詩曰

二龍山勢聳雲烟　松檜森森翠接天　乳虎蜿龍真嘯聚　惡神楊志更雕鐫　人逢忠義情偏洽　事到顛危志益堅　背綉僧同青面獸　寶珠奪得更周全

話說楊志當時在黃泥岡上被取了生辰綱去如何回轉去見得梁中書欲要就岡子上自尋死路却待望黃泥岡下躍身一跳猛可醒悟拽住了脚尋思道爹娘生下洒家堂堂一表凜凜一軀自小學成十八般武藝在身終不成

只這般休了比及今日尋個死處不如日後等他拿得着
時却再理會回身再看那十四個人時只是眼睜睜地看
着楊志沒個掙扎得起楊志指着罵道都是你這廝們不
聽我言語因此做將出來連累了洒家樹根頭拿了朴刀
掛了腰刀週圍看時別無物件楊志嘆了口氣一直下岡
子去了那十四個人直到二更方纔得醒一個個扒將起
來口裡只叫得連珠箭的苦老都管道你們衆人不聽楊
提轄的好言語今日送了我也衆人道老爺今日事已做
出來了且通個商量老都管道你們有甚見識衆人道是
我們不是了古人有言火燒到身各自去掃蜂蠆入懷隨
即解衣者還楊提轄在這里我們都說不過如今他自去

就聽你言語也要做將出來痴子

的不知去向我們回去見梁中書相公何不都推在他身上只說道他一路上凌辱打罵衆人逼迫的我們都動不得他和强人做一路把蒙汗藥將俺們麻翻了縛了手脚將金寶都虜去了老都管道這話也說的是我們等天明先去本處官司首告留下兩個虞候隨衙聽候捉拿賊人我等衆人連夜赶回北京報與本官知道教動文書申覆太師得知着落濟州府追獲這夥强人便了次日天曉老都管自和一行人來濟州府該管官吏首告不在話下且說楊志提着朴刀悶悶不已離黃泥岡望南行了半日看看又走了半夜去林子裡歇了尋思道盤纏又沒了舉眼無個相識却是怎地好漸漸天色明亮只得赶早凉了行

又走了二十餘里前面到一酒店門前楊志道若不得些酒吃怎地打熬得過便入那酒店去向這桑木卓凳座頭上坐了身邊倘了杆刀只見竈邊一個婦人問道客官莫不要打火楊志道先取兩角酒來吃借些米來做飯有肉安排些個少停一發算錢還你只見那婦人先叫一個後生來面前篩酒一面做飯一邊炒肉都把來楊志吃了楊志起身綽了杆刀便出店門那婦人道你的酒肉飯錢都不曾有楊志道待俺回來還你權賒咱一賒說了便走那篩酒的後生赶將出來揪住被楊志一拳打翻了那婦人叫起屈來楊志只顧走只見背後一個人赶來叫道你那廝走那里去楊志回頭看時那人大脫膊着拖條桿棒鎗

方不是言必信行必果的小人

奔將來楊志道這廝却不是晦氣倒來尋酒家立脚住了不走看後面時那篩酒後生也拿條棹义隨後赶來又引着兩三個莊客各拿桿棒飛也似都來楊志道結果了這廝一個那廝們都不敢追來便挺了手中朴刀來閙這漢這漢也輪轉手中桿棒鎗來迎兩個閙了三二十合這漢怎地敵的楊志只辦得架隔遮攔上下躲閃那後來的後生并莊客却待一發上只見這漢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道且都不要動手兀那使朴刀的大漢你可通個姓名正是

逃災避難受辛艱　曹正相逢且破顏　偶遇智深同戮力　三人計奪二龍山

那楊志拍着胸道洒家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青面獸楊志的便是這漢道莫不是東京殿司楊制使麽楊志道你怎地知道洒家是楊制使這漢撇了鎗棒便拜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楊志便扶這人起來問道足下是誰這漢道小人原是開封府人氏乃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林冲的徒弟姓曹名正祖代屠戶出身小人殺得好牲口挑筋剔骨開剥推剥只此被人嘆做操刀鬼曹正爲因本處一個財主將五千貫錢教小人來此山東做客不想折本回鄉不得在此入贅在這個莊農人家却經灶過婦人便是小人的渾家這個拿棁义的便是小人的妻舅却經小人和制使交手見制使手段和小人師父林教師一般因此抵敵

休教頭有此阿

不住楊志道原來你却是林教師的徒弟你的師父被高太尉陷害落草去了如今見在梁山泊曹正道小人也聽得人這般說將來未知眞實且請制使到家少歇楊志便同曹正再回到酒店裡來曹正請楊志裏面坐下叫老婆和妻舅都來拜了楊志一面再置酒食相待飲酒中間曹正動問道制使緣何到此楊志把做制使失陷花石綱并如今又失陷了梁中書的生辰綱一事從頭備細告訴了曹正道既然如此制使且在小人家裡住幾時再有商議楊志道如此却是深感你的厚意只恐官司追捕將來不敢久住曹正道制使這般說時要投那里去楊志道洒家欲投梁山泊去尋你師父林教頭俺先前在那里經過時

正撞着他下山來與酒家交手王倫見了俺兩個本事一般因此都留在山寨裡相會以此認得你師父林冲王倫當初苦苦相留酒家俺却不肯落草如今臉上又添了金印却去投奔他時好沒志氣因此躊躇未決進退兩難曹正道制使見的是小人也聽的人傳說王倫那厮心地區窄安不得人說我師父林教頭上山時受盡他的氣以此多人傳說將來方纔知道不若小人此間離不遠却是青州地面有座山喚做二龍山山上有座寺喚做寶珠寺那座山生來却好裏着這座寺只有一條路上的去如今寺裡住持還了俗養了頭髮餘者和尚都隨順了說道他聚集的四五百人打家却舍爲頭那人喚做金眼虎鄧龍制

使若有心落草時到去那里入夥足可安身楊志道既有這個去處何不去奪來安身立命當下就曹正家裡住了一宿借了些盤纏拿了朴刀相別曹正拽開脚步投二龍山來行了一日看看漸晚却早望見一座高山楊志道俺去林子裡且歇一夜明日却上山去轉入林子裡來吃了一驚只見一個胖大和尚脫的赤條條的背上刺着花綉坐在松樹根頭乘凉那和尚見了楊志就樹根頭綽了禪杖跳將起來大喝道兀那撮鳥你是那里來的楊志聽了道原來也是関西和尚俺和他是鄉中問他一聲楊志叫道你是那里來的僧人那和尚也不回說輪起手中禪杖只顧打來楊志道怎奈那禿厮無禮且把他來出口氣挺

起手中朴刀來奔那和尚兩個就林子裡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兩個放對但見

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食朴刀舉露半截金蛇禪杖起飛全身玉蜥兩條龍競寶攪長江翻大海魚鱉驚惶一對虎爭食奔翠嶺撼青林豺狼亂竄崒崖忽喇喇天崩地塌黑雲中玉爪盤旋惡狠狠雄赳赳雷吼風呼殺氣內金睛閃爍兩條龍競寶赫的那身長力壯仗霜鋒周處眼無光一對虎爭食驚的這胆大心麁施雪刃十莊魂魄喪兩條龍競寶眼珠放彩尾擺得水母殿臺搖一對虎爭食野獸奔咆聲震的山神毛髮豎花和尚不饒楊制使抵死交鋒楊制使欲捉花和尚設機力戰

當時楊志和那僧人鬧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那和尚賣個破綻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喝一聲且歇兩個都住了手楊志暗暗地喝采道那里來的這個和尚真個好本事手段高俺却剛剛地只敵的他住那僧人叫道兀那青面漢子你是甚麽人楊志道洒家是東京制使楊志的便是那和尚道你不是在東京賣刀殺了破落戶牛二的楊志道你不見俺臉上金印那和尚咲道却原來在這里相見楊志道不敢問師兄却是誰緣何知道洒家賣刀那和尚道洒家不是別人俺是延安府老种經畧相公帳前軍官魯提轄的便是爲因三拳打死了鎮關西却去五臺山淨髮爲僧人見洒家背上有花綉都叫俺做花和尚魯智深楊

容與堂藏板

志笑道原來是自家鄉里俺在江湖上多聞師兄大名聽的說道師兄在大相國寺裡掛塔如今何故來在這里魯智深道一言難盡酒家在大相國寺管菜園遇着那豹子頭林冲被高太尉要陷害他性命俺却路見不平直送他到滄州救了他一命不想那兩個防送公人回來對高俅那廝說道正要在野猪林裏結果林冲却被大相國寺魯智深救了那和尚直送到滄州因此害他不得這日娘賊恨殺酒家分付寺裡長老不許俺掛塔又差人來捉酒家却得一夥潑皮通報不是着了那廝的手吃俺一把火燒了那菜園裏解宇逃走在江湖上東又不着西又不着來到孟州十字坡過險些兒被個酒店裡婦人害了性命把

洒家着蒙汗藥麻翻了得他的丈夫歸來的早見了洒家這般模樣又看了俺的禪杖戒刀吃驚連忙把解藥救俺醒來因問起洒家名字留住俺過了數日結義洒家做了弟兄那人夫妻兩個亦是江湖上好漢有名的都叫他做菜園子張青其妻母夜叉孫二娘甚是好義氣住了四五日打聽的這裡二龍山寶珠寺可以安身洒家特地來奔他鄧龍入夥耐那厮不肯安着洒家在這山上鄧龍那厮和俺厮併又敵洒家不過只把這山下三座関牢牢地拴住又沒個道路上去打緊這座山生的嶮峻又沒別路上去那撮鳥由你叫罵只是不下來厮殺氣得洒家正苦在這里沒個委結不想却是大哥來楊志大喜兩個就林

子裡剪拂了就地坐了一夜楊志訴說賣刀殺死了牛二的事并解生辰綱失陷一節都備細說了又說曹正指點來此一事便道既是閉了閧監俺們休在這里如何得他下來不若且去曹正家商議兩個厮赶着行離了那林子來到曹正酒店裡楊志引魯智深與他相見了曹正慌忙置酒相待商量要打二龍山一事曹正道若是端的閉了閧時休說道你二位便有一萬軍馬也上去不得似此只可智取不可力求魯智深道討耐那撮鳥連輸與洒家兩遍那厮小肚上被俺一脚點翻了却待再要打那厮一頓結果了他性命被他那里人多救了上山去閉了這鳥閧由你自在下面罵只是不肯下來厮殺楊志道既然好去

奏實好計

處俺和你如何不用心去打聽智深道便是沒做個道理上去奈何不得他曹正道小人有條計策不知中二位意也不中楊志道願聞良策則個曹正道制使也休這般打扮只照依小人這里近村莊家穿着小人把這位師父禪杖戒刀都拿了却叫小人的妻弟帶六個火家直送到那山下把一條索子綁了師父小人自會做活結頭却去山下叫道我們近村開酒店莊家這和尚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了不肯還錢口裡說道去報人來打你山寨因此我們聽的乘他醉了把他綁縛在這里獻與大王那厮必然放我們上山去到得他山寨裡面見鄧龍時把索子拽脫了活結頭小人便遞過禪杖與師父你兩個好漢一發

妙

妙

上那厮走往那里去若結果了他時以下的人不敢不伏此計若何魯智深楊志齊道妙哉妙哉當晚吃了酒食又安排了些路上乾粮次日五更起來衆人都吃得飽了魯智深的行李包裹都寄放在曹正家當日楊志魯智深曹正帶了小舅并五七個庄家取路投二龍山來晌午後直到林子裡脫了衣裳把魯智深用活結頭使索子綁了教兩個莊家牢牢地牽着索頭楊志戴了遮日頭凉笠兒身穿破布衫手裡提着朴刀曹正拿着他的禪杖倒衆人都提着棍棒在前後簇擁着到得山下看那関時都擺着强弩硬弓灰瓶砲石小嘍囉在関上看時綁得這個和尚來飛也似報上山去多樣時只見兩個小頭目上関來問道

你等何處人來我這里做甚麽那里捉得這個和尚來曹正荅道小人等是這山下近村莊家開着一個小酒店這個胖和尚不時來我店中吃酒吃得大醉不肯還錢口裏說道要去梁山泊叫千百個人來打這二龍山和你這近村坊都洗蕩了因此小人只得又將好酒請他灌得醉了一條索子綁縛這廝來獻與大王表我等村坊孝順之心免得村中後患兩個小頭目聽了這話歡天喜地說道好了衆人在此少待一時兩個小頭目就上山來報知鄧龍說拿的那胖和尚來鄧龍聽了大喜叫解上山來且取這廝的心肝來做下酒消我這點寃仇之恨小嘍囉得令來把關隘門開了便叫送上來楊志曹正緊押解智深解上

山來看那二座關時端的峻峻兩下里山環統將來勾止這座寺山峯生得雄壯中間只一條路上關來三重關上擺着檑木砲石硬弩强弓苦竹鎗密密地攢着過得三處關閘來到寶珠寺前看時三座殿門一段鏡面也似平地週遭都是木柵爲城寺前山門下立着七八個小嘍囉看見縛的魯智深來都指着罵道你這禿驢傷了大王今日也吃拿了慢慢的碎割了這廝魯智深只不做聲押到佛殿看時殿上都把佛來撤去了中間放着一把虎皮交椅衆多小嘍囉拿着鎗棒立在兩邊少刻只見兩個小嘍囉扶出鄧龍來坐在交椅上曹正楊志緊緊地挈着魯智深到階下鄧龍道你那厮禿驢前日點翻了我傷了小腹至

今青腫未消今日也有見我的時節魯智深睜圓怪眼大喝一聲撮鳥休走兩個莊家把索頭只一撩撩脫了活結頭散開索子魯智深就曹正手裡接過禪杖雲飛輪動楊志撇了凉笠兒提起手中朴刀曹正又輪起樸棒衆莊家一齊發作併力向前鄧龍急待掙扎時早被魯智深一禪杖當頭打着把腦蓋劈做兩半個和交椅都打碎了手下的小嘍囉早被楊志搠翻了四五箇曹正叫道都來投降若不從者便行掃除處死寺前寺後五六百小嘍囉并幾個小頭目驚嚇的呆了只得都來歸降投伏隨即叫把鄧龍等屍首扛擡去後山燒化了一面去點倉敖整頓房舍再去看那寺後有多少物件且把酒肉安排些來吃

深并楊志做了山寨之主置酒設宴慶賀小嘍囉們書
投伏了仍設小頭目管領曹正別了二位好漢領了莊家
自回家去不在話下看官聽說有詩爲証

古刹清幽隱翠微　鄧龍雄據恣非爲　天生神力花
和尚　斬艸除根更可悲

不說魯智深楊志自在二龍山落草却說那押生辰綱老
都管并這幾個廂禁軍曉行夜住赶回北京到的梁中書
府直至廳前齊齊都拜翻在地下告罪梁中書道你們路
上辛苦多虧了你衆人又問楊提轄何在衆人告道不可
說這人是個大胆忘恩的賊自離了此間五七日後行得
到黃泥岡天氣大熱都在林子裡歇凉不想楊志和七個

賊人通同假裝做販棗子客商楊志約會與他做一路先
推七輛江州車兒在這黃泥岡上松林裏等候却叫一個
好漢挑一擔酒來岡子上歇下小的衆人不合買他酒吃
被那廝把蒙汗藥都麻翻了又將索子綑縛衆人楊志和
那七個賊人却把生辰綱財寶并行李盡裝載車上將了
去見今去本管濟州府陳告了留兩個廣候在那里隨衙
聽候捉拿賊人小人等衆人星夜赶回來告知恩相梁中
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擡
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的事我若拿住他時碎
屍萬段隨即便喚書吏寫了文書當時差人星夜來濟州
投下又寫一封家書着人也連夜上東京報與太師知

好宰相只是慶賀自家生辰便了

且不說差人去濟州下公文只說着人上東京來到太師府報知見了太師呈上書札蔡太師看了大驚道這班賊人甚是胆大去年將我女壻送來的禮物打劫了去至今未獲賊人今年又來無禮更待干罷恐後難治隨即押了一紙公文着一個府幹親自賫了星夜望濟州來着落府尹立等捉拿這夥賊人便要回報且說濟州府尹自從受了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書札付每日理論不下正憂悶間只見門吏報道東京太師府裡差府幹見到廳前有緊急公文要見相公府尹聽的大驚道多管是生辰綱的事慌忙陞廳來與府幹相見了說道這件事下官已受了梁府虞候的狀子已經差緝捕的人跟捉賊人未見踪跡

前日留守司又差人行札付到來又經着仰尉司并緝捕
觀察杖限跟捉未曾得獲若有些動靜消息下官親到相
府回話府幹道小人是太師府裡心腹人今奉太師鈞旨
特差來這里要這一千人臨行時太師親自分付教小人
到本府只就州衙裡宿歇立等相公要拿這七個販棗子
的并賣酒一人在近單官楊志各賊正身限在十日捉拿
完備差人解赴東京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
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小人也難回大師府裡去性
命亦不知如何相公不信請看太師府裡行來的鈞帖府
尹看罷大驚隨即便喚緝捕人等只見堦下一人聲喏立
在簾前太守道你是甚人那人稟道小人是三都緝捕使

臣何濤太守道前日黃泥岡上打劫了去的生辰綱是你該管麼何濤荅道稟覆相公何濤自從領了這件公事晝夜無眠差下本管眼明手快的公人去黃泥岡上往來緝捕雖是累經杖責到今未見踪跡非是何濤怠慢官府實出于無奈府尹喝道胡說上不緊則下慢我自進士出身歷任到這一郡諸侯非同容易今日東京太師府差一幹辦來到這里領太師台旨限十日內須要捕獲各賊正身完備解京若還違了限次我非止罷官必陷我枝沙門島走一遭你是個緝捕使臣倒不用心以致禍及于我先把你這厮迭配遠惡軍州雁飛不到去處便喚過文筆匠來（胡說）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空着甚處州名發落道何

濤你若獲不得賊人重罪決不饒恕何濤領了台旨下廳前來到使臣房裡會集許多做公的都到機密房中商議公事衆做公的都面面相覷如箭穿雁嘴鈎搭魚腮盡無言語何濤道你們閑常時都在這房裡撰錢使用如今有此一事難捉都不做聲你衆人也可憐我臉上刺的字樣衆人道上覆觀察小人們人非草木豈不省的只是這一夥做客商的必是他州外府深山曠野強人遇着一時刼了他得財寶自去山寨裡快活如何拏的着便是知道也只看得他一看何濤聽了當初只有三分煩惱見說了這話又添了五分煩惱自離了使臣房裡上馬回到家中把馬牽去後槽上拴了獨自一個悶悶不已正是

古典戲曲存真

眉頭重上三鏈鎖　腹內填平萬斛愁　若是賊徒難捉獲　定教徒配入軍州

只見老婆問道丈夫你如何今日這般煩惱何濤道你不知前日太守委我一紙批文爲因黃泥岡上一夥賊人打劫了梁中書與丈人蔡太師慶生辰的金珠寶貝計十一擔正不知是甚麼樣人打劫了去我自從領了這道鈞批到今未曾得獲今日正去轉限不想太師府又差幹辦來立等要拿這一夥賊人解京太守問我賊人消息我回復道未見次第不曾獲的府尹將我臉上刺下迭配州字樣只不曾填甚去處在後知我性命如何老婆道似此怎地好却是如何得了正說之間只見兄弟何清來望哥哥何

濤道你來做甚麼不去賭錢却來怎地何濤的妻子乖覺連忙招手說道阿叔你且來厨下和你說話何清當時跟了嫂嫂進到厨下坐了嫂嫂安排些肉食菜蔬溫幾杯酒請何清吃何清問嫂嫂道哥哥忒殺欺負人我不中也是你一個親兄弟你便奢遮殺只做得個緝捕觀察便叫我一處吃盞酒有甚麼辱莫了你阿嫂道阿叔你不知道你哥哥心裡自過活不得里何清道他每日趁了大錢大物那里去了有的是錢和米有甚麼過活不的處阿嫂道你不知爲這黃泥岡上前日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北京梁中書慶賀蔡太師的生辰綱去如今濟州府尹奉着太師鈞旨限十日內定要捉拿各賊解京若還捉不着正

身時都要刺配遠惡軍州去你不見你哥哥先吃府尹刺了臉上迭配州宇樣只不曾填甚麼去處早晚捉不着時實是受苦他如何有心和你吃酒我却總安排些酒食與你吃他悶了幾時了你却怪他不的何清道我也誹誹地聽的人說道有賊打劫了生辰綱去正在那里地面上阿嫂道只聽的說道黃泥岡上何清道却是甚麼樣人劫了阿嫂道叔叔你又不醉我總方說了是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打劫了去何清呵呵的大笑道原來恁地知道是販棗子的客人了却悶怎地何不差精細的人去捉阿嫂道你倒說得好便是沒捉處何清笑道嫂嫂倒要你憂哥哥放着常來的一般兒好酒肉弟兄閒常不采的是親兄弟今

酒肉兒為決不

如親見弟子古至言

指昼何清处临临逼真

日。纔有事便叫。沒捉處。若是叫兄弟得知撰得幾貫錢使量這夥小賊有甚難處阿嫂道阿叔你倒敢知得些風路何清笑道直等哥哥臨危之際兄弟却來道理有個救他說了便起身要去阿嫂留住再吃兩盃那婦人聽了這話說的蹺蹊慌忙來對丈夫備細說了何濤連忙叫請何清到面前何濤陪着笑臉說道兄弟你既知此賊去向如何不救我何清道我不知甚麼來歷我自和嫂子說要兄弟如何救的哥哥何濤道好兄弟休得要看冷煖只想我日常的好處休記我閒時的歹處救我這條性命何清道哥哥你管下許多眼明手快的公人也有二三百個何不與哥哥出些力氣量兄弟一個怎救的哥哥何濤道兄弟休

這婦人心也用得。

說他們你的話眼裡有些門路休要把別人做好漢你且說與我些去向我自有補報你處正教我怎地寬心何清道有甚麼去向兄弟不省的何濤道你不要殿我只看同胞共母之面何清道不要慌且待到至急處兄弟自來出此氣力拿這夥小賊阿嫂便道阿叔胡亂救你哥哥也是弟兄情分如今被太師府鈞帖立等要這一千人天來大事你却說小賊不知甚麼去處只這等無門路了何清道嫂嫂你須知我只爲賭錢上吃哥哥多少言語但是打罵不曾和他爭涉閒常有酒有食只和別人快活今日兄弟也有用處何濤見他話眼有些來歷慌忙取一個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兄弟權將這錠銀收了日後捕得賊人

時金銀段疋賞賜我一力包辦何清笑道哥哥正是急杰抱佛脚閒時不燒香我却要你銀子時便是兄弟勒掯你你且把去收了不要將來賺我你若如此我便不說既是你兩口兒我行陪話我說與你不要把銀子出來驚我何濤道銀兩都是官司信賞出的如何沒三五百貫錢兄弟你休推却我且問你這夥賊却在那里有些來歷何清拍着大腿道這夥賊我都捉在便袋裡了何濤大驚道兄弟你如何說這夥賊在你便袋裡何清道哥哥你莫管我自都有在這里便了你只把銀子收了去不要將來賺我只要常情便了我却說與你知道何清不慌不忙疊着兩個指頭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鄆城縣裡引出個仗義

英雄梁山泊中聚一夥擎天玳漢宜教紅巾名姓傳千古
青史功勳揩萬年畢竟何清對何濤說出甚人來且聽下
回分解

李生曰魯智深楊志却是兩員上將只爲當時無具眼者使他流落不偶若廟堂之上得有一曹正張青其人者亦何至此哉李卓吾爲之放筆大笑一場

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七 終


宋公子目夷天王


美髯公智擒活捉

第十八回

美髯公智穩插翅虎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詩曰

親愛無過弟與兄　便從酒後露眞情　何清不薦同胞義　觀奈安知衆賊名　玩寇長奸人暗走　驚蛇打草事難成　只因一紙間文字　惹起天罡地煞兵

當時何觀察與兄弟何清道這錠銀子是官司信賞得非是我把來賺你後頭再有重賞兄弟你且說這夥人如何在你便袋裡只見何清去身邊招文袋內摸出一箇經摺兒來指道這夥賊人都在上面何濤道你且莫怎地寫在

上面何清道不瞞哥哥說兄弟前日爲賭博輸了沒一文盤纏有個一般賭博的引兄弟去北門外十五里地名安樂村有個王家客店內湊些碎賭爲是官司行下文書來着落本村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里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爲是小二哥不識字央我替他抄了半個月當日是六月初三日有七個販棗子的客人推着七輛江州車兒來歇我却認得一個爲頭的客人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因何認得他我先比曾跟一個閒漢去投奔他因此我認得我寫着文簿問他道客人高姓只見一

是人顏慧

個三髭鬚白淨面皮的搶將過來荅應道我等姓李從濠州來販棗子去東京賣我雖寫了有些疑心第二日他自去了店主帶我去村裡相賭來到一處三叉路口只見一個漢子挑兩個桶來我不認得他店主人自與他厮叫道白大郎那里去那人應道有担醋將去村裡財主家賣店主人和我說道這人叫做白日鼠白勝他是個賭客我也只安在心裡後來聽得沸沸揚揚地說道黃泥岡上一夥販棗子的客人把蒙汗藥麻翻了人劫了生辰綱去我猜不是晁保正却是兀誰如今只捕了白勝一問便知端的這個經摺兒是我抄的副本何濤聽了大喜隨即引了兄弟何清逕到州衙裡見了太守府尹問道那公事有些下

落麼何濤稟道畧有些消息了府尹叫進後堂來說仔細問了來歷何清一一稟說了當下便差八個做公的一同何濤何清連夜來到安樂村叫了店主人做眼逕避到白勝家裡却是三更時分叫店主人賺開門來打火只聽得白勝在床上做聲問他老婆時却說道害熱病不曾得汗從床上拖將起來見白勝面色紅白就把索子綁了喝道黃泥岡上做得好事白勝那里肯認把那婦人綑了也不肯招衆做公的繞屋尋贓尋賊尋到床底下見地面不平衆人掘開不到三尺深衆多公人發聲喊白勝面如土色就地下取出一包金銀隨即把白勝頭臉包了帶他老婆扛擡贓物都連夜赶回濟州城裡來却好五更天明時分

白日鼠是个賊骨

把白勝押到廳前便將索子綑了問他主情造意白勝抵賴死不肯招晁保正等七人連打三四頓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府尹喝道告的正主招了賊物捕人已知是鄆城縣東溪村晁保正了你這廝如何賴得過你快說那六人是誰便不打你了白勝又捱了一歇打熬不過只得招道爲首的是晁保正他自同六人來糾合白勝與他挑酒其實不認得那六人知府道這個不難只拿住晁保正那六人便有下落先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他的老婆也鎖了押去女牢裡監收隨即押一紙公文就差何濤親自帶領二十個眼明手快的公人逕去鄆城縣投下着落本縣立等要捉晁保正并不知姓名六個正賊就帶原

解生辰綱的兩個虞候作眼拿人一面伺觀察領了一行人去時不要大驚小怪只恐怕走透了消息星夜來到鄆城縣先把一行公人並兩個虞候都藏在客店裡只帶一兩個跟着來下公文逕逾鄆城縣衙門前來當下巳牌時分却值知縣退了早衙縣前靜悄悄地何濤走去縣對門一個茶坊裡坐下吃茶相等吃了一個泡茶問茶博士道今日如何縣前恁地靜茶博士說道知縣相公早衙方散一應公人和告狀的都去吃飯了未來何濤又問道今日縣裡不知是那個押司直日茶博士指着道今日直日的押司來也何濤看時只見縣裡走出一箇吏員來看那人時怎生模樣但見

太祖強盜安得如此好相

眼如丹鳳眉似臥蠶滴溜溜兩耳垂珠明皎皎雙睛點漆唇方口正髭鬚地閣輕盈額闊頂平皮肉天倉飽滿坐定時渾如虎相走動時有若狼形年及三旬有養濟萬人之度量身軀六尺懷掃除四海之心機上應星魁感乾坤之秀氣下臨凡世聚山嶽之降靈志氣軒昂胸襟秀麗刀筆敢欺蕭相國聲名不讓孟嘗君

那押司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排行第三祖居鄆城縣宋家村人氏爲他面黑身矮人都喚他做黑宋江又且于家大孝爲人仗義疎財人皆稱他做孝義黑三郎上有父親在堂毋親喪蚤下有一個兄弟喚做鉄扇子宋清自和他父親宋太公在村中務農守些田園過活這宋江自在鄆城

縣做押司他刀筆精通吏道純熟更兼愛習鎗棒學得武藝多般平生只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但有人來投奔他的若高若低無有不納便留在莊上館穀終日追陪並無厭倦若要起身盡力資助端的是揮霍視金似土人問他求錢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難解紛只是賙全人性命如常散施棺材藥餌濟人貧苦賙人之急扶人之困以此山東河北聞名都稱他做及時雨却把他比的做天上下的及時雨一般能救萬物曾有一首臨江仙讚宋江好處

起自花村刀筆吏英靈上應天星踈財仗義更多能事親行孝敬待士有聲名濟弱扶傾心慷慨高名水月雙

清及時甘雨四方稱山東呼保義豪傑宋公明
當時宋江帶着一個伴當走將出縣前來只見這何觀察
當街迎住叫道押司此間請坐拜茶宋江見他似個公人
打扮慌忙荅禮道尊兄何處何濤道且請押司到茶坊裡
面吃茶說話宋公明道謹領兩個入到茶坊裡坐定伴當
都叫去門前等候宋江道不敢拜問尊兄高姓何濤荅道
小人是濟州府緝捕使臣何觀察的便是不敢動問押司
高姓大名宋江道賤眼不識觀察少罪小吏姓宋名江的
便是何濤倒地便拜說道久聞大名無緣不曾拜識宋江
道惶恐觀察請上坐何濤道小人是一小弟安敢占上宋
江道觀察是上司衙門的人又是遠來之客兩個謙讓了

不是不是却是走漏道了

一回宋江坐了主位何濤坐了客席宋江便叫茶博士將兩杯茶來沒多時茶到兩個吃了茶茶盞放在卓子上宋江道觀察到敝縣不知上司有何公務何濤道實不相瞞押司來貴縣有幾個要緊的人宋江道莫非賊情公事否何濤道有實封公文在此敢煩押司作成宋江道觀察是上司差來該管的人小吏怎敢怠慢不知爲甚麼賊情緊事何濤道押司是當案的人便說也不妨敝府管下黃泥岡上一夥賊人共是八個把蒙汗藥麻翻了北京大名府梁中書差遣送蔡太師的生辰綱軍健一十五人却去了十一擔金珠寶貝計該十萬貫正賊今捕得從賊一名白勝指說七個正賊都在貴縣這是太師府特差一個幹辦

在本府立等要這件公事望押司早早維持宋江道休說
太師府着落便是觀察自賫公文來要敢不捕送只不知
道白勝供指那七人名字何濤道不瞞押司說是貴縣東
溪村晁保正爲首更有六名從賊不識姓名煩乞用心宋
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晁蓋是我心腹弟兄他如
今犯了迷天之罪我不救他時捕獲將去性命便休了心
內自慌宋江且荅應道晁蓋這廝奸頑役戶本縣內上下
人沒一個不怪他今番做出來了好教他受何濤道相煩
押司便行此事宋江道不妨這事容易甕中捉鱉手到拿
來只是一件這實封公文須是觀察自已當廳投下本官
看了便好施行發落差人去捉小吏如何敢私下擅開這

作公事非是小可勿當輕泄於人何濤道押司高見極明相煩引進宋江道本官發放一早晨事務倥傯了少歇覲察畧待一時少刻坐廳時小吏來請何濤道望押司千萬作成宋江道理之當然休這等說話小吏畧到寒舍分撥了些家務便到觀察少坐一坐何濤道押司尊便請治事小弟只在此專等宋江起身出得閣兒分付茶博士道那官人要再用茶一發我還茶錢離了茶坊飛也似跑到下處先分付伴當去叫直司在茶坊門前伺候若知縣坐衙時便可去茶坊裡安撫那公人道押司便來叫他畧待一待却自槽上鞁了馬牽出後門外去宋江拿了鞭子跳上馬慢慢地離了縣治出得東門打上兩鞭那馬不剌剌的

梁山泊得苗全在此處宋江非劫之罪之盜之首而何

望東溪村攔將去沒半個時辰早到晁蓋莊上莊客見了入去莊裡報知正是

有仁有義宋公明　交結豪強秉志誠　一旦陰謀皆外泄　六人星火夜逃生只故放便是強盜了

且說晁蓋正和吳用公孫勝劉唐在後園葡萄樹下吃酒此時三阮已得了錢財自回石碣村去了晁蓋見莊客報說宋押司在門前晁蓋問道有多少人隨從着莊客道只獨自一個飛馬而來說快要兄保正晁蓋道必然有事慌忙出來迎接宋江道了一個喏携了晁蓋手便投側邊小房裡來晁蓋問道押司如何來的慌速宋江道哥哥不知兄弟是心腹弟兄我捨着條性命來救你如今黃泥岡事

發了白勝已自拿在濟州大牢裡了供出你等六人濟州
府差一個何緝捕帶領若干人奉着太師府鈞帖并本州
文字來捉你等七人道你爲首天幸撞在我手裡我只推
說知縣睡着且教何觀察在縣對門茶坊裏等我以此飛
馬而來報你哥哥三十六計走爲上計若不快走時更待
甚麼我回去引他當廳下了公文知縣不移時便差人連
夜下來你們不可擔閣倘有些踈失如之奈何休怨小弟
不來救你晁蓋聽罷吃了一驚道賢弟大恩難報宋江道
哥哥你休要多說只顧安排走路不要纏障我便回去也
晁蓋道七個人三個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已得了財
自回石碣村去了後面有三個在這里賢弟且見他一面

宋江來到後園晁蓋指着道這三位一個吳學究一個公孫勝薊州來的一個劉唐東潞州人宋江畧講一禮回身便走囑付道哥哥保重作急快走兄弟去也宋江出到莊前上了馬打上兩鞭飛也似望縣裡來了且說晁蓋與吳用公孫勝劉唐三人道你們認得進來相見的這個人麼吳用道却怎地慌慌忙忙便去了正是誰人晁蓋道你三位還不知俚我們不是他來時性命只在咫尺休了三人大驚莫不走漏了消息這件事發了晁蓋道虧殺這個兄弟攜着血海也似干係來報與我們原來白勝已自提在濟州大牢裡了供出我等七人本州差個緝捕何觀察將帶若干人奉着太師鈞帖來着落鄆城縣立等要拿我們

七個廳了他穩住那公人在茶坊裡挨候他飛馬先來報
知我們如今回去下了公文少刻便差人連夜到來捕獲
我們却是怎地好吳用道若非此人來報都打在網裡這
大恩人姓甚名誰晁蓋道他便是本縣押司呼保義宋江
的便是吳用道只聞宋押司大名小生却不曾得會雖是
住屋咫尺無緣難得見面公孫勝劉唐都道莫不是江湖
上傳說的及時雨宋公明晁蓋點頭道正是此人他和我
心腹相交結義弟兄吳先生不曾得會四海之內名不虛
傳結義得這個兄弟也不枉了晁蓋問吳用道我們事在
危急却是怎地解救吳學究道兄長不須商議三十六計
走爲上計晁蓋道却纔宋押司也教我們走爲上計却是

走那里去好吳用道我已尋思在肚裡了如今我們收拾五七擔挑了一齊都走奔石碣村三阮家裡去晁蓋道三阮是個打魚人家如何安得我等許多人吳用道兄長你好不精細石碣村那里一步步近去便是梁山泊如今山寨裡好生興旺官軍捕盜不敢正眼兒看他若是赶得緊我們一發入了夥晁蓋道這一論正合吾意只恐怕他們不肯收留我們吳用道我等有的是金銀送獻些與他便入了夥晁蓋道既然恁地商量定了事不宜遲吳先生你便和劉唐帶了幾個莊客挑擔先去阮家安頓了却來早路上接我們我和公孫先生兩個打併了便來吳用劉唐把這生辰綱打劫得金珠寶貝做五六擔裝了叫五六個

莊客一發吃了酒食吳用袖了銅鍊劉唐提了朴刀監押着五七擔一行十數人投石碣村來晁蓋和公孫勝在莊上收拾有些不肯去的莊客賫發他些錢物從他去投別主愿去的都在莊上併疊財物打拴行李有詩爲証

太師符督下州來　晁蓋逡巡受禍胎　不是宋江潛往報　七人難免這場灾

再說宋江飛馬去到下處連忙到茶坊裡來只見何觀察正在門前望宋江道觀察久等却被村裡有個親戚在下處說些家務因此擔閣了些何濤道有煩押司引進宋江道請觀察到縣裡兩個入得衙門來正直知縣時文彬在廳上發落事務宋江將着賫封公文引着何觀察直至書

案邊叫左右掛上廻避牌宋江向前稟道奉濟州府公文爲賊情緊急公務特差緝捕使臣何觀察到此下文書知縣接來拆開就當廳看了大驚對宋江道這是太師府差幹辦來立等要回話的勾當這一干賊便可差人去捉宋江道日間去只怕走了消息只可差人就夜去捉拿得晁保正來那六人便有下落時知縣道這東溪村晁保正聞名是個好漢他如何肯做這等勾當隨即叫喚尉司并兩箇都頭一個姓朱名仝一個姓雷名橫他兩個非是等閒人也當下朱仝雷橫兩個來到後堂領了知縣言語和縣尉上了馬逕到尉司點起馬步弓手并土兵一百餘人就問何觀察一行個廣候作眼拿人當晚都帶了繩索軍器

朱个又是一个賊盜

張[illegible]個都頭亦各乘馬各帶了腰刀弓箭手拿
杆刀前後馬步弓手簇擁着出得東門飛逰東溪村晁家
不到得東溪村里已是一更天氣都到一個觀音菴取齊
朱仝道前面便是晁家莊晁蓋家有前後兩條路若是一
發去打他前門他望後門走了一齊閧去打他後門他逰
前門走了我須知晁蓋好生了得又不知那六個是甚麼
人必須也不是良善君子那廝們都是死命倘或一齊殺
出來又有莊客協助却如何抵敵他只好聲東擊西等那
廝們亂攛便好下手不若我和雷都頭分做兩路我與你
分一半人都是步行去先望他後門埋伏了等候唿哨響
為號你等向前門只顧打入來見一個捉一個見兩個捉

一雙雷橫道也說得是朱都頭你和縣尉相公從前門打入來我與你截住後路朱仝道賢弟你不省得晁蓋莊上有三條活路我開常時都看在眼裏了我去那里須認得他的路數不用火把便見你還不知他出沒的去處倘若走漏了事情不是耍處縣尉道朱都頭說得是你帶一半人去朱仝道只消得三十來個勾了朱仝領了十個弓手二十個土兵先去了縣尉再上了馬雷橫把馬步弓手都擺在前後擁護着縣尉土兵等都在馬前明晃晃照着三十個火把擎着槊又朴刀留客住鈎鐮刀一齊都奔晁家莊來到得莊前也兀自有半里多路只見晁蓋莊裡一縷小[illegible]燄將起來涌得黑烟遍地紅焰飛空又走

不到十數步 只前後門四面八方約有三四十把火發
鵰地一齊都着前面雷橫拏着朴刀背後衆土兵發
喊一齊把莊門打開都撲入裡面看時火光照得如同
白日一般明亮並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着喊
叫將起來叫前面捉人原來朱仝有心要放晁蓋故意賺
雷橫去打前門這雷橫亦有心要救晁蓋以此爭先要來
打後門却被朱仝說開了只得去打他前門故意這等大
驚小怪聲東擊西要催逼晁蓋走了朱仝那時到莊後時
不見晁蓋收拾未了莊客看見來報與晁蓋說道官軍到
了事不宜遲晁蓋叫莊客四下里只顧放火他和公孫勝
引了十數個去的莊客納着喊挺起朴刀從後門殺將出

來大喝道當吾者死避我者生朱仝在黑影裡叫道保正休走朱仝在這里等你多時晁蓋那里顧他說與同公孫勝捨命只顧殺出來朱仝虛閃一閃放開條路讓晁蓋走了晁蓋却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押着後朱仝使步弓手從後門撲入去叫道前面赶捉賊人雷橫聽的轉身便出莊門外叫馬步弓手分頭去赶雷橫自在火光之下東觀西望做尋人朱仝撇了土兵挺着刀去赶晁蓋晁蓋一面走口裡說道朱都頭你只管追我做什麼我須不怕你朱仝見後面沒人方纔敢說道保正你兀自不見我好處我怕雷橫執迷不會做人情被我賺他打你前門出來放你你見我閃開條路讓你過去你我在後面寺

不可投別處去只除梁山泊可以安身晁蓋道深感救命之恩異日必報有詩爲証

補盜如何與盜通　只因仁義動其衷　都頭已自開生路　觀察焉能建大功（胡說與盜私通那里仁義）

朱仝正趕間只聽得背後雷橫大叫道休教走了人朱仝分付晁蓋道保正你休慌只顧一面走我自使轉他去朱仝回頭叫道有三個賊望東小路去了雷都頭你可急趕雷橫領了人便投東小路上并土兵衆人趕去朱仝一面和晁蓋說着話一面趕他却如防送的相似（好貨）漸漸黑影裏不見了晁蓋朱仝只做失脚撲地倒在地下衆土兵向前扶起急救得朱仝答道黑影裡不見路徑失脚走下野田

裡滑倒了閃挫了左腿縣尉道走了正賊怎生奈何朱仝道非是小人不赶其實月黑了沒做道理處這些土兵全無幾個有用的人不敢向前縣尉再叫土兵去赶衆土兵心裏道兩個都頭尚尺自不濟事近他不得我們有何用都去虛赶了一回轉來道黑地里正不知那條路去了雷橫也赶了一直回來心內尋思道朱仝和晁盖最好多敢是放了他去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我也有心亦要放他今已去了只是不見了人情晁盖那人也不是好惹的回來說到那里赶得上這夥賊端的了得縣尉和兩個都頭回到莊前時已是四更時分何觀察見衆人四分五落赶了一夜不曾拿得一個賊人只叫苦道如何回得濟州去

過來捉的都如此

見府尹縣尉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家解將鄆城縣裡來這時知縣一夜不曾得睡立等回報聽得道賊都走了只拿得幾個鄰舍知縣把一干拏到的鄰舍當廳勘問衆鄰舍告道小人等雖在晁保正鄰近住居遠者三二里田地近者也隔着些村坊他莊上如常有搠鎗使棒的人來如何知他做這般的事知縣逐一問了時務要問他們一個下落數內一個貼鄰告道若要知他端的除非問他莊客知縣道說道他家莊客也都跟着走了鄰舍道也有不願去的還在這里知縣聽了火速差人就帶了這個貼鄰做眼來東溪村捉人無兩個時辰早拿到兩個莊家當廳勘問時那莊客初時抵賴吃打不過只得招道先是六個人商

議小人只認得一個是本鄉中教學的先生叫做吳學究一個叫做公孫勝是全眞先生又有一個黑大漢姓劉更有那三個小人不認得却是吳學究合將來的聽的說道他姓阮他在石碣住他是打魚的弟兄三個只此是實知縣取了一紙招狀招兩個莊客交割與何觀察回了一道備細公文申呈本府宋江自賫全那一干隣舍保放回家聽候且說這衆人與何濤押解了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正值府尹陞廳何濤引了衆人到廳何稟說晁蓋燒莊在逃一事再記莊客口詞說一遍府尹道既是任地說時再拿出白勝來問道那三個姓阮的端的住在那里白勝抵賴不過只得供說三個姓阮的一個叫做立地太歲阮

小二一個叫做短命二郎阮小五一個是活閻羅阮小七都在石碣湖村裡住知府道還有那三個姓甚麼白勝告道一個是智多星吳用一個是入雲龍公孫勝一個叫做赤髮鬼劉唐知府聽了便道既有下落且把白勝依原監了收在牢裡隨即又喚何觀察差去石碣村緝捕這幾個賊人不是何濤去石碣村去有分教大鬧山東鼎沸河北天罡地煞來尋際會風雲水滸寨中去聚縱橫人馬直使三十六員豪傑聚七十二位煞星臨畢竟何觀察怎生差去石碣村緝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梁山泊賊首當以何濤宋江爲魁朱仝雷橫次

之一邊問个走漏消息一邊問个放賊犯想他四人亦自甘心又曰從來捉賊做賊捕盜做盜的的不差若要真正除得盜賊只須除了捕快爲第一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八終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盖梁山小奪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

第十九回

林冲水寨大併火　晁蓋梁山小奪泊

詩曰

獨據梁山志可羞　嫉賢傲士少優柔　秖將富貴爲身有　却把英雄作寇讐　花竹水亭生殺氣　鷺鷗沙渚落人頭　規模卑狹眞堪笑　性命終須一旦休

話說當下何觀察領了知府台旨下廳來隨即到機密房裡與衆人商議衆多做公的道若說這個石碣村湖蕩緊靠着梁山泊都是茫茫蕩蕩蘆葦水港若不得大隊官軍舟船人馬誰敢去那里捕捉賊人何濤聽罷說道這一論

也是再到廳上稟覆府尹道原來這石碣村湖泊正傍着梁山水泊週迴盡是深港水汊蘆葦草蕩閑常時也兀自劫了人莫說如今又添了那一夥强人在裡面若不起得大隊人馬如何敢去那里捕獲得人府尹道既是如此說時再差一員了得事的捕盜巡檢點與五百官兵人馬和你一處去緝捕何觀察領了台旨再回機密房來喚集這衆多做公的整選了五百餘人各各自去準備什物器械次日那捕盜巡檢領了濟州府帖文與同何觀察兩個點起五百軍兵同衆多做公的一齊逕石碣村來且說晁蓋公孫勝自從把火燒了莊院帶同十數個莊客來到石碣村半路上撞見三阮弟兄各執器械却來接應到家七個

人都在阮小五莊上那時阮小五已把老小搬入河泊裏七人商議要去投梁山泊一事吳用道見今李家道口有那旱地忽律朱貴在那里開酒店招接四方好漢但要入夥的須是先投奔他我們如今安排了船隻把一應的物件裝在船裡將些人情送與他引進大家正在那里商議投奔梁山泊只見幾個打魚的來報道官軍人馬飛奔村裡來也晁蓋便起身叫道這廝們赶來我等休走阮小二道不妨我自對付他叫那廝大半下水裡去死小半都棚殺他公孫勝道休慌且看貧道的本事晁蓋道劉唐兄弟你和學究先生且把財賦老小裝載船裡巡撐去李家道口左側相等我們看些頭勢隨後便到阮小二選兩隻棹

舡把娘和老小家中財賦都裝下舡裡吳用劉唐各押着一隻叫七八個伴當搖了舡先投李家道口去等又分付阮小五阮小七撐駕小舡如此迎敵兩個各棹舡去了且說何濤并捕盜巡檢帶領官兵漸近石碣村但見河埠有舡盡數奪了便使會水的官兵且下舡裡進發岸上人馬舡騎相迎水陸並進到阮小二家一齊納喊人馬並起撲將入去早是一所空屋裡面只有些粗重家火何濤道且去拿幾家附近漁戶問時說道他的兩個兄弟阮小五阮小七都在湖泊裡住非舡不能去何濤與巡檢商議道這湖泊裡港汊又多路逕甚稠抑且水蕩坡塘不知深淺若是四分五落去捉時又怕中了這賊人奸計我們把馬疋

都教人看守在這村裡一發都下舡裡去當時捕盜巡檢并何觀察一同做公的人等都下了舡那時捉的舡非止千隻也有撐的亦有搖的一齊都望阮小五打魚莊上來行不到五六里水面只聽得蘆葦中間有人嘲歌衆人且住了舡聽時那歌道

打魚一世蓼兒洼　不種青苗不種麻　酷吏貪官都殺盡　忠心報答趙官家（這个漁歌有些氣象）

何觀察并衆人聽了盡吃一驚只見遠遠地一個人獨棹一隻小舡兒唱將來有認得的指道這個便是阮小五何濤把手一招衆人併力向前各執器械挺着迎將去只見阮小五大笑罵道你這等虐害百姓的賊官直如此大胆

敢來引老爺做甚麼却不是來將虎鬚何濤背後有會射弓箭的搭上箭拽滿弓一齊放箭阮小五見放箭來拿着撲撒翻筋斗鑽下水裡去衆人赶到根前拿個空又行不到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花蕩裡打唿哨衆人把舡擺開見前面兩個人棹着一隻舡來舡頭上立着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手裡撚着條筆管鎗口裡也唱着道

老爺生長石碣村　稟性生來要殺人　先斬何濤巡檢首　京師獻與趙王君

何觀察并衆人又聽了吃一驚一齊看時前面那個人撚着鎗唱着歌背後這個搖着櫓有認得的說道這個正是阮小七何濤喝道衆人并力向前先拿住這個賊休教走

了沉小七聽得笑道潑賊便把鎗只一點那舡便使棹來
望小港裡串着走衆人發着喊赶將去這阮小七和那搖
舡的飛也似搖着櫓口裡打着唿哨串着小港汊只顧走
衆官兵赶來赶去看見那水港窄狹了何濤道且住把舡
且泊了都傍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正
不見一些旱路何濤心內疑惑却商議不定便問那當村
住的人說道小人門雖是在此居住也不知道這里有許
多去處何濤便差撑着兩隻小舡舡上各帶三兩個做公
的去前面探路去了兩個時辰有餘不見回報何濤道這
廝們好不了事再差五個做公的又撑兩隻舡去探路這
幾個做公的撑了兩隻舡又去了一個多時辰並不見些

回報何濤道這幾個都是久慣做公的四清六活的人却怎地也不曉事如何不着一隻舡轉來回報不想這些帶來的官兵人人亦不知顛倒天色又看看晚了在此不着邊際怎生奈何我須用自去走一遭揀一隻疾快小舡選了幾個老郎做公的各拿了器械攏起五六把槳楫何濤坐在舡頭上望這個蘆葦港裡蕩將去那時已自是日沒沉西槳得舡開約行了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一個人提着把鋤頭走將來何濤問道兀那漢子你是甚人這里是甚麼去處那人應道我是這村里庄家這里煉做斷頭溝沒路了何濤道你曾見兩隻舡過來麼那人道不是來捉阮小五的何濤道你怎地知得是來捉阮小五的那

人道他們只在前面烏林裡厮打何濤道離這里還有多少路那人道只在前面望得見便是何濤聽得便叫攏舡前去接應便差兩個做公的拿了槔叉上岸來只見那漢提起鋤頭來手到把這兩個做公的一鋤頭一個翻筋斗都打下水裡去何濤見了吃一驚急跳起身來時却待逃上岸只見那隻舡忽地搪將開去水底下鑽起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只一扯撲搶地倒撞下水裡去那幾個舡裡的却待要走被這提鋤頭的赶將上舡來一鋤頭一個排頭打下去腦漿也打出來這何濤被水底下這人倒拖上岸來就解下他的胳膊來細了看水底下這人却是阮小七岸上提鋤頭的那漢便是阮小二弟兄兩個看着何濤

何濤這般無禮如此不利

罵道老爺弟兄三個從來愛殺人放火量你這厮直得甚麽你如何大膽特地引着官兵來捉我們何濤道好漢小人奉上命差遣蓋不由己小人怎敢大膽要來捉好漢望好漢可憐見家中有個八十歲的老娘無人養贍望乞饒恕性命則個阮家弟兄道且把他來綑做個粽子撇在舡艙裡把那幾個屍首都攛去水裡去了兩個胡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舡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舡出來且說這捕盜巡檢領着官兵都在那舡裡說道何觀察他道做公的不了事自去探路也去了許多時不見回來那時正是初更左右星光滿天衆人都在舡上歇涼忽然只見一陣怪風起處那風但見

飛沙走石捲水搖天黑漫漫堆起烏雲昏鄧鄧催來急
雨滿川荷葉半空中翠蓋交加遍水蘆花遶湖面白旗
絛亂吹折崑崙山頂樹喚醒東海老龍君
那一陣怪風從背後吹將來吹得衆人掩面大驚只叫得
苦把那纜紅索都刮斷了正沒擺布處只聽得後面胡哨
嚮迎着風看時只見蘆花側畔射出一派火光來衆人道
今番却休了那大舡小舡約有四五十隻正被這大風刮
得你撞我磕捉摸不住那火光却早來到面前原來都是
一叢小舡兩隻家挈住上面滿滿堆着蘆葦柴草刮刮雜
雜燒着乘着順風直衝將來那四五十隻官舡屯塞做一
塊港汊又狹又沒廻避處那頭等大舡也有十數隻却被

他火舡推來鎖在大舡隊裡一燒水底下原來又有人扶助着舡燒將來燒得大舡上官兵都跳上岸來逃命逸走不想四邊盡是蘆葦野港又沒旱路只見岸上蘆葦又刮刮雜雜也燒將起來那捕盜官兵兩頭沒處走風又緊火又猛衆官兵只得鑽去都逸爛泥裡立地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舡舡尾上一個搖着舡舡頭上坐着一個先生手裡明晃晃地拿着一口寶劒口裡喝道休教走了一個衆兵都在爛泥裡只得忍氣說猶未了只見蘆葦東岸兩個人引着四五個打魚的都手裡明晃晃拿着刀鎗走來這邊蘆葦西岸又是兩個人也引着四五個打魚的手裡也明晃晃拿着飛魚鈎走來東西兩岸四個好漢并這夥

人一齊動手排頭兒捌將來無移時把許多官兵都攔死在爛泥裡東岸兩個是晁蓋阮小五西岸兩個是阮小二阮小七船上那個先生便是祭風的公孫勝五位好漢引着十數個打魚的莊家把這夥官兵都攔死在蘆葦蕩裡單單只剩得一個何觀察細做粽子也似丟在船艙裡阮小二提將上船來指着罵道你這廝是濟州一個詐害百姓的蠹虫我本待把你碎屍萬段却要你回去與那濟州府管事的賊驢說俺這石碣村阮氏三雄東溪村天王晁蓋都不是好撩撥的我也不來你城裡借粮他也休要來我這村中討死倘或正眼兒覷着休道你是一個小小州尹也莫說奈太師差幹人來要拿我們便是蔡京親自來

惡則惡矣趣實趣也

時我也拚个三二十個透明的窟窿俺們放你回去休得再來傳與你的那個鳥官人教他休要討死這里沒大路我着兄弟送你出路口去當時阮小七把一隻小快艇載了何濤直送他到大路口喝道這里一直去便有尋路處別的衆人都殺了難道只恁地好好放了你去也吃你那趣州尹賊驢笑且請下你兩個耳朵來做表証阮小七身邊拔起尖刀把何觀察兩個耳朵割下來鮮血淋漓插了刀鮮下腮腭放上岸去何濤得了性命自尋路回濟州去了且說晁蓋公孫勝和阮家三弟兄并十數個打魚的一發都駕了五七隻小艇離了石碣村湖泊逕投李家道口來到得那里相尋着吳用劉唐艇隻合做一處吳用問道拒

敵官兵一事晁蓋備細說了吳用衆人大喜整頓船隻齊了一同來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來相接朱貴見了許多人來說投托入夥慌忙迎接吳用將來歷實說與朱貴聽了大喜逐一都相見了請入廳上坐定忙叫酒保安排分例酒來管待衆人隨即取出一張皮靶弓來搭上一枝響箭望着那對港蘆葦中射去響箭到處早見有小嘍囉搖出一隻船來朱貴急寫了一封書呈備細說衆豪傑入夥來歷緣由先付與小嘍囉賫了教去寨裡報知一面又殺羊管待衆好漢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朱貴喚一隻大船請衆多好漢下船就同帶了晁蓋等來的船隻一齊望山寨裡來行了三個時辰早來到一處水口只聽的岸上鼓

鄉鑼鳴曰三五年時只見七八個小嘍囉撐出四隻哨船來見了朱貴都聲了喏自依舊先去了再說一行人來到金沙灘上岸便留老小船隻并打魚的人在此伺候又見數十個小嘍囉下山來接引到關上王倫領着一班頭領出關迎接晁蓋等慌忙施禮王倫荅禮道小可王倫久聞晁天王大名如雷灌耳今日且喜光臨草寨晁蓋道晁某是不讀書史倒好個不讀書史的人甚是麤鹵今日事在藏拙甘心與頭領帳下做一小卒不弃幸甚王倫道休如此說且請到小寨再有計議一行從人都跟着兩個頭領上山來到得大寨聚義廳下王倫再三謙讓晁蓋一行人上堦晁蓋等七人在右邊一字兒立下王倫與衆頭領在左邊一字兒立下

一個個都講禮罷分賓主對席坐下王倫與塔下衆小頭目聲喏已畢一壁廂動起山寨中鼓樂先叫小頭目去山下管待來的從人關下另有客館安歇詩曰

「西遊東投竟莫容　那堪造物挫英雄　敝袍長鋏飄蓬客　特地來依水泊中」無評

且說山寨裡宰了兩頭黃牛十個羊五個豬大吹大擂筵席衆頭領飲酒中間晁蓋把胸中之事從頭至尾都告訴王倫等衆位王倫聽罷駭然了半晌心內躊躇做聲不得自已沉吟虛應答筵宴至晚席散衆頭領送晁蓋等衆人關下客館內安歇自有來的人伏侍晁蓋心中歡喜對吳用等六人說道我們造下這等迷天大罪那里去安身不

是這王頭領如此錯愛我等皆以失所此恩不可忘報吳用只是冷笑晁蓋道先生何故只是冷笑有事可以通知吳用道兄長性直只是一勇你道王倫肯收留我們兄長不看他的心只觀他的顏色動靜規模晁蓋道觀他顏色怎地吳用道兄長不看他早間席上王倫與兄長說話到有交情次後因兄長說出殺了許多官兵捕盜巡檢放了何濤阮氏三雄如此豪傑他便有些顏色變了雖是口中應答動靜規模心裡好生不然他若是有心收留我們只就早上便議定了坐位杜遷宋萬這兩個自是麁鹵的人待客之事如何省得只有林冲那人原是京師禁軍教頭大郡的人諸事曉得今不得已而坐了第四位早間見林

是這

冲看王倫荅應兄長模樣他自便有此三不平之氣頻頻把眼聽這王倫心内自已躊躇我看這人倒有顧眄之心只是不得已小生畧放片言教他本寨自相火併晁蓋道全仗先生妙策良謀可以容身當夜七人安歇了次早天明只見人報道林教頭相訪吳用便對晁蓋道這人來相探中俺計了七個人慌忙起來迎接邀請林冲入到客館裡面吳用向前稱謝道夜來重蒙恩賜拜擾不當林冲道小可有失恭敬雖有奉呈之心奈緣不在其位望乞恕罪吳學究道我等雖是不才非爲草木豈不見頭領錯愛之心顧眄之意感恩不淺晁蓋再三謙讓林冲上坐林冲那里肯推晁蓋上首坐了林冲便在下首坐定吳用等六人一

帶坐下晁蓋道久聞教頭大名不想今日得會林冲道小人舊在東京時與朋友交禮節不曾有悞雖然今日能勾得見尊顏不得遂平生之願特地逕來陪話晁蓋稱謝道深感厚意吳用便動問道小生舊日久聞頭領在東京時十分豪傑不知緣何與高俅不睦致被陷害後聞在滄州亦被火燒了大軍草料場又是他的計策向後不知誰薦頭領上山林冲道若說高俅這賊陷害一節但提起毛髮植立又不能報得此讐來此容身皆是柴大官人舉薦到此吳用道柴大官人莫非是江湖上人稱爲小旋風柴進的麽林冲道正是此人晁蓋道小可多聞人說柴大官人仗義疎財接納四方豪傑說是大周皇帝嫡派子孫如何

能勾會他一面也好吳用又對林冲道據這柴大官人名聞寰海聲播天下的人教頭若非武藝超羣他如何肯薦上山非是吳用過稱理合王倫讓這第一位頭領坐此合天下之公論也不負了柴大官人之書信林冲道承先生高談只因小可犯下大罪投逸柴大官人非他不留林冲誠恐負累他不便自願上山不想今日去住無門非在位次低微且王倫心術不定語言不准失信於人難以相聚吳用道王頭領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如何心地倒恁窄狹林冲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多豪傑到此相扶相助似錦上添花如旱苗得雨此人只懷妬賢嫉能之心但恐衆豪傑勢力相壓夜來因見兄長所說衆位殺死官兵一節他

便有些不然就懷不肯相留的模樣以此請衆豪傑來閒下安歇吳用便道既然王頭領有這般之心我等休要待他發付自投別處去便了林冲道衆豪傑休生見外之心林冲自有分曉小可只恐衆豪傑生退去之意特來早早說知今日看他如何相待若這廝語言有理不似昨日萬事罷論倘若這廝今朝有半句話參差時盡在林冲身上晁蓋道頭領如此錯愛俺弟兄皆感厚恩吳用便道頭領爲我弟兄面上倒教頭領與舊弟兄分顏若是可容即容不可容時小生等登時告退林冲道先生差矣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漢惜好漢量這一個潑男女腌臢畜生終作何用衆豪傑且請寬心林冲起身別了衆人說道少間

相會衆人相送出來林冲自上山去了正是

惺惺自古惜惺惺　談笑相逢眼更青　可恨王倫心量狹　眞教魂魄喪幽冥

當日沒多時只見小嘍囉到來相請說道今日山寨裡頭領相請衆好漢去山南水寨亭上筵會晁蓋道上覆頭領少間便到小嘍囉去了晁蓋問吳用道先生此一會如何吳學究笑道兄長放心此一會倒有分做山寨之主今日林教頭必然有火併王倫之意他若有些心懶小生憑着三寸不爛之舌不由他不火併兄長身邊各藏了暗器只看小生把手來撚鬚爲號兄長便可協力晁蓋等衆人暗喜辰牌已後三四次人來催請晁蓋和衆頭領身邊各各

此人大是用得

帶了器械暗藏在身上結束得端正却來赴席只見宋萬親自騎馬又來相請小嘍囉擡過七乘山轎七個人都上轎子一逕投南山水寨裡來到得山南看時端的景物非常直到寨後水亭子前下了轎王倫杜遷林冲朱貴都出來相接邀請到那水亭子上分賓主坐定看那水亭一遭景致時但見

四面水簾高捲週迴花靨朱闌滿目香風萬朶芙蓉鋪綠水迎眸翠色千枝荷葉遶芳塘画簷外陰陰柳影鎖牕前細細松聲一行野鷺立灘頭數點沙鷗浮水面盆中水浸無非是沉李浮瓜壺內馨香盛貯着瓊漿玉液江山秀氣聚亭臺明月清風自無價

秀才身分只好如此

當下王倫與四個頭領杜遷宋萬林冲朱貴坐在左邊主位上晁蓋與六個好漢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坐在右邊客席階下小嘍囉輪番把盞酒至數巡食供兩次晁蓋和王倫盤話但提起聚義一事王倫便把閒話支吾開去吳用把眼來看林冲時只見林冲側坐交椅上把眼聽王倫身上看看飲酒至午後王倫回頭叫小嘍囉取來三四個人去不多時只見一人捧個大盤子裡放着五錠大銀王倫便起身把盞對晁蓋說道感蒙衆豪傑到此聚義只恨敝山小寨是一洼之水如何安得許多真龍聊備些小薄禮萬望哃留煩投大寨歇馬小可使人親到麾下納降晁蓋道小子久聞大山招賢納士一逕地特來投托入夥若

是不能相容我等衆人自行告退重蒙所賜白金決不敢領非敢自誇豐富小可聊有些盤纏使用速請納回厚禮只此告別王倫道何故推却非是敝山不納衆位豪傑奈緣只爲粮少房稀恐日後悞了足下衆位面皮不好因此不敢相留說言未了只見林冲雙眉剔起兩眼圓睜坐在交椅上大喝道你前番我上山來時也推道粮少房稀今日晁凡與衆豪傑到此山寨你又發出這等言語來是何道理吳用便說道頭領息怒自是我等來的不是倒壞了你山寨情分今日王頭領以禮發付我們下山送與盤纏又不曾熟趁將去請頭領息怒我等自去罷休林冲道這是笑裡藏刀言清行濁的人我其實今日放他不過王倫

喝道你看這畜生又不醉了倒把言語來傷觸我却不是
反失上下林冲大怒道量你是個落第腐儒胸中又沒文
學怎做得山寨之主吳用便道晁兄只因我等上山相投
反壞了頭領面皮只今扮了魚肚便當告退晁蓋等七人
便起身要下亭子王倫留道且請席終了去林冲把卓子
只一脚踢在一邊搶起身來衣襟底下掣出一把明晃晃
刀來揩的火雜雜吳用便把手將髭鬚一摸晁蓋劉唐便
上亭子來虛攔住王倫叫道不要火併吳用一手扯住林
冲便道頭領不可造次公孫勝假意勸道休爲我等壞了
大義阮小二便去掣住杜遷阮小五幫住宋萬阮小七掣
住朱貴嚇得小嘍囉們目瞪口呆林冲拿住王倫罵道你

罵得好
是一個村野窮儒虧了杜遷得到這里柴大官人這等資助你賙給盤纏與你相交舉薦我來尚且許多推却今日衆豪傑特來相聚又要發付他下山去這梁山泊便是你的你這嫉賢妬能的賊不殺了要你何用你也無大量之才也做不得山寨之主杜遷宋萬朱貴本待要向前來勸被這幾個緊緊挈着那里敢動王倫那時也要尋路走却被晁蓋劉唐兩個攔住王倫見頭勢不好口裏叫道我的心腹都在那里雖有幾個隨邊知心腹的人本待要來救見了林冲這般凶猛頭勢誰敢向前林冲拿住王倫罵了一頓去心窩裡只一刀扢察地攧倒在亭上可憐王倫做了半世強人今日死在林冲之手正應古人言量大福也

大機深禍亦深晁蓋見殺了王倫各掣刀在手林冲早把王倫首級割下來提在手裡嚇得那杜遷宋萬朱貴都跪下說道願隨哥哥執鞭墜鐙晁蓋等慌忙扶起三人來吳用就血泊裡拽過頭把交椅來便納林冲坐地叫道如有不伏者將王倫爲例今日扶林教頭爲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差矣先生我今日只爲衆豪傑義氣爲重上頭火併了這不仁之賊實無心要謀此位今日吳兄却讓此第一位與林冲坐豈不惹天下英雄恥笑若欲相逼寧死而不坐我有片言不知衆位肯依我麽衆人道頭領所言誰敢不依願聞其言林冲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聚義廳上列三十六員天上星辰斷金亭前擺七十二位世間豪

傑正是替天行道人將至仗義疎財漢便來畢竟林冲對吳用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吳用此人用得用得又曰天下秀才都會嫉賢妒能安得林教頭一一殺之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十九終


梁山泊義
士尊見盖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第二十回

梁山泊義士尊晁蓋　鄆城縣月夜走劉唐

詩

豪傑　仲聚義間　罡星煞曜降塵寰　王倫奸詐遭誅戮　晁蓋仁明王將班　魂逐斷雲寒冉冉　恨隨流水夜潺潺　林冲火併眞高誼　凜凜清風不可攀

話說林冲殺了王倫手拿尖刀指着衆人說道據林冲雖係禁軍遭配到此今日爲衆豪傑至此相聚爭奈王倫心胸狹隘嫉賢妬能推故不納因此火併了這廝非林冲要圖此位據着我胸襟胆氣焉敢拒敵官軍剪除君側元兇

首惡今有晁兄仗義踈財智勇足備方今天下人聞其名無有不伏我今日以義氣爲重立他爲山寨之主好麽衆人道頭領言之極當晁蓋道不可自古強兵不壓主晁蓋強殺只是個遠來新到的人安敢便來占上林冲把手向前將晁蓋推在交椅上叫道今日事已到頭請勿推却若有不從者將此王倫爲例再三再四扶晁蓋坐了林冲喝道衆人就于亭前參拜了一面使小嘍囉去大寨裡擺下筵席一面叫人擡過了王倫屍首一面又着人去山前山後喚衆多小頭目都來大寨裡聚義林冲等一行人請晁蓋上了轎馬都投大寨裡來到得聚義廳前下了馬都上廳來衆人扶晁天王去正中第一位交椅上坐定中間焚

起一爐香來林冲向前道小可林冲只是個麄鹵匹夫不過只會些鎗棒而已無學無才無智無術今日山寨天幸得衆豪傑相聚大義既明非比往日尚且學究先生在此便請做軍師執掌兵權調用將校須坐第二位吳用答道吳某村中學究胸次又無經綸濟世之才雖只讀些孫吳兵法未曾有半粒微功怎敢占上林冲道事已到頭不必謙讓吳用只得坐了第二位林冲道公孫先生請坐第三位晁蓋道却使不得若是這等推讓之時晁蓋必須退位林冲道晁兄差矣公孫先生名聞江湖善能用兵有鬼神不測之機呼風喚雨之法誰能及也公孫勝道雖有些小之法亦無濟世之才如何便敢占上還是頭領請坐林冲

道今番克敵制勝誰人及得先生良法正是鼎分三足缺一不可先生不必推却公孫勝只得坐了第三位林冲再要讓時遷蓋吳用公孫勝都不肯三人俱道適蒙頭領所說鼎分三足以此不敢違命我三人占上頭領再要讓人時遷蓋等只得告退三人扶住林冲只得坐了第四位遷蓋道今番須請宋杜二頭領來坐那杜遷宋萬見殺了王倫尋思道自身本事低微如何近的他們不若做個人情苦苦地請劉唐坐了第五位阮小二坐了第六位阮小五坐了第七位阮小七坐了第八位杜遷坐了第九位宋萬坐了第十位朱貴坐了第十一位梁山泊自此是十一位好漢坐定山前山後共有七八百人都來廳前參拜了分

立在兩下晁蓋道你等衆人在此今日林教頭扶我做山寨之主吳學究做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教頭等共管山寨汝等衆人各依舊職管領山前山後事務守備寨柵灘頭休教有失各人務要竭力同心共聚大義再教收拾兩邊房屋安頓了阮家老小便教取出打劫得的生辰綱金珠寶貝并自家莊上過活的金銀財帛就當廳賞賜衆小頭目并衆多小嘍囉當下椎牛宰馬祭祀天地神明慶賀重新聚義衆頭領飲酒至半夜方散次日又辦筵宴慶會一連吃了數日筵席晁蓋與吳用等衆頭領計議整點倉廒修理寨柵打造軍器鎗刀弓箭衣甲頭盔準備迎敵官軍安排大小船隻教演人兵水手上船厮殺好做隄備

自然與秀才家數不同

不在話下自此梁山泊十一位頭領聚義真乃是交情渾似股肱義氣如同骨肉有詩爲証

古人交誼斷黃金　心若同時誼亦深　水滸請看忠義士　死生能守歲寒心

因此林冲見晁盖作事寬洪疎財仗義安頓各家老小在山驀然思念妻子在京師存亡未保遂將心腹備細訴與晁盖道小人自從上山之後欲要搬取妻子上山來因見王倫不定難以過活一向蹉跎過了流落東京不知死活晁盖道賢弟既有寶眷在京如何不去取來完聚你快寫書便教人下山去星夜搬取上山來以絕心念多少是好林冲當寫下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囉下山

去了不過兩個月回來小嘍囉還寨說道直至東京城內殿帥府前尋到張教頭家問說娘子被高太尉威逼親事自縊身死已故半載張教頭亦為憂疑半月之前染患身故止剩得女使錦兒已招贅丈夫在家過活訪問鄰里亦是如此說打聽得眞實回來報與頭領林冲見說了潸然淚下自此杜絕了心中掛念晁蓋等見說了悵然嗟嘆山寨中自此無話每日只是操練人兵準備拒敵官軍忽一日衆頭領正在聚義廳上商議事務只見小嘍囉報上山來說道濟州府差撥軍官帶領約有一千人馬乘駕大小船四五百隻見在石碣村湖蕩裡屯住特來報知晁蓋大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官軍將至如何迎敵吳用笑道

不須兄長掛心吳其自有措置自古道水來土掩兵到將迎此乃兵家常事隨即喚阮氏三雄附耳低言道如此如此又喚林冲劉唐受計道你兩箇便這般這般再叫杜遷宋萬也分付了正是西迎項羽三千陣今日先施第一功且說濟州府尹點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一員帶領一千餘人拘刷本處船隻就石碣村湖蕩調撥分開船隻作兩路來取泊子且說團練使黃安帶領人馬上船搖旗納喊殺奔金沙灘來看看漸近灘頭只聽得水面上嗚嗚咽咽吹將起來黃安道這不是畫角之聲且把船來分作兩路去那蘆花蕩中灣住看時只見水面上遠遠地三隻船來看那船時每隻船上只有五個人四個人搖着雙

櫓舡頭上立着一個人頭帶絳紅巾都一樣身穿紅羅綉襖襖手裡各拿着留客住三隻舡上人都一般打扮於內有人認得的便對黃安說道這三隻舡上三個人一個是阮小二一個是阮小五一個是阮小七黃安道你衆人與我一齊併力向前拿這三個人兩邊有四五十隻船一齊發着喊殺奔前去那三隻舡忽哨了一聲一齊便回黃團練把手內鎗撚搭動向前來叫道只顧殺這賊我自有重賞那三隻舡前面走背後官軍舡上把箭射將去那三阮去舡艙裡各拿起一片青豹皮來遮那箭矢後面船隻只顧赶赶不過三二里水港黃安背後一隻小舡飛也似撐來報道比不要赶我們那一條殺入去的舡隻都被他殺下

水裡去後把舡都奪去了黃安問道怎的着了那廝的手小舡上人荅道我們正行舡時只見遠遠地兩隻舡來每舡上各有五個人我們併力殺去赶他赶不過三四里水面四下里小港鑽出七八隻小舡來舡上弩箭似我蝗一般射將來我們急把舡回昨來到窄狹港口只見岸上約有二三十人兩頭牽一條大篾索橫截在水面上却待向前看索時又被他岸上灰瓶石子如雨點一般打將來衆官軍只得弃了舡隻下水逃命我衆人逃得出來到旱路邊看時那岸上人馬皆不見了馬也被他牽去了看馬的軍人都殺死在水裡我們蘆花蕩邊尋得這隻小船兒逕來報與團練黃安聽得說了叫苦不迭便把白旗招動次

衆舡不要去赶且一發回來那衆舡纔撥得轉頭未曾行動只見背後那三隻舡又引着十數隻舡都只是這三五個人把紅旗摇着口裡吹着胡哨飛也似赶來黃安却待把舡擺開迎敵時只聽得蘆葦叢中砲響黃安看時四下裡都是紅旗擺滿慌了手脚後面赶來的船上叫道黃安留下了首級回去黃安把舡儘力摇過蘆葦岸邊却被兩邊小港裡鑽出四五十隻小舡來舡上弩箭如雨點射將來黃安就箭林裡奪路時只剩得三四隻小船了黃安便跳過快船内回頭看時只見後面的人一個個都撲桶的跳下水裡去了有和舡被拖去的大半都被殺死黃安駕着小快船正走之間只見蘆花蕩邊一隻船上立着劉唐

一撓鈎搭住黃安的舡托地跳將過來只一把攔腰提住喝道不要掙扎別的軍人能識水者水裡被箭射死不敢下水的就船裡都活捉了黃安被劉唐扯到岸邊上了岸遠遠的見蓋公孫勝山邊騎着馬挺着刀引五六十人三二十疋馬齊來接應一行人生擒活捉得一二百人奪的舡隻盡數都收在山南水寨裡安頓了大小頭領一齊都到山寨見蓋下了馬來到聚義廳上坐定衆頭領各去了戎裝軍器團團坐下捉那黃安綁在將軍柱上取過金銀段匹賞了小嘍囉點檢共奪得六百餘疋好馬這是林冲的功勞東港是杜遷宋萬的功勞西港是阮氏三雄的功勞捉得黃安是劉唐的功勞衆頭領大喜殺牛宰馬山寨

裡筵會自醞的好酒水泊裡出的新鮮蓮藕山南樹上自有時新的棃杏梅李枇把山裏柿栗之類魚肉鵝鷄品物不必細說衆頭領只顧慶賞新到山寨得獲全勝非同小可有詩爲証

水滸英鋒不可當　黃安捕捉太講張　戰船人馬俱虧折　更把何顏見故鄉

正飲酒之間只見小嘍囉報道山下朱頭領使人到寨晁蓋便喚來問道有甚麼事小嘍囉說道朱頭領探聽得有一起客商約有十數人結聯一處今夜晚間必從旱路經過特來報知晁蓋道正沒金帛使用誰可領人去走一遭三阮道我弟兄們去晁蓋道好兄弟小心在意速去早來

我使劉唐隨後來策應你們三阮便下廳去換了衣裳跨了腰刀拿了朴刀攏又留客住點起一百餘人上廳來別了衆頭領便下山去就金沙灘把舡載過朱貴酒店裡去了晁蓋恐三阮擔負不下又使劉唐點起一百餘人教領了下山去接應又分付道只可善取金帛財物切不可傷害客商性命劉唐去了晁蓋到三更不見回報又使杜遷宋萬引五十餘人下山接應晁蓋與吳用公孫勝林冲飲酒至天明只見小嘍囉報喜道三阮頭領得了二十餘輛車子金銀財物并四五十疋騾騾頭口晁蓋又問道不曾殺人麽小嘍囉荅道那許多客人見我們來得勢頭猛了都撥下車子頭口行李逃命去了並不曾傷害他一個晁

好生意

盖見說大喜我等初到山寨不可傷害於人取一錠白銀賞了小嘍囉四個將了酒果下山來直接到金沙灘上見衆頭領盡把車輛扛上岸來再叫撐舡去載頭口馬疋衆頭領大喜把盞已畢教人去請朱貴上山來筵宴晁盖等衆頭領都上到山寨聚義廳上簇箕掌拷栲圈坐定叫小嘍囉扛擡過許多財物在廳上一包包打開將綵帛衣服堆在一邊行貨等物堆在一邊金銀寶貝堆在正面衆頭領看了打劫得許多財物心中歡喜便叫掌庫的小頭目每樣取一半收貯在庫聽候支用這一半分做兩分廳上十一位頭領均分一分山上山下衆人均分一分把這新拿到的軍健臉上刺了字號選壯浪的分撥去各寨喂馬

砍柴軟弱的各處看車切草黃安鎖在後寨監房內梟盖道我等今日初到山寨當初只指望逃災避難投托王倫帳下爲一小頭目多感林教頭賢弟推讓我爲尊不想連得了兩場喜事弟一贏得官軍收得許多人馬船隻捉了黃安二乃又得了若干財物金銀此不是皆托衆弟兄的才能衆頭領道皆托得大哥哥的福廕以此得采梟盖再與吳用道俺們七人弟兄的性命皆出于宋押司朱都頭兩個古人道知恩不報非爲人也今日富貴安樂從何而來早晚將些金銀可使人親到鄆城縣走一遭此是第一件要緊的事務再有白勝陷在濟州大牢裡我們必須要去救他出來緊吳用道兄長不必憂心小生自有計劃宋押

司處酬謝之恩早晚必用一個兄弟自去白勝的事可教
蕃生人去那里使錢買上嘱下鬆寬他便好脫身我等且
商量屯粮造船製辦軍器安排寨柵城垣添造房屋整頓
衣袍鎧甲打造刀鎗弓箭防備迎敵官軍晁盖道既然如
此全仗軍師妙策指教吳用當下調撥衆頭領分派去辦
不在話下且不說梁山泊自從晁盖上山好生興旺却說
濟州府太守見黃安手下逃回的軍人備說梁山泊殺死
官軍生擒黃安一事又說梁山泊好漢十分英雄了得無
人近傍得他難以收捕抑且水路難認港汊多穊以此不
能取勝府尹聽了只叫得苦向太師府幹辦說道何濤先
折了許多人馬獨自一個赶得性命回來已被割了兩個

耳朶自回家將息至今不能痊去的五百人無一個回來因此又差團練使黃安并本府捕盜官帶領軍兵前去追捉亦皆失陷黃安已被活捉上山殺死官軍不知其數又不能取勝怎生是好太守肚裡正懷着鬼胎沒個道理處只見承局來報說東門接官亭上有新官到來飛報到此太守慌忙上馬來到東門外接官亭上望見塵土起處新官已到亭子前下馬府尹接上亭子相見已了那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來度與府尹太守看罷隨即和新官到州衙裡交割牌印一應府庫錢粮等項當下安排筵席管待新舊太守備說梁山泊賊盜浩大殺死官軍一節說罷新官面如土色心中思忖道蔡太師將這件勾當攛舉

我却是此等地面這般府分又沒強兵猛將如何收捕得
這夥强人倘或這廝們來城裡借粮時却怎生奈何舊官
太守次日收拾了衣裝行李自回東京聽罪不在話下且
說新官宗府尹到任之後請將一員新調來鎮守濟州的
軍官來當下商議招軍買馬集草屯粮招募悍勇民夫智
謀賢士准備收捕梁山泊好漢一面申呈中書省轉行牌
仰附近州郡併力勦捕一面自行下文書所屬州縣知會
收勦及仰屬縣着令守禦本境這個都不在話下且說本
州孔目差人賫一紙公文行下所屬鄆城縣教守禦本境
防備梁山泊賊人鄆城縣知縣看了公文教宋江送成文
案行下各鄉村一體守備正是

一紙文書火急催　官司嚴督勢如雷　只因造下迷
天罪　何日金雞放赦回

且說宋江見了公文心內尋思道晁蓋等衆人不想做下這般大事犯了大罪刼了生辰綱殺了做公的傷了何觀察又損害了許多官軍人馬又把黃安活捉上山如此之罪是滅九族的勾當雖是被人逼迫事非得已於法度上却饒不得倘有疎失如之奈何自已一個心中納悶分付貼書後司張文遠將此文書立成文案行下各鄉各保自理會文卷宋江却信步走出縣來去對過茶房裡坐定吃茶只見一個大漢頭戴白范陽毡笠兒身穿一領黑綠羅襖下面腿絣護膝八搭蔴鞋腰裡跨着一口腰刀背着一

個大包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着看那縣裡
宋江見了這個大漢走得蹺蹊慌忙起身赴出茶坊來跟
着那漢走約走了二三十步那漢回過頭來看了宋江却
不認得宋江見了這人畧有些面熟莫不是那里曾厮會
來心中一時思量不起那漢見宋江看了一回也有些認
得立住了脚定睛看那宋江又不敢問宋江尋思道這個
人好作怪却怎地只顧看我宋江亦不敢問他只見那漢
去路邊一個篦頭鋪裡問道大哥前面那個押司是誰篦
頭待詔應道這位正是宋押司那漢提着朴刀走到面前
唱個大喏說道押司認得小的麽宋江道足下有些面善
那漢道可借一步說話宋江便和那漢入一條僻靜小巷

那漢個酒個酒店裡好說話兩個上到酒樓揀個僻靜閣兒裡坐下那漢倚了朴刀解下包裹撇在卓子底下那漢撲翻身便拜宋江慌忙荅禮道不敢拜問足下高姓那人道大恩人如何忘了小弟宋江道兄長是誰真個有些面熟小人失忘了那漢道小弟便是晁保正莊上曾拜識尊顏蒙恩救了性命的赤髮鬼劉唐便是宋江聽了大驚說道賢弟你好大胆早是没做公的看見險些兒惹出事來劉唐道感承大恩不懼怕死特地來酧謝大恩宋江道晁保正弟兄們近日如何兄弟誰教你來劉唐道晁頭領哥哥再三拜道這恩人得蒙救了性命如何不報見今做了梁山泊王都頭領吳學究做了軍師公孫勝同掌兵權林

冲一力維持火併了王倫山寨裡原有杜遷宋萬朱貴和
俺弟兄七個共是十一個頭領見今山寨裡聚集得七八
百人糧食不計其數只想兄長大恩無可報答特使劉唐
賫書一封并黃金一百兩相謝押司并朱雷二都頭劉唐
便打開包裹取出書來遞與宋江看罷拽起褶子前襟摸
出招文袋打開包兒時劉唐取出金子放在桌上宋江把
那封書就取了一條金子和這書包了揷在招文袋內放
下衣襟便道賢弟將此金子依舊包了還放桌上且坐隨
即便與量酒的打酒來叫大塊切一盤肉來鋪下些菜蔬
果子之類叫量酒的篩酒與劉唐吃看看天色晚了劉唐
吃了酒把桌上金子包打開要取出來宋江慌忙攔住道

賢弟你聽我說宋江道你們七個弟兄初到山寨正要金銀使用宋江家中頗有些過活且放在你山寨裡等宋江缺少盤纏時却教兄弟宋清來取今日非是宋江見外于內受了一條朱仝那人也有些家私不用與他我自與他說知人情便了雷橫這人又不知我報與保正況兼這人貪賭倘或將些出去賭時他便惹出事來不當穩便金子切不可與他賢弟我不敢留你相請去家中住倘或有人認得時不是要處今夜月色必然明朗你便可回山寨去莫在此擔閣宋江再三申意衆頭領不能前來慶賀切乞恕罪劉唐道哥哥大恩無門報答特令小弟洗些人情來與押司微表孝順之心保正哥哥今做頭領學究軍師號

今非比舊日小弟怎敢將回去到山寨中必然受責宋江道既
[illegible]號令豈明我便寫一封書與你將去便了劉唐
苦苦相央宋江收受宋江那里肯接隨即取一幅紙來借
酒家筆硯備細寫了一封回書與劉唐收在包內劉唐是
個直性的人見宋江如此推却想是不肯受了便將金了
依前包了看看天色晚來劉唐道既然兄長有了回書小
弟連夜便去宋江道賢弟不及相留以心相照劉唐又下
了四拜宋江換量酒人來道有此位官人留下白銀一兩
在此你且權收了我明日却自來等劉唐背上包裹拿了
朴刀跟着宋江下樓來離了酒樓出到巷口天色昏黃了
八月半天氣月輪上來宋江携住劉唐的手分付道賢弟

俾 里再不可來此間做公的多不是要處子更不遠送 。

此相別劉唐見月色明朗拽門脚步望西路便走連夜

梁山泊來再說宋江與劉唐別了自慢慢行回下處來一

頭走一面肚裡尋思道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惹出

一場大事來一頭想那鳥盖落了草直如此大弄倒去轉

不過兩個灣只聽得背後有人叫一聲押司那里去來老

身甚處不尋遍了不是這個人來尋宋押司有分教宋江

小照翻為大胆善心變為惡心正是言談好似鈎和線從

頭釣出是非來畢竟來叫宋押司的是甚麽人且聽下回

禿翁曰可惜王倫那廝却自家送了性命昔人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豈特造反即做強盜也是不成底當思天下無用可厭之物第一是秀才了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 終

容與堂藏板



水滸傳卷之二十一

第一回

虐婆醉打唐牛兒　宋江怒殺閻婆惜

古風一首

宋朝建祚將傾覆　四海英雄起寒廊　流光聖象生山東　天罡上應三十六　瑞氣盤纏繞郓城　此乃大宋公明　神清貌古眞奇異　一舉能令天下驚　幼年涉獵諸經史　長爲吏役決刑名　仁義禮智信皆備　曾孚九天玄女經　江湖結納諸豪傑　共濟困恩威行　他年自到梁山泊　綉旗影徧插天行　追呼保義　上應玉府天罡星

話說宋江在酒樓上與劉唐說了話分付了回書
來劉唐連夜自回梁山泊去了只說宋江乘着月
信步自回下來一頭走一面肚裡想那晁蓋却空教劉
唐來走這一遭早是沒做公的看見爭些兒露出事來走
不過三二十步只聽得背後有人叫聲押司宋江轉回頭
來看時却是做媒的王婆引着一個婆子却與他說道你
有緣做好事的押司來也宋江轉身來問道有甚麼話說
王婆攔住指着閻婆對宋江說道押司不知這一家兒從
東京來不是這里人家嫡親三口兒夫主閻公有個女兒
婆惜他那閻公平昔是箇好色之人自小教得他那女兒
婆惜也會唱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歲頗有些顏色三口

山原人物盛有道學氣

宋江只是輕財所以做得來

兒馬來山東投遞一個官人不着流落在此鄆城縣不想這里的人不喜風流宴樂門 此不能過活在這縣後一個僻淨巷內權住昨日他的家公因害時疫死了這閻婆無錢津送停屍在家沒做道理處央及老身做媒我道這般時節那里有這等恰好又沒借換處正在這里走頭沒路的只見押司打從這里過來以此老身與這閻婆赶來望押司可憐見他則個作成一具棺材宋江道原來恁地你兩個跟我來去巷口酒店裡借筆硯寫個帖子與你去縣東陳三郎家取具棺材宋江又問道你有結果使用麼閻婆答道實不瞞押司說棺材尚無那計使用其餘缺少宋江道我再與你銀子一兩做使用錢閻婆道便

父母再長的爹娘做驢做馬報答押司宋
說隨即取出一錠銀子遞與閻婆自回下處去了且說這
婆子將了帖子逕來縣東街陳三郎家取了一具棺材回
家發送了當几自餘剩下五六兩銀子娘兒兩箇把來盤
纏不在話下忽一朝那閻婆因來謝宋江見他下處沒有
一箇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宋押司下處不見一
個婦人面他曾有娘子也無王婆道只聞宋押司家裡在
宋家村住不曾見說他有娘子在這縣裏做押司只是客
居常常見他散施棺材藥餌極肯濟人貧苦敢怕是未有
娘子閻婆道我這女兒長得好模樣又會唱曲兒省得諸
般要笑從小兒在京時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箇行院

不愛他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只因我兩口兒無人養老因此不過房與他不想今來到苦了他我前日去謝宋押司見他下處無娘子因此央你與我對宋押司說他若要討人時我情願把婆惜與他我前日得你作成虧了宋押司救濟無可報答他與他做個親眷來往王婆聽了這話次日來見宋江備細說了這件事宋江初時不肯怎當這婆子撮合山的嘴攛掇宋江依允了就在縣西巷內討了一所樓房置辦些家火什物安頓了閻婆惜娘兒兩個在那里居住沒半月之間打扮得閻婆惜滿頭珠翠遍體金玉正是

花容嬝娜玉質娉婷鬢橫一片烏雲眉掃半

要中他意思的

蓮窄窄湘裙微露不勝情玉笋纖纖羣山半青
星眼渾如點漆酥胸眞似截肪韻度若風裏棠花
格似雪中玉梅樹金屋美人離御苑藥珠仙子下瓊宴
宋江又過幾日連那婆子也有若干頭面衣服端的養的
婆惜豐衣足食初時宋江夜夜與婆惜一處歇卧向後漸
漸來得慢了却是爲何原來宋江是箇好漢只愛學使鎗
棒於女色上不十分要緊這閻婆惜水也似後生況兼十
八九歲正在妙齡之際因此宋江不中那婆娘意一日宋
江不合帶後司貼書張文遠來閻婆惜家喫酒這張文遠
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那廝喚做小張三生得眉清目秀
齒白唇紅平昔只愛去三尥兩舍飄蓬浮蕩學得一身風

流俊俏更兼品竹彈絲無有不會這婆惜是個洒色娼妓一見張三心裏便喜倒有意看上他那張三見這婆惜有意以目送情等宋江起身淨手倒把言語來嘲惹張三常言道風不來樹不動船不搖水不渾那張三亦是個洒色之徒這事如何不曉得因見這婆娘眉來眼去十分有情記在心裡向後宋江不在時這張三便去那里假意兒只做來尋宋江那婆娘留住喫茶言來語去成了此事誰想那婆娘自從和那張三兩個搭識上了打得火塊一般熱亦且這張三又是慣會弄此事的豈不聞古人之言一不將二不帶只因宋江千不合萬不合帶這張三來他家喫酒以此看上了他自古道風流茶說今酒卷

無一處不描畫得逼真

犯着這條欵閻婆惜是箇風塵娼妓的性格
張三兩箇搭上了他並無半點兒情分在那宋江身上
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這宋江是
箇好漢胸襟不以這女色爲念因此半月十日去走得一
遭那張三和這婆惜如膠似漆夜去明來街坊上人也都
知了却有些風聲吹在宋江耳朵裡宋江半信不信自肚
裡尋思道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無心戀我我
沒來由惹氣做甚麼我只不上門便了自此有箇月不去
閻婆惜累使人來請宋江只推事故不上門去忽一日晚
間却好見那閻婆赶到縣前來叫道押司多日使人相請
好貴人難見面便是小賤人有些言語高低傷觸了押司

也看得老身薄面自教訓他與押司陪話今晚老身有緣得見押司同走一遭去宋江道我今日縣裏事務忙擺撥不開改日却來閻婆道這個使不得我女兒在家裡專望押司胡亂温顧他便了直恁地下得宋江道端的忙些個明日準來閻婆道我今晚要和你去便把宋江衣袖扯住了發話道是誰挑撥你我娘兒兩個下半世過活都靠着押司外人說的閑是閑非都不要聽他押司自做個張主我女兒但有差錯都在老身身上押司胡亂去走一遭宋江道你不要纏我的事務分撥不開在這里閻婆道押司便悞了些公事知縣相公不到得便責罰你這回錯過次難逢押司只得和老身去走一遭到公裡司

江是個快性的人乞那婆子纏不過便送你放了便了閻婆道押司不要跑了去老人家赶不上宋江道且恁地這等兩個厮跟着來到門前有詩爲証

酒不醉人人自醉　花不迷人人自迷　直饒今日能知悔　何不當初莫去爲

宋江立住了脚閻婆把手一攔說道押司來到這里終不成不入去了宋江進到裡面凳子上坐了那婆子是乖的自古道老虔婆如何出得他手只怕宋江走去便幫在身邊坐了叫道我兒你心愛的三郎在這里那閻婆惜倒在牀上對着盞孤燈正在沒可尋思處只等這小張三來聽得娘叫道你的心愛的三郎在這里那婆娘只道是張三

郎慌忙起來把頭掠一掠雲髻口裡喃喃的罵道這短命等得我苦也老娘先打兩個耳刮子着飛也似跑下樓來就隔子眼裡張時堂前琉璃燈却明亮照見是宋江那婆娘復翻身再上樓去了依前倒在牀上閻婆聽得女兒脚步下樓來了又聽得再上樓去了婆子又叫道我兒你的三郎在這里怎地倒走了去那婆惜在牀上應道這屋裡不遠他不曾來他又不瞎如何自不上來直等我來迎接他沒了當絮絮聒聒地閻婆道這賤人眞個望不見押司來氣苦了恁地說也好教押司受他兩句兒婆子笑道押司我同你上樓去宋江聽了那婆娘說這幾句心裏自有五分不自在被這婆子一扯勉强只得上樓去原來是一

可刪

間六椽樓屋前半間安一副春臺卓凳後半間鋪
貼裏安一張三面稜花的牀兩邊都是欄干上掛着一
紅羅幔帳側首放個衣架搭着手巾這邊放着箇洗手盆
一張金漆卓子上放一箇錫燈臺邊廂兩個杌子正面壁
上掛一幅士女對牀排着四把一字交椅宋江來到樓上
閻婆便拖入房裡去宋江便望杌子上朝着牀邊坐了閻
婆就牀上拖起女兒來說道押司在這里我兒你只是性
氣不好把言語傷觸了他惱得押司不上門閙時却在家
裡思量我如今不容易請得他來你却不起來陪句話兒
顛倒使性婆惜把手搥開說那婆子你做甚麼這般鳥亂
我又不曾做了反事他自不上門教我怎地陪話宋江聽

了也不做聲婆子便掇過一把交椅在宋江肩下便推他女兒過來說道你且和三郎坐一坐不陪話便罷不要焦燥你兩個多時不見也說一句有情的話兒那婆娘那里肯過來便去宋江對面坐了宋江低了頭不做聲婆子看女兒時也別轉了臉閻婆道沒酒沒漿做甚麼道場老身有一瓶兒好酒在這里買些果品來與押司陪話我兒你相陪押司坐地不要怕羞我便來也宋江自尋思道我吃這婆子釘住了脫身不得等他下樓去我隨後也走了那婆子瞧見宋江要走的意思出得房門去門上却有屈戌便把房門拽上將屈戌搭了宋江暗忖道那婆婆倒先弄了我且說閻婆下樓來先去竈前點起一個燈檠裡

着一鍋脚湯再輳上些柴頭拏了些碎銀子出巷口
得些時新果子鮮魚嫩雞肥鮭之類歸到家中都把盤子
盛了取酒傾在盆裏舀半鐺子在鍋裏溫熱了傾在酒壺
裏收拾了數盤菜蔬三隻酒盞三雙筯一桶盤托上樓來
放在春臺上開了房門搬將入來擺在卓子上看宋江時
只低着頭看女兒時也朝着別處閻婆道我兒起來把盞
酒婆惜道你們自吃我不耐煩婆子道我爺娘手裡從小
兒慣了你性兒別人面上須使不得婆惜道不把盞便怎
地我終不成飛劒來取了我頭那婆子倒笑起來說道又
是我的不是了押司是個風流人物不和你一般見識你
不把酒便罷且回過臉來吃盞兒酒婆惜只不回過頭來

那婆子自把酒來勸宋江宋江勉意吃了一盞婆子道押司莫要見責閑話都打疊起明日慢慢告訴外人見押司在這里多少乾熱的不怯氣胡言亂語放屁辣臊押司都不要聽且只顧飲酒飾了三盞在卓子上說道我兒不要使小孩兒的性胡亂喫一盞酒婆惜道沒得只顧纏我我飽了喫不得閻婆道我兒你也陪侍你的三郎喫盞酒使得婆惜一頭聽了一面肚裡尋思我只心在張三身上兀誰奈煩相伴這厮若不把他灌得醉了他必來纏我婆惜只得勉意拏起酒來喫了半盞婆子笑道我兒只是焦燥且開懷喫兩盞兒睡押司也滿飲幾杯宋江被他勸不過連飲了三五盞婆子也連連飲了幾盞再下樓去了那

婆子見女兒不吃酒心中不悅纔見女兒回八喫酒喜道若是今夜兜得他住那人惱恨都忘了且又和他纏幾時却再商量婆子一頭尋思一面自在竈前吃了三大鍾酒覺道有些癢麻上來却又篩了一碗喫旋了大半鍬傾在注子裡爬上樓來見那宋江低着頭不做聲女兒也別轉着臉弄裙子這婆子哈哈地笑道你兩箇又不是泥塑的做甚麼都不做聲押司你不合是個男子漢只得裝些温柔說些風話兒要宋江正沒做道理處口裡只不做聲肚裡好生進退不得閣婆惜自想道你不來采我指望老娘一似閑常時來陪你話相伴你要笑我如今却不要那婆子喫了許多酒口裏只管夾七帶八嘈正在那裏張家

長李家短白說綠道有詩爲証

假意虛脾却似眞　花言巧語弄精神　幾多伶俐遭他陷　死後應知挨舌根

却有鄆城縣一箇賣糟醃的唐二哥叫做唐牛兒如常在街上只是幫閑常常得宋江資助他但有些公事去告宋江也落得幾貫錢使宋江要用他時死命向前這一日晚正賭錢輸了沒做道理處却去縣前尋宋江逕到下處尋不見街坊都道唐二哥你尋誰這般忙唐牛兒道我喉急了要尋孤老一地里不見他衆人道你的孤老是誰唐牛兒道便是縣裡宋押司衆人道我方纔見他和閻婆兩箇過去一路走着唐牛兒道是了這閻婆惜賊賤蟲他自十張

三兩箇打得火堆也似熱只瞞着宋押司一箇他取了銀
些風聲好幾時不去了今晚必然乞那老咬蠱假意兒纏
了去我正沒錢使喉急了胡亂去那里尋幾貫錢使就幫
兩碗酒吃一逕逾到閻婆門前見裡面燈明門却不關入
到胡梯邊聽的閻婆在樓上呵呵地笑唐牛兒捏脚捏手
上到樓上板壁縫裡張時見宋江和婆惜兩個都低着頭
那婆子坐在橫頭卓子邊口裡七十三八十四只顧嘈唐
牛兒閃將入來看着閻婆和宋江婆惜唱了三個喏立在
邊頭宋江尋思道這廝來的最好把嘴望下一努唐牛兒
是個乖的人便瞧科看着宋江便說道小人何處不尋過
原來却在這里喫酒耍好喫得安穩宋江道莫不是縣裡

有甚麽要緊事唐牛兒道押司你怎地忘了便是早間那件公事知縣相公在廳上發作着四五替公人來下處尋押司一地里又沒尋處相公焦燥做一片押司便可動身宋江道恁地要緊只得去便起身要下樓乞那婆子攔住道押司不要使這科段這唐牛兒捻泛過來你這精賊也瞞老娘正是魯般手裡調大斧這早晚知縣自回衙去和夫人喫酒取樂有甚麽事務得發作你這般道兒只好瞞廻廻老娘手裡說不過去唐牛兒便道眞箇是知縣相公緊等的勾當我却不會說謊閻婆道放你娘狗屁老娘一雙眼却似琉璃胡蘆兒一般却纔見押司努嘴過來叫你發科你倒不攙掇押司來我屋裡顛倒打殊他去當道

殺人可恕情理難容這婆子跳起身來便打那唐牛兒匹
頭子只一乂浪浪蹌蹌直從房裡乂下樓來唐牛兒道你
做甚麼便乂我婆子喝道你不曉得破人買賣衣飯如殺
父母妻子你高做聲便打你這賊乞丐唐牛兒鑽將過來
道你打這婆子乘着酒興乂開五指去那唐牛兒臉上連
打兩掌直攆出簾子外去婆子便扯簾子撇放門背後却
把兩扇門關上拴拴了呂裡只顧罵那唐牛兒吃了這兩
掌立在門前大叫道賊老咬蟲不要慌我不看宋押司面
皮教你這屋裡粉碎教你雙日不着單日着我不結果了
你不姓唐拍着胸大罵了去婆子再到樓上看着宋江道
押司沒事采那乞丐做甚麼那廝一地里去搪酒吃只是

搬是搬非這等倒街臥巷的橫死賊也來上門上戶欺負人宋江是箇眞實的人吃這婆子一篇道着了眞病倒抽身不得婆子道押司不要心裡見責老身只恁地知重得了我兒和押司只吃這杯我猜着你兩箇多時不見以定要早睡收拾了罷休婆子又勸宋江喫兩杯收拾杯盤下樓來自去竈下去宋江在樓上自肚裏尋思說這婆子女兒和張三兩箇有事我心裡半信不信眼裏不曾見眞實待要去來只道我村兄且夜深了我只得權睡一睡且看這婆娘怎地今夜與我情分如何只見那婆子又上樓來說道夜深了我叫押司兩口兒早睡那婆娘應道不干你事你自去睡婆子笑下樓來口裡道押司安置今夜多歡

明日慢慢地起婆子下樓來收拾了竈上洗了脚手吹滅燈自去睡了却說宋江坐在杌子上只指望那婆娘似比先時先來偎倚陪話胡亂又將就幾時誰想婆惜心裏尋思道我只思量張三吃他攪了却似眼中釘一般那厮倒直指望我一似先時前來下氣老娘如今却不要要只見說撐船就岸幾曾有撐岸就船你不來采我老娘倒落得看官聽說原來這色最是怕人若是他有心戀你時身上便有刀劒水火也攔他不住他也不怕若是他無心戀你時你便身坐在金銀堆裡他也不采你常言道佳人有意村夫俏紅粉無心浪子村宋江明是箇勇烈大丈夫爲女色的手段却不會這閻婆惜被那張三小意兒百依百隨

輕憐重惜賣俏迎姦引亂這婆娘的心如何肯戀宋江當夜兩箇在燈下坐着對面都不做聲各自肚裏躊躇却似等泥乾掇入廟看看天色夜深只見窓上月光但見

銀河耿耿玉漏迢迢穿窓斜月映寒光透戶凉風吹夜氣鴈聲嘹喨照孤眠才子夢鬼驚螢韻凄凉獨宿佳人情緒苦樵樓禁鼓一更未盡一更催別院寒砧千搗將殘千搗起畵簷間叮噹鐵馬敲碎旅客孤懷銀臺上閃爍清燈偏照離人長嘆貪淫妓女心如鐵仗義英雄氣似虹

當下宋江坐在杌子上睃那婆娘時復地嘆口氣約莫也是二更天氣那婆娘不脫衣裳便上牀去自倚了綉吮紐

過身朝裡壁自睡了宋江看了尋思道可奈這賤人全不
采我些箇他自睡了我今日吃這婆子言來語去央了幾
杯酒打熬不得夜深只得睡了罷把頭上巾幘除下放在
卓子上脫下上蓋衣裳搭在衣架上腰裡解下鑾帶上有
一把壓衣刀和招文袋却掛在牀邊欄干子上脫去了絲
鞋淨襪便上牀去那婆娘腳後睡了半箇更次聽得婆惜
在腳後冷笑宋江心裡氣悶如何睡得着自古道歡娛嫌
夜短寂寞恨更長看看三更交半夜酒却醒了捱到五更
宋江起來面桶裡洗了臉便穿了上蓋衣裳帶了巾幘口
裡罵道你這賊賤人好生無禮婆惜也不曾睡着聽得宋
江罵時紐過身回道你不羞這臉宋江忿那口氣便下樓

來閻婆聽得腳步響便在牀上說道押司且睡歇等天明去沒來由起五更做甚麼宋江也不應只顧來開門婆子又道押司出去時與我拽上門宋江出得門來就拽上了忽那口氣沒出處一直要逕回下處來却從縣前過見一碗燈明看時却是賣湯藥的王公來到縣前赶早市那老兒見是宋江來慌忙道押司如何今日出來得早宋江道便是夜來酒醉錯聽更鼓王公道押司必然傷酒且請一盞醒酒二陳湯宋江道最好就凳上坐了那老子濃濃地奉一盞二陳湯遞與宋江喫宋江喫了驀然想起道如常喫他的湯藥不曾要我還錢我舊時曾許他一具棺材不曾與得他想起前日有那晁蓋送來的金子受了他一條

好關目

在招文袋裡何不就與那老兒做棺材錢教他歡喜宋江便道王公我日前曾許你一具棺木錢一向不曾把得與你今日我有些金子在這里把與你你便可將去陳三郎家買了一具棺材放在家裡你百年歸壽時我却再與你些送終之資若何王公道恩主如常覷老漢又蒙與終身壽具老子今世報答不得押司後世做驢做馬報答官人宋江道休如此說便揭起背子前襟去取那招文袋時吃了一驚道苦也昨夜正忘在那賤人的牀頭欄干子上我一時氣起來只顧走了不曾繫得在腰裡這幾兩金子直得甚麼須有晁蓋寄來的那一封書包着這金我本是在酒樓上劉唐前燒毀了他回去說時只道我不把他來為

念正要將到下處來燒又誰想王婆布施棺材就成了這件事一向蹉跎忘了昨夜晚正記起來又不曾燒得却被這閻婆纏將我去因此忘在這賤人家裡牀頭欄干子上我時常見這婆娘看些曲本頗識幾字若是被他拏了到是利害便起身道阿公休怪不是我說謊只道金子在招文袋裡不想出來得忙忘了在家我去取來與你王公道休要去取明日慢慢的與老漢不遲宋江道阿公你不知道我還有一件物事做一處放着以此要去取宋江慌慌急急遶回閻婆家裡來正是

合是英雄命運乖　遺前忘後可憐哉　循環莫謂天無意　醞釀原知禍有胎

且說這閻婆惜聽得宋江出門去了扒將起來口裡自言語道那廝攪了老娘一夜睡不着那廝舍臉只指望老娘陪氣下情我不信你老娘自和張三過得好誰奈煩來你你不上門來倒好口裡說着一頭鋪被脫下上截襖兒解了下面裙子袒開胸前脫下截襯衣牀面前燈却明亮照見牀頭欄干子上拖下條紫羅鑾帶婆惜見了笑道黑三那廝乞嚫不盡忘了鑾帶在這裡老娘且捉了把來與張三繫便用手去一提提起招文袋和刀子來只覺袋裡有些重便把手抽開望卓子上只一抖正抖出那包金子和書來這婆娘拏起來看時燈下照見是黃黃的一條金子婆惜笑道天教我和張三買物事喫這幾日我見張三瘦

了我也正要買些東西和他將息將金子放下却把那紙
書展開來燈下看時上面寫着晁蓋并許多事務婆借道
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裡原來也有井落在吊桶裡我
正要和張三兩箇做夫妻單單只多你這廝今日也撞在
我手裡原來你和梁山泊强賊通同往來送一百兩金子
與你且不要慌老娘慢慢地消遣你就把這封書依原包
了金子還插在招文袋裡不怕你教五聖來攝了去正在
樓上自言自語只聽得樓下呀地門響婆子問道是誰宋
江道是我婆子道我說早哩押司却不信要去原來早了
又回來且再和姐姐睡一睡到天明去宋江也不回話一
逕逶上樓來那婆娘聽得是宋江回來慌忙把鑾帶刀子

招文袋一發捲做一堆藏在被裡緊緊地靠了牀裡壁只做齁齁假睡着宋江撞到房裡逕去牀頭欄干上取時却不見了宋江心內自慌只得忍了昨夜的氣把手去搖那婦人道你看我日前的面還我招文袋那婆惜假睡着只不應宋江又搖道你不要急燥我自明日與你陪話婆惜道老娘正睡哩是誰攪我宋江道你曉的是我假做甚麼婆惜紐轉身道黑三你說甚麼宋江道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道你在那里交付與我手裡却來問我討宋江道忘了在你脚後小閣干上這里又沒人來只是你收得婆惜道呸你不見鬼來宋江道夜來是我不是了明日與你陪話你只還了我罷休要作耍婆惜道誰和你作耍我不曾

收得宋江道你先時不曾脫衣裳睡如今蓋着被子睡以定是起來鋪被時拿了婆惜只是不與正是

雨意雲情兩罷休　無端懊惱觸心頭　重來欲索招文袋　致使鴛幃血漫流

只見那婆惜柳眉踢竪星眼圓睜說道老娘拿是拿了只是不還你你使官府的人便拿我去做賊斷宋江道我須不曾寃你做賊婆惜道可知老娘不是賊哩宋江見這話心裡越慌便說道我須不曾反看承你娘兒兩箇還了我罷我要去幹事婆惜道閑常也只嘆老娘和張三有事他有些不如你處他不該一刀的罪犯不强似你和打劫賊通同宋江道好姐姐不要叫鄰舍聽得不是耍處婆惜道

你怕外人聽得你莫做不得這封書老娘牢牢地收着若要饒你時只依我三件事便罷宋江道休說三件事便是三十件事也依你婆惜道只怕依不得宋江道當行即行敢問那三件事閻婆惜道第一件你可從今日便將原典我的文書來還我再寫一紙任從我改嫁張三並不敢再來爭執的文書宋江道這箇依得婆惜道第二件我頭上帶的我身上穿的家裡使用的雖都是你辦的也委一紙文書不許你日後來討宋江道這箇也依得閻婆惜道只怕你第三件依不得宋江道我已兩件都依你緣何這件依不得婆惜道有那梁山泊晁蓋送與你的一百兩金子快把來與我我便饒你這一場天字第一號官司還你這

招文袋裡的欵狀宋江道那兩件到都依得這一百兩金子果然送來與我我不肯受他的依前教他把了回去若端的有時雙手便送與你婆惜道可知哩常言道公人見錢如蠅子見血他使人送金子與你你豈有推了轉去的這話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箇猫兒不喫腥閻羅王面前須沒放回的鬼你待瞞誰便把這一百兩金子與我直得甚麼你怕是賊賍時快溶過了與我宋江道你也須知我是老實的人不會說謊你若不信限我三日我將家私變賣一百兩金子與你你還了我招文袋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却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

郎錢我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宋江道果然不曾有這金子婆惜道明朝到公廳上你也說不曾有這金子宋江聽了公廳兩字怒氣趯那里按納得住睜着眼道你還也不還那婦人道你恁地很我便還你不迭宋江道你眞個不還婆惜道不還再饒你一百個不還若要還時在鄆城縣還你宋江便來扯那婆惜藍的被婦人身邊却有這件物倒不顧被兩手只緊緊地抱住胸前宋江扯開被來却見這鑾帶頭正在那婦人胸前拖下來宋江道原來却在這里一不做二不休兩手便來奪那婆娘那里肯放宋江在牀邊捨命的奪婆惜死也不放宋江恨命只一搜倒搜出那把壓衣刀子在篋上宋江便搶

好閑目

這是宋公明第一件好處

在手裡那婆娘見宋江搶刀在手叫黑三郎殺人也只這一聲提起宋江這個念頭來那一肚皮氣正沒出處婆惜却叫第二聲時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去那婆惜額子上只一勒鮮血(佛)飛出那婦人兀自吼哩宋江怕他不死再復一刀那顆頭伶伶仃仃落在枕頭上但見

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緊閉星眸直挺挺屍橫簟上半開檀口濕津津頭落枕邊小院初春大雪壓枯金線柳寒生庾嶺狂風吹折玉梅花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紅粉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

家

宋江一時怒氣殺了閻婆惜取過招文袋抽出那封書來便就殘燈下燒了繫上鑾帶走出樓來那婆子在下面睡聽他兩口兒論口倒也不着在意里只聽得女兒叫一聲黑三郎殺人也正不知怎地慌忙跳起來穿了衣裳逕上樓來却好和宋江打箇胸厮撞閻婆問道你兩口兒做甚麼鬧宋江道你女兒忒無禮被我殺了婆子笑道却是甚話便是押司生的眼兒又洒性不好專要殺人押司休取笑老身宋江道你不信時去房裡看我真箇殺了婆子道我不信推開房門看時只見血泊裏挺着屍首婆子道苦也却是怎地好宋江道我是烈漢一世也不走隨你要怎

地婆子道這賤人果是不好押司不錯殺了只是老身無人養贍宋江道這箇不妨既是你如此說時你却不用憂心我家豈無珍羞百味只教你豐衣足食便了快活過半世閻婆道恁地時却是好也深謝押司我女兒死在牀上怎地斷送宋江道這箇容易我去陳三郎家買一具棺材與你件作行人入殮時我自分付他來我再取十兩銀子與你結果婆子謝道押司只好趁天未明時討具棺材盛了隣舍街坊都不要見影宋江道也好你取紙筆來我寫個批子與你去取閻婆道批子也不濟事須是押司自去取便肯早早發來宋江道也說得是兩箇下樓來婆子去房裡拏了鎖鑰出到門前把門鎖了帶了鑰匙宋江與閻

婆兩箇投縣前來此時天色尚早未明縣門却緊開那婆子約莫到縣前左側把宋江一把結住發喊叫道有殺人賊在這里嚇得宋江慌做一團連忙掩住口道不要叫那里掩得住縣前有幾箇做公的走將攏來看時認得是宋江便勸道婆子閉嘴押司不是這般的人有事只消得好說閻婆道他正是兇首與我捉住同到縣裡原來宋江爲人最好上下愛敬滿縣人沒一個不讓他因此做公的都不肯下手拿他又不信這婆子說正在那里沒個解救却好唐牛兒托一盤子洗淨的糟薑來縣前赶趁正見這婆子結扭住宋江在那里叫寃屈唐牛兒見是閻婆一把紐結住宋江想起昨夜的一肚子鳥氣來便把盤子放在賣

若。要。走。何。不。早。走。

藥的老王凳子上鑽將過來喝道老賊蟲你做甚麽結紐住押司婆子道唐二你不要來打奪人去要你償命也唐牛兒大怒那里聽他說把婆子手一拆拆開了不問事由又開五指去閙婆臉上只一掌打個滿天星那婆子昏撒了只得放手宋江得脫往閙裡一直走了婆子便一把却結紐住唐牛兒叫道宋押司殺了我的女兒你却打奪去了唐牛兒慌道我那里得知閙婆叫道上下替我捉一捉殺人賊則箇不時須要帶累你們衆做公的只碍宋江面皮不肯動手拿唐牛兒時須不擔閣衆人向前一箇帶住婆子三四箇拿住唐牛兒把他横拖倒拽直推進鄆城縣裡來古人云禍福無門惟人自招披麻救火惹自燒身正

是三寸舌爲誅命劒一張口是葬身坑畢竟唐牙兒被閻婆結住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逼真化工省物摩寫宋江閻婆惜并閻婆處不惟能畫眼前且畫心上不惟能畫心上且并畫意外顧虎頭吳道子安得到此至其中轉轉関目恐施羅二君亦不自料到此余謂斷有鬼神助之也


鬧婆大鬧
鄆城縣



朱全義釋
宋公明

第二十二回

閻婆大鬧鄆城縣　朱仝義釋宋公明

詩曰

爲戀煙花起禍端　閻婆口狀去經官　若非挾士行仁愛　定使圜扉鎖鳳鸞　四海英雄思慷慨　一腔忠義動衣冠　九原難忘朱仝德　千古高名逼斗寒

話說當時衆做公的拏住唐牛兒解進縣裡來知縣聽得有殺人的事慌忙出來陞廳衆做公的把這唐牛兒簇擁在廳前知縣看時只見一箇婆子跪在左邊一箇漢子跪在右邊知縣問道甚麼殺人公事婆子告道老身姓閻有

箇女兒喚做婆惜典與宋押司做外宅昨夜晚間我女兒和宋江一處喫酒這箇唐牛兒一逕來尋鬧叫罵出門鄰里盡知今早宋江出去走了一遭回來把我女兒殺了老身結扭到縣前這唐二又把宋江打奪了去告相公做主知縣道你這廝怎敢打奪了兇身唐牛兒告道小人不知前後因依只因昨夜去尋宋江搪碗酒吃被這閻婆义小人出來今早小人自出來賣糟薑遇見閻婆結紐宋押司在縣前小人見了不合去勸他他便走了卽不知他殺死他女兒的緣由知縣喝道胡說宋江是箇君子誠實的人（這便教做朔說）如何肯造次殺人這人命之事必然在你身上左右在那里便喚當廳公吏當下轉上押司張文遠來看了見說閻

好一箇明白公道底知縣

婆告宋江殺了他女兒正是我的表子隨卽取了各人口詞就替閻婆寫了狀子疊了一宗案便喚當地坊仵作行人并地廂里正鄰佑一干人等來到閻婆家開了門取屍首登場檢驗了身邊放着行兇刀子一把當日再三看驗得係是生前項上被刀勒死衆人登場了當屍首把棺木盛了寄放寺院裡將一干人帶到縣裡知縣却和宋江最好有心要出脫他只把唐牛兒來再三推問唐牛兒供道小人並不知前後知縣道你這廝如何隔夜去他家鬧以定是你殺了唐牛兒告道小人一時撞去搪碗酒喫知縣道胡說且把這廝捆翻了打這廝左右兩邊狠虎一般公人把這唐牛兒一索捆翻了打到三五十前後語言一般知

好知縣

縣明知他不知情一心要救宋江只把他來勘問且叫取一面枷來釘了禁在牢裡那張文遠上廳來稟道雖然如此見有刀子是宋江的壓衣刀可以去拿宋江來對問便有下落知縣吃他三回五次來稟遮掩不住只得差人去宋江下處捉拿宋江已自在逃去了只拿得幾家隣人來回話兇身宋江在逃不知去向張文遠又稟道犯人宋江逃去他父親宋太公并兄弟宋清見在宋家村居住可以勾追到官責限比捕跟尋宋江到官理問　縣本不肯行移只要朦朧做在唐牛兒身上日後自慢慢地出他怎當這張文遠立主文案唆使閻婆上廳只管來告知縣情知阻當不住只得押紙公文差三兩箇做公的去宋家庄勾

（人知張文遠稟色不知實是執法）（大是）（是）

追宋太公并兄弟宋清公人領了公文來到宋家村宋太公莊上太公出來迎接至草廳上坐定公人將出文書逓與太公看了宋太公道上下請坐容老漢告稟老漢祖代務農守此田園過活不孝之子宋江自小忤逆不肯本分生理要去做吏百般說他不從因此老漢數年前本縣官長處告了他忤逆出了他籍不在老漢戶內人數他自在縣裡住居老漢自和孩兒宋清在此荒村守些田畝過活他與老漢水米無交並無干涉老漢也怕他做出事來連累不便因此在前官手裡告了執憑文帖在此存照老漢取來教上下看衆公人都是和宋江好的明知道這箇是預先開的門路若死不肯做宽家衆人回說道太公既有

執憑把將來我們看抄去縣裡回話太公隨即宰殺雞鵝置酒管待了衆人賞發了十數兩銀子取出執憑公文教他衆人抄了衆公人相辭了宋太公自回縣去回知縣的話說道宋太公三年前出了宋江的籍告了執憑文帖見有抄白在此難以勾捉知縣又是要出脫宋江的便道既有執憑公文他又別無親族可以出一千貫賞錢行移諸處海捕捉拿便了那張三又挑唆閻婆去廳上披頭散髮來告道宋江以是宋清隱藏在家不令出官相公如何不與老身做主去拏宋江知縣喝道也父親已自三年前告了他忤逆在官出了他籍見有執憑公文存照如何拏得他父親兄弟來比捕閻婆告道相公誰不知道他叫做

是。

孝義黑三郎這執憑是箇假的只是相公做主則箇知縣道胡說前官手裡押的印信公文如何是假的閻婆在廳下叫屈叫苦嗷嗷咷咷地假哭告相公道人命大如天若不肯與老身做主時只得去州裏告狀只是我女兒死得甚苦那張三又上廳來替他稟道相公不與他行移拏人時這閻婆上司去告狀倒是利害詳議得本縣有獎倘或來提問時小吏難去回話知縣情知有理只得押了一紙公文便差朱仝雷橫二都頭當廳發落你等可帶多人去宋家村宋大戶莊上搜捉犯人宋江來朱雷二都頭領了公文便來點起土兵四十餘人逕逾宋家莊上來宋太公得知慌忙出來迎接朱仝雷橫二人說道太公休怪我們

上司差遣蓋不由已你的兒子押司見在何處朱公道兩位都頭在上我這逆子宋江他和老漢並無干涉前官手裡已告開了他見告的執憑在此已與宋江三年多各戶另籍不同老漢一家過活亦不曾回莊上來朱仝道然雖如此我們憑書請客奉帖勾人難憑你說不在莊上你等我們搜一搜看好去回話便叫土兵三四十人圍了莊院我自把定前門雷都頭你先入去搜雷橫便入進裏面莊前莊後搜了一遍出來對朱仝說道端的不在莊裏朱仝道我只是放心不下雷都頭你和衆弟兄把了門我親自細細地搜一遍宋太公道老漢是識法度的人如何敢藏在莊裏朱仝道這個是人命的公事你却嗔怪我們不

得太公道都頭尊便自細細地去搜朱仝道雷都頭你監着太公在這里休教他走動朱仝自進莊裡把朴刀倚在壁邊把門來拴了走入佛堂內去把供牀掩在一邊揭起那片地板來板底下有條索頭將索子頭只一拽銅鈴一聲響宋江從地窨子裡鑽將出來見了朱仝吃那一驚朱仝道公明哥哥休怪小弟今來捉你閑常時和你最好有的事都不相瞞一日酒中兄長曾說道我家佛座底下有箇地窨子上面放着三世佛佛堂內有片地板蓋着上面設着供牀你有些緊急之事可來那裡躲避小弟那時聽說記在心裡今日本縣知縣差我和雷橫兩箇來時無奈何要瞞生人眼目相公也有覷兄長之心只是被張三和

這婆子在廳上發言發語道本縣不做主時定要花州裡告狀因此上又差我兩箇來搜你莊上我只怕雷橫執着不會週全人倘或見了兄長沒箇做圓活處因此小弟賺他在莊前一逕自來和兄長說話此地雖好也不是安身之處倘或有人知得來這里搜着如之柰何宋江道我也自這般尋思若不是賢兄如此週全宋江定遭縲絏之厄朱仝道休如此說兄長却投何處去好宋江道小可尋思有三箇安身之處一是滄州橫海郡小旋風柴進莊上二乃是青州清風寨小李廣花榮處三者是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他有兩箇孩兒長男叫做毛頭星孔明次子叫做獨火星孔亮多曾來縣裡相會那三處在這里躊躇未定不

好個都頭只管做自家人情都做了人情如王法何

知投何處去好朱仝道兄長可以作急尋思當行即行今晚便可動身勿請遲延自悞宋江道上下官司之事全望兄長維持金帛使用只顧來取朱仝道這事放心都在我身上兄長只顧安排去路宋江謝了朱仝再入地窖子去朱仝依舊把地板蓋上還將供狀壓了開門拿朴刀出來說道眞箇沒在莊裏叫道雷都頭我們只拏了宋太公去如何雷橫見說要拿宋太公去尋思朱仝那人和宋江最好地怎地顚倒要拏宋太公這話以定是反說他若再提起我落得做人情朱仝雷橫叫攏土兵都入草堂上來宋太公慌忙置酒管待衆人朱仝道休要安排酒食且請太公和四郎同到本縣裡走一遭雷橫道四郎如何不見宋

太公道老漢使他去近村打些農器不在庄裡宋江那厮自三年已前把這逆子告出了戶見有一紙執憑公文在此存照朱仝道如何說得過我兩箇奉着知縣台旨叫拏你父子二人自去縣裡回話雷橫道朱都頭你聽我說宋押司他犯罪過其中必有緣故殺了這箇婆娘也未便該死罪既然太公已有執憑公文係是印信官文書又不是假的我們看宋押司日前交往之面權且擔負他些箇只抄了執憑去回話便了朱仝尋思道我自反說要他不疑朱仝道既然兄弟這般說了我沒來由做甚麼惡人宋太公謝了道深相感二位都頭相覷隨即排下酒食犒賞衆人將出二十兩銀子送與兩位都頭朱仝雷橫堅執不受

把來散與衆人四十箇土兵分了抄了一張執憑公文相別了宋太公離了宋家村朱雷二位都頭自引了一行人回縣去了縣裡知縣正值陞廳見朱仝雷橫回來了便問緣由兩箇稟道莊前莊後四圍村坊搜遍了二次其實沒這箇人宋太公卧病在牀不能動止早晚臨危宋清已自前月出外未回因此只把執憑抄白在此知縣道既然如此一面申呈本府一面動了一紙海捕文書不在話下縣裡有那一等和宋江好的相交之人都替宋江去張三處說開那張三也耐不過衆人面皮因此也只得罷了朱仝自轉些錢物把與閻婆教不要去州裡告狀這婆子也得了些錢物沒奈何只得依允了朱仝又將若干銀兩教人

上州裏去使用文書不要駁將下來又得知縣一力主張出一千貫賞錢行移開了一個海捕文書只把唐牛兒問做成箇故縱兇身在逃脊杖二十刺配五百里外干連的人盡數保放寧家這是後話有詩爲証

爲誅紅粉便逋逃　地窖藏身計亦高　不是朱家施意氣　英雄準擬入天牢

且說宋江他是箇莊農之家如何有這地窖子原來故宋時爲官容易做吏最難爲甚的爲官容易皆因只是那時朝廷奸臣當道讒佞專權非親不用非財不取爲甚做吏最難那時做押司的但犯罪責輕則刺配遠惡軍州重則抄扎家産結果了殘生性命以此預先安排下這般去處

躲身又恐連累父母教爹娘告了忤逆出了籍冊各戶另居官給執憑公文存照不相來往却做家私在兀裡宋時多有這般箅的且說宋江從地窨子出來和父親兄弟商議今番不是朱仝相覷須吃官司此恩不可忘報如今我和兄弟兩箇且去逃難天可憐見若遇寬恩大赦那時回來父子相見安家樂業父親可使人暗暗地送些金銀去與朱仝處央他上下使用及資助閻婆些少免得他上司去告擾官府太公道這事不用你憂心你自和兄弟宋清在路小心若到了彼處那里使箇得托的人寄封信來宋江宋清收拾了動身原來這宋清滿縣人都叫他做鉄扇子當晚弟兄兩箇拴束包裹到四更時分起來洗漱

了早飯兩箇打扮動身宋江穿着白范陽毡笠兒上穿白段子衫繫一條梅紅縱線絛下面纏脚絣襯着多耳麻鞋宋清做伴當打扮背了包裹都出草廳前拜辭了父親宋太公三人洒淚不住太公分付道你兩箇前程萬里休得煩惱宋江宋清却分付大小莊客小心看家早晚慇勤伏侍太公休教飲食有缺弟兄兩箇各跨了一口腰刀都拿了一條朴刀逕出離了宋家村兩箇取路登程五里單牌十里雙牌都不在話下正遇着秋末冬初天氣但見

柄柄芰荷枯　葉葉梧桐墜　蛩吟腐草中　鴈落平沙地　細雨濕楓林　霜重寒天氣　不是路行人　怎諳秋滋味

話說宋江弟兄兩箇行了數程在路上思量道我們却投
逄兀誰的是宋清荅道我只聞江湖上人傳說滄州橫海
郡柴大官人名字說他是大周皇帝嫡孤子孫只不曾拜
識何不只去投逄他人都說仗義疎財專一結識天下好
漢救助遭配的人是箇見世的孟嘗君我兩箇只投逄他
去宋江道我也心裡是這般思想他雖和我常常書信來
往無緣分上不曾得會兩箇商量了逕望滄州路上來途
中免不得飢飡渴飲夜住曉行登山涉水過府衝州但凡
客商在路早晚安歇有兩件事免不得喫癲碗睡死人牀
且把閑話提過只說正話宋江弟兄兩箇不則一日來到
滄州界分問人道柴大官人莊在何處問了地名一逕投

莊前來便問莊客柴大官人在莊上也不莊客答道大官人在東莊上收租米不在莊上宋江便問此間到東莊有多少路莊客道有四十餘里宋江道從何處落路去莊客道不敢動問二位官人高姓宋江道我是鄆城縣宋江的便是莊客道莫不是及時雨宋押司麼宋江道便是莊客道大官人如常說大名只怨惕不能相會既是宋押司時小人領去莊客慌忙便領了宋江宋清逕投東莊來沒三箇時辰早來到東莊宋江看時端的好一所莊院十分幽雅但見

門迎澗港後靠高峰數千株槐柳疎林三五處招賢客館深院內牛羊驟馬芳塘中鳧鴨雞鵝仙鶴庭前戲躍

文禽院內優游。喫財仗義人間今見孟嘗君濟困扶傾賽過當時孫武子正是家有餘糧雞犬飽戶無差役子孫閑

當下莊客引領宋江來至東莊便道二位官人且在此亭上坐一坐待小人去通報大官人出來相接宋江道好自和宋清在山亭上倚了朴刀解下腰刀歇了包裹坐在亭子上那莊客入去不多時只見那座中間莊門大開柴大官人引着三五箇伴當慌忙跑將出來亭子上與宋江相見柴大官人見了宋江拜在地下口稱道端的想殺柴進天幸今日甚風吹得到此大慰平生渴仰之念多幸多幸宋江也拜在地下答道宋江疎頑小吏今日特來相投柴

進扶起宋江來口裡說道昨夜燈花報今早喜鵲噪不想却是貴兄來滿臉堆下笑來宋江見柴進接得意重心裡甚喜便喚兄弟宋清也來相見了柴進喝叫伴當收拾了宋押司行李在後堂西軒下歇處柴進携住宋江的手入到裡面正廳上分賓主坐定柴進道不敢動問聞知兄長在鄆城縣勾當何如得暇來到荒村弊處宋江答道久聞大官人大名如雷灌耳雖然節次收得華翰只恨賤役無閑不能勾相會今日宋江不才做出一件没出豁的事來弟兄二人尋思無處安身想起大官人仗義疎財特來投逄柴進聽罷笑道兄長放心遮莫做下十惡大罪既到弊莊但不用憂心不是柴進誇口任他捕盜官軍不敢正眼

兒覷着小莊宋江便把殺了閻婆惜的事一一告訴了一
遍柴進笑將起來說道兄長放心便殺了朝廷的命官劫
了府庫的財物柴進也敢藏在莊裏說罷便請宋江弟兄
兩箇洗浴隨即將出兩套衣服巾幘絲鞋淨襪教宋江弟
兄兩箇換了出浴的舊衣裳兩箇洗了浴都穿了新衣服
莊客自把宋江弟兄的舊衣裳送在歇宿處柴進邀宋江
去後堂深處已安排下酒食了便請宋江正面坐地柴進
對席宋清有宋江在上側首坐了三人坐定有十數箇近
上的莊客并幾箇主管輪替着把盞伏侍勸酒柴進再三
勸宋江弟兄寬懷飲幾杯宋江稱謝不已酒至半酣三人
各訴胸中朝夕相愛之念看看天色晚了點起燈燭宋江

辭道酒止柴進那里肯放直吃到初更左側宋江起身去淨手柴進喚一箇莊客點一碗燈引領宋江東廊盡頭處去淨手便道我且躲杯酒大寬轉掇出前面廊下來俄延走着却轉到東廊前面宋江已有八分酒脚步趄了只顧踏去那廊下有一箇大漢因害瘧疾當不住那寒冷把一撚火在那里向宋江仰着臉只顧踏將去正趾着火撚柄上把那火撚裡炭火都撚在那漢臉上那漢吃了一驚驚出一身汗（刪）來自此瘧疾好了那漢氣將起來把宋江匹胸揪住大喝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消遣我宋江也吃一驚正分說不得那箇提燈籠的莊客慌忙叫道不得無禮這位是大官人的親戚客官那漢道客官客官我初來時也

病好了又下氣了決關目

是客官也曾相待的厚如今却聽莊客撒口便疎慢了我正是人無千日好花無摘下紅却待要打宋江那莊客撒了燈籠便向前來勸正勸不開只見兩三碗燈籠飛也似來柴大官人親赶到說我接不着押司如何却在這裡鬧那莊客便把趾了火撒的事說一遍柴進笑道便叫大漢你不認的這位奢遮的押司那漢道奢遮奢遮他敢比不得鄆城宋押司少些兒柴進大笑道大漢你認的宋押司不那漢道我雖不曾認的江湖上久聞他是箇及時雨宋公明且又仗義疎財扶危濟困是箇天下聞名的好漢柴進問道如何見的他是天下聞名的好漢那漢道却纔說不了他便是真大丈夫有頭有尾有始有終我如今只等

病好時便去投逄他柴進道你要見他麼那漢道我不知
要見他哩柴進便道大漢遠便十萬八千近便在面前柴
進指着宋江便道此位便是及時雨宋公明那漢道真箇
也不是宋江道小可便是宋江那漢定睛看了看納頭便
拜說道我不是夢裡麼與兄長相見宋江道何故如此錯
愛那漢道却纔甚是無禮萬乞恕罪有眼不識泰山跪在
地下那里肯起來宋江慌忙扶住道足下高姓大名柴進
指着那漢說出他姓名叫甚諱字有分教山中猛虎見時
鬼散鬼離林下强人撞着心驚膽裂正是說開星月無光
彩道破江山水倒流畢竟柴大官人說出那漢還是何人
且聽下回分解

李逵老曰朱仝雷橫柴進不顧王法只顧人情所以到底做了強盜若張文遠倒是執法的還是箇良民或曰知縣相公也做人情如何不做強盜曰你道知縣相公不是強盜麽


大年中華民
以貞
橫海郡出米進貢
卷二三


景陽岡武松打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三

第二十三回

橫海郡柴進留賓　景陽岡武松打虎

詩曰

延士聲華似孟嘗　有如東閣納賢良　武松雄猛千夫懼　柴進風流四海揚　自信一身能殺虎　浪言三碗不過岡　報兄誅嫂眞奇特　贏得高名萬古香

話說宋江因躲一杯酒去浮手了轉出廊下來跳了火掀柄引得那漢焦燥跳將起來就欲要打宋江柴進赶將出來誤叫起宋押司因此露出姓名來那大漢聽得是宋江跪在地下那里肯起說道小人有眼不識泰山一時冒瀆

兄長望乞恕罪宋江扶起那漢問道足下是誰高姓大名柴進指着道這人是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今在此間一年也宋江道江湖上多聞說武二郎名字不期今日却在這里相會多幸多幸柴進道偶然豪傑相聚實是難得就請同做一席說話宋江大喜携住武松的手一同到後堂席上便喚宋清與武松相見柴進便邀武松坐地宋江連忙讓他一同在上面坐武松那里肯坐謙了半晌武松坐了第三位柴進教再整杯盤來勸三人痛飲宋江在燈下看那武松時果然是一條好漢但見

身軀凛凛相貌堂堂一雙眼光射寒星兩彎眉渾如刷漆胷脯橫濶有萬夫難敵之威風語話軒昂吐千丈凌

雲之志氣心雄膽大似撼天獅子下雲端骨健筋强如
搖地貔貅臨座上如同天上降魔主眞是人間太歲神
當下宋江看了武松這表人物心中甚喜便問武松道二
郎因何在此武松答道小弟在清河縣因酒後醉了與本
處機密相爭一時間怒起只一拳打得那廝昏沉小弟只
道他死了因此一逕地逃來投遊大官人處躲災避難今
已一年有餘後來打聽得那廝却不曾死救得活了今欲
正要回鄉去尋哥哥不想染患虛疾不能勾動身回去却
纔正發寒冷在那廊下向火被兄長跳了掀柄吃了那一
驚驚出一身冷汗覺得這病好了宋江聽了大喜當夜飲
至三更酒罷宋江就留武松在西軒下做一處安歇次日

此處說便不妨

起來柴進安排席面殺羊宰猪管待宋江不在話下過了數日宋江將出些銀兩來與武松做衣裳柴進知道那里肯要他壞錢自取出一箱段匹紬絹門下自有針工便教做三人的稱體衣裳說話的柴進因何不喜武松原來武松初來投逓柴進時也一般接納管待次後在莊上但吃醉了洒性氣剛莊客有些顧管不到處他便要下拳打他們因此滿莊裡莊客沒一箇道他好衆人只是嫌他都去柴進面前告訴他許多不是處柴進雖然不赶他只是相待得他慢了却得宋江每日帶挈他一處飲洒相陪武松的前病都不發了相伴宋江住了十數日武松思鄉要回清河縣看望哥哥柴進宋江兩箇都留他再住幾時武松

道小弟的哥哥多時不逼信息因此要去望他宋江道實是二郎要去不敢苦留如若得閑時再來相會幾時武松相謝了宋江柴進取出些金銀送與武松武松謝道實是多多相擾了大官人武松縛了包裹拴了梢棒要行柴進又治酒食送路武松穿了一領新納紅紬襖戴着箇白范陽毡笠兒背上包裹提了梢棒相辭了便行宋江道弟兄之情賢弟少等一等回到自己房內取了些銀兩赶出到莊門前來說道我送兄弟一程宋江和兄弟宋清兩箇送武松待他辭了柴大官人宋江也道大官人暫別了便來三箇離了柴進東莊行了五七里路武松作別道尊兄遠了請回柴大官人必然專望宋江道何妨再送幾步路上

此處方拜兄弟時節有圖

買了武松了賬

送十兩銀子又取出一錠

說些閑話不覺又過了三二里武松挽住宋江說道尊兄不必遠送常言道送君千里終須一別宋江指着道容我再行幾步兀那官道上有箇小酒店我們吃三鍾了作別三箇來到酒店裡宋江上首坐了武松倚了梢棒下席坐了宋清橫頭坐定便叫酒保打酒來且買些盤饌菜品菜蔬之類都搬來擺在卓子上三箇人飲了幾杯看看紅日平西武松便道天色將晚哥哥不棄武二時就此受武二四拜拜爲義兄宋江大喜武松納頭拜了四拜宋江叫宋清身邊取出一錠十兩銀子送與武松武松那里肯受說道哥哥客中自用盤費宋江道賢弟不必多慮你若推却我便不認你做兄弟武松只得拜受了收放纏袋裡宋江

取些碎銀子還了酒錢武松拏了梢棒三箇出酒店前來作別武松墮淚拜辭了自去宋江和宋清立在酒店門前望武松不見了方纔轉身回來行不到五里路頭只見柴大官人騎着馬背後牽着兩匹空馬來接宋江望見了大喜一同上馬回莊上來下了馬請入後堂飲酒宋江弟兄兩箇自此只在柴大官人莊上話分兩頭有詩爲証

別意悠悠去路長　挺身直上景陽岡　醉來打殺山中虎　揚得聲名滿四方

只說武松自與宋江分別之後當晚投客店歇了次日早起來打火喫了飯還了房錢拴束包裹提了梢棒便走上路尋思道江湖上只聞說及時雨宋公明果然不虛結識

得這般弟兄也不枉了。武松在路上行了幾日來到陽谷縣地面此去離那縣還遠當日晌午時分走得肚中飢渴望見前面有一箇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門前上頭寫着五箇字道三碗不過岡武松入到裡面坐下把梢棒倚了叫道主人家快把酒來喫只見店主人把三隻碗一雙筯一碟熟菜放在武松面前滿滿篩一碗酒來武松拿起碗一飲而盡叫道這酒好生有氣力主人家有肚飽的買些喫酒酒家道只有熟牛肉武松道好的切二三斤來吃酒店家去裡面切出二斤熟牛肉做一大盤子將來放在武松面前隨即再篩一碗酒武松吃了道好酒又篩下一碗恰好吃了三碗酒再也不來篩武松敲着卓子叫道主人家

怎的不來篩酒酒家道客官要肉便添來武松道我也要酒也再切些肉來酒家道肉便切來添與客官吃酒却不添了武松道却又作怪便問主人家道你如何不肯賣酒與我喫酒家道客官你須見我門前招旗上面明明寫道三碗不過岡武松道怎地喚做三碗不過岡酒家道俺家的酒雖是村酒却比老酒的滋味但凡客人來我店中吃了三碗的便醉了過不得前面的山岡去因此喚做三碗不過岡若是過往客人到此只喫三碗更不再問武松笑道原來恁地我却吃了三碗如何不醉酒家道我這酒叫做透瓶香又喚做出門倒初入口時醇釀好吃少刻時便倒武松道休要胡說沒地不還你錢再篩三碗來我吃酒

家見武松全然不動又篩三碗武松吃道端的好酒主人家我吃一碗還你一碗錢只顧篩來酒家道客官休只管要飲這酒端的要醉倒人沒藥醫武松道休得胡鳥說便是你使蒙汗藥在裡面我也有鼻子店家被他發話不過一連又篩了三碗武松道肉便再把二斤來吃酒家又切了二斤熟牛肉再篩了三碗酒武松吃得口滑只顧要吃去身邊取出些碎銀子叫道主人家你且來看我銀子還你酒肉錢勾麼酒家看了道有餘還有些貼錢與你武松道不要你貼錢只將酒來篩酒家道客官你要吃酒時還有五六碗酒哩只怕你吃不的了武松道就有五六碗多時你盡數篩將來酒家道你這條長漢倘或醉倒了時怎

扶的你住武松荅道要你扶的不等好漢酒家那里肯將酒來飾武松焦燥道我又不白吃你的休要引老爹性發通教你屋裡粉碎把你這鳥店子倒翻轉來酒家道這厮醉了休惹他再飾了大碗酒與武松吃了前後共吃了十五碗綽了梢棒立起身來道我却又不曾醉走出門前來笑道却不說三碗不過岡手提梢棒便走酒家赶出來叫道客官那里去武松立住了問道叫我做甚麼我又不少你酒錢喚我怎地酒家叫道我是好意你且回來我家看官司榜文武松道甚麼榜文酒家道如今前面景陽岡上有隻吊睛白額大蟲晚了出來傷人壞了三二十條大漢性命官司如今杖限打獵捕戶櫛捉發落岡子路口兩邊

人民都有榜文可教往來客人結夥成隊于巳午未三箇時辰過岡其餘寅卯申酉戌亥六箇時辰不許過岡更無單身客人不許白日過岡務要等伴結夥而過這早晚正是未末申初時分我見你走都不問人枉送了自家性命不如就我此間歇了等明日慢慢凑的三二十人一齊好過岡子武松聽了笑道我是清河縣人氏這條景陽岡上少也走過了一二十遭幾時見說有大蟲你休說這般鳥話來嚇我便有大蟲我也不怕酒家道我是好意救你你不信時進來看官司榜文武松道你鳥子聲便眞箇有虎老爺也不怕你猹我在家裡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謀我財害我性命却把鳥大蟲謊嚇我酒家道你看麼我是一片

好心反做惡意倒落得你恁地說你不信我時請尊便自行正是

前車倒了千千輛　後車過了亦如然　分明指與平川路　却把忠言當惡言

那酒店裡主人搖着頭自進店裡去了這武松提了梢棒大着步自過景陽岡來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擡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岡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箇時辰結夥成隊過岡勿請自悞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裡宿歇我却怕甚麼鳥橫拖着梢棒便上岡子來那時巳有

申牌時分這輪紅日厭厭地相傍下山武松乘着酒興只管走上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見一箇敗落的山神廟行到廟前見這廟門上貼着一張印信榜文武松住了脚讀時上面寫道陽谷縣爲這景陽岡上新有一隻大蟲近來傷害人命見今杖限各鄉里正并獵戶人等打捕未獲如有過往客商人等可于巳午未三箇時辰結伴過岡其餘時分及單身客人白日不許過岡恐被傷害性命不便各宜知悉武松讀了印信榜文方知端的有虎欲待發步再回酒店裡來尋思道我回去時須吃他耻笑不是好漢難以轉去存想了一回說道怕甚鳥且只顧上去看怎地武松正走看看酒湧上來便把毡笠兒背在脊梁上將

是箇硬漢

梢棒綰在肋下一步步上那岡子來回頭看這日色時漸漸地墜下去了此時正是十月間天氣日短夜長容易得晚武松自言自說道那得甚麼大蟲人自怕了不敢上山武松走了一直酒力發作焦熱起來一隻手提着梢棒一隻手把胸膛前袒開浪浪蹌蹌直逶過亂樹林來見一塊光撻撻大青石把那梢棒倚在一邊放翻身體却待要睡只見發起一陣狂風來看那風時但見

無形無影透人懷　四季能吹萬物開　就樹撼將黃葉去　入山推出白雲來

原來但凡世上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過處只聽得亂樹背後撲地一聲響跳出一隻吊睛白額大蟲來武

文殊院妙絶
矣妙絶

松見了叫聲呵呀從青石上翻將下來便拏那條梢棒右手裡閃在青石邊那箇大蟲又飢又渴把兩隻爪在地下略按一按和身望上一撲從半空裡攫將下來武松被那一驚酒都做冷汗出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見大蟲撲來只一閃閃在大蟲背後那大蟲背後看人最難便把前爪搭在地下把腰胯一掀掀將起來武松只一躲躲在一邊大蟲見掀他不着吼一聲却似半天裡起箇霹靂振得那山岡也動把這鉄棒也似虎尾倒豎起來只一剪武松却又閃在一邊原來那大蟲拏人只是一撲一掀一剪三般提不着時氣性先自沒了一半那大蟲又剪不着再吼了一聲一蹲蹲將回來武松見那大蟲復翻身回來雙手輪

起梢棒盡平生氣力只一棒從半空劈將下來只聽得一聲響欻欻地將那樹連枝帶葉劈臉打將下來定睛看時一棒劈不着大蟲原來慌了正打在枯樹上把那條梢棒拆做兩截只拏得一半在手裡那大蟲咆哮性發起來翻身又只一撲撲將來武松又只一跳却退了十步遠那大蟲却好把兩隻前爪搭在武松面前武松將半截棒丟在一邊兩隻手就勢把大蟲頂花皮肐膞地揪住一按按將下來那隻大蟲急要掙扎早沒了氣力被武松儘氣力納定那里肯放半點兒鬆寬武松把隻脚望大蟲面門上眼睛裡只顧亂踢那大蟲咆哮起來把身底下扒起兩堆黃泥做了一箇土坑武松把那大蟲嘴直按下黃泥坑裡去

又是武松打虎了忘了也沒有這樣妙

那大蟲吃武松柰何得沒了些氣力武松把左手緊緊地揪住頂花皮偷出右手來提起鉄鎚般大小拳頭儘平生之力只顧打打得五七十拳那大蟲眼裡口裡鼻子裡耳朵裡都迸出鮮血來那武松儘平昔神威仗胸中武藝半歇兒把大蟲打做一塊却似倘着一箇錦布袋有一篇古風單道景陽岡武松打虎但見

景陽岡頭風正狂　萬里陰雲霾日光　餘餘滿川楓葉赤　紛紛遍地草芽黃　觸目晚霞掛林藪　侵人冷霧滿岑蒼　忽聞一聲霹靂響　山腰飛出獸中王　昂頭湧躍逞牙爪　谷口麋鹿皆奔忙　山中狐兎潛踪跡　澗內獐猿驚且慌　卞莊見後竟亂喪　存孝

遇時心膽强　清河壯士酒未醒　忽在岡頭偶相迎
上下尋人虎飢渴　撞着禪獰來撲人　虎來撲人似
山倒　人去迎虎如岩傾　臂腕落時墜飛砲　爪牙
爬處成泥坑　拳頭脚尖如雨點　淋漓兩手鮮血染
穢汚腥風滿松林　散亂毛鬚墜山奄　近看千鈞勢
未休　遠觀八面威風斂　身橫野草錦斑銷　緊閉
雙睛光不閃

當下景陽岡上那隻猛虎被武松沒頓飯之間一頓拳脚
打得那大蟲動撣不得使得口裏兀自氣喘武松放了手
來松樹邊尋那打折的棒橛拏在手裡只怕大蟲不死把
棒橛又打了一回那大蟲氣都沒了武松再尋思道我就

地拖得這死大蟲下岡子去就血泊裡雙手來提時那里提得動原來使盡了氣力手脚都疎軟了動撣不得武松再來青石坐了半歇尋思道天色看看黑了倘或又跳出一隻大蟲來時我却怎地鬬得他過且掙扎下岡子去明早却來理會就石頭邊尋了毡笠兒轉過亂樹林邊一步步捱下岡子來走不到半里多路只見枯草叢中鑽出兩隻大蟲來武松道呵呀我今番死也性命罷了只見那兩箇大蟲於黑影裡直立起來武松定睛看時却是兩箇人把虎皮縫做衣裳緊緊拼在身上那兩箇人手裡各拏着一條五股叉見了武松吃一驚道你那人吃了豹肆心豹子肝獅子腿膽倒包着身軀如何敢獨自一箇昏黑將夜

好想頭 文人之心如此 變化奇 奇
有波瀾

又沒器械走過岡子來不知你是人是鬼武松道你兩箇是甚麼人那箇人道我們是本處獵戶武松道你們上嶺來做甚麼兩箇獵戶失驚道你兀自不知哩如今景陽岡上有一隻極大的大蟲夜夜出來傷人只我們獵戶也折了七八箇過往客人不記其數都被這畜生吃了本縣知縣着落當鄉里正和我們獵戶人等捕捉那業畜勢大難近得他誰敢向前我們爲他正不知吃了多少限棒只捉他不得今夜又該我們兩箇捕獵和十數箇鄉夫在此上上下下放了窩弓藥箭等他正在這里埋伏却見你大剌剌地從岡子上走將下來我兩箇吃了一驚你却正是甚人曾見大蟲麼武松道我是清河縣人氏姓武排行第二

容與堂藏板

却繞岡子上亂樹林邊正撞着那大蟲被我一頓拳脚打死了兩箇獵戶聽得痴呆了說道怕沒這話武松道你不信時只看我身上兀自有血跡兩箇道怎地打來武松把那打大蟲的本事再說了一遍兩箇獵戶聽了又驚又喜叫攏那十箇鄉夫來只見這十箇鄉夫都拏着鋼叉踏弩刀鎗隨即攏來武松問道他們衆人如何不隨着你兩箇上山獵戶道便是那畜生利害他們如何敢上來一夥十數箇人都在面前兩箇獵戶把武松打殺大蟲的事說向衆人衆人都不肯信武松道你衆人不肯信時我和你去看便了衆人身邊都有火刀火石隨即發出火來點起五七箇火把衆人都跟着武松一同再上岡子來看見那大

蠱做一堆兒死在那里衆人見了大喜先叫一箇去報知本縣里正并該管上戶這里五七箇鄉夫自把大蠱縛了擡下岡子來到得嶺下早有七八十人都閧將來先把死大蠱擡在前面將一乘兜轎擡了武松逕投本處一箇上戶家來那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把這大蠱擡到草廳上却有本鄉上戶本鄉獵戶三二十人都來相探武松衆人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武松道小人是此間隣郡清河縣人氏姓武名松排行第二因從滄州回鄉來昨晚在岡子那邊酒店吃得大醉了上岡子來正撞見這畜生把那打虎的身分拳脚細說了一遍衆上戶道眞乃英雄好漢衆獵戶先把野味將來與武松把杯武松因打大蠱

困乏了要睡大戶便教莊客打併客房且教武松歇息到天明上戶先使人去縣裡報知一面合具虎牀安排端正迎送縣裡去天明武松起來洗漱罷衆多上戶牽一羫羊挑一擔酒都在廳前伺候武松穿了衣裳整頓巾幘出到前面與衆人相見衆上戶把盞說道被這箇畜生正不知害了多少人性命連累獵戶吃了幾頓限棒今日幸得壯士來到除了這箇大害一鄉中人民有福第二客侶通行實出壯士之賜武松謝道非小子之能托賴衆長上福蔭衆人都來作賀吃了一早晨酒食擡出大蟲放在虎牀上衆鄉村上戶都把段疋花紅來掛與武松武松有些行李包裹寄在莊上一齊都出莊門前來早有陽谷縣知縣相

公使人來接武松都相見了叫四箇莊客將乘凉轎來擡了武松把那大蟲扛在前面掛着花紅段疋迎到陽谷縣裡來那陽谷縣人民聽得說一箇壯士打死了景陽岡上大蟲迎喝將來盡皆出來看鬨動了那箇縣治武松在轎上看時只見亞肩疊背鬧鬧穰穰屯街塞巷都來看迎大蟲到縣前衙門口知縣已在廳上專等武松下了轎扛着大蟲都到廳前放在踊道上知縣看了武松這般模樣又見了這箇老大錦毛大蟲心中自忖道不是這箇漢怎地打的這箇猛虎便喚武松上廳來武松去廳前聲了喏知縣問道你那打虎的壯士你却說怎生打了這箇大蟲武松就廳前將打虎的本事說了一遍廳上廳下衆多人等

容與堂藏板

都驚的呆了知縣就廳上賜了幾杯酒將出上戶轎的賞賜錢一千貫賞賜與武松武松稟道小人托賴相公的福蔭偶然僥倖打死了這箇大蟲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賞賜小人聞知這衆獵戶因這箇大蟲受了相公責罰何不就把這一千貫給散與衆人去用知縣道既是如此任從壯士武松就把這賞錢在廳上散與衆人獵戶知縣見他忠厚仁德有心要擡舉他便道雖你原是清河縣人氏與我這陽谷縣只在咫尺我今日就參你在本縣做箇都頭如何武松跪謝道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終身受賜知縣隨即喚押司立了文案當日便參武松做了步兵都頭衆上戶都來與武松作賀慶喜連連吃了三五日酒武松自心

中想道我本要回清河縣去看望哥哥誰想倒來做了陽谷縣都頭自此上官見愛鄉里聞名又過了三二日那一日武松心閑走出縣前來閑翫只聽得背後一箇人叫聲武都頭你今日發跡了如何不看覷我則箇武松回過頭來看了叫聲阿也你如何却在這里不是武松見了這箇人有分教陽谷縣裡屍橫血染直教鋼刀響處人頭滾寶劒揮時熱血流正是只因酒色忘家國幾見詩書誤好人畢竟叫喚武都頭的正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人以武松打虎到底有些怯在不如李逵勇猛也此村學究見識如何讀得水滸傳不知此正施羅

二公傳神處李是爲母報仇不顧性命者武乃出于一時不得不如此耳俗人何足言此俗人何足言此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三終


王婆貪賄
說風情


鄆哥不念
關茶聲

第二十四回

王婆貪賄說風情　鄆哥不忿鬧茶肆

詩曰

酒色端能悞國邦　由來美色陷忠良　紂囚妲己宗
祧失　吳爲西施社稷亡　自愛青春行處樂　豈知
紅粉笑中鎗　武松已殺貪淫婦　莫向東風怨彼蒼

話說當日武都頭回轉身來看見那人撲翻身便拜那人
原來不是別人正是武松的嫡親哥哥武大郎武松拜罷
說道一年有餘不見哥哥如何却在這里武大道二哥你
去了許多時如何不寄封書來與我我又怨你又想你武

松道哥哥如何是怨我想我武大道我怨你時當初你在清河縣裏要便吃酒醉了和人相打如常吃官司教我要便隨衙聽候不曾有一箇月淨辦常教我受苦這箇便是怨你處想你時我近來取得一箇老小清河縣人不怯氣都來相欺負沒人做主你在家時誰敢來放箇屁我如今在那里安不得身只得搬來這里賃房居住因此便是想你處看官聽說原來武大與武松是一母所生兩箇武松身長八尺一貌堂堂渾身上下有千百斤氣力不怨地如何打得那箇猛虎這武大郎身不滿五尺面目生得猙獰頭腦可笑清河縣人見他生得短矮起他一箇諢名叫做三寸釘谷樹皮那清河縣裡有一箇大戶人家有箇使女

小名喚做潘金蓮年方二十餘歲頗有些顏色因爲那箇大戶要纏他這女使只是去告主人婆意下不肯依從那箇大戶以此恨記于心却倒賠些房奩不要武大一文錢白白地嫁與他自從武大娶得那婦人之後清河縣裡有幾箇奸詐的浮浪子弟們却來他家裡聒噪原來這婦人見武大身材短矮人物猥瑣不會風流這婆娘倒諸般好爲頭的愛偷漢子有詩爲証

金蓮容貌更堪題　笑覷春山八字眉　若遇風流清子弟　等閑雲雨便偷期

却說那潘金蓮過門之後武大是箇懦弱依本分的人被這一班人不時間在門前叫道好一塊羊肉倒落在狗口

裏因此武大在清河縣住不牢搬來這陽谷縣紫石街賃房居住每日仍舊挑賣炊餅此日正在縣前做買賣當下見了武松武大道兄弟我前日在街上聽得人沸沸地說道景陽岡上一箇打虎的壯士姓武縣裡知縣參他做箇都頭我也八分猜道是你原來今日纔得撞見我且不做買賣一同和你家去武松道哥哥家在那里武大用手指道只在面前紫石街便是武松替武大挑了擔兒武大引着武松轉灣抹角一逕望紫石街來轉過兩箇灣來到一箇茶坊間壁武大叫一聲大嫂開門只見簾簾起處一箇婦人出到簾子下應道大哥怎地半早便歸武大道你箇叔叔在這里且來厮見武大郎接了擔兒入去便出來道

二哥入屋裏來和你嫂嫂相見武松揭起簾子入進裡面與那婦人相見武大說道大嫂原來景陽岡上打死大蟲新充做都頭的正是我這兄弟那婦人叉手向前道叔叔萬福武松道嫂嫂請坐武松當下堆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武松道叔叔折殺奴家武松道嫂嫂受禮那婦人道奴家也聽得說道有箇打虎的好漢迎到縣前奴家也正待要去看一看不想去得太遲了赶不上不曾看見原來却是叔叔且請叔叔到樓上去坐武松看那婦人時但見

眉似初春柳葉常含着雨恨雲愁臉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風情月意纖腰裊娜拘束的燕懶鶯慵檀口輕盈勾

引得蜂狂蝶亂玉貌妖嬈花解語芳容窈窕玉生香

當下那婦人叫武大請武松上樓主客席裡坐地三箇人同歸到樓上坐了那婦人看着武大道我陪侍着叔叔坐地你去安排些酒食來管待叔叔武大應道最好二哥你且坐一坐我便來也武大下樓去了那婦人在樓上看了武松這表人物自心裏尋思道武松與他是嫡親一母兄弟他又生的這般長大我嫁得這等一箇也不枉了爲人一世你看我那三寸丁谷樹皮三分相人七分似鬼我直恁地晦氣據着武松大蟲也吃他打了他必然好氣力說他又未曾婚娶何不叫他搬來我家住不想這段因緣却在這里那婦人臉上堆下笑來問武松道叔叔來這里幾

日了武松荅道到此間十數日了婦人道叔叔在那里安歇武松道胡亂權在縣衙裡安歇那婦人道叔叔恁地時却不便當武松道獨自一身容易料理早晚自有土兵伏侍婦人道那等人伏侍叔叔怎地顧管得到何不搬來一家裡住早晚要些湯水吃時奴家親自安排與叔叔吃不强似這夥腌臢人安排飲食叔叔便吃口清湯也放心得下武松道深謝嫂嫂那婦人道莫不別處有嬸嬸可取來厮會也好武松道武二並不曾婚娶婦人又問道叔叔青春多少武松道虛度二十五歲那婦人道長奴三歲叔叔今番從那里來武松道在滄州住了一年有餘只想哥哥在清河縣住不想却搬在這里那婦人道一言難盡自從

嫁得你哥哥吃他忒善了被人欺負清河縣裡住不得搬來這里若得叔叔這般雄壯誰敢道箇不字武松道家兄從來本分不似武二撒潑那婦人道怎地這般顛倒說常言道人無剛骨安身不牢奴家平生快性看不得這般三答不回頭四答和身轉的人有詩爲証

叔嫂萍踪得偶逢　嬌嬈偏逞秀儀容　私心便欲成歡會　暗把邪言釣武松

却說潘金蓮言語甚是精細撇清武松道家兄却不道得惹事要嫂嫂憂心正在樓上說話未了武大買了些酒肉菓品歸來放在厨下走上樓來叫道大嫂你下來安排那婦人應道你看那不曉事的叔叔在這里坐地却教我撇

了下來武松道嫂嫂請自便那婦人道何不去叫間壁王乾娘安排便了只是這般不見便武大自去央了間壁王婆安排端正了都搬上樓來擺在卓子上無非是些魚肉菓菜之類隨即溫酒上來武大叫婦人坐了主位武松對席武大打橫三箇人坐下武大篩酒在各人面前那婦人擎起酒來道叔叔休怪沒甚管待請酒一杯武松道感謝嫂嫂休這般說武大只顧上下篩酒溫酒那里來管別事那婦人笑容可掬滿口兒叫叔叔怎地魚和肉也不吃一塊兒揀好的遞將過來武松是箇直性的漢子只把做親嫂嫂相待誰知那婦人是箇使女出身慣會小意兒亦不想那婦人一片引人的心武大又是箇善弱的人那里會

管待人那婦人吃了幾杯酒一雙眼只看着武松的身上武松吃他看不過只低了頭不恁麼理會當日吃了十數杯酒武松便起身武大道二哥再吃幾杯了去武松道只好恁地却又來望哥哥都送下樓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搬來家裡住若是叔叔不搬來時教我兩口兒也吃別人笑話親兄弟難比別人大哥你便打點一間房屋請叔叔來家裡過活休教鄰舍街坊道個不是武大道大嫂說的是二哥你便搬來也教我爭口氣武松道既是哥哥嫂嫂恁地說時今晚有些行李便取了來那婦人道叔叔是必記心奴這里專望有詩爲証

可怪金蓮用意深　包藏婬行蕩春心　武松正大元

難犯　耿耿清名抵萬金

那婦人情意十分慇懃武松別了哥嫂離了紫石街逕投縣裡來正值知縣在廳上坐衙武松上廳來稟道武松有箇親兄搬在紫石街居住武松欲就家裡宿歇早晚衙門中聽候使喚不敢擅去請恩相鈞旨知縣道這是孝悌的勾當我如何阻你其理正當你可每日來縣裡伺候武松謝了收拾行李鋪蓋有那新製的衣服并前者賞賜的物件叫箇土兵挑了武松引到哥哥家裡那婦人見了却比半夜裡拾金寶的一般歡喜堆下笑來武大叫箇木匠就樓下整了一間房鋪下一張牀裡面放一條桌子安兩箇杌子一箇火爐武松先把行李安頓了分付土兵自回去

當晚就哥嫂家裏歇臥次日早起那婦人慌忙起來燒洗面湯漱口水叫武松洗漱了口面裹了巾幘出門去縣裡畫卯那婦人道叔叔畫了卯早些個歸來吃飯休去別處吃武松道便來也逕去縣裡畫了卯伺候了一早晨回到家裡那婦人洗手剔甲齊齊整整安排下飯食三口兒共卓兒食武松是個直性的人倒無安身之處吃了飯那婦人雙手捧一盞茶遞與武松吃武松道教嫂嫂生受武松寢食不安縣裡撥一箇土兵來使喚那婦人連聲叫道叔叔却怎地這般見外自家的骨肉又不伏侍了別人便撥一箇土兵來使用這廝上鍋上竈地不乾淨奴眼裏也看不得這等人武松道恁地時却生受嫂嫂有詩爲証

武松儀表甚温柔　阿嫂歪心不可收　籠絡歸來家裡住　要同雲雨會風流

話休絮繁自從武松搬將家裡來取些銀子與武大教買餅饊茶菓請鄰舍吃茶衆鄰舍鬬分子來與武松人情武大又安排了回席都不在話下過了數日武松取出一疋彩色段子與嫂嫂做衣裳那婦人笑嘻嘻道叔叔如何使得既然叔叔把與奴家不敢推辭只得接了武松自此只在哥哥家裡宿歇武大依前上街挑賣炊餅武松每日自去縣裡晝卯承應差使不論歸遲歸早那婦人頓羹頓飯歡天喜地伏侍武松武松倒安身不得那婦人常把些言語來撩撥他武松是個硬心直漢却不見怪有話即長無

話即短不覺過了一月有餘看看是十一月天氣連日朔風緊起四下里彤雲密布又早紛紛揚揚飛下一天瑞雪來怎見得好雪正是

盡道豐年瑞　豐年瑞若何　長安有貧者　宜瑞不宜多

當日那雪直下到一更天氣却似銀鋪世界玉碾乾坤次日武松清早出去縣裏盡卯直到日中未歸武大被這婦人赶出去做買賣央及間壁王婆買下些酒肉之類去武松房裡簇了一盆炭火心裏自想道我今日着實撩鬬他一撩鬬不信他不動情那婦人獨自一箇冷冷清清立在簾兒下看那大雪但見

萬里彤雲密布空中祥瑞飄簫瓊花片片舞前簷剡溪
當此際凍住子猷船頃刻樓臺如玉江山銀色相連飛
瓊撒粉漫遥天當時呂蒙正窑内嘆無錢

其日武松正在雪裡踏着那亂瓊碎玉歸來那婦人推起
簾子陪着笑臉迎接道叔叔寒冷武松道感謝嫂嫂憂念
入得門來便把毡笠兒除將下來那婦人雙手去接武松
道不勞嫂嫂生受自把雪來拂了掛在壁上解了腰裡纏
袋脫了身上鸚哥綠紵絲衲襖入房裡搭了那婦人便道
奴等一早起叔叔怎地不歸來吃早飯武松道便是縣裡
一箇相識請吃早飯却纔又有一個作杯我不柰煩一直
走到家來那婦人道恁地叔叔向火武松道便好脫了油

靴換了一雙襪子穿了煖鞋掇條杌子自近火邊坐地那婦人把前門上了栓後門也關了却搬些按酒菓品菜蔬入武松房裡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問道哥哥那里去未歸婦人道你哥哥每日自出去做買賣我和叔叔自飲三杯武松道一發等哥哥家來吃婦人道那里等的他來說猶未了早煖了一注子酒來武松道嫂嫂坐地等武二去盪酒正當婦人道叔叔你自便那婦人也掇條杌子近火邊坐了卓兒上擺着杯盤那婦人擎盞酒擎在手裡看着武松道叔叔滿飲此杯武松接過手去一飲而盡那婦人又篩一杯酒來說道天色寒冷叔叔飲箇成雙杯兒武松道嫂嫂自便接來又一飲而盡武松却篩一杯酒遞與那婦

無一處不盡

人吃婦人接過酒來吃了却拿注子再斟酒來放在武松面前那婦人將酥胸微露雲鬟半軃臉上堆着笑容說道我聽得一箇閑人說道叔叔在縣前東街上養着一箇唱的敢端的有這話麼武松道嫂嫂休聽外人胡說武二從來不是這等人婦人道我不信只怕叔叔口頭不似心頭武松道嫂嫂不信時只問哥哥那婦人道他曉的甚麼曉的這等事時不賣炊餅了叔叔且請一杯連篩了三四杯酒飲了那婦人也有三杯酒落肚閑動春心那里按納得住只管把閑話來說武松也知了八九分自家只把頭來低了却不來撩攬他那婦人起身去溫酒武松自在房裡拏起火筯簇火那婦人煖了一注子酒來到房裡一隻手

拏着注子一隻手便去武松肩膊上只一捏說道叔叔只穿這些衣裳不冷武松已自有五分不快意也不應他那婦人見他不應雙手便來奪火筋口裏道叔叔你不會簇火我與你撥火只要一似火盆常熱便好武松有八分焦燥只不做聲那婦人慾心似火不看武松焦燥便放了火筋却篩一盞酒來自呷了一口剩了大半盞看着武松道你若有心喫我這半盞兒殘酒武松撏手奪來潑在地下說道嫂嫂休要恁地不識羞恥把手只一推爭些兒把那婦人推一交武松睜起眼來道武二是箇頂天立地噙齒帶髮男子漢不是那等敗壞風俗沒人倫的猪狗嫂嫂休要這般不識廉恥爲此等的勾當倘有些風吹草動武二

武二真箇頂天立地漢子可及不可及

眼裡認的是嫂嫂拳頭却不認的是嫂嫂再來休要恁地那婦人通紅了臉便收拾了杯盤盞碟口裏說道我自作樂要子不值得便當眞起來好不識人敬重搬了家火自向厨下去了有詩爲証

滌賤操心太不良　貪婬無耻壞綱常　席間尚且求雲雨　反被都頭罵一場

却說潘金蓮勾搭武松不動反被搶白一場武松自在房裡氣忿忿地天色却早未牌時分武大挑了擔兒歸來推門那婦人慌忙開門武大進來歇了擔兒隨到厨下見老婆雙眼哭的紅紅的武大道你和誰鬧來那婦人道都是你不爭氣教外人來欺負我武大道誰人敢來欺負你婦

將一箇烈漢一箇呆子一箇混婦人描得十分躰象真神手也

人道情知是有誰爭奈武二那厮我見他大雪裏歸來連忙安排酒請他吃他見前後沒人便把言語來調戲我武大道我的兄弟不是這等人從來老實休要高做聲乞隣舍家笑話武大撇了老婆來到武松房裡叫道二哥你不曾吃點心我和你吃些箇武松只不則聲尋思了半晌再脫了絲鞋依舊穿上油膀靴着了上蓋帶上毡笠兒一頭繫纏袋一面出門武大叫道二哥那里去也不應一直地只顧去了武大回到厨下來問老婆道我叫他又不應只顧望縣前這條路走了去正是不知怎地了那婦人罵道我猜他已定叫箇人來搬行李不要在這里宿歇却不說糊突桶有甚麼難見處那厮羞了沒臉兒見你走了出去

你留他武大道他搬了去須吃別人笑話那婦人道混沌魍魎他來調戲我到不吃別人笑你要便自和他道話我却做不的這樣人你還了我一紙休書來你自留他便是了武大那里敢再開口正在家中兩口兒絮聒只見武松引了一箇土兵拏着條匾担逕來房裡收拾了行李便出門去武大赶出來叫道二哥做甚麼便搬了去武松道哥哥不要問說起來羞你的幌子你只由我自去便了武大那里敢再問備細由武松搬了去那婦人在裡面喃喃吶吶的罵道却也好只道說是親難轉債人只道一箇親兄弟做都頭怎地養活了哥嫂却不知反來嚼咬人正是花木瓜空好看你搬了去倒謝天地且得寬家離眼前武大

見老婆這等罵正不知怎地心中只是咄咄不樂放他不下自從武松搬了去縣衙裏宿歇武大自依然每日上街挑賣炊餅本待要去縣裡尋兄弟說話却被這婆娘千叮萬囑分付教不要去攪攪他因此武大不敢去尋武松有詩爲証

用意雲情不遂謀　心中誰信起戈矛　生將武二搬離去　骨肉翻令作寇讐

撚指間歲月如流不覺雪晴過了十數日却說本縣知縣自到任已來却得二年半多了撰得好些金銀欲待要使人送上東京去與親眷處收貯恐到京師轉除他處時要使用却怕路上被人劫了去須得一個有本事的心腹人

去便好猛可想起武松來須是此人可去有這等英雄了得當日便喚武松到衙內商議道我有一箇親戚在東京城裡住欲要送一擔禮物去就稍封書問安則箇只恐途中不好行須是得你這等英雄好漢方去得你可休辭辛苦與我去走一遭回來我自重重賞你武松應道小人得蒙恩相擡舉安敢推故既蒙差遣只得便去小人也自來不曾到東京就那里觀看光景一遭相公明日打點端正了便行知縣大喜賞了三杯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領下知縣言語出縣門來到得下處取了些銀兩叫了箇土兵却來街上買了一罇酒并魚肉菓品之類一逕投紫石街來直到武大家裡武大恰好賣炊餅了回來見武松在門前

好點綴

坐地叫土兵去厨下安排那婦人餘情不斷見武松把將酒食來心中自想道莫不這廝思量我了却又回來那廝以定强不過我且慢慢地相問他那婦人便上樓去重勻粉面再整雲鬟換些艷色衣服穿了來到門前迎接武松那婦人拜道叔叔不知怎地錯見了好幾日並不上門教奴心裏沒理會處每日叫你哥哥來縣裡尋叔叔陪話歸來只說道沒尋處今日且喜得叔叔家來沒事壞錢做甚麼武松荅道武二有句話特來要和哥哥嫂嫂說知則箇那婦人道既是如此樓上去坐地三箇人來到樓上客位裡武松讓哥嫂上首坐了武松撥條杌子橫頭坐了土兵搬將酒肉上樓來擺在卓子上武松勸哥哥嫂嫂吃酒那

婦人只顧把眼來瞅武松武松只顧吃酒酒至五巡武松討副勸杯叫土兵篩了一杯酒拏在手裡看着武大道大哥在上今日武二蒙知縣相公差往東京幹事明日便要起程多是兩箇月少是四五十日便回有句話特來和你說知你從來為人懦弱我不在家恐怕被外人來欺負假如你每日賣十扇籠炊餅你從明日為始只做五扇籠出去賣每日遲出早歸不要和人吃酒歸到家裡便下了簾子早閉上門省了多少是非口舌如若有人欺負你不要和他爭執待我回來自和他理論大哥依我時滿飲此杯武大接了酒道我兄弟見得是我都依你說吃過了一杯酒武松再篩第二杯酒對那婦人說道嫂嫂是個精細的

傳神傳神當作淫婦譜看

人不必用武松多說我哥哥爲人質朴全靠嫂嫂做主看覷他常言道表壯不如裡壯嫂嫂把得家定我哥哥煩惱做甚麼豈不聞古人言籬牢犬不入那婦人聽了這話被武松說了這一篇一點紅從耳朵邊起紫漲了面皮指着武大便罵道你這箇腌臢混沌有甚麼言語在外人處說來欺負老娘我是一箇不帶頭巾男子漢叮叮噹噹響的婆娘拳頭上立得人肷胯上走的馬人面上行的人不是那等捌不出的驚老婆自從嫁了武大眞個螻蟻也不敢入屋裡來有甚麼籬笆不牢犬兒鑽得入來你胡言亂語一句句都要下落丟下磚頭尾兒一箇也要着地武松笑道若得嫂嫂這般做主最好只要心口相應却不要心頭

不如
盡何物
文人乃
敢高明

不似口頭既然如此武二都記得嫂嫂說的話了請飲過此杯那婦人推開酒盞一直跑下樓來走到半胡梯上發話道你既是聰明伶俐恰不道長嫂爲母我當初嫁武大時曾不聽得說有甚麼阿叔那里走得來是親不是親便要做喬家公自是老娘晦氣了鳥撞着許多事哭下樓去了有詩爲証

苦口良言諫勸多　金蓮懷恨起風波　自家惶愧難存坐　氣殺英雄小二哥

且說那婦人做出許多奸僞張致那武大武松弟兄兩箇哭了幾杯武松拜辭哥哥武大道兄弟去了早早回來和你相見口裏說不覺眼中墮淚武松見武大眼中垂淚又

說道哥哥便不做得買賣也罷只在家裡坐地盤纏兄弟自送將來武大送武松下樓來臨出門武松又道大哥我的言語休要忘了武松帶了土兵自回縣前來收拾次日早起來拴束了包裹來見知縣那知縣已自先差下一輛車兒把箱籠都裝載車子上點兩箇精壯土兵縣衙裡撥兩個心腹伴當都分付了那四個跟了武松就廳前拜辭了知縣拽扎起提了朴刀監押車子一行五人離了陽谷縣取路望東京來在路免不得飢食渴飲夜宿曉行都不在話下話分兩頭只說武大郎自從武松說了去整整的乞那婆娘罵了三四日武大忍氣吞聲由他自罵心裏只依着兄弟的言語真個每日只做一半炊餅出去賣未晚

便歸一脚歇了擔兒便去除了簾子關上大門却來家裡坐地那婦人看了這般心內焦燥指着武大臉上罵道混沌濁物我倒不曾見日頭在半天裡便把着喪門關了也須吃別人道我家怎地禁鬼聽你那兄弟烏嘴也不怕別人笑耻武大道由他們笑道說我家禁鬼我的兄弟說的是好話省了多少是非那婦人道呸濁物你是箇男子漢自不做主却聽別人調遣武大搖手道由他他說的話是金子言語自武松去了十數日武大每日只是晏出早歸歸到家裡便關了門那婦人也和他鬧了幾場向後鬧慣了不以爲事自此這婦人約莫到武大歸時先自去妝了簾子關上大門武大見了自心裡也喜尋思道恁地時却

好又過了三二日冬已將殘天色回陽微煖當日武大將次歸來那婦人慣了自先向門前來又那簾子也是合當有事却好一箇人從簾子邊走過自古道沒巧不成話這婦人正手裡拿叉竿不牢失手滑將倒去不端不正却好打在那人頭巾上那人立住了脚正待要發作回過臉來看時是個生的妖嬈的婦人先自酥了半邊那怒氣直鑽過爪洼國去了變作笑吟吟的臉兒這婦人情知不是又手深深地道箇萬福說道奴家一時失手官人休怪那人一頭把手整頭巾一面把腰曲着地還禮道不妨事娘子請尊便却被這間壁的王婆見了那婆子正在茶局子裏水簾底下看見了笑道兀誰教大官人打這屋簷邊過打。

得正好那人笑道到是小人不是冲撞娘子休怪那婦人
答道官人不要見責那人又笑着大大地唱箇肥喏道小
人不敢那一雙眼都只在這婦人身上臨動身也叫了七
八遍頭自搖搖擺擺踏着八字脚去了有詩爲証

風日清和漫出遊　偶從簾下識嬌羞　只因臨去秋
波轉　惹起春心不肯休

這婦人自收了簾子又竿歸去掩上大門等武大歸來再
說那人姓甚名誰那里居住原來只是陽谷縣一箇破落
戶財主就縣前開着箇生藥舖從小也是一箇奸詐的人
使得些好拳棒近來暴發跡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放
刀把濫說事過錢排陷官吏因此滿縣人都饒讓他此箇

那人覆姓西門單諱一箇慶字排行第一人都喚他做西門大郎近來發跡有錢人都稱他做西門大官人不多時只見那西門慶一轉踅入王婆茶坊裡來便去裡邊水簾下坐了王婆笑道大官人却纔唱得好箇大肥喏西門慶也笑道乾娘你且來我問你間壁這個雌兒是誰的老小王婆道他是間羅大王的妹子五道將軍的女兒武大官的妻問他怎地西門慶道我和你說正話休要取笑王婆道大官人怎麼不認得他老公便是每日在縣前賣熟食的西門慶道莫非是賣棗糕徐三的老婆王婆搖手道不是若是他的也是一對兒大官人再猜西門慶道撮是擔子李二的老婆王婆搖頭道不是若是他的時也倒是

都如書

一雙西門慶道倒敢是花肫膊陸小乙的妻子王婆大笑道不是若是他的時又是好一對兒大官人拆猜一猜西門慶道乾娘我其實猜不着王婆哈哈笑道好教大官人得知了笑一聲他的蓋老便是街上賣炊餅的武大郎西門慶跌脚笑道莫不是人叫他三寸丁谷樹皮的武大郎王婆道正是他西門慶聽了叫起苦來說道好塊羊肉怎地落在狗口裏王婆道便是這般苦事自古道駿馬却馱痴漢走美妻常伴拙夫眠月下老偏生要是這般配合西門慶道王乾娘我少你多少茶錢王婆道不多由他欵些時却算西門慶又道你兒子跟誰出去王婆道說不得跟一箇客人淮上去至今不歸又不知死活西門慶道却不

叫他跟我王婆笑道若得大官人擡舉他十分之好西門慶道等他歸來却再計較再說了幾句閑話相謝起身去了約莫未及兩箇時辰又踅將來王婆店門口簾邊坐地朝着武大門前半欹王婆出來道大官人吃箇梅湯西門慶道最好多加些酸王婆做了一箇梅湯雙手遞與西門慶西門慶慢慢地吃了盞托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王乾娘你這梅湯做得好有多少在屋裡王婆笑道老身做了一世媒那討一箇在屋裡西門慶道我問你梅湯你却說做媒差了多少王婆道老身只聽的大官人問這媒做得好老身只道說做媒西門慶道乾娘你既是撮合山也與我做頭媒說頭好親事我自重重謝你王婆道大官人你

宅上大娘子得知時婆子這臉怎吃得耳刮子西門慶道我家大娘子最好極是容得人見今也討幾個身邊人在家裡只是沒一箇中得我意的你有這般好的與我張主一箇便來說不妨若是囲頭人也好只是中得我意王婆道前日有一箇倒好只怕大官人不要西門慶道若好時你與我說成了我自謝你王婆道生得十二分人物只是年紀大些西門慶道便差一兩歲也不打緊眞個幾歲王婆道那娘子戊寅生屬虎的新年却好九十三歲西門慶笑道你看這風婆子只要扯着風臉取笑西門慶笑了起身去看看天色晚了王婆却纔點上燈來正要關門只見西門慶又踅將來逕去簾底下那座頭上坐了朝着武大

寒與堂藏板

門前只顧望王婆道大官人吃箇和合湯如何西門慶道最好乾娘放甜些王婆點一盞和合湯遞與西門慶吃坐箇一晚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明日一發還錢王婆道不妨伏惟安置來日早請過訪西門慶又笑了去當晚無事次日清早王婆却纔開門把眼看門外時只見這西門慶又在門前兩頭來往踅王婆見了道這箇刷子踅得緊你看我着些甜糖抹在這廝鼻子上只叫他舐不着那廝會討縣裡人便宜且教他來老娘手裡納些敗缺原來這箇開茶坊的王婆也是不依本分的端的這婆子

開言欺陸賈出口勝隋何只憑說六國神鎗全伏話三齊口劍斐鸞孤鳳雙時間交使成雙寡婦鰥男一席話

搬唆捉對解使三重門內女遮麼九級殿中仙玉皇殿下侍香金童把臂拖來王母宮中傳言玉女攔腰抱住畧施妙計使阿羅漢抱住比丘尼稍用機關教李天王摟住鬼子母甜言說誘男如封涉也生心軟語調和女似麻姑須動念教唆得織女害相思調弄得姮娥尋配偶

且說這王婆却纔開得門正在茶局子裡生炭整理茶鍋張見西門慶從早晨在門前踅了幾遭一徑奔入茶房裡來水簾底下望着武大門前簾子裡坐了看王婆只做不看見只顧在茶局裡煽風爐子不出來問茶西門慶呼道乾娘點兩盞茶來王婆應道大官人來了連日少見且請

坐便濃濃的點兩盞蓋茶將來放在卓子上西門慶道乾娘相陪我吃箇茶王婆哈哈笑道我又不是影射的西門慶也笑了一回問道乾娘間壁賣甚麽王婆道他家賣梔蒸河漏子熱盪溫和大辣酥西門慶笑道你看這婆子只是風王婆笑道我不風他家自有親老公西門慶道乾娘和你說正經話說他家如法做得好炊餅我要問他做三五十箇不知出去在家王婆道若要買炊餅少間等他街上回了買何消得上門上戶西門慶道乾娘說的是吃了茶坐了一回起身道乾娘記了帳目王婆道不妨事老娘牢牢寫在帳上西門慶笑了去王婆只在茶局子裡張時

來又睃一睃走了七八遍逕走入茶坊裡來王婆道大官人稀行好幾個月不見面西門慶笑將起來去身邊摸出一兩來銀子遞與王婆說道乾娘權收了做茶錢婆子笑道何消得許多西門慶道只顧放着婆子暗暗地喜歡道來了這刷子當敗且把銀子來藏了便道老身看大官人有些渴吃箇寬煎葉兒茶如何西門慶道乾娘如何便猜得着婆子道有恁麼難猜自古入門休問榮枯事觀着容顏便得知老身異樣蹺蹊作怪的事都猜得着西門慶道我有一件心上的事乾娘若猜的着時輸與你五兩銀子王婆笑道老娘也不消三智五猜只一智便猜箇十分大官人你把耳朵來你這兩日腳步緊赶趁得頗以定是記

掛着隔壁那箇人我這猜如何西門慶笑起來道乾娘你端的智賽隋何機强陸賈不瞞乾娘說我不知怎地吃他那日又簫子時見了這一面却似收了我三魂七魄的一般只是沒做箇道理入脚處不知你會弄手段麽王婆哈哈的笑起來道老身不瞞大官人說我家賣茶叫做鬼打更三年前六月初三下雪的那一日賣了一個泡茶直到如今不發市專一靠些雜趁養口西門慶問道怎地叫做雜趁王婆笑道老身爲頭是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西門慶道乾娘端的與我說得這件事成便送十兩銀子與你做棺材本王婆道大官人你聽我說但凡捱光的兩個字最難要五

說出便沒關目無味亦

件事俱全方纔行得第一件潘安的貌第二件驢的大行貨第三件要似鄧通有錢第四件小就要綿裏針忍耐第五件要閑工夫此五件喚做潘驢鄧小閑五件俱全此事便獲着西門慶道實不瞞你說這五件事我都有些第一我的面兒雖比不得潘安也充得過第二我小時也曾養得好大龜第三我家裡也頗有貫伯錢財雖不及鄧通也頗得過第四我最耐得他便打我四百頓休想我回他一拳第五我最有閑工夫不然如何來的恁頻乾娘你只作成我完備了時我自重重的謝你有詩爲証

西門浪子意猖狂　死下工夫戲女娘　虧殺賣茶王老母　生教巫女就襄王

容與堂藏板

西門慶意已在言表王婆道大官人雖然你說五件事都全我知道還有一件事打攪也多是劄地不得西門慶說你且道甚麼一件事打攪王婆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但凡捱光最難十分光時使錢到九分九釐也有難成就處我知你從來慳吝不肯胡亂便使錢只這一件打攪西門慶道這箇極容易醫治我只聽你的言情便了王婆道若是大官人肯使錢時老身有一條計便教大官人和這雌兒會一面只不知官人肯依我麼西門慶道不揀怎地我都依你乾娘有甚妙計王婆笑道今日晚了且回去過半年三個月却來商量西門慶便跪下道乾娘休要撒科你作成我則個王婆笑道大官人却又慌了老身那條計

是個上着雖然入不得武成王廟端的强如孫武子教女兵十捉九着大官人我今日對你說這箇人原是清河縣大戶人家討來的養女却做得一手好針線大官人你便買一疋白綾一疋藍袖一疋白絹再用十兩好綿都把來與老身我却走將過去問他討茶吃却與這雌兒說道有個施主官人與我一套送終衣料特來借曆頭央及娘子與老身揀個好日去請箇裁縫來做他若見我這般說不采我時此事便休了他若說我替你做不要我叫裁縫時這便有一分光了我便請他家來做他若說將來我家裡做不肯過來此事便休了他若歡天喜地說我來做就替你裁這光便有二分了若是肯來我這里做時却要安排

些酒食點心請他第一日你也不要來第二日他若說不便當時定要將家去做此事便休了他若依前肯過我家做時這光便有三分了這一日你也不要來到第三日晌午前後你整整齊齊打扮了來咳嗽爲號你便在門前說道怎地連日不見王乾娘我便出來請你入房裡來若是他見你入來便起身跑了歸去難道我拖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見你入來不動身時這光便有四分了坐下時便對雌兒說道這個便是與我衣料的施主官人虧殺他我誇大官人許多好處你便賣弄他的針線若是他不來攪擾應荅此事便休了他若口裡應荅說話時這光便有五分了我却說道難得這個娘子與我作成出手做虧殺你

兩個施主一個出錢的一個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央
難得這個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
洗手你便取出銀子來央我買若是他抽身便走時不成
扯住他此事便休了他若是不動身時事務易成這光便
有六分了我若拿了銀子瞞出門對他道有勞娘子相待
大官人坐一坐他若也起身走了家去時我却難道阻當
他此事便休了若是他不起身走動時此事又好了這光
便有七分了等我買得東西來擺去卓子上我便道娘子
且收拾生活喫一杯兒酒難得這位官人壞鈔他若不肯
和你同卓吃時走了回去此事便休了若是他只口裡說
要去却不動身時此事又好了這光便有八分了待他喫

的酒濃時正說得入港我便推道沒了酒再叫你買你便又央我去買我只做去買酒把門拽上關你和他兩個在裡面他若焦燥跑了歸去此事便休了他由我拽上門不焦燥時這光便有九分了只欠一分光了便完就這一分倒難大官人你在房裡着幾句甜淨的話兒說將入去你却不可燥暴便去動手動脚打攪了事那時我不管你先假做把袖子在卓上拂落一雙筯去你只做去地下拾筯將手去他脚上捏一捏他若鬧將起來我自來苔救此事也便休了再也難得成若是他不做聲時此是十分光了他必然有意這十分事做得成這條計策如何西門慶聽能大喜道雖然上不得凌煙閣端的好計王婆道不要

忘了許我的十兩銀子西門慶道但得一片橘皮喫莫便忘了洞庭湖這條計幾時可行王婆道只在今晚便有回報我如今趁武大未歸走過去細細地說誘他你却便使人將綾紬絹疋并綿子來西門慶道得乾娘完成得這件事如何敢失信作別了王婆便去市上紬絹舖裡買了綾紬絹段并十兩清水好綿家裡叫個伴當取包袱包了帶了五兩碎銀逕送入茶坊裡王婆接了這物分付伴當回去正是

兩意相交似蜜脾　王婆撮合更稀奇　安排十件挨光事　管取交歡不負期

這王婆開了後門走過武大家裡來那婦人接着請去樓

上坐地那王婆道娘子怎地不過貧家吃茶那婦人道便是這幾日身體不快懶走去的王婆道娘子家裡有腐日麽借與老身看一看要選個裁衣日那婦人道乾娘裁甚麽衣裳王婆道便是老身十病九痛怕有些山高水低頭先要製辦些送終衣服難得近處一個財主見老身這般說布施與我一套衣料綾紬綢段又與若干好綿放在家裡一年有餘不能勾做今年覺道身體好生不濟又撞着如今閏月趁這兩日要做又被那裁縫勒捎只推生活忙不肯來做老身說不得這等苦那婦人聽了笑道只怕奴家做得不中乾娘意若不嫌時奴出手與乾娘做如何那婆子聽了這話堆下笑來說道若得娘子貴手做時老身

此事乾有一線可通了

便死來也得好處去久聞得娘子好手針線只是不敢來相央那婦人道這個何妨得既是許了乾娘務要與乾娘做了將曆頭去叫人揀箇黃道好日奴便與你動手王婆道若是娘子肯與老身做時娘子是一點福星何用選日老身也前日央人看來說道明日是個黃道好日老身只道裁衣不用黃道日了不記他那婦人道歸壽衣正要黃道日好何用別選日王婆道既是娘子肯作成老身時大膽只是明日起動娘子到寒家則個那婦人道乾娘不必將過來做不得王婆道便是老身也要看娘子做生活則箇又怕家裡沒人看門前那婦人道既是乾娘恁地說時我明日飯後便來那婆子千恩萬謝下樓去了當晚回復

了西門慶的話約定後日准來當夜無話次日清早王婆收拾房裡乾淨了買了些線索安排了些茶水在家裡等候且說武大吃了早飯打當了擔兒自出去做道路那婦人把簾兒掛了從後門走過王婆家裡來那婆子歡喜無限接入房裡坐下便濃濃地點盞茶撒上些松子胡桃遞與這婦人吃了抹得卓子乾淨便將出那綾紬絹段來婦人將尺量了長短裁得完備便縫起來婆子看了口裡不住聲假喝采道好手段老身也活了六七十歲眼裡眞個不曾見這般好針線那婦人縫到日中王婆便安排些酒食請他下了一筋麵與那婦人吃了再縫了一歇將次晚來便收拾起生活自歸去恰好武大歸來挑着空擔兒進

門那婦人拽開門下了簾子武大入屋裡來看見老婆面色微紅便問道你那里喫酒來那婦人應道便是間壁王乾娘央我做送終的衣裳日中安排些點心請我武大道呵呀不要喫他的我們也有央及他處他便央你做得件把衣裳你便自歸來吃些點心不值得攪惱他你明日倘或再去做時帶了些錢在身邊也買些酒食與他回禮常言道遠親不如近隣休要失了人情他若是不肯要你還禮時你便只是拏了家來做去還他那婦人聽了當晚無話有詩爲証

阿母牢籠設計深　大郎愚鹵不知音　帶錢買酒酬奸詐　却把婆娘自送人

且說王婆子設計已定嫌潘金蓮來家次日飯後武大自出去了王婆便使過來相請去到他房裡取出生活一面縫將起來王婆自一邊點茶來吃了不在話下看看日中那婦人取出一貫錢付與王婆說道乾娘奴和你買杯酒吃王婆道呵呀那里有這個道理老身央及娘子在這里做生活如何顛倒教娘子壞錢婆子的酒食不到的吃傷了娘子那婦人道却是拙夫分付奴來若還乾娘見外時只是將了家去做還乾娘那婆子聽了連聲道大郎直恁地曉事直頭既然娘子這般說時老身權且收下這婆子生怕打攪了這事自又添錢去買些好酒好食希奇菓子來慇懃相待看官聽說但凡世上婦人由你十八分精細

被人小意兒過縱十箇九箇着了道兒再說王婆安排了點心請那婦人吃了酒食再縫了一歇看看晚來千恩萬謝歸去了話休絮煩第三日早飯後王婆只張武大出去了便走過後頭來叫道娘子老身大膽那婦人從樓上下來道奴却待來也兩個廝見了來到王婆房裡坐下取過生活來縫那婆子隨即點盞茶來兩個吃了那婦人看看縫到晌午前後却說西門慶巴不到這一日裹了頂新頭巾穿了一套整整齊齊的衣服帶了三五兩碎銀子逕投這紫石街來到得茶坊門首便咳嗽道王乾娘連日如何不見那婆子瞧科便應道兀誰叫老娘西門慶道是我那婆子道出來看了笑道我只道是誰却原來是施主大官

人你來得正好且請你入去看一看把西門慶袖子一拖拖進房裡看着那婦人道這個便是那施主與老身這衣料的官人西門慶見了那婦人便唱箇喏那婦人慌忙應道是是放下生活還了萬福王婆却借着這婦人對西門慶道難得官人與老身段疋放了一年不曾做得如今又虧殺這位娘子出手與老身做成全了眞箇是布機也似好針線又密又好其實難得大官人你且看一看西門慶把起來看了喝采口裏說道這位娘子怎地傳得這手好生活神仙一般的手段那婦人笑道官人休笑話西門慶問王婆道乾娘不敢問這位是誰家宅上娘子王婆道大官人你猜西門慶道小人如何猜得着王婆吟吟的笑道

便是間壁的武大郎的娘子西門慶道原來却是武大郎的娘子小人只認的大郎是個養家經紀人且是在街上做些買賣大大小小不曾惡了一個人又會撰錢又且好性格眞箇難得這等人王婆道可知里娘子自從嫁得這個大郎但是有事百依百隨那婦人應道拙夫是無用之人官人休要笑話西門慶道娘子差矣古人道柔軟是立身之本剛强是惹禍之胎似娘子的大郎所爲良善時萬丈水無涓滴漏王婆打着獵鼓兒道說的是西門慶獎了一回便坐在婦人對面王婆又道娘子你認的這個官人麽那婦人道奴不認的婆子道這箇大官人是這本縣一個財主知縣相公也和他來往叫做西門大官人萬萬貫錢

貯開着個生藥舖在縣前家裡錢過北斗米爛成倉赤的是金白的是銀圓的是珠光的是寶也有犀牛頭上角亦有大象口中牙那婆子只顧誇獎西門慶口裏假嚐那婦人就低了頭縫針線有詩爲証

水性從來是女流　背夫常與外人偷　金蓮心愛西門慶　婬蕩春心不自由

西門慶得見潘金蓮十分情思恨不就做一處王婆便去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說道娘子相待大官人則管吃罷茶便覺有些眉目送情王婆看着西門慶把一隻手在臉上摸西門慶心裡瞧科已知有五分了自古風流茶說合酒是色媒人王婆便道大官人

不來時老身也不敢來宅上相請一者緣法二乃來得恰好常言道一客不煩二主大官人便是出錢的這位娘子便是出力的不是老身路岐相煩難得這位娘子在這里官人好做個主人替老身與娘子澆手西門慶道小人也見不到這里有銀子在此便取出來和帕子遞與王婆備辦些酒食那婦人便道不消生受得口裡說却不動身王婆將了銀子便去那婦人又不起身婆子便出門又道有勞娘子相陪大官人坐一坐那婦人道乾娘免了却亦是不動身也是因緣却都有意了西門慶這厮一雙眼只看着那婦人這婆娘也把眼偷瞧西門慶見了這表人物心中倒有五七分意了又低着頭自做生活不多時王婆買

了些見成的肥鵝熟肉細巧菓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菓子菜蔬盡都裝了搬來房裡卓子上看着那婦人道娘子且收拾過生活喫一杯兒酒那婦人道乾娘自便相待大官人奴却不當那婆子道正是專與娘子澆手如何却說這話王婆將盤饌都擺在卓子上三人坐定把酒來斟這西門慶拏起酒盞來說道娘子滿飲此杯那婦人謝道多感官人厚意王婆道老身知得娘子洪飲且請開懷吃兩盞兒有詩爲証

從來男女不同筵　賣俏迎奸最可憐　不獨文君奔司馬　西門慶亦偶金蓮可笑

却說那婦人接酒在手那西門慶拏起筯來道乾娘替我

勸娘子請些個那婆子揀好的遞將過來與那婦人吃一連斟了三巡酒那婆子便去盛酒來西門慶道不敢動問娘子青春多少那婦人應道奴家虛度二十三歲西門慶道小人痴長五歲那婦人道官人將天比地王婆便插口道好箇精細的娘子不惟做得好針線諸子百家皆通西門慶道却是那里去討武大郎好生有福王婆便道不是老身說是非大官人宅裡枉有許多那里討一箇赶得上這娘子的西門慶道便是這等一言難盡只是小人命薄不曾招得一箇好的王婆道大官人先頭娘子須好西門慶道休說若是我先妻在時却不恁地家無主屋倒竪如今枉自有三五七口人喫飯都不管事那婦人問道官人

恁地時歿了大娘子得幾年了西門慶道說不得小人先妻是微末出身却倒百伶百俐是件都替的小人如今不幸他歿了已得三年家裡的事都七顛八倒爲何小人只是走了出來在家裡時便要毆氣那婆子道大官人休怪老身直言你先頭娘子也沒有武大娘子這手針線西門慶道便是小人先妻也沒此娘子這表人物那婆子笑道官人你養的外宅在東街上如何不請老身去吃茶西門慶道便是唱慢曲兒的張惜惜我見他是路岐人不喜歡婆子又道官人你和李嬌嬌却長久西門慶道這箇人兒今取在家裡若得他會當家時自冊正了他多時王婆道若有這般中的官人意的來宅上說沒妨事麼西門慶道

我的爹娘俱已沒了我自主張誰敢道個不字王婆道我自說要急切那里有中得官人意的西門慶道做甚麼了便沒只恨我夫妻緣分上薄自不撞着西門慶和這婆子一遞一句說了一回王婆便道正好吃酒却又沒了官人休怪老身差撥再買一瓶兒酒來吃如何西門慶道我手帕裡有五兩來碎銀子一發撒在你處要吃時只顧取來多的乾娘便就收了那婆子謝了官人起身踅這粉頭時三鍾酒落肚鬨動春心又自兩個言來語去都有意了只低了頭却不起身那婆子滿臉堆下笑來說道老身去取瓶兒酒來與娘子再吃一杯兒有勞娘子相待大官人坐一坐注子裡有酒沒便再篩兩盞兒和大官人吃老身直

去縣前邪家有好酒買一瓶來有好歌兒擔閣那婦人口裡說道不用了坐着却不動身婆子出到房門前便把索兒縛了房門却來當路坐了手裡一頭績着緒且說西門慶自在房裡便斟酒來勸那婦人却把袖子在卓上一拂把那雙筯拂落地下也是緣法湊巧那雙筯正落在婦人脚邊西門慶連忙蹲身下去拾只見那婦人尖尖的一雙小脚兒正遶在筯邊西門慶且不拾筯便去那婦人綉花鞋兒上捏一把那婦人便笑將起來說道官人休要囉唣你有心奴亦有意你眞個要勾搭我西門慶便跪下道只是娘子作成小生那婦人便把西門慶摟將起來當時兩個就王婆房裡脫衣解帶共枕同歡正似

必了。子。不。

交頸鴛鴦戲水並頭鸞鳳穿花喜孜孜連理枝生美甘甘同心帶結將朱唇緊貼把粉面斜偎羅襪高挑尽膊上露一彎新月金釵倒溜枕頭邊堆一朵烏雲誓海盟山搏弄得千般旖旎羞雲怯雨操搓的萬種妖嬈恰恰鶯聲不離耳畔津津甜唾笑吐舌尖楊柳腰脉脉春濃櫻桃口呀呀氣喘星眼朦朧細細汗流香玉顆酥胸蕩樣涓涓露滴牡丹心直饒匹配眷姻偕眞實偷期滋味美

當下二人雲雨纔罷正欲各整衣襟只見王婆推開房門入來說道你兩個做得好事西門慶和那婦人都吃了一驚那婆子便道好呀好呀我請你來做衣裳不曾叫你來

也不必自然他來只是要在西門慶面前邀功耳

偷漢子武大得知須連累我不若我先去出首回身便走
妙
那婦人扯住褲兒道乾娘饒恕則個西門慶道乾娘低聲
王婆笑道若要我饒恕你們都要依我一件事那婦人便
道休說一件便是十件奴也依乾娘王婆道你從今日爲
始瞞着武大每日不要失約負了大官人我便罷休若是
一日不來我便對你武大說那婦人道只依着乾娘便了
王婆又道西門大官人你自不用老身說得這十分好事
已都完了所許之物不可失信你若負心我也要對武大
不必當面說
說西門慶道乾娘放心並不失信三人又吃幾杯酒已是
下午的時分那婦人便起身道武大那廝將歸來奴自回
去便是過後門歸家先去下了簾子武大恰好進門已說

王婆看着西門慶道好手段麽西門慶道端的虧了乾娘我到家裡便取一錠銀送來與你所許之物豈可昧心王婆道眼望旌節至專等好消息不要叫老身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西門慶笑了去不在話下那婦人自當日爲始每日踅過王婆家裡來和西門慶做一處恩情似漆心意如膠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傳千里不到半月之間街坊鄰舍都知得了只瞞着武大一個不知有詩爲証

好事從來不出門　惡言醜行便彰聞　可憐武大親妻子　暗與西門作細君

斷章句話分兩頭且說本縣有箇小的年方十五六歲本身姓喬因爲做軍在鄆州生養的就取名叫做鄆哥家中

止有一箇老爹那小廝生的乖覺自來只靠縣前這許多酒店裡賣些時新菓品如常得西門慶賞發他些盤纏其日正尋得一籃兒雪梨提着來遶街尋問西門慶又有一等的多口人說道鄆哥你若要尋他我教你一處去尋鄆哥道聒噪阿叔叫我去尋得他見撰得三五十錢養活老爹也好那多口道西門慶他如今刮上了賣炊餅的武大老婆每日只在紫石街上王婆茶坊裡坐地這早晚多定正在那里你小孩兒家只顧撞入去不妨那鄆哥得了這話謝了阿叔指教這小猴子提了籃兒一直望紫石街走來逕奔入茶坊裡去却好正見王婆坐在小凳兒上續緒鄆哥把籃兒放下看着王婆道乾娘拜揖那婆子問道鄆

哥你來這里做甚麼鄆哥道要尋大官人撰三五十錢養活老爹婆子道甚麼大官人鄆哥道乾娘倩知是那箇便只是他那箇婆子道便是大官人也有箇姓名鄆哥道便是兩箇字的婆子道甚麼兩箇字的鄆哥道乾娘只是要作耍我要和西門大官人說句話望裡面便走那婆子一把揪住道小猴子那里去人家屋裡各有內外鄆哥道我去房裡便尋出來王婆道含鳥猢猻我屋裡那得甚麼西門大官人鄆哥道乾娘不要獨吃自呵也把些汁水與我呷一呷我有甚麼不理會得婆子便罵道你那小猢猻理會得甚麼鄆哥道你正是馬蹄刀木杓裡切菜水泄不漏半點兒也沒得落地直要我說出來只怕賣炊餅的哥哥

寧壽堂藏板

發作那婆子吃了他這兩句道着他眞病心中大怒喝道
含鳥猢猻也來老娘屋裡放屁辣臊鄆哥道我是小猢猻
你是馬泊六那婆子揪住鄆哥鑿上兩箇栗暴鄆哥叫道
做甚麼便打我婆子罵道賊猢猻高則聲大耳刮子打出
你去鄆哥道老咬蟲沒事得便打我這婆子一頭又一頭
大栗暴鑿直打出街上去雪梨籃兒也丟出去那籃雪梨
四分五落滾了開去這小猴子打那虔婆不過一頭罵一
頭哭一頭走一頭街上拾梨兒指着那王婆茶坊裡罵道
老咬蟲我教你不要慌我不去說與他不做出來不信提
了籃兒逕奔去尋這箇人不是鄆哥來尋這箇人却正是
從前作過事沒興一齊來直教險道神脫了衣冠小鄆哥

尋出患害畢竟這鄆哥尋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說淫婦便象箇淫婦說烈漢便象箇烈漢說呆子便象箇呆子說馬泊六便象箇馬泊六說小猴子便象箇小猴子但覺讀一過分明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光景在眼淫婦烈漢呆子馬泊六小猴子聲音在耳不知有所謂語言文字也何物文人有此肺腸有此手眼若令天地間無此等文字天地亦寂寞了也不知太史公堪作此衙官否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四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一
作者=
页数=791
SS号=10428090
出版日期=1975年04月第1版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I 242.4
1
3:2

857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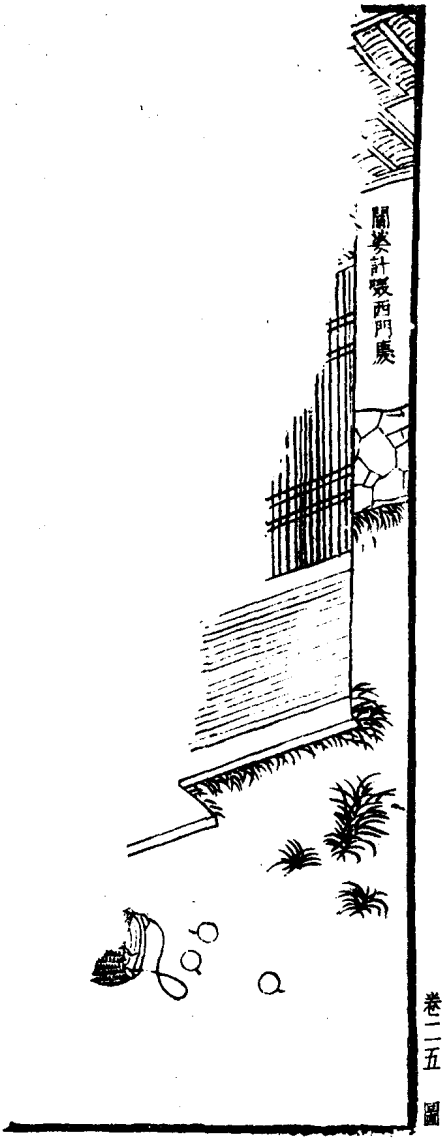
明容與堂

水滸傳

二

北京圖書館藏

A 109410


關婆許張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半。胸。句。非。一。般。句。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第二十五回

王婆計啜西門慶　淫婦藥鴆武大郎

詩曰

可惟狂夫戀野花　因貪淫色受波查　亡身喪已皆。因此　破業傾資總爲他　半胸風流有何益　一般。滋味不。須誇。　他時禍起蕭墻內　血汚遊魂更可嗟

話說當下鄆哥被王婆打了這幾下心中沒出氣處提了雪梨籃兒一逕逃來街上直來尋武大郎轉了兩條街只見武大挑着炊餅擔兒正從那條街上來鄆哥見了立住了脚看着武大道這幾時不見你怎麽吃得肥了武大歇

一箇尖 一箇呆 遍真 遍真

下擔兒道我只是這般模樣有甚麼吃得肥處鄆哥道我前日要糴此三麥稃一地里沒糴處人都道你屋裡有武大道我屋裡又不養鵝鴨那里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你怎地棧得肥胳胳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煮你在鍋裡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偷漢子我如何是鴨鄆哥道你老婆不偷漢子只偷子漢武大扯住鄆哥道還我主來鄆哥道我笑你只會扯我却不咬下他左邊的來武大道好兄弟你對我說是兀誰我把十箇炊餅送你鄆哥道炊餅不濟事你只做箇小主人請我吃三杯我便說與你武大道你會吃酒跟我來武大挑了擔兒引着鄆哥到一箇小酒店裡歇了擔兒拿

了幾箇炊餅買了些肉討了一旋酒請鄆哥吃那小廝又
道酒便不要添了肉再切幾塊來武大道好兄弟你且說
與我則箇鄆哥道且不要慌等我一發吃了却說與你你
却不要氣苦我自幫你打捉武大看那猴子吃了酒肉道
你如今却說與我鄆哥道你要得知把手來摸我頭上胘
膞武大道却怎地來有這胘膞鄆哥道我對你說我今日
將這一籃雪梨去尋西門大郎做一小勾子一地里沒尋
處街上有人說道他在王婆茶房裡和武大娘子勾搭上
了每日只在那里行走我指望去撰三五十錢使叫耐那
王婆老豬狗不放我去房裡尋他大栗暴打我出來我特
上來尋你我方纔把兩句話來激你我不激你時你須不

來問我武大道眞箇有這等事鄆哥道又來了我道你是這般的鳥人那厮兩箇落得快活只等你出來便在王婆房裡做一處你兀自問道眞箇也是假武大聽罷道兄弟我實不瞞你說那婆娘每日去王婆家裡做衣裳歸來時便臉紅我自也有些疑忌這話正是了我如今寄了擔兒便去捉姦如何鄆哥道你老大一箇人原來沒些見識那王婆老狗什麼利害怕人你如何出得他手他須三人也有箇暗號見你入來拿他把你老婆藏過了那西門慶須了得打你這般二十來箇若捉他不着干吃他一頓拳頭他又有錢有勢反告了一紙狀子你便用吃他一場官司又沒人做主乾結果了你武大道兄弟你都說得是却怎

全賣知道鄆哥道我吃那老豬狗打了也沒出氣處也不為武大也不為西門慶只是要出王婆這口氣耳妙妙

地出得這口氣鄆哥道我吃那老豬狗打了也沒出氣處我教你一着你今日晚些歸去都不要發作也不可說自只做每日一般明朝便來做些炊餅出來賣我自在巷口等你若是見西門慶入去時我便來叫你你便挑着擔兒只在左近等我我便先去惹那老狗必然打我時我先將籃兒丟出街來你却搶來我便一頭頂住那婆子你便只顧逕入房裡去叫起屈來此計如何武大道既是如此却是虧了兄弟我有數貫錢與你把去糴米明日早早來紫石街巷口等我鄆哥得了數貫錢幾箇炊餅自去了武大還了酒錢挑了擔兒自去賣了一遭歸去原來這婦人往常時只是罵武大百般的欺負他近日來也自知無禮只

得窩盤他些箇當晚武大挑了擔兒歸家也只和每日一般並不說起那婦人道大哥買盞酒吃武大道却纔和一般經紀人買三碗吃了那婦人安排晚飯與武大吃了當夜無話次日飯後武大只做三兩扇炊餅安在擔兒上這婦人一心只想着西門慶那里來理會武大做多做少當日武大挑了擔兒自出去做買賣這婦人巴不能勾他出去了便踅過王婆房裡來等西門慶且說武大挑着擔兒出到紫石街巷口迎見鄆哥提着籃兒在那里張望武大道知何鄆哥道早些箇你且去賣一遭了來他七八分來了你只在左近處伺候武大雲飛也去賣了一遭回來鄆哥道你只看我籃兒撇出來你便逕入去武大自把擔兒

寄了不在話下

虎有倀兮鳥有媒　暗中牽陷恣施爲　鄆哥指計西門慶　他日分屍竟莫支（要他命那）

却說鄆哥提着籃兒走入茶坊裡來罵道老猪狗你昨日做甚麽便打我那婆子舊性不改便跳起身來喝道你這小砌磡老娘與你無干你做甚麽又來罵我鄆哥道便罵你這馬泊六做牽頭的老狗直甚麽屁那婆子大怒揪住鄆哥便打鄆哥叫一聲你打我把籃兒丟出當街上來那婆子却待揪他被這小猴子叫聲你打時就把王婆腰裡帶箇住看着婆子小肚上只一頭撞將去爭些了跌倒却得壁子碍住不倒那猴子死頂住在壁上只見武大裸起

惡則惡矣似似也却惡

衣裳大踏步直搶入茶房裡來那婆子見了是武大來意待要攔當時却被這小猴子死命頂住那里肯放婆子只叫得武大來也那婆娘正在房裡做手脚不迭先逕來頂住了門這西門慶便鑽入牀底下躲去武大搶到房門邊用手推那房門時那里推得開口裡只叫得做得好事那婦人頂住着門慌做一團口裡便說道閙常時只如鳥嘴賣弄殺好拳棒急上場時便沒些用見箇紙虎也嚇一交那婦人這幾句話分明教西門慶來打武大奪路了走西門慶在牀底下聽了婦人這幾句言語提醒他這箇念頭便鑽出來說道娘子不是我沒本事一時間沒這智量便來扳開門叫聲不要來武大却待要揪他被西門慶早飛

沒工夫一說話

起右脚武大矮短正踢中心窩裡撲地望後便倒了西門慶見踢倒了武大打鬧裡一直走了鄆哥見不是話頭撒了王婆撒開街坊鄰舍都知道西門慶了得誰敢來多管王婆當時就地下扶起武大來見他口裏吐血面皮臘查也似黃了便叫那婦人出來舀碗水來救得甦醒兩箇上下肩廝掺着便從後門扶歸樓上去安排他牀上睡了當夜無話次日西門慶打聽得沒事依前自來和這婦人做一處只指望武大自死武大一病五日不能勾起更兼要湯不見要水不見每日叫那婦人不應又見他濃粧艷抹了出去歸來時便面顏紅色武大幾遍氣得發昏又沒人來采着武大叫老婆來分付道你做的勾當我親手來捉着

你姦你倒挑撥姦夫踢了我心至今求生不生求死不死你們却自去快活我死自不妨和你們爭不得了我的兄弟武二你須得知他性格倘或早晚歸來他肯干休你若肯可憐我早早扶侍我好了他歸來時我都不提你若不肯覷我時待他歸來却和你們說話這婦人聽了這話也不回言却踅過來一五一十都對王婆和西門慶說了那西門慶聽了這話却似提在水窖子裡說道若也我須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清河縣第一箇好漢我如今却和你眷戀日久情乎意合却不恁地理會如今這等說時正是怎地好却是若也王婆冷笑道我倒不曾見你是箇把柁的我是趂船的我倒不慌你倒慌了手脚西門

慶道我枉自做了男子漢到這般去處却擺布不開你有甚麼主見遮藏我們則箇王婆道你們却要長做夫妻短做夫妻西門慶道乾娘你且說如何是長做夫妻短做夫妻王婆道若是短做夫妻你們只就今日便分散等武大將息好了起來與他陪了話武二歸來都沒言語待他再差使出去却再來相約這是短做夫妻你們若要長做夫妻每日同一處不擔驚受怕我却有一條妙計只是難教你西門慶道乾娘周全了我們則箇只要長做夫妻王婆道這條計用着件東西別人家裡都沒天生天化大官人家裡却有西門慶道便是要我的眼睛也剜來與你却是甚麼東西王婆道如今這搗子病得重趁他狠狽裡便好

真啪啪這

下手大官人家裡取些砒霜來却教大娘子自去贖一帖心疼的藥來把這砒霜下在裡面把這矮子結果了一把火燒得乾乾淨淨的沒了踪跡便是武二回來待敢怎地自古道嫂叔不通問初嫁從親再嫁由身阿叔如何管得暗地裏來往半年一載便好了等待夫孝滿日大官人娶了家去這箇不是長遠夫妻諧老同歡此計如何西門慶道乾娘此計神妙自古道欲求生快活須下死工夫罷罷罷一不做二不休王婆道可知好里這是斬草除根萌芽不發若是斬草不除根春來萌芽再發官人便去取些砒霜來我自教娘子下手事了時却要重重的謝我西門慶道這箇自然不消你說有詩爲証

雲情雨意兩綢繆　戀色迷花不肯休　畢竟難逃天
地眼　武松還砍二人頭

且說西門慶去不多時包了一包砒霜來把與王婆收了
這婆子却看着那婦人道大娘子我教你下藥的法度如
今武大不對你說道教你看活他你便把些小意兒貼戀
他他若問你討藥吃時便把這砒霜調在心痛藥裡待他
一覺身動你便把藥灌將下去却便走了起身他若毒藥
轉時必然腸胃迸斷大叫一聲你却把被只一蓋都不要
人聽得預先燒下一鍋湯煮着一條抹布他若毒藥發時
必然七竅內流血口唇上有牙齒咬的痕跡他若放了命
便揭起被來却將煮的抹布一揩都沒了血跡便入在棺

材裡扛出去燒了有甚麼鳥事那婦人道好却是好只是奴手軟了臨時安排不得屍首王婆道這個容易你只敲壁子我自過來攛掇你西門慶道你們用心整理明日五更來討回報西門慶說罷自去了王婆把這砒霜用手捻爲細末把與那婦人拿去藏了那婦人却楚將歸來到樓上看武大時一絲沒兩氣看看待死那婦人坐在牀邊假哭武大道你做甚麼來哭那婦人拭着眼淚說道我的一時間不是了乞那厮局騙了誰想却踢了你這腳我問得一處好藥我要去贖來醫你又怕你疑忌了不敢去取武大道你救得我活無事了一筆都勾並不記懷武二家來亦不提起快去贖藥來救我則箇那婦人拿了些銅錢逕

來王婆家裡坐地却叫王婆去贖了藥來把到樓上教武大看了說道這貼心疼藥太醫叫你半夜裡吃吃了倒頭把一兩牀被發些汗明日便起得來武大道却是好也生受大嫂今夜醒睡些箇半夜裡調來我吃那婦人道你自放心睡我自伏侍你看看天色黑了那婦人在房裡點上碗燈下面先燒了一大鍋湯拏了一片抹布煮在湯裡聽那更鼓時却好正打三更那婦人先把毒藥傾在盞子裡却舀一碗白湯把到樓上叫聲大哥藥在那里武大道在我蓆子底下枕頭邊你快調來與我吃那婦人揭起蓆子將那藥抖在盞子裡把那藥貼安了將白湯充在盞內把頭上銀牌兒只一攪調得勻了左手扶起武大右手把藥

便灌武大呷了一口說道大嫂這藥好難吃那婦人道只要他醫治得病管甚麼難吃武大再呷第二口時被這婆娘就勢只一灌一盞藥都灌下喉嚨去了那婦人便放倒武大慌忙跳下牀來武大哎了一聲說道大嫂吃下這藥去肚裏倒疼起來苦呀苦呀倒當不得了這婦人便去腳後扯過兩牀被來匹臉只顧蓋武大叫道我也氣悶那婦人道太醫分付教我與你發些汗便好得快武大再要說時這婦人怕他掙扎便跳上牀來騎在武大身上把手緊緊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些鬆正似

油煎肺腑火燎肝腸心窩裡如雪刃相侵滿腹中似刀亂攪痛剛剛煙生七竅直挺挺鮮血模糊渾身冰冷

口內涎流牙關緊咬三鬼枉赴死城中喉管枯乾七鬼
扳望鄉臺上地獄新添食毒鬼陽間沒了捉姦人 刪
那武大當時哎了兩聲喘息了一回腸胃迸斷嗚呼哀哉
身體動不得了那婦人揭起被來見了武大咬牙切齒七
竅流血怕將起來只得跳下牀來敲那壁子王婆聽得走
過後門頭咳嗽那婦人便下樓來開了後門王婆問道了
也未那婦人道了便了了只是我手腳軟了安排不得王
婆道有甚麼難處我幫你便了那婆子便把衣袖捲起舀
了一桶湯把抹布撇在裏面掇上樓來捲過了被先把武
大嘴邊唇上都抹了却把七竅淤血痕跡拭淨便把衣裳
蓋在屍上兩箇從樓上一步一蓉扛將下來就樓下將扇

舊門停了與他梳了頭戴上巾幘穿了衣裳取雙鞋襪與他穿了將片白絹蓋了臉揀牀乾淨被蓋在死屍身上却上樓來收拾得乾淨了王婆自轉將歸去了那婆娘却號號地假哭起養家人來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婦人哭有三樣哭有淚有聲謂之哭有淚無聲謂之泣無淚有聲謂之號當下那婦人乾號了半夜次早五更天色未曉西門慶逕來討信王婆說了備細西門慶取銀子把與王婆教買棺材津送就呼那婦人商議這婆娘過來和西門慶說道我的武大今日已死我只靠着你做主西門慶道這箇何須得你說費心王婆道只有一件事最要緊地方上圖頭何九叔他是箇精細的人只怕他看出破綻不肯殮

西門慶道這箇不妨我自分付他便了他不肯違我的言語王婆道大官人便用去分付他不可遲悞西門慶去了到天大明王婆買了棺材又買些香燭紙錢之類歸來與那婦人做羹飯點起一對隨身燈隣舍坊廂都來吊問那婦人虛掩着粉臉假哭衆街坊問道大郎因甚病患便死了那婆娘答道因患心疼病症一日日越重了看看不能勾好不幸昨夜三更死了又哽哽咽咽假哭起來衆隣舍明知道此人死得不明不敢死問他只自人情勸道死自死了活得自安過娘子省煩惱那婦人只得假意兒謝了衆人各自散了王婆取了棺材去請團頭何九叔但是入殮用的都買了并家裡一應物件也都買了就叫了兩箇

和尚晚些伴靈多樣時何九叔先揍幾箇火家來整頓且說何九叔到巳牌時分慢慢地走出來到紫石街巷口迎見西門慶叫道九叔何往何九叔答道小人只去前面殮這賣炊餅的武大郎屍首西門慶道借一步說話則箇何九叔跟着西門慶來到轉角頭十箇小酒店裡坐下在閣兒內西門慶道何九叔請上坐何九叔道小人是何者之人對官人一處坐地西門慶道九叔何故見外且請坐二人坐定叫取瓶好酒來小二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按酒之類延便飾酒何九叔心中疑忌想道這人從來不曾和我吃酒今日這杯酒必有蹺蹊兩箇吃了一箇時辰只見西門慶去袖子裡摸出一錠十兩銀子放在卓上說道九叔

休嫌輕微明日別有酬謝何九叔又手道小人無半點用功効力之處如何敢受大官人見賜銀兩若是大官人便有使令小人處也不敢受西門慶道九叔休要見外請收過了却說何九叔道大官人但說不妨小人依聽西門慶道別無甚事少刻他家也有些辛苦錢只是如今殮武大的屍首凡百事週全一牀錦被遮蓋則箇別不多言何九叔道是這些小事有甚利害如何敢受銀兩西門慶道九叔不受時便是推却那何九叔自來懼怕西門慶是箇刁徒把持官府的人只得受了兩箇又吃了幾杯西門慶呼酒保來記了帳明日來舖裡支錢兩箇下樓一同出了店門西門慶道九叔記心不可洩漏改日別有報效分付罷

一直去了何九叔心中疑忌肚裏尋思道這件事却又作怪我自去殮武大郎屍首他却怎地與我許多銀子這件事必定有蹺蹊來到武大門前只見那幾箇火家在門首伺候何九叔問道這武大是甚病死了火家答道他家說害心疼病死了何九叔揭起簾子入來王婆接着道久等阿叔多時了何九叔應道便是有些小事絆住了脚來遲了一步只見武大老婆穿着些素淡衣裳從裏面假哭出來何九叔道娘子省煩惱可傷大郎歸天去了那婦人虛掩着淚眼道說不可盡不想拙夫心疼症候幾日子便休了撇得奴好苦何九叔上上下下看了那婆娘的模樣口裡自暗暗地道我從來只聽的說武大娘子不曾認得他

原來武大郎討着這箇老婆西門慶這十兩銀子有些來歷何九叔看着武大屍首揭起千秋旛扯開白絹用五輪八寶萬着兩點唇水眼定睛看時何九叔大叫一聲望後便倒口裏噴出血來但見指甲青唇口紫而皮黃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身如五鼓銜山月命似三更油盡燈畢竟何九叔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這回文字種種逼真第畫王婆易畫武大難畫武大易畫鄆哥難今試看眼看鄆哥處有一語不傳神寫照乎怪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五


卷二十六


武松鬧殺西門慶
美酒

第二十六回　鄆哥大鬧授官廳　武松鬬殺西門慶

詩曰

參透風流二字禪　好因緣是惡因緣　癡心做處人人愛　冷眼觀時個個嫌　野草閒花休采折　貞姿勁質自安然　山妻稚子家常飯　不害相思不損錢

話說當時何九叔跌倒在地下衆火家扶住王婆便道這是中了惡快將水來噴了兩口何九叔漸漸地動轉有些甦醒王婆道且扶九叔回家去却理會兩個火家使扇板門一逕擡何九叔到家裡大小接着就在床上睡了老婆

哭道笑欣欣出去却怎地這般歸來閒時曾不知中惡坐在床邊啼哭何九叔覷得火家都不在面前踢那老婆道你不要煩惱我自没事却纔去武大家入殮到得他巷口迎見縣前開藥舖的西門慶請我去吃了一席酒把十兩銀子與我說道所殮的屍首凡事遮蓋則個我到武大家見他的老婆是個不良的人模樣我心裡有八九分疑忌到那里揭起干秋簾看時見武大面皮紫黑七竅內津津出血唇口上微露齒痕定是中毒身死我本待聲張起來却怕他没人做主惡了西門慶却不是去撩蜂剔蠍待要胡盧提入了棺殮了武大有個兄弟便是前日景陽岡上打虎的武都頭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男子倘或早晚歸

何九叔亦驚

來此事必然要發老婆便道我也聽得前日有人說道後巷住的喬老兒子鄆哥去紫石街撦武大捉姦鬧了茶坊正是這件事了你却慢慢的訪問他如今這事有甚難處只使火家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若是停喪在家待武松歸來出殯這個便沒甚麼皂絲麻線若他便出去埋葬了也不妨若是他便要出去燒他時必有蹊蹺你到臨時只做去送喪張人眼錯拿了兩塊骨頭和這十兩銀子收着便是個老大証見他若回來不問時便罷却不留了西門慶面皮做一碗飯却不好何九叔道家有賢妻見得極明隨即叫火家分付我中了惡去不得你們便自去殮了就問他幾時出喪快來回報你得的錢鼎你們分了都

要停當與我錢鼎不可要火家聽了自來武大家入殮停
妥安靈已罷回報何九叔道他家大娘子說道只三只便
出殯去城外燒化火家各自分錢散了何九叔對老婆道
你說這話正是了我至期只去偷骨殖便了且說王婆一
力攛掇那婆娘當夜伴靈第二日請四僧念些經文第三
日早衆火家自來扛擡棺材也有幾家鄰舍街坊相送那
婦人帶上孝一路上假哭養家人來到城外化人場上便
教舉火燒化只見何九叔手裡提着一陌紙錢來到場裡
王婆和那婦人接見道九叔且喜得貴體沒事了何九叔
道小人前日買了大郎一楠籠子毋炊餅不曾還得錢特
地把這陌紙來燒與大郎王婆道九叔如此志誠何九叔

把紙錢燒了就攛掇燒化棺材王婆和那婦人謝道難得何九叔攛掇回家一發相謝何九叔道小人到處只是出熱娘子和乾娘自穩便齋堂裡去相待衆隣舍街坊小人自替你照顧使轉了這婦人和那婆子把火挾去揀兩塊骨頭揀去側邊拿去澈骨池內只一浸看那骨頭酥黑何九叔收藏了也來齋堂裡和鬧了一回棺木過了殺火收拾骨殖澈在池子裡衆鄰舍回家各自分散那何九叔將骨頭歸到家中把幅紙都寫了年月日期送喪的人名字和這銀子一處包了做個布袋兒盛着放在房裡再說那婦人歸到家中去橱子前面設箇靈牌上寫亡夫武大郎之位靈床子前點一盞琉璃燈裡面貼些經旛錢紮金銀

錢采緞之屬每日却自和西門慶在樓上任意取樂却不比先前在王婆房裡只是偷鷄盜狗之歡如今家中又沒人碍眼任意停眠整宿自此西門慶整三五夜不歸去家中大小亦各不喜歡原來這女色坑陷得人有成時必須有敗有首鶺鴒天單道這女色正是

色胆如天不自由情深意密兩綢繆只思當日同歡慶
豈想簫墻有禍憂貪快樂恣優游英雄壯士報寃仇請
看褒姒幽王事血染龍泉是盡頭處。

且說西門慶和那婆娘終朝取樂任意歌飲交得熟了却不顧外人知道這條街上遠近人家無有一人不知此事却都懼怕西門慶那廝是個刁徒潑皮誰肯來多管常言

道樂極生悲否極泰來光陰迅速前後又早四十餘日却說武松自從領了知縣言語監送車仗到東京親戚處投下了來書交割了箱籠街上閒行了幾日討了回書領一行人取路回陽穀縣來前後往回恰好將及兩個月去時新春天氣回來三月初頭於路上只覺得神思不安身心恍惚趕回要見哥哥且先去縣裡交納了回書知縣見了大喜看罷回書已知金銀寶物交得明白賞了武松一錠大銀酒食管待不必用說武松回到下處房裡換了衣服鞋襪戴上個新頭巾鎖上了房門一逕投紫石街來兩邊衆隣舍看見武松回了都吃一驚大家捏兩把汗暗暗地說道這番簫墻禍起了這個太歲歸來怎肯干休必然弄

出事來且說武松到門前揭起簾子探身入來見了靈床子寫着亡夫武大郎之位七個字呆了睜開雙眼道莫不是我眼花了叫聲嫂嫂武二歸來那西門慶正和那婆娘在樓上取樂聽得武松叫一聲驚得屁滾尿流一直遶後門從王婆家走了那婦人應道叔叔少坐奴便來也原來這婆娘自從藥死了武大那里肯帶孝每日只是濃粧艷抹和西門慶做一處取樂聽得武松叫聲武二歸來了慌忙去面盆裡洗落了胭粉拔去了首飾釵環蓬鬆挽了個髻兒脫去了紅裙綉襖旋穿上孝裙孝衫便從樓上哽哽咽咽假哭下來武松道嫂嫂且住休哭我哥哥幾時死了得甚麽症候吃誰的藥那婦人一頭哭一面說道你哥哥

自從你轉背一二十日猛可的害急心疼起來病了八九日求神問卜甚麽藥不吃過醫治不得死了撇得我好苦隔壁王婆聽得生怕決撒只得走過來幫他支吾武松又道我的哥哥從來不曾有這般病如何心疼便死了王婆道都頭却怎地這般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暫時禍福誰保得長沒事那婦人道虧殺了這個乾娘我又是個沒脚蟹不是這個乾娘隣舍家誰肯來幫我武松道如今埋在那里婦人道我又獨自一個那里去尋墳地沒奈何留了三日把出去燒化了武松道哥哥死得幾日了婦人道再兩日便是斷七武松沉吟了半晌便出門去逕投縣裡來開了鎖去房裡換了一身素淨衣服便叫土兵打了一條

麻繩繫在腰身邊藏了一把尖長柄短背厚刃薄的解腕刀取了些銀兩帶在身邊叫了個土兵鎖上了房門去縣前買了些米麵椒料等物香燭冥紙就晚到家敲門那婦人開了門武松叫土兵去安排羹飯武松就靈床子前點起燈燭鋪設酒肴到兩個更次安排得端正武松撲翻身便拜道哥哥陰魂不遠你在世時軟弱今日死後不見分明你若是負屈銜寃被人害了托夢與我兄弟替你做主報仇把酒澆奠了燒化冥用紙錢武松放聲大哭哭得那一家隣舍無不悽惶那婦人也在裡面假哭武松哭罷將羹飯酒肴和土兵吃了討兩條席子叫土兵中門傍邊睡武松把條席子就靈床子前睡那婦人自上樓去下了樓門

自睡約莫將近三更時候武松翻來復去睡不着看看那土兵時齁齁的却似死人一般挺着武松扒將起來看了那靈床子前琉璃燈半明半滅側耳聽那更鼓時正打三更三點武松歎了一口氣坐在席子上自言自語口裡說道我哥哥生時懦弱死了却有甚分明說猶未了只見靈床子下捲起一陣冷氣來那冷氣如何但見

無形無影非霧非烟盤旋似怪風侵骨冷凜烈如煞氣透肌寒昏昏暗暗靈前燈火失光明慘慘幽幽壁上紙錢飛散亂隱隱遮藏食毒鬼紛紛飄動引魂旛

那陣冷氣逼得武松毛髮皆豎定睛看時只見個人從靈床底下鑽將出來叫聲兄爺我死得好苦武松看不仔細

却待向前來再問時只見冷氣散了不見了人武松一交顛翻在席子上坐地尋思是夢非夢回頭看那土兵時正睡着武松想道哥哥這一死必然不明却纔正要報我知道又被我的神氣衝散了他的魂魄直在心裡不題等天明却又理會天色漸明了土兵起來燒湯武松洗漱了那婦人也下樓來看着武松道叔叔夜來煩惱武松道嫂嫂我哥哥端的甚麽病死了那婦人道叔叔却怎地忘了夜來已對叔叔說了害心疼病死了武松道却贖誰的藥吃那婦人道見有藥貼在這里武松道却是誰買棺材那婦人道央及隔壁王乾娘去買武松道誰來扛擡出去那婦人道是本處團頭何九叔盡是他維持出去武松道原來

恁地且去縣裡畫卯却來便起身帶了土兵走到紫石街巷口問土兵道你認得團頭何九叔麽土兵道都頭恁地忘了前項他也曾來與都頭作慶他家只在獅子街巷內住武松道你引我去土兵引武松到何九叔門前武松道你自先去土兵去了武松却揭起簾子叫聲何九叔在家麽這何九叔却纔起來聽得是武松來尋嚇得手忙脚亂頭巾也戴不迭急急取了銀子和骨殖藏在身邊便出來迎接道都頭幾時回來武松道昨日方回到這里有句話閒說則個請那尊步同往何九叔道小人便去都頭且請拜茶武松道不必免賜兩個一同出到巷口酒店裡坐下叫量酒人打兩角酒來何九叔起身道小人不曾與都頭

武二那○做事知○仁勇都○足○略得○妙人○妙○人漢子○漢子

接風何故反擾武松道且坐何九叔心裡已猜八九分量酒人一面篩酒武松便不開口且只顧吃酒何九叔見他不做聲倒捏兩把汗却把此話來撩他武松也不開言並不把話來提起酒已數盃只見武松揭起衣裳腰地掣出把尖刀來（聲）插在卓子上量酒的都驚得呆了那里肯近前看何九叔面色青黃不敢抖氣武松將起雙袖握着尖刀對何九叔道小子麁踈還曉得兗各有頭債各有主你休驚怕只要實說對我一一說知武大死的緣故便不干涉你我若傷了你不是好漢倘若有半句兒差錯我這口刀立定教你身上添三四百個透明的窟窿間言不道你只直說我哥哥死的屍首是怎地模樣武松道罷一雙手按

住肷膝兩隻眼睜得圓彪彪地看着何九叔去袖子裡取出一個袋兒放在桌子上道都頭息怒這個袋兒便是一個大証見武松用手打開看那袋兒裡時兩塊酥黑骨頭一錠十兩銀子便問道怎地見得是老大證見何九叔道小人並然不知前後因地忽于正月二十二日在家只見開茶坊的王婆來呼喚小人殮武大郎屍首至日行到紫石街巷口迎見縣前開生藥鋪的西門慶大郎攔住邀小人同去酒店裡吃了一瓶酒西門慶取出這十兩銀子付與小人分付道所殮的屍首凡百事遮蓋小人從來得他道那人是個刁徒不容小人不接吃了酒食收了這銀子小人去到大郎家裡揭起千秋旛只見七竅內有瘀血唇

口上有齒痕係是生前中毒的屍首小人本待聲張起來只是又沒苦主他的娘子已自道是害心疼病死了因此小人不敢聲言自咬破舌尖只做中了惡扶歸家來了只是火家自去殮了屍首不曾接受一文第三日聽得扛出去燒化小人買了一陌紙去山頭假做人情使轉了王婆并令嫂暗拾了這兩塊骨頭包在家裡這骨殖酥黑係是毒藥身死的証見這張紙上寫着年月日時并送喪人的姓名便是小人口詞了都頭詳察武松道姦夫還是何人何九叔道却不知是誰小人聞聽得說來有個賣梨兒的鄆哥那小廝曾和大郎去茶坊裡捉姦這條街上誰人不知都頭要知備細可問鄆哥武松道是既然有這個人時

何九叔道個已脫得好

一同去走一遭武松收了刀入鞘藏了箕還酒錢與同何九叔望鄆哥家裡來却好走到他門前只見那小猴子挽着個柳籠拷栳在手裡糴米歸來何九叔叫道鄆哥你認得這位都頭麼鄆哥道解大虫來時我便認得了你兩個尋我做甚麼鄆哥那小廝也瞧了八分便說道只是一件我的老爹六十歲沒人養瞻我却難相伴你們吃官司要武松道好兄弟便去身邊取五兩來銀子道鄆哥你把去與老爹做盤纏跟我來說話鄆哥自心裡想道這五兩銀子如何不盤纏得三五箇月便陪侍他吃官司也不妨將銀子和米托與老兒便跟了二人出巷口一箇飯店樓上來武松叫過賣造三分飯來對鄆哥道兄弟你雖年紀幼

描畫小猴子之狀咄咄如是

小倒有養家孝順之心却絕與你這些銀子且做盤纏我有用着你處事務了畢時我再與你十四五兩銀子做本錢你可備細說與我你怎地和我哥哥去茶坊裏捉姦鄆哥道我說與你你却不要氣苦我從今年正月十三日提得一籃兒雪梨我去尋西門慶大郎掛一勾子一地里沒尋他處問人時說道他在紫石街王婆茶坊裡和賣炊餅的武大老婆做一處如今刮上了他每日只在那里我聽得了這話一逕逸去尋他討耐王婆老猪狗攔住不放我入房裡去乞我把話來侵他底子那猪狗便打我一頓栗暴直又我出來將我梨兒都傾在街上我氣苦了去尋你大郎說與他備細他便要去捉姦我道你不濟事西門慶

那厮手脚了得你若捉他不着反吃他告了倒不好我明日和你約在巷口取齊你便少做些炊餅出來我若張見西門慶入茶坊裡去時我先入去你便寄了担兒等着只看我丟出籃兒來你便搶入來捉姦鄆哥這日又提了一籃梨兒逕去茶坊裡被我罵那老猪狗那婆子便來打我吃我先把籃兒撇出街上一頭頂住那老狗在壁上武大郎却搶入去時婆子要去攔截却被我頂住了只叫得武大來也原來倒吃他兩個頂住了門大郎只在房門外聲張却不提防西門慶那厮開了房門遶出來把大郎一脚踢倒了我見那婦人隨後便出來扶大郎不動我慌忙也自走了過得五七日說大郎死了我却不知怎地死了武

松聽道你這話是實了你却不要說謊鄆哥道便到官府我也只是這般說武松道說得是兄弟便討飯來吃了還了飯錢三箇人下樓來何九叔道小人告退武松道且隨我來正要你們與我証一証把兩個一直帶到縣廳上知縣見了問道都頭告甚麼武松告說小人親兄武大被西門慶與嫂通姦下毒藥謀殺性命這兩個便是証見要相公做主則個知縣先問了何九叔并鄆哥口詞當日與縣吏商議原來縣吏都是與西門慶有首尾的官人自不必得說因此官吏通同計較道這件事難以理問知縣道武松你也是個本縣都頭不省得法度自古道捉姦見雙捉賊見贓殺人見傷你那哥哥的屍首又沒了你又不曾捉

得他爻如今只憑這兩個言語便問他殺人公事莫非忒偏向麼你不可造次須要自己尋思當行即行武松懷裡去取出兩堰酥黑骨頭一張紙告道覆告相公這個須不是小人揑合出來的知縣看了道你且起來待我從常商議可行時便與你拿問何九叔鄆哥都被武松留在房裡當日西門慶得知卽使心腹人來縣裡許官吏銀兩次日早晨武松在廳上告稟催逼知縣拿人誰想這官人貪高賄賂回出骨殖并銀子來說道武松你休聽外人挑撥你和西門慶做對頭這件事不明白難以對理聖人云經目之事猶恐未真背後之言豈能全信不可一時造次獄吏便道都頭但凡人命之事須要屍傷病物踪五件事全方

好知縣

本典堂藏板

可推問得武松道既然相公不准所告且却又理會收了銀子和骨殖再付與何九叔收了下廳來到自己房內叫土兵安排飯食與何九叔同鄆哥吃留在房裡相等一等我去便來也又自帶了三兩個土兵離了縣衙將了硯屜筆墨紙買了三五張紙藏在身邊就叫兩個土兵買了個豬首一隻鵝一雙鷄一担酒和些果品之類安排在家裡約莫也是巳牌時候帶了個土兵來到家中那婦人已知告狀不准放下心不怕他大着胆看他怎的武松叫道嫂嫂下來有句話說那婆娘慢慢地行下樓來問道有甚麼話說武松道明日是亡兄斷七你前日惱了衆隣舍街坊我今日特地來把盃酒替嫂嫂相謝衆隣那婦人大剌剌

地說道謝他們怎地武松道禮不可缺喚土兵先去靈床子前明晃晃地點起兩枝蠟燭焚起一爐香列下一陌紙錢把祭物去靈前擺了堆盤滿宴鋪下酒食果品之類叫一個土兵後面盪酒兩個土兵門前安排卓凳又有兩個前後把門武松自分付定了便叫嫂嫂來待客我去請來先請隔壁王婆那婆子道不消生受教都頭作謝武松道多多相擾了乾娘自有個道理先備一盃菜酒休得推故那婆子取了招兒收拾了門戶從後頭走過來武松道嫂嫂坐主位乾娘對席婆子已知道西門慶回話了放心着吃酒兩個都心裏道看他怎地武松又請這邊下隣開銀鋪的姚二郎姚文卿二郎道小人忙些不勞都頭生受武

（這酒難吃還是不吃好）

松拖住便道一盃淡酒又不長久便請到家那姚二郎只得隨順到來便教去王婆肩下坐了又去對門請兩家一家是開紙馬鋪的趙四郎趙仲銘四郎道小人買賣撇不得不及陪奉武松道如何使得衆高隣都在那里了不由他不來被武松扯到家裡道老人家爺父一般便請在婆肩下坐了又請對門那賣冷酒店的胡正卿那人原是吏員出身便瞧道有些體貌那里肯來被武松不管他拖了過來却請去趙四郎肩下坐了武松道王婆你隔壁是誰王婆道他家是賣餅鮓兒的張公却好正在屋裏見武松入來吃了一驚道都頭沒甚話說武松道家間多擾了街坊相請吃盃淡酒那老兒道哎呀老子不曾有些禮數

到都頭家却如何請老子吃酒武松道不是微禮便請到家老兒吃武松拖了過來請去姚二郎肩下坐地說話的爲何先坐的不走了原來都有土兵前後把着門都似監禁的一般且說武松請到四家隣舍并王婆和嫂嫂共是六人武松掇條凳子却坐在橫頭便叫土兵把前後門閉了那後面土兵自來篩酒武松唱個大喏說道衆高隣休怪小人麁鹵胡亂請些個衆隣舍道小人們都不曾與都頭洗泥接風如今倒來反擾武松笑道不是微禮衆高隣休得笑話則個土兵只顧篩酒衆人懷着鬼胎正不知怎地看看酒至三盃那胡正卿便要起身說道小人忙些個武松叫道去不得既來到此便忙也坐一坐那胡正卿心

頭十五個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暗暗地尋思道既是好意請我們吃酒如何却這般相待不許人動身只得坐下武松道再把酒來篩土兵斟到第四盃酒前後共吃了七盃酒過衆人却似吃了呂太后一千個筵宴只見武松喝叫土兵且收拾過了盃盤少間再吃武松抹了卓子衆隣舍却待起身武松把兩隻手只一攔道正要說話一千高隣在這里中間高隣那位會駡字姚二郎便道此位胡正卿極駡得好武松便唱個喏道相煩則個便捲起雙袖去衣裳底下颼地只一掣掣出那只尖刀來右手叫指籠着刀靶大母指按住掩心兩隻圓彪彪怪眼睜起道諸位高隣在此小人寃各有頭債各有主只要衆位做個證見只見

武松左手拿住嫂嫂右手指定王婆四家隣舍驚得目睜口呆罔知所措都面面相覷不敢做聲武松道高隣休怪不必乞驚武松雖是魯鹵漢子便死也不怕還省得有冤報冤有仇報仇並不傷犯衆位只煩高隣做個証見若有一位先走的武松翻過臉來休怪教他先吃我五七刀了去武松便償他命也不妨衆隣舍道却吃不得飯了武松看着王婆喝道兀那老猪狗聽着我的哥哥這個性命都在你的身上慢慢地却問你回過臉來看着婦人罵道你那淫婦聽着你把我的哥哥性命怎地謀害了從實招了我便饒你那婦人道叔叔你好沒道理你哥哥自害心疼病死了干我甚事說猶未了武松把刀肷查了插在卓子

上用左手揪住那婦人頭髻右手匹胸提住把卓子一脚踢倒了隔卓子把這婦人輕輕地提將過來一交放翻在靈床子上兩脚踏住右手拔起刀來指定王婆道老猪狗你從實說那婆子只要脫身脫不得只得道不消都頭發怒老身自說便了武松叫士兵取過紙墨筆硯排在卓子上把刀指着胡正卿道相煩你與我聽一句寫一句胡正卿肚胳胳抖着道小人便寫討了些硯水磨起墨來閒正卿拿起筆拂開紙道王婆你實說那婆子道又不干我事與我無干武松道老猪狗我都知了你賴那個去你不說時我先剮了這箇淫婦後殺你這老狗提起刀來望那婦人臉上便弊兩弊那婦人慌忙叫道叔叔且饒我你放我

起來我說便了武松一提提起那婆娘跪在靈床子前武松喝一聲淫婦快說那婦人驚得魂魄都沒了只得從實招說將那時放簫子因打着西門慶起并做衣裳入馬通姦一一地說次後來怎生踢了武大因何說討下藥王婆怎地教唆撥置從頭至尾說了一遍武松再叫他說却叫胡正卿寫了王婆道唆虫你先招了我如何賴得過只苦了老身王婆也只得招認了把這婆子口詞也叫胡正卿寫了從頭至尾都說在上面叫他兩個都點指畫了字就叫四家隣舍書了名也畫了字叫土兵解胳膊來背剪綁了這老狗捲了口詞藏在懷裡叫土兵取碗酒來供養在靈床子前拖過這婦人來跪在靈前喝那婆子也跪在靈

前武松道哥哥靈魂不遠兄弟武二與你報仇雪恨叫土兵把紙錢點着那婦人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被武松腦揪倒來兩隻脚踏住他兩隻肫膊扯開胸脯衣裳說時遲那時快把尖刀去胸前只一剜口裡銜着刀雙手去斡開胸脯取出心肝五臟供養在靈前肫查一刀便割下那婦人頭來血流滿地四家隣舍吃了一驚都掩了臉見他兇了又不敢動只得隨順他武松叫土兵去樓上取下一床被來把婦人頭包了指了刀插在鞘裡洗了手唱箇喏說道有勞高隣甚是休愁且請衆位樓上少坐待武二便來四家隣舍都面面相看不敢不依他只得都上樓去坐了武松分付土兵也教抑那婆子上樓去關了樓門着兩個

士兵在樓下看守武松包了婦人那顆頭一直遶西門慶生藥鋪前來看着王管唱個喏大官人宅上在麼王管道却纔出去武松道借一步閒說一句話那王管也有些認得武松不敢不出來武松一引引到側首僻淨巷內武松翻過臉來道你要死却是要活王管慌道都頭在上小人又不曾傷犯了都頭武松道你要死休說西門慶去向你若要活實對我說西門慶在那里王管道却纔和一個相識去獅子橋下大酒樓上吃酒武松聽了轉身便走那王管驚得半晌移脚不動自去了且說武松逕遶到獅子橋下酒樓前便問酒保道西門慶大郎和甚人吃酒酒保道和一個一般的財主在樓上邊街閣兒裡吃酒武松一直

撞到樓上去閣子前張時窓眼裡見西門慶坐着主位對面一個坐着客席兩箇唱的粉頭坐在兩邊武松把那被包打開一抖那顆人頭血淥淥的滾出來武松左手提了人頭右手拔出尖刀挑開簾子鑽將入來把那婦人頭望西門慶臉上慣將來西門慶認得是武松吃了一驚叫聲哎呀便跳起在凳子上去一隻脚跨上窓檻要尋走路見下面是街跳不下去心裡正慌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却用手略按一按托地已跳在卓子上把些盞兒碟兒都踢下來兩個唱的行院驚得走不動那個財主官人慌了脚手也驚倒了西門慶見來得兇便把手虛指一指早飛起右脚來武松只顧迸入去見他脚起略閃一閃恰好那一脚

好形容

正踢中武松右手那口刀踢將起來直落下街心裡去了西門慶見踢去了刀心裡便不怕他右手虛照一照左手一拳照着武松心窩裡打來却被武松略躲箇過就勢裡從脇下鑽入來左手帶住頭連肩膊只一提右手早捽住西門慶左脚叫聲下去那西門慶一者兜鬼纏定二乃天理難容三來怎當武松剪力只見頭在下脚在上倒撞落在當街心裡去了跌得箇發昏章第十一街上兩邊人都吃了一驚武松伸手去凳子邊提了淫婦的頭也鑽出窓子外滿身望下只一跳跳在當街上先搶了那口刀在手裡看這西門慶已自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下只把眼來動武松按住只一刀割下西門慶的頭來把兩顆頭相結

做一處提在手裡把着那口刀一直迸回紫石街來叫土兵開了門將兩顆人頭供養在靈前把那碗冷酒澆奠了說道哥哥魂靈不遠早生天界兄弟與你報仇殺了奸夫和淫婦今日就行燒化便叫土兵樓上請高隣下來把那婆子押在前面武松拿着刀提了兩顆人頭再對四家隣舍道我還有一句話對你們四位高隣說則箇那四家隣舍又手拱立盡道都頭但說我衆人一聽尊命武松說出這幾句話來有分教名標千古聲播萬年直教英雄相聚滿山寨好漢同心赴水泊正是古今壯士談英勇猛烈強人仗義忠畢竟武松對四家隣舍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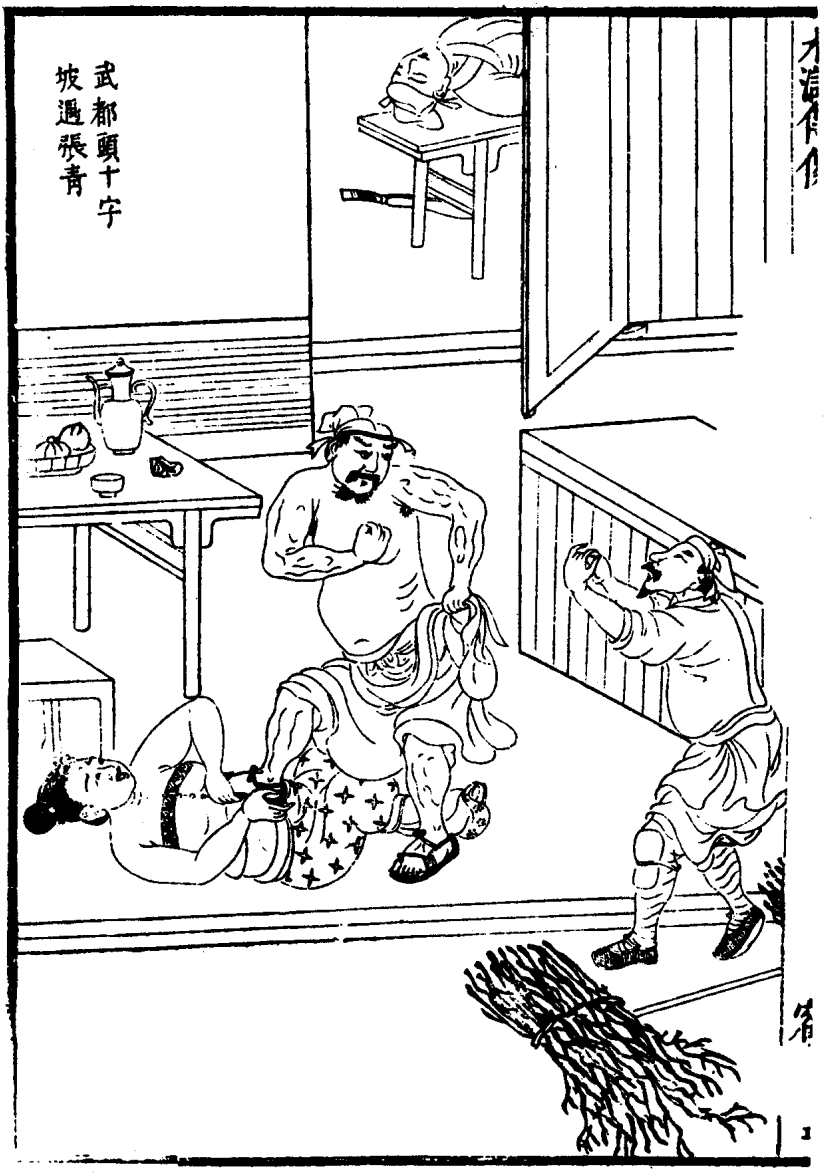
李和尚曰武二郎殺此奸夫淫婦妙在從容次第有條有理若是一竟殺了二人有何難事若武二郎者正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聖人聖人

又曰我道周公尚非弟弟武松方是弟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六終



卅夜父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
坡遇張青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第二十七回

母夜叉孟州道賣人肉　武都頭十字坡遇張青

詩曰

平生作善天加福　若是剛強受禍殃　舌爲柔和終不損　齒因堅硬必遭傷　杏夭秋到(閒說)多零落　松柏冬深愈翠蒼　善惡到頭終有報　高飛遠走也難藏

話說當下武松對四家隣舍道小人因與哥哥報仇雪恨犯罪正當其理雖死而不怨却纔甚是驚嚇了高隣小人此一去存亡未保死活不知我哥哥靈床子就今燒化了家中但有些一應物件望煩四位高隣與小人變賣些錢

杏夭怨見得恩

來作隨衙用度之資聽候使用今去縣裡首告休要管小人罪重只告小人從實証一証隨即取靈牌和紙錢燒化了樓上有兩個箱籠取下來打開看了付與四隣收貯變賣却押那婆子提了兩顆人頭逕投縣裡來此時閧動了一個陽谷縣街上看的人不記其數知縣聽得人來報了先自駭然隨即陞廳武松押那王婆在廳前跪下行兇刀子和兩顆人頭放在堦下武松跪在左邊婆子跪在中間四家隣舍跪在右邊武松懷中取出胡正卿寫的口詞從頭至尾告說一遍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一般供說四家隣舍指証明白又喚過何九叔鄆哥都取了明白供狀喚當該仵作行人委吏一員把這一干人押到紫

可恨決了武松之後官府如此的都做了倒了

石街檢驗了婦人身屍獅子橋下酒樓前檢驗了西門慶身屍明白填寫屍單格目回到縣裡呈堂立案知縣叫取長枷且把武松同這婆子枷了收在監內一干平人寄監在門房裏且說縣官念武松是個義氣烈漢又想他上京去了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又尋思他的好處便喚該吏商議道念武松那廝是個有義的漢子把這人們招狀從新做過改作武松因祭獻亡兄武大有嫂不容祭祀因而相爭婦人將靈床推倒救護亡兄神主與嫂鬥毆一時殺死次後西門慶因與本婦通姦前來强護因而鬥毆互相不伏扭打至獅子橋邊以致鬥殺身死寫了招解送文書把一干人審問相同讀款狀與武松聽了寫一道申解公

文將這一千人犯解本管東平府申請發落這陽谷縣雖然是個小縣分到有仗義的人有那上戶之家都資助武松銀兩（人心）也有送酒食錢米與武松的武松到下處將行李寄頓土兵收了將了十二三兩銀子與了鄆哥的老爹武松管下的土兵大半相送酒肉不迭當下縣吏領了公文抱着文卷并何九叔的銀子骨殖招詞刀仗帶了一千人犯上路望東平府來衆人到得府前看的人閙動了衙門口且說府尹陳文昭聽得報來隨即陞廳那官人但見

平生正直稟性賢明幼年向雪案攻書長成向金鑾對策常懷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戶口增錢糧辦黎民稱德滿街衢詞訟減盜賊休父老讚歌喧市井攀轅截

鞚名標青史播千年勒石鐫碑聲振黃堂傳萬古慷慨文章欺李杜賢良方政勝龔黃

且說東平府府尹陳文昭已知這件事了便叫押過這一干人犯就當廳先把陽谷縣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狀招款看過將這一千人一一審錄一遍把贓物并行兇刀仗封了發與庫子收領上庫將武松的長枷換了一面輕罪枷枷了下在牢裡把這婆子換一面重囚枷釘了禁在提事都監死囚牢裡收了喚過縣吏領了回文發落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這六人且帶回縣去寧家聽候本主西門慶妻子留在本府羈管聽候等朝廷明降方始結斷那何九叔鄆哥四家隣舍縣吏領了自回本縣去了武松下在

天理何曾泯滅　快心

這裡有些古怪

牢裡自有幾個士兵送飯西門慶妻子羈管在里正人家且說陳府尹哀憐武松是個有義的烈漢如常差人看覷他因此節級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錢倒把酒食與他吃陳府尹把這招藁卷宗都改得輕了申去省院詳審議罪却使個心腹人賫了一封緊要密書星夜投京師來替他幹辦那刑部官多有和陳文昭好的把這件事直禀過了省院官議下罪犯據王婆生情造意哄誘通姦立主謀故武大性命唆使本婦下藥毒死親夫又令本婦赶逐武松不容祭祀親兄以致殺傷人命唆令男女故失人倫擬合凌遲處死據武松雖係報兄之仇鬧殺西門慶姦夫人命亦則自首難以釋免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外姦夫淫婦雖

該重罪已死勿論其餘一千人犯釋放寧家文書到日即便施行東平府尹陳文昭看了來文隨即行移拘到何九叔鄆哥并四家隣舍和西門慶妻小一千人等都到廳前聽斷牢中取出武松讀了朝廷明降開了長枷杏杖四十上下公人都看覷他止有五七下着肉取一面七斤半鉄葉圓頭護身枷釘了臉上免不得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孟州牢城其餘一千衆人省諭發落各放寧家大牢裡取出王婆當廳聽命讀了朝廷明降寫了犯由牌晝了伏狀便把這婆子推上木驢四道長釘三條綁索東平府尹判了一個劄字擁出長街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犯由前引混棍後催兩把尖刀舉一朵紙花搖帶去東平府市心裡

快心得報 繫只是一女子今世不斷 界不斷不得

乞了一劄話裡只說武松帶上行枷看劄了王婆有那原舊的上隣姚二郎將變賣家私什物的銀兩交付與武松收受作別自回去了當廳押了文帖着兩個防送公人領了解赴孟州交割府尹發落已了只說武松自與兩個防送公人上路有那原跟的土兵付與了行李亦回本縣去了武松自和兩個公人離了東平府迤邐取路投孟州來那兩個公人知道武松是個好漢一路只是小心去伏侍他不敢輕慢他些個武松見他兩個小心也不和他計較包裹內有的是金銀但過村坊鋪店便買酒買肉和他兩個公人吃話休絮繁武松自從三月初頭殺了人坐了兩個月監房如今來到孟州路上正是六月前後炎炎火日

當天爍石流金之際只得趕早凉而行約莫也行了二十餘日來到一條大路三個人已到嶺上却是巳牌時分武松道兩個公人你們且休坐了趕下嶺去尋買些酒肉吃兩個公人道也說得是三個人逶過嶺來只一望時見遠遠地土坡下約有十數間草屋傍看溪邊柳樹上挑出個酒帘兒武松見了把手指道兀那里不有個酒店離這嶺下只有三五里路那大樹邊廂便是酒店兩個公人道我們今早吃飯時五更走了這許多路如今端的有些肚飢真個快走快走三個人逶下嶺來山岡邊見個樵夫挑一擔柴過來武松叫道漢子借問你此去孟州還有多少路樵夫道只有一里便是武松道這里地名叫做甚麼去處

樵夫道這嶺是孟州道嶺前面大樹林邊便是有名的十字坡武松問了自和兩個公人一直遊到十字坡邊看時爲頭一株大樹四五個人抱不交上面都是枯藤纏着看看林過大樹邊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窓檻邊坐着一個婦人露出綠紗衫兒來頭上黃烘烘的插着一頭釵環鬢邊插着些野花見武松同兩個公人來到門前那婦人便走起身來迎接下面繫一條鮮紅生絹裙(大雅文物)搽一臉胭脂鉛粉敞開胷脯露出桃紅紗主腰上面一色金鈕見那婦人如何

眉橫殺氣眼露兇光轆軸般蠢坌腰肢棒槌似桑皮手脚厚鋪着一層膩粉遮掩頑皮濃搽就兩暈胭脂直侵

亂髮紅裙內斑斕裹肚黃髮邊皎潔金釵釧鐲牢籠魔
女臂紅衫照映夜叉精好標致好女人
當時那婦人倚門迎接說道客官歇脚了去本家有好酒
好肉要點心時好大饅頭兩個公人和武松入來那婦人
慌忙便道萬福三個人入到裡面一付柏木卓凳座頭上
兩個公人倚了棍棒解下那纏袋上下肩坐了武松先把
脊背上包裹解下來放在卓子上解了腰間搭膊脫下布
衫兩個公人道這里又沒人看見我們貶些利害且與你
除了這枷快活吃兩碗酒便與武松揭了封皮除下枷來
放在卓子底下都脫了上半截衣裳搭在一邊窓檻上只
見那婦人笑容可掬道客官打多少酒武松道不要問多

少只顧盛來肉便切三五斤來一發算錢還你那婦人道也有好大饅頭武松道也把二三十個來做點心那婦人嘻嘻地笑着入裡面托出一大桶酒來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筯切出兩盤肉來一連篩了四五巡酒去竈上取一籠饅頭來放在卓子上兩個公人拿起來便吃武松取一個拍開看了叫道酒家這饅頭是人肉的是狗肉的那婦人嘻嘻笑道客官休要取笑清平世界蕩蕩乾坤那里有人肉的饅頭狗肉的滋味自來我家饅頭積祖是黃牛的武松道我從來走江湖上多聽得人說道大樹十字坡客人誰敢那里過肥的切做饅頭餡瘦的却把去填河那婦人道客官那得這話這是你自揑出來的武松道我見這饅

作家相還有光景

頭餉內有幾根毛一像人小便處的毛一般以此疑忌武松又問道娘子你家丈夫却怎地不見那婦人道我的丈夫出外做客未回武松道恁地時你獨自一個須冷落那婦人笑着尋思道這賊配軍却不是作死倒來戲弄老娘正是燈蛾撲火惹焰燒身不是我來尋你我且先對付那廝這婦人便道客官休要取咲再吃幾碗了去後面樹下乘凉要歇便在我家安歇不妨武松聽了這話自家肚裡尋思道這婦人不懷好意了你看我且先耍他武松又道大娘子你家這酒好生淡薄別有甚好的請我們吃幾碗那婦人道有些十分香美的好酒只是渾些武松道最好越渾越好吃那婦人心裡暗喜便去裡面托出一鏇渾色

容與堂藏板

酒來武松看了道這個正是好生酒只宜熱吃最好那婦人道還是這位客官省得我溫來你曾看婦人自忖道這個賊配軍正是該死倒要熱吃這藥却是發作得快那厮當是我手裡行貨溫得熱了把將過來篩做三碗便道客官試嘗這酒兩個公人那里忍得飢渴只顧拿起來吃了武松便道大娘子我從來吃不得寡酒你再切些肉來與我過口張得那婦人轉身入去却把這酒潑在僻暗處口中虛把舌頭來咂道好酒還是這酒衝得人動那婦人那曾去切肉只虛轉一遭便出來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兩個公人只見天旋地轉疆禁了口望後撲地便倒武松也把眼來虛閉緊了撲地仰倒在凳邊那婦人笑道着了由

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便叫小二小三快出來只見裡面跳出兩個蠢漢來先把兩個公人扛了進去這婦人後來卓上提了武松的包裹并公人的纏袋揑一揑看約莫裡面是些金銀那婦人歡喜道今日得這三頭行貨倒有好兩日饅頭賣又得這若干東西把包裹纏袋提了入去却出來看這兩個漢子扛擡武松那里扛得動直挺挺在地下却似有千百斤重的那婦人看了見這兩個蠢漢拖扯不動喝在一邊說道你這鳥男女只會吃飯吃酒全沒些用直要老娘親自動手這個鳥大漢却也會戲弄老娘這等肥胖好做黃牛肉賣那兩個瘦蠻子只好做水牛肉賣扛進去先開剝這廝那婦人一頭說一面先脫去

容與堂藏板

趣絕。

了綠紗衫兒解下了紅絹裙子赤膊着便來把武松輕輕提將起來武松就勢抱住那婦人把兩隻手一拘拘將攏來當胸前樓住却把兩隻腿望那婦人下半截只一挾壓在婦人身上那婦人殺猪也似叫將起來那兩個漢子急待向前被武松大喝一聲驚的呆了那婦人被按壓在地上只叫道好漢饒我那里敢掙扎只見門前一人挑一擔柴歌在門首望見武松按倒那婦人在地上那人大踏步跑將進來叫道好漢息怒且饒恕了小人自有話說武松跳將起來把左脚踏住婦人提着雙拳看那人時頭帶青紗四面巾身穿白布衫下面腿絣護膝八答麻鞋腰繫着纏袋生得三拳骨又臉兒微有幾根髭髯年近三十五六

有着武松又手不離方寸說道願聞好漢大名武松道我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都頭武松的便是那人道莫不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武松回道然也那人納頭便拜道聞名久矣今日幸得拜識武松道你莫非是這婦人的丈夫那人道是小人的渾家有眼不識泰山不知怎地觸犯了都頭可看小人薄面望乞恕罪正是

自古嗔拳輸笑面　從來禮數服奸邪　只因義勇真男子　降伏兇頑毋夜叉

武松見他如此小心慌忙放起婦人來便問我看你夫妻兩個也不是等閒的人願求姓名那人便叫婦人穿了衣裳快近前來拜了都頭武松道却總衝撞阿嫂休怪那婦

人便道有眼不識好人一時不是望伯伯恕罪且請去裡面坐地武松又問道你夫妻二位高姓大名如何知我姓名那人道小人姓張名青原是此間光明寺種菜園子爲因一時閒爭些小事性起把這光明寺僧行殺了放把火燒做白地後來也沒對頭官司也不來問小人只在此大樹坡下剪徑忽一日有箇老兒挑擔子過來小人欺負他老搶出去和他厮併聞了二十餘合被那老兒一匾擔打翻原來那老兒年紀小時專一剪徑因見小人手脚活便帶小人歸去到城裡教了許多本事又把這個女兒招贅小人做了女壻城裡怎地住得只得依舊來此間蓋此草屋賣酒爲生實是只等客商過往有那入眼的便把此蒙

如此度日艱難

汗藥與他吃了便死將大塊好肉切做黃牛肉賣零碎小肉做餡子包饅頭小人每日也挑些去村裡賣如此度日小人因好結識江湖上好漢人都叫小人做菜園子張青俺這渾家姓孫全學得他父親本事人都喚他做母夜叉孫二娘他父親歿了三四年江湖上前輩綠林中有名他的父親喚做山夜叉孫元小人却纔回來聽得渾家叫喚誰想得遇都頭小人多曾分付渾家道三等人不可壞他第一是雲遊僧道他又不曾受用過分了又是出家的人則恁地也爭些兒壞了一箇驚天動地的人原是延安府老种經略相公帳前提轄姓魯名達爲因三拳打死了一個鎮關西逃走上五臺山落髮爲僧因他舂梁上有花綉

末必

江湖上都呼他做花和尚魯智深使一條渾鐵禪杖重六十來斤也從這里經過渾家見他生得肥胖酒裡下了些蒙汗藥扛入在作坊裏正要動手開剝小人恰好歸來見他那條禪杖非俗（眼）却慌忙把解藥救起來結拜爲兄打聽得他近日占了二龍山寶珠寺和一個甚麼青面獸楊志覇在那坊落草小人幾番收得他相招的書信只是不能勾去武松道這兩個我也在江湖上多聞他名張青道只可惜了一個頭陀長七八尺一條大漢也把來麻壞了（可惜就有這頭陀了）小人歸得遲了些個已把他卸下四足如今只留得一個箍頭的鉄界尺一領皂直裰一張度牒在此別的都不打緊有兩件物最難得一件是一百單八顆人頂骨做成的數

珠一件是兩把雪花鎖鉄打成的戒刀想這頭陀也自殺人不少直到如今那刀要便半夜裡嘯響小人只恨道不曾救得這個人心裡常常意念他又分付渾家道第二等是江湖上行院妓女之人他們是衝州撞府逢場作戲陪了多少小心得來的錢物若還結果了他那厮們你我相傳去戲臺上說得我等江湖上好漢不英雄又分付渾家道第三等是各處犯罪流配的人中間多有好漢在裡頭切不可壞他不想渾家不依小人的言語今日又衝撞了都頭幸喜小人歸得早些却是如何了起這片心母夜又孫二娘道本是不肯下手一者見伯伯包裹沉重二乃怪伯伯說起風話因此一時起意武松道我是斬頭濺血的

人何肯戲弄良人我見阿嫂瞧得我包裹緊先疑忌了因此特地說些風話漏你下手那碗酒我已潑了假做中毒你果然來提我一時拿住甚是衝撞了嫂子休怪張青大笑起來便請武松直到後面客席裡坐定武松道兄長然是恁地你且放出那兩個公人則個張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裏看時見壁上綳着幾張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條人腿見那兩個公人一顛一倒挺着在剝人凳上武松道大哥你且救起他兩個來張青道請問都頭今得何罪配到何處去武松把殺西門慶并嫂的緣由一一說了一遍張青夫妻兩個稱贊不已便對武松說道小人有句話說未知都頭如何武松道大哥但說不妨張青不慌不忙對

武松說出那幾句話來有分教武松大鬧了孟州城閧動了安平寨倚八九分美酒神威伏千百斤英雄氣力直教打翻搜象拖牛漢擲倒擒龍捉虎人畢竟張青對武松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贄曰義氣事不可不做你看武松殺了奸夫淫婦知府知縣并一切上上下下的人那一箇不為他緣何衣冠之中反有坐視其家之醜甚至對人喜談樂道也嘗欲借武松之手以刃之未及也又曰孫二娘武二郎却好是一對敵手奈得張青還不相配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七 終


武松威鎮安平寨
安平寨


施恩讓奪快活林

張青之見亦是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八

第二十八回

武松威鎮安平寨　施恩義奪快活林

詩曰

功業如將智力求　當年盜跖合封侯　行藏有義真堪羨　富貴非仁實可羞　鄉黨陸梁施小虎　江湖任俠武都頭　巨林雄寨俱侵奪　方把平生志願酬

話說當下張青對武松說道不是小人心歹比及都頭去牢城營裡受苦不若就這里把兩箇公人做番且只在小人家裡過幾時若是都頭肯去落草時小人親自送至二龍山寶珠寺與魯智深相聚入夥如何武松道最是兄長

容與堂藏板

武二郎是個仁人

好心顧盼小弟只是一件却使不得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這兩箇公人於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來我跟前又不曾道箇不字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愛我時便與我救起他兩箇來不可害了他性命張青道都頭既然如此仗義小人便救醒了當下張青叫火家便從剝人凳上搀起兩個公人來孫二娘便去調一碗解藥來張青扯住耳朵灌將下去沒半個時辰兩箇公人如夢中睡覺的一般扒將起來看了武松說道我們却如何醉在這里這家甚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記着他家囲來再問他買吃武松笑將起來張青孫二娘也笑兩個公人正不知怎地那兩個火家自去宰殺雞

記着記着你醉不醒

鵝煮得熟了整頓杯盤端正張青教擺在後面葡萄架下放了卓凳坐頭張青便邀武松并兩個公人到後園內武松便讓兩個公人上面坐了張青武松在下面朝上坐了孫二娘坐在橫頭兩箇漢子輪番斟酒來往搬擺盤饌張青勸武松飲酒至晚取出那兩口戒刀來叫武松看了果是鎮鉄打的非一日之功兩箇又說些江湖上好漢的勾當却是殺人放火的事武松又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仗義疎財如此豪傑如今也爲事迯在柴大官人莊上兩箇公人聽得驚得呆了只是下拜武松道難得你兩箇送我到這里了終不成有害你之心我等江湖上好漢們說話你休要吃驚我們並不肯害爲善的人我不是忘恩負義

留這銀子轉來賢酒吃何如

的你只顧吃酒明日到孟州時自有相謝當晚就張青家裏歇了次日武松要行張青那里肯放一連留住管待了三日武松因此感激張青夫妻兩箇厚意論年齒張青却長武松五年因此武松結拜張青爲兄武松再辭了要行張青又置酒送路取出行李包裹纏袋來交還了又送十兩銀子與武松把二三兩零碎銀子賫發兩箇公人武松就把這十兩銀子一發送了兩箇公人再帶上行枷依舊貼了封皮張青和孫二娘送出門前武松作別了自和公人投孟州來未及晌午早來到城裏直至州衙當廳投下了東平府文牒州尹看了收了武松自押了回文與兩箇公人回去不在話下隨即却把武松帖發本處牢城營

懷恨

來當日武松來到牢城營來看見一座牌額上書三箇大字寫着道安平寨公人帶武松到單身房裡公人自去下文書討了收管不必得說武松自到單身房裡早有十數箇一般的囚徒來看武松說道好漢你新到這里包裹裡若有人情的書信併使用的銀兩取在手頭少刻差撥到來便可送與他若吃殺威棒時也打得輕若沒人情送與他時端的狠狽我和你是一般犯罪的人特地報你知道豈不聞兎死狐悲物傷其類我們只怕你初來不省得通你得知武松道感謝你們衆位指教我小人身邊略有些東西若是他好問我討時便送些與他若是硬問我要時一文也沒衆囚徒道好漢休說這話古人道不怕官只怕

管在人矮簷下怎敢不低頭只是小心便好說猶未了只見一箇道差撥官人來了衆人都自散了武松解了包裹坐在單身房裡只見那箇人走將入來問道那箇是新到囚徒武松武松道小人便是差撥道你也是安眉帶眼的人直須要我開口說你是景陽岡打虎的好漢陽谷縣做都頭只道你曉事如何這等不達時務你敢來我這里猫兒也不吃你打了武松道你倒來發話指望老爺送人情與你半文也沒我精拳頭有一雙相送金銀有些留了自買酒吃看你怎地奈何我沒地里倒把我發回陽谷縣去不成那差撥大怒去了又有衆囚徒走攏來說道好漢你和他强了少間苦也他如今去和管營相公說了必然害

你性命武松道不怕隨他怎麽柰何我又來又對武來武對正在那里說言未了只見三四箇人來单身房裡叫喚新到囚人武松武松應道老爺在這里又不走了大呼小喝做甚麽那來的人把武松一帶帶到點視廳前那管管相公正在廳上坐五六箇軍漢押武松在當面管管喝叫除了行枷說道你那囚徒省得太祖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那鬼托的背將起來武松道都不要你衆人閙動要打便打也不要鬼托我若是躲閃一棒的不是好漢從先打過的都不算從新再打起我若叫一聲也不是好男子兩邊看的人都笑道這痴漢弄死且看他如何熬武松又道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

真是好男子

打我不快活兩下衆人都笑起來那軍漢拏起棍來却待下手只見管營相公身邊立着一箇人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白淨面皮三柳髭鬚額頭上縛着白手帕身上穿着一領青紗上蓋把一條白絹搭膊絡着手那人便去管營相公耳朵邊略說了幾句話只見管營道新到囚徒武松你路上途中曾害甚病來武松道我於路不曾害酒也吃的肉也吃的飯也吃得路也走得管營道這斷是途中得病到這里我看他面皮纔好且寄下他這頓殺威棒兩邊行杖的軍漢低低對武松道你快說病這是相公將就你你快只推曾害便了武松道不曾害不曾害打了倒乾淨我不要留這一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偾幾時

得了。兩邊看的人都笑管營也笑道想是這漢子多管害熱病了不曾得汗故出狂言不要聽他且把去禁在單身房裡三四箇軍人引武松依先送在單身房裡衆囚徒都來問道你莫不有甚好相識書信與管營麼武松道並不曾有衆囚徒道若沒時寄下這頓棒不是好意晚間必然來結果你武松道他還是怎地來結果我衆囚徒道他到晚把兩碗乾黃倉米飯和些臭鯊魚來與你吃了趁飽帶你去土牢裡去把索子縄翻着一牀乾蓁薦把你捲了塞住了你七竅顛到竪在壁邊不消半箇更次便結果了你性命這箇換做盆吊武松道再有怎地安排我衆人道再有一樣也是把你來縄了却把一箇布袋盛一袋黃沙將

來壓在你身上也不消一箇更次便是死的這箇喚土布袋壓殺武松又問道還有甚麼法度害我衆人道只是這兩件怕人些其餘的也不打緊衆人說猶未了只見一箇軍人托着一箇盒子入來問道那個是新配來的武都頭武松荅道我便是有甚麼話說那人荅道管營叫送點心在這里武松看時一大鏇酒一盤肉一盤子麵又是一大碗汁武松尋思道敢是把這些點心與我吃了却來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却又理會武松把那鏇酒來一飲而盡把肉和麵都吃盡了那人收拾家火回去了武松坐在房裡尋思自已冷笑道看他怎地來對付我看看天色晚來只見頭先那箇人又頂一箇盒子入來武松問道你又來

世上有如是知己何難殺身以報之乎

怎地那人道叫送晚飯在這里擺下幾般菜蔬又是一大鍚酒一大盤煎肉一碗魚羹一大碗飯武松見了暗暗自忖道吃了這頓飯食必然來結果我且由他便死也做箇飽鬼落得吃了恰再計較那人等武松吃了收拾碗碟回去了不多時那箇人又和一箇漢子兩箇來一箇提着浴桶一箇提一大桶湯來看着武松道請都頭洗浴武松想道不要等我洗浴了來下手我也不怕他且落得洗一洗那兩箇漢子安排傾下湯武松跳在浴桶裏面洗了一回隨即送過浴裙手巾教武松拭了穿了衣裳一箇自把殘湯傾了一箇提了浴桶去一箇便把藤簟紗帳將來挂起鋪了藤簟放箇涼枕叫了安置也回去了武松把門關上拴了

自在裏面思想道這箇是甚麼意思隨他便了且看如何放倒頭便自睡了一夜無事天明起來纔開得房門只見夜來那箇人提着桶洗面湯進來教武松洗了面又取漱口水漱了口又帶箇篦頭待詔來替武松篦了頭綰上髻子裹了巾幘又是一箇人將箇盒子入來取出菜蔬下飯一大碗肉湯一大碗飯武松道由你走道兒我且落得吃了武松吃罷飯便是一盞茶却纔茶罷只見送飯的那箇人來請道這里不好安歇請都頭去那壁房裡安歇搬茶搬飯却便當武松道這番來了我且跟他去看如何一箇便來收拾行李被臥一箇引着武松離了單身房裡來到前面一箇去處推開房門來裏面乾乾淨淨的牀帳兩邊

送供給 處都序 得變化 好文字 好文字

都是新安排的卓凳什物武松來到房裡看了存想道我只道送我入土牢裡去却如何來到這般去處比單身房好生齊整

定擬將身入土牢　誰知此處更清標　施恩暗地行仁惠　遂使生平夙恨消

武松坐到日中那箇人又將一箇大盒子入來手裡提着一注子酒將到房中打開看時排下四般菓子一隻熟雞又有許多蒸餻兒那人便把熟雞來拆了將注子裡好酒篩下請都頭吃武松心裡忖道由他對付我我且落得吃了到晚又是許多下飯又請武松洗浴了乘凉歇息武松自思道衆囚徒也是這般說我也這般想却是怎地這般

請我到第三日依前又是如此送飯送酒武松那日早飯罷行出寨裡來閑走只見一般的囚徒都在那里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却在晴日頭裡晒着正是五六月炎天那里去躲這熱武松却背又着手問道你們却如何在這日頭裏做工衆囚徒都笑起來回說道好漢你自不知我們撥在這里做生活時便是人間天上了如何敢指望嬾熱坐地還別有那沒人情的將去鎖在大牢裡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大鐵鏈鎖着也要過哩武松聽罷去天王堂前後轉了一遭見紙爐邊一箇青石墩是揷那天王紙旗的約有四五百斤武松看在眼裡暫回房裡來坐地了自存想只見那箇人又搬酒和肉來話休絮煩武松自到

這箇熱鐵鏈也好

那房裡住了三日每日好酒好食搬來請武松吃並不見害他的意武松心裡正委決不下當日晌午那人又搬將酒食來武松忍耐不住按定盒子問那人道你是誰家伴當怎地只顧將酒食來請我那人荅道小人前日已稟都頭說了小人是管營相公家裡梯己人武松道我且問你每日送的酒食正是誰教你將來請我吃了怎地那人道是管營相公的家裡小管營教送與都頭吃武松道我是箇囚徒犯罪的人又不曾有半點好處到管營相公處他如何送東西與我喫那人道小人如何省得小管營分付道教小人且送半年三箇月却說話武松道却又作怪終不成將息得我肥胖了却來結果我這箇鳥悶葫蘆教我

如何猜得破這酒食不明我如何吃得安穩你只說與我你那小管營是甚麼樣人在那里曾和我相會我便喫他的酒食那箇人道便是前日都頭初來時廳上立的那箇白手帕包頭絡着右手那人便是小管營武松道莫不是穿青紗上蓋立在管營相公身邊的那箇人那人道正是老管營相公兒子武松道我待吃殺威棒時敢是他說救了我是麼那人道正是小管營對他父親說了因此不打都頭武松道却又蹺蹊我自是清河縣人氏他自是孟州人自來素不相識如何這般看覷我必有箇緣故我且問你那小管營姓甚名誰那人道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人都叫他做金眼彪施恩武松聽了道想他必是箇好男子

你且去請他出來和我相見了這酒食便可喫你的你若不請他出來和我厮見時我半點兒也不喫你的那人道小管管分付小人道休要說知備細教小人待半年三箇月方纔說知相見武松道休要胡說你只去請小管管出來和我相會了便罷那人害怕那里肯去武松有些焦燥起來那人只得去裏面說知多時只見施恩從裏面跑將出來看着武松便拜武松慌忙荅禮說道小人是箇治下的囚徒自來未曾拜識尊顏前日又蒙救了一頓大棒今又蒙每日好酒好食相待甚是不當又沒半點兒差遣正是無功受祿寢食不安施恩荅道小弟久聞兄長大名如雷灌耳只恨雲程阻隔不能勾相見今日幸得兄長到此

正要拜識威顏只恨無物款待因此懷羞不敢相見武松問道却纔聽得伴當所說且教武松過半年三箇月却有話說正是小管營要與小人說甚話施恩道村僕不省得事脫口便對兄長說知道却如何造次說得武松道管營恁地時却是秀才要倒教武松驚破胆皮悶了怎地過得你且說正是要我怎地施恩道既是村僕說出了小弟只得告訴因爲兄長是箇大丈夫眞男子有件事欲要相央除是兄長便行得只是兄長路遠到此氣力有虧未經完足且請將息半年三五箇月待兄長氣力完足那時却對兄長說知備細武松聽了呵呵大笑道管營聽稟我去年害了三箇月瘧疾景陽岡上酒醉裡打翻了一隻大蟲也

只三拳兩脚便自打死了何況今日施恩道而今且未可說且等兄長再將養幾時待貴體完完備備那時方敢告訴武松道只是道我沒氣力了既是如此說時我昨日看見天王堂前那箇石墩約有多少斤重施恩道敢怕有四五百斤重武松道我且和你去看一看武松不知拔得動也不施恩道請喫罷酒了同去武松道且去了回來喫未遲兩箇來到天王堂前衆囚徒見武松和小管營同來都躲身唱喏武松把石墩略搖一搖大笑道小人眞箇嬌憊了那里拔得動施恩道三五百斤石頭如何輕視得他武松笑道小管營也信眞箇拳不起你衆人且躲開看武松拳一拳武松便把上半截衣裳脫下來拴在腰裡把那箇

石墩只一抱輕輕地抱將起來雙手把石墩只一撇撲地打下地裏一尺來深衆囚徒見了盡皆駭然武松再把右手去地裏一提提將起來望空只一擲擲起去離地一丈不高武松雙手只一接接來輕輕地放在原舊安處回過身來看着施恩并衆囚徒武松面上不紅心頭不跳口裏不喘施恩近前抱住武松便拜道兄長非凡人也眞天神衆囚徒一齊都拜道眞神人也施恩便請武松到私宅堂上請坐了武松道小管營今番須同說知有甚事使令我去施恩道且請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時却得相煩告訴武松道你要教人幹事不要說兒女像攔倒恁地不是幹事的人了便是一刀一割的也(松)也替你去幹

若是有些言語佞的非爲人也那施恩又手不離方寸總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武松顯出那人的手段重施這打虎的威風來奪一個有名的去處攧翻那厮盖世的英雄正是雙拳起處雲雷吼飛脚來時風雨驚畢竟施恩方對武松說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這裡形容武松逼眞英雄比景陽岡上打虎差得多了又曰士爲知己者死設令今日有施恩者一如待武二郎者待卓吾老子卓吾老子即手無縛鷄之力亦當爲之奪快活林打蔣門神也不知者以爲爲口腹也



武松醉打蔣門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二十九

第二十九回

施恩重霸孟州道　武松醉打蔣門神

詩曰

堪嘆英雄大丈夫　飄蓬四海謾嗟吁　武松不轉魁梧器　施子難爲遠大圖　頃刻趙城應返璧　逡巡合浦便還珠　他時水滸馳芳譽　方識男兒蓋世無

說話當時施恩向前說道兄長請坐待小弟備細告訴衷曲之事武松道小管營不要文文謅謅揀緊要的話直說來施恩道小弟自幼從江湖上師父學得些小鎗棒在身孟州一境起小弟一箇諢名叫做金眼彪小弟此間東門

外有一座市井地名喚做快活林但是山東河北客商們都來那里做買賣有百十處大客店三二十處賭坊兌坊往常時小弟一者倚仗隨身本事二者捉着營裡有八九十箇棄命囚徒去那里開着一箇酒肉店都分與衆店家和賭錢兌坊裡但有過路婦女之人到那里來時先要來參見小弟然後許他去趁食那許多去處每朝每日都有閑錢月終也有三二百兩銀子尋覓如此撰錢近來被這本管內張團練新從東路州來帶一箇人到此那廝姓蔣名忠有九尺來長身材因此江湖上起他一箇諢名叫做蔣門神那廝不說長大原來有一身好本事使得好鎗棒拽拳飛脚相撲爲最自誇大言道三年上太嶽爭交不得

有對普天之下沒我一般的了因此來奪小弟的道路小弟不肯讓他乞那厮一頓拳脚打了兩箇月起不得牀前日兄長來時兀自包着頭兜着手直到如今傷痕未消本待要起人去和他廝打他却有張團練那一班兒正軍若是鬧將起來和營中先自拆理有這一點無窮之恨不能報得久聞兄長是箇大丈夫不在蔣門神之下怎地得兄長與小弟出得這口無窮之怨氣死而瞑目只恐兄長遠路辛苦氣未完力未足因此且教將息半年三月等貴體氣完力足方請商議不期村僕脫口失言說了小弟當以實告武松聽罷呵呵大笑便問道那蔣門神還是幾顆頭幾條臂膊施恩道也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如何有多武

松笑道我只道他三頭六臂有那吒的本事我便怕他原來只是一顆頭兩條臂膊既然沒那吒的模樣却如何怕他施恩道只是小弟力薄藝疎便敵他不過武松道我却不是說嘴憑着我胸中本事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既是恁地說了如今却在這里做甚麼有酒時拿了去路上吃我如今便和你去看我把這廝和大蟲一般結果他拳頭重時打死了我自償命施恩道兄長少坐待家尊出來相見了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明日先使人去那里探聽一遭若是本人在家時後日便去若是那廝不在家時却再理會空自去打草驚蛇倒乞他做了手脚却是不好武松焦燥道小管營你可知着他打了原來不

有是子有是父可供一笑

是男子漢做事去便去等甚麼今日明日要去便走怕他準備正在那里勸不住只見屏風背後轉出老管營來叫道義士老漢聽你多時也今日幸得相見義士一面愚男如撥雲見日一般且請到後堂少敘片時武松跟了到裏面老管營道義士且請坐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對相公坐地老管營道義士休如此說愚男萬幸得遇足下何故謙讓武松聽罷唱箇無禮喏相對便坐了施恩却立在面前武松道小管營如何却立地施恩道家尊在上相陪兄長請自尊便武松道恁地時小人却不自在老管營道既是義士如此這里又無外人便教施恩也坐了僕從搬出酒肴菓品盤饌之類老管營親自與武松把盞說

道義士如此英雄誰不欽敬愚男原在快活林中做些買賣非爲貪財好利實是壯觀孟州增添豪傑氣象不期今被蔣門神倚勢豪強公然奪了這箇去處非義士英雄不能報讐雪恨義士不棄愚男滿飲此杯受愚男四拜拜爲長兄以表恭敬之心武松荅道小人年幼無學如何敢受小管營之禮往自折了武松的草料當下飲過酒施恩納頭便拜了四拜武松連忙荅禮結爲弟兄當日武松歡喜飲酒吃得大醉了便教人扶去房中安歇不在話下

遠戍牢城作配軍　偶從公廨遇知音　施恩先有知人鑒　雙手擎還快活林

次日施恩父子商議道武松昨夜痛醉必然中酒今日如

何敢叫他去且推道使人採聽來其人不在家裡延挨一日却再理會當日施恩來見武松說道今日且未可去小弟已使人採知這廝不在家裡明日飯後却請兄長去武松道明日去時不打緊今日又氣我一日早飯罷吃了茶施恩與武松去營前閑走了一遭回來到客房裡說些鎗法較量些拳棒看看晌午邀武松到家裡只具數杯酒相待下飯按酒不記其數武松正要吃酒見他只把按酒添來相勸心中不快意吃了晌午飯起身別了回到客房裡坐地只見那兩箇僕人又來伏侍武松洗浴武松問道你家小官營今日如何只將肉食出來請我却不多將些酒出來與我吃是甚意故僕人答道不敢瞞都頭說今早老

容與堂藏板

妙。妙。已。前。三。號。不過岡。

管營和小管營議論今日本是要央都頭去怕都頭夜來酒多恐今日中酒怕悞了正事因此不敢將酒出來明日正要央都頭去幹正事武松道恁地時道我醉了悞了你大事僕人道正是這般計較僕人少間也自去了當夜武松巴不得天明早起來洗漱罷頭上裹了一頂萬字頭巾身上穿了一領土色布衫腰裡繫條紅絹膀膊下面腿絣護膝八答麻鞋討了一箇小膏藥貼了臉上金印施恩早來請去家裡吃早飯武松吃了茶飯罷施恩便道後槽有馬備來騎去武松道我又不脚小騎那馬怎地只要依我一件事施恩道哥哥但說不妨小弟如何敢道不依武松道我和你出得城去只要還我無三不過望施恩道兄長

快。人。

如何是無三不過望小弟不省其意武松笑道我說與你
你要打蔣門神時出得城去但遇着一箇酒店便請我吃
三碗酒若無三碗時便不過望子去這箇喚做無三不過
望施恩聽了想道這快活林離東門去有十四五里田地
等來賣酒的人家也有十二三家若要每店吃三碗時恰
好有三十五六碗酒纔到得那里恐哥哥醉也如何使得
武松大笑道你怕我醉了沒本事我却是沒酒沒本事帶
妙一分酒便有一分本事五分酒五分本事我若吃了十分
酒這氣力不知從何而來若不是酒醉後了膽大景陽岡
說上如何打得這隻大蟲那時節我須爛醉了好下手又有
力又有勢施恩道却不知哥哥是恁地家下有的是好酒

只恐哥哥醉了失事因此夜來不敢將酒出來請哥哥深飲待事畢時盡醉方休既然哥哥原來酒後越有本事時恁地先教兩箇僕人自將了家裡的好酒菓品餚饌去前路等候却和哥哥慢慢地飲將去武松道恁麼却纔中我意去打蔣門神教我也有些膽量沒酒時如何使得手段出來還你今朝打倒那廝教衆人大笑一場施恩當時打點了叶兩箇僕人先挑食籃酒擔拿了些銅錢去了施老管營又暗暗地選揀了一二十條大漢壯健的人慢慢的隨後來接應都分付下了且說施恩和武松兩箇離了安平寨出得孟州東門外來行過得三五百步只見官道旁邊早望見一座酒肆望子挑出在簷前看那箇酒店時但

見

門迎驛路戶接鄉村芙蓉金菊傍池塘翠柳黃槐遮酒肆壁上描劉伶貪飲窓前畫李白傳杯淵明歸去王弘送酒到東籬佛印山居蘇軾迎禪來北閣聞香駐馬三家醉知味停舟十里香不惜抱琴沽一醉信知終日卧斜陽可刪

那兩箇桃食擔的僕人已先在那里等候施恩邀武松到裏面坐下僕人已自安下肴饌將酒來篩武松道不要小盞兒吃大碗篩來只斟三碗僕人排下大碗將酒便斟武松也不謙讓連吃了三碗便起身僕人慌忙收拾了器皿逕前去了武松笑道却纔去肚裏發一發我們去休兩箇

便離了這座酒肆出得門來此時正是七月間天氣炎暑未消金風乍起兩箇解開衣襟又行不得一里多路來到一處不村不郭却早又望見一箇酒旗兒高挑出在林樹裏來到林木叢中看時却是一座賣村醪小酒店但見

古道村坊傍溪酒店楊柳陰森門外荷花旖旎池中飄飄酒旆舞金風短短蘆簾遮酷日磁盆架上白泠泠滿貯村醪瓦瓮頭前香噴噴初蒸社醞村童量酒想非昔日相如少婦當壚不是他年卓氏休言三斗宿醒便是二升也醉 都可刪

當時施恩武松來到村坊酒肆門前施恩立住了腳問道此人可笑兄長此間是箇村醪酒店哥哥飲麼武松道遮莫酸鹹苦

潑問甚滑辣清香是酒還須飲三碗若是無三不過岡便了兩箇入來坐下僕人排了菓品按酒武松連吃了三碗便起身走僕人慌忙收了家火什物趕前去了兩箇出得店門來又行不到一二里路上又見個酒店武松入來又吃了三碗便走話休絮繁武松施恩兩箇一處走着但遇酒店便入去吃三碗約莫也吃過十來處好酒肆施恩看武松時不十分醉武松問施恩道此去快活林還有多少路施恩道沒多了只在前面遠遠地望見那箇林子便是武松道既是到了你且在別處等我我自去尋他施恩道這話最好小弟自有安身去處望兄長在意切不可輕敵武松道這箇却不妨你只要叫僕人送我前面再有酒店

時我還要吃施恩叫僕人仍舊送武松施恩自去了武松又行不到三四里路再吃過十來碗酒此時已有午牌時分天色正熱却有些微風武松酒却湧上來把布衫挽開雖然帶着五七分酒却裝做十分醉的前顛後偃東倒西歪來到林子前那僕人用手指道只前頭丁字路口便是蔣門神酒店武松道既是到了你自去躲得遠着等我打倒了你們却來武松搶過林子背後見一箇金剛來大漢披着一領白布衫撒開一把交椅拿着蠅拂子坐在綠槐樹下乘凉武松看那人時生得如何但見

形容醜惡相貌麤疎一身紫肉橫生幾道青筋暴起黃髯斜起唇邊樸地蟬蛾惟眼圓睜眉目對懸星像坐下

猙獰如猛虎行時彷彿似門神

這武松假醉佯顛斜着眼看了一看心中自忖道這箇大漢以定是蔣門神了直搶過去又行不到三五十步早見丁字路口一箇大酒店簷前立着望竿上面挂着一箇酒望子寫着四箇大字道河陽風月轉過來看時門前一代綠油闌干插着兩把銷金旗每把上五箇金字寫道醉裡乾坤大壺中日月長一邊廂肉案砧頭操刀的家生一壁廂蒸作饅頭燒柴的厨竈去裡面一字兒擺着三隻大酒缸半截埋在地裏缸裏面各有大半缸酒正中間裝列着櫃身子裡面坐着一箇年紀小的婦人正是蔣門神初來孟州新娶的妾原是西毛子裡唱說諸般官調的頂老那

婦人生得如何

眉橫翠岫眼露秋波櫻桃口淺暈微紅春笋手輕舒嫩玉冠兒小明鋪魚鱗掩映烏雲衫袖窄巧染榴花薄籠瑞雪金釵插鳳寶釧圍龍儘教崔護去尋藥疑是文君重賣酒

武松看了瞅着醉眼逕透入酒店裏來便去櫃身相對一付座頭上坐了把雙手按着卓子上不轉眼看那婦人在櫃身裏那婦人瞧見回轉頭看了別處武松看那店裡時也有五七箇當槽的酒保武松却敲着卓子叫道賣酒的主人家在那里一箇當頭的酒保過來看看武松道客人要打多少酒武松道打兩角酒先把些來嘗看那酒保去

櫃上叫那婦人舀兩角酒下來傾放桶裡盪一碗過來道客人嘗酒武松拿起來聞一聞搖着頭道不好不好換將來酒保見他醉了將來櫃上道娘子胡亂換些與他那婦人接來傾了那酒又舀些上等酒下來酒保將去又盪一碗過來武松提起來呷了一口叫道這酒也不好快換來酒保忍氣吞聲拏了酒去櫃邊道娘子胡亂再換些好的與他休和他一般見識這客人醉了只待要尋鬧相似胡亂換些好的與他噇那婦人又舀了一等上色好的酒來與酒保酒保把桶兒放在面前又盪一碗過來武松吃了道這酒略有些意思問道過賣你那主人家姓甚麼酒保答道姓蔣武松道却如何不姓李那婦人聽了道

這廝那[illegible]　不[illegible]野火麼酒保道眼見得是酒外鄉蠻子不省得了休聽他放屁武松問道你說甚麼酒保道我們自說話客人你休管自吃酒武松道過賣你叫櫃上那婦人下來相伴我吃酒酒保喝道休胡說這是主人家娘子武松道便是主人家娘子待怎地相伴我吃酒也不打緊那婦人大怒便罵道殺才該死的賊推開櫃身子却待遶出來武松早把土色布衫脫下上半截揣在腰裏便把水桶酒只一滌在地上搶入櫃身子裡却好接着小婧人武松手硬那里掙扎得被武松一手接住溪蹉一隻手把冠兒捏做粉碎揪住雲髻隔櫃身子提將出來望潍酒缸裡只一丟聽得撲同的一聲響可憐這婦人正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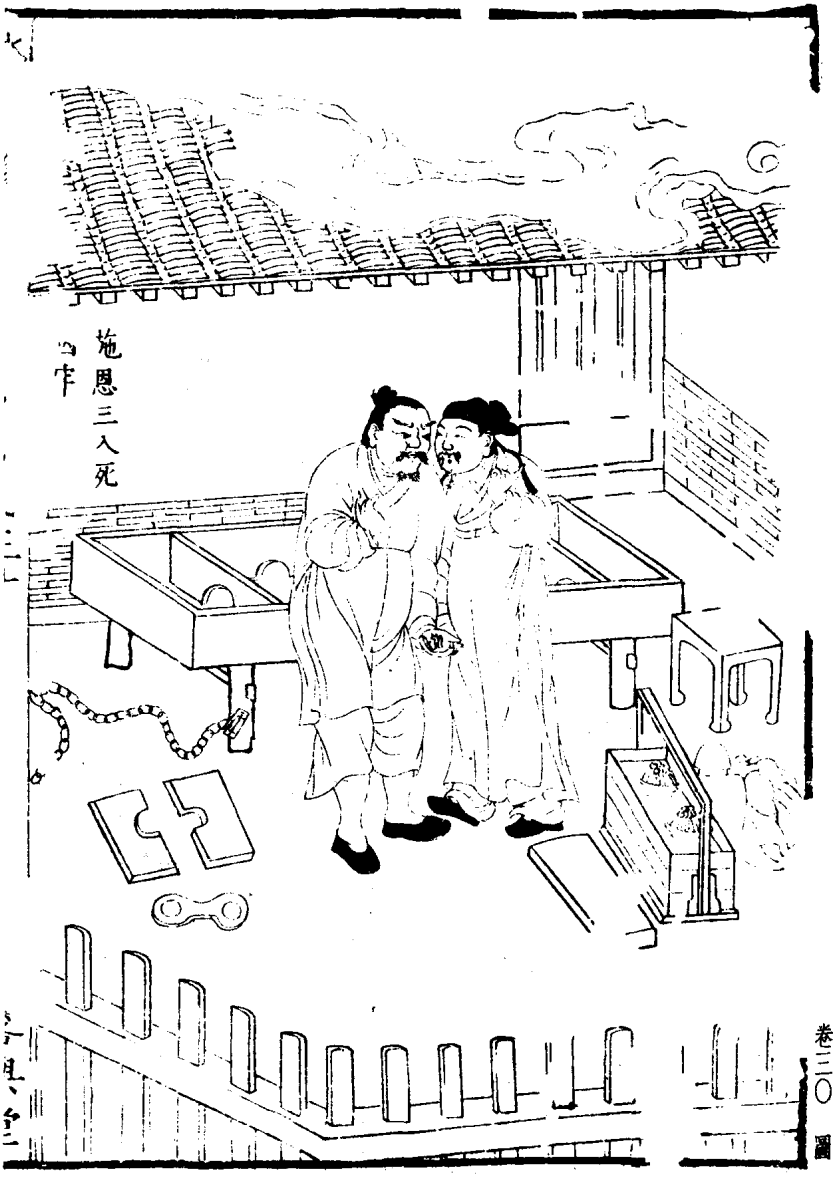
直丟在大酒缸裡武松托地從櫃身前踏將出來有幾個當槽的酒保手脚活些箇的都搶來迸武松武松手到輕輕只一提攥入懷裡來兩手拏住也望大酒缸裡只一掉也丟在酒缸裡面又一箇酒保迸來提着頭只一掉也丟在酒缸裡面又有兩箇來的酒保一拳一脚都被武松打倒了先前三箇人在三隻酒缸裡那里掙扎得起後面兩箇人在地下扒不動這幾箇火家搗子打得屁滾尿流爭的走了

武松道那廝必然去報蔣門神來我就接將去大路上打倒他好看教衆人笑一笑武松大踏步赶將出來那箇搗子逕迸去報了蔣門神蔣門神見說吃了一驚踢翻了交椅大步出來將來武松却好迎着正在大潤

路上去 六近因酒色所迷沒虛了身子
先自吃了那 驚濟將來那步不曾停住怎地及得武松
虎一般似健的人又有心來等他蔣門神見了武松心裏
已八他醉只顧赶將入來說時遲那時快武松先把兩箇
頭去蔣門神臉上虛影一影忽地轉身便走蔣門神大
踏將來被武松一飛脚踢起踢中蔣門神小腹上雙手
按了便蹲下去武松一踅踅將過來那隻右脚早踢起直
飛 門神額角 踢着正中望後便倒武松追入一步
捕提起這一錠兒大小拳頭望蔣門神臉上便打
原來說過的打蔣門神樸手先把拳頭虛影一影便轉身
却先飛起左脚踢中了便轉過身來再飛起右脚這一樸

武松平生的眞實學非
小可打的蔣門神在地下叫饒武松說道若要我饒你
要依我一
蔣門神在地下叫道好漢
說
便是三件 我也依得武松指定蔣門神叫他出那
三件事來有分教大開孟州城來上梁山泊且教改頭換
一來尋主剪髮齊眉去殺人單竟武松對蔣門神說出那
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武松固難得而施恩尤不易得蓋有伯樂自
是一也故曰賞鑑有時有英雄無日無


施恩三入死牢


飛雲浦
武松大鬧飛雲浦

第三十回

施恩三入死囚牢　武松大鬧飛雲浦

詩曰

一切諸煩惱　皆從不忍生　見機而耐性　妙悟生光明　佛語戒無論　儒書貴莫爭　好條快活路　只是少人行

話說當時武松踏住蔣門神在地下指定面門道若要我饒你性命只依我三件事使罷蔣門神便道好漢但說蔣忠都依武松道第一件要你便離了快活林回鄉去將一應家火什物隨即交還原主金眼彪施恩誰教你强奪他

的蔣門神慌忙應道依得依得武松道第二件我如今饒了你起來你便去央請快活林為頭為腦的英雄豪傑都來與施恩陪話蔣門神道小人也依得武松道第三件你從今日交割還了便要你離了這快活林連夜回鄉去不許你在孟州住在這里不回去時我見一遍打你一遍我見十遍打十遍輕則打你半死重則結果了你命你依得麼蔣門神聽了要掙扎性命連聲應道依得依得蔣忠都依武松就地下提起蔣門神來看時打得臉青嘴腫頦子歪在半邊額角頭流出鮮血來武松指着蔣門神說道休言你這廝鳥蠢漢景陽岡上那隻大蟲也只打三拳兩脚我已自打死了量你這箇值得甚的快交割還他但遲了些

箇再是一頓便一發結果了你這厮蔣門神此時方纔知是武松只得喏喏連聲告饒正說之間只見施恩早到帶領着三二十箇悍勇軍健都來相幫却見武松贏了蔣門神不勝之喜圍圍擁定武松武松指着蔣門神道本主已自在這里了你一面便搬一面快去請人來陪話蔣門神答道好漢且請去店裡坐地武松帶一行人都到店裡看時滿地盡是酒漿這兩箇為男女正在缸裡扶墻摸壁扎掙那婦人方纔從缸裡扒得出來頭臉都吃磕破了下半截淋淋漓漓都拖着酒漿那幾箇火家酒保走得不見影了武松與衆人入到店裏坐下喝道你等快收拾起身一面安排車子收拾行李先送那婦人去了一面叫不着傷

容與堂藏板

的酒保去鎮上請十數箇爲頭的豪傑之士都來店裡替蔣門神與施恩陪話儘把好酒開了有的是按酒都擺列了卓面請衆人坐地武松叫施恩在蔣門神上首坐定各人面前放隻大碗叫酒保只顧篩來酒至數碗武松開話道衆位高鄰都在這里小人武松自從陽谷縣殺了人配在這里聞聽得人說道快活林這座酒店原是小施管營造的屋宇等項買賣被這蔣門神倚勢豪强公然奪了白白地占了他的衣飯你衆人休猜道是我的主人我和他並無干涉我從來只要打天下這等不明道德的人我若路見不平眞乃拔刀相助我便死了不怕今日我本待把蔣家這廝一頓拳脚就打死除了一害且看你衆高鄰面

上權寄下這廝一條性命則今晚便教他投外府去若不離了此間再撞見我時景陽岡上大蟲便是模樣衆人纔知道他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都起身替蔣門神陪話道好漢息怒教他便搬了去奉還本主那蔣門神吃他一嚇那里敢再做聲施恩便點了家火什物交割了店肆蔣門神羞慚滿面相謝了衆人自喚了一輛車兒去了就裏了行李起身不在話下且說武松邀衆高鄰直吃得盡醉方休至晚衆人散了武松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却說施老管營聽得兒子施恩重霸得快活林酒店自騎了馬直來店裡相謝武松連日在店內飲酒作賀快活林一境之人都知武松了得那一箇不來拜見武松自此重整

店面開張酒肆老管營自回安平寨理事施恩使人打聽蔣門神帶了家小不知去向這里只顧自做買賣且不去理他就留武松在店裡居住自此施恩的買賣比往常加增三五分利息各店家并各賭坊兌坊加利倍送閑錢來與施恩施恩得武松爭了這口氣把武松似爺娘一般敬重施恩自此重霸得孟州道快活林不在話下正是

惡人自有惡人魔　報了寃讎是若何　從此施恩心下喜　武松終日醉顏酡

荏苒光陰早過了一月之上炎威漸退玉露生凉金風去暑以及深秋有話即長無話即短當日施恩正和武松在店裏閑坐說話論些拳棒鎗法只見店門前兩三箇軍漢

牽着一疋馬來店裡尋問主人道那箇是打虎的武都頭施恩却認得是孟州守禦兵馬都監張蒙方衙內親隨人施恩便向前問道你等尋武都頭則甚那軍漢說道奉都監相公鈞旨聞知武都頭是箇好男子特地差我們將馬來取他相公有鈞帖在此施恩看了尋思道這張都監是我父親的上司官屬他調遣今者武松又是配來的囚徒亦屬他管下只得教他去施恩便對武松道兄長這幾位郎中是張都監相公處差來取你他既着人捧馬來哥哥心下如何武松是箇一勇之夫終無計較便道他既是取我只得走一遭看他有甚話說隨即換了衣裳巾幘帶了箇小伴當上了馬一同衆人投孟州城裡來到得張都監

容與堂藏板

宅前下了馬跟着那軍漢直到廳前參見張都監那張蒙方在廳上見了武松來大喜道教進前來相見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又手立在側邊張都監便對武松道我聞知你是箇大丈夫男子漢英雄無敵敢與人同死同生我帳前見缺恁地一箇人不知你肯與我做親隨梯已人麼武松跪下稱謝道小人是箇牢城營內囚徒若蒙恩相擡舉小人當以執鞭墜鐙伏侍恩相張都監大喜便叫取菓盒酒出來張都監親自賜了酒叫武松吃的大醉就前廳廊下收拾一間耳房與武松安歇次日又差人去施恩處取了行李來只在張都監家宿歇早晚都監相公不住地喚武松進後堂與酒與食放他穿房入戶把做親人一般

看待又叫裁縫與武松徹裏徹外做秋衣武松見了也自歡喜心內尋思道難得這箇都監相公一力要擡舉我自從到這里住了寸步不離又沒工夫去快活林與施恩說話雖是他頻頻使人來相看我多管是不能勾入宅裡來武松自從在張都監宅裡相公見愛但是人有些公事來央浼他的武松對都監相公說了無有不依外人都送些金銀財帛段疋等件武松買箇柳箱子把這送的東西都鎖在裡面不在話下時光迅速却早又是八月中秋怎見得中秋好景但見

玉露泠泠金風淅淅井畔梧桐落葉池中菡萏成房新鴈初鳴南樓上動人愁慘寒蛩韵急旅館中孤客憂懷

舞風楊柳半摧殘帶雨芙蓉逞妖艷秋色平分催節序
月輪端正照山河

當時張都監向後堂深處鴛鴦樓下安排筵宴慶賞中秋叫喚武松到裏面飲酒武松見夫人宅眷都在席上吃了一杯便待轉身出來張都監喚住武松問道你那里去武松荅道恩相在上夫人宅眷在此飲宴小人理合廻避張都監大笑道差了我敬你是箇義士特地請將你來一處飲酒如自家一般何故却要廻避你是我心腹人何碍便一處飲酒不妨武松道小人是箇囚徒如何敢與恩相坐地張都監道義士你如何見外此間又無外人便坐不妨武松三回五次謙讓告辭張都監那里肯放定要武松一

處坐地武松只得唱箇無禮喏遠遠地斜着身坐了張都監着丫鬟養娘斟酒相勸一杯兩盞看看飲過五七杯酒張都監叫撤上菓卓飲酒又進了一兩套食次說些閒話問了些鎗法張都監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叫取大銀賞鍾斟酒與義士吃連珠箭勸了武松幾鍾看看月明光彩照入東窓武松吃的半醉却都忘了禮數只顧痛飲張都監叫喚一箇心愛的養娘叫做玉蘭出來唱曲那玉蘭生得如何但見

臉如蓮蕚唇似櫻桃兩彎眉畫遠山青一對眼明秋水潤纖腰嫋娜綠羅裙掩映金蓮素體馨香絳紗袖輕籠玉笋鳳釵斜插籠雲髻象板高擎立玳筵

（可惜小人只圖要陷害人便幹）

那張都監指着玉蘭道這里別無外人只有我心腹之人武都頭在此你可唱箇中秋對月時景的曲兒教我們聽則箇玉蘭執着象板向前各道箇萬福頻開喉嚨唱隻東坡學士中秋水調歌唱道是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只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高捲珠簾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常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萬里共嬋娟

這玉蘭唱罷放下象板又各道了一箇萬福立在一邊張都監又道玉蘭你可把一巡酒這玉蘭應了便拿了一付

妻妾出來做引子亦可笑也

勸杯丫嬛斟酒先遞了相公次勸了夫人第三便勸武松飲酒張都監叫斟滿着武松那里敢擡頭起身遠遠地接過酒來唱了相公夫人兩箇大喏拿起酒來一飲而盡便還了盞子張都監指着玉蘭對武松道此女頗有些聰明伶俐善知音律極能針指如你不嫌低微數日之間擇了良辰將來與你做箇妻室時武松起身再拜道量小人何者之人怎敢望恩相宅眷爲妻枉自折武松的草料張都監笑道我既出了此言必要與你你休推故阻我必不負約當時一連又飲了十數杯酒約莫酒湧上來恐怕失了禮節便起身拜謝了相公夫人出到廳前廊下房門前開了門覺道酒食在腹未能便睡去房裏脫了衣裳除下巾

幘拿條稍棒來廳心裏月明下使幾回棒打了幾箇輪頭仰面看天時約有三更時分武松進到房裡却待脫衣去睡只聽得後堂裏一片聲叫起有賊來武松聽得道都監相公如此愛我又把花枝也似箇女兒許我他後堂內裏有賊我如何不去救護武松獻勤提了一條稍棒逕搶入後堂裏來只見那箇唱的玉蘭慌慌張張走出來指道一箇賊逕入後花園裏去了武松聽得這話提着稍棒大踏步直赶入花園裡去尋時一週遭不見復翻身却逕出來不提防黑影裡撇出一條板凳把武松一交絆翻走出七八箇軍漢叫一聲捉賊就地下把武松一條麻索綁了武松急叫道是我那衆軍漢那里容他分說只見堂裡燈燭

熒煌張都監坐在廳上一片聲叫道拿將來衆軍漢把武松一步一棍打到廳前武松叫道我不是賊是武松張都監看了大怒變了面皮喝罵道你這箇賊配軍本是箇强盜賊心賊肝的人我倒要擡舉你一力成人不曾虧負了你半點兒却纔教你一處吃酒同席坐地我指望要擡舉與你箇官你如何却做這等的勾當武松大叫道相公非干我事我來捉賊如何倒把我捉了做賊武松是箇頂天立地的好漢不做這般的事張都監喝道你這厮休賴且把他押去他房裡搜看有無賍物衆軍漢把武松押着逕到他房裡打開他那柳藤箱子看時上面都是些衣服下面却是些銀酒器皿約有一二百兩賍物武松見了也自

目睜口呆只得叫屈衆軍漢把箱子擡出廳前張都監看了大罵道賊配軍如此無禮賍物正在你箱子裡搜出來如何賴得過常言道衆生好度人難度原來你這厮外貌相人倒有這等賊心賊肝既然賍証明白沒話說了連夜便把賍物封了且叫送去機密房裡監收天明却和這厮說話武松大叫冤屈那里肯容他分說衆軍漢扛了賍物將武松送到機密房裡收管了張都監連夜使人去對知府說了押司孔目上下都使用了錢次日天明知府方纔坐廳左右緝捕觀察把武松押至當廳賍物都扛在廳上張都監家心腹人賫着張都監被盜的文書呈上知府看了那知府喝令左右把武松一索捆翻牢子節級將一束

問事獄具放在面前武松却待開口分說知府喝道這廝原是遠流配軍如何不做賊以定是一時見財起意既是贓正明白休聽這廝胡說只顧與我加力打這廝那牢子獄卒拏起批頭竹片雨點地打下來武松情知不是話頭只得屈招做本月十五日一時見本官衙內許多銀酒器皿因而起意至夜乘勢竊取入已與了招狀知府道這廝正是見財起意不必說了且取枷來釘了監下牢子將過長枷把武松枷了押下死囚牢裡監禁了正是

都監貪污重可嗟　得人金帛售奸邪　假將歌女爲婚配　却把忠良做賊拏

且說武松下在大牢裏尋思道時耐張都監那廝安排這

得知般圈套坑陷我我若能勾掙得性命出去時却又理會牢子獄卒把武松押在大牢裡將他一雙脚畫夜匣着又把木枷釘住雙手那里容他些鬆寬話裏却說施恩已有人報知此事慌忙入城來和父親商議老管營道眼見得是張團練替蔣門神報仇買囑張都監却設出這條計策陷害武松必然是他着人去上下都使了錢受了人情賄賂衆人以此不由他分說必然要害他性命我如今尋思起來他須不該死罪只是買求兩院押牢節級便好可以存他性命在外却又別作商議施恩道見今當牢節級姓康的和孩兒最過得好只得去求免他如何老管營道他是爲你吃官司你不去救他更待何時施恩將了一二百兩

銀子逕投康節級却在牢未回施恩叫他家着人去牢裡說知不多時康節級歸來與施恩相見施恩把上件事一一告訴了一遍康節級答道不瞞兄長說此一件事皆是張都監和張團練兩箇同姓結義做弟兄見今蔣門神躲在張團練家裡却央張團練買囑這張都監商量設出這條計來一應上下之人都是蔣門神用賄賂我們都接了他錢廳上知府一力與他做主定要結果武松性命只有當案一箇葉孔目不肯因此不敢害他這人忠直伏義不肯要害平人亦不貪愛金寶只有他不肯要錢以此武松還不吃虧今聽施兄所說了牢中之事盡是我自維持如今便去寬他今後不教他吃半點兒苦你却快央人去只

買葉孔目要求他早斷出去便可救得他性命他恩取一百兩銀子與康節級康節級那里肯受再三推辭方纔收了施恩相別出門來逕回營裡又尋一箇和葉孔目知契的人送一百兩銀子與他只求早早緊急決斷那葉孔目已知武松是箇好漢亦自有心周全他已把那文案做得活着只被這知府受了張都監賄賂囑托不肯從輕勘來武松竊取人財又不得死罪因此互相延挨只要牢裡謀他性命今來又得了這一百兩銀子亦知是用陷武松却把這文案都改得輕了盡出豁了武松只待限滿決斷有詩爲証

牀吏紛紛據要津　公然白日受黃金　西廳孔目心

如水　海內清廉楷德音（與他送施恩白銀一百兩）

且說施恩於次日安排了許多酒饌甚是齊備來央康節級引領直進大牢裡看視武松見面送飯此時武松已自得康節級看覷將這刑禁都放寬了施恩又取三二十兩銀子分俵與衆小牢子取酒食吃武松吃了施恩附耳低言道這場官司明明是都監替蔣門神報仇陷害哥哥你且寬心不要憂念我已央人和葉孔目說通了甚是周全你的好意且待限滿斷決你出去却再理會此時武松得鬆寬了已有越獄之心聽得施恩說罷却放了那片心施恩在牢裡安慰了武松歸到營中過了兩日施恩再備些酒食錢財又央康節級引領入牢裡與武松說話相見了

將酒食管待又分俵了些零碎銀子與衆人做酒錢回監家來又央浼人上下去使用催趲打點文書過得數日施恩再備了酒肉做了幾件衣裳再央康節級維持相引將來牢裡請衆人吃酒買求看覷武松叫他更換了些衣服吃了酒食出入情熟一連數日施恩來了大牢裏三次却不隄防被張團練家心腹人見了回去報知那張團練便去對張都監說了其事張都監却再使人送金帛來與知府就說與此事那知府是箇貪好太守官接受了賄賂便差人常常下牢裏來鬧看但見鬧人便要拏問施恩得知了那里敢再去看覷武松却自得康節級和衆牢子自照管他施恩自此早晚只去得康節級家裡討得信知長短都不在

話下看看前後將及兩月有這當案葉孔目一力主張知府處早晚說開就理那知府方纔知得張都監接受了蔣門神若干銀子通同張團練設計排陷武松自心裏想道你倒撰了銀兩教我與你害人因此心都懶了不來管看捱到六十日限滿牢中取出武松當廳開了枷當案葉孔目讀了招狀定擬下罪名脊杖二十刺配恩州牢城原盜賍物給還本主張都監只得着家人當官領了賍物當廳把武松斷了二十脊杖刺了金印取一面七斤半鐵葉盤頭枷釘了押一紙公文差兩箇壯健公人防送武松限了時日要起身那兩箇公人領了牒文押解了武松出孟州

孔目推詳秉至公　武松垂死又疏通　今朝遠戍恣

州去　病草凄凄遇煖風

且說葉孔目從公擬斷決配了武松原來武松吃斷棒之時却得老管營使錢通了葉孔目又看覷他知府亦知他被陷害不十分來打重因此斷得棒輕武松忍着那口氣帶上行枷出得城來兩箇公人監在後面約行得一里多路只見官道傍邊酒店裡鑽出施恩來看着武松道小弟在此專等武松看施恩時又包着頭絡着手臂武松問道我好幾時不見你如何又做恁地模樣施恩荅道實不相瞞哥哥說小弟自從牢裏三番相見之後知府得知了不時差人下來牢裏點閘那張都監又差人在牢門口左近

兩邊尋看着因此小弟不能勾再進大牢裡來看望兄長只在得康節級家裡討信半月之前小弟正在快活林中店裡只見蔣門神那廝又領着一夥軍漢到來廝打小弟被他又痛打一頓也要小弟央央逸人陪話却被他仍復奪了店面依舊交還了許多家火什物小弟在家將息未起今日聽得哥哥斷配恩州特有兩件綿衣送與哥哥路上穿着煮得兩隻熟鵝在此請哥哥吃兩塊了去施恩便邀兩箇公人請他入酒肆那兩箇公人那里肯進酒店裏去便發言發語道武松這廝他是箇賊漢不爭我們吃你的酒食明日官府上須惹口舌你若怕打快走開去施恩見不是話頭便取十來兩銀子送與他兩箇公人那廝兩箇

那里肯接惱忿忿地只要催促武松上路施恩討兩碗酒叫武松吃了把一箇包裹拴在武松腰裡把這兩隻熟鵝掛在武松行枷上施恩附耳低言道包裹裡有兩件綿衣一帕子散碎銀子路上好做盤纏也有兩雙八答麻鞋在裏面只是要路上仔細隄防這兩箇賊男女不懷好意武松點頭道不須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兩箇來也不懼他你自回去將息且請放心我自有措置施恩拜辭了武松哭着去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朝磨暮折走天涯　坐遷行催重可嗟　多謝施恩深餽送　稜稜義氣實堪誇

武松和兩箇公人上路行不數十里之上兩箇公人悄悄

地商議道不見那兩箇來武松聽了自暗暗地尋思冷笑道沒你娘鳥與那厮倒來撲復老爺武松右手却吃釘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鵝來只顧自吃也不采那兩箇公人又行了一二里路再把這隻熟鵝除來右手扯着把左手拆來只顧自吃行不過五里路把這兩隻熟鵝都吃盡了約莫離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見前面路邊先有兩箇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先在那里等候見了公人監押武松到來便幫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見這兩箇公人與那兩箇提朴刀的擠眉弄眼打些暗號武松早睃見自瞧了八分魍魎只安在肚裏却且只做不見又走不過數里多路只見前面來到一處濟濟蕩蕩

真本漢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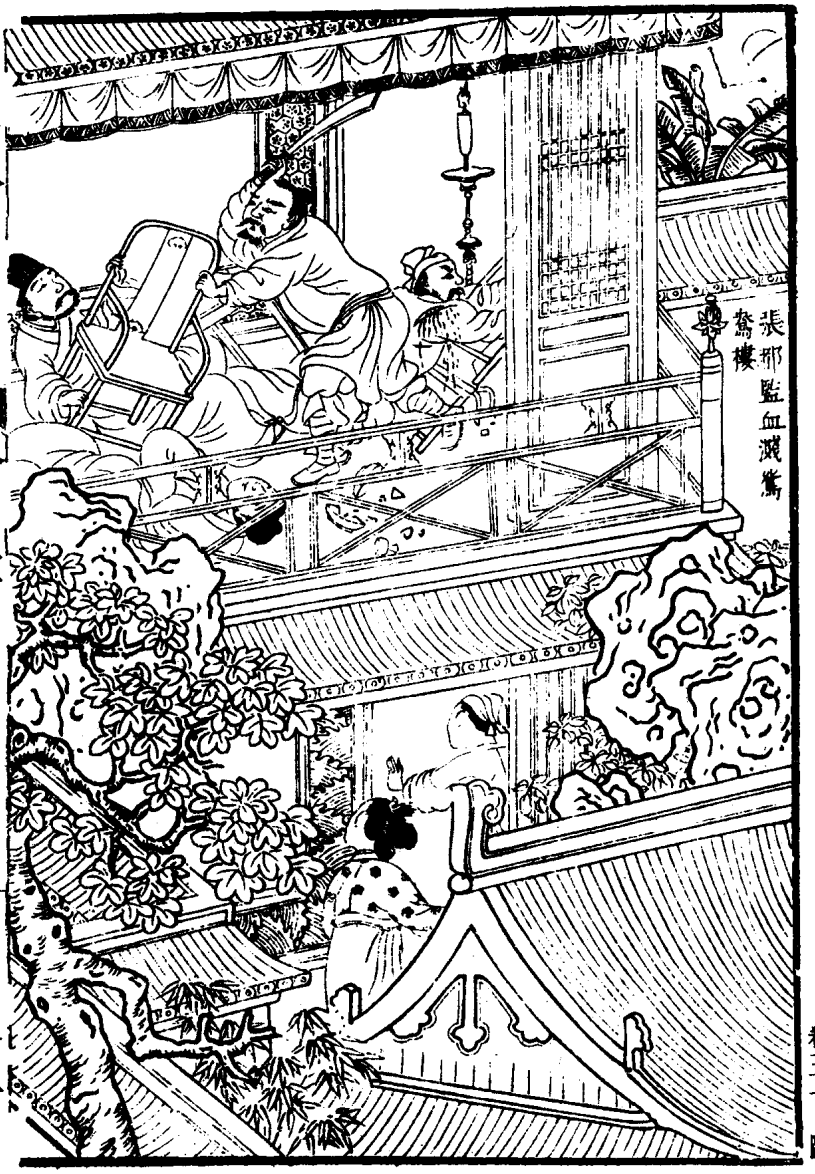
魚浦四面都是野港潤河五箇人行至浦邊一條潤板橋一座牌樓上有牌額寫着道飛雲浦三字武松見了假意問道這里地名喚做甚麼去處兩箇公人應道你又不眼瞎須見橋邊牌額上寫道飛雲浦武松楚仕道我要淨手則箇那一箇公人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聲下去一飛腳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裡去這一箇急待轉身武松右腳早起撲咚地也踢下水裡去那兩箇提朴刀的漢子望橋下便走武松喝一聲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做兩半箇扯開封皮將來撇在水裡赶將下橋來那兩箇先自驚倒了一箇武松趂上前去望那一箇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便奪過朴刀來搠上幾朴刀死在地上却轉身回來這箇

纔撑得起正待要走武松迫着劈頭揪住喝道你這廝實
說我便饒你性命那人道小人兩箇是蔣門神徒弟今被
師父和張團練定計使小人兩箇來相幫防送公人一處
來害好漢武松道你師父蔣門神今在何處那人道小人
臨來時和張團練都在張都監家裡後堂鴛鴦樓上吃酒
專等小人回報武松道原來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刀落
也把這人殺了解下他腰刀來揀好的帶了一把將兩箇
屍首都攛在浦裡又怕那兩箇公人不死提起朴刀每人
身上搠了幾朴刀立在橋上看了一回思量道雖然殺了
這四箇賊男女不殺得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如何出得
這口恨氣提着朴刀躊躇了半晌一箇念頭竟透回孟州

城裏來不是這箇武松投孟州城裏來要殺張都監有分
敎畫堂深處屍橫廳事堦前紅燭光中血滿彩樓閣內閧
動乾坤大鬧寰宇正是兩隻大蟲分勝敗一雙惡獸併輸
贏畢竟武松再逢回孟州城裏來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
解

李生曰看此回文字乃知腹中鄒笑裡刀世上無所不
有雖然畢竟張都監作何結果害人者人先害之矣又
何盬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


張邢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一

第三十一回

張都監血濺鴛鴦樓　武行者夜走蜈蚣嶺

詞曰

神明照察難除奸狡之心國法昭彰莫絕兇頑之輩損人益已終非悠遠之圖害衆成家豈是久長之計福緣善慶皆因德行而生禍起傷財蓋爲不仁而至知廉識恥不遭羅網之灾舉善薦賢必有榮華之地行慈行孝乃後代之昌榮懷姪懷奸是終身之禍患廣施恩惠人生何處不相逢多結寃讐路逢狹處難廻避

話說這篇言語勸人行善逢善行惡逢惡話裏所說張都

監聽信這張團練說誘囑托替蔣門神報仇貪圖賄賂設出這條奇計陷害武松性命臨斷出來又使人買囑兩箇防送公人却教蔣門神兩箇徒弟相幫公人同去路上結果他性命誰想四箇人倒都被武松搠死在飛雲浦了當時武松立於橋上尋思了半晌躊躇起來恁恨冲天不殺得張都監如何出得這口恨氣便去死屍身邊解下腰刀選好的取把將來跨了條條好朴刀提着再逕回孟州城裏來進得城中早是黃昏時候只見家家閉戶處處關門但見

十字街熒煌燈火九曜寺香靄鐘聲一輪明月掛青天幾點疎星明碧漢六軍營內鳴鳴畫角頻吹五鼓樓頭

點點銅壺正滴四邊宿霧昏昏罩舞榭歌臺三市寒煙隱隱蔽綠窓朱戶兩兩佳人歸繡幙雙雙士子掩書幃當下武松入得城來逕奔去張都監後花園墻外却是一箇馬院武松就在馬院邊伏着聽得那後槽却在衙裏未曾出來正看之間只見呀地角門開後槽提着箇燈籠出來裏面便關了角門武松却躲在黑影裏聽那更鼓時早打一更四點那後槽上了草料掛起燈籠鋪開被卧脫了衣裳上床便睡武松却來門邊挨那門響後槽喝道老爺方纔睡你要偷我衣裳也早些里武松把朴刀倚在門邊却掣出腰刀在手裡又呀呀地推門那後槽那里忍得住便從床上赤條條地跳將起來拏了攪草棍拔了拴却待

開門被武松就勢推開去搶入來把這後槽匹頭揪住却待要叫燈影下見明晃晃地一把刀在手裡先自驚得八分軟了口裡只叫得一聲饒命武松道你認得我麼後槽聽得聲音方纔知是武松便叫道哥哥不干我事你饒了我罷武松道你只實說張都監如今在那里後槽道今日和張團練蔣門神他三箇吃了一日酒如今兀自在鴛鴦樓上吃里武松道這話是實麼後槽道小人說慌就害疔瘡武松道恁地却饒你不得手起一刀把這後槽殺了砍下頭來一脚踢過屍首武松把刀插入鞘裡就燈影下去腰裏解下施恩送來的綿衣將出來脫了身上舊衣裳把那兩件新衣穿了拴縛得緊緻把腰刀和鞘跨在腰裡却

把後槽一床絮被包了散碎銀兩入在纏袋裡却把來掛在門邊又將兩扇門立在墻邊先去吹滅了燈火却閃將出來拿了朴刀從門上一步步扒上墻來月却明亮照耀如同白日武松從墻頭上一跳却跳在墻裏便先來開了角門掇過了門扇復翻身入來虛掩上角門栓都提過了武松却望燈明處來看時正是厨房裡只見兩箇丫嬛正在那湯鑵邊埋怨說道伏侍了一日兀自不肯去睡只是要茶吃那兩箇客人也不識羞恥噇得這等醉了也兀自不肯下樓去歇息只說箇不了那兩箇女使正口裏喃喃訥訥地怨悵武松却倚了朴刀掣出腰裡那口帶血刀來把門一推呀地推開門搶入來先把一箇女使髽角兒揪

任一刀殺了那一箇却待要走兩隻脚一似釘住了的再要叫時口裡又似啞了的端的是驚得呆了休道是兩箇丫嬛便是說話的見了也驚得口裏半舌不展武松手起一刀也殺了却把這兩箇屍首拖放竈前去了厨下燈火趁着那窓外月光一步步挨入堂裡來武松原在衙裡出入的人已自都認得路數逕踅到鴛鴦樓胡梯邊來捏脚捏手模上樓時早聽得那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說話武松在胡梯口聽只聽得蔣門神口裏稱讚不了只說虧了相公與小人報了冤仇再當重重地答報恩相這張都監道不是看我兄弟張團練面上誰肯幹這等的事你雖費用了些錢財却也安排得那厮好這早晚多是在那

里下手那厮敢是死了只教在飛雲浦結果他待那四人明早回來便見分曉張團練道這一夜四箇對付他一箇有甚麽不了再有幾箇性命也沒了蔣門神道小人也分付徒弟來只教就那里下手結果了快來回報正是

暗室從來不可欺　古今奸惡盡誅夷　金風未動蟬先覺　暗送無常死不知

武松聽了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冲破了青天右手持刀左手叉開五指搶入樓中只見三五枝畫燭高明一兩處月光射入樓上甚是明朗面前酒器皆不曾收蔣門神坐在交椅上見是武松吃了一驚把這心肝五臟都提在九霄雲外說時遲那時快蔣門神急待掙扎時武松

早落一刀劈臉剁着和那交椅都砍翻了武松便轉身回過刀來那張都監方纔伸得脚動被武松當時一刀齊耳根連頸子砍着撲地倒在樓板上兩箇都在掙命這張團練終是箇武官出身雖然酒醉還有些氣力見剁翻了兩箇料道走不迭便提起一把交椅輪將來武松只接過住就勢只一推休說張團練酒後便清醒白醒時也近不得武松神力撲地望後便倒了武松赶入去一刀先剁下頭來蔣門神有力掙得起來武松左脚早起翻筋斗踢一脚按住也割下頭轉身來把張都監也割了頭見卓子上有酒有肉武松拿起酒鐘子一飲而盡連吃了三四鍾便去死屍身上割下一片衣襟來蘸着血去白粉壁上大寫下

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把卓子上銀酒器皿踏匾了
揣幾件在懷裏却待下樓只聽得樓下夫人聲音叫道樓
上官人們都醉了快着兩箇上去攙扶說猶未了早有兩
箇人上樓來武松却閃在胡梯邊看時却是兩箇自家親
隨人便是前日拿捉武松的武松在黑處讓他過去却攔
住去路兩箇入進樓中見三箇屍首橫在血泊裏驚得面
面廝覷做聲不得正如分開八片頂陽骨傾下半桶冰雪
水急待回身武松隨在背後手起刀落早剁翻了一箇那
一箇便跪下討饒武松道却饒你不得揪住也砍了頭殺
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武松道一不做二不休殺了一百
箇也只是這一死提了刀下樓來夫人問道樓上怎地大

容與堂藏板

只合殺三箇正身其餘都是多的

驚小恠武松搶到房前夫人見條大漢入來不自問道是誰武松的刀早飛起劈面門剁着倒在房前聲喚武松按住將去割時刀切頭不入武松心疑就月光下看那刀時已自都砍缺了武松道可知割不下頭來便抽身去後門外去拿取朴刀丟了缺刀復翻身再入樓下來只見燈明前番那箇唱曲兒的養娘玉蘭引着兩箇小的把燈照見夫人被殺死在地下方纔叫得一聲苦也武松握着朴刀向玉蘭心窩裡搠着兩箇小的亦被武松搠死一朴刀一箇結果了走出中堂把拴拴了前門又入來尋着兩三箇婦女也都搠死了在房裡武松道我方纔心滿意足有詩爲証

都監貪婪甚可羞　謾施奸計結深讐　豈知天道能昭鑒　漬血橫屍蒲畫樓

武松道走了罷休撇了刀鞘提了朴刀出到角門外來馬院裏除下纏袋來把懷裡踏匾的銀酒器都裝在裏面拴在腰裏拽開脚步倒提朴刀便走到城邊尋思道若等開門須吃拿了不如連夜越城走便從城邊踏上城來這孟州城是箇小去處那上城苦不甚高就女墻邊望下先把朴刀虛按一按刀尖在上棒稍向下托地只一跳把棒一拄立在濠塹邊月明之下看水時只有一二尺深此時正是十月半天氣各處水泉皆涸武松就濠塹邊脫了鞋襪解下腿絣護膝抓扎起衣服從這城濠裡走過對岸却想

容與堂藏板

起施恩送來的包裹裡有兩雙八答麻鞋取出來穿在脚上聽城裏更點時已打四更三點武松道這口鳥氣今日方纔出得鬆縣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只可撒開提了朴刀投東小路便走了一五更天色朦朦朧朧尚未明亮武松一夜辛苦身體困倦棒瘡發了又疼那里熬得過望見一座樹林裏一個小小古廟武松迸入裏面把朴刀倚了解下包裹來做了枕頭撲翻身便睡却待合眼只見廟外邊探入兩把撓鈎把武松搭住兩箇人便搶入來將武松按定一條繩索捆了那四箇男女道這鳥漢子却肥了好送與大哥去武松那里掙扎得脫被這四箇人奪了包裹朴刀却似捉羊的一般脚不點地拖到村裡來這四箇

奇。○○○

男女於路上自言自說道看這漢子一身血跡却是那里來莫不做賊着了手來武松只不做聲由他們自說行不到三五里路早到一所草屋內把武松推將進去側首一箇小門裏面點着碗燈四箇男女將武松剝了衣裳掛在亭柱上武松看時見竈邊梁上掛着兩條人腿武松自肚裏尋思道却撞在橫死人手裡死得沒了分曉早知如此時不若去孟州府裡首告了便吃一刀一剮却也留得一箇清名於世那四箇男女提着那包裹口裡叫道大哥大嫂快起來我們張得一箇好行貨在這里了只聽得前面應道我來也你們不要動手我自來開剝沒一盞茶時只見兩箇人入屋後來武松看時前面一箇婦人背後一箇

大漢兩箇定睛看了武松那婦人便道這箇不是叔叔武都頭那大漢道快解了我兄弟武松看時那大漢不是別人却正是來園子張青這婦人便是母夜叉孫二娘這四箇男女吃了一驚便把索子解了將衣服與武松穿了頭巾已自扯碎且拿箇毡笠子與他戴上便請出前面客席裡叙禮罷張青大驚連忙問道賢弟如何恁地模樣武松答道一言難盡自從與你相別之後到得牢城營裡得蒙施管營兒子喚做金眼彪施恩一見如故每日好酒好肉管顧我爲是他有一座酒肉店在城東快活林内甚是趋錢却被一箇張團練帶來的蔣門神那廝倚勢豪强公然白白地奪了施恩如此告訴我却路見不平我醉打了蔣

門神復奪了快活林施恩以此敬重我後被張團練買囑張都監定了計謀取我做親隨設智陷害替蔣門神報仇八月十五日夜只推有賊賺我到裏面却把銀酒器皿預先放在我箱籠內拿我解送孟州府裡强扭做賊打招了監在牢裡却得施恩上下使錢透了不曾受苦又得當案葉孔目仗義疎財不肯陷害平人又得當牢一箇康節級與施恩最好兩箇一力維持待六十日限滿脊杖二十轉配恩州昨夜出得城來時耐張都監設計教蔣門神使兩箇徒弟和防送公人相幫就路上要結果我到得飛雲浦僻靜去處正欲要動手先被我兩脚把兩箇公人踢下水裡去赶上這兩箇鳥男女也是一朴刀一箇搠死了都撇

在水裏思量這口鳥氣怎地出得因此再回孟州城裏去一更四點進去馬院裏先殺了一箇養馬的後槽扒入墻內去就厨房裡殺了兩箇丫嬛直上鴛鴦樓上把張都監張團練蔣門神三箇都殺了又砍了兩箇親隨下樓來又把他老婆兒女養娘都戳死了連夜逃走跳城出來走了一五更路一時困倦棒瘡發了又疼因行不得投一小廟裏權歇一歇却被這四箇揜縛了來那四箇搗身便拜在地下道我們四箇都是張大哥的火家因爲連日賭錢輸了去林子裡尋些買賣却見哥哥從小路來身上淋淋滴滴都是血跡却在土地廟裡歇我四箇不知是甚人早是張大哥這幾時分付道只要捉活的不分付時也壞了大

哥性命因此我們只拿撓鉤叉索出去正是有眼不識太山一時誤犯着哥哥恕罪則箇張青夫妻兩箇笑道我們因有罣心這幾時只要他們拿活的行貨他這四個如何省的那裏知我心裡事若是我這兄弟不困乏時不說你這四個男女更有四十個也近他不得因此我叫你們等我自來武松道既然如此他們沒錢去賭我賞你些便把包裹打開取十兩銀子把與四人將去分那四個搶子拜謝武松張青看了也取三二兩銀子賞與他們四個自去分了張青道賢弟不知我心從你去後我只怕你有些失支脫節或早或晚回來因此上分付這幾個男女但凡拿得行貨只要活的那厮們慢仗義的趁活教了敵他不過

的必致殺害以此不教他們將刀仗出去只與他挽鉤套索方纔聽得說我便心疑連忙分付等我自來看誰想果是賢弟我見一向無信只道在孟州快活了無事不寄書來不期如此受苦孫二娘道只聽得叔叔打了蔣門神又是醉了亂他那一箇來往人不吃驚有在快活林做買賣的客商只說到這里却不知向後的事叔叔困倦且請去客房裡將息却再理會張青引武松去客房裡睡了兩口兒自去厨下安排些佳肴美饌酒食管待武松不移時整治齊備專等武松起來相叙有詩爲証

逃生潛越孟州城　虎穴狼坡暮夜行　珍重佳人識音語　便開綁縛叙高情

不象　多可刪　多一刪去一是

却說孟州城裡張都監衙內也有躲得過的直到五更纔敢出來衆人叫起裡面親隨外面當直的軍牢都來看視聲張起來街坊鄰舍誰敢出來捱到天明時分却來孟州府裡告狀知府聽說罷大驚火速差人下來檢驗了殺死人數行兇人出沒去處填畫了圖樣格目回府裡稟覆知府道先從馬院裏入來就殺了養馬的後槽一人有脫下舊衣二件次到廚房裡灶下殺死兩箇丫嬛後門邊遺下行兇缺刀一把樓上殺死張都監一員并親隨二人外有請到客官張團練與蔣門神二人白粉壁上衣襟蘸血大寫八字道殺人者打虎武松也樓下捌死夫人一口在外捌死玉蘭并妳娘二口兒女三口共計殺死男女一十五

名擄掠去金銀酒器六件知府看罷便差人把住孟州四門點起軍兵等官幷緝捕人員城中坊廂里正逐一排門搜捉兇人武松次日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告稱殺死四人在浦內見有殺人血痕在飛雲浦橋上屍首俱在水中知府接了狀子當差本縣縣尉下來一面着人打撈起四個屍首都檢驗了兩個是本府公人兩個自有苦主各備棺木盛殮了屍首盡來告狀催促捉拿兇首償命城裡閉門三日家至戶到逐一挨查五家一連十家一保那里不去搜尋眼見得施管營暗地使錢不出城裏捉獲不着知府押了文書委官下該管地面各鄉各保各都各村盡要排家搜捉緝捕兇首篤了武松鄉貫年甲貌相模樣盡影

圖形出三千貫信賞錢如有人知得武松下落赴州告報隨文給賞如有人藏匿犯人在家宿食者事發到官與犯人同罪遍行隣近州府一同緝捕且說武松在張青家裡將息了三五日打聽得事務篾刺一般緊急紛紛攘攘有做公人出城來各鄉村緝捕張青知得只得對武松說道二哥不是我怕事不留你安身如今官司搜捕得緊急排門挨戶只恐明日有些踈失必須怨恨我夫妻兩個我却尋個好安身去處與你在先也曾對你說來只不知你中心肯去也不武松道我這幾日也曾尋思想這事必然要發如何在此安得身牢正有一個哥哥又被嫂嫂不仁害了負能來到這里又被人如此陷害祖家親戚都沒了今

日若得哥哥有這好去處叫武松去我如何不肯去只不知是那里地面張青道是青州管下一座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和一箇青面獸好漢楊志在那裡打家劫舍霸着一方落草青州官軍捕盜不敢正眼覷他賢弟只除去那里安身立命方纔免得這罪犯若投別處去終久要吃拿了他那里常常有書來取我入夥我只爲戀土難移不曾去的我寫一封書去備細說二哥的本事於我面上如何不着你入夥那里去做個頭領誰敢來拿你武松道大哥也說的是我也有心恨時辰未到緣法不能湊巧今日既是殺了人事發了沒潛身處此爲最妙大哥你便寫書與我去只今日便行張青隨即取幅紙來備細寫了

這婦人通得

一封書把與武松安排酒食送路只見好夜又孫二娘指着張青說道你如何便只這等叫叔叔去前面定吃人捉了武松道阿嫂你且說我怎地去不得如何便吃人捉了孫二娘道阿叔如今官司遍處都有了文書出三千貫信賞錢畫影圖形明寫鄉貫年甲到處張掛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走到前路須賴不過張青道臉上貼了兩個膏藥便了孫二娘笑道天下只有你乖你說這痴話這個如何瞞得過做公的我却有個道理只怕叔叔依不得武松道我既要逃災避難如何依不得孫二娘大笑道我說出來阿叔却不要嗔惟武松道阿嫂但說的便依孫二娘道二年前有箇頭陀打從這里過吃我放翻了把來

好計策

做了幾日饅頭餡却留得他一個鐵界箍一身衣服一領皂布直裰一條雜色短縧絛一本度牒一串一百单八顆人頂骨數珠一箇沙魚皮鞘子插着兩把雪花鎮鉄打成的戒刀這刀如常半夜裡鳴嘯的響叔叔既要逃難只除非把頭髮剪了做個行者須遮得頭上金印又且得這本度牒做獲身符年甲貌相又和叔叔相等却不是前緣前世阿叔便應了他的名字前路去誰敢來盤問這件事好麽張青拍手道二嫂說得是我倒忘了這一着正是

緝捕急如星火　顛危好似風波　若要免除災禍

且須做個頭陀

張青道二哥你心裏如何武松道這個也使得只恐我不

像出家人模樣張青道我且與你扮一扮看孫二娘去房中取出包袱來打開將出許多衣裳教武松裡外穿了武松自看道却一似與我身上做的着了皂直裰繫了絲把毡笠兒除下來解開頭髮摺疊起來將戒箍兒箍起掛着數珠張青孫二娘看了兩箇喝采道却不是前生注定武松討面鏡子照了也自哈哈大笑起來張青道二哥爲何大笑武松道我照了自也好笑我也做得個行者大哥便與我剪了頭髮張青拿起剪刀替武松把前後頭髮都剪了武松見事務看看緊急便收拾包裹要行張青又道二哥你聽我說不是我要便宜你把那張都監家裡的酒器留下在這里我揀些零碎銀兩與你去路上做盤纏萬無

一失武松道大哥見的分明盡扎出來與了張青換了一包散碎金銀都拴在纏袋內繫在腰裡武松飽吃了一頓酒飯拜辭了張青夫妻二人腰裏跨了這兩口戒刀當晚都收拾了孫二娘取出這本度牒就與他縫箇錦袋盛了教武松掛在貼肉胸前武松拜謝了他夫妻兩個臨行張青又分付道二哥於路小心在意凡事不可托大酒要少吃休要與人爭鬧也做些出家人行逕諸事不可燥性省得被人看破了如到了二龍山便可寫封回信寄來我夫妻兩個在這里也不是長久之計敢怕隨後收拾家私也來山上入夥二哥保重保重千萬拜上魯揚二頭領武松辭了出門揀起雙袖搖擺着便行張青夫妻看了喝采道

果然好個行者但見

前面髮梳映齊眉後面髮參差際頸皂直襯好似烏雲遮體雜色縧如同花蟒纏身額上界箍兒燦爛依稀火眼金精身間布衲襖斑斕彷彿銅筋鐵骨戒刀兩口擎來殺氣橫秋頂骨百顆念處悲風滿路神通廣大遠過回生起死佛圖澄相貌威嚴好似伏虎降龍盧六祖直饒揭帝也歸心便是金剛須拱手

當晚武行者辭了張青夫妻二人離了大樹十字坡便落路走此時是十月間天氣日正短轉眼便晚了約行不到五十里早望見一座高嶺武行者趁着月明一步步上嶺來料道只是初更天色武行者立在嶺頭上看時見月從

東邊上來照得嶺下一株木光輝若那時果然好座高嶺但見

高山峻嶺峭壁懸崖石角稜層侵斗柄樹梢彷彿接雲霄烟嵐堆裡時聞幽鳥閙啼翡翠陰中每聽哀猿孤嘯弄風山鬼向溪邊侮戲樵夫揮尾野狐立岩下驚張獵戶好似峨嵋山頂過渾如大庾嶺頭行

當下武行者正在嶺上看着月明走過嶺來只聽得前面林子裡有人笑聲武行者道又來作怪這般一條淨蕩蕩高嶺有甚麼人笑語走過林子那邊去打一看只見松樹林中傍山一座墳庵約有十數間草屋推開着兩扇小窓一箇先生模着一箇婦人在那窓前看月戲笑武行者見

了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便想道這是山間林下出家人却做這等勾當便去腰裡掣出那兩口爛銀也似戒刀來在月光下看了道刀却自好到我手裡不曾發市且把這個鳥先生試刀手腕上懸了一把再將這把插放鞘內把兩隻直裰袖結起在背上竟來到菴前敲門那先生聽得便把後窓關上武行者拿起塊石頭便去打門只見呀地側首門開走出一個道童來喝道你是甚人如何敢半夜三更大驚小惟敲門打戶做甚麼武行者睜圓惟眼大喝一聲先把這鳥道童祭刀說猶未了手起處錚地一聲響道童的頭落在一邊倒在地下只見菴裡那個先生大叫道誰敢殺了我道童托地跳將出來那先生手輪着兩

唯道是武松

口寶劒竟奔武行和武松大笑道我的本事不要箱兒裡去取正是撓着我的痒處便去鞘裡再拔了那口戒刀輪起雙戒刀來迎那先生兩箇就月明之下一來一往一去一回兩口劒寒光閃閃雙戒刀冷氣森森鬧了良久渾如飛鳳迎鸞戰不多時好似角鷹擊兎兩個鬪了十數合只聽得山嶺傍邊一聲響亮兩個裹倒了一個但見月光影裡紛紛紅雨憤人腥殺氣叢中一顆人頭從地滾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旦無常萬事休畢竟兩個裹厮殺倒了一個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武二郎是箇漢子勿論其他即殺人留姓字一

鄭已超出尋常萬萬矣



武松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
擊宋江

第三十二回

武行者醉打孔亮　錦毛虎義釋宋江

詩曰

風波世事不堪言　莫把行藏信手拈　投藥救人翻
致恨　當場排難每生嫌　嬋娟負德終遭辱　謫許
行兇獨被嫌　列宿相逢同聚會　大施恩惠及閻閻

當時兩個聞了十數合那先生被武行者賣箇破綻讓那
先生兩口劒砍將入來被武行者轉過身來看得親切只
一戒刀那先生的頭滾落在一邊屍首倒在石上武行者
大叫庵裡婆娘出來我不殺你只問你個緣故只見庵裡

風水先生害人者不止于此

走出那個婦人來倒地便拜武行道你休拜我你且說這里是甚麼去處那先生却是你的甚麼人那婦人哭着道奴是這崗下張太公家女兒這庵是奴家祖上墳庵這先生不知是那里人來我家裡投宿言說善習陰陽能識風水我家爹娘不合留他在莊上因請他來這里墳上觀看地理被他說誘又留他住了幾日那厮一日見了奴家便不肯去了住了三兩箇月把奴家爹娘哥嫂都害了性命却把奴家强騙在此墳庵裡住這箇道童也是別處擄掠來的這崗喚做蜈蚣崗這先生見這條崗好風水以此他便自號飛天蜈蚣王道人武行道你還有親眷麼那婦人道親戚自有幾家都是莊農之人誰敢和他爭論武

行者道這廝有些財帛麼婦人道他已積蓄得一二百兩金銀武行者道有時你快去收拾我便要放火燒庵也那婦人問道師父你要酒肉吃麼武行者道有時將來請我那婦人道請師父進庵裡去吃武行者道怕別有人暗笑我麼那婦人道奴有幾顆頭敢瞞得師父武行者隨那婦人入到庵裡見小窓邊卓子上擺着酒肉武行者討大碗吃了一回那婦人收拾得金銀財帛已了武行者便就裡面放起火來那婦人捧着一包金銀獻與武行者乞性命武行者道我不要你的你自將去養身快走快走那婦人拜謝了自下嶺去武行者把那兩個屍首都搬在火裡燒了拂了戒刀連夜自過嶺來逕逕取路免不得饑食渴飲

○既不貪財又不好色武行者非聖人而何

夜宿曉行望着青州地面[illegible]了十數日但遇村房道
店市鎮鄉城果然都有榜文張掛在彼處捕獲武松到處
雖有榜文武松已自做了行者於路却沒人盤詰他時遇
十一月間天色好生嚴寒當日武松一路上買酒買肉吃
只是敵不過寒威上得一條土岡早望見前面有一座高
山生得十分嶮峻武行者下土岡子來走得三五里路早
見一個酒店門前一道清溪屋後都是顛石亂山看那酒
店時却是個村落小酒肆但見

門迎溪澗山映茅茨疎籬畔梅開玉蘂小窓前松偃蒼
龍烏皮卓椅盡列着羌鉢甕甌黃泥牆壁畫畫着酒仙
詩客一條青旆舞寒風兩句詩詞招過客端的是走驟

騎聞香須任馬使風帆知味也停舟

武行者過得那土岡子來逕透入那村酒店裡坐下便叫道酒店主人家先打兩角酒來肉便買些來吃店主人應道實不瞞師父說酒却有些茅柴白酒肉却都賣沒了武行者道且把酒來溫塞店主人便去打兩角酒大碗價篩來教武行者吃將一碟熟菜與他過口片時間吃盡了兩角酒又叫再打兩角酒來店主人又打了兩角酒大碗篩來武行者只顧吃比及過岡子時先有三五分酒了一發吃過這四角酒又被朔風一吹酒却湧上武松却大呼小叫道主人家你真個沒東西賣你便自家吃的肉食也回些與我吃了一發還你銀子主人笑道也不曾見這角

出家人酒和肉只管要吃却要里去取師父你也只好隨
休武行者道我又不白吃你的如何不賣與我店主人道
我和你說過只有這些白酒那得別的東西賣正在店裡
論口只見外面走入一條大漢引着三四個人入店裡來
武行者看那大漢時但見

頂上頭巾魚尾赤身上戰袍鴨頭綠脚穿一對踢土靴
腰繫數尺紅膀膊面圓耳大唇濶口方長七尺以上身
材有二十四五年紀相貌堂堂強壯士未侵女色少年
郎

那條大漢引着衆人入進店裡主人笑容可掬迎着道大
郎請坐那漢道我分付你的安排也未店主人答道雞與

肉都已煮熟了只等大郎來那漢道我那青花瓮酒在那
里店主人道有在這里那漢引了衆人便向武行者對席
上頭坐了那同來的三四人却坐在肩下店主人却捧出
一尊青花瓮酒來開了泥頭傾在一箇大白盆裡武行者
偷眼看時却是一瓮甯下的好酒被風吹過酒的香味來
武行者聞了那酒香味喉嚨痒將起來恨不得鑽過來搶
吃只見店主人又去厨下把盤子托出一對熟雞一大盤
精肉來放在那漢面前便擺下菜蔬用杓子舀酒去盪武
行者看了自已面前只是一楪兒熟菜不由的不氣正是
眼飽肚中饑武行者酒又發作恨不得一拳打碎了那卓
子大叫道主人家你來你這……好欺負客人当我不還你

錢店主人連忙來問道師父多焦燥要酒便說武行者睜着雙眼喝道你這厮好不曉道理這青花瓮酒和雞肉之類如何不賣與我我也一般還你銀子店主人道青花瓮酒和雞肉都是那大郎家裡自將來的只借我店裡坐地吃酒武行者心中要吃那里聽他分說一片聲喝道放屁放屁店主人道也不曾見你這箇出家人恁地蠻法武行者喝道怎地是老爺蠻法我白吃你的那店主人道我倒不曾見出家人自稱老爺武行者聽了跳起身來又開五指望店主人臉上只一掌把那店主人打個踉蹌直撞過那邊去那對席的大漢見了大怒看那店主人時打的半邊臉都腫了半日掙扎不起那大漢跳起身來指定

武松道你這個鳥頭陀好不依本分却怎地便動手動脚的却不道是出家人勿起嗔心武行者道我自打他干你甚事那大漢怒道我好意勸你你這鳥頭陀敢把言語傷我武行者聽得大怒便把卓子推開走出來喝道你那廝說誰那大漢笑道你這鳥頭陀要和我廝打正是來太歲頭上動土那大漢便點手叫道你這賊行者出來和你說話武行者喝道你道我怕你不敢打你一搶搶到門邊那大漢便閃出門外去武行者趕到門外那大漢見武松長壯那里敢輕敵便做箇門戶等着他武行者搶入去按住那漢手那大漢却待用力跌武松怎禁得他千百斤神力就手一扯扯入懷來只一[illegible]向去恰似放翻小孩兒

一般那里做得半分手脚那三四個村漢看了手顫脚麻
那里敢上前來武行者踏住那大漢提起拳頭來只打實
落處打了二三十拳就地下提起來望門外溪裡只一丟
那三四個村漢叫聲苦不知高低都下溪裡來救起那大
漢就攙扶著投南去了這店主人吃了這一掌打得麻了
動掸不得自入屋後去躲避了武行者道好呀你們都去
了老爺却吃酒肉把個碗去白盆內舀那酒來只顧吃卓
子上那對雞一盤子肉都未曾吃動武行者且不問筯雙
手扯來任意吃没半個時辰把這酒肉和雞都吃個八分
武行者醉飽了把直裰袖結在背上便出店門沿溪而走
却被那北風捲將起來武行者捉脚不住一路上搶將來

離那酒店走不得四五里路傍邊土墻裡走出一隻黃狗
看着武松叫武行者看時一隻大黃狗赶着吠武行者大
醉正要尋事恨那隻狗赶着他只管吠便將左手鞘裡掣
出一口戒刀來大踏步赶那隻黃狗遶着溪岸叫武行者
一刀砍將去却砍箇空使得力猛頭重脚輕翻筋斗倒撞
下溪裏去却起不來冬月天道溪水止涸雖是只有一二
尺深淺的水却寒冷的當不得扒起來淋淋的一身水却
見那口戒刀浸在溪裏武行者便低頭去撈那刀時撲地
又落下去了只在那溪水裡滾岸上側首墻邊轉出一頭
人來當先一個大漢頭戴毡笠子身穿鵝黃紵絲袖襖手
裡拿着一條梢棒背後十數個人跟着都拏木杷白棍數

內一個指道這溪裡的賊行者便是打了小哥哥的如今小哥哥尋不見大哥哥自引了二三十個莊客逕逾酒店裡捉他去了他却來到這里說猶未了只見遠遠地那個吃打的漢子換了一身衣服手裡提着一條朴刀背後引着三二十箇莊客都是有名的漢子怎見的正是叫做

長王三　矮李四　急三千　慢八百　笆上糞

屎裡蛆　米中虫　飯內屁　鳥上刺　泔小生

木伴哥　牛筋等

這一二十個盡是爲頭的莊客餘者皆是村中搗子都拖鎗攙棒跟着那個大漢吹風胡哨來尋武松赶到墻邊見了那漢指着武松對那穿鵝黃襖子的大漢道這個賊頭

咤正是打兄弟的那個大漢道且捉這廝去莊裡細細拷打那漢喝聲下手三四十人一發上可憐武松醉了掙扎不得急要爬起來被衆人一齊下手橫拖倒拽捉上溪來轉過側首墻邊一所大莊院兩下都是高墻粉壁垂柳喬松閣遶着墻院衆人把武松推搶入去剥了衣裳奪了戒刀包裹揪過來掷在大柳樹上教取一束藤條來細細的打那廝却纔打得三五下只見莊裡走出一個人來問道你兄弟兩個又打甚麼人只見這兩個大漢叉手道師父聽稟兄弟今日和隣莊三四個相識去前面小路店裡吃三盃酒回耐這個賊行者到來尋鬧把兄弟痛打了一頓又將來攛在水裡頭臉都磕破了險不凍死却得相識救

了回來歸家換了衣服帶了人再去尋他那廝把我酒肉都吃了却大醉倒在門前溪裡因此捉拿在這里細細的拷打看起這賊頭陀來也不是出家人臉上見刺着兩箇金印這賊却把頭髮披下來遮了必是個避罪在逃的囚徒問出那廝根原解送官司理論這箇吃打傷的大漢道問他做甚麼這禿賊打得我一身傷損不着一兩個月將息不起不如把這禿賊一撾打死了一把火燒了罷絕與我消得這口恨氣說罷拿起藤條恰待又打只見出來的那人說道賢弟且休打待我看他一看這人也像是一個好漢此時武行者心中已自酒醒了理會得只把眼來閉了由他打只不做聲那個人先去背上看了杖瘡便道作

恠這模樣想是決斷不多時的疤痕轉過面前看了便將手把武松頭髮揪起來定睛看了叫道這個不是我兄弟武二郎武行者方纔閃開着眼看了那人道你不是我哥哥那人喝叫快與我解下來這是我的兄弟那穿鵝黃襖子的併吃打的盡皆吃驚連忙問道這個行者如何却是師父的兄弟那人便道他便是我時常和你們說的那景陽岡上打虎的武松我也不知他如今怎地做了行者那弟兄兩個聽了慌忙解下武松來便討幾件乾衣服與他穿了便扶入草堂裡來武松便要下拜那個人驚喜相半扶住武松道兄弟酒還未醒且坐一坐說話武松見了那人歡喜上來酒早醒了五分討些湯水洗漱了吃些醒酒

之物便來拜了那人相敘舊話那人不是別人正是鄆城縣人氏姓宋名江表字公明武行者道只想哥哥在柴大官人莊上却如何來在這里兄弟莫不是和哥哥夢中相會麼宋江道我自從和你在柴大官人莊上分別之後我却在那里住得半年不知家中如何恐父親煩惱先發付兄弟宋清歸去後却收拾得家中書信說道官司一事全得朱雷二都頭氣力已自家中無事只要緝捕正身因此已動了個海捕文書各處追獲這事已自慢了却有這里孔太公屢次使人去莊上問信後見宋清回家說道宋江在柴大官人莊上因此特地使人直來柴大官人莊上取我在這里此間便是白虎山這莊便是孔太公莊上恰纔

和兄弟相打的便是孔太公小兒子因他性急好與人厮鬧到處叫他做獨火星孔亮這個穿鵝黃襖子的便是孔太公大兒子人都叫他做毛頭星孔明因他兩個好耆鎗棒却是我點撥他些個以此叫我做師父我在此間住半年了我如今正欲要上清風寨走一遭這兩日方欲起身我在柴大官人莊上時只聽得人傳說道兄弟在景陽岡上打了大虫又聽知你在陽谷縣做了都頭又聞聞殺了西門慶向後不知你配到何處去兄弟如何做了行者武松荅道小弟自從柴大官人莊上別了哥哥去到得景陽岡上打了大虫送去陽谷縣知縣就擡舉我做了都頭後因嫂嫂不仁與西門慶通姦藥死了我先兄武大被武松

把兩個都殺了自首告到本縣轉發東平府後得陳府尹一力救濟斷配孟州至十字坡怎生遇見張青孫二娘刺孟州怎地會施恩怎地打了蔣門神如何殺了張都監一十五口又逃在張青家毋夜又孫二娘教我做了頭陀行者的緣故過蜈蚣嶺試刀殺了王道人至村店吃酒醉打了孔兄把自家的事從頭備細告訴了宋江一遍孔明孔亮兩個聽了大驚撲翻身便拜武松慌忙荅禮道却總甚是衝撞休惟休惟孔明孔亮道我弟兄兩個有眼不識泰山萬望恕罪武行者道既然二位相覷武松時却是與我烘焙度牒書信并行李衣服不可失落了那兩口戒刀這串數珠孔明道這個不須足下掛心小弟已自着人收拾

去了整頓端正拜還武行者拜謝了宋江請出孔太公都相見了孔太公置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當晚宋江邀武松同榻敘說一年有餘的事宋江心內喜悅武松次日天明起來都洗漱罷出到中堂相會吃早飯孔明自在那里相陪孔亮推着疼痛也來管待孔太公便叫殺羊宰猪安排筵宴是日村中有幾家街坊親戚都來相探又有幾個門下人亦來謁見宋江心中大喜當日筵宴散了宋江問武松道二哥今欲要往何處去安身立命武松道昨日已對哥哥說了萊園子張青寫書與我着兄弟投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那里入夥他也隨後便上山來宋江道也好我不瞞你說我家近日有書來說道青風寨知寨

是。

小李廣花榮他知道我殺了閻婆惜每每寄書來與我千萬教我去寨裡住幾時此間又離清風寨不遠我這兩日正待要起身去因見天氣陰晴不定未曾起程早晚要去那里走一遭不若和你同往如何武松道哥哥怕不是好情分帶携兄弟投那里去住幾時只是武松做下的罪犯至重遇赦不宥因此發心只是投二龍山落草避難亦且我又做了頭陀難以和哥哥同往路上被人設疑便是跟着哥哥去倘或有些決撒了須連累了哥哥便是哥哥與兄弟同死同生也須累及了花榮山寨不好只是由兄弟投二龍山去了罷天可憐見異日不死受了招安那時却來尋訪哥哥未遲宋江道兄弟既有此心歸順朝廷皇天

必祐若如此行不可若諫你只相陪我住幾日了去自此兩個在孔太公莊上一住過了十日之上宋江與武松要行相辭孔太公父子孔明孔亮那里肯放又留住了三五日宋江堅執要行孔太公苦留不住只得安排筵席送行了次日將出新做的一套行者衣服皂布直裰并帶來的度牒書信界箍數珠戒刀金銀之類交還武松又各送銀五十兩權爲路費宋江推卻不受孔太公父子那里肯只顧將來拴縛在包裹裡宋江整頓了衣服器械武松依前穿了行者的衣裳帶上鉄界箍掛了人頂骨數珠跨了兩口戒刀收拾了包裹拴在腰裡宋江提了朴刀懸口腰刀帶上毡笠子辭別了孔太公孔明孔亮與莊客背了行李

弟兄二人直送了二十餘里路拜辭了宋江武行者兩個
宋江自把包裹背了說道不須莊客遠送我自和武兄管
去孔明孔亮相別自和莊客歸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和
武松兩個在路上行看於路說些閑話走到晚歇了一宵
次日早起打夥又行兩個吃罷飯又走了四五十里却來
到一市鎮上地名喚做瑞龍鎮却是個三岔路口宋江借
問那里人道小人們欲投二龍山清風寨上不知從那條
路去那鎮上人答道這兩處不是一條路去了這里要投
二龍山去只是投西落路若要投清風鎮去須用投東落
路過了清風山便是宋江聽了備細便道兄弟我和你今
日分手就這里吃三盃相別詞寄浣溪沙單題別意

握手臨期話別難山林景物正闌珊壯懷寂寞客衣單
旅次愁來魂欲斷郵亭宿處鈌空彈獨憐長夜苦漫漫
武行者道我送哥哥一程了却回來宋江道不須如此自
古道送君千里終有一別兄弟你只顧自已前程萬里早
早的到了彼處入夥之後少戒酒性如得朝廷招安你便
可攘撥魯智深楊志投降了日後但是去邊上一鎗一刀
搏得個封妻廕子久後青史上留得一個好名也不枉了
爲人一世我自百無一能雖有忠心不能得進步兄弟你
如此英雄決定得做大官可以記心聽愚兄之言圖個日
後相見武行者聽了酒店上飲了數盃還了酒錢二人出
得店來行到市鎮稍頭三岔路口武行者下了四拜宋江

容與堂藏板

酒泪不忍分別又分付武松道兄弟休忘愚兄之言少戒酒性保重保重武行者自投西去了看官牢記話頭武行者自來二龍山投魯智深楊志入夥了不在話下且說武江自別了武松轉身投東望清風山路上來於路只意武行者又自行了幾日却早遠遠的望見清風山看那山時但見

八面崔嵬四圍險峻古恠喬松盤翠蓋枚枒老樹掛藤蘿瀑布飛流寒氣逼人毛髮冷巔崖直下清光射目夢魂驚澗水時聽樵人斧響蜂巒倒卓山鳥聲哀麋鹿成群狐狸結黨穿荊棘往來跳躍尋野食前後呼號竚立草坡一望並無商旅店行來山峒週迴盡是死屍坑若

非佛祖修行處定是强人打劫場
宋江看了前面那座高山生得古怪樹木稠密心中歡喜
觀之不足貪走了幾程不曾問的宿頭看看天色晚了宋
江心内驚慌肚裡尋思道若是夏月天道胡亂在林子裡
歇一夜却恨又是仲冬天氣風霜正冽夜間寒冷難以打
熬倘或走出一個毒虫虎豹來時如何抵當却不害了性
命只顧望東小路裏撞將去約莫走了也是一更時分心
裡越慌看不見地下躍了一條絆脚索樹林裡銅鈴響走
出十四五個伏路小嘍囉來發聲喊把宋江捉翻一條麻
索縛了奪了朴刀包裹吹起火把將宋江解上山來宋江
只得叫苦却早押到山寨裡宋江在火光下看時四下里

都是木柵當中一座草廳廳上放着三把虎皮交椅後面有百十間草房小嘍囉把宋江捆做粽子相似將來綁在將軍柱上有幾個在廳上的小嘍囉說道大王方纔睡不要去報等大王酒醒時却請起來剖這牛子心肝做醒酒湯我們大家吃塊新鮮肉宋江被綁在將軍柱上心裏尋思道我的造物只如此偃蹇只爲殺了一個烟花婦人變出得如此之苦誰想這把骨頭却落在這里斷送了殘生性命只見小嘍囉點起燈燭熒煌宋江已自凍得身體麻木了動掸不得只把眼來四下里張望低了頭嘆氣約有二三更天氣只見廳背後走出三五個小嘍囉來叫道大王起來了便去把廳上燈燭剔得明亮宋江偷眼看時

見那個出來的大王頭上綰着鶯梨角兒一條紅絹帕裹着身上披着一領棗紅紵絲衲襖便來坐在當中虎皮交椅上看那大王時生得如何但見

赤髮黃鬚雙眼圓　臂長腰濶氣冲天　江湖稱作錦毛虎　好漢原來却姓燕

那個好漢祖貫山東萊州人氏姓燕名順別號錦毛虎原是販羊馬客人出身因爲消折了本錢流落在綠林叢内打劫那燕順酒醒起來坐在中間交椅上問道孩兒們那里拏得這個牛子小嘍囉荅道孩兒們正在後山伏路、聽得樹林裡銅鈴響原來這個牛子獨自個背些包裹撞了繩索一跤絆翻因此拏得來獻與大王做醒酒湯燕順

逢正好快去與我請得二位大王來同吃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廳側兩邊走出兩個好漢來左邊一個五短身材一雙光眼怎生打扮但見

駝褐衲襖錦繡補　形貌崢嶸性麄鹵　貪財好色最強梁　放火殺人王矮虎

這個好漢祖貫兩淮人氏姓王名英爲他五短身材江湖上叫他做矮脚虎原是車家出身爲因半路裡見財起意就勢劫了客人事發到官越獄走了上清風山和燕順占住此山打家劫舍左邊這個生的白淨面皮三牙掩口髭鬚瘦長膀闊清秀模樣也裹着頂絳紅頭巾怎地結束但見

綠衲襖圈金翡翠　錦征袍滿繡紅雲　江湖上英雄好漢　鄭天壽白面郎君

這箇好漢祖貫浙西蘇州人氏姓鄭雙名天壽爲他生得白淨俊俏人都號他做白面郎君原是打銀爲生因他自小好習鎗棒流落在江湖上因來清風山過撞着王矮虎和他鬧了五六十合不分勝敗因此燕順見他好手段留在山上坐了第三把交椅當下三箇頭領坐下王矮虎便道孩兒們正好做醒酒湯快動手取下這牛子心肝來造三分醒酒酸辣湯來只見一個小嘍囉掇一大銅盆水來放在宋江面前又一箇小嘍囉捲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拏着一把剜心尖刀那箇掇水的小嘍囉便把雙手潑起水

加一殺一文一字一的一卻一好一識一見一此一定一當一合一掌一念三聲南無阿彌陀佛

來澆那宋江心窩裡原來但凡人心都是熱血裹着把這冷水潑散了熱血取出心肝來時便脆了好吃那小嘍囉把水直潑到宋江臉上宋江嘆口氣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親耳聽得宋江兩字便喝住小嘍囉道且不要潑水燕順問道他那廝說甚麼宋江小嘍囉答道這廝口裡說道可惜宋江死在這里燕順便起身來問道兀那漢子你認得宋江宋江道只我便是宋江燕順走近跟前又問道你是那里的宋江宋江答道我是濟州鄆城縣做押司的宋江燕順道你莫不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殺了閻婆惜逃出在江湖上的宋江麼宋江道你怎得知我正是宋三郎燕順聽罷吃了一驚便奪過小嘍囉手內尖刀把麻

若今人都如此睜起眼睛來當成一片醫世界

索都割斷了便把自身上披的棗紅紵絲衲襖脫下來在
在宋江身上抱在中間虎皮交椅上喚起王矮虎鄭天壽
快下來三人納頭便拜宋江滾下來荅禮問道三位壯士
何故不殺小人反行重禮此意如何亦拜在地那三個好
漢一齊跪下燕順道小弟只要把尖刀剜了自已的眼睛
原來不識好人一時間見不到處少問個緣由爭些兒壞
了義士若非天幸使令仁兄自說出大名來我等如何得
知仔細小弟在江湖上緑林叢中走了十數年也只久聞
得賢兄仗義疎財濟困扶危的大名只恨緣分淺薄不能
拜識尊顏今日天使相會真乃稱心滿意宋江荅道量宋
江有何德能教足下如此掛心錯愛燕順道仁兄禮賢下

士結納豪強名聞寰海誰不欽敬晁山泊近來如此興旺四海皆聞曾有人說道盡出仁兄之賜不知仁兄獨自何來今却到此宋江把這救晁蓋一節殺閻婆惜一節却投柴進向孔太公許多時并今次要往清風寨尋小李廣花榮這幾件事一一備細說了三個頭領大喜隨即取套衣服與宋江穿了一面叫殺牛宰馬連夜筵席當夜直吃到五更叫小嘍囉伏侍宋江歇了次日辰牌起來訴說路上許多事務又說武松如此英雄了得三個頭領拊髀長嘆道我們無緣若得他來這里十分是好却恨他投那里去了話休絮繁宋江自到清風山住了五七日每日好酒好食管待不在話下當時臘月初旬山東人年例臘日上墳

只見小嘍囉山下報上來說道大路上有一乘轎子七八箇人跟着挑着兩個盒子去墳頭化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見報了想此轎子必是個婦人便點起三五十小嘍囉便要下山宋江燕順那里攔當得住綽了鎗刀敲一棒銅鑼下山去了宋江燕順鄭天壽三人自在寨中飲酒那王矮虎去了約有三兩個時辰遠探小嘍囉報將來說道王頭領直趕到半路裡七八個軍漢都走了拏得轎子裡權着的一箇婦人只有一個銀香盒別無物件財帛燕順問道那婦人如今權在那里小嘍囉道王頭領已自權在山後房中去了燕順大笑宋江道原來王英兄弟要會女色不是好漢的勾當燕順道這個兄弟諸般都肯向前只

是有這些毛病宋江道二位和我同去勸他燕順鄭天壽便引了宋江直來到後山王矮虎房中推開房門只見王矮虎正摟住那婦人求歡見了三位人來慌忙推開那婦人讓三位坐宋江看那婦人時但見

身穿縞素腰繫孝裙不施脂粉自然體態妖嬈懶染鉛華生定天姿秀麗雲鬟半整有沉魚落鴈之容星眼含愁有閉月羞花之貌恰似嫦娥離月殿渾如織女下瑤池

宋江看見那婦人便問道娘子你是誰家宅眷這般時節出來閑走有甚麼要緊那婦人含羞向前深深地道了三個萬福便荅道侍兒是清風寨知寨的渾家爲因丈親棄

世今得小祥特來墳前化紙那里敢無事出來閑走告大王垂救性命宋江聽罷吃了一驚肚裡尋思道我正來投奔花知寨莫不是花榮之妻我如何不救宋江問道你丈夫花知寨如何不同你出來上墳那婦人道告大王侍兒不是花知寨的渾家宋江道你恰纔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那婦人道大王不知這清風寨如今有兩個知寨一文一武武官便是知寨花榮文官便是侍兒的丈夫知寨劉高宋江尋思道他丈夫既是和花榮同僚我不救時明日到那里須不好看宋江便對王矮虎說道小人有句話說不知你肯依麼王英道哥哥有話但說不妨宋江道但凡好漢犯了淄骨髓三個字的好生惹人耻笑我看這娘

子說來是個朝廷命官的恭人怎生看在下薄面并江湖上大義兩字放他下山回去教他夫妻完聚如何王英道哥哥聽稟王英自來沒個押寨夫人做伴況兼如今世上都是那大頭巾弄得歹了哥哥管他則甚胡亂容小弟這些個宋江便跪一跪道賢弟若要壓寨夫人時日後宋江揀一個停當好的在下納財進禮娶一個伏侍賢弟只是這個娘子是小人友人同僚正官之妻怎地做得人情放了他則個燕順鄭天壽一齊扶住宋江道哥哥且請起來這個容易宋江又謝道恁地時重承不阻燕順見宋江堅意要救這婦人因此不顧王矮虎肯與不肯燕順喝令轎夫攆了去那婦人聽了這話插燭也似拜謝宋江一口一

聲叫道謝大王宋江道恭人你休謝我我不是山寨裡大王我自是鄆城縣客人那婦人拜謝了下山兩個轎夫也得了性命攙着那婦人下山來飛也似走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這王矮虎又羞又悶只不做聲被宋江拖出前廳勸道兄弟你不要焦燥宋江日後好歹要與兄弟完娶一個教你歡喜便了小人並不失信燕順鄭天壽都笑起來王矮虎一時被宋江以禮義縛了雖不滿意敢怒而不敢言只得陪笑自同宋江在山寨中吃筵席不在話下且說清風寨軍人一時間被虜了恭人去只得回來到寨裡報與劉知寨說道恭人被清風山强人擄去了劉高聽了大怒喝罵去的軍人不了事如何撇了恭人大混打那去

的軍漢衆人分說道我們只有五七個他那里三四十人如何與他敵得劉高喝道胡說你們若不去奪得恭人回來時我都把你們下在牢裡問罪那幾個軍人吃逼不過沒奈何只得央浼本寨內軍健七八十人各執鎗棒用意來奪不想來到半路正撞見兩個轎夫擡得恭人飛也似來了衆軍漢接見恭人問道怎地能勾下山那婦人道那廝捉我到山寨裡見我說道是劉知寨的夫人謊得那廝慌忙拜我便叫轎夫送我下山來衆軍漢道恭人可憐見我們只對相公說我們打奪得恭人回來權救我衆人這頓打那婦人道我自有道理說便了衆軍漢拜謝了簇擁着轎子便行衆人見轎夫走得快便說道你兩個閑常在

○口便不○不○准○是○好婦人了

鎮上搓轎時只是鵝行鴨步如今却怎地這等走的快那
兩個轎夫應道本是走不動却被背後老大栗暴打將來
衆人笑道你莫不見鬼背後那得人轎夫方纔敢回頭看
了道哎也是我走的慌了脚後跟只打着腦杓子衆人都
笑簇着轎子回到寨中劉知寨見了大喜便問恭人道你
得誰人救了你回來那婦人道便是那廝們擄我去不從
奸騙正要殺我見我說是知寨的恭人不敢下手慌忙拜
我却得這許多人來槍奪得我回來劉高聽了這話便叫
取十瓶酒一口猪賞了衆人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救了
那婦人下山又在山寨中住了五七日思量要來投奔若
知寨當時作別要下山三個頭領苦留不住做了送路筵

寧與堂藏板

席餞行各送些金寶與宋江打縛在包裹裡當日宋江与
起來洗漱罷吃了早飯拴束了行李作別了三位頭領一
山那三個好漢將了酒果肴饌直送到山下二十餘里官
道傍邊把酒分別三人不捨叮嘱道哥哥去清風寨回來
是必再到山寨相會幾時宋江背上包裹提了朴刀說道
再得相見唱個大偌分手去了若是說話的同時生並肩
長攔腰抱住把臂栝回宋公明只因要來投逄花知寨險
些兒死無垜身之地只教青州城外出幾籌好漢英雄清
風寨中聚六個丈夫豪傑正是遭逢龍虎皆天數際會風
雲豈偶然畢竟宋江來尋花知寨撞着甚人且聽下回分
解

李和尚曰今人只看后來事体便道宋公明不該救劉高妻子殊不知宋公明若無這些直是王矮虎一輩人了如何幹得許多大事彼一百单七人者亦何以兄事之哉


宋江夜看小鰲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三

第三十三回

宋江夜看小黃山　花榮大鬧清風寨

詩曰

花開不擇貧家第　月照山河到處明　世間只有人心惡　萬事還須天養人　盲聾瘖瘂家豪富　智慧聰明却受貧　年月日時該載定　算來由命不由人

話說這清風山離青州不遠只隔得百里來路這清風寨却在青州三岔路口地名清風鎮因爲這三岔路上通三處惡山因此特設這清風寨在這清風鎮上那里也有三五千人家却離這清風山只有一站多路當日三位頭領

容與堂藏板

自上山去了只說宋公明獨自一個背着些包裹逕運來到清風鎮上便借問花知寨住處那鎮上人答道這清風寨衙門在鎮市中間南邊有個小寨是文官劉知寨住宅比邊那個小寨正是武官花知寨住宅宋江聽罷謝了那人便投比寨來到得門首見有幾個把門軍漢問了姓名入去通報只見寨裡走出那個年少的軍官來施住宋江便拜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齒白唇紅雙眼俊兩眉入髮常清細腰寬膀似猿形能騎垂劣馬愛放海東青百步穿楊神臂健弓開秋月分明雕翎箭發逆寒星人稱小李廣將種是花榮

山來的年少將軍不是別人正是清風寨武知寨小李廣

花榮宋江見了看那花榮怎生打扮但見

身上戰袍金翠綉　腰間玉帶嵌山犀　滌青巾幘雙環小　文武花靴抹綠低

花榮見宋江拜罷喝叫軍漢接了包裹朴刀腰刀扶住宋江直至正廳上便請宋江當中凉床上坐了花榮又納頭拜了四拜起身道自從別了兄長之後屈指又早五六年矣常常念想聽得兄長殺了一箇潑烟花官司行文書各處追捕小弟聞得如坐針毡連連寫了十數封書去貴莊問信不知曾到也否今日天賜幸得哥哥到此相見一面大稱平生渴仰之思說罷又拜宋江扶住道賢弟休只顧講禮請坐了聽在下告訴花榮斜坐着宋江把殺閻婆惜

一事和投遞柴大官人并孔太公莊上過兄武松清風山上被捉遇燕順等事細細地都說了一遍花榮聽罷荅道兄長如此多磨難今日幸得仁兄到此且住數年却又理會宋江道若非兄弟宋清寄書來孔太公莊上時在下也特地要來賢弟這里走一遭花榮道前次連連奉書去拜問兄長不見回音後聞知令弟說兄長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也特地要差人請兄長來此間住幾時今蒙仁兄不棄到此只恨無甚罕物管待便請宋江去後堂裡坐喚出渾家崔氏來拜伯伯拜罷花榮又叫妹子出來拜了哥哥便請宋江更換衣裳鞋襪香湯沐浴在後堂安排筵席洗塵當日筵宴上宋江把救了劉知寨恭人的事備細對花

不是。

榮說了一遍花榮聽罷皺了雙眉說道兄長沒來由救那婦人做甚麼正好教滅這廝的口宋江道却又作怪我聽得說是清風寨知寨的恭人因此把做賢弟同僚面上特地不顧王矮虎相怪一力要救他下山你却如何恁的說花榮道兄長不知不是小弟說口這清風寨還是青州緊要去處若還是小弟獨是在這里守把時遠近强人怎敢把青州攪得粉碎近日除將這個窮酸餓醋來做個正知寨這廝又是文官又沒本事自從到任把此鄉間些少上戶詐騙亂行法度無所不爲小弟自個武官副知寨每每被這廝殿氣恨不得殺了這濫汚賊禽獸兄長却如何救了這廝的婦人打緊這婆娘極不賢只要調撥他丈夫行

大是道事

不仁的事殘害良民貪圖賄賂正好叫那賤人受些玷辱兄長錯救了這等不才的人宋江聽了便勸道賢弟差矣自古道冤仇可解不可結他和你是同僚官又不合活生世亦且他是個文墨的人你如何不諫他他雖有些過失你可隱惡而揚善賢弟休如此淺見花榮道兄長見得極明來日公廳內見劉知寨時與他說過救了他老小之事宋江道賢弟若如此見常也顯你的好處花榮夫妻幾口兒朝暮精精致致供茶獻酒供食伏侍宋江當時就晚安排床帳在後堂軒下請宋江安歇次日又備酒食筵宴管待話休絮煩宋江自到花榮寨裡吃了四五日酒花榮手下有幾個梯己人一日換一個撥些碎銀子在他身邊每

既道話休絮煩撥與幾個

日教相陪宋江去清風鎮街上觀看市井喧譁村落官觀寺院閑走樂情自那日為始這梯已人相陪着閑走邀宋江去市井上閑翫那清風鎮上也有幾座小勾欄幷茶房酒肆自不必說得當日宋江與這梯已人在小勾欄裡閑看了一回又去近村寺院道家宮觀遊賞一回請去市鎮上酒肆中飲酒臨起身時那梯已人取銀兩還酒錢宋江那里肯要他還錢却自取碎銀還了宋江歸來又不對花榮說那個同去的人歡喜又落得銀子又得身閑自此每日撥一個相陪和宋江緩步閑遊又只是宋江使錢自從到寨裡無一個不敬他的宋江在花榮寨裡住了將及一月有餘看看臘盡春回又早元宵節近且說這清風寨鎮

上居民商量放燈一事准備慶賞元宵科斂錢物去土地大王廟前扎縛起一座小鰲山上面結綵懸花張掛五七百碗花燈土地大王廟內逞應諸般社火家家門前扎起燈棚賽懸燈火市鎮上諸行百藝都有雖然比不得京師只此也是人間天上當下宋江在寨裡和花榮飲酒不覺又早是元宵節到至日晴明得好花榮到巳牌前後上馬去公廨內點起數百個軍士教晚間去市鎮上彈壓又點差許多軍漢分頭去四下里守把柵門未牌時分回寨來邀宋江吃點心宋江對花榮說道聽聞此間市鎮上今晚點放花燈我欲去觀看觀看花榮荅道小弟本欲陪侍兄長去着燈正當其理只是奈緣我職役在身不能勾自在

閑步同往今夜兄長自與家間二三人去看燈早早的便回小弟在家專待家宴三盃以慶佳節宋江道最好却早天色向晚東邊推出那輪明月上來正是

玉漏銅壺且莫催　星橋火樹徹明開　鰲山高聳青雲上　何處遊人不看來

當晚宋江和花榮家親隨梯已人兩三個跟隨着宋江緩步徐行到這清風鎮上看燈時只見家家門前搭起燈棚懸掛花燈不記其數燈上畫着許多故事也有剪綵飛白壯舟花燈并荷花芙蓉異樣燈火四五個人手厮挽着來到土地大王廟前看那小鰲山時怎見的好燈但見

山石穿雙龍戲水雲霞映獨鶴朝天金蓮燈玉梅燈見

容與堂藏板

一片琉璃荷花燈芙蓉燈散千團錦綉銀蜜閒綵雙雙
隨綉帶香毬雪柳爭輝縷縷拂華旛翠幙村歌社鼓花
燈影裡競喧闐織女蚕奴畫燭光中同賞詎雖無佳麗
風流曲盡賀豐登大有年

當下宋江等四人在鰲山前看了一回迤邐投南看燈走
不過五七百步只見前面燈燭熒煌一夥人圍住在一個
大墻院門首熱鬧鑼聲響處衆人喝采宋江看時却是一
夥舞鮑老的宋江矮矬人背後看不見那相陪的梯已人
却認得社火隊裡便教分開衆人讓宋江看那跳鮑老的
身軀粗得村村勢勢的宋江看了呵呵大笑只見這墻院
裡面却是劉知寨夫妻兩口兒和幾個婆娘在裡面看聽

得宋江笑聲那劉知寨的老婆於燈下却認的宋江便指與丈夫道兀那個黑矮漢子便是前日清風山搶擄下我的賊頭劉知寨聽了吃一驚便與親隨六七人叫捉那個咲的黑漢子宋江聽得回身便走走不過十餘家衆軍漢趕上把宋江捉住拏了來却似鬼鵰追紫燕正如猛虎啖羊羔拏到寨裡用四條麻索綁了押至廳前那三個梯已人見捉了宋江去自跑回來報與花榮知道且說劉知寨坐在廳上叫解過那厮來衆人把宋江簇擁在廳前跪下劉知寨喝道你這厮是清風山打劫强賊如何敢擅自來看燈今被擒獲你有何理說宋江告道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張三與花知寨是故友來此間多日了即不曾在清

風山打劫劉知寨老婆却從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喝道你這厮兀自賴哩你記得教我叫你做大王時宋江告道恭人差矣那時小人不對恭人說來小人自是鄆城縣客人亦被擄掠在此間不能勾下山去劉知寨道你既是客人被擄劫在那里今日如何能勾下山來却到我這里看燈那婦人便說道你這厮在山上時大落落的坐在中間交椅上由我叫大王那里采人宋江道恭人全不記我一力救你下山如何今日到把我强扭做賊那婦人聽了大怒指着宋江罵道這等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劉知寨道說得是喝叫取過批頭來打那厮一連打了兩料打得宋江皮開肉綻鮮血迸流便叫把鉄鎖鎖了明日合個囚車

宋公明拷做張三花知寨罵做劉丈原都好

把鄆城虎張三解上州裡去却說相陪宋江的樂已人慌忙遶回來報知花榮花榮聽罷大驚連忙寫一封書差兩個能幹親隨人去劉知寨處取親隨人賫了書急忙到劉知寨門前把門軍士入去報覆道花知寨差人在門前下書劉高叫喚至當廳那親隨人將書呈上劉高折開封皮讀道花榮拜上僚兄相公座前所有薄親劉丈近日從濟州來因看燈火誤犯尊威萬乞情恕放免自當造謝草字不恭煩乞照察不宣劉高看了大怒把書扯的粉碎大罵道花榮這廝無禮你是朝廷命官如何却與强賊通同也來瞞我這賊已招是鄆城縣張三你却如何罵道是劉丈俺須不是你侮弄的你罵他姓劉是和我同姓恁地我便

也說得是

容與堂藏板

放了他喝令左右把下書人推搶出去那親隨人被赶出寨門急急歸來稟復花榮知道花榮聽了只叫得苦了哥哥快備我的馬來花榮披掛拴束了弓箭掉鎗上馬帶了三五十名軍漢都拖鎗拽棒直透到劉高寨裡來把門軍人見了那里敢攔當見花榮頭勢不好盡皆吃驚都四散走了花榮搶到廳前下了馬手中拏着鎗那三五十人都兩擺在廳前花榮口裏叫道請劉知寨說話劉高聽得見花榮頭勢不好驚的魂飛魄散懼怕花榮是個武官那里敢出來相見花榮見劉高不出來立了一回喝叫左右去兩邊耳房裡搜人那三五十軍漢一齊去搜時早從廊下耳房裡尋見宋江被麻索高吊起在梁上又使鉄索鎖着

到底有

此二武氣

兩腿打得肉綻幾個軍漢便把繩索割斷鉄鎖打開救出宋江花榮便叫軍士先送回家裡去花榮上了馬綽鎗在手口裡發語道劉知寨你便是個正知寨待怎的奈何了花榮誰家沒個親眷你却甚麼意思我的一個表兄直拏在家裡强扭做賊好欺負人明日和你說話却再理會花榮帶了衆人自回到寨裡來看視宋江却說劉知寨見花榮救了人去急忙點起一二百人也叫來花榮寨奪人那二百人內新有兩個教頭爲首的教頭雖然了得些鎗刀終不及花榮武藝不敢不從劉高只得引了衆人逶花榮寨裡來把門軍士入去報知花榮此時天色未甚明亮那二百來人擁在門首誰敢先入去都懼怕花榮了得看看

劉高原來奪人的是

容與堂藏板

天大明了却見兩扇大門不閉只見花知寨在正廳上坐着左手拏着弓右手拏着箭衆人都擁在門前花榮竪起弓大喝道你這軍士們不知寃各有頭債各有主劉高差你來休要替他出色你那兩個新參教頭還未見花知寨的武藝今日先教你衆人看花知寨弓箭然後你那廝們要替劉高出色不怕的入來看我先射大門上左邊門神的骨朶頭搭上箭搜滿弓只一箭喝聲道着正射中門神骨朶頭衆人看了都吃一驚花榮又取第二枝箭大叫道你們衆人再看我這第二枝箭要射右邊門神的頭盔上朱纓飄的又一箭不偏不斜正中纓頭上那兩枝箭却射定在兩扇門上花榮再取第三枝箭喝道你衆人看我第

三枝箭要射你那隊裡穿白的教頭心窩那人叫聲却要轉身先走衆人發聲喊一齊都走了花榮且教閉上寨門却來後堂看覷宋江花榮說道小弟悞了哥哥受此之苦宋江答道我却不妨只恐劉高那廝不肯和你干休我們也要計較個常便花榮道小弟捨着棄了這道官誥和那廝理會宋江道不想那婦人將恩作怨教丈夫打我這一頓我本待自說出眞名姓來却又怕鬧婆惜事發因此只說鄆城客人張三回耐劉高無禮要把我做鄆城虎張三解上州去合箇囚車盛我要做清風山賊首時頃刻便是一刀一劒不得賢弟自來力救便有銅唇鉄舌也和他分辯不得花榮道小弟尋思只想他是讀書人須念同姓之

親因此罵了劉丈便是忘了忌諱這一句話如今既已救了來家且却又理會宋江道賢弟差矣既然乞你豪勢救了人來凡事三思而後行再思可矣自古道吃飯防噎行路防跌他被你公然奪了人來急使人來搶又被你一喊盡都散了我想他如何肯干罷必然要和你動文書今晚是極是我先走上清風山去躲避你明日却好和他白賴終久只是文武不和相殿的官司我若再被他拏出去時你便和他分說不過花榮道小弟只是一勇之夫却無兄長的高明遠見只恐兄長傷重了走不動宋江道不妨事急難以擔閣我自捱到山下便了當日敷貼了膏藥吃了些酒肉把包裹都寄在花榮處黃昏時分便使兩個軍漢送出柵

外去了宋江自連夜捱去不在話下再說劉知寨見軍士一箇箇都散回寨裡來說道花知寨十分英勇了得誰敢去近前當他弓箭兩箇教頭道着他一箭時射箇透明窟窿却是都去不得劉高那厮終是個文官還有些謀畧笑計花榮雖然勇猛豪傑不及劉高的智量正是將在謀而不在勇當下劉高尋思起來想他這一番去必然連夜放他上清風山去了明日却來和我白賴便爭競到上司也只是文武不和閙殴之事我却如何奈何的他我今夜差二三十軍漢去五里路頭等候倘若天幸捉着時將來悄悄的閉在家裡却暗地使人連夜去州裡報知軍官下來取就和花榮一發拏了都害了他性命那時我獨自霸着

停當
有箇計只怕還有箇計不過是花榮緣何不知人逐到此

下大可笑大可笑

這清風寨省得受這廝們的氣當晚點了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就夜去了約莫有二更時候去的軍漢背剪綁得宋江到來劉知寨見了大喜道不出吾之所計且與我囚在後院裡休教一個人得知連夜便寫了實封申狀差兩個心腹之人星夜來青州府飛報次日花榮只道宋江上清風山去了坐視在家心裡自道我且看他怎的竟不來采看劉高也只做不知兩下都不說着且說青州府知府正值陞廳坐公座那知府覆姓慕容雙名彥達是今上徽宗天子慕容貴妃之兄倚托妹子的勢要在青州橫行殘害良民欺罔僚友無所不爲正欲回後堂退食只見左右公人接上劉知寨申狀飛報賊情公事知府接來看了劉高

的文書吃了一驚便道花榮是個功臣之子如何結連清風山强賊這罪犯非小未委虛的便教喚那本州兵馬都監來到廳上分付他去原來那個都監姓黃名信爲他本身武藝高强威鎮青州因此稱他爲鎮三山那青州地面所管下有三座惡山第一便是清風山第二便是二龍山第三便是桃花山這三處都是强人草寇出沒的去處黃信却自誇要捉盡三山人馬因此喚做鎮三山那人生的如何但見

相貌端方如虎豹　身軀長大似蛟龍　平生慣使衮門劒　威鎮三山立大功

這兵馬都監黃信上廳來領了知府的言語出來點起五

容與堂藏板

好好有算計

十個壯健軍漢披掛了衣甲馬上擎着那口喪門劒連夜便下清風寨來逕到劉高寨前下馬劉知寨出來接着請到後堂敘禮罷一面安排酒食管待一面犒賞軍士後面取出宋江來教黃信看了黃信道這個不必問了連夜合箇囚車把這厮盛在裡面頭上抹了紅絹插一個紙旗上寫着清風山賊首鄆城虎張三宋江那里敢分辯只得由他們安排黃信再問劉高道你拏得張三時花榮知也不知劉高道小官夜來二更拏了他悄悄提得來藏在家裡花榮只知道張三去了自坐視在家黃信道既是恁地却容易明日天明安排一付羊酒去大寨裡公廳上擺着却教四下里埋伏下二三十人預備着我却自去花榮家請

得他來只推道慕容知府聽得你文武不和因此特差我來置酒勸諭賺到公廳只看我擲盞爲號就下手拏住了一同解上州裡去此計如何劉高喝采道還是相公高見此計大妙却似瓮中捉鱉手到拿來當夜定了計策次日天曉先去大寨左右兩邊帳幕裡預先埋伏了軍士廳上虛設着酒食筵宴早飯前後黃信上了馬只帶三兩個從人來到花榮寨前軍人入去傳報花榮問道來做甚麼軍漢答道只聽得教报道黃都監特來相探花榮聽罷便出來迎接黃信下馬花榮請至廳上叙禮罷便問道都監相公有何公幹到此黃信道下官蒙知府呼喚發落道爲是你清風寨內文武官僚不和未知爲甚緣由知府誠恐二

好華擴

官因私仇而悞其公事特差黃某賫到羊酒前來與你二官講和已安排在大寨公廳上便請足下上馬同往花榮咲道花榮如何敢欺罔劉高他又是個正知寨只是本人累累要尋花榮的過失不想驚動知府有勞都監下臨草寨花榮將何以報黃信附耳低言道知府只爲足下一人倘有些刀兵動時他是文官做得何用你只依着我行花榮道深謝都監過愛黃信便邀花榮同出門首上馬花榮道且請都監少叙三盃了去黃信道待說開了暢飲何妨花榮只得叫備馬當時兩個並馬而行直來到大寨下了馬黃信携着花榮的手同上公廳來只見劉高已自先在公廳上三個人都相見了黃信叫取酒來從人已先自把

花榮的馬牽將出去閉了寨門花榮不知是計只想黃信
是一般武官必無歹意黃信擎一盞酒來先勸劉高道知
府爲因聽得你文武二官同僚不和好生憂心今日特委
黃信到來與你二公陪語煩望只以報荅朝廷爲重再後
有事和同商議劉高荅道量劉高不才頗識些理法何足
道哉直教知府恩相如此掛心我二人也無甚言語爭執
此是外人妄傳黃信大咲道妙哉劉高飲過酒黃信又斟
第二盃酒來勸花榮道雖然是劉知寨如此說了想必是
閑人妄傳故是如此且請頭一盃花榮接過酒吃了劉高
擎副臺盞斟一盞酒回勸黃信道動勞都監相公降臨獎
地滿飲此盃黃信接過酒來擎在手裡把眼四下一看了

有十數個軍漢簇上廳來黃信把酒盞望地下一擲只聽得後堂一聲喊起兩邊帳幔裡走出三五十個壯健軍漢一發上把花榮拏倒在廳前黃信喝道綁了花榮一片聲叫道我得何罪黃信大笑喝道你兀自敢叫哩你結連清風山强賊一同背反朝廷當得何罪我念你往日面皮不去驚動拏你家老小花榮道相公也有個証見黃信道還你一個証見教你看眞贓正賊我不屈你左右與我推得來無移時一輛囚車一個紙旗兒一條紅抹額從外面推將入來花榮看了見是宋江陷着目睜口呆面面厮覷做聲不得黃信喝道這須不干我事見有告人劉高在此花榮道不妨不妨這是我的親眷他自是鄆城縣人你要强

紐他做賊到上司自有分辯處黃信道你既然如此說時
我只解你上州裏你自去分辯便叫劉知寨點起一百寨
兵防送就要你同去便解投青州此時知府相公立等回
報的公事不可躭遲花榮便對黃信說道都監賺我來雖
然捉了我便到朝廷和他還有分辯可看我和都監一般
武職官面休去我衣服容我坐在囚車裡黃信道這幾件
容易便都依你就叫劉知寨一同去州裏折辯明白休要
枉害人性命當時黃信與劉高都上了馬監押着兩輛囚
車并帶三五十軍士一百寨兵簇擁着車子取路逕青州
府來不是黃信劉高解宋江花榮望青州來有分教火焰
堆裡送數百間屋宇人家刀斧叢中殺一二千殘生性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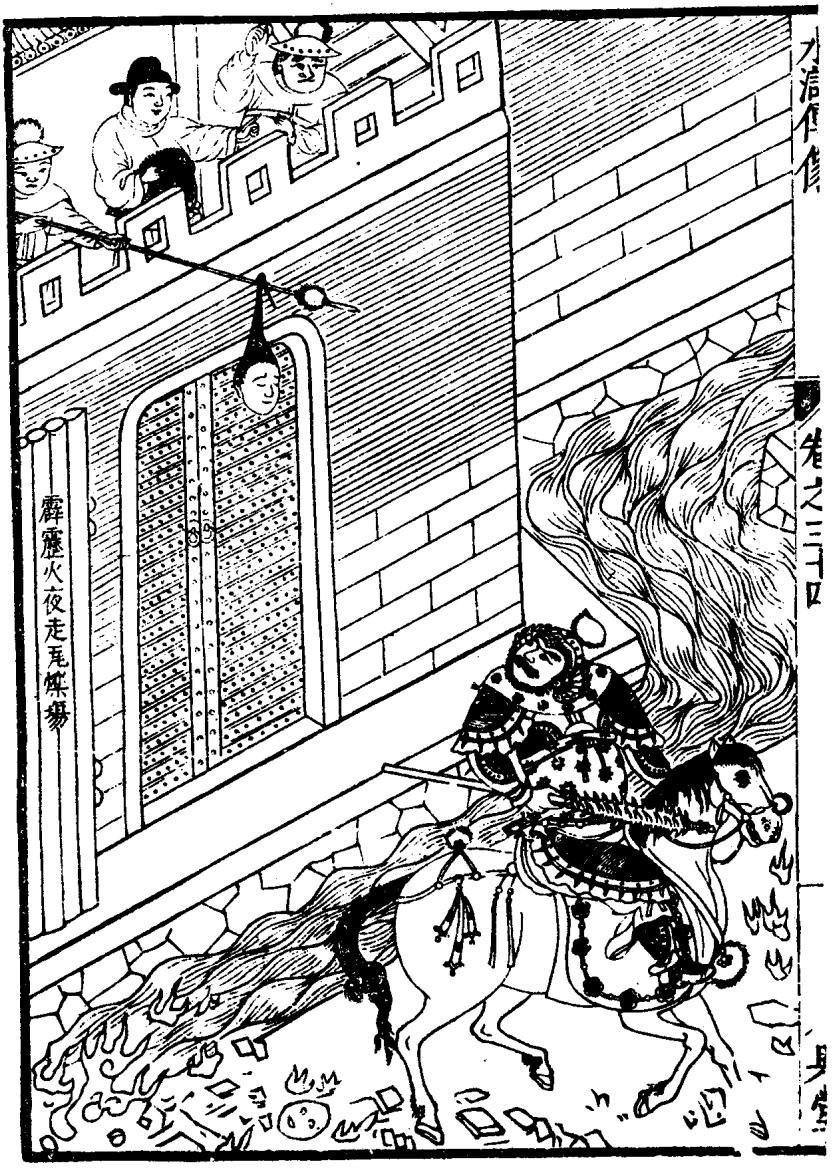
容與堂藏板

且教大開了青州縱橫山寨直使玉屏風上題名字丹鳳門中降赦書畢竟解宋江投青州來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劉高妻子是箇淫旱之婦不消說了獨是花知寨太莽宋公明亦欠細密臨去時着幾人護送也好討箇信息緣何如此托大如黃信者真可人也用得用得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牒寨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四

第三十四回

鎮三山大鬧青州道　霹靂火夜走瓦燥塲

詩曰

妙藥難醫窮業病　橫財不富命窮人　虧心折盡平生福　行短天教一世貧　生事事生君莫怨　害人人害汝休嗔　得便宜處休歡喜　遠在兒孫近在身

話說那黃信上馬手中橫着這口喪門劒劉知寨也騎着馬身上披掛些戎衣手中拿一把刀那一百四五十軍漢寨兵各執着纓鎗棍棒腰下都帶短刀利劒兩下鼓一聲鑼解宋江和花榮望青州來衆人都離了清風寨行不過

三四十里路頭前面見一座大林子正來到那山嘴邊前頭寨兵指道林子裡有人窺望都立住了脚黃信在馬上問道爲甚不行軍漢答道前面林子裡有人窺看黃信喝道休采他只顧走看看漸近林子前只聽得噹噹的二三十面大鑼一齊響起來那寨兵人等都慌了手脚只待要走黃信喝道且住都與我擺開叫道劉知寨你壓着囚車劉高在馬上答應不得只口裡念道救苦救難天尊便許下十萬卷經三百座寺救一救驚的臉如成精的東瓜青一回黃一回這黃信是個武官終有些膽量便拍馬向前看時只見林子西邊齊齊的分過三五百個小嘍囉來一個個身長力壯都是面惡眼兇頭裹紅巾身穿衲襖腰懸

利劒手執長鎗早把一行人圍住林子中跳出三個好漢來一個穿青一個穿綠一個穿紅都戴着一頂銷金萬字頭巾各跨一口腰刀又使一把朴刀當住去路中間是錦毛虎燕順上首是矮脚虎王英下首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三個好漢大喝道來往的到此當住脚留下三千兩買路黃金任從過去黃信在馬上大喝道你那厮們不得無禮鎮三山在此三個好漢睜着眼大喝道你便是鎮萬山也要三千兩買路黃金沒時不放你過去黃信說道我是上司取公事的都監有甚麽買路錢與你那三個好漢笑道莫說你是上司一個都監便是趙官家駕過也要三千貫買路錢若是沒有且把公事人當在這里待你取錢來贖

黃信大怒罵道强賊怎敢如此無禮喝叫左右擂鼓鳴鑼黃信拍馬舞劒直奔燕順三個好漢一齊挺起朴刀來戰黃信黃信見三個好漢都來併他奮力在馬上鬥了十合怎地當得他三個住亦且劉高是個文官又向前不得見了這般頭勢只待要走黃信怕吃他三個拿了壞了名聲只得一騎馬撲剌剌跑回舊路三個頭領挺着朴刀赶將來黃信那里顧的衆人獨自飛馬奔回清風鎮去了衆軍見黃信回馬時已自發聲喊撇了囚車都四散走了只剩得劉高見頭勢不好慌忙勒轉馬頭連打三鞭那馬正待跑時被那小嘍囉拽起絆馬索早把劉高的馬掀翻倒撞下來衆小嘍囉一發向前拿了劉高捨了囚車打開車輛

花榮已把自己的囚車掀開了便跳出來將這縛索都挣斷了却打碎那個囚車救出宋江來自有那幾個小嘍囉已自綁了劉高又向前去搶得他騎的馬亦有三匹駕車的馬却剩了劉高的衣服與宋江穿了把馬先送上山去這三個好漢一同花榮幷小嘍囉把劉高赤條條的綁了押回山寨來原來這三位好漢爲因不見宋江回來差幾個能幹的小嘍囉下山直來清風鎮上探聽聞人說道都監黃信擲盞爲號拏了花知寨幷宋江陷車囚了解投青州來因此報與三個好漢得知帶了人馬大寬轉奔出大路來頭先截住去路小路裏亦差人伺候因此救了兩個拿得劉高都回山寨裡來當晚上的山時已是二更時

好慶喜延席

都到聚義廳上相會請宋江花榮當中坐定三個好漢
席相陪一面且備酒食管待燕順分付叫孩兒們各自都
去吃酒花榮在廳上稱謝三個好漢說道花榮與哥哥皆
得三位壯士救了性命報了冤仇此恩難報只是花榮還
有妻小妹子在清風寨中必然被黃信擒捉却是怎生救
得燕順道知寨放心料應黃信不敢便拏恭人若拏時也
須從這條路裡經過我明日弟兄三個下山去取恭人和
令妹還知寨便差小嘍囉下山先去探聽花榮謝道深感
壯士大恩宋江便道且與我拿過劉高那廝來燕順便道
把他綁在將軍柱上割腹取心與哥哥慶喜花榮道我親
自下手割這廝宋江罵道你這廝我與你往日無冤近日

無他你如何聽信那不賢的婦人害我今日擒來有何理說花榮道哥哥問他則甚把刀去劉高心窩裡只一剜那顆心獻在宋江面前小嘍囉自把屍首拖於一邊宋江道今日雖殺了這廝濫污匹夫只有那個淫婦不曾殺得出那口怨氣王矮虎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自下山去拿那婦人今番還我受用衆皆大咲當夜飲酒罷各自歇息次日起來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燕順道昨日孩兒們走得辛苦了今日歇他一日明日早下山去也未遲宋江道也見得是正要將息人強馬壯用兵正是如此不在促忙不說山寨整點兵馬起程且說都監黃信一騎馬奔回清風鎮上大寨內便點寨兵人馬緊守四邊柵門黃信罵了申

叫兩個教軍頭目飛馬報與慕容知府知府聽得飛報緊情緊急公務連夜陞廳看了黃信申狀反了花榮結連清風山强盜時刻清風寨不保事在告急早遣良將保守地方知府看了大驚便差人去請青州指揮司總管本州兵馬秦統制急來商議軍情重事那人原是山後開州人氏姓秦諱箇明字因他性格急燥聲若雷霆以此人都呼他做霹靂火秦明祖是軍官出身使一條狼牙棒有萬夫不當之勇那人聽得知府請喚逕到府裡來見知府各施禮罷那慕容知府將出那黃信的飛報申狀來教秦統制看了秦明大怒道紅頭子敢如此無禮不須公祖憂心不才便起軍馬不拏了這賊誓不再見公祖慕容知府道將軍

若是遲慢恐這廝們去打清風寨秦明荅道此事如何敢遲悞只今連夜便去點起人馬來日早行知府大喜吐吋安排酒肉乾糧先去城外等候賞軍秦明見說反了花榮便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氣忿忿地上馬奔到指揮司裡便點起一百馬軍四百步軍先教出城去取齊擺布了起身却說慕容知府先在城外寺院裏蒸下饅頭擺了大碗盛下酒每一個人三碗酒兩個饅頭一斤熟肉方經備辦得了却望見軍馬出城看那軍馬時擺得整齊但見

列列旌旗似火森森戈戟如麻陣分八卦擺長蛇委實神驚鬼怕鎗是綠沉紫焰旗飄綉帶紅霞馬蹄來往亂交加乾坤生殺氣成敗屬誰家

當日清早秦明擺布軍馬出城取齊引軍紅旗上大書
馬總管秦統制領兵起行慕容知府看見秦明全副披掛
了出城來果是英雄無比但見

盔上紅纓飄烈焰錦袍血染猩猩獅蠻寶帶束金鞋雲
根靴抹綠龜背鎧堆銀坐下馬如同獬豸狠牙棒密嵌
銅釘怒時兩目便圓睜性如霹靂火虎將是秦明

當下霹靂火秦明在馬上出城來見慕容知府在城外賞
軍慌忙叫軍漢接了軍器下馬來和知府相見施禮罷知
府把了盞將些言語囑付總管道善覷方便早奏凱歌賞
軍已罷放起信砲秦明辭了知府飛身上馬擺開隊伍催
趲軍兵大刀濶斧逕奔清風寨來原來這清風鎮却在青

州東南上從正南取清風山較近可早到山北小路却說清風山寨裡這小嘍囉們探知備細報上山來山寨裡衆好漢正待要打清風寨去只聽的報道秦明引兵馬到來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花榮便道你衆位且不要慌自古兵臨告急必須死敵教小嘍囉飽吃了酒飯只依着我行先須力敵後用智取如此如此好麽宋江道好計正是如此行當時宋江花榮先定了計策便叫小嘍囉各自去准備花榮自選了一騎好馬一副衣甲弓箭鉄鎗都收拾了等候再說秦明領兵來到清風山下離山十里下了寨柵次日五更造飯了軍士吃罷放起一筒信砲直奔清風山來揀空濶去處擺開人馬發起擂鼓只聽見山上鑼聲

天響飛下一彪人馬出來秦明勒住馬橫着狠牙棍睜着眼看時却見衆小嘍囉簇擁着小李廣花榮下山來到得山坡前一聲鑼響列成陣勢花榮在馬上擎着鉄鎗朝秦明聲個喏秦明大喝道花榮你祖代是將門之子朝廷命官教你做個知寨掌握一境地方食祿於國有何虧你處却去結連賊寇背反朝廷我今特來捉你會事的下馬受縛免得腥手污脚量你何足道哉花榮陪着咲道總管容覆聽稟量花榮如何肯背反朝廷實被劉高這廝無中生有官報私仇逼迫得花榮有家難奔有國難投權且躲避在此望總管詳察救解秦明道你元自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暫地巧言令色煽惑軍心喝叱左右兩邊擂鼓秦明

好形容

輪動狠牙棒直奔花榮花榮大笑喝道秦明你這厮原來不識好人饒讓我念你是個上司官你道俺真個怕你便縱馬挺鎗來戰秦明兩個就清風山下厮殺真乃是碁逢敵手難藏倖將遇良才好用功這兩個將軍比試但見

一對南山猛虎兩條北海蒼龍龍怒時頭角猙嶸虎閒處爪牙獰惡爪牙獰惡似銀鉤不離錦毛團頭角猙嶸如同葉振搖金色樹翻翻復復點鋼鎗没半米放閑往往來來狠牙棒有千般解數狠牙棒當頭劈下離頂門只閙分毫點鋼鎗用力刺來望心坎微爭半指使點鋼鎗的壯士威風上逼斗牛寒舞狠牙棒的將軍怒氣起如雷電發一個是扶持社稷天蓬將一個是整頓江山

黑煞神

當下秦明和花榮兩個交手鬥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花榮連聞了許多合賣個破綻撥回馬望山下小路便走秦明大怒赶將來花榮把鎗去事環上帶住把馬勒個定左手拈起弓右手去插箭搜滿弓紐過身軀望秦明盔頂上只一箭正中盔上射落斗來大那顆紅纓却似報個信與他秦明吃了一驚不敢向前追赶霍地撥回馬恰待赶殺衆小嘍囉一閧地都上山去了花榮自從別路也轉上山寨去了秦明見他都走散了心中越怒道時耐這草寇無禮喝叫鳴鑼擂鼓取路上山衆軍齊聲納喊步軍先止山來轉個三兩個山頭只見上面檑木砲石灰瓶金汁從嗆

峻處打將下來向前的退步不迭早打倒三五十個只得再退下山來秦明是個性急的人心頭火起那里按納得住帶領軍馬繞山下來尋路上山尋到午牌時分只見西山邊鑼響樹林叢中閃出一對紅旗軍來秦明引了人馬趕將去時鑼也不響紅旗都不見了秦明看那路時又沒正路都只是幾條砍柴的小路却把亂樹折木交叉當了路口又不能上去得正待差軍漢開路只見軍漢來報道東山邊鑼響一隊紅旗軍出來秦明引了人馬飛也似奔過東山邊來看時鑼也不鳴紅旗也不見了秦明縱馬去四下里尋路時都是亂樹折木塞斷了砍柴的路逕只見探事的又來報道西邊山上鑼又響紅旗軍又出來了秦

秦明性急呼延灼被他弄了大尤性急最害事

容與堂藏板

明拍馬再奔來西山邊看時又不見一個人紅旗也沒了秦明是個急性的人恨不得把牙齒都咬碎了正在西山邊氣忿忿的又聽得東山邊鑼聲震地假響急帶了人馬又赶過來東山邊看時又不見有一個賊漢紅旗都不見了秦明氣滿胸脯又要赶軍漢上山尋路只聽得西山邊又發起喊來秦明怒氣衝天大驅兵馬投西山邊來山上山下看時並不見一個人秦明喝叫軍漢兩邊尋路上山數內有一個軍人稟說道這里都不是正路只除非東南上有一條大路可以上去若是只在這里尋路上去時惟恐有失秦明聽了便道既有那條大路時連夜赶將去便驅一行軍馬奔東南角上來看看天色晚了又走得人困

馬乏巴得到那山下時正欲下寨造飯只見山上火把亂起鑼鼓亂鳴秦明轉怒引領四五十馬軍跑上山來只見山上樹林內亂箭射將下來又射傷了些軍士秦明只得回馬下山且教軍士只顧造飯却纔舉得火着只見山上有八九十把火光呼風喚哨下來秦明急待引軍赶時火把一齊都滅了當夜雖有月光亦被陰雲籠罩不甚明朗秦明怒不可當便叫軍士點起火把燒那樹木只聽得山嘴上鼓笛之聲吹響秦明縱馬上來看時見山頂上點着十餘個火把照見花榮陪侍着宋江在上面飲酒秦明看了心中沒出氣處勒着馬在山下大罵花榮回言道秦統制你不必焦燥且回去將息着我明日和你併個你死我

活的輸贏便罷秦明大叫道反賊你便下來我如今和你併個三百合却再做理會花榮笑道秦總管你今日勞困了我便贏得你也不為強你且回去明日却來秦明越怒只管在山下罵本待尋路上山却又怕花榮的弓箭因此只在山坡下罵正叫罵之間只聽得本部下軍馬發起喊來秦明急回到山下看時只見這邊山上火砲火箭一發燒將下來背後二三十個小嘍囉做一群把弓弩在黑影裡射人衆軍馬發喊一聲都擁過那邊山側深坑裡去躲此時已有三更時分衆軍馬正躲得弩箭時只叫得苦上溜頭滾下水來一行人馬却都在溪裡各自掙扎性命扒得上岸的盡被小嘍囉攙鉤搭住活捉上山去了扒不上

岸的盡淹死在溪裡且說秦明此時怒氣衝天腦門粉碎却見一條小路在側邊秦明把馬一撥搶上山來走不到三五十步和人連馬顛下陷坑裡去兩邊埋伏下五十個撓鉤手把秦明搭將起來剝了渾身戰襖衣甲頭盔軍器拿條繩索綁了把馬也牧起來都解上清風山來原來這般圈套都是花榮和宋江的計策先使小嘍囉或在東或在西引誘的秦明人困馬乏策立不定預先又把這土布袋填住兩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馬逼赶溪裡去上面却放下水來那急流的水都結果了軍馬你道秦明帶出的五百人馬如何一大半淹死在水中都送了性命生擒活捉得一百五七十人奪了七八十疋好馬不曾逃得一

倒回去次後陷馬坑裡活捉了秦明當下一行小嘍囉捉
秦明到山寨裡早是天明時候五位好漢坐在聚義廳上
小嘍囉縛拋秦明解在廳前花榮見了連忙跳離交椅接
下廳來親自解了繩索扶上廳來納頭拜在地下秦明慌
忙荅禮便道我是被擒之人由你們碎屍而死何故却來
拜我花榮跪下道小嘍囉不識尊卑誤有冒瀆切乞恕罪
隨即便取衣服與秦明穿了秦明問花榮道這位爲頭的
好漢却是甚人這清風山不曾見有花榮道這位是花榮
的哥哥鄆城縣宋押司宋江的便是這三位是山寨之主
燕順王英鄭天壽秦明道這三位我自認得這宋押司莫
不是喚做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宋江荅道小人便是秦

明連忙下拜道聞名久矣不想今日得會義士宋江慌忙
答禮不迭秦明見宋江腿脚不便問道兄長如何貴足不
便宋江却把自離鄆城縣起頭直至劉知寨拷打的事故
從頭對秦明說了一遍秦明只把頭來搖道若聽一面之
詞悞了多少緣故容秦明回州去對暮容知府說知此事
燕順相留且住數日隨即便叫殺牛宰馬安排筵席飲宴
罄上山的軍漢都藏在山後房裡也與他酒食管待秦明
吃了數盃起身道衆位壯士既是你們的好情分不殺秦
明還了我盔甲馬疋軍器回州去燕順道總管差矣你既
是引了青州五百兵馬都没了如何回得州去暮容知府
如何不見你罪責不如權在荒山草寨住幾時本不堪歇

大頭巾為人所欺如此

馬權就此間落草論秤分金銀整套穿衣服不強似受那大頭巾的氣秦明聽罷便下廳道秦明生是大宋人死為大宋鬼朝廷教我做到兵馬總管無受統制使官職又不曾虧了秦明我如何肯做強人背反朝廷你們衆位要殺時便殺了我不想我隨順你們花榮赶下廳來拖住道秦兄長息怒聽小弟一言我也是朝廷命官之子無可奈何被逼迫的如此總管既是不肯落草如何相逼得你隨順只且請少坐席終了時小弟討衣甲頭盔鞍馬軍器還兄長去秦明那里肯坐花榮又勸道總管夜來勞神費力了一日一夜人也尚自當不得那匹馬如何不喂得他飽了去秦明聽了肚內尋思他說得是再上廳來坐了飲酒那

五位好漢輪番把盞陪話勸酒秦明一則軟困二乃吃衆好漢勸不過開懷吃得醉了扶入帳房睡了這里衆人自去行事不在話下且說秦明一覺直睡到次日辰牌方醒跳將起來洗漱罷便欲下山衆好漢都來相留道總管且吃早飯動身送下山去秦明性急的人便要下山衆人慌忙安排些酒食管待了取出頭盔衣甲與秦明披掛了牽過那疋馬來并狼牙棒先叫人在山下伺候五位好漢都送秦明下山來相別了交還馬疋軍器秦明上了馬拏着狼牙棒趯天色大明離了清風山取路飛奔清州來到得十里路頭恰好巳牌前後遠遠地望見煙塵亂起並無一個人來往秦明見了心中自有八分疑忌到得城外看時

○這許多一愚了真強盜真強盜

原來舊有數百人家却都被火燒做白地一片荒燥場上橫七豎八殺死的男子婦人不記其數秦明看了大驚打那匹馬在荒燥場上砲到城邊大叫開門時只見門邊吊橋高棧起了都擺列着軍士旌旗擂木砲石秦明勒着馬大叫城上放下吊橋度我入城城上早有人看見是秦明便擂起鼓來納着喊秦明叫道我是秦總管如何不放我入城只見慕容知府立在城上女墻邊大喝道反賊你如何不識羞耻昨夜引人馬來打城子把許多好百姓殺了又把許多房屋燒了今日又自又來賺哄城門朝廷須不曾虧負了你你這厮倒如何行此不仁已自差人奏聞朝廷去了早晚拏住你時把你這厮碎屍萬段秦明大叫道

公祖差矣秦明因折了人馬又被這厮們捉了上山去方纔得脫昨夜何曾來打城子知府喝道我如何不認的你這厮的馬匹衣甲軍器頭盔城上衆人明明地見你指揥紅頭子殺人放火你如何賴得過便做你輸了被擒如何五百軍人沒一個逃得回來報信你如今指望瞞開城門取老小你的妻子今早已都殺了你若不信與你頭看軍士把鎗將秦明妻子首級挑起在鎗上教秦明看秦明是個性急的人看了渾家首級氣破胸膛分說不得只叫得苦屈城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下來秦明只得回避看見遍野處火焰尚冗自未滅秦明回馬在尾燥場上恨不得尋個死處肚裡尋思了半晌縱馬再回舊路行不得十來

里只見林子裡轉出一夥人馬來當先五匹馬上五個好漢不是別人宋江花榮燕順王英鄭天壽隨從一二百小嘍囉宋江在馬上欠身道總管何不回青州獨自一騎投何處去秦明見問怒氣道不知是那個天不盖地不載該剮的賊裝做我去打了城子壞了百姓人家房屋殺害良民到結果了我一家老小閃得我如今有家難奔有國難投着我上天無路入地無門我若尋見那人時直打碎這條狠牙棒便罷宋江便道總管息怒既然沒了夫人不妨小人自當與總管做媒我有個好見識請總管回去這里難說直請到山寨裡告稟一同便往秦明只得隨順再回清風山來於路無話早到山亭前下馬衆人一齊都進山

寨內小嘍囉已安排酒菓肴饌在聚義廳上五個好漢邀請秦明上廳都讓他中間坐定五個好漢齊齊跪下秦明連忙答禮也跪在地宋江開話道總管休怪昨日因留總管在山堅意不肯却是宋江定出這條計來叫小卒似總管模樣的却穿了足下的衣甲頭盔騎着那馬横着狠牙棒直奔青州城下點撥紅頭子殺入燕順王矮虎帶領五十餘人助戰只做總管去家中取老小因此殺入放火先絶了總管歸路的念頭今日衆人特地請罪秦明見說了怒氣於心欲待要和宋江等厮併却又自肚裡尋思一則(如—何 尋—思 見—得)是上界星辰契合二乃被他們軟困以禮待之三則又怕(這)開他們不過因此只得納了這口氣便說道你們弟兄雖

容與堂藏板

宋公明道等事　都要奏如何得也是好人只是多事耳

是好意要留秦明只是害得我忒毒些個斷送了我妻小一家人口宋江苔道不恁地時兄長如何肯死心苔地雖然沒了嫂嫂夫人宋江怜知得花知寨有一妹甚是賢慧宋江情願主婚陪備財禮與總管爲室若何秦明見衆人如此相敬相愛方纔放心歸順衆人都讓宋江在居中坐了秦明上首花榮眉下三個好漢依次而坐大吹大擂飲酒商議打清風寨一事秦明道這事容易不須衆弟兄費心黃信那人亦是治下二者是秦明教他的武藝三乃和我過的最好明日我便先去叫開柵門一席話說他入夥投降就取了花知寨寶眷拏了劉高的潑婦與仁兄報仇雪恨作進見之禮如何宋江大喜道若得總管如此慨然

相許却是多幸多幸當日筵席散了各自歇息次日早起來吃了早膳都各各披掛了秦明上馬先下山來拏了狠牙棒飛奔青風鎮來却說黃信自到清風鎮上發放鎮上軍民點起寨兵曉夜隄防牢守柵門又不敢出戰累累使人探聽不見青州調兵策應當日只聽得報道柵外有秦統制獨自一騎馬到來叫開柵門黃信聽了便上馬飛奔門邊看時果是一人一騎又無伴當黃信便叫開柵門放下吊橋迎接秦統管入來直到大寨公廳前下馬請上廳來敘禮罷黃信便問道總管緣何單騎到此秦明當下先說了損折軍馬後說山東及時雨宋公明踈財仗義結識天下好漢誰不欽敬他如今見在清風山上我今次也在

容與堂藏板

文官無益有害如此

山寨入了夥你又無老小何不聽我言語也去山寨入夥免受那文官的氣黃信答道既然恩官在彼黃信安敢不從只是不曾聽得說有宋公明在山上今次却是及時兩宋公明自何而來在山寨秦明咲道便是你前日解去的鄆城虎張三便是他怕說出眞名姓惹起自己的官司以此只認說是張三黃信聽了跌脚道若是小弟得知是宋公明時路上也是放了他一時見不到處只聽了劉高一面之詞險些壞了他性命秦明黃信兩個正在公廨內商量起身只見寨兵報道有兩路軍馬鳴鑼擂鼓殺奔鎮上來秦明黃信聽得都上了馬前來迎敵軍馬到得柵門邊望時只見塵土蔽日殺氣遮天正是兩路軍兵投鎮上一

行人馬下山來畢竟秦明黃信怎地迎敵來軍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國有賊臣家有賊婦都貽禍不淺只如青州府失了秦明黃信花榮三箇良將皆劉高一人誤事而劉高又妻子誤之也真有意爲天下者先從妻子處整頓一番何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四

容與堂藏板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
射鵰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第三十五回

石將軍村店寄書　小李廣梁山射鴈

詩曰

幸短虧心只是貧　休生奸計害他人　天公自有安排處　失却便宜損自身　十分惺惺使五分　留取五分與兒孫　若是十分都使盡　後代兒孫不如人

當下秦明黃信兩個到柵門外下看時望見兩路來的軍馬却好都到一路是宋江花榮一路是燕順王矮虎各帶一百五十餘人黃信便叫寨兵放下吊橋大開柵門迎接兩路人馬都到鎮上宋江早傳下號令休要害一箇百姓

休傷一個寨兵叫先打入南寨把劉高一家老小盡都殺了王矮虎自先奪了那個婦人小嘍囉盡把應有家私金銀財物寶貨之資都裝上車子再有馬疋牛羊盡數牽了花榮自到家中將應有的財物等項裝載上車搬取妻小妹子內有清風鎮上人數都發還了衆多好漢收拾已了一行人馬離了清風鎮都回到山寨裡來車輛人馬都到山寨向聚義廳上相會黃信與衆好漢講禮罷坐與花榮肩下宋江叫把花榮老小安頓一所歇處將劉高財物分賞與衆小嘍囉王矮虎拿得那婦人將去藏在自已房內燕順便問道劉高的妻今在何處王矮虎答道今番須與小弟做個押寨夫人燕順道與却與你且喚他出來我有

一句話說宋江便道我正要問他王矮虎便喚到廳前那婆娘哭着告饒宋江喝道你這潑婦我好意救你下山念你是個命官的恭人你如何反將冤報今日擒來有何理說燕順跳起身來便道這等婬婦問他則甚拔出腰刀一刀揮爲兩段王矮虎見砍了這婦人心中大怒奪過一把朴刀便要和燕順交併宋江等起身來勸住宋江便道燕順殺了這婦人也是兄弟你看我這等一力救了他下山教他夫妻團圓完聚尚兀自轉過臉來叫丈夫害我賢弟你留在身邊久後有損無益宋江日後別娶一個好的教賢弟滿意燕順道兄弟便是這等尋思不殺了要他何用久後必被他害了王矮虎被衆人勸了默默無言燕順喝

叫小嘍囉打掃過屍首血跡且排筵席慶賀次日宋江和
王矮虎小要眼兼
黃信王婚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做媒說合要花榮把妹子
嫁與秦明一應禮物都是宋江和燕順出備吃了三五日
筵席自成親之後又過了五七日小嘍囉探得事情上山
來報道打聽得青州慕容知府申將文書去中書省奏說
反了花榮秦明黃信要起大軍來征勦掃蕩清風山衆好
漢聽罷商量道此間小寨不是久戀之地倘或大軍到來
四面圍住又無退步如何迎敵若再無糧草必是難迸可以
計較個常便宋江道小可有一計不知中得諸位心否當
下衆好漢都道願聞良策望兄長指教宋江道自這南方
有個去處地名喚做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中間宛子城

蓼兒洼晁天王聚集着三五千軍馬把住着水泊官兵捕盜不敢正眼覷他我等何不收拾起人馬去那裡入夥秦明道既然有這箇去處却是十分好只是沒人引進他如何肯便納我們宋江大笑道却把這打劫生辰綱金銀一事直說到劉唐寄書將金子謝我因此上殺了閻婆惜逃走在江湖上秦明聽了大喜道恁地兄長正是他那里大恩人事不宜遲可以收拾起快去只就當日商量定了便打併起十數輛車子把老小併金銀財物衣服行李等件都裝載車子上共有三二百疋好馬小嘍囉們有不願去的賫發他些銀兩任從他下山去投別主有願去的編入隊裡就和秦明帶來的軍漢通有三五百人宋江教分作

三起下山只做去收捕梁山泊的官軍山上都收拾的停當裝上車子放起火來把山寨燒做光地分爲三隊下山宋江便與花榮先引着四五十人三五十騎馬簇擁着五七輛車子老小隊伙先行秦明黃信引領八九十疋馬和這應用車子作第二起後面便是燕順王矮虎鄭天壽三個引着四五十疋馬一二百人離了清風山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中見了這許多軍馬旗號上又明明寫着收捕草寇官軍因此無人敢來阻當在路行五七日離得青州遠了且說宋江花榮兩個騎馬在前頭背後車輛載着老小與後面人馬只隔着二十來里遠近前面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對影山兩邊兩座高山一般形勢中間却是一條

大潤驛路兩個在馬上正行之間只聽得前山裡鑼鳴鼓響花榮便道前面必有強人把鎗帶住取弓箭來整頓得端正再揀放飛魚袋內一面叫騎馬的軍士催趲後面兩起軍馬上來且把車輛人馬札住了宋江和花榮兩個引了二十餘騎軍馬向前探路至前面半里多路早見一簇人馬約有一百餘人前面簇擁着一個騎馬的年少壯士怎生打扮但見

頭上三义冠金圈玉鈿身上百花袍錦織團花甲披千道火龍鱗帶束一條紅瑪瑙騎一疋胭脂抹就如龍馬使一條朱紅畫桿方天戟背後小校盡是紅衣紅甲那個壯士穿一身紅騎一疋赤馬立在山坡前大叫道今

容與堂藏板

刪

可惜費精神于無用有作之處

日我和你比試分個勝敗見個輸贏只見對過山岡子背後早擁出一隊人馬來也有百十餘人前面也棒着一簡年少騎馬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頭上三义冠頂一團瑞雪身上鑌鉄甲披千點寒霜素羅袍光射太陽銀花帶色欺明月坐下騎一疋征駝玉獸手中輪一枝寒戟銀蛟背後小枝都是白衣白甲這個壯士穿一身白騎一疋白馬手中也使一枝方天畫戟這一邊都是素白旗號那壁都是絳紅旗號只見兩邊紅白旗搖震地花腔鼓擂那兩個壯士更不打話各挺手中畫戟縱坐下馬兩個就中間大濶路上交鋒比試勝敗花榮和宋江見了勒住馬看時果然是一對好厮殺正是

棋逢敵手將遇良才但見絳霞影裡捲一道凍地冰霜白雲光中起幾縷衝天火歘故園冬暮山茶和梅蕊爭輝上苑春濃李粉共桃脂鬧彩這個按南方丙丁火似歘摩天上走卅爐那個按西方庚辛金如泰華峰頭翻玉井宋無忌忿怒騎火騾子飛走到人間馮夷神生嗔跨玉狻猊縱橫臨世上左右紅雲偃白氣往來白霧間紅霞

當時兩個壯士各使方天畫戟鬧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花榮和宋江兩個在馬上看了喝采花榮一步步趨馬向前看時只見那兩個壯士鬧到深間裡這兩枝戟上一枝是金錢豹子尾一枝是金錢五色旛却攪做一團上面絨

容與堂藏板

條結在了那里分折得開花榮在馬上看見了便把馬帶住左手去飛魚袋內取弓右手向走獸壺中拔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豹尾絨絛較親處颼的一箭恰好正把絨絛（好也）射斷只見兩枝畫戟分開做兩下那二百餘人一齊喝聲采那兩個壯士便不閧都縱馬跑來直到宋江花榮馬前就馬上欠身聲喏都道願求神箭將軍大名花榮在馬上答道我這個義兄迺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我便是清風鎮知寨小李廣花榮那兩個壯士聽罷扎住了戟便下馬推金山倒玉柱都拜道聞名久矣宋江花榮慌忙下馬扶起那兩位壯士道介胄在身未可講禮且請問二位壯士高姓大名那個穿紅的說道小人姓呂名方

祖貫潭州人氏平昔愛學呂布爲人因此習學這枝方天
畫戟人都喚小人做小温侯呂方因販生藥到山東消折
了本錢不能勾還鄉權且占住這對影山打家劫舍近日
走這個壯士來要奪呂方的山寨和他各分一山他又不
肯因此每日下山廝殺不想原來緣法注定今日得遇及
時雨尊顏又遇得花將軍名不虛傳專聽二公指教宋江
又問這穿白的壯士高姓那人荅道小人姓郭名盛祖貫
西川嘉陵人氏因販水銀貨賣黃河裡遭風翻了船回鄉
不得原在嘉陵學得本處兵馬張提轄的方天戟向後使
得精熟人都稱小人做賽仁貴郭盛江湖上聽得說對影
山有個使戟的占住了山頭打家劫舍因此一逕來比並

容與堂藏板

戰法奪山連連戰了十數日不分勝負不期今日得遇二公天與之幸宋江把上件事都告訴了就與二位勸和如何二位壯士大喜都依允了後隊人馬已都到了一個個都引着相見了吕方先請上山殺牛宰馬筵會次日却是郭盛置酒設席筵宴宋江就說他兩個撞籌入夥輳隊上梁山泊去投奔晁蓋聚義那兩個歡天喜地都依允了便將兩山人馬點起收拾了財物待要起身宋江便道且住非是如此去假如我這里有三五百人馬投梁山泊去他那里亦有探細的人在四十里探聽倘或只道我們來收捕他不是要處等我和燕順先去報知了你們隨後却來還作三起而行花榮秦明道兄長高見正是如此計較陸

續進程兄長先行半日我等催督人馬隨後起身來且不說對影山人馬陸續登程只說宋江和燕順各騎了馬帶領隨行十數人先投梁山泊來在路上行了兩日當日行到晌午時分正走之間只見官道傍邊一個大酒店宋江看了道孩兒們走得困乏都叫買些酒吃了過去當時宋江和燕順下了馬入酒店裡來叫孩兒們鬆了馬肚帶都入酒店裡坐宋江和燕順先入店裡來看時只有三付大座頭小座頭不多幾付只見一付大座頭上先有一個在那裡占了宋江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裹一頂猪嘴頭巾腦後兩個太原府金不換紐絲銅環上穿一領皂紬衫腰繫一條白腊腰下面腿絣護膝八

荅麻鞋卓子邊倚着根短棒橫頭上放着個衣包那人生得八尺來長淡黃骨查臉一雙鮮眼沒根髭髯宋江便叫酒保過來說道我的伴當人多我兩個借你裡面坐一坐你叫那個客人移換那付大座頭與我伴當們生地吃些酒酒保應道小人理會得宋江與燕順裡面坐了先叫酒保打酒來大碗先叫伴當一人三碗有肉便買些來與他衆人吃却來我這里斟酒酒保又見伴當們都立滿在檐邊酒保却去看着那個公人模樣的客人道有勞上下那借這付大座頭與裡面兩個官人的伴當坐一坐那漢嗔惟呼他做上下便焦燥道也有個先來後到甚麼官人的伴當要換座頭老爺不換燕順聽了對宋江道你

看他無禮麼宋江道由他便了你也和他一般見識却把燕順按住了只見那漢轉頭看了宋江燕順冷笑酒保又陪小心道上下周全小人的買賣換一換有何妨那漢大怒拍着卓子道你這鳥男女好不識人欺負老爺獨自一箇要換座頭便是趙官家老爺也驚鳥不換高則聲大頼子拳不認得你酒保道小人又不曾說甚麼那漢喝道量你這廝敢說甚麼燕順聽了那里忍耐得住便說道兀那漢子你也鳥强不換便罷沒可得鳥嚇他那漢便跳起來掉了短棒在手裡便應道我自罵他要你多管老爺天下只讓得兩個人其餘的都把來做脚底下的泥燕順焦燥便提起板凳却待要打將去宋江因見那人出語不俗横

身在裡面勸解且都不要鬧我且請問你你天下只讓的那兩個人那漢道我說與你驚得你呆了宋江道願聞那兩個好漢大名那漢道一個是滄州橫海郡柴世宗的孫子喚做小旋風柴進柴大官人宋江暗暗的點頭又問道那一個是誰那漢道這一個又唬嚇是鄆城縣押司山東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宋江看了燕順暗笑燕順早把板凳放下了那漢又道老爺只除了這兩個便是大宋皇帝也不怕他宋江道你且住我問你你既說起這兩個人我却都認得柴大官人宋江你在那里與他兩個廝會那漢道你既認得我不說謊三年前在柴大官人莊上住了四個月有餘只不曾見得宋公明宋江道你曾認得黑三郎

麼那漢道你既說起我如今正要去尋他宋江問道誰教你尋他那漢道他的親兄弟鉄扇子宋清教我寄家書去尋他宋江聽了大喜向前施住道有緣千里來相會無緣對面不相逢只我便是黑三郎宋江那漢相了一面便拜道天幸使令小弟得遇哥哥爭些兒錯過空去孔太公那里走一遭宋江便把那漢拖入裏面問道家中近日没甚事那漢道哥哥聽稟小人姓石名勇原是大名府人氏日常只靠放賭爲生本鄉起小人一個異名喚做石將軍爲因賭博上一拳打死了個人逃走在柴大官人莊上多聽得往來江湖上人說哥哥大名因此特去鄆城縣投奔哥哥却又聽得說道爲事在逃因見四郎聽得小人說起柴

大官人來却說哥哥在白虎山孔太公莊上因此又令小弟要拜識哥哥四郎特寫這封家書與小人寄來孔太公莊上如尋見哥哥時可叫兄長作急回來宋江見說心中疑忌便問道你到我莊上住了幾日曾見我父親麼石勇道小人在彼只住的一夜便來了不曾得見太公宋江把上梁山泊一節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道小人自離了柴大官人莊上江湖中也只聞得哥哥大名踈財仗義濟困扶危如今哥哥既去那里入夥是必携帶宋江道這個不必你說可爭你一個人且來和燕順厮見叫酒保一面這里斟酒莫要別處去三盃酒罷石勇便去包裹內取出家書慌忙遞與宋江宋江接來看時封皮逆封着又没平安二

字宋江心內越是疑惑連忙扯開封皮從頭讀至一半後面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因病身故見今停喪在家專等哥哥來家遷葬千萬千萬切不可悞宋清泣血奉書宋江讀罷叫聲苦不知高低自把胸脯搥將起來自罵道不孝逆子做下非爲老父身亡不能盡人子之道畜生何異自把頭去壁上磕撞大哭起來燕順石勇抱住宋江哭得昏迷半晌方纔甦醒燕順石勇兩個勸道哥哥且省煩惱宋江便分付燕順道不是我寡情薄意其實只有這個老父記掛今已歿了只得星夜赶歸去奔喪教兄弟們自上山則個燕順勸道哥哥太公既已歿了便到家時也不得見了世上人無有不死的父毋且請寬心引我們弟兄

去了那時小弟却陪侍哥哥歸去奔喪未爲晚矣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若無仁兄去時他那里如何肯收留我們宋江道若等我送你們上山去時悞了我多少日期却是使不得我只寫一封備細書札都說在內就帶了石勇一發入夥等他們一處上山我如今不知便罷既是天教我知了正是度日如年燒眉之急我馬也不要從人也不帶一個連夜自赶回家燕順石勇那里留得住宋江問酒保借筆硯討了一幅紙一頭哭着一面寫書再三叮嚀在上面寫了封皮不粘交與燕順收了討石勇的八答麻鞋穿上取了些銀兩藏放在身邊跨了一口腰刀就拿了石勇的短棒酒食都不肯沾唇便出門要走燕順道哥哥也等

這樣處。約真是丈人之心無所不有。難所不到。

秦總管花知寨都來相見一面了去也未遲宋江道我不等了我的書去並無阻滯石家賢弟自說備細緣故可爲我上覆衆兄弟們可憐見宋江奔喪之急休惟則個宋江恨不得一步跨到家中飛也似獨自一個去了且說燕順同石勇只就那店裡吃了些酒食點心還了酒錢却教石勇騎了宋江的馬帶了從人只離酒店三五里路尋個大客店歇了等候次日辰牌時分全夥都到燕順石勇接着備細說宋江哥哥奔喪去了衆人都埋怨燕順道你如何不留他一留石勇分說道他聞得父親歿了恨不得自也尋死如何肯停脚巴不得飛到家裡焉了一封備細書札在此教我們只顧去他那里看了書並無阻滯花榮與秦

明看了書與衆人商議道事在途中進退兩難回又不得散了又不成只顧且去還把書來封了都到山上看那里不容却別作道理九個好漢併作一夥帶了三五百人馬漸近梁山泊來尋大路上山一行人馬正在蘆葦中過只見水面上鑼鼓振響衆人看時漫山遍野都是雜彩旗旛水泊中掉出兩隻快船來當先一隻船上擺着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中間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豹子頭林冲背後那隻哨船上也是三五十個小嘍囉船頭上也坐着一個頭領迺是赤髮鬼劉唐前面林冲在船上喝問道汝等是甚麼人那里的官軍敢來收捕我們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你也須知俺梁山泊的大名花榮秦明等都下馬

立在岸邊荅應道我等衆人非是官軍有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哥哥書札在此特來相投大寨入夥林冲聽了道既有宋公明兄長的書札且請過前面到朱貴酒店裡先請書來看了却來相請斷會船上把青旗只一招蘆葦裡棹出一隻小船上有三個漁人一個看船兩個上岸來說道你們衆位將軍都跟我來水面上見兩隻哨船一隻船上把白旗招動銅鑼響處兩隻哨船一齊去了一行衆人看了都驚呆了說道端的此處官軍誰敢侵傍我等山寨如何及得衆人跟着兩個漁人從大寬轉直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裡朱貴見說了迎接衆人都相見了便叫放翻兩頭黃牛散了分例酒食討書札看了先向水亭上放一枝

響箭射過對岸蘆葦中早搖過一隻快船來朱貴便喚小嘍囉分付罷叫把書先賫上山去報知一面店裡殺宰猪羊管待九個好漢把軍馬屯住在四散歇了第二日辰牌時分只見軍師吳學究自來朱貴酒店裡迎接衆人一個個都相見了敘禮罷動問備細早有二三十隻大白棹船來接吳用朱貴邀請九位好漢下船老小車輛人馬行李亦各自都搬在各船上前望金沙灘來上得岸松樹逕裡衆多好漢隨着晁頭領全副鼓樂來接晁蓋爲頭與九個好漢相見了迎上閣來各自衆馬坐轎直到聚義廳上一對對講禮罷左邊一帶交椅上却是晁蓋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那時

白日鼠白勝數月之前已從濟州大牢裏越獄逃得到了
山上入夥皆是吳學究使人去用度救得白勝脫身右邊
一帶交椅上却是花榮秦明黃信燕順王英鄭天壽呂方
郭盛石勇列兩行坐下共是二十一位好漢中間焚起一
爐香來各設了誓當日大吹大擂殺牛宰馬筵席一面叫
新到火伴廳下參拜了白和小頭目管待筵席收拾了後
山房舍教搬老小家眷都安頓了秦明花榮在席上稱讚
宋公明許多好處清風山報宪相殺一事衆頭領聽了大
喜後說呂方郭盛兩個比試戟法花榮一箭射斷絨絛分
開畫戟鼻蓋聽罷意思不信口裡含糊應道直如此射得
親切改日却看比箭當日酒至半酣食供數品衆頭領都

道且去山前閑散一回再來赴席當下二十一位頭領相謙相讓下堦閑步樂情觀看山景行至寨前第三關上只聽得空中數行賓鴻嘹喨花榮尋思道晁蓋却諕意思不信我射斷絨絛何不今日就此施逞些手段教他們衆人看日後敬伏我把眼一覷隨行人伴數內却有帶弓箭的花榮便問他討過一張弓來在手看時却是一張泥金鵲畫細弓正中花榮意急取過一枝好箭便對晁蓋道恰纔兄長見說花榮射斷絨絛衆頭領似有不信之意遠遠的有一行鴈來花榮未敢誇口小弟這枝箭要射鴈行內第三隻鴈的頭上射不中時衆頭領休笑花榮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親切望空中只一箭射去看時但見

鵰畵弓彎開秋月鵬翎箭發迸寒星寨鴈排空八字縱橫不亂將軍撚箭一發端的不差孤影向雲中倒墜數聲在草内哀鳴血模糊半淀綠稍翎大寨下衆人齊喝采

當下花榮一箭果然正中鴈行内第三隻直墜落山坡下急叫軍士取來看時那枝箭正穿在鴈頭上鳧盖和衆頭領看了盡皆駭然都稱花榮做神臂將軍吳學究稱讚道休言將軍比小李廣便是養由基也不及神手眞乃是山寨有幸自此梁山泊無一個不欽敬花榮衆頭領再回廳上筵會到晚各自歇息次日山寨中再備筵席議定坐次本是秦明才及花榮因爲花榮是秦明大舅衆人推讓花

榮在林冲肩下坐了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劉唐坐了第七位黃信坐第八位三阮之下便是燕順王矮虎呂方郭盛鄭天壽石勇杜遷宋萬朱貴白勝一行共是二十一個頭領坐定慶賀筵宴已畢義聚梁山泊山寨裡添造大船屋宇車輛什物打造鎗刀軍器鎧甲頭盔整頓旌旗袍襖弓弩箭矢准備抵捕官軍不在話下却說宋江自離了村店連夜赶歸當日申牌時候奔到本鄉村口張社長酒店裡暫歇一歇那張社長却和宋江家來往得好張社長見了宋江容顏不樂眼泪暗流張社長動問道押司有年半來不到家中今日且喜歸來如何尊顏有些煩惱心中爲甚不樂且喜官事已過赦了必是減罪了宋江荅道老叔自

說得是家中官事且靠後只有一個生身老父歿了如何不煩惱張社長大笑道押司眞個也是作要令尊太公却總在我這里吃酒了回去只有半個時辰來去如何却說這話宋江道老叔休要取笑小侄便取出家書教張社長看了兄弟宋清明明寫道父親於今年正月初頭歿了專等我歸來奔喪張社長看罷說道呸那里這般事只午時前後和東村王太公在我這里吃酒了去我如何肯說謊宋江聽了心中疑影沒做道理處尋思了半晌只等天晚別了社長便奔歸家入得莊門看時沒些動靜莊客見了宋江都來參拜宋江便問道我父親和四郎有麽莊客道太公每日望得押司眼穿今得歸來却是歡喜方總和東

宋太公是大惡父只是宋公明不曾做

村裡王社長在村口張社長店裡吃酒了回來聽在裡面房內宋江聽了大驚撇了短棒逕入草堂上來只見宋清迎着哥哥便拜宋江見了兄弟不戴孝心中十分大怒便指着宋清罵道你這忤逆畜生是何道理父親見今在堂如何却寫書來戲弄我教我兩三遍自尋死處一哭一個昏迷你做這等不孝之子宋清恰待分說只見屏風背後轉出宋太公來叫道我兒不要焦燥這個不干你兄弟之事是我每日思量要見你一面因此教宋清只寫道我歿了你便歸來得快我又聽得人說白虎山地面多有强人又怕你一時被人擒掇落草去了做個不忠不孝的人爲此急急寄書去喚你歸家又得柴大官人那里來的石勇

寄書去與你這件事盡都是我主意不干四郎之事你休埋怨他我恰纔在張社長店裡回來聽在房裡聽得是你歸來了宋江聽罷納頭便拜太公憂喜相伴宋江又問父親道不知近日官司如何已經赦宥必然減罪適間張社長也這般說了宋太公道你兄弟宋清未回之時多得朱仝雷橫的氣力向後只動了一個海捕文書再也不曾來勾擾我如今爲何喚你歸來近聞朝廷册立皇太子已降下一道赦書應有民間犯了大罪盡減一等科斷俱已行開各處施行便是發露到官也只該個徒流之罪不道得害了性命且由他却又別作道理宋江又問道朱雷二都頭曾來莊上麼宋清說道我前日聽得說來這兩個都差

出去了朱仝差往東京去雷橫不知差到那里去了如今縣裡却是新添兩個姓趙的勾攝公事宋太公道我兒遠路風塵且去房裡將息幾時合家歡喜不在話下天色看看將晚玉兎東生約有一更時分莊上人都睡了只聽得前後門發喊起來看時四下里都是火把團團圍住宋家莊一片聲叫道不要走了宋江太公聽了連聲叫苦不因此起有分教大江岸上聚集好漢英雄鬧市叢中來顯忠肝義膽天罡有分皆相會地煞同心盡協從畢竟宋公明在莊上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不可及處只在石勇寄書一節若無

此段一同到梁山泊來只是做強盜耳有何波瀾有何變幻真是不可思議文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五


梁山泊吳用興戴宗


楊陽賀宋
江逢李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六

第三十六回

梁山泊吳用舉戴宗　揭陽嶺宋江逢李俊

贊曰

上臨之以天鑒　下察之以地祇　明有王法相繼
暗有鬼神相隨　忠直可存於心　喜怒戒之在氣
爲不節而忘家　因不廉而失位　勸君自警平生
可嘆可驚可畏（杜淡）

話說當時宋太公掇個梯子上墻頭來看時只見火把叢中約有一伯餘人當頭兩個便是鄆城縣新添的都頭郎是弟兄兩個一個叫做趙能一個叫做趙得兩個便叫道

宋太公你若是曉事的便把兒子宋江獻出來我們自將就他若是隱藏不發教他出官時和你這老子一發捉了去宋太公道宋江幾時回來趙能道你便休胡說有人在村口見他從張社長家店裡吃了酒歸來亦有人跟到這里你如何說得過宋江在梯子邊說道父親你和他論甚麼口孩兒便挺身出了官縣裏府上都有相識明日便吃官司也不妨已經赦宥事了必當減罪求告這廝們做甚麼趙家那廝是個刁徒如今暴得做個都頭知道甚麼義理他又和孩兒沒人情空自求他不如出官免得受這廝腌臢氣宋太公哭道是我苦了孩兒宋江道父親休煩惱官司見了到是有幸明日孩兒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兒殺

人放火的弟兄們打在網裡如何能勾見父親面便斷配在他州外府也須有程限日後歸來負農時也得早晚伏侍父親終身宋太公道既是孩兒恁地說時我自來上下使用買個好去處宋江便上梯來叫道你們且不要鬧我的罪犯又不該死今已赦宥必已減等且請二位都頭進莊少敘三盃明日一同見官趙能道你休使見識賺我入來宋江道我如何連累父親兄弟你們只顧進家裡來宋江便下梯子來開了莊門請兩個都頭到莊裡堂上坐下連夜殺鷄宰鵝置酒相待那一百士兵人等都與酒食管待送些錢物之類取二十兩花銀把來送與兩位都頭做好看錢當夜兩個都頭在宋江莊上歇了次早五更同

容與堂藏板

到縣前下處等待天明解到縣裏來時知縣纔出陞堂只見都頭趙能趙得押解宋江出官知縣時聞彬見了大喜責令宋江供狀當下宋江一筆供招不合於前年秋間典贍到閻婆惜爲妾爲因不良一時恃酒諍論鬧毆致被悞殺身死一向避罪在逃今蒙緝捕到官取勘前情所供甘罪無詞知縣看罷且叫收禁牢裡監候滿縣人見說拿得宋江誰不愛惜他都替他去知縣處告說討饒備說宋江平日的好處亦且閻婆惜家又沒了苦主只是相公方便他則個知縣自心裡也有八分出豁他當時依准了供狀免上長枷手杻只散禁在牢裡宋太公自來買上告下使用錢帛那時閻婆已自身故了半年這張三又沒了粉頭

不來做甚寬家縣裡叠成文案待六十日限滿結解上濟州聽斷本州府尹看了申解情由教前恩宥之事已成減罪擬定得罪犯將宋江脊杖二十刺配江州牢城本州官吏亦有認得宋江的更無他又有錢帛使用名喚做斷杖刺配又無苦主執證衆人維持下來都不甚深重各聽帶上行枷押了一道牒文差兩個防送公人無非是張千李萬當下兩個公人領了公文監押宋江到州衙前宋江的父親宋太公同兄弟宋清都在那里等候置酒相請管待兩個公人賫發了些銀兩與他放寬教宋江換了衣服打拴了包裹穿上麻鞋宋太公與宋江到僻靜處叮囑道我知江州是個好地面魚米之鄉特地使錢買將那里去你

賢父

可寬心守奈我自使四郎來望你盤纏有便人常常寄來你如今此去正從梁山泊過倘或他們下山來劫奪你入夥切不可依隨他教人罵做不忠不孝此一節牢記於心孩兒路上慢慢地去天可憐見早得回來父子團圓弟兄完聚宋江洒淚拜辭了父親兄弟宋清送一程路宋江臨別時囑付兄弟道我的官司此去不要你們憂心只有父親年紀高大我又不能盡人子之道累被官司纏擾背井離鄉而去兄弟你早晚只在家侍奉休要爲我來江州來棄搬父親無人看顧我自江湖上相識多見的那一個不相助盤纏自有對付處天若見憐有一日歸來也宋清洒淚拜辭了自回家中去侍奉父親宋太公不在話下有詩

爲證
殺人亡命匿家山　暮夜追兵欲避難　自此便從縲
縗去　江州行見展雲翰
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上路那張千李萬已得了宋江
家中銀兩又因他是個好漢因此於路上只是伏侍宋江
三個人上路行了一日到晚投客店安歇了打夥做些飯
吃又買些酒肉請兩個公人宋江對他說道實不瞞你兩
箇說我們明日此去正從梁山泊邊過山寨上有幾個好
漢聞我的名字怕他下山來奪我枉驚了你們我和你兩
個明日早起些只揀小路里過去寧可多走幾里不妨兩
箇公人道押司你不說俺們如何得知我等自認得小路

過去定不得撞着他們當夜計議定了次日起箇五更來打火兩個公人和宋江離了客店只從小路裡走約莫也走了三十里路只見前面山坡背後轉出一夥人來宋江看了只叫得苦來的不是別人爲頭的好漢正是赤髮鬼劉唐將領着三五十人便來殺那兩個公人這張千李萬謊做一堆兒跪在地下宋江叫道兄弟你要殺誰劉唐道哥哥不殺了這兩箇男女等甚麼宋江道不要你汚了手把刀來我殺便了兩個人只叫得苦今番到不好了劉唐把刀遞與宋江宋江接過問劉唐道你殺公人何意劉唐荅道奉山上哥哥將令特使人打聽得哥哥乞官司直要來鄆城縣劫牢却知道哥哥不曾在牢裏不曾受苦今將

打聽得斷配江州只怕路上錯了路道教大小頭領分付去四路等候迎接哥哥便請上山這兩個公人不殺了如何宋江道這個不是你們弟兄攛舉宋江到要陷我於不忠不孝之地萬劫沉埋若是如此來挾我只是逼宋江性命我自不如死了把刀望喉下自刎劉唐慌忙攀住肢膊道哥哥且慢慢地商量就手裏奪了刀宋江道你弟兄們若是可憐見宋江時容我去江州牢城聽候限滿回來那時却得與你們相會劉唐道哥哥小弟這話不敢主張前面大路上有軍師吳學究回花知寨在那里專等迎迓哥哥容小弟着小校請來商議宋江道我只是這句話由你們　商量小嘍囉去報不多時只見吳用花榮兩騎馬

（到底此人有些賊智）

容與堂藏板

在前後　十騎馬跟着飛到面前下馬叙禮罷花榮便道如何不與兄長開了枷宋江道賢弟是甚麽話此是國家法度如何敢擅動吳學究笑道我知兄長的意了這個容易只不留兄長在山寨便了晁頭領多時不曾得與仁兄相會今次也正要和兄長說幾句心腹的話畧請到山寨少叙片時便送登程宋江聽了道只有先生便知道宋江的意扶起兩個公人來宋江道要他兩個放心寧可我死不可害他兩個公人道全靠押司救命一行人都離了大路來到蘆葦岸邊已有船隻在彼當時載過山前大路却把山轎教人擡了直到斷金亭上歇了叫小嘍囉四下里去報請衆頭領都來聚會迎接上山到聚義廳上相見

晁蓋謝道自從鄆城救了性命弟兄們到此無日不想大恩前者又蒙引薦諸位豪傑上山光潭草寨恩報無門宋江苔道小可自從別後殺死搖婦逃在江湖上去了半年本欲上山相探兄長一面偶然村店裡遇得石勇稍寄家書只說父親棄世不想却是父親恐怕宋江隨衆好漢入夥去了因此詐寫書來喚我回家雖然明乞官司多得上下之人看覷不曾重傷今配江州亦是好處適蒙呼喚不敢不至今來既見了尊顏奈我限期相逼不敢久住只此告辭詩曰

方枷鐵鐐並臨頭　坐守行監不少休　天與英雄逢水滸　却因行見出江州

（咬把血脉梗斷了可惡可惡）

晁蓋道只如此忙且請少坐兩個中間坐了宋江便叫兩個公人只在交椅後坐與他寸步不離晁蓋叫許多頭領都來參拜了宋江都兩行坐下小頭目一面斟酒上來先是晁蓋把盞了向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起至白勝把盞下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相謝道足見弟兄們衆位相愛之情宋江是個得罪囚人不敢久停只此告辭晁蓋道三兄直如此見怪雖然賢兄不肯要壞兩個公人多與他些金銀發付他回去只說我梁山泊搶擄了去不道得治罪於他宋江道哥哥你這話休題這等不是檯舉宋江明明的是苦我家中上有老父在堂宋江不曾孝敬得一日如何敢違了他的教訓負累了他前者一時乘興與衆位來

相投天幸使令石勇在村店裡撞見在下指引回家父親說出這個緣故情愿教小可明吃了官司急斷配出來又頻頻囑付臨行之時又千叮萬囑教我休爲快樂苦害家中免累老父愴惶驚恐因此父親明明訓教宋江小可不爭隨順了哥哥便是上逆天理下違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雖生何益如哥哥不肯放宋江下山情愿只就兄長手裏乞死說罷淚如雨下便拜倒在地晁蓋吳用公孫勝一齊扶起衆人道既是哥哥堅意要往江州今日且請寬心住一日明日早送下山三回五次留得宋江就山寨裡吃了一日酒教去了枷也不肯除只和兩個公人同起同坐當晚住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堅心要行吳學究道

兄長聽稟吳用有個至愛相識見在江州充做兩院押牢節級姓戴名宗本處人稱爲戴院長爲他有道術一日能行八百里人都喚他做神行太保此人十分仗義疎財夜來小生修下一封書在此與兄長去到彼時可和本人做箇相識但有甚事可教衆兄弟知道衆頭領挽留不住安排筵宴送行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將二十兩銀子送與兩個公人就與宋江挑了包裹都送下山來一個個都作別了吳學究和花榮直送過渡到大路二十里外衆頭領回上山去只說宋江自和兩個防送公人取路投江州來那個公人見了山寨裏許多人馬衆頭領一個個都拜宋江又得他那里若干銀兩一路上只是小心伏侍宋

妍　熙　綱

江三個人在路免不得饑飡渴飲夜住曉行在路約行了半月之上早來到一個去處望見前面一座高嶺兩個公人說道好了過得這條楊陽嶺便是潯陽江到江州却是水路相去不遠宋江道天色暄熱趁早凉過嶺去尋個宿頭公人道利司說得是三個人厮赶着趁過嶺來行了半日巴過嶺頭早看見嶺脚邊一個酒店背靠顛崖門臨旌樹前後都是草房去那樹陰之下挑出一個酒旆兒來宋江見了心中歡喜便與公人道我們肚裏正饑渴里原來這嶺上有個酒店我們且買碗酒吃去了便走三個人入酒店來兩個公文把行李歇了將水火棍靠在壁上宋江讓他兩個公人上首坐定宋江下首坐了半個時辰不見

容與堂藏板

一個人出來宋江叫道怎地不見主人家只聽得裡面應道來也來也側首屋下走出一個大漢來宋江看這漢子時怎生模樣但見

赤色虬鬚亂撒　紅絲虎眼睜圓　揭嶺殺人魔祟　酆都催命判官

那人出來頭上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布背心露着兩臂下面圍一條布手巾看着宋江三個人唱個喏道拜揖客人打多少酒宋江道我們走得肚饑你這里有甚麽肉賣那人道只有熟牛肉和渾白酒宋江道最好你先切二斤熟牛肉來打一角酒來那人道客人休惟說我這里嶺上賣酒只是先交了錢方纔吃酒宋江道這個何妨倒是先

還了錢吃酒我也歡喜等我先取銀子與你那人道恁地
最好宋江便去打開包裹取出些碎銀子那人立在側邊
偷眼睃着見他包裹沉重有些油水心內自有八分歡喜
接了宋江的銀子便去裡面舀一桶酒切一盤牛肉出來
放下三隻大碗三雙箸一面篩酒三個人一頭吃一面口
裏說道如今江湖上歹人多有萬千好漢着了道兒的酒
肉裏下了蒙汗藥麻翻了劫了財物人肉把來做饅頭餡
子我只是不信那里有這話那賣酒的人笑道你三個說
了不要吃我這酒和肉裏面都有了麻藥宋江笑道這個
大哥瞧見我們說着麻藥便來取笑兩個公人道大哥熱
吃一碗也好那人道你們要熱吃我便將去溫來那人溫

熱了將來篩做三碗正是饑渴之中酒肉到口如何不吃三人各吃了一碗下去只見兩個公人瞪了雙眼口角邊流下涎水來你揪我扯望後便倒宋江跳起來道你兩個怎地吃得三碗便恁醉了向前來扶他不覺自家也頭暈眼花撲地倒了光着眼都面面廝覷麻木了動憚不得酒店裡那人道慚愧好幾日沒買賣今日天送這三頭行貨來與我先把宋江倒拖了入去山崖邊人肉作房裡放在剁人凳上又來把這兩個公人也拖了入去那人再來却把包裹行李都提在後屋內解開看時都是金銀那人自道我開了許多年酒店不曾遇着這等一個囚徒量這等一個罪人怎地有許多財物却不是從天降下賜與我的

那人看罷包裹却再包了且去門前望幾個火家歸來開剝立在門前看了一回不見一個男女歸來只見嶺下這邊三個人遶上嶺來那人恰認得慌忙迎接道大哥那里去來那三個內一個大漢應道我們特地上嶺來接一個人料道是來的程途日期了我每日出來只在嶺下等候不見到正不知在那里擔閣了那人道大哥却是等誰那大漢道等個奢遮的好男子那人問道甚麼奢遮的好男子那大漢荅道你敢也聞他的大名便是濟州鄆城縣宋押司宋江那人道莫不是江湖上說的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那大漢道正是此人那人又問道他却因甚打這里過那大漢道我本不知近日有個相識從濟州來說道鄆城

縣宋押司宋江不知爲甚麼事發在濟州府斷配江州牢城我料想他必從這里過來別處又無路過去他在鄆城縣時我尚且要去和他廝會今次正從這里經過如何不結識他因此在嶺下連日等候接了他四五日並不見有一個囚徒過來我今日同這兩個兄弟信步鐸上嶺來你這里買碗酒吃就望你一望近日你店裏買賣如何那人道不瞞大哥說這幾個月裏好生沒買賣今日謝天地捉得三個行貨又有些東西那大漢慌忙問道三箇甚樣人那人道兩個公人和一個罪人那漢失驚道這囚徒莫不是黑矮肥胖的人那人應道眞個不十分長大面貌紫棠色那大漢連忙問道不曾動手麼那人答道方經拖進作

房去等火家未回不曾開剝那大漢道等我認他一認當下四個入進山岩邊人肉作房裡只見剝人凳上挺着宋江和兩個公人顛倒頭放在地下那大漢看見宋江却又不認得相他臉上金印又不分曉沒可尋思處猛想起道且取公人的包裹來我看他公文便知那人道說得是便去房裏取過公人的包裹打開見了一錠大銀尚有若干散碎銀兩解開文書袋來看了差批衆人只叫得慚愧那大漢便道天使令我今日上嶺來早是不曾動手爭些兒悟了我哥哥性命正是

冤仇還報難廻避　機會遭逢莫遠圖　踏破鉄鞋無覓處　得來全不費工夫

那大漢便叫那人快討解藥來先救起我哥哥那人也慌了連忙調了解藥便和那大漢去作房裡先開了枷扶將起來把這解藥灌將下去四個人將宋江扛出前面客位裏那大漢扶住着漸漸醒來光着眼看了衆人立在面前又不認得只見那大漢教兩個兄弟扶住了宋江納頭便拜宋江問道是誰我不是夢中麼只見賣酒的那人也拜宋江答禮道兩位大哥請起這里正是那里不敢動問二位高姓那大漢道小弟姓李名俊祖貫廬州人氏專在揚子江中撐船稍公爲生能識水性人都叫小弟做混江龍李俊便是這個賣酒的是此間揭陽嶺人只靠做私商道路人盡呼他做催命判官李立這兩個兄弟是此間潯陽

江邊人專販私塩來這里貨賣却是投遊李俊家安身大江中伏得水駕得船是弟兄兩個一個嗔做出洞蛟童威一個叫做翻江蜃童猛兩個也拜了宋江四拜宋江問道却經麻翻了宋江如何却知我姓名李俊道小弟有個相識近日做買賣從濟州回來說道哥哥大名爲事發在江州牢城來李俊未得拜識尊顏往常思念只要去貴縣拜識哥哥只爲緣分淺薄不能勾去今聞仁兄來江州必從這里經過小弟連連在嶺下等接仁兄五七日了不見來今日無心天幸使令李俊同兩個弟兄山嶺來就買盃酒吃遇見李立說將起來因此小弟大驚慌忙去作房裡看了却又不認得哥哥猛可思量起來取討公文看了經知

道是哥哥不敢拜問仁兄聞知在鄆城縣做押司不知爲何事配來江州宋江把這殺了閻婆惜直至石勇村店寄書回家事發今次配來江州備細說了一遍四人稱嘆不已李立道哥哥何不只在此間住了休上江州牢城去受苦宋江荅道梁山泊苦死相留我尚兀自不肯住恐怕連累家中老父此間如何住得字俊道哥哥義士必不肯胡行你快收起那兩個公人來李立連忙叫了火家已都歸來了便把公人扛出前面客位裏來把解藥灌將下去救得兩個公人起來面面廝覷你看我我看你都對宋江說道此間店裡恁麼好酒我們又吃不多便恁醉了記着他家我們回來還在這裡買吃衆人聽了都笑當晚李立置

酒管待衆人在家裡過了一夜次日又安排了酒食管待了送出包裹還了宋江并兩個公人當時相別了宋江自和李俊童威童猛兩個公人下嶺來巡到李俊家歇下致備酒食慇懃相待結拜宋江爲兄留住家裡過了數日宋江要行李俊留不住取些銀兩賫發兩個公人宋江再帶上行枷收拾了包裹行李辭別李俊童威童猛離了揭陽嶺下取路望江州來三個人行了半日早是未牌時分行到一個去處只見人烟輳集市井喧譁正來到市鎮上只見那里一夥人圍住着看宋江分開人叢也挨入去看時却原是一個使鎗棒賣膏藥的宋江和兩個公人立住了聊看他使了一回鎗棒那教頭放下了手中鎗棒又使了

一回拳宋江喝采道好鎗棒拳脚那人却拿起一個盤子來口裡開呵道小人遠方來的人投貴地特來就事雖無驚人的本事全靠恩官作成遠處誇稱近方賣弄如要筋重膏當下取贖如不用膏藥可煩賜些銀兩銅錢賣發咱家休教空過了盤子那教頭盤子掠了一遭没一個出錢與他那漢又道看官高擡貴手又掠了一遭衆人都白着眼看又没一個出錢賞他宋江見他惶恐掠了兩遭没人出錢便叫公人取出五兩銀子來宋江叫道教頭我是個犯罪的人没甚與你這五兩白銀權表薄意休嫌輕微那漢子得了這五兩白銀托在手裡便收呵道恁地一個有名的揭陽鎮上没一個曉事的好漢擡舉咱家難得這位

恩官本身見自爲事在官又是過往此間顛倒賞發五兩白銀正是

當年却笑鄭元和　只向青樓買笑歌　慣使不論家豪富　風流不在着衣多

這五兩銀子强似別的五十兩自家拜揖願求恩官高姓大名使小人天下傳揚宋江答道教師量這些東西直得幾多不須致謝正說之間只見人叢裡一條大漢分開人衆搶近前來大喝道兀那廝是甚麼鳥漢那里來的囚徒敢來戲俺揭陽鎮上威風教頭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鎗棒來我這里逞强俺已都分付了衆人不許賞發他如何敢來出尖搭着雙拳來打宋江不因此起處相爭有分教潯

陽江上聚數籌攪海蒼龍的好漢梁山泊中添一夥巴山猛虎的英雄直教殺人路口人頭滾聚義塲中熱血流畢竟來打宋江的是甚麼樣人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凡是有用人老天畢竟要多方磨難他只如宋公明不過一盜魁耳你看他經了多少磨難此楊嶺上其一也若是那些飽食煖衣平風靜浪的驕子弟真是檻羊圈豕


沒遮攔追赶及時雨


舡火兒大關潯陽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七

第三十七回

汲遞欄追趕及時雨　船火兒夜鬧潯陽江

詩曰

壯士當場展藝能　虎馳熊撲實堪驚　人逢喜事精神爽　花藉陽和發育榮　江上不來生李俊　牢城難免宋公明　誰知顛存亡　際　翻使洪濤縱巨鯨

話說當下宋江不合將五兩銀子賫發了那個教師只見這揭陽鎮上衆人叢中鑽過這條大漢揩起雙拳來打宋江衆人看那大漢時怎生模樣但見

花盖膀雙龍鳳項　錦袍肚二鬼爭環　潯陽岸英雄

裏傑　但到處便沒遮攔

那大漢睜着眼喝道這廝那里學得這些鳥鎗棒來俺這揭陽鎮上逞强我已分付了衆人休采他你這廝如何賣弄有錢把銀了賞他減俺揭陽鎮上的威風宋江應道我自賞他銀兩却干你甚事那大漢揪住宋江喝道你這賊配軍敢回我話宋江說道做甚麽不敢回你話那大漢提起雙拳匹臉打來宋江躲個過那大漢又趕入一步來宋江却待要和他放對只見那個使鎗棒的教頭從人背後趕將來一隻手揪住那大漢頭巾一隻手提住腰胯望那大漢肋骨上只一兜浪蹅一交顛翻在地那大漢却待掙札起來又被這教頭只一脚踢翻了兩個公人勸住教頭

那大漢從地下扒將起來看了宋江和教頭說道使得使不得教你兩個不要慌一直望南去了宋江且請問教頭高姓何處人氏教頭荅道小人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姓薛名永祖父是老种經畧相公帳前軍官爲因惡了同僚不得陞用子孫靠使鎗棒賣藥度日江湖上但喚小人病大虫薛永不敢拜問恩官高姓大名宋江道小可姓宋名江祖貫鄆城縣人氏薛永道莫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麽宋江道小可便是何足道哉薛永聽罷便拜道聞名不如見面見面勝似聞名宋江連忙扶住道少叙三盃如何薛永道好正要拜識尊顏小人無門得遇兄長慌忙收拾起鎗棒和藥囊同宋江便往鄰近酒肆内去吃酒只見酒家說

道酒肉自有只是不敢賣與你們吃宋江問道緣何不賣與我們吃酒家道却總和你們厮打的大漢已使人分付了若是賣與你們吃時把我這店子都打得粉碎我這里却是不敢惡做主人是此間揭陽鎮上一霸誰敢不聽他說宋江道既然恁地我們去休那厮必然要來尋鬧薛永道小人也去店裡筭了房錢還他一兩日間也來江州相會兄長先行宋江又取一二十兩銀子與了薛永相辭了自去宋江只得自和兩個公人也離了酒店又自去一處吃酒其店家說道小郎已自都分付了我們如何敢賣與你們吃你枉走干自費力不濟事他盡着人分付了宋江和兩個公人都則聲不得連連走了幾家都是一般話說

三個來到市稍盡頭見了幾家打火小客店正待要去投宿却被他那里不肯相容宋江問時都道他已着小郎連連分付去了不許安着你們三個當下宋江見不是話頭三個便拽開脚步望大路上　看看見一輪紅日低墜天色昏晚但見

暮煙迷遠岫寒霧瑣長空群星拱皓月爭輝綠水共青山閒碧疎林古寺數聲鐘韻悠揚小浦漁舟幾點殘燈明滅枝上子規啼夜月園中粉蝶宿花叢

宋江和兩個公人見天色晚了心裡越慌三個商量道沒來由着使鎗棒惡了這廝如今閃得前不巴村後不着店却是投那里去宿是好只見遠遠地小路上望見隔林深

處射出燈光來宋江見了道兀那里燈火明處必有人家
遮莫怎地陪個小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公人看了道這
燈光處又不在正路上宋江道沒奈何雖然不在正路上
明日多行三二里却打甚麼不緊三個人當時落路來行
不到二里多路林子背後閃出一座大莊院來宋江看那
莊院時但見

前臨村塢後倚高岡數行楊柳綠含煙百頃桑麻青帶
雨高隴上牛羊成陣芳塘中鷺鴨成群正是家有稻粱
鷄犬飽架多書籍子孫賢　遜

當晚宋江和兩個公人來到莊院前敲門莊客聽得出來
開門道你是甚人黃昏夜半來敲門打戶宋江陪着小心

荅道小人是個犯罪配送江州的人今日錯過了宿頭無
處安歇欲求貴莊借宿一宵來早依例拜納房金莊客道
既是恁地你且在這里少待等我入去報知莊主太公可
容即歇莊客入去通報了復翻身出來說道太公相請宋
江和兩個公人到裡面草堂上參見了莊主太公太公分
付教莊客領去門房裡安歇就與他們些晚飯吃莊客聽
了引去門首草房下點起一碗燈教三個歇定了取三分
飯食羹湯菜蔬教他三個喫了莊客收了碗碟自入裡面
去兩個公人道押司這里又無外人一發除了行枷快活
(好情人乾)
睡一夜明日早行宋江道說得是當時依允去了行枷和
兩個公人去房外淨手看見星光滿天又見打麥場邊屋

後是一條村僻小路宋江看在眼裡三個淨了手入進房裡閃上門去睡宋江和兩個公人說道也難得這個莊主太公留俺們歇這一夜正說間聽得莊裡有人點火把來打麥場上一到處照看宋江在門縫裡張時見是太公引着三個莊客把火一到處照看宋江對公人道這太公和我父親一般件件都要自來照管這早晚也未曾去睡一地里親自點看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有人叫開莊門莊客連忙來開了門放入五七個人來為頭的手裡拿着朴刀背後的都拿着稻叉棍棒火把光下宋江張看時那個提朴刀的正是在揭陽鎮上要打我們的那漢宋江又聽得那太公問道小郎你那里去來和甚人廝打日晚了拖

槍棍棒那大漢道阿爹不知哥哥在家裏麼太公道你哥哥吃得醉了去牀在後面亭子上那漢道我自去叫他起來我和他趕人太公道你又和誰合口叫起哥哥來時他却不肯干休又是殺人放火你且對我說這緣故那漢道阿爹你不知今日鎮上一個使鎗棒賣藥的漢子欺耐那廝不先來見我弟兄兩個便去鎮上撒呵賣藥教使鎗棒被我都分付了鎮上的人分文不要與他賞錢不知那里走出一個囚徒來那廝好漢出尖把五兩銀子賞他滅俺楊陽鎮上威風我正要打那廝堪恨那賣藥的腦揪翻我打了一頓又踢了我一脚至今腰裡還疼我已教人四下裡分付了酒店客店不許着這廝們吃酒安歇先教那廝

三個今夜沒存身處隨後吃我叫了睹房裡一夥人趕將去客店裡拿得那賣藥的來儘氣力打了一頓如今把來吊在都頭家裡明日送去江邊細做一塊拋在江裡出那口鳥氣却只趕這兩個公人押的囚徒不着前面又沒客店竟不知投那里去宿了我如今叫起哥哥來分投趕去捉拿這廝太公道我兒休恁地短命相他自有銀子賞那賣藥的却干你甚事你去打他做甚麼可知道着他打了也不曾傷重快依我口便罷休教哥哥得知你吃人打了他肯干罷又是去害人性命你依我說且去房裡睡了半夜三更莫去敲門打戶激惱村坊你也積些陰德那漢不顧太公說拿着朴刀逕入莊內去了太公隨後也趕入去

宋江聽罷對公人說道這般不巧的事怎生是好却又撞是
在他家投宿我們只宜走了好倘或這廝得知然吃他
害了性命便是太公不肯說破莊客如何敢瞞難以遮盖
兩個公人都道說的是事不宜遲及早快走宋江道我們
休從大路出去投開屋後一堵壁子出去兩個公人挑了
包裹宋江自提了行枷便從房裡空開屋後一堵壁子三
個人便趁星月之下望林木深處小路上只顧走正是慌
不擇路走了一個更次望見前面滿目蘆花一派大江滔
滔浪滾正是來到潯陽江邊有詩爲証

撞入天羅地網來　宋江時蹇實堪哀　纔離黑煞凶
神難　又遇喪門白虎災

只聽得背後大叫賊配軍休走火把亂明風吹胡哨赶將來宋江只叫得苦道上蒼救一救則個三人躲在蘆葦叢中望後面時那火把漸近三人心裡越慌腳高步低在蘆葦裡行前面一看不到天盡頭早到地盡處定目一覷看見大江攔截側邊又是條溜港宋江仰天嘆道早知如此的苦悔莫先知只在梁山泊也罷誰想直斷送在這里喪了殘生後面的正吹風胡哨趕來前面又被大江阻當宋江正在危急之際只見蘆葦叢中悄悄地忽然搖出一隻船來宋江見了便叫稍公且把船來救我們三個俺與你十兩銀子那稍公在船上問道你三個是甚麼人却走在這裡來宋江道背後有強人打劫我們一味地撞在這里

你快把船來渡我們我與你些銀兩那稍公聽得多與銀兩把船便放攏來到岸邊三個連忙跳下船去一個公人便把包裹丟下艙裡一個公人便將水火棍撐開了船那稍公一頭搭上櫓一面聽着包裹落艙有些好響聲心裡暗喜歡把櫓一搖那隻小船早蕩在江心裡去岸上那夥趕來的人早趕到灘頭有十數個火把爲頭兩個大漢各挺着一條朴刀隨從有二十餘人各執鎗棒口裡叫道你那稍公快搖船攏來宋江和兩個公人做一堆兒伏在船艙裡說道稍公却是不要攏船我們自多與你些銀子相謝那稍公點頭只不應岸上的人把船望上水咿咿啞啞搖將去那岸上這夥人大喝道你那稍公不搖攏船來教

你都死那稍公冷笑幾聲也不應岸上那夥人又叫道你是那個稍公直恁大膽不搖攏來那稍公冷笑應道老爺叫做張稍公你不要咬我鳥岸上火把叢中那個長漢說道元來是張大哥你見我弟兄兩個麼那稍公應道我又不瞎做甚麼不見你那長漢道你既見我時且搖攏來和你說話那稍公道有話明朝來說趁船的要去得緊那長漢道我弟兄兩個正要捉這趁船的三個人那稍公道趁船的三個都是我家親眷衣食父母請他歸去哭碗板刀趙麵了來那長漢道你且搖攏來和你商量那稍公又道我的衣飯倒搖攏來把與你到樂意那長漢道張大哥不是這般說我弟兄只要捉這囚徒你且攏來那稍公一頭搖

櫓一面說道我自好幾日接得這個王顧却是不搖籠來倒喫你接了去你兩個只得休惟改日相見宋江在船艙裡悄悄的和兩個公人說也（未）難得這個稍公（必）救了我們三個性命又與他分說不要忘了他恩德却不是幸得這隻船來渡了我們却說那稍公搖開船去離得江岸遠了三個人在艙裡望岸上時火把也自去蘆葦中明亮宋江道慚愧正是好人相逢惡人遠離且得脫了這場災難只見那稍公搖着櫓口裏唱起湖州歌來唱道

老爺生長在江邊　不怕官司不怕天　昨夜華光來

趁我　臨行奪下一金磚

宋江和兩個公人聽了這首歌都酥軟了宋江又想道他

是唱要三個正在艙裡議論未了只見那稍公放下櫓說道你這個撮鳥兩個公人平日最會詐害做私商的人今夜却撞在老爺手裡你三個却是要喫板刀麵却是要喫餛飩宋江道家長休要取笑怎地喚做板刀麵怎地是餛飩那稍公睜着眼道老爺和你要甚鳥若還要喫板刀麵時俺有一把潑風也似快刀在這艙板底下我不消三刀五刀我只一刀一箇都剁你三個人下水去你若要喫餛飩時你三個快脫了衣裳都赤條條地跳下江裏自死宋江聽罷扯定兩個公人說道却是苦也正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那稍公喝道你三個好好商量快回我話宋江荅道稍公不知我們也是沒奈何犯下了罪迭配江州的人

你如何可憐見饒了我三個那稍公喝道你說甚麼閑話饒你三個我半個也不饒你老爺與做有名的狗臉張爹爹來也不認得爺去也不認得娘你便都閉了鳥嘴快下水裡去宋江又求告道我們都把包裹內金銀財帛衣服等項盡數與你只饒了我三人性命那稍公便去艙板底下摸出那把明晃晃板刀來大喝道你三個要怎地宋江仰天嘆道爲因我不敬(恐)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責連累了你兩個那兩個公人也扯住宋江道押司罷罷我們三個一處死休那稍公又喝道你三個好好快脫了衣裳便跳下江裡去跳便跳不跳時老爺便剁下水裡去宋江和那兩個公人抱做一塊恰待要跳水只見江面上咿咿啞啞

櫓聲響宋江探頭看時一隻快船飛也似從上水頭搖將下來船上有三個人一條大漢手裡橫着托叉立在船頭上稍頭兩個後生搖着兩把快櫓星光之下早到面前那船頭上橫叉的大漢便喝道前面是甚麼稍公敢在當港行事船裡貨物見者有分這船稍公回頭看了慌忙應道原來却是李大哥我只道是誰來大哥又去做買賣只是不曾帶挈兄弟大漢道是張大哥你在這里又弄得一手船裡甚麼行貨有些油水麼稍公荅道教你得知好笑我這幾日沒道路又賭輸了沒一文正在沙灘上悶坐岸上一夥人趕這三頭行貨來我船裡却是鳥兩個公人解一個黑矮囚徒正不知是那里人他說道迭配江州來的却

又項上不帶行枷趕來的岸上那夥人却是鎮上穆家哥兒兩個定要討他我見有些油水吃我不還他船上那大漢道咄莫不是我哥哥宋公明宋江聽得聲音厮熟便艙裡叫道船上好漢是誰救宋江則個那大漢失驚道真個是我哥哥早不做出來宋江鑽出船上來看時星光明亮那立在船頭上的大漢不是別人正是

家住潯陽江浦上最稱豪傑英雄眉濃眼大面皮紅髭鬚垂鐵線語話若銅鐘凜凜身軀長八尺能揮利劒霜鋒衝波躍浪立奇功廬川生李俊綽號混江龍

那船頭上立的大漢正是混江龍李俊皆後船稍上兩個搖櫓的一個是出洞蛟童威一個是翻江蜃童猛這李俊

聽得是宋公明便跳過船來口裡叫苦道哥哥驚恐若是小弟來得遲了些個恨了仁兄性命今日天使李俊在家坐立不安棹船出來江裡趕些私鹽不想又遇着哥哥在此受難那稍公呆了半晌做聲不得方纔問道李大哥這黑漢便是山東及時雨宋公明麼李俊道可知是哩那稍公便拜道我那爺你何不早通個大名省得着我做出反事來乎些兒傷了仁兄宋江問李俊道這個好漢是誰高姓何名李俊道哥哥不知這個好漢却是小弟結義的兄弟原是小孤山下人氏姓張名橫綽號船火兒專在此潯陽江做這件穩善的道路宋江和兩個公人都笑起來當時兩隻船並着搖遶灘邊來纜了船艙裡扶宋江并兩個

公人上岸李俊又與張橫說道兄弟我常和你說天下義士只除非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今日你可仔細認看張橫撲翻身又在沙灘上拜道望哥哥恕兄弟罪過宋江看那張橫時但見

七尺身軀三角眼黃髯赤髮紅睛潯陽江上有聲名衝波如水惟躍浪似飛鯨惡水狂風都不懼蛟龍見處魂驚天差列宿害生靈小孤山下任舩火號張橫

那稍公舩火兒張橫拜罷問道義士哥哥爲何事配來此間李俊便把宋江犯罪的事說了今來送配江州張橫聽了說道好教哥哥得知小弟一毋所生的親弟兄兩個長的便是小弟我有個兄弟却又了得渾身雪練也似一身

白肉汉得四五十里水面水底下伏得七日七夜水裡行一似一根白條更無一身好武藝因此人起他一個名喚做浪裡白跳張順當初我弟兄兩個只在楊子江邊做一件依本分的道路宋江道願聞則個張橫道我弟兄兩個但賭輸了時我便先駕一隻船渡在江邊淨處做私渡有那一等客人貪省貫伯錢的又要快便來下我船等船裡都坐滿了却教兄弟張順也扮做单身客人背着一個大包也來趁船我把船搖到半江裡歇了櫓拋了釘挿一把板刀却討船錢本合五百足錢一個人我便定要他三貫却先問兄弟討起教他假意不肯還我我便把他來起手一手揪住他頭一手提定腰胯撲同地撩下江裡排頭兒

（依本分直）

（這客人看樣）

定要三貫一個個都驚得呆了把出來不迭都欵得足了却送他到僻淨處上岸我那兄弟自從水底下走過對岸等沒了人却與兄弟分錢去暗那時我兩個只靠這件道路過日宋江道可知江邊多有主顧來尋你私渡李俊等都笑起來張橫又道如今我弟兄兩個都改了業我便只在這潯陽江裏做些私商兄弟張順他却如今自在江州做賣魚牙子如今哥哥去時小弟寄一封書去只是不識字寫不得李俊道我們都去村裡央個門館先生來寫留下童威童猛看了船三個人跟了李俊張橫五個人投村里來走不過半里路看見火把還在岸上明亮張橫說道他弟兄兩個還未歸去李俊道你說兀誰弟兄兩個張橫

道便是鎮上那穆家哥哥兄兩個李俊道一發叫他兩個來拜見哥哥宋江連忙說道使不得他兩個趕着要捉我李俊道仁兄放心他弟兄不知是哥哥他亦是我們一路人李俊用手一招胡哨了一聲只見火把人伴都飛逸將來面前看見李俊張橫都拜奉着宋江做一處說話那弟兄二人大驚道二位大哥却如何與這三人厮熟李俊大笑道你道他兀誰那二人道便是不認得只見他在鎮上出銀兩賞那使鎗棒的滅倫鎮上威風正待要捉他李俊道他便是我日常和你們說的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公明哥哥你兩個還不快拜那弟兄兩個撇了朴刀撲翻身便拜道聞名久矣不期今日方得相會却總甚是冒瀆犯

傷了哥哥望乞憐憫恕罪宋江扶起二位道壯士願求大名李俊便道這弟兄兩個富戶是此間人姓穆名弘綽號沒遮攔兄弟穆春喚做小遮攔是揭陽鎮上一霸我這里有三霸哥哥不知一發說與哥哥知道揭陽嶺上嶺下便是小弟和李立一霸揭陽鎮上是他弟兄兩個一霸潯陽江邊做私商的却是張橫張順兩個一霸以此謂之三霸宋江荅道我們如何省得既然都是自家弟兄情分望乞放還了薛永穆弘笑道便是使鎗棒的那厮哥哥放心隨即便教兄弟穆春去取來還哥哥我們且請仁兄到樊莊伏禮請罪李俊說道最好最好便到你莊上去穆弘叫莊客着兩個去看了船隻就請童威童猛一同都到莊上去

相會一面又着人去莊上報知置辦酒食殺羊宰猪整理筵宴一行衆人等了童威童猛一同取路投莊上來却好五更天氣都到莊裡請出穆太公來相見了就草堂上分賓主坐下宋江看那穆弘時端的好表人物但見

面似銀盆身似玉頭圓眼細眉單威風凜凜逼人寒靈官離斗府佑聖下天閑武藝高强心膽大陣前不肯空還攻城野戰奪旗旛穆弘眞壯士人號沒遮攔

宋江與穆太公對坐說話未久天色明朗穆春已取到病大虫薛永進來一處相會了穆弘安排筵席管待宋江等衆位飲宴當日衆人在席上所說各自經過的許多事務至晚都留在莊上宿歇次日宋江要行穆弘那里肯放把

衆人都留莊上陪侍宋江去鎮上閑翫觀看楊陽市村景一遭又住了三日宋江怕違了限次堅意要行穆弘并衆人苦留不住當日做個送路筵席次日早起來宋江作別穆太公并衆位好漢臨行分付薛永且在穆弘處住幾時却來江州再得相會穆弘道哥哥但請放心我這里自看顧他取出一盤金銀送與宋江又賫發兩個公人些銀兩臨動身張橫在穆弘莊上央人修了一封家書央宋江付與張順當時宋江收放包裹內了一行人都送到到潯江邊穆弘叫隻船來取過先頭行禮下船衆人都在江邊安按行伽取酒食上船餞行當下衆人洒淚而別李俊張橫穆弘穆春薛永童威童猛一行都回穆家莊分別各自回

家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和兩個公人下船投江州來這稍公非比前番拽起一帆風蓬早送到江州上岸宋江依前帶上行枷兩個公人取出文書挑了行李直至江州府前來正直府尹陞廳原來那江州知府姓蔡雙名得章是當朝蔡太師蔡京的第九個兒子(舊本作第九個兒子)因此江州人叫他做蔡九知府那人爲官貪濫作事驕奢爲這江州是個錢糧浩大的去處抑且人廣物盛因此太師特地教他來做個知府當時兩個公人當廳下了公文押宋江投廳下蔡九知府看見宋江一表非俗便問道你爲何枷上沒了本州的封皮兩個公人告道於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濕壞了知府道快駕箇帖來便送下城外牢城營裡去本府自差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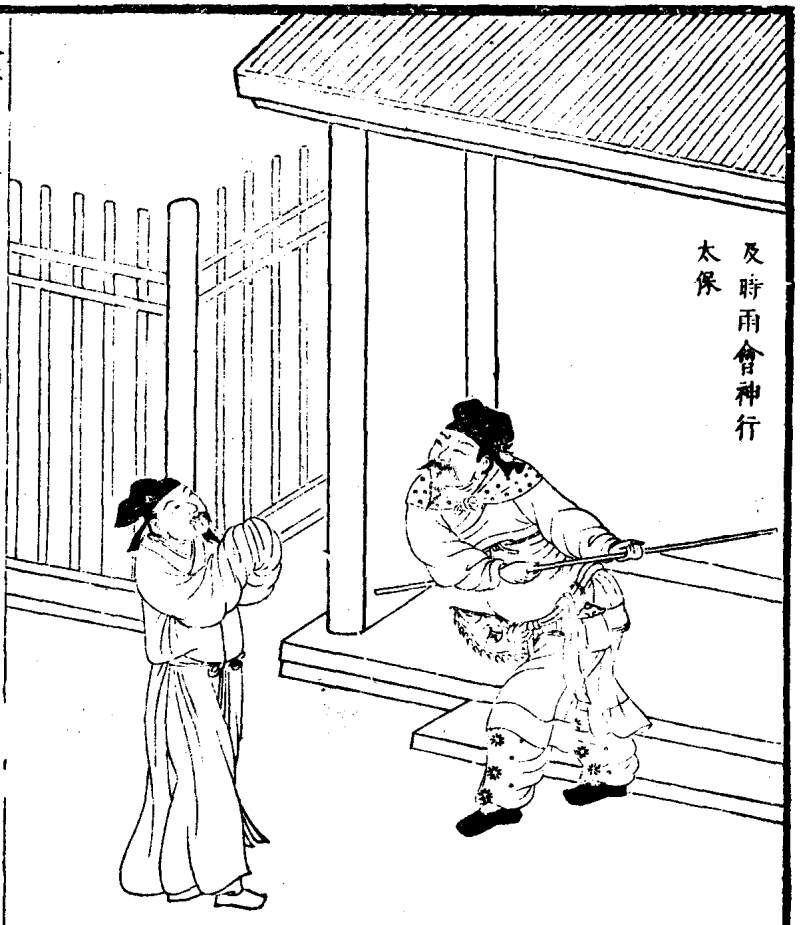
人押解下去這兩個公人就送宋江到牢城營內交割當時江州府公人賫了文帖監押宋江并同公人出州衙前來酒店裡買酒吃宋江取三兩來銀子與了江州府公人當討了收管將宋江押送单身房裡聽候那公人先去對管營差撥處替宋江說了方便交割討了收管自回江州府去了這兩個公人也交還了宋江包裹行李千酬萬謝相辭了入城來兩個自說道我們雖是喫了驚恐邦撰得許多銀兩自到州衙府裡伺候討了回文兩個取路往濟州去了話裡只說宋江又自央央人情差撥到单身房裡送了十兩銀子與他管營處又自加倍送銀兩并人事營裡管事的人并使喚的軍健人等都送些銀兩與他們買

茶奠因此無一個不歡喜宋江少刻引到點事廳前除了行枷參見管營已得了賄賂在廳上說道這個新配到犯人宋江聽着先皇太祖武德皇帝聖旨事例但凡新入流配的人須先喫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捉去背起來宋江告道小人於路感冒風寒時症至今未曾痊可管營道這漢端的似有病的不見他面黃肌瘦有些病症且與他權行寄下這頓棒此人既是縣吏出身着他本營抄事房做箇抄事就時立了文案便教發去抄事宋江謝了去單身房取了行李到抄事房安頓了衆囚徒見宋江有面目都買酒來與他慶賀次日宋江置備酒食與衆人回禮不時間又請差撥牌頭遞盃管營處常常送禮物與他宋江身

邊有的是金銀財帛自落的結識他們任了半月之間蒲營裡沒一個不歡喜他自古道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的宋江一日與差撥在抄事房喫酒那差撥說與宋江道賢兄我前日和你說的那個節級常例人情如何多日不使人送去與他今已一旬之上了他明日下來時須不好看連我們也無面目宋江道這個不妨那人要錢不與他若是差撥哥哥但要時只顧問宋江取不妨那節級要時一文也沒等他下來宋江自有話說差撥道押司那人好生利害更兼手脚了得倘或有些言語高低喫了他些羞辱却道我不與你通知宋江道兄長由他但請放心小可自有措置敢是送些與他也不見得他有個不敢要我的也

不見得正恁的說未了只見牌頭來報道節級下在這里了正在廳上大發作罵道新到配軍如何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差撥道我說是麼那人自來連我們都惟宋江笑道差撥哥哥休罪不及陪侍改日再得作盃小可且去和他說話容日再會差撥也起身道我們不要見他宋江別了差撥離了牢事房自來點視廳上見這節級那差撥也自去了不是宋江來和這人厮見有分教江州城裡翻爲虎窟狼窩十字街頭變作屍山血海直教撞破天羅歸水滸掀開地網上梁山畢竟宋江來與這個節級怎地相見且聽下回分解

孚和尚曰宋公明每至盡頭處便有救星的是眞命強盜



及時雨會神行
太保


黑旋風鬪浪裡白跳

第三十八回

及時雨會神行太保　黑旋風鬧浪裡白跳

詩曰

心安茅屋穩　性定菜羹香　世味薄方好　人情澹最長　因人成事業　避難遇豪强　他日梁山泊　高名四海揚

話說當時宋江別了差撥出抄事房來到點視廳上看時見那節級撥條櫈子坐在廳前高聲喝道那個是新配到囚徒牌頭指着宋江道這個便是那節級便罵道你這矮黑殺才倚仗誰的勢要不送常例錢來與我宋江道人情

容與堂藏板

人情在人情願你如何逼取人財好小哉相兩邊看的人聽了倒捏兩把汗那人大怒喝罵賊配軍安敢如此無禮顛倒說我小哉那廝馱的與我背起來且打這廝一百訊棍兩邊營裡衆人都是和宋江好的見說要打他一閧都走了只剩得那節級和宋江那人見衆人都散了肚裏越怒拿起訊棍便迭來打宋江宋江說道節級你要打我我得何罪那人大喝道你這賊配軍是我手裏行貨輕咳嗽便是罪過宋江道你便尋我過失也不計利害也不到的該死那人怒道你說不該死我要結果你也不難只似打殺一箇蒼蠅宋江冷笑道我因不送得常例錢便該死時結識梁山泊吳學究的却該怎地那人聽了這聲(不)慌忙丟

了手中訊棍便問道你說甚麼宋江又荅道自說那結識軍師吳學究的你問我怎地那人慌了手脚拖住宋江問道足下高姓你正是誰那里得這話來宋江笑道小可便是山東鄆城縣宋江那人聽了大驚連忙作揖說道原來兄長正是及時雨宋公明宋江道何足掛齒那人便道兄長此間不是說話處未敢下拜同往城裡叙懷請兄長便行宋江道好節級少待容宋江鎖了房門便來宋江慌忙到房裡取了吳用的書自帶了銀兩出來鎖上房門分付牌頭看管便和那人離了牢城營內逕入江州城裡來去一個臨街酒肆中樓上坐下那人問道兄長何處見吳學究來宋江懷中取出書來遞與那人那人拆開看了封皮

從頭讀了藏在袖內起身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答禮道適間言語衝撞休怪休怪那人道小弟只聽得說有個姓宋的發下牢城營裡來往常時但是發來的配軍常例送銀伍兩今番已經十數日不見送來今日是個閑暇日頭因此下來取討不想却是仁兄恰纔在營內甚是言語冒瀆了哥哥萬望恕罪宋江道差撥亦曾常對小可說起大名宋江有心要拜識尊顏又不知足下住處亦無因入城特地只等尊兄下來要與足下相會一面以此躭悞日久不是爲這五兩銀子不捨得送來只想尊兄必是自來故意延挨今日幸得相見以慰平生之願說話的那人是誰便是吳學究所薦的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

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都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原來這戴院長有一等驚人的道術但出路時賫書飛報緊急軍情事把兩個甲馬拴在兩隻腿下作起神行法來一日能行五百里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便一日能行八百里因此人都稱做神行太保戴宗更看他生的如何但見

面濶唇方神眼突瘦長清秀身材皂紗巾畔羣花開黃旗書令字紅串映宣牌兩隻脚行千里路羅衫常惹塵埃程途八百去還來神行眞太保院長戴宗才

當下戴院長與宋公明說罷了來情去意戴宗宋江俱各大喜兩個坐在閣子裡叫那賣酒的過來安排酒菓肴饌

越。人來了。

菜蔬來就酒樓上兩個飲酒宋江訴說一路上遇見許多好漢衆人相會的事務戴宗也傾心吐膽把和這吳學究相交來往的事告訴了一遍兩箇正說到心腹相愛之處纔飲得兩盃酒過只聽樓下喧鬧起來過賣連忙走入閣子來對戴宗說道這個人只除非是院長說得他下沒奈何煩院長去解折則個戴宗問道在樓下作鬧的是誰過賣道便是如常同院長走的那個喚做鉄牛李大哥在底下尋主人家借錢戴宗笑道又是這廝在下面無禮我只道是甚麼人兄長少坐我去叫了這廝上來戴宗便起身下去不多時引了那個人上樓來宋江看見了喫一驚看那人生得如何但見

黑熊般一身麄肉鉄牛似徧體頑皮交加一字赤黃眉
雙眼赤絲亂繫怒髮渾如鉄刷猙獰好似狻猊天蓬惡
殺下雲梯李逵眞勇悍人號鉄牛兒

宋江見了那人便問戴宗道院長這大哥是誰戴宗道這
箇是小弟身邊牢裡一箇小牢子姓李名逵祖貫是沂州
沂水縣百丈村人氏本身一箇異名喚做黑旋風李逵他
鄉中都叫他做李鉄牛因爲打死了人逃走出來雖遇赦
宥流落在此江州不曾還鄉爲因酒性不好多人懼他能
使兩把板斧及會拳棍見今在此牢裡勾當李逵看着宋
江問戴宗道哥哥這黑漢子是誰戴宗對宋江笑押司你
看這廝恁麼麄鹵全不識些體面李逵便道我問大哥怎

地是麁鹵戴宗道兄弟你便問請這位官人是誰便好你倒却說這黑漢子是誰這不是麁鹵却是甚麽我且與你說知這位仁兄便是鬧常你要去投逯他的義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東及時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喚全不識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幾時李逵道若真個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鬧人我却拜甚鳥節級哥哥不要瞞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東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爺你何不早說些個也教鉄牛歡喜撲翻身軀便拜宋江連忙荅禮說道壯士大哥請坐戴宗道兄弟你便來我身邊坐了喫酒李逵道不奈煩小盛喫換個大碗來篩宋江便問道恰纔大哥爲

爲在樓下發怒李逵道我有一錠大銀解了十兩小銀使用了却問這主人家那借十兩銀子去贖那大銀出來便還他自要些使用时耐這鳥主人不肯借與我却待要和那廝放對打得他家粉碎却被大哥叫了我上來宋江這只用十兩銀子去取再要利錢麼李逵道利錢已有在這里了只要十兩本錢去討宋江聽罷便去身邊取出一個十兩銀子把與李逵說道大哥你將去贖來用度戴宗要阻當時宋江已把出來了李逵接得銀子便道却是好也兩位哥哥只在這里等我一等贖了銀子便來送還就和宋哥哥去城外吃碗酒宋江道且坐一坐吃幾碗了去李逵道我去了便來推開簾子下樓去了戴宗道兄長休借

容與堂藏板

戴院長真个小丑

這銀與他便好恰纔小弟正欲要阻兄長已把在他手裡了宋江道却是爲何尊兄說這話戴宗道這厮雖是耿直只是貪酒好賭他却幾時有一錠大銀解了兄長乞他賺漏了這個銀去他慌忙出門必是去賭若還贏得時便有的送來還哥哥若是輸了時那里討這十兩銀來拜還兄長戴宗面上須不好看宋江笑道院長尊兄何必見外量這些一銀兩何足掛齒由他去賭輸了罷若要用時再送些與他使我看這人倒是個忠直漢子戴宗道這厮本事自有只是心麤膽大不好在江州牢裡但吃醉了時却不奈何罪人只要打一般强的牢子我也被他連累得苦專一路見不平好打强的人以此江州滿城人都怕他有詩爲

證

天性由來太惡麁　江州人號李兇徒　他時大展屠龍手　始識人中大丈夫

宋江道俺們再飲兩盃却去城外閒散一遭戴宗道小弟也正忘了和兄長去看江景則個宋江道小可也要看江州的景致如此最好且不說兩個再飲酒只說李逵得了這個銀子尋思道難得宋江哥哥又不曾和我深交便借我十兩銀子果然仗義疎財名不虛傳如今來到這里却恨我這幾日賭輸了沒一文做好漢請他如今得他這十兩銀子且將去賭一賭倘或贏得幾貫錢來請他一請也好看當時李逵慌忙跑出城外小張一賭房裡來便去塲

只這十兩銀子便買了李逵真是大賊

上將這十兩銀子撇在地下叫道把頭錢過來我博那小張乙得知李逵從來賭直便道大哥且歇這一博下來便是你博李逵道我要先賭這一博小張乙道你便傍猜也好李逵道我不傍猜只要博這一博五兩銀子做一柱有那一般賭的却待要博被李逵匹手奪過頭錢來便叫道我博兀誰小張乙道便博我五兩銀子李逵叫一聲脫膊地博一個又小張乙便拿了銀子過來李逵叫道我的銀子是十兩小張乙道你再博我五兩快便還了你這錠銀子李逵又拿起頭錢叫聲快脫膊的又博個又小張乙笑道我教你休搶頭錢且歇一博不聽我口如今一連博了兩個又李逵道我這銀子是別人的小張乙道遮莫是誰

的也不濟事了你既輸了却說甚麼李逵道沒奈何且借我一借明日便送來還你小張乙道說甚麼閒話自古賭錢場上無父子你明明地輸了如何倒來革爭李逵把布衫拽起在前面口裡喝道你們還我也不還小張乙道李大哥你閒常最賭的直今日如何恁麼沒出豁李逵也不答應他便就地下傍了銀子又搶了別人賭的十來兩銀子都摟在布衫兜裡睜起雙眼說道老爺閒常賭直今日權(抄)且不直一遍小張乙急待向前奪時被李逵一指一交十二三個賭博的一發齊上要奪那銀子被李逵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李逵把這夥人打得沒地躲處便出到門前把門的問道大郎那里去被李逵提在一邊一脚踢開了

門便走那夥人隨後趕將出來都只在門前叫道李大哥你恁地沒道理都搶了我們衆人的銀子去只在門前叫喊沒一個敢近前來討李逵正走之時只見背後一人趕上來扳住肩臂喝道你這廝如何却搶擄別人財物李逵口裡應道干你鳥事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戴宗背後立着宋江李逵見了惶恐滿面便道哥哥休惟鉄牛閑常只是賭直今日不想輸了哥哥的銀子又沒得些錢來相請哥哥喉急下了時做出這些不直來宋江聽了大笑道賢弟但要銀子使用只顧來問我討今日既是明明地輸與他了快把來還他李逵只得從布衫兜裡取出來都遞在宋江手裏宋江便叫過小張乙前來都付與他小張乙接過

來說道二位官人在上小人只拿了自已的這十兩原銀雖是李大哥兩傅輸與小人如今小人情愿不要他的省的記了宛仇宋江道你只顧將去不要記懷小張乙那里肯宋江便道他不曾打傷了你們麼小張乙道討頭的拾錢的和那把門的都被他打倒在裡面宋江道既是恁的就與他衆人做將息錢第兄自不敢來了我自看他去小張乙收了銀子拜謝了回去宋江道我們和李大哥喫三盃去戴宗道前面靠江有那琵琶停酒舘是唐朝白樂天古跡我們去亭上酌三盃就觀江景有詩爲証

白傅高風世莫加　畫船秋水聽琵琶　欲尋老眼求陳跡　孤鶩齊飛帶落霞

宋江道可於城中買些看饌之物將去戴宗道不用如今那亭上有人在裡面賣酒宋江道恁地時却好當時三人便望琵琶亭上來到得亭子上看時一邊靠着潯陽江一邊是店主人家房屋琵琶亭上有十數付座頭戴宗便揀一付乾淨座頭讓宋江坐了頭位戴宗坐在對席肩下便是李逵三個坐定便叫酒保鋪下菜蔬菓品海鮮按酒之類酒保取過兩樽玉壺春酒此是江州有名的上色好酒開了泥頭宋江縱目一觀看那江上景致時端的是景致非常但見

雲外遥山聳翠江邊遠水翻銀隱隱沙汀飛起幾行鷗鷺悠悠別浦櫂回數隻漁舟紅蓼灘頭白髮公垂鈎下

釣黃蘆岸口青髻童牧犢騎牛翻翻雪浪拍長空拂拂
凉風吹水面紫霄峯上接穹蒼琵琶亭畔臨江岸四圍
空濶八面玲瓏欄杆影浸玻璃窓外光浮玉壁昔日樂
天聲價重當年司馬淚痕多

當時三人坐下李逵便道酒把大碗來篩不奈煩小盞價
吃戴宗喝道兄弟好材你不要做聲只顧吃酒便了宋江
分付酒保道我兩個面前放兩隻盞子這位大哥面前放
個大碗酒保應了下去取隻碗來放在李逵面前一面篩
酒一面鋪下肴饌李逵笑道眞個好個宋哥哥人說不差
了便知我兄弟的性格結拜得這位哥哥也不枉了酒保
斟酒連篩了五七遍宋江因見了這兩人心中歡喜喫了

幾盃忽然心裡想要魚辣湯吃便問戴宗道這里有好鮮魚麼戴宗笑道兄長你不見滿江都是漁船此間正是魚米之鄉如何沒有鮮魚宋江道得此辣魚湯醒酒最好戴宗便喚酒保教造三分加辣點紅白魚湯來頃刻造了湯來宋江看見道美食不如美器雖是個酒肆之中端的好整齊器皿拿起筯來相勸戴宗李逵喫自也喫了些魚呷了幾口湯汁李逵也不使筯便把手去碗裡撈起魚來和骨頭都嚼喫了宋江看見忍笑不住再呷了兩口汁便放下筯不喫了戴宗道兄長已定這魚醃了不中仁兄吃宋江道便是不才酒後只愛口鮮魚湯喫這個魚真是不甚好戴宗應道便是小弟也喫不得是醃的不中喫李逵嚼

了自碗裡魚便道兩位哥哥都不喫我替你們喫了便伸手去宋江碗裡撈將過來喫了又去戴宗碗裡也撈過來喫了滴滴點點淋一卓子汁水宋江見李逵把三碗魚湯和骨頭都嚼喫了便叫酒保來分付道我這大哥想是肚饑你可去大塊肉切二斤來與他喫少刻一發算錢還你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羊肉却沒牛肉要肥羊儘有李逵聽了便把魚汁劈臉潑將去淋那酒保一身戴宗喝道你又做甚麼李逵應道叵耐這廝無禮欺負我只喫牛肉不賣羊肉與我喫酒保道小人問一聲也不多說宋江道你去只顧切來我自還錢酒保恐氣吞聲去切了二斤羊肉做一盤將來放在卓子上李逵見了也不謙讓大把家趨

來只顧喫撚指間把這二斤羊肉都喫了宋江看了道壯哉眞好漢也李逵道這宋大哥便知我的鳥意吃肉不強似吃魚戴宗叫酒保來問道却纔魚湯家生甚是整齊魚却醃了不中吃別有甚好鮮魚時另造些辣湯來與我這位官人醒酒酒保答道不敢瞞院長說這魚端的是昨夜的今日的活魚還在船內等魚牙主人不來未曾敢賣動因此未有好鮮魚李逵跳起來道我自去討兩尾活魚來與哥哥吃戴宗道你休去只央酒保去回幾尾來便了李逵道船上打魚的不敢不與我直得甚麼戴宗攔當不住李逵一直去了戴宗對宋江說道兄長休怪小弟引這等人來相會全沒些個體面羞辱殺人宋江道他生性是恁

的如何教他改得我到敬他真實不假兩個自在琵琶亭上笑語說話取樂詩曰

溢內烟景出塵寰　江上峯巒擁髻鬟　明月琵琶人不見　黃蘆苦竹暮朝還

却說李逵走到江邊看時見那漁船一字排着約有八九十隻都纜繫在綠楊樹下船上漁人有斜枕着船稍睡的有在船頭上結網的也有在水裡洗浴的此時正是五月半天氣一輪紅日將及沉西不見主人來開艙賣魚李逵走到船邊喝一聲道你們船上活魚把兩尾來與我那漁人應道我們等不見漁牙主人來不敢開艙你看那行貼都在岸上坐地李逵道等甚麼鳥主人先把兩尾魚來與

我那漁人又答道紙也未曾燒如何敢開艙那里先拿魚與你李達見他衆人不肯拿魚便跳上一隻船去漁人那里攔當得住李達不省得船上的事只顧便把竹笆篾一拔漁人在岸上只叫得罷了李達伸手去艙板底下一絞摸時那里有一個魚在裡面原來那大江裡漁船船尾開半截大孔放江水出入養着活魚却把竹笆篾攔住以此船艙裡活水往來養放活魚因此江州有好鮮魚這李達不省得倒先把竹笆篾提起了將那一艙活魚都走了李達又跳過那邊船上去拔那竹篾那七八十漁人都遶上船把竹篙來打李達李達大怒焦燥起來便脫下布衫裡面單單繫着一條搭子布裙兒見那亂竹篙打來兩隻手

一駕早搶了五六條在手裡一似扭葱般都扭斷了漁人看見盡吃一驚邦都去解了纜把船撐開去了李逵忿怒赤條條地拿兩截折竹篙上岸來趕打行貶都亂紛紛地逃了攙走正熱鬧裡只見一個人從小路裡走出來衆人看見叫道主人來了這黑大漢在此搶魚都趕散了漁船那人道甚麼黑大漢敢如此無禮衆人把手指道那廝兀自在岸邊尋人廝打那人搶將過去喝道你這廝喫了豹子心大虫膽也不敢來攪亂老爺的道路李逵看那人時六尺五六身材三十二三年紀三柳掩口黑髯頭上裹頂青紗萬字巾掩映着穿心紅一點鬍兒上穿一領白布衫腰繫一條絹搭膊下面青白裹腳多耳麻鞋手裡提條行

容與堂藏板

秤那人正來賣魚見了李逵在那里橫七竪八打人便把秤遞與行販接了趕上前來大喝道你這廝要打誰李逵也不回話輪過竹槁却望那人便打那人搶入去早奪了竹篙李逵便一把揪住那人頭髮那人便透他下三面要跌李逵怎敵得李逵水牛般氣力直推將開去不能勾攏身那人便望肋下躂得幾拳李逵那里着在意裡那人又飛起腳來踢被李逵直把頭按將下去提起鉄鎚大小拳頭去那人脊梁上擂鼓也似打那人怎生掙扎李逵正打哩一個人在背後匹腰抱住一個人便來幫住手喝道使不得使不得李逵回頭看時却是宋江戴宗李逵便放了手那人畧得脫身一道烟走了戴宗埋冤李逵道我教你

休來討魚又在這里和人厮打倘或一拳打死了人你不去償命坐牢李逵應道你怕我連累你我自打死了一個我自去承當宋江便道兄弟休要諭口壞了義氣拿了布衫且去吃酒李逵向那柳樹根頭拾起布衫搭在肫膊上跟了宋江戴宗便走行不得十數步只聽的背後有人叫罵道黑殺才今番來和你見個輸贏李逵回轉頭來看時便是那人脫得赤條條地匾扎起一條水視兒露出一身雪練也似白肉頭上除了巾幘顯出那個穿心一點紅俏髯兒來在江邊獨自一個把竹篙撐着一隻漁船趕將來口裡大罵道千刀萬剮的黑殺才老爺怕你的不笑好漢走的不是好男子李逵聽了大怒吼了一聲撇了布衫搶

容與堂藏板

轉身來那人便把船畧攏來轅在岸邊一手把竹篙點定了船口裡大罵着李逵也罵道好漢便上岸來那人把竹篙去李逵腿上便棚掾撥得李逵火起托地跳在船上說時遲那時快那人只要誘得李逵上船便把竹篙望岸邊一點雙脚一蹬那隻漁船一似狂風飄敗葉箭也似投江心裡去了李逵雖然也識得水却不甚高當時慌了手脚那人也不叫罵撇了竹篙叫聲你來今番和你定要見個輸贏便把李逵肐膊拿住口裏說道且不和你廝打先教你吃些水兩隻脚把船只一捉船底朝天英雄落水兩個好漢撲搗地都翻筋斗撞下江裡去宋江戴宗急趕至岸邊那隻船已翻在江裡兩個只在岸上叫苦江岸邊早擁

上三五百人在柳陰樹下看都道這黑大漢今番却着道兒便掙扎得性命也吃了一肚皮水宋江戴宗在岸邊看時只見江面開處那人把李逵提將起來又淹將下去兩個正在江州裡面清波碧浪中間一個顯渾身黑肉一個露遍體霜膚兩個打做一團絞做一堆江岸上那三五百人貪着沒一個不喝采論這兩個好漢時但見

一個是沂水縣成精異物一個是小孤山作惟妖魔這個似酥團結就肌膚那個如炭屑輳成皮肉一個是色依壬癸一個體校庚辛那個如三冬瑞雪重鋪這個似半夜陰雲輕罩一個是馬靈官白毡托化一個是趙元帥黑虎投胎這個似萬萬鎚打就銀人那個如千千火

容與堂藏板

煉成鉄漢一個是五臺山銀牙白象一個是九曲河鉄甲老龍這個如布滌羅漢顯神通那個似玉碾金剛施勇猛一個盤旋良久汗流遍體迸真珠一個揪扯多時水浸渾身傾墨汁那個學華光蔵教主向碧波深處現形骸這個相黑殺天神在雪浪堆中呈面目正是玉龍攪暗天邊日黑鬼揪開水底天

當時宋江戴宗看見李逵被那人在水裡揪住浸得眼白又提起來又納下去何止淹了数十遭宋江見李逵吃虧便叫戴宗央人去救戴宗問衆人道這白大漢是誰有認得的說道這個好漢便是本處賣魚王人喚做張順宋江聽得猛省道莫不是綽號浪裡白跳的張順衆人道正是

正是宋江對戴宗說道我有他哥哥張橫的家書在營裡戴宗聽了便向岸邊高聲叫道張二哥不要動手有你令兄張橫家書在此這黑大漢是俺們兄弟你且饒了他上岸來說話張順在江心裡見是戴宗叫他却也如常認得便放了李逵幾分早到岸邊扒上岸來看着戴宗唱個喏道院長休怪小人無禮戴宗道足下可看我面且去救了我這兄弟上來却教你相會一個人張順再跳下水裡赴將開去李逵正在江裏探頭探腦假掙扎沒水張順早沒到分際帶住了李逵一隻手自把兩條腿踏着水浪如行平地那水浸不過他肚皮淹着臍下擺了一隻手直托李逵上岸來江邊看的人個個喝采宋江看得呆了半晌張

順李逵都到岸下各自扒將起來戴宗見李逵喘做一團口裡只吐白水戴宗道且都請你們到琵琶亭上說話張順討了布衫穿着李逵也穿了布衫四個人再到琵琶亭上來坐下戴宗便對張順道二哥你認得我麼張順道小人自識得院長只是無緣不曾拜會戴宗指着李逵問張順道足下日常曾認得他麼今日倒冲撞了你張順道小人如何不認的李大哥只是不曾交手李逵道你也淹得我勾了張順道你也打得好了李逵道恁麼便和你兩折過了戴宗道你兩個今番却做個至交的弟兄常言道不打不成相識李逵道你路上休撞着我張順道我只在水裡等你便了四人都笑起來大家唱個無禮喏戴宗指着

宋江對張順道二哥你曾認得這位兄長麼張順看了道小人却不認得這里亦不曾見李逵跳起身來道這哥哥便是黑宋江張順道莫非是山東及時雨鄆城宋押司戴宗道正是公明哥哥張順納頭便拜道久聞大名不想今日得會多聽的江湖上來往的人說兄長清德扶危濟困仗義疎財宋江答道量小可何足道哉前日來時揭陽嶺下混江龍李俊家裡住了幾日後在潯陽江上因穆弘相會得遇令兄張橫修了一封家書寄來與足下放在營內不曾帶得來今日便和戴院長并李大哥來這里琵琶亭吃三盃就觀江景宋江偶然酒後思量些鮮魚湯醒酒怎當的他定要來討魚我兩個阻他不住只聽得江岸上發

容與堂藏板

喊熱鬧叫酒保看時說道是黑大漢和人厮打我兩個急急走來解勸不想却與壯士相會今日得遇三位豈非天幸且請同坐菜酌三盃再喚酒保重整盃盤再備肴饌張順道既然哥哥要好鮮魚吃兄弟去取幾尾來宋江道最好依例納錢張順道既然得遇仁兄事非偶然兄長何故見外如此說錢李逵道我和你去討戴宗喝道又來了你還吃的水不快活張順笑將起來綰了李逵手說道我今番和你去討魚看別人怎地兩個下琵琶亭來到得江邊張順暑哨一聲只見江面上漁船都撐攏來到岸邊張順問道那個船裡有金色鯉魚只見這個應道我船上來那箇應道我船裡有一霎時却轆攏十數尾金色鯉魚來張

順選了四尾大的把柳條穿了先教李達將來停上整理張順自點了行貶分付小牙子去把秤賣魚張順却自來琵琶亭上陪待宋江宋江謝道何須許多但見一尾也十分勾了張順荅道些小微物何足掛齒兄長食不了時將回行館做下飯兩個序齒李達年長坐了第三位張順坐第四位再叫酒保討兩樽玉壺香上色酒來并些海鮮按酒菓品之類四人正飲酒間張順分付酒保把一尾魚做辣湯用酒蒸一尾教酒保切鱠四人飲酒中間各敘胸中之事正說得入耳只見一個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紗衣來到根前深深的道了四個萬福宋江看了那個女子時生的如何但見

氷肌玉骨粉面酥胸杏臉桃腮醞釀出十分春色柳眉星眼粧點就一段精神花月儀容蕙蘭情性心地裡百伶百俐身材兒不短不長聲如鶯囀喬林體似燕穿新柳正是春睡海棠晞曉露一枝芍藥醉春風

那女娘道罷萬福頻開喉音便喝李逵正待要賣弄胸中許多豪傑的事務却被他喝起來一攪三個且都聽唱打斷了他話頭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跳起身來把兩個梢頭去那女娘子額上一點那女子大叫一聲驀然倒地衆人近前看時只見那女娘子桃腮似土檀口無言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那酒店主人一發向前攔住四人要去經官告理正是只因一念錯現出百般形且

看這女子性命如何古云好句有情憐夜月落花無語怨東風畢竟宋江等四人在酒店裡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凡言詞脩飾禮數閒熟的心肝倒是强盜如李大哥雖是鹵莽不知禮數却是情眞意實生死可托所以孔夫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上大人丘乙已眞是个人精眞是个人極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八

容與堂藏板


潯陽樓宋
江吟反詩


济府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三十九

第三十九回

潯陽樓宋江吟反詩　梁山泊戴宗傳假信

詩曰

閑來乘興入江樓　渺渺煙波接素秋　呼酒謾澆千古恨　吟詩欲瀉百重愁　讀書不遂英雄志　失脚翻成蹉衍囚　撮動梁山諸義士　一齊雲擁鬧江州

話說當下李逵把指頭納倒了那女娘酒店主人攔住說道四位官人如何是好主人心慌便叫酒保過賣都向前來救他就地下把水噴喫看看甦醒扶將起來看時額角上抹脫了一片油皮因此那女子暈昏倒了救得醒來千

容與堂藏板

這箇婆子委是姓宋與花榮小宋公明的姓劉的不同

好萬好他的爹娘聽得說是黑旋風先自驚得呆了半向那里敢說一言看那女子已自說得話了娘母取個手帕自與他包了頭收拾了釵環宋江見他有不愿經官的意思便喚那老婦人問道你姓甚麽那里人家如今待要怎地那婦人道不瞞官人說老身夫妻兩口兒姓宋原是京師人只有這個女兒小字玉蓮因爲家窘他爹自教得他幾曲兒胡亂叫他來這琵琶亭上賣唱養口爲他性急不看頭勢不管官人說話只顧便唱今日這哥哥失手傷了女兒些個終不成經官動詞連累官人宋江見他說得本分又且同姓宋江便道你着甚人跟我到營裡我與你二十兩銀子將息女兒日後嫁個良人免在這里賣唱那夫

李大哥自不是

妻兩口兒便拜謝道怎敢指望許多但得三五兩也十分足矣宋江道我說一句是一句並不會說謊你便叫你老兒自跟我去討與他那夫妻二人拜謝道深感官人救濟戴宗埋怨李逵道你這廝要便與人合口又教哥哥壞了許多銀子李逵道只指頭畧擦得一趣擦他自倒了不曾見這般鳥女子恁地嬌嫩你便在我臉上打一百拳也不妨宋江等衆人都笑起來張順便叫酒保去說這席酒錢我自還他酒保聽得道不妨不妨只顧去宋江那里肯便道兄弟我勸二位來吃酒倒要你還錢於禮不當張順苦死要還說道難得哥哥會面仁兄在山東時小弟哥兒兩個也几自要來投淦哥哥今日天幸得識尊顏權表薄意非

把這二十兩銀子與他三人着賊賊

足爲禮戴宗道公明兄長既然是張二哥相敬之心仁兄曲乞宋江道這等却不好看既然兄弟還了改日却另置盃復禮張順大喜就將了兩尾鯉魚和戴宗李逵帶了這個宋老兒都送宋江離了琵琶亭來到營裡五個人都進抄事房裡坐下宋江先取兩錠小銀二十兩與了宋老兒那老兒拜謝了去不在話下天色已晚張順送了魚宋江取出張橫書付與張順相別去了戴宗李逵也自作別赴入城去了只說宋江把一尾魚送與管營留一尾自吃宋江因見魚鮮貪愛爽口多吃了些至夜四更肚裏絞腸刮肚價疼天明時一連瀉了二十來遭昏暈倒了睡在房中宋江爲人最好管裡衆人都來煮粥燒湯看覷伏侍他次

日張順因見宋江愛魚喫又將得好金色大鯉魚兩尾送來就謝宋江寄書之義却見宋江破腹瀉倒在床衆囚徒都在房裡看視張順見了要請醫人調治宋江道自貪口腹吃了些鮮魚告無甚深傷只壞了肚腹你只與我贖一貼止瀉六和湯來吃便好了叫張順把這兩尾魚一尾送與王管營一尾送與趙差撥張順送了魚就贖了一貼六和湯藥來與宋江了自回去不在話下營內自有衆人煎藥伏侍次日却見戴宗李逵備了酒肉逕來抄事房看望宋江只見宋江暴病絕可吃不得酒肉兩個自在房面前吃了直至日晚相別去了亦不在話下只說宋江自在營中將息了五七日覺得身體沒事病症已痊思量要入城

中去尋戴宗又過了一日不見他一個來次日早飯罷辰牌前後揣了些銀子鎖上房門離了營裡信步出街來逕走入城去州衙前左邊尋問戴院長家有人說道他又無老小只止本身只在城隍廟間壁觀音庵裡歇宋江聽了尋訪直到那里已自鎖了門出去了却又來尋問黑旋風李逵時多人說道他是個沒頭神又無住處只在牢裡安身沒地里的巡檢東邊歇兩日西邊歪幾時正不知他那里是住處宋江又尋問賣魚牙子張順時亦有人說道他自在城外村裡住便是賣魚時也只在城外江邊只除非討賒錢入城來宋江聽罷又尋出城來直要問到那里獨自一個悶悶不已信步再出城外來看見那一派江景非

常觀之不足正行到一座酒樓前遍仰面看時傍邊竪着一根望竿懸掛着一個青布酒旆子上寫道潯陽江正庫雕簷外一面牌額上有蘇東坡大書潯陽樓三字宋江看了便道我在鄆城縣時只聽得說江州好座潯陽樓原來却在這里我雖獨自一個在此不可不錯過何不且上樓自己看翫一遭宋江來到樓前看時只見門邊朱紅華表柱上兩面白粉牌各有五個大字寫道世間無比酒天下有名樓宋江便上樓來去靠江占一座閣子裡坐了凭闌舉目看時端的好座酒樓但見

雕簷映日畫棟飛雲碧闌干低接軒窓翠簾幕高懸戶牖吹笙品笛盡都是公子王孫執盞擎壺擺列着歌姬

舞女消磨醉眼倚青天萬疊雲山勾惹吟魂翻瑞雪一江煙水白蘋渡口時聞漁父鳴榔紅蓼灘頭每見釣翁擊楫樓畔綠槐啼野鳥門前翠柳繫花驄

宋江看罷潯陽樓喝采不已凭闌坐下酒保上樓來唱了個喏下了簾子請問道官人還是要待客只是自消遣宋江道要待兩位客人未見來你且先取一尊好酒菓品肉食只顧賣來魚便不要酒保聽了便下樓去少時一托盤把上樓來一樽藍橋風月美酒擺下菜蔬時新菓品按酒列幾般肥羊嫩鷄釀鴈精肉盡使朱紅盤碟宋江看了心中暗喜自誇道這般整齊肴饌濟楚器皿端的是好個江州我雖是犯罪遠流到此却也看了些真山真水我那里

魚便不要是何等嘴臉直恁厮明

雖有幾座名山古跡却無此等景致獨自一個一盃兩盞倚闌暢飲不覺沉醉猛然驀上心來思想道我生在山東長在鄆城學吏出身結識了多少江湖上人雖留得一個虛名日今三旬之上名又不成功又不就倒被文了雙頰配來在這里我家鄉上老父和兄弟如何得相見不覺酒湧上來潸然淚下臨風觸目感恨傷懷忽然做了一首西江月詞調便喚酒保索借筆硯起身觀覩見白粉壁上多有先人題詠宋江尋思道何不就書於此倘若他日身榮再來經過重覩一番以記歲月想今日之苦乘其酒興磨得墨濃蘸得筆飽去那白粉壁上揮毫便寫道

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恰如猛虎臥荒丘潛伏

爪牙恐受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他年若得報寃仇血染潯陽江口（都此可知宋公明真品格矣）

宋江罵罷自看了大喜大笑一面又飲了數盃酒不覺歡喜自狂蕩起來手舞足踏又拏起筆來去那西江月後再寫下四句詩道是（光景歡真）

心在山東身在吳　飄蓬江海謾嗟吁　他時若遂凌雲志　敢笑黃巢不丈夫

宋江寫罷詩又去後面大書五字道鄆城宋江作寫罷擲筆在卓上又自歌了一回再飲過數盃酒不覺沉醉力不勝酒便喚酒保計算了取些銀子算還多的都賞了酒保拂袖下樓來浪浪滄滄取路回營裡來開了房門便倒在

如今讀經書的，那一個不是酌讒諂佞之徒。

床上一覺直睡到五更酒醒時全然不記得昨日在潯陽江樓上題詩一節當日害酒自在房裡睡卧不在話下且說這江州對岸有個去處喚做無爲軍却是個野去處城中有個在閑通判姓黃雙名文炳這人雖讀經書却是阿諛諂佞之徒心地匾窄只要嫉賢妒能勝如己者害之不如己者弄之專在鄉里害人聞知這蔡九知府是當朝蔡太師兒子每每來浸潤他時常過江來謁訪知府指望他引薦出職再欲做官也是宋江命運合當受苦撞了這個（真對）對頭（對頭）當日這黃文炳在私家閑坐無可消遣帶了兩個僕人買了些時新禮物自家一隻快船渡過江來逕去府裡探望蔡九知府恰恨撞着府裡公宴不敢進去却再回船

邊來歸去不期那隻船僕人已纜在潯陽樓下黃文炳因見天氣暄熱且去樓上閒散一回信步入酒庫裡來看了一遭轉致酒樓上凭欄消遣觀見壁上題詠甚多說道前人詩詞也有作得好的亦有歪談亂道的（是歪談亂道的多）黃文炳看了冷咲正看到宋江題西江月詞并所吟四句詩大驚道這個不是反詩誰寫在此後面却書道鄆城宋江作五個大字（真知已）黃文炳再讀道自幼曾攻經史長成亦有權謀冷笑道這人自負不淺又讀道恰如猛虎卧荒丘潛伏爪牙恐受黃文炳道那厮也是個不依本分的人又讀不幸刺文雙頰那堪配在江州黃文炳道也不是個高尚其志的人看來只是個配軍又讀道他年若得報寃仇血染潯陽江口黃

文炳道這廝執佗兀誰却要在此間報佗量你是個配軍見識做得甚用又讀詩道心在山東身在吳飄蓬江海謾嗟吁黃文炳道這兩句兀自可恕又讀道他時若遂凌雲志敢笑黃巢不丈夫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廝無禮他却要賽過黃巢不謀反待怎地再看了鄆城宋江作黃文炳道我也多曾聞這個名字那人多管是個小吏便叫酒保來問道作這兩篇詩詞端的是何人題下在此酒保道夜來一個人獨自吃了一瓶酒醉後踈狂寫在這里黃文炳道約模甚麼樣人酒保道面頰上有兩行金印多管是牢城營內人生得黑矮肥伴黃文炳道是了就借筆硯取幅紙來枞了藏在身邊分付酒保休要刮去了黃文炳下樓自去船

容與堂藏板

中歇了一夜次日飯後僕人挑了盒仗一逕又到府前正值知府退堂在衙內使人入去報復多時蔡九知府却出來與黃文炳叙罷寒溫已畢送了禮物分賓坐下黃文炳稟說道文炳夜來渡江到府拜望聞知公宴不敢擅入今日重復拜見恩相蔡九知府道適纔判乃是心腹之交逕入來同坐何妨下官有失迎迓左右執事人獻茶茶罷黃文炳道相公在上不敢拜問不知近日尊府太師恩相曾使人來否知府道前日經有書來黃文炳道不敢動問京師近日有何新聞知府道家尊寓來書上分付道近日太史院司天監奏道夜觀天象罡星照臨吳楚分野之地敢有作耗之人隨即體察

勦除屬付下官緊守地方更無街方小兒謠言四句道

耗國因家木　刀兵黜木工　縱橫三十六　槍亂在山東

因此特寫封家書來教下官隄備黃文炳尋思了半晌笑道恩相事非偶然也黃文炳袖中取出所抄之詩呈與知府道不想却在於此處蔡九知府着了道這個却正是反詩通判那里得來黃文炳道小生夜來不敢進府回至江邊無可消遣却去潯陽樓上避熱閑翫觀看前人吟咏只見白粉壁上新題下這篇知府道却是何等樣人寫下黃文炳回道相公上面明題着姓名道是鄆城宋江作知府道這宋江却是甚麼人黃文炳道他分明寫自道不幸刺

此人用得

文雙頰只今配在江州眼見得只是個配軍牢城營犯罪的囚徒知府道量這個配軍做得甚麼黃文炳道公相不可小覷了他恰纔相公所言尊府恩相家書說小兒謠言正應在本人身上知府道何以見得黃文炳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糧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明明是個宋字第二句刀兵點水工興起刀兵之人水邊着個工字明是個江字這個人姓宋名江又作干反詩明是天數萬民有福知府又問道何爲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黃文炳荅道或是六六之年或是六六之數播亂在山東今鄆城縣正是山東地方這四句謠言已都應了知府又道不知此間有這個人麼黃文炳回道小生夜來問那酒保以說

道這人只是前日駕下了去這個不難只取牢城營文冊一查便見有無知府道通判高見極明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裡文冊簿來看當時從人於庫內取至文冊蔡九知府親自檢看見後面果有於今五月間新配到囚徒一名鄆城縣宋江黃文炳看了道正是應謠言的人非同小可如是遲緩誠恐走透了消息可急差人捕獲下在牢裏却再商議知府道言之極當隨即陞廳叫喚兩院押牢節級過來廳下戴宗聲喏知府道你與我帶了做公的人快下牢城營裡捉拏潯陽樓吟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來不可時刻違悞戴宗聽罷吃了一驚心裡只叫得苦隨即出府來點了衆節級牢子都斗各去家裡取了各人

器械來我間壁城隍廟裡取齊戴宗分付了衆人各自歸家去戴宗即自作起神行法先來到牢城營裡逕入抄事房推開門看時宋江正在房裡見是戴宗入來慌忙迎接便道我前日入城來那里不尋遍因賢弟不在獨自無聊自去潯陽樓上飲了一瓶酒這兩日迷迷不好正在這里害酒戴宗道哥哥你前日却寫下甚言語在樓上宋江道醉後狂言忘記了誰人記得戴宗道却纔知府喚我當廳發落叫多帶從人拏捉潯陽樓上題反詩的犯人鄆城縣宋江正身赴官兄弟吃了一驚先去穩住衆做公的在城隍廟等候如今我特來先報知哥哥却是怎地好如何解救宋江聽罷搥頭不知痒處只叫得苦我今番必是死也

詩曰

一首新詩寫壯懷　誰知銷骨更招災　戴宗特地傳

消息　明炳機先早去來

胡說何不就走

戴宗道我教仁兄一着解手未知如何如今小弟不敢擔

閣回去便和人來捉你你可披亂了頭髮把尿屎潑在地

上就倒在裏面詐作風魔我和衆人來時你便口裡胡言

亂語只做失心風便好我自去替你回復知府宋江感道

謝賢弟指教萬望維持則個戴宗慌忙別了宋江回到城

裡逕來城隍廟喚了衆人做公的一直透入牢城營裡來

徑喝問了那個是新配來的宋江牌頭引衆人到抄事房

裡只見宋江披散頭髮倒在尿屎坑裡滾見了戴宗和做

工的人來便說道你們是甚麼鳥人戴宗假意大喝一聲捉拏這廝宋江白眷眼却亂打將來口裏亂道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壻丈人教我領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與我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殺你這般鳥人衆做公的道原來是個失心風的漢子我們拏他去何用戴宗道說得是我們且去回話要拏時再來衆人跟了戴宗回到州衙裏蔡九知府在廳上專等回報戴宗和衆做公的在廳下回復知府道原來這宋江是個失心風的人尿屎穢汚全不顧口裏胡言亂語全無正性渾身臭糞不可當因此不敢拏來蔡九知府正待要問緣故時黃文炳早在屏風背後轉將出來對知府道休

這當過判通

小計較如何使得

信這話本人作的詩詞駕的筆跡不是有風症的人其中有詐好歹只顧拏來便走不動扛也扛將來蔡九知府道通判說得是便發落戴宗你們不揀怎地只與我拏得來在此專等戴宗領了鈞旨只叫得苦再將帶了衆人下牢城營裡來對宋江道仁兄事不諧矣兄長只得去走一遭便把一個大竹籮扛了宋江直擡到江州府裡當廳歇下知府道拏過這廝來衆做公的把宋江押於堦下宋江那里肯睜睜着眼見了蔡九知府道你是甚麼鳥人敢來問我我是玉皇大帝的女壻丈人教我引十萬天兵來殺你江州人閻羅大王做先鋒五道將軍做合後有一顆金印重八百餘斤你也快躲了我不時教你們都死蔡九知府

看了沒做理會處黃文炳又對知府道且喫本營差撥并
牌頭來問這人來時有風近日却總風若是來時風便是
真症候若是近日總風必是詐風知府道言之極當便差
人喚到管營差撥問他兩個時那里敢隱瞞只得直說道
這人來時不見有風病敢只是近日舉發此症知府聽了
大怒喚過牢子獄卒把宋江捆翻一連打上五十下打得
宋江一佛出世二佛涅槃皮開肉綻鮮血淋漓戴宗看了
只叫得苦又沒做道理救他處宋江初時也胡言亂語次
後吃拷打不過只得招道自不合一時酒後誤罵反詩別
無主意蔡九知府明取了招狀將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
枷了推放大牢裏收禁宋江吃打得兩腿走不動當廳釘

了直押赴死囚牢裏來却得戴宗一力維持分付了衆小牢子都教好覷此人戴宗自安排飯食供給宋江不在話下詩曰

江上高樓風景濃　偶因登眺氣如虹　興狂忽漫題新句　却被拘攣猱犴中

再說蔡九知府退廳邀請黃文炳到後堂稱謝道若非通判高明遠見下官險些兒被這厮瞞過了黃文炳又道相公在上此事也不可宜遲只好急急修一封書便差人星夜上京師報與尊府恩相知道顯得相公幹了這件國家大事就一發禀道若要活的便着一輛囚車解上京如不要活的恐防路途走失就於本處斬首號令以除大害萬

通判此時快活不可言只怕未必

民稱快便是今上得知必喜蔡九知府道通判所言有理見得極明下官即目也要使人回家送禮物去書上就薦通判之功使家尊面奏天子早早陞授富貴城池去享榮華黃文炳拜謝道小生終身皆托於門下自當銜環背鞍之報黃文炳就攛掇蔡九知府駕了家書印上圖書黃文炳問道公相差那個心腹人去知府道本州自有個兩院節級喚做戴宗會使神行法一日能行八百里路程只來早便差此人逕往京師只消旬日可以往回黃文炳道若得如此之快最好最好蔡九知府就後堂置酒管待了黃文炳次日相辭知府自回無爲軍去了詩曰

堪恨奸邪用意深　事非干己苦侵尋　致將忠義囚

（難道沒干己）

圍圖　報應終當活剖心

且說蔡九知府安排兩個信籠打點了金珠寶貝說好之物上面都貼了封皮次日早辰喚過戴宗到後堂囑付道我有這般禮物一封家書要送上東京太師府裡去慶賀我父親六月十五日生辰日期將近只有你能幹去得你休辭辛苦可與我星夜去走一遭討了回書便轉來我自重重地賞你你的程途都在我心上我已料着你神行的日期專等你回報切不可沿途貪閣有悞事情戴宗聽了不敢不依只得領了家書信籠便拜辭了知府挑回下處安頓了却來牢裡對宋江說道哥哥放心知府差我上京師去只旬日之間便回就太師府裡使些見識解救哥哥

的事每日飯食我自分付在李逵身上委着他安排送來不教有缺仁兄且寬心守奈幾日宋江道望煩賢弟收宋江一命則個戴宗叫過李逵當面分付道你哥哥誤題了反詩在這里吃官司未知如何我如今又吃差往東京去早晚便回牢裏哥哥飯食朝暮全靠着你看覷他則個李逵應道哈了反詩打甚麼鳥緊萬千謀反的倒做了大官你自放心東京去牢裡誰敢奈何他我好便好不好我使老大斧頭砍他娘戴宗臨行又囑付道兄弟小心不要貪酒失悞了哥哥飯食休得出去撞醉了餓着哥哥李逵道哥哥你自放心去若是這等疑忌時兄弟從今日就斷了酒待你回來却開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哥哥有何不

可戴宗聽了大喜道兄弟若得如此發心堅意守着哥哥又好當日作別自去了李逵眞個不吃酒早晚只在牢裡伏侍宋江寸步不離不說李逵自着覩宋江且說戴宗回到下處換了腿絣護膝八答麻鞋穿上杏黃衫整了搭膊腰裡揷了宣牌摸了巾幘便袋裡藏了書信盤纏挑上兩個信籠出到城外身邊取出四個甲馬去兩隻腿上每隻各拴兩個肩上挑上兩個信籠口裡念起神行法咒語來怎見得神行法効驗有西江月爲証

彷彿渾如駕霧依稀好似騰雲如飛兩脚蕩紅塵越嶺登山去緊頃刻經離鄉鎮片時又過州城金鈸甲馬果通神萬里如同眼近

當日戴宗離了江州一日行到晚投客店安歇解下甲馬取數陌金錢燒送了過了一宿次日早起來吃了素食離了客店又拴上四個甲馬挑起信籠放開脚步便行端的是耳邊風雨之聲脚不擷地路上畧吃些素飯素酒點心又走看看日暮戴宗早歇了又投客店宿歇一夜次日起個五更赶早凉行拴上甲馬挑上信籠又走約行過了三二百里已是巳牌時分不見一個乾淨酒店此時正是六月初旬天氣蒸得汗雨淋漓滿身蒸濕又怕中了暑氣正飢渴之際早望見前面樹林側首一座傍水臨湖酒肆戴宗撚指間走到根前看時乾乾淨淨有二十付座頭盡是紅油卓凳一代都是檻窓戴宗挑着信籠入到裡面揀一

付穩便座頭歇下信籠解下腰裏胳膊脫下杏黃衫嘖口水晾在窓欄上戴宗坐下只見個酒保來問道上下打兩角酒要甚麼肉食下酒或鵝猪羊牛肉戴宗道酒便不要多與我做口飯來吃酒保又道我這里賣酒賣飯又有饅頭粉湯戴宗道我却不吃暈酒有甚素湯下飯酒保道加料麻辣燒豆腐如何戴宗道最好最好酒保去不多時燒一碗豆腐放兩碟菜蔬連篩三大碗酒來戴宗正饑又渴一上把酒和豆腐都吃了却待討飯吃只見天旋地轉頭暈眼花就凳邊便倒酒保叫道倒了只見店裡走出一個人來怎生模樣但見

臂濶腿長腰細　待客一團和氣　梁山作眼英雄

容與堂藏板

旱地忽律朱貴

當下朱貴從裏面出來說道且把信籠將入去先搜那廝身邊有甚東西便有兩個火家去他身上搜看只見便袋裡搜出一個紙包包着一封書取過來遞與朱頭領朱貴扯開却是一封家書見封皮上面寫道平安家書百拜奉上父親大人膝下男蔡德章謹封朱貴便折開從頭看了見上面寫道見今拏得應謠言題反詩山東宋江監收在牢一節聽候施行朱貴看罷驚得呆了半晌則聲不得火家正把戴宗扛起來背入殺人作坊裡去開剥只見凳頭邊溜下膀牌上掛着硃紅綠漆宣牌朱貴拏起來看時上面雕着銀字道是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宗朱貴看了道

且不要動手我常聽的軍師所說這江州有個神行太保戴宗是他至愛相識莫非正是此人如何倒送書去害宋江這一段事却又得天幸躭住宋哥哥性命不當死撞在我手裡你那火家且與我把解藥救醒他來問個虛實緣由當時火家把水調了解藥扶起來灌將下去須臾之間只見戴宗舒眉展眼便扒起來却見朱貴折開家書在手裡看戴宗便叫道你是甚人好大膽却把蒙汗藥麻翻了我如今又把太師府書信擅開拆毀了封皮却該甚罪朱貴笑道這封鳥書打甚麼不緊休說拆開了太師府書札便有利害俺這里兀自要和大宋皇帝做個對頭的戴宗聽了大驚便問道足下好漢你却是誰願求大名朱貴答

此人不俗

道俺這里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梁山泊好漢旱地忽律朱貴的便是戴宗道既然是梁山泊頭領時怎地却認得吳學究先生朱貴道吳學究是僚大寨裡軍師執掌兵權足下如何認得他戴宗道他和小可至愛相識朱貴道亦聞軍師多曾說來兄長莫非是江州神行大保戴院長戴宗道小可便是朱貴又問道前者宋公明斷配江州經過山寨吳軍師曾寄一封書與足下如今却倒去害宋三郎性命戴宗又說道宋公明和我又是至愛弟兄他如今爲吟了反詩救他不得我如今正要往京師尋門路救他我如何肯害他性命朱貴道你不信請看蔡九知府的來書戴宗看了自吃一驚却把吳學究初寄的書與宋公明相會

的話并宋江在潯陽樓醉後誤題反詩一事都將備細說了一遍朱貴道既然如此請院長親到山寨裡與衆頭領商議良策可救宋公明性命朱貴慌忙叫備分例酒食管待了戴宗便向水亭上覷着對港放了一枝號箭響箭到處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朱貴便同戴宗帶了信籠下船到金沙灘上岸引至大寨吳用見報連忙下關迎接見了戴宗敘禮道間別久矣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且請到大寨裡來與衆頭領相見了朱貴說起戴宗來的緣故如今宋公明見監在彼晁蓋聽得慌忙請戴院長坐地備問緣何我宋三郎吃官司爲因甚麼事起來戴宗却把宋江吟反詩的事一一對晁蓋等衆人說了晁蓋聽罷大驚便要起

請衆頭領點了人馬下山去打江州救取宋三郎上山吳用諫道哥哥不可造次江州離此間路遠軍馬去時誠恐因而惹禍打草驚蛇倒送宋公明性命此一段事不可力敵只可智取吳用不才畧施小計只在戴院長身上定要救宋三郎性命晁蓋道愿聞軍師妙計吳學究道如今蔡九知府却差院長送書上東京去討太師回報只這封書上將計就計寫一封假回書教院長回去書上只說教把犯人宋江切不可施行便須密切差的當人員解赴東京問了詳細定行處決示衆斷絕童謠等他解來此間經過我這里自差人下山奪了此計如何晁蓋道倘若不從這里經過却不悞了大事公孫勝便道這個何難我們自着

人去遠近探聽遮莫從那里過務要等着好歹奪了只怕不能勾他解來晁蓋道好却是好只是沒人會寫蔡京筆跡吳學究道吳用已思量心裡了如今天下盛行四家字體是蘇東坡黃魯直米元章蔡太師四家字體蘇黃米蔡宋朝四絕小生曾和濟州城裡一個秀才做相識那人姓蕭名讓因他會寫諸家字體人都喚他做聖手書生及會使鎗弄棒舞劒輪刀吳用知他寫得蔡京筆跡不若央及戴院長就到他家賺道泰安州岳廟裏要寫道碑文先送五十兩銀子在此作安家之資便要他來隨後却使人賺了他老小上山就教本人入夥如何晁蓋道書有他寫便好歹也須用使個圖書印記吳學究又道吳用再有個相

識小生亦思量在肚裏了這人也是中原一絶見在濟州城裡居住本身姓金雙名大堅開得好石碑文剔得好圖書玉石印記亦會鎗棒厮打因爲他雕得好玉石人都稱他做玉臂匠也把五十兩銀去就賺他來鐫碑文到半路上却也如此行便了這兩個人山寨裡亦有用他處是盖道妙哉當日且安排筵席管待戴宗就晚歇了次日早飯罷煩請戴院長打扮做太保模樣將了一二百兩銀了拴上甲馬便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岸拽開脚步途到濟州來没兩個時辰早到城裏尋問聖手書生蕭讓住處有人指道只在州衙東首文廟前居住戴宗逕到門首咳嗽一聲問道蕭先生有麽只見一個秀才從裡面出來那人

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青衫烏帽氣稜稜　頂刻龍蛇筆底生　米蔡蘇黃能彷彿　爺書聖手有名聲

那蕭讓出到外面見了戴宗却不認得便問道太保何處有甚見教戴宗施禮罷說道小可是泰安州獄廟裡打供太保今爲本廟重修五岳樓本州上戶要刻道碑文特地教小可賫白銀五十兩作安家之資請秀才便那尊步同到廟裡作文則個選定了日期不可遲滯蕭讓道小生只會作文及書冊別無甚用如要立碑還用刋字匠作戴宗道小可再有五十兩白銀就要請王臂匠金大堅刻石棟定了好日萬望二位便那尊步蕭讓得了五十兩銀子便

和戴宗同來尋請金大堅正行過文廟只見蕭讓把手指道前面那個來的便是王臂匠金大堅戴宗擡頭看時見那人眉目不凡資質秀麗那人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鳳篆龍章信手生　雕鐫印信更分明　人稱玉臂非虛譽　藝死馳聲第一名

當時蕭讓喚住金大堅教與戴宗相見且說泰安州嶽廟裏重修五岳樓衆上戶要立道碑文碣石之事這太保特地各賫五十兩銀子來請我和你兩個去金大堅見了銀子心中歡喜兩個邀請戴宗就酒肆中市沽三盃置些蔬食管待了戴宗就付與金大堅五十兩銀子作安家之資又說道陰陽人已揀定了日期請二位今日便煩動身蕭

讓道天氣暄熱今日便動身也行不多路前面赶不上宿頭只是來日起個五更挨門出去金大堅道正是如此說兩個都約定了來早起身各自歸家收拾動用蕭讓留戴宗在家宿歇次日五更金大堅持了包裹行頭來和蕭讓戴宗三人同行離了濟州城裏行不過十里多路戴宗道二位先生慢來不敢催逼小可先去報知衆上戶來接二位拽開步數爭先去了這兩個背着些包裹自慢慢而行看看走到未牌時分約莫也走過了七八十里路只見前面一聲胡哨響山城坡下跳出一夥好漢約有四五十人當頭一個好漢正是那清風山王矮虎大喝一聲道你那兩個是甚麼人那里去孩兒們拿這廝取心兒吃酒蕭讓

告道小人兩個是上泰安州刻石鐫文的又沒一分財賦止有幾件衣服王矮虎喝道俺不要你財賦衣服只要你兩個聰明人的心肝做下酒蕭讓和金大堅嚇燥倚伏各人胸中本事便挺着桿棒逕逶王矮虎王矮虎也挺朴刀來閙兩個三人各使手中器械約戰了五七合王矮虎轉身便走兩個却待去赶聽得山上鑼聲又響左邊走出雲裡金剛宋萬右邊走出摸着天杜遷背後却是白面郎君鄭天壽各帶三十餘人一發上把蕭讓金大堅横拖倒拽捉投林子裡來四籌好漢道你兩個放心我們奉着晁天王的將令特來請你二位上山入夥蕭讓道山寨裡要我們何用我兩個手無縛雞之力只好吃飯杜遷道吳軍師

好箇吳用只是要人做強盜何也

一來與你相識二乃知你兩個武藝本事特使戴宗來宅上相請蕭讓金大堅都面面厮覷做聲不得當時都到早地忽律朱貴酒店裏相待了分例酒食連夜喚船便送上山來到得大寨晁蓋吳用并頭領衆人都相見了一面安排筵席相待且說修蔡京回書一事因請二位上山入夥共聚大義兩個聽了都扯住吳學究笑道我們在此趨侍不妨只恨各家都有老小在彼明日官司知道必然壞了吳用道二位賢弟不必憂心天明時便有分曉當夜只顧喫酒歌了次日天明只見小嘍囉報道都到了吳學究道請二位賢弟親自去接寶眷蕭讓金大堅聽得半信半不信兩個下至半山只見數乘轎子攞着兩家老小上山來

兩個驚得呆了問其備細老小說道你兩個出門之後只見這一行人將着轎子來說家長只在城外客店裡中了暑風快叫取老小來看救出得城時不容我們下轎直擡到這里兩家都一般說蕭讓聽了與金大堅兩個閉口無言只得死心塌地再回山寨入夥安頓了兩家老小吳學究却請出來與蕭讓商議寫蔡京字體回書去救宋公明金大堅便道從來雕得蔡京的諸樣圖書名諱字號當時兩個動手完成安排了回書備個筵席便送戴宗起程分付了備細書意戴宗辭了衆頭領相別下山小嘍囉已把船隻渡過金沙灘送至朱貴酒店裡戴宗取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別朱貴拽開腳步登程去了且說吳用送了戴

宗過渡自同衆頭領再回大寨筵席正飲酒之間只見吳學究叫聲苦不知高低衆頭領問道軍師何故叫苦吳用便道你衆人不知是我這封書倒送了戴宗和宋公明性命也衆頭領大驚連忙問道軍師書上却是怎地差錯吳學究道是我一時只顧其前不顧其後書中有個老大脫卯蕭讓便道小生寫的字體和蔡太師字體一般語句又不曾差了請問軍師不知那一處脫卯金大堅又道小生雕的圖書亦無纖毫差錯怎地見得有脫卯處吳學究叠兩個指頭說出這個差錯脫卯處有分教衆好漢大鬧江州城鼎沸白龍廟直教弓弩叢中逃性命刀鎗林裏救英雄畢竟軍師吳學究說出怎生脫卯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黃通判大通

又曰回書脫卯處有生意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

第四十回

梁山泊好漢劫法場　白龍廟英雄小聚義

詩曰

有忠有信天顏助　行德行仁後必昌　九死中間還得活　六陰之下必生陽　若非吳用施奇計　焉得公明離法場　古廟英雄歡會處　彩旗金鼓勢鷹揚

話說當時晁蓋并衆人聽了請問軍師道這封書如何有脫卵處吳用說道早間戴院長將去的回書是我一時不仔細見不到處纔使的那個圖書不是玉筋篆文翰林蔡京四字只是這箇圖書便是教戴宗吃官司金大堅道

小弟每每見蔡太師書緘并他的文章都是這樣圖書今
你 那 得 知
次雕得無纖毫差錯如何有破綻吳學究道你衆位不知
如今江州蔡九知府是蔡太師兒子如何父寫書與兒子
却使個諱字圖書因此差了是我見不到處此人到江州
必被盤詰問出實情却是利害晁蓋道快使人去赶喚他
回來別寫如何吳學究道如何赶得上他作起神行法來
這早晚已走過五百里了只是事不宜遲我們只得恁地
叮收他兩個晁蓋道怎生去收用何良策吳學究便向前
與晁蓋耳邊說道這般這般如此如此王將便可暗傳下
號令與衆人知道只是如此動身休要悞了日期衆多好
漢得了將令各各拴束行頭連夜下山望江州來不在話

下說話的如何不說計策出管教下回便見且說戴宗却着日期回到江州當廳下了回書蔡九知府見了戴宗如期回來好生歡喜先取酒來賞了三鍾親自接了回書便道你曾見我太師麽戴宗稟道小人只在得一夜便回了不曾得見恩相知府拆開封皮看見前面說信籠內許多物件都收了背後說妖人宋江今上自要他看可令牢固陷車盛載密切差的當人員連夜解上京師沿途休教走失書尾說黃文炳早晚奏過天子必然自有除授蔡九知府看了喜不自勝教取一錠二十五兩花銀賞了戴宗一面分付教合陷車商量差人解發起身戴宗謝了自回下處買了些酒肉來牢裡看覷宋江不在話下且說蔡九知

府催併合成隊車過得一二日正要起程只見門子來報道無爲軍黃通判特來相探蔡九知府叫請至後堂相見又送些禮物時新酒菓知府謝道累承厚意何以克當黃文炳道村野微物何足掛齒不以爲禮何勞稱謝知府道恭喜早晚必有榮除之慶黃文炳道公相何以知之知府道昨日下書人已回妖人宋江教解京師通判榮任只在早晚奏過今上陞擢高任家尊回書備說此事黃文炳道既是恁地深感恩相主監那個人下書真乃神行人也知府道通判如不信時就教觀看家書顯得下官不謬黃文炳道小生只恐家書不敢擅看如若相托求借一觀知府便道通判乃心腹之交看有何妨便令從人取過家書遞

仔細此人大用得

是國家大有用之人何叫他關注他家可可恨

與黃文炳看黃文炳接書在手從頭至尾讀了一遍捲過來看了封皮又見圖書新鮮黃文炳搖着頭道這封書不是眞的知府道通判錯矣此是家尊親手筆跡眞正字體如何不是眞的黃文炳道公相容覆往常家書來時曾有這個圖書麼知府道往常來的家書却不曾有這個圖書來只是隨手寫的今番以定是圖書匣在手邊就便印了

好貨

這個圖書在封皮上黃文炳道相公休怪小生多言這封書被人瞞過了相公方今天下盛行蘇黃米蔡四家字體誰不習學得況無這個圖書是令尊府恩相做翰林大學士時使出來法帖文字上多有人曾見如今陞轉太師丞相如何肯把翰林圖書使出來更無亦是父寄書與子須

不當用諱字圖書令尊府太師恩相是個識窮天下學覽遍世間書高明遠見的人安肯造次錯用相公不信小生輕薄之言可細細盤問下書人曾見府裡誰來若說不對便是假書休惟小生多言只是錯愛至厚方敢僭言蔡九知府聽了說道這事不難此人自來不曾到東京一盤問便顯虛實知府留住黃文炳在屏風背後坐地隨即陞廳公吏兩邊排立知府叫喚戴宗有委用的事當下做公的領了鈞旨四散去尋有詩為証

遠貢魚書達上台　機深文炳獨疑猜　神謀鬼計無人會　又被奸邪誘出來（胡說他如何是奸邪）

且說戴宗自回到江州先去牢裏見了宋江附耳低言將

前事說了宋江心中暗喜次日又有人請去酌盃戴宗正在酒肆中吃酒只見做公的四下來尋當時把戴宗喚到廳上蔡九知府問道前日有勞你走了一遭眞個辦事未曾重重賞你戴宗荅道小人是承奉恩相差使的人如何敢怠慢知府道我正連日事忙未曾問得你個仔細你前日與我去京師那座門入去戴宗道小人到東京時那日天色晚了不知喚做甚麼門知府又道我家府裏門前誰接着你留你在那里歇戴宗道小人到府前尋見一個門子接了書入去少頃門子出來交收了信籠着小人自去尋客店裡歇了次日早五更去府門前伺候時只見那門子回書出來小人怕悞了日期那里敢再問備細慌忙一

逕來了知府再問道你見我府裏那個門子却是多少年紀或是黑瘦也白淨肥胖長大也是矮小有鬚的也是無鬚的戴宗道小人到府裏時天色黑了次早回時又是五更時候天色昏暗不十分看得仔細只覺不甚麽長中等身材敢是有些髭鬚知府大怒喝一聲拿下廳去傍邊走過十數個獄卒牢子將戴宗驅翻在當面戴宗告道小人無罪知府喝道你這厮該死我府裏老門子王公已死了數年如今只是個小王看門如何却道他年紀大有髭鬚況無門子小王不能勾入府堂裡去但有各處來的書信緘帖必須經由府堂裡張幹辦方纔去見李都管然後達知裏面纔收禮物便要回書也須得伺候三日我這信籠

東西如何沒個心腹的人出來問你倒常便備細就胡亂收了我昨日一時間倉卒被你這廝瞞過了你如今只好好招說這封書那里得來戴宗道小人一時心慌要赶程途因此不曾看得分曉蔡九知府喝道胡說這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左右與我加力打這廝獄卒牢子情知不好覷不得面皮把戴宗捆翻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戴宗捱不過拷打只得招道端的這封書是假的知府道你這廝怎地得這封假書來戴宗告道小人路經梁山泊過走出那一夥強人來把小人劫了綁縛上山要割腹剖心去小人身上搜出書信看了把信籠都奪了却饒了小人情知回鄉不得只要山中乞死他那里却駡這封書與小人

回來脫身一時怕見罪責小人瞞了恩相知府道是便是了中間還有些胡說眼見得你和梁山泊賊人通同造意謀了我信籠物件却如何說這話再打那厮戴宗由他拷訊只不肯招和梁山泊通情蔡九知府再把戴宗拷訊了一回語言前後相同說道不必問了取具大枷枷了下在牢裡却退廳來稱謝黃文炳道若非通判高見下官險些見誤了大事黃文炳又道眼見得這人也結連梁山泊通同造意謀叛爲黨若不祛除必爲後患知府道便把這兩個問成了招狀立了文案押去市曹斬首然後駕表申朝黃文炳道相公高見極明似此一者朝廷見喜知道相公幹這件大功二乃却是免得梁山泊草寇來却牢知府道

通判高見甚遂下官自當動文書親自保舉通判當日管待了黃文炳送出府門自回無爲軍去了次日蔡九知府陞廳便喚當案孔目來分付道快教叠了文案把這宋江戴宗的供狀招款粘連了一面罵下犯由牌教來日押赴市曹斬首施行自古謀逆之人決不待時斬了宋江戴宗免致後患當案却是黃孔目本人與戴宗頗好却無緣便救他只替他叫得苦當日禀道明日是個國家忌日後日又是七月十五日中元之節皆不可行刑大後日亦是國家景命直待五日後方可施行一者天幸救濟宋江二乃梁山泊好漢未至蔡九知府聽罷依准黃孔目之言直待第六日早辰先差人去十字路口打掃了法場飯後監

士兵和刀仗劊子約有五百餘人都在大牢門前伺候已牌已後獄官稟了知府親自來做監斬官黃孔目只得把犯由牌呈堂當廳判了兩個斬字便將片蘆席貼起來江州府衆多節級牢子雖是和戴宗宋江過得好却沒做道理救得他衆人只替他兩個叫苦當時打扮已了就大牢裡把宋江戴宗兩個攛札起又將膠水刷了頭髮綰箇鴛鴦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子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吃罷辭了神祭漏轉身來搭上利子六七十箇獄卒早把宋江在前戴宗在後推擁出牢門前來宋江和戴宗兩個面面厮覷各做聲不得宋江只把脚來跌戴宗低了頭只嘆氣江州府看的人眞乃壓

肩聳背何止一二千人但見

愁雲茬苒怨氣氛氳頭上月色無光四下悲風亂吼纓鎗對對數聲鼓響喪三魂棍棒森森幾下鑼鳴催七魄犯由牌高貼人言此去幾時回白紙花雙搖都道這番難再活長休飯賴內難吞永別酒口中怎嚥猙獰劊子仗鋼刀醜惡押牢持法器皂纛旗下幾多魁魄跟隨十字街頭無限强魂等候監斬官忙施號令仵作子準備扛屍英雄氣槩霎時休便是鉄人須落泪

劊子叫起惡殺都來將宋江和戴宗前推後擁押到市曹十字路口團團鎗棒圍住把宋江面南背北將戴宗面北背南兩個納坐下只等午時三刻監斬官到來開刀那

人仰面看那犯由牌上寫道江州府犯人一名宋江放
反詩妄造妖言結連梁山泊强寇通同造反律斬犯人一
名戴宗與宋江暗遞私書結勾梁山泊强寇通同謀叛律
斬監斬官江州府知府蔡某那知府勒住馬只等報來只
見法場東邊一夥弄蛇的丐者强要挨入法場裡看衆士
兵赶打不退正相鬧間只見法場西邊一夥使鎗棒賣藥
的也强挨將入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好不曉事這是那
里强挨入來要看那夥使鎗棒的說道你倒鳥村我們衝
州撞府那里不曾去到處看出人便是京師天子殺人也
放人看你這小去處砍得兩個人鬧動了世界我們便挨
入來看一看打甚麼鳥緊正和士兵鬧將起來監斬官喝

道且赶退去休放過來鬧猶未了只見法場南邊一夥挑擔的脚夫又要挨將入來士兵喝道這里出人你擔那里去那夥人說道我們是挑東西送知府相公去的你們如何敢阻當我士兵道便是相公衙裡人也只得去別處過一過那夥人就歇了擔子都聚了圧担立在人叢裡看只見法場北邊一夥客商推兩輛車子過來定要挨入法場上來士兵喝道你那夥人那里去客人應道我們要赶路程可放我等過去士兵道這里出人如何肯放你你要路程從別路過去那夥客人笑道你倒說得好俺們便是京師來的人不認得你這里鳥路那里過去我們只是從這大路走士兵那里肯放那夥客人齊齊的挨定了不動

真忠義 真好漢

下裡炒鬧不住這蔡九知府也禁治不得又見那夥客都盤在車子上立定了看沒多時法場中間人分開處一個報報道一聲午時三刻監斬官便道斬訖報來兩勢下刀棒劊子便去開枷行刑之人執定法刀在手說時遲一箇箇要見分明那時快看人人一齊發作只見那夥客人在車子上聽得斬訖數內一箇客人便向懷中取出一面小鑼兒立在車子上喏喏地敲得兩三聲四下里一齊動手有詩爲証

兩首詩成便被囚　梁山豪傑定謀猷　贋書舛印生疑惑　致使潯陽血漫流

又見十字路口茶坊樓上一個虎形黑大漢脫得赤條條

只這一個也好得事來

的兩隻手握兩把板斧大吼一聲却似半天起個霹靂從半空中跳將下來手起斧落早砍翻了兩個行刑的劊子便望監斬官馬前砍將來衆士兵急待把鎗去攔時那里攔當得住衆人且簇擁蔡九知府逃命去了只見東邊那夥夫牀的丐者身邊都掣出尖刀看着士兵便殺西邊那夥使鎗棒的大發喊聲只顧亂殺將來一派殺倒士兵獄卒南邊那夥挑擔的脚夫輪起區担橫七竪八都打翻了士兵和那看的人比邊那夥客人都跳下車來推過車子攔住了人兩個客商鑽將入來一個背了宋江一個背了戴宗其餘的人都去箱子裡取出弓弩來射的也有取出石子來打的也有取出標鎗來標的原來扮客商的這

便是晁蓋花榮黃信呂方郭盛那夥拔使鈐棒的便是插
順劉唐杜遷宋萬扮挑擔的便是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
勇那夥扮丐者的便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白勝這一
行梁山泊共是十七個頭領到來帶領小嘍囉一百餘人
四下里殺將起來只見那人叢裡那個黑大漢輪兩把板
斧一昧地砍將來晁蓋等却不認得只見他第一箇出力
殺人最多晁蓋猛省起來戴宗曾說一個黑旋風李達和
宋三郎最好是個莽撞之人晁蓋便叫道前面那好漢莫
不是黑旋風那漢那里肯應火雜雜地輪着大斧只顧砍
人晁蓋便教背宋江戴宗的兩個小嘍囉只顧跟着那黑
大漢走當下去十字街口不問軍官百姓殺得屍橫遍野

血流成渠推倒顆翻的不計其數衆頭領撇了車輛擔仗一行人盡跟了黑大漢直殺出城來背後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張弓箭飛蝗般望後射來那江州軍民百姓誰敢近前這黑大漢直殺到江邊來身上血濺滿身兀自在江邊殺人百姓撞着的都被他翻筋斗都砍下江裏去晁蓋便挺朴刀叫道不干百姓事休只管傷人那漢那里來聽叫嗥一斧一個排頭兒砍將去約莫離城沿江上也走了五七里路前面望見盡是淘淘一派大江却無了旱路晁蓋看見只叫得苦那黑大漢方纔叫道不要慌且把哥哥背來廟裡衆人都到來看時靠江一所大廟兩扇門緊緊地閉着黑大漢兩斧砍開便搶入來晁蓋衆人看時兩邊

都是老檜蒼松林木遮映前面牌額上四個金書大字寫
道白龍神廟小嘍囉把宋江戴宗背到廟裡歇下宋江方
纔敢開眼見了晁蓋等衆人哭道哥哥莫不是夢中相會
晁蓋便勸道恩兄不肯在山致有今日之苦這個出力殺
人的黑大漢是誰宋江道這個便是叫做黑旋風李逵他
幾番就要大牢裏放了我却是我怕走不脫不肯依他晁
蓋道却是誰得這個人出力最多又不怕刀斧箭矢花榮
便叫且將衣服與俺二位兄長穿了正相聚問只見李逵
提着雙斧從廊下走出來宋江便叫住道兄弟那里去李
逵應道尋那廟祝一發殺了叫耐那廝不來接我們倒把
鳥廟門關上了我指望拿他來祭門却尋那廝不見宋江

道你且來先和我哥哥頭領相見李逵聽了丟了雙斧望着晁蓋跪了一跪說道大哥休恠鐵牛麁鹵與衆人都相見了却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兩個大家歡喜花榮便道哥哥俺敘衆人只顧跟着李大哥走如今來到這里前面又是大江攔截住斷頭路了却又沒一隻船接應倘或城中官軍赶殺出來却怎生迎敵將何接濟李逵便道也不消得叫怎地好我與你們再殺入城去和那個鳥蔡九知府一發都砍了便走戴宗此時方纔甦醒便叫道兄弟使不得莽性城裡有五七千軍馬若殺入去必然有失阮小七便道遠望隔江那里有數隻船在岸邊我弟兄三個赶水過去奪那幾隻船過來載衆人如何晁蓋道此計是最上

着當時阮家三弟兄都脫剥了衣服各人揷把尖刀便鑽入水裏去約莫赴開得半里之際只見江面上溜頭流下三隻棹船吹風胡哨飛也似搖將來衆人看時見那船上各有十數個人都手裡拿着軍器衆人却慌將起來宋江聽得說了便道我命裡這般合苦也遶出廟前看時只見當頭那隻船上坐着一條大漢倒提一把明晃晃五股叉頭上挽個穿心紅一點鬍兒下面拽起條白絹水裩口裡吹着胡哨宋江看時不是別人正是

萬里長江東到海內中一個雄夫面如傅粉體如酥上山剜虎目入水扳龍鬚七晝波心能暗伏水晶宮偷得明珠翻江攪海勇身軀人將張順比浪裡白跳魚

當時張順在頭船上看見喝道你那夥是甚麼人敢在白龍廟裏聚衆宋江挺身出廟前叫道兄弟救我張順等見是宋江衆人大叫道好了那三隻棹船飛也似搖籠到岸邊三阮看見也赶來一行衆人都上岸來到廟前宋江看時張順自引十數個壯漢在那隻頭船上張橫引着穆弘穆春薛永帶十數個莊客在一隻船上第三隻船上李俊引着李立童威童猛也帶十數個賣鹽火家都各執鎗棒上岸來張順見了宋江喜從天降衆人便拜道自從哥哥吃官司兄弟坐立不安又無路可救近日又聽得拿了戴院長李大哥又不見面我只得去尋了我哥哥引到穆弘太公莊上叫了許多相識今日我們正要殺入江州要劫

牢救哥哥不想仁兄已有好漢們救出來到這里不敢拜問這夥豪傑莫非是梁山泊義士晁天王慶宋江指着上首立的道這個便是晁蓋哥哥你等衆位都來廟裡叙禮則個張順等九人晁蓋等十七人宋江戴宗李達共是二十九人都入白龍廟聚會這個喚做白龍廟小聚會當下二十九籌好漢兩兩講禮已罷只見小嘍囉入廟來報道江州城裏鳴鑼擂鼓整撥軍馬出城來追赶遠遠望見旗旛蔽日刀劒如麻前面都是帶甲馬軍後面盡是擎鎗兵將大刀濶斧殺遶白龍廟路上來李達聽了大叫一聲殺將去提了雙斧便出廟門晁蓋叫道一不做二不休衆好漢相助着晁某直殺盡江州軍馬方纔回梁山泊去衆英

雄齊聲應道願依尊命一百四五十人一齊納喊殺過江州岸上來有分教潯陽岸上果然血染波紅湘浦江邊真乃屍如山積血殺跳浪蒼龍噴毒火巴山猛虎吼天風畢竟晁蓋等衆好漢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逵翁曰晁蓋也須十七人纔來幹事張順亦是九人方來扳牢那裡如李大哥獨自一箇兩把板斧便自救人是如何胆畧如何忠義或曰若無晁蓋張順等衆人終須喪了三人性命卓吾曰如此一算便無胆畧便不是忠義了若是真正忠義漢子即事不濟亦不碍其爲忠義也此李大哥之所以不可及也與此李大哥之所

以不可反也與


宋江智取無為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一

第四十一回

宋江智取無爲軍　張順活捉黃文炳

念奴嬌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瑜赤壁亂石崩雲驚濤拍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後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烟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生如夢一樽還酹江月

話說這篇詞乃念奴嬌是這故宋時東坡先生題詠赤壁懷古漢末三分曹操起兵百萬之衆水陸並進被周瑜用

火孔明祭風跨江一戰殺得血染波紅屍如山疊爲何自家引這一段故事將大比小說不了江州城外白龍廟中梁山泊好漢小聚義劫了法場救得宋江戴宗正是晁盖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劉唐燕順杜遷宋萬朱貴王矮虎鄭天壽石勇阮小乙阮小五阮小七白勝共是一十七人領帶着八九十個悍勇壯健小嘍囉潯陽江上來接應的好漢張順張橫李俊李立穆弘穆春童威童猛薛永九壽好漢也帶四十餘人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撐駕三隻大船前來接應城裡黑旋風李逵引衆人殺至潯陽江邊兩路救應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都在白龍廟裡聚義只聽得小嘍囉報道江州城裡軍兵擂鼓搖旗鳴鑼發喊追

好馬軍
今之良將大率

趕到來那黑旋風李逵聽得大吼了一聲提兩把板斧先出廟門衆好漢納聲喊都挺手中軍罷齊出廟來迎敵劉唐朱貴先把宋江戴宗護送上船李俊同張順三阮整頓船隻就江邊看時見城裡出來的官軍約有五七千馬軍當先都是頂盔衣甲全副弓箭手裡都使長鎗背後步軍簇擁搖旗納喊殺遶前來這里李逵當先輪着板斧赤條條地飛遶砍將入去背後便是花榮黃信呂方郭盛四將擁護花榮見前面的馬軍都札住了鎗只怕李逵着傷偷手取弓箭出來搭上箭拽滿弓望着爲頭領的一個馬軍憧地一箭只見翻筋斗射下馬去那一夥馬軍吃了一驚各自奔命撥轉馬頭便走倒把步軍先衝倒了一半這里

容與堂藏板

衆多好漢們一齊衝突將去殺得那官軍屍橫遍野血染江紅直殺到江州城下城上策應官軍早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官軍慌忙入城關上城門衆多好漢拖轉黑旋風回到白龍廟前下船晁蓋整點衆人完備都叫分投下船開江便走却值順風搜起風帆三隻大船載了許多人馬頭領却投穆太公莊上來一帆順風早到岸邊埠頭一行衆人都上岸來穆弘邀請衆好漢到莊內學堂上穆太公出來迎接宋江等衆人都相見了太公道衆頭領連夜勞神且請客房中安歇將息貴體各人且去房裡暫歇將養整理衣服器械當日穆弘叫莊客宰了一頭黃牛殺了十數個豬羊鷄鵝魚鴨珍肴異饌排下筵席管待衆頭領飲

酒中間說起許多情節晁蓋道若非是二哥衆位把船相
救我等皆被陷于縲紲穆太公道你等如何却打從那條
路上來李逵道我自只揀人多處殺將去他們自要跟我
來我又不曾叫他衆人聽了都大笑宋江起身與衆人道
小人宋江戴院長若無衆好漢相救時皆死於非命今日
之恩深於滄海如何報答得衆位只恨黃文炳那厮無中
生有要害我們這冤仇如何不報怎地啟請衆位好漢再
做個天大人情去打了無爲軍殺得黃文炳那厮也與宋
江消了這口無窮之恨那時回去如何晁蓋道賢弟衆人
在此我們衆人偷營劫寨只可使一遍如何再行得似此
奸賊已有提備不若且回山寨去聚起大隊人馬一發和

大是

學究公孫二先生并林冲秦明都來報讐也未爲晚矣宋江道若是回山去了再不能勾得來一者山遥路遠二乃江州必然申開明文幾時得來不要痴想只是趁這個機會便好下手不要等他做了准備難以報仇花榮道哥哥見得是然雖如此只是無人識得路境不知他地理如何可先得個人去那里城中探聽虚實也要看無爲軍出沒的路徑去處就要認黄文炳那賊的住處了然後方好下手薛永便起身說道小弟多在江湖上行此處無爲軍最熟我去探聽一遭如何宋江道若得賢弟去走一遭最好薛永當日别了衆人自去了只是宋江自和衆頭領在穆弘莊上商議要打無爲軍一事整頓鎗刀安排弓弩

箭矢打點大小船隻等項隄備衆人商量已了只見薛永去了五日回來帶將一個人回到莊上來拜見宋江看那人時但見

黑瘦身材兩眼鮮　智高膽大性如綿　荆湖第一裁縫手　侯健人稱通臂猿

宋江并衆頭領看見薛永引這個人來宋江便問道兄弟這位壯士是誰薛永答道這人姓侯名健祖居洪都人氏江湖上人稱他第一手裁縫端的是飛針走線更兼慣習鎗棒曾拜薛永爲師人都見他瘦因此喚他做通臂猿見在這無爲軍城裡黃文炳家做生活因見了小弟就請在此宋江大喜便教同坐商議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數

自然義氣相投宋江便問江州消息無爲軍路徑如何薛永說道如今蔡九知府計點官軍百姓被殺死有五百餘人帶傷中箭者不計其數見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城門日中後便關出入的好生盤問得緊原來哥哥被害一事倒不干蔡九知府事都是黃文炳那厮三回五次點撥知府教害二位如今見劫了法場城中甚慌曉夜隄備小弟又去無爲軍打聽正撞見侯健這個兄弟出來食飯因是得知備細宋江道侯兄何以知之侯健道小人自幼只愛習學鎗棒多得薛師父指教因此不敢忘恩近日黃通判特取小人來無爲軍他家做衣服因出來行食遇見師父題起仁兄大名說出此一節事來小人要結識仁兄

特來報知備細這黃文炳有個嫡親哥哥喚做黃文燁與黃文炳平時人品不堪則可若無錫縣九知府一事則來覺不是不可并德其長簡簡如渠兄做佛子則同宋之事付之諸人

這文炳是一毋所生二子這黃文燁平生只是行善事修橋補路塑佛齋僧扶危濟困救拔貧苦那無爲軍城中都叫他黃佛子這黃文炳雖是罷閑通判心裡只要害人勝如已者妬之不如已者害之只是行歹事無爲軍都叫他做黃蜂刺他弟兄兩個分開做兩處住只在一條巷內出入靠北門裡便是他家黃文炳貼着城住黃文燁近着大街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打聽得黃通判回家來說這件事蔡九知府已被瞞過了却是我點撥他教知府先斡了然後奏去黃文燁聽得說時只在背後罵說道又做這等短命促掐的事於你無干何故定要害他倘或有天理之

既知道無干軍百姓須知與家男

時報應只在目前却不是反招其禍這兩日聽得劫了法場好生吃驚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與他計較尚未回來宋江道黃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倘使健道原是一家分開的如今只隔着中間一個菜園宋江道黃文炳家多少人口有幾房頭倘使健道男子婦人通有四十五口宋江道天教我報仇特地送這個人來雖是如此全靠衆弟兄維持衆人齊聲應道當以死向前正要驅除這等賊濫奸惡之人與哥哥報仇雪恨當効死力宋江又道只恨黃文炳那賊一個却與無爲軍百姓無干他兄既然仁德亦不可害他休教天下人罵我等不仁衆弟兄去時不可分毫侵害百姓今去那里我有一計只望衆人扶助扶助

子。婦。四。五。十。人。日。無。干。又。何。故。侵。害。他。

衆頭領齊聲道專聽哥哥指教宋江道有煩穆太公對付八九十個火袋又要百十束蘆柴用着五隻大舡兩隻小舡央及張順李俊駕兩隻小舡在江面上與他如此行五隻大舡上用着張橫三阮童威和識水的人護舡此計方可穆弘道此間蘆葦油柴布袋都有我莊上的人都會使水駕舡便請哥哥行事宋江道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勝先去無爲軍城中藏了來日三更二點爲期只聽門外放起帶鈴鶏鴿便教白勝上城策應先捕一條白絹號帶近黃文炳家便是上城去處再又教石勇杜遷扮做丐者去城門邊左近埋伏只看火起爲號便下手殺把門軍士李俊張順只在江面上往來巡綽等候策應宋江分

撥已定薛永白勝侯健先自去了隨後再是石勇杜遷扮做丐者身邊各藏了短刀暗號也去了這里是一面扛擡沙土布袋和蘆葦油柴上船裝載衆好漢至期各各拴縛了身上都准備了器械船艙裡埋伏軍漢衆頭領分撥下船晁蓋宋江花榮在童威船上燕順王矮虎鄭天壽在張橫船上戴宗劉唐黃信在阮小二船上呂方郭盛李立在阮小五船上穆弘穆春李逵在阮小七船上只留下朱貴宋萬在穆太公莊看理江州城裡消息先使童威掉一隻打漁快船前去探路小嘍囉并軍健都伏在艙裡大客莊客水手撐駕船隻當夜容地望無爲軍來那條大江週接三江潯陽江揚子江從四川只到大海一派本計九千三

百里作呼爲萬里長江中間通着多少去處有名的是雲夢澤鄰接着洞庭湖古人有詩爲証

萬里長江水似傾　重湖七澤共流行　滔滔駭浪應知險　渺渺洪濤誰不驚　千古戰爭思晉宋　三分割據想英雄　乾坤艸昧生豪傑　搔動貔貅百萬兵

當夜五隻樟舡裝載許多人伴逕遶無爲軍來此時正是七月盡天氣夜凉風靜月白江清水影山光上下一碧昔日參寥子有首詩題這江景道是

驚濤滾滾烟波杳　月淡風清九江曉　欲從舟子問如何　但覺廬山眼中小

是夜初更前後大小船隻都到無爲江岸邊棟那有蘆葦

深處一字兒纜定了船隻只見童猛回船來報道城裡並無些動靜宋江便叫手下衆人把這沙土布袋和蘆葦乾柴都搬上岸望城邊來聽那更鼓時正打二更宋江叫小嘍囉各各拖了沙土布袋并蘆柴就城邊堆垜了衆好漢各挺手中軍器只留張橫三阮兩童守船接應其餘頭領都遶城邊來望城上時約離北門有半里之路宋江便叫放起帶鈴鴉鴿只見城上一條竹竿縛着白號帶風飄起來宋江見了便叫軍士就這城邊堆起沙土布袋分付軍漢一面挑擔蘆葦油柴上城只見白勝已在那里接應等候把手指與衆軍漢道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宋江問白勝道薛永侯健在那里白勝道他兩個潛入黃文炳

家裡去了只等哥哥到來宋江又問道你曾見石勇杜遷麼白勝道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宋江聽罷引了衆好漢下城來逕到黃文炳門前却見侯健閃在房簷下宋江喚來附耳低言道你去將菜園門開了放他軍士把蘆葦油柴堆放裡面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却去敲黃文炳門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敲得門開我自有擺布宋江教衆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軍漢把蘆柴搬來堆在裏面侯健討了火種遍與薛永將來點着侯健便閃出來却去敲門叫道間壁大官人家失火有箱籠搬來寄頓快開門則個裡面聽得便起來看時望見隔壁火起連忙開門出來見蓋

是

好點綴

宋江等納聲喊殺將入去衆好漢亦各動手見一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盡皆殺了不留一人只不見了文炳一個衆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贓下許多家私金銀收拾俱盡大哨一聲衆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却遶城上來且說石勇杜遷見火起各掣出尖刀便殺把門軍人又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都來救火石勇杜遷大喝道你那百姓休得向前我們自梁山泊好漢數千在此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與宋江數宗報仇不干你百姓事你們快回家躲避了休得出來閒管事衆百姓還有不信的立住了脚看只見黑旋風李逵輪起兩把板斧着地捲將來衆隣舍方纔知聲喊

擡了梯子水桶一閧都走了這邊後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帶了些人托了麻搭火鈎都濟來救火早被花榮張起弓當頭一箭射翻了一個大喝道要死的便來救火那夥軍漢一齊都退去了只見薛永拿着火把便就黃文炳家裡前後點着亂亂雜雜火起看那火時但見

黑雲匝地紅燄飛天倅律律走萬道金蛇焰騰騰散千團火塊狂風相助雕梁畫棟片時休炎燄漲空大廈高堂彈指沒驪山頂上多應褒姒戲諸侯赤壁坡前有若周瑜施妙計丙丁神忿怒踏翻回祿火車南陸將施威鼓動祝融爐冶咸陽宮殿焚三月即墨城池縱萬牛馮夷捲雪罔施功神術欒巴實難救可刪

當時石勇杜遷已殺倒把門軍士李逵砍斷了鉄鎖大開了城門一半人從城上出去一半人從城門下出去張橫三阮兩童都來接應合做一處扛擡財物上船無爲軍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漢劫了法場殺死無數的人如何敢出來追赶只得回避了這宋江一行人衆好漢只恨拿不着黃文炳都上了船去搖開江自投穆弘莊上來不在話下却說江州城裡望見無爲軍火起蒸天假紅滿城中講動只得報知本府這黃文炳正在府裡議事聽得報說了慌忙來稟知府道敝鄉失火急欲回家看覷蔡九知府聽得忙叫開城門差一隻官船相送黃文炳謝了知府隨即出來帶了從人慌速下船搖開江面望無爲軍來看見火

勢猛烈映得江面上都紅稍公說道這火只是北門裡火
黃文炳見說了心裡越慌看看搖到江心裡只見一隻小
舡從江面上搖過去了不多時又是一隻小舡搖將過來
却不逕過望着官舡直撞將來從人喝道甚麼舡敢如此
直撞來只見那小舡上一個大漢跳起來手裡拿着撓鈎
口裡應道去江州報失火的舡黃文炳便鑽出來問道那
里失火那大漢道北門裡黃通判家被梁山泊好漢殺了
一家人口劫了家私如今正燒着哩黃文炳失口叫聲苦
不知高低那漢聽了一撓鈎搭住了舡便跳過來黃文炳
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便逢舡稍而走望江裡踊身
便跳忽見江面上一隻舡水底下早鑽過一個人把黃文

炳匹馨抱住攔頭揪起扯上舡來舡上那個大漢早來接應便把麻索綁了水底下活捉了黃文炳的便是浪裡白跳張順舡上把撓鈎的便是混江龍李俊兩個好漢立在舡上那搖官舡的稍公只顧下拜李俊說道我不殺你們只要捉黃文炳這廝你們自回去說與那蔡九知府賊驢知道俺梁山泊好漢們權寄下他那顆驢頭早晚便要來取稍公道小人去說李俊張順拿了黃文炳過自己的舡上放那官舡去了兩個好漢掉了兩隻快舡逕逸穩弘莊上來早搖到岸邊望見一行頭領都在岸上等候搬運箱籠上岸見說道拿得黃文炳宋江不勝之喜衆好漢一齊心中大喜說正要此人見面李俊張順早把黃文炳帶上

怪他不得宋江教亂

岸來衆人看了監押着離了江岸到穆大公莊上來宋貴
宋萬接着衆人入到莊裡艸廳上坐下宋江把黃文炳剝
了濕衣服綁在柳樹上請衆頭領團團坐定宋江叫取一
壺酒來與衆人把盞上自晁蓋下至白勝共是三十位好
漢都把遍了宋江大罵黃文炳你這厮我與你往日無冤
近日無仇你如何只要害我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殺
我兩個你既讀聖賢之書如何要做這等毒害的事我又
不與你有殺父之仇你如何定要謀我你哥哥黃文燁與
你這厮一毋所生他怎恁般修善扶危濟困救貧拔苦久
聞你那城中都稱他做黃佛子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
你這厮在鄉中只是害人交結權勢之人浸潤官長欺壓

容與堂藏板

良善勝如你的你便要奸他不如你的你又要害他我知道無爲軍人民都叫你做黃蜂刺我今日且替你拔了這個刺黃文炳告道小人已知過失只求早死晁蓋喝道你那賊驢怕你不死你這廝早知今日悔莫當初宋江便問道那個兄弟替我下手只見黑旋風李逵跳起身來說道我與哥哥動手割這廝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燒吃晁蓋道說得是教取把尖刀來就討盆炭火來細細地割這廝燒來下酒與我賢弟消這怨氣李逵拿起尖刀看着黃文炳笑道你這廝在蔡九知府後堂且會說黃道黑撥置害人無中生有攪他今日你要快死老爺却要你慢死便把尖刀先從腿上割起揀好的就當面炭火上炙來下酒割

一塊炙一塊無片時割了黃文炳李逵方纔把刀割開胸膛取出心肝把來與衆頭領做醒酒湯衆多好漢看割了

黃文炳都來草堂上與宋江賀喜有詩爲証（何—喜—可—賀—不—遍—不—遍）

文炳趨炎巧計乖　却將忠義苦猜排　奸謀未遂身先死　難免剜心炙肉災（這樣詩也能）

只見宋江先跪在地下衆頭領慌忙都跪下說道哥哥有甚事但說不妨兄弟們敢不聽宋江便道小可不才自小學吏初世爲人便要結識天下好漢奈緣是力薄才疎家貧不能接待以遂平生之願自從刺配江州經過之時多感晁頭領并衆豪傑苦苦相留宋江因見父命嚴訓不曾肯住正是天賜機會於路直至潯陽江上又遭際許多豪

尋宋江殿李逵真

傑不想小可不才一時間酒後狂言險累了戴院長性命感謝衆位豪傑不避凶險來虎穴龍潭力救殘生又蒙協助報了冤仇恩同天地今日如此犯下大罪開了兩座州城必然申奏去了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未知衆位意下若何如是相從者只今收拾便行如不願去的一聽尊命只恐事發反遭負累煩可尋思說言未絕李逵跳將起來便叫道都去都去但有不去的吃我一鳥斧砍做兩截便罷宋江道你這般麤鹵說話全在各人弟兄們心肯意肯方可同去衆人議論道如今殺死了許多官軍人馬鬧了兩處州郡他如何不申奏朝廷必然起軍馬來擒獲今若不隨哥哥去同死同生却投那里去宋

江大喜謝了衆人當日先叫朱貴和宋萬前回山寨裡去報知次後分作五起進程頭一起便是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第二起便是劉唐杜遷石勇薛永侯健第三起便是李俊李立呂方郭盛童威童猛第四起便是黃信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第五起便是燕順王矮虎穆弘穆春鄭天壽白勝五起二十八個頭領帶了一千人等將這所得黃文炳家財各各分開裝載上車子穆弘帶了穆太公并家小人等將應有家財金寶裝載車上莊客數內有不愿去的都賫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有愿去的一同便往前四起陸續去了已自行動穆弘收拾莊內已了放起十數個火把燒了莊院撇下了田地自投梁山泊來且

不說五起人馬登程前次進發只隔二十里而行先說第一起晁蓋宋江花榮戴宗李逵五騎馬帶着車仗人等在路行了三日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黃山門宋江在馬上與晁蓋說道這座山生得形勢怪惡莫不有大夥在內可着人催趲後面人馬上來一同過去說猶未了已見前面山嘴上鑼鳴鼓响宋江道我說麼且不要走動等後面人馬到來好和他廝殺花榮便拈弓搭箭在手晁蓋戴宗各執朴刀李逵拿着雙斧擁護着宋江一齊趲馬向前只見山坡邊閃出三五百個小嘍囉當先簇擁出四箇好漢各挺軍器在手高聲喝道你等大閙了江州劫掠了無爲軍殺害了許多官軍百姓待回梁山泊去我四箇等

你多時會事的只留下宋江都饒了你們性命宋江聽得便挺身出去跪在地下說道小可宋江被人陷害冤屈無伸今得四方豪傑救了宋江性命小可不知在何處觸犯了四位英雄萬望高擡貴手饒恕殘生那四箇好漢見了宋江跪在前面都慌忙滾鞍下馬撇了軍器飛奔前來拜倒在地下說道俺弟兄四個只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大名想殺也不能勾見面俺聽知哥哥在江州為事吃官司我弟兄商議定了正要來劫牢只是不得個實信前日使小嘍囉直到江州來探望回來說道已有多少好漢鬧了江州劫了法場救出往揭陽鎮去了後又燒了無為軍劫掠黃通判家料想哥哥必從這里來即次使人路中來探

好漢の武の其の文の則の可知

望不期今日得見仁兄之面小寨裡畧備薄酒粗食權當接風請衆好漢同到敝寨盤桓片時別當拜會宋江大喜扶起四位好漢逐一請問大名爲頭的那人姓歐名鵬祖貫是黃州人氏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歇出這個名字喚做摩雲金翅有詩爲証

黃州生下英雄士　力壯身強武藝精　行步如飛偏出衆　摩雲金翅是歐鵬

第二個好漢姓蔣名敬祖貫是湖南潭州人氏原是落科舉子出身才舉不第棄文就武頗有謀畧精通書筭積萬累于纖毫不差亦能刺鎗使棒布陣排兵因此人都喚他做神筭子有詩爲証

高嶺尖峯智慮精　先明何處可屯兵　湖南秀氣生
豪傑　神算人稱蔣敬名

第三個好漢姓馬名麟祖貫是南京建康人氏原是小番
子閒漢出身吹得雙鉄笛使得好大滾刀百十人近他不
得因此人都喚他做鉄笛仙有詩爲証

鉄笛一聲山石裂　銅刀兩口鬼神驚　馬麟形貌真
奇怪　人道神仙再降生

第四個好漢姓陶名宗旺祖貫是光州人氏莊家田戶出
身慣使一把鉄鍬有的是氣力亦能使鎗輪刀因此人都
喚做九尾龜有詩爲証

五短身材黑面皮　鉄鍬敢掘泰山基　光州莊戶陶

宗旺　古怪人稱九尾龜

這四箇好漢接住宋江小嘍囉早捧過果盒一大壺酒兩大盤肉托過來把盞先遍晁蓋宋江次遍花榮戴宗李逵與衆人都相見了一面遍酒没兩個時辰第二起頭領又到了一個個盡都相見把盞已遍邀請衆位上山兩起十位頭領先來到黃門山寨內那四箇好漢便叫椎牛宰馬管待却教小嘍囉陸續下山接請後面那三起十八位頭領上山來筵宴未及半日三起好漢已都來到了盡在聚義廳上筵席相會宋江飲酒中間在席上開話道今次宋江救逵了哥哥晁天王上梁山泊去一同聚義未知四位好漢肯弃了此處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四個好漢齊

荅道若蒙二位義士不弃貧賤情愿執鞭墜鐙宋江晁盖大喜便說道既是四位肯從大義便請收拾起程衆多頭領俱各歡喜在山寨住了一日過了一夜次日宋江晁盖仍舊做頭一起下山進發先去次後依例而行只隔着二十里遠近而來四籌好漢收拾起財帛金銀等項帶領了小嘍囉三五百人便燒毀了寨柵隨作第六起登程宋江又合得這四個好漢心中甚喜於路在馬上對晁盖說道小弟來江湖上走了這幾遭雖是受了些驚恐却也結識得這許多好漢今日同哥哥上山去這回只得死心踢地與哥哥同死同生一路上說着閒話不覺早來到朱貴酒店裡了且說四個守山寨的頭領吳用公孫勝林冲秦明

和兩個新來的蕭讓金大堅已得朱貴宋萬先回報知每
日差小頭目棹舡出來酒店裡迎接一起起都到金沙灘
上岸擂鼓吹笛衆好漢們都乘馬驕迎上寨來到得閔下
軍師吳學究等六人把了接風酒都到聚義廳上焚起一
爐好香晁蓋便請宋江爲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
那里肯便道哥哥差矣感衆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
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讓不才坐若要堅執如此
相讓宋江情愿就死晁蓋道賢弟如何這般說當初若不
是賢弟擔那血海般干已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
有今日之衆你正是山寨之恩主你不坐誰坐宋江道仁
兄論年齒兄長也大十歲宋江若坐了豈不自羞再三推

晁蓋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吳學究坐了第三位公孫勝坐了第四位宋江道休分功勞高下梁山泊一行舊頭領去左邊主位上坐新到頭領去右邊客位上坐待日後出力多寡那時另行定奪衆人齊道哥哥言之極當左邊一帶是林冲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杜遷宋萬朱貴白勝右邊一帶論年甲次序互相推讓花榮秦明黃信戴宗李逵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燕順呂方郭盛蕭讓王矮虎薛永金大堅穆春李立歐鵬蔣敬童威童猛馬麟石勇侯健鄭天壽陶宗旺共是四十人頭領坐下大吹大擂且吃慶喜筵席宋江說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謠言一事說與衆人頗耐黃文炳那廝事又不干他已却在知府面

容與堂藏板

天上的言語大的皇帝小的是不經人道的言語王侯將相尼不拉也道不得

前胡言亂道解說道耗國因家木耗散國家錢粮的人必是家頭着個木字不是個宋字刀兵點水工興動刀兵之人必是三點水着個工字不是個江字這個正應宋江身上那後兩句道縱橫三十六播亂在山東合主宋江造反在山東以此拿了小可不期戴院長又傳了假書以此黃文炳那厮攪擾知府只要先斬後奏若非衆好漢救了焉得到此李達跳將起來道好哥哥正應着天上的言語雖然吃了他些苦黃文炳那賊也吃我殺得快活放着我們有許多軍馬便造反怕怎地晁蓋哥哥便做了大皇帝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吳先生做個丞相公孫道士便做個國師我們都做個將軍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在那里快

出李大哥當是不食烟火人

活却不好不強似這個鳥水泊裡戴宗慌忙喝道鉄牛你這廝胡說你今日既到這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兒須要聽兩位頭領哥哥的言語號令亦不許你胡言亂語多嘴多舌再如此多言插口先割了你這顆頭來爲令以警後人李逵道哎也若割了我這顆頭幾時再長的一個出來我只吃酒便了衆多好漢都笑晁盖先叫安頓穆太公一家老小叫取過黄文炳的家財賞劳了衆多出力的小嘍囉取出原將來的信籠交還戴院長收用戴宗那里肯要定交收放庫内公支使用晁盖叫衆多小嘍囉參拜了新頭領李俊等都參見了連日山寨裡殺牛宰馬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晁盖教向山前山後各撥定房屋居

住山寨裡再起造房舍修理城垣至第三日酒席上宋江起身對衆頭領說道宋江還有一件大事正要稟衆弟兄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乞假數日未知衆位肯否晁盖便問道賢弟今欲要往何處幹甚麼大事宋江不慌不忙說出這個去處有分教鎗刀林裡再逈一遍殘生山嶺邊傍傳授千年勳業正是只因玄女書三卷留得清風史數篇畢竟宋公明要往何處去走一遭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黃文炳也是箇聰明漢子國家有用之人渠既見反詩如何不要着緊宋公明也怪他不得江州劫法場只爲要救二人性命不得不如此若是無爲軍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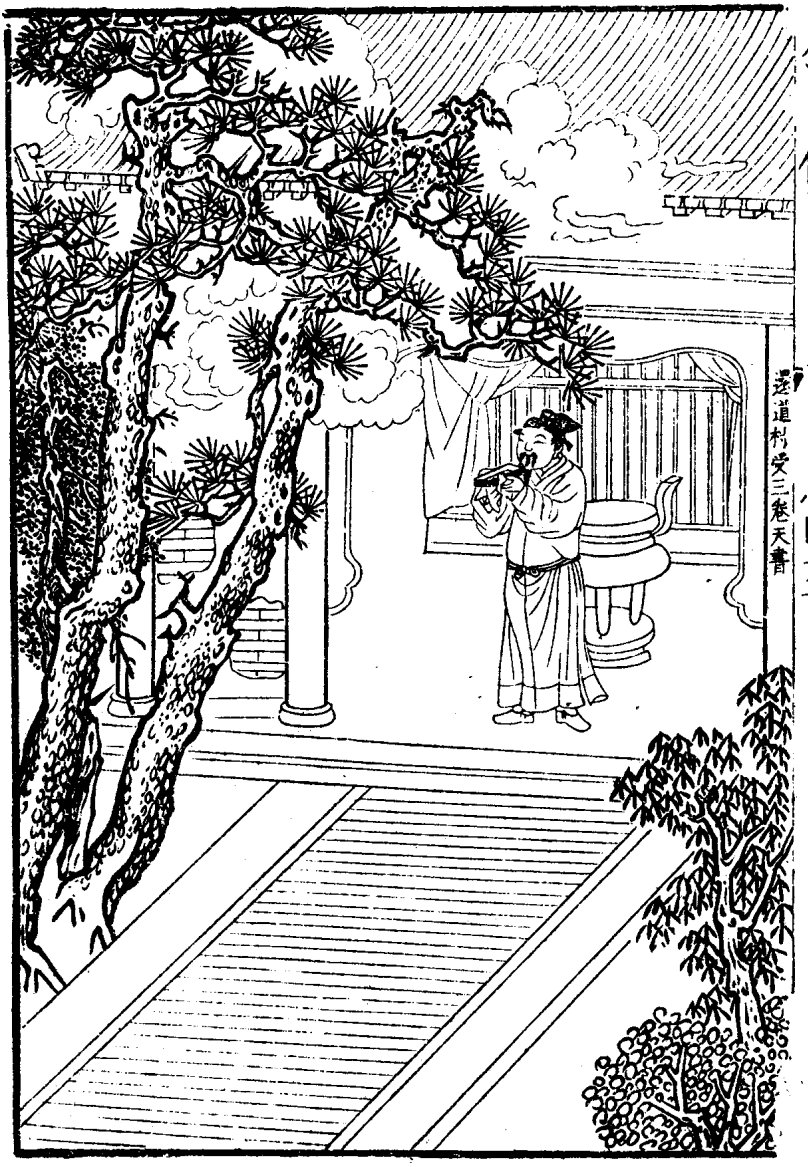
可省事朝爲又做這一塲大不是大不是

言乃治儒之先

十九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遂道村受三卷天書

第四十二回

還道村受三卷天書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詩曰

為人當以孝為先　定省須教效聖賢　一念不差方合義　寸心無愧可通天　路逼還道非僥倖　神授天書豈偶然　遇宿逢高先降識　宋江元是大羅仙

話說當下宋江在筵上對衆好漢道小可宋江自蒙救護上山到此連日飲宴甚是快樂不知老父在家正是如何即目江州申奏京師必然行移濟州着落鄆城縣追捉家屬比捕正犯此事恐老父受驚性命存亡不保宋江想念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深恩昊天罔極因老父生育之恩難報暫離山寨欲往敝鄉去家中搬取老父上山昏定晨省以盡孝敬以絕掛念不知衆弟兄還肯容否晁蓋道賢弟這件是人倫中大事養生送死人子之道不成我和你受用快樂到教家中老父吃苦如何不依賢弟只是衆兄弟們連日辛苦寨中人馬未定再停兩日點起山寨些少人馬一逕去取了來宋江道仁兄再過幾日不妨只恐江州行移到濟州追捉家屬這一件不好以此事不宜遲也不須點多人去只宋江潛地自去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連夜上山來那時使鄉中神不知鬼不覺若還多帶了人伴去時必然驚嚇鄉里反招不便晁蓋道賢弟路中倘

模倣孝子便是孝子

有踈失無人可救宋江道若爲父親死而無怨當日若留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便取箇氈笠戴了提條短棒腰帶利刀便下山去衆頭領送過金沙灘自回且說宋江過了渡到朱貴酒店裏上岸出大路投鄆城縣來路上少不得飢食渴飲夜住曉行一日逕來家村晚了到不得且投客店歇了次日趲行到宋家村時却早且在林子裏伏了等待到晚却投莊上來敲後門莊裏聽得只見宋清出來開門見了哥哥吃那一驚慌忙道哥哥你回家來怎地宋江道我特來家取父親和你宋清道哥哥你在江州做了的事如今這里都知道了本縣差下這兩箇趙都頭每日來勾取管定了我們不得轉動只等江州文書到來便要捉我

們父子二人下在牢裏監禁聽候拏你日裏夜間一二百上兵巡綽你不宜遲快去梁山泊請下衆頭領來救父親并兄弟宋江聽了驚得一身冷汗不敢進門轉身便走逕梁山泊路上來是夜月色朦朧路不分明宋江只顧揀僻淨小路去處走約莫也走了一箇更次只聽得背後有人發喊起來宋江回頭聽得只隔一二里路看見一簇火把照亮只聽得叫道宋江休走早來納降宋江一頭走一面肚裏尋思不聽晁蓋之言果有今日之禍皇天可憐垂救宋江遠遠望見一箇去處只顧走少間風掃薄雲現出那輪明月宋江方纔認得仔細叫聲苦不知高低看了那箇去處有名喚做還道村原來團團都是高山峻嶺山下一

遭澗水中間單單只一條路入來這村左來右去走只是這條路更沒第二條路宋江認的這箇村口欲待回身却被背後赶來的人已把住了路口火把照曜如同白日宋江只得逕入村裏來尋路躲避抹過一座林子早看見一所古廟但見

墻垣頹損殿宇傾斜兩廊畫壁長青苔滿地花磚生碧草門前小鬼折臂膊不顯猙獰殿上判官無幞頭不成禮數供床上蜘蛛結網香爐內螻蟻營窠狐狸常睡紙爐中蝙蝠不離神帳裏料想經年無客過也知盡日有雲來

宋江只得推開廟門乘着月光入進廟裏來尋箇躲避處

前殿後殿相了一回安不的身心裏越慌只聽的外面有人道多管只走在這廟裏宋江聽時是趙能聲音急沒躲處見這殿上一所神厨宋江揭起帳幔望裏面探身便鑽入神厨裏安了短棒做一堆兒伏在厨內氣也不敢喘屁也不敢放只聽的外面拿着火把照將入來宋江在神厨裏偷眼看時趙能趙得引着四五十人拿着火把各到處照看看照上殿來宋江道我今番走了死路望陰靈遮護則箇神明庇佑一箇箇都走過了沒人看着神厨裏宋江道却不是天幸只見趙得將火把來神厨內照一照宋江道我這番端的受縛趙得一隻手將朴刀楫挑起神帳上下把火只一照火烟冲將起來冲下一片屋塵來正落在

趙得眼裏眯了眼便將火把丟在地下一脚踏滅了走出殿門外來對土兵們道這廝不在廟裏別又無路却走向那里去了土兵衆人答道多是這廝走入村中樹林裏去了這里不怕他走到那里去這箇村喚做還道村只有這條路出入裏面雖有高山林木却無路上的去亦不怕他走了小都頭把住村口他便會插翅飛上天去也走不脫了待天明村裏去細細搜捉趙能趙得道也是引了土兵下殿去了宋江道却不是神明護佑若還得了性命必當重修廟宇再建祠堂陰靈保佑則箇說猶未了只聽的有幾箇土兵在于廟門前叫道都頭在這里了趙能趙得和衆人一彩搶入來宋江道却不又是晦氣這遭必被擒捉

容與堂藏板

趙能到廟前問時在那里土兵道都頭你來看廟門上兩箇塵手跡以定是却纔推開廟門閃在裏面去了趙能道說的是再仔細搜一搜看這夥人再入廟裏來搜看宋江道我命運這般蹇拙今番必是休了那夥人去殿前殿後搜遍只不曾翻過碑來衆人又搜了一回火把看看照上殿來趙能道多是只在神厨裏却纔兄弟看不仔細我自照一照看一箇土兵拿着火把趙能一手揭起帳幔五七箇人伸頭來看不看萬事俱休纔看一看只見神厨裏捲起一陣惡風將那火把都吹滅了黑騰騰罩了廟宇對面不見趙能道却又作怪平地里捲起這陣惡風來想是神明在裏面定嗔怪我們只管來照因此起這陣惡風顯應

要有波瀾

我們且去罷休只守住村口待天明再來尋獲趙得道只是神厨裏不曾看得仔細再把鎗去搠一搠趙能道也是兩箇却待向前只聽的殿後又捲起一陣怪風吹的飛砂走石滾將下來搖的那殿宇吸吸地動量下一陣黑雲布合了上下冷氣侵人毛髮豎立趙能情知不好叫了趙得道兄弟快走神明不樂衆人一閧都遶下殿來望廟門外跑走有幾個顛翻了的也有閃脚了腿的扒的起來遶命走出廟門只聽的廟裏有人叫饒恕我們趙能再入來看時兩三個土兵跌倒在龍墀裏被樹根鈎住了衣服死也掙不脫手裏丟了朴刀扯着衣裳叫饒宋江在神厨裏聽了忍不住笑趙能把土兵衣服解脫了領出廟門去有幾

箇在前面的土兵說道我說這神道最靈你們只管在裏面纏障引的小鬼發作起來我們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須不吃他飛了去趙能趙得道說得是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衆人都望村口去了只說宋江在神厨裡口稱慚愧道雖不被這廝們拿了却怎能勾出村口去正在厨内尋思百般無計只聽的後面廊下有人出來宋江道却又是苦也早是不鑽出去只見兩箇青衣童子逕到厨邊舉口道小童奉娘娘法旨請星主說話宋江那里敢做聲荅應外面童子又道娘娘有請星主可行宋江也不敢荅應外面童子又道宋星主休得遲疑娘娘久等宋江聽的鶯聲燕語不是男子之音便從椅子底下鑽將出來看時却是

兩箇青衣女童侍立在此床邊宋江吃了一驚却是兩箇泥神只聽的外面又說道宋星主娘娘有請宋江分開帳幔鑽將出來只見是兩箇青衣螺髻女童齊齊躬身各打箇稽首宋江看那女童時但見

朱顏綠髮皓齒明眸飄飄不染塵埃耿耿天仙風韻螺蛳髻山峰堆擁鳳頭鞋蓮瓣輕盈領抹深青一色織成銀縷帶飛眞紫雙環結就金霞依稀閬苑董雙成彷彿蓬萊花鳥使

當下宋江問道二位仙童自何而來青衣道奉娘娘法旨有請星主赴宮宋江道仙童差矣我自姓宋名江不是甚麽星主青衣道如何差了請星主便行娘娘久等宋江道

甚麼娘娘亦不曾拜識如何敢去青衣道星主到彼便知不必詢問宋江道娘娘在何處青衣道只在後面宮中青衣前引便行宋江隨後跟下殿來轉過後殿側首一座子墻角門青衣道宋星主從此間進來宋江跟入角門來看時星月滿天香風拂拂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宋江尋思道原來這廟後又有這箇去處早知如此却不來這里躲避不受那許多驚恐宋江行着覺道兩邊松樹杳場兩行夾種着都是合抱不交的大松樹中間平坦一條徑背大街宋江看了暗暗尋思道我到不想古廟後有這般好路徑跟着青衣行不過一里來路聽得潺潺的澗水響看前面時一座青石橋兩邊都是朱欄杆岸上栽種奇花異草

蒼松茂竹翠柳天桃橋下翻銀滾雪殿的水流從石洞裏去過的橋基看時兩行奇樹中間一座大朱紅欞星門宋江入的欞星門看時擡頭見一所宮殿但見

金釘朱戶碧瓦雕簷飛龍盤柱戲明珠雙鳳幃屏鳴曉日紅泥墻壁紛紛御柳間宮花翠露樓臺淡淡祥光龍瑞影窓橫龜背香風冉冉透黃紗簾捲鰕鬚皓月團團懸紫綺若非天上神仙府定是人間帝王家

宋江見了尋思道我生居鄆城縣不曾聽的說有這個去處心中驚恐不敢動脚青衣催促請星主行一引引入門內有個龍墀兩廊下盡是朱紅亭柱都掛着綉簾正中一所大殿殿上燈燭熒煌青衣從龍墀內一步步引到月臺

上聽得殿上堦前又有幾個青衣道娘娘有請星主進來
宋江到大殿上不覺肌膚戰慄毛髮倒竪下面都是龍鳳
磚堦青衣入簾内奏道請至宋星主在堦前宋江到簾前
御堦之下躬身再拜俯伏在地口稱臣乃下濁庶民不識
聖上伏望天慈俯賜憐憫御簾内傳旨教請星主坐宋江
那里敢擡頭教四箇青衣扶上錦墩坐宋江只得勉強坐
下殿上喝殼捲簾數個青衣早把朱簾捲起搭在金鈎上
娘娘問道星主別來無恙宋江起身再拜道臣乃庶民不
敢面覩聖容娘娘道星主既然至此不必多禮宋江恰繞
敢擡頭舒眼看見殿上金碧交輝點着龍燈鳳燭兩邊都
是青衣女童執笏捧圭執旌擎扇待從正中七寶九龍床

上坐着那箇娘娘宋江看時但見

頭綰九龍飛鳳髻身穿金縷絳綃衣藍田玉帶曳長裾白玉圭璋擎彩袖臉如蓮萼天然眉目映雲環唇似櫻桃自在規模端雅體猶如王母宴蟠桃却似嫦娥居月殿正大仙容描不就威嚴形像画難成

那娘娘坐於九龍床上手執白玉圭璋口中說道請星主到此命童子獻酒兩下青衣女童執着奇花金瓶捧酒過來斟在玉杯內一個為首的女童執玉杯遍酒來勸宋江宋江起身不敢推辭接過玉杯朝娘娘跪飲了一杯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郁如醍醐灌頂甘露洒心又是一個青衣奉過一盤仙棗上勸宋江宋江戰戰兢兢怕失了體面

尖着指頭拿了一枚就而食之懷核在手青衣又斟過一杯酒來勸宋江宋江又一飲而盡娘娘法旨教再勸一杯青衣再斟一杯酒過來勸宋江宋江又飲了仙女托過仙棗又食了兩枚共飲過三杯仙酒三枚仙棗宋江便覺道舂色微醺又怕酒後醉失體面再拜道臣不勝酒量望乞娘娘免賜殿上法旨道既是星主不能飲酒可止教取那三卷天書賜與星主青衣去屏風背後玉盤中托出黃羅袱子包着三卷天書度與宋江宋江拜受看時可長五寸闊三寸厚三寸不敢開看再拜祇受藏於袖中娘娘法旨道宋星主傳汝三卷天書汝可替天行道爲主全忠仗義爲臣輔國安民去邪歸正他日功成果滿作爲上卿吾有

道是跳得起青雀舌

四句天言汝當記取終身佩受勿忘於心勿泄於世宋江再拜愿受天言臣不敢輕泄於世人娘娘法旨道遇宿重重喜　逢高不是凶　北幽南至睦　兩處見奇功

宋江聽畢再拜謹受娘娘法旨道玉帝因爲星主魔心未斷道行未完暫罰下方不久重登紫府切不可分毫失忘若是他日罪下酆都吾亦不能救汝此三卷之書可以善觀熟視只可與天機星同觀其他皆不可見功成之後便可焚之勿留在世所囑之言汝當記取目今天凡相隔難以久留汝當速回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他日瓊樓金闕再當重會宋江便謝了娘娘跟隨青衣女童下得殿庭

你道是夢不是夢

來出得櫺星門送至石橋邊青衣道恰纔星主受驚不是人也要邀功娘娘護佑已被擒拏天明時自然脫離了此難星主看石橋下水裏二龍相戲宋江凭欄看時果見二龍戲水二青衣望下一推宋江大叫一聲却撞在神厨內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宋江扒將起來看時月影正午料是三更時分宋江把袖子裡摸時手裡裹核三個袖裡帕子包着天書摸將出來看時果是三卷天書又只覺口裡酒香宋江想道這一夢真乃奇異似夢非夢若把做夢來如何有這天書在袖子裏口中又酒香裹核在手裡說與我的言語都記得不曾忘了一句不把做夢來我自分明在神厨裏一交攧將出來有甚難見處想是此間神聖最靈顯化如此只

是不知是何神明揭起帳幔看時九龍椅上坐着一個娘
娘正和夢中一般宋江尋思道這娘娘呼我做星主想我
前生非等閑人也這三卷天書必然有用分付我的四句
天言不曾忘了青衣女童道天明時自然脫離此村之厄
如今天色漸明我恰出去便探手去厨裡摸了短棒把衣
服拂拭了一步步走下殿來便從左廊下轉出廟前仰面
看時舊牌額上刻着四個金字道玄女之廟宋江以手加
額稱謝道慚愧原來是九天玄女娘娘傳受與我三卷天
書又救了我的性命如若能勾再見天日之面必當來此
重修廟宇再建殿庭伏望聖慈俯垂護佑稱謝已畢有詩
爲証

還道村中夜避穷　荒凉古廟側身來　只因一念通
溟漠　方得天書降上台

宋江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來離廟未遠只聽得前面遠遠地喊聲連天宋江尋思道又不濟了立住了脚且未可出去我若到他前面定吃他拿了不如且在這里路傍樹背後躲一躲却纔閃得入樹背後去只見數個土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把刀鎗拄着一步步攛將入來口裏聲聲都只叫道神聖救命則箇宋江在樹背後看了尋思道却又作怪他們把着村口等我出來拿我却又怎地衆人搶入來再看時趙能也搶入來口裏叫道我們都是死也宋江道那厮如何恁地慌却見背後一條大漢追將入來那

大漢上半截不着一絲露出鬼怪般肉手裡拿着兩把夾鋼板斧口裡喝道舍鳥休走遠觀不覩近看分明正是黑旋風李逵宋江想道莫非是夢裡麽不敢走出去那趙能正走到廟前被松樹根只一絆一交攧在地下李逵趕上就勢一脚踏住脊背手起大斧却待要砍背後又是兩箇好漢趕上來把毡笠兒掀在脊梁上各挺一條朴刀上首的是歐鵬下首的是陶宗旺李逵見他兩個趕來恐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手把趙能一斧砍做兩半連胸堂都砍開了跳將起來把土兵趕殺四散走了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來背後只見又趕上三箇好漢也殺將來前面赤髮鬼劉唐第二石將軍石勇第三催命判官李立這六箇好漢

說道這廝門都殺散了只尋不見哥哥却怎生是好石勇叫道兀那松樹背後一個人立在那里宋江方纔敢挺身出來說道感謝衆兄弟們又來救我性命將何以報大恩六籌好漢見了宋江大喜道哥哥有了快去報與晁頭領得知石勇李立分投去了宋江問劉唐道你們如何得知來這里救我劉唐答道哥哥前脚下得山來晁頭領與吳軍師放心不下便叫戴院長隨即下來探聽哥哥下落晁頭領又自已放心不下再着我等衆人前來接應只恐哥哥倘有些疎失半路里撞見戴宗道兩個賊驢追赶捕捉哥哥晁頭領大怒分付戴宗去山寨只教留下吳軍師公孫勝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朱貴白勝看守寨柵其餘兄

弟都教來此間尋赶哥哥聽得人說道赶宋江入還道村去了村口守把的這廝們盡數殺了不留一箇只有這幾個逕進村裏來隨即李大哥追來我等都赶入來不想哥哥在這里說猶未了石勇引將晁蓋花榮秦明黃信薛永蔣敬馬麟到來李立引將李俊穆弘張橫張順穆春侯健蕭讓金大堅一行衆多好漢都相見了宋江作謝衆位頭領晁蓋道我叫賢弟不須親自下山不聽愚兄之言險些兒又做出來宋江道小可兄弟只爲父親這一事懸腸掛肚坐臥不安不由宋江不來取晁蓋道好教賢弟歡喜令尊并令弟家眷我先叫戴宗引杜遷宋萬王矮虎鄭天壽童威童猛送去已到山寨中了宋江聽得大喜拜謝晁蓋

道若得仁兄如此施恩宋江死亦無怨晁蓋宋江俱各歡喜與衆頭領各各上馬離了還道村口宋江在馬上以手加額望空頂禮稱謝神明庇佑之力容日專當拜還心願有詩爲証

且喜餘生得命歸　剥床深喜脫灾非　仰天祝謝仁晁蓋　暗把家園載得回

且說一行人馬離了還道村逕回梁山泊來與學究領了守山頭領直到金沙灘都來迎接着到得大寨聚義廳上衆好漢都相見了宋江問道老父何在晁蓋便叫請宋太公出來不多時鉄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轎擡着宋太公到來衆人扶策下轎上廳來宋江見了喜從天降笑逐顏

開宋江再拜道老父驚恐宋江做了不孝之子負累了父親吃驚受怕宋太公道叵耐趙能那厮弟兄兩個每日撥人來守定了我們只待江州公文到來便要捉取我父子二人解送官司聽得你在莊後敲門此時已有八九個土兵在前面草廳上續後不見了不知怎地赶出去了到三更時候又有二百餘人把莊門開了將我搭扶上轎檯了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籠放火燒了莊院那時不由我問個緣由逕來到這里宋江道今日父子團圓相見皆賴衆兄弟之力也叫兄弟宋清拜謝了衆頭領鼎盖衆人都來參見宋太公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作賀宋公明父子團圓當日盡醉方散次日又排筵宴賀喜大

小頭領盡皆歡喜第三日又做筵席慶賀宋江父子完聚忽然感動公孫勝一個念頭思憶老母在薊州離家日久未知如何衆人飲酒之時只見公孫勝起身對衆頭領說道感蒙衆位豪傑相帶貧道許多時恩同骨肉只是小道自從跟隨着晁頭領到山逐日宴樂一向不曾還鄉薊州母在彼亦恐我眞人本師懸望欲待回鄉省視一遭暫別衆頭領三五個月再回來相見以滿小道之願免致老母掛念懸望之心晁蓋道向日已聞先生所言令堂在北方無人侍奉今既如此說時難以阻當只是不忍分別雖然要行只是來日相送公孫勝謝了當日盡醉方散各自歸帳內安歇次日早就關下排了筵席與公孫勝餞行其日

衆頭領都在關下送路且說公孫勝依舊做雲遊道士打扮了腰裡腰包肚包背上雌雄寶劍肩脾上掛着棕笠手中拿把鰲鼓扇便下山來衆頭領接住就關下筵席各各把盞送別餞行已遍晁蓋道一清先生此去難留却不可失信本是不容先生去只是老尊堂在上不敢阻當百日之外專望鶴駕降臨切不可爽約公孫勝道重蒙列位頭領看待許久小道豈敢失信回家參過本師真人安頓了老母便回山寨宋江道先生何不將帶幾個人去一發就搬取老尊堂上山早晚也得侍奉公孫勝道老母平生只愛清幽吃不得驚謊因此不敢取來家中自有田產山莊老母自能料理小道只去省視一遭便來再得聚義宋江

道既然如此專聽尊命只望早早降臨爲幸晁蓋取出一盤黃白之資相送公孫勝道不消許多但只要三分足矣晁蓋定教收了一半打拴在腰包裡打個稽首別了衆人過金沙灘便行望薊州去了衆頭領席散却待上山只見黑旋風李逵就閑下放聲大哭起來宋江連忙問道兄弟你如何煩惱李逵哭道干鳥氣麼這個也去取爺那個也去望娘偏鉄牛是土掘坑裡鑽出來的晁蓋便問道你如今待要怎地李逵道我只有一箇老娘在家裡我的哥哥又在別人家做長工如何養得我娘快樂我要去取他來這里快樂幾時也好晁蓋道李逵說的是我差幾個人同你去取了上山來也是十分好事宋江便道使不得李家

兄弟生性不好回鄉去必然有失若是教人和他去亦是不好況且他性如烈火到路上必有衝撞他又在江州殺了許多人那個不認得他是黑旋風這幾時官司如何不行移文書到那里了必然原籍追捕你又形貌兇惡倘有踈失路程遥遠如何得知你且過幾時打聽得平淨了去取未遲李逵焦燥叫道哥哥你也是個不平心的人你的爺便要取上山來快活我的娘由他在村裡受苦兀的不是氣破了鉄牛的肚子宋江道兄弟你不要焦燥既是要去取娘只依我三件事便放你去李逵道你且說那三件事宋江點兩個指頭說出這三件事來有分教李逵去高山頂上殺一窩猛獸毒虫沂水縣中損幾個生靈性命直

使施爲撼地搖天手來閙巳山跳澗虫畢竟宋江對李逵說出那三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贄曰李大哥是個天性孝子宋公明取爺有些道學氣味亦筭計利害耳公孫勝望娘一團奸詐如李大哥者只是要娘快樂再無第二箇念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二終



卷四二圖


黑旋風沂嶺
殺四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第四十三回

假李逵剪徑劫單人　黑旋風沂嶺殺四虎

詩曰

家住沂州翠嶺東　殺人放火恣行兇　因食虎肉長軀健　好吃人心兩眼紅　閒向溪邊磨巨斧　悶來岩畔斫喬松　有人問我名和姓　撼地搖天黑旋風

話說李逵道哥哥你且說那三件事盡使得江道你要去沂州沂水縣搬取母親第一件徑回不可吃酒第二件因你性急誰肯和你同去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來第三件你使的那兩把板斧休要帶去路上小心在意早去早

回李逵道這三件事有甚麼不依不得哥哥放心我只今日便行我也不住了當下李逵拽札得爽俐只跨一口腰刀提條朴刀帶了一錠大銀二五個小銀子吃了幾杯酒唱個大喏別了衆人便下山來過金沙灘去了晁蓋宋江並衆頭領送行已罷回到大寨裡聚義廳上坐定宋江放心不下對衆人說道李逵這個兄弟此去必然有失不知衆兄弟們誰是他鄉中人可與他那里探聽個消息杜遷便道只有朱貴原是沂州沂水縣人與他是鄉里宋江聽罷說道我却忘了前日在白龍廟聚會時李逵已自認得朱貴是同鄉人宋江便着人去請朱貴小嘍囉飛報下山來直至店裡請的朱貴到來宋江道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

鄉搬取老母因他酒性不好爲此不肯差人與他同去誠恐路上有失我們難得知道今知賢弟是他鄉中人你可去他那里探聽走一遭朱貴答道小弟是沂州沂水縣人見在一個兄弟喚做朱富在本縣西門外開着個酒店這李逵他是本縣百丈村董店東住有個哥哥喚做李達專與人家做長工這李逵自小兇頑因打死了人逃走在江湖上一向不曾回歸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聽也不妨只怕店裡無人看管小弟也多時不曾還鄉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宋江道這個無人看店不必你憂心我自教侯健石勇替你暫管幾日朱貴領了這言語相辭了衆頭領下山來便走到店裏收拾包裹交割舖面與石勇侯健

自逵沂州去了這里宋江與晁蓋在寨中每日筵席飲酒快樂與吳學究看習天書不在話下且說李逵獨自一個離了梁山泊取路來到沂水縣界於路李逵端的不吃酒因此不惹事無有話說行至沂水縣西門外見一簇人圍着榜看李逵也立在人叢中聽得讀道榜上第一名正賊宋江係鄆城縣人第二名賊戴宗係江州兩院押獄第三名從賊李逵係沂州沂水縣人李逵在背後聽了正待指手畫脚没做奈何處只見一個人搶向前來攔腰抱住叫道張大哥你在這里做甚麽李逵扭過身看時認得是早地忽律朱貴李逵問道你如何也來在這里朱貴道你且跟我來說話兩個一同來西門外近村一個酒店內直入

到後面一間靜房中坐了朱貴指着李逵道你好大膽那榜上明明寫着賞一萬貫錢捉宋江五千錢捉戴宗三千錢捉李逵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如之奈何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不肯教人和你同來又怕你到這里做出怪來續後特使我赶來探聽你的消息我遲下山來一日又先到你一日你如何今日纔到這里李逵道便是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以此路上走得慢了你如何認得這個酒店裡你是這里人家在那里住朱貴道這個酒店便是我兄弟朱富家裡我原是此間人因在江湖上做客消折了本錢就於梁山泊落草今次方回便叫兄弟朱富來與李逵相見了朱富置酒

容與堂藏

好想頭。

管待李逵李逵道哥哥分付教我不要吃酒今日我已到鄉里了便吃兩碗兒打甚麽鳥緊朱貴不敢阻當他由他吃當夜直吃到四更時分安排些飯食李逵吃了趁五更曉星殘月霞光明朗便投村裏去朱貴分付道休從小路去只從大朴樹轉湾投東大路一直望百丈村去便是董店東快取了母親來和你早回山寨去李逵道我自從小路去却不近大路走誰奈煩朱貴道小路走多大虫又有乘勢奪包裹的剪逕賊人李逵應道我却怕甚鳥戴上毡笠兒提了朴刀跨了腰刀別了朱貴朱富便出門投百丈村來約行了數十里天色漸漸微明去那露草之中赶出一隻白兎兒來望前路去了李逵赶了一直笑道那畜生

到引了我一程路有詩爲証

山逕崎嶇靜復深　西風黃葉滿疎林　偶逢雙斧嘍囉漢　橫索行人買路金

正走之間只見前面有五十來株大樹叢襍時值新秋葉兒正紅李逵來到樹林邊廂只見轉過一條大漢喝道是會的留下買路錢免得奪了包裹李逵看那人時帶一頂紅絹抓髻兒頭巾穿一領麤布衲襖手裡拿着兩把板斧把黑墨搽在臉上李逵見了大喝一聲你這廝是甚麼鳥人敢在這里剪徑那漢道若問我名字嚇碎你心胆老爺叫做黑旋風你留下買路錢并包裹便饒了你性命容你過去李逵大笑道没你娘鳥與你這廝是甚麼人那里來

請問李大哥名目如何

的也學老爺名目在這里胡行李逵挺起手中朴刀來逶那漢那漢那里抵當得住却待要走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搠翻在地一脚踏住胸脯喝道認得老爺麼那漢在地下叫道爺爺饒恕孩兒性命李逵道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漢黑旋風李逵便是你這厮辱莫老爺名字那漢道小人雖然姓李不是真的黑旋風爲是爺爺江湖上有名目提起好漢大名神鬼也怕因此小人盜學爺爺名目胡亂在此剪徑但有孤单客人經過聽得說了黑旋風三個字便撒了行李逶走了去以此得這些利息實不敢害人小人自已的賤名叫做李鬼只在這前村住李逵道叵耐這厮無禮却在這里奪人的包裹行李却壞我的名目學我

使兩把板斧且教他先吃我一斧匹手奪過一把斧來便砍李鬼慌忙叫道爺爺殺我一個便是殺我兩個李逵聽得住了手問道怎的殺你一個便是殺你兩個李鬼道小人本不敢剪徑家中因有個九十歲的老母無人養贍因此小人單題爺爺大名唬嚇人奪些單身的包裹養贍老母其實並不曾敢害了一個人如今爺爺殺了小人家中老母必是餓殺李逵雖是個殺人不斬眼的魔君聽的說了這話自肚裏尋思道我特地歸家來取娘却倒殺了一個養娘的人天地也不佑我罷罷我饒了你這厮性命放將起來李鬼手提着斧納頭便拜李逵道只我便是真黑旋風你從今已後休要壞了俺的名目李鬼道小人今番

李大哥德是孝子所稱揚類之孝非乎

書子可殺也不可罰也

得了性命自回家改業再不敢倚着爺爺名目在這里剪徑李逵道你有孝順之心我與你十兩銀子做本錢便去改業李鬼拜謝道重生的父母再長的爹娘李逵便取出一錠銀子把與李鬼拜謝去了李逵自笑道這廝却撞在我手裡既然他是個孝順的人必去改業我若殺了他也不合天理我也自去休拿了朴刀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來走到巳牌時分看看肚裡又飢又渴四下裡都是山逕小路不見有一個酒店飯店正走之間只見遠遠地山凹裏露出兩間草屋李逵見了逕到那人家裡來只見後面走出一箇婦人來髮髻鬅鬙邊插一簇野花搽一臉胭脂鉛粉李逵放下朴刀道嫂子我是過路客人肚中飢餓尋不

着酒食店我與你一貫足錢央你回些酒飯吃那婦人見了李逵這般模樣不敢說沒只得荅道酒便沒買處飯便做些與客人吃了去李逵道也罷只多做些個正肚中飢出鳥來那婦人道做一升米不少麼李逵道做三升米飯來吃那婦人向厨中燒起火來便去溪邊淘了米將來做飯李逵却轉過屋後山邊來淨手只見一個漢子攩手攩脚從山後歸來李逵轉過屋後聽時那婦人正要上山討菜開後門見了便問道大哥那里閃肭了腿那漢子應道大嫂我險些兒和你不斯見了你道我晦鳥氣麼指望出去尋個單身的過整整的等了半個月不曾發市付能今日抹着一個你道是誰原來正是那真黑旋風却恨撞着

那驢鳥我如何敵得他過倒吃我一朴刀攧翻在地定要殺我喫我假意叫道你殺我一個却害了我兩個他便問我緣故我便告道家中有個九十歲的老娘無人贍養定是餓死那驢鳥真個信我饒了我性命又與我一個銀子做本錢教我改了業養娘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將來且離了那林子裡僻淨處睡了一回從後山走回家來那婦人道休要高聲却纔一個黑大漢來家中教我做飯莫不正是他如今在門前坐地你去張一張看若是他時你去尋些麻藥來放在菜內教那厮吃了麻翻在地我和你却對付了他謀得他些金銀撇徃縣裏住去做些買賣却不强似在這里剪徑李逵已聽得了便道叵耐這厮我到與了

他一個銀子又餓了性命他到又要害我這個正是情理難容一轉踅到後門邊這李鬼却待出門被李逵匹髻揪住那婦人慌忙自望前門走了李逵捉住李鬼按翻在地身邊掣出腰刀早割下頭來拿着刀却迯前門尋那婦人時正不知走那里去了再入屋內來去房中搜看只見有兩個竹籠盛些舊衣裳底下搜得些碎銀兩并幾件釵環李逵都拿了又去李鬼身邊搜了那錠小銀子都打縛在包裹裡却去鍋裡看時三升米飯早熟了只沒菜蔬下飯好下飯趣人李逵盛飯來吃了一回看着自笑道好痴漢放着好肉在面前却不會吃扳出腰刀便去李鬼腿上割下兩塊肉來把些水洗淨了竈裡扒些炭火來便燒一面燒一面吃吃

得飽了把李鬼的屍首把放屋下放了把火提了朴刀自投山路裡去了那草屋被風一搧都燒沒了有詩為証

劫掠貲財害善良　誰知天道降灾殃　家園蕩盡身遭戮　到此翻為沒下場

李逵赶到董店東時日已平西逕逵到家中推開門入進裡面只聽得娘在床上問道是誰入來李逵看時見娘雙眼都盲了坐在床上念佛李逵道娘鉄牛來家了娘道我兒你去了許多時這幾年正在那里安身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長工止博得些飯食吃養娘全不濟事我如常思量你眼泪流乾因此瞎了雙目你一向正是如何李逵尋思道我若說在梁山泊落草娘定不肯去我只假說便

李大哥真是言

不必信行不必果的大人俗人不知乃以爲誑

了李逵應道鉄牛如今做了官上路特來取娘娘道恁地
却好也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李逵道鉄牛背娘到前路
却覓一輛車兒載去娘道你等大哥來却商議李逵道等
做甚麼我自和你去便了恰待要行只見李逵見了一罐
子飯來入得門李逵見了便拜道哥哥多年不見李逵罵
道你這廝歸來則甚又來負累人娘便道鉄牛如今做了
官特地家來取我李逵道娘呀休信他放屁當初他打殺
了人教我披枷帶鎖受了萬千的苦如今又聽得他和梁
山泊賊人通同劫了法場鬧了江州見在梁山泊做了强
盜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來着落原籍追捕正身却要捉
我到官比捕又得財主替我官司分理說他兄弟已自十

來年不知去向亦不曾回家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
鄉貫又替我上下使錢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見今出
榜賞三千錢捉他你這廝不死却走家來胡說亂道李逵
道哥哥不要焦燥一發和你同上山去快活多少是好李
逵大怒本待要打李逵却又敵他不過把飯罐撇在地下
一直去了李逵道他這一去必然報人來捉我却是脫不
得身不如急早走罷我大哥從來不曾見這大銀我且留
下一錠五十兩的大銀子放在床上大哥歸來見了必然
不赶來李逵便解下腰包取一錠大銀放在床上叫道娘
我自背你去休娘道你背我那里去李逵道你休問我只
顧去快活便了我自背你去不妨李逵當下背了娘提了

今人為一錢五分便自兄弟傷了和氣那肯把五十兩銀子與兄

見了銀子便是兄弟了

朴刀出門望小路裡便走却說李達遶來財主家報了領着十來個莊客飛也似赶到家裡看時不見了老娘只見床上留下一錠大銀子李達見了這錠大銀心中忖道鉄牛留下銀子背娘去那里藏了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來我若赶去倒吃他壞了性命想他背娘必去山寨裡快活衆人不見了李達都没做理會處李達却對衆莊客說道這鉄牛背娘去不知往那條路去了這里小路甚雜怎地去赶他衆莊客見李達没理會處各自回去了不在話下這里只說李達怕李達領人赶來背着娘只遶亂山深處僻靜小路而走看看天色晚了但見

暮烟横遠岫宿霧瑣奇峰慈鴉撩亂投林百鳥喧呼傍

樹行行雁陣隆長空飛入蘆花點點螢光明野逕偏依
腐草茅荊夾路驚聞更鼓之聲古木懸帷時見龍蛇之
影捲起金風飄敗葉吹來霜氣布深山

當下李逵背娘到嶺下天色已晚了娘雙眼不明不知早晚李逵却自認得這條嶺喚做沂嶺過那邊去方纔有人家娘兒兩個趁着星明月朗一步步捱上嶺來娘在背上說道我兒那里討口水來我吃也好李逵道老娘且待過嶺去借了人家安歇了做些飯吃娘道我日中吃了些乾飯口渴的當不得李逵道我喉嚨裡也烟發火出你且等我背你到嶺上尋水與你吃娘道我兒端的渴殺我也救我一救李逵道我也困倦的要不得李逵看看捱得到嶺

上松樹邊一塊大青石上把娘放下插了朴刀在側邊分付娘道奈心坐一坐我去尋水來你吃李逵聽得溪澗裡水響聞聲尋將去扒過了兩三處山脚到得那澗邊看時一溪好水怎見得有詩爲証

穿崖透壑不辭勞　遠望方知出處高　溪澗豈能留得住　終歸大海作波濤

李逵扒到溪邊捧起水來自吃了幾口尋思道怎地能勾得這水去把與娘吃立起身來東觀西望遠遠地山頂上見個庵兒李逵道好了攀藤攬葛上到庵前推開門看時却是個泗州大聖祠堂面前有個石香爐李逵用手去撥原來却是和座子鑿成的李逵拔了一回那里拔得動一

容與堂藏板

好茶蔬

時性起來連那座子掇出前面石磴上一磕把那香爐磕將下來拿了再到溪邊將這香爐水裡浸了扳起亂香洗得乾淨挽了半香爐水雙手擎來再尋舊路來七來八走上嶺來到得松樹裡邊石頭上不見了娘只見朴刀插在那里李逵叫娘吃水香無踪跡叫了幾聲不應李逵定住眼四下里看時尋不見娘走不得三十餘步只見草地上一段血跡李逵見了心裡越疑惑趁着那血跡尋將去尋到一處大洞口只見兩個小虎兒在那里舐一條人腿逵說心裡忖道我從梁山泊歸來特爲老娘來取他千辛萬苦得是背到這里却把來與你吃了那鳥大虫拖着這條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誰的心頭火起赤黃鬚豎立起來將手中朴

這斬謂父母之仇不共戴天

刀挺起來搠那兩箇小虎這小大虫被搠得慌也張牙舞爪鑽向前來被李逵手起先搠死了一個那一個望洞裡便鑽了入去李逵趕到洞裡也搠死了却鑽入那大虫洞內李逵却便伏在裏面張外面時只見那母大虫張牙舞爪望窩裡來李逵道正是你這業畜吃了我娘放下朴刀跨邊掣出腰刀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去窩裏一剪便把後半截身軀坐將入去李逵在窩內看得仔細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盡平生氣力捨命一戳正中那母大虫糞門李逵使得力重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裡去了那老大虫吼了一聲就洞口帶着刀跳過澗邊去了李逵却拿了朴刀就洞裡趕將出來那老虎負疼直搶下山石岩下去

了李逵恰待要赶只見就樹邊捲起一陣狂風吹得敗葉樹木如雨一般打將下來自古道雲生從龍風生從虎那一陣風起處星月光輝之下大吼了一聲忽地跳出一隻吊睛白額虎來李逵看那大虫但見

一聲吼叫轟霹靂　兩眼圓睜閃電光　搖頭擺尾欺存孝　舞爪張牙啖狄梁

那大虫望李逵勢猛一撲那李逵不慌不忙趁着那大虫的勢力手起一刀正中那大虫額下那大虫不曾再展再撲一者護那疼痛二者傷着他那氣筭那大虫退不勾五七步只聽得響一聲如倒半壁山登時間死在岩下那李逵時間殺了子母四虎還又到虎窩邊將着刀復看了一

遍只恐還有大虫已無有踪跡李達也困乏了走向泗州大聖廟裡睡到天明次日早晨李達却來收拾親娘的兩腿及剩的骨殖把布衫包裹了直到泗州大聖庵後掘土坑葬了李達大哭了一場有詩爲証

沂嶺西風九月秋　雌雄猛虎聚林丘　因將老母身軀啖　致使英雄血泪流　手執鋼刀探虎穴　心如烈火報冤讐　立誅四虎威神力　千古傳名李鉄牛

這李達肚裡又飢又渴不免收拾包裹拿了朴刀尋路慢慢的走過嶺來只見五七個獵戶都在那里收窩弓弩箭見了李達一身血汚行將下嶺來衆獵戶吃了一驚問道你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如何敢獨自過嶺來李達見

容與堂藏板

懵孝者子子路亦知打虎的故事麼

問自肚裡尋思道如今沂水縣出榜賞三千貫錢捉我我如何敢說實話只謊說罷荅道我是客人昨夜和娘過嶺來因我娘要水吃我去嶺下取水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我直尋到虎巢裡先殺了兩個小虎後殺了兩個大虎泗州大聖廟裡睡到天明方纔下來衆獵戶齊叫道不是也信你一個人如何殺得四個虎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個這兩箇小虎且不打緊那兩個大虎非同小可我們爲只兩個畜生正不知都吃了幾頓棍棒這條沂嶺自從有了這窩虎在上面整三五個月沒人敢行我們不信敢是你哄我李達道我又不是此間人沒來由哄你做甚麼你們不信我和你上嶺去尋討與你就帶些人去扛

了下來衆獵戶道若端的有時我們自得重重的謝你却是好也衆獵戶打起胡哨來一霎時聚起三五十人都拿了挠鈎鎗棒跟着李逵再上嶺來此時天大明朗都到那山頂上遠遠望見窩邊果然殺死兩個小虎一個在窩內一個在外面一隻母大虫死在山岩邊一隻雄虎死在泗[illegible]大聖廟前衆獵戶見了殺死四個大虫盡皆歡喜便把索子抓縛起來衆人扛擡下嶺就邀李逵同去請賞一面先使人報知李正上戶都來迎接着擡到一個大戶人家喚做曹太公莊上那人原是閑吏專一在鄉放刁把濫近來暴有幾貫浮財只是爲人行短當時曹太公親自接來相見了邀請李逵到草堂上坐定動問那殺虎的緣由李

容與堂藏板

逵却把夜來同娘到嶺上要水吃因此殺死大虫的話說了一遍衆人都呆了曹太公動問壯士高姓名諱李逵荅道我姓張無諱只喚做張大胆曹太公道真乃是大胆壯士不恁的胆大如何殺的四個大虫一辟廂叫安排酒食管待不在話下且說當村裡得知沂嶺殺了四個大虫擅在曹太公家講動了村坊道店閧的前村後村山僻人家大男幼女成羣拽隊都來看虎入見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壯士在廳上吃酒數中却有李鬼的老婆逃在前村爹娘家裡隨着衆人也來看虎却認得李逵的模樣慌忙來家對爹娘說道這個殺虎的黑大漢便是殺我老公燒了我屋的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爹娘聽得連忙來報

好閧目

曹老兒却仔細凡做事人耳無不仔細的

知里正里正聽了道他既是黑旋風時正是嶺後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逃走在江州又做出事來行移到本縣原籍追捉如今官司出三千貫賞錢拿他他却走在這里暗地使人去請得曹太公到來商議曹太公推道更衣急急的到李正家裡正說這個殺虎的壯士便是嶺後百丈村裡的黑旋風李逵見今官司着落拿他曹太公道你們要打聽得仔細倘不是時倒惹得不好若真個是時却不妨要拿他時也容易只怕不是他時却難里正道見有李鬼的老婆認得他曾來李鬼家做飯吃殺了李鬼曹太公道既是如此我們且只顧置酒請他却問他今番殺了太虫還是要去縣請功只是要村裡討賞若還他不肯去縣

裡請功時便是黑旋風了着人輪換把盞灌得醉了縛在這里却去報知本縣差都頭來取去萬無一失衆人道說得是里正說與衆人商量定了有浣溪沙詞爲証

殺却兇人燬却房西風林下路匆忙忽逢猛虎聚前岡格殺雖除村嶺患潛謀難免報讐殃脫離羅網更高強

曹太公回家來欵住李逵一面且置酒來相待便道適間拋撇請勿見怪且請壯士解下腰間包裹放下朴刀寬鬆坐一坐李逵道好好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裡了只有刀鞘在這里若是開剝時可討來還我曹太公道壯士放心我這里有的是好刀相送一把與壯士懸帶李逵解了腰刀尖刀并纏袋包裹都遍與莊客收貯便把朴刀倚在

壁邊曹太公叫取大盤肉來大壺酒來衆多大戶并里正
獵戶人等輪番把盞大碗大鍾只顧勸李逵曹太公又請
問道不知壯士要將這虎解官請功只是在這里討些賞
發李逵道我是過往客人忙些箇偶然殺了這窩猛虎不
須去縣裡請功只此有些賞發便罷若無我也去了曹太
公道如何敢輕慢了壯士少刻村中飲取盤纏相送我這
里自解虎到縣裡去李逵道布衫先借一領與我換了上
盖曹太公道有有當時便取一領細青布納襖就與李逵
換了身上的血汚衣裳只見門前鼓響笛鳴都將酒來與
李逵把盞作慶一盃冷一盃熱李逵不知是計只顧開懷
暢飲全不記宋江分付的言語不兩個時辰把李逵灌得

○李大哥好處正在一毫不計利
○李大哥原得官

酩酊大醉立脚不住衆人扶到後堂空屋下放翻在一條板櫈上就取兩條繩子連板櫈綁住了便叫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裡報知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補了一紙狀子此時閻動了沂水縣裡知縣聽的大驚連忙陞廳問道黑旋風拿住在那里這是謀叛的人不可走了原告人并獵戶荅應道見縛在本鄉曹大戶家為是無人禁得他誠恐有失路上走了不敢解來知縣隨即叫喚本縣都頭去取來就廳前轉過一個都頭來聲喏那人是誰有詩為証

面闊眉濃鬚髮赤　雙睛碧綠似番人　沂水縣中青眼虎　衆傑都頭是李雲

當下知縣喚李雲上廳來分付道沂嶺下曹大戶莊上拿

住黑旋風李逵你可多帶人去密地解來休要鬧動村坊
被他走了李都頭領台旨下廳來了點起三十個老郎土
兵各帶了器械便逕沂嶺村中來這沂水縣是個小去處
如何掩飾得過此時街市上講動了說道拿着了鬧江州
的黑旋風如今差李都頭去拿來朱貴在東莊門外朱富
家聽得了這個消息慌忙來後面對兄弟朱富說道這黑
廝又做出來了如何解救宋公明特為他誠恐有失差我
來打聽消息如今他吃拿了我若不救得他時怎的回寨
去見哥哥似此怎生是好朱富道大哥且不要慌這李都
頭一身好本事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我和你只兩個同
心合意如何敢近傍他只可智取不可力敵李雲日常時

最是愛我常常教我使些器械我即有個道理教他只是在這里安不得身了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將十數瓶酒把肉大塊切了却將些蒙汗藥拌在裏面我兩個五更帶數個火家挑着去半路裡僻靜處等候他解來時只做與他把酒賀喜將衆人都麻翻了却放李逵如何朱貴道此計大妙事不宜遲可以整頓急早便去朱富道只是李雲不會吃酒便麻翻了終久省得快還有件事倘或日後得知須在此安不得朱貴道兄弟你在這里賣酒也不濟事不如帶領老小跟我上山一發入了夥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却不快活今夜便叫兩個火家覓了一輛車兒先送妻子和細軟行李起身約在十里牌等候都去上山

我如今包裹内帶得一包蒙汗藥在這里李雲不會吃酒時肉裏多糝些逼着他多吃些也麻倒了救得李逵同上山去有何不可朱富道哥哥說得是便叫人去覓下了一輛車兒打拴了三五個包箱稍在車兒上家中傢物都弃了叫渾家和兒女上了車子分付兩個火家跟着車子只顧先去救了李逵後面隨即便來有詩爲証

殺人放火慣爲非　好似於菟揷翅飛　朱貴不施邀截計　定擔枷鎖入圜扉

且說朱貴朱富當夜煮熟了肉切做大塊將藥來拌了連酒裝做兩擔帶了二三十個空碗又有若干菜蔬也把藥來拌了恐有不吃肉的也教他着手兩擔酒肉兩個火家

各挑一擔弟兄兩個自提了些果盒之類四更前後直接將來僻靜山路口坐等到天明遠遠地只聽得敲着鑼響朱貴接到路口且說那三十來個土兵自村裏吃了半夜酒四更前後把李逵背剪綁了解將來後面李都頭坐在兜轎兒上看看早來到面前朱富便向前攔住叫道師父且喜小弟將來接力桶內舀一壺酒來斟一大鍾上勸李雲朱貴托着肉來火家捧過菓盒李雲見了慌忙下轎跳向前來說道賢弟何勞如此遠接朱富道聊表徒弟的孝順之心李雲接過酒來到口不吃朱富跪下道小弟已知師父不飲酒今日這個喜酒也飲半盞兒見徒弟的孝順之意李雲推却不過畧呷了兩口朱富便道師父不飲酒

須請些肉李雲道夜間已飽吃不得了朱富道師父行了許多路肚裡也飢了雖不中吃胡亂請些也免小弟之羞揀兩塊好的遞將過來李雲見他如此慇懃只得勉意吃了兩塊朱富把酒來勸上戶里正并獵戶人等都勸了三鍾朱貴便叫土兵莊客衆人都來吃酒這夥男女那里顧個冷熱好吃不好吃酒肉到口只顧吃正如這風捲殘雲落花流水一齊上來搶着吃了李逵光着眼看了朱貴弟兄兩個已知用計故意道你們也請我吃些朱貴喝道你是歹人有何酒肉與你吃這般殺才快閉了口李雲看着土兵喝道叫走只見一個個都面面厮覷走動不得口顫脚麻都跌倒了李雲急叫中了計了恰待向前不覺自家

也頭重脚輕暈倒了軟做一堆睡在地下當時朱貴朱富各奪了一條朴刀喝聲孩兒們休走兩個挺起朴刀來赶這夥不曾吃酒肉的莊客并那看的人走得快的走了走得遲的就搠死在地李逵大叫一聲把那綁縛的麻繩都掙斷了便奪過一條朴刀來殺李雲朱富慌忙攔住叫道不要害他是我的師父爲人最好你只顧先走李逵應道不殺得曹太公老驢如何出得這口氣李逵赶上手起一朴刀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續後里正也殺了性起來把獵戶排頭兒一昧假搠將去那三十來個土兵都被搠死了這看的人和衆莊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却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李逵還直顧尋人要殺朱貴喝道

不干看的人事休只管傷人慌忙攔住李達方纔住了手
就土兵身上剥了兩件衣服穿上三個人提着朴刀便要
從小路裡走朱富道不好却是我送了師父性命他醒時
如何見的知縣必然赶來你兩個先行我等他一等我想
他日前教我的恩義且是爲人忠直等他赶來就請他一
發上山入夥也是我的恩義免得教回縣去吃苦朱貴道
兄弟你也見的是我便先去跟了車了行留李達在路傍
孥你等他只有李雲那厮吃的藥少沒一個時辰便醒若
是他不赶來時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朱富道這是自然
了當下朱貴前行去了只說朱富和李達坐在路傍邊等
候果然不到一個時辰只見李雲挺着一條朴刀飛也似

赶來大叫道強賊休走李逵見他來的兇跳起身挺着朴刀來鬥李雲恐傷朱富正是有分教梁山泊內添雙虎聚義廳前慶四人畢竟黑旋風鬥青眼虎二人勝敗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老曰只有假李逵再無李逵假又自評曰卓老此言若是李大哥知道定以我爲大座師也

又曰李大哥殺死四虎不特勇猛過人亦是施孝格天地至誠感鬼神志壹神凝有進無退故耳若作勇猛論者猶非李大哥知已也識此然後可與言射石飲羽之事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三　終


錦剌子小徑逢戴宗


病閑索長街遇石秀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詩曰

豪傑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矢言一德情堅石　歃血同心義斷金　七國爭雄今繼迹　五胡雲擾振遺音　漢廷將相繇屠釣　莫惜梁山錯用心

話說當時李逵挺着朴刀來閒李雲兩個就官路傍邊閒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閒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

容與堂藏板

要與他說知

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却絕李大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土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赶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個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吃官司責怪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遞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麼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

看不妻小真是累人

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悶得我有家難
避有國難投只喜得我又無妻小不怕吃官司拿了只得
隨你們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
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亦無家蕩當下三人合作一
處來赶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
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
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
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個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
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
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
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

他的娘被老虎吃了倒都大笑起來絕無一些道學氣妙妙

後朱貴引朱富參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見了李逵訴說取娘至沂嶺被虎吃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徑被殺一事衆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個猛虎今日山寨裡又添的兩個活虎上山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牛做筵席慶賀兩個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白勝上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而來皆是二公之德也衆兄弟之福也然是如此還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撥一所房舍住居目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三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調遣官兵捕盜可以

報知如何進兵好做准備西山地面廣闊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兩個帶領十數個火伴那里開店令李立帶十數個火家去山南邊那里開店令石勇也帶十來個伴當去北山那里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關專令杜遷摠行守把但有是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摠監工掘港汊修水路開河道整理宛子城垣築彼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慣令蔣敬掌管庫藏倉厰支出納入積萬累千精通書算令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文約大小頭領號數煩令金大堅刋造雕刻一應兵符印信牌面等項令侯健

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戰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粮吕方郭盛於聚義廳兩邊耳房安歇令宋(舒の欽の騰の宋の水の公也)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武藝水寨裡頭領都教習駕舡赴水舡上厮殺亦不在話下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衆人閒話道我等弟兄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回薊州探母參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莫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下落如何不來戴宗

道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個承局下山去了但見

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債尋常結束青衫皁帶繫其身赶趕程途信籠文書常愛護監司出入皂花藤杖掛宣牌帥府行軍夾棒黃旗書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便到廳堦緊急軍情時不過刻不違宣限早向山東飡黍米晚來魏府吃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薊州來把四個甲馬拴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吃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三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

了冷咲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個人來看見了戴宗走得快那人立住了脚便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個大漢怎生模樣但見

白范陽笠子如銀盤拖着紅纓皂團領戰衣似翡翠圍成錦綉胳膊纏裹肚腿絣護膝襯鞜鞋沙魚鞘斜插署刀筆管鎗銀絲纏桿那人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生得眉秀目疎署細腰濶遠看毒龍離石洞近觀飛虎下雲端

戴宗聽得那人叫了一聲神行太保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荅道足下直乃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荅禮

問道足下高姓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裡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吃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爲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擅進誠恐不納因此心意未定進退蹉跎不曾敢來今日公孫先生所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裡亦有一個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而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薊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

容與堂藏板

薊州探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相會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薊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弃就隨侍行兄長同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個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個只買些素飯相待結義爲兄弟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吃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咲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個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

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赶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的人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是我的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吃素並無妨碍當時取兩個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個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個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着戴宗行兩個於路閒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個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個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元那高山裏常常有大夥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遶峰環以此喚與做飲馬川兩個正來到

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鑼響戰鼓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箒好漢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個是甚麽鳥人那里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個性命楊林笑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將入去那兩個頭領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了上首的那個便叫道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麽楊林見了却纔認得上首那個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個長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個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個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林便道這個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氏姓鄧名飛爲他雙

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猊能使一條鉄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曾合夥一別五年不曾見面誰想今日他却在這里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閒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是那兩個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為証

原是襄陽閑撲漢　江湖飄蕩不思歸　多餐人肉雙睛赤火眼狻猊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小舡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舡嗔怪這提調官催併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一個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時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能攀强弩衝頭陣　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舡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籌好漢說話間楊林問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一年之上只近半載之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個哥

哥姓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及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鉄面孔目亦曾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里經過被我們救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劒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為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肉白肥胖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怎見得有詩為証

問事時智巧心靈　落筆處神歸鬼哭　心平恕毫髮無私　稱裴宣鉄面孔目

當下裴宣出寨來降階迎接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康五籌好漢宴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一團和氣看官聽說這也都是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自然義聚相逢衆人吃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許多軍馬何愁官兵到來只管把言語說他三個裴宣回

道小弟寨中也有三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算倘若仁兄不弃微賤時引薦于大寨入夥愿聽號令効力未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晁宋二公待人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吃酒端的好個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週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映殘霞数片絲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凄凉那得奚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容與堂藏板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個不成材小廝們在這里屯札後彼我兩個來奪了這個去處衆皆大笑五籌好漢吃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劒飲酒戴宗稱贊不已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裡來收拾行裝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個客店安歇了楊林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個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村落中住不在城裡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到城外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個人曉得

他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近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一個認得兩個又回縣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敢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裡來尋他兩個尋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山大刹居住楊林正行到一個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樂迎將一個人來戴宗楊林立在街上看時前面兩個小牢子一個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個捧着若干段子采贈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個押獄劊子那人生得好表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綉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皮細細有幾根髭髯那人相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跟一個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

一個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參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市曹行刑劊子因爲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他做病閻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楊雄好處但見

兩臂雕青鐫嫩玉頭巾環眼嵌玲瓏髮邊爱插翠芙蓉背心書劊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處刀利如風微黃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閻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個小牢子擎着鬼頭靶法刀原來纔去市心裡决刑了回來衆相識與他掛紅賀喜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攔住了把盞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個軍漢來為

頭的一個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帶着這幾個都是城裡城外時常討閑錢使的破落戶漢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有人惧怕他因此不快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匹帶了這幾個沒頭神吃得半醉却好赶來要惹他又見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吃酒張保道我不要酒吃我特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雖是我認得大哥不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看的怎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刁我與你軍衛有司各無

容與堂藏板

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鬨先把花紅段子都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廝們無禮却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人被張保匹胸帶住背後又是兩個來拖住了手那幾個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回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個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折不開正鬧中間只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憚不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脊餓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燥起來將匹頭只一提一交攧翻在地那幾個挈閒的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個都打的東倒西歪楊

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攪梭相似那幾個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猶恐不是頭扒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赶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赶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眞可怒　拔刀相助眞壯士也有詩爲証

路見不平眞可怒　拔刀相助是英雄　那堪石秀眞豪傑　慷慨相投入夥中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且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個把他扶勸到一個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裡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

兒裡面那大漢又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個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足下拳手太重恨傷人命特地做這個出場請壯士酌三盃到此相會結義則個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里肯僭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于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吃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盃戴宗問道壯士高姓大名貴鄉何處那漢荅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

建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要去相助人都喚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個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留落在此賣柴怎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個下半世快樂也好石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快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閉塞小可一個薄識因一口氣去投遼了梁山泊宋公明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晚都做個官人石秀嘆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

此處有闕目

可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個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作謝二人藏在身邊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和戴宗楊林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的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個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赶入酒店裡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吃了一驚閙閧兩個慌忙是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里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里飲酒我一時被那廝封

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赶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搶去的花紅段匹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個客人勸他去酒店裡吃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個外鄉客人邀在這里酌三盃說此閒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貴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拼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個壯士生

有見識

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個拳頭撇天敲價滿

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絕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個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鬧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甕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三碗吃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吃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個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

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果來我和兄弟今日吃個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個人直尋到酒店裡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廝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個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廝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個弟兄吃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衆人三碗吃了去便教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婿得你做個兄弟相挈也不枉

容與堂藏板

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省得殺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吃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止有這個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了這行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了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相見只見布簾裡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搖搖擺擺走出那個婦人來生得如何石秀看時但見

黑鬢鬢髮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直

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嫋嫋身兒玉纖纖手兒一捻捻腰兒軟膿膿肚兒窈尖尖脚兒花簇簇鞋兒肉妳妳胷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擱擱紅鮮鮮黑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爲証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間仗劍斬愚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裡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嘆做巧雲先嫁了一個吏員是薊州人嘆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敢受禮楊雄道這個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嫂嫂

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四拜那婦人還了兩禮請入來裡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不在話下過了一宿話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裡安放了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來尋訪石秀鬧鬨裡兩個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住處兩個商量了且回去要便再來尋訪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薊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孟康一行人馬扮作官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見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馬上山這段話下來

接着再說有楊雄的丈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裡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個舊時識熟副手只央叔叔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粧點起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仗整頓了肉案打併了作坊猪圈赶上十數個肥猪選個吉日開張肉舖衆鄰舍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吃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開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個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裡裡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

果然精細

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縣買豬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鋪店不開却到家裡看時肉案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個精細的人看在肚裡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豬赶在圈裡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吃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赶豬來辛苦石秀道禮當丈丈且收過了

此處亦都有關目。

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並不曾有個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楊命三郎是箇漢子一刀兩段再無葛藤却又精細所稱智勇足備者非耶楊雄一見便認他爲弟亦自具眼到底得他氣力豪傑相逢多是如此若是道

學先生便有多少瞻前顧後

又曰戴宗結識石家三郎一節却自可取


楊雄辭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　石秀智殺裴如海

偈曰

朝看楞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話說這一篇言語古人留下單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二祖四緣當守三歸五戒叵耐緇流之輩專爲狗彘之行辱莫前修遺臭後世庸深可惡哉當時潘公說道叔叔

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裡只道是不開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個王押司不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個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吃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燈花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

雄到申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個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個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個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楠檀香涤山根鞋履是福州涤到深青九縷絲絛係西施買來真紫那和尚光溜溜一雙賊眼只駿趁施主嬌娘這禿驢美甘甘滿口甜言專說誘喪家少婦婬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胆動時方丈內來尋行者仰觀神女思同寢每見嫦娥要講歡

容與堂藏板

那和尚入到裡面深深地與石秀打個問訊石秀荅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個道人挑兩個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個師父在這里潘公聽得從裡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吃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孝重只是淡粧輕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個和尚叫丈丈做乾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一個老誠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舖裡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因他師父是家裡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裡已有些瞧科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义着手隨後跟出來布簾裡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個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怎的消受的和尚道弊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怪那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的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剎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裡面婭嬛捧茶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胆如天却不妨石秀在布簾裡張見石秀自肚裡暗忖道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不是個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裡敢替楊雄做個出場也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寮口道這

個叔叔便是拙夫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氏因爲只好閑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拆命三郎我是個麄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怪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些個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裡面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緊爲何說這等話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情最緊說這句話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閒惟有和尚家第一閒一日三飡吃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

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裡好床好鋪睡着無得尋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個財主家雖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閑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更二更總睡總有嬌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假辛辛苦苦掙扎早辰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閑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個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毒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尚　三箇字鬼樂官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闍黎引領衆僧却來赴道塲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詠讚揚只見海闍黎同一個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闍黎搖動鈴鉾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天護法監壇主盟追薦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妝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闍黎越起精神搖着鈴鉾念動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顛八倒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真言豈顧高低燒香行者推倒花旛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宣名表白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沙彌王押司念爲押禁動銃的望空便撇打鈸的落地不知敲鉦子的軟做一團擊鼓錯磬的酥做一堆滿堂喧鬧繞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錯敲了徒弟手維那眼亂磬槌打破了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休萬個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証盟已了

請衆人和尚就裡面吃齋海闍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個都眉來眼去以目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裡自有五分來不快意衆僧都坐了吃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撇出齋來都下了禪錢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個衆和尚說道感承施主虔心足矣了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自去睡在板壁後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里顧的防備人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鈸動事把些茶食果品煎點海闍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召亡參禮三寶追薦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闍黎越逞精神高聲看誦那

把淫情淫態一畫出

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動便教姪娘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說要還願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個叔叔好生利害婦人應道這個采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闍黎道恁的小僧却總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個又戲笑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裡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自尋思了氣道哥奇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個淫婦忍了一肚皮鳥氣自去

作坊裡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闍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的僧衣逕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樓出來接着邀入裡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來多教師父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闍黎道不足掛齒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時小僧寺裡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便叫姪嬛請父親出來商議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管待却是休怪休怪那和尚道乾爺正當自在那婦人便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事就附卷還了先

願心

教師兄去寺裡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去寺裡只要証盟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日只怕買賣緊擾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兒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明日准來上刹討素麵（麵）吃海闍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了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日專等賢妹來証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裡安歇起來宰猪趕趣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吃了晚飯洗了脚手却去請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

里証盟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
我何妨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嗔怪因此不敢與你
說當晚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
應官府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
艷飾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自一早晨
顧買賣也不來管他飲罷把姪嬝迎兒也打扮了已畢時
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弟相煩叔叔照管
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道多燒些
好香早早來石秀自肚裡已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着
轎子一逕望報恩寺裡來有詩爲証

眉眼傳情意不分　禿奴縱戀女釵裙　設言寶刹還

經願　却向僧房會雨雲

却說海闍黎這賊禿單爲這婦人結拜潘公做乾爺只吃楊雄阻滯碍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眞實的意因這一夜道場裡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禿磨鎗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着見轎子到來喜不自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多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來証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個僧人在彼看經那婦人都道

了萬福參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面前証盟懺悔罷跪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吃齋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裡拜茶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裡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師哥拿茶來只見兩個侍者捧出茶來白雪錠器盞內硃紅托子絶細好茶吃罷放下盞子請賢妹裡面坐一坐又引到一個小小閣兒裡琴光黑漆春臺掛幾幅名人書畫小卓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代坐了和尚對席迎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個出家人去處清幽靜樂海闍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里肯便道難得乾爺在此又不是

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不吃筋麵了去師哥快撥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都是日常裡蔵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物排一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無功受祿和尚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兒將酒來斟在盃內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個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堦吃老子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贈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盃兩個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吃勸了幾盃那婦人道酒住吃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妹到此再告飲幾盃潘公叫轎夫入來各人與他一盃酒吃和尚

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吃酒麯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盃原來這賊禿爲這個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的好酒潘公吃央不過多吃了兩盃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床上睡一睡和尚叫兩個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搶在一個淨房裡去睡了這里和尚自勸道娘子再開懷飲幾盃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盃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裡嘈道師兄你只顧央我吃酒做甚麼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吃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裡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個這和尚

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闊黎的臥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個娘子那婦人也咲道你便討一個不得和尚道那里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個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関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関我在這里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捧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錯愛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個機會作成小僧則個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

好

倩 伏 刻 畫 逼 真

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個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任從娘子打只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摟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真個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向床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顧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個色胆歪斜管甚丈夫利害一個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個氣喘聲嘶却似牛齩柳影那一個言嬌語澀渾如鶯囀花間一個耳邊訴雨意雲情一個枕上說山盟海誓闇黎房裡翻爲快活道場報恩寺中反作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惡道

從古及今先人留人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鉄裡蛀虫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說這禿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狨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宜林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個雲雨纔罷那和尚摟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干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了我的老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每日在後門裡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撥一個香卓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入來不妨只怕五更睡着

了不知省覺却那里尋得一個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個時一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教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里自有個頭陀胡道人我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長久恐這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那婦人連忙再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吃了酒麪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闍黎只送那婦人到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個胡道今在寺後退居裡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

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畧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盃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又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看你是個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剃你爲僧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胡道感激恩念不盡海闍黎日常時只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待節下又帶挈他去看經得些齋襯錢胡道感恩不淺尋思道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等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但有使令小道處即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既如此好心說時我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和我來往約定

後門首但有香卓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却難去那里
趁若得你先去看探有無我纔可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
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里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
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個有何難哉當
時應允了期日先來潘公後門首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
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原從前門而來）討齋飯却在後門裡來那
胡道便念起佛來裡面這婦人聽得了已自瞧科便出來
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
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
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
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背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

便是海闊黎心腹之人特的使我先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個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取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了些小便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多却又少他不得古語不差有詩爲証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娘事　却把鶯鶯哄得來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裡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兒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

卓兒黃昏時掇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旁邊伺候初更左側一個人帶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不荅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戝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罵一聲賊禿倒好見識兩個廝摟廝抱着上樓去了迎兒自來掇過了香卓兒閂上了後門也自去睡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鷄報曉遲兩箇正好睡里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和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闍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卓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約如無香卓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床依前戴上頭巾

迎兒開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個老兒未晚先自要去睡迎兒這個丫頭已自是做一路了只要瞞石秀一個那婦人淫心起來那里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兩個一似被攝了魂魄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遍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直來巷裡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個乖覺的人早瞧了八分冷地

裡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日來這里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五更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裡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得蹺蹊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裡張時只見一個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裡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兒來開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個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猪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里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

石家三郎却不是秦漢

道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盃且來這里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個酒樓上揀一處潛淨閣兒裡兩個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盃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是個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不樂莫不家裡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麽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個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裡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恐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怪楊雄道我却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

石秀道前者家裡做道場請那個賊禿海闍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弟三日又去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個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一個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廝敲得作怪今日五更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禿戴頂頭巾從家裏出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廝必然從後門先走兄弟一把拏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約你便是兩個再飲了幾盃等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得酒肆各散了有

詩爲証

飲散高樓便轉身　楊雄怒氣欲沾巾　五更專等頭陀過　準備鋼刀要殺人

只見四五個廣候叫楊雄道那里不尋節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裡坐地叫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荅兄弟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裡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坊裡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吃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吃酒至晚吃得大醉扶將歸去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衆人却自和迎兒攙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

這也是人情之所必至

着燈燭楊雄坐在床上迎兒去脫鞾鞋婦人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妮子好歹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吃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床睡一面口裡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膾臢潑婦那厮敢大虫口裡倒涎我手裡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里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吃那婦人便起舀碗水遞與楊雄吃了卓上殘燈尚明楊雄吃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曾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吃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里敢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

淫婦好狀千古如見

徃常酒性好但吃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你家裡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床上眼淚汪汪口裡嘆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婦人在床上務要問道爲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一面口裡說道我爺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不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怪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兒欲待說來又怕你

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個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采他不是一日了這個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厨下洗頭項這廝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伸隻手來摸我胷前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鄰舍得知咲話裝你的望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吃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這婦人反坐石秀有詩爲証

可怪潘姬太不良　偷情潛自入僧房　彌縫翻害忠

嫩人

貞客　一片虛心假肚腸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盡龍盡虎難盡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厮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闇黎許多事說得個沒巴鼻眼見得那厮慌了便先來說破使個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乖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裡出言走透了消息倒吃這婆娘使個見識擬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楊雄叫收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辨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

步了自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裡收拾了包裹楊雄
怕他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捉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尋
潘公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
鋪面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
毫釐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壻分付了也不敢留他石
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内尋個客店安歇賃了一間房
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交我若不明白得此
事枉送了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怪
我我也没分别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
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個四更便見分晓在店裡住
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鋪蓋

從衆中禮如此重人重人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晚回店裡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開了店門逕踅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裡張時却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個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腦石秀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刀去頦子上閣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做聲便殺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做怎地頭陀道好漢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闇黎和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車兒爲號喚他入鈸五更裡却教我來打木魚叫佛喚他出鈸石秀道他如今在那里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裡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頭陀身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石秀將刀就項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上直裰護膝一邊揷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裡來海闍黎在床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跩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闍黎知道石秀那里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搠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頭陀身邊將了兩個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裡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閂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本處城中一個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一担糕粥點個燈籠一個小猴子跟着出來赶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子叫道苦也一個和尚醉倒在這里老子摸得起來摸了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鄰舍聽得都開了門出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個屍首倘在地上衆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灾向地生恰似破屋更遭連夜雨漏舡又遇打頭風王公畢竟被衆鄰舍拖住見官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嗚呼天下豈少有用之人哉特無用之者耳如石家三郎楊雄用之便得他氣力且石秀爲人非一勇之夫委婉詳悉矢不妄發發無不中的的大有用人嗚呼今天下豈少石秀其人哉特無楊雄耳可嘆可嘆又曰描畫淫婦人處非導慾已也亦可爲大丈夫背後之眼鄭衛之詩俱然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五終



病關索大鬧翠屏


拼命三火
燒祝家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

第四十六回

病關索大鬧翠屏山　撥命三火燒祝家莊

詩曰

古賢遺訓太叮嚀　氣酒財花少縱情　李白沉江真鑒識　綠珠累主更分明　銅山蜀道人何在　爭帝圖王客已傾　寄語縉紳須領悟　休教四大日營營

話說當下衆鄰舍結住王公直到薊州府衙

繳陞廳一行人跪下告道這老子挑着一擔糕粥漿

地下看時却有兩個死屍在地下一個是和尚一個是頭

陀俱各身上無一絲頭陀身邊有刀一把老子告道老

每日常賣糕糜營生只是五更出來赶趁今朝起得早
些個和這鉄頭猴子只顧走不看下面一交絆翻碗碟都
打碎了只見兩個死屍血碌碌的在地上一時失驚叫起
來倒被鄰舍扯住到官望相公明鏡可憐見辨察知府隨
即取了供詞行下公文委當方里甲帶了仵作行人押了
隣舍王公一干人等下來檢驗屍首明白回報衆人登場
看檢已了回州稟復知府爲被殺死僧人係是報恩寺闍
黎裴如海傍邊頭陁係是寺後胡道和尚不穿一絲身上
三四道搠傷致命方死胡道身邊見有兒刀一把只頼項
上有勒死痕傷一道想是胡道掣刀搠死和尚惧罪自行
勒死知府叫拘本寺首僧鞫問緣故俱各不知情由知府

也沒個決斷當案孔目稟道眼見得是這和尚裸形赤體必是和那頭陀幹甚不公不法的事互相殺死不干王公之事鄰舍都教召保聽候屍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倘棺木盛殮放在別處立個互相殺死的文書便了知府道也是隨即發落了一干人等不在話下薊州城裡有些好事的子弟們亦知此事在街上講動了因此做成一隻曲兒來道是

阿耐禿囚無狀做事只恁狂蕩暗約嬌娥要爲夫婦永同鴛帳怎禁貫惡滿盈玷辱諸多和尚血泊內橫屍里巷今日赤條條甚麼模樣立雪齊胥投岩喂虎全不想祖師經上目連救母生天這賊禿爲娘身喪

後來鄆州城裡書會們備知了這件事拿起筆來又做一
這隻臨江仙詞敎唱道

破戒沙門情最惡終朝女色昏迷頭陁做作亦蹊蹊睡
來同衾枕死去不分離小和尚片時狂性起大和尚魄
喪魂飛長街上露出這些兒只因胡道者害了海闍黎
這件事滿城裡都講動了那婦人也驚得呆了自不敢說
只是肚裡暗暗地叫苦楊雄在鄆州府裡有人告道殺死
和尚頭陁心裡早瞧了七八分尋思此一事准是石秀做
出來了我前日一時間錯怪　他我今日閒些且去尋他
問他個眞實正走過州橋前來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哥
哥那里去楊雄回過頭來見是石秀便道兄弟我正沒尋

石三郎精細真有意思楊雄一蒸漢耳

你處石秀道哥哥且來我下處和你說話把楊雄引到客店裡小房內說道哥哥兄弟不說謊麼楊雄道兄弟你休怪我是我一時愚蠢不是了酒後失言反被那婆娘瞞過了怪兄弟相鬧不得我今特來尋賢弟負荊請罪石秀道哥哥兄弟雖是個不才小人却是頂天立地的好漢如何肯做這等之事怕哥哥日後中了奸計因此來尋哥哥有表記教哥哥看將過和尚頭陀的衣裳盡剝在此楊雄看了心頭火起便道兄弟休怪我今夜碎割了這賤人出這口惡氣石秀笑道你又來了你既是公門中勾當的人如何不知法度你又不曾拿得他眞姦如何殺得人倘或是小弟胡說時却不錯殺了人楊雄道是此怎生罷休得石

秀道哥哥只依着小弟的言說教你做個好男子楊雄道賢弟你怎地教我做個好男子石秀道此間東門外有一座翠屏山好生僻靜哥哥到明日只說道我多時不曾燒香我今來和大嫂同去把那婦人賺將出來就帶了迎兒同到山上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當頭對面把這是非都對得明白了哥哥那時許與一紙休書弃了這婦人却不是上着楊雄道凡弟何必說得你身上清潔我已知了都是那婦人謊說石秀道不然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來眞實的事楊雄道既然兄弟如此高見必不差了我明日准定和那賤人來你却休要悞了石秀道小弟不來時所言俱是虛謬楊雄當下別了石秀離了客店且去府裡辦事

至晚回家並不提起亦不說甚只和每日一般次日天明起來對那婦人說道我昨夜夢見神人叫我說有舊願不曾還得向日許下東門外嶽廟裏那炷香願未曾還得今日我閒些要去還了須和你同去那婦人道你便自去還了罷要我去何用楊雄道這願心却是當初說親時許下的必須要和你同去那婦人道既是恁地我們早吃些素飯燒湯洗浴了去楊雄道我去買香紙雇轎子你便洗浴了梳頭插帶了等我就叫迎兒也去走一遭楊雄又來客店裡相約石秀飯罷便來兄弟休悞石秀道哥哥你若擡得來時只教在半山裡下了轎你三個步行上來我自在上面一個僻處等你不要帶閒人上來楊雄約了石秀買

了紙燭歸來吃了早飯那婦人不知有此事只顧打扮的齊齊整整迎兒也揷帶了轎夫扛轎子早在門前伺候楊雄道泰山看家我和大嫂燒香了便回潘公道多燒香早去早回那婦人上了轎子迎兒跟着楊雄也隨在後面出得東門來楊雄低低分付轎夫道與我擡上翠屏山去我自多還你些轎錢不到一個時辰早來到那翠屏山上但見

遠如藍靛近若翠屏澗邊老檜摩雲岩上野花映日漫漫青草滿目盡是荒墳裊裊白楊回首多應亂冢一望並無閒寺院崔鬼好似北邙山

原來這座翠屏山却在薊州東門外二十里都是人家的

亂墳上面並無菴舍寺院層層盡是古墓當下楊雄把那婦人擡到半山叫轎夫歇下轎子扳去葱管搭起轎簾叫那婦人出轎來婦人問道却怎地來這山裡楊雄道你只顧且上去轎夫只在這里等候不要來少刻一發打發你酒錢轎夫道這個不妨小人自只在此間伺候便了楊雄引着那婦人并迎兒三個人上了四五層山坡只見石秀坐在上面那婦人道香紙如何不將來楊雄道我自先使人將上去了把婦人一扶扶到一處古墓裡石秀便把包裹腰刀桿棒都放在樹根前來道嫂嫂拜揖那婦人連忙應道叔叔怎地也在這里一頭說一面肚裡吃了一驚石秀道在此專等多時楊雄道你前日對我說道叔叔多遍

把言語調戲你又將手摸着你胸前問你有孕也未今日這里無人你兩個對的明白那婦人道哎呀過了的事只顧說甚麼石秀睜着眼來道嫂嫂你怎麼說這般閒話正要哥哥面前說個明白那婦人道叔叔你沒事自把髯兒提做甚麼石秀道嫂嫂你休要硬諍教你看個証見便去包裹裡取出海闇黎并頭陁的衣服來撒放地下道你認得麼那婦人看了飛紅了臉無言可對石秀颩地掣出腰刀便與楊雄說道此事只問迎兒便知端的楊雄便揪過那丫頭跪在面前喝道你這小賤人快好好實說怎地在和尚房裡入姦怎生約會把香卓兒爲號如何教頭陁來敲本魚實對我說饒你這條性命但瞞了一句先把你剁

做肉泥迎兒叫道官人不干我事不要殺我我說與你却把僧房中吃酒上樓看佛牙赶他下樓來看潘公酒醒說起兩個背地裡約下第三日教頭陀來化齋飯叫我取銅錢布施與他娘子和他約定但是官人當牢上宿要我掇香卓兒放出後門外便是暗號頭陀來看了却去報知和尚當晚海闍黎扮做俗人帶頂頭巾入來五更裡只聽那頭陀來敲木魚響高聲念佛爲號叫我開後門放他出去但是和尚來時瞞我不得只得對我說了娘子許我一付釧鐲一套衣裳我只得隨順了似此往來通有數十遭後來便吃殺了又與我幾件首飾教我對官人說石叔叔把言語調戲一節這個我眼裡不曾見因此不敢說只此是

實並無虛謬迎兒說罷石秀便道哥哥得知麼這般言語須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說請哥哥却問嫂嫂備細緣由楊雄揪過那婦人來喝道賊賤人了頭已都招了便你一些兒休賴再把實情對我說了饒了你賤人一條性命那婦人說道我的不是了你看我舊日夫妻之面饒恕了我這一遍石秀道哥哥舍糊不得須要問嫂嫂一個明白備細緣由楊雄喝道賤人你快說那婦人只得把倫和尚的事從做道場夜里說起直至往來一一都說了石秀道你却怎地對哥哥倒說我來調戲你那婦人道前日他醉了罵我我見他罵得蹺蹊我只猜是叔叔看見破綻說與他到五更裡又提起來問叔叔如何我却把這段話來支吾實

是叔叔並不曾恁地石秀道今日三面說得明白了任從哥哥心下如何措置楊雄道兄弟你與我拔了這賤人的頭面剝了衣裳我親自伏侍他石秀便把那婦人頭面首飾衣服都剝了楊雄割兩條裙帶來親自用手把婦人綁在樹上石秀也把迎兒的首飾都去了遞過刀來說道哥哥這個小賤人留他做甚麼一發斬草除根楊雄應道果然兄弟把刀來我自動手迎兒見頭勢不好却待要叫楊雄手起一刀揮作兩段那婦人在樹上叫道叔叔勸一勸石秀道嫂嫂哥哥自來伏侍你楊雄向前把刀先幹出舌頭一刀便割了且教那婦人叫不的楊雄却指着罵道你這賊賤人我一時間誤聽不明險些被你備過了一者壞

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後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爲強我想你這婆娘心肝五臟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一刀從心窩裡直割到小肚子上取出心肝五臟掛在松樹上楊雄又將這婦人七事件分開了却將後面衣服都拴在包裹裡了楊雄道兄弟你且來和你商量一個長便如今一個奸夫一個淫婦都已殺了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立命石秀道兄弟已尋思下了自有個所在請哥哥便行不可躭遲楊雄道却是那里去石秀道哥哥殺了人兄弟又殺人不去投梁山泊入夥却投那里去

正是

姦淫婦女說緣因　頃刻屍骸化作塵　若欲避他災

楊雄道且住我和你又不曾認得他那里一個人如何便肯收錄我們石秀道哥哥差矣如今天下江湖上皆聞山東及時雨宋公明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誰不知道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藝愁甚不收留楊雄道凡事先難後易免得後患我却不合是公人只恐他疑心不肯安着我們石秀笑道他不是押司出身我教哥哥一發放心前者哥哥認義兄弟那一日先在酒店裡和我吃酒的那兩個人一個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他與兄弟十兩一錠銀子尚兀自在包裡因此可去投托他楊雄道既有這條門路我去收拾了些盤纏便走石秀道

哥哥你也這般鬼祟倘或入城事發拿住如何脫身放着包裹裡見有若干鈔劍首飾兄弟又有些銀兩再有三五個人也勾用了何須又去取討惹起是非來如何救解這事少時便發不可遲滯我們只好望山後走石秀便背上包裹拿了桿棒楊雄插了腰刀在身邊提了朴刀却待要離古墓只見松樹後走出一個人來叫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把人割了却去投奔梁山泊入夥我聽得多時了楊雄石秀看時那人納頭便拜楊雄却認得這人姓時名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流落在此則一地里做些飛簷走壁跳籬騙馬的勾當曾在薊州府裡吃官司却得楊雄救了他人都叫他做鼓上蚤怎見得時遷的好處有詩爲証

骨軟身軀健　眉濃眼目鮮　形容如怪族　行步似
飛仙　夜靜穿墻過　更深繞屋懸　偷營高手客
鼓上蝨時遷

當時楊雄喝道便問時遷你說甚麼時遷道節級哥哥聽稟小人近日沒甚道路在這山裏掘些古墳見兩分東西因見哥哥在此行事不敢出來衝撞却聽說去投梁山泊入夥小人如今在此只做得些偷鷄盜狗的勾當幾時是了跟隨的二位哥哥上山去却不好未知尊意肯帶挈小人麼石秀道既是好漢中人物他那里如今招納壯士那爭你一個若如此說時我們一同去時遷道小人却認得小路去當下引了楊雄石秀三個人自取小路下後山投

梁山泊去了却說這兩個轎夫在半山裡等到紅日平西不見三個下來分付了又不敢上去挨不過了不免信步尋上山來只見一羣老鴉成團打堆在古墓上兩箇轎夫上去看時原來却是老鴉奪那肚腸吃以此聒噪轎夫看了吃那一驚慌忙回家報與潘公一同去薊州府裡首告知府隨即差委一員太尉帶了仵作行人來羣屏山檢驗屍首已了回覆知府稟道檢得一口婦人潘巧雲割在松樹邊使女迎兒殺死在古墓下墳邊遺下一堆婦人頭陁衣服知府聽了道想起前日海和尚頭陁的事備細詢問潘公那老子把這僧房酒醉一節和這石秀出去的緣由都說了一遍知府道眼見得是此婦人與這和尚通姦那

知府道眼白

女使頭陁做脚想這石秀那厮路見不平殺死頭陁和尚楊雄這厮今日殺了婦人女使無疑定是如此只拿得楊雄石秀便知端的當即行移文書出給賞錢捕獲楊雄石秀其餘轎夫人等各放回聽候潘公自去買棺木將屍首殡葬不在話下再說楊雄石秀時遷離了薊州地面在路夜宿曉行不則一日行到鄆州地面過得香林洼早望見一座高山不覺天色漸漸晚了看見前面一所靠溪客店三個人行到門前看時但見

前臨官道後傍大溪數百株垂柳當門一兩樹梅花傍屋荊榛籬落周廻遠定茅茨蘆葦簾櫳前後遮藏土炕右壁廂一行書篤門閂暮接五湖賓左勢下七字句庭

戶朝迎三島客雖居野店荒村外亦有高車駟馬來

當日黃昏時候店小二却待関門只見這三個人撞將入來小二問道客人來路遠以此晚了時遷道我們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因此到得晚了小二哥放他三個入來安歇問道客人不曾打火麼時遷道我們自理會小二道今日沒客歇竈上有兩隻鍋乾淨客人自用不妨時遷問道店裡有酒肉賣麼小二道今日早起有些肉都被近村人家買了去只剩得一瓮酒在這里並無下飯時遷道也罷先借五升米來做飯却理會小二哥取出米來與時遷就淘了做起一鍋飯來石秀自在房中安頓行李楊雄取出一隻釵兒把與店小二先回他這瓮酒來吃明日一

發箅帳小二哥收了欽兒便去裡面掇出那瓮酒來開了將一碟兒熟菜放在卓子上時遷先提一桶湯來叫楊雄石秀洗了脚手一面篩酒來就來請小二哥一處坐地吃酒放下四隻大碗斟下酒來吃石秀看見店中簷下揷着十數把好朴刀問小二哥道你家店裡怎的有這軍器小二哥應道都是主人家留在這里石秀道你家主人是甚麽樣人小二道客人你是江湖上走的人如何不知我這里的名字前面那座高山便喚做獨龍岡山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岡子便喚做獨龍岡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這裡方圓三百里却喚做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爲祝氏三傑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各

家分下兩把朴刀與他這里喚作祝家店常有數十個家人來店裡上宿以此分下朴刀在這里石秀道他分軍器在店裡何用小二道此間離梁山泊不遠地方較近只恐他那里賊人來借粮因此准備下石秀道我與他些銀兩回與我一把朴刀用如何小二哥道這個却使不得器械上都編着字號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我這主人法度不輕石秀笑道我自取笑你你却便慌且只顧飲酒小二道小人吃不得了先去歇了客人自便寬飲幾盃小二哥去了楊雄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只見時遷道哥哥要肉吃麽楊雄道店小二說沒了肉賣你又那里得來時遷嘻嘻的笑着去竈上提出一隻老大公鷄來楊雄問道

那里得這鷄來時遷道小弟却絶去後面淨手見這隻鷄在籠里尋思沒甚與哥哥吃酒被我悄悄把去溪邊殺了提桶湯去後面就那里尋得乾淨煮得熟了把來與二位哥哥吃楊雄道你這廝還是這等賊手賊脚石秀笑道還不改本行三個笑了一回把這鷄來手撕開吃了一面盛飯來吃只見那店小二畧睡一睡放心不下扒將起來前後去照管只見厨卓上有些鷄毛都是鷄骨頭却去竈上看時半鍋肥汁小二慌忙去後面籠裡看時不見了鷄連忙出來問道客人你們好不達道理如何偷了我店裡報晓的鷄吃時遷道見鬼了耶耶我自路上買得這隻鷄來吃何曾見你的鷄小二道我店裡的鷄却那里去了時遷

道敢被野猫拖了黃猩子吃了鵰鷹撲了去我却怎地得知小二道我的鷄總在籠裡不是你偷了是誰石秀道不要爭值幾錢倍了你便罷店小二道我的是報曉鷄店內少他不得你便陪我十兩銀子也不濟只要還我鷄石秀大怒道你詐哄誰老爺不陪你便怎地店小二笑道客人你們休要在這里討野火吃只我店裡不比別處客店拿你到莊上便做梁山泊賊寇解了去石秀聽了大罵道便是梁山泊好漢你怎麼拿了我去請賞楊雄也怒道好意還你些錢不陪你怎地拿我去小二叫一聲有賊只見店裡赤條條地走出三五個大漢來逕奔楊雄石秀來被石秀手起一拳一個都打翻了小二哥正待要叫被時遷一

掌打腫了臉作聲不得這幾個大漢都從後門走了楊雄道兄弟這厮們以定去報人來我們快吃了飯走了罷三個當下吃飽了把包裹分開腰了穿上麻鞋跨了腰刀各人去鎗架上揀了一條好朴刀石秀道左右只是左右不可放過了他便去竈前尋了把草竈裡點個火望裡面四下焠着看那草房被風一搧刮刮雜雜火起來那火頃刻間天也似殷大三個拽開脚步望大路便走正是

小忿原來爲攘鷄　便教兵燹及黔黎　智多星用連環計　祝氏莊園作粉齏 好詩

三個人行了兩個更次只見前面後面火把不計其數約有一二百人發着喊赶將來石秀道且不要慌我們且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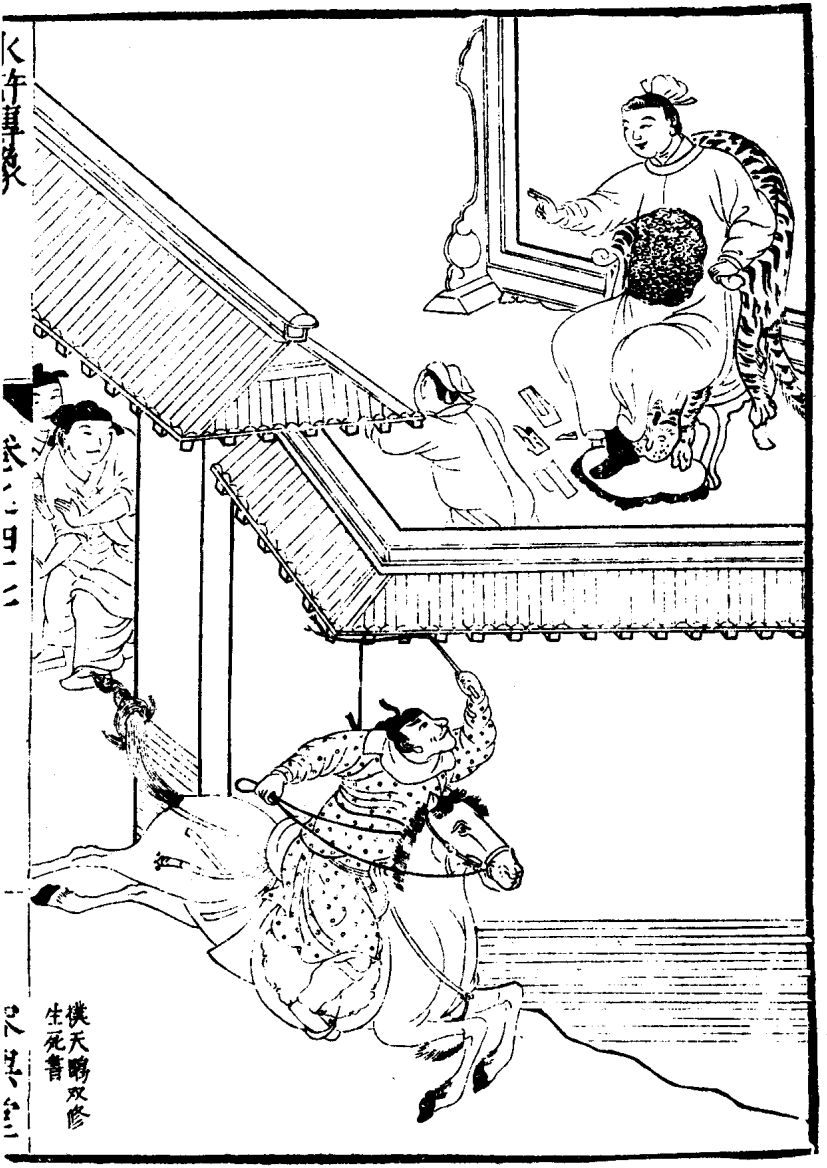
小路走楊雄道且住一個來殺一個兩個來殺一雙待天色明朗却走說猶未了四下裡合攏來楊雄當先石秀在後時遷在中三個挺着朴刀來戰莊客那夥人初時不知輪着鎗棒赶來楊雄手起朴刀早戳翻了五七個前面的便走後面的急待要退石秀赶入去又搠翻了六七人四下裡莊客見說殺傷了十數人都是要性命的思量不是頭都退了去三個得一步赶一步正走之間喊聲又起枯草裡舒出兩把撓鉤正把時遷一撓鉤搭住拖入草窩去了石秀急轉身來救時遷背後又舒出兩把撓鉤來却得楊雄眼快便把朴刀一撥兩把撓鉤撥開去了將朴刀望草裡便戳發聲喊都走了兩個見捉了時遷怕深入重地

亦無心戀戰顧不得時遷了且四下里尋路走罷見東邊火把亂明小路上又無叢林樹木兩個便望東邊來衆莊客四下里赶不着自救了帶傷的人去將時遷背剪綁了押送祝家莊來且說楊雄石秀走到天明望見前面一座村落酒店石秀道哥哥前頭酒肆裡買碗酒飯吃了去就問路程兩個便入村店裡來倚了朴刀對面坐下叫酒保取些酒來就做些飯吃酒保一面鋪下菜蔬案酒盪將酒來方欲待吃只見外面一個人奔將入來身材長大生得闊臉方腮眼鮮耳大貌醜形麤穿一領茶褐細衫戴一頂萬字頭巾繫一條白絹搭膊下面穿一雙油膀靴叫道大官人教你們挑擔來莊上納店主人連忙應道裝了擔少

刻便送到莊上那人分付了便轉身又說道快挑來却待出門正從楊雄石秀面前過楊雄却認得他便叫一聲小郎你如何却在這里不看我一看那人回轉頭來看了一看却也認得便叫道恩人如何來到這里望着楊雄石秀便拜不是楊雄撞見了這個人有分教梁山泊內惱犯了那個英雄獨龍岡前亂殺下一堆屍首直教祝家莊上三番鬧宛子城中大隊來畢竟楊雄石秀遇見的那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石家三郎作事精細勇而且智如楊雄者特草草耳雖然當局迷旁觀清一雄已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六　終




求公明一打祝家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七

第四十七回

撲天鵰雙修生死書　宋公明一打祝家莊

詩曰

聰明遭折挫　狡獪失便宜　損人終有報　倚勢必遭危　良善爲身福　剛強是禍基　直饒三傑勇　難犯宋江威

話說當時楊雄扶起那人來叫與石秀相見石秀便問道這位兄長是誰楊雄道這個兄弟姓杜名興祖貫是中山府人氏因爲他面顏生得麄莽以此人都喚他做鬼臉兒上年間做買賣來到薊州因一口氣上打死了同夥的客

容與堂藏板

人吃官司監在薊州府裡楊雄見他說起拳棒都省得一力維持救了他不想今日在此相會杜興便問道恩人爲何公幹來到這里楊雄附耳低言道我在薊州殺了人命欲要投梁山泊去入夥昨晚在祝家店投宿因同一個來的火伴時遷偷了他店裡報曉鷄吃一時與店小二鬧將起來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燒了我三個連夜逃走不隄防背後赶來我弟兄兩個殺翻了他幾個不想亂草中間舒出兩把搕鈎把時遷搭了去我兩個亂撞到此正要問路不想遇見賢弟杜興道恩人不要慌我教放時遷還你楊雄道賢弟少坐同飲一盃三人坐下當時飲酒杜興便道小弟自從離了薊州多得恩人的恩惠來到這里感承

此間一個大官人見愛收錄小弟在家中做個主管每日
撥萬論千盡托付杜興身上以此不想回鄉去楊雄道此
間大官人是誰杜興道此間獨龍岡前面有三座山岡列
着三個村坊中間是祝家莊西邊是扈家莊東邊是李家
莊這三處莊上三村裡等來總有一二萬軍馬人等惟有
祝家莊最豪傑爲頭家長喚做祝朝奉有三個兒子名爲
祝氏三傑長子祝龍次子祝虎三子祝彪又有一個教師
喚做鐵棒欒廷玉此人有萬夫不當之勇莊上自有一二
千了得的莊客西邊有個扈家莊莊主扈太公有個兒子
喚做飛天虎扈成也十分了得惟有一個女兒最英雄名
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雙刀馬上如法了得這里

容與堂藏板

東村莊上却是杜興的主人姓李名應能使一條渾鉄點鋼鎗背藏飛刀五口百步取人神出鬼沒這三村結下生死誓願同心共意但有吉凶遍相救應惟恐梁山泊好漢過來借粮因此三村準備下抵敵他如今小弟引二位到莊上見了李大官人求書去荅救時遷楊雄又問道你那李大官人莫不是江湖上喚撲天鵰的李應杜興道正是他石秀道江湖上只聽得說獨龍岡有個撲天鵰李應是好漢却原來在這里多聞他眞個了得是好男子我們去走一遭楊雄便喚酒保計筭酒錢杜興那里肯要他還便自招了酒錢三個離了村店便引楊雄石秀來到李家莊上楊雄看時眞個好大莊院外面週迴一遭潤港粉墻傍

岸有數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樹門外一座弔橋接着莊門入得門來到廳前兩邊有二十餘座鎗架明晃晃的都插滿軍器杜興道兩位哥哥在此少等待小弟入去報知請大官人出來相見杜興入去不多時只見李應從裡面出來楊雄石秀看時果然好表人物有臨江仙詞爲証

鶻眼鷹睛頭似虎燕頷猿臂狼髯疎財仗義結英豪愛騎雪白馬喜看絳紅袍背上飛刀藏五把點鋼鎗斜嵌銀條性剛誰敢犯分毫李應真壯士名號撲天鵰

當時李應出到廳前杜興引楊雄石秀上廳拜見李應連忙荅禮便教上廳請坐楊雄石秀再三謙讓方纔坐了李應便叫取酒來且相待楊雄石秀兩個再拜道望乞大官

容與堂藏板

人致書與祝家莊求救時遷性命生死不敢有忘李應教
請門館先生來商議修了一封書緘填寫名諱使個圖書
印記便差一個副主管賫了備一匹快馬星火去祝家莊
取這個人來那副主管領了東人書札上馬去了楊雄石
秀拜謝罷李應道二位壯士放心小人書去便當放來楊
雄石秀又謝了李應道且請去後堂少叙三盃等待兩個
隨進裡面就具早膳相待飯罷吃了茶李應問些鎗法見
楊雄石秀說的有理心中甚喜已牌時分那個副主管回
來李應喚到後堂問道去取的這人在那里主管荅道小
人親見朝奉下了書倒有放還之心後來走出祝氏三傑
反焦燥起來書也不回人也不放定要解上州去李應失

驚道他和我三家村裡結生死之交書到便當依允如何恁地起來必是你說得不好以致如此杜興你須自去走一遭親見祝朝奉說個仔細緣由杜興道小人愿去只求東人親筆書緘到那里方纔肯放李應道說得是急取一幅花箋紙來李應親自寫了書札封皮面上使一個諱字圖書把與杜興接了後槽牽過一匹快馬備上鞍轡拿了鞭子便出莊門上馬加鞭迭祝家莊去了李應道二位放心我這封親筆書去少刻定當放還兄弟相見楊雄石秀深謝了留在後堂飲酒等待看看天色待晚不見杜興回來李應心中疑惑再教人去接只見莊客報道杜主管回來了李應問道幾個人回來莊客道只是主管獨自一個

跑馬回來李應槌看頭道却又作怪往常這廝不是這等
模樣今日緣何凭地楊雄石秀都跟出前廳來看時只見
杜興下了馬入得莊門見他模樣氣得紫漲了面皮半晌
說不的話杜興怒氣時有詩爲証

怪眼圓睜誰敢近　神眉剔豎果難當　生來長在中
山府　鬼臉英雄性最剛

李應出到前廳連忙問道你且說備細緣故怎麼地來杜
興道小人賫了東人書呈到他那里第三重門下却好遇
見祝龍祝虎祝彪弟兄三個坐在那里小人聲了三個喏
祝彪喝道你又來做甚麼小人躬身稟道東人有書在此
拜上祝彪那厮變了臉罵道你那主人恁地不曉人事早

晌使個潑男女來這里下書要討那個梁山泊賊人時遷如今我正要解上州裡去又來怎地小人說道這個時遷不是梁山泊人數他自是薊州來的客人今投敝莊東人不想誤燒了官人店屋明日東人自當依舊蓋還萬望高擡貴手寬恕寬恕祝家三個都叫道不還不還小人又道官人請看東人書札在此祝彪那廝接過書去也不折開來看就手扯的粉碎喝叫把小人直又出莊門祝彪祝虎發話道休要惹老爺們性發把你那李應捉來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小人若對東人不盡言說實被那三個畜生無禮把東人百般穢罵便喝叫莊客來拿小人被小人飛馬走了於路上氣死小人叵耐那廝枉與他許多年結

生死之交今日全無些仁義那李應聽罷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心頭那把無明業火高擧三千丈按納不下大呼莊客快備我那馬來楊雄石秀諫道大官人息怒休爲小人們壞了貴處義氣李應那里肯聽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黃金鎖子甲前後獸面掩心穿一領大紅袍背胯邊插着飛刀五把拿了點鋼鎗戴上鳳翅盔出到莊前點起三百悍勇莊客杜興也披一副甲持把鎗上馬帶領二十餘騎馬軍楊雄石秀也抓扎起挺着朴刀跟着李應的馬逕逾祝家莊來日漸銜山時分早到獨龍岡前但將人馬排開原來祝家莊又盖得好占着這座獨龍山岡四下一遭闊港那莊正造在岡上有三層城墻都是頑石壘砌的約

高二丈前後兩座莊門兩條吊橋墻裡四邊都盖窩舖四下里遍插着鎗刀軍器門樓上排着戰鼓銅鑼李應勒馬在莊前大罵祝家三子怎敢毀謗老爺只見莊門開處擁出五六十騎馬來當先一騎似火炭赤的馬上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出馬怎生打扮

頭戴縷金鳳翅荷葉盔身穿連環瑣子梅花甲腰懸一付弓和箭手執二件刀與鎗馬額下紅纓如血涂寶鐙邊氣焰似雲霞

當下李應見了祝彪指着大罵道你這厮口邊胎腥未退頭上胎髮猶存你爺與我結生死之交誓願同心共意保護村坊你家但有事情要取人時早來早放要取物件無

有不奉我今一個平人二次修書來討你如何扯了我的書札耻辱我名是何道理祝彪道俺家雖和你結生死之交誓愿同心協意共捉梁山泊反賊掃清山寨你如何却結連反賊意在謀叛李應喝道你說他是梁山泊甚人你這廝却寃平人做賊當得何罪祝彪道賊人時遷已自招了你休要在這里胡說亂道遮掩不過你去便去不去時連你捉了也做賊人解送李應大怒拍坐下馬挺手中鎗便搶祝彪兩邊擂起鼓來祝彪縱馬去戰李應兩個就獨龍岡前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鬥了十七八合祝彪戰李應不過撥回馬便走李應縱馬赶將去祝彪把鎗橫擔在馬上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得較親背翻身

一箭李應急躲時臂上早着李應翻筋斗墜下馬來祝彪便勒轉馬來搶人楊雄石秀見了大喝一聲撚兩條朴刀直逢祝彪馬前殺將來祝彪抵當不住急勒回馬便走早被楊雄一朴刀戳在馬後脟上那馬負疼壁直立起來險些兒把祝彪掀在馬下却得隨從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將來楊雄石秀見了自思又無衣甲遮身只得退回不赶杜興也自把李應救起上馬先去了楊雄石秀跟了衆莊客也走了祝家莊人馬赶了二三里路見天色晚來也自回去了杜興扶着李應回到莊前下了馬同入後堂坐衆宅眷都出來看視拔了箭矢伏侍卸了衣甲便把金瘡藥敷了瘡口連夜在後堂商議楊雄石秀說道既是大官人

容與堂藏板

被那厮無禮又中了箭非不効力時遷亦不能勾出來我弟兄兩個只得上梁山泊去懇告晁宋二公并衆頭領來與大官人報仇就救時遷李應道非是我不用心實出無奈兩位壯士只得休怪叫杜興取些金銀相贈楊雄石秀那里肯受李應道江湖之上二位不必推却兩個方纔收受拜辭了李應杜興送出村口指與大路杜興作別了自回李家莊不在話下且說楊雄石秀取路投梁山泊來早望見遠遠一處新造的酒店那酒旗兒直挑出來兩個入到店裡買些酒吃就問路程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設做眼的酒店正是石勇掌管兩個一面吃酒一頭動問酒保上梁山泊路程石勇見他兩個非常便來荅應道你兩

位客人從那里來要問上山去怎地楊雄道我們從薊州來石勇猛可想起道莫非足下是石秀麼楊雄道我乃是楊雄這個兄弟是石秀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石勇慌忙道小子不認得前者戴宗哥哥到薊州回來多曾稱說兄長聞名久矣今得上山且喜且喜三個敘禮罷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石勇說了石勇隨即叫酒保置辦分例酒來相待推開後面水亭上窓子搜起弓放了一枝鵰箭只見對港蘆葦叢中早有小嘍囉搖過船來石勇便邀二位上船直送到鴨嘴灘上岸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報知早見戴宗楊林下山來迎接俱各敘禮罷一同上至大寨裡衆頭領知道有好漢上山都來聚會大寨坐下戴宗楊

林引楊雄石秀上廳參見晁盖宋江并衆頭領相見已罷晁盖細問兩個踪跡楊雄石秀把本身武藝投托入夥先說了衆人大喜讓位而坐楊雄漸漸說到有個來投托大寨同入夥的時遷不合偷了祝家店裏報曉鷄一時爭鬧起來石秀放火燒了他店屋時遷被捉李應二次修書去討怎當祝家三子堅執不放誓願要捉山寨裡好漢且又千般辱罵叵耐那厮十分無禮不說萬事皆休絶然說罷晁盖大怒喝叫孩兒們將這兩個與我斬乞報來正是

楊雄石秀訴衷腸　可笑時遷行不臧　惹得羣雄齊發怒　興兵三打祝家莊

宋江慌忙勸道哥哥息怒兩個壯士不遠千里而來同心

協助如何却要斬他晁蓋道俺梁山泊好漢自從夥併王倫之後便以忠義爲主全施仁德於民一個個兄弟下山去不曾折了銳氣新舊上山的兄弟們各各都有豪傑的光彩這厮兩個把梁山泊好漢的名目去偷鷄吃因此連累我等受辱今日先斬了這兩個將這厮首級去那里號令便起軍馬去就洗蕩了那個村坊不要輸了銳氣如何孩兒們快斬了報來宋江勸住道不然哥哥不聽這兩位賢弟却絕所說那個鼓上蚤時遷他原是此等人以致惹起祝家那厮來豈是這二位賢弟要玷辱山寨我也每每聽得有人說祝家莊那厮要和俺山寨敵對即目山寨人馬數多錢粮缺少非是我等要去尋他那厮倒來吹毛求

疵因而正好乘勢去拿那厮若打得些莊倒有三五年粮食非是我們生事害他其實那厮無禮哥哥權且息怒小可不才親領一支軍馬啟請幾位賢弟們下山去打祝家莊若不洗蕩得那個村坊誓不還山一是與山寨報仇不拆了銳氣二乃免此小輩被他耻辱三則得許多粮食以供山寨之用四者就請李應上山入夥吳學究道兄長之言最好豈可山寨自斬手足之人戴宗便道寧乃斬了小弟不可絶了賢路衆頭領力勸晁蓋方纔免了二人楊雄石秀也自謝罪宋江撫諭道賢弟休生異心此是山寨號令不得不如此便是宋江倘有過失也須斬首不敢容情如今新近又立了鉄面孔目裴宣做軍政司賞功罰罪已

有定例賢弟只得恕罪恕罪楊雄石秀拜罷謝罪已了晁蓋叫去坐于楊林之下山寨裡都喚小嘍囉來參賀新頭領已畢一面殺牛宰馬且做慶喜筵席撥定兩所房屋教楊雄石秀安歇每人撥十個小嘍囉伏侍當晚席散次日再備筵席會衆商量議事宋江教喚鉄面孔目裴宣計較下山人數啟請諸位頭領同宋江去打祝家莊定要洗蕩了那個村坊商議已定除晁蓋頭領鎮守山寨不動外留下吳學究劉唐并阮家三弟兄呂方郭盛護持大寨原撥定守灘守閑守店有幹事人員俱各不動又撥新到頭領孟康管造舡隻頂替馬麟監督戰舡寫下告示將下山打祝家莊頭領分作兩起頭一撥宋江花榮李俊穆弘李逵

王矮虎此行銳有吹喜氣

楊雄石秀黃信歐鵬楊林帶領三千小嘍囉二百馬軍披掛已了下山前進第二撥便是林冲秦明戴宗張橫張順馬麟鄧飛王矮虎白勝也帶領三千小嘍囉三百馬軍隨後接應再着金沙灘鴨嘴灘二處小寨只教宋萬鄭天壽守把就行接應粮艸晁盖送路已了自回山寨且說宋江并衆頭領逕奔祝家莊來於路無話早來到獨龍山前尚有一里多路前軍下了寨柵宋江在中軍帳裡坐下便和花榮商議道我聽得說祝家莊裡路徑甚雜未可進兵且先使兩個入去探聽路途曲折然後進去知得順逆路程却纔進去與他敵對李逵便道哥哥兄弟閒了多時不曾殺得一個人我便先去走一遭宋江道兄弟你去不得若

李大哥舉意是個趣人

破陣衝敵用着你先去這是做細作的勾當用你不着李逵笑道量這箇鳥莊何須哥哥費力只兄弟自帶了三二百個孩兒們殺將去把這個鳥莊上人都砍了何須要人先去打聽宋江喝道你這廝休胡說且一壁廂去叫你便來李逵走開去了自說道打死幾個蒼蠅也何須大驚小怪宋江便喚石秀來說道兄弟曾到彼處可和楊林走一遭石秀便道如今哥哥許多人馬到這里他莊上如何不隄備我們扮做甚麽樣人入去好楊林便道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師去身邊藏了短刀手裡擎着法環於路搖將入去你只聽我法環響不要離了我前後石秀道我在薊州原曾賣柴我只是挑一擔柴進去賣便了身邊藏了暗

器有些緩急圖撈也用得着楊林道好好我和你計較了今夜打點五更起來便行宋江聽了心中也喜有詩爲証

攘雞無賴咲時遷　被捉遭刑不可言　搔動宋江諸煞曜　三莊迅埽作平川

且說石秀挑着柴擔先入去行不到二十里來只見路徑曲折多雜四下里湾環相似樹木叢密難認路頭石秀便歇下柴擔不走聽得背後法環響得漸近石秀看時却見楊林頭帶一箇破笠子身穿一領舊法衣手裡擎着法環於路摇將進來石秀見没人叫住楊林說道看見路徑湾雜難認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隨李應來時的路天色已晚他們衆人都是熟路正看不仔細楊林道不要管他路

石秀此人的心是用得

徑曲直只顧揀大路走便了石秀又挑了柴只顧望大路先走見前面一村人家數處酒店肉店石秀挑着柴便望酒店門前歇了只見店內把朴刀鎗又插在門前每人身上穿一領黃背心寫個大祝字往來的人亦各如此石秀見了便看着一個年老的人唱個喏拜揖道丈人請問此間是何風俗爲甚都把刀鎗插在當門那老人道你是那里來的客人原來不知只可快走石秀道小人是山東販棗子的客人消折了本錢回鄉不得因此擔柴來這里賣不知此間鄉俗地理老人道客人只可快走別處躲避這棗早晚要大厮殺也石秀道此間這等好村坊去處怎地了大厮殺老人道客人你敢真個不知我說與你俺這里

喚做祝家莊村岡上便是祝朝奉衙裡如今惡了梁山泊好漢見今引領軍馬在村口要來厮殺却怕我這村里路雜未敢入來見今駐劄在外面如今祝家莊上行號令下來每戶人家要我們精壯後生准備着但有令傳來便要去策應石秀道丈人村中總有多少人家老人道只我這祝家村也有一二萬人家東西還有兩村人接應東村喚做樸天鵰李應李大官人西村喚扈太公莊有個女兒喚做扈三娘綽號一丈青十分了得石秀道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麼那老人道若是我們初來時不知路的也要吃捉了石秀道丈人怎地初來要吃捉了老人道我這村裡的路有首詩說道好個祝家莊盡是盤陀路容得入

得來只是出不去石秀聽罷便哭起來撲翻身便拜向那老人道小人是個江湖上折了本錢歸鄉不得的人倘或賣了柴出去撞見厮殺走不脫却不是苦爺爺怎地可憐見小人情愿把這擔柴相送爺爺只指與小人出去的路罷那老人道我如何白要你的柴我就買你的你且入來請你吃些酒飯石秀拜謝了挑着柴跟那老人入到屋裡那老人篩下兩碗白酒盛一碗糕糜叫石秀吃了石秀再拜謝道爺爺指教出去的路徑那老人道你便從村里走去只看有白楊樹便可轉灣不問路道濶狹但有白楊樹的轉灣便是活路没那樹時都是死路如有別的樹木轉灣也不是活路若還走差了左來右去只走不出去更兼

容與堂藏板

死路裡地下埋藏着竹篦鉄蒺藜若是走差了踏着飛篦准定吃捉了待走那里去石秀拜謝了便問爺爺高姓那老人道這村里姓祝的最多惟有我覆姓鍾離土居在此石秀道酒飯小人都吃勾了即當厚報正說之間只聽得外面炒鬧石秀聽得道拿了一個細作石秀吃了一驚跟那老人出來看時只見七八十個軍人背綁着一個人過來石秀看時却是楊林剝得赤條條的索子綁着石秀看了只暗暗地叫苦悄悄假問老人道這個拿了的是甚麼人爲甚事綁了他那老人道你不見說他是宋江那里來的細作石秀又問道怎地吃他拿了那老人道說這厮也好大胆獨自一個來做細作打扮做個解魔法師閃入村

裡來却又不認這路只揀大路走了左來右去只走了死路又不曉的白楊樹轉灣抹角的消息人見他走得差了來路蹺蹊報與莊上大官來捉他這廝方纔又掣出刀來手起傷了四五個人當不住這里人多一發上去因此吃拿了有人認得他從來是賊叫做錦豹子楊林說言未了只聽得前面喝道說是莊上三官人巡綽過來石秀在壁縫裡張時看見前面擺着二十對纓鎗後面四五個人騎戰馬都彎弓插箭又有三五對青白哨馬中間擁着一個年少的壯士坐在一匹雪白馬上全付披掛了弓箭手執一條銀鎗石秀自認得他特地問老人道過去相公是誰那老人道這官人正是祝朝奉第三子喚做祝彪定着西村

容與堂藏板

扈家莊一丈青爲妻弟兄三個只有他第一了得石秀拜謝道老爺爺指點尋路出去那老人道今日晚了前面倘或厮殺枉送了你性命石秀道爺爺可救一命則個那老人道你且在我家歇一夜明日打聽得汲事便可出去石秀拜謝了坐在他家只聽得門前四五替報馬報將來排門分付道你那百姓今夜只看紅燈爲號齊心併力捉拿梁山泊賊人解官請賞叫過去了石秀問道這個人是誰那老人道這個官人是本處捕盜巡檢今夜約會要捉宋江石秀見說心中自忖了一回討箇火把叫了安置自去屋後草窩裡睡了却說宋江軍馬在村口屯駐不見楊林石秀出來回報隨後又使歐鵬去到村口出來回報道聽

李大哥不計利害所以反他不得

得那里講動說道捉了一個細作小弟見路徑又雜難認不敢深入重地宋江聽罷忿怒道如何等得回報了進兵又吃拿了一個細作必然陷了兩個兄弟我們今夜只顧進兵殺將入去也要救他兩個兄弟未知你衆頭領意下如何只見李逵便道我先殺入去看是如何宋江聽得隨即便傳將令教軍士都披掛了李逵楊雄前一隊做先鋒使李俊等引軍做合後穆弘居左黃信在右宋江花榮歐鵬等中軍頭領搖旗吶喊擂鼓鳴鑼大刀闊斧殺透祝家莊來比及殺到獨龍岡上是黃昏時分宋江催儹前軍打莊先鋒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揮兩把爽鋼板斧火刺刺地殺向前來到得莊前看時已把弔橋高高地拽起了莊門

裡不見一點火李逵便要下水過去楊雄扯住道使不得
閉開莊門必有計策待哥哥來別有商議李逵那里忍得
住拍着雙斧隔岸大罵道那鳥祝太公老賊你出來黑旋
風爺爺在這里莊上只是不應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楊雄
接着報說莊上並不見人馬亦無動靜宋江勒馬看時莊
上不見刀鎗軍馬心中疑忌猛省道我的不是了天書上
明明戒說臨敵休急暴是我一時見不到只要救兩個兄
弟以此連夜起兵不期深入重地直到了他莊前不見敵
軍他必有計策快教三軍且退李逵叫道哥哥軍馬到這
里了休要退兵我與你先殺過去你都跟我來說由未了
莊上早知只聽得祝家莊裡一個號砲直飛起半天裡去

那獨龍岡上千百把火把一齊點着那門樓上弩箭如雨點般射將來宋江道取舊路回軍只見後軍頭領李俊人馬先發起喊來說道來的舊路都阻塞了必有埋伏宋江教軍兵四下里尋路走李逵揮起雙斧徃來尋人厮殺不見一個敵軍只見獨龍岡上山頂又放一箇跑來響聲未絶四下里喊聲震地驚的宋公明目睜口呆罔知所措你便有文韜武略怎逃出地網天羅直饒班馬才能難脫龍潭虎穴正是安排縛虎擒龍計要捉驚天動地人畢竟宋公明并衆將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人家少年子弟不識世務任着他驕傲性氣

每足喪家亡身如祝鮀者可鑑也



一大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雨打祝家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八

第四十八回

一丈青單捉王矮虎　宋公明兩打祝家莊

詩曰

虎嘯狼吞滿四方　三莊人馬勢無雙　天王綽號惟晁蓋　時雨高名羨宋江　可笑金睛王矮虎　翻輸紅粉扈三娘　他年同聚梁山泊　女輩英華獨擅場

話說當下宋江在馬上看時四下里都有埋伏軍馬且教小嘍囉只往大路殺將去只聽得五軍屯塞住了衆人都叫苦起來宋江問道怎麼叫苦衆軍都道前面都是盤蛇路走了一遭又轉到這里宋江道教軍馬望火把亮處有

房屋人家取路出去又走不多時只見前軍又發起喊來叫道絕得望火把亮處取路又有苦竹簽鉄蒺藜遍地撒滿鹿角都塞了路口宋江道莫非天喪我也正在慌急之際只聽得左軍中間穆弘隊裡鬧動報來說道石秀來了宋江看時見石秀撚着口刀迸到馬前道哥哥休慌兄弟已知路了暗傳下將令教五軍只看有白楊樹便轉灣走去不要管他路濶路狹宋江催趲人馬只看有白楊樹便轉宋江去約走過五六里路只見前面人馬越添得多了宋江疑忌便喚石秀問道兄弟怎麼前面賊兵衆廣石秀道他有燭燈為號且尋燭燈便走花榮在馬上看見把手指與宋江道哥哥你看見那樹影裡這碗燭燈麼只看我

這箇石秀花榮都有用

等投東他便把那燭燈望東扯若是我們投西他便把那燭燈望西扯只那些兒想來便是號令宋江道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燈花榮道有何難哉便拈弓搭箭縱馬向前望着影中只一箭不端不正恰好把那碗紅燈射將下來四下里埋伏軍兵不見了那碗紅燈便都自亂攛起來宋江叫石秀引路且殺出村口去只聽得前面喊聲連天一帶火把縱橫撩亂宋江教前軍札住且使石秀領路去探不多時回來報道是山寨中第二撥軍馬到了接應殺散伏兵宋江聽罷進兵夾攻奪路迸出村口併殺祝家莊人馬四散去了會合着林冲秦明等衆人軍馬同在村口駐劄却好天明去高阜處下了寨柵整點人馬數內不見了鎮

三山黃信宋江大驚詢問緣故有昨夜跟去的軍人見的來說道黃頭領聽着哥哥將令前去探路不隄防蘆葦叢中竄出兩把撓鈎拖翻馬脚被五七個人活捉去了救護不得宋江聽罷大怒要殺隨行軍漢如何不早報來林冲花榮勸住宋江衆人納悶道莊又不曾打得到折了兩個兄弟似此怎生奈何楊雄道此間有三個村坊結併所有東村李大官人前日已被祝彪那廝射了一箭見今在莊上養疾哥哥何不去與他計議宋江道我正忘了也他便知本處地理虛實分付教取一對肥羊酒選一騎好馬并鞍轡親自上門去求見隨即與林冲秦明權守柵寨宋江帶同花榮楊雄石秀上了馬隨行三百馬軍取路投李

杜興不是。

家莊來到得莊前早見門樓緊閉弔橋高拽起了墻裡擺着許多莊兵人馬門樓上早擂起鼓來宋江在馬上叫道俺是梁山泊義士宋江特來謁見大官人別無他意休要隄備莊門上杜興看見有楊雄石秀在彼慌忙開了莊門放隻小舡過來與宋江聲喏宋江連忙下馬來答禮楊雄石秀近前稟道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兩個投李大官人的喚做鬼臉兒杜興宋江道原來是杜主管相煩足下對李大官人說俺梁山泊宋江久聞大官人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因祝家莊要和俺們做對頭經過此間特獻綵段名馬羊酒薄禮只求一見別無他意杜興領了言語再渡過莊來直到廳前李應帶傷披被坐在床上杜興把宋江

李應是

要求見的言語說了李應道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我如何與他厮見無私有意你可回他話道只說我卧病在床動止不得難以相見改日却得拜會禮物重蒙所賜不敢祗受

三祝英雄不可干　便將羊酒事高談　李應偌傲情

辭僞　緊閉重門不放參　不通

杜興再渡過來見宋江稟道俺東人再三拜上頭領本欲親身迎迓奈緣中傷患軀在床不能相見容日專當拜會重蒙所賜厚禮並不敢祗受宋江道我知你東人的意了我因打祝家莊失利欲求相見則個他恐祝家莊見怪不肯出來相見杜興道非是如此委實患病小人雖是中山

杜興那得知

人氏到此多年了頗知此間虛實事情中間是祝家莊東是俺李家莊西是扈家莊這三村莊上誓願結生死之交有事互相救應今番惡了俺東人自不去救應只恐西村扈家莊上要來相助他莊上別的不打緊只有一個女將喚做一丈青扈三娘使兩口日月刀好生了得却是祝家莊第三子祝彪定爲妻室早晚要娶若是將軍要打祝家莊時不須隄備東邊只要緊防西路祝家莊上前後有兩座莊門一座在獨龍岡前一座在獨龍岡後若打前門干不濟事若是兩面夾攻方可得破前門打緊路雜難認一遭都是盤蛇路徑闊狹不等但有白楊樹便可轉灣方是活路如無此樹便是死路石秀道他如今都把白楊樹木

砍伐去了將何爲記杜興道雖然砍伐了樹加何起得根盡也須有樹根在彼只宜白日進兵去攻打黑夜不可進去宋江聽罷謝了杜興一行人馬却回寨裡來林冲等接着都到大寨裡坐下宋江把李應不肯相見并杜興說的話對衆頭領說了李逵便插口道好意送禮與他那廝不肯出來迎接哥哥我自引三百人去打開鳥莊腦揪這廝出來拜見哥哥宋江道兄弟你不省得他是富貴良民懼怕官府如何造次肯與我們相見李逵笑道那廝想是個小孩子怕見衆人一齊都笑起來宋江道雖然如此說了兩個兄弟陷了不知性命存亡你衆兄弟可竭力向前跟我再去攻打祝家莊衆人都起身說道哥哥將令誰敢不

聽不知教誰前去黑旋風李逵說道你們怕小孩子我便前去宋江道你做先鋒不利今番用你不着李逵低了頭忍氣宋江便點馬麟鄧飛歐鵬王矮虎四個跟我親自做先鋒去第二點戴宗秦明楊雄石秀李俊張橫張順曰勝准備下水路用人第三點林冲花榮穆弘李逵分作兩路策應衆軍標撥已定都飽食了披掛上馬且說宋江親自要去做先鋒攻打頭陣前面打着一面大紅帥字旗引着四個頭領一百五十騎馬軍一千步軍直殺逕祝家莊來於路着人探路直來到獨龍岡前宋江勒馬看那祝家莊時果然雄壯古人有篇詩讚便見祝家莊氣象但見

獨龍山前獨龍岡　獨龍岡上祝家莊　逕岡一帶長

容與堂藏板

流水　週遭環匝皆垂楊　墻內森森羅劒戟　門前
密密排刀鎗　飄揚旗幟驚鳥雀　紛紜矛盾生光芒
強弩硬弓當要路　灰瓶砲石護垣墻　對敵盡皆雄
壯士　當鋒多是少年郎　祝龍出陣真難敵　祝虎
交鋒莫可當　更有祝彪多武藝　吒叱喑嗚比霸王
朝奉祝公謀畧廣　金銀羅綺有千箱　樽酒常時延
好客　山林鎮日會豪强　久共三村盟誓約　掃清
強寇保村坊　白旗一對門前立　上面明書字兩行
填平水泊擒晁蓋　踏破梁山捉宋江　他家
傳

當下宋江在馬上看了祝家莊那兩面旗心中大怒設誓
道我若打不得祝家莊永不回梁山泊衆頭領看了一齊

都怒起來宋江聽得後面人馬都到了留下第二樣頭領攻打前門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馬轉過獨龍岡後面來看祝家莊時後面都是銅墻鉄壁把得嚴整正看之間只見直西一彪軍馬納着喊從後殺來宋江留下馬麟鄧飛把住祝家莊後門自帶了歐鵬王矮虎分一半人馬前來迎接山坡下來軍約有二三十騎馬軍當中簇擁着一員女將怎生結束但見

霧鬓雲環嬌女將鳳頭鞋寶鐙斜踏黃金堅甲襯紅紗獅蠻帶柳腰端跨巨斧把雄兵亂砍玉纖手將猛將生拿天然美貌海棠花一丈青當先出馬

那來軍正是扈家莊女將一丈青扈三娘一騎青驟馬上

容與堂藏板

○想○老○來○老
○爲○公○那○公
○救○而○知○都
不○老○公○都
知○都

輪兩口日月雙刀引着三五百莊客前來祝家莊策應宋江道剛說扈家莊有這個女將好生了得想來正是此人誰敢與他迎敵說由未了只見這王矮虎是個好色之徒聽得說是個女將指望一合便捉得過來當時喊了一聲驟馬向前挺手中鎗便出迎敵一丈青兩軍納喊邪扈三娘拍馬舞刀來戰王矮虎一個雙刀的熟閒一個單鎗的出衆兩個鬥敵十數合之上宋江在馬上看時見王矮虎鎗法架隔不住原來王矮虎初見一丈青恨不得便捉過來誰想鬥過十合之上看看的手顫脚麻鎗法便都亂了不是兩個性命相撲時王矮虎却要做光起來那一丈青是個乖覺的人心中道這廝無理便將兩把雙刀直上直

可知是去的便是老公

下砍將入來這王矮虎如何敵得過撥回馬却待要走被一丈青縱馬赶上把右手刀掛了輕舒猿臂將王矮虎提離雕鞍活捉去了衆莊客齊上把王矮虎橫拖倒拽捉了去歐鵬見折了王英便提起刀來殺一丈青縱馬跨刀接着歐鵬兩個便鬬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滾刀宋江看了暗暗的喝采怎的一個歐鵬刀法精熟也敵不得那女將半點便宜鄧飛在遠遠處看見捉了王矮虎歐鵬又戰那女將不下跑着馬提了鉄鎗大發喊赶將來祝家莊上已看多時誠恐一丈青有失慌忙放下吊橋開了莊門祝龍親自引了三百餘人驟馬提鎗來捉宋江馬麟看見一騎馬使起雙刀來迎住祝龍厮殺鄧飛恐

宋江有失不離左右看他兩邊厮殺喊聲迭起宋江見馬麟閑祝龍不過歐鵬閒一丈青不下正慌哩只見一彪軍馬從刺斜里殺將來宋江看時大喜却是霹靂火秦明聽得莊後厮殺前來救應宋江大叫秦統制你可替馬麟秦明是個急性的人更兼祝家莊捉了他徒弟黃信正沒好氣拍馬飛起狼牙棍便來直取祝龍祝龍也挺鎗來敵秦明馬麟引了人却奪王矮虎那一丈青看見了馬麟來奪人便撇了歐鵬却來接住馬麟厮殺兩個都會使雙刀馬上相迎着正如這風飄玉屑雪撒瓊花宋江看得眼也花了這邊秦明和祝龍鬥到十合之上祝龍如何敵得秦明過莊門裡面那教師欒廷玉帶了鉄鎚上馬挺鎗殺將出

來歐鵬便來迎住欒廷玉厮殺欒廷玉也不來交馬帶住鎗時刺斜里便走歐鵬赶將去被欒廷玉一飛鎚正打着翻筋斗攧下馬去鄧飛大叫孩兒們救人上馬飛着鉄鎗逕迸欒廷玉宋江急喚小嘍囉救得歐鵬上馬那祝龍當敵秦明不住拍馬便走欒廷玉也撇了鄧飛却來戰秦明兩個鬥了一二十合不分勝敗欒廷玉賣個破綻落荒即走秦明舞棍逕赶將去欒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馬入去秦明不知是計也追入去原來祝家莊那等去處都有人埋伏見秦明馬到拽起絆馬索來連人和馬都絆翻了發一聲喊捉住了秦明鄧飛見秦明墜馬慌忙來救急見絆馬索拽却待回身兩下裡叫聲着撓鈎似亂麻一般搭來就

馬上活捉了去宋江看見只叫得苦止救得歐鵬上馬馬麟撇了一丈青急遶來保護宋江望南而走背後欒廷玉祝龍一丈青分投赶將來看看沒路正待受縛只見正南上一騎好漢飛馬而來背後隨從約有五百人馬宋江看時乃是沒遮攔穆弘東南上也有三百餘人兩個好漢飛遶前來一個是病関索楊雄一個是拚命三郎石秀東北上又一個好漢高聲大叫留下人着宋江看時乃是小李廣花榮三路人馬一齊都到宋江心下大喜一發併力來戰欒廷玉祝龍莊上望見恐怕兩個吃虧且教祝虎守把住莊門小郎君祝彪騎一疋劣馬使一條長鎗自引五百餘人馬從莊後殺將出來一齊混戰莊前李俊張橫張順下

水過來被莊上亂箭射來不能下手戴宗白勝只在對岸納喊宋江見天色晚了急叫馬麟先保護歐鵬出村口去宋江又教小嘍囉篩鑼聚攏衆好漢且戰且走宋江自拍馬到處尋了看只恐弟兄們迷了路正行之間只見一丈青飛馬回來宋江措手不及便拍馬望東而走背後一丈青緊追着八個馬蹄翻盞撒鈑相似赶投深村處來一丈青正赶上宋江待要下手只聽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那鳥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宋江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輪兩把板斧引着七八十個小嘍囉大踏步赶將來一丈青便勒轉馬望這樹林邊去宋江也勒住馬看時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怎生結束

容與堂藏板

但見

嵌寶頭盔穩戴磨銀鎧甲重披素羅袍上綉花枝獅蠻帶瓊瑤密砌丈八蛇矛緊挺霜花駿馬頻嘶滿山都喫

小張飛豹子頭林冲便是

那來軍正是豹子頭林冲在馬上大喝道兀那婆娘走那里去一丈青飛刀縱馬直迸林冲林冲挺丈八蛇矛迎敵兩個鬥不到十合林冲賣個破綻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林冲把蛇矛逼個住兩口刀逼斜了赶攏去輕舒猿臂欵扭狼腰把一丈青只一拽活挾過馬來宋江看見喝聲采不知高低林冲叫軍士綁了騾馬來向道不曾傷犯了哥哥宋江道不曾傷着便叫李逵快走村中接應衆好漢

且教來村口商議天色已晚不可戀戰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林冲保護宋江押着一丈青在馬上取路出村口來當晚衆頭領不得便宜急急都赶出村口來祝家莊人馬也收回莊上去了潘村中殺死的人不計其數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一發拏了宋江却解上東京去請功扈家莊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莊去了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到村口下了寨柵先教將一丈青過來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嘍囉着四個頭領騎四匹快馬把一丈青拴了雙手也騎一疋馬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便來回話待我回山寨自有發落衆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盡皆小心送去就

容與堂藏板

把一輛車兒教歐鵬上山去將息一行人都領了將令連夜去了宋江其夜在帳中納悶一夜不睡坐而待旦次日只見探事人報來說軍師吳學究引將三阮頭領并呂方郭盛帶五百人馬到來宋江聽了出寨迎接了軍師吳用到中軍帳裡坐下吳學究帶將酒食來與宋江把盞賀喜一面犒賞三軍衆將吳用道山寨裡晁頭領多聽得哥哥先次進兵不利特地使將吳用并五個頭領來助戰不知近日勝敗如何宋江道一言難盡叵耐祝家那厮他莊門上立兩面白旗寫道填平水泊擒晁蓋踏破梁山捉宋江這厮無禮先一遭進兵攻打因爲失其地利折了楊林黃信夜來進兵又被一夾青捉了王矮虎藥廷玉鏈打傷了

歐鵬絆馬索拖翻捉了秦明鄧飛如此失利若不得林教頭恰活捉得一丈青時折盡銳氣今來似此如之奈何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莊破救不出這幾個兄弟來情願自死於此地也無面目回去見得晁蓋哥哥吳學究笑道這個祝家莊也是合當天敗却好有此這個機會吳用想來唾手而得事在旦夕可破宋江聽罷大驚連忙問道軍師神機妙策人不敢及請問先生這祝家莊如何旦夕可破機會自何而來吳學究笑着不慌不忙疊兩個指頭說出這個機會來有分教祝家莊上殺數百個壯漢村夫梁山泊中添八九個英雄好漢正是空中伸出拿雲手救出天羅地網人畢竟軍師吳用對宋江說出甚麼機會來且聽

下回分解

卓老曰王矮虎還是箇性之的聖人實是好色却不遮掩即在性命相併之地只是率其性耳若是道學先生便有無數藏頭盖尾的所在口夷行跖的光景嗚呼畢竟何益哉不若王矮虎實在得這一丈青做箇妻子也到底還是至誠之報


鮮珍鮮宝双逃侠


卷之四十九
孫立孫新大劫牢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四十九

第四十九回

解珍解寶雙越獄　孫立孫新大劫牢

西江月

忠義立身之本奸邪壞國之端狼心狗倖濫居官致使英雄扼腕奪虎機謀可惡劫牢計策堪觀登州城郭痛悲酸頃刻橫屍遍滿

話說當時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今日有個機會却是石秀面上一起來投入夥的人又與欒廷玉那厮最好亦是楊林鄧飛的至愛相識他知道哥哥打祝家莊不利特獻這條計策來入夥以爲進身之報隨後便至五日之內可

容與堂藏板

行此計却是好麼宋江聽了大喜道妙哉方絕笑逐顏開說話的却是甚麼計策下來便見看官牢記這段話頭原來和宋公明初打祝家莊時一同事發却難這邊說一句那邊說一回因此權記下這兩打祝家莊的話頭却先說那一回來投入夥的人乘機會的話下來接着閑目原來山東海邊有個州郡喚做登州登州城外有一座山山上多有豺狼虎豹出來傷人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獵戶當廳委了杖限文書捉捕登州山上大虫又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限外不行解官痛責枷號不恕且說登州山下有一家獵戶弟兄兩個哥哥喚做解珍兄弟喚做解寶弟兄兩個都使渾鉄點鋼叉有一身驚人的武藝

當州裡的獵戶們都讓他第一那解珍一個綽號喚做兩頭蛇這解寶綽號叫做雙尾蝎二人父母俱亡不曾婚娶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紫棠色面皮腰細膀闊曾有一篇臨江仙單道着解珍的好處

雖是登州蒐獵戶忠良偏惡奸邪虎皮戰襖鹿皮靴硬弓開滿月强弩蹬禪車渾鉄鋼叉無敵手縱橫誰敢攔遮怒時肝胆盡橫斜解珍心性惡人號兩頭蛇

那個兄弟解寶更是利害也有七尺以上身材面圓身黑兩隻腿上刺着兩個飛天夜叉有時性起恨不得騰天倒地掀樹搖山也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解寶的好處

性格忘生捨命生來驍勇英豪赶翻麋鹿與猱猱殺盡

容與堂藏板

山中虎豹手執蓮花鉄鎖腰懸蒲葉尖刀腰間緊束虎
筋條雙尾蝎英雄解寶

那弟兄兩個當官受了甘限文書回到家中整頓窩弓藥箭弩子鋭又穿了豹皮袴虎皮套體拿了鉄叉兩個逕奔登州山上下了窩弓去樹上等了一日不濟事了收拾窩弓下去次日又帶了乾粮再上山伺候看看天晚弟兄兩個再把窩弓下了扒上樹去直等到五更又沒動靜兩個移了窩弓却來西山邊下了坐到天明又等不着兩個心焦說道限三日内要納大虫遲時須用受責却是怎地好兩箇到第三日夜伏至四更時分不覺身體困倦兩個背厮靠着且睡未曾合眼忽聽得窩弓發響兩個跳將起來

叙三日事休過真

拿了鋼叉四下里看時只見一個大虫中了藥箭在那地上滾兩個撚着鋼叉向前來那大虫見了人來帶着箭便走兩個追將向前去不到半山里時藥力透來那大虫當不住吼了一聲骨淥淥滾將下山去了解寶道好了我認得這山是毛太公莊後園裡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討大虫解寶當時弟兄兩個提了鋼叉逕下山來投毛太公莊上敲門此時方纔天明兩個敲開莊門入去莊客報與太公知道多時毛太公出來解珍解寶放下鋼叉聲了喏說道伯伯多時不見今日特來拜擾毛太公道賢侄如何來得這等早有甚話說解珍道無事不敢驚動伯伯睡寢如今小侄因為官司委了甘限文書要捕獲大虫一連等了三

毛老是個老奸巨滑今人多是毛也

日今早五更射得一個不想從後山滾下在伯伯園里望煩借一路取大虫則個毛太公道不妨既是落在我園里二位且少坐敢弟兄肚飢吃些早飯去取叫莊客且去安排早膳來相待當時勸二位吃了酒飯解珍解寶起身謝道感承伯伯厚意望煩引去取大虫還小侄毛太公道既是在我莊後却怕怎地且坐吃茶却去取未遲解珍解寶不敢相違只得又坐下莊客拿茶來教二位吃了毛太公道如今和賢侄去取大虫解珍解寶道深謝伯伯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莊後叫莊客把鎗匙來開門百般開不開毛太公道這園多時不曾有人來開敢是鎖鐝鎲了因此開不得去取鉄鎚來打開了罷莊客便將鉄鎚來敲開了

鎖衆人都入園裡去看時遍山邊去看尋不見毛太公道賢侄你兩個莫不錯看了認不仔細敢不曾落在我園裡解珍道我兩個怎地得錯看了是這里生長的人如何不認得毛太公道你自尋便了有時自攆去解寶道哥哥你且來看這里一帶草滾得平平地都倒了又有血路在上頭如何得不在這里必是伯伯家莊客攆過了毛太公道你休這等說我家莊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園裡便又攆得過却你也須看見方纔當面敲開鎖來和你兩個一同入園裡來尋你如何這般說話解珍道伯伯你須還我這個大虫去解官毛太公道你這兩個好無道理我好意請你吃酒飯你顛倒賴我大虫解寶道有甚麼賴處你

兒子既將虎解去世裡丁個蟲一樣何妨

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却沒本事去提倒來就我見成你倒將去請功教我兄弟兩個吃限棒毛太公道你吃限棒干我甚事解珍解寶睜起眼來便道你敢教我搜一搜麼毛太公道我家比你家各有內外你看這兩個教化頭倒來無禮解寶搶近廳前尋不見心中火起便在廳前打將起來解珍也就廳前搬折闌干打將入去毛太公叫道解珍解寶白晝搶劫那兩個打碎了廳前椅卓見莊上都有準備兩個便拔步出門指着莊上罵道你賴我大虫和你官司理會

解氏深機捕獲　毛家巧計牢籠　當日因爭一虎

後來引起雙龍

那兩個正罵之間只見兩三疋馬投莊上來引着一火伴當解珍聽得是毛太公兒子毛仲義接着說道你家莊上莊客捉過了我大虫你爹不討還我傾倒要打我弟兄兩個毛仲義道這廝村人不省事我父親故是被他們瞞過了你兩個不要發怒隨我到家裡討還你便了解珍解寶謝了毛仲義叫開莊門教他兩個進去待得解珍解寶入得門來便教關上莊門喝一聲下手兩廊下走出二三十個莊客并恰纔馬後帶來的都是做公的那兄弟兩個措手不及衆人一發上把解珍解寶綁了毛仲義道我家昨夜自射得一個大虫如何來白賴我的乘勢搶擄我家財打碎家中什物當得何罪解上本州也與本州除了一害

原來毛仲義五更時先把大虫解上州裡去了却帶了若干做公的來捉解珍解寶不想他這兩個不識局面正中了他的計策分說不得毛太公教把他兩個使的鋼叉并一包賊物扛擡了許多打碎的家火什物將解珍解寶剝得赤條條地背剪綁了解上州裡來本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却是毛太公的女壻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稟說了纔把解珍解寶押到廳前不由分說捆翻便打定要他兩個招做混賴大虫各教鋼叉因而搶擄財物解珍解寶吃拷不過只得依他招了知府教取兩面二十五斤的死囚枷來枷了釘下大牢裡去毛太公毛仲義自回莊上商議道這兩個男女却放他不得不若一發結果了他免致

後患當時子父二人自來州裡分付孔目王正與我一發斬草除根萌芽不發我這里自行與知府的打關節却說解珍解寶押到死囚牢裡引至亭心上來見這個節級爲頭的那人姓包名吉已自得了毛太公銀兩并聽信王孔目之言教對付他兩個性命便來亭心裡坐下小牢子對他兩個說道快過來跪在亭子前包節級喝道你兩個便是甚麼兩頭蛇雙尾蝎是你麼解珍道雖然別人叫小人們這等混名實不曾陷害良善包節級喝道你這兩個畜生今番我手裡教你兩頭蛇做一頭蛇雙尾蝎做單尾蝎且與我押入大牢裡去那一個小牢子把他兩個帶在牢裡來見沒人那小節級便道你兩個認得我麼我是你哥

哥的妻舅解珍道我只親弟兄兩個別無那個哥哥那小牢子道你兩個須是孫提轄的兄弟解珍道孫提轄是我姑舅哥哥我却不曾與你相會足下莫非是樂和舅那小節級道正是我姓樂名和祖貫茅州人氏先祖挈家到此將姐姐嫁與孫提轄爲妻我自在此州裡勾當做小牢子人見我唱得好都叫我做鉄叫子樂和姐夫見我好武藝教我學了幾路鎗法在身怎見得有詩爲証

玲瓏心地衣冠整　俊俏肝腸語話清　能唱人稱鉄叫子　樂和聰慧是天生

原來這樂和是個聰明伶俐的人諸般樂品盡皆曉得學着便會作事見頭知尾說起鎗棒武藝如糖似蜜假愛爲

見解珍解寶是個好漢有心要救他只是單絲不成線孤掌豈能鳴只報得他一個信樂和說道好教你兩個得知如今包節級得受了毛太公錢財必然要害你兩個性命你兩個却是怎生好解珍道你不說起孫提轄則休你既說起他來只央你寄一個信樂和道你却教我寄信與誰解珍道我有個房分姐姐是我爺面上的却與孫提轄兄弟為妻見在東門外十里牌住原來是我姑娘的女兒叫做母太虫顧大嫂開張酒店家裡又殺牛開賭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姐夫孫新這等本事也輸與他只有那個姐姐和我弟兄兩個最好孫新孫立的姑娘却是我母親以此他兩個又是我姑舅哥哥央煩的你暗暗地

如今姐夫輸與他的姐姐不特一箇孫新

好箇閨貞靜的女人

寄個信與他把我的事說知姐姐必然自來救我樂和聽罷分付說賢親你兩個且寬心着先去蔵些燒餅肉食來牢裡開了門把與解珍解寶吃了推了事故鎖了牢門教別個小節級看守了門一逕逶到東門外望十里牌來早望見一個酒店門前懸掛着牛羊等肉後面屋下一簇人在那里賭博樂和見酒店裡一個婦人坐在櫃上用眼看時生得如何但見

眉龐眼大胖面肥腰插一頭異樣釵環露兩臂時興釧鐲紅裙六幅渾如五月榴花翠領數層染就三春楊柳有時怒起提井欄便打老公頭忽地心焦拿石碓敲翻莊客腿生來不會拈針線正是山中毋大虫

樂和入進店內看看顧大嫂唱個喏道此間姓孫麼顧大嫂慌忙荅道便是足下却要沽酒却要買肉如要賭錢後面請坐樂和道小人便是孫提轄妻弟樂和的便是顧大嫂笑道原來却是樂和舅數年不曾拜會尊顏和姆姆一般模樣舅舅且請裡面拜茶樂和跟進裡面客位裡坐下顧大嫂便動問道聞知得舅舅在州裡勾當家下窮忙少閒不曾相會今日甚風吹得到此樂和荅道小人無事也不敢來相惱今日廳上偶然發下兩個罪人進來雖不曾相會多聞他的大名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是雙尾蝎解寶顧大嫂道這兩個是我的兄弟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裡樂和道他兩個因射得一個大虫被本鄉一個財主

容與堂藏板

毛太公賴了又把他兩個強扭做賊搶擄家財解入州裡來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錢物早晚間要教包節級牢裡做翻他兩個結果了性命小人路見不平獨力難救只想一者占親二乃義氣爲重特地與他通個消息他說道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若不早早用心着力難以救拔顧大嫂聽罷一片聲叫起苦來便叫火家快去尋得二哥家來說話這幾個火家去不多時尋得孫新歸來與樂和相見怎見得孫新的好處有詩爲証

軍班才俊子　眉目有神威　鞭起烏龍見　鎗來玉蟒飛　胷藏鴻鵠志　家有虎狼妻　到處人欽敬　孫新小尉遲

原來這孫新祖是瓊州人氏軍官子孫因調來登州駐扎弟兄就此爲家孫新生得身長力壯全學得他哥哥的本事使得幾路好鞭鎗因此多人把他弟兄兩個比尉遲恭叫他做小尉遲有顧大嫂把上件事對孫新說了孫新道既然如此教舅舅先回去他兩個已下在牢裡全望舅舅看覷則個我夫妻商量個長便道理却逕來相投舅舅樂和道但有用着小人處盡可出力而行當得向前顧大嫂置酒相待已了將出一包金銀付與樂和望煩舅舅將去牢裡散與衆人并小牢子們好生週全他兩個弟兄樂和謝了收了銀兩自回牢裡來替他使用不在話下且說顧大嫂和孫新商議道你有甚麼道理救我兩個兄弟孫新

人兒此是始勇　姊姊今番如此　出力如此　丈夫漢今番用　胞兄弟　天阿下　石的如何如何

道毛太公那廝有錢有勢他防你兩個兄弟出來須不肯干休定要做番了他兩個似此必然死在他手若不去劫牢別樣也救他不得顧大嫂道我和你今夜便去孫新笑道你好麤鹵我和你也要弄個長便劫了牢也要個去向若不得我那哥哥和這兩個人時行不得這件事顧大嫂道這兩個是誰孫新道便是那叔姪兩個最好賭的鄒淵鄒潤如今見在登雲山臺峪裡聚衆打劫他和我最好若得他兩個相挈助此事便成顧大嫂道登雲山離這里不遠你可連夜去請他叔侄兩個來商議孫新道我如今便去你可收拾下酒食肴饌我去定請得來顧大嫂分付火家宰了一口猪鋪下數般菓品案酒排下卓子天色黃昏

時候只見孫新引了兩箇好漢歸來那個爲頭的姓鄒名淵原是萊州人氏自小最好賭錢閑漢出身爲人忠良慷慨更兼一身好武藝氣性高強不肯容人江湖上喚他綽號出林龍怎見得有詩爲証

平生度量寬如海　百萬呼盧一笑中　會使折磬飛虎棒　鄒淵名號出林龍

第二個好漢名喚鄒潤是他侄兒年紀與叔叔彷彿二人爭差不多身材長大天生一等異相腦後一個肉瘤以此人都做綽號獨角龍那鄒潤性常但和人爭鬧性起來一頭撞去忽然一日一頭撞折了澗邊一株松樹看的人都驚呆了怎見得有詩爲証

腦後天生瘤一夥　少年撞折澗邊松　大頭長漢名鄒潤　壯士人稱獨角龍

當時顧大嫂見了請入後面屋下坐地却把上件事告訴與他說了商量劫牢一節鄒淵道我那里雖有八九十人只有二十來個心腹的明日幹了這件事便是這里安身不得了我却有個去處我也有心要去多時只不知你夫婦二人肯去麽顧大嫂道遮莫甚麽去處都隨你去只要救了我兩個兄弟鄒淵道如今梁山泊十分興旺宋公明大肯招賢納士他手下見有我的三個相識在彼一個是錦豹子楊林一個是火眼狻猊鄧飛一個是石將軍石勇都在那里入夥了多時我們救了你兩個兄弟都一發上

梁山泊投遠入夥去如何顧大嫂道最好有一個不去的我便亂鎗戳死他鄒潤道還有一件我們倘或得了人誠恐登州有些軍馬追來如之奈何孫新道我的親哥哥見做本州兵馬提轄如今登州只有他一個了得幾番草寇臨城都是他殺散了到處聞名我明日自去請他來要他依允便了鄒淵道只怕他不肯落草孫新說道我自有良法當吃了半夜酒歇到天明留下兩個好漢在家裡却使一個火家帶領了一兩個人推一輛車子快走城中營裡請我哥哥孫提轄并嫂嫂樂大娘子說道家中大嫂害病沉重便煩來家看覷顧大嫂又分付火家道只說我病重臨危有幾句緊要的話須是便來只有幾番相見囑付火

家推車兒去了孫新專在門前伺候等接哥哥飯罷時分遠遠望見車兒來了載着樂大娘子背彼孫提轄騎着馬十數個軍漢跟着望十里牌來孫新入去報與顧大嫂得知說哥嫂來了顧大嫂分付道只依我如此行孫新出來接見哥嫂且請嫂嫂下了車兒同到房裡看視弟媳婦病症孫提轄下了馬入門來端的好條大漢淡黃面皮落腮鬍鬚八尺以上身材姓孫名立綽號病尉遲射得硬弓騎得劣馬使一管長鎗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海邊人見了望風而降怎見得有詩爲証

鬍鬚黑霧飄　性格流星急　鞭鎗最熟慣　弓箭常温習　闊臉似粧金　雙睛如點漆　軍中顯姓名

病尉遲孫立

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進得門便問道兄弟嬸子害甚麽病孫新荅道他害得症候病得蹺蹊請哥哥到裡面說話孫立便入來孫新分付火家着這夥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裡吃酒便教火家牽過馬請孫立入到裡面來坐下良久孫新道請哥哥嫂嫂去房裡看病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裡見沒有病人孫立問道嬸子病在那里房內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鄒淵鄒潤跟在背後孫立道嬸子你正是害甚麽病顧大嫂道伯伯拜了我害些救兄弟的病孫立道却又作怪救甚麽兄弟顧大嫂道伯伯你不要推聾粧啞你在城中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偏不是

利害分明

好個溫柔和尚

你的兄弟孫立道我並不知因由是那兩個兄弟顧大嫂道伯伯在上今日事急只得直言拜稟這鮮珍鮮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要去城中劫牢救出他兩個兄弟都投梁山泊入夥去恐怕明日事發先負累伯伯因此我只推患病請伯伯姆姆到此說個長便若是伯伯不肯去時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如今朝廷有甚分曉走了的到沒事兒在的便吃官司常言道近火先燋伯伯便替我們吃官司坐牢那時又沒人送飯求救你伯伯尊意若何孫立道我却是登州的軍官怎地敢做這等事顧大嫂道既是伯伯不肯我們今日先和伯伯併個

你死我活顧大嫂身邊便掣出兩把刀來鄒淵鄒潤各拔出短刀在手孫立叫道嬸子且住休要急速待我從長計較慢慢地商量樂大娘子驚得半晌做聲不得顧大嫂又道既是伯伯不肯去時即便先送姆姆前行我們自去下手孫立道雖要如此行時也待我歸家去收拾包裹行李看個虛實方可行事顧大嫂道伯伯你的樂阿舅透風與我們了一就去劫牢一就去取行李不遲孫立嘆了一口氣說道你衆人既是如此行了我怎地推却得開不成日後倒要替你們吃官司罷罷罷都做一處商議了行先叫鄒淵去登雲山寨裡收拾起財物人馬帶了那二十個心腹的人來店裡取齊鄒淵去了又使孫新入城裡來問樂

和討信就約會了暗通消息解珍解寶得知次日登雲山寨裡鄒淵收拾金銀已了自和那起人到來相助孫新家裡也有七八個知心腹的火家并孫立帶來的十數個軍漢共有四十餘人孫新宰了兩個猪一羫羊衆人盡吃了一飽教顧大嫂貼肉藏了尖刀扮做個送飯的婦人先去孫新跟着孫立鄒淵領了鄒潤各帶了火家分作兩路入去正是

捉虎翻成縱虎灾　賊官汚吏巧安排　樂和不去通關節　怎得牢城鉄甕開

且說登州府牢裡包節級得了毛太公錢物只要陷害解珍解寶的性命當日樂和拿着水火棍正立在裏門裏獅

子口邊只聽得拽鈴子響樂和道甚麼人顧大嫂應道送飯的婦人樂和已自瞧科了便來開門放顧大嫂入來再關了門將過廊下去包節級正在亭心坐着看見便喝道這婦人是甚麼人敢進牢裡來送飯自古獄不通風樂和道這是鮮珍鮮寶的姐姐自來送飯包節級喝道休要教他入去你們自與他送進去便了樂和討了飯却來開了牢門把與他兩個鮮珍鮮寶問道舅舅夜來所言的事如何樂和道你姐姐入來了只等前後相應樂和便把匣床與他兩個開了只聽的小牢子入來報道孫提轄敲門要走入來包節級道他自是軍官來我牢裡有何事幹休要開門顧大嫂一踅踅下亭心邊去外面又叫道孫提轄焦躁

了打門包節級忿怒便下亭心來顧大嫂大叫一聲我的兄弟在那里身邊便掣出兩把明晃晃尖刀來包節級見不是頭望亭心外便走解珍解寶提起枷從牢眼裡鑽將出來正迎着包節級包節級措手不及被解寶一枷梢打重把腦盖擗得粉碎當時顧大嫂手起早戳翻了三五個小牢子一齊發喊從牢裡打將出來孫立孫新把兩個當住了見四個從牢裡出來一發望州衙前便走鄒淵鄒潤早從州衙裡提出王孔目頭來街市上大喊起行步的人先遶出城去孫提轄騎着馬彎着弓搭着箭靡在後面街上人家都閉上門不敢出來州裡做公的人認得是孫提轄誰敢向前攔當衆人簇擁着孫立遶出城門去一直望

這班視肯的何如

十里牌來扶攙樂大娘子上了車兒顧大嫂上了馬封着
便行解珍解寶對衆人道叵耐毛太公老賊寃家如何不
報了去孫立道說得是便令兄弟孫新與舅舅樂和先護
持車兒前行着我們隨後赶來孫新樂和簇擁着車兒先
行去了孫立引着解珍解寶鄒淵鄒潤并火家伴當一逕
透毛太公莊上來正值毛仲義與太公在莊上慶壽飲酒
却不隄備一夥好漢納聲喊殺將入去就把毛太公毛仲
義并一門老小盡皆殺了不留一個去臥房裡搜檢得十
數包金銀財寶後院裡搀得七八疋好馬把四疋梢帶馬
載解珍解寶揀幾件好的衣服穿了將莊院一把火齊放
起燒了各人上馬帶了一行人赶不到三十里路早赶上

車仗人馬一處上路行程於路莊戶人家又奪得三五疋好馬一行星夜遶上梁山泊去不一二日來到石勇酒店裡那鄒淵與他相見了問起楊林鄧飛二人石勇荅道說起宋公明去打祝家莊二人都跟去兩次失利聽得報來說楊林鄧飛俱被陷在那里不知如何備聞祝家莊三子豪傑又有教師鉄棒欒廷玉相助因此二次打不破那莊孫立聽罷大笑道我等衆人來投大寨入夥正没半分功勞獻此一條計策打破祝家莊爲進身之報如何石勇大喜道願聞良策孫立道欒廷玉那厮和我是一個師父教的武藝我學的鎗刀他也知道他學的武藝我也盡知我們今日只做登州對調來鄆州守把徑過來此相望他必

然出來迎接我們進身入去裡應外合必成大事此計如何正與石勇說計未了只見小校報道吳學究下山來前往祝家莊救應去石勇聽得便叫小校快去報知軍師請來這里相見說由未了已有軍馬來到店前乃是呂方郭盛并阮氏三雄隨後軍師吳用帶領五百人馬到來石勇接入店內引着這一行人都相見了備說投託入夥獻計一節吳用聽了大喜說道既然衆位好漢肯作成山寨且休上山便煩請往祝家莊行此一事成全這段功勞如何孫立等衆人皆喜一齊都依允了吳用道小生今去也如此見陣我人馬前行衆位好漢隨後一發便來吳學究商議已了先來宋江寨中見宋公明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

用致酒與宋江解悶備說起石勇楊林飛三個的一起相識是登州兵馬提轄病尉遲孫立和這祝家莊教師欒廷玉是一個師父教的今來共有八人投托大寨入夥特獻這條計策以爲進身之報今已計較定了裏應外合如此行事隨後便來寨見兄長宋江聽說罷大喜把愁悶都撇在九霄雲外忙叫寨內致酒安排筵席等來相待却說孫立教自己的伴當人等跟着車仗人馬投一處歇下只帶了解珍解寶鄒淵鄒潤孫新顧大嫂樂和共是八人來參宋江都講禮已畢宋江致酒設席管待不在話下吳學究暗傳號令與衆人教第三日如此行第五日如此行分付已了孫立等衆人領了計策一行人自來和車仗人馬

投祝家莊進身行事再說吳學究道啓動戴院長到山寨裡走一遭快與我取將這四個頭領來我自有用他處不是教戴宗連夜來取這四個人來有分教打破了祝家莊壯觀得梁山泊直教天罡龍虎相逢日地煞風雲際會已畢竟軍師吳學究取那四個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毛仲義父子只因要討小便宜做出一場大是非可鑑也

又曰顧大嫂一婦人耳能緩急人如此如今竟有戴紗帽的國家若有小小利害便想抽身遠害不知可爲大嫂作婢否也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二
作者=
页数=843
SS号=10428091
出版日期=1975年04月第1版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3 8 3

明容與堂刻

水滸傳

三

北京圖書館

A409411


吳李宪双掌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

第五十回

吳學究雙用連環計　宋公明三打祝家莊

格言曰

乾坤宏大日月照鑑分明宇宙寬洪天地不容奸黨使心用倖果報只在今生積善存仁獲福休言後世千般巧計不如本分爲人萬種强爲爭奈隨緣儉用心爲行孝何須努力看經意惡損人空讀如來一藏無謂話說當時軍師吳用啓煩戴宗道賢弟可與我回山寨去取鉄面孔目裴宣聖手書生蕭讓通臂猿侯健玉臂匠金大堅可教此四人帶了如此行頭連一夜下山來我自有用

他處戴宗去了只在寨外軍士來報西村扈家莊上扈成牽牛擔酒特來求見宋江叫請入來扈成來到中軍帳前再拜懇告道小妹一時龐處年幼不省人事恨犯威顏今者被擒望乞將軍寬恕奈緣小妹原許祝家莊上小妹不合奮一時之勇陷於縲紲如蒙將軍饒放但用之物當依命拜奉宋江道且請坐說話祝家莊那厮好生無禮平白欺負俺山寨因此行兵報讐須與你扈家無冤只是令妹引人捉了我王矮虎因此還禮拿了令妹你把王矮虎放回還我我便把令妹還你扈成荅道不期已被祝家莊拿了這個好漢去吳學究便道我這王矮虎今在何處扈成道如今擒鎖在祝家莊上小人怎敢去取宋江道你不去

取得王矮虎來還我如何能勾得你令妹回去吳學究道凡長休如此說只依小生一言今後早晚祝家莊上但有些響喨你的莊上切不可令人來救護倘或祝家莊上有人投降降你處你可就縛在彼若是捉下得人時那時送還令妹到貴莊只是如今不在本寨前日已使人送上山寨奉養在宋太公處你且放心回去我這里自有個道理扈成道今番斷然不敢去救應他若是他莊上果有人來投我時定縛來奉獻將軍麾下宋江道你若是如此便强似送我金帛扈成拜謝了去且說孫立却把旗號上改換作登州兵馬提轄孫立領了一行人馬都來到祝家莊後門前莊上墻裡望見是登州旗號報入莊裡去欒廷玉聽

得是登州孫提轄到來相望說與祝氏三傑道這孫提轄是我弟兄自幼與他同師學藝今日不知如何到此帶了二十餘人馬開了莊門放下吊橋出來迎接孫立一行人都下了馬衆人講禮已罷樂廷玉問道賢弟在登州守把如何到此孫立答道總兵府行下文書對調我來此間鄆州守把城池隄防梁山泊强寇便道經過聞知仁兄在此祝家莊特來相探本待從前門來因見村口莊前俱屯下許多軍馬不敢過來特地尋覓村里從小路問道莊後入來拜望仁兄樂廷玉道便是這幾時連日與梁山泊强寇厮殺已拿得他幾個頭領在莊裡了只要捉了宋江賊首一併解官天幸今得賢弟來此間鎮守正如錦上添花旱

前得兩孫立笑道小弟不才且看相助捉拿這廝們成全兄長之功欒廷玉大喜當下都引一行人進莊裡來再換起了吊橋閘上了莊門孫立一行人安頓車仗人馬更換衣裳都出前廳來相見祝朝奉與祝龍祝虎祝彪三傑都相見了一家兒都在廳前相接欒廷玉引孫立等上到廳上相見講禮已罷便對祝朝奉說道我這個賢弟孫立綽號病尉遲任登州兵馬提轄今奉摠兵府對調他來鎮守此間鄆州祝朝奉道老夫亦是治下孫立道甲小之職何足道哉早望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祝氏三傑相請衆位尊坐孫立動問道連日相殺征陣勞神祝龍答道也未見勝敗衆位尊兄鞍馬勞神不易孫立便叫顧大嫂引了樂

大娘子叔伯姆兩個去後堂拜見宅眷喚過孫新解珍解寶參見了說道這三個是我兄弟指着樂和便道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指着鄒淵鄒潤道這兩個是登州送來的軍官祝朝奉并三子雖是聰明却見他又有老小并許多行李車仗人馬又是欒廷玉教師的兄弟那里有疑心只顧殺牛宰馬做筵席管待衆人且飲酒食過了一兩日到第三日莊兵報道宋江又調軍馬殺逕莊上來了祝彪道我自去上馬拿此賊便出莊門放下吊橋引一百餘騎馬軍殺將出來早迎見一彪軍馬約有五百來人當先擁出那個頭領彎弓插箭拍馬輪鎗乃是小李廣花榮祝彪見了躍馬挺鎗向前來鬥花榮也縱馬來戰祝彪

兩個在獨龍岡前約鬥了十數合不分勝敗花榮賣了個破綻撥回馬便走引他赶來祝彪正待要縱馬追去背後有認得的說道將軍休要去赶恐防暗器此人深好弓箭祝彪聽罷便勒轉馬來不赶領回人馬投莊上來拽起吊橋看花榮時也引軍馬回去了祝彪直到廳前下馬進後堂來飲酒孫立動問道小將軍今日拿得甚賊祝彪道這廝們夥裡有個甚麼小李廣花榮鎗法好生了得鬥了五十餘合那廝走了我却待要赶去追他軍人們道那廝好弓箭因此各自收兵回來孫立道來日看小弟不才拿他幾個當日筵席上叫樂和唱曲衆人皆喜至晚席散又歇了一夜到第四日午牌忽有莊兵報道宋江軍馬又來在

容與堂藏板

莊前了當下祝龍祝虎祝彪三子都披掛了出到莊前門外遠遠地望見早聽得鳴鑼擂鼓納喊搖旗對面早擺成陣勢這里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祝家三傑并孫立帶來的許多人伴都擺在兩邊早見宋江陣上豹子頭林冲高聲叫罵祝龍焦燥喝叫放下吊橋綽鎗上馬引一二百人馬大喊一聲直透林冲陣上莊門下擂起鼓來兩邊各把弓弩射住陣脚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龍交戰連鬥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兩邊鳴鑼各回了馬祝虎大怒提刀上馬跑到陣前高聲大叫宋江決戰說言未了宋江陣上早有一將出馬乃是没遮攔穆弘來戰祝虎兩個鬥了三十餘合又没勝敗祝彪見了大怒

敘交鬥處亦有次第

便掉鎗飛身上馬引二百餘騎逕到陣前宋江隊裡病關索楊雄一騎馬一條鎗飛搶出來戰祝彪孫立看見兩隊兒在陣前厮殺心中認耐不住便喚孫新取我的鞭鎗來就將我的衣甲頭盔袍襖把來披掛了牽過自己馬來這騎馬號烏騅馬鞴上鞍子扣了三條肚帶腕上懸了虎眼鋼鞭掉鎗上馬祝家莊上一聲鑼響孫立出馬在陣前宋江陣上林冲穆弘楊雄都勒住馬立於陣前孫立早跑馬出來說道看小可捉這厮們孫立把馬兜住喝問道你那賊兵陣上有好厮殺的出來與我決戰宋江陣內鳶鈴響處一騎馬跑將出來衆人看時乃是拚命三石秀來戰孫立兩馬相交雙鎗並舉四條臂膊縱橫八隻馬蹄撩亂兩

個闢到五十合孫立賣個破綻讓石秀一鎗搠入來虛閃一個過把石秀輕輕的從馬上捉過來直挾到莊前撇下喝道把來縛了祝家三子把宋江軍馬一攪都赶散了三子收軍回到門樓下見了孫立衆皆拱手欽伏孫立便問道共是捉得幾個賊人祝朝奉道起初先捉得一個時遷次後拿得一個細作楊林又捉得一個黃信扈家莊一夾青捉得一個王矮虎陣上拿得兩個秦明鄧飛今番將軍又捉得這個石秀這廝正是燒了我店屋的共是七個了孫立道一個也不要壞他快做七輛囚車裝了與些酒飯將養身體休教餓損了他不好看他日拿了宋江一并解上東京去教天下傳名說這個祝家莊三子祝朝奉謝道

擒拿之　那裡就知道　石秀說了且燒了店屋亦來必便曉得是石秀只為太容不漏所

以○開○目○使○不○像○了○

多幸得提轄相助想是這梁山泊當滅也邀請孫立到後堂筵宴石秀自把囚車裝了看官聽說石秀的武藝不低似孫立要賺祝家莊人故意教孫立捉了使他莊上人一發信他孫立又暗暗地使鄒淵鄒潤樂和去後房裡把門戶都看了出入的路數楊林鄧飛見了鄒淵鄒潤心中暗喜樂和張看得沒人使透個消息與衆人知了顧大嫂與樂大娘子在裡面已看了房戶出入的門徑話休絮繁一是祝家莊當敗二乃惡貫滿盈早是祝家莊坦然不疑至第五日孫立等衆人都在莊上閒行當日辰牌時候早飯已罷只見莊兵報道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來打本莊孫立道分十路待怎地你手下人且不要慌早作准備便了

容圖堂藏板

先安排些撓鈎套索須要活捉拿死的也不算壯上人都披掛了祝朝奉親自也引着一班兒上門樓來看時見正東上一彪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豹子頭林冲背後便是李俊阮小二約有五百以上人馬在此正西上又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一個頭領乃是小李廣花榮隨背後是張橫張順正南門樓上望時也有五百來人馬當先三個頭領乃是沒遮攔穆弘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逵四面都是兵馬戰鼓齊鳴喊聲大舉欒廷玉聽了道今日這廝們廝殺不可輕敵我引了一隊人馬出後門殺這正西北上的人馬祝龍道我出前門殺這正東上的人馬賊兵祝虎道我也出後門殺那正南上的人馬祝彪道我也出前門捉

宋江是要緊的賊首祝朝奉大喜都賞了酒各人上馬盡帶了三百餘騎遶出莊門其餘的都守莊院門樓前納喊此時鄒淵鄒潤已藏了大斧只守在監門左側解珍解寶藏了暗器不離後門孫新樂和已守定前門左右顧大嫂先撥人兵保護樂大娘子却自拿了兩把雙刀在堂前楚只聽風聲便乃下手且說祝家莊上擂了三通戰鼓放了一個砲把前後門都開放了吊橋一齊殺將出來四路軍兵出了門四下里分投去厮殺臨後孫立帶了十數個軍兵立在吊橋上門裡孫新便把原帶來的旗號插起在門樓上樂和便提着鎗直唱將入來鄒淵鄒潤聽得樂和唱便唿哨了幾聲輪動大斧早把守監房的莊兵砍翻了數

十個便開了陷車放出七個大虫來各各尋了器械一聲喊起顧大嫂掣出兩把刀直遶入房裏把應有婦人一刀一個盡都殺了祝朝奉見頭勢不好了却待要投井時早被石秀一刀剁翻割了首級那十數個好漢分投來殺莊兵後門頭解珍解寶便去馬草堆裡放起把火黑煙冲天而起四路人馬見莊上火起併力向前祝虎見莊裡火起先遶回來孫立守在吊橋上大喝一聲你那廝那里去攔住吊橋祝虎省口便撥轉馬頭再遶宋江陣上來這里呂方郭盛兩戟齊舉早把祝虎和人連馬搠翻在地衆軍亂上剁做肉泥前軍四散遶走孫立孫新迎接宋公明入莊且說東路祝龍閻林冲不住飛馬望莊後而來到得吊橋

邊扈後門頭解珍解寶把莊客的屍首一個個攛將下來火焰裡祝龍急回馬望北而走猛然撞着黑旋風踴身便到輪動雙斧早砍翻馬脚祝龍措手不及倒撞下來被李逵只一斧把頭劈翻在地祝彪見莊兵走來報知不敢回直望扈家莊投遶被扈成叫莊客捉了綁縛下正解將來見宋江恰好遇着李逵只一斧砍翻祝彪頭來莊客都四散走了李逵再輪起雙斧便看着扈成砍來扈成見局面不好拍馬落荒而走弃家逃命投延安府去了後來中興內也做了個軍官武將且說李逵正殺得手順直搶入扈家莊裡把扈太公一門老幼盡數殺了不留一個叫小嘍囉牽了有的馬疋把莊裡一應有的財賦捎搭有四五十

馱將莊院門一把火燒了却回來獻納再說宋江已在祝家莊上正廳坐下衆頭領都來獻功生擒得四五百人奪得好馬五百餘疋活捉牛羊不記其數宋江看了大喜道○這○是○宋○公○明○好○處○只可惜殺了欒廷玉那個好漢正嗟嘆間聞人報道黑旋風燒了扈家莊砍得頭來獻納宋江便道前日扈成已來投降誰教他殺了此人如何燒了他莊院只見黑旋風一文○椎○有○札○数身血汚腰裡插着兩把板斧直到宋江面前唱個大喏說道祝龍是兄弟殺了祝彪也是兄弟砍了扈成那廝走了扈太公一家都殺得乾乾淨淨兄弟特來請功宋江喝道祝龍曾有人見你殺了別的怎地是你殺了黑旋風道我砍得手順望扈家莊赶去正撞見一丈青的哥哥綽那祝

若非李達說破安知宋公明不要自家一處了且拿看宋江這廝不要

彪出來被我一斧砍了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廝他家莊上被我殺得一個也沒了宋江喝道你這廝誰叫你去來你也須知扈成前日牽牛擔酒前來投降了如何不聽得我的言語擅自去殺他一家故違了我的將令李逵道你便忘記了我須不忘記那廝前日教那個鳥婆娘赶着哥哥要殺你今却又做人情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親便又思量阿舅丈人宋江喝道你這鐵牛你得胡說我如何肯要這婦人我自有個處置你這黑廝拿得活的有幾個李逵答道誰鳥奈煩見着活的便砍了宋江道你這廝違了我的軍令本合斬首且把殺祝龍祝彪的功勞折過了下次違令定行不饒黑旋風笑道雖然沒了功勞也吃我殺

各家賜米一石。

快活只見軍師吳學究引着一行人馬都到莊上來與江把盞賀喜宋江與吳用商議道要把這祝家莊村坊洗蕩了石秀稟說起這鍾離老人仁德之人指路之力救濟大恩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內亦不可屈壞了這等好人宋江聽罷叫石秀去尋那老人來須秀去不多時引着那個鍾離老人來到莊上拜見宋江吳學究宋江取一包金帛賞與老人永爲鄉民不是你這個老人面上有恩把你這個村坊盡數洗蕩了不留一家因爲你一家爲善以此饒了你這一境村坊人民那鍾離老人只是下拜宋江又道我連日在此攪擾你們百姓今日打破了祝家莊與你村中除害所有各家賜糧米一石以表人心就着鍾離老

（輔心世。）（這是石秀大功德亦是鍾離老人大功德）（有感善乾人情）

人爲頭給散一面把祝家莊多餘粮米盡數裝載上車金銀財賦犒賞三軍衆將其餘牛羊騾馬等物將去山中支用打破祝家莊得粮五千萬石宋江大喜大小頭領將軍馬收拾起身又得若干新到頭領孫立孫新鮮珍鮮寶鄒淵鄒潤樂和顧大嫂并救出七個好漢孫立等將自己馬也稍帶了自已的財賦同老小樂大哥子跟隨了大隊軍馬上山當有村坊鄉民扶老挈幼香花燈燭於路拜謝宋江等衆將一齊上馬將軍兵分作三隊擺開前面鞭敲金鐙後軍齊唱凱歌但見

雲開見日霧散天清旱苗得時雨重生枯樹遇春風再活一鞭喜色如龍駿馬赴梁山滿面笑容似虎雄兵

大寨車上滿裝粮草軍中盡是降兵風捲旌旗將將
敲金鐙嚮春風宇宙人人都唱凱歌回

宋江把這祝家莊兵都收在部下一行軍馬盡出村口鄉民百姓自把祝家莊村坊折作白地話分兩頭且說撲天鵰李應恰纔將息得箭瘡平復閉門在莊上不出暗地使人常常去探聽祝家莊消息今次有人回報道只見莊客入來報說有本州知府帶領三五十部漢到莊便問祝家莊事情李應慌忙叫杜興開了莊門放下吊橋迎接入莊李應把條白絹搭膊絡着手出來迎迓邀請進莊裡前廳知府下了馬來到廳上居中坐了側首坐着孔目下面一個押番幾個虞候堦下盡是許多節級牢子李應拜罷立

這段事情正有波瀾做得來無痕迹是吳本家第一件好事只是沒要李應入夥地是大惡極之事

在廳前知府問道祝家莊被殺一事如何李應答道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有傷左臂一向閉門不敢出去不知其實知府道胡說祝家莊見有狀子告你結連梁山泊強寇引誘他軍馬打破了莊前日又受他鞍馬拿酒綵段金銀你如何賴得過知情是你李應告道小人是知法度的人如何敢受他東西知府道難信你說且提去府裡你自與他對理明白喝叫獄卒牢子捉了帶他州裡去與祝家分辨兩下押番虞候把李應綁了衆人簇擁知府上了馬知府又問道那個是杜壬管杜興杜興道小人便是知府道狀上也有你名一同帶去也與他鎖了一行人都出莊門當時拿了李應杜興離了李家莊腳不停地解來行

不知強盜是知府知府是強盜

不過三十餘里只見林子邊撞出宋江林冲花榮楊雄石秀一班人馬攔住去路林冲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合該在此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敵撇了李應杜興逃命去了宋江喝叫赶上衆人赶了一程回來說道我們若赶上時也把這個鳥知府殺了但自不知去向便與李應杜興解了縛索開了鎖便牽兩疋馬過來與他兩個騎了宋江便道且請大官人上梁山泊聚幾時如何李應道却是使不得知府是你們殺了不干我事宋江咲道官司裡怎肯與你如此分辨我們去了必然要負累了你既是大官人不肯落草且在由寨消停幾日打聽得沒事了時再下山來不遲當下不由李應杜興不行大隊軍馬中間如何回得來一

行三軍人馬迤邐回到梁山泊了寨裡頭領晁蓋等衆人攞鼓吹笛下山來迎接把了接風酒都上到大寨裡聚義廳上扇圈也似坐下請上李應與衆頭領都相見了兩個講禮已罷李應稟宋江道小可兩個已送將軍到大寨了既與衆頭領亦都相見了在此趙侍不妨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可教小人下山則個吳學究笑道大官人差矣寶眷已都取到山寨了貴莊一把火已都燒做白地大官人却回那里去李應不信早見車仗人馬隊隊上山來李應看時却見是自家的莊客并老小人等李應連忙來問時妻子說道你被知府捉了來隨後又有兩個巡檢引着四個都頭帶領二百來土兵到來抄扎家私把我們好好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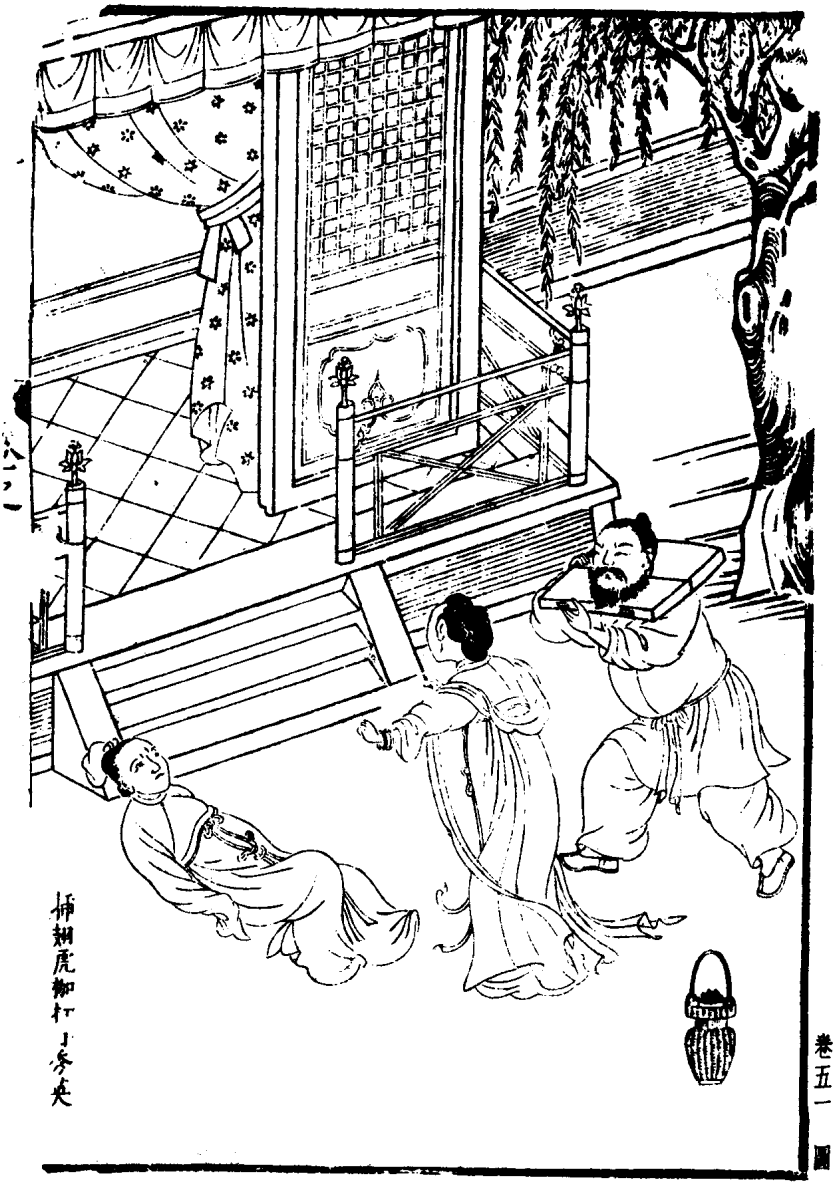
教上車子將家裡一應箱籠牛羊馬疋驢騾等項都拿了去又把莊院放起火來都燒了李應聽罷只叫得苦晁蓋宋江都下廳伏罪道我等弟兄們端的久聞大官人好處因此行出這條計來萬望大官人情恕李應見了如此言語只得隨順了宋江道且請宅眷後廳耳房中安歇李應又見廳前廳後這許多頭領亦有家眷老小在彼便與妻子道只得依允他過宋江等當時請至廳前敘說閒話衆皆大喜宋江便取吳道大官人你看我叫過兩個巡檢并那知府過來扮知府的是蕭讓扮巡檢的兩個是戴宗楊林孔目的是裴宣扮虞候的是金大堅侯健又叫喚那四個都頭却是李俊張橫馬麟白勝李應都見了目睜口呆

這些傢俱趣

言語不得宋江喝叫小頭目快殺牛宰馬與大官人陪話慶賀新上山的十二位頭領乃是李應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杜興樂和時遷女頭領扈三娘顧大嫂同樂大娘子李應宅眷另做一席在後堂飲酒正廳上大吹大擂衆多好漢飲酒至晚方散次日又作席面宋江王張一丈青與王矮虎作配結為夫婦衆頭領都稱贊宋公明仁德之士正飲宴間只見山下有人來報道朱貴頭領酒店裡有個鄆城縣人在那里要來見頭領晁蓋宋江聽得報了大喜道既是這恩人上山來入夥足遂平生之願不知那個人來有分教枷梢起處打翻路柳墻花大斧落時殺剮幼童稚子皆是兩箒好漢恩逢義一個軍師智隱情畢

竟來的是鄆城縣甚麼人且聽下回分解

秃翁曰敘一箇莊上的結果都活變隱見的是文章妙手



捕鼠虎鄉打了冬夾



第五十一回

捕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誤失小衙內

詩曰

龍虎山中走煞罡　英雄豪傑起多方　魁罡飛入山東界　挺挺黃金架海梁　幼讀經書明禮義　長爲吏道志軒昂　名揚四海稱時雨　歲歲朝陽集鳳凰

運蹇時乖遭迭配　如龍失水困泥岡　曾將玄女天書受　漫向梁山水滸藏　報冤率衆臨曾市　挾恨興兵破祝莊　談笑西陲屯甲冑　等閑東海列刀鎗　兩籬重貫排天陣　三敗高俅在水鄉　施功立

塞遊兵退　報國清淨方臘亡　行道合天呼保義
高名留得萬年揚　太諡

話說梁山泊聚義廳上晁蓋宋江并衆頭領與撲天鵰李應陪話敲牛宰馬做慶喜筵席犒賞三軍并衆大小嘍囉筵宴置備禮物酬謝孫立孫新解珍解寶鄒淵鄒潤樂和顧大嫂俱各撥房安頓次日又作席面會請衆頭領作主張宋江喚王矮虎來說道我當初在清風山時許下你一頭親事懸懸掛在心中不曾完得此願今日我父親有箇女兒招你爲壻宋江自去請出宋太公來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宋江親自與他陪話說道我這兄弟王英雖有武藝不及賢妹是我當初曾許下他一頭親事一向未

成得今日賢妹你認義我父親了衆頭領都是媒人（媒人太多）今朝是箇良辰吉日賢妹與王英結爲夫婦一夾青見宋江義氣深重推却不得兩口兒只得拜謝了晁蓋等衆人皆喜都稱賀宋公明真乃有德有義之士當日盡皆筵宴飲酒慶賀正飲宴間只見朱貴酒店裏使人上山來報道林子前大路路上一夥客人經過小嘍囉出去攔截數內一箇稱是鄆城縣都頭雷橫朱頭領邀請住了見在店裏飲分例酒食先使小校報知晁蓋宋江聽了大喜隨即與同軍師吳用三箇下山迎接朱貴早把船送至金沙灘上岸宋江見了慌忙下拜道久別尊顏常切雲樹之思今日緣何經過賤處雷橫連忙答禮道小弟蒙本縣差遣往泉

如何自地要人做強盜不是不是

公等回來經過路口小嘍囉攔討買路錢小弟提起賤名因此朱兄堅意留住宋江道天與之幸請到大寨教衆頭領都相見了置酒管待一連住了五日每日與宋江閑話晁蓋動問朱仝消息雷橫答道朱仝見今參做本縣當牢節級新任知縣好生欣喜宋江宅曲把話來說雷橫上山入夥雷橫推辭老母年高不能相從待小弟送母終年之後却來相投雷橫當下拜辭了下山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衆頭領各以金帛相贈宋江晁蓋自不必說雷橫得了一大包金銀下山衆頭領都送至路口作別把船渡過大路自回鄆城縣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晁蓋宋江回至大寨聚義廳上起請軍師吳學究定議山寨職事吳用已與

宋公明商議已定次日會合衆頭領聽號令先撥外面守
店頭領宋江道孫新顧大嫂原是開酒店之家着令夫婦
二人替回童威童猛別用再令時遷去幫助石勇樂和去
幫助朱貴鄭天壽去幫助李立東南西北四座店內賣酒
賣肉招接四方入夥好漢每店內設兩箇頭領一丈青王
矮虎後山下寨監督馬疋金沙灘小寨童威童猛弟兄兩
箇守把鴨嘴灘小寨鄒淵鄒潤叔姪兩箇守把山前大路
黃信蔡順部領馬軍下寨守護解珍解寶守把山前第一
關杜遷宋萬守把宛子城第二關劉唐穆弘守把大寨口
第三關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孟康仍前監造戰船李
應杜興蔣敬總管山寨錢糧金帛陶宗旺薛永監築梁山

泊內城垣鷹臺侯健專管監造衣袍鎖甲旌旗戰襖朱富
宋清提調筵宴穆春李雲監造屋宇寨柵蕭讓金大堅掌
管一應賓客書信公文裴宣專管軍政司賞功罰罪其餘
吕方郭盛孫立歐鵬馬麟鄧飛楊林白勝分調大寨八面
安歇晁蓋宋江吳用居於山頂寨內花榮秦明居於山左
寨內林冲戴宗居於山右寨內李俊李逵居於山前張橫
張順居於山後楊雄石秀守護聚義廳兩側一班頭領分
撥已定每日輪流一位頭領做筵席慶賀山寨體統甚是
齊整有詩爲證

巍巍高寨水中央　列職分頭任所長　從此山東遭
擾攘　難禁地煞與天罡

再說雷橫離了梁山泊背了包裹提了朴刀取路回到鄆城縣到家參見老母更換些衣服賫了回文逕投縣裏來拜見了知縣回了話銷繳公文批帖日自歸家暫歇依舊每日縣中書畫邠酉聽候差使因一日行到縣衙東首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都頭幾時回來雷橫回過臉來看時却是本縣一箇幫閑的李小二雷橫答道我却纔前日來家李小二道都頭出去了許多時不知此處近日有箇東京新來打踏的行院色藝雙絕叫做白秀英那妮子來參都頭却值公差出外不在如今見在构欄裏說唱諸般品調每日有那一般打散或有戲舞或有吹彈或有歌唱賺得那人山人海價看都頭如何不去睃一睃端的是好箇

粉頭雷橫聽了又遇心閑便和那李小二逕到拘欄裏來看只見門首掛着許多金字帳額旗桿吊着等身靠背入到裏面便去青龍頭上第一位坐了看戲臺上却做笑樂院本那李小二入叢裏撇了雷橫自出外面赶碗頭腦去了院本下來只見一箇老兒裹着磕腦兒頭巾穿着一領茶褐羅衫繫一條皂絲拿把扇子上來開呵道老漢是東京人氏白玉喬的便是如今年邁只憑女兒秀英歌舞吹彈普天下伏侍看官鑼聲響處那白秀英早上戲臺來拜四方拈起鑼棒如撒豆般點動拍下一聲界方念了四句七言詩便說道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寫着這場話本是一段風流韞藉的格範喚做豫章城雙漸趕蘇卿說了開話

又唱唱了又說合棚價衆人喝采不絕雷橫坐在上面看那婦人時果然是色藝雙絕但見

羅衣疊雪寶髻堆雲櫻桃口杏臉桃腮楊柳腰蘭心蕙性歌喉宛轉聲如枝上鶯啼舞態蹁躚影似花間鳳轉腔依古調音出天然舞回明月墜秦樓歌過行雲遮楚館高低緊慢按宮商吐雪噴珠輕重疾徐依格範鏗金戛玉笛吹紫竹篇篇錦板拍紅牙字字新

那白秀英唱到務頭這白玉喬梭喝道雖無買馬博金藝要動聰明鑑事人看官喝咪道是過去了我兒且回一回下來便是襯交鼓兒的院本白秀英拿起盤子指着道財門上起後地上住吉地上過旺地上行手到面前休教空

都象

過白玉喬道我兒且走一遭看官都待賞你白秀英托着盤子先到雷橫面前雷橫便去身邊袋裏摸時不想並無一文雷橫道今日忘了不曾帶得些出來明日一發賞你白秀英笑道頭醋不艷徹底薄官人坐當其位可出箇標首雷橫通紅了面皮道我一時不曾帶得出來非是我捨不得白秀英道官人既是來聽唱如何不記得帶錢出來雷橫道我賞你三五兩銀子也不打緊却恨今日忘記帶來白秀英道官人今日見一文也無提甚三五兩銀子正是教俺望梅止渴畫餅充饑白玉喬叫道我兒你自沒眼不看城裏人村裏人只顧問他討甚麼且過去自問曉事的恩官告箇標首雷橫道我怎地不是曉事的白玉喬道

你若省得這子弟門庭時狗頭上生角衆人齊賀起來雷橫大怒便罵道這忤奴怎敢辱我白玉喬道便罵你這三家村使牛的打甚麼緊有認得的喝道使不得這箇是本縣雷都頭白玉喬道只怕是驢筋頭雷橫那里忍耐得住從坐椅上直跳下戲臺來揪住白玉喬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綻齒落衆人見打得兇都來解拆開了又勸雷橫自回去了枸攔裏人一鬨盡散了原來這白秀英却和那新任知縣舊在東京兩箇來往今日特地在鄆城縣開枸攔那娼妓見父親被雷橫打了又帶重傷叫一乘轎子逕到知縣衙內訴告雷橫毆打父親攪散枸攔意在欺騙奴家知縣聽了大怒道快寫狀來這箇喚做枕邊靈便教白玉喬

想是知縣夫人不在

寫了狀子驗了傷痕指定證見本處縣裏有人都和雷橫好的替他去知縣處打關節怎當那婆娘守定在衙內撒嬌撒痴不由知縣不行立等知縣差人把雷橫捉拿到官當廳責打取了招狀將具枷來枷了押出去號令示衆那婆娘要逞好手又去知縣行說了定要把雷橫號令在枷好

欄門首第二日那婆娘再去做場知縣却教把雷橫號令在枷欄門首這一班禁子人等都是和雷橫一般的公人如何肯栰扒他這婆娘尋思一會既是出名奈何了他只是一惟走出枷欄門去茶坊裏坐下叫禁子過去發話道你們都和他有首尾却放他自在知縣相公教你們栰扒他你到做人情少刻我對知縣說了看道奈何得你們也

不禁子道娘子不必發怒我們自去棚扒他便了白秀英道恁地時我自將錢賞你禁子們只得來對雷橫說道兄長沒奈何且胡亂棚一棚把雷橫棚扒在街上人鬧裏却好雷橫的母親正來送飯看見兒子吃他棚扒在那裏便哭起來罵那禁子們道你衆人也和我兒一般在衙門裏出入的人錢財直這般好使誰保的常沒事禁子答道我那老娘聽我說我們却也要容情怎禁被原告人監定在這裏要棚我們也沒做道理處不時便要去和知縣說苦害我們因此上做不的面皮那婆婆道幾曾見原告人自監着被告號令的道理禁子們又低低道老娘他和知縣來往得好一句話便送了我們因此兩難那婆婆一面自

氣不盡 如此

真孝子 真仁人 真菩薩 真聖人

去解索一頭口裏罵道這箇賊賤人直恁的倚勢我且解了這索子看他如今怎的白秀英却在茶房裏聽得走將過來便道你那老婢子却纔道甚麼那婆婆那裏有好氣便指着罵道你這千人騎萬人壓亂人入的賤毋狗做甚麼倒罵我白秀英聽得柳眉倒豎星眼圓睜大罵道老咬蠱吃貧婆賤人怎敢罵我婆婆道我罵你待怎的你須不是鄆城縣知縣白秀英大怒搶向前只一掌把那婆婆打箇踉蹌那婆婆却待掙扎白秀英再趕入去老大耳光子只顧打這雷橫是箇大孝的人見了母親吃打一時怒從心發扯起枷來望着白秀英腦蓋上打將下來那一枷梢打箇正着劈開了腦蓋撲地倒了衆人看時那白秀英打

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動憚不得情知死了有詩爲證

玉貌花顏俏粉頭　當場歌舞擅風流　只因窘辱雷

橫母　裂腦橫屍一命休

衆人見打死了白秀英就押帶了雷橫一發來縣裏首告

見知縣備訴前事知縣隨即差人押雷橫下來會集相官

拘喚里正隣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都押回縣來雷橫一

面都招承了並無難意他娘自保領回家聽候禁子都監

下了把雷橫枷了下在牢裏當牢節級却是美髯公朱仝

見發下雷橫來也沒做奈何處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教

小牢子打掃一間淨房安頓了雷橫少間他娘來牢裏送

飯哭着哀告朱仝道老身年紀六旬之上眼睜地只看着

這箇孩兒望煩節級哥哥可看日常間弟兄面上可憐見我這箇孩兒看覷看覷朱仝道老娘自請放心歸去今後飲食不必來送小人自管待他倘有方便處可以救之雷橫娘道哥哥救得孩兒却是重生父母若孩兒有些好歹老身性命也便休了朱仝道小人專記在心老娘不必掛念那婆婆拜謝去了朱仝尋思了一日沒做道理救他處朱仝自央人去知縣處打關節上下替他使用人情那知縣雖然愛朱仝只是恨這雷橫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也容不得他說了又怎奈白玉喬那厮催併疊成文案要知縣斷教雷橫償命因在牢裏六十日限滿斷結解上濟州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却教朱仝解送雷橫朱仝引了

朱仝良善孝行真人真拜離真佛道李先生那堪作僕

十數箇小牢子監押雷橫離了鄆城縣約行了十數里地見箇酒店朱仝道我等衆人就此喫兩碗酒去衆人都到店裏吃酒朱仝獨自帶過雷橫只做水火乘後面僻淨處開了枷放了雷橫分付道賢弟自回快去家裏取了老母星夜去別處逃難這裏我自替你吃官司雷橫道小弟走了自不妨必須要連累了哥哥恐怕罪犯深重朱仝道兄弟你不知知縣怕你打死了他表子把這文案却做死了解到州裏必是要你償命我放了你我須不該死罪況兼我又無父母掛念家私儘可倍償你顧前程萬里自去雷橫拜謝了便從後門小路奔回家裏收拾了細軟包裹引了老母星夜自投梁山泊入夥去了不在話下却說朱仝

拿着空枷攛在草裏却出來對衆小牢子說道吃雷橫走了却是怎地好衆人道我們快趕去他家裏捉朱仝故意延遲了半日料着雷橫去得遠了却引衆人來縣裏出首朱仝告道小人自不小心路上被雷橫走了在逃無獲情愿甘罪無辭知縣本愛朱仝有心將就出脫他被白玉喬要赴上司陳告朱仝故意脫放雷橫知縣只得把朱仝所犯情由申將濟州去朱仝家中自着人去上州裏使錢透了却解朱仝到濟州來當廳審錄明白斷了二十脊杖刺配滄州牢城朱仝只得帶上行枷兩箇防送公人領了文案押送朱仝上路家間人自有送衣服盤纏先賫發了兩箇公人當下離了鄆城縣迤邐望滄州橫海郡來於路無

奇遇

話到得滄州入進城中投州衙裡來正值知府陞廳兩箇公人押朱仝在廳堦下呈上公文知府看了見朱仝一表非俗貌如重棗美髯過腹知府先有八分歡喜便教這箇犯人休發下牢城營裡只留在本府聽候使喚當下除了行枷便與了回文兩箇公人相辭了自回只說朱仝自在府中每日只在廳前伺候呼喚那滄州府裡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又見朱仝和氣因此上都歡喜他忽一日本官知府正在廳上坐堂朱仝在堦侍立知府喚朱仝上廳問道你緣何放了雷橫自遭配在這里朱仝稟道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橫只是一時間不小心被他走了知府道你如何得此重罪朱仝道被原告人執

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以此問得重了知府道雷橫爲何打死了那娼妓朱仝却把雷橫上項的事備細說了一遍知府道你敢見他孝道爲義氣上放了他朱仝道小人怎敢欺公罔上正問之間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小衙內來方年四歲生得端嚴美貌乃是知府親子知府愛惜如金似玉那小衙內見了朱仝逕走過來便要他抱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內在懷裡那小衙內雙手扯住朱仝長鬍說道我只要這鬍子抱知府道孩兒快放了手休要囉唣小衙內又道我只要這鬍子抱和我去要朱仝稟道小人抱衙內去府前閑走要一回了來知府道孩兒既是要你抱你和他去要一回了來朱仝抱了小衙內出府衙前來

可曉得這鬍子是誰　命判官

買些細糖果子與他喫轉了一遭再抱入府裡來知府看見問衙內道孩兒那裡去來小衙內道這鬍子和我街上看要又買糖和果子請我吃知府說道你那裡得錢買物事與孩兒吃朱仝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知府教取酒來與朱仝吃府裡侍婢捧着銀瓶果盒飾酒連與朱仝吃了三大賞鍾知府道早晚孩兒要你耍時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朱仝道恩相台旨怎敢有違自此為始每日來和小衙內上街閒耍朱仝囊篋又有只要本官見喜小衙內面上抵自倍費時過半月之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蘭盆大齋之日年例各處點放河燈脩設好事當日天晚堂裏侍婢妳子叫道朱都頭小衙內今夜要去看河

燈夫人分付你可抱他去看一看朱仝道小人抱去那小衙內穿一領綠紗衫兒頭上角兒拴兩條珠子頭鬚從裡面走出來朱仝托在肩頭上轉出府衙內前來望地藏寺裡去看點放河燈那時恰纔是初更時分但見

鐘聲杳靄旛影招搖爐中焚百和名香盤內貯諸般素食僧持金杵誦真言薦拔幽魂人列銀錢掛孝服超昇滯魄合堂功德晝陰司八難三塗遶寺莊嚴列地獄四生六道楊柳枝頭分淨水蓮花池內放明燈

當時朱仝肩臂着小衙內遶寺看了一遭却來水陸堂放生池邊看放河燈那小衙內爬在欄干上看了笑耍只見背後有人拽朱仝袖子道哥哥借一步說話朱仝回頭看

時却是雷橫吃了一驚便道小衙內且下來坐在這裡我去買糖來與你吃切不要走動小衙內道你快來我要去橋上看河燈朱仝道我便來也轉身却與雷橫說話朱仝道賢弟因何到此雷橫祉朱仝到靜處拜道自從哥哥救了性命和老母無處歸着只得上梁山泊投奪了宋公明入夥小弟說哥哥恩德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舊日放他的恩念晁天王和衆頭領皆感激不淺因此特地教吳軍師同兄弟前來相探朱仝道吳先生見在何處背後轉過吳學究道吳用在此言罷便拜朱仝慌忙答禮道多時不見先生一向安樂吳學究道山寨裡衆頭領多多拜意今番教吳用和雷都頭特來相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到此

容庵藏板

多日了不敢相見今夜伺候得着望仁兄便那尊步同赴山寨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聽罷半晌荅應不得便道先生差矣這話休題恐被外人聽了不好雷橫兄弟他自犯了該死的罪我因義氣放了他上山入夥出身不得我亦爲他配在這裡天可憐見一年半載掙扎還鄉復爲良民我却如何肯做這等的事你二位便可請回休在此問惹口面不好雷橫道哥哥在此無非只是在人之下伏侍他人非大丈夫男子漢的勾當不是小弟衷合上山端的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休得遲延自悞朱仝道兄弟你是甚麽言語你不想我爲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今日你到來陷我爲不義吳學究道既然都頭不肯去時我們

說得九

他說得是

自告退相辭了去休朱仝道說我賤名上覆衆位頭領一同出來朱仝回來不見了小衙內叫起苦來兩頭沒路去尋雷橫扯住朱仝哥哥休尋多管是我帶來的兩箇伴當聽得哥哥不肯去因此到抱了小衙內去了我們一處去尋朱仝道兄弟不是要處這箇小衙內是知府相公的性命分付在我身上雷橫道哥哥且跟我來朱仝幫住雷橫吳用三箇離了地藏寺逕出城外朱仝心慌便問道你的伴當抱小衙內在那裡雷橫道哥哥且走到我下處包還你小衙內朱仝道遲了時恐知府相公見怪吳用道我那帶來的兩箇伴當是箇沒分曉的以定直抱到我們的下處去了朱仝道你那伴當姓甚名誰雷橫答道我也不認

得只聽聞叫做黑旋風李逵朱仝失驚道莫不是江州殺人的李逵麼吳用道便是此人朱仝跌脚叫苦慌忙便趕離城走下到二十里只見李逵在前面叫道我在這里朱仝搶近前來問道小衙內放在那里李逵唱箇喏道拜揖節級哥哥小衙內有在這里未仝道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內還我李逵指着頭上道小衙內頭鬚兒却在我頭上朱仝看了又問小衙內正在何處李逵道被我把些麻藥抹在口裡直抱出城來如今瞞在林子裡你自請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逕搶入林子裡尋時只在小衙內倒在地上朱仝便把手去扶時只見頭劈做兩半箇已死在那里有詩爲証

遠從蕭寺看花燈　偶遇雷橫便請行　只爲堅心入夥　更將嬰孺勞天靈

當時朱仝心下大怒趕出林子來早不見了三箇人四下里望時只見黑旋風遠遠地拍着雙斧叫道來來來和你鬧二三十合朱仝性起奮不顧身搜扎起布衫大踏步趕將來李逵回身便走背後朱仝趕來這李逵却是穿山度嶺慣走的人朱仝如何趕得上先自喘做一塊李逵却在前面又叫來來來和你併箇你死我活朱仝恨不得一口氣吞了他只是趕他不上趕來趕去天色漸明李逵在前面急趕急走慢趕慢行不趕不走看看趕入一箇大莊院裡去了朱仝看了道那廝既有下落我和他干休不得朱

仝直赶入莊院內廳前去見裡面兩邊都插着許多軍器朱仝道想必也是箇官宦之家立住了脚高聲叫道莊裡有人麼只見屏風背轉出一人來那人是誰正是

累代金枝玉葉先朝鳳子龍孫丹書鉄券護家門萬里招賢名振待客一團和氣揮金滿面陽春能文會武孟嘗君小旋風聰明柴進

出來的正是小旋風柴進問道兀是誰朱仝見那人人物軒昂資質秀麗慌忙施禮荅道小人是鄆城縣當牢節級朱仝犯罪刺配到此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內出來看放河燈被黑旋風殺害小衙內見今走在貴莊望煩添力捉拿送官柴進道既是美髯公且請坐朱仝道小人不敢拜

問官人高姓柴進答道小生姓柴名進小旋風便是朱仝道久聞大名連忙下拜又道不期今日得識尊顏柴進說道美髯公亦久聞名且請後堂說話朱仝隨着柴進直到裡面朱仝道黑旋風那厮如何却敢逕入貴莊躲避柴進道容覆小可平生專交結識江湖上好漢為是家間祖上有陳橋讓位之功先朝曾勅賜丹書鉄券但有做下不是的人停藏在家無人敢搜近間有箇愛友和足下亦是舊交目今見在梁山泊做頭領名喚及時雨宋公明寫一封密書令吳學究雷橫黑旋風俱在獘莊安歇禮請足下上山同聚大義因見足下推阻不從故意教李逵殺害了小衙內先絕了足下歸路只得上山坐把交椅吳先生雷兄

容與堂藏板

如何不出來陪話只見吳用雷橫從側首閣子裡出來望着朱仝便拜說道兄長望乞恕罪皆是宋公明哥哥將令分付如此若到山寨自有分曉朱仝道是則是你們弟兄好情意只是忒毒些箇柴進一力相勸朱仝道我去則去只教我見黑旋風面罷柴進道李大哥你快出來陪話李逵也從側首出來唱箇大喏朱仝見了心頭一把無明業火高三千丈按納不下起身搶近前來要和李逵性命相博柴進雷橫吳用三箇苦死勸住朱仝道若要我上山時依得我一件事我便去吳用道休說一件事遮莫幾十件也都依你願聞那一件事不爭朱仝說出這件事來有分教大鬧高唐州惹得梁山泊直教招賢國戚遭刑法好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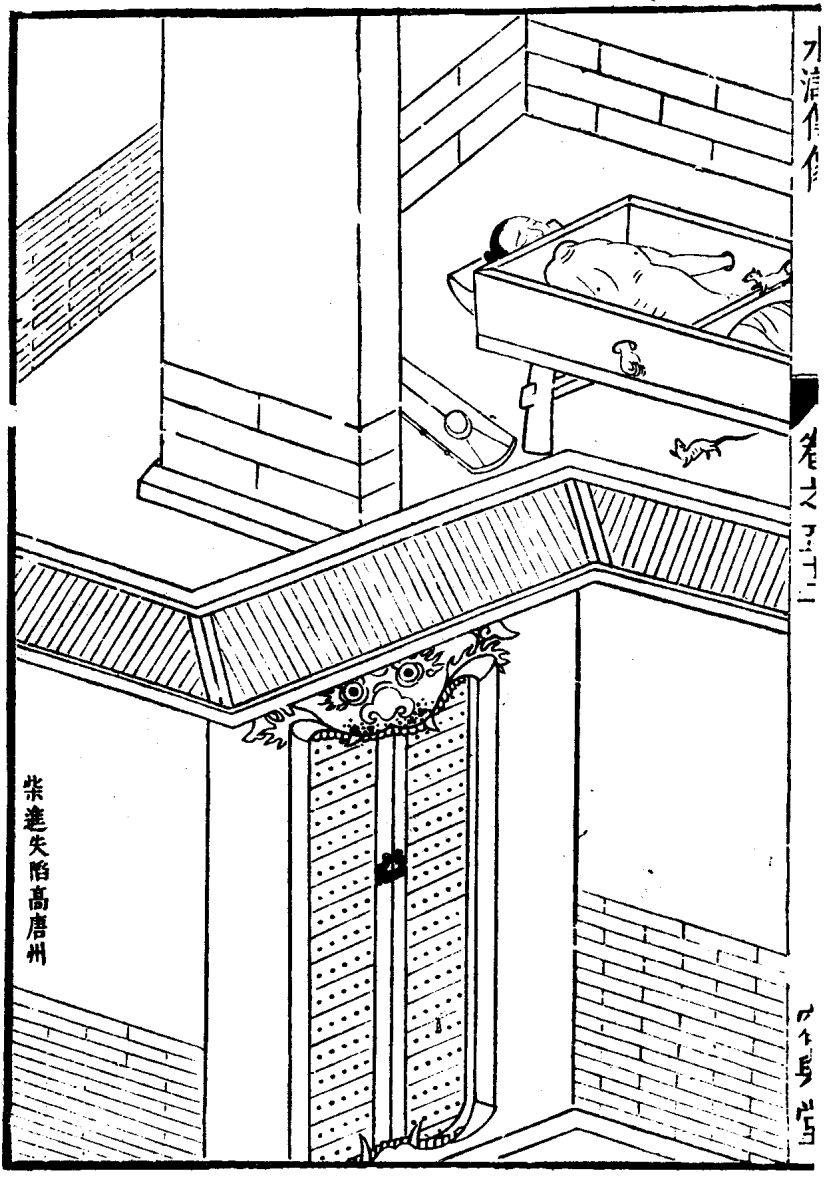
皇親衰土坑畢竟朱仝對柴進等說出甚麼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翁曰朱仝畢竟是箇好人只是言必信行必果耳安有大丈夫而為一太守作一雄乳婆之理即小衙內性命亦值恁麼何苦為此匹夫之勇婦人之仁好笑好笑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一終



李逵打死殺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二

第五十二回

李逵打死殷天錫　柴進失陷高唐州

詩曰

縛虎擒龍不偶然　必須妙筆出機先　只知悻悻全無畏　詎意宴宴却有天　非分功名真曉露　白來財物等浮烟　到頭撓擾爲身累　辜負日高花影眠

話說當下朱仝對衆人說道若要我上山時你只殺了黑旋風與我出了這口氣我便罷李逵聽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鳥晁宋二位哥哥將令干我屁事朱仝怒發又要和李逵廝併三箇又勸住了朱仝道若有黑旋風時我死也不

上山去柴進道恁地也却容易我自有箇道理只留下李大哥在我這里便了你們三箇自上山去以滿晁宋二公之意朱仝道如今做下這件事了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追捉拿我家小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足下放心此時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寶眷在山上了朱仝方纔有些放心柴進置酒相待就當日送行三箇臨晚辭了柴大官人便行柴進叫莊客備三騎馬送出關外臨別時吳用又分付李達道你且小心只在大官人莊上住幾時切不可胡亂惹事累人待半年三箇月等他性定却來取你還山多好笑管也來請柴大官人入夥三箇自上馬去了不說柴進和李達回莊且只說朱仝隨吳用雷橫來梁山泊入夥行了

一程出離滄州地界莊客自騎了馬回去三箇取路投梁山泊來於路無話早到朱貴酒店裡先使人上山寨報知晁蓋宋江引了大小頭目打鼓吹笛直到金沙灘迎接一行人都相見了各人乘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馬都到聚義廳上敘說舊話朱仝道小弟今蒙呼喚到山滄州知府必然行移文書去鄆城縣捉我老小如之奈何宋江大笑道我教長兄放心尊嫂并令郎已取到這里多日了朱仝又問道見在何處宋江道奉養在家父宋太公歇處兄長請自已去問慰便了朱仝大喜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見了一家老小并一應細軟行李妻子說道近日有人賫書來說你已在山寨入夥了因此收拾星夜

到此朱仝出來拜謝了衆人宋江便請朱仝雷橫山頂下寨一面且做筵席連日慶賀新頭領不在話下却說滄州知府至晚不見朱仝抱小衙內回來差人四散去尋了半夜次日有人見殺死在林子裡報與知府知道府尹聽了大怒親自到林子裡看了痛哭不已備辦棺木燒化次日陞廳便行移公文一處緝捕捉拿朱仝正身鄆城縣已自申報朱仝妻子撑家在逃不知去向行開各州縣出給賞錢捕獲不在話下只說李逵在柴進莊上住了一月之間忽一日見一箇人賫一封書急急逵莊上來柴大官人却好迎着接書看了大驚道既是如此我只得去走一遭李逵便問道大官人有甚緊事柴進道我有箇叔叔柴皇城

見在高唐州居住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
錫那厮來要占花園嘔了一口氣卧病在床早晚性命不
保必有遺囑的言語分付特來喚我想叔叔無兒無女必
須親身去走一遭李逵道既是大官人去時我也跟大官
人去走一遭如何柴進道大哥肯去時就同走一遭柴進
即便收拾行李選了十數疋好馬帶了幾箇莊客次日五
更起來柴進李逵并從人都上了馬離了莊院望高唐州
來在路不免饑食渴飲夜宿曉行來到高唐州入城直至
柴皇城宅前下馬留李逵和從人在外面廳房内柴進自
逕入卧房裡來看視那叔叔柴皇城時但見

面如金紙體似枯柴悠悠無七魄三魂細細只一絲兩

氣牙關緊急連朝水米不沾唇心膈膨脖盡日藥丸難下腹隱隱耳虛聞磬響昏昏眼暗覺螢飛六脉微沉東岳判官催使去一靈縹緲西方佛子喚同行喪門吊客已臨身扁鵲盧醫難下手（此等處作者極俗刪）柴進看了柴皇城自坐在叔叔卧榻前放聲慟哭皇城的繼室出來勸柴進道大官人鞍馬風塵不易初到此間且省煩惱柴進施禮罷便問事情繼室荅道此間新任知府高廉兼管本州兵馬是東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倚仗他哥哥勢要在這裡無所不爲帶將一箇妻舅殷天錫來人盡稱他做殷直閣那厮年紀却小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權勢在此間橫行害人有那等獻勤的賣科他說我家

宅後有箇花園水亭蓋造的好那厮帶將許多許好不及的三二十人逕入家裏來宅子後看了便要發遣我們出去他要來住皇城對他說道我家是金枝玉葉有先朝丹書鐵券在門諸人不許欺侮你如何敢奪占我的住宅赶我老小那里去那厮不容所言定要我們出屋皇城去扯他反被這厮推搶毆打因此受這口氣一卧不起飲食不吃服藥無効眼見得上天遠入地近今日得大官人來家做箇主張便有些山高水低也更不憂柴進荅道尊嬸放心只顧請好醫士調治叔叔但有門戶小姪自使人回滄州家裡去取丹書鐵券來和他理會便告到官府今上御前也不怕他繼室道皇城幹事全不濟事還是大官人理

論是得柴進看視了叔叔一回却出來和李達并帶來人
從說知備細李達聽了跳將起來說道這厮好無道理我
真忠義
有大斧在這里教他吃我幾斧却再商量柴進道李大哥
你且息怒沒來由和他麤鹵做甚麼他雖是倚勢欺人我
家放着有護持聖旨這里和他理論不得須是京師也有
大似他的放着明明的條例和他打官司李達道條例條
例若還依得天下不亂了我只是前打後商量那厮若還
去告和那鳥官一發都砍了柴進笑道可知朱仝要和你
厮併見面不得這里是禁城之內如何比得你山寨裡橫
行李達道禁城便怎地江州無軍馬偏我不曾殺人柴進
道等我看了頭勢用着大哥時那時相央無事只在房裡

請坐正說之間裡面侍妾慌忙來請大官人看視皇城柴
進入到裡面卧榻前只見皇城閣着兩眼淚對柴進說道
賢姪志氣軒昂不辱祖宗我今日被殷天錫毆死你可看
骨肉之面親賫書往京師開駕告狀與我報仇九泉之下
也感賢姪親意保重保重再不多囑言罷便放了命柴進
痛哭了一場繼室恐怕昏暈勸住柴進道大官人煩惱有
日且請商量後事柴進道誓書在我家裡不曾帶得來星
夜教人去取須用將往東京告狀叔叔尊靈且安排棺槨
盛殮承了孝服却再商量柴進教依官制備辦內棺外槨
依禮鋪設靈位一門穿了重孝大小舉哀李達在外面聽
得堂裡哭泣自己磨拳擦掌價氣問從人都不肯說宅裡

請僧修設好事功果至第三日只見這殷天錫騎着一疋
駿行的馬將引閑漢三二十人手執彈弓川弩吹筒氣毬
拈竿樂器城外遊翫了一遭帶五七分酒佯醉假顛逕來
到柴皇城宅前勒住馬叫裏面管家的人出來說話柴進
聽得說卦着一身孝服慌忙出來荅應那殷天錫在馬上
問道你是他家甚麼人柴進荅道小可是柴皇城親姪柴
進殷天錫道我前日分付道教他家搬出屋去如何不依
我言語柴進道便是叔叔卧病不敢移動夜來已自身故
待斷七了搬出去殷天錫道放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
屋三日外不搬先把你這厮枷號起先吃我一百訊棍柴
進道直閣休恁相欺我家也是龍子龍孫放着先朝丹書

鉄券誰敢不敬殷天錫喝道你將出來我看柴進道見在滄州家裏已使人去取來殷天錫大怒道這廝正是胡說便有誓書鉄券我也不怕左右與我打這廝衆人却待動手原來黑旋風李逵在門縫裏都看見聽得喝打柴進便拽開房門大吼一聲直搶到馬邊早把殷天錫揪下馬來一拳打番那二三十人却待搶他被李逵手起早打倒五六箇一閧都走了李逵拿殷天錫提起來拳頭脚尖一發上柴進那里勸得住看那殷天錫時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真忠義

有詩爲證

憐刻侵謀倚横豪　豈知天憲竟難逃　李逵猛惡無人敵　不見閻羅不肯饒

如何少得李大哥

李逵將殷天錫打死在地柴進只叫得苦便教李逵且去後堂商議柴進道眼見得便有人到這里你安身不得了官司我自支吾你快走回梁山泊去李逵道我便走了須連累你柴進道我自有誓書鉄券護身你便快走事不宜遲李逵取了雙斧帶了盤纏出後門自投梁山泊去了不多時只見二百餘人各執刀杖鎗棒果來圍住柴皇城家柴進見來捉人便出來說道我同你們府裡分訴去衆人先縛了柴進便入家裏搜捉行兇黑大漢不見只把柴進綁到州衙內當廳跪下知府高廉聽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錫正在廳上咬牙切齒忿恨只待拿人來早把柴進驅番在廳前堦下高廉喝道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錫柴

進告道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家門有先朝太祖誓書鉄券見在滄州居住爲是叔叔柴皇城病重特來看視不幸身故見今停喪在家殷直閤將帶三二十人到家定要趕逐出屋不容柴進分說喝令衆人毆打被莊客李大救護一時行兇打死高廉喝道李大見在那里柴進道心慌逃走了高廉道他是箇莊客不得你的言語如何敢打死人你又故縱他走了却來瞞昧官府你這廝不打如何肯招牢子下手加力與我打這廝柴進叫道莊客李大救主誤打死人非干我事放着先朝太祖誓書如何便下刑法打我高廉道誓書有在那里柴進道已使人回滄州去取来也高廉大怒喝道這廝正是抗拒官府左右腕頭加力

好生痛打衆人下手把柴進打得皮開肉綻鮮血迸流只得招做使令莊客李大打死殷天錫取面二十五斤死因枷釘了發下牢裡監收殷天錫屍首檢驗了自把棺木殯葬不在話下這殷夫人要與兄弟報仇教丈夫高廉抄扎了柴皇城家私監禁下人口占住了房屋園院柴進自在牢中受苦却說李逵連夜逃回梁山泊到得寨裡來見衆頭領朱仝一見李逵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掣條朴刀逕逢李逵黑旋風拔出雙斧便鬬朱仝晁蓋宋江并衆頭領一發向前勸住宋江與朱仝陪話道前者殺了小衙內不干李逵之事却是軍師吳學究因請兄長不肯上山一時定的計策今日既到山寨便休記心只顧同心協助共

說得是

興大義休教外人恥笑便叫李逵兄弟與朱仝陪話李逵睜着怪眼叫將起來說道他直恁般做得起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氣力他又不曾有半點之功却怎地倒教我陪話宋江道兄弟却是你殺了小衙內雖是軍師嚴令論齒序他也是你哥哥且看我面與他伏箇禮我却是拜你便了李逵乞宋江央及不過便道我不是怕你爲是哥哥逼我沒奈何了與你陪話李逵乞宋江逼住了只得撇了雙斧拜了朱仝兩拜朱仝方纔消了這口氣山寨裡晁頭領且教安排筵席與他兩箇和李逵說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親叔叔柴皇城病症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錫要奪屋宇花園毆罵柴進乞我打死了殷天錫邓厮宋江聽

罷失驚道你自走了須連累柴大官人乞官司吳學究道兄長休驚等戴宗回山便有分曉李逵問道戴宗哥哥那里去了我怕你在柴大官人莊上惹事不好特地教他來喚你回山他到那里不見你時必去高唐州尋你說言未絶只見小校來報戴院長回來了宋江便去迎接到來堂上坐下便問柴大官人一事戴宗答道去到柴大官人莊上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逕逴那里去打聽只見滿城人傳說殿天錫因爭柴皇城莊屋被一箇黑大漢打死了見今負累了柴大官人監於縲紲下在牢裡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盡都抄扎了柴大官人性命早晚不保兄蓋道這箇黑廝又做出來了但到處便惹口面李逵道柴皇

是這李大哥真活佛

城被他打傷暈氣死了又來占他房屋又喝教打柴大官人便是活佛也忍不得晁蓋道柴大官人自來與山寨有恩今日他有危難如何不下山去救他我親自去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如何使得輕動小可和柴大官人舊來有恩情願替哥哥下山吳學究道高唐州城地雖小人物稠穰軍廣粮多不可輕敵煩請林冲花榮秦明李俊呂方郭盛孫立歐鵬楊林鄧飛馬麟白勝十二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五千作前隊先鋒中軍主帥宋公明吳用并朱仝雷橫戴宗李達張橫張順楊雄石秀十箇頭領部引馬步軍兵三千策應共該二十二位頭領辭了晁蓋等衆人前部已離山寨中軍主將宋江吳用督併人馬望高

唐州進發端的好整齊但見

繡旗飄號帶畫角間銅鑼三股叉五股叉燦燦秋霜點鋼鎗蘆葉鎗紛紛瑞雪蠻牌遮路强弓硬弩當先火砲隨車大戟長戈擁後鞍上將似南山猛虎人人好鬬偏爭坐下馬如北海蒼龍騎騎能衝敢戰端的鎗刀流水急果然人馬撮風行

梁山泊前軍已到高唐州地界亦有軍卒報知高廉高廉聽了冷笑道你這夥草賊在梁山泊窩藏我兀自要來勦捕你今日你到來就縛此是天教我成功左右快傳下號令整點軍馬出城迎敵着那衆百姓上城守護這高知府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文武兩全一聲號令下去那帳前都

統監軍統領統制提轄軍職一應官員各各部領軍馬就
教場裏點視已罷諸將便擺布出城迎敵高廉首下有三
百梯已軍士號爲飛天神兵一箇箇都是山東河北江西
湖南兩淮兩浙選來的精壯好漢那三百飛天神兵怎生
結束但見

頭披亂髮腦後撒一把烟雲身掛葫蘆背上藏千條火
焰黃抹額齊分八卦豹皮襯盡按四方熟銅面具似金
裝鉄鉄滾刀如掃箒掩心鏡甲前後竪兩面青銅照眼
旌旗左右烈千層黑霧疑是天蓬離斗府正如月孛下
雲衢

那知府高廉引了三百神兵披甲背劒上馬出到城外把

部下軍官週回列成陣勢却將三百神兵列在中軍搥旗納喊擂鼓鳴金只等敵軍到來却說林冲花榮秦明引領五千人馬到來兩軍相迎旗鼓相望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陣脚兩軍中吹動畫角發起擂鼓花榮秦明帶同十箇頭領都到陣前把馬勒住頭領林冲横丈八蛇矛躍馬出陣厲聲高叫高唐州納命的出來高廉把馬一縱引着三十餘箇軍官都出到門旗下勒住馬指着林冲罵道你這夥不知死的叛賊怎敢直犯俺的城池林冲喝道你這箇害民的强盜我早晚殺到京師把你那厮欺君賊臣高俅碎屍萬段方是願足高廉大怒回頭問道誰人出馬先捉此賊去軍官隊裡轉出一箇統制官姓于名直拍馬輪刀竟

出陣前林冲見了逕透于直兩箇戰不到五合于直被林
冲心窩裏一蛇矛刺着翻筋斗攧下馬去高廉見了大驚
再有誰人出馬報警軍官隊裏又轉出一箇統制官姓温
雙名文寶使一條長鎗騎一疋黃驃馬鑾鈴响珂珮鳴早
出到陣前四隻馬蹄蕩起征塵直透林冲秦明見了大叫
哥哥稍歇看我立斬此賊林冲勒住馬收了點鋼矛讓秦
明戰温文寶兩箇約鬬十合之上秦明放箇門戶讓他鎗
搠進來手起棍落把温文寶削去半箇天靈死于馬下那
疋馬跑回本陣去了兩陣軍相對齊喝聲喊高廉見連折
二將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寶劍來口中念念有詞喝
聲道疾只見高廉隊中捲起一道黑氣那道氣散至半空

裏飛砂走石撼地搖天刮起怪風逕掃
榮等衆將對面不能相顧驚得那坐下
回身便走高廉把劒一揮指點那三二
出來背後官軍協助一掩過來赶得
散七斷八續呼兄喚弟覓子尋爺五七千軍兵折了一千餘
人直退回五十里下寨高廉見人馬退去也收了本部軍
兵入高唐州城裏安下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林冲等
接着具說前事宋江吳用聽了大驚與軍師道是何神意
如此利害吳學究道想是妖法若能回風返火便可破敵
宋江聽罷打開天書看時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
法宋江大喜用心記了呪語并秘訣整點人馬五更造飯

封陣來林冲花
亂攛咆哮衆人
兵從陣裏殺將
等軍馬星落雲

吃了搥旗操鼓殺逸城下來有人報入城中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并三百神兵開放城門布下吊橋出來擺成陣勢宋江帶劒縱馬出陣前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吳學究道那陣內皂旗便是神師計的軍兵但恐又使此法如何迎敵宋江道軍師放心我自有破陣之法諸軍衆將勿得驚疑只顧向前殺去高廉分付大小將校不要與他强敵挑鬬但見牌响一齊併力擒獲宋江我自有重賞兩軍喊聲起處高廉馬鞍轡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上有龍章鳳篆手裏拿着寶劒出陣前宋江指着高廉罵道昨夜我不曾到兄弟們誤折一陣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高廉喝道你這夥反賊快早早下馬受縛省得我腥手汚脚

言罷把劒一揮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黑氣起處早捲起惟風來宋江不等那風到口中也念念有詞左手捏訣右手把劒一指喝聲道疾那陣風不望宋江陣裏來倒望高廉神兵隊裏去了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高廉見回了風急取銅牌把劒敲動向那神兵隊裏捲一陣黃砂就中軍走出一羣猛獸但見

狻猊舞爪獅子搖頭閃金獬豸逞威雄奮錦貔貅施勇猛豺狼作對吐獠牙直透雄兵虎豹成羣張巨口來嚙劣馬帶刺野猪冲陣入捲毛惡犬撞人來如龍大蟒撲天飛吞象頑蛇鑽地落

高廉銅牌响處一羣惟獸毒虫直冲過來宋江陣裏衆多

人馬驚呆了宋江撇了劒撥回馬先走衆頭領簇捧着盡都逃命大小軍校你我不能相顧奪路而走高廉在後面把劒一揮神兵在前官軍在後一齊掩殺將來宋江人馬大敗虧輸高廉赶殺二十餘里鳴金收軍城中去了宋江來到土坡下收住人馬扎下寨柵雖是損折了些軍卒却喜衆頭領都有屯住軍馬便與軍師吳用商議道今番打高唐州連折了兩陣無計可破神兵如之奈何吳學究道若使這厮會使神師計他必然今夜要來劫寨可先用計提備此處只可屯扎些少軍馬我等去舊寨內駐扎宋江傳令只留下楊林白勝看寨其餘人馬退去舊寨內將息且說楊林白勝引人離寨半里草坡內埋伏等到一更時

分但見

雲生四野霧漲八方撞天撼地起狂風倒海翻江飛急雨雷公忿怒倒騎火獸逞神威電母生嗔亂掣金蛇施聖力大樹和根拔去深波徹底捲乾若非灌口斬蛟龍疑是泗州降水母

當夜風雷大作楊林白勝引着三伯餘人伏在草裏看時只見高廉步走引領三百神兵吹風唿哨殺入寨裏來見是空寨回身便走楊林白勝喝聲喊高廉只怕中了計四散便走三百神兵各自遁迯楊林白勝亂放弩箭只顧射去一箭正中高廉左背衆軍四散冒雨赶殺高廉引領了神兵去得遠了楊林白勝人少不敢深入少刻雨過雲收

復見一天星斗月光之下草坡前棚凿射死拿得神兵二十餘人解赴宋公明寨內具說雷雨風雲之事宋江吳用見說大驚道此間只隔得五里遠近却又無雨無風衆人議道正是妖法只在本處離地只有三四十丈雲雨氣味是左近水泊中攝將來的楊林說高廉也自披髮仗劍殺入寨中身上中了我一弩箭回城中去了爲是人少不敢去追宋江分賞楊林白勝把拿來的中傷神兵斬了分撥衆頭領下了七八箇寨柵圍逶大寨隄備再來劫寨一面使人回山寨取軍馬協助且說高廉自中了箭回到城中養病令軍士守護城池曉夜隄備且休與他廝殺待我箭瘡平復起來捉宋江未遲却說宋江見折了人馬心中憂

悶和軍師吳用商量道只這箇高廉尚且破不得倘或別添他處軍馬併力來劫如之奈何吳學究道我想要破高廉妖法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若不去請箇人來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難救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宋江又問道軍師這箇人是誰吳學究說出這箇人來有分教翩翩鶴駕請出這箇神仙靄靄雲程來破幾年妖法正是要除起霧與雲法須請通天徹地人畢竟軍師吳學究當下要請誰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我家阿達只是直性別無廻頭轉腦心腸也無口是心非說話如殷天錫橫行一拳打死便了何必誓

書鉄斧柴大官人到底有些貴介氣不濟不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二終

容與堂藏板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三

第五十三回

戴宗智取公孫勝　李逵斧劈羅真人

詩曰

堪嘆人心毒似蛇　誰知天眼轉如車　去年妄取東鄰物　今日還歸北舍家　無義錢財湯潑雪　倘來田地水推沙　若將奸狡爲生計　恰似朝霞與暮霞

話說當下吳學究對宋公明說道要破此法只除非快教人去薊州尋取公孫勝請來便可破得高廉宋江道前番戴宗去了幾時全然打聽不着却那里去尋吳用道只說薊州有管下多少縣治鎮市鄉村他須不曾尋得到我想

此公出去定有去處

公孫勝他是箇清高的人必然在箇名山洞府大川真境居住今番教戴宗可去逵薊州管下縣治名山仙境去處尋覓一遭不愁不見他宋江聽罷隨即教請戴院長商議可往薊州尋取公孫勝戴宗道小可愿往只是得一箇做伴的去方好吳用道（這不必說了）你作起神行法來誰人赶得你上戴宗道若是同伴的人我也把甲馬栓在他腿上教他也走得許多路程李逵便道我與戴院長做伴走一遭戴宗道你若要跟我去須要一路上吃素（未必）都聽我的言語李逵道這箇有甚難處我都依（未）你便了宋江吳用分付道路上小心在意休要惹事若得見了早早回來李逵道我打死了殿天錫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由緊之言）我如何不要救他今番（未）並

不敢惹事了二人同行有詩爲証

飛步神行說戴宗　李逵同伴去如風　若還尋着公孫勝　要使高廉永絶踪　豪傑士　黑旋風　一時赤手逞英雄　誰知一路經行處　惹禍招災頃刻中

話說戴宗李逵各藏了暗器栓縛了包裹兩箇拜了宋江并衆人離了高唐州取路投薊州來走了三十餘里李逵立住脚道大哥買碗酒吃了走也好戴宗道你要跟我作神行法須要只吃素酒且向前面去李逵荅道便吃些肉也打甚麽緊戴宗道你又來了今日已晚且尋客店宿了明日早行兩箇又走了三十餘里天色昏黑尋着一箇客店歇了燒起火來做飯沽一角酒來吃李逵搬一碗素飯

并一碗菜湯來房裏與戴宗吃戴宗道你如何不吃飯李逵應道我且未要吃飯哩戴宗尋思道這廝必然瞞着我背地裏吃葷戴宗自把素飯吃了却悄悄地來後面張時見李逵討兩角酒一盤牛肉在那里自吃戴宗道我說甚麼且不要道破他明日小小的要他（惡人）要便了戴宗自去房裏睡了李逵吃了一回酒肉恐怕戴宗說他自暗暗的來房裏睡了到五更時分戴宗起來叫李逵打火做些素飯吃了各分行李在背上美還了房宿錢離了客店行不到二里多路戴宗說道我們昨日不曾使神行法今日須要赶程途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我與你作法行八百里便住戴宗取四箇甲馬去李逵兩隻腿上也縛了分付道你

前面酒食店裏等我戴宗念念有詞吹口氣在李逵腿上
李逵搜開脚步渾如駕雲的一般飛也似去了戴宗笑道
且着他恐一日餓戴宗也自拴上甲馬隨後赶來李逵不
省得這法只道和他走路一般只聽耳采邊風雨之聲兩
邊房屋樹木一似連排價倒了的脚底下如雲催霧趲李
逵怕將起來幾遍待要住脚兩條腿那里收拾得住這脚
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脚不點地只管得走去了看
見酒肉飯店又不能勾入去買吃李逵只得叫爺爺且住
一住走的甚是神捷有詩爲証

李逵稟性實兇頑　酒肉堆盤似虎飡　只爲一時貪
口腹　足行千里不能安

砍了腿下來只

李逵看看走到紅日平西肚裏又飢又渴越不能勾住脚驚得一身臭汗氣喘做一團戴宗從背後赶來叫道李大怎的不買些點心吃了去李逵應道哥哥救我一救餓殺鉄牛也戴宗懷裏摸出幾箇炊餅來自吃李逵叫道我不能勾住脚買吃你與兩箇充饑戴宗道兄弟你走上來與你吃李逵伸着手只隔一丈來遠近只赶不上李逵叫道好哥哥等我一等戴宗道便是今日有些蹺蹊我的兩條腿也不能勾住李逵道阿也我的這鳥脚不由我半分自這般走了去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來戴宗道只除是恁的般方好不然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也不能住李逵道好哥哥休使道兒要我砍了腿下來你却笑我

惟人笑不惟日笑也奇

戴宗道你敢是昨夜不依我今日連我也走不得任你自走去李逵叫道好爺爺你饒我任一任戴宗道我的這法第一不許吃葷并吃牛肉若還吃了一塊牛肉只要走十萬里方纔得任李逵道却是苦也我昨夜不合瞞着哥哥其箇偷買幾斤牛肉吃了正是怎麼好戴宗道惟得今日連我的這腿也收不住只用去天盡頭走一遭了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纔回得來李逵聽罷叫起撞天屈來戴宗笑道你從今已後只依得我一件事我便罷得這法李逵道老爹我今都依你便了戴宗道你如今敢再瞞我吃葷麼李逵今後但吃時舌頭上生碗來大疔瘡我見哥哥要吃素鉄牛却吃不得因此上瞞着哥哥今後並不敢了戴

宗道既是恁的饒你這一遍退後一步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喝聲住李逵却似釘住了的一般兩隻脚立定地下那移不動其法甚是靈有詩為証

戴宗神術極專精　十步攢為兩步行　可惜李逵多勇健　雲車風駕莫支撐

戴宗道我先去你且慢慢的來李逵正待擡脚那里移得動拽也拽不起一似生鉄鑄就了的李逵大叫道又是苦也晚夕怎地得去便叫道哥哥救我一救戴宗轉回頭來笑道你今番依我說麽李逵道你是我親爺却是不敢違了你的言語戴宗道你今番却要依我便把手綰了李逵喝聲起兩箇輕輕地走了去李逵道哥哥可憐見鉄牛早

歇了罷前面到一箇客店兩箇且來投宿戴宗李達入到房裏去腿上都卸下甲馬來取出幾陌紙錢燒送了問李達道今番却如何李達道這兩條腿方纔是我的了戴宗道誰着你夜來私買酒肉吃李達道爲是你不許我吃董偷了些吃也吃你要得我勾了戴宗叫李達安排些素酒素飯吃了燒湯洗了脚上床歇了睡到五更起來洗漱罷吃了飯還了房錢兩箇又上路行不到三里多路戴宗取出甲馬道兄弟今日與你只縛兩箇教你慢行些李達道我不要縛了戴宗道你既依我言語我和你幹大事如何肯弄你你若不依我教你一似夜來只釘住在這里只等我去薊州尋見了公孫勝回來放你李達慌忙叫道我依

一味行得住不得又收拾李大處全在不來歟得住得

我依戴宗與李逵當日各只縛兩箇甲馬作起神行法扶着李逵兩箇一同走原來戴宗的法要行便行要住便住李逵從此那里敢違他言語於路上只是買些素酒素飯吃了便行李逵方總放心有詩爲証

戴宗術法久通神　去住遲延總在心　從此李逵方畏服　二人交誼斷黃金

話休絮煩兩箇用神行法不旬日迤邐來薊州城外客店裏歇了次日兩箇入城來戴宗扮做主人李逵扮做僕者逵城中尋了一日並無一箇認得公孫勝的兩箇自回店裏歇了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狹巷尋了一日絕無消耗李逵心焦罵道這箇乞丐道人却鳥躲在那里我若見時腦

此等處

揪將去見哥哥戴宗聽道你又來了若也不聽我的言語我又教你吃苦李逵笑道我自這般說要戴宗又埋寃了一回李逵不敢回話兩箇又來店裏歇了次日早起都去城外近村鎮市尋覓戴宗但見老人便施禮拜問公孫勝先生家在那里居住並無一人認得戴宗也問過數十處當日晌午時分兩箇走得肚飢路傍邊見一箇素麪店兩箇直入來買些點心吃只見裏面都坐滿沒一箇空處戴宗李逵立在當路過賣問道客官要吃麪時和這老人合坐一坐戴宗見箇老丈獨自一箇占着一付大座頭便與他施禮唱箇箇喏兩箇對面坐了李逵坐在戴宗肩下分付過賣造四箇壯麪來戴宗道我吃一箇你吃三箇不少麼李

逵道不濟事一發做六箇來我都包辦過賣見了也笑等了半日不見把麪來李逵却見都搬入裏面去了心中已有五分焦燥只見過賣却搬一箇熱麪放在合坐老人面前那老人也不謙讓拿起麪來便吃那分麪却熱老兒低着頭伏卓兒吃李逵性急見不搬麪來叫一聲過賣罵道却教老爺等了這半日把那卓子只一拍濺那老人一臉熱汁那分麪都潑番了老兒焦燥便來揪住李逵喝道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麪李逵捻起拳頭要打老兒戴宗慌忙喝住老人不肯罷休有四句詩單說李逵詩曰

李逵平昔性剛兒　欺負年高一老翁　麪汁濺來盈臉上　怒中說出指揮功

戴宗與他陪話道丈丈休和他一般見識小可陪丈丈一分麪那老人道客官不知老漢路遠早要吃了麪回去聽講長生不死之法遲時悞了程途戴宗問道丈丈何處人氏却聽誰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老兒荅道老漢是本處薊州管下九宮縣二仙山下人氏因來這城中買些好香回去聽山上羅真人講說長生不死之法戴宗尋思道莫不公孫勝也在那里便問老人道丈丈貴村曾有箇公孫勝麼老人道客官問別人定不知多有人不認的他老漢和他是鄰舍他只有箇老母在堂這箇先生一向雲遊在外比時喚做公孫一清如今出姓都只叫他清道人不叫做公孫勝此是俗名無人認得戴宗道正是踏破鉄鞋無

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戴宗又拜問丈丈道九宮縣二仙山離此間多少路清道人在家麼老人道二仙山只離本縣四十五里便是清道人他是羅真人上首徒弟他本師如何放他離左右戴宗聽了大喜連忙催趲麪來吃和那老兒一同吃了笑還麪錢同出店肆問了路途戴宗道丈丈先行小可買些香紙也便來也老人作別去了戴宗李逵回到客店裏取了行李包裹再拴上甲馬離了客店兩箇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戴宗使起神行法四十五里片時到了二人來到縣前問二仙山時有人指道離縣投東只有五里便是兩箇又離了縣治投東而行果然行不到五里早望見那座仙山委實秀麗但見

青山削翠碧岫堆雲兩崖分虎踞龍蟠四面有猿啼鶴唳朝看雲封山頂暮觀日掛林梢流水潺湲澗內聲聲鳴玉珮飛泉瀑布洞中隱隱奏瑤琴若非道侶修行定有仙翁煉藥

當下戴宗李逵來到二仙山下見箇樵夫戴宗與他施禮說道借問此間清道人家在何處居住樵夫指道只過這箇山嘴門外有條小石橋的便是兩箇抹過山嘴來見有十數間草房一週遭矮墻墻外一座小小石橋兩箇來到橋邊見一箇村姑提一籃新果子出來戴宗施禮問道娘子從清道人家出來清道人在家麼村姑荅道在屋後煉丹戴宗心中暗喜有詩為証

半空蒼翠擁芙蓉　天地風光迥不同　十里青松栖野鶴　一溪流水泛春紅　踈烟白鳥長空外　玉殿瓊樓畫圖中　欲識真仙高隱處　便從林下覓形蹤

戴宗李逵兩箇立在門前戴宗分付李逵道你且去樹背後躲一躲待我自入去見了他却來叫你戴宗自入到裏面看時一帶三間草房門上懸掛一箇蘆簾戴宗咳嗽了一聲只見一箇婆婆從裏面出來戴宗看那婆婆但見

蒼然古貌鶴髮駝顏眼昏似秋月籠烟眉白如曉霜映日青裙素服依稀紫府元君布襖荆釵彷彿驪山老姥

形如天上翔雲鶴貌似山中傲雪松

戴宗當下施禮道告稟老娘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見一面

婆婆問道官人高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從山東到此婆婆道孩兒出外雲遊不曾還家戴宗道小可是舊時相識要說一句緊要的話求見一面婆婆道不在家裡有甚話說留下在此不妨待回家自來相見戴宗道小可再來有計策就辭了婆婆却來門外對李逵道今番須用着你方纔他娘說道不在家裏如今你可去請他他若說不在時你便打將起來却不得傷犯他老母我來喝住你便罷李逵先去包裹裡取出雙斧插在兩脅下入的門裏叫一聲着箇出來婆婆慌忙迎着問道是誰見了李逵睜着雙眼先有八分怕他問道哥哥有甚話說李逵道我是梁山泊黑旋風奉着哥哥將令教我來請公孫勝你教他出來佛眼相

看若還不肯出來放一把鳥火把你家當都燒做白地莫言不是早早出來婆婆道好漢莫要恁地我這裡不是公孫勝家自喚做清道人李逵道你只叫他出來我自認得他鳥臉婆婆道出外雲遊未歸李逵拔出大斧先砍翻一堵壁婆婆向前攔住李逵道你不叫你兒子出來我只殺了你拿起斧來便砍把那婆婆驚倒在地只見公孫勝從裏面走將出來叫道不得無禮有詩爲証

李逵巨斧白如霜　驚得婆婆命欲亡　幸得戴宗來救護　公孫方肯出中堂

戴宗便來喝道鉄牛如何嚇倒老母戴宗連忙扶起李逵撇了大斧便唱箇喏道阿哥休惟不恁地你不肯出來公

孫勝先扶娘入去了却出來拜請戴宗李逵邀進一間靜室坐下問道虧二位尋得到此戴宗道自從師父下山之後小可先來薊州尋了一遍並無打聽處只糾合得一夥弟兄上山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致被知府高廉兩三陣用妖法贏了無計奈何只得叫小可和李逵逕來尋請足下逢遍薊州並無尋處偶因素麪店中得箇此間老丈指引到此却見村姑說足下在家燒煉丹藥老母只是推却因此使李逵激出師父來這箇太莽了些望乞恕罪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請師父便可行程以見始終成全大義之美公孫勝道貧道幼年飄蕩江湖多與好漢們相聚自從梁山泊分別回鄉非是昧

心一者母親年老無人奉侍二乃本師羅真人留在座前聽教恐怕山寨有人尋來故意改名清道人隱居在此戴宗道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際師父慈悲只得去走一遭公孫勝道干碍老母無人養贍本師羅真人如何肯放其實去不得了戴宗再拜懇告公孫勝扶起戴宗說道再容商議公孫勝留戴宗李逵在淨室裏坐定出來叫箇莊客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三箇吃了一回戴宗又苦苦哀告公孫勝道若是師父不肯去時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山寨大義從此休矣公孫勝道且容我去稟問本師真人若肯容許時便一同去戴宗道只今便去敢問本師公孫勝道且寬心住一宵明日早去戴宗道哥哥在彼一日如

度一年煩請師父同往一遭公孫勝便起身引了戴宗李
逵離了家裏取路上二仙山來此時已是秋殘冬初時分
日短夜長容易得晚來到半山腰却早紅輪西墜松陰裡
面一條小路直到羅真人觀前見有硃紅牌額上寫三箇
金字書着紫虛觀三人來到觀前看那二仙山時果然是
好座仙境但見

青松鬱鬱翠栢森森一羣白鶴聽經數箇青衣碾藥青
梧翠竹洞門深鎖碧窓寒白雪黃芽石室雲封丹竈煖
野鹿啣花穿徑去山猿擎果引雛來時聞道士談經每
見仙翁論法虛皇壇畔天風吹下步虛聲禮斗殿中鸞
背忽來環珮韻只此便爲真紫府更於何處覓蓬萊

二人就着衣亭上整頓衣服從廊下入來逕投殿後松鶴軒裏去兩箇童子看見公孫勝領人入來報知羅真人傳法旨教請三人入來當下公孫勝引着戴宗李逵到松鶴軒內正值真人朝真絕罷坐在雲床上養性公孫勝向前行禮起居躬身侍立戴宗李逵看那羅真人時端的有神遊八極之表但見

星冠攢玉葉鶴氅縷金霞神清似長江皓月貌古似泰華喬松踏魁罡朱履步丹霄歌步虛琅函浮瑞氣長髯廣頰修行到無漏之天碧眼方瞳服食造長生之境三島十洲騎鳳往洞天福地抱琴遊高餐沆瀣靜品鸞笙正是三更步月鸞聲遠萬里乘雲鶴背高都仙太史臨

凡世廣惠真人在世間

戴宗當下見了慌忙下拜李逵只管着眼看羅真人問公孫勝道此二位何來公孫勝道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師山東義友是也今為高唐州知府高廉顯逞異術有兄宋江特令二弟來此呼喚弟子未敢擅便故來稟問我師羅真人道吾弟子既脫火坑學煉長生何得再慕此境自宜慎重不可妄為戴宗再拜道容乞暫請公孫先生下山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二位不知此非出家人閑管之事汝等自下山去商議公孫勝只得引了二人離了松鶴軒連晚下山來李逵問道那老仙先生說甚麼戴宗道你偏不聽得李逵道便是不省得這般鳥則聲戴宗道便

是他的師父說道教他休去李逵聽了叫起來道教我兩箇走了許多路程千難萬難尋見了却放出這箇屁來莫要引老爺性發一隻手捻碎你這道冠兒一隻提住腰胯把那老賊倒直撞下山去戴宗聽着道你又要釘住了脚李逵道不敢不敢說一聲兒要三箇再到公孫勝家裏當夜安排些晚飯吃了公孫勝道且權宿一宵明日再去懇告本師若肯時便去戴宗至夜叫了安置兩箇收拾行李都來淨室裏睡了兩箇睡到三更佐側李逵悄悄地扒將起來聽得戴宗鼾鼾的睡着自已尋思道却不是千鳥氣麼你原是山寨裡人却來問甚麼鳥師父明朝那厮又不肯却不悞了哥哥的大事我忍不得了只是殺了那箇老

賊道教他沒問處只得和我去李逵要害真人有詩爲証

欲請公孫去解圍　真人不肯着他爲　李逵夜奮英

雄力　斧到應教性命危

李逵當時摸了兩把板斧悄悄地開了房門乘着星月明朗一步步摸上山來到得紫虛觀前却見兩扇大門關了傍邊籬墻苦不甚高李逵騰地跳將過去開了大門一步步摸入裡面來直至松鶴軒前只聽隔窓有人看誦玉樞寶經之聲李逵爬上來舐破窓紙張時見羅真人獨自一箇坐在雲床上面前卓兒上燒着一爐名香點起兩枝畫燭朗朗誦經李逵道這賊道却不是當死一踅踅過門邊來把手只一推呀地兩扇亮槅齊開李逵搶將入去提起

無非是忠義所使

斧頭便望羅真人腦門上劈將下來砍倒在雲床上流出白血來李逵看了笑道眼見的這賊道是童男子身願養得元陽真氣不曾走瀉正汲半黜的紅李逵再仔細看時連那道冠兒劈做兩半一顆頭直砍到項下李逵道今番且除了一害不煩惱公孫勝不去便轉身出了松鶴軒從側首廊下遶將出來只有一箇青衣童子攔住李逵喝道你殺了我本師待走那里去李逵道你這箇小賊道也吃我一斧手起斧落把頭早砍下臺基邊去二人都被李逵砍了有詩爲証

李逵雙斧白如霜　劈倒真人命已亡　料得精魂歸碧落　一心暗地喜非常

且說李逵笑道只好撒開逕取路出了觀門飛也似奔下山來到得公孫勝家裏閃入來閉上了門淨室裏聽戴宗時乃自未覺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直到天明公孫勝起來安排早飯相待兩箇吃了戴宗道再請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懇告真人李逵聽了暗暗地冷笑三箇依原舊路再上山來入到紫虛觀裏松鶴軒中見兩箇童子公孫勝問道真人何在道童答道真人坐在雲床上養性李逵聽說吃了一驚把舌頭伸將出來半日縮不入去三箇揭起簾子入來看時見羅真人坐在雲床上中間李逵暗暗想道昨夜莫非是錯殺了羅真人便道汝等三人又來何幹戴宗道特來哀告我師慈悲救取衆人免難羅真人道這

黑大漢是誰戴宗荅道是小可義弟姓李名逵真人笑道本待不教公孫勝去看他的面上教他去走一遭戴宗拜謝李逵自暗暗尋思道那厮知道我要殺他却又鳥說只見羅真人道我教你三人片時便到高唐州如何三箇戴宗尋思這羅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真人喚道童取三箇手帕來戴宗道上告我師却是怎生教我們便能勾到高唐州羅真人便起身都跟我來三箇人隨出觀門外石岩上來先取一箇紅手帕鋪在石上道吾弟子可登公孫勝雙脚在上面羅真人把袖一拂喝聲道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紅雲載了公孫勝冉冉騰空便起離山約有二十餘丈羅真人喝聲住那片紅雲不動却鋪下一箇青手

帕教戴宗踏上喝聲起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雲載了戴宗起在半空裏去了那兩片青紅二雲如蘆蓆大起在天上轉李逵看得呆了羅真人却把一箇白手帕鋪在石上喚李逵踏上李逵笑道却不是要若跌下來好箇大疙疸羅真人道你見二人麼李逵立在手帕上羅真人喝一聲起那手帕化做一片白雲飛將起去李逵叫道阿也我的不穩放我下來羅真人把右手一招那青紅二雲平平墜將下來戴宗拜謝侍立在面前公孫勝侍立在左手李逵在上面叫道我也要撒尿撒尿你不着我下來我劈頭便撒下來也羅真人問道我等自是出家人不曾惱犯了你你因何夜來越墻而過入來把斧劈我若是我無道德已

被殺了又殺了我一箇道童李逵道不是我你敢錯認了
羅真人笑道雖然只是砍了我兩箇葫蘆其心不善且教
你吃些磨難把手一招喝聲去一陣惡風把李逵吹入雲
端裏只見兩箇黃巾力士押着李逵耳邊只聽得風雨之
聲不覺逕到薊州地界號得魂不着體手脚搥戰忽聽得
刮剌剌地響一聲却從薊州府廳屋上骨碌碌滾將下來
當日正值府尹馬士弘坐衙廳前立着許多公吏人等看
見半天裏落下一箇黑大漢來衆皆吃驚有詩爲証

李逵號得大痴呆　忽向雲端落下來　官吏見來俱
喪膽　只疑妖怪降庭堦

話說馬知府見了叫道且拿這廝過來當下十數箇牢子

奸報復　李大哥原有智誰說他一味鹵莽

獄卒把李逵驅至當面馬府尹喝道你這廝是那里妖人如何從半天裏吊將下來李逵吃跌得頭破額裂半晌說不出話來馬知府道必然是箇妖人教去取些法物來牢子節級將李逵綑番驅下廳前草地里一箇虞候掇一盆狗血劈頭一淋又一箇提一桶尿糞來望李逵頭上直澆到脚底下李逵口裏耳朵裏都是尿屎李逵叫道我不是妖人我是跟羅真人的伴當原來薊州人都知道羅真人是箇現世的活神仙因此不肯下手傷他再驅李逵到廳前早有吏人稟道這薊州羅真人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若是他的從者不可加刑馬府尹笑道我讀千卷之書每聞今古之事未見神仙有如此徒弟即係妖人牢子

與我加力打那厮衆人只得拿翻李逵打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馬知府喝道你那厮快招了妖人便不打你李逵只得招做妖人李二取一面大枷釘了押下大牢裏去李逵來到死囚獄裏說道我是直日神將如何枷了我好歹教你這薊州一城人都死那押牢節級禁子都知羅真人道德清高誰不欽服都來問道你這箇端的是甚麼人李逵道我是羅真人親隨直日神將因一時有失惡了真人把我撇在此間教我受些苦難三兩日必來取我你們若不把些酒食來將息我時我教你們衆人全家都死那節級牢子見了他說到都怕他只得買酒買肉請他吃李逵見他們害怕越說起風話來牢裏衆人越怕了又將熱水

來與他洗浴了換些乾淨衣裳李逵道若還缺了我酒食我便飛了去教你們受苦牢裏禁子只得倒陪告他李逵陷在薊州牢裏不提且說羅真人把上項的事一一說與戴宗戴宗只是苦苦哀告求救李逵羅真人留住戴宗在觀裏宿歇動問山寨裡事務戴宗訴說晁天王宋公明仗義疎財專只替天行道誓不損害忠臣烈士孝子賢孫義夫節婦許多好處羅真人聽罷甚喜一住五日戴宗每日磕頭禮拜求告真人乞救李逵羅真人道這等人只可驅除了罷休帶回去戴宗告道真人不知這李逵雖然愚蠢不省理法也有些小好處第一耿直分毫不取苟取於人第二不會阿諂於人雖死其忠不改第三並無淫慾斜心

貪財背義敢勇當先因此宋公明甚是愛他不幸沒了這
箇人回去教小可難見兄長宋公明之面羅真人笑道貧
道已知這人是上界地殺星之數為是下土衆生作業太
重故罰他下來殺戮吾亦安肯逆天壞了此人只是磨他
一會我叫取來還你戴宗拜謝羅真人叫一聲力士何在
就鶴軒前起一陣風風過處一尊黃巾力士出現但見
面如紅玉鬚似皂絨彷彿有一丈身材縱橫有一千斤
氣力黃巾側畔金環耀日噴霞光繡襖中間鐵甲鋪霜
吞月影常在壇前護法每來世上降魔腳穿抹綠雕靴
靴手執宣花金蘸斧
那箇黃巾力士上告我師有何法旨羅真人道先差你押

去薊州的那人罪業已滿你還去薊州牢裏取他回來速去速回力士聲喏去了約有半箇時辰從虛空裏把李逵撇將下來戴宗連忙扶住李逵問道兄弟這兩日在那里李逵看了羅真人只管磕頭拜說道鉄牛不敢了也羅真人道你從今以後可以戒性竭力扶持宋公明休生歹心李逵再拜道敢不遵依真人言語戴宗道你正去那里走了這幾日李逵道自那日一陣風直刮我去薊州府裡從廳屋脊上直滾下來被他府裏衆人拿住那箇馬知府道我是妖人捉番我綑了却教牢子獄卒把狗血和尿屎淋我一頭一身打得我兩腿肉爛把我枷了下在大牢裏去衆人問我是何神從天上落下來只吃我說道羅真人的

容與堂藏板

親隨直日神將因有些過失罰受此苦過三二日必來取我雖是吃了一頓棍棒却也詐得些酒肉噇那厮們懼怕真人却與我洗浴換了一身衣裳方纔正在亭心裏詐酒肉吃只見半空裏跳下這箇黃巾力士把枷鎖開了喝我閉眼一似睡夢中直扶到這里公孫勝道師父似這般的黃巾力士有一千餘員都是本師真人的伴當李逵聽了叫道活佛你何不早說免教我做了這般不是只顧下拜戴宗也再拜懇告道小可端的來的多日了高唐州軍馬甚急望乞師父慈悲放公孫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破了高廉便送還山羅真人道我本不教他去今爲汝大義爲重權教他去走一遭我有片言汝當記取公孫勝

向前跪聽真人指教只因羅真人說了那幾句話傳授秘訣有分教額角有光日中無影煉丹在石屋雲房飛步去蓬萊閬苑正是滿還濟世安邦願來作乘鸞跨鳳人畢竟羅真人說教公孫勝怎地下山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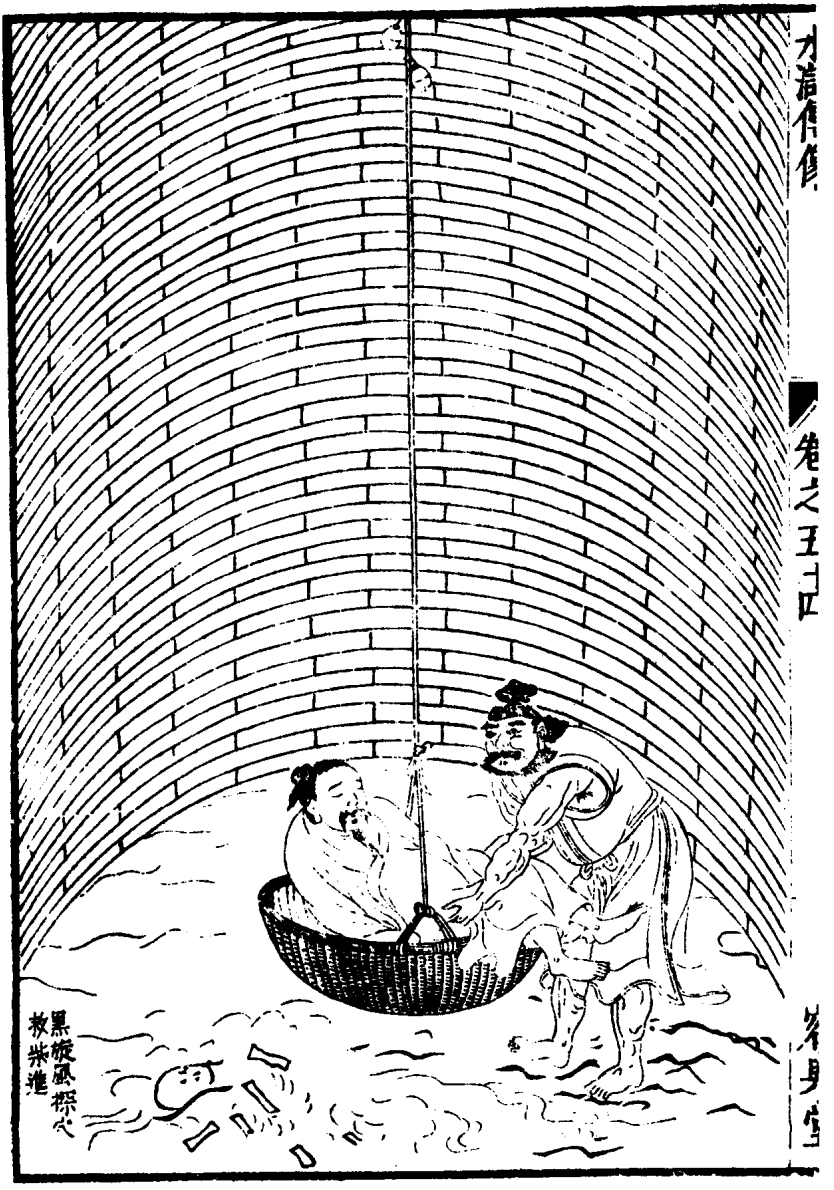
李和尚曰有一村學究道李逵太凶狠不該殺羅真人羅真人亦無道氣不該磨難李逵此言真如放屁不知水滸傳文字當以此回為第一試看種種摩駕處那一事不趣那一言不趣天下文章當以趣為第一既是趣了何必實有是事并實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豈不令人笑殺

容與堂藏板

又曰羅真人處固妙絶千古戴院長處亦令人絶倒每讀至此噴飯滿案

公孫勝助宋江破高廉

卷五四 圖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　之五十四

第五十四回

入雲龍鬪法破高廉　黑旋風探穴救柴進

詩曰

奉辭伐罪號天兵　主將須將正道行　自謂魔君能破敵　豈知正法更專精　行仁柴進還存命　無德高廉早喪生　試把興亡重檢點　西風搔首不勝情

話說當下羅真人道弟子你往日學的法術却與高廉的一般吾今傳授與汝五雷天罡正法依此而行可救宋江保國安民替天行道休被人慾所縛悞了大事專精從前學道之心你的老母我自使人早晚看視勿得憂念汝應

上界天閑星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吾有八個字汝當記取休得臨期有悞羅真人說那八個字道是逢幽而止遇汴而還公孫勝拜授了訣法便和戴宗李逵三人拜辭了羅真人別了衆道伴下山歸到家中收拾了道衣寶劒二口并鉄冠如意等物了當拜辭了老母離山上路行過了三四十里路程戴宗道小可先去報知哥哥先生和李逵大路上來却得再來相接公孫勝道正好賢弟先往報知吾亦趲行來也戴宗分付李逵道於路小心伏侍先生但有些差池教你受苦李逵答道他和羅真人一般的法術我如何敢輕慢了他戴宗拴上甲馬作起神行法來預先去了却說公孫勝和李逵兩個離了二仙山九宮縣取大

李大哥 綽號鬼臉 真人羅 真人友 未必真

路而行到晚尋店安歇李逵懼怕羅真人法術十分小心扶侍公孫勝那里敢使性兩個行了三日來到一個去處地名喚做武岡鎮只見街市人烟輳集公孫勝道這兩日於路走的困倦買碗素酒素麪吃了行李逵道也好却見驛道傍邊一個小酒店兩個入來店裏坐下公孫勝坐了上首李逵解了腰包下首坐了叫過賣一面打酒就安排些素饌來與二人吃公孫勝道你這里有甚素點心賣過賣道我店裏只賣酒肉沒有素點心市口人家有棗糕賣李逵道我去買些來便去包內取了銅錢逕投市鎮上來買了一包棗糕欲待回來只聽得路傍側首有人喝采道好氣力李逵看時一夥人圍定一個大漢把鉄爪鎚在那

里使衆人看了喝采他李逵看那大漢時七尺以上身材面皮有麻鼻子上一條大路李逵看那鉄鎚時約有三十來斤那漢使的發了一斧鎚正打在壓街石上把那石頭打做粉碎衆人喝咪李逵忍不住便把棗糕揣在懷中便來拿那鉄鎚那漢喝道你是甚麽鳥人敢來拿我的鎚李逵道你使的甚麽鳥好教衆人喝咪看了倒污眼你看老爺使一回教衆人看那漢道我借與你你若使不動時且吃我一頓顆子拳了去李逵接過斧鎚如弄彈丸一般使了一回輕輕放下面又不紅心頭不跳口內不喘那漢看了倒身便拜說道願求哥哥大名李逵道你家在那里住那漢道只在前面便是引了李逵到一個所在見一把鎖

鎖着門那漢把鑰匙開了門請李逵到裏面坐地李逵看
他屋裏都是鉄砧鉄鎚火爐鉗鑿家火尋思道這人必是
個打鉄匠人山寨裡正用得着何不叫他也去入夥李逵
又道漢子你通個姓名教我知道那漢道小人姓湯名隆
父親原是延安府知寨官來因爲打鉄上遭際老种經略
相公帳前敘用近年父親在任亡故小人貪賭流落在江
湖上因此權在此間打鉄度日入骨好使鎗棒爲是自家
渾身有麻點人都叫小人做金錢豹子敢問哥哥高姓大
名李逵道我便是梁山泊好漢黑旋風李逵湯隆聽了再
拜道多聞哥哥威名誰想今日偶然得遇李逵道你在這
里淺時得發跡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夥教你也做個頭

領湯隆道若得哥哥不棄肯帶携兄弟時願隨鞭鐙就拜
李逵爲兄有四句詩單題着湯隆好處
銅筋鉄骨身軀健　爐冶鉗鎚每用功　原是延安知
寨後　金錢豹子是湯隆
當時李逵認湯隆爲弟湯隆道我又無家人伴當同哥哥
去市鎮上吃三盃淡酒表結拜之意今晚歇一夜明日早
行李逵道我有個師父在前面酒店裡等我買棗糕去吃
了便行擔閣不得只可如今便行湯隆道如何這般要緊
李逵道你不知宋公明哥哥見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殺只
等我去師父到來救應湯隆道這個師父是誰李逵道你
且休問快收拾了去湯隆急急拴了包裹盤纏銀兩戴上

毡笠兒跨了口腰刀提條朴刀棄了家中破房舊屋粗重家火跟了李逵直到酒店裏來見公孫勝公孫勝埋怨道李逵你如何去了許多時再來遲些我依前回去了李逵不敢做聲回話引過湏隆拜了公孫勝備說結義一事公孫勝見說他是打鉄出身心中也喜李逵取出棗糕叫過賣將去整理三個一同飲了幾杯酒吃了棗糕笑還了酒錢李逵湏隆各背上包裹與公孫勝離了武岡鎮迤邐望高唐州來三個於路三停中走了二停多路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來接公孫勝見了大喜連忙問道近日相戰如何戴宗道高廉那廝近日箭瘡平復每日領兵來搦戰哥哥堅守不敢出敵只等先生到來公孫勝道這個容易李

達引着湯隆拜見戴宗說了備細四人一處逕高唐州來離寨五里遠早有呂方郭盛引一百餘騎軍馬迎接着四人都上了馬一同到寨宋江吳用等出寨迎接各施禮罷擺了接風酒敘問間濶之情請入中軍帳內衆頭領亦來作慶李達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等講禮以罷寨中且做慶賀筵席次日中軍帳上宋江吳用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公孫勝道主將傳令且着拔寨都起看敵軍如何貧道自有區處當日宋江傳令各寨一齊引軍起身直抵高唐州城壕下寨已定次日早五更造飯軍人都披掛衣甲宋公明吳學究公孫勝三騎馬直到軍前搖旗擂鼓納喊篩鑼殺到城下來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

箭瘡已痊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早晨都披掛了衣甲便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將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將校出城迎敵兩軍漸近旗鼓相望各擺開陣勢兩陣裡花腔鼉鼓擂襍彩綉旗搖宋江陣門開處分十騎馬來鴈翅般擺開在西邊左手下五將花榮秦明朱仝歐鵬呂方右手下五將是林冲孫立鄧飛馬麟郭盛中間三騎馬上為頭是主將宋公明怎生打扮

頭頂茜紅巾腰繫獅蠻帶錦征袍大紅貼背水銀盔彩鳳飛簷抹綠靴斜踏寶鐙黃金甲光動龍鱗描金鞚隨定紫絲鞭錦鞯穩稱桃花馬

左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

究怎生打扮

五明扇齊攢白羽九綸巾巧簇烏紗素羅袍香皂沿邊碧玉環絲絛束定皂鳥穩踏葵花鐙銀鞍不離紫絲韁兩條銅鍊掛腰間一騎青驄出戰場

右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陣副軍師公孫勝怎生打扮

星冠耀日神劍飛霜九霞衣服綉春雲六甲風雷藏寶訣腰間繫褡包短顋絲背上懸松文古定劍穿一雙雲頭點翠皂朝靴騎一匹分騣昂首黃花馬名標蹄笈玄功著身列仙班道行高

三個總軍王將三騎馬出到陣前看對陣金鼓齊鳴門旗

開處也有二三十個軍官簇擁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
陣前立馬於門旗下怎生結束但見

束髮冠珎珠廂嵌絳紅袍錦綉攢成連環鎧甲耀黃金
雙翅銀盔飛彩鳳足穿雲縫吊墩靴腰繫獅蠻金鞓帶
手內劍橫三尺水陣前馬跨一條龍

那知府高廉出到陣前厲聲高叫喝罵道你那水洼草賊
既有心要來厮殺定要分個勝敗見個輸贏走的不是好
漢宋江聽罷問一聲誰人出馬立斬此賊小李廣花榮挺
鎗躍馬直至垓心高廉見了喝問道誰與我直取此賊去
那統制官隊裡轉出一員上將喚做薛元輝使兩口雙刀
騎一疋劣馬飛出垓心來戰花榮兩個在陣前鬬了數合

花榮撥回馬望本陣便走薛元輝不知是計躍馬舞刀儘力來趕花榮略帶住了馬拈弓取箭紐轉身軀只弓箭把薛元輝頭重脚輕射下馬去兩軍齊納聲喊高廉在馬上見了大怒急去馬鞍前鞽取下那面聚獸銅牌把劍去擊那里敲得三下只見神兵隊裡捲起一陣黃沙來罩的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喊聲起處豺狼虎豹惡獸毒虫就這黃砂內捲將出來衆軍恰待都走公孫勝在馬上早掣出那一把松文古定劍來指着敵軍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一道金光射去那豺惡獸毒虫都就黃砂中亂紛紛墜於陣前衆軍人看時却都是白紙剪的虎豹走獸黃砂盡化一文下起宋江看了鞭稍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搶殺

過去但見人亡馬倒旗鼓交橫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
宋江軍馬赶到城下城上急拽起吊橋閉上城門擂木砲
石如雨般打將下來宋江叫且鳴金收聚軍馬下寨整點
人數各獲大勝回帳稱謝公孫先生神功道德隨即賞勞
三軍次日分兵四面圍城儘力攻打公孫勝對宋江吳用
道昨夜雖是殺敗敵軍大半眼見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
中去了若是今日攻擊得緊那厮今夜必來偷營劫寨今
晚可收軍一處直至夜深分去四面埋伏這里虛扎寨柵
夜間教衆將只聽霹靂響看寨中火起一齊進兵傳令已
了當日攻城至未牌時分都收四面軍兵還寨却在營中
大吹大擂飲酒看看天色漸晚衆頭領暗暗分撥開去四

面埋伏已定却說宋江吳用公孫勝花榮秦明呂方郭盛上土坡等候是夜高廉果然點起三百神兵背上各帶鉄葫蘆於內藏着硫黃焰硝烟火藥料各人俱執鉤刀鉄掃帚口內都銜蘆哨二更前後大開城門放下吊橋高廉當先驅領神兵前進背後却帶三千餘騎遊殺前來離寨漸近高廉在馬上作起妖法却早黑氣冲天狂風大作飛砂走石播土揚塵三百神兵各取火種去那葫蘆口上點着一聲蘆哨齊響黑氣中間火光舉身大刀潤斧滾入寨裡來高埠處公孫勝仗劍作法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剌剌起個霹靂三百神兵急待退步只見那空寨中火起光焰亂飛上下通紅無路可出四面伏兵齊赶圍定寨柵黑處偏

見三百神兵不曾走得一個都被殺在寨裡高廉急引了三十餘騎遁走回城背後一枝軍馬追赶將來乃是豹子頭林冲看看赶上急叫得放下吊橋高廉只帶得八九騎入城其餘盡被林冲和人連馬生擒活捉了去高廉進到城中盡點百姓上城守護高廉軍馬神兵被宋江林冲殺個盡絕有詩為証

虎略龍韜說宋江　高廉神術更無雙　一時殺戮無噍類　不日開門就納降

次日宋江又引軍馬四面圍城甚急高廉尋思我數年學得術法不想今日被他破了似此如之奈何只得使人去隣近州府求救急急脩書二封教去東昌冠州二處離此

只是那裡知道他是兩處求救麼

不遠這兩個知府都是我哥哥攜舉的人教星夜起兵來接應差了兩個帳前統制官賫擎書信放開西門殺將出來投西奪路去了衆將却待去追趕吳用傳令且放他去可以將計就計宋江問道軍師如何作用吳學究道城中兵微將寡所以他去求救我這里可使兩枝人馬詐作應救軍兵於路混戰高廉必然開門助戰乘勢一面取城把高廉引入小路必然擒獲宋江聽了大喜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兩枝軍馬分作兩路而來且說高廉每夜在城中空濶處堆積柴草竟天價放火爲號城上只望救兵到來過了數日守城軍兵望見宋江陣中不戰自亂急忙報知高廉聽了連忙披掛上城瞻望只見兩路人馬戰塵蔽日

喊殺連天冲途前來四面圍城軍馬四散途走高廉知是兩路救軍到了盡黙在城軍馬大開城門分投掩殺出去且說高廉撞到宋江陣前看見宋江引着花榮秦明三騎馬望小路而走高廉引了人馬急去追赶忽聽後山坡後連珠砲響心中疑惑便收轉人馬回來兩邊鑼響左手下呂方右手下郭盛各引五百人馬冲將出來高廉急奪路走時部下軍馬折其大半途走脫得該心時望見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號舉眼再看無一處是救應軍馬只得引着些敗卒殘兵投山僻小路而走行不到十里之外山背後撞出一彪人馬當先擁出病尉遲孫立攔住去路厲聲高叫我等你多時好好下馬受縛高廉引軍便回背後早

有一彪人馬截住去路當先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兩頭夾攻將來四面截了去路高廉便棄了坐下馬便走上山四下里步軍一齊赶上山去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起駕一片黑雲冉冉騰空直上山頂只見山坡邊轉出公孫勝來見了便把劍在馬上望空作用口中也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將劍望空一指只見高廉從雲中倒撞下來側首搶過揷翅虎雷橫一朴刀把高廉揮做兩段可憐半世英雄漢化作南柯夢裡人有詩爲証

五馬諸侯貴匪輕　自將妖術弄魔兵　到頭難敵公孫勝　致使陰陵一命傾

且說雷橫提了首級都下山來先使人去飛報主帥宋江

已知殺了高廉收軍道高唐州城內先傳下將令休得傷害百姓一面出榜安民秋毫無犯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來那時當牢節級押獄禁子已都走了止有三五十個罪囚盡數開了枷鎖釋放數中只不見柴大官人一個宋江心中憂悶尋到一處監房內却監着柴皇城一家老小又一座牢內監着滄州提捉到柴進一家老小同監在彼爲是連日厮殺未曾取問發落只是沒尋柴大官人處吳學究道叫喚集高唐州押獄禁子跟問時數內有一個稟道小人是當牢節級蘭仁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專一牢固監守柴進不得有失又分付道但有凶吉你可便下手三日之前知府高廉要取柴進出來施刑小人爲見本

人是個好男子不恐下手只推道本人病至八分不必下手後又催併得緊小人回稱柴進已死因是連日厮殺知府不閑却差人下來看視小人恐見罪責昨日引柴進去後面枯井邊開了枷鎖推放裡面躲避如今不知存亡宋江聽了慌忙着蘭仁引入直到後牢枯井邊望時見裡面黑洞洞地不知多少深淺上面叫時那得人應把索子放下去探時約有八九丈深宋江道柴大官人眼見得多是沒了宋江垂淚吳學究道主帥且休煩惱誰人敢下去探看一遭便見有無說由未了轉過黑旋風李逵來大叫道等我下去宋江道正好當初也是你送了他今日正宜報本李逵笑道我下去不怕你們莫要割斷了繩索吳學究

此處把李大哥

說壞了　李大哥　是說他　漢子　兄柴進　事休又　尚來的　此時一　心要救　柴大官　人自然　免亦不　頭那得　工夫說　閒話不　象不要

道你却也忒奸猾且取一個大筐籮把索子抓了接長索頭扎起一個架子把索抓在上面李逵脫得赤條條的手要一他一何一用拿兩把板斧坐在籮裡却放下井裡去索上縛兩個銅鈴漸漸放到底下李逵却從籮裡扒將出來去井底下摸時摸着一堆却是骸骨李逵道爺娘甚鳥東西在這里又去這邊摸時底下濕漉漉的沒下脚處李逵把雙斧拔放籮裡兩手去摸底下四邊却寬一摸摸着一個人做一堆兒墩在水坑裡李逵叫一聲柴大官人那裡見動把手去摸時只覺口內微微聲喚李逵道謝天地恁的時還有收性隨即扒在籮裡搖動銅鈴衆人扯將上來李逵說下面的事宋江道你可再下去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籮裡先發上

來却再放籮下來取你李逵道哥哥不知我去薊州着了
兩道兒今番休撞第三遍宋江笑道我如何肯弄你你快
下去李逵只得再坐籮裡又下井去到得底下李逵扒將
出籮去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籮裡搖動索上銅鈴上面聽
得早扯起來到上面衆人看了大喜宋江見柴進頭破額
裂兩腿皮肉打爛眼目略開又閉宋江心中甚是悽慘叫
請醫士調治李逵却在井底下發喊大叫宋江聽得急叫
把籮放將下去取他上來李逵到得上面發作道你們也
不是好人便不把籮放下去救我宋江道我們只顧看顧
柴大官人因此忘了你休怪宋江就令衆人把柴進扛扶
上車睡了先把兩家老小并奪轉許多家財共有二十餘

輛車子叫李逵雷橫先護送上梁山泊去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賤三四十口處斬於市再把應有家私并府庫財帛倉厥粮米盡數裝載上山大小將校離了高唐州德勝回梁山泊所過州縣秋毫無犯鞭敲金鐙響齊唱凱歌回在路已經數日回到大寨柴進扶病起來稱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晁蓋教請柴大官人就山頂宋公明歇所另建一所房子與柴進并家眷安歇晁蓋宋江等衆皆大喜自高唐州回來又添得柴進湯隆兩個頭領且作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東昌冠州兩處已知高唐州殺了高廉失陷了城池只得寫表差人申奏朝廷又有高唐州逃難官員都到京師說知真實高太尉聽了知道殺死他兄弟高

廉次日五更在待漏院中專等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直臨丹墀伺候朝見道君皇帝設朝正是

雞鳴紫陌曙光寒　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萬戶　玉階仙仗列千官　花迎劍佩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獨有鳳凰池上客　陽春一曲和皆難

當日五更三點道君皇帝陞殿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天子駕坐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啟奏無事捲簾退朝高太尉出班奏曰今有濟州梁山泊賊首晁蓋宋江累造大惡打劫城池搶擄倉廒聚集兇徒惡黨見在濟州殺害官軍鬧了江州無爲軍今又將高唐州官民殺戮一空倉廒庫藏盡被擄去此是心腹大患若不早行誅戮勦除他日

養成賊勢甚於北邊強虜敵國微臣不勝惶懼伏乞我皇
聖斷天子聞奏大驚隨即降下聖旨就委高太尉選將調
兵前去勦捕務要掃清水泊殺絕種類高太尉又奏道量
此草寇不必興舉大兵臣保一人可去收復天子道卿若
舉用必無差錯即令起行飛捷報功加官賜賞高遷任用
高太尉奏道此人乃開國之初河東名將呼延贊嫡派子
孫單名呼個灼字使兩條銅鞭有萬夫不當之勇見受汝
寧郡都統制手下多有精兵勇將臣舉保此人可以征勦
梁山泊可授兵馬指揮使領馬步精銳軍士克日掃清山
寨班師還朝天子准奏降下聖旨着樞密院即便差人賫
勅前往汝寧州星夜宣取當日朝罷高太尉就於帥府着

樞密院揆一員軍官賫擎聖旨前去宣取當日起行限時定日要呼延灼赴京聽命却說呼延灼在汝寧州統軍司坐衙聽得門人報道有聖旨特來宣取將軍赴京有委用的事呼延灼與本州官員出郭迎接到統軍司開讀已罷設筵管待使臣火急收拾了頭盔衣甲鞍馬器械帶引三四十從人一同使命離了汝寧州星夜赴京於路無話早到京師城內殿司府前下馬來見高太尉當日高俅正在殿帥府坐衙門吏報道汝寧州宣到呼延灼見在門外高太尉大喜叫喚進來參見了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正是

開國功臣後裔先朝良將玄孫家傳鞭法最通神英武慣經戰陣使劒能探虎穴彎弓解射鵰羣將軍出世定

乾坤呼延灼威名大振

當下高太尉問慰已畢與了賞賜次日早朝引見道君皇帝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喜動天顏就賜踢雪烏騅一疋那馬渾身墨錠似黑四蹄雪練價白因此名爲踢雪烏騅馬日行千里聖旨賜與呼延灼騎坐叫延灼就謝恩已罷隨高太尉再到殿帥府商議起軍勦捕梁山泊一事呼延灼稟復恩相小人觀探梁山泊兵多將廣武藝高强不可輕敵小覷小人乞保二將爲先鋒同提軍馬到彼必獲大功若是誤舉甘當重罪高太尉聽罷大喜問道將軍所保誰人可爲前部先鋒不爭呼延灼舉保此二將有分教宛子城重添羽翼梁山泊大破官軍且教功名未

上凌烟閣身體先登聚義廳畢竟呼延灼對高太尉保出誰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不濟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
連環馬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五

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興三路兵　呼延灼擺布連環馬

詩曰

幼辭父母去鄉邦　鉄馬金戈入戰場　截髮爲繩穿斷甲　扯旗作帶裹金瘡　腹饑慣把人心食　口渴曾將虜血嘗　四海太平無事業　青銅愁見鬢如霜

話說這八句詩專道武將不容易得做自古道一將功成萬骨枯誠有此言也且說高太尉問呼延灼道將軍所保何人可爲先鋒呼延灼稟道小人舉保陳州團練使姓韓名滔原是東京人氏曾應過武舉出身使一條棗木槊人

宏興堂藏板

呼爲百勝將軍此人可爲正先鋒又有一人乃是潁州團練使姓彭名玘亦是東京人氏乃累代將門之子使一口三尖兩刃刀武藝出衆人呼爲天目將軍此人可爲副先鋒高太尉聽了大喜道若是韓彭二將爲先鋒何愁狂寇哉當日高太尉就殿帥府押了兩道牒文着樞密院差人星夜往陳潁二州調取韓滔彭玘火速赴京不旬日之間二將已到京師逕來殿帥府衆見了太尉并呼延灼次日高太尉帶領衆人都往御教場中敷演武藝看軍了當却來殿帥府會同樞密院官計議軍機重事高太尉問道你等三路總有多少人馬呼延灼荅道三路軍馬計有五千連步軍數及一萬高太尉道你三人親自回州揀選精銳

馬軍三千步軍五千約會起程收勦梁山泊呼延灼稟道此三路馬步軍兵都是訓練精熟之士人強馬壯不必殿帥憂慮但恐衣甲未全只怕悞了日期取罪不便乞恩相寬限高太尉道既是如此說時你三人可就京師甲仗庫內不拘數目任意選揀衣甲盔刀閔領前去務要軍馬整齊好與對敵出師之日我自差官來點視呼延灼領了鈞旨帶人徃甲仗庫閔支呼延灼選乞鉄甲三千副熟皮馬甲五千副銅鉄頭盔三千頂長鎗二千根衮刀一千把弓箭不計其數火砲鉄砲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臨辭之日高太尉又撥與戰馬三千疋三個將軍各賞了金銀段疋三軍盡閔了粮賞呼延灼與韓滔彭玘都與了畢勝軍狀

辭別了高太尉并樞密院等官三人上馬都投汝寧州來於路無話到得本州呼延灼便道韓滔彭玘各往陳潁二州起軍前來汝寧會合不勾半月之上三路兵馬都已定足呼延灼便把京師閃到衣甲盔刀旗鎗鞍馬并打造連環鉄鎧軍器等物分俵三軍已了伺候出軍高太尉差到殿帥府兩員軍官前來點視犒賞三軍已罷呼延灼擺布三路兵馬出城端的是

鞍上人披鉄鎧坐下馬帶銅鈴旌旗紅展一天霞刀劍白鋪千里雪弓彎鵰畫飛魚袋半露龍稍箭插鵰翎獅子壺緊拴豹尾人頂深盔垂護項微漏雙騎馬披重甲帶朱纓單懸四足開路人兵齊擔大斧合後軍將盡撚

長鎗慣戰兒郎個個英雄如子路能征士卒人人斗膽
似姜維數千甲馬離州城三個將軍來水泊
當下起軍擺布兵馬出城前軍開路韓滔中軍王將呼延
灼後軍催督彭玘馬步三軍人等浩浩殺奔梁山泊來却
說梁山泊遠探報馬逕到大寨報知此事聚義廳上當中
晁蓋宋江上首軍師吳用下首法師公孫勝并衆頭領各
與柴進賀喜終日筵宴聽知報道汝寧州雙鞭呼延灼引
着軍馬到來征進衆皆商議迎敵之策吳用便道我聞此
人祖乃開國功臣河東名將呼延贊之後嫡派子孫此人
武藝精熟使兩條銅鞭人不可近必用能征敢戰之將先
以力敵後用智擒說言未了黑旋風李逵便道我與你去

容與堂藏板

捉這廝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我自有調度可請霹靂火秦明打頭陣豹子頭林冲打第二陣小李廣花榮打第三陣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陣病尉遲孫立打第五陣將前面五陣一隊隊戰罷如紡車般轉作後軍我親自帶引十個弟兄引大隊人馬押後左軍五將朱仝雷橫穆弘黃信呂方右軍五將楊雄石秀歐鵬馬麟郭盛水路中可請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駕船接應却叫李達與楊林引步軍分作兩路埋伏救應宋江調撥已定前軍秦明早引人馬下山向平川曠野之處列成陣勢此時雖是冬天却喜和暖等候了一日早望見官軍到來先鋒隊裡百勝將韓滔領兵扎下寨柵當晚不戰次日天曉兩軍對陣三通畫

角鳴處聒天般擂起戰鼓來宋江隊裡門旗下捧出霹靂
火秦明出到陣前馬上橫着狠牙棍望對陣門旗開處先
鋒韓滔出馬怎生模樣有八句詩爲証但見

韜略傳家遠　胸襟志氣高　解橫棗木槊　愛着錦
征袍　平地能擒虎　遥空慣射鵰　陳州團練使
百勝將韓滔

先鋒將韓滔橫槊勒馬大罵秦明道天兵到此不思早早
投降還自敢抗拒不是討死我直把你水泊填平梁山踏
碎生擒活捉你這夥反賊解京碎屍萬段吾之願也秦明
又是性急的人那里聽了也不打話便拍馬舞起狠牙棍
直取韓滔挺槊躍馬來戰秦明怎見得這對厮殺但見

縱兩疋龍媒馳驟使二般兵器逢迎往來不讓毫釐上下豈饒分寸很牙棍起望中只向頂門敲鉄桿棚來錯裡不離心坎刺正是好手中間施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當下秦明韓滔兩個鬬到二十餘合韓滔力怯只待要走背後中軍王將呼延灼已到見韓滔戰秦明不下便從中軍舞起雙鞭縱坐下那疋御賜踢雪烏騅咆哮嘶喊來到陣前秦明見了欲待來戰呼延灼第二撥豹子頭林冲已到陣前便叫秦統制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林冲挺起蛇矛直透呼延灼秦明自把軍馬從左邊趕向山坡後去這里呼延灼自戰林冲兩個正是對手錦來鞭去花一

圍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鬪到五十合之上不分勝敗第三撥小李廣花榮軍到陣門下大叫道林將軍少歇看我擒捉這厮林冲撥轉馬便走呼延灼因見林冲武藝高強也回本陣林冲自把本部軍馬一轉轉過山坡後去讓花榮挺鎗出馬呼延灼後軍也到天目將彭玘便來出馬怎見得彭玘英雄有八句詩爲証

兩眼露光芒　聲雄性氣剛　刀橫三尺雪　甲耀九秋霜　捨命臨邊塞　爭先出戰場　人稱天目將　彭玘最高強

當下合後將彭玘橫着那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驟着五明千里黃花馬出陣大罵花榮道反國逆賊何足爲道與

序五將戰三將處亦好

吾併個輸贏花榮大怒也不答話便與彭玘交馬兩個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見彭玘力怯縱馬舞鞭直逶花榮鬪不到三合第四撥一丈青扈三娘人馬已到大叫花將軍少歇看我捉這廝花榮也引軍望右邊楚轉山坡下去了彭玘來戰一丈青未定第五撥病尉遲孫立軍馬早到勒馬於陣前擺着看這扈三娘去戰彭玘兩個正在征塵影裡殺氣陰中一個使大桿刀一箇使雙刀兩個鬪到二十餘合一丈青把雙刀分開回馬便走彭玘要逞功勞縱馬趕來一丈青便把雙刀掛在馬鞍轎上袍底下取出紅綿套索上有二十四個金鈎等彭玘馬來得近紐過身軀把套索望空一撒看得親切彭玘措手不及早拖下馬來孫立

喝教衆軍一發向前把彭玘捉了呼延灼看見大怒忿力向前來救一丈青便拍馬來迎敵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兩個鬬到十合之上急切贏不得一丈青是個戰手一丈青如畫呼延灼心中想道這個潑婦人在我手裡鬬了許多合倒恁地了得心忙意急賣個破綻放他入來却把雙鞭只一蓋蓋將下來那雙刀却在懷裡提起右手銅鞭望一丈青頂門上打下來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早把刀只一隔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飛起來却好那一鞭打將下來正在刀口上錚地一聲响火光迸散一丈青回馬望本陣便走呼延灼縱馬趕來病尉遲孫立見了便挺鎗縱馬向前迎住厮殺背後宋江却好引十對良將都到列成陣勢一丈青

自引了人馬也投山坡下去了宋江見活捉拿得天目將彭玘心中甚喜且來陣前看孫立與呼延灼交戰孫立也把鎗帶住手腕上綽起那條竹節鋼鞭來迎呼延灼兩個都使鋼鞭那更一般打扮病尉遲孫立是交角鐵幞頭大紅羅抹額百花黠翠皂羅袍烏油戧金甲騎一疋烏騅馬使一條竹節虎眼鞭賽過尉遲恭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鐵幞頭銷金黃羅抹額七星打釘皂羅袍烏油對嵌鎧甲騎一疋御賜踢雪烏騅使兩條水磨八稜鋼鞭左手的重十二斤右手重十三斤兩個在陣前左盤右旋鬪到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看了喝采不已官軍陣裏韓滔見說折了彭玘便去後軍隊裡盡起軍馬一發向前厮殺宋江

劉。好看。

只怕冲將過來便把鞭稍一指十個頭領引了大小軍士掩殺過去背後四路軍兵分作兩路夾攻隴來呼延灼見了急收轉本部軍馬各敵個住爲何不能全勝却被呼延灼陣裡都是連環馬官軍馬帶馬甲人披鉄鎧馬帶甲只露得四蹄懸地人掛甲只露着一對眼睛宋江陣上雖有甲馬只是紅纓面具銅鈴雉尾而已這里射將箭去那里甲都護住了那三千馬軍各有弓箭對面射來因此不敢近前宋江急叫鳴金收軍呼延灼也退二十餘里下寨宋江收軍退到山西下寨屯住軍馬且叫左右羣刀手簇擁彭玘過來宋江望見便起身喝退軍士親解其縛扶入帳中分賓而坐宋江便拜彭玘連忙答禮拜道小子被擒之

人理合就死何故將軍以賓禮待之宋江道某等衆人無處容身暫占水泊權時避難造惡甚多今者朝廷差遣將軍前來收捕本合延頸就縛但恐不能存命因此負罪交鋒悞犯虎威敢乞恕罪彭玘答道素知將軍仗義行仁扶危濟困不想果然如此義氣倘蒙存留微命當以捐軀保奏宋江道某等衆弟兄也只待聖主寬恩赦宥重罪忘生保國萬死不辭宋江當日就將天目將彭玘使人送上大寨交與晁天王相見留在寨裡這里自一面犒賞三軍并衆頭領計議軍情有詩爲証

英風凜凜扈三娘　套索雙刀不可當　活捉先鋒彭玘至　梁山水泊愈增光

連環馬的是用得

再說呼延灼收軍下寨自和韓滔商議如何取勝梁山水泊韓滔道今日這廝們見俺催軍近前他便慌忙掩擊過來明日盡數驅馬軍向前必獲大勝呼延灼道我已如此安排下了只要和你商量相通隨即傳下將令教三千疋馬軍做一排擺着每三十疋一連却把鉄環連鎖但遇敵軍遠用箭射近則使鎗直冲入去三千連環馬軍分作一百隊鎖定五千步軍在後策應明日休得挑戰我和你押後掠陣但若交鋒分將三面冲將過去計策商量已定次日天曉出戰却說宋江次日把軍馬分作五隊在前後軍十將簇擁兩路伏兵分於左右秦明當先搦呼延灼出馬交戰只見對陣但知納喊並不交鋒為頭五軍都一字兒

擺在陣前中是秦明左是林冲一丈青右是花榮與孫立在後隨即宋江引十將也到重重疊疊擺着人馬看對陣時約有一千步軍只是擂鼓發喊並無一人出馬交鋒宋江看了心中疑惑暗傳號令教後軍且退却縱馬直到花榮隊裡窺望猛聽對陣裡連珠砲響一千步軍忽然分作兩下放出三隊連環馬軍直冲將來兩邊把弓箭亂射中間盡是長鎗宋江看了大驚急令衆軍把弓箭施放那里抵敵得住每一隊三十匹馬一齊跑發不容你向前走那連環馬軍漫山遍野橫衝直撞將來前面五隊軍馬望見便亂攪了策立不定後面大隊人馬攔當不住各自逃生宋江飛馬慌忙便走十將擁護而行背後早有一隊連環

馬軍追將來却得伏兵李逵楊林引人從蘆葦中殺出來救得宋江逕至水邊却有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個水軍頭領擺下戰船接應宋江急急上船便傳將令教分頭去救應衆頭領下船那連環馬直赶到水邊亂箭射來船上却有傍牌遮護不能損傷慌忙把船棹到鴨嘴灘頭盡行上岸就水寨裡整點人馬折其大半却喜衆頭領都全雖然折了些馬疋都救得性命少刻只見石勇時遷孫新顧大嫂都逕命上山却說步軍衝殺前來把店屋平拆了去我等若無號船接應盡被擒捉宋江一一親自撫慰計點衆頭領時中箭者六人林冲雷橫李逵石秀孫新黃信小嘍囉中傷帶箭者不計其數晁蓋聞知與同吳用公孫勝

容與堂藏板

下山來動問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用勸道哥哥休憂勝敗乃兵家常事何必掛心別生良策可破連環軍馬晁蓋便傳號令分付水軍牢固寨柵船隻保守灘頭曉夜隄備請宋公明上山安歇宋江不肯上山只就鴨嘴灘寨內駐扎只教帶頭領上山養病却說呼延灼大獲全勝回到本寨開放連環馬都次第前來請功殺死者不計其數生擒的五百餘人奪得戰馬三百餘疋隨即差人前去京師報捷一面犒賞三軍却說高太尉正在殿帥府坐衙門人報道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勝差人報捷心中大喜次日早朝越班奏聞天子徽宗甚喜勅賞黃封御酒十瓶錦袍一領差官一員賫錢十萬貫前去行營賞軍高太尉領

了聖旨回到殿帥府隨即差官賫捧前去却說呼延灼聞知有天使至與韓滔出二十里外迎接接到寨中謝恩受賞已畢置酒管待天使一面令韓先鋒俵錢賞軍且將捉到五百餘人囚在寨中待拿得賊首一併解赴京師示衆施行天使問道彭團練如何失陷呼延灼道爲因貪捉宋江深入重地致被擒捉今次羣賊必不敢再來小可分兵攻打務要肅清山寨掃盡水洼擒獲衆賊拆毀巢穴但恨四面是水無路可進遥觀寨柵只除非得火砲飛打以碎賊巢隨軍縱有能戰者奈緣無路可施展也又聞東京有個砲手凌振名號轟天雷此人善造火砲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砲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若得此人可以攻打

賊巢更兼他深通武藝弓馬熟閑若得天使回京於大尉前言知此事可以急急差遣到來克日可取賊巢使命應允次日起程於路無話回到京師來見高太尉備說呼延灼求索砲手凌振要建大功高大尉聽罷傳下鈞旨教喚甲仗庫副使砲手凌振那人來原來凌振祖貫燕陵人也是宋朝盛世第一個砲手人都呼他是轟天雷更兼武藝精熟曾有四句詩讚凌振的好處

火砲落時城郭碎　烟雲散處鬼神愁　轟天雷起驍風砲　凌振名聞四百州

當下凌振來參見了高太尉就受了行軍統領官文憑便教收拾鞍馬軍器起身且說凌振把應有用的烟火藥料

就將做下的諸色火砲并一應的砲石砲架裝載上車帶了隨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并三四十個軍漢離了東京取路投梁山泊來到得行營先來參見王將呼延灼次見先鋒韓滔備問水寨遠近路程山寨嶮峻去處安排三等砲石攻打第一是風火砲第二是金輪砲第三是子母砲先令軍健掘起砲架直去水邊竪起准備放砲却說宋江正在鴨嘴灘上小寨內和軍師吳學究商議破陣之法無計可施有探細人來報道東京新差一個砲手喚做轟天雷凌振即目在於水邊竪起架子安排施放火砲攻打寨柵吳學究道這個不妨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港汊甚多宛子城離水又遠總有飛天火砲如何能勾打得到城邊

且棄了鴨嘴灘小寨看他怎地設法施放却做商議當日宋江棄了小寨便都起身且上閑來晁蓋公孫勝接到聚義廳上問道似此如何破敵動問未絶早聽得山下砲響一連放了三個火砲兩個打在水裡一個直打到鴨嘴灘邊小寨上宋江見說心中展轉憂悶衆頭領盡皆失色吳學究道若得一人誘引凌振到水邊先捉了此人方可商議破敵之法晁蓋道可着李俊張橫張順三阮六人棹船如此行事岸上朱仝雷橫如此接應且說六個水軍頭領得了將令分作兩隊李俊和張橫先帶了四十五個會水的火家棹兩隻快船從蘆葦深處探路過去背後張順三阮棹四十餘隻小船接應再說李俊張橫上到對岸便去

砲架子邊納聲喊把砲架推翻軍士慌忙報與凌振知道凌振便帶了風火二砲上馬拿鎗引了一千餘人赶將來李俊張橫領人便走凌振追至蘆葦灘邊看見一字兒擺着四十餘隻小船船上共有百十餘個水軍李俊張橫早跳在船上故意不把船開凌振人馬赶到泊邊看見李俊張橫并衆水軍納聲喊都跳下水裡去了凌振人馬已到便來搶船朱仝雷橫却在對岸納喊擂鼓凌振奪得許多船隻叫軍健盡數上船便殺過去船行纔到波心之中只見岸上朱仝雷橫鳴起鑼來水底下早鑽起三四百水軍盡把船尾哨子拔了水都滾入船裡來外邊就勢扳翻船軍健都撞在水裡凌振急待回船船尾舵櫓已自破拽下

水底去了兩邊却鑽上兩個頭領來把船只一扳仰合轉來凌振却被合下水裡去水底下却是阮小二把抱住直拖到對岸來岸上早有頭領接着便把索子綁了先解上山來水中生擒二百餘人一半水中淹死些少逃得性命回去呼延灼得知急領馬軍赶將來時船都已過鴨嘴灘去了箭又射不着人都不見了只恐得氣呼延灼恨了半晌只得引了人馬回去有詩爲証

凌振素稱神砲手　金輪子母一窩風　如何失却驚天手　反被生擒水泊中

且說衆頭領捉得轟天雷凌振解上山寨先使人報知宋江便同滿寨頭領下第二關迎接見了凌振連忙親解其

縛便埋寃衆人道我教你們禮請統領上山如何恁的無
禮凌振拜謝不殺之恩宋江便與他把盞已了自執其手
相請上山到大寨見了彭玘已做了頭領凌振閉口無言
彭玘勸道晁宋二頭領替天行道招納豪傑專等招安與
國家出力既然我等到此只得從命宋江却又陪話再三
枚舉凌振荅道小可在此趨侍不妨拏奈老母妻子都在
京師倘或有人知覺必遭誅戮如之奈何宋江道但請放
心限日取還統領凌振謝道若得頭領如此週全死而瞑
目晁盖道且教做筵席慶賀次日廳上大聚會衆頭領飲
酒之間宋江與衆又商議破連環馬之策正無良法只見
金錢豹子湯隆起身道小子不材願獻一計除是得這般

軍器和我一個哥哥可以破得連環甲馬吳學究便問道賢弟你且說用何等軍器你那個令親哥哥是誰湯隆不慌不忙叉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有分教四五個頭領直往京師三千餘馬軍盡遭毒手正是計就玉京擒獬豸謀成金闕捉狻貌畢竟湯隆對衆說出那般軍器甚麼人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宋公明凡遇敗將只是一箇以恩結之所云知雄守雌也的是黃老派頭吾嘗謂他假道學真強盜這六箇字實録也即公明知之定以爲然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五　終


吳用使時迁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六

第五十六回

吳用使時遷盜甲　湯隆賺徐寧上山

詩曰

鴈翅鎧甲人稀見　寢室高懸未易圖　寅夜便施偷摸手　潛行不畏虎狼徒　河傾斗落三更後　燭滅燈殘半夜初　神物竊來如拾芥　前身只恐是錢驢

話說當時湯隆對衆頭領說道小可是祖代打造軍器爲生先父因此藝上遭際老种經略相公得做延安知寨先朝曾用這連環甲馬取勝欲破陣時須用鈎鎌鎗可破湯隆祖傳已有畫樣在此若要打造便可下手湯隆雖是會

打却不會使若要會使的人只除非是我那個姑舅哥哥他在東京見做金鎗班教師這鈎鎌鎗法只有他一個教頭他家祖傳習學不教外人或是馬上或是步行都有法則端的使動神出鬼沒說言未了林冲問道莫不是見做金鎗班教師徐寧湯隆應道正是此人林冲道你不說起我也忘了這徐寧的金鎗法鈎鎌鎗法端的是天下獨步在京師時多與我相會較量武藝彼各相敬相愛只是如何能勾得他上山來湯隆道徐寧先祖留下一件寶貝世上無對乃是鎮家之寶湯隆比時曾隨先父知寨往東京親探姑姑時多曾見來是一副鴈翎砌就圈金甲這一副甲披在身上又輕又穩刀劍箭矢急不能透人都喚做賽

湯隆他是個賊

唐猊多有貴公子要求一見造次不肯與人看這副甲是他的性命用一個皮匣子盛着直掛在卧房中梁上若是先對付得他這副甲來時不由他不到這裡吳用道若是如此何難之有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時遷去走一遭時遷隨即應道只怕無有此一物在彼若端的有時好歹定要取了來湯隆道你若盜的甲來我便包辦賺他上山宋江問道你如何去賺他上山湯隆去宋江耳邊低低說了數句宋江笑道此計大妙吳學究道再用得三個人同上東京走一遭一個到京收買烟火藥料并砲內用的藥材兩個去取凌統領家老小彭玘見了便起身稟宋江道若得一人到潁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

實拜成全之德宋江便道團練放心便請一位修書小可自教人去便與楊林可將金銀書信帶領伴當前往潁州取彭玘將軍老小薛永扮作使鎗棒賣藥的往東京取凌統領老小李雲扮作客商同往東京收賣烟火藥料等物樂和隨湯隆同行又幫薛永往來作伴一面先送時遷下山去了次後且叫湯隆打起一把鉤鐮鎗做樣却叫雷橫提調監督原來雷橫祖上也是打鐵出身再說湯隆打起鉤鐮鎗樣子教山寨裡打軍器的照着樣子打造自有雷橫提督不在話下大寨做個送路筵席當下楊林薛永李雲樂和湯隆辭別下山去了次日又送戴宗下山往來探聽事情這段話一時難盡這裡且說時遷離了梁山泊身

邊藏了暗器諸般行頭在路迤邐來到東京投個客店安下了次日楚進城來尋問金鎗班教師徐寧家有人指點道入得班門裡靠東第五家黑角子門便是時遷轉入班門裡先看了前門次後楚來相了後門見是一帶高墻墻裏望見兩間小巧樓屋側手却是一根戧柱時遷看了一回又去街坊問道徐教師在家裡麽人應道敢在內裡隨直未歸時遷又問道不知幾時歸人應道直到晚方歸來五更便去內裡隨班時遷吁了相擾且回客店裡來取了行頭藏在身邊分付店小二道我今夜多敢是不歸照管房中小二道但放心自去幹事並不差池再說時遷入到城裡買了些晚飯吃了却楚到金鎗班徐寧家左右看時

沒一個好安身去處看看天色黑了時遷扮入班門裡面是夜寒冬天色却無月光時遷看見土地廟後一株大桓樹便把兩隻腿夾定一節節扒將上去樹頭頂騎馬兒坐在枝柯上悄悄望時只見徐寧歸來望家裡去了又見班裡兩個人提着燈籠出來關門把一把鎖鎖了各自歸家去了早聽得譙樓禁鼓却轉初更但見

角韵纔聞三弄鐘聲早轉初更雲寒星斗無光露散霜花漸白六街三市但聞喝號提鈴萬戶千家各自關門閉戶對青燈學子攻經史秉畫燭佳人上繡床

這時遷見班裡靜悄悄地却從樹上溜將下來踅到徐寧後門邊從墻上下來不費半點氣力扒將過去看裡面時

却是個小小院子時遷伏在厨房外張時見厨房下燈明兩個姪嬛兀自收拾未了時遷却從戟柱上盤到博風板邊伏做一塊兒張那樓上時見那金鎗手徐寧和娘子正爐對坐向火懷裡抱着一個六七歲孩兒時遷看那卧房裡時見梁上果然有個大皮匣拴在上面卧房門口掛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架上掛着各色衣服徐寧口裡叫道梅香你來與我揭了衣服下面一個姪嬛上來就側手春臺上先揭了一領紫繡圓領又揭一領官綠襯裡襖子并下面五色花綉踢串一個護項彩色錦帕一條紅綠結

水滸傳文字巧妙亦在太寬鬆

子并手帕一包另用一個小黃帕兒包着一條雙獺尾荔枝金帶也放在包袱內把來安在烘籠上寺遷都看在眼

裡約至二更以後徐寧收拾上床娘子問道明日隨直也不徐寧道明日正是天子駕幸龍符官須用早起五更去伺候娘子聽了便分付梅香道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隨班你們四更起來燒湯安排點心時遷自忖道眼見得粜上那個皮匣子便是盛甲在裏面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倘若鬧將起來明日出不得城却不悞了大事且捱到五更裡下手不遲聽得徐寧夫妻兩口兒上床睡了兩個姪嬛在房門外打鋪房裡桌上却點着碗燈那五個人都睡着了兩個梅香一日伏侍到晚精神困倦亦皆睡了時遷溜下來去身邊取個盧管兒就窓楞眼裡只一吹把那碗燈早吹滅了看看伏到四更左側徐寧覺來便與姪嬛

太容 姪亦在

起來燒湯那兩個使女從睡夢裡起來看房裡沒了燈叫道阿呀今夜却沒了燈徐寧道你不去後面討燈等幾時那個梅香開樓門下梯子響時遷聽得却從柱上只一溜來到後門邊黑影裡伏了聽得姪嬛正開後門出來便去開墻門時遷却潛入厨房裡貼身在厨桌下梅香討了燈火入來看時又去關門却來竈前燒火這個女使也起來生炭火上樓去多時湯滾捧面湯上去徐寧洗漱了叫盪些熱酒上來姪嬛安排肉食炊餅上去徐寧吃罷叫把飯與外面當直的吃時遷聽得徐寧下樓叫伴當吃了飯背着包袱拖了金鎗出門兩個梅香點着燈送徐寧出去時遷却從厨桌下出來便上樓去從梯子邊直踅到梁上却

把身軀伏了兩個婬婦又開開了門戶吹滅了燈火來脫了衣裳倒頭便睡時遷聽那兩個梅香睡着了在牀上把那蘆管兒指燈一吹那燈又早滅了時遷却從梁上輕輕解了皮匣正要下來徐寧的娘子覺來聽得鄰叫梅香道梁上甚麼鄰時遷做老鼠叫婬婦道娘子不聽得是老鼠叫因厮打這般響時遷就便學老鼠厮打溜將下來悄悄地開了樓門款款地背着皮匣下得胡梯從裡面直開到外門來到班門口已自有那隨班的人出門四更便開了鎖時遷得了皮匣從人隊裡趯出去了有詩爲証

狗盜雞鳴出在齊　時遷妙術更多奇　鴈翎金甲邊巡得　鉤引徐寧大解危

且說時遷奔出城外到客店門前此時天色未曉敲開店門去房裡取出行李拴束做一担兒挑了計算還了房錢出離店肆投東便走行到四十里外方纔去食店裡打火做些飯吃只見一個人也撞將入來時遷看時不是別人却是神行太保戴宗見時遷已得了物兩個暗暗說了幾句話戴宗道我先將甲投山寨去你與湯隆慢慢地來時遷打開皮匣取出那副鴈翎鎖子甲來做一包袱包了戴宗拴在身上出了店門作起神行法自投梁山泊去了時遷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吃了飯食還了打火錢挑上担兒出店門便走到二十里路上撞見湯隆兩個便入酒店裡商量湯隆道你只依我從這條路去但過

路上酒店飯店客店門上若見有白粉圈兒你便可就在那店裡買酒買肉吃客店之中就便安歇特地把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頭離此間一程外等我時遷依計去了湯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却投東京城裡來且說徐寧家裡天明兩個姪嬝起來只是樓門也開了下面中門大門都不閑慌忙家裡看時一應物件都有兩箇姪嬝上樓來對娘子說道不知怎地門戶都開了却不曾失了物件娘子便道五更裡聽得梁上響你說是老鼠厮打你且看那皮匣子沒甚麼事兩個姪嬝看了只叫得苦皮匣子不知那裡去了那娘子聽了慌忙起來道快央人去龍符宮裡報與官人知道教他早來跟尋姪嬝急急尋人去龍符宮報

徐寧連連夾了三替人都回來說道金鎗班直隨駕內苑去了外面都是親軍護禦守把誰人能勾入去直須等他自歸徐寧妻子并兩個姪孀如熱鍬子上螞蟻走頭無路不茶不飯慌做一團徐寧直到黃昏時候方纔卸了衣袍服色着當直的背了將着金鎗逕回家來到得班門口隣舍說道娘子在家失盜等候得觀察不見回來徐寧吃了一驚慌忙奔到家裡兩個姪孀迎門道官人五更出去却被賊人閃將入來單單只把梁上那個皮匣子盜將去了徐寧聽罷只叫那連聲的苦從丹田底下直滾出口角來娘子道這賊正不知幾時閃在屋裡徐寧道別的都不打緊這副鴈翎甲乃是祖宗留傳四代之寶不曾有失花兒

王太尉曾還我二萬貫錢我不曾捨得賣與他恐怕久後軍前陣後要用生怕有些差池因此拴在梁上多少人要看我的只推沒了今次聲張起來枉惹他人恥笑今却失去如之奈何徐寧一夜睡不着思量道不知是甚麼人盜了去也是曾知我這副甲的人娘子想道敢是夜來滅了燈時那賊已躲在家裏了必然是有人愛你的將錢問你買不得因此使這個高手賊來盜了去你可央人慢慢緝訪出來別作商議且不要打草驚蛇徐寧聽了到天明起來在家裡納悶怎見得徐寧納悶正是

鳳落荒坡盡脫渾身羽翼龍居淺水失却頷下明珠蜀王春恨啼紅宋玉悲秋愁綠呂虔亡所佩之刀雷煥失

豐城之劍好似蛟龍飲雲雨猶如舟楫少波濤奇謀勾
引來山寨大展擒王鉄馬蹄俱㫐
當日金鎗手徐寧正在家中納悶早飯時分只聽得有人
扣門當直的出來問了姓名入去報道有個延安府湯知
寨兒子湯隆特來拜望哥哥徐寧聽罷教請湯隆進客位
裡相見湯隆見了徐寧納頭拜下說道哥哥一向安樂徐
寧答道聞知舅舅歸天去了一者官身羈絆二乃路途遥
遠不能前來吊問並不知兄弟信息一向正在何處今次
自何而來湯隆道言之不盡自從父親亡故之後時乖命
蹇一向流落江湖今從山東經來京師探望兄長徐寧道
兄弟少坐便叫安排酒食相待湯隆去包袱内取出兩錠

（梁山泊賊不是賊做遺念底）

蒜條金重二十兩送與徐寧說道先父臨終之日留下這些東西教寄與哥哥做遺念爲因無心腹之人不曾稍來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師納還哥哥徐寧道感承舅舅如此掛念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順之心怎地報荅湯隆道哥哥休恁地說先父在日之時只是想念哥哥這一身武藝只恨山遥水遠不能勾相見一面因此留這些物與哥哥做遺念徐寧謝了湯隆交收過了且安排酒來管待湯隆和徐寧飲酒中間見徐寧眉頭不展面帶憂容湯隆起身道哥哥如何尊顏有些不喜心中必有憂疑不決之事徐寧嘆口氣道兄弟不知一言難盡夜來家間被盜湯隆道不知失去了何物徐寧道單單只盜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鴈

鎖子甲又喚做賽唐猊昨夜失了這件東西以此心下不樂湯隆道哥哥那副甲兄弟也曾見來端的無比先父常常稱讚不盡却是放在何處來被盜了去徐寧道我把一個皮匣子盛着拴縛在卧房中梁上正不知賊人甚麼時候入來盜了去湯隆問道却是甚等樣皮匣子盛着徐寧道我是個紅羊皮匣子盛着裡面又用香綿裹住湯隆假意失驚道紅羊皮匣子不是上面有白線刺着綠雲頭如意中間有獅子滾綉毬的徐寧道兄弟你那裡見來湯隆道小弟夜來離城四十里在一個村店裡沽些酒吃見個鮮眼睛黑瘦漢子担兒上挑着我見了心中也自暗忖道這個皮匣子却是盛甚麼東西的臨出門時我問道你

這皮匣子作何用那漢子應道原是盛甲的如今胡亂放些衣服必是這個人了我見那廝却是閃腳了腿的一步步捱着了走何不我們追赶他去徐寧道若是赶得着時却不是天賜其便湯隆道既是如此不要擔閣便赶去罷徐寧聽了急急換上蘇鞋帶了腰刀提條朴刀便和湯隆兩個出了東郭門把[illegible]却步迤邐赶來前面見有白圈壁上酒店裡湯隆道我們且吃砂[illegible]毛就這裡問一聲湯隆人得門坐下便問道主人家借問一問曾有個鮮眼黑瘦漢子挑個紅羊皮匣子過去麽店主人道昨夜晚是有這般一個人挑着個紅羊皮匣子過去了一似腿上吃跌了的一步一攧走湯隆道哥哥你聽却何如徐寧聽了做

聲不得有詩爲証

湯隆詭計賺徐寧　便把黃金表至情　誘引同歸忠義寨　共施威武破雄兵

且說兩個人連忙還了酒錢出門便去前面又見一個客店壁上有那白圈湯隆立住了脚說道哥哥兄弟走不動了和哥哥且就這客店裡歇了明日早去赶徐寧道我却是官身倘或點名不到官司必然見責如之奈何湯隆道這個不用兄長憂心嫂嫂必自推個事故當晚又在客店裡問時店小二荅道昨夜有一個鮮眼黑瘦漢子往我店裡歇了一夜直睡到今日小日中方纔去了口裡只問山東路程湯隆道恁地可以赶了明日起個四更定是赶着

容與堂藏板

拿住那厮便有下落當有兩個歇了次日起個四更離了客店兩個又迤邐赶來湯隆但見壁上有白粉圈兒便做買酒買食吃了問路處處皆說得一般徐寧心中急切要那副甲只顧跟隨着湯隆赶了去看看天色又晚了望見前面一所古廟廟前樹下時遷放着担兒在那裡坐地湯隆看見叫道好了前面樹下那個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徐寧見了搶向前來一把揪住時遷喝道你這厮好大膽如何盜了我這副甲來時遷道住住不要叫是我盜了你這副甲來你如今却是要怎地徐寧喝道畜生無禮倒問我要怎地時遷道你且看匣子裡有甲也無湯隆便把匣子打開看時裡面却是空的徐寧道你這厮把我這副甲

那裡去了時遷道你聽我說小人姓張排行第一泰安州人氏本州有個財主要結識老種經略相公知道你家有這副鴈翎鎖子甲不肯貨賣特地使我同一個李三兩人來你家偷盜許俺們一萬貫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來閃脚了腿因此走不動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只留得空匣在此你若要奈何我時我到官司只是挨着命就打死我也不招休想我指出別人來若還肯饒我官司時我和你去討這副甲還你不知尊意如何徐寧躊躇了半晌決斷不下湯隆便道哥哥不怕他飛了去只和他去討甲若無甲時須有本處官司告理徐寧道兄弟也說的是三個厮趕着又投客店裡來歇了徐寧湯隆監住時遷一處

宿歇原來時遷故把些絹帛紮縛了腿只做閃肭了脚徐寧見他又走不動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三個又監了一夜次日早起來再行時遷一路買酒買肉陪告又行了一日次日徐寧在路上心焦起來不知畢竟有甲也無有詩爲証

寶鎧懸梁夜已偷　謾將空匣作緣由　徐寧不解牢籠計　相趁相隨到水頭

三人正走之間只見路傍邊三四個頭口拽出一輛空車子背後一個人駕車傍邊一個客人看着湯隆納頭便拜湯隆問道兄弟因何到此那人荅道鄭州做了買賣要回泰安州去湯隆道最好我三個要搭車子也要到泰安州

去走一遭那人道莫說三個搭車再多些也不計較湯隆大喜叫與徐寧相見徐寧問道此人是誰湯隆告道我去年在泰安州燒香結識得這個兄弟姓李名榮是個有義氣的人徐寧道既然如此這張一又走不動都上車子坐地只叫車客駕車了行四個人坐在車子上徐寧問道時遷你且說與我那個財主姓名時遷乞逼不過三回五次推托只得胡亂說道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徐寧却問李榮道你那泰安州曾有個郭大官人麼李榮荅道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個上戶財主專好結識官宦來往門下養着多少閑人徐寧聽罷心中想道既有主坐必不碍事又見李榮一路上說些鎗棒唱幾個曲兒不覺的又過了一

日話休絮煩看看到梁山泊只有兩程多路只見李榮叫車客把葫蘆去沽些酒來買些肉來就車子上吃三盃李榮把出一個瓢來先傾一瓢來勸徐寧徐寧一飲而盡李榮再叫傾酒車客假做手脫把這一葫蘆酒都傾翻在地下李榮喝罵車客再去沽些只見徐寧口角流涎撲地倒在車子上了李榮是誰却是鉄叫子樂和三個從車上跳將下來赶着車子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貴酒店裏衆人就把徐寧扛扶下船都到金沙灘上岸宋江已有人報知和衆頭領下山接着徐寧此時麻藥已醒衆人又用解藥解了徐寧開眼見了衆人吃了一驚便問湯隆道兄弟你如何瞧我來到這裡湯隆道哥哥聽我說小弟今次聞知宋

公明招接四方豪傑因此上在武崗鎮拜黑旋風李逵做
哥哥投托大寨入夥今被呼延灼用連鎲甲馬衝陣無計
可破是小弟獻此鈎鐮鎗法只除是哥哥會使因此定這
條計使時遷先來盜了你的甲却教小弟賺哥哥上路後
使樂和假做李榮過山時下了蒙汗藥請哥哥上山來坐
把交椅徐寧道都是兄弟选了我也宋江執盃向前陪告
道見今宋江暫居水泊專待朝廷招安盡忠竭力報國非
敢貪財好殺行不仁不義之事萬望觀察憐此真情一同
替天行道林冲也來把盞陪話道小弟亦在此間多說兄
長清德休要推却徐寧道湯隆兄弟你却賺我到此家中
妻子必被官司擒捉如之奈何宋江道這個不妨觀察放

心只在小可身上早晚便取寶眷到此完聚有詩爲証

鈎鎲鎗法古今稀　解破連環鉄馬蹄　不是徐寧施

妙手　梁山怎得解重圍

晁盖吳用公孫勝都來與徐寧陪話安排筵席作慶一面選揀精壯小嘍囉學使鈎鎲鎗法一面使戴宗和湯隆星夜往東京搬取徐寧老小話休絮繁旬日之間楊林自潁州取到彭玘老小薛永自東京取到凌振老小李雲收買到五車烟火藥料回寨更過數日戴宗湯隆取到徐寧老小上山徐寧見了妻子到來吃了一驚問是如何便得到這里妻子荅道自你轉背官司點名不到我使了些金銀首飾只推道患病在床因此不來叫與忽見湯叔叔賣着

鴈翎甲來說道甲便奪得來了哥哥只是於路染病將次死在客店裡叫嫂嫂和孩兒便來看視把我賺上車子我又不知路徑迤邐來到這里徐寧道兄弟好却好了只可惜將我這副甲陷在家裡了湯隆笑道我教哥哥歡喜打發嫂嫂上車之後我便復翻身去賺了這甲誘了這兩個姪孀收拾了家中應有細軟做一担兒挑在這里徐寧道恁地時我們不能勾回東京去了湯隆道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來在半路上撞見一夥客人我把哥哥的鴈翎甲牢了攪盡了臉說哥哥名姓劫了那夥客人的財物這早晚東京已自遍行文書捉拿哥哥徐寧道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淺晁蓋宋江都來陪話道若不是如此觀察如何

肯在這里住隨即撥定房屋與徐寧安頓老小衆頭領且商議破連環馬軍之法此時雷橫監造鈎鎌鎗已都完備宋江吳用等啟請徐寧教衆軍從學使鈎鎌鎗法徐寧道小弟今當盡情剖露訓練衆軍頭目揀選身材長壯之士衆頭領都在聚義廳上看徐寧選軍說那個鈎鎌鎗法不爭山寨之人學了這件武藝有分教三千甲馬聞時腦裂蹄崩一個英雄見後魂飛魄喪正是擬掇天罡來聚會招搖地煞共相逢畢竟金鎗徐寧怎地敷演鈎鎌鎗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人生決不可有所嗜好如徐寧愛恋這副鴈翎

甲併這箇身子亦喪却了也可發一笑真是絕有所戀便是繫驢繫馬之橛嗚呼哀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六終



徐宰敎使鉤鐮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七

第五十七回

徐寧教使鈎鎌鎗　宋江大破連環馬

詩曰

人生切莫恃英雄　術業精粗自不同　猛虎尚然逢惡獸　毒蛇猶自怕蜈蚣　七擒孟獲奇諸葛　兩困雲長羨呂蒙　珍重宋江真智士　呼延頃刻入囊中

話說晁蓋宋江吳用公孫勝與衆頭領就聚義廳上啓請徐寧教使鈎鎌鎗法衆人看徐寧時果然一表好人物六尺五六長身體團團的一個白臉三牙細黑髭鬚十分腰細膀濶曾有一篇西江月單道着徐寧模樣

臂健開弓有準身輕上馬如飛彎彎兩道卧蠶眉鳳翥鸞翔子弟戰鎧細穿柳葉烏巾斜帶花枝常隨寶駕侍丹墀神手徐寧無對

當下徐寧選軍已罷便下聚義廳來拿起一把鈎鎌鎗自使一回衆人見了喝采徐寧便教衆軍道但凡馬上使這般軍器就腰膀裡做步上來上中七路三鈎四擦一棚一分共使九個變法若是步行使這鈎鎌鎗亦最得用先使八步四撥蕩開門戶十二步一變十六步大轉身分鈎鎌棚綴二十四步那上攢下鈎東撥西三十六步渾身蓋護奪硬鬪强此是鈎鎌鎗正法就一路路敷演教衆頭領看衆軍漢見了徐寧使鈎鎌鎗都喜歡就當日爲始將選揀

精銳壯健之人曉夜習學又教步軍藏林伏草鈎踣拽腿
下面三路暗法不到半月之間教成山寨五七百人宋江
并衆頭領看了大喜准備破敵有詩爲証
四擾三鈎通七路　共分九變合神機　二十四步那
前後　一十六翻大轉圍　破銳摧堅如拉朽　搴旗
斬將有神威　聞風已落高俅膽　此法今無古亦稀
却說呼延灼自從折了彭玘凌振每日只把馬軍來水邊
搦戰山寨中只教水軍頭領牢守各處灘頭水底釘了暗
樁呼延灼雖是在山西山北兩路出哨决不能勾到山寨
邊梁山泊却叫凌振製造了諸般火砲盡皆完備尅日定
時下山對敵學使鈎鐮鎗軍士已都學成本事宋江道不

才淺見未知合衆位心意否吳用道願聞其略宋江道明日並不用一騎馬軍衆頭領都是步戰孫吳兵法却利於山林沮澤却將步軍下山分作十隊誘敵但見軍馬衝掩將來都望蘆葦荆棘林中亂走却先把鈎鎌鎗軍士埋伏在彼每十個會使鈎鎌鎗的間着十個撓鈎手但見馬到一攬鈎翻便把撓鈎搭將入去捉了平川窄路也如此埋伏此法如何吳學究道正如此藏兵捉將徐寧道鈎鎌鎗并撓鈎正是此法宋江當日分撥十隊步軍人馬劉唐杜遷引一隊穆弘穆春引一隊楊雄陶宗旺引一隊朱仝鄧飛引一隊解珍解寶引一隊鄒淵鄒潤引一隊一丈青王矮虎引一隊薛永馬麟引一隊燕順鄭天壽引一隊楊林

李雲引一隊這十隊步軍先行下山誘引敵軍再差李俊張橫張順三阮童威童猛孟康九個水軍頭領乘駕戰船接應再叫花榮秦明李應柴進孫立歐鵬六個頭領乘馬引軍只在山邊搦戰凌振杜興專放號炮却叫徐寧湯隆總行招引使鈎鐮鎗軍士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戴宗呂方郭盛總制軍馬指揮號令其餘頭領俱各守寨宋江分撥已定是夜三更先載使鈎鐮鎗軍士過渡四面去分頭埋伏已定四更却渡十隊步軍過去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埠去處竪起炮架閣上火炮徐寧湯隆各執號帶渡水平明時分宋江守中軍人馬隔水擂鼓納喊搖旗呼延灼正在中軍帳內聽得探子報知傳令便差先鋒韓

滔先來出哨隨即鎖上連環甲馬呼延灼全身披掛騎了踢雪烏騅馬仗着雙鞭大驅軍馬殺透梁山泊來隔水望見宋江引着許多軍馬呼延灼教擺開馬軍先鋒韓滔來與呼延灼商議道正南上一隊步軍不知是何處來的呼延灼道休問他何處軍只顧把連環馬衝將去韓滔引着五百馬軍飛哨出去又見東南上一隊軍兵起來却欲分兵去哨只見西南上又有起一隊旗號招颭納喊韓滔再引軍回來對呼延灼道南邊三隊賊兵都是梁山泊旗號呼延灼道這厮許多時不出來厮殺必有計策說由未了只聽得北邊一聲炮響呼延灼罵道這炮必是凌振從賊教他施放衆人平南一望只見北邊又擁起三隊旗號呼

延灼道此必是賊人奸計我和你把人馬分爲兩路我去殺北邊人馬你去殺南邊人馬正欲分兵之際只見西邊又是四路人馬起來呼延灼心慌又聽的正北上連珠炮響一帶直接到土坡上那一個母炮週遭挨着四十九個子炮名爲子母炮響處風威大作呼延灼軍兵不戰自亂急和韓滔各引馬步軍兵四下衝突這十隊步軍東赶東走西赶西走呼延灼看了大怒引兵望北衝將來宋江軍兵盡投蘆葦中亂走呼延灼大驅連環馬捲地而來那甲馬一齊跑發收勒不住盡望敗葦折蘆之中枯草荒林之內跑了去只聽裡面胡哨響處鈎鎌鎗一齊舉手先鈎倒兩邊馬脚中間的甲馬便自咆哮起那撓鈎手軍士一齊

搭住蘆葦中只顧縛人呼延灼見中了鈎鐮鎗計便勒馬回南邊去赶韓滔背後風火炮當頭打將下來這邊那邊漫山遍野都是步軍追赶着韓滔呼延灼部領的連環甲馬都亂滾滾都攛入荒草蘆葦之中盡被捉了二將情知中了計策縱馬去四面跟尋馬軍奪路奔走時更兼那幾條路上麻林般擺着柴山泊旗號不敢投那幾條路走一直便望西北上來行不到五六里路早撞出一隊强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沒遮攔穆弘一個是小遮攔穆春撚兩條朴刀大喝道敗將休走呼延灼忿怒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穆弘穆春略鬪四五合穆春便走呼延灼只怕中了計不來追赶望正北大路而走山坡下又轉出一隊

強人當先兩個好漢攔路一個是兩頭蛇解珍一個雙尾蝎解寶各挺鋼叉直奔前來呼延灼舞起雙鞭來戰兩個鬪不到五七合解珍解寶拔步便走呼延灼赶不過半里多路兩邊鑽出二十四把鉤鎌鎗着地捲將來呼延灼無心戀戰撥轉馬頭望東北上大路便走又撞着王矮虎一丈青夫妻二人截住去路呼延灼見路徑不平四下兼有荆棘遮攔拍馬舞鞭殺開條路直衝過王矮虎一丈青赶了一直赶不上自回山聽令呼延灼自投東北上去了殺的大敗虧輸雨零星散有詩爲証

十路軍兵振地來　將軍難免剗床災　連環鉄騎如烟散　喜得孤身出九垓

話分兩頭且說宋江鳴金收軍回山各請功賞三千連環甲馬有停半被鉤鐮鎗撥倒蹄子動旦剝去皮甲把來做菜馬食二停多好馬摔上山去喂養作坐馬帶甲軍士都被生擒上山五千步軍被三面圍得緊急有望中軍躲的都被鉤鐮鎗拖翻捉了望水邊逃命的盡被水軍頭領圍裹上船去拽過灘頭拘捉上山先前被拿去的馬疋并捉去軍士盡行復奪回寨把呼延灼寨柵盡數拆來水邊泊內搭蓋小寨再造兩處做眼酒店房屋等項仍前着孫新顧大嫂石勇時遷兩處開店劉唐杜遷拏得韓滔把來綁縛解到山寨宋江見了親解其縛請上廳來以禮陪話相待筵宴令彭玘凌振說他入火韓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數

自然義氣相投就梁山泊做了頭領宋江便教脩書使人往陳州搬取韓滔老小來山寨中完聚宋江喜得破了連環馬又得了許多馬甲盔刀添助每日做筵席慶喜仍舊調撥各路守把隄防官兵不在話下却說呼延灼折了許多官軍人馬不敢回京獨自一個騎着那疋踢雪烏騅馬把衣甲拴在馬上於路逃難却無盤纏解下東腰金帶(老)賣來盤纏在路尋思道不想今日閙得我有家難奔有國難投却是去投誰好猛然想起青州慕容知府舊與我有一面相識何不去那里投奔他却打慕貴妃的關節那時再引軍來報仇未遲在路行了二日當晚又饑又渴見路傍一個村酒店呼延灼下馬把馬拴在門前樹上入來

店內把鞭子放在卓上坐下了叫酒保取酒肉來吃酒保道小人這里只賣酒要肉時村裡却絕殺羊若要小人去回買呼延灼把腰裡料袋解下來取出些金帶倒換的碎銀兩把與酒保道你可回一脚羊肉與我煮了就對付草料喂養我這疋馬今夜只就你這裡宿一宵明日自投青州府裡去酒保道官人此間宿不妨只是沒好牀帳呼延灼道我是出軍的人但有歇處便罷酒保拏了銀子自去買羊肉呼延灼把馬背上稍的衣甲取將下來鬆了肚帶坐在門前等了半晌只見酒保提一脚羊肉歸來呼延灼便叫煮了回三斤麪來打餅打兩角酒來酒保一面煮肉打餅一面燒脚湯與呼延灼洗了脚便把馬棒放屋後小

屋下酒保一面切草煮料呼延灼先討熟酒吃了一回火
刻肉熟呼延灼叫酒保也與他些酒肉吃了分付道我是
朝廷軍官爲因收捕梁山泊失利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
你好生與我喂養這疋馬是今上御賜的名爲踢雪烏騅
馬明日我重重賞你酒保道感承相公却有一件事教相
公得知離此間不遠有座山喚做桃花山山上有一夥強
人爲頭的是打虎將李忠第二個是小霸王周通聚集着
五七百小嘍囉打家劫舍如常來擾擾村坊官司累次着
人捕盜官軍來收捕他不得相公夜間須用小心省睡呼
延灼說道我有萬夫不當之勇便道那厮們全夥都來也
待怎生只與我好生喂養這疋馬吃了一回酒肉餅子酒

自逃難老回度 保就店裡打了一舖安排呼延灼睡了一者呼延灼連日心悶二乃又多了幾盃酒就和衣而卧一覺直睡到三更方醒只聽得屋後酒保在那裡叫屈起來呼延灼聽得連忙跳將起來提了雙鞭走去屋後問道你如何叫屈酒保道小人起來上草只見籬色推翻被人將相公的馬偷將去了遠遠地望見三四里火把尚明一定是那裡去了有

詩爲証

舟橫瀚海摧殘舵　車入深山壞却轅　不日呼延須入夥　降魔殿裏有因緣

且說正是呼延灼道那裏正是何處酒保道眼見得那條路上正是桃花山小嘍囉偷得去了呼延灼吃了一驚便

叫酒保引路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火把看看不見正不知投那里去了呼延灼說道若無了御賜的馬却怎地是好酒保道相公明日須去州裡告了差官軍來勦捕方纔能勾這疋馬呼延灼悶悶不已坐到天明早叫酒保挑了衣甲逕投青州來到城裡時天色已晚了不敢見官且在客店裡歇了一夜次日天曉逕到府堂堦下參拜了慕容知府知府大驚問道聞知將軍收捕梁山泊草寇如何却到此間呼延灼只得把上項訴說了一遍慕容知府聽了道雖是將軍折了許多人馬此非慢功之罪中了賊人奸計亦無奈何下官所轄地面多被草寇侵害將軍到此可先掃清桃花山奪取那疋御賜的馬却收伏二龍山白虎

山未爲晚矣一發勦捕了時下官自當一力保奏再教將
軍引兵復仇如何呼延灼再拜道稱謝恩相王監若蒙如
此復仇誓當效死報德慕容知府教請呼延灼去客房裡
暫歇一面更衣宿食那挑甲酒保自叫他回去了一任三
日呼延灼急欲要這疋御賜馬又來稟覆知府便教點軍
慕容知府傳點馬步軍二千借與呼延灼又與了一疋青
驄馬呼延灼謝了恩相披掛上馬帶領軍兵前來報仇逕
往桃花山進發且說桃花山上打虎將李忠與小霸王周
通自得了這疋踢雪烏騅馬每日在山上慶喜飲酒當日
有伏路小嘍囉報道青州軍馬來也小霸王周通起身道
哥哥守寨兄弟去退官軍便點起一百小嘍囉掉鎗上馬

下山來迎敵官軍却說呼延灼引起二千軍馬來到山前擺開陣勢呼延灼當先出馬厲聲高叫強賊早來受縛小霸王周通將小嘍囉一字擺開便挺鎗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身着團花宮錦服　手持走水綠沉鎗　面濶體強身似虎　盡道周通小霸王

當下呼延灼見了周通便縱馬向前來戰周通也躍馬來迎二馬相交鬪不到六七合周通氣力不加撥轉馬頭往山上便走呼延灼赶了一直怕有計策急下山來扎住寨柵等候再戰却說周通回寨裡見李忠訴說呼延灼武藝高强遮攔不住只得且退山上倘或他赶到寨前來如之

奈何李忠道我開二龍山寶珠寺花和尚魯智深在彼多有人伴更兼有個甚麼青面獸楊志又新有個行者武松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如寫一封書使小嘍囉去那裡求救若解得危難捱得投托他大寨月終納他些進奉也好周通道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傑只恐那和尚記當初之事不肯來救李忠笑道他那時又打了你又得了我們許多金銀酒器去如何到有見怪之心他是個直性的好人使人到彼必然親引軍來救應周通道哥哥也說得是就寫了一封書差兩個了事的小嘍囉從後山逕將下去取路投二龍山來行了兩日早到山下那里小嘍囉問了備細來情且說寶珠寺裡大殿上坐着三個頭領爲首是花

和尚魯智深第二是青面獸楊志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
前面山門下坐着四個小頭領一個是金眼彪施恩原是
孟州牢城施管營的兒子爲因武松殺了張都監一家人
口官司着落他家追捉竟身以此連夜投家逃走在江湖
上後來父母俱亡打聽得武松在二龍山連夜投奔入夥
一個是操刀鬼曹正原是同魯智深楊志收奪寶珠寺殺
了鄧龍後來入夥一個是菜園子張青一個是母夜叉孫
二娘這是夫妻兩個原是孟州道十字坡賣人肉饅頭的
亦來投奔入夥曹正聽得說桃花山有書先來問了詳細
直去殿上稟復三個大頭領知道智深便道洒家當初離
五臺山時到一個桃花村投宿好生打了那周通搶搶鳥一

頓李忠那廝却來認得酒家却請去上山吃了一日酒結識酒家爲兄留俺做個寨主俺見這廝們慳恪被俺捲了若干金銀器撒開他如今來求救且看他說甚麽放那小嘍囉上關來曹正去不多時把那小嘍囉引到殿下唱了喏說道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個征進梁山泊失利的雙鞭呼延灼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掃蕩俺這里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幾座山寨却借軍與他收捕梁山泊復仇俺的頭領今欲啟請大頭領將軍下山相救明朝無事了時情愿來納進奉楊志道俺們各守山寨保護山頭本不去救應的是酒家一者怕壞了江湖上豪傑二者恐那廝得了桃花山便小覷了酒家這里可留下張青孫二娘施恩

曹正看守寨欄僅三個親自走一遭隨即點起五百小嘍囉六十餘騎軍馬各帶了衣甲軍器下山逕往桃花山來却說李忠知二龍山消息自引了三百小嘍囉下山策應呼延灼聞知急引所部軍馬攔路列陣舞鞭出馬來與李忠相持怎見李忠模樣有詩爲証

頭尖骨臉似蛇形　鎗棒林中獨擅名　打虎將軍心膽大　李忠祖是霸陵生

原來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家中祖傳靠使鎗棒爲生人見他身材壯健因此呼他做打虎將當時下山來與呼延灼交戰李忠如何敵得呼延灼過鬪了十合之上見不是頭撥開軍器便走呼延灼見他本事低微縱馬赶上山

來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裡看見便飛下鵝卵石來呼延灼慌忙回馬下山來只見官軍迭頭納喊呼延灼便問道爲何納喊後軍探道遠望見一彪軍馬飛奔而來呼延灼聽了便來後軍隊裡看時見塵頭起處當頭一個胖大和尚騎一疋白馬那人是誰正是

自從落髮開禪林萬里魯將壯士臂負千斤扛鼎力
天生一片殺人心欺佛祖喝觀音戒刀禪杖冷森森不
看經卷花和尚酒肉沙門魯智深

魯智深在馬上大喝道那個是梁山泊殺敗的撮鳥敢來俺這里虎嘯人呼延灼道先殺你這個禿驢辱我心中怒氣魯智深輪動鐵禪杖呼延灼舞起雙鞭二馬相交兩邊

納喊閃四五十合不分勝敗呼延灼暗暗喝采道這個和
尚倒恁地了得兩邊鳴金各自收軍暫歇呼延灼少停再
縱馬出陣大叫賊和尚再出來與你定個輸贏見個勝敗
魯智深却待正要出馬側首惱犯了這個英雄叫道大哥
少歇看洒家去捉這廝那人舞刀出馬來戰呼延灼的是
誰正是

魯向京師爲制使花石綱累受艱難紅霓氣逼斗牛寒
刀能安宇宙弓可定塵寰虎體狼腰猿臂健跨龍駒穩
坐雕鞍英雄聲價滿梁山人稱青面獸楊志是軍班

當時楊志出馬來與呼延灼交鋒兩個鬪到四十餘合不
分勝敗呼延灼見楊志手段高强尋思道怎地那裡走出

這兩個來好生了得不是綠林中手段楊志也見呼延灼武藝高強賣個破綻撥回馬跑回本陣呼延灼也勒轉馬頭不來追趕兩邊各自收軍魯智深便和楊志商議道俺們初到此處不宜過近下寨且退二十里明日却再來廝殺帶領小嘍囉自過附近山崗下寨去了却說呼延灼在帳中納悶心內想道指望到此勢如劈竹便拏了這夥草寇怎知却又逢着這般對手我直如此命薄正沒擺布處只見慕容知府使人來喚道叫將軍且領兵回來保守城中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孔亮引人馬來青州借粮怕府庫有失特令來請將軍回城守備呼延灼聽了就這機會帶領軍馬連夜回青州去了次日魯智深與楊志武松又

引了小嘍囉搥旗繞喊直到山下來看時一個軍馬也無了到喫了一驚山上李忠周通引人下來拜請三位頭領上到山寨裡殺牛宰馬筵席相待一面使人下山探聽前路消息且說呼延灼引軍回到城下却見了一彪軍馬正來到城邊爲頭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兒子毛頭星孔明獨火星孔亮兩個因和本鄉一個財主爭競把他一門良賤盡都殺了聚集起五七百人占住白虎山打家劫舍因爲青州城裡有他的叔叔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下監在牢裡孔明孔亮特地點起山寨小嘍囉來打青州要救叔叔孔賓正迎着呼延灼軍馬兩邊撞着敵住廝殺呼延灼便出馬到陣前慕容知府在城樓上觀看見孔明當先挺

錦出馬怎生模樣有詩爲証

白虎山中間氣生　學成武藝敢相爭　性剛智勇身形異　綽號毛頭是孔明

當時孔明便挺錦出馬直取呼延灼兩馬相交鬬到二十餘合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顯本事又值孔明武藝不精只辦得架隔遮攔鬬到間深裡被呼延灼就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孔亮只得引了小嘍囉便走慕容知府在敵樓上指着叫呼延灼引軍去赶官兵一掩活捉得百十餘人孔亮大敗四散奔走至晚尋個古廟安歇却說呼延灼活捉得孔明解入城中來見慕容知府知府大喜叫把孔明大枷釘下牢裏和孔亮一處監收一面賞勞三軍一面管

待呼延灼備問桃花山消息呼延灼道本待是甕中捉鼈手到拿來無端又被一夥强人前來救應數內一個和尚一個青臉大漢二次交鋒各無勝敗這兩個武藝不比尋常不是綠林中手段因此未曾拿得慕容知府道這個和尚便是延安府老种經略帳前軍官提轄魯達今次落髮為僧喚做花和尚魯智深這一個青臉大漢亦是東京殿帥府制使官喚做青面獸楊志再有一個行者喚做武松原是景陽岡打虎的武都頭也如此武藝高强這三個占住二龍山打家劫舍累次抵敵官軍殺了三五個捕盜官直至如今未曾捉得呼延灼道我見這厮們武藝精熟原來却是楊制使和魯提轄名不虛傳恩相放心呼延灼已

見他們本事了只在早晚一個個活捉了解官知府大喜設筵管待已了且請客房內歇不在話下却說孔亮引領敗殘人馬正行之間猛可裡樹林中撞出一彪軍馬當先一簇好漢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証

頂稜冷披黑霧戒箍光射秋霜額前剪髮拂眉長腦後護頭齊項頂骨數珠燦白襍絨絛結微黃鋼刀兩口逕寒光行者武松形像

孔亮見了是武松慌忙滾鞍下馬便拜道壯士無恙武松連忙答禮扶起問道聞知足下弟兄們占住白虎山聚義幾次要來拜望一者不得下山二乃路途不順以此難得相見今日何事到此孔亮把敬叔叔孔賓陷兄之事告訴

了一遍武松道足下休慌我有六七個弟兄見在二龍山聚義今爲桃花山李忠周通被青州官軍攻擊得緊來我山寨求救魯楊二頭領引了孩兒們先來與呼延灼交戰兩個厮併了他一日呼延灼夜間去了山寨中留我弟兄三個筵宴把這疋御賜馬送與我們今我部領頭隊人馬回山他二位隨後便到我叫他去打青州救你叔兄如何孔亮拜謝武松等了半晌只見魯智深楊志兩個並馬都到武松引孔亮拜見二位備說那時我與宋江在他座上相會多有相擾今日俺們可以義氣爲重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救了慕容知府擒獲呼延灼各取府庫錢粮以供山寨之用如何魯智深道酒家也是這般思想便使人

去桃花山報知叫李忠周通引孩兒們來俺三處一同去打青州楊志便道青州城池堅固人馬強壯又有呼延灼那廝英勇不是俺自滅威風若要攻打青州時只除非依我一言指日可得武松道哥哥願聞其略那楊志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青州百姓家家死裂烟飛水滸英雄個個摩拳擦掌直教同聲相應歸山寨一氣相隨聚水濱畢竟楊志對武松說出怎地打青州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一僧讀到此處見桃花山二龍山白虎山都是強盜嘆曰當時強盜直恁地多余曰當時在朝強盜還多些

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七 終



三山聚義打青州


聚虎同心歸水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八

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義打青州　衆虎同心歸水泊

詩曰

一事參差百事難　一人辛苦衆人安　英雄天地彰名譽　鷹隼雲霄振羽翰　孔亮弟兄容易救　青州城郭等閑看　牢籠又得呼延灼　聯轡同歸大將壇

當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魯智深楊志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賓魯智深便要聚集三千人馬前去攻打楊志便道若要打青州須用大隊軍馬方可打得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江湖上都喚他做及時雨宋江更兼呼延灼是他

容與堂藏板

（畫出一個直性和尚）

那裡仇人俺們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馬都併做一處洒家這里再等桃花山人馬齊備一面且去攻打青州孔亮兄弟你可親身星夜去梁山泊請下宋公明來併力攻城此為上計亦且宋三郎與你至厚你們弟兄心下如何魯智深道正是如此我只見今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明日也有人說宋三郎好可惜洒家不曾相會衆人說他的名字聒的洒家耳朵也聾了想必其人是個真男子以致天下聞名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風山時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廝會及至洒家去時又聽得說道去了以此無緣不得相見罷了孔亮兄弟你要救你哥哥時快親自去那里告請他們洒家等兄在這里和那撮鳥們廝殺孔亮交付小嘍

囉與了魯智深只帶一個伴當扮做商客星夜投梁山泊來且說魯智深楊志武松三人去山寨裡喚將施恩曹正再帶一二百人下山來相助桃花山李忠周通得了消息便帶本山人馬盡數起點只留三五十個小嘍囉看守寨柵其餘都帶下山來青州城下聚集一同攻打城池不在話下却說孔亮自離了青州迤邐來到梁山泊邊催命判官李立酒店裡買酒喫問路李立見他兩個來得面生便請坐地問道客人從那裡來孔亮道從青州來李立問道客人要去梁山泊尋誰孔亮答道有個相識在山上特來尋他李立道山上寨中都是大王任處你如何去得孔亮道便是要尋宋大王李立道既是來尋宋頭領我這里有

分例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來相待孔亮道素不相識如何見款李立道客官不知但是來尋山寨頭領必然是社火中人故舊交友豈敢有失祇應便當去報孔亮道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戶孔亮的便是李立曾聽得宋公明哥哥說大名來今日且請上山二人飲罷分例酒隨即開窓就水亭上放了一枝響箭見對港蘆葦深處早有小嘍囉棹過船來到水亭下李立便請孔亮下了船一同搥到金沙灘上岸却上關來孔亮看見三關雄壯鎗刀劒戟如林心下想道聽得說梁山泊興旺不想做下這等大事業已有小嘍囉先去報知宋江慌忙下來迎接孔亮見了連忙下拜宋江問道賢弟緣何到此孔亮拜罷放聲大哭

宋江道賢弟心中有何危厄不決之難但請盡說不妨便當不避水火力爲救解與汝相助賢弟且請起來孔亮道自從師父離別之後老父亡化哥哥孔明與本鄉上戶爭些閑氣起來殺了他一家老小官司來捕捉得緊因此反上白虎山聚得五七百人打家劫舍青州城裡却有叔父孔賓被慕容知府捉了重枷釘在獄中因此我弟兄兩個去打城子指望救取叔叔孔賓誰想去到城下正撞了一個使雙鞭的呼延灼哥哥與他交鋒致被他捉了解送青州下在牢裏存亡未保小弟又被他追殺一陣次日正撞着武松說起師父大名來見在梁山泊做頭領他便引我去拜見同伴的一個是花和尚魯智深一個是青面獸楊

志他二人一見如故便商議救兄一事他道我請魯楊二頭領并桃花山李忠周通聚集三山人馬攻打青州你可連夜快去梁山泊內告你師父宋公明來救你叔兄兩個以此今日一逕到此萬望師父覷先父之面垂救性命生死不敢有忘宋江道此是易爲之事你且放心先來拜見晁頭領共同商議宋江便引孔亮參見晁蓋吳用公孫勝并衆頭領備說呼延灼走在青州投奔慕容知府今來捉了孔明以此孔亮來到懇告求救晁蓋道既然他兩處好漢尚尤自仗義行仁救叔今者三郎和他至愛交友如何不去三郎賢弟你連次下山多遍今番權且守寨愚足替你走一遭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這個是兄

弟的事既是他遠來相投哥哥若自去恐他弟兄們心下不安小可情願請幾位弟兄同走一遭說言未了廳上廳下一齊都道願效犬馬之勞跟隨同去宋江大喜有詩爲証

孔明行事太匆忙　輕引嘍囉犯犬羊　賴有宋江豪俠在　便將軍馬救危亡

當日設筵管待孔亮飲筵中間宋江喚鐵面孔目裴宣定撥下山人數分作五軍起行前軍便差花榮秦明燕順王矮虎開路作先鋒第二隊便差穆弘楊雄解珍解寶中軍便是主將宋江吳用呂方郭盛第四隊便是朱仝柴進李俊張橫後軍便差孫立楊林歐鵬凌振催軍作合後梁山

泊點起五軍共計二十個頭領馬步軍兵三千人馬其餘
頭領自與晁蓋守把寨柵當下宋江別了晁蓋自同孔亮
下山來梁山人馬分作五軍起發正是
初離水泊渾如海內縱蛟龍乍出梁山却似風中奔虎
豹五軍並進前後列二十輩英雄一陣同行首尾分三
千名士卒綉彩旗如雲似霧杓刀鎗燦雪鋪霜鸞鈴響
戰馬奔馳盡鼓振征夫踴躍捲地黃塵靄靄漫天土雨
濛濛寶纛旗中簇擁着多智足謀吳學究碧油幢下端
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過去鬼神皆拱手回來民庶盡
歌謠
話說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個頭領三千人馬分作五軍

前進於路無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已到青州孔亮先到魯智深等軍中報知衆好漢安排迎接宋江中軍到了武松引魯智深楊志李忠周通施恩曹正都來相見了宋江讓魯智深坐地魯智深道久聞阿哥大名無緣不曾拜會今日且喜相認得阿哥宋江答道不才何足道哉江湖上義士甚稱吾師淸德今日得識慈顏平生甚幸楊志也起身再拜道楊志舊日經過梁山泊多蒙山寨重意相留爲是洒家愚迷不曾肯住今日幸得義士壯觀山寨此是天下第一好事宋江答道制使威名播於江湖只恨宋江相會太晚魯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一一都相見了次日宋江問靑州一節勝敗如何楊志道自從孔亮去了前後

也交鋒三五次各無輸贏如今青州只憑呼延灼一個若是拿得此人覷此城子如湯潑雪吳學究笑道此人不可力敵可用智擒宋江道用何智可獲此人吳學究道只除如此如此宋江大喜道此計大妙當日分撥了人馬次早起軍前到青州城下四面盡着軍馬圍住擂鼓搖旗納喊搦戰城裡慕容知府見報慌忙教請呼延灼商議今次羣賊又去報知梁山泊宋江到來似此如之奈何呼延灼道恩相放心羣賊到來先失地利這廝們只好在水泊裡張狂今却擅離巢穴一個來捉一個那廝們如何施展得請知府上城看呼延灼厮殺呼延灼連忙披掛衣甲上馬叫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了一千人馬近城擺開宋江陣中一

大是不可以成敗論英雄也

將出馬邪人手揩狼牙棍厲聲高罵知府濫官害民賊徒把我全家誅戮今日正好報仇雪恨慕容知府認得秦明便罵道你這廝是朝廷命官國家不曾負你緣何敢造反（造反）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可先下手拏這賊呼延灼聽了舞起雙鞭縱馬直取秦明秦明也出馬舞動狼牙大棍來迎呼延灼二將交馬正是對手有西江月為証

鞭舞兩條龍尾棍橫一串狼牙三軍看得眼睛花二將縱橫交馬使棍的聞名震海使鞭的聲播天涯龍駒虎將亂交加這廝殺堪描堪畫（畫不描畫）

秦明與呼延灼廝殺正是對手兩個鬪到四五十合不分勝敗慕容知府見鬪得多時恐怕呼延灼有失慌忙鳴金

收軍入城秦明也不追赶退回本陣宋江教衆頭領軍校且退十五里下寨却說呼延灼回到城中下馬來見慕容知府說道小將正要拏那秦明恩相如何收軍知府道我兄你鬬了許多合但恐勞困因此收軍暫歇秦明那厮原是我這里統制與花榮一同背反這厮亦不可輕敵呼延灼道恩相放心小將必要擒此背義之賊適間和他鬬時棍法已自亂了來日教恩相看我立斬此賊知府道既是將軍如此英雄來日若臨敵之時可殺開條路送三個人出去一個教他去往東京求救兩個教他去隣近府州會合起兵相助勦捕呼延灼道恩相高見極明當日知府寫了求救文書選了三個軍官都發放了當只說呼延灼回

到歇處卸了衣甲暫歇天色未明只聽的軍校來報道城北門外土坡上有三騎私自在那裡看城中間一個穿紅袍騎白馬的兩邊兩個只認得右邊的是小李廣花榮在邊那個道粧打扮呼延灼道那個穿紅的眼見是宋江了道粧的必是軍師吳用你們且休驚動了他便點一百馬軍跟我捉這三個呼延灼連忙披掛上馬提了雙鞭帶領一百餘騎馬軍悄悄地開了北門放下吊橋引軍赴上坡來宋江吳用花榮三個只顧呆了臉看城呼延灼拍馬上坡三個勒轉馬頭慢地走去呼延灼奮力赶到前面幾株枯樹邊廂宋江吳用花榮三個齊齊的勒住馬呼延灼方纔赶到枯樹邊只聽得吶聲喊呼延灼正踏着陷坑人馬

都是這假小心奧了人　喊喊

都跌將下坑去了兩邊走出五六十個挠鈎手先把呼延灼鈎將起來綁了拿去後面牽着那疋馬這許多赶來的馬軍却被花榮拈弓搭箭射倒當頭五七個後面的勒時馬一閃都走了宋江回到寨裡坐左右羣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將過來宋江見了連忙起身喝叫快解了繩索親自扶呼延灼上帳坐定宋江拜見呼延灼慌忙跪下道義士何故如此宋江道小可宋江怎敢背負朝廷蓋爲官吏汚濫威逼得緊悞犯大罪因此權借水泊裡隨時避難只待朝廷赦罪招安不想起動將軍致勞神力實慕將軍虎威今者悞有冒犯切乞恕罪呼延灼道呼延灼被擒之人萬死尚輕義士何故重禮陪話宋江道量宋江怎敢壞得

將軍性命皇天可表寸心只是懇告哀求呼延灼道兄長尊意莫非教呼延灼往東京告請招安到山赦罪宋江道將軍如何去得高太尉那厮是個心地褊窄之徒忘人大恩記人小過將軍折了許多軍馬錢粮他如何不見你罪責如今韓滔彭玘凌振已都在敝山入夥倘蒙將軍不棄山寨微賤宋江情愿讓位與將軍等朝廷見用受了招安那時盡忠報國未爲晚矣呼延灼沉思了半晌一者是天註之數自然義氣相投二者見宋江禮貌甚恭嘆了一口氣跪下在地道非是呼延灼不忠於國實慕兄長義氣過人不容呼延灼不依願隨鞭鐙事既如此決無還理有詩爲証

親愛泥書計不庭　虛張聲勢役生靈　如何世祿英
雄士　握手同歸聚義廳

宋江大喜請呼延灼和衆頭領相見了叫問李忠周通討
馬疋踢雪烏騅馬還將軍騎坐衆人再商議救孔明之計
吳用道只除教呼延灼將軍賺開城門唾手可得更兼絕
了呼延指揮念頭宋江聽了來與呼延灼陪話道非是宋
江貪劫城池實因孔明叔姪陷在縲紲之中非將軍賺開
城門必不可得呼延灼答道小將既蒙兄長收錄（好貨）理當效
力當晚點起秦明花榮孫立燕順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歐
鵬王英十個頭領都扮作軍士衣服模樣跟了呼延灼共
是十一騎軍馬來到城邊直至濠塹上大叫城上開門我

逃得性命回來城上人聽得是呼延灼聲音慌忙報與慕容知府此時知府爲折了呼延灼正納悶間聽得報說呼延灼逃得回來心中歡喜連忙上馬奔到城上望見呼延灼有十數騎馬跟着又不見面頗只認得呼延灼聲音知府問道將軍如何走得回來呼延灼道我被邪厮的陷馬捉了我到寨裡却有原跟我的頭目暗地盜這疋馬與我騎就跟我來了知府只聽得呼延灼說了便叫軍士開了城門放下吊橋十個頭領跟到城門裡迎着知府早被秦明一棍把慕容知府打下馬來解珍解寶便放起火來歐鵬王矮虎奔上城把軍士殺散宋江大隊人馬見城上火起一齊擁將入來宋江急急傳令休教殘害百姓且收拿

庫錢糧就大牢裡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賓一家老小便教救滅了火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盡皆斬首抄扎家私分俵衆軍天明計點在城百姓被火燒之家給散粮米救濟把府庫金帛倉厫米粮裝載五六百車又得了二百餘疋好馬就青州府裡做個慶喜筵席請三山頭領同歸大寨有詩爲証

呼延逃難不勝羞　忘却君恩事寇讐　因是天罡并地煞　故爲鄉導破青州（前二語極正後二語便解說）

且說李忠周通使人回桃花山盡數收拾人馬錢粮下山放火燒毀寨柵魯智深也使施恩曹正回二龍山與張青孫二娘收拾人馬錢粮也燒了寶珠寺寨柵數日之間三

好點

山人馬都皆完備宋江領了大隊人馬班師回山先叫花榮秦明呼延灼朱仝四將開路所過州縣分毫不擾鄉村百姓扶老挈幼燒香羅拜迎接數日之間已到梁山泊邊衆多水軍頭領具舟迎接晁蓋引領山寨馬步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直至大寨向聚義廳上列位坐定大排筵慶賀新到山寨頭領呼延灼魯智深楊志武松施恩曹正張青孫二娘李忠周通孔明孔亮共十二位新主山頭領坐間林冲說起相謝魯智深相救一事魯智深動問道洒家自與教頭滄州別後曾知阿嫂信息否林冲荅道小可自火併王倫之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已知柴婦被高太尉逼于所逼隨即自縊而死妻父亦爲憂疑染病而亡楊志

好點綴

舉起舊日王倫手內上山相會之事衆人皆道此皆註定非偶然也晁蓋說起黃泥岡劫取生辰綱一事衆皆大笑次日輪流做筵席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見山寨又添了許多人馬如何不喜便叫湯隆做鐵匠總管提督打造諸般軍器并鉄葉連環等甲侯健管做旌旗袍服總管添造三才九曜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等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旗黃鉞白旄朱纓皂蓋山邊四面築起墩臺重造西路南路二處酒店招接往來上山好漢一就探聽飛報軍情山西路酒店令令張青孫二娘夫妻二人原是酒家前去看守山南路酒店仍令孫新顧大嫂夫妻看守山東路酒店依舊朱貴樂和山北路酒店還是李立時遷看守二關之人

添造寨柵分調頭領看守部領已定各宜遵守不許違慢
有詩爲証

天將摧鋒已受降　許多軍馬更精強　憑陵欲作恢
恢計　須仗公明作主張

數月之後忽一日花和尚魯智深來對宋公明說道智深
有個相識李忠兄弟也曾認的足下與做九紋龍史進見
在華州華陰縣少華山上和那一個神機軍師朱武又有
一個跳澗虎陳達一個白花蛇楊春四個在那裡聚義酒
家常常思念他昔日在老種經畧相救助酒家恩念不曾有忘
今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就取他四個同來入夥未
知尊意如何宋江道我也曾聞得史進大名若得吾師去

請他來最好然是如此不可獨自去可煩武松兄相伴走一遭他是行者一般出家人正好同行武松應道我和師父去當日便收拾腰包行李拴頭笠只做禪和子打扮武松粧做隨侍行者兩個相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曉行夜住不止一日來到華州華陰縣界遥投少華山來且說宋江自魯智深武松去後一時容他下山常自放心不下便與神行太保戴宗隨後跟來探聽消息再說魯智深武松兩個來到少華山下伏路小嘍囉出來攔住問道你兩個出家人那里來武松便答道這山上有史大官人麽小嘍囉說道既是要尋史大王的且在這里少等我上山報知頭領便下來迎接武松道你只說魯智深到來相

採小嘍囉去不多時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并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三個下山來接魯智深武松却不見有史進
魯智深便問道史大官人在那裡却如何不見他朱武近
前上覆道吾師不是延安府魯提轄麼魯智深道洒家便
是這行者便是景陽岡打虎都頭武松三個慌忙剪拂道
聞名久矣聽知二位在二龍山扎寨今日緣何到此魯智
深道俺們如今不在二龍山了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
入夥今者特來尋史大官人朱武道既是二位到此且請
到山寨中容小可備細告訴魯智深道有話便說待一待
誰鳥奈煩武松道師父是個性急的人有話便說何妨朱
武道小人等三個在此山寨自從史大官人上山之後好

生興旺近日史大官人下山正撞見一個畫匠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姓王名義因許下西岳華山金天聖帝廟內粧畫影壁前去還願因爲帶將一個女兒名喚玉嬌枝同行却被本州賀太守原是蔡太師門人那厮爲官貪濫非理害民一日因來廟裡行香不想正見了玉嬌枝有些顏色累次着人來說要娶他爲妾王義不從太守將他女兒強奪了去（太守）爲妾又把王義刺配遠惡軍州路經這里過正撞見史大官人告說這件事史大官人把王義救在山上將兩個防送公人殺了直去府裡要刺賀太守被人知覺倒吃拿了見監在牢裡又要吊起軍馬掃蕩山寨我等正在這里進退無路無計可施煩的是苦有詩爲証

花顏雲鬓玉嬌枝　太守行香忽見之　不畏憲章強奪取　黃童白叟亦相嗤

魯智深聽了道這撮鳥敢如此無禮倒恁麼利害洒家與你結果了那廝朱武道且請二位到寨裡商議一行五個頭領都到少華山寨中坐下便叫王義見魯智深武松訴說賀太守貪酷害民強占良家女子朱武等一面殺牛宰馬管待魯智深武松飲筵間魯智深想道賀太守那廝好沒道理我明日與你去州裡打死那廝罷武松道哥哥不得造次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報知請宋公明領大隊人馬來打華州方可救得史大官人魯智深叫道等俺們去山寨裡叫得人來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武松

道便殺太守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武松却斷然不肯放魯智深去朱武又勸道吾師且息怒武都頭也論得是魯智深焦燥起來便道都是你這般慢性的人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你也休去梁山泊報知看酒家去如何衆人那裡勸得住當晚又諫不從明早起個四更提了禪杖帶了戒刀逕奔華州去了武松道不聽我說此去必然有失朱武隨即差兩個精細的小嘍囉前去打聽消息却說魯智深奔到華州城裡路傍借問州衙在那里人指道只過州橋投東便是魯智深却好來到浮橋上只見人都道和尚且躲一躲太守相公過來魯智深道俺正要尋他却好正撞在酒家手裡那厮多敢是當死賀太守頭踏一對對擺

將過來看見太守那乘轎子却是矮轎轎窓兩邊各有十個虞候簇擁着人人手執鞭鎗鉄鎲守護兩邊魯智深看了尋思道不好打那撮鳥若打不着倒吃他笑賀太守却在轎窓眼裡看見了魯智深欲進不進過了渭橋到府中下了轎便叫兩個虞候分付道你與我去請橋上那個胖大和尚到府裡赴齋虞候領了言語來到橋上對魯智深說道太守相公請你赴齋魯智深笑道這廝正合當死在洒家手裡俺却纔正要打他只怕打不着讓他過去了俺要尋他他却來請洒家魯智深便隨了虞候逕到府裡太守已自分付下了一見魯智深進到廳前太守叫放了禪杖去了戒刀請後堂赴齋魯智深初時不肯衆人說道你

是出家人好不曉事府堂深處如何許你帶刀杖入去智深想道只俺兩個拳頭也打碎了那廝腦袋廊下放了禪杖戒刀跟虞候入來賀太守正在後堂坐定把手一招喝聲捉下這禿賊兩邊壁衣內走出三四十個做公的來橫拖倒拽捉了魯智深你便是那吒太子怎逃出地網天羅火首金剛難脫龍潭虎窟正是飛蛾投火身傾喪蝙蝠遭竿命必傷畢竟魯智深被賀太守拏下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近來太守姓賀的最多只小史大官人花和尚這樣不怕太守者耳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八 終



吳用賺金鈴弔掛

卷五九 圖


宋江關西
岳華山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九

第五十九回

吳用賺金鈴吊掛　宋江鬧西嶽華山

詩曰

堪嘆梁山智術優　捨身捐命報寃讐　神機運處良平懼　妙美行時鬼魅愁　平地已疎英士獄　青山先斬佞臣頭　可憐天使真尸位　坐閱危亡自不羞

話說賀太守把魯智深賺到後堂內喝聲拏下衆多做公的把魯智深捉住却似皂雕追紫燕猶如猛虎喫羊羔衆做公的把魯智深簇擁到廳堦下賀太守喝道你這禿驢從那里來魯智深應道酒家有甚罪犯太守道你只實說

誰教你來刺我魯智深道俺是出家人你却如何問俺這話太守喝道恰纔見你這禿驢意欲要把禪杖打我轎子却又思量不敢下手你這禿驢好好招了魯智深道酒家又不曾殺你你如何拿住酒家妄指平人太守喝罵幾曾見出家人自稱酒家這禿驢必是個閙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强賊來與史進那厮報仇不打如何肯招左右好生加力打那禿驢魯智深大叫道不要打傷老爺我說與你俺是梁山泊好漢花和尚魯智深我死倒不打緊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下山來時你這顆驢頭趁早兒都砍了這去賀太守聽了太怒把魯智深拷打了一回教取面大枷來釘了押下死囚牢裏去一面申聞都省乞請明降如何

禪杖戒刀封入府堂裡去了此時閧動了華州一府小嘍囉得了這個消息飛報上山來武松大驚道我兩個來華州幹事折了一個怎地回去見衆頭領正沒理會處只見山下小嘍囉報道有個梁山泊差來的頭領喚作神行太保戴宗見在山下武松慌忙下來迎接上山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見了訴說魯智深不聽諫勸失陷一事戴宗聽了大驚道我不可久停久住了就便回梁山泊報與哥哥知道早遣兵將前來救取武松道小弟在這里專等萬望兄長早去急來救應則可戴宗吃了些素食作起神行法去了再回梁山泊來三日之間已到山寨見了晁宋二頭領具說魯智深因救史進要刺賀太守被陷一事宋江聽罷

失驚道既然兩個兄弟有難如何不救我等不可擔閣便須點起人馬作三隊而行前軍點五員先鋒花榮秦明林冲楊志呼延灼引領一千甲馬二千步軍先行逢山開路遇水疊橋中軍領兵主將宋公明軍師吳用朱仝徐寧解珍解寶共是六個頭領馬步軍兵二千後軍主掌粮草李應楊雄石秀李俊張順共是五個頭領押後馬步軍兵二千共計七千人馬離了梁山泊端的是鎗刀流水急人馬撮風行直取華州來在路遲行不止一日早過了半路先使戴宗去報此華山上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馬醞造下好酒等候有詩爲証

智深雄猛不淹留　便向州中去報仇　計拙不能成

大事　反遭枷鎖入幽囚

再說宋江軍馬三隊都到少華山下武松引了朱武陳達楊春三人又下山拜請宋江吳用并衆頭領都到山寨裡坐下宋江備問城中之事朱武道兩個頭領已被賀太守監在牢裡只等朝廷明降發落宋江與吳用說道怎地定計去救史進魯智深朱武說道華州城郭廣濶濠溝深遠急切難打只除非得裡應外合方可取得吳學究道明日且去城邊看那城池如何用計却再商量宋江飲酒到晚已不得天明要去看城吳用諫道城中監着兩隻大蟲在牢裡如何不做隄備白日未可去看今夜月色必然明朗申牌前後下山一更時分可到那里窺望當日捱到午後

宋江吳用花榮秦明朱仝共是五騎馬下山迤邐前行初更時分已到華州城外在山坡高處立馬望華州城裡時正是二月中旬天氣月華如晝天上無一片雲彩看見華州週圍有數座城門城高地壯壍濠深潤看了半晌遠遠地望見那西岳華山時端的是好座名鎮高山怎見得但見

峰名仙掌觀隱雲臺上連玉女洗頭盆下接天河分派水乾坤皆秀尖峰彷彿接雲根山嶽惟尊怪石巍峩侵斗柄青如潑黛碧若浮藍張僧繇妙筆畫難成李龍眠天機描不就深沉洞府月光飛萬道金霞舉翠巖崖日影動千條紫焰傍人遥指雲池深內藕如船故老傳聞

玉井水中花十丈巨靈神忿怒劈開山頂逞神通陳處
士清高結就菴來眠睡千古傳名推華嶽萬年香火
祀金天

宋江等看了西嶽華山見城池厚壯形勢堅牢無計可施
吳用道且回寨裡去再作商議五騎馬連夜回到少華山
上宋江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吳學究道且差十數個精細
小嘍囉下山去遠近探聽消息三日之間忽有一人上山
來報道如今朝廷差個殿司太尉將領御賜金鈴吊掛來
西嶽降香從黃河入渭河而來吳用聽了便道哥哥休憂
計在這里了便叫李俊張順你兩個與我如此如此而行
李俊道只是無人不識地境得一個引領路道最好白花

魁楊春便道小弟相幫同去如何宋江大喜三個下山去了次日吳學究請宋江李應朱仝呼延灼花榮秦明徐寧共八個人悄悄止帶五伯餘人下山逕到渭河渡口李俊張順楊春已奪下一十餘隻大船在彼吳用便教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四個埋伏在岸上宋江吳用朱仝李應下在船裏李俊張順楊春把船都去灘頭藏了衆人等候了一夜次日天明聽得遠遠地鑼鳴鼓響三隻官船到來船上揷着一面黃旗上寫欽奉聖旨西岳降香太尉宿元景宋江看了心中暗喜道昔日玄女有言遇宿重重喜今日既見此人必有主意太尉官船將近河口朱仝李應各執長鎗立在宋江吳用背後太尉船到當港截住船裏走出

如入迷人之境大胆大膽的人卻不及那卑老也

紫衫銀帶虞候二十餘人喝道你等甚麼船隻敢當港攔截住大臣宋江執着骨朶躬身聲喏吳學究立在船頭上說道梁山泊義士宋江謹參祗候船上客帳司出來答道此是朝廷太尉奉聖旨去西嶽降香汝等是梁山泊義士何故攔截吳用道俺們義士只要求見太尉尊顏有告覆的事客帳司道你等是甚麼人造次要見太尉兩邊虞候喝道低聲宋江說道暫請太尉到岸上自有商量的事客帳司道休胡說太尉是朝廷命臣如何與你商量宋江道太尉不肯相見只怕孩兒們驚了太尉朱仝把鎗上小號旗只一招動岸上花榮秦明徐寧呼延灼引出馬軍來一齊搭上弓箭都到河口擺列在岸上那船上稍公都驚得

鑽入稍裏去了客帳司人慌了只得入去稟覆宿太尉只得出到船頭上坐定宋江躬身喝喏道宋江等不敢造次宿太尉道義士何故如此邀截船隻宋江道某等怎敢邀截太尉只欲求請太尉上岸別有稟覆宿太尉道我今特奉聖旨自去西嶽降香與義士有何商議朝廷大臣如何輕易登岸宋江道太尉不肯時只恐下面伴當亦不相容李應把號帶鎗一招李俊張順楊春一齊撐出船來宿太尉看見大驚李俊張順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早跳過船來手起先把兩箇虞候撽下水裏去宋江連忙喝道休得胡做驚了貴人李俊張順撲地也跳下水去早把兩箇虞候又送上船來張順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托地又跳

上船來嚇得宿太尉覓不着體宋江喝道孩兒們且退去休得驚着太尉貴人俺自慢慢地請太尉登岸宿太尉道義士有甚事就此說不妨宋江道這裏不是說話處謹請太尉到山寨告稟並無損害之心若懷此念西嶽神靈誅滅到此時候不容太尉不上岸宿太尉只得離船上了岸衆人牽過一疋馬來扶策太尉上了馬不得已隨衆同行有詩爲證

玉節龍旂出帝鄉　雲臺觀裏去燒香　却怜水寨神謀捷　暫假威名救困亡

宋江先叫花榮秦明陪奉太尉上山宋江隨後也上了馬分付教把船上一應人等并御香祭物令鈴吊掛齊齊收

拾上山只留下李俊張順帶領一百餘人看船一行衆頭領都到山上宋江下馬入寨把宿太尉扶在聚義廳上當中坐定衆頭領兩邊侍立着宋江下了四拜跪在面前告覆道宋江原是鄆城縣小吏爲被官司所逼不得已啃聚山林權借梁山水泊避難專等朝廷招安與國家出力今有兩箇兄弟無事被賀太守生事陷害下在牢裡欲借太尉御香儀從并金鈴吊掛去賺華州事畢拜還於太尉身上並無侵犯乞太尉鈞鑒宿太尉道不爭你將了御香等物去明日事露須連累下官宋江道太尉回京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樣怎生推托得只得應允了宋江執盞繫盃設筵拜謝就把太尉帶來的人

穿的衣服都借穿了於小嘍囉數內選棟一箇俊俏的剃了髭鬚穿了太尉的衣服扮做宿元景宋江吳用扮做客帳司解珮解寶楊雄石秀扮做虞候小嘍囉都是紫衫銀帶執着旌節旗旛儀杖法物擎擡了御香祭禮金鈴吊掛花榮徐寧朱仝李應扮做四箇衙兵朱武陳達楊春欵住太尉并跟隨一應人等置酒管待却教秦明呼延灼引一隊人馬林冲楊志引一隊人馬分作兩路取城教武松預先去西嶽門下伺候只聽號起行事戴宗先去報知話休絮繁且說一行人等離了山寨逕到河口下船而行不去報與華州太守一逕奔西嶽廟來戴宗報知雲臺觀觀主并廟裡職事人等直至船邊迎接上岸香花燈燭幢旛寶

蓋擺列在前先請御香上了香亭廟裏人夫扛擡了導引金鈴吊掛前行觀主見太尉吳學究道太尉一路染病不快且把轎子來左右人等扶策太尉上轎逕到獄廟裏官廳內歇下客帳司吳學究對觀主道這是特奉聖旨賫捧御香金鈴吊掛來與聖帝供養緣何本州官員輕慢不來迎接觀主答道已使人去報了敢是便到說猶未了本州先使一員推官帶領做公的五七十人將着酒菓來見太尉原來那扮太尉的小嘍囉雖然模樣相似却言語發放不得因此只教粧做染病把靠褥圍定在床上坐推官看了見來得旌節門旗牙杖等物都是東京來的內府製造出的如何不信客帳司假意出入禀覆了兩遭却引推官

入去遠遠地堦下參拜了那假太尉只把手指道不聽得說甚麼吳用引到面前埋怨推官道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不辭千里之遙特奉聖旨到此降香不想於路染病未痊本州衆官如何不來遠接推官答道前路官司雖有文書到州不見近報因此有失迎迓不期太尉先到廟裏本是太守便來奈緣少華山賊人糾合梁山泊草寇要打城池每日在彼隄防以此不敢擅離特差小官先來貢獻酒禮太守隨後便來參見大臣吳學究道太尉消滴不飲只叫太守來商議行禮推官隨即教取酒來與客帳司親隨人把盞了吳學究又入去稟一遭將了鑰匙出來引着推官去看金鈴吊掛開了鎖就香帛袋中取出那御賜金

鈴吊掛來叫推官看便把條竹竿又起看時果然是製造得無比但見

渾金打就五彩粧成雙懸纓絡金鈴上掛珠璣寶蓋黃羅密布中間八爪玉龍盤紫帶低垂外壁雙飛金鳳造對嵌珊瑚瑪瑙重圍琥珀珍珠碧琉璃掩映絳紗燈紅菡萏參差青翠葉堪宜金屋瓊樓掛雅稱瑤臺寶殿懸這一對金鈴吊掛乃是東京內府作分高手匠人做成的渾是七寶珍珠嵌造中間點着碗紅紗燈籠題是聖帝殿上正中掛的不是內府降來民間如何做得吳用叫推官看了再收入櫃匣內鎖了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付與推官便叫太守來商議揀日祭祀推官和衆多做公的都

見了許多物件文憑便辭了客帳司逕回到華州府裏來報賀太守却說宋江暗暗地喝采道這廝雖然奸猾也騙得他眼花心亂了此時武松已在廟門下了吳學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也來廟門下相幫武松行事却又戴宗扮虞候雲臺觀主進獻素齋一面教執事人等安排鋪陳嶽廟宋江閑步看那西嶽廟時果然是蓋造的好殿宇非凡真乃人間天上怎見得

金門玉殿碧砆朱蔓山河扶綉戶日月近雕梁懸蝦鬚織錦籠簾列龜背硃紅亮榻廊簷下磨磚花間縫殿臺邊墻壁搗椒泥帳設黃羅供案畔列九卿四相扇開丹鳳御榻邊擺玉女金童堂堂廟貌肅威儀赫赫神靈常

祭享

宋江來到正殿上拈香再拜暗暗祈禱已罷回至官廳前門人報道賀太守來也宋江便叫花榮徐寧朱仝李應四箇衙兵各執着器械分列在兩邊解珮解寶楊雄戴宗各帶暗器侍立在左右邦說賀太守將帶三百餘人來到廟前下馬簇擁入來假客帳司吳學究宋江見賀太守帶着三百餘人都是帶刀公吏人等入來吳學究喝道朝廷太尉在此閑雜人不許近前衆人立住了腳賀太守親自進前來拜見太尉客帳司道太尉教請太守入來廝見賀太守入到官廳前望着假太尉便拜吳學究道太守你知罪麼太守道賀某不知太尉到來伏乞恕罪吳學究道太尉

奉勅到此西嶽降香如何不來遠接太守答道不曾有近報到州有失迎迓吳學究喝聲拏下解珍解寶弟兄兩箇身邊早掣出短刀來一脚把賀太守踢翻便割了頭宋江喝道兄弟們動手早把那跟來的人三百餘箇驚得呆了正走不動花榮等一發向前把那一千人等子般都倒在地下有一半搶出廟門下武松石秀舞刀殺將入來小嘍囉四下赶殺三百餘人不剩一箇回去續後到廟裡的都被張順李俊殺了宋江急叫收了御香吊掛下船都赶到華州時早見城中兩路火起一齊殺將入來先去牢中救了史進魯智深就打開庫藏取了財帛裝載上車一行人離了華州上船回到少華山上都來拜見宿太尉納還了

御香金鈴吊掛旌節門旗儀仗等物拜謝了太尉恩相宋江教取一盤金銀相送太尉隨從人等不分高低都與了金銀就山寨裡做了箇送路筵席謝承太尉衆頭領直送下山到河口交割了一應什物船隻一些不肯少了還了來的人等宋江謝了宿太尉回到少華山上便與四籌好漢商議收拾山寨錢糧放火燒了寨柵一行人等軍馬糧草都望梁山泊來有詩爲證

「蚓結蛇蟠合計偕　便驅人馬下山來　雖然救得花和尚　太守何辜獨被災」好詩。

且說宿太尉下船來到華州城中已知被梁山泊賊人殺死軍兵人馬劫了府庫錢糧城中殺死軍校一百餘人馬

匹盡皆虜去西嶽廟中又殺了許多人性命便叫本州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都做宋江先在途中却了御香吊掛因此賺知府到廟殺害性命宿太尉到廟內焚了御香把這金鈴吊掛分付與了雲臺觀主星夜急急自回京師奏知此事不在話下再說宋江救了史進魯智深帶了少華山四箇好漢仍舊作三隊分俵人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秋毫無犯先使戴宗前來上山報知晁蓋并衆頭領下山迎接宋江等一同到山寨裏聚義廳上都相見已罷一面做慶喜筵席次日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各以已財做筵宴拜謝晁宋二公并衆頭領過了數日話休絮煩忽一日有旱地忽律朱貴上山報說徐州沛縣芒碭山中

新有一夥强人聚集着三千人馬爲頭一箇先生姓樊名瑞綽號混世魔王能呼風喚雨用兵如神手下兩箇副將一箇姓項名充綽號八臂那吒能使一面團牌牌上插飛刀二十四把手中仗一條鐵標鎗又有一箇姓李名袞綽號飛天大聖也使一面團牌牌上插標鎗二十四根手中仗一口寶劒這三箇結爲兄弟占住芒碭山打家劫舍三箇商量了要來吞併俺梁山泊大寨小弟聽得說不得不報宋江聽了大怒道這賊怎敢如此無禮我便再下山走一遭只見九紋龍史進便起身道小弟等四箇初到大寨無半米之功情願引本部人馬前去收捕這夥强人宋江大喜當下史進點起本部人馬與同朱武陳達楊春都披

掛了來辭宋江下山把船渡過金沙灘上路逕奔芒碭山來三日之內早望見那座山乃是昔日漢高祖斬蛇起義之處三軍人馬來到山下早有伏路小嘍囉上山報知且說史進把火華山帶來的人馬擺開史進全身披掛騎一匹火炭赤馬當先出陣怎見得史進的英雄但見

久在華州城外住舊時原是莊農學成武藝慣心胸三尖刀似雪渾赤馬如龍體掛連環鐵鎧戰袍風颭猩紅雕青鐫玉更玲瓏江湖稱史進綽號九紋龍

當時史進首先出馬手中橫着三尖兩刃刀背後三箇頭領中間的便是神機軍師朱武那人原是定遠縣人氏平生足智多謀亦能使兩口雙刀出到陣前亦有八句詩單

道朱武好處

道服裁棕葉　雲冠剪鹿皮　臉紅雙眼俊　面白細髯垂　智可張良比　才將范蠡欺　軍中人盡伏　朱武號神機

上首馬上坐着一箇好漢手中橫着一條出白點鋼鎗綽號跳澗虎陳達原是鄴城人氏當時提鎗躍馬出到陣前也有一首詩單道着陳達好處

生居鄴郡上華胥　慣使長鎗伏衆威　跳澗虎稱多膂力　邦將陳達比姜維

下首馬上坐着一箇好漢手中使一口大桿刀綽號白花蛇楊春原是解良縣蒲城人氏當下挺刀立馬守住陣門

也有一首詩單題楊春的好處

蒲州生長最奢遮　會使鋼刀賽左車　瘦臂長腰真勇漢　楊春綽號白花蛇

四箇好漢勒馬在陣前望不多時只見芒碭山上飛下一彪人馬來當先兩箇好漢爲頭那一箇便是徐州沛縣人氏姓項名克綽號八臂那吒使一面團牌背插飛刀二十四把百步取人無有不中右手仗一條標鎗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八臂那吒步行下山有八句詩單題項克

鐵帽深遮頂　銅環半掩腮　傍牌懸獸面　飛刀插龍胎　脚到如風火　身先降禍災　那吒號八臂　此是項克來

次後那箇好漢便是邳縣人氏姓李名衮綽號飛天大聖會使一面團牌背插二十四把標鎗亦能百步取人左手挽牌右手仗劒後面打着一面認軍旗上書飛天大聖出到陣前有八句詩單道李衮

纓蓋盔兜項　袍遮鐵掩襟　胷藏拖地膽　毛蓋殺人心　飛刀齊攢玉　蠻牌滿畫金　飛天號大聖　李衮衆人欽

當下項充李衮見了對陣史進朱武陳達楊春四騎馬在陣前並不打話小嘍囉篩起鑼來兩箇好漢舞動團牌齊上直滾入陣來史進等攔當不住後軍先走史進前軍抵敵朱武等中軍喊喊各自逃生宋軍被他殺的人亡馬倒

敗退六七十里史進險些兒中了飛刀楊春轉身得遲被
一飛刀戰馬着傷棄了馬逃命走了史進賊軍折了一半
和朱武等商議欲要差人往梁山泊求救正憂疑之間只
見軍士來報北邊大路上塵頭起處約有二千軍馬到來
史進等直迎來時却是梁山泊旗號當先馬上兩員上將
一箇是小李廣花榮一箇是金鎗徐寧史進接着備說項
克李袞鑾牌滾動軍馬遮攔不住花榮道宋公明哥哥見
兄長來了放心不下好生懊悔特差我兩箇到來幫助史
進等大喜合兵一處下寨次日天曉正欲起兵對敵軍士
報道北邊大路上又有軍馬到來花榮徐寧史進一齊上
馬接時却是宋公明親自和軍師吳學究公孫勝柴進朱

仝呼延灼穆弘孫立黃信呂方郭盛帶領三千人馬來到史進備說項充李袞飛刀標鎗滾牌難近折了人馬一事宋江失驚吳用道且把軍馬扎下寨柵別作商議宋江性急便要起兵勦捕直到山下此時天色已晚望見芒碭山上都是青色燈籠公孫勝看了便道這一夥人必有妖法此寨中青色燈籠必是箇會行妖法之人在內我等且把軍馬退去來日貧道獻一箇陣法要捉此二人宋江大喜傳令教軍馬且退二十里扎住營寨次日清晨公孫勝獻出這箇陣法有分教飛天大聖拱手來上梁山八臂那吒延頸便歸水泊正是計就魔王須下拜陣圖神將怎施為畢竟公孫勝對宋江獻出甚麼陣法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如賺金鈴吊掛都是兒戲無不幹成大事何也只是才大識大胆大耳不然耶驚天動地濟得甚事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五十九終


火井鼻衆
公孫勝与
楊山神魔
卷六〇


飛天王曾頭市中箭

第六十回

公孫勝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頭市中箭

詩曰

背後之言不可謀　得饒人處且饒人　雖收芒碭無家客　殞却梁山王寨身　諸將縞衣冤欲斷　九原金鏃恨難伸　可憐蓋世英雄骨　權厝荒城野水濵

話說公孫勝對宋江吳用獻出那個陣圖更是漢末三分諸葛孔明擺石爲陣的法四面八方分八八六十四隊中間大將居之其像四頭八尾左旋右轉按天地風雲之機龍虎鳥蛇之狀待他下山冲入陣來兩軍齊開如若伺候

他入陣只看七星號帶起處把陣變爲長蛇之勢貪道作起道法教這三人在陣中前後無路左右無門却於坎地上掘下陷坑直通此三人到於那里兩邊埋伏下撓鈎手准備捉將宋江聽了大喜便傳將令將大小將校依令如此而行再用八員猛將守陣那八員呼延灼朱仝花榮徐寧穆弘孫立史進黃信却叫柴進呂方郭盛權設中軍宋江吳用公孫勝帶領陳達楊春旗叫朱武指引五個軍士在近山高坡上看對陣報事是日巳牌時分衆軍近山擺開陣勢搖旗擂鼓搦戰只見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鑼聲震地價響三個頭領一齊來到山下使將三千餘人擺開左右兩邊項充李袞中間馬上擁出那個爲頭的好漢姓樊

名瑞祖貫濮州人氏幼年學作全真先生江湖上學得一身好武藝馬上慣使一個流星鎚神出鬼沒斬將搴旗人不敢近綽號作混世魔王怎見得樊瑞英雄有西江月爲証

頭散青絲細髮身穿絨綉皂袍連環鉄甲晃寒霄慣使銅鎚更妙好似北方真武世間伏怪除妖雲遊江海把名標混世魔王綽號

那個混世魔王樊瑞騎一疋黑馬立於陣前上首是項充下首是李袞那樊瑞雖會使神術妖法却不識陣勢看了宋江軍馬四面八方擺成陣勢心中暗喜道你若擺陣中我計了分付項充李袞道若見風起你兩個便引五百溪

刀手殺入陣去項充李袞得令各執定蠻牌挺着標鎗飛劒只等樊瑞作用只見樊瑞立在馬上左手挽定流星銅鎚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寶劒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只見狂風四起飛沙走石天愁地暗日月無光項充李袞納聲喊帶了五百滾刀手殺將過去宋江軍馬見殺將過來便分開做兩下項充李袞一攪入陣兩下里强弓硬弩射住來人只帶得四五十人入去其餘的都回本陣去了宋江在高坡上望見項充李袞已入陣裏了便叫陳達把七星號旗只一招那座陣勢紛紛滾滾變作長蛇之陣項充李袞正在陣裏東赶西走左盤右轉尋路不見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他兩個投東宋武便望東指若是

投西便望西指公孫勝在高埠處看了便拔出那松文古
硬劒來口中念動咒語喝聲道疾只見風盡隨着項充李
袞脚跟邊亂捲兩個在陣中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四
邊並不見一個軍馬一望都是黑氣後面跟的都不見了
項充李袞心慌起來只要奪路回陣百般地沒尋歸路處
正走之間忽然地雷大振一聲兩個在陣叫苦不迭一齊
揚了雙脚翻筋斗攛下陷馬坑裡去兩邊都是撓鈎手早
把兩個搭將起來便把麻繩綁縛了解上山坡請功宋江
把鞭稍一指三軍一齊掩殺過去樊瑞引人馬奔走上山
走不迭的折其大半宋江收軍衆頭領都在帳前坐下軍
健早解項充李袞到於麾下宋江見了忙叫解了繩索親

自把盞說道二位壯士其實休怪臨敵之際不如此不得小可宋江久聞三位壯士大名欲來禮請上山同聚大義蓋因不得其便因此錯過倘若不棄同歸山寨不勝萬幸兩個聽了拜伏在地道已聞及時雨大名誰不知道只是小弟等無緣不曾拜識原來兄長果有大義我等兩個不識好人要與天地相扶今日既被擒獲萬死尚輕反以禮待若蒙不殺收留誓當効死報荅大恩樊瑞那人無我兩個如何行得義士頭領若肯放我們一個回去就說樊瑞來投拜不知頭領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壯士不必留一人在此爲當便請二位同回貴寨宋江來日專候佳音兩個拜謝道真乃大丈夫若是樊瑞不從投降我等擒來奉獻

頭領麾下有詩爲証

八陣神機世最難　雄才諸葛許誰攀　多謀喜見公孫勝　樊瑞逡巡便入山

宋江聽說大喜請入中軍待了酒食換了兩套新衣取兩疋好馬叫小嘍囉拿了錦牌送二人下山回寨兩個於路在馬上感恩不盡來到芒碭山下小嘍囉見了大驚接上山寨樊瑞問兩個來意如何項充李袞道我等逆天之人合該萬死樊瑞道兄弟如何說這話兩個便把宋江如此義氣說了一遍樊瑞道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賢義氣最重我等不可逆天來早都下山投拜兩個道我們也爲如此而來當夜把寨內收拾已了次日天曉三個一齊下山直

容與堂藏版

到宋江寨前拜伏在地宋江扶起三人請入帳中坐定三個見了宋江沒半點相疑之意彼各傾心吐膽訴說平生之事三人拜請衆頭領都到芒碭山寨中殺牛宰馬管待宋公明等衆多頭領一面賞勞三軍飲筵已罷樊瑞就拜公孫勝爲師宋江立主教公孫勝傳授五雷天心正法與樊瑞樊瑞大喜數日之間牽牛拽馬捲了山寨錢粮馱了行李收聚人馬燒毀了寨柵跟宋江等班師回梁山泊於路無話宋江同衆好漢回轉梁山泊來戴宗於路飛報聽得回山早報上山來宋江軍馬已到梁山泊邊却欲過渡只見蘆葦岸邊大路上一個大漢望着宋江便拜宋江慌忙下馬扶住問道足下姓甚名誰何處人氏那漢荅道小

人姓段雙名景住人見小弟赤髮黃髮都呼小人爲金毛
犬祖貫是涿州人氏平生只靠去北邊地面盜馬今春去
到鎗竿嶺北邊盜得一疋好馬雪練也侶價白渾身並無
一根雜毛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那馬又高又大
一日能行千里北方有名喚做照夜玉獅子馬乃是大金
王子騎坐的放在鎗竿嶺下被小人盜得來江湖上只聞
及時雨大名無路可見欲將此馬前來進獻與頭領權表
我進身之意不期來到鄆州西南上魯頭市過被那魯家
五虎奪了去小人稱說是梁山泊宋公明的不想那厮多
有不識的言語小人不敢盡說逃走得脫特來告知宋江
看這人時雖是骨瘦形麤卻甚生得奇怪怎見得有詩爲

註

焦黃頭髮髭鬚捲　盜馬不辭千里遠　强夫姓段涿州人　被人喚做金毛犬

宋江見了段景住一表非俗心中暗喜便道既然如此且同到山寨裡商議帶了段景住一同都下船到金沙灘上岸晁天王并衆頭領接到聚義廳上宋江教樊瑞項充李袞和衆頭領相見段景住一同都參拜了打起聒廳鼓來且做慶賀筵席宋江見山寨連添了許多人馬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因此叫李雲陶宗旺監工添造房屋并四邊寨柵段景住又說起那疋馬的好處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頭市探聽那疋馬的下落消息快來回報且說戴宗

前去曾頭市探聽去了三五日之間回來對衆頭領說道這個曾頭市上共有三千餘家內有一家喚做曾家府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爲曾長者生下五個孩兒號爲曾家五虎大的兒子喚做曾塗第二個喚做曾參第三個喚做曾索第四個喚做曾魁第五個喚做曾昇又有一個教師史文恭一個副教師蘇定六那曾頭市上聚集着五七千人馬扎下寨柵造下五十餘輛陷車發願說他與我們勢不兩立定要捉盡俺山寨中頭領做個對頭那厮千里玉獅子馬見今與教師史文恭騎坐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處杜謙幾句言語教市上小兒們都唱道

搖動鐵鎖鈴神鬼盡皆驚鐵車并鐵鎖上下有尖釘槍

蕩梁山清水泊勦除晁盖上東京生擒及時雨活捉智多星魯家生五虎天下盡聞名

晁盖聽了戴宗說罷心中大怒道這畜生怎敢如此無禮我須親自走一遭不捉的此輩誓不回山宋江道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輕動小弟願往晁盖道不是我要奪你的功榮你下山多遍了厮殺勞困我今替你走一遭下次有事却是賢弟去宋江苦諫不聽晁盖忿怒便點起五千人馬請啓二十個頭領相助下山其餘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晁盖點那二十個頭領林冲呼延灼徐寧穆弘劉唐張橫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楊雄石秀孫立黃信杜遷宋萬燕順鄧飛歐鵬楊林白勝共是二十一人頭領部領三軍

人馬下山征進曾頭市宋江與吳用公孫勝衆頭領就山下金沙灘餞行飲酒之間忽起一陣狂風正把晁蓋新製的認軍旗半腰吹折衆人見了盡皆失色吳學究諫道此乃不祥之兆兄長改日出軍宋江勸道哥哥方纔出軍風吹折認旗於軍不利不若停待幾時却去和那厮理會未爲晚矣晁蓋道天地風雲何足爲慮趁此春暖之時不去拏他直待養成那厮氣勢却去進兵那時遲了你且休阻我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宋江那里違拗得住晁蓋引兵渡水去了宋江悒怏不已回到山寨再叫戴宗下山去探聽消息且說晁蓋領着五千人馬二十個頭領來到曾頭市相近對面下了寨柵次日先引衆頭領上馬去看曾頭

市衆多好漢立馬看時果然這魯頭市是箇險隘去處但見

週迴一遭野水四圍三面高崗壑邊河港似蛇盤濠下柳林如雨密凭高遠望綠陰濃不見人家附近潛窺青影亂深藏寨柵村中壯漢出來的勇似金剛田野小兒生下的便如鬼子僧道能輪棍棒婦人慣使刀鎗果然是鉄壁銅墻端的盡人强馬壯交鋒盡是哥兒將上陣皆爲子父兵

晁盖與衆頭領正看之間只見柳林中飛出一彪人馬來約有七八百人當先一個好漢戴熟銅盔披連環甲使一條點鋼鎗騎着疋冲陣馬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高聲喝

道你等是梁山泊反國草寇我正要來拏你解官請賞原來天賜其便如何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晁盖大怒回頭一觀早有一將出馬去戰曾魁那人是梁山初結義的好漢豹子頭林冲兩個交馬鬥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曾魁鬪到二十合之後料道鬪林冲不過掣鎗回馬便往柳林中走林冲勒住馬不趕晁盖領轉軍馬回寨商議打曾頭市之策林冲道來日直去市口搦戰就看虛實如何再作商議次日平明引領五千人馬向曾頭市口平川曠野之地列成陣勢擂鼓納喊曾頭市上砲聲響處大隊人馬出來一字兒擺着七個好漢中間便是都教師史文恭上首副教師蘇定下首便是曾家長子曾塗左邊曾參曾魁右

容與堂藏板

邊曾昇曾索都是全身披掛教師史文恭彎弓搭箭坐下
那疋却是千里玉獅子馬手裡使一枝方天畫戟三通鼓
罷只見曾家陣裡推出數輛陷車放在廳前曾塗指着對
陣罵道反國草寇見俺陷車麼我曾家府裡殺你死的不
（惡）
（也是漢子）
笑好漢我一個個直要捉你活的裝載陷車裡解上東京
碎屍萬段你們趁早納降再有商議晁盖聽了大怒挺鎗
出馬直迸曾塗衆將怕晁盖有失一發掩殺過去兩軍混
戰曾家軍馬一步步退入村裡林冲呼延灼緊護定晁盖
東西趕殺林冲見路途不好急退回來收兵看得兩邊各
皆折了些人馬晁盖回到寨中心中甚憂衆將勸道哥哥
且寬心休得愁悶有傷貴體往常宋公明哥哥出軍亦曾

失利好反得勝回寨　今日混戰各折了些軍馬又不曾輸了與他何須憂悶晁蓋道只是欝欝自已不樂在寨內一連了三日每日棚戰曾頭市上並不曾見一個第四日忽有兩個和尚直到晁蓋寨裡來投拜軍人引到中軍帳前兩個和尚跪下告道小僧是曾頭市上東邊法華寺裡監寺僧人今被曾家五虎不時常來本寺作踐囉唕索要金銀財帛無所不為小僧已知他的備細出沒去處特地前來拜請頭領入去拔寨勦除了他時當坊有幸晁蓋見說大喜有詩為証

間諜從來解用兵　陳平昔日更專精　邦慚晁蓋無

先見　隨着禿奴暮夜行

晁蓋便請兩個和尚坐的置酒相待林冲諫道哥哥休得聽信其中莫非有詐和尚道小僧是個出家人怎敢妄語久聞梁山泊行仁義之道所過之處並不擾民因此特來拜投如何故來啜賺將軍兒無曾家未必贏得頭領大軍何故相疑晁蓋道兄弟休生疑心悞了大事今晚我自去走一遭林冲道哥哥休去我等分一半人馬去劫寨哥哥在外面接應晁蓋道我不自去誰肯向前(該死)你可留一半軍馬在外接應林冲道哥哥帶誰入去晁蓋道點十個頭領分二千五百人馬入去十個頭領是劉唐阮小二呼延灼阮小五歐鵬阮小七燕順杜遷宋萬白勝當晚造飯吃了馬摘鑾鈴軍士銜枚黑夜疾走悄悄地跟了兩個和尚直

到法華寺內看時是一個古寺蜃盖下馬入到寺內見沒僧衆問那兩個和尚道怎地這個大寺院沒一個僧衆和尚道便是曾家畜生薅惱不得已各自歸俗去了只有長老并幾個侍者自在塔院裡居住頭領暫且屯住了人馬等更深些小僧直引到那厮寨裡蜃盖道他的寨在那裡和尚道他有四個寨柵只是北寨裡便是曾家弟兄屯軍之處若只打得那個寨子時別的都不打緊這三個寨便罷了蜃盖道那個時分可去和尚道如今只是二更天氣再待三更時分他無准備初時聽得曾頭市上整整齊齊打更鼓響又聽了半個更次絶不聞更點之聲和尚道軍人想是已睡了如今可去和尚當先引路蜃盖帶同諸將

容與堂藏板

上馬領兵離了法華寺跟着和尚行不到五里多路黑影處不見了兩個僧人前軍不敢行動看四邊路雜難行又不見有人家軍士却慌起來報與晁蓋知道呼延灼便叫急回舊路走不到百十步只見四下裡金鼓齊鳴喊聲振地一望都是火把晁蓋衆將引軍奪路而走絕轉得兩個灣撞出一彪軍馬當頭亂箭射將來不期一箭正中晁蓋臉上倒撞下馬來却得呼延灼燕順兩騎馬死併將去背後劉唐白勝救得晁蓋上馬殺出村中來村口林冲等引軍接應剛纔敵得住兩軍混戰直殺到天明各自歸寨林冲回來點軍時三阮宋萬杜遷水裡逃得性命帶入去二千五百人馬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跟着歐鵬都回到帳

中衆頭領且來看鳳盖時那枝箭正射在面頰上急拔得箭出血暈倒了看那箭時上有史文恭字林冲叫取金鎗藥敷貼上原來却是一枝藥箭鳳盖中了箭毒已自言語不得林冲叫扶上車子便差三阮杜遷宋萬先送回山寨其餘十五個頭領在寨中商議今番鳳天王哥哥下山來不想遭這一場正應了風折認旗之兆我等只可收兵回去這曾頭市急切不能取得呼延灼道須等宋公明哥哥將令來方可回軍有詩爲証

威鎮邊陲不可當　梁山寨主是天王　最憐率爾圖曾市　遽使英雄一命亡

當日衆頭領悶悶不已衆軍亦無戀戰之心人人都有還

山之意當晚二更時分天色微明十五個頭領都在寨中納悶正是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嗟咨嘆惜進退無措忽聽的伏路上校慌急報來前面四五路軍馬殺來火把不計其數林冲聽了一齊上馬三面山字火把齊鳴照見如同白日四下裡納喊到寨前林冲領了衆頭領不去抵敵拔寨都起回馬便走魯家軍馬背後捲殺將來兩軍且戰且走未過了五六十里方纔得脫計點人兵又折了五七百人大敗輸虧急取舊路望梁山泊回來退到半路正迎着戴宗傳下軍令教衆頭領引軍且回山寨別作良策衆將得令引軍回到水滸寨上山都來看視晁天王時已自水米不能入口飲食不進渾身虛腫宋江等守定

在床前啼哭親手敷貼藥餌灌下湯散衆頭領都守在帳
前看視當日夜至三更晁蓋身體沉重轉頭看着宋江囑
付道賢弟保重若那個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
主言罷便瞑相而死宋江見晁蓋死了比似喪考妣一般
哭得發昏衆頭領扶策宋江出來主事吳用公孫勝勸道
哥哥且省煩惱生死人之分定何故痛傷且請理會大事
宋江哭罷便教把香湯沐浴了屍首裝殮衣服巾幘停在
聚義廳上衆頭領都來舉哀祭祀一面合造內棺外槨選
了吉時盛放在正廳上建起靈幃中間設個神主上寫道
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山寨中頭領自宋公明以下都
帶重孝小頭目并衆小嘍羅亦帶孝頭巾把那枝誓箭就

供養在靈前寨內揚起長旛請附近寺院僧衆上山做功德追薦晁天王宋江每日領衆舉哀無心管理山寨事務林冲與公孫勝吳用并衆頭領商議立宋公明爲梁山泊主諸人拱聽號令次日清晨香花燈燭林冲爲首與衆等請出保義宋公明在聚義廳上坐定吳用林冲開話道哥哥聽稟治國一日不可無君於家不可一日無主今日山寨晁頭領是歸天去了山寨中事業豈可無主四海萬里疆宇之內皆聞哥哥大名來日吉日良辰請哥哥爲山寨之主諸人拱聽號令宋江道却乃不可忘了晁天王遺言臨死時囑道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便立爲梁山泊主此話衆頭領皆知亦不可忘了又不曾報得他雪得恨如何

便居得此位吳學究又勸道晁天王雖是如此說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山寨中豈可一日無主若哥哥不坐時誰敢當此位寨中人馬如何管領然雖遺言如此哥哥權且尊臨此位坐一坐待日後別有計較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今日小可權當此位待日後報仇雪恨已了拏住史文恭的不拘何人須當此位黑旋風李逵在側邊吽道哥哥休說做梁山泊主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宋江喝道這黑廝又來胡說再休如此亂言先割了你這廝舌頭李逵道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請哥哥做皇帝倒要割了我舌頭吳學究道這廝不識尊卑的人兄長不要和他一般見識且請哥哥主張大事宋江焚香已罷權居主位坐了第

一把椅子上首軍師吳用下首公孫勝左一帶林冲爲頭左一帶呼延灼居長衆人參拜了兩邊坐下宋江乃言道小可今日權居此位全賴衆兄弟扶助同心合意同氣相從共爲股肱一同替天行道如今山寨人馬數多非比往日可請衆兄弟分做六寨駐扎聚義廳今改爲忠義堂前後左右立四個旱寨後山兩個小寨前山三座關隘山下一個水寨兩灘兩個小寨今日各請弟兄分投去管有詩爲証

英雄晁盖已歸天　王臣ノ一在所先　從此又須新號令　分兵授職盡恭虔

忠義堂上是我權居尊位第二位軍師吳學究第三位法

師公孫勝第四位花榮第五位秦明第六位呂方第七位
郭盛左軍寨內第一位林冲第二位劉唐第三位史進第
四位楊雄第五位石秀第六位杜遷第七位宋萬右軍寨
內第一位呼延灼第二位朱仝第三位戴宗第四位穆弘
第五位李逵第六位歐鵬第七位穆春前軍寨內第一位
李應第二位徐寧第三位魯智深第四位武松第五位楊
志第六位馬麟第七位施恩後軍寨內第一位柴進第二
位孫立第三位黃信第四位韓滔第五位彭玘第六位鄧
飛第七位聲永水軍寨內第一位李俊第二位阮小二第
三位阮小五第四位阮小七第五位張橫第六位張順第
七位童威第八位童猛六寨計四十三員頭領山前第一

關令雷橫樊瑞守把第二關令解珍解寶守把第三關令
項充李袞守把金沙灘小寨內令燕順鄭天壽孔明孔亮
四個守把鴨嘴灘小寨內令李忠周通鄒淵鄒潤四個守
把山後兩個小寨左一個旱寨內令王矮虎一丈青曹正
右一個旱寨內令朱武陳達楊春六人守把忠義堂內左
一帶房中掌文卷蕭讓掌賞罰裴宣掌印信金大堅掌箕
錢糧蔣敬右一帶房中管砲凌振管造船孟康管造衣甲
侯健管築城垣陶宗旺忠義堂後兩廂房中管事人員監
造房屋李雲鐵匠總管湯隆監造酒醋朱富監造筵宴宋
清掌管什物杜興白勝下山四路作眼酒店原檢定朱貴
樂和時遷李立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已自定數管北

（覺志卻自家本等妙刻）

地收買馬疋楊林石勇段景住分撥已定各自遵守毋得違犯梁山泊水滸寨內大小頭領自從宋公明爲寨主盡皆歡喜人心悅服諸將都皆拱聽約束異日宋江聚衆商議欲要興兵去打曾頭市軍師吳用諫道哥哥庶民居喪尚且不可輕動哥哥興師且待百日之後方可舉兵未爲遲矣宋江依吳學究之言守住山寨居喪每日修設好事只做功果追薦晁蓋一日請到一僧法名大圓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龍華寺僧人只爲遊方來到濟寧經過梁山泊就請在寨內做道場因吃齋之次閒話間宋江問起說北京圓大師龍華寺住持那大圓和尚說道頭領如何不聞河北玉麒麟之名宋江吳用聽了猛然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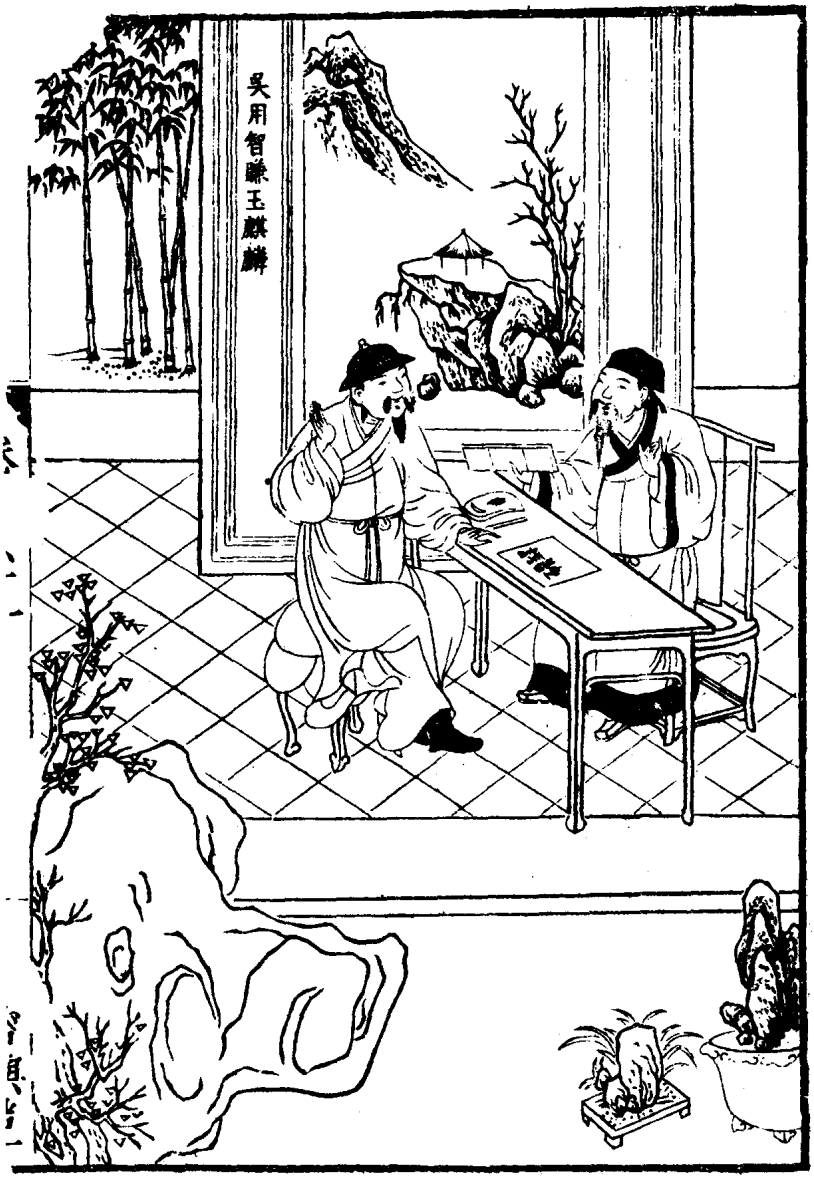
起說道你看我們未老却恁地忘事北京城裡是有個盧大員外雙名俊義綽號玉麒麟是河北三絶祖居北京人氏一身好武藝棍棒天下無對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時何怕官軍緝捕豈愁兵馬來臨吳用笑道哥哥何故自喪志氣若要此人上山有何難哉宋江荅道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長者如何能勾得他來落草吳學究道吳用也在心多時了不想一向忘却小生畧施一計便教本人上山宋江便道人稱足下爲智多星端的是不枉了名不虛傳敢問軍師用甚計策賺得本人上山吳用不慌不忙叠兩個指頭說出這段計來有分教北京城內黎民廢寢忘食梁山泊中好漢驅兵領將正是計就水鄉添虎將謀成

市井賺麒麟畢竟吳學究怎地賺盧俊義上山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改聚義廳爲忠義堂是梁山泊第一關節不可卅卅看過

又曰宋江吳用也是多事如何平白地要好人做强盜最可恨是賺玉麒麟上山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闖金
沙渡

第六十一回

吳用智賺玉麒麟　張順夜鬧金沙渡

蒲庭芳

通天徹地能文會武廣交四海豪英胷藏錦綉義氣更高明瀟洒綸巾野服笑談將白羽麾兵聚義處人人瞻仰四海久馳名韻度同諸葛運籌帷幄殫竭忠誠有才能冠世玉柱高擎遂使玉麟歸伏命風雷驅使天丁梁山泊軍師吳用天上智多星

話說這篇詞單道着吳用的好處（有忠好處）因爲這龍華寺僧人說出此三絕玉麒麟盧俊義名字與宋江吳乃道小生憑三

張子房決不如此

寸不爛之舌盡一點忠義之心捨死忘生直得北京說盧俊義上山如探囊取物手到拈來只是少一箇龐心大膽的伴當和我同去說猶未了只見堦下一箇人高聲叫道軍師哥哥小弟與你走一遭吳用大笑那人是誰却是好漢黑旋風李逵宋江喝道兄弟你且住着若是上風放火下風殺人打家劫舍衝州撞府合用着你這是做細的勾當你性子又不好去不的李逵道你們都道我生的醜嫌我不要我去宋江道不是嫌你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極多倘或被人看破枉送了你的性命李逵叫道不妨我定要去走一遭吳用道你若依的我三件事便帶你去若依不的只在寨中坐地李逵道甚麼說三件便是三十件也依你

不吃酒也難

吳用道第一件你的酒性如烈火自今日去便斷了酒回來你却開第二件於路上做道童打扮隨着我我但叫你不要違拘第三件最難你從明日爲始並不要說話只做啞子一般依的這三件便帶你去李達道不吃酒做道童却依的閉着這箇嘴不說話却是教殺我吳用道你若開口便惹出事來李達道也容易我只口裏啣着一文銅錢便了宋江道兄弟你若堅執要去恐有疎失休要怨我李達道不妨不妨我這兩把板斧不到的只這般教他拏了去少也砍他娘千百箇鳥頭纔罷衆頭領都笑那里勸的住當日忠義堂上做筵席送路至晚各自去歇息次日清早吳用收拾了一包行李及李達打扮做道童挑擔下山

宋江與衆頭領都在金沙灘送行再三分付吳用小心在意休教李逵有失吳用李逵別了衆人下山宋江等回寨且說吳用李逵二人往北京去行了四五日路程却遇天色晚來投店安歇平明打火上路於路上吳用被李逵毆的苦行了幾日赶到北京城外店肆裏歇下當晚李逵去厨下做飯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小二哥來房裏告訴吳用道你的啞道童我小人不與他燒火打的小人吐血吳用慌忙與他陪話把十數貫錢與他將息自埋怨李逵不在話下過了一夜次日天明起來安排些飯食吃了吳用喚李逵入房中分付道你這廝苦死要來一路上毆死我也今日入城不是要處你休送了我的性命李逵道不敢

不敢吳用道我再和你打箇暗號若是我把頭來搖時你便不可動且李逵應承了兩箇就店裏打扮入城怎見的

吳用戴一頂烏綢紗抹眉頭巾穿一領皂沿邊白絹道服繫一條雜絲呂公絛着一雙方頭青布履手裏拿一付賽黃金熟銅鈴鈀李逵戲幾根鬍鬚黃髮綰兩枚渾骨丫髻黑虎軀穿一領麤布短褐袍飛熊腰勒一條雜色短鬚絛穿一雙蹬山透土靴揹一條過頭木拐棒挑着箇紙招兒上寫着講命談天卦金一兩

吳用李逵兩箇打扮了鎖上房門離了店肆望北京城南門來行無一里却早望見城門端的好箇北京但見

城高地險壘闊濠深週迴迤角交加四下里排义客布

敵樓雄壯繽紛雜綵旗旛堞道坦平簇擺刀鎗劍戟錢糧浩大人物繁華千百處舞榭歌臺數萬座琳宮梵宇東西院內笙簫鼓樂喧天南北店中行貨錢財滿地公子跨金鞍駿馬佳人乘翠蓋珠輧千員猛將統層城百萬黎民居上國

此時天下各處盜賊生發各州府縣俱有軍馬守把惟此北京是河北第一箇去處更兼又是梁中書統領大軍鎮守如何不擺得整齊且說吳用李逵兩箇搖搖擺擺却好來到城門下守門的左右約有四五十軍七簇捧着一箇把門的官人在那里坐定吳用向前施禮軍士問道秀才那里來吳用答道小生姓張名用這箇道童姓李江湖上

賣卦營生今來大郡與人講命身邊取出假文引交軍士看了衆人道這箇道童的鳥眼恰像賊一般看人李逵聽道正待要發作吳用慌忙把頭來搖李逵便低了頭吳用向前與把門軍士陪話道小生一言難盡這箇道童又聾又啞只有一分蠻氣力却是家生的孩兒沒柰何帶他出來這廝不省人事望乞恕罪辭了便行李逵跟在背後脚高步低望市心里來吳用手中搖着鈴鈸口裏念四句口號道

甘羅發早子牙遲　彭祖顏回壽不齊　范冉貧窮石崇富　八字生來各有時

吳用又道乃時也運也命也知生知死知因知道若要問

前程先請銀一兩說罷又搖鈴釿北京城內小兒約有五六十箇跟着看了笑却好轉到盧員外解庫門首自歌自笑去了復又回來小兒們鬨動盧員外正在解庫廳前坐地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只聽得街上喧鬨喚當直的問道如何街上熱鬧當直的報覆員外端的好笑街上一箇別處來的箕命先生在街上賣卦要銀一兩箕一命誰人捨的後頭一箇跟的道童且是生的滲瀨走又走的沒樣範小的們跟定了笑盧俊義道既出大言必有廣學當直的與我請他來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生出機會來當直的慌忙去叫道先生員外有請吳用道是何人請我當直的道盧員外相請吳用便喚道童跟着轉來揭起簾

子入到廳前教李逵只在鵝項椅上坐定等候吳用轉過
前來見盧員外時那人生的如何有滿庭芳詞爲證
目炯雙瞳眉分八字身軀九尺如銀威風凜凜儀表堂
神義膽忠肝貫日吐虹貌志氣凌雲馳聲譽北京城內
元是富豪門殺場臨敵處衝開萬馬掃退千軍殫赤心
報國建立功勳慷慨名揚宇宙論英雄播滿乾坤盧員
外雙名俊義河北玉麒麟
這篇詞單道盧俊義豪傑處吳用向前施禮盧俊義欠身
答禮問道先生貴鄉何處尊姓高名吳用答道小生姓張
名用自號談天口祖貫山東人氏能笑皇極先天數知人
生死貴賤卦金白銀一兩方絕笑命盧俊義請入後堂小

閣兒裏分賓坐定茶湯已罷叫當直的取過白銀一兩放於卓上權為壓命之資煩先生看賤造則箇吳用道請貴庚月日下筆盧俊義道先生君子問灾不問福不必道在下豪富只求推箇目下行藏則箇在下今年三十二歲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時吳用取出一把鐵筆子來排在卓上筆了一回拿起筆子卓上一拍大叫一聲怪哉盧俊義失驚問道賤造主何凶吉吳用道員外若不見怪當以直言盧俊義道正要先生與迷人指路但說不妨吳用道員外這命目下不出百日之內必有血光之灾家私不能保守死於刀劍之下盧俊義笑道先生差矣盧某生於北京長在豪富之家祖宗無犯法之男親族無再婚之女

真是迷人

更兼俊義作事謹慎非理不爲非財不取又無寸男爲盜亦無隻女爲非如何能有血光之災吳用改容變色急取原銀付還起身便走嗟嘆而言天下原來都要人阿諛諂佞罷罷分明指與平川路却把忠言當惡言小生告退盧俊義道先生息怒前言特地戲耳願聽指教吳用道小生直言切勿見怪盧俊義道在下專聽願勿隱匿吳用道員外貴造一向都行好運但今年時犯歲君正交惡限目今百日之內屍首異處此乃生來分定不可逃也盧俊義道可以迴避否吳用再把鐵箕子搭了一回便回員外道則除非去東南方巽地上一千里之外方可免此大難雖有此一驚恐却不傷大體盧俊義道若是免的此難當以厚報

吳用道命中有四句卦歌小生說與員外寫於壁上後日應驗方知小生靈處盧俊義道叫取筆硯來便去白粉壁上寫吳用口歌四句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亦宜知之雖然豈特俊義一人已哉）（痴人全不知）

當時盧俊義寫罷吳用收拾起笑子作揖便行盧俊義留道先生少坐過午了去吳用答道多蒙員外厚意悞了小生賣卦改日再來拜會抽身便起盧俊義送到門首李逵拿了拐棒兒走出外吳學究別了盧俊義引了李逵逕出城來回到店中笑還房宿飯錢收拾行李包裹李逵挑出卦牌出離店肆對李逵說道大事了也我們星夜赶回山

寨安排圈套准備機關迎接盧俊義他早晚便來也且不說吳用李逵還寨却說盧俊義自從笑卦之後寸心如割坐立不安當夜無話捱到次日天曉洗漱罷早飯已了出到堂前便叫當直的去喚衆多主管商議事務少刻都到那一箇爲頭管家私的主管姓李名固這李固原是東京人因來北京投遊相識不着凍倒在盧員外門前盧俊義救了他性命養他家中因見他勤謹寫的笑的教他管顧家間事務五年之內直攞舉他做了都管一應裏外家私都在他身上手下管着四五十箇行財管幹一家內都稱他做李都管當日大小管事之人都隨李固來堂前聲喏盧員外看了一遭便道怎生不見我那一箇人說猶未了

容與堂藏板

堦前走過一人來看那來人怎生模樣但見

六尺以上身材二十四五年紀三牙掩口細髯十分腰細勝潤帶一頂木瓜心攢頂頭巾穿一領銀絲紗團領白衫繫一條蜘蛛斑紅線壓腰着一雙土黃皮油膀胛靴腦後一對挨獸金環護項一枚香羅手帕腰間斜插名人扇鬢畔常簪四季花

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自小父母雙亡盧員外家中養的他大爲見他一身雪練也似白肉盧俊義叫一箇高手匠人與他刺了這一身遍體花綉却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若賽錦體由你是誰都輸與他不則一身好花綉那人更兼吹的彈的唱的舞的折白道字頂眞續麻無有不能無

有不會亦是說的諸路鄉談省的諸行百藝的市語更且一身本事無人比的拿着一張川弩只用三枝短箭郊外落生並不放空箭到物落晚間入城少殺也有百十箇虫蟻若賽錦標社那里利物管取都是他的亦且此人百伶百俐道頭知尾本身姓燕排行第一官名單諱箇青字北京城裏人口順都叫他做浪子燕青曾有一篇沁園春詞單道着燕青的好處但見

脣若塗朱睛如點漆面似堆瓊有出人英武凌雲志氣資稟聰明儀表天然磊落梁山上端的馳名伊州古調唱出遶梁聲果然是藝苑專精風月叢中第一名聽皷板喧雲笙聲嘹喨暢叙幽情棍棒參差揎拳飛脚四百

軍州到處驚人都羨英雄領袖浪子燕青

原來這燕青是盧俊義家心腹人都上廳聲喏了做兩行立住李固立在左邊燕青立在右邊盧俊義開言道我夜來笑了一命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災只除非出去東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我想東南方有箇去處是泰安州那里有東嶽泰山天齊仁聖帝金殿管天下人民生死災厄我一者去那裏燒炷香消災滅罪二者躲過這場災悔三者做些買賣觀看外方景致李固你與我覓十輛太平車子裝十輛山東貨物你就收拾行李跟我去走一遭燕青小乙看管家裏庫房鑰匙只今日便與李固交割我三日之內便要起身李固道主人悞矣常言道賣卜賣卦轉回說

話休聽那箕命的胡言亂語只在家中怕做甚麼盧俊義道我命中註定了你休逆我若有災來悔却晚矣燕青道主人在上須聽小乙愚見這一條路去山東泰安州王打從梁山泊邊過近年泊內是宋江一夥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官兵捕盜近他不得主人要去燒香等太平了去休信夜來那箇箕命的胡講到敢是梁山泊歹人假裝做陰陽人來扇惑要賺主人那里落草小乙可惜夜來不在家裏若在家時三言兩句盤倒那先生到敢有場好笑盧俊義道你們不要胡說誰人敢來賺我梁山泊那夥賊男女打甚麼緊我觀他如同草芥乙自要去特地捉他把日前學成武藝顯揚於天下也箕箇男子大丈夫說猶未了屏

風背後走出娘子來乃是盧員外渾家年方二十五歲姓賈嫁與盧俊義纔方五載琴瑟諧和娘子賈氏便道丈夫我聽你說多時了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裏休聽那箕命的胡說撇了海闊一箇家業躭驚受怕去虎穴龍潭裏做買賣你且只在家內清心寡慾高居靜坐自然無事盧俊義道你婦人家省得甚麼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自古禍出師人口必主吉凶我既主定了你都不得多言多語燕青又道小人托王人福廕學的些箇棒法在身不是小乙說嘴幫着主人去走一遭路上便有些箇草寇出來小人也敢發落的三五十箇開去留下李都管看家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盧俊義道便是我買賣上不省的要帶

此婦像賢慧只是賢慧的多犯拙病何也

是也

卸

李固去他須省的又替我大半氣力因此留你在家看守自有別人管帳只教你做箇樁主李固又道小人近日有病痛了些脚氣的症候十分走不的多路盧俊義敢了大怒道養兵千日用在一朝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你便有許多推故若是那一箇再阻我的教他知我拳頭的滋味李固嚇的面如土色衆人誰敢再說各自散了李固只的忍氣吞聲自去安排行李討了十輛太平車子喚了十箇脚夫四五十捜車頭口把行李裝上車子行貨拴縛完備盧俊義自去結束第三日燒了神福給散了家中大男小女一箇箇都分付了當晚先叫李固引兩箇當直的盡收拾了出城李固去了娘子看了車仗流淚而去次日五更盧俊義

起來沐浴罷更換一身新衣服取出器械到後堂裏辭別了祖先香火出門上路看盧俊義時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范陽遮塵笠拳來大小撒髮紅纓斜紋緞子布衫查開五指梅紅線絛青白行纏抓住鞘口軟絹鞘襯多耳麻鞋腰懸一把鴈翎響銅鋼刀海驢皮鞘子手拿一條搜山攪海棍棒端的是山東馳譽河北揚名

當下盧俊義拜辭家堂已了分付娘子好生看家多便三箇月少只四五十日便回賈氏道丈夫路上小心頻寄書信回來家中知道說罷燕青在面前拜了盧俊義分付道小乙在家凡事向前不可出去三兎兩舍打閧燕青道主人在上小乙不敢偷工夫閧要主人如此出行怎敢怠慢

盧俊義提了棍棒出到城外有詩一首單道盧俊義這條好棒有詩為證

掛壁懸崖欺瑞雪　撐天拄地撼狂風　雖然身上無牙爪　出水巴山禿尾龍

李固接着盧俊義道你可引兩箇伴當先去但有乾淨客店先做下飯等候車仗脚夫到來便吃省的搪閣了路程李固也提條捍棒先和兩箇伴當去了盧俊義和數箇當直的隨後押着車仗行但見途中山明水秀路闊坡平心中歡喜道我若是在家那里見這般景致行了四十餘里李固接着主人吃點心中飯罷李固又先去了再行四五十里到客店裏李固接着車仗人馬宿食盧俊義來到店

容與堂藏板

房內倘了棍棒掛了氈笠兒解下腰刀換了鞋韈宿食皆不必說次日清早起來打火做飯衆人吃了收拾車輛頭口上路又行自此在路夜宿曉行已經數日來到一箇客店裏宿食天明要行只見店小二哥對盧俊義說道好教官人得知離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正打梁山泊邊口子前過去山上宋公明大王雖然不害來往客人官人須是悄悄過去休的大驚小怪盧俊義聽了道原來如此便叫當直的取下衣箱打開鎖去裏面提出一箇包袱內取出四面白絹旗問小二哥討了四根竹竿每一根縛起一面旗來每面拷栳大小衆箇字寫道有詩爲證

慷慨北京盧俊義　遠馱貨物離鄉地　一心只要捉

强人　那時方表男兒志

李固等衆人看了一齊叫起苦來店小二問道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親麽盧俊義道我目是北京財主却和這賊們有甚麽親我特地要來捉宋江這廝小二哥道官人低聲此乃不要連累小人不是要處你便有一萬人馬也近他不的盧俊義道放屁你這廝們都和那賊人做一路店小二叫苦不迭衆車脚夫都痴呆了李固跪在地下告道主人可怜見衆人留了這條性命回鄉去强似做羅天大醮盧俊義喝道你省的甚麽這等燕雀安敢和鴻鵠厮併我思量平生學的一身本事不曾逢着買主今日幸然逢此機會不就這里發賣更待何時我那車子上又袋裏

是個漢子

已准備下一袋熟麻索倘或這賊們當死合亡撞在我手裏一杆刀一箇砍翻你們衆人與我便縛在車子上撒了貨物不打緊且收拾車子捉人把這賊首解上京師請功受賞方表我平生之願若你們一箇不肯去的只就這里把你們先殺了前面擺四輛車子上插了四把絹旗後面六輛車子隨從了行那李固和衆人哭哭啼啼只得依他盧俊義取出杆刀裝在杷棒上三箇丫兒扣牢了赶着車子遶溪山泊路上來李固等見了崎嶇山路行一步怕一步盧俊義只顧赶着要行從清早起來行到巳牌時分遠遠地望見一座大林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樹却好行到林子邊只聽的一聲胡哨響喊的李固和兩箇當直的

没躲處盧俊義教把車仗押在一邊車夫衆人都躲在車子底下叫苦盧俊義喝道我若攔翻你們與我便縛說猶未了只見林子邊走出四五百小嘍囉來聽得後面鑼聲響處又有四五百小嘍囉截住後路林子裡一聲咆哮托地跳出一箇好漢怎地模樣但見

茜紅頭巾金花斜袅鐵甲鳳盔錦衣綉襖血染髭髯虎威雄暴大斧一雙人皆嚇倒又詩曰

鐵額金睛老大虫　翻身跳出樹林中　一聲咆吼如雷震　萬里傳名黑旋風

當下李逵手搭雙斧厲聲高叫盧員外認得哑道童麼盧俊義猛省喝道我如常有心要來拿你這夥强盜今日特

地到此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倘或執迷我片時間教你人人皆死個個不留李逵呵呵大笑道員外你今日中了俺的軍師妙計快來坐把交椅盧俊義大怒掄着手中朴刀來鬬李逵李逵輪起雙斧來迎兩個鬧不到三合李逵托地跳出圈子外來轉過身望林子裡便走盧俊義挺着朴刀隨後赶將入來李逵在林木蔟中東閃西躲引得盧俊義性發破一步搶入林來李逵飛透亂松蔟裡去了盧俊義赶過林子這邊一箇人也不見了却待回身只聽得松林傍邊轉出一夥人來一個人高聲大叫員外不要走認得俺麼盧俊義看時却是一個胖大和尚身穿皂直裰倒提鐵禪杖盧俊義喝道你是那里來的和尚魯智深大

笑道洒家是花和尚魯智深今奉哥哥將令着俺來迎接員外上山盧俊義聽得大罵禿驢敢如此無禮撚手中朴刀直取那和尚魯智深輪起鐵禪杖來迎兩箇鬬不到三合魯智深撥開朴刀回身便走盧俊義赶將去正赶之間嘍囉裡走出行者武松輪兩口戒刀直遶將來盧俊義不赶和尚來鬬武松又不到三合武松拔步便走盧俊義哈哈大笑我不赶你你這廝們何足道哉說猶未了只見山坡下一個人在那里叫道盧員外你如何省得豈不聞人怕落蕩鐵怕落爐哥哥定下的計策你待走那里去盧俊義喝道你這廝是誰那人笑道小可便是赤髮鬼劉唐盧俊義罵道草賊休走挺手中朴刀直取劉唐方纔鬬得三

七檢堂藏板

合刺斜裏一箇人大叫道好漢没遮攔穆弘在此當時劉唐穆弘兩箇兩條朴刀雙閃盧俊義正閃之間不到三合只聽的背後脚步響盧俊義喝聲着劉唐穆弘跳退數步盧俊義便轉身閃背後的好漢却是撲天鵰李應三箇頭領丁字脚圍定盧俊義全然不慌越閃越健正好步閃只聽得山頂上一聲鑼響三箇頭領各自賣箇破綻一齊拔步去了盧俊義又閃得一身臭汗不去赶他再回林子邊來尋車仗人伴時十輛車子人伴頭口都不見了口裡只管叫苦有詩爲證

避灾因作泰山遊　暗裏機謀不自由　家産妻孥俱撇下　來吞水滸釣魚鈎

盧俊義便向高阜處四下里打一望只見遠遠地山坡下一夥小嘍囉把車仗頭口赶在前面將李固一干人連連串串縛在後面鳴鑼擂鼓解投松樹那邊去盧俊義望見心如火熾氣似烟生提着朴刀直赶將去約莫離山坡不遠只見兩箇好漢喝一聲道那里去一箇是美髯公朱仝一箇是插翅虎雷橫盧俊義見了高聲罵道你這夥草賊好好把車仗人馬還我朱仝手撚長髯大笑說道盧員外你還恁地不曉得中了俺軍師妙計便肋生兩翅也飛不出去快來大寨坐把交椅盧俊義聽了大怒挺起朴刀直逶二人朱仝雷橫各將兵器相迎三箇鬥不到二合兩箇回身便走盧俊義尋思道須是赶翻一箇却絶討得車仗

捨着性命赶轉山坡兩箇好漢都不見了只聽得山頂上鼓板吹簫仰面看時風刮起那面杏黃旗來上面綉着替天行道四字轉過來打一望望見紅羅銷金傘下盖着宋江左有吳用右有公孫勝一行部從二百餘人一齊聲喏道員外別來無恙盧俊義見了越怒指名叫罵山上吳用勸道兄長且須息怒宋公明久聞員外清德實慕威名特令吳某親詣門墻賺員外上山一同替天行道請休見責盧俊義大罵無端草賊怎敢賺我宋江背後轉過小李廣花榮拈弓取箭看着盧俊義喝道盧員外休要逞能先教你看花榮神箭說猶未了颼地一箭正中盧俊義頭上毡笠兒的紅纓吃了一驚回身便走山上鼓聲震地只見霹

虛火秦明豹子頭林冲引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東山邊殺出來又見雙鞭將呼延灼金鎗手徐寧也領一彪軍馬搖旗納喊從山西邊殺出來嚇得盧俊義走投沒路看看天色將晚脚又疼肚又饑正是慌不擇路望山僻小逕只顧走約莫黃昏時分烟迷遠水霧鎖深山星月微明不分蒹葭正走之間不到天盡頭須到地盡處看看走到鴨嘴灘頭只一望時都是蒲目蘆花茫茫烟水盧俊義看見仰天長歎道是我不聽好人言今日果有恓惶事正煩惱間只見蘆葦裏面一箇漁人搖着一隻小船出來正是

生涯臨野渡　茅屋隱晴川　沽酒渾家樂　看山滿意眠　棹穿波底月　船壓水中天　驚起閑鷗鷺　高飛不計年

衝開柳岸烟

那漁人倚定小船叫道客官好大膽這是梁山泊去處半夜三更怎地來到這里盧俊義道便是我迷路尋不着宿頭你救我則箇漁人道此間大寬轉有一市井却用走三十餘里向開路程更兼路雜最是難認若是水路去時只有三五里遠近你捨得十貫錢與我我便把船載你過去盧俊義道你若渡得我過去尋得市井客店我多與你些銀兩那漁人撐船傍岸扶盧俊義下船把鐵篙撐開約行三五里水面只聽得前面蘆葦叢中櫓聲響一隻小船飛也似來船上有兩箇人前面一箇赤條條地拿着一條水篙後面那箇搥着櫓前面的人橫定篙口

裏唱着山歌道

生來不會讀詩書　且就梁山泊內居　准備窩弓射猛虎　安排香餌釣鰲魚（也通）

盧俊義聽得吃了一驚不敢做聲又聽得右邊蘆葦叢中也是兩箇人搖一隻小船出來後面的搖着櫓有咿啞之聲前面橫定篙口裏也唱山歌道

乾坤生我潑皮身　賦性從來要殺人　萬兩黃金渾不愛　一心要捉玉麒麟

盧俊義聽了只叫得苦只見當中一隻小船飛也似搖將來船頭上立着一箇人倒提鐵鎖木篙口裏亦唱着山歌道

蘆花叢裏一扁舟　俊傑俄從此地遊　義士若能知此理　反躬逃難可無憂

歌罷三隻船一齊唱喏中間是阮小二左邊是阮小五右邊的是阮小七那三隻小船一齊撞將來盧俊義聽了心內轉驚自想又不識水性連聲便叫漁人快與我攏船近岸那漁人呵呵大笑對盧俊義說道上是青天下是綠水小生在潯陽江來上梁山泊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改姓綽號混江龍李俊的便是員外若還不肯降時送了你性命盧俊義大驚喝一聲說道不是你便是我拿着朴刀望李俊心窩裏搠將來李俊見朴刀搠將來拿定棹牌一箇背拖筋斗撲同的翻下水去了那隻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轉

朴刀又搠將下水去了只見船尾一箇人從水底下鑽出來叫一聲乃是浪裏白跳張順把手挾住船稍脚踏水浪把船只一側船底朝天英雄落水未知盧俊義性命如何正是鋪排打鳳牢龍計坑陷驚天動地人畢竟盧俊義落水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今之筭命賣卦的雖不如梁山泊那班人却也是個小賊言禍言福胡說亂道不知誤陷了多少人不道得單是一箇盧員外也要知得要知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一終


放冷箭燕青
救主


劫法者石秀跳樓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二

第六十二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場石秀跳樓

詩曰

烟水茫茫雲數重　罡星應合聚山東　岸邊埋伏金睛獸　船底深藏玉爪龍　風浩蕩　月朦朧　法華開處顯英雄　麒麟慢有擎天力　怎出軍師妙計中

話說這盧俊義雖是了得却不會水被浪裏白跳張順排翻小船倒撞下水去張順却在水底下攔腰抱住又鑽過對岸來搶了朴刀張順把盧俊義直遶岸邊來早點起火把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接上岸來團團圍住解了腰刀

請換下濕衣服便要將索綁縛只見神行太保戴宗傳令高叫將來不得傷犯了盧員外貴體隨即差人將一包袱錦衣綉襖與盧俊義穿着八箇小嘍囉攙過一乘轎來扶盧員外上轎便行只見遠遠地早有二三十對紅紗燈籠照着一簇人馬動着鼓樂前來迎接爲頭宋江吳用公孫勝後面都是衆頭領一齊下馬盧俊義慌忙下轎宋江先跪後面衆頭領排排地都跪下盧俊義亦跪下還禮道既被擒捉願求早死宋江大笑說道且請員外上轎衆人一齊上馬動着鼓樂迎上三關直到忠義堂前下馬請盧俊義到廳上明晃晃地點着燈燭宋江向前陪話道小可久聞員外大名如雷灌耳今日幸得拜識大慰平生却纔衆

兄弟甚是周濟萬乞恕罪吳用上前說道昨奉兄長之命特令吳某親詣門墻以賣卦爲由賺員外上山共聚大義一同替天行道宋江便請盧員外坐第一把交椅盧俊義答禮道不才無識無能悞犯虎威萬死尚輕何故相戲宋江陪笑道怎敢相戲實慕員外威德如饑如渴萬望不棄鄙處爲山寨之主早晚共聽嚴命盧俊義回說寧就死亡實難從命吳用道來日却又商議當時到備酒食管待盧俊義無計奈何只得飲了幾盃小嘍囉請去後堂歇了次日宋江殺羊宰馬大排筵宴請出盧員外來赴席再三再四謙讓在中間裏坐了酒至數巡宋江起身把盞陪話道夜來甚是冲撞幸望寬恕雖然山寨窄小不堪歇馬員外

是大是

可看忠義二字之面宋江情願讓位休得推却盧俊義答道頭領差矣小可身無罪累頗有些少家私生爲大宋人死爲大宋鬼寧死實難聽從吳用并衆頭領一箇箇說盧俊義越不肯落草吳用道員外既然不肯難道逼勒只留得員外身留不得員外心只是衆弟兄難得員外到此既然不肯入夥且請小寨畧住數日却送還宅盧俊義道小可在此不妨只恐家中知道這般的消息憂損了老小吳用道這事容易先教李固送了車仗回去員外遲去幾日却何妨正面上交椅坐定都放了心吳用道李都管你的車仗貨物都有麼李固應道一些兒不少宋江叫取兩箇大銀把與李固兩箇小銀賫發當直的那十箇車脚共與

他白銀十兩衆人拜謝盧俊義分付李固道我的苦你都
知了你回家中分付娘子不要憂心我過二五日便回也
李固只要成身滿口應說但不妨事辭了便下忠義堂去
吳用隨即便起身說道員外寬心少坐小生發送李固下
山便來也有詩爲證

梁山人馬太嘍囉　生賺盧公入網羅　抵死不爲非
理事　未知終始果如何

吳用這次起身已有計了只推發送李固先到金沙灘等
候少刻李固和兩箇當直的并車仗頭口人伴都下山來
吳用將引五百小嘍囉圍在兩邊坐在柳陰樹下便喚李
固近前說道你的主人已和我們商議定了今坐第二把

交椅此乃未曾上山時預先寫下四句反詩在家裏壁上我教你們知道壁上二十八箇字每一句包着一箇字蘆花蕩裏一扁舟包箇盧字俊傑那能此地遊包箇俊字義士手提三尺劍包箇義字反時須斬逆臣頭包箇反字這四句詩包藏盧俊義反四字今日上山你們怎知本待把你衆人殺了顯得我梁山泊幸短今日放你們星夜自回去休想望你主人回來李固等只顧下拜吳用教把船送過渡口一行人上路逕回北京正是鰲魚脫却金鈎去擺尾搖頭更不回話分兩處不說李固等歸家且說吳用回到忠義堂上再入酒席用巧言令色說誘盧俊義筵會且到二更方散次日山寨裏再排筵會慶賀盧俊義說道感

承衆頭領好意相留在下只是小可度日如年今日告辭宋江道小可不才幸識員外來日宋江梯已聊備小酌對面論心一會勿請推却又過了一日明日宋江請後日吳用請大後日公孫勝請話休絮繁三十餘箇上廳頭領每日輪一箇做筵席光陰荏苒日月如梭早過一月有餘盧俊義尋思又要告別宋江道非是不留員外爭奈急急要回來日忠義堂上安排薄酒送行次日宋江又梯已送路只見衆頭領都道俺哥哥敬員外十分俺等衆人當敬員外十二分偏我哥哥筵席便吃磚兒何厚厄兒何薄李逵在內大叫道我拾着一條性命直往北京請得你來却不吃我弟兄每筵席我和你眉尾相結性命相撲吳學究大

四個月青燕內却緣何不往梁山泊走一遭

笑道不曾見這般請客的甚是麓鹵員外休怪見他衆人薄意再住幾時不覺又過了四五日盧俊義堅意要行只見神機軍師朱武將引一般頭領直到忠義堂上開話道我等雖是以次弟兄也曾與哥哥出氣力偏我們酒中藏着毒藥盧員外若是見怪不肯吃我們的我自不妨只怕小兄弟們做出事來悔之晚矣吳用起身便道你們都不要煩惱我與你央及員外再住幾時有何不可常言道將酒勸人終無惡意盧俊義抑衆人不過只得又住了幾日前後却好三四十日自離北京是四月的話不覺在梁山泊早過了四箇月有餘但見金風淅淅玉露泠泠又早是中秋節近盧俊義思量歸期對宋江訴說宋江見盧俊義

思歸苦切便道這箇容易來日金沙灘送別盧俊義大喜有詩為證

一別家山歲月賒　寸心無日不思家　此身恨不生雙翼　欲借天風過水涯

次日還把舊時衣裳刀棒送還員外一行衆頭領都送下山宋江托一盤金銀相送盧俊義推道非是盧某說口金帛錢財家中頗有但得到北京盤纏足矣賜與之物決不敢受宋江等衆頭領直送過金沙灘作別自回不在話下不說宋江回寨只說盧俊義拽開脚步星夜奔波行了旬日到得北京日已薄暮赶不入城就在店中歇了一夜次日早晨盧俊義離了村店飛遶入城尚有一里多路只見

一人頭巾破碎衣裳藍縷看着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撲眼看時却是浪子燕青便問燕青你怎地這般模樣燕青道這里不是說話處盧俊義轉過土牆側首細問緣故燕青說道自從主人去後不過數日李固回來對娘子說道主人歸順了梁山泊宋江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去官司首告了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嗔怪燕青違拗將我赶逐出門將一應衣服盡行奪了赶出城外更兼分付一應親戚相識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他便捨半箇家私和他打官司因此無人敢着小乙在城中安不得身只得來城外求吃度日權在菴內安身主人可聽小乙言語再回梁山泊去別做箇商議若入城中必中圈套盧俊義喝

道我的娘子不是這般人你這厮休來放屁燕青又道主人腦後無眼怎知就裏主人平昔只顧打熬氣力不親女色娘子舊日和李固原有私情今日推門相就做了夫妻主人若去必遭毒手盧俊義大怒喝罵燕青道我家五代在北京住誰不識得量李固有幾顆頭敢做恁般勾當莫不是你做出歹事來今日到來反說我到家中問出虛實必不和你干休燕青痛哭拜倒地下拖住主人衣服盧俊義一脚踢倒燕青大踏步便入城來遶到城內逕入家中只見大小主管都吃一驚李固慌忙前來迎接請到堂上納頭便拜盧俊義便問燕青安在李固答道主人且休問端的一言難盡只怕發怒待歇息定了却說賈氏從屏風

後哭將出來盧俊義說道娘子休哭且說燕小乙怎地來賈氏道丈夫且休問慢慢地却說盧俊義心中疑慮定死要問燕青來歷李固便道主人且請換了衣服吃了早膳那時訴說不遲一邊安排飯食與盧員外吃方纔舉箸只聽得前門後門喊聲齊起二三百箇做公的搶將入來盧俊義驚得呆了就被做公的綁了一步一棍直打到留守司來其時梁中書正坐公廳左右兩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箇把盧俊義拿到當面賈氏和李固也跪在側邊廳上梁中書大喝道你這廝是北京本處百姓良民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坐了第二把交椅如今到來裏勾外連要打北京今被擒來有何理說盧俊義道小人一

時愚蠢被梁山泊吳用假做賣卦先生來家口出訛言扇惑良心啜賺到梁山泊軟監過了四箇月今日幸得脫身歸來並無歹意望恩相明鏡梁中書喝道如何說得過你在梁山泊中若不通情如何住了許多時見放着你的妻子弁李固出首怎地是虛李固道主人既到這里招伏了罷家中壁上見寫下藏頭反詩便是老大的證見不必多說賈氏道不是我們要害你只怕你連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誅盧俊義跪在廳下叫起屈來李固道主人不必叫屈是真難滅是假易除早早招了免致吃苦賈氏道丈夫虛事難入公門實事難以抵對你若做出事來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柰有情皮肉無

情杖子你便招了也只吃得有數的官司李固上下都使了錢張孔目廳上稟說道這箇頑皮賴骨不打如何肯招梁中書道說的是喝叫一聲打左右公人把盧俊義細翻在地不由分說打的皮開肉綻鮮血迸流昏暈去了三四次盧俊義打熬不過仰天歎曰是我命中合當橫死我今屈招了罷張孔目當下取了招狀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押去大牢裏監禁府前府後看的人都不忍見當日推入牢門乞了三十殺威棒押到亭心內跪在面前獄子坑上坐着那箇兩院押牢節級帶管劊子把手指道你認的我麼盧俊義看了不敢則聲那人是誰有詩爲證

兩院押牢稱蔡福　堂堂儀表氣凌雲　腰間縲繫青

樂帶　頭上高懸墊角巾　行刑問事人領膳　使索施枷鬼斷魂　滿郡諺稱鉄臂膊　殺人到處顯精神

這兩院押獄兼充行刑劊子姓蔡名福北京土居人氏因爲他手段高强人呼他爲鉄臂膊傍邊立着一箇嫡親兄弟姓蔡名慶亦有詩爲證

押獄衆中稱蔡慶　眉濃眼大性剛强　茜紅衫上描鸂鶒　茶褐衣中綉木香　曲曲領沿深染皂　飄飄博帶淺塗黄　金環燦爛頭巾小　一朵花枝插鬢傍

這箇小押獄蔡慶生來愛帶一枝花河北人氏順口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那人柱着一條水火棍立在哥哥側邊蔡福道你且把這箇死囚帶在那一間牢裏我家去走一

遭便來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只見司前墻下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飯罐面帶憂容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蔡福問道燕小乙哥你做甚麼燕青跪在地下擎着兩行珠淚告道級節哥哥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吃屈官司又無送飯的錢財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權與主人充饑節級哥哥怎地做箇方便便是重生父母再長爺娘說罷淚如雨下拜倒在地蔡福道我知此事你自去送飯把與他吃燕青拜謝了自進牢裏去送飯蔡福轉過州橋來只見一箇茶博士叫住唱喏道節級有箇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專等節級說話蔡福來到樓上看時却是主管李固各施禮罷蔡福道主

描畫

管有何見教李固道好不厮瞞俏不厮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裏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後無甚孝順五十兩笑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着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的那瞞心昧已勾當怕我不知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後提刑官下馬我吃不的這等官司李固道只是節級嫌少小人再添五十兩蔡福道李固你割猫兒尾伴猫兒飯北京有名恁地一箇盧員外只直得這一百兩金子你若要我倒地他不是我許你只把五百兩金子與我李固便道金子有在這里便都送與節級只要今夜晚些成事蔡福收了金子藏

在身邊起身道明日早來扛屍李固拜謝歡喜去了蔡福回到家裏却纔進門只見一人揭起蘆簾隨即入來那人叫聲蔡節級相見蔡福看時但見那一箇人生得十分標致有詩爲證

身穿鴉翅青團領　腰繫羊脂玉鬧粧　頭戴鴉鶵冠一具　足蹅珠履一雙　規行矩步端詳士　目秀眉清年少郎　禮賢好客爲柴進　四海馳名小孟嘗

那人進得門看着蔡福便拜蔡福慌忙答禮便問道官人高姓有何說話那人道可借裏面說話蔡福便請入來一箇商議閣裏分賓坐下那人開話道節級休要吃驚在下便是滄州橫海郡人氏姓柴名進大周皇帝嫡派子孫綽

這遊人舉薦得當

號小旋風的便是只因好義疎財結識天下好漢不幸犯罪流落梁山泊今奉宋公明哥哥將令差遣前來打聽盧員外消息誰知被賊官汚吏淫婦奸夫通情陷害監在死囚牢裏一命懸絲盡在足下之手不避生死特來到宅告知如是留得盧員外性命在世佛眼相看不忘大德但有半米兒差錯兵臨城下將至濠邊無賢無愚無老無幼打破城池盡皆斬首久聞足下是箇仗義全忠的好漢無物相送今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倘若要捉柴進就此便請繩索誓不皺眉蔡福聽罷嚇的一身冷汗半晌答應不的柴進起身道好漢做事休要躊躇便請一決蔡福道且請壯士回步小人自有措置柴進拜謝道既蒙語諾當報

好一箇蔡慶

大恩出門喚過從人取出黃金一包遞在蔡福手裏唱箇喏便走外面從人乃是神行太保戴宗又是一箇不會走的蔡福得了這箇消息擺撥不下思量半晌回到牢中把上項的事却對兄弟說了一遍蔡慶道哥哥平生最會決斷量這些小事有何難哉常言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既然有一千兩金子在此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梁中書張孔目都是好利之徒接了賄賂必然周全盧俊義性命揭蓋提配將出去救的救不的自有他梁山泊好漢倘們幹的事便了也蔡福道兄弟這一論正合我意你且把盧員外安頓好處牢中早晚把些好酒食將息他傳箇消息與他蔡福蔡慶兩箇商議定了暗地裏把金子買上告

下閧節已定次日李固不見動靜前來蔡福家催併蔡慶回說我們正要下手結果他中書相公不肯已有人分付要留他性命你自去上面使用囑付下來我這裏何難李固隨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中間過錢人去囑托梁中書道這是押牢節級的勾當難道教我下手過一兩日教他自死兩下里厮推張孔目已得了金子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蔡福就裏又打閧節教及早發落張孔目將了文案來稟梁中書道這事如何決斷張孔目道小使看來盧俊義雖有原告却無實跡雖是在梁山泊住了許多時這箇是扶同詿誤難問真犯脊杖四十刺配三千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梁中書道孔目見得極明正與下官相合隨

喚蔡福牢中取出盧俊義來就當廳除了長枷讀了招狀文案決了四十脊杖換一具二十斤鉄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便差董超薛霸管押前去直配沙門島原來這董超薛霸自從開封府做公人押解林冲去滄州路上害不得林冲回來被高太尉尋事刺配北京梁中書因見他兩箇能幹就留在留守司勾當今日又差他兩箇監押盧俊義當下董超薛霸領了公文帶了盧員外離了州衙把盧俊義監在使臣房裏各自歸家收拾行李包裹即便起程有詩爲證

賈氏奸淫最不才　忍將夫主構刑灾　若非柴進行金諜　俊義安能配岀來

且說李固得知只叫得苦便叫人來請兩箇防送公人說話董超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內李固接着請至閣兒裏坐下一面鋪排酒食管待三盃酒罷李固開言說道實不相瞞上下盧員外是我仇家如今配去沙門島路途遥遠他又沒一文教你兩箇空費了盤纏急待回來也得三四箇月我沒甚的相送兩錠大銀權爲壓手多只兩程少無數里就便的去處結果了他性命揭取臉上金印回來表證教我知道每人再送五十兩蒜條金與你你們只動得一張文書留守司房裏我自理會董超薛霸兩兩相覷沉吟了半晌見了兩箇大銀如何不起貪心董超道只怕行不得薛霸便道哥哥這李官人也是箇好男子我們也把這

容與堂藏板

件事結識了他若有急難之處要他照管李固道我不是忘恩失意的人慢慢地報答你兩箇董超薛霸收了銀子相別歸家收拾包裹連夜起身盧俊義道小人今日受刑杖瘡疼痛容在明日上路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悔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布擺盧俊義訴道念小人負屈含冤上下看覷則箇董超罵道你這財主們閑常一毛不拔今日天開眼報應得快你不要怨暢我們相幫你走盧俊義忍氣吞聲只得走動行出東門董超薛霸把衣包雨傘都掛在盧員外枷頭上況是囚人無計柰何那堪又值晚秋天氣紛紛黃葉墜對對塞鴻飛心懷四海三江

悶腹隱千辛萬苦愁憂悶之中只聽的橫笛之聲俊義吟詩一首好情懷

誰家玉笛弄秋清　撩亂無端惱客情　自是斷腸聽不得　非干吹出斷腸聲

兩箇公人一路上做好做惡管押了行看看天色傍晚約行了十四五里前面一箇村鎮尋覓客店安歇舊時客店但見公人監押囚徒來歇不敢要房錢當時小二哥引到後面房裏安放了包裹薛覇說道老爺們苦殺是箇公人那里到來扶侍罪人你若要飯吃快去燒火盧俊義只得帶着枷來到廚下問小二哥討了箇草柴縛做一塊來竈前燒火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飯洗刷碗盞盧俊義是財主

出身這般事却不會做草柴火把又濕又燒不着一齊滅了付能盡力一吹被灰眯了眼睛董超又喃喃訥訥地罵做得飯熟兩箇都盛去了盧俊義並不敢討吃兩箇自吃了一回剩下些殘湯冷飯與盧俊義吃了薛霸又不住聲罵了一回吃了晚飯又叫盧俊義去燒脚湯等得湯滾盧俊義方敢房裏去坐地兩箇自洗了脚揭一盆百煎滾湯賺盧俊義洗脚方纔脫得草鞋被薛霸扯兩條腿納在滾湯裏不消難禁薛霸道老爺伏侍你顛倒做嘴臉兩箇公人自去炕上睡了把一條鉄索將盧員外鎖在房門背後聲喚到四更兩箇起來叫小二哥做飯自吃了出門收拾了包裹要行盧俊義看脚時都是潦漿泡點地不得尋那

將公人情狀一一出筆是的丹青上手

舊草鞋又不見了董超道我把一雙新草鞋與你却是麻皮做的穿上都打破了脚出不的門當日秋雨紛紛路上又滑盧俊義一步一攧薛霸拿起水火棍攔腰便打董超假意去勸一路上埋冤叫苦離了村店約行了十餘里到一座大林盧俊義道小人其實捱不動了可憐見權歇一歇兩箇公人帶入林子來正是東方漸明未有人行薛霸道我兩箇起得早了好生困倦欲要就林子裏睡一睡只怕你走了盧俊義道小人插翅也飛不去薛霸道莫要着你道兒且等老爺縛一縛腰間解麻索下來攪住盧俊義肚皮去那松樹上只一勒反拽過脚來綁在樹上薛霸對董超道大哥你去林子外立着若有人來撞着咳嗽為

容與堂藏板

號董超道兄弟放手快此二箇薛霸道你放心去看着外面說罷拿起水火棍看着盧外員道你休怪我兩箇你家主管李固教我們路上結果你便到沙門島也是死不如及早打發了你陰司地府不要怨我們明年今日是你週年盧俊義聽了淚如雨下低頭受死薛霸兩隻手拿起水火棍望着盧員外腦門上劈將下來董超在外面只聽得一聲撲地響慌忙走入林子裏來看時盧員外依舊縛在樹上薛霸倒仰臥倒樹下水火棍撇在一邊董超道却又作怪莫不是他使的力猛倒吃一交仰着臉四下里看時不見動靜薛霸口裏出血心窩裏露出三四寸長一枝小小箭桿却待要叫只見東北角樹上坐着一箇人聽的叫聲

如小乙有異心兼也

着撒手響處董超頓項上早中了一箭兩脚蹬空撲地也倒了那人托地從樹上跳將下來拔出解腕尖刀割斷繩索撈碎盤頭枷就樹邊抱住盧員外放聲大哭盧俊義開眼看時認得是浪子燕青叫道小乙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見麽燕青道小乙直從留守司前跟定這廝兩個見他把主人監在使臣房裡又見李固請去說話小乙疑猜這廝們要害主人連夜直跟出城來主人在村店裡被他作賤小乙伏在外頭壁子縫裡都張得見本要跳過來殺公人却被店內人多不敢下手比及五更裡起來小乙先在這里等候想這廝們必來這林子裡下手被我兩弩箭結果了他兩個主人見麽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三枝快箭端

的是百發百中但見

弩桿勁裁烏木山根對嵌紅牙撥手輕襯水晶弦索半抽金線背纏錦袋彎彎如秋月未圓穩放鵰翎急急似流星飛迸綠槐影裡嬌鶯膽戰心驚翠柳陰中野鵲魂飛魄散好手人中稱好手紅心裡面奪紅心

盧俊義道雖是你強救了我性命却射死這兩個公人這罪越添得重了待走那里去的是燕青道當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今日不上梁山泊時別無去處盧俊義道只是我杖瘡發作脚皮破損點地不得燕青道事不宜遲我背着主人去便去公人身邊搜出銀兩帶着弩弓插于腰刀拿了水火棍背着盧俊義一直望東邊行走不到十數

真有用人

里早馱不動見一個小小村店入到裏面尋房安下買些
酒肉權且充飢兩個暫時安歇這里却說過往人看見林
子裏射死兩個公人在彼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却來
大明府裏首告隨即差官下來檢驗却是留守司公人董
超薛霸回覆梁中書着落大明府緝捕觀察限了日期要
捉兇身做公的人都來看了論這弩箭眼見得是浪子燕
青的事不宜遲一二百做公的分頭去一到處帖了告示
說那兩個模樣曉論遠近村房道店市鎮人家挨捕捉拿
却是盧俊義正在村店房中將息杖瘡又走不動只得在
那里且住店小二聽得有殺人公事村坊里排頭說來画
兩個模樣小二見了連忙去報本處社長我店裏有兩個

人好生脚又不知是也不是社長轉報做公的去了却說燕青爲無下飯拿了弩子去近邊處尋幾個虫蝝吃却待回來只聽得滿村裡發喊燕青躲在樹林裡張時看見一二百做公的鎗刀圍定把盧俊義縛在車子上推將過去燕青要搶出去救時又無軍器只叫得苦尋思道若不去梁山泊報與宋公明得知叫他來救却不是我悞了主人性命當時取路行了半夜肚裡又飢身邊又沒一文走到一個土崗子上蓁蓁雜雜有些樹木就林子裡睡到天明心中憂悶只聽得樹枝上喜雀咕咕噪噪尋思道若是射得下來村房人家討些水煮濕得熟也得充飢走出林子外擡頭看時那喜雀朝着燕青噪燕青輕輕取出弩弓暗

暗問天買卦望空祈禱說道燕青只有這一隻箭了若是救的主人性命箭到處靈雀墜空若是主人命運合休箭到靈雀飛去搭上箭叫聲如意不要悞我弩子響處正中喜雀後尾帶了那隻箭直飛下崗子去燕青大踏步赶下崗子去不見了喜雀正尋之間只見兩個人從前面走來怎生打扮但見

前頭的帶頂褚嘴頭巾腦後兩個金裹銀環上穿香皂羅衫腰繫銷金腰縛穿半膝軟韈麻鞋提一條齊眉棍棒後面的白范陽遮塵笠子茶褐攢線袖衫腰繫緋紅纏袋脚穿踢土皮鞋背了衣包提條短棒跨口腰刀這兩個來的人正和燕青打個肩厮拍燕青轉回身看了

這兩個尋思道我正沒盤纏何不兩拳打倒兩個奪了包裹却好上梁山泊揣了弩弓抽身回來這兩個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赶上把後面帶毡笠兒的後心一拳撲地打倒却待搜拳再打那前面的反被那漢子手起棒落正中燕青左腿打翻在地後面那漢子扒將起來踏住燕青掣出腰刀劈面門便剁燕青大叫道好漢我死不妨着誰上梁山泊報信那漢便不下刀收住了手提起燕青問道你這厮上梁山泊報甚麼音信燕青道你問我待怎地那前面的好漢把燕青手一拖却露出手腕上花綉慌忙問道你不是盧員外家甚麼浪子燕青燕青道左右是死率性說了教他捉去和王人陰魂做一處便道我正是盧員外家

浪子燕青今要上梁山泊報信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則個二人見說呵呵大笑說道早是不殺了你原來正是燕小乙哥你認得我兩個麼穿皂的不是別人梁山泊頭領病關索楊雄後面的便是拼命三郎石秀楊雄道我兩個今奉哥哥將令差往北京打聽盧員外消息燕青聽得是楊雄石秀把上件事都對兩個說了楊雄道既是如此說時我和燕青上山寨報知哥哥別做個道理你可自去北京打聽消息便來回報石秀道最好便把包裹與燕青背了跟着楊雄連夜上梁山泊來見了宋江燕青把上項事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大驚便會衆頭領商議良策且說石秀只帶自己隨身衣服來到北京城外天色已晚入不得城

容與堂藏板

就城外歇了一宿次日早飯罷入得城來但見人人嗟嘆個個傷情石秀心疑來到市心裏只見人家閉戶閑門石秀問市戶人家時只見一個老丈回言道客人你不知我這北京有個盧員外莽地財主因被梁山泊賊人擄掠前去趕得回來倒吃了一場屈官司迭配去沙門島又不知怎地路上壞了兩個公人昨夜拿來今日午時三刻解來這里市曹上斬他客人可看一看石秀聽罷走來市曹上看時十字路口是個酒樓石秀便來酒樓上臨街占個閣兒坐下酒保前來問道客官還是請人只是獨自酌盃石秀睜着怪眼說道大碗酒大塊肉只顧賣來問甚麼鳥酒保到吃了一驚打兩角酒切一大盤牛肉將來只顧吃石

（旁注：○○○

秀大碗吃了一回坐不多時只聽得樓下街上熱鬧石秀便去樓窓外看時只見家家閉戶鋪舖閧門酒保上樓來道客官醉也樓下出公事快笑了酒錢別處去迴避石秀道我怕甚麼鳥你快走下去莫要討老爺打吃酒保不敢做聲下樓去了不多時只見街上鑼鼓喧天價來但見

兩聲破鼓響一棒碎鑼鳴皂纛旗招展如雲柳葉錦交加似雪犯由牌前引白混棍後隨押牢節級猙獰獄仗刀公人猛勇高頭馬上監斬官勝似活閻羅刀劍林中掌法吏猶如追命鬼可憐十字街心裏要殺含冤負屈人

石秀在樓窓外看時十字路口迴迴圍住法場十數對刀棒劊子前排後擁把盧俊義押到樓前跪下鉄背膊綁着

蔡福拿着法刀一枝花蔡慶扶着枷稍說道盧員外你自精細看不是我弟兄兩個救你不的事做拙了前面五聖堂裏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你可一魂去那里領受說罷人叢裡一聲叫道午時三刻到了一邊開枷蔡慶早拿住了頭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當案孔目高聲讀罪犯由牌衆人齊賀一聲樓上石秀只就那一聲賀裏掣着腰刀在手應聲大叫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蔡福蔡慶撇了盧員外扯了繩索先走石秀從樓上跳將下來手舉鋼刀殺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殺翻十數個一隻手拖住盧俊義投南便走原來這石秀不認得北京的路更兼盧員外驚得呆了越走不動梁中書聽得報來大驚便點帳前頭

（石家三郎真菩薩真聖人）

目引了人馬分頭去把城四門閉上差前後做公的合將攏來快馬強兵怎出高城峻壘且看石秀盧俊義走向那里出去正是分開陸地無牙爪飛上青天欠羽毛畢竟盧俊義外同石秀當下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載贄曰燕青救主已自难得今之食君祿而不能爲其主者既不堪作奴若石家三郎固然捐命乃竟以孤身獨力從法場上救取盧生非忠義包身胆智雙絶何以有此哉如兩若者真卓老所願百拜爲師者也若夫依徊顧盼筹利筹害即做天官何能博李卓老一盼乎

宋江兵打北京城

卷六二圖


闕勝議取梁山泊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三

第六十三回

宋江兵打北京城　關勝議取梁山泊

詩曰

北京留守多雄偉　四面高城崛然起　西風颯颯駿馬鳴　此日寃囚當受死　俊義之寃誰雪洗　時刻便爲刀下鬼　紛紛戈劍亂如麻　後擁前遮集如蟻　英雄忿怒舉青鋒　翻身直下如飛龍　步兵騎士悉奔走　凜凜殺氣生寒風　六街三市盡回首　屍橫骸臥如猪狗　可憐力寡難抵當　將身就縛如摧朽　他時奮出囹圄中　膽氣英英大如斗

容與堂藏板

話說當時石秀和盧俊義兩箇在城內走頭沒路四下里人馬合來衆做公的把撓鉤搭住套索絆翻可憐悍勇英雄方信寡不敵衆兩箇當下盡被捉了解到梁中書面前叫押過劫法場的賊來石秀押在廳下睜圓怪眼高聲大罵你這敗壞國家害百姓的賊我聽着哥哥將令早晚便引軍來打你城子踏爲平地把你砍做三截先教老爺來和你們說知石秀在廳前千賊萬賊價罵廳上衆人都諕呆了梁中書聽了沉吟半晌叫取大枷來且把二人枷了監放死囚牢裏分付禁福在意看管休教有失禁福要結識梁山泊好漢把他兩箇做一處牢裏閑着每日好酒好肉與他兩箇吃因此不曾吃苦倒將養得好了却說梁中

書喚本州新任王太守當廳發落就城中計點被傷人數殺死的有七八十箇跌傷頭面磕損皮膚撞折腿脚者不計其數報名在官梁中書支給官錢醫治燒化了當次日城裏城外報說將來收得梁山泊沒頭帖子數十張不敢隱瞞只得呈上梁中書看了嚇得魂飛天外魄散九霄帖上寫道

梁山泊義士宋江仰示大名府布告天下今爲大宋朝濫官當道汚吏專權殴死良民塗炭萬姓北京盧俊義乃豪傑之士今者啓請上山一同替天行道特令石秀先來報知不期俱被擒捉如是存得二人性命獻出淫婦奸夫吾無侵擾倘若誤傷羽翼屈壞股肱拔寨興兵

同心雪恨人兵到處玉石俱焚天地咸扶鬼神共佑勦除奸詐殄滅愚頑談笑入城並無輕恕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好義良民清慎官吏切勿驚惶各安職業諭衆知悉

好箇七太守

當時梁中書看了沒頭告示便喚王太守到來商議此事如何剖決王太守是箇善懦之人聽得說了這話便稟梁中書道梁山泊這一夥朝廷幾次尚且收捕他不得何況我這里孤城小處倘若這亡命之徒引兵到來朝廷救兵不迭那時悔之晚矣若論小官愚意且姑存此二人性命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二乃奉書呈上蔡太師恩相知道三者可教本處軍馬出城下寨隄備不虞如此可保北京無

事軍民不傷若將這兩箇一時殺壞仍恐寇兵臨城一者
無兵解救二者朝廷見怪三乃百姓驚慌城中擾亂深爲
未便梁中書聽了道知府言之極當先喚抑牢節級蔡福
發放道這兩箇城徒非同小可你若是拘束得緊誠恐喪
命若教你寬鬆又怕他走了你弟兄兩箇早早晚晚可緊
可慢在意堅固管候發落休得時刻怠慢蔡福聽了心中
暗喜如此發放正中下懷領了鈞旨自去牢中安慰他兩
箇不在話下只說梁中書便喚兵馬都監大刀聞達天王
李成兩箇都到廳前商議梁中書備說梁山泊没頭告示
王太守所言之事兩箇都監聽罷李成便道量這夥草寇
如何肯擅離巢穴相公何必有勞神思李某不才食祿多

矣無功報德願施犬馬之勞統領軍卒離城下寨草寇不來別作商議如若那夥强寇斧衰命盡擅離巢穴領衆前來不是小將誇其大言定令此賊片甲不回上報國家俸祿之恩下伸平生所學之志肝膽塗地並無異心梁中書聽了大喜隨即取金碗綉段賞勞二將兩箇辭謝別了梁中書各回營寨安歇次日李成陞帳喚大小官軍上帳商議傍邊走過一人威風凜凜相貌堂堂姓索名超綽號急先鋒慣使兩把金蘸斧李成傳令道宋江草寇早晚臨城要來打俺北京你可點本部軍兵離城三十五里下寨我隨後却領軍來索超得了將令次日點起本部軍兵至三十五里地名飛虎峪靠山下了寨柵次日李成引領正偏

戴宗奏這個沒頭帖子如何便救得二人性命

將離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樹坡下了寨柵週圍安布鎗刀四下深藏鹿角三面掘下陷坑衆軍磨拳擦手諸將協力同心只等梁山泊軍馬到來便要建功有詩爲證

金鼓喧天大寨中　人如貔虎馬如龍　一心忠赤無餘事　只要當朝建大功

話分兩頭原來這沒頭帖子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打聽得盧員外石秀都被擒捉因此虛寫告示向沒人處撇下及橋梁道路上貼放只要保全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回到梁山泊寨內把上項事備細與衆頭領說知宋江聽罷大驚就忠義堂上打鼓集衆大小頭領各依次序而坐宋江開話對吳學究道當初軍師好意啓請盧員外上山來聚

義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又陷了石秀兄弟當用何計可救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不才願獻一計乘此機會就取北京錢糧以供山寨之用明日是箇吉辰請兄長分一半頭領把守山寨其餘盡隨我等去打城池宋江道軍師之言極當便喚鐵面孔目裴宣汎撥大小軍兵來日起程黑旋風李逵便道我這兩把大斧多時不曾發市聽得打州劫縣我也在聽邊歡喜哥哥撥與我五百小嘍囉搶到北京把梁中書砍做肉泥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屍萬段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是我心愿宋江道兄弟雖然勇猛這北京非比別處州府且梁中書又是蔡太師女婿更兼手下有李成聞達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不可輕敵李逵

大叫道哥哥這般長別人志氣滅自己威風且看兄弟去
如何若還輸了誓不回山吳用道既然你要去便教做先
鋒點與五百好漢相隨就充頭陣來日下山當晚宋江和
吳用商議撥定了人數裴宣寫了告示送到各寨各依撥
次施行不得時刻有悞此時秋末冬初天氣征夫容易披
掛戰馬易得肥滿軍卒久不臨陣皆生戰鬪之心各恨不
平盡想報仇之念得蒙差遣歡天喜地收拾鎗刀拴束鞍
馬磨拳擦掌時刻下山第一撥當先哨路黑旋風李逵部
領小嘍囉五百第二撥兩頭蛇解珍雙尾蝎解寶毛頭星
孔明獨火星孔亮部領小嘍囉一千第三撥女頭領一丈
青扈三娘副將毋夜叉孫二娘毋大虫顧大嫂部領小嘍

囉一千第四撥樸天鵬李應副將九紋龍史進小尉遲孫新部領小嘍囉一千中軍主將都頭領宋江軍師吳用簇帳頭領四員小溫侯呂方賽仁貴郭盛病尉遲孫立鎮三山黃信前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副將百勝將韓滔天目將彭玘後軍頭領豹子頭林冲副將鉄笛仙馬麟火眼狻猊鄧飛左軍頭領雙鞭將呼延灼副將摩雲金翅歐鵬錦毛虎燕順右軍頭領小李廣花榮副將跳澗虎陳達白花蛇楊春并帶炮手轟天雷凌振接應糧草頭領一員神行太保戴宗軍兵分撥已定平明各頭領依次而行當日進發只留下副軍師公孫勝并劉唐朱仝穆弘四箇頭領統領馬步軍兵守把山寨三關水寨中自有李俊等守把不在

話下有詩爲證

石秀無端鬧法場　圖扉枷杻苦遭殃　梁山大舉鷹揚旅　水陸橫行孰敢當

却說索超正在飛虎峪寨中坐地只見流星報馬前來報說宋江軍馬大小人兵不計其數離寨約有二三十里將近到來索超聽的飛報李成槐樹坡寨內李成聽了一面報馬入城一面自備了戰馬直到前寨索超接着說了備細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扳寨都起前到庾家疃列成陣勢擺開一萬五千人馬李成索超全付披掛門旗下勒住戰馬平東一望遠遠地塵土起處約有五百餘人飛遞前來李成鞭稍一指軍健脚踏硬弩手拽强弓梁山泊好漢在

庚家疃一字兒擺成陣勢只見

人人都帶茜紅巾箇箇齊穿緋袍鷹鸇腿緊繫脚綳

虎狼腰牢拴裹肚三股叉直迸寒光四稜簡橫拖冷霧

柳葉鎗火尖鎗密密如麻青銅刀偃月刀紛紛似雪滿

地紅旗飄火焰半空赤幟耀霞光

東陣上只見一員好漢當前出馬乃是黑旋風李逵手搭

雙斧爭圓怪眼咬碎鋼牙高聲大叫認得梁山泊好漢黑

旋風麼李成在馬上看了與索超大笑道每日只說梁山

泊好漢原來只是這等脆膌草寇何足爲道先鋒你看麼

何不先捉此賊索超笑道割鷄焉用牛刀自有戰將建功

不必主將掛念言未絕索超馬後一員首將姓王名定手

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撚長鎗引領部下一百馬軍飛遶衝將過來李逵膽勇過人雖是帶甲遮護怎當軍馬一衝當時四下遶走索超引軍直赶過庾家疃來只見山坡背後鑼鼓喧天早撞出兩彪軍馬左有解珍孔亮右有孔明解寶各領五百小嘍囉衝殺將來索超見他有接應軍馬方纔吃驚不來追赶勒馬便回李成問道如何不拿賊來索超道赶過山去正要拿他原來這廝們到有接應人馬伏兵齊起難以下手李成道這等草寇何足懼哉將引前部軍兵盡數殺過庾家村來只見前面搖旗納喊擂鼓鳴鑼又是一彪軍馬當先一騎馬上却是一員女將結束得十分標致有念奴嬌爲證

玉雪肌膚芙蓉模樣有天然標格金鎧輝煌鱗甲動銀
滲紅羅抹額玉手纖纖雙持寶刃恁英雄烜赫眼溜秋
波萬種妖嬈堪摘謾馳寶馬當前霜刃如風要把官軍
斬馘粉面塵飛征袍汗濕殺氣騰胸腋戰士消魂敵人
喪膽女將中間奇特得勝歸來隱隱笑生雙頰

且說這處三娘引軍紅旗上金書大字女將一丈青左有
顧大嫂右有孫二娘引一千餘軍馬都是七長八短漢四
山五岳人李成看了道這等軍人作何用處索超與我向
前迎敵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索超領了將令手搭金
蘸斧拍坐下馬殺透前來一丈青勒馬回頭望山凹裡便
走李成分開人馬四下里赶殺正赶之間只聽的喊聲震

地霧氣遮天一彪人馬飛也似追來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首尾不能管顧急退入庾家疃時左衝出解珎孔明部領人馬赶殺將來右衝出孔明解寶部領人馬又殺到來三員女將撥轉馬頭隨後殺來赶的李成軍馬四分五落急待回寨黑旋風李逵當先攔住李成索超衝開人馬奪路而去比及回寨大拆一陣宋江軍馬也不追赶一面收兵暫歇扎下營寨且說李成索超慌忙入城報知梁中書連夜再差聞達速領本部軍馬前來助戰李成接着就槐樹坡寨內商議退兵之策聞達笑道疥癩之疾何足掛意聞某不才來日願決一陣勢不相負當夜商議定了傳令與軍士得知四更造飯五更披掛平明進兵戰鼓三通

拔寨都起前到庾家疃早見宋江軍馬撩風也似價來但見

征雲冉冉飛晴空征塵漠漠迷西東十萬貔貅聲振地車廂火砲如雷轟鼙鼓鼕鼕撼山谷旌旗獵獵搖天風鎗影搖空翻玉蟒劍光耀日飛蒼龍六師鷹揚鬼神泣三軍英勇貙虎同罡星煞曜降凡世六蓬丁甲離青穹銀盔金甲濯氷雪强弓勁弩真難攻人人只欲盡忠義擒王斬將非邀功索超李成悉敗走有如脫兎潛陂蓬敗軍殘卒各逃命陸路恐懼心怔忡大刀闊斧不知量狂言逞技真雕蟲四面伏兵一齊發蜂兵蟻聚村疃中亂兵俘獲竟難免聚義堂上重相逢

當日大刀闊達便教將軍馬擺開强弓硬弩射住陣脚花
腔鼉鼓擂雜彩綉旗搖宋江陣中當先捧出一員大將紅
旗銀字大書霹靂火秦明怎生打扮

頭上朱紅漆笠身穿絳色袍鮮連環鎧甲獸吞肩抹綠
戰靴雲嵌鳳翅明盔耀日獅蠻寶帶腰懸狼牙混棍手
中拈凜凜英雄罕見

秦明勒馬應聲高叫北京濫官汚吏聽着多時要打你這
城子誠恐害了百姓良民好好將盧俊義石秀送將過來
淫婦奸夫一同解出我便退兵罷戰誓不相侵若是執迷
不悟便教崑崙火起玉石俱焚只在目前有話早說休得
俄延說猶未了闊達大怒便問首將誰與我力擒此賊說

說得是

言未了腦後鸞鈴響處一員大將當先出馬怎生打扮

耀日兜鍪晃晃連環鐵甲重重團花黠翠錦袍紅金帶

釵成雙鳳鵲畫弓藏袋內狼牙箭插壺中雕鞍穩定五

花龍大斧手中摩弄

這箇是北京上將姓索名超因爲此人性急人皆呼他爲急先鋒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這厮是朝廷命官國家有何負你你好人不做却去落草爲賊我今日拿住你時碎屍萬段死有餘辜這箇秦明又是一箇性急的人聽了這話正是爐中添炭火上澆油拍馬向前輪動狼牙棍直透將來索超縱馬直挺秦明二匹劣馬相交兩般軍器並舉衆軍納喊鬨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宋江軍中先鋒隊裡

轉過韓滔就馬上拈弓搭箭覷的索超較親應地只一箭正中索超左臂撇了大斧回馬望本陣便走宋江鞭稍一指大小三軍一齊捲殺過來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河大敗虧輸直追過庾家疃隨即奪了槐樹坡小寨當晚聞達直遶飛虎峪計點軍兵三停去一宋江就槐樹坡寨內屯扎吳用道軍兵敗走心中必怯若不乘勢追赶誠恐養成勇氣急忙難得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隨即傳令當晚就將精銳得勝軍將分作四路連夜進發殺遶城來再說聞達遶到飛虎峪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正在寨中商議計策小校來報近山上一帶火起聞達帶領軍兵上馬看時只見東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照的遍山遍

敘布人。馬的的是好。分明是手。

野通紅聞達便引軍兵迎敵山後又是馬軍來到當先首將小李廣花榮引副將楊春陳達橫殺將來聞達措手不及領兵便回飛虎峪西邊山上火把不知其數當先首將雙鞭呼延灼引副將歐鵬燕順衝擊將來後面喊聲又起却是首將霹靂火秦明引副將韓滔彭玘併力殺來聞達軍馬大亂扳寨都起只見前面喊聲又起火光晃耀却是轟天雷凌振將帶副手從小路直轉飛虎峪那邊放起砲來聞達引軍奪路逶城而去只見前面鼓聲響處早有一彪軍馬攔路火光叢中閃出首將豹子頭林冲引副將馬麟鄧飛截住歸路四下里戰鼓齊鳴烈火競起衆軍亂攪各自迸生聞達手舞大刀殺開條路走正撞着李成合兵

許多大話都在那裡去了

一處且戰且走戰到天明已至城下梁中書聽的這箇消息驚的三魂蕩蕩七魄幽幽連忙點軍出城接應敗殘人馬緊閉城門堅守不出次日宋江軍馬追來直抵東門下寨准備攻城急於風火有詩爲證

梁山兵馬勢鷹揚　殺氣英風不可當　城內軍民俱被困　便須寫表告君王

且說梁中書在留守司聚衆商議難以解救李成道賊兵臨城事在告急若是遲延必至失陷相公可修告急家書差心腹之人星夜赴上京師報與蔡太師知道早奏朝廷調遣精兵前來救應此是上策第二作緊行文關報隣近府縣亦教早早調兵接應第三北京城內着仰大名府起

差民夫上城同心協助守護城池准備擂木炮石踏弩硬弓灰瓶金汁曉夜隄備如此可保無虞梁中書道家書隨便修下誰人去走一遭當日差下首將王定全付披掛又差數箇馬軍領了密書放開城門吊橋望東京飛報聲息及關報隣近府分發兵救應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護不在話下且說宋江分調衆將引軍圍城東西北三面下寨只把南門不圍每日引軍攻打李成聞達連日提兵出城交戰不能取勝索超箭瘡將息未得痊可不說宋江軍兵打城且說首將王定賫領密書三騎馬直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入去太師教喚王定進來直到後堂拜罷呈上密書蔡太師拆開封皮看了大驚問其備

細王定把盧俊義的事一一說了如今宋江領了兵圍城賊寇浩大不可抵敵庾家疃梶樹坡飛虎峪三處厮殺盡皆說罷蔡京道鞍馬勞困你且去館驛內安下待我會官商議王定又稟道太師恩相北京危如壘卵破在旦夕倘或失陷河北縣郡如之奈何望太師恩相早早遣兵勦除蔡京道不必多說你且退去王定去了太師隨即差當日府幹請樞密官急來商議軍情重事不移時東廳樞密使童貫引三衙太尉都到節堂參見太師蔡京把北京危急之事備細說了一遍如今將甚計策用何良將可退賊兵以保城郭說罷衆官互相厮覷各有懼色只見那步司太尉背後轉出一人乃是衙門防禦使保義姓宣名贊掌管

容與堂藏板

圖不放過

兵馬此人生的面如鍋底臭孔朝天捲髮赤鬚彪形八尺使口剛刀武藝出衆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馬人呼爲醜郡馬因對連珠箭贏了酋將王招做女婿誰想郡主嫌他醜陋懷恨而亡因此不得重用只做得箇兵馬保義使童貫是箇阿諛諂佞之徒與他不能相下常有嫌疑之心當時此人忽不住出班來稟太師道小將當初在鄉中有箇相識此人乃是漢末三分義勇武安王嫡派子孫姓關名勝生的規模與祖上雲長相似使一口青龍偃月刀人稱爲大刀關勝見做蒲東巡檢屈在下僚此人幼讀兵書深通武藝有萬夫不當之勇若以禮幣請他拜爲上將可以掃清水寨殄滅狂徒保國安民開疆展土端在此人乞取鈞

旨蔡京聽罷大喜就差宣贊爲使賫了文書鞍馬連夜星火前往蒲東禮請關勝赴京計議衆官皆退話休絮繁宣贊領了文書上馬進發帶將三五箇從人不則一日來到蒲東巡檢司前下馬當日關勝正和郝思文在衙內論說古今興廢之事只聞見說東京有使命至關勝忙與郝思文出來迎接各施禮罷請到廳上坐地關勝問道故人久不相見今日何事遠勞親自到此宣贊回言爲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宣某在太師根前一力保舉兄長有安邦定國之策降兵斬將之才特奉朝廷勅旨太師鈞命彩幣鞍馬禮請起行兄長勿得推卻便請收拾赴京關勝聽罷大喜與宣贊說道這箇兄弟姓郝雙名思文是我拜義弟

兄當初他母親夢井木犴投胎因而有孕後生此人因此人喚他做井木犴郝思文這兄弟十八般武藝無有不能得蒙太師呼喚一同前去用功報國有何不可宣贊喜諾就行催請登程當下關勝分付老小一同郝思文將引關西漢十數箇人收拾刀馬盔甲行李跟隨宣贊連家起程來到東京逕投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蔡太師得知教喚進宣贊引關勝郝思文直到節堂拜見已罷立在堦下蔡京看了關勝端的好表人材堂堂八尺五六身軀細細三柳髭髯兩眉入鬢鳳眼朝天面如重棗脣若塗硃太師大喜便問將軍青春多少關勝答道小將三旬有二蔡太師道梁山泊草寇圍困北京城郭請問良將願施妙策以

解其圍關勝稟道久聞草寇占住水洼侵害黎民劫擄城池此賊擅離巢穴自取其禍若救北京虛勞神力乞假精兵數萬先取梁山後拿賊寇教他首尾不能相顧太師見說大喜與宣贊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正合吾心隨即喚樞密院官調撥山東河北精銳軍兵一萬五千教郝思文爲先鋒宣贊爲後合關勝爲領兵指揮使步軍太尉段常接應糧草犒賞三軍限日下起行大刀闊斧殺透梁山泊來直教龍離大海不能駕霧騰雲虎到平川怎地張牙露爪正是貪觀天上中秋月失却盤中照殿珠畢竟宋江軍馬怎地結末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戴宗沒頭帖子極沒意思若非梁中書王太守幾選盧俊義石秀性命蠢人蠢人

又曰閔勝竟取梁山泊的爲妙計只是蔡京無恥說道此乃圍魏救趙之計已屬書生之言又說正合吾心這老面皮寔有三寸之厚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三終


呼延灼月夜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搶索超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四

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夜月賺關勝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

古風一首

古來豪傑稱三國　西蜀東吳魏之北　臥龍才智誰能如　呂蒙英銳真奇特　中間虎將無人比　勇力超群獨關羽　蔡陽斬首付一笑　芳聲千古傳青史　豈知世亂英雄亡　後代賢良有孫子　梁山兵困北京危　萬姓荒荒如亂蟻　梁公請救赴京師　玉殿絲綸傳虜旨　前軍後合狼虎威　左文右武生光輝　中軍主將是關勝　昂昂志氣烟雲飛　黃金鎧甲寒

光迸　水銀盛展兜鍪重　面如重棗美鬚髯　錦征袍上蟠雙鳳　襯衫淡染鵝兒黃　雀鞨雕弓金鏃瑩　紮騮駿馬猛如龍　玉勒錦鞍雙獸並　寶刀燦燦霜雪光　冠世英雄不可當　除此威風真莫比　重生義勇武安王

話說這篇古風單道蒲東關勝這人慣使口大刀英雄蓋世義勇過人當日辭了太師統領着一萬五千人馬分爲三隊離了東京望梁山泊來話分兩頭且說宋江與同衆將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李成聞達那里敢出對陣索超箭瘡又未平復亦無人出戰宋江見攻打城子不破心中納悶離山已久不見輸贏是夜在中軍帳裏悶坐點上

燈燭取出玄女天書正看之間猛然想起圍城已久不見有救軍接應戴宗回去又不見來默然覺得神思恍惚寢食不安便叫小校請軍師來計議吳用到得中軍帳內與宋江商量道我等衆軍圍許多時如何杳無救軍來到城中又不敢出戰眼見的粮中間必有良將倘用圍魏救趙之計且不來解此處之危反去取我粮山大寨此是必然之理兄長不可不慮我等先着軍士收拾未可都退正說之間則見神行太保戴宗到來報說東京蔡太師拜請闕菩薩玄孫蒲東郡大刀關勝引一彪軍馬飛遶粮山泊來寨中頭領主張不定請兄長軍師早早收兵回來且解山

容與堂藏板

是大是

寨之難吳用道雖然如此不可急還今夜晚間先教步軍前行留下兩支軍馬就飛虎峪兩邊埋伏城中知道我等退軍必然追趕若不如此我兵先亂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傳令便差小李廣花榮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左邊埋伏豹子頭林冲引五百軍兵去飛虎峪右邊埋伏再叫雙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騎馬軍帶着凌振將了風火等炮離城十數里遠近但見追兵過來隨即施放號炮令其兩下伏兵齊去併殺追兵一面傳令前隊退兵倒拖旌旗不鳴戰鼓却如雨散雲行遇兵勿戰自然退回步軍隊裏半夜起來次第而行直至次日巳牌前後方纔鳴金收軍城上望見宋江軍馬手拖旗旛肩擔刀斧人起還山之意馬嘶

有闕目

歸寨之聲紛紛滾滾扳寨都起城上看了仔細報與梁中書知道梁山泊軍馬今日盡數收兵都回去了梁中書聽的隨即喚李成聞達商議聞達道眼見的是京師赦軍去取他梁山泊這厮們恐失巢穴慌忙歸去可以乘勢追殺必擒宋江說猶未了城外報馬到來賫東京文字約會引兵去取賊巢他若退兵可以立追梁中書便叫李成聞達各帶一支軍馬從東西兩路追赶宋江軍馬且說宋江引兵退回見城中調兵追赶捨命便走直退到飛虎峪那邊只聽的背後火炮齊響李成聞達吃了一驚勒住戰馬看時後面只見旗旛對刺戰鼓亂鳴李成聞達火急回軍左手下撞出小李廣花榮右手下撞出豹子頭林冲各引五

百軍馬兩邊殺來措手不及知道中了奸計火速回軍前面又撞出呼延灼引着一支馬軍大殺一陣殺的李成聞達金盛倒納衣甲飄零退入城中閉門不出宋江軍馬次第而回早轉近梁山泊邊却好迎着醜郡馬宣贊攔路宋江約住軍兵權且下寨暗地使人從偏僻小路赴水上山報知約會水陸軍兵兩下救應有詩爲證

宋江振旅暫回營　飛虎坡前暗伏兵　殺得李成無處走　倒戈弃甲入京城

且說水寨內頭領舡火兒張橫與兄弟浪裏白跳張順當時議定我和你弟兄兩箇自來寨中不曾建功只看着別人誇能說會到受他氣如今蒲東大刀關勝三路調軍打

張橫極是只燒

我寨柵不若我和你兩箇先去劫了他寨捉拿關勝立這件大功衆兄弟面上也好爭口氣張順道哥哥我和你只管的些水軍倘或不相赦應枉惹人耻笑張橫道你若這般把細何年月日能勾建功你不去便罷我今夜自去張順苦諫不聽當夜張橫點了小舡五十餘隻每舡上只有三五人渾身都是軟戰手執苦竹鎗各帶蓼葉刀趁着月光微明寒露寂靜把小舡直抵旱路此時約有二更時分却說關勝正在中軍帳裏點燈看書有伏路小校悄悄來報蘆花蕩裏約有小舡四五十隻人人各執長鎗盡去蘆葦裏面兩邊埋伏不知何意特來報知關勝聽了微微冷笑盜賊之徒不足與吾對敵當時暗傳號令教衆軍俱各

如此准備賊兵入寨帳前一聲鑼響四下各自捉人三軍得令各自潛伏且說張橫將引三二百人從蘆葦中間藏踪躡跡直到寨邊拔開鹿角逕逶中軍望見帳中燈燭熒煌關勝手撚髭髯坐看兵書張橫暗喜手捾長鎗搶入帳房裏來傍邊一聲鑼響衆軍喊動如天崩地塌山倒江翻（不濟）嚇的張橫倒拖長鎗轉身便走四下里伏兵亂起可憐會水張橫怎脫平川羅網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箇盡數被縛推到帳前關勝看了笑罵（罵得是）無端草賊小輩匹夫安敢侮吾將張橫陷車盛了其餘者盡數監了直等捉了宋江一併解上京師不負宣贊舉薦之意不說關勝捉了張橫却說水寨內三阮頭領正在寨中商議使人去宋江哥哥處

聽令只見張順到來報說我哥哥因不聽小弟苦諫去劫關勝營寨不料被捉囚車監了阮小七聽了叫將起來說道我兄弟們同死同生吉凶相救你是他嫡親兄弟却怎地被人捉了你不去救怎見宋公明哥哥我弟兄三箇自去救他張順道爲不曾得哥哥將令却不敢輕動阮小七道若等將令來時你哥哥乞他剮做八段阮小二阮小五都道說的是張順迭他三箇不過只得依他當夜四更點起大小水寨頭領各駕舡隻一百餘隻一齊殺遠關勝寨來岸上小軍望見水面上戰舡如螞蟻相似都傍岸邊慌忙報知主帥關勝笑道無見識賊奴何足爲慮隨即喚首將付耳低言如此如此且說三阮在前張順在後納聲喊

張橫阮小七真是忠義若虎要計算利害如何做得可恨俗人專以成敗相人也

搶入寨來只見寨內鎗刀豎立旌旗不倒並無一人三阮大驚轉身便走帳前一聲鑼響左右兩邊馬軍步軍分作八路篾箕掌拷挐圈重重疊疊圍裹將來張順見不是頭撲同地先跳下水去三阮奪路便走急到的水邊後軍赶上撓鉤齊下套索飛來把這活閻羅阮小七搭住橫拖倒拽捉去了阮小二阮小五張順却得混江龍李俊帶的童威童猛死救回去不說阮小七被捉囚在陷車之中且說水軍報上梁山泊來劉唐便使張順從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報說這箇消息宋江便與吳用商議怎生退的閑勝吳用道來日决戰且看勝敗如何說猶未了猛聽得戰鼓齊鳴却是醜郡馬宣贊部領三軍直到大寨宋江舉衆出

迎門旗開處宣贊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征袍穿蜀錦鎧甲露銀花金盔鳳翅披肩抹綠雲靴護腿馬蹄蕩起紅塵刀面平鋪秋水滿空殺氣從天降一點朱纓滾地來

宋江看了宣贊在門旗下勒戰便喚首將那箇出馬先拿這廝只見小李廣花榮拍馬持鎗直取宣贊宣贊舞刀來迎一來一往一上一下閒到十合花榮賣箇破綻回馬便走宣贊趕來花榮就了事環帶住鋼鎗拈弓取箭側坐雕鞍輕舒猿臂翻身一箭宣贊聽的弓弦響却好箭來把刀只一隔錚地一聲響射在刀面上花榮見一箭不中再取第二枝箭看的較近望宣贊胸膛上射來宣贊鞚裏藏身

又躲過了宣贊見他弓箭高强不敢追赶霍然勒回馬跑回本陣花榮見他不赶來連忙便勒轉馬頭望宣贊赶來又取第三枝箭望得宣贊後心較近再射一箭只聽得鐺地一聲響却射上背後護心鏡上宣贊慌忙馳馬入陣便使人報與関勝関勝得知便喚小校快牽過戰馬來那疋馬頭至尾長一丈蹄至脊高八尺渾身上下沒一根雜毛純是火炭般赤拴一副皮甲束三條肚帶関勝全裝披掛綽刀上馬直臨陣前門旗開處便乃出馬有西江月一首爲證

漢國功臣苗裔三分良將玄孫綉旗飄卦動天兵金甲綠袍相稱赤兎馬騰騰紫霧青龍刀凛凛寒氷蒲東郡

內產英雄義勇大刀關勝

宋江看了關勝一表非俗與吳用暗暗地喝采回頭與衆多良將道將軍英雄名不虛傳說言未了林冲忿怒便道我等弟兄自上梁山泊大小五七十陣未嘗挫了銳氣軍師何故滅自己威風說罷便挺鎗出馬直取關勝關勝見了大喝道水泊草寇汝等怎敢背負朝廷單要宋江與吾決戰宋江在門旗下喝住林冲縱馬親自出陣欠身與關勝施禮說道鄆城小吏宋江到此謹參將軍問罪關勝道汝爲俗吏安敢背叛朝廷宋江答道蓋爲朝廷不明縱容奸臣當道讒佞專權設除濫官汚吏陷害天下百姓宋江等替天行道並無異心關勝大喝天兵到此尚然抗拒巧

活佛 言令色怎敢瞞吾若不下馬受降着你粉骨碎身霹靂火秦明聽得大怒手舞狼牙棍縱坐下馬直搶過來關勝也縱馬出迎來鬥秦明林冲怕他奪了頭功猛可裏飛搶過來逕奔關勝三騎馬向征塵影裏轉燈般厮殺宋江看了這是真情恐傷關勝便教鳴金收軍林冲秦明回馬陣前說道正待擒捉這廝兄長何故收軍罷戰宋江道賢弟我等忠義自詐可厭守以强欺弱非所愿也縱使陣上捉他此人不伏亦乃惹人耻笑吾看關勝英勇之將世本忠臣乃祖爲神若得此詐人上山宋江情愿讓位林冲秦明都不喜歡當日兩邊各自收兵且說關勝回到寨中下馬卸甲心中暗忖道我力落了宋江圈套 閒二將不過看看輸與他宋江倒收了軍馬不知主何意

却教小軍推出陷車中張橫阮小七過來問道宋江是箇鄆城小吏你這廝們如何伏他阮小七應道俺哥哥山東河北馳名都稱做及時雨呼保義宋公明你這廝不知禮義之人如何省的關勝低頭不語且教推過陷車當晚寨中納悶坐臥不安走出中軍立觀月色滿天霜華遍地嗟嘆不已有伏路小校前來報說有箇鬍鬚將軍疋馬單鞭要見元帥關勝道你不問他是誰小校道他又沒衣甲軍器並不肯說姓名只言要見元帥關勝道既是如此與我喚來沒多時來到帳中拜見關勝關勝看了有些面熟燈光之下略也認得便問是誰那人道乞退左右關勝道不妨那人道小將呼延灼的便是先前曾與朝廷統領連環

不由人不信他

馬軍征進梁山泊誰想中賊奸計失陷了軍機不能還鄉聽得將軍到來不勝之喜早間宋江在陣上林冲秦明待捉將軍宋江火急收軍誠恐傷犯足下此人素有歸順之意無奈衆賊不從暗與呼延灼商議正要驅使衆人歸順將軍若是聽從明日夜間輕弓短箭騎着快馬從小路直入賊寨生擒林冲等寇解赴京師共立功勳關勝聽罷大喜請入帳置酒相待備說宋江專以忠義爲主不幸從賊無辜二人遞相剖露衷情並無疑心次日宋江舉衆掩戰關勝與呼延灼商議今日可先斬首將晚間可行此計有詩爲證

亡命呼延計最奇　單人疋馬夜逃歸　陣前假意鞭

何淺陋至此

黃信　欲起梁山舊是非

且說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彼各上馬都到陣前宋江見了大罵呼延灼道我不曾虧負你半分因何夤夜私去呼延灼回道汝等草寇成何大事宋江便令鎮三山黃信出馬仗喪門劍驅坐下馬直遶呼延灼兩馬相交鬥不到十合呼延灼手起一鞭把黃信打落馬下宋江陣上衆軍搶出來扛了回去關勝大喜令大小三軍一齊掩殺呼延灼道不可追倘恐吳用那廝廣有神機若還趕殺恐賊有計關勝聽了火急收軍都回本寨到中軍帳裏置酒相待動問鎮三山黃信之事呼延灼道此人原是朝廷命官青州都監與秦明花榮一時落草今日先殺此賊挫滅威風今

晚偷營必然成事關勝大喜傳下將令教宣贊郝思文兩路接應自引五百馬軍輕弓短箭叫呼延灼引路至夜二更起身三更前後直透宋江寨中炮響爲號裏應外合一齊進兵是夜月光如晝黃昏時候披掛已了馬摘鸞鈴人披軟戰軍卒啣枚疾走一齊乘馬呼延灼當先引路衆人跟着轉過山徑約行了半箇更次前面撞見三五十箇伏路小軍低聲問道來的不是呼將軍麼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呼延灼喝道休言語隨在我馬後走呼延灼縱馬先行關勝乘馬在後又轉過一層山嘴只見呼延灼把鎗尖一指遠遠地一碗紅燈關勝勒住馬問道有紅燈處是那里呼延灼道那里便是宋公明中軍急催動人馬將近

方纔知是計差了

紅燈忽聽得一聲炮響衆軍跟定關勝殺近前來到紅燈之下看時不見一箇便喚呼延灼時亦不見了關勝大驚知道中計慌忙回馬聽得四邊山上一齊鼓響鑼鳴正是慌不擇路衆軍各自逃生關勝連忙回馬時只剩得數騎馬軍跟着轉出山嘴又聽得樹林邊腦後一聲炮響四下里撓鈎齊出把關勝拖下雕鞍奪了刀馬卸去衣甲前推後擁拿投大寨裏來却說林冲花榮自引一支軍馬截住郝思文回頭厮殺月光之下遥見郝思文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千丈凌雲豪氣一團筋骨精神橫鎗躍馬蕩征塵四海英雄難近身着戰袍錦綉七星甲掛龍鱗天丁元是郝

思文飛馬當前出陣

林冲大喝道你主將關勝中計被擒你這無名小將何不下馬受縛郝思文大怒直取林冲二馬相交鬥無數合花榮挺鎗助戰郝思文勢力不加回馬便走肋後撞出箇女將一丈青扈三娘撒起紅綿套索把郝思文拖下馬來步軍向前一齊捉住解投大寨話分兩處這邊秦明孫立自引一支軍馬去捉宣贊當路正逢此人醜郡馬宣贊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証

捲蹈短黃髮髮凹凸黑墨容顏爭開怪眼似雙環鼻孔朝天仰見手內鋼刀耀雪護身鎧甲連環海騮赤馬錦鞍韉郡馬英雄宣贊

當下宣贊出馬大罵草賊匹夫當我者死避我者生秦明大怒躍馬揮狼牙棍直取宣贊二馬相交約鬥數合孫立側首過來宣贊慌張刀法不依古格被秦明一棍搠下馬來三軍齊喊一聲向前捉住再有撲天鵰李應引領大小軍兵搶過關勝寨內來先救了張橫阮小七并被擒水軍人等奪去一應糧草馬疋却去招安四下敗殘人馬天曉宋江會衆上山此時東方漸明忠義堂上分開坐次早把關勝宣贊郝思文分投解來宋江見了慌忙下堂喝退軍卒親解其縛關勝扶在正中交椅上納頭便拜叩首伏罪說道亡命狂徒冒犯虎威望乞恕罪關勝連忙答禮閉口無言手足無措呼延灼亦向前來伏罪道小可既蒙將令

不敢不依萬望將軍免怒虛誑之罪關勝看了一般頭領義氣深重回顧與宣贊郝思文道我們被擒在此所事若何二人答道並聽將令關勝道無面還京俺三人願早賜一死宋江道何故發此言將軍倘蒙不弃微賤一同替天行道若是不肯不敢苦留只今便送回京關勝道人稱忠義宋公明話不虛傳今日我等有家難投有國難投願在帳下爲一小卒宋江大喜當日一面設筵慶賀一邊使人招安逃竄敗軍又得了五七千人馬其餘各自四散投降軍內有老幼者隨即給散銀兩便放回家一邊差薛永賫書徃蒲東搬取關勝老小都不在話下宋江正飲宴間黙然想起盧員外石秀陷在北京潛然淚下吳用道兄長不

必憂心吳用自有措置只過今晚來日再起軍兵去打北京必然成事關勝便起身說道小將無可報答不殺之罪願爲前部宋江大喜次日早晨傳令就教宣贊郝思文掇回舊有軍馬便爲前部先鋒其餘原打北京頭領不缺一箇再差李俊張順將帶水戰盔甲隨去以次再望北京進發這里却說梁中書在城中正與索超起病飲酒只見探馬報道關勝宣贊郝思文并衆軍馬俱被宋江捉去已入夥了梁山泊軍馬見今又到梁中書聽得號得目瞪痴呆手脚無措只見索超稟復道前者中賊冷箭今番且復此仇隨即賞了索超便教引本部人馬爭先出城前去迎敵李成聞達隨後調軍接應其時正是仲冬天氣時候正冷

連日彤雲密布朔風亂吼宋江兵到索超直至飛虎峪下寨次日引兵迎敵宋江引前部呂方郭盛上高阜處看關勝廝殺三遍戰鼓罷關勝出陣只見對面索超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生居河北最英雄　累與朝廷立大功　雙鳳袍籠銀葉鎧　飛魚袋插鐵胎弓　勇如袁達安齊國　壯若雷神劈華峰　馬上橫搪金蘸斧　索超名號急先鋒

當時索超見了關勝却不認得隨征軍卒說道這箇來的便是新背反的大刀關勝索超聽了並不打話直搶過來逕奔關勝關勝也拍馬舞刀來迎兩箇鬥不十合李成正在中軍看見索超斧怯戰關勝不下自舞雙刀出陣來攻

關勝這邊宣贊郝思文見了各持兵前來助戰五騎攪做一堆宋江在高阜處看見鞭稍一指大軍捲殺過去李成軍馬大敗虧輸殺得七斷八絕連夜退入城去堅閉不出宋江催兵直抵城下扎住軍馬次日索超親引一支軍馬出城衝突吳用見了便教軍校迎敵戲戰他若追來乘勢便退此時索超又得了這一陣歡喜入城當晚彤雲四合紛紛雪下吳用已有計了暗差步軍去北京城外靠山邊河路狹處掘成陷坑上用土蓋是夜雪急風嚴平明看時約有二尺深雪城上望見宋江軍馬各有懼色東西柵立不定索超看了便點三百軍馬就時追出城來宋江軍馬四散遶波而走却教水軍頭領李俊張順身披軟戰勒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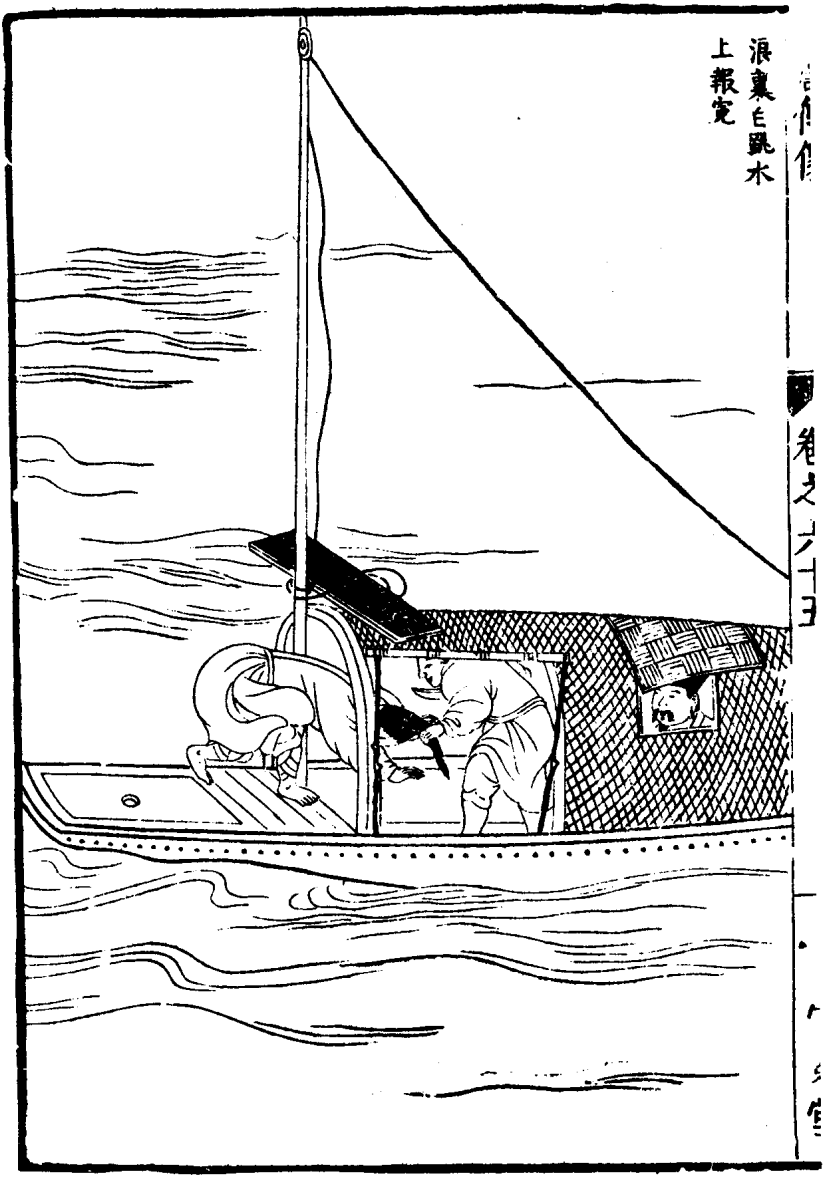
橫鎗前來迎敵却絕與索超交馬弃鎗便走特引索超遶陷坑邊來這里一邊是路一邊是澗李俊弃馬跳入澗中去了口裏叫道前面走的是宋江索超聽了不顧身體飛馬搶過陣來山背後一聲炮響索超連人和馬攧將下去後面伏兵齊起這索超便有三頭六臂也須七損八傷正是爛銀深盖藏圈套碎玉平鋪作陷坑畢竟急先鋒索超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老曰宋公明只是一箇黃老之術以退爲進以捨爲取可笑関勝宣賛郝思文那厮都被圈套盡爲出力人品何在真強盜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四終



托塔天王夢
十顯聖


浪裏白跳水
上報宽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五

第六十五回

托塔天王夢中顯聖　浪裏白跳水上報冤

詩曰

豈知一夜乾坤老　捲地風嚴雪正狂　隱隱林邊排劍戟　森森竹裏擺刀鎗　六花爲陣成機塹　萬里鋪銀作戰場　却似玉龍初鬪罷　滿天鱗甲亂飛揚

話說宋江軍中因這一場大雪吳用定出這條計來就下雪陷坑中捉了索超其餘軍馬都逃回城中去了報說索超被擒梁中書聽得這箇消息不由他不慌傳令教衆將只是堅守不許相戰且說宋江到寨中軍帳上坐下早有

伏兵解索超到麾下宋江見了大喜喝退軍健親解其縛請入帳中致酒相待用好言撫慰道你看我衆兄弟們一大半都是朝廷軍官蓋爲朝廷不明縱容濫官當道汚吏專權酷害良民都情愿協助宋江替天行道若是將軍不弃同以忠義爲主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數自然輳合降了宋江當夜帳中置酒作賀次日商議打城一連打了數日不得城破宋江好生憂悶當夜帳中伏枕而臥忽然陰風颼颼寒氣逼人宋江擡頭看時只見天王晁蓋欲進不進叫聲兄弟你不回去更待何時立在面前宋江吃了一驚急起身笑道哥哥從何而來屈死冤仇不曾報得終心日夜不安前者一向不曾致祭以此顯靈必有見責晁蓋道

非爲此也兄弟靠後陽氣逼人我不敢近前今特來報你賢弟有百日血光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你可早早收兵此爲上計回軍自保免致久圍宋江却欲再問明白赶向前去說道哥哥陰魂到此望說真實被晁蓋一推撒然覺來却是南柯一夢便叫小校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上宋江說其異事吳用道既是晁天王顯聖不可不依目今天寒地凍軍馬難以久住權且回山守待冬盡春初雪消冰解那時再來打城未爲晚矣宋江道軍師言之甚當只是盧員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縲絏度日如年只望我等兄弟來救不爭我們回去誠恐這廝們害他性命此事進退兩難計議未定次日只見宋江覺道神思疲倦

身體酸疼頭如斧劈身似籠蒸一臥不起衆頭領都在面前看視宋江道我只覺背上好生熱疼衆人看時只見螯子一般赤腫起來吳用道此疾非癰卽疽吾看方書蒜苣粉可以護心毒氣不能侵犯便買此物安排與哥哥吃一面使人請藥醫治亦不能好只見浪裏白跳張順說道小弟舊在潯陽江時因母得患背疾百藥不能治後請得建康府安道全手到病除向後小弟但得些銀兩便着人送去與他今見兄長如此病症此去東途路遠急速不能便到爲哥哥的事只得星夜前去拜請他來救治哥哥吳用道兄長憂甚天王所言百日之災則除江南地靈星可治莫非正應此人宋江道兄弟你若有這箇人快與我去休

辭生受只以義氣爲重星夜去請此人救我一命吳用教取蒜條金一百兩與醫人再將三二十兩碎銀作爲盤纏分付與張順只今便行好歹定要和他同來切勿有悞我今拔寨回山和他山寨裏相會兄弟可作急快來張順別了衆人背上包裹望前便去且說軍師吳用傳令諸將權且收軍罷戰回山車子上載了宋江連夜起發北京城內曾經了伏兵之計只猜他引誘不敢來追次日梁中書見報說道此去未知何意李成聞達道吳用那厮詭計極多只可堅守不宜追趕話分兩頭且說張順要救宋江連夜趲行時值冬盡無雨卽雪路上好生艱難更兼慌張不曾帶得雨具行了數千里早近揚子江邊是日北風大作凍

雲低垂飛飛揚揚下一天大雪張順見着風雪要過大江捨命而行雖是景物凄凉江内別是幾般清致有西江月爲証

嘹唳凍雲孤雁盤旋枯木寒鴉空中雪下似梨花片片飄瓊亂洒玉壓橋邊酒旆銀鋪渡口魚艖前村隱隱兩三家江上晚來堪畫

那張順獨自一箇途至揚子江邊看那渡船時並無一隻只叫得苦連着這江邊了走只見敗葦折蘆裏面有些烟起張順叫道稍公快把渡船來載我只見蘆葦裏簌簌地響走出一箇人來頭戴箬笠身披簑衣問道客人要那里去張順道我要渡江去建康幹事至緊多與你些船錢渡

我則箇那稍公道載你不妨只是今日晚了便過江去也沒歇處你只在我舡裏歇了到四更風靜月明時我便渡你過去多出些船錢與我張順道也說的是便與稍公贊入蘆葦裏來見灘邊纜着一隻小舡見篷底下一箇瘦後生在那里向火稍公扶張順下船走入艙裏把身上濕衣服都脫下來叫那小後生就火上烘焙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和身上捲倒在艙裏叫稍公道這里有酒賣麼買些來吃也好稍公道酒却沒買處要飯便吃一碗張順吃了一碗飯放倒頭便睡一來連日辛苦二來十分托大到初更左側不覺睡着那瘦後生向着炭火烘着上盖的納襖看見張順睡着了便叫稍公道大哥你見麼稍公盤

將來去頭邊只一捏覺道是金帛之物把手摔道你去把船放開去江心裏下手不遲那後生推開篷跳上岸解了纜索上舡把竹篙點開搭上櫓咿咿啞啞地搖出江心裏來稍公在舡艙裏取纜舡索輕輕地把張順細縛做一塊便去舡稍艙板底下取出板刀來張順却好覺來雙手被縛掙挫不得稍公手拿大刀按在他身上張順道好漢你饒我性命都把金子與你稍公道金銀也要你的性命也要張順連聲叫道你只教我囫圇死寬蔓便不來纏你稍公放下板刀把張順撲鼕的丟下水去那稍公便去打開包來看時見了許多金銀便沒心分與那瘦後生叫道五哥和你說話那人鑽入艙裏來被稍公一手揪住一刀落

時砍的伶仃推下水去稍公打併了舡中血迹自搖舡去了有詩爲証

宋江偶爾患瘡痍　張順江東去請醫　烟水蘆花深夜後　圖財致命更堪悲

却說張順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一時被推下去就江底下咬斷索子赴水過南岸時見樹林中閃出燈光來張順扒上岸水淥淥地轉入林子裏看時却是一箇村酒店半夜裏起來醡酒破壁縫透出燈光張順叫開門時見箇老丈納頭便拜老兒道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跳水逃命的麽張順道實不相瞞老丈小人來建康幹事晚了隔江覓舡不想撞着兩箇歹人把小子應有衣服金銀

盡都劫了攛落江中小人却會赴水逃得性命公公救度則箇老丈見說領張順入後屋下把箇衲頭與他替下濕衣服來烘盪些熱酒與他吃老丈道漢子你姓甚麼山東人來這里幹何事張順道小人姓張建康府安太醫是我弟兄特來探望他老丈道你從山東來曾經梁山泊過張順道正從那里經過老丈道他山上宋頭領不劫來往客人又不殺害人性命只是替天行道張順道宋頭領專以忠義爲主不害良民只怪濫官汚吏老丈道老漢聽得說宋江這夥端的仁義只是救貧濟老那里似我這里草賊若得他來這里百姓都快活不吃這夥濫汚官吏苦惱張順聽罷道公公不要吃驚小人便是浪裏白跳張順因爲

俺哥哥宋公明害發背瘡教我將一百黃金來請請安道全誰想托大在舡中睡着被這兩箇賊男女縛了雙手攛下江裏被我咬斷繩索到得這里老丈道你既是那里好漢我叫兒子出來和你相見不多時後面走出一箇後生來看着張順便拜道小人久聞哥哥大名只是無緣不曾拜識小人姓王排行第六因爲走跳的快人都喚小人做活閃婆王定六平生只好赴水使棒多曾投師不得傳受權在江邊賣酒度日却纔哥哥被兩箇劫了的小人都認得一箇是截江鬼張旺那一箇瘦後生却是華亭縣人喚做油裏鰍孫三這兩個男女如常在這江裏劫人哥哥放心在此住幾日等這廝來吃酒我與哥哥報讐張順道感

容與堂藏板

承兄弟好意我爲兄長宋公明恨不得一日遶田寨裏只等天明便入城去請了安太醫回來相會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與張順換了連忙置酒相待不在話下次日天晴雪消把十數兩銀子與張順且教入建康府來張順進得城中逕到槐橋下看見安道全正在門前貨藥張順進得門看着安道全納頭便拜古人有首詩單題安道全好處道是

肘後良方有百篇　金針玉刃得師傳　重生扁鵲應難比　萬里傳名安道全

這安道全祖傳內科外科盡皆醫得以此遠方馳名當時看了張順便問道兄弟多年不見甚風吹得到此張順隨

至裏面把這開江州跟宋江上山的事一一告訴了後說宋江見患背瘡特地來請神醫揚子江中險些兒送了性命都實訴了安道全道若論宋公明的天下義士去走一遭最好只是拙婦亡過家中別無親人離遠不得以此難出張順苦苦求告若是兄長推卻不去張順也難間山安道全道再作商議張順百般哀告安道全方纔應允原來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箇烟花娼妓喚做李巧奴如常往來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麗安道全以此眷顧他有詩爲証

蕙質溫柔更老成　玉壺明月逼人清　步搖寶髻尋春去　露濕凌波步月行　舟臉笑回花萼麗　朱絃

寧波天一閣藏書

歌罷絲雲停　願教心地常相憶　莫學章臺贈柳情

當晚就帶張順同去他家安排酒吃李巧奴拜張順做叔叔三盃五盞酒至半酣安道全對巧奴說道我今晚就你這裏宿歇明日早和這兄弟去山東地面走一遭多則是一個月少是二十餘日便回來望你那李巧奴道我却不要你去你若不依我口再也休上我門安道全道我藥囊都已收拾了只要動身明日便去你且寬心我便去也又不攛閣李巧奴撒嬌撒癡倒在安道全懷裏說道你若還不依我去了我只呪的你肉片片而飛張順聽了這話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這婆娘看看天色晚了安道全大醉倒了攙去巧奴房裏睡在床上巧奴却來發付張順道你

自歸去我家又沒睡處張順道只待哥哥酒醒同去以此發遣他不動只得安他在門首小房裏歇張順心中憂煎那里睡得着初更時分有人敲門張順在壁縫裏張時只見一個人閃將入來便與虔婆說話那婆子問道你許多時不來却在那里今晚太醫醉倒在房裏却怎生柰何那人道我有十兩金子送與姐姐打些釵鐲老娘怎地做箇方便教他和我厮會則個虔婆道你只在我房裏我叫女兒來張順在燈影下張時却見是截江鬼張旺原來這厮但是江中尋得些財便來他家使張順見了按不住火起再細聽時只見虔婆安排酒食在房裏叫巧奴相伴張旺張順本待要搶入去却又怕弄壞了事走了這賊約莫三

更時分廚下兩箇使喚的也醉了虔婆東倒西歪却在燈前打醉眼子張順悄悄開了房門摸到廚下見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竈上看這虔婆倒在側首板凳上張順走將入來拿起厨刀先殺了虔婆要殺使喚的時原來厨刀不甚快砍了一箇人刀口早捲了那兩個正待要叫却好一把勞柴斧正在手邊綽起來一斧一個砍殺了房中婆娘聽得慌忙開門正迎着張順手起斧落匹胸膛砍翻在地張旺燈影下見砍翻婆娘推開後窻跳墻走了張順懊惱無極隨即割下衣襟蘸血去粉壁上寫道殺人者安道全○○○

道全起來看了四個死屍嚇得渾身麻木顫做一團張順道哥哥你見壁上寫的麼安道全道你苦了我也張順道只有兩條路從你行若是聲張起來我自走了哥哥却用去償命若還你要沒事家中取了藥囊連夜逕上梁山泊救我哥哥這兩件隨你行安道全道兄弟忒這般短命見識有詩爲証

久戀烟花不肯休　臨行留滯更綢繆　鐵心張順無情甚　白刃橫飛血漫流

到天明張順捲了盤纏同安道全回家敲開門取了藥囊出城來逕到王定六酒店裏王定六接着說道昨日張旺從這里過可惜不遇見哥哥張順道我自要幹大事那里

且報小讐說言未了王定六報道張旺那厮來也張順道且不要驚他看他投那里去只見張旺去灘頭看舡王定六叫道張大哥你留舡來載我兩箇親眷過去張旺道要趁舡快來王定六報與張順張順道安兄你可借衣服與小弟穿小弟衣裳却換與兄長穿了絶去趁舡安道全道此是何意張順道自有主張兄長莫問安道全脫下衣服與張順換穿了張順戴上頭巾遮塵暖笠影身王定六背了藥囊走到舡邊張旺攏舡傍岸三個人上舡張順扒入後稍揭起艙板看時板刀尚在張順拿了再入舡艙裏張旺把舡搖開咿啞之聲直到江心裏面張順脫去上蓋叫一聲稍公快來你看舡艙裏漏入水來張旺不知中計把

頭鑽入艙裏來被張順肷膂地揪住喝一聲强賊認得前日雪天趕舡的客人麼張旺看了則聲不得張順喝道你這廝謀了我一百兩黃金又要害我性命你那個瘦後生那里去了張旺道好漢小人得了財無心分與他恐他爭論被我殺死攛入江裏去了張順道你認得我麼張旺道不識得好漢只求饒了小人一命張順喝道我生在潯陽江邊長在小孤山下作賣魚牙子誰不認得只因鬧了江州上梁山泊隨從宋公明縱橫天下誰不懼我你這廝漏我下舡縛住雙手攛下江心不是我會識水時却不送了性命今日寃讐相見饒你不得就勢只一拖提在舡艙中把手脚四馬攢蹄細縛做一塊看着那揚子大江直攛下

容與堂藏板

去也免了你一刀張旺性命眼見得黃昏做鬼有詩爲証

盜金昔日沉張順　今日何期向水擒　終須一命還

一命　天道昭昭冤報冤

這張順將舡户賊人張旺細縛沉下水去王定六看了十分歡息三人掉舡到岸張順對王定六道賢弟恩義生死難忘你若不弃便可同父親收拾起酒店赶上梁山泊來一同歸順大義未知你心下何如王定六道哥哥所言正合小弟之心說罷分別張順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王定六作辭二人復上小舡自回家去收拾行李趕來且說張順與同安道全上得北岸背了藥囊移身便走那安道全是個文墨的人士大夫出身不會走路行不得三十餘里

早走不動張順請入村店買酒相待正吃之間只見外面一個客人走到面前叫聲兄弟如何這般遲悞張順看時却是神行太保戴宗扮做客人趕來張順慌忙教與安道全相見了便問宋公明哥哥消息戴宗道如今哥哥神思昏迷水米不吃看看待死不久臨危張順聞言淚如雨下安道全問道皮肉血色如何戴宗答道肌膚憔悴終日叫喚疼痛不止性命早晚難保安道全道若是皮肉身體得知疼痛便可醫治只怕悞了日期戴宗道這個容易取兩個甲馬拴在安道全腿上戴宗自背了藥囊分付張順你自慢來我同太醫前去兩個離了村店作起神行法先去了有詩爲証

將軍發背少寧安　千里迎醫道路難　四腿俱粘雙
甲馬　星馳電逐逕梁山

當下且說這張順在本處村店裏一連安歇了兩三日只見王定六背了包裹同父親果然過來張順接見心中大喜說道我專在此等你王定六問道安太醫何在張順道神行太保戴宗接來迎着已和他先行去了王定六却和張順并自父親一同起身投梁山泊來且說戴宗引着安道全作起神行法連夜趕到梁山泊並不困倦寨中大小頭領接着引到宋江臥榻內就床上看時口內一縷兩氣安道全先脉了脉息說道衆頭領休慌脉體無事身軀雖見沉重大體不妨不是安某說口只十日之間便要復舊

這是宋公明好處

衆人見說一齊便拜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氣然後用藥外使敷貼之餌内用長托之劑五日之間漸漸皮膚紅白肉體滋潤飲食漸進不過十日雖然瘡口未完飲食復舊只見張順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拜見宋江并衆頭領訴說江中被劫水上報寃之事衆皆稱歎險不悞了兄長之患宋江纔得病好便與吳用商量要打北京救取盧員外石秀以表忠義之心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不可輕動動則急難痊可吳用道不勞兄長掛心有傷神思只顧自已將息調理元陽真氣吳用雖然不才只就目今春初時候定要打破北京城池救取盧員外石秀二人性命擒拿淫婦奸夫不知兄長意下如何宋江道若得軍師如

此扶持宋江雖死瞑目吳用便就忠義堂上傳令言不過數句話不盡一席有分教北京城內變成火窟鎗林大名府中翻作屍山血海正是談笑鬼神皆喪膽指揮豪傑盡傾心畢竟軍師吳用設出甚麼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此回文字極不濟那裏張旺便到李巧奴家就到巧奴家緣何就殺死他四命不是不是即王定六父子過江亦不合便撞着張順張順却緣何不渡江南來接王定六父子都少閑目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五 終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六

第六十六回

時遷火燒翠雲樓　吳用智取大名府

詩曰

野戰攻城事不通　神謀鬼計運奇功　星橋鐵鎖悠悠展　火樹銀花處處同　大府忽爲金壁碎　高樓翦作祝融紅　龍群虎隊真難制　可愧中書智力窮

話說吳用對宋江道今日幸喜得兄長無事又得安太醫在寨中看視貴疾此是梁山泊萬千之幸比及兄長臥病之時小生累累使人去北京探聽消息梁中書晝夜憂驚只恐俺軍馬臨城又使人直往北京城裏城外市井去處

遍貼無頭告示曉諭居民勿得疑慮寃各有頭債各有主大軍到郡自有對頭因此梁中書越懷鬼胎東京蔡太師見說降了關勝天子之前更不敢題只是主張招安大家無事因此累累寄書與梁中書教道且留盧俊義石秀二人性命好做脚手宋江見說便要催趲軍馬下山去打北京吳用道即今冬盡春初早晚元宵節近北京年例大張燈火我欲乘此機會先令城中埋伏外面驅兵大進裏應外合可以救難破城宋江道若要如此調兵便請軍師發落吳用道爲頭最要緊的是城中放火爲號你衆弟兄中誰敢與我先去城中放火只見楷下走過一人道小弟願往衆人看時却是鼓上蚤時遷時遷道小弟幼年間曾到

北京城內有座樓喚做翠雲樓樓上樓下大小有百十箇
閻子眼見得元宵之夜必然喧鬧乘空潛地入城正月十
五日夜盤去翠雲樓上放起火來爲號軍師可自調人馬
劫牢此爲上計吳用道我心正待如此你明日天曉先下
山去只在元宵夜一更時候樓上放起火來便是你的功
勞時遷應允聽令去了吳用次日却調解珍解寶扮做獵
户去北京城內官員府裏獻納野味正月十五日夜間只
看火起爲號便去留守司前截住報事官兵兩個聽令去
了再調杜遷宋萬扮做鞑米客人推輛車子去城中宿歇
元宵夜只看號火起時却來先奪東門此是你兩個功勞
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孔明孔亮扮做僕者去北京城內鬧

市裏房簷下宿歇只看樓前火起便去往來接應兩箇聽令去了再調李應史進扮做客人去北京東門外安歇只看城中號火起時先斬把門軍士奪下東門好做出路兩箇聽令去了再調魯智深武松扮做行脚僧行去北京城外菴院挂搭只看城中號火起時便去南門外截住大軍衝擊去路兩個聽令去了再調鄒淵鄒潤扮做賣燈客人直往北京城中尋客店安歇只看樓中火起便去司獄司前策應兩箇聽令去了再調劉唐楊雄扮作公人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只看火號起時便去截住一應報事人員令他首尾不能收應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公孫勝先生扮做雲遊道士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將帶風火轟天等

好女不看燈如何亂三娘顧大嫂孫二娘都去看燈

砲數百個直去北京城內淨處守待只看號火起時施放兩個聽令去了再調張順跟隨燕青從水門裏入城逕逕盧員外家單捉淫婦奸夫再調王矮虎孫新張青亂三娘顧大嫂孫二娘扮作三對村里夫妻入城看燈尋至盧俊義家中放火再調柴進帶同樂和扮做軍官直去蔡節級家中要保救二人性命調撥已定衆頭領俱各聽令去了各各遵依軍令不可有悞此是正月初頭不說梁山泊好漢依次各各下山進發有詩爲証

盧生石秀久幽囚　豪傑分頭去復讐　只待上元燈火夜　一時焚却翠雲樓

且說北京梁中書喚過李成聞達王太守等一千官員商

是。

議放燈一事梁中書道年例北京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與民同樂全似東京體例如今被梁山泊賊人兩次侵境只恐放燈因而惹禍下官意欲住歇放燈你衆官心下如何計議聞達便道想此賊人潛地退去沒頭告示亂貼此計是窮必無主意相公何必多慮若還今年不放燈時這廝們細作探知必然被他恥笑可以傳下鈞旨曉示居民比上年多設花燈添扮社火市心中添搭兩座鰲山照依東京體例通宵不禁十三至十七放燈五夜教府尹點視居民勿令缺少相公親自行春務要與民同樂聞某親領一彪軍馬出入去飛虎峪駐扎以防賊人奸計再着李都監親引鐵騎馬軍遶城巡邏勿令居民驚憂梁中書見說大

喜衆官商議已定隨即出榜曉諭居民這北京大名府是
河北頭一個大郡衝要去處却有諸路買賣雲屯霧集只
聽放燈都來赶趁在城坊隅巷陌該管廂官每日點視只
得裝扮社火豪富之家各自去賽花燈遠者三二百里去
買近者也過百十里之外便有客商年年將燈到城貨賣
家家門前扎起燈棚都要賽挂好燈巧樣烟火户内縛起
山棚擺放五色屏風炮燈四邊都挂名人畫片并奇異古
董玩器之物在城大街小巷家家都要點燈大名府留守
司州橋邊搭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紅黃紙龍兩條每片鱗
甲上點燈一盞口噴淨水去州橋河内週圍上下點燈不
計其數銅佛寺前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青龍一條週迴

也有千百盞花燈翠雲樓前也扎起一座鰲山上面盤着一條白龍四面燈火不計其數原來這座酒樓名貫河北號爲第一上有三滴水雕梁繡柱極是造得好樓上樓下有百十處閣子終朝鼓樂喧天每日笙歌聒耳城中各處宮觀寺院佛殿法堂中各設燈火慶賞豐年三兎兩舍更不必說那梁山泊探細人得了這箇消息報上山來吳用得知大喜去對宋江說知備細宋江便要親自領兵去打北京安道全諫道將軍瘡口未完切不可輕動稍若怒氣相侵實難痊可吳用道小生替哥哥走一遭隨即與鐵面孔目裴宣點撥八路軍馬第一隊雙鞭呼延灼引領韓滔彭玘爲前部鎮三山黃信在後策應都是馬軍前者呼延

灼陣上打了的是假的故意要賺關勝故設此計第二隊豹子頭林冲引領馬麟鄧飛爲前部小李廣花榮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三隊大刀關勝引領宣贊郝思文爲前部病尉遲孫立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四隊霹靂火秦明引領歐鵬燕順爲前部青面獸楊志在後策應都是馬軍第五隊却調步軍頭領沒遮攔穆弘將引杜興鄭天壽第六隊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將引李立曹正第七隊步軍頭領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第八隊步軍頭領混世魔王樊瑞將引項充李袞這八路馬步軍兵各自取路即今便要起行毋得時刻有悞正月十五日二更爲期都要到北京城下馬軍步軍一齊進發那八路人馬依今下山其

餘頭領盡跟宋江保守山寨有詩爲証

八路軍兵似虎狼　橫天殺氣更鷹揚　安排蓋地遮
天技　要使鰲山變殺場

且說時遷是個飛簷走壁的人不從正路入城夜間越墻而過城中客店內却不着單身客人他自白日在街上閑走到晚來東嶽廟內神座底下安身正月十三日却在城中往來觀看居民百姓搭縛燈棚懸挂燈火正看之間只見解珍解寶挑着野味在城中往來觀看又撞見杜遷宋萬兩個從尾子裏走將出來時遷當日先去翠雲樓上打一個踅只見孔明披着頭髮身穿羊裘破衣右手柱一條杖子左手拿個碗掩掩臢臢在那里求吃見了時遷打抹

他去背後說話時還道哥哥你這般一個漢子紅紅白白
面皮不像叫化的北京做公的多倘或被他看破須悞了
大事哥哥可以躲閃回避說不了又見箇丐者從墻邊來
看時却是孔亮時還道哥哥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來亦
不像忍飢受餓的人這般模樣必然決撒却絕道罷背後
兩個匹夫兒揪住喝道你三個做得好事回頭看時却是
楊雄劉唐時還道你驚殺我也楊雄道都跟我來帶去避
靜處埋寃道你三個好沒分曉却怎地在那里說話到是
我兩個看見倘若被他眼白手快的公人看破却不悞了
哥哥大事我兩箇都已見了弟兄們不必再上街去孔明
道鄒淵鄒潤自在街上賣燈魯智深武松已在城外菴裏

再不必多說只顧臨期各自行事五個說了都出到一個寺前正撞見一個先生從寺裏出來喝道你五個在此做甚事衆人擡頭看時却是入雲龍公孫勝背後凌振扮做道童跟着七個人都顧指氣使點頭會意各自去了看看相近上元梁中書先令聞大刀聞達將引軍馬出城去飛虎峪駐扎以防賊寇十四日却令李天王李成親引鉄騎馬軍五百全付披挂遠城巡視次日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節好生晴明黃昏月上六街三市各處坊隅巷陌鼇灸花燈大街小巷都有社火值此元宵有詩爲証

北京三五風光好　喜甫初晴春意早　銀花火樹不夜城　陸地擁出蓬萊島　燭龍銜照夜光寒　人民

歌舞欣時安　五鳳羽扶雙貝闕　六鰲背駕三神山
紅粧女立朱簫下　白面郎騎紫騮馬　笙簫嘹喨入
青雲　月光清射鴛鴦瓦　翠雲樓高侵碧天　嬉遊
來往多嬋娟　燈毬燦爛若錦綉　王孫公子真神仙
遊人轇轕尚未絕　高樓頃刻生雲烟

是夜節級蔡福分付教兄弟蔡慶看守着大牢我自回家
看看便來方纔進得家門只見兩個人閃將入來前面那
個軍官打扮後面僕者模樣燈光之下看時蔡福認得是
小旋風柴進後面的已自是鉄叫子樂和蔡節級只認得
柴進便請入裏面去見成盃盤隨即管待柴進道不必賜
酒在下到此有件緊事相央盧員外石秀全得足下相覷

稱謝難盡今晚小子欲就大牢裏稱此元宵熱鬧看望一
遭望你相煩引進休得推却蔡福是個公人早猜了八分
欲待不依誠恐打破城池都不見了好處又陷了老小一
家人口性命只得擔着血海的甘結便取些舊衣裳教他
兩個換了也扮做公人換了巾幘帶柴進樂和逕遊牢中
去了初更左右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
三對兒村里夫妻喬喬畫畫裝扮做鄉村人挨入在人叢
裏便入東門去了公孫勝帶同凌振挑着荊簍去城隍廟
裏廊下坐地這城隍廟只在州衙側邊鄒淵鄒潤挑着燈
在城中鬧走杜遷宋萬各推一輛車子逕到梁中書衙前
閃在人鬧處原來梁中書衙只在東門裏大街住劉唐楊

雄各提着水火棍身邊都自有暗器來州橋上兩邊坐定燕青領了張順自從水門裡入城靜處埋伏都不在話下不移時樓上鼓打二更却說時遷挾着一個籃兒裡面都是硫黃焰硝放火的藥頭籃兒上插幾朵鬧鵝兒踅入翠雲樓後走上樓去只見閣子內吹笙簫動鼓板掀雲鬧社子弟們鬧鬧穰穰都在樓上打關賞燈時遷上到樓上只做賣鬧鵝兒的各處閣子裡去看撞見解珍解寶拖着鋼叉叉上挂着兎兒在閣子前踅時遷便道更次到了怎生不見外面動旦解珍道我兩個方纔在樓前見探馬過去多管兵馬到了你只顧去行事言猶未了只見樓前都發起喊來說道梁山泊軍馬到了西門外解珍分付時遷你

自快去我自去留守司前接應遶到留守司前只見敗殘軍馬一齊遶入城來說道聞大刀吃劫了寨也梁山泊賊寇引軍都赶到城下李成正在城上巡邏聽見說了飛馬來到留守司前教點軍兵分付閉上城門守護本州却說王太守親引隨從百餘人長枷鉄鎖在街鎮押聽得報說這話慌忙回留守司前却說梁中書正在衙前閒坐忽聽報說尚自不甚慌次後沒半個更次流星探馬接連報來嚇得魂不付體慌忙快叫備馬說言未了時遷就在翠雲樓上點着硫黄焰硝放一把火來那火烈焰衝天火光奪月十分浩大梁中書見了急上得馬却待要去看時只見兩條大漢推兩輛車子放在當路便去取碗挂的燈來望

車子上點着隨即火起梁中書要出東門時兩條大漢口稱李應史進在此手撚朴刀大踏步殺來把門官軍嚇得走了手邊的傷了十數個杜遷宋萬却好接着出來四個合做一處把住東門梁中書見不是頭勢帶領隨行伴當飛遶南門南門傳說道一個胖大和尚輪動鉄禪杖一個虎面行者掣出雙戒刀殺喊殺入城來梁中書回馬再到留守司前只見鮮珍鮮寶手撚鋼叉在那里東撞西撞急待回州衙不敢近前王太守却好過來劉唐楊雄兩條水火棍齊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街前虞候押番各逃殘生去了梁中書急急回馬遶西門只聽得城隍廟裡火砲齊鳴轟天震地鄆淵鄆潤手拏竹竿只顧就房簷

○好燈好燈好詩着詩

下放起火來南尾子前王矮虎一丈青殺將來孫新顧大嫂身邊掣出暗器就那里協助銅佛寺前張青孫二娘入去扒上鰲山放起火來此時北京城內百姓黎民一個個鼠竄狼奔一家家神號鬼哭四下里十數處火光亘天四方不辨有詩爲証

囘祿施威特降灾　薰天烈焰漲紅埃　黃童白叟皆驚懼　又被雄兵混殺來

却說梁中書逕到西門接着李成軍馬急到南門城上勒住馬在鼓樓上看時只見城下兵馬擺滿旗號上寫着大將呼延灼火焰光中抖擻精神舒逞驍勇左有韓滔右有彭玘黃信在後催動人馬雁翅一般橫殺將來隨到門下

梁中書出不得城去和李成躲在北門城下望見火光明亮軍馬不知其數却是豹子頭林冲躍馬橫鎗左有馬麟右有鄧飛花榮在後催動人馬飛遶將來再轉東門一連火把叢中只見没遮攔穆弘左有杜興右有鄭天壽三籌步軍好漢當先手撚朴刀引領一千餘人殺入城來梁中書遥遥遶南門捨命奪路而走吊橋邊火把齊明只見黑旋風李逵左有李立右有曹正李達渾身脫剥睜圓怪眼咬定牙根手揩雙斧從崴濠裡飛殺過來李立曹正一齊俱到李成當先殺開條血路遶出城來護着梁中書便走只見左手下殺聲震嚮火把叢中軍馬無數却是大刀関勝拍動赤兎馬手舞青龍刀遥搶梁中書李成手舉雙刀前

來迎敵那時李成無心戀戰撥馬便走左有宣贊右有郝思文兩肋裏撞來孫立在後催動人馬併力殺來正閙間背後趕上小李廣花榮拈弓搭箭射中李成副將翻身落馬李成見了飛馬遶走未及半箭之地只見右手下鑼鼓亂鳴火炎奪目却是霹靂火秦明躍馬舞棍引着燕順歐鵬背後楊志又殺將來李成且戰且走折軍大半護着梁中書衝路走脫話分兩頭却說城中之事杜遷宋萬去殺梁中書老小一門良賤劉唐楊雄去殺王太守一家老小孔明孔亮已從司獄司後墻扒將入去鄒淵鄒潤却在司獄司前接住往來之人大牢裡柴進樂和看見號火起了便對蔡福蔡慶道你弟兄兩個見也不見更待幾時蔡慶

在門邊守時鄒淵鄒潤早撞開牢門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好好送出盧員外石秀哥哥來蔡慶慌忙報蔡福時孔明孔亮早從牢屋上跳將下來不由他弟兄兩個肯與不肯柴進身邊取出器械便去開枷放了盧俊義石秀柴進說與蔡福你快跟我去家中保護老小一齊都出牢門來鄒淵鄒潤接着合做一處蔡福蔡慶跟隨柴進來家中保全老小盧俊義將引石秀孔明孔亮鄒淵鄒潤五個弟兄逕逸家中來提李固賈氏却說李固聽得梁山泊好漢引軍馬入城又見四下里火起正在家中有些眼跳（不消的眼跳了）便和賈氏商量收拾了一包金珠細軟背了便出門逃走只聽得排門一代都倒正不知多少人搶將入來李固和

賈氏慌忙回身便望裡面開了後門趕過墻邊逕投河下來尋自家躲避處只見岸上張順大叫那婆娘走那里去李固心慌便跳下舡中去躲却待攢入艙裡只見一個人伸出手來匹角兒揪住喝道李固你認得我麽李固聽得是燕青的聲音慌忙叫道小乙哥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你休得揪我上岸岸上張順早把那婆娘挾在肋下拖到船邊燕青拿了李固都望東門來了再說盧俊義逕到家中不見了李固和那婆娘且叫衆人把應有家私金銀財寶都搬來裝在車子上往梁山泊給散却說柴進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資老小同上山寨蔡福道大官人可救一城百姓休教殘害柴進見說便去尋軍師吳用比及柴進

尋着吳用急傳下號令去休殺殺害良民時城中將及傷損一半但見

烟迷城市火燎樓臺千門萬戶受災危三市六街遭患難鰲山倒塌紅光影裏碎琉璃屋宇崩摧烈焰火中燒翡翠前街傀儡顧不得面是背非後巷清音盡丟壞龍笙鳳管班毛老子猖狂燎盡白髭鬚綠髮兒郎爺走不收華蓋傘要和尚燒得頭焦額爛麻婆子赶得屁滾尿流踏竹馬的暗中刀鎗舞鮑老的難免刃槊如花仕女人叢中金墜玉崩歌景佳人片時間星飛雲散瓦爍瓶藏埋金萬斛樓臺變作祝融墟可惜千年歌舞地翻成一片戰爭場

當時天色大明吳用柴進在城內鳴金收軍衆頭領却接着盧員外并石秀都到留守司相見備說牢中多虧了蔡福蔡慶弟兄兩個看管已逃得殘生燕青張順早把這李固賈氏解來盧俊義見了且教燕青監下自行看管聽後發落不在話下再說李成保護梁中書出城逃難又撞着聞達領着敗殘軍馬回來合兵一處投南便走且走之間前軍發喊起來却是混世魔王樊瑞左有項充右有李袞三籌步軍好漢舞動飛刀飛鎗直殺將來背後又是插翅虎雷橫將引施恩穆春各引一千步軍前來截住退路却似蝦兒逢巨浪兎子遇豺狼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又上床畢竟梁中書一行人馬怎地計結且聽下回

分解

李和尚曰這回文字沒身分敘事處亦欠變化且重復可厭不濟不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六 終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七

第六十七回　宋江賞馬步三軍　關勝降水火二將

詞曰

申贈莊公臂斷截霊輒車輪亦能圻專諸魚腸數寸鋒姬炎座上流將血路傍手發千鈞鎚秦王副車烟塵恐春秋壯士何可比泰山一死如毛羽豫讓扇恩荆軻烈分屍碎骨如何說吳國要離刺慶忌赤心赴刀亦何醜得人小恩施大義剜心刎頸那回首丈夫取義能捨生豈學兒曹児誇大口

話說當下梁中書李成聞達慌速尋得敗殘軍馬投

走正行之間又撞着兩隊伏兵前後掩殺李成當先開
在後護着梁中書併力死戰撞透重圍脫得大難頭盔不
整衣甲飄零雖是折了人馬且喜三人逃得性命投西去
了樊瑞引項充李袞乘勢追趕不上自與雷橫施恩穆春
等回回北京城內聽令再說軍師吳用在城中傳下將令
一面出榜安民一面收滅了火梁中書李成聞達王太守
各家老小殺的殺了走的走了也不來追究便把大名府
庫藏打開應有金銀寶物段匹綾錦都裝載上車子又開
倉厫將粮米俵濟滿城百姓了餘者亦裝載上車將回梁
山泊倉用號令衆頭領人馬都皆完備把李固賈氏釘在
囚車內將軍馬標撥作三隊回梁山泊來正是鞍上將敲

金鐘獨步軍齊唱凱歌回却叫戴宗先去報宋公明宋江會集諸將下山迎接都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盧俊義納頭便拜盧俊義慌忙答禮宋江道我等衆人欲請員外上山同聚大義不想却遭此難幾被傾送寸心如割皇天垂祐今日再得相見大慰平生盧俊義拜謝道上托兄長虎威深感衆頭領之德齊心併力救板賤體肝胆塗地難以報答便請蔡慶蔡福拜見宋江言說在下若非此二人安得殘生到此稱謝不盡當下宋江要盧員外爲尊盧俊義拜道盧某是何等之人敢爲山寨之主若得與兄長執鞭墜鐙願爲一卒報答救命之恩實爲萬幸宋江再三拜請盧俊義那里肯坐只見李逵道哥哥若讓別人做山寨之

好一對真心人

都是天籟

王我便殺將起來武松道哥哥只管讓來讓去讓得弟兄們心腸冷了宋江大喝道汝等省得甚麼不得多言盧俊義慌忙拜道若是兄長苦苦相讓着盧某安身不牢李逵叫道今朝都沒事了哥哥便做皇帝教盧員外做丞相我們都做大官殺去東京奪了鳥位子却不強似在這里鳥亂宋江大怒喝罵李逵吳用勸道且教盧員外東邊耳房安歇賓客相待等日後有功却再讓位宋江方纔歡喜就叫燕青一處安歇另撥房屋叫蔡福蔡慶安頓老小關勝家眷薛永已取到山寨宋江便叫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令大小頭目并衆嘍囉軍健各自成團作隊法吃酒忠義堂上設宴慶賀大小頭領相賺相讓飲酒作樂盧俊

李大哥說話一毫不計較而以爲妙

安得精兵千萬屯負外手中短刀殺盡世間婦人賊奴也

義起身道淫婦奸夫擒捉在此聽候發落宋江笑道我正志了叫他兩箇過來衆軍把照車打開抬出堂前李固綁在左邊將軍柱上賈氏綁在右邊將軍柱上宋江道休問這厮罪惡請員外自行發落盧俊義得令手拿短刀自下堂來大罵潑婦賊奴就將二人割腹剜心凌遲處死拋弃屍首上堂來拜謝衆人衆頭領盡皆作賀稱贊不已且不說梁山泊大設筵宴犒賞馬步水三軍却說梁中書探聽得梁山泊軍馬退去再和李成商達引領敗殘軍馬入城來看覩老小時十損八九衆皆嚎哭不已比及隣近取軍追赶梁山泊人馬時已自去得遠了且教各自收軍梁中書的夫人躲得在後花園中逃得性命便教丈夫寫表申

也是但不好上的說黃生

奏朝廷寫書敎太師知道早早調兵遣將勦除賊寇報仇抄寫民間被殺死者五千餘人中傷者不計其數各部軍馬總折却三萬有餘首將賫了奏文寄書上路不則一日來到東京太師府前下馬門吏轉報太師敎喚入來首將直至節堂下拜見了呈上寄書申奏訴說打破北京賊寇浩大難以抵敵蔡京見了大怒且敎首將退去次日五更景陽鐘響待漏院衆集文武羣臣蔡太師爲首直臨玉堦面奏道君皇帝天子覽奏大驚與衆臣曰此寇累造大惡當克何如有諫議大夫趙鼎出班奏道前者差蒲東關勝領兵征勦收捕不全累至失陷往往調兵征發皆折兵將蓋因失其地利以至如此以臣愚意不若降勅赦罪招安

詔取赴闕命作良臣以防邊境之害此爲上策蔡京聽了大怒喝叱道汝爲諫議大夫反滅朝廷綱紀猖獗小人罪合賜死天子曰如此且下便令出朝無宣不得入朝當日(斬貸)革了趙鼎官爵罷爲庶人當朝誰敢再奏有詩爲証

璽書招撫是良謀　趙鼎名言孰與儔　堪笑蔡京多誤國　反疏忠直快私仇

天子又問蔡京曰以此賊人猖獗可遣誰人勦捕此寇蔡太師奏曰臣量這等山野草賊安用大軍臣舉凌州有三將一人姓單名廷珪一人姓魏名定國見任本州團練使伏乞陛下聖旨星夜差人調此一枝軍馬克日掃清水泊天子大喜隨即降爲勅符着樞密院調遣天子駕起百官

寧壽堂藏板

退朝衆官暗笑次日蔡京會省院差官賫捧聖旨勑符投凌州來再說宋江水滸寨內將北京所得的府庫金寶財物給賞與馬步水三軍連日殺牛宰馬大排筵宴慶賀盧員外雖無炮鳳烹龍端的肉山酒海衆頭領酒至半酣吳用對宋江等說道今爲盧員外打破北京殺損人民劫掠府庫赶得梁中書等離城逃遁他豈不寫表申奏朝廷況他文人是當朝太師怎肯干罷必然起軍發馬前來征討宋江道軍師所慮最爲得理何不使人連夜去北京探聽虛實我這里好做准備吳用笑道小弟已差人去了（使得）將次回也正在筵會之間商議未了只見原差探事人到來報說北京梁中書果然申奏朝廷要調兵征勦有諫議大夫

趙鼎奏請招安致破蔡京喝罵削了趙鼎官職如今奏過天子差人賫捧勅符往凌州調遣單廷珪魏定國兩個團練使起本州軍馬前來征討宋江便道似此如何迎敵吳用道等他來時一發捉了閔勝起身對宋江吳用道閔某自從上山深感仁兄重待不曾出得半分氣力單廷珪魏定國蒲城多曾相會久知單廷珪那廝善能用水浸兵之法人皆稱爲聖水將軍魏定國這廝熟精火攻兵法上陣專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爲神火將軍凌州是本境兼管本州兵馬取此二人爲部下小弟不才願借五千軍兵不等他二將起行先往凌州路上接住他若肯降時帶上山來若不肯投降必當擒來奉獻兄長亦不須用衆頭領張

宋公明下可見處全在一毫不亂

弓挾矢費力勞神不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叫宣贊赦思文二將就跟着一同前去關勝帶了五千軍馬來日下山次早宋江與衆頭領在金沙灘寨前餞行關勝三人引兵去了衆頭領回到忠義堂上吳用便對宋江說道關勝此去未保其心可以再差良將隨後監督就行接應宋江道吾看關勝義氣凜然始終如一軍師不必見疑吳用道只恐他心不似兄長之心可再叫林冲楊志領兵孫立黃信爲副將帶領五千人馬隨即下山李逵便道我也去走一遭宋江道此一去用你不着自有良將建功李逵道兄弟若鬧便要生病若不叫我去時獨自也要去走一遭宋江喝道你若不聽我的軍令割了你頭李逵見說悶悶不

及公明多矣

好點綴

已下堂去了不說林冲楊志領兵下山接應関勝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黑旋風李逵昨夜二更拿了兩把板斧不知那里去了宋江見報只叫得苦是我夜來衝撞了他這幾句言語多管是投別處去了吳用道兄長非也他雖麤鹵義氣倒重不到得投別處去多管是過兩日便來兄長放心宋江心慌先使戴宗去赶後着時遷李雲樂和王定六四個首將分四路去尋有詩爲証

李逵斗胆人難及　便要隨軍報不平　只爲宋江軍令肅　手持雙斧夜深行

且說李逵是夜提着兩把板斧下山抄小路逕投凌州去一路上自尋思道這兩個鳥將軍何消得許多軍馬去征

哥妙處一言不動只在天而行率性而動都計只是算動

他我且搶入城中一斧一個都砍殺了也教哥哥吃一驚也和他們急得一口氣走了半日走得肚飢原來貪慌下山又不曾帶得盤纏多時不做這買賣尋思道只得尋個鳥出氣的正走之間看見路傍一個村酒店李達便入去裡面坐下連打了三角酒二斤肉吃了起身便走酒保攔住討錢李達道待我前頭去尋得些買賣却把來還你說罷便動身只見外面走入個彪形大漢來喝道你這黑廝好大胆誰開的酒店你來白吃不肯還錢李達睜着眼道老爺不揀那里只是白吃韓伯龍道我對你說時驚得你尿流屁滾去爺是梁山泊好漢韓伯龍的便是本錢都是宋江哥哥的李達聽了暗笑我山寨裡那里認的這個鳥

人原來韓伯龍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要來上梁山泊入夥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貴要他引見宋江因是宋公明生發背瘡在寨中又調兵遣將多忙少閒不曾見得朱貴權且教他在村中賣酒當時李逵去腰間拔出一把板斧看着韓伯龍道把斧頭爲當（這）（便）（趕）韓伯龍（沒）（趕）不知是計舒手來接被李逵手起望面門上只一斧脫膊地砍着可憐韓伯龍做了半世強人死在李逵之手兩三個火家只恨爺娘少生了兩隻脚望深村里走了李逵就地下擄掠了盤纏放火燒了草屋望淩州去了行不得一日正走之間官道旁邊只見走過一條大漢直上直下相李逵李逵見那人看他便道你那廝看老爺怎地那漢便答道你是誰的老爺

李大哥不曾見而已矣却又智

李逵便搶將入來那漢子手起一拳打箇搭墩李逵喫恩這漢子到使得好拳坐在地下仰着臉問道你這漢子姓甚名誰那漢道老爺沒姓要厮打便和你厮打你敢起來李逵大怒正待跳將起來被那漢子肋羅裡又只一脚踢了一交李逵叫道贏他不得扒將起來便走那漢叫住問道這黑漢子你姓甚名誰那里人氏李逵道我說與你休要吃驚我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的便是那漢道你端的是不是不要說謊李逵道你不信只看我這兩把板斧那漢道你既是梁山泊好漢獨自一個投那里去李逵道我和哥哥鬧只氣要投凌州去殺那姓單姓魏的兩個那漢道我聽得你梁山泊已有軍馬去了你且說是誰李逵道

先是大刀関勝領兵隨後便是豹子頭林冲青面獸楊志領軍策應那漢聽了納頭便拜李逵道你端的姓甚名誰那漢道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祖傳三代相撲爲生却纔手脚父子相傳不教徒弟平生最無面目到處投人不着山東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近日打聽的冠州地面有座山名爲枯樹山山上有個强人平生只好殺人世人把他比做喪門神姓鮑名旭他在那山裡打家劫舍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夥李逵道你有這等本事如何不來投逰俺哥哥宋公明焦挺道我多時要投逰大寨入夥却没條門路今日得遇兄長願隨哥哥李逵道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爭口氣了下山來不殺得一個人空着雙手怎地

回去你和我去枯樹山說了鮑旭同去凌州殺得單魏二將便好回山焦挺道凌州一府城池許多軍馬在彼我和你只兩個便有十分本事也不濟事枉送了性命不如且去枯樹山說了鮑旭都去大寨入夥此爲上計兩個正說之間背後時遷赶將來叫道哥哥憂得你苦便請回山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李達引着焦挺且教與時遷廝見了時遷勸李達回山朱公明哥哥等你李達道你且住我和焦挺商量定了先去枯樹山捉了鮑旭方纔回來時遷道使不得哥哥等你即便回寨李達道你若不跟我去你自先回山寨去了焦挺却和李達自投寇州來望枯樹山去了話

分兩頭却說關勝與同宣贊郝思文引領五千軍馬接來
相近凌州且說凌州太守接得東京調兵的勅旨并蔡太
師扎付便請兵馬團練單廷珪魏定國商議二將受了札
付隨即選點軍兵閱領軍器拴束鞍馬整頓粮草指日起
行忽聞報說蒲東大刀關勝引軍到來征討本州單廷珪
魏定國聽得大怒便收拾軍馬出城迎敵兩軍相近旗鼓
相望門旗下關勝出馬那邊陣內鼓聲響處聖水將軍出
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渾鉄打就四方鉄帽頂上撒一顆斗來大小黑
纓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縫沿邊烏油鎧甲穿一領皂羅
綉就點翠團花禿袖征袍着一雙斜皮踢鐙嵌線雲跟

靴繫一條紅鞓釘就疊勝獅蠻帶一張弓一壺箭騎一
疋深烏馬使一條黑桿鎗
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北方皂纛旗上書七箇銀字聖水將
軍單廷珪又見這邊鸞鈴響處轉出這員神火將軍魏定
國來出馬怎生打扮
戴一頂朱紅綴歛點金束髮盔頂上撒一把掃帚長短
赤纓披一付擺連環吞獸面猞猁鎧穿一領綉雲霞飛
怪獸絳紅袍着一雙刺麒麟間翡翠雲縫錦跟靴帶一
張描金雀畫寶雕弓懸一壺鳳翎鑿山狼牙箭騎坐一
疋胭脂馬手使一口熟銅刀
前面打一把引軍按南方紅綉旗上書七箇銀字神火將

軍魏定國兩員虎將一齊出到陣前關勝見了在馬上說
道二位將軍別來久矣單廷珪魏定國大笑指着關勝罵
道無才關勝背反狂夫上負朝廷之恩下辱祖宗名目不
知死活引軍到來有何禮說關勝荅道你二將差矣目今
主上昏昧奸臣弄權非親不用非讐不談兄長宋公明仁
德施恩替天行道特令關某等到來招請二位將軍倘蒙
不弃便請過來同歸山寨單魏二將聽得大怒驟馬齊出
一個似北方一朶烏雲一個如南方一團烈火飛出陣前
關勝却待去迎敵左手下飛出宣贊右手下遶出郝思文
兩對兒在陣前厮殺刀對刀迸萬道寒光鎗對鎗起一天
寒氣關勝遥見神火將越開越精神聖水將無半點懼色

容與堂藏板

正閒之間兩將撥轉馬頭望本陣便走郝思文宣贊隨即追赶衝入陣中只見魏定國轉入左邊單廷珪轉過右邊隨後宣贊赶着魏定國郝思文追住單廷珪且說宣贊正赶之間只見四五百步軍都是紅旗紅甲一字兒圍裹將來撓鈎齊下套索飛來和人連馬活捉去了再說郝思文追赶單廷珪到右邊只見五百來步軍盡是黑旗黑甲一字兒裹轉來腦後衆軍齊上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可憐二將英雄到此翻成画餅一面把人解入凌州各領五百精兵殺出陣門却似烏雲捲地由如烈火飛來衆將捲殺過對陣閃勝舉手無措大敗輸虧望後便退隨即單廷珪魏定國拍馬在背後追來閃勝正走之間只見前面衝

出二將閔勝看時左有林冲右有楊志從兩肋羅裡撞將出來殺散凌州軍馬閔勝收住本部殘兵與林冲楊志相見合兵一處隨後孫立黃信一同見了權且下寨却說水火二將捉得宣贊郝思文得勝回到城中張太守接着置酒作賀一面教人做造陷車裝了二人差一員偏將帶領三百步軍連夜解上東京申達朝廷且說偏將帶領三百人馬監押宣贊郝思文上東京來迤邐前行來到一個去處只見滿山枯樹遍地蘆芽一聲鑼響撞出一夥強人當先一個手搭雙斧聲喝如雷正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隨即後面帶着這個好漢端的是誰正是

相撲叢中人盡伏　搜拳飛脚如刀毒　劣性發時似

山倒　焦挺從來沒面目

李逵焦挺兩個好漢引着小嘍囉攔住去路也不打話便搶囘車偏將急待要走背後又撞出一個好漢正是

猙獰鬼臉如鍋底　雙睛叠暴露狼唇　放火殺人提潤斧　鮑旭名喚喪門神

這個好漢正是喪門神鮑旭向前把偏將手起斧落砍下馬來其餘人等撥下囘車盡皆逃命去了李逵看時却是宣贊郝思文便問了備細來由宣贊見李逵亦問你怎生在此李逵說道爲是哥哥不肯教我來厮殺獨自一個走下山來先殺了韓伯龍後撞見焦挺引我在此鮑旭一見如故便和親兄弟一般接待却纔商議正欲去打凌州只

見小嘍囉山頭上望見這夥人馬監押陷車到來只道是官兵捕盜不想却是你二位鮑旭邀請到寨内殺羊置酒相待都思文道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夥不若將引本部人馬就同去凌州併力攻打此爲上策鮑旭道小可與李兄正如此商議足下之言說的最是我山寨之中也有三二千疋好馬帶領五七百小嘍囉五籌好漢一齊來打凌州却說逃難軍士逕回來報與張太守說道半路里有強人奪了陷車殺了首將單廷珪魏定國聽得大怒便道這番拿着便在這里施刑只聽得城外鬨勝引兵搦戰單廷珪爭先出馬開城門放下吊橋引一千軍馬出城迎敵門旗中飛出五百玄甲軍來到於陣前走出一員大將

爭先出馬乃是聖水將軍端的好表人物怎生打扮有詩爲證

鳳目臥蚕眉　虬髯黑面皮　錦袍籠獅豸　寶甲嵌狻猊　馬跨東洋獸　人擎北斗旗　凌州聖水將　英雄單廷珪　贅可刪

當下單廷珪出馬大罵関勝道辱國敗將何不就死関勝聽了舞刀拍馬兩個鬥不到二十餘合関勝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即赶將來約赶十餘里関勝回頭喝道你這厮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関勝後心関勝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落馬関勝下馬向前扶起叫道將軍恕罪單廷珪惶恐伏

禮乞命受降関勝道某與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舉你特來相招二位將軍同聚大義單廷珪荅道不才（好貨）願施犬馬之力同共替天行道兩個說罷並馬而行出來林冲接見二人並馬而行便問其故関勝不說輸贏荅道山僻之内訴舊論新招請歸降林冲等衆皆大喜單廷珪回至陣前大叫一聲五百玄甲軍兵一閧過來其餘人馬盡入城中去了連忙報知太守魏定國聽了大怒次日領起軍馬出城交戰單廷珪與同関勝林冲直臨陣前只見門旗開處神火將軍出馬怎生打扮有詩爲証

朗朗明星露雙目　團團虎面如紫玉　錦袍花綉荔枝紅　襯襖雲鋪鸚鵡綠　行來好似火千團　部領

何○具○

絳衣軍一簇　世間人號神火將　此是凌州魏定國當時魏定國出馬見了單廷珪順了閔勝大罵忘恩背主○是○○負義匹夫閔勝大怒拍馬向前迎敵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將閒不到十合魏定國望本陣便走閔勝却欲要追單廷珪大叫道將軍不可去赶閔勝連忙勒住戰馬說猶未了凌州陣內早飛出五百火兵身穿絳衣手執火器前後踴出有五十輛火車車上都滿裝蘆葦引火之物軍人背上各拴鉄葫蘆一個內藏硫黃焰硝五色烟藥一齊點着飛槍出來人近人倒馬遇馬傷閔勝軍兵四散逃走退四十餘里扎住魏定國收轉軍馬回城看見本州烘烘火起烈烈烟生原來却是黑旋風李逵與同焦挺鮑旭帶領枯

李太哥是真人

是

樞山人馬都去凌州背後打破北門殺入城中放起火來劫擄倉庫錢糧魏定國知了不敢入城慌速回軍被関勝隨後趕上追殺首尾不能相顧凌州已失魏定國只得退走逵中陵縣屯駐関勝引軍把縣四下圍住便令諸將調兵攻打魏定國閉門不出單廷珪便對関勝林冲等衆位說道此人是一勇之夫攻擊得緊他窟死而不辱事寬即完急難成効小弟願往縣中不避刀斧用好言招撫此人束手來降免動干戈関勝見說大喜隨即叫單廷珪單人疋馬到縣小校報與魏定國出來相見了邀請上廳而坐單廷珪用好言說道如今朝廷不明天下大亂天子昏昧奸臣弄權我等歸順宋公明且歸水泊久後奸臣退位那

時臨朝去邪歸正未爲晚矣魏定國聽罷沉吟半晌說道若是要我歸順須是閔勝親自來請我便投降他若是不來我寧死而不辱單廷珪即便上馬回來報與閔勝閔勝見說便道大丈夫作事何故疑惑便與單廷珪匹馬單刀而去林冲諫道兄長人心難忖三思而行閔勝道好漢作事無妨直到縣衙魏定國接着大喜願拜投降同叙舊情設宴管待當日帶領五百火兵都來大寨與林冲楊志并衆頭領俱各相見已了即便收軍回梁山泊來宋江早使戴宗接着對李逵說道只爲你偷走下山空教衆兄弟赶了許多路如今時遷樂和李雲王定六四個先回山去了我如今先去報知哥哥免至懸望不說戴宗爭先去了且

說關勝等軍馬回到金沙灘邊水軍頭領棹船接濟軍馬陸續過渡只見一個人氣急敗壞跑將來衆人看時却是金毛犬段景住林冲便問道你和楊林石勇去北地里買馬如何這等慌速跑來段景住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調撥軍兵來打這個去處重報舊仇再雪前恨正是情知語是鉤和線從頭鈎出是非來畢竟段景住對林冲等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老曰突出李大哥一段大奇又曰李大哥作事奇絶此番又幹這件大功幾曾如他人興兵動衆而來乎關勝當無面目見李大哥矣

容與堂藏板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八

第六十八回

宋公明夜打曾頭市　盧俊義活捉史文恭

詩曰

恢恢天網實無端　消息盈虛未易觀　不向公家尊禮度　却從平地築峰巒　宋江水滸心初遂　晁蓋泉臺死亦安　天道好還非謬語　身亡家破不勝歎

話說當時段景住跑來對林冲等說道我與楊林石勇前往北地買馬小弟到彼選得壯騳有筋力好毛片駿馬買了二百餘匹回至青州地面被一夥强人爲頭一箇喚做險道神郁保四聚集二百餘人盡數把馬劫奪解送曾頭

市去了石勇楊林不知去向小弟連夜逃來報知可差人去討馬回山関勝見說教且回山寨與哥哥相見了却商議此事衆人且過渡來都到忠義堂上見了宋江関勝引單廷珪魏定國與大小頭領俱各相見了李逵把下山殺了韓伯龍遇見焦挺鮑旭同去打破凌州之事說了一遍宋江聽罷又添四個好漢正在歡喜段景住偷說奪馬一事宋江聽了大怒道前者奪我馬疋今又如此無禮見天王的寃讐未曾報得旦夕不樂若不去報此讐惹人恥笑吳用道即目春煖正好厮殺前者進兵失其地利如今必用智取宋江道此讐深入骨髓不報得誓不還山吳用道且教時遷他會飛簷走壁可去探聽消息一遭回來却作

商量時遷聽命去了無三二日只見楊林石勇迸得回寨
備說曾頭市史文恭口出大言要與梁山泊勢不兩立宋
江見說便要起兵吳用道再待時遷回報却去未遲宋江
怒氣填胸要報此讐片時忍耐不住又使戴宗飛去打聽
立等回報不過數日却是戴宗先回來說這曾頭市要與
淩州報讐欲起軍馬見今曾頭市口札下大寨又在法華
寺內做中軍帳五百里遍插旌旗不知何路可進次日時
遷回寨報說小弟直到曾頭市裡面探知備細見今札下
五個寨柵曾頭市前面二千餘人守住村口總寨內是教
師史文恭執掌北寨是曾塗與副教師蘇定南寨內是次
子曾密西寨內是三子曾索東寨內是四子曾魁中寨內

是第五子曾昇與父親曾弄守把這個青州郁保四身長一丈腰濶數圍綽號險道神將這奪的許多馬疋都喂養在法華寺內吳用聽罷便教會集諸將一同商議既然他設五箇寨柵我這里分調五支軍將可作五路去打他五箇寨柵盧俊義便起身道盧某得蒙救命上山未能報効今願盡命向前未知尊意若何宋江大喜便道員外如肯下山便爲前部吳用諫道員外初到山寨未經戰陣山嶺崎嶇乘馬不便不可爲前部先鋒別引一支軍馬前去平川埋伏只聽中軍砲響便來接應吳用主意只恐盧俊義捉得史文恭宋江不負晁蓋之遺言讓位與他因此不允宋江大意只要盧俊義建功乘此機會教他爲山寨之主

○要知吳用宋江分身合計方不被他哄下

不負晁蓋遺言吳用不肯立主叫盧員外帶同燕青引領五百步軍平川小路聽號再分調五路軍馬曾頭市正南大寨差馬軍頭領霹靂火秦明小李廣花榮副將馬麟鄧飛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東大寨差步軍頭領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副將孔明孔亮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北大寨差馬軍頭領青面獸楊志九紋龍史進副將楊春陳達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西大寨差步軍頭領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副將鄒淵鄒潤引軍三千攻打曾頭市正中總寨都頭領宋公明軍師吳用公孫勝隨行副將呂方郭盛解珍解寶戴宗時遷領軍五千攻打合後步軍頭領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副將項充李袞引馬

步軍兵五千其餘頭領各守山寨怎見得五軍進發但見
梁山泊五軍先鋒馬軍遇水叠橋水滸寨六丁神將步
卒逢山開路七星旗帶飄飄散天上烏雲八卦陣圖隱
隱動山前虎豹鼓上將齊披鉄鎧坐下馬都帶銅鈴妖
洞妖魔離海內十方神降人間
當下宋江部領五軍兵將大進正是鎗刀流水急人馬撮
風行且說曾頭市探事人探知備細報入寨中曾長官聽
了便請教師史文恭蘇定商議軍情重事史文恭道梁山
泊軍馬來時只是多使陷坑方纔捉得他强兵猛將這夥
草寇須是這條計以爲上策曾長官便差莊客人等將了
鋤頭鉄鍬去村口掘下陷坑數十處上面虛浮上蓋四下

里埋伏了軍兵只等敵軍來到又去曾頭市北路也掘下十數處陷坑比及宋江軍馬起行時吳用預先暗使時遷又去打聽數日之間時遷回來報說曾頭市寨南寨北盡都掘下陷坑不計其數只等俺軍馬到來吳用見說大笑道不足爲奇引軍前進來到曾頭市相近此時日午時分前隊望見一騎馬來項帶銅鈴尾拴雉尾馬上一人青巾白袍手執短鎗前隊望見便要追赶吳用止住便教軍馬就此下寨四面掘了濠塹下了鉄蒺藜傳令下去教五軍各自分投下寨一般掘下濠塹下了蒺藜一住三日不出交戰吳用再使時遷扮作伏路小軍去曾頭市寨中探聽他不出何意所有陷坑暗暗地記着有幾處離寨多少路

容與堂藏板

遠總有幾處時遷去了一日都知細暗地使了記號回報軍師次日吳用傳令教前隊步軍各執鉄鋤分作兩隊又把粮車一百有餘裝載蘆葦乾柴藏在中軍當晚傳令與各寨諸軍頭領來日巳牌只聽東西兩路步軍先去打寨再教攻打曾頭市北寨的楊志史進把馬軍一字兒擺開如若那邊擂鼓摇旗虛張聲勢切不可進吳用傳令已了再說曾頭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軍馬打寨便着他陷坑寨前路狹待走那里去次日巳牌只聽得寨前砲響追兵大隊都到南門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一個和尚輪着鉄禪杖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攻打前後史文恭道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武松猶恐有失便分人去幫助

曾魁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一個長髯大漢一個虎面賊人旗號上寫着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橫前來攻打甚急史文恭聽了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又聽得寨前砲響史文恭按兵不動只要等他入來塌了陷坑山後伏兵齊起接應捉人這里吳用却調馬軍從山背後兩路抄到寨前前面步軍只顧看寨又不敢去兩邊伏兵都擺在寨前背後吳用軍馬赶來盡數逼下坑去史文恭却待出來吳用鞭稍一指軍寨中鑼響一齊推出百餘輛車子來盡數把火點着上面蘆蓆乾柴硫黃焰硝一齊着起烟火迷天比及史文恭軍馬出來盡被火車橫攔當住只得回避急待退軍公孫勝早在陣中揮劍作法借起大風刮得火焰捲

入南門早把敵樓排柵盡行燒毀已自得勝鳴金收軍四下里入寨當晚權歇史文恭連夜修整寨門兩下當住次日曾塗對史文恭計議道若不先斬賊首難以追滅分付教師史文恭牢守寨柵曾塗率領軍兵披挂上馬出陣搦戰怎生打扮

頭戴金盔　身披鉄鎧　磬繫絨縧　坐騎快馬　彎弓插箭　體挂緋袍　脚踏寶鐙　手撚鋼鎗

當日曾塗上馬飛出陣來宋江在中軍聞知曾塗搦戰帶領呂方郭盛相隨出到前軍門旗影裏看見曾塗心懷舊恨用鞭指道誰與我先捉這厮報往日之讐消向者之恨小温侯呂方拍坐下馬挺手中方天畫戟直取曾塗兩馬

交鋒軍器並舉鬪到三十合已上郭盛在門旗下看見兩個中間將及輸了一個原來呂方本事迭不得曾塗三十合已前兀自抵敵得住三十合已後戟法亂了只辦得遮架躲閃郭盛只恐呂方有失便驟坐下馬撚手中方天畫戟飛出陣來夾攻曾塗三騎馬在陣前絞做一團原來兩枝戟上都拴着金錢豹尾呂方郭盛要捉曾塗兩枝戟齊舉曾塗眼明便用鎗只一撥却被兩條豹尾攪住朱纓奪扯不開三個各要掣出軍器使用小李廣花榮在陣中看見恐怕輸了兩個便縱馬出來左手拈起雕弓右手急取鉈箭搭上箭搜滿弓望着曾塗射來這曾塗却好掣出鎗來那兩枝戟兀自攪做一團說時遲那時疾曾塗掣鎗便

望呂方項根搠來花榮箭早先到正中曾塗左臂翻身落馬頭盔倒卓兩脚蹬空呂方郭盛雙戟並施曾塗死於非命十數騎馬軍飛遶回來報知史文恭轉報中寨曾長官聽得大哭有詩爲証

拍馬橫鎗要出尖　當場挑戰勢翩翩　不知暗計雕翎箭　一命悠悠赴九泉

只見傍邊惱犯了一個壯士曾昇武藝絶高使兩口飛刀人莫敢近當時聽了大怒咬牙切齒喝教備我馬來要與哥哥報仇曾長官攔當不住全身披挂綽刀上馬直遶前寨史文恭接着勸道小將軍不可輕敵宋江軍中智勇猛將極多若論史某愚意只宜堅守五寨暗地使人前往凌

州便教飛奏朝廷調兵選將多撥官軍分作兩處征勦一
打梁山泊一保曾頭市令賊無心戀戰必欲退兵急遊回
山那時史某不才與汝弟兄一同追殺必獲大功說言未
了北寨副教師蘇定到來見說堅守一劄便道梁山泊吳
用那廝詭計多謀不可輕敵只宜退守待救兵到來從長
商議曾昇叫道殺我親兄此寃不報更待何時直等養成
賊勢退敵則難史文恭蘇定阻當不住曾昇上馬帶領數
十騎馬軍飛遊出寨搦戰宋江聞知傳令前軍迎敵當時
秦明得令舞起狼牙棍正要出陣開這曾昇只見黑旋風
李逵手掐板斧直遊軍前不問事由搶出垓心對陣有人
認的說道這個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曾昇見了便叫放

箭原來李逵但是上陣便要脫膊今得頭先李袞蠻牌遮護此時獨自搶來被曾昇一箭腿上正着身如泰山倒在地下曾昇背後馬軍齊搶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花榮飛馬向前死救背後馬麟鄧飛呂方郭盛一齊接應歸陣曾昇見了宋江陣上人多不敢再戰以此領兵還寨宋江也自收軍駐札次日史文恭蘇定只是主張不要對陣怎禁得曾昇催併道要報兄仇史文恭無奈只見披挂上馬那匹馬便是先前奪的段景住的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宋江引諸將擺開陣勢迎敵對陣史文恭出馬怎生打扮

頭上金盔曜日光　身披鎧甲賽冰霜　坐騎千里龍駒馬　手執朱纓丈二鎗

斯時史文恭出馬橫殺過來宋江陣上秦明要奪頭功飛
遶坐下馬來迎二騎相交軍器並舉約鬥二十餘合秦明
刀怯望本陣便走史文恭奮勇趕來神鎗到處秦明後腿
股上早着倒撞下馬來呂方郭盛馬麟鄧飛四將齊出死
命來救雖然救得秦明軍兵折了一陣收回敗軍離寨十
里駐扎宋江叫把車子載了秦明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將
息再與吳用商量教取大刀關勝金鎗手徐寧并要單廷
珪魏定國四位下山同來協助宋江自已焚香祈禱古十
一課吳用看了卦象便道雖然此處可破今夜必主有賊
兵入寨宋江道可以早作准備吳用道請兄長放心只顧
傳下號令先去報與三寨頭領今夜起寺西二寨便教解

珍在左解寶在右其餘軍馬各於四下望埃伏已定是夜天晴月白風靜雲閒史文恭在寨中對曾昇道賊兵今日輸了兩將必然懼怯乘虛正好劫寨曾昇見說便教請北寨蘇定南寨曾容西寨曾索引兵前來一同劫寨二更左側潛地出哨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直到宋江中軍寨內見四下無人却着空寨急叫中計轉身便走左手下撞出雙尾蝎解寶後面便是小李廣花榮一發赶上曾索在黑地裏被解珍一鋼叉搠於馬下放起火來後寨發喊東西兩邊進兵攻打寨柵混戰了半夜史文恭奪路得回曾長官又見折了曾索煩惱倍增次日請史文恭寫書投降史文恭也有八分懼怯隨即寫書速

這樣降

得快的

吳用又有賊智了

差一人賫擎直到宋江大寨小校報知曾頭市有人下書
宋江傳令教喚入來小校將書呈上宋江拆開看時寫道
曾頭市主曾弄頓首再拜宋公明統軍頭領麾下日昨
小男倚仗一時之勇悞有冒犯虎威向日天王率衆到
來理合就當歸附奈何無端部卒施放冷箭更兼奪馬
之罪雖百口何辭原之實非本意今頑犬已亡遣使講
和如蒙罷戰休兵將原奪馬疋盡數納還更賫金帛犒
勞三軍此非虛情免致兩傷謹此奉書伏乞照察
宋江看罷來書心中大怒扯書罵道殺我兄長焉肯干休
只待洗蕩村坊是我本願下書人俯伏在地凜顫不已吳
用慌忙勸道兄長差矣我等相爭皆爲氣耳既是曾家差

人下書講和豈爲一時之忿以失大義隨即便寫回書取銀十兩賞了來使回還本寨將書呈上曾長官與史文恭拆開看時上面寫道

梁山泊王將宋江手書回覆曾頭市主曾弄帳前國以信而治天下將以勇而鎮外邦人無禮而何爲財非義而不取梁山泊與曾頭市自來無讐各守邊界奈緣爾將行一時之惡惹數載之冤若要講和便須發還二次原奪馬疋并要奪馬兒徒郁保四犒勞軍士金帛忠誠既萬禮數休輕如或更變別有定奪草草具陳情照不宣（即書柬也就了）

曾長官與史文恭看了俱各警憂次日曾長官又使人到

李大哥一語動無不快人意者

來言說若肯講和各請一人質當宋江不肯吳用便道無傷隨即便差時遷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五人前去爲信臨行時吳用叫過時遷附耳低言如此如此休得有悞不說五人去了却說關勝徐寧單廷珪魏定國到了當時見了衆人就在中軍扎駐且說時遷引四個好漢來見曾長官時遷向前說道奉哥哥將令差時遷引李逵等四人前來講和史文恭道吳用差遣五個人來必然有謀李逵大怒拽住史文恭便打曾長官慌忙勸住時遷道李逵雖然魯莽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特使他來休得疑惑曾長官終心只要講和不聽史文恭之言便叫置酒相待請去法華寺寨中安歇揀五百軍人前後圍正却使曾昇帶

同郁保四來宋江大寨講和二人到山寨不見了隨後將原奪二次馬疋并金帛一車送到大寨宋江看罷道這馬都是後次奪的正有先前段景住送來那疋千里白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如何不見將來曾昇道是師父史文恭乘坐着以此不曾將來宋江道你疾忙快寫書去教早早牽那疋馬來還我曾昇便寫書叫從人還寨討這疋馬來史文恭聽得回道別的馬將去不吝這疋馬却不與他從人往復走了幾遭宋江定死要這疋馬史文恭使人來說道若還定要我這疋馬時着他　便退軍我便送來還他宋江聽得這話便與吳用商議　然未決忽有人來報道青州凌州兩路有軍馬到來宋江道那厮們知得必然變卦

暗傳下號令就差關勝單廷珪魏定國去迎青州軍馬花榮馬麟鄧飛去迎凌州軍馬暗地叫出郁保四來用好言撫恤他十分恩義相待說道你若肯建這場功勞山寨憂也教你做個頭領奪馬之讐拆箭爲誓一齊都罷你若不從曾頭市破在旦夕任從你心郁保四聽言情願投拜從命帳下吳用受計與郁保四道你只做私逃還寨與史文恭說道我和曾昇去宋江寨中講和打聽得眞實了如今宋江大意只要贖這疋千里馬實無心講和若還與了他必然翻變如今聽得青州凌州兩路救兵到了十分心慌正好乘勢用計不可有悞他若信從了我自有處置郁保四領了言語直到史文恭寨裏把前事具說一遍史文恭

引了郁保四來見曾長官備說宋江無心詐和可以乘勢劫他寨柵曾長官道我那曾昇當在那里若還翻變必然被他殺害史文恭道打破他寨好歹救了今晚傳令與各寨盡數都起先劫宋江大寨如斷去蛇首衆賊無用回來却殺李逵等五人未遲曾長官道教師可以善用良計當下傳令與北寨蘇定東寨曾魁南寨曾密一同劫寨郁保四却閃來法華寺大寨內看了李逵等五人暗與時遷走透這個消息再說宋江同吳用說道未知此計若何吳用道如是郁保四不回便是中俺之計他若今晚來劫我寨我等退伏兩邊却教曾智深武松引步軍殺入他東寨朱仝雷橫引步軍殺入他西寨却令楊志史進引馬軍截殺

北寨此名番犬伏窩之計百發百中當晚却說史文恭帶了蘇定曾密曾魁盡數起發是夜月色朦朧星辰昏暗史文恭蘇定當先曾密曾魁押後馬摘鸞鈴人披軟戰盡都來到宋江總寨只見寨門不閉寨內並無一人又不見些動靜情知中計即便回身急望本寨去時只見曾頭市裏鑼鳴砲響却是時遷扒去法華寺鐘樓上撞起鐘來聲響爲號東西兩門火砲齊響喊聲大舉正不知多少軍馬殺將入來却說法華寺中李逵樊瑞項充李袞一齊發作殺將出來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時尋路不見曾長官見寨中大鬧又聽得梁山泊大軍兩路殺將入來就在寨裏自縊而死曾密逕逴西寨被朱仝一朴刀搠

曾魁要逴東寨

時亂軍中馬踏爲泥蘇定死命逸出北門却有無數陷坑背後魯智深武松赶殺將來前逢楊志史進亂箭射死蘇定後頭撞來的人馬都攧入陷坑中去重重疊疊陷死不知其數宋江衆將得勝在曾頭市捲殺入面殘兵擄掠財物有詩爲証

可怪曾家事不諧　投降特地貢書來　宋江要雪天王恨　半夜驅兵捲殺來（是亦不可以已乎）

且說史文恭得這千里馬行得快殺出西門落荒而走此時黑霧遮天不分南北約行了二十餘里不知何處只聽得樹林背後一聲鑼響撞出四五百軍來當先一將手提桿棒望馬脚便打那疋馬是千里龍駒見棒來時從頭上

好箭飛蓋

跳過去了史文恭正走之間只見陰雲再冉冷氣颼颼黑霧漫漫狂風颰颰虛空中一人當住去路史文恭疑是神兵勒馬便回東西南北四邊都是鬼蓋陰魂纏住史文恭再回舊路却撞着浪子燕青又轉過玉麒麟盧俊義來喝一聲拖賊待走那里去腿股上只一朴刀撇下馬來便把繩索綁了解投曾頭市來燕青牽了那疋千里龍駒逕到大寨宋江看了大喜仗人相見分外眼明心中一喜一怒喜者得盧員外見功怒者恨史文恭射殺晁天王冤仇未曾報得先把曾昇就本處斬首曾家一門老少盡數不留抄擄到金銀財寶米麥粮食盡行裝載上車回梁山泊給散各部頭領犒賞三軍且說關勝領軍殺退青州軍馬花

榮領兵綏散凌州軍馬都回來了大小頭領不缺一個又得了這疋千里龍駒照夜玉獅子馬其餘物件盡不必說陷車內囚了史文恭便收拾軍馬回梁山泊來所過州縣村坊並無侵擾回到山寨忠義堂上都來參見晁蓋之靈宋江傳令教聖手書生蕭讓作了祭文令大小頭領人人挂孝個個舉哀將史文恭剖腹剜心享祭晁蓋已罷宋江就忠義堂上與衆弟兄商議立梁山泊之主吳用便道兄長爲尊盧員外爲次其餘衆弟兄各依舊位宋江道向者晁天王遺言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不揀是誰便爲梁山泊之主今日盧員外生擒此賊赴山祭獻晁兄報仇雪恨正當爲尊不必多說盧俊義道小弟德薄才疎怎敢承當

都是做話的人用知之

此位若得居末尚自過分宋江道非宋某多謙有三件不如負外處第一件宋江身材黑矮貌拙才疎負外堂堂一表凜凜一軀有貴人之相第二件宋江出身小吏犯罪在逃感蒙衆衆弟兄不弃輒居尊位負外出身豪傑之子又無至惡之名雖然有些凶險累蒙天祐以免此禍第三件宋江文不能安邦武又不能附衆手無縛鷄之力身無寸箭之功負外力敵萬人通今傳古天下誰不望風而降尊兄有如此才德正當爲山寨之主他時歸順朝廷建功立業官爵陞遷能使弟兄們盡生光彩宋江主張已定休得推托盧俊義恭謙拜於地下說道兄長枉自多談盧某寧死實難從命吳用勸道兄長爲尊盧負外乎

胡說

人皆所伏兄

長若如是再三推讓恐冷了衆人之心吳用已把眼
視衆人故出此語只見黑旋風李逵大叫道我在江州捨
身拼命跟將你來衆人都饒讓你一步我自天也不怕你
只管讓來讓去做甚鳥我便殺將起來各自散火武松見
吳用以目示人也發作叫道哥哥手下許多軍官受朝廷
誥命的也只是讓哥哥他如何肯從別人劉唐便道我們
起初七個上山那時便有讓哥哥爲尊之意今日却要讓
別人曾智深大叫道若還兄長推讓別人洒家們各自都
散宋江道你衆人不必多說我自有個道理盡天意看是
如何方纔可定吳用道有何高見便請一言宋江道有兩
件事正是教梁山泊內重添兩個英雄東平府中又惹一

場災禍直教天罡盡數救忠義地煞齊臨水滸來畢竟宋江說出那兩件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要知宋江之讓只爲中心有愧于盧俊義耳非真讓也原與吳用粧成局面了却此件不然其中可讓者儘多何急急讓此一人哉平白地引誘他上山到底良心過不去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八　終

容與堂藏板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釋雙鎗將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九

第六十九回

東平府誤陷九紋龍　宋公明義識雙鎗將

詩曰

神龍失勢滯飛昇　得遇風雷便不情　豪傑相逢魚得水　英雄際會弟投兄　千金僞買花娘俏　一讓能成俊義名　水戰火攻人罕敵　綠林頭領宋公明

話說當下梁山泊忠義堂上宋江打了曾頭市盧俊義捉得史文恭祭獻晁天王已了宋江不負晁蓋遺言要把王位讓與盧員外衆人不服宋江又道如此衆志不定於心不安目今山寨錢糧缺少梁山泊東有濟州府却有錢

粮一處是東平府一處是東昌府我們自來不曾攪擾他那里百姓今去問他借粮公然不肯今寫下兩箇關兒我和盧員外各拈一處如先打破城子的便做梁山泊主如何吳用道也好聽從天命盧俊義道休如此說只是哥哥爲梁山泊之主某聽從差遣此時不由盧俊義當下便喚鉄面孔目裴宣寫下兩箇鬮兒焚香對天祈禱已罷各拈一箇宋江拈着東平府盧俊義拈着東昌府衆皆無語當日設筵飲酒中間宋江傳令調撥人馬宋江部下林冲花榮劉唐史進徐寧燕順呂方郭盛韓滔彭玘孔明孔亮解珍解寶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孫新顧大嫂石勇郁保四王定六段景住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

水軍頭領三員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領水軍駕艇接應盧俊義部下吳用公孫勝呼延灼朱仝雷橫索超關勝楊志單廷珪魏定國宣贊郝思文燕青楊林歐鵬凌振馬麟鄧飛施恩樊瑞項充李袞時遷白勝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李俊童威童猛引水手駕艇策應其餘頭領并中傷者看守寨柵宋江分俵已定此是一時進兵去打兩處州郡有詩爲証

堯舜推賢萬古無　禹湯傳後亦良圖　誰知聚嘯山林者　揖讓謙恭有盛謨

且說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衆多頭領各自下山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日煖

容與堂藏板

假道學

風和草青沙軟正好厮殺却說宋江領兵前到東平府離城只有四十里路地名安山鎮扎住軍馬宋江道東平府太守程萬里和一箇兵馬都監乃是河東上黨郡人氏此人姓董名平善使雙鎗人皆稱爲雙鎗將有萬夫不當之勇雖然去打他城子也和他通些禮數差兩個人賫一封戰書去那里下若肯歸降免致動兵若不聽從那時大行殺戮使人無怨誰敢與我先去下書只見部下走過一人身長一丈膀闊數圍那人是誰有詩爲証

不好資財惟好義　貌似金剛離古寺　身長喚做險道神　此是青州郁保四

郁保四道小人認得董平情願賫書去下又見部下轉過

一人瘦小身材叫道我捉他去那人是誰有詩爲証

蜂蜢頭尖光眼目　鷺鷥瘦腿全無肉　路遥行走疾如飛　楊子江邊王定六

這兩個便道我們不曾與山寨中出得些氣力今情願去走一遭宋江大喜隨即寫了戰書與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去下書上只說借粮一事且說東平府程太守聞知宋江起軍馬到了安山鎮住扎便請本州兵馬都監雙鎗將董平商議軍情重事正坐間門人報道宋江差人下戰書程太守教喚至郁保四王定六當府厮見了將書呈上程萬里看罷來書對董都監說道要借本府錢粮此事如何董平聽了大怒叫推出去即便斬首程太守諫道不可自古

兩國爭戰不斬來使於禮不當只將二人各打二十枷棍
發回原寨看他如何董平怒氣未息喝把郁保四王定六
一索綑翻打得皮開肉綻推出城去兩個回到大寨哭告
宋江說董平那厮無理好生眇視大寨宋江見打了兩個
怒氣填胸便要平吞州郡先叫郁保四王定六上車回山
將息只見九紋龍史進起身說道小弟舊在東平府時與
院子裡一個娼妓有染喚做李瑞蘭往來情熟敬我如今
多將些金銀潛地入城借他家裡安歇約定時日哥哥可
打城池只等董平出來交戰我便扒去更鼓樓上放起火
來裡應外合可成大事宋江道最好史進隨即收拾金銀
安在包袱裡身邊藏了暗器拜辭起身宋江道兄弟善覷

方便我且頓兵不動品說史進轉入城中逕到西尾子李瑞蘭家大伯見是史進吃了一驚接入裡面叫女兒出來厮見李瑞蘭生的甚是標格出塵有詩爲証

萬種風流不可當　梨花帶雨玉生香　翠禽啼醒羅浮夢　疑是梅花靚曉妝　好

李瑞蘭引去樓上坐了遂問史進道一向如何不見你頭影聽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官司出榜捉你這兩日街上亂鬨鬨地說宋江要來打城借粮你如何却到這里史進道我實不瞞你說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不曾有功如今哥哥要來打城借粮我把你家備細說了如今我特地來做細作有一包金銀相送與你切不可走透了消

息明日事完一發帶你一家上山快下手瑞蘭葫蘆提應
承收了金銀且安排些酒肉相待却來和大娘商量道他
往常做客時是個好人在我家出入不妨如今他做了歹
人倘或事發不是耍處大伯說道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
不是好惹的但打城池無有不破若還出了言語他們有
日打破城子入來和我們不干罷虔婆便罵道老蠢物你
省得甚麼人事自古道蜂虿入懷解衣去赶天下通例自
首者即免本罪你快去東平府裡首告拿了他去省得日
後負累不好李公道他把許多金銀與我家不與他担些
于已買我們做甚麼虔婆罵道老畜生你這般說却似放
屁我這行院人家坑陷了千千萬萬的人豈爭他一個你

若不去首告我親自去衙前叫屈和你也說在裡面李公道你不要性發且教女兒款住他休得打草驚蛇吃他走了待我去報與做公的先來拿了却去首告且說史進見這李瑞蘭上樓來覺得面色紅白不定史進便問道你家莫不有甚事這般失驚打怪李瑞蘭道却纔上梯梯踏了箇空爭些兒吃了一交因此心慌撩亂史進雖是英勇又吃他瞞過了更不猜疑有詩爲証

可嘆虔婆伎倆多　粉頭無柰苦教唆　早知暗裡施奸狡　錯用黃金買笑歌

當下李瑞蘭相叙間濶之情爭不過一個時辰只聽得梯邊脚步響有人遶上來窓外納盤　數十個做公的搶

到樓上史進措手不及正如鷹拿雀　彈打鵓鴿把史進
似抱頭獅子綁將下樓來逕解到東平府裏廳上程太守
看了大罵道你這廝胆包身體怎敢獨自個來做細作若
不是李瑞蘭父親首告俟了我一府良民快招你的情由
宋江教你來怎地史進只不言語太守便道兩邊公吏獄
卒牢子這等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程太守喝道與我加
力打這廝又將冷水來噴兩邊腿上各打一百大棍史進
由他拷打不招實情董平道且把這廝長枷木杻送在死
囚牢裡等拿了宋江一並解京施行却說宋江自從史進
去了偷細寫書與吳用知道吳用看了宋公明來書說史
進去娼妓李瑞蘭家做細作大驚急與盧俊義說知連夜

來兒宋江問道誰叫史進去來宋江道他自願去說這李
行首是他舊日的表子好生情重因此前去吳用道兄長
欠這些王張若吳某在此決不叫去常言道娼妓之家諱
者祉丐漏走五箇字得便熟閒迎新送舊陌了多少才人
更兼水性無定准之意總有恩情也難出虔婆之手此人
今去必然吃虧宋江便問吳用請計吳用便叫顧大嫂勞
煩你去走一遭可扮做貧婆潛入城中只做求乞的若有
些動靜火急便回若是史進陷在牢中你可去告獄卒只
說有舊情恩念我要與他送一口飯撰入牢中暗與史進
說知我們月盡夜黃昏前後必來打城你可就水火之處
安排脫身之計月盡夜你就城中放火為號此間進兵方

好成事兄長可先打汶上縣百姓必然都逰東平府却叫顧大嫂襍在數內乘勢入城便無人知覺吳用設計已罷上馬便回東昌府去了宋江點起解珍解寶引五百餘人攻打汶上縣果然百姓扶老挈幼鼠攜狼奔都逰東平府來有詩爲証

史進愴惶已就擒　當官拷掠究來音　若非顧媪通消息　怎救圖中萬死身

欲避兵戈逃生匿跡合城紛擾都不在話下却說顧大嫂頭髻鬆鬆衣服藍縷襍在衆人裡面擠入城來逶街求乞到於衙前打聽得果然史進陷在牢中方知吳用智亮如神次日提着飯罐只在司獄司前往來伺候見一個年老

公人從牢裡出來顧大嫂看着便拜淚下如雨那年老公人問道你這貧婆哭做甚麽顧大嫂道牢中監的史大郎是我舊的主人自從離了又早十年只說道在江湖上做買賣不知爲甚事陷在牢裡眼見得無人送飯老身叫化得這一口兒飯特要與他充飢哥哥怎生可憐見引進則個強如造七層寶塔那公人道他是梁山泊强人犯着該死的罪誰敢帶你入去顧大嫂道便是一刀一剮自教他瞑目而受只可憐見引老身入去送這口兒飯也顯得舊日之情說罷又哭那老公人尋思道若是個男子漢難帶他入去一個婦人家有甚利害當時引顧大嫂直入牢中來看見史進項帶沉枷腰纏鉄索史進見了顧大嫂吃了

容與堂藏板

一驚則聲不得顧大嫂一頭假啼哭一頭喂飯別的節級便來喝道這是該死的歹人獄不通風誰放你來送飯即忙出去饒你兩棍顧大嫂見監牢內人多難說備細只說得月盡夜打城叫你牢中自掙扎史進耳要問時顧大嫂被小節級打出牢門史進只記得月盡夜原來那個三月却是大盡到二十九史進在牢中與兩個節級說話問道今朝是幾時那個小節級却錯記了回說道今朝是月盡夜晚些買貼孤魂紙來燒史進得了這話巴不得晚一個小節級吃的半醉帶史進到水火坑邊史進哄小節級道背後的是誰賺得他回頭掙脫了枷只一枷稍把那小節級面上正着一下打倒在地就拾磚頭敲開木柂柂睜着

鶻眼搶到亭心裏幾個公人都酒醉了被史進迎頭打着死的死了走的走了拔開牢門只等外面救應又把牢中應有罪人盡數放了總有五六十人就在牢內發喊起來一齊走了有人報知太守程萬里驚得面如土色連忙便請兵馬都監商議董平道城中必有細作且差多人圍困了這賊我却乘此機會領軍出城去捉宋江相公便緊守城池差數十個人圖定牢門休教走了董平上馬點軍去了程太守便點起一應節級虞候押番各執鎗棒去大牢前納喊史進在牢裡不敢輕出外廂的人又不敢進去顧大嫂只叫得苦却說都監董平點起兵馬四更上馬教逕宋江寨來伏路小軍報知宋江宋江道此必是顧大嫂在

城中又吃虧了他既敗來准備迎敵號令一下諸軍都起當時天色方明却好接着董平軍馬兩下擺開陣勢董平出馬眞乃英雄蓋世謀勇過人有詩爲証

兩面旗牌耀日月　簡銀鉄鎧似霜凝　水磨鳳翅頭盔白　錦綉麒麟戰襖青　一對白龍爭上下　兩條銀蟒遍飛騰　河東英勇風流將　能使雙鎗是董平

原來董平心靈機巧三教九流無所不通品竹調絃無有不會山東河北皆號他爲風流雙鎗將宋江在陣前看了董平這表人品一見便喜又見他箭壺中插一面小旗上寫一聯道英勇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宋江隨即遣韓滔出馬迎敵韓滔得令手執鉄搠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鉄鎗神

出鬼沒人不可當宋江再教金鎗手徐寧仗鈎鑲鎗前去交戰替回韓滔徐寧得令飛馬便出接住董平厮殺兩個在征塵影裡殺氣叢中鬪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交戰良久宋江恐怕徐寧有失便教鳴金收軍徐寧勒馬回來董平手舉雙鎗直追殺入陣來宋江鞭稍一展四下軍兵一齊圍住宋江勒馬上高阜處看望只見董平圍在陣內他若投東宋江便把號旗望東指軍馬向東來圍他他若投西號旗便望西指軍馬便向西來圍他董平在陣中橫衝直撞兩枝鎗直殺到申牌已後衝開條路殺出去了宋江不趕董平驅兵大進董平因見交戰不勝當晚收軍回城去了宋江連夜起兵直抵城下圍圍調兵圍住顧大嫂在

城中未敢放火史進又不得出來兩下住住原來程太守有箇女兒十分大有顏色董平無妻累累使人去求爲親程萬里不允因此日常間有些言和意不和董平當晚領軍入城其日使個就裡的人乘勢來問這頭親事程太守回說我是文官他是武官相覷爲婿正當其理只是如今賊寇臨城事在危急若還便許被人恥笑待得退了賊兵保護城池無事那時議親未爲晚矣那人把這話却回復董平董平雖是口裡應道說得是只是心中躊躇不十分歡喜恐怕他日後不肯這里宋江連夜攻城得緊太守催請出戰董平大怒披掛上馬帶領三軍出城交戰宋江親在陣前門旗下喝道量你這個寡將怎敢當吾豈不聞古

人有言大廈將傾非一木可支你看我手下雄兵十萬猛將千員替天行道濟困扶危早來就降免受一死董平大怒回道文面小吏該死狂徒怎敢亂言說罷手舉雙鎗直逕宋江左有林冲右有花榮兩將齊出各使軍器來戰董平約鬥數合兩將便走宋江軍馬佯敗四散而逕董平要逞功勞拍馬赶來宋江等却好退到壽張縣界宋江前面走董平後面追離城有十數里前至一個村鎮兩邊都是草屋中間一條驛道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縱馬赶來宋江因見董平了得隔夜已使王矮虎一夫青張青孫二娘四箇帶一百餘人先在草屋兩邊埋伏却拴數條絆馬索在路上又用薄土遮蓋只等來時鳴鑼為號絆馬索齊起准

備捉這董平董平正赶之間來到那里只聽得背後孔明孔亮大叫勿傷吾主恰好到草屋前一聲鑼響兩邊門扇齊開搠起繩索那馬却待回頭背後絆馬索齊起將馬絆倒董平落馬左邊撞出一丈青王矮虎右邊走出張青孫二娘一齊都上把董平捉了頭盔衣甲雙鎗隻馬盡數奪了兩個女頭領將董平捉住用麻繩背剪綁了兩個女將各執鋼刀監押董平來見宋江却說宋江過了草房勒住馬立在綠楊樹下迎見這兩個女頭領解着董平宋江隨即喝退兩個女將我教你去相請董將軍誰教你們綁縛他來二女將喏喏而退宋江慌忙下馬自來解其繩索便脫護甲錦袍與董平穿着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

（只是這箇賊智）

（找。遭。遠。人不愛。）

道倘蒙將軍不弃微賤就爲山寨之主董平荅道小將被擒之人萬死猶輕若得容恕安身實爲萬幸宋江道撤寨地連水泊素無援害今爲缺少粮食特來東平府借粮別無他意董平道程萬里那厮原是童貫門下門館先生得此美任安得不害百姓若是兄長肯容董平今去賺開城門殺入城中共取錢粮以爲報効宋江大喜便令一行人將過盔甲鎗馬還了董平披挂上馬董平在前宋江軍馬在後捲起旗旛都到東平城下董平軍馬在前大叫城上快開城門把門軍士將火把照時認得是董都監隨即大開城門放下吊橋董平拍馬先入砍斷鉄鎖背後宋江等長驅人馬殺入城來都到東平府裡急傳將令不許殺害

（遣。好。）

百姓放火燒人房屋董平逕逸私衙將了程太守一家人
口奪了這女兒宋江先叫開放大牢救出史進便開府庫
盡數取了金銀財帛大開倉厰裝載粮米上車先使人護
送去梁山泊金沙灘交割與三阮頭領接遞上山史進自
引人去西瓦子裡李瑞蘭家把虔婆老幼一門大小碎屍
萬段宋江將太守家私俵散居民仍給沿街告示曉諭百
姓害民州官已自殺戮汝等良民各安生理告示已罷收
拾回軍大小將校再到安山鎮只見白日鼠白勝飛逕前
來報說東昌府交戰之事虛實勝敗宋江聽罷神眉剔竪
怪眼圓睜大叫衆多兄弟不要回山且跟我來再去這個
去處降兵捉將正是再施忠義輕舒手復奪資儲錦綉城

畢竟宋江再引軍馬投何處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史進既是痴子宋江又是呆漢所以使吳用小兒浪得名耳

又曰最可恨者董平那廝只因一箇女子便來賣國負人國家有如是人真當寢皮食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六十九終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乘輿
僧壯士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

第七十回

沒羽箭飛石打英雄　宋公明棄粮擒壯士

詩曰

龍虎山中降敕宣　鎖魔殿上散霄烟　致令煞曜離金闕　故使罡星下九天　戰馬嘶嘶楊柳岸　征旗颯颯藕花船　只因肝膽存忠義　留得清名萬古傳

話說宋江打了東平府收軍回到安山鎮正待要回山寨只見白勝前來報說盧俊義去打東昌府連輸了兩陣城中有個猛將姓張名清原是彭德府人虎騎出身善會飛石打人百發百中人呼爲沒羽箭手下兩員副將一個喚

做花項虎龍旺渾身上刺着虎斑頷項上吞着虎頭馬上會使飛鎗一個喚做中箭虎丁得孫面頰連項都有疤痕馬上會使飛叉盧員外提兵臨境一連十日不出厮殺前日張清出城交鋒郝思文出馬迎敵戰無數合張清便走郝思文赶去被他額角上打中一石子跌下馬來却得燕青一弩箭射中張清戰馬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輸了一陣次日混世魔王樊瑞引項充李袞舞牌去迎不期被丁得孫從肋窩裡飛出標叉正中項充因此又輸了一陣二人見在舡中養病軍師特令小弟來請哥哥早去救應宋江見說了嘆曰盧俊義直如此無緣特地教吳學究公孫勝孰他只想要他見陣成功山寨中也好眉目誰想又逢

○自然心不然

敵手既然如此我等衆弟兄引兵都去救應當時傳令便起三軍諸將上馬跟隨宋江直到東昌境界盧俊義等接着具說前事權且下寨正商議間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搦戰宋江領衆便起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大小頭領一齊上馬隨到門旗下宋江在馬上看對陣時陣排一字旗分五色三通鼓罷没羽箭張清出馬怎生打扮有一篇水調歌讚張清的英勇

頭巾掩映茜紅纓狼腰猿臂體彪形錦衣綉襖袍中徹露透深青雕鞍側坐青驄玉勒馬輕迎葵花寶鐙振響熟銅鈴倒拖雉尾飛走四蹄輕金環挌動飄飄玉蜻蜓撒朱纓錦袋石子輕輕飛動似流星不用強弓硬弩何須

宋版堂藏版

打彈飛鈴但着處命歸空東昌馬騎將沒羽箭張清
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喝采張清在馬上蕩起征塵往來馳
走門旗左邊閃出那個花項虎龔旺有詩爲証
手執標鎗慣飛舞　蓋世英雄誠未覩　斑爛錦體獸
吞頭　龔旺名爲花項虎
又見張清陣內門旗影裡右邊閃出口個中箭虎丁得孫
亦有詩爲証
虎騎奔波出陣門　雙腮連項露瘢痕　到處人稱中
箭虎　手揩飛叉丁得孫
一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罵道水泊草賊願決一
死問道誰可去戰張清傍邊惱犯這個英雄忿怒躍

馬手舞鉤鐮鎗出到陣前宋江看時乃是金鎗手徐寧宋江暗喜便道此人正是對手徐寧飛馬直取張清兩馬相交雙鎗並舉鬥不到五合張清便走徐寧去赶張清把左手虛提長鎗右手便向錦袋中摸出石子紐回身覷得徐寧面門較近只一石子可憐悍勇徐寧石子眉心早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兩騎馬兩枝戟救回本陣宋江等大驚盡皆失色再問那個頭領接着厮殺宋江言未盡馬後一將飛出看時却是錦毛虎燕順宋江却待阻當那騎馬已自去了燕順接住張清鬥無數合遮攔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望後赶來手取石子看燕順後心一擲打在鎧甲護鏡上錚然有

谷興堂藏板

聲伏鞍而走宋江陣上一人大叫匹夫何以惧哉拍馬提搠飛出陣去宋江看時乃是百勝將韓滔不打話便戰張清兩馬方交喊聲大舉韓滔要在宋江面前顯能抖擻精神大戰張清不到十合張清便走韓滔疑他飛石打來不去追赶張清回頭不見赶來翻身勒馬便轉韓滔却待挺搠來迎被張清暗藏石子手起望韓滔臭囗裡打中只見鮮血迸流逃回本陣彭玘見了大怒量這等小輩何足懼哉不等宋公明將令手舞三尖兩刃刀飛馬直取張清兩個未曾交馬被張清暗藏石子在手手起正中彭玘面額丟了三尖兩刃刀遶馬回陣宋江見輸了數將心內驚惶便要將軍馬收轉只見盧俊義背後一人大叫今日將威

折了來日怎地廝殺且看石子打得我麼宋江看時乃是
醜郡馬宣贊拍馬舞刀直迸張清張清便道一個來一個
走兩個來兩個逃你知我飛石手段麼宣贊道你打得別
人怎近得我說言未了張清手起一石子正中宣贊嘴邊
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却待來提怎當宋江陣上人多衆
將救了回陣宋江見了怒氣在心掣劒在手割袍為誓我
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呼延灼見宋江說誓便道兄長
此言要我們弟兄何用就拍踢雪烏雕直臨陣前大罵張
清小兒得寵一力一勇認得大將呼延灼麼張清便道辱
國敗將之人也遭我毒手言未絕一石子飛來呼延灼見
石子飛來急把鞭來隔時却中在手腕早着一下便使

太○○○

楊志膽喪心寒伏鞍歸陣宋江看了轉轉尋思若是今番輸了銳氣怎生回梁山泊誰與我出得這口氣朱仝聽得目視雷橫說道捉了劉唐去却值甚的一個不濟事我兩個同去夾攻朱仝居左雷橫居右兩條朴刀殺出陣前張清笑道一個不濟又添一個由你十個更待如何全無懼色在馬上藏兩個石子在手雷橫先到張清手起勢如招寶七郎石子來時面門上怎生躲避急待擡頭看時額上早中一石子撲然倒地朱仝急來快救頸項上又一石子打着閔勝在陣上看見中傷大挺神威輪起青龍刀縱開赤兎馬來救朱仝雷橫剛搶得兩個逸走還陣張清又一石子打來閔勝急把刀一隔正打着迸出火光閔勝

容與堂藏板

罵得好

無心戀戰勒馬便回雙鎗將董平見中暗忖吾今新降宋江若不顯我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鎗飛馬出陣張清看見大罵董平我和你隣近州府唇齒之邦共同滅賊正當其理你今緣何反背朝廷豈不自羞董平大怒直取張清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雙臂環中撩亂約鬥五七合張清撥馬便走董平道別人中你石子怎近得我張清帶住鎗桿去錦袋中摸出一個石子手起處真如流星掣電石子來嚇得鬼哭神驚董平眼明手快撥過了石子張清見打不着再取第二個石子又打將去董平又閃過了兩個石子打不着張清却早心慌那馬尾相啣張清走到陣門佐側董平望後心刺一鎗

來張清一閃鎧裡藏身董平却搠了空那條鎗却搠將過
來董平的馬和張清的馬兩厮並着張清便撇了鎗雙手
把董平和鎗連臂膊只一拖却拖不動兩個攪做一塊宋
江陣上索超望見輪動大斧便來解救對陣韓旺丁得孫
兩騎馬齊出截住索超厮殺張清董平又分折不開索超
韓旺丁得孫三疋馬攪做一團林冲花榮呂方郭盛四將
一齊盡出兩條鎗兩枝戟來救董平索超張清見不是頭
弃了董平跑馬入陣董平不捨直撞入去却忘了隄備石
子張清見董平追來暗藏石子在手待他馬近喝聲道着
董平急躲那石子林耳根上擦過去了董平便回索超撇
了韓旺丁得孫也赶入陣來張清停　輕取石子望索

超打來索超急躲不迭打在臉上鮮　流提斧回陣却說林冲花榮把饒旺截住在一邊呂方郭盛把丁得孫也截住在一邊饒旺心慌便把飛鎗標將來却標不着花榮林冲饒旺先沒了軍器被林冲花榮活捉歸陣這邊丁得孫不敢奔义死命抵敵呂方郭盛不隄防浪子燕青在陣門裡看見暗忖道我這里被他片時連打了一十五員大將手中弃了桿棒身邊取出弩弓搭上弦放一箭去一聲響正中了丁得孫馬蹄那馬便倒却被李方郭盛捉過陣來張清要來救時寡不敵衆只得拿了劉唐且回東昌府去太守在城上看見張清前後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員大將雖然折了饒旺丁得孫也拿得這個劉唐回到州衙先

把劉唐長枷送獄却再商議

張清神手撥天閑　暗裡能將石子攀　一十五人都打壞　脚瘸手跛逴梁山 可笑

且說宋江收軍回寨把龔旺丁得孫先送上梁山泊宋江再與盧俊義吳用道我聞五代時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連打唐將三十六員今日張清無一時連打我一十五員大將雖是不在此人之下也當是個猛將衆人無語宋江又道我看此人全仗龔旺丁得孫爲羽翼如今手足羽翼被擒可用良策捉獲此人吳用道兄長放心小生見了此將出沒已自安排定了雖然如此且把中傷頭領送回山寨却教智深武松孫立黃信李立　引領水軍安排

車仗舡隻水陸並進舡騎相迎賺出　　便成大事矣用分撥已定再說張清在城內與太守商議道雖是贏得賊勢根本未除暗使人去探聽虛實却作道理只見探事人來回報寨後西北上不知那里將許多粮米有百十輛車子河內又有粮草舡大小約有五百餘隻水陸並進舡馬同來沿路有幾頭領監官太守道這厮們莫非有計恐遭他毒手再差人去打聽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次日小軍回報說車上都是粮尚且撒下米來水中船隻雖是遮蓋着盡有米布袋露出將來張清道今晚出城先截岸上車子後去取他水中舡隻太守助戰一鼓而得太守道此計甚妙只可善覷方便叫軍漢飽食酒食盡行披挂稍馱錦

袋張清手執長鎗引一千軍兵悄悄地出城是夜月色微明星光滿天行不到十里望見一簇車子旗上明寫水滸寨忠義粮張清看了見魯智深搶着禪杖皂直殺拽扎起來當頭先走張清道這禿驢腦袋上着我一下石子魯智深搶着禪杖此時自望見了只做不知大踏步只顧走却忘了隄防他石子正走之間張清在馬上喝聲着一石子正飛在魯智深頭上打得鮮血迸流望後便倒張清軍馬一齊納喊都搶將來武松急挺兩口戒刀死去救回魯智深撇了粮車便走張清奪得粮車見果是粮米心中歡喜不來追赶魯智深且押送粮車推入城來太守見了大喜自行收管張清道再搶河中粮舡太　將軍善覷方便

張清上馬轉到南行此時望見河港舡不計其數張清便叫開城門一齊納喊搶到河邊只見陰雲布滿黑霧遮天馬步軍兵回頭看時你我對面不見此是公孫勝行持道法張清看見心慌眼暗却待要回進退無路四下里喊聲亂起正不知軍兵從那里來林冲引鉄騎軍兵將張清連人和馬都赶下水去了河内却是李俊張橫張順二阮兩童八個水軍頭領一字兒擺在那里張清便有三頭六臂也怎生掙扎得脫被阮氏三雄捉住繩纏索綁送入寨中水軍頭領飛報宋江吳用便催大小頭領連夜打城太守獨自一個怎生支持得住聽得城外四面炮響城門開了嚇得太守無路可逃宋江軍馬殺入城中先救了劉

宋公明最善用人若有片長寸善無不留心所以一百單七人死心塌

唐次後便開倉庫就將錢粮一分發送梁山泊一分給散居民太守平日清廉饒了不殺宋江等都在州衙裡聚集衆人會面只見水軍頭領早把張清解來衆多兄弟都被他打傷咬牙切齒盡要來殺張清宋江見解將來親自直下堂堦迎接便陪話道恨伀虎威請勿挂意邀上廳來說言未了只見堦下聲智深使手帕包着頭拿着鉄禪杖逕逕來要打張清宋江隔住連聲喝退怎肯教你下手張清見宋江如此義氣叩頭下拜受降宋江取酒與地折箭爲誓衆弟兄若要如此報伀皇天不祐死於刀劍之下衆人聽了誰敢再言也是天罡星合當聚會自然義氣相投昔日老郎有一篇言語贊張清道

容與堂藏板

抽攻七
十子之
服仲尼
也試想
官天下
看有如
是之人
更當何
如

祖代英雄播英武　義胆忠肝感　披堅自可爲
干城　佐郡應須是公輔　東昌驍將名張清　豪氣
凌霄真可數　陣雲冉冉飄征旗　勁氣英英若瘈虎
龍鱗鉄甲披鳳毛　宮錦花袍明綉補　坐騎一疋大
宛駒　袖中暗器真難覩　非鞭非簡亦非鎗　陣上
隕石如星舞　飛來猛將不能逃　中處應令倒旗鼓
感人義氣成大恩　此日歸心甘受虜　天降罡星大
泊中　燁燁英聲傳水滸

宋江在東昌府州衙堂上折箭盟誓已罷衆弟兄勿得傷
情衆皆大笑人各聽令盡皆歡喜收拾軍馬都要回山只
見張清在宋公明面前舉薦東昌府一個醫獸復姓皇甫

名端此人善能相馬知得頭口寒暑病症下藥用針無不痊可真有伯樂之才原是幽州人民爲他碧眼黃鬚貌若番人以此人稱爲紫鬚伯梁山泊亦有用他處可喚此人帶引妻小一同上山乞取鈞旨宋江聞言大喜我雖在中原不曉其理若果皇甫端肯去相聚大稱予懷張清見宋江相愛甚厚隨即便去喚到醫獸皇甫端來拜見宋江并衆頭領大小衆將看了盡皆歡喜有篇七言古風詩道皇甫端醫術

傳家藝術無人敵　安驥年來有神力　廻生起死妙難言　拯急扶危更多益　郭公烏騅人盡誇　郭公騄駬來渥注　吐蕃棗騮號伸駿　地又羨拳毛騧

驕驟騄駬皆經見　瀝　敎亦多　天開十二舊
馳名　手到病除能應驗　古人已往名不刊　只今
又見皇甫端　解治四百零八病　雙瞳炯炯珠走盤
天集忠良真有意　張清羯鷹誠良計　梁山泊內添
一人　號名紫髯伯樂裔

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碧眼重瞳虬鬚過腹皇甫端
見了宋江如此義氣心中甚喜願從大義宋江大喜撫諭
已了傳下號令諸多頭領收拾車仗粮食金銀一齊進發
鞍上將鞭敲金鐙響步下卒齊唱凱歌聲把這兩府錢粮
運回山寨前後諸軍都起於路無話早回到梁山泊忠義
堂上宋江叫放出韓旺丁得孫來亦用好言撫慰二人叩

首拜降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專工醫獸董平張清亦爲山寨頭領宋江歡喜忙叫排宴慶賀都在忠義堂上各依次席而坐宋江看了衆多頭領却好一百單八員宋江開言說道我等弟兄自從上山相聚但到處並無疎失皆是上天護德非人之能今來扶我爲尊皆托衆弟兄英勇一者合當聚義二乃我再有句言語煩你衆兄弟共聽吳用便道願請兄長約束共聽號令宋江對着衆頭領開口說這個主意下來正是有分教三十六天罡臨化地七十二地煞鬧中原畢竟宋公明說出甚麼主意且聽下回分解

沒伸縮變化大不好看特是張清人品差勝董平耳


欽賜羲堂石碣受天之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第七十一回

忠義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

詩曰

光耀飛離土窟間　天罡地煞降塵寰　說時豪氣侵肌冷　講處英風透膽寒　仗義疎財歸水泊　報讐雪恨下梁山　堂堂一卷天文字　付與諸公仔細看

話說宋公明一打東平兩打東昌回歸山寨忠義堂上計點大小頭領共有一百八員心中大喜遂對衆兄弟道宋江自從鬧了江州上山之後皆賴托衆弟兄英雄扶助立我爲頭今者共聚得一百八頭領心中甚喜自從晁蓋

哥哥歸天之後但引兵馬下山公然假金此是上天護佑非人之能縱有被擄之人陷于縲絏或是中傷回來且都無事被擒捉者俱得天佑非我等衆人之能也今者一百八人皆在面前聚會端的古往今來實爲罕有如今兵刃到處殺害生靈無可禳謝大罪我欲心中建一羅天大醮報荅天地神明眷佑之恩一則祈保衆兄弟身心安樂二則惟願朝廷早降恩光赦免逆天大罪衆當竭力捐軀盡忠報國死而後已三則上薦晁天王早生仙界世世生生再得相見就行超度橫亡惡死火燒水溺一應無辜被害之人俱得善道我欲行此一事未知衆弟兄意下若何衆頭領都稱道此是善果好事哥哥主見不差吳用便道先

請公孫勝一清主行醮事然後令人下山四邊邀請得道高士就帶醮器赴寨仍使人收買一應香燭紙馬花果祭儀素饌淨食并合用一應物件商議選定四月十五日爲始七晝夜好事山寨廣施錢財督併幹辦日期已定向那忠義堂前挂起長旛四首堂上扎縛三層高臺堂內鋪設七寶三清聖像兩班設二十八宿十二宮辰一切主醮星官眞宰堂外仍設監壇崔盧鄧竇神將擺列已定設放醮器齊備請到道衆連公孫勝共是四十九員是日晴明的好天和氣朗月白風清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與衆頭領爲次拈香公孫勝作高功主行齋事關發一應文書符命不在話下當日醮筵但見

香騰瑞霭花簇錦屏一千條畫燭流光數百盞銀燈散彩對對高張羽葢重重密布幢旛風清三界步虛聲月冷九天垂沆瀣金鐘撞處高功表進奏虛皇玉珮鳴時都講登壇朝玉帝絳綃衣星辰燦爛芙蓉冠金碧交加監壇神將猙獰直日功曹勇猛道士齊宣寶懺上瑤宮酌水獻花眞人密誦靈章按法劒踏罡布斗青龍隱隱來黃道白鶴翩翩下紫宸

當日公孫勝與那四十八員道衆都在忠義堂上做醮每日三朝至第七日滿散宋江要求上天報應特教公孫勝專拜青詞奏聞天帝每日三朝却好至第七日三更時分公孫勝在虛皇壇第一層衆道士在第二層宋江等衆頭

領在第三層衆小頭目并將校都在壇下衆皆懇求上蒼
務要拜求報應是夜三更時候只聽得天上一聲響如裂
帛相似正是西北乾方天門上衆人看時直竪金盤兩頭
尖中間濶又喚做天門開又喚做天眼開裏面毫光射人
眼目霞彩繚繞從中間捲出一塊火來如拷栳之形直滾
下虛皇壇來那團火迭壇滾了一遭竟攢入正南地下去
了此時天眼已合衆道士下壇來宋江隨即叫人將鐵鍬
鋤頭掘開泥土根尋火塊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淺只見
一箇石碣正面兩側各有天書文字有詩爲証

蕊笈瓊書定有無　天門闔合亦糊塗　滑稽誰造豐
亨論　至理昭昭敢厚誣

當下宋江且教化紙滿散平明齋衆道士各贈與金帛之物以充覿資方纔取過石碣看時上面乃是龍章鳳篆蝌蚪之書人皆不識衆道士內有一人姓何法諱玄通對宋江說道小道家間祖上留下一冊文書專能辨驗天書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以此貧道善能辨認譯將出來便知端的宋江聽了大喜連忙捧過石碣教何道士看了良久說道此石都是義士大名鐫在上面側首一邊是替天行道四字一邊是忠義雙全四字頂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下面却是尊號若不見責當以從頭一一敷宣宋江道幸得高士指迷拜謝不淺若蒙先生見教實感大德唯恐上天見責之言請勿藏匿萬望盡情剖露休遺片言宋

江喚過聖手書生蕭讓用黃紙謄寫何道士乃言前面有天書三十六行皆是天罡星背後也有天書七十二行皆是地煞星下面註着衆義士的姓名觀看良久教蕭讓從頭至後盡數抄謄石碣前面書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員

天魁星呼保義宋江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　天閑星入雲龍公孫勝

天勇星大刀關勝　天雄星豹子林冲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

天富星撲天鵰李應　天滿星美髯公朱仝

天孤星花和尚魯智深　天傷星行者武松

天立星雙鎗將董平　天捷星沒羽箭張清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　天祐星金鎗手徐寧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　天殺星黑旋風李逵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　天壽星混江龍李進
天劒星立地太歲阮小二　天竟星船火兒張橫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　天損星浪裡白跳張順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
天慧星拆命三郎石秀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　天巧星浪子燕青

石碣背面書地煞星七十二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　地奇星聖水將單廷珪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

地正星鉄面孔目裴宣　地潤星摩雲金翅歐鵬

地闊星火眼狻猊鄧飛　地强星錦毛虎燕順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

地會星神算子蔣敬　地佐星小温侯呂方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　地霊星神醫安道全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　地飛星八臂那吒項充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袞　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堅
地明星鉄笛仙馬麟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　地異星白面郎君鄭天壽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　地俊星鉄扇子宋清
地樂星鉄叫子樂和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
地耗星操刀鬼曹正　地魔星雲裡金剛宋萬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　地幽星病大蟲薛永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
地全星鬼臉兒杜興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　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貴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　地平星鉄臂膊蔡福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

地陰星母大蟲顧大嫂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

地壯星母夜叉孫二娘　地劣星霍閃婆王定六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　地耗星白日鼠白勝

地賊星跛上蜷時遷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

當時何道士辨驗天書教蕭讓寫錄出來讀罷衆人看了俱驚訝不已宋江與衆頭領道鄙猥小吏原來上應星魁衆多弟兄也原來都是一會之人今者上天顯應合當聚義將已數足上蒼分定位數爲大小二等天罡地煞星辰都已分定次序衆頭領各守其位各休爭執不可逆了天言衆人皆道天地之意物理數定誰敢違拘宋江遂取黃金五十兩酧謝何道士其餘道衆收得經資收拾醮器四

衆人多只得如此計較妙妙

散下山去了有詩爲證

忠義堂前啓道場　敬伸丹悃醮虛皇　精誠感得天
書降　鳳篆龍章仔細詳
月明風冷醮壇深　鸞鶴空中送好音　地煞天罡排
姓字　激昂忠義一生心

且不說衆道士回家去了只說宋江與軍師吳學究朱武等計議堂上要立一面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斷金亭也換箇大牌扁前面冊立三閘忠義堂後建築鴈臺一座頂上正面大廳一所東西各設兩房正廳供養晁天王靈位東邊房內宋江吳用呂方郭盛西邊房內盧俊義公孫勝孔明孔亮第二坡左一代房內朱武黃信孫立蕭讓裴宣

容與堂藏板

右一代房內戴宗燕青張清安道全皇甫端忠義堂左邊掌管錢糧倉厰收放柴進李應蔣敬凌振右邊花榮樊瑞項充李袞山前南路第一關解珍解寶守把第二關魯智深武松守把第三關朱仝雷橫守把東山一關史進劉唐守把西山一關楊雄石秀守把北山一關穆弘李逵守把六關之外置立八寨有四旱寨四水寨正南旱寨秦明索超歐鵬鄧飛正東旱寨關勝徐寧宣贊赦思文正西旱寨林冲董平單廷珪魏定國正北旱寨呼延灼楊志韓滔彭玘東南水寨李俊阮小二西南水寨張橫張順東北水寨阮小五童威西北水寨阮小七童猛其餘各有執事從新置立旌旗等項山頂上立一面杏黃旗上書替天行道四

字忠義堂前綉字紅旗二面一書山東呼保義一書河北玉麒麟外設飛龍飛虎旗飛熊飛豹旗青龍白虎旗朱雀玄武旗黃鉞白旄青旛皂蓋緋纓黑纛中軍器械外又有四斗五方旗三才九曜旗二十八宿旗六十四卦旗週天九宮八卦旗一百二十四面鎮天旗盡是侯健製造金大堅鑄造兵符印信一切完備選定吉日良時殺牛宰馬祭獻天地神明挂上忠義堂斷金亭牌額立起替天行道杏黃旗堂前桂上立硃紅牌二面各有金書七箇字道是常懷貞烈常忠義不愛資財不擾民宋江當日大設筵宴親捧兵符印信頒布號令諸多大小兄弟各各管領悉宜遵守毋得違悞有傷義氣如有故違不遵者定依軍法治之

決不輕恕

計開

梁山泊總兵都頭領二員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梁山泊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智多星吳用　入雲龍公孫勝

梁山泊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鵰李應

馬軍五虎將五員

大刀關勝　豹子頭林冲　霹靂火秦明

雙鞭呼延灼　雙鎗將董平

馬軍八縣騎兼先鋒使八員

小李廣花榮　金鎗手徐寧　青面獸楊志

急先鋒索超　没羽箭張清　美髯公朱仝

九紋龍史進　没遮欄穆弘

馬軍小彪將兼遠探出哨頭領一十六員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醜郡馬宣贊

井木犴郝思文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聖水將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摩雲金翅歐鵬

火眼狻猊鄧飛　錦毛虎燕順　鉄笛仙馬麟

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錦豹子楊林

小霸王周通

步軍頭領一十員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赤髮鬼劉唐

插翅虎雷橫　黑旋風李逵　浪子燕青

病關索楊雄　拼命三郎石秀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步軍將校一十七員

混世魔王樊瑞　喪門神鮑旭　八臂那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袞　病大蟲薛永　金眼彪施恩

小遮攔穆春　打虎將李忠　白面郎君鄭天壽

雲裡金剛宋萬　摸着天杜遷　出雲龍鄒淵

獨角龍鄒潤　花項虎龔旺　中箭虎丁得孫

没面目焦挺　石將軍石勇

梁山泊四寨水軍頭領八員

混江龍李俊　船火兒張橫　浪裡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梁山泊四店打聽聲息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東山酒店　小尉遲孫新　母大蟲顧大嫂

西山酒店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南山酒店　旱地忽律朱貴　鬼臉兒杜興

北山酒店　催命判官李立　霍閃婆王定六

梁山泊總探聲息頭領一員

容與堂藏板

神行太保戴宗

梁山泊軍中走報機密步軍頭領四員

鉄叫子樂和　　皷上蚤時遷　　金毛大段景住

白日鼠白勝

守護中軍馬軍驍將二員

小溫侯呂方　　賽仁貴郭盛

守護中軍步軍驍將二員

毛頭星孔明　　獨火星孔亮

梁山泊專掌行刑劊子二員

鉄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慶

專掌三軍内探事馬軍頭領二員

擎空捏出餘理井井如此文人之心一至此乎若實有是事則不奇矣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梁山泊一同叅贊軍務頭領一員

神機軍師朱武

梁山泊掌管監造諸事頭領一十六員

掌管行文走徼調兵遣將一員　聖手書生蕭讓

掌管定功賞罰軍政司一員　鉄面孔目裴宣

掌管考筭錢糧支出納入一員　神算子蔣敬

掌管專工監造大小戰船一員　玉旛竿孟康

掌管專造一應兵符印信一員　玉臂匠金大堅

掌管專造一應旌旗袍襖一員　通臂猿侯健

掌管專攻醫獸一應馬匹一員　紫髯伯皇甫端

掌管專治諸疾內外科醫士一員　神醫安道全
掌管監督打造一應軍器鉄甲一員　金錢豹子湯隆
掌管專造一應大小號砲一員　轟天雷凌振
掌管專一起造修緝房舍一員　青眼虎李雲
掌管專一屠宰牛馬猪羊牲口一員　操刀鬼曹正
掌管專一排設筵宴一員　鉄扇子宋清
掌管監造供應一切酒醋一員　笑面虎朱富
掌管專一築梁山泊一應城垣一員　九尾龜陶宗旺
掌管專一把捧帥字旗一員　險道神郁保四

宣和二年孟夏四月吉旦梁山泊大聚會分調人員告示
當日梁山泊宋公明傳令已了分調衆頭領已定各各領

了兵符印信筵宴已畢人皆大醉衆頭領各歸所撥寨分
中間有未定執事者都于鴈臺前後駐扎聽調有篇言語
單道梁山泊的好處怎見得

山分八寨旗列五方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斷
金亭上高懸石綠之碑忠義堂前特扁金書之額總兵
主將山東豪傑宋公明協贊軍權河北英雄盧俊義施
謀運計吳加亮號智多星喚雨呼風入雲龍是公孫勝
五虎將英雄猛烈八驃騎悍勇當先馬步將軍弓箭鎗
刀遮路水軍將校艨艟戰艦相連八寨軍兵守護山頭
港泊四方酒肆招邀遠路來賓掌管錢糧蕭幹李應柴
進總馳飛報太保神行戴宗飛符走檄蕭讓是聖手書

生定賞行刑裴宣爲鉄面孔目神筭須還將敬造船原
有孟康金大堅置印信兵符通臂猿造衣袍鎧甲皇甫
端專攻醫獸安道全惟務救人打軍器須是湯隆造砲
石全憑凌振修緝房舍李雲善布碧毛朱富醞造香醪陶
宗旺築補城垣郁保四護持旌節人人戮力箇箇同心
休言嘯聚山林眞可圖王伯業列兩副伏義疎財金字
牌竪一面替天行道杏黃旗

梁山泊忠義堂上號令已定各各遵守宋江揀了吉日良
時焚一爐香鳴鼓聚衆都到堂上宋江對衆道今非昔比
我有片言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會必須對天盟誓各無

異心死生相托吉凶相救患難相扶一同保國安民衆皆大喜各人拈香已罷一瘸跛在堂上宋江爲首誓曰宋江鄙猥小吏無學無能荷天地之蓋載感日月之照臨聚弟兄于梁山結英雄于水泊共一百八人上符天數下合人心自今已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削絕大義萬望天地行誅神人共戮萬世不得人身億載永沉末劫但願共存忠義于心同著功勳于國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神天察鑒報應昭彰誓畢衆皆同聲共願但愿生生相會世世相逢永無斷阻當日插血誓盟盡醉方散看官聽說這里方纔是梁山泊大聚義處起頭分撥已定話不重言原來泊子里好漢但閑便下山或帶人馬或只是數箇頭領各自取路

真正的替天行道的如今何處覓這般的豪傑可惜可嘆

去途次中若是客商車輛人馬恁從經過若是上任官員箱裡搜出金銀來時全家不留所得之物解送山寨納庫公用其餘些小就便分了折莫便是百十里三二百里若有錢財廣積害民的大戶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誰敢阻當但打聽得有那欺壓良善暴富小人積攢得些家私不論遠近令人便去盡數收拾上山如此之爲大小何止千百餘處爲是無人可以當抵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來因此不曾顯露所以無有說話再說宋江自盟誓之後一向不曾下山不覺炎威已過又早秋涼重陽節近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會衆兄弟同賞菊花喚做菊花之會但有下山的兄弟們不拘遠近都要招回寨來赴筵至日

肉山酒海先行給散馬步水三軍一應小頭目人等各令自去打圍兒吃酒且說忠義堂上遍插菊花各依次坐分頭把盞堂前兩邊飾鑼擊鼓大吹大擂笑語諠譁觥籌交錯衆頭領開懷痛飲馬麟品簫唱曲燕青彈箏不覺日暮宋江大醉叫取紙筆來一時乘着酒興作滿江紅一詞寫畢令樂和單唱這首詞曲道是

喜遇重陽更佳釀今朝新熟見碧水丹山黃蘆苦竹頭上盡教添白髮鬢邊不可無黃菊願樽前長敘弟兄情如金玉統豺虎鬱邊幅號令明軍威肅中心願平虜保民安國日月常懸忠烈膽風塵障邪奸邪目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心方足

真忠義

樂和唱這箇詞正唱到望天王降詔早招安只見武松叫道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去冷了弟兄們的心黑旋風便睜圓怪眼大叫道招安招安招甚鳥安只一腳把卓子跳起撾做粉碎宋江大喝道這黑廝怎敢如此無禮左右與我推去斬訖報來衆人都跪在面告道這人酒後發狂哥哥寬恕宋江荅道衆賢弟且起把這廝推搶監下衆人皆喜有幾箇當刑小校向前來請李逵李逵道你怕我敢掙扎哥哥剛我也不怨殺我也不恨除了他天也不怕說了便隨着小校去監房裡睡宋江聽了他說不覺酒醒忽然發悲吳用勸道兄長既設此會人皆歡樂飲酒他是箇麤鹵的人一時醉後衝撞何必莊懷且陪衆兄弟盡

（大哥是個天民故把他來做樣子武二郎就不敢惹他了哦）

此一樂宋江道我在江州醉後誤吟了反詩得他氣力來今日又作滿江紅詞險些兒壞了他性命早是得衆弟兄諫救了他與我身上情分最重如骨肉一般因此潸然淚下便叫武松兄弟你也是箇曉事的人我主張招安要改邪歸正爲國家臣子如何便冷了衆人的心魯智深便道只今滿朝文武俱是奸邪蒙蔽聖聰就比俺的直裰（佛語）染做皂了洗殺怎得乾淨招安不濟事便拜辭了明日一箇箇各去尋趁罷宋江道衆弟兄說聽今皇上至聖至明只被奸臣閉塞暫時昏昧有日雲開見日知我等替天行道不擾良民赦罪招安同心報國竭力施功有何不美因此只愿早早招安別無他意衆皆稱謝不已當日飲酒終不暢

懷席散各回本寨有詩爲證

虎噬狼吞興已闌　偶攄心願欲招安　武松不解公明意　直要縱橫振羽翰

且說次日清晨衆人來看李逵時尚兀自未醒衆頭領睡裡喚起來說道你昨日大醉罵了哥哥今日要殺你李逵道我夢裡也不敢罵他他要殺我時便由他殺了罷衆弟兄引着李逵去堂上見宋江請罪宋江喝道我手下許多人馬都似你這般無禮不亂了法度且看衆兄弟之面寄下你項上一刀再犯必不輕恕李逵喏喏連聲而退衆人皆散一向無事漸近歲終紛紛雪落乾坤傾刻銀裝世界正是王猷訪戴之時袁安高卧之日不覺雪晴只見山下

有人來報離寨七八里拏得萊州解燈上東京去的一行人在關外聽候將令宋江道休要執縛好生叫上關來没多時解到堂前兩箇公人八九箇燈匠五輛車子爲頭的這一箇告道小人是萊州承差公人這幾箇都是燈匠年例東京着落本州要燈三架今年又添兩架乃是玉棚玲瓏九華燈宋江隨即賞與酒食叫取出燈來看那做燈匠人將那玉棚燈掛起搭上四邊結帶上下通計九九八十一盞從忠義堂上掛起直垂到地宋江道我本待都留了你的惟恐教你吃苦不當穩便只留下這碗九華燈在此其餘的你們自解官去酬煩之資白銀二十兩衆人再拜懇謝不已下山去了宋江教把這碗燈點在晁天王孝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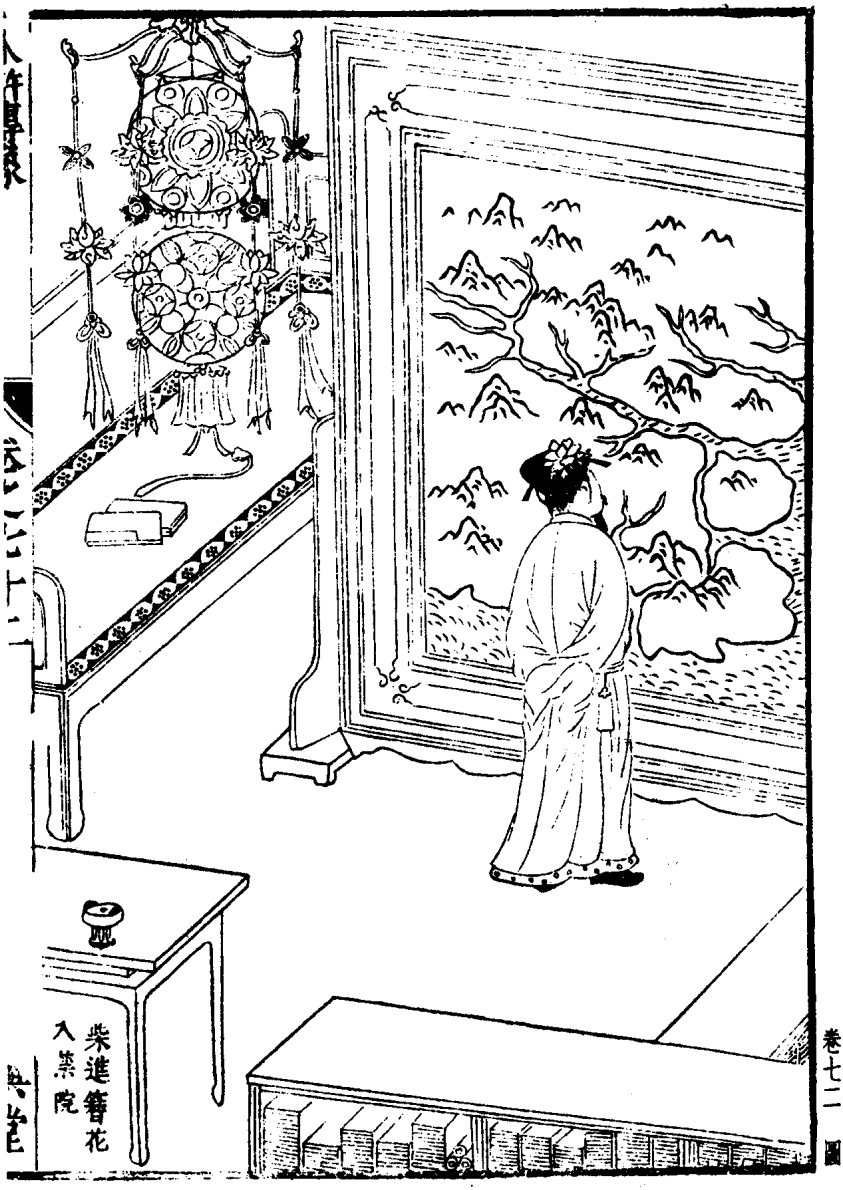
婦人之仁。

內次日對衆頭領說道我生長在山東不曾到京師聞知今上大張燈火與民同樂慶賞元宵自冬至後便造起燈至今纔完我如今要和幾箇兄弟私去看燈一遭便囘吳用便諫道不可如今東京做公的最多倘有疎失如之奈何宋江道我日間只在客店裏藏身夜晚入城看燈有何慮焉衆人苦諫不住宋江堅執要行不爭宋江要去看燈有分教舞榭歌臺瞬爲瓦礫之場柳陌花街變作戰爭之地正是猛虎直臨丹鳳闕殺星夜犯卧牛城畢竟宋江怎地去聞東京且聽下囘分解

李卓吾曰深山泊如李逵武松魯智深那一班都是莽

男子漢不以鬼神之事愚弄他如何得他死心搭地妙哉吳用石碣天文之計真是神出鬼沒不由他衆人不同心一意也或問何以見得是吳用之計曰眼見得蕭讓任書金大堅任刻做成一碣埋之地下公孫勝作法搖將起來以愚他衆人曰這箇何道士恐怕不知卓吾老子笑曰既有黃金五十兩人人都是何道士了不然何七日之後定要懇求上蒼務要拜求報應哉可知已可知已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一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
鬧東京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二

第七十二回

柴進簪花入禁院　李逵元夜鬧東京

詩曰

聖主憂民記四凶　施行端的有神功　等閑月籍來
官內　造次簪花入禁中　潛向御屏劍姓字　更乘
明月展英雄　縱橫到處無人敵　誰向斯時竭寸衷
話說當日宋江在忠義堂上分撥去看燈人數我與柴進
一路史進與穆弘一路魯智深與武松一路朱仝與劉唐
一路只此四路人去其餘盡數在家守寨李逵便道說東
京好燈我也要去走一遭宋江道你如何去得李逵守死

○若○大○哥○不○去○看○燈○便○反○了○

要去那裡執拘得他住宋江道你既然要去不許你惹事打扮做伴當跟我就叫燕青也走一遭專和李逵作伴看官聽說宋江是箇文面的人如何去得京師原來却得神醫安道全上山之後却把毒藥與他點去了後用好藥調治起了紅疤再要良金美玉碾爲細末每日塗搽自然消磨去了那醫書中說美玉滅瘢正此意也當日先叫史進穆弘扮作客人去了次後便使魯智深武松扮作行脚僧行去了再後朱仝劉唐也扮做客商去了各人跨腰刀提朴刀都藏暗器不必得說且說宋江與柴進扮作閑凉官再叫戴宗扮作承局也去走一遭有些緩急好來飛報李逵燕青扮作當各挑行李下山泉頭領都送到金沙灘餞

閒得有趣

行軍師吳用再三分付李逵道你閑常下山好歹惹事今番和哥哥去東京看燈非比閑時路上不要吃酒十分小心在意使不得往常性格若有衝撞弟兄們不好厮見難以相聚了李逵道不索軍師憂心我這一遭並不惹事相別了取路登程林過濟州路經滕州取單州上曹州來前望東京萬壽門外尋一箇客店安歇下了宋江與柴進商議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話宋江道明日白日裏我斷然不敢入城直到正月十四日夜人物喧譁此時方可入城柴進道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宋江道最好次日柴進穿一身整整齊齊的衣服頭上巾幘新鮮脚下鞋襪乾淨燕青打扮便是不俗兩箇離了店肆看城外

人家時家家熱鬧戶戶喧譁都安排慶賞元宵各作賀太平風景來到城門下並是沒人阻當果然好座東京去處怎見得

州名汴水府號開封透迤接吳楚之邦延亘連齊魯之地周公建國畢公皐攷作京師兩晉春秋梁惠王稱爲魏國層疊臥牛之勢按上界戊巳中央崔嵬伏虎之形像周天二十八宿王堯九讓華夷太宗一遷基業元宵景致鰲山排萬盞華燈夜月樓臺鳳輦降三山瓊島金明池上三春柳小苑城邊四季花十萬里魚龍變化之鄉四百座軍州輻輳之地黎庶盡歡豐稔曲嬌娥齊唱太平詞坐香車佳人仕女蕩金鞭公子王孫天街上盡

列珠璣小巷內遍盈羅綺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罩樓臺

當下柴進燕青兩箇入得城來行到御街上往來看眩轉過東華門外見酒肆茶坊不計其數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各有服色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柴進引着燕青遥上一箇小小酒樓臨街占箇閣子凭欄望時見班直人等多從內裏出入幞頭邊各簪翠葉花一朵柴進與燕青付耳低言你與我如此如此燕青是箇點頭會意的人不必細問火急下樓出得店門恰好迎着箇老成的班直官燕青唱箇喏那人道面生全不曾相識燕青說道小人的東人和觀察是故交特使小人來相請原來那班直姓

王燕青道莫非足下是張觀察那人道我自姓王燕青隨口應道正是教小人請王觀察貪慌忘記了那王觀察跟隨着燕青來到樓上燕青揭起簾子對柴進道請到王觀察來了燕青接了手中執色柴進邀入閣兒裏相見各施禮罷王班直看了柴進半晌却不認得說道在下眼拙失望了足下適蒙呼喚願求大名柴進笑道小弟與足下童稚之交且未可說兄長熟思之一壁便叫取酒食來與觀察小酌酒保安排到餚饌菓品燕青斟酒慇懃相勸酒至半酣柴進問道觀察頭上這朵翠花何意那王班直道今上天子慶賀元宵我們左右內外共有二十四人通類有五千七八百人每人皆賜衣襖一領翠葉金花一枝上有

小小金牌一箇鑿着與民同樂四字因此每日在這里聽候點視如有宮花錦襖便能勾入內裏去柴進道在下却不省得又飲了數杯柴進便叫燕青你自去與我鏇一杯熱酒來吃無移時酒到了柴進便起身與王班直把盞道足下飲過這杯小弟敬酒方纔達知姓氏王班直道在下實想不起願求大名王班直擎起酒來一飲而盡恰纔吃罷口角流涎兩脚騰空倒在凳上柴進慌忙去了巾幘衣服靴韈却脫下王班直身上錦襖踢串鞋騰之類從頭穿了帶上花帽擎了執色分付燕青道酒保來問時只說這觀察醉了那官人未回燕青道不必分付自有道理支吾且說柴進離了酒店直入東華門去看那內庭時眞乃人

間天上但見

祥雲龍鳳闕瑞靄罩龍樓琉璃瓦砌鴛鴦龜背簟垂翡翠正陽門逕通黃道長朝殿端拱紫垣渾儀臺占筭星辰待漏院班分文武墻塗椒粉絲絲綠柳拂飛甍殿繞欄楯簇簇紫花迎步輦恍疑身在蓬萊島彷彿神遊兜率天

紫進去到內裏但過禁門為有服色無人阻當直到紫宸殿轉過文德殿都看殿門各有金鎖鎖着不能勾進去且轉過凝暉殿從殿邊轉將入去到一箇偏殿牌上金書膺思殿三字此是官家看書之處側首開着一扇硃紅橱子紫進閃身入去看時見正面鋪着御座兩邊几案上放着

（つつ）紫大官人是個（ふ）人用（ふ）得用（ふ）得

文房四寶象管筆花箋龍墨端溪硯書架上盡是群書各
插着牙籤勿知其數正面屏風上堆青疊綠畫着山河社
稷混一之圖轉過屏風後面但見素白屏風上御書四大
寇姓名寫着道

山東宋江　淮西王慶　河北田虎　江南方臘

柴進看了四大寇姓名心中暗忖道國家被我們擾害因
此如常記心寫在這里便去身邊拔出暗器正把山東宋
江那四箇字刻將下來慌忙出殿隨後早有人來柴進便
離了內苑出了東華門回到酒樓上看那王班直時尚未
醒來依舊把錦衣花帽服色等項都放在閣兒內柴進還
穿了依舊衣服與燕青和酒保計算了酒錢剩下十數貫

錢就賞了酒保臨下樓來分付道我和王觀察是弟兄恰纔他醉了我替他去內裡點名了回來他還未醒我却在城外住恐怕悞了城門剩下錢都賞你他的服色號衣都在這里酒保道官人但請放心男女自伏侍柴進燕青離得酒店逕出萬壽門去了王班直到晚起來見了服色花帽都有但不知是何意酒保說柴進的話王班直似醉如痴回到家中次日有人來說睿思殿上不見山東宋江四箇字今日各門好生把得鉄桶般緊出入的人都要十分盤詰王班直情知是了那里敢說再說柴進回到店中對宋江備細說內宮之中取出御書大冠山東宋江四字與宋江看罷嘆息不已十四日晚宋江引了一千人入城看

燈怎見得好箇東京有古樂府一篇單道東京勝槩

一自梁王初分晉地雙魚正照夷門卧牛城濶相接四邊村多少金明陳迹上林苑花發三春綠楊外溶溶汴水千里接龍津潘樊樓上酒九重宫殿鳳闕天閣東風外笙歌嘹喨堪聞御路上公卿宰相天街畔帝子王孫堪圖畫山河社稷千古汴京尊

故宋時東京果是天下第一國都繁華富貴出在道君皇帝之時當日黄昏明月從東而起天上並無雲翳宋江柴進扮作閑涼官　宗扮作承局燕青扮爲小閑只留李逵看房四箇人雜在社火隊裏取路闖入封贈門來遍觀六街三市果然夜煖風和正好遊戲轉過馬行街來家家門

寶堂藏板

前扎縛燈棚賽懸燈火照耀如同白日正走樓臺上下火照火車馬往來人看人四箇轉過御街見兩行都是煙月牌來到中間見一家外懸青布幔裏掛斑竹簾兩邊盡是碧紗窓外掛兩面牌牌上各有五箇字寫道歌舞神仙女風流花月魁宋江見了便入茶坊裏來吃茶問茶博士道前面角妓是誰家茶博士道這是東京上廳行首喚做李師師間壁便是趙元奴家宋江道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熱的茶博士道不可高聲耳目覺近宋江便喚燕青付耳低言道我要見李師師一面暗里取事你可生箇宛曲入去我在此間吃茶等你宋江自和柴進戴宗在茶坊裡吃茶却說燕青逕到李師師門首揭開青布幔掀起斑竹簾轉

入中門見掛着一碗鴛鴦燈下面犀皮香卓兒上放着一箇博山古銅香爐爐內細細噴出香來兩壁上掛着四幅名人山水畫下設四把犀皮一字交椅燕青見無人出來轉入天井裏面又是一箇大客位鋪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瓏小牀鋪着落花流水紫錦褥懸掛一架玉棚好燈擺着異樣古董燕青微微咳嗽一聲只見屏風背後轉出一箇婭嬛來見燕青道箇萬福便問燕青哥哥高姓那里來燕青道相煩姐姐請出媽媽來小閑自有話說梅香入去不多時轉出李媽媽來燕青請他坐了納頭四拜李媽媽道小哥高姓燕青荅道老娘忘了小人是張乙兒的兒子張閑的便是從小在外今日方歸原來世上姓張姓李姓

脈望館藏板

妙人妙人

王的最多那虔婆思量了半晌又是燈下認人不仔細猛然省起叫道你不是太平橋下小張閑麼你那里去了許多時不來燕青道小人一向不在家不得來相望如今伏侍箇山東客人有的是家私說不能盡他是箇燕南河北第一箇有名財主來此間做些買賣一者就賞元宵二者來京師省親三者就將貨物在此做買賣四者要求見娘子一面怎敢說來宅上出入只求同席一飲稱心滿意不是小閑賣買那人實有千百兩金銀欲送與宅上那虔婆是箇好利之人愛的是金資聽的燕青這一席話便動其心忙叫李師師出來與燕青厮見燈下看時端的有沉魚落鴈之容閉月羞花之貌燕青見了納頭便拜有詩爲証

少年聲價冠青樓　玉貌花顏世罕儔　萬乘當時垂
睿眷　何慚壯士便低頭

那虔婆說與備細李師師道那員外如今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前面對門茶坊裏李師師便道請過寒舍拜茶燕青道不得娘子言語不敢擅進虔婆道快去請來燕青逕到茶坊裏耳邊道了消息戴宗取些錢還了茶博士三人跟着燕青逕到李師師家內入得中門相接請到大客位裏李師師斂手向前動問起居道適間張閑多談大雅今辱左顧綺閣生光宋江答道山僻之客孤陋寡聞得覩花容生平幸甚李師師便邀請坐又問道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宋江道此是表弟葉巡檢就叫戴宗拜了李師師宋江

柴進居左客席而坐李師師右邊主位相陪妳子奉茶至李師師親手與宋江柴進戴宗燕青換盞不必說那盞茶的香味細欺雀舌香勝龍涎茶罷收了盞托欲敘行藏只見妳子來報官家來到後面李師師道其實不敢相留來日駕幸上清宮必然不來却請諸位到此少敘三杯以洗泥塵宋江唯唯連聲帶了三人便行出得李師師門來與柴進道今上兩箇表子一箇李師師一箇趙元奴雖然見了李師師何不再去趙元奴家走一遭宋江逕到茶坊間壁揭起簾幕張閑便請趙婆出來說話燕青道我這兩位官人是山東巨富客商要見娘子一面一百兩花銀相送趙婆道恰恨我女兒沒緣不快在牀出來相見不得宋江

道如此却再來求見趙婆相送出門作別了四箇且出小
御街逕投天漢橋來看鰲山正打從樊樓前過聽得樓上
笙簧聒耳鼓樂喧天燈火凝眸遊人似蟻宋江柴進也上
樊樓尋箇閣子坐下取些酒食餚饌也在樓上賞燈飲酒
吃不到數杯只聽得隔壁閣子內有人作歌道

浩氣冲天貫斗牛　英氣事業未曾酬　手提三尺龍
泉劒　不斬奸邪誓不休

宋江聽得慌忙過來看時却是九級龍史進沒遮攔穆弘
在閣子內吃得大醉口出狂言宋江走近前去喝道你這
兩箇兄弟嚇殺我也快算還酒錢連忙出去早是遇着我
若是做公的聽得這場橫禍不小誰想你這兩箇兄弟也

這般無知龐造快出城不可遲滯明日看了正燈連夜便回只此十分好了莫非弄得撅撒了史進穆弘默默無言便叫酒保筭還了酒錢兩箇下樓取路先投城外去了宋江與柴進四人微飲三杯少添春色戴宗計筭還了酒錢四人拂袖下樓逕往萬壽門來客店內敲門李逵困眼睜開對宋江道哥哥不帶我來也罷了既帶我來却教我看房悶出鳥來你們都自去快活宋江道爲你生性不善面貌醜惡不爭帶你入城只恐因而惹禍李逵便道則不帶我去便了何消得許多推故幾曾見我那里嚇殺了別人家小的大的宋江道只有明日十五日這一夜帶你入去看罷了正燈連夜便回李逵呵呵大笑過了一夜次日正

是上元節候天色晴明得好看看傍晚慶賞元宵的人不知其數古人有一篇絳都春詞單道元宵景致

融和初報乍瑞靄霽色皇都春早翠幰競飛玉勒爭馳都聞道鰲山彩結蓬萊島向晚色雙龍喚照絳霄樓上彤芝蓋底仰瞻天表縹緲風傳帝樂慶玉殿共賞群仙同到迤邐御香飄滿人間開嬉笑一點星毬小慚隱隱鳴稍聲杳遊人月下歸來洞天未曉

這一篇詞稱頌着道君皇帝慶賞元宵與民同樂此時國富民安士農樂業當夜宋江與同柴進依前扮作閑涼官引了戴宗李逵燕青五箇人逕從萬壽門來是夜雖無夜禁各門頭目軍士全付披掛都是戎裝慣帶弓弩上弦刀

劒出鞘擺布得甚是嚴整高太尉自引鉄騎馬軍五千在城上尋禁宋江等五箇向人叢裡挨挨搶搶直到城裡先喚燕青付耳低言與我如此如此只在夜來茶坊裡相等燕青逕往李師師家叩門李媽媽李行首都出來接見燕青便說道煩達員外休怪官家不時間來此私行我家怎敢輕慢燕青道主人再三上覆媽媽啓動了花魁娘子出東海僻之地無甚希罕之物便有些出產之物將來也不中意只教小人先送黃金一百兩與娘子打些頭面器皿權當人事隨後別有罕物再當拜送李媽媽問道如今員外在那里燕青道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同去看燈世上虔婆愛的是錢財見了燕青取出那火炭也似金子

兩塊放在面前如何不動心便道今日上元佳節我母子倆却待家筵數杯若是員外不棄肯到貧家少敘片時不知肯來也不燕青道小人去請無有不來說罷轉身回到茶坊說與宋江這話頭隨即都到李師師家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出在門前等三箇人入到裏面大客位裏李師師接着拜謝道員外識荆之初何故以厚禮見賜郤之不恭受之太過宋江荅道山僻村野絕無罕物但送些小微物表情而已何勞花魁娘子致謝李師師邀請到一箇小小閣兒裏分賓坐定妳子侍婢捧出珍異菓子濟楚菜蔬希奇按酒甘美肴饌盡用定器擺一春臺李師師執盞向前拜道夙世有緣今夕相遇二君草草杯盤以奉長者宋江

道在下山鄉雖有貫伯浮財未曾見此富貴花魁風流蘊藉名播寰宇求見一面如登天之難何況促膝笑談親賜杯酒李師師道員外見愛奨譽太過何敢當此都勸罷酒叫妳子將小小金杯巡飾但是李師師說些街市俊俏的話皆是柴進回荅燕青立在邊頭和閧取笑酒行數巡宋江口滑揎拳裸袖點點指指把出梁山泊手段來柴進笑道表兄從來酒後如此娘子勿笑李師師道酒以合懽何拘于禮娅嬝說道門前兩箇伴當一箇黃髭鬚且是生的怕人在外面喃喃訥訥地罵宋江道與我喚他兩箇入來只見戴宗引着李逵到閣子前李逵看見宋江柴進與李師師對坐飲酒自肚裡有五分沒好氣睜圓怪眼直懸他

三箇李師師便問道這漢是誰恰似土地廟裏對判官立地的小鬼衆人都笑李逵不省得他說宋江答道這箇是家生的孩兒小李那師師笑道我倒不打緊辱沒了太白學士宋江道這廝却有武藝挑得三二百斤擔子打得三五十人李師師叫取大銀賞鍾各與三鍾戴宗也吃三鍾燕青只怕他口出訛言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原去門前坐地宋江道大丈夫飲酒何用小杯就取過賞鍾連飲數鍾李師師低唱蘇東坡大江西水詞宋江乘着酒興索紙筆來磨得墨濃蘸得筆飽拂開花箋對李師師道不才亂道一詞盡訴胸中鬱結呈上花魁尊聽當時宋江落筆遂成樂府詞一首道是

這箇了又來了

天南地北問乾坤何處可容狂客借得山東煙水寨來買鳳城春色翠袖圍香絳綃籠雪一笑千金值神仙體態薄倖如何消得想蘆葉灘頭蓼花汀畔皓月空凝碧六六鴈行連八九只等金雞消息義膽包天忠肝蓋地四海無人識離愁萬種醉鄉一夜頭白

寫畢遞與李師師師反復看了不曉其意宋江只要等他問其備細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訴只見妳子來報官家從地道中來至後門李師師忙道不能遠送切乞恕罪自來後門接駕妳子婭嬛連忙收拾過了杯盤什物扛過臺卓洒掃亭軒宋江等都未出來却閃在黑暗處張見李師師拜在面前奏道趄居聖上龍體勞困只見天子頭戴軟紗

唐巾身穿滾龍袍說道寡人今日幸上清宮方回教太子在宣德樓賜萬民御酒令御弟在千步廊買市約下楊太尉久等不至寡人自來愛卿近前與朕攀話有詩爲証

鐵鎖星橋爛不收　翠華深夜幸青樓　六宮多少如花女　却與倡娃賤輩游　妍儁

奇

宋江在黑地裏說道今番挫過後次難逢俺三箇何不就此告一道招安赦書有何不好柴進道如何使得便是應允了後來也有翻變三箇正在黑地裏商量却說李達見了宋江柴進和那美色婦人吃酒却教他和戴宗看門頭上毛髮倒竪起來一肚子怒氣正沒發付處只見楊太尉揭起簾幕推開扇門逕走入來見了李達喝問道你這厮

好○○風○景○的○李○大○哥○

是誰敢在這里李逵也不回應提起把交椅望楊太尉擲
臉打來楊太尉到吃了一驚措手不及兩交椅打翻地下
戴宗便來救時那里攔當得住李逵扯下書畫來就蠟燭
上點着東梓西梓一面放火香卓椅凳打得粉碎宋江等
三箇聽得赶出來看時見黑旋風褪下半截衣裳正在那
里行兇四箇扯出門外去時李逵就街上奪條棒直打出
小御街來宋江見他性起只得和柴進戴宗先赶出城恐
關了禁門脫身不得只留燕青看守着他李師師家火起
驚得趙官家一道煙走了隣佑人等一面救火一面救起
楊太尉這話都不必說城中喊起殺聲震天動地高太尉
在北門上巡警聽得了這話帶領軍馬便來追赶李逵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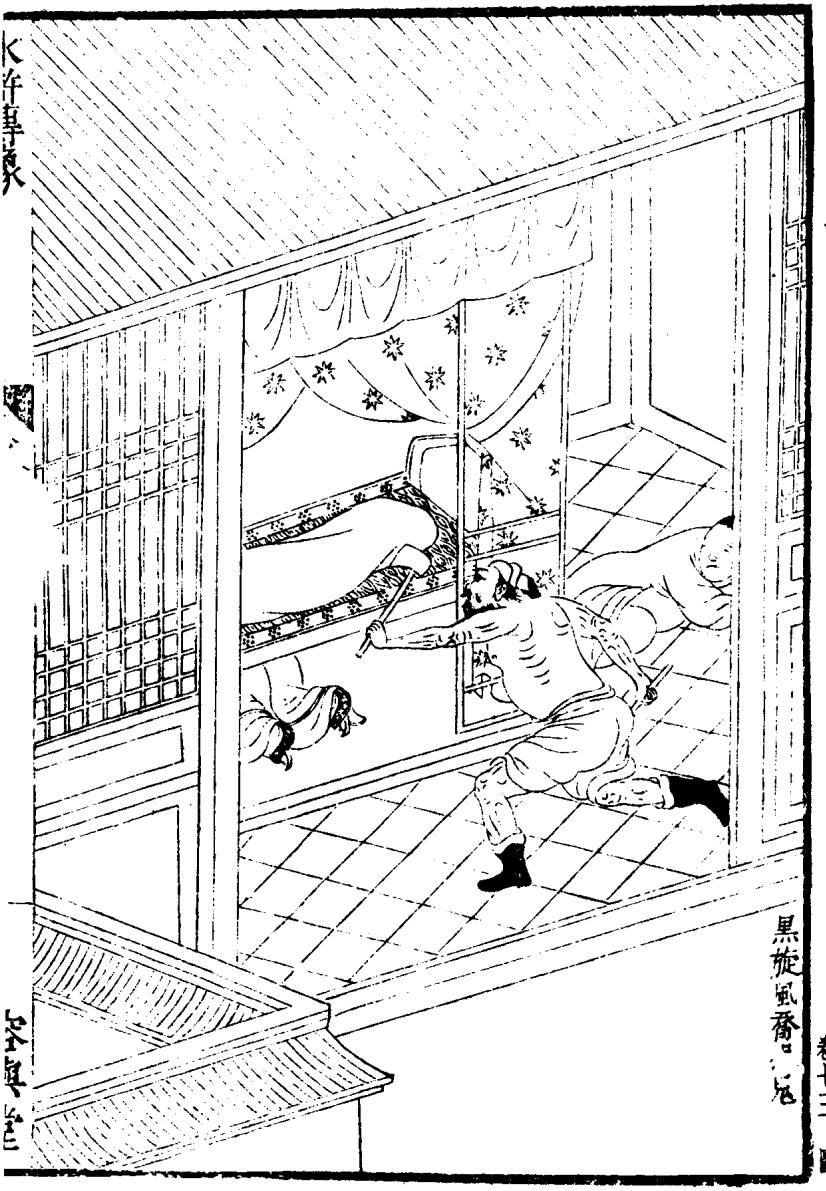
打之間撞着穆弘史進四人各執鎗棒一齊助力直打到城邊把門軍士急待要關門外面魯智深輪着鉄禪杖武行者使起雙戒刀朱仝劉唐手攙着朴刀早殺入城來救出裏面四箇方纔出得城門高太尉軍馬恰好赶到城外來八箇頭領不見宋江柴進戴宗正在那里心慌原來軍師吳用已知此事定教大開東京旣時定日差下五員虎將引領帶甲馬軍一千騎是夜恰好到東京城外等接正逢着宋江柴進戴宗三人帶來的空馬就教上馬隨後八人也到正都上馬時于內不見了李逵高太尉軍馬要衝將出來宋江手下的五虎將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突到城邊立馬于濠塹上大叫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

人。撇。人。撇。

早早獻城免汝一死高太尉聽得那里敢出城來慌忙教放下吊橋衆軍上城隄防宋江便叫燕青分付道你和黑廝最好你可略等他一等隨後與他同來我和軍馬衆將先回星夜還寨恐怕路上別有枝節不說宋江等軍馬去了且說燕青立在人家房簷下看時只見李逵從店裡取了行李拏着雙斧大吼一聲跳出店門獨自一箇要去打這東京城池正是聲吼巨雷離店肆手提大斧劈城門畢竟黑旋風李逵怎地去打城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曰柴進用文李逵用武文者智絶武者勇絶這一遭東京城裡真是好燈大家請看何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二



梁山泊雙獻頭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三

第七十三回

黑旋風喬捉鬼　梁山泊雙獻頭

詩曰

蛇藉龍威事不誣　姦欺暗室古誰無　只知行劫爲良策　翻笑彝倫是畏途　狄女懷中誅僞鬼　牛頭山裏戮兇徒　李逵救得良人女　眞是梁山大丈夫

話說當下李逵從客店裏搶將出來手搭雙斧要透城邊劈門被燕青抱住腰胯只一交撅箇脚稍天燕青拖將起來望小路便走李逵只得隨他爲何李逵怕燕青原來燕青小厮撲天下第一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李

達若不隨他燕青小厮撲手到一交李達多曾着他手脚以此怕他只得隨順燕青和李達不敢從大路上走恐有軍馬追來難以抵敵只得大寬轉過陳留縣路來李達再穿上衣裳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又因沒了頭巾却把焦黃髮分開綰做兩箇丫髻行到天明燕青身邊有錢村店中買些酒肉吃了拽開脚步遶行次日天曉東京城中好場熱鬧高太尉引軍出城追赶不上自回李師師只推不知楊太尉也自歸來將息抄點城中被傷人數計有四五百人推倒跌損者不計其數高太尉會同樞密院童貫都到太師府商議啓奏早早調兵勦捕且說李達和燕青兩箇在路行到一箇去處地名喚做四柳村不覺天晚兩箇

便投一箇大庄院來敲開門直進到草廳上庄主狄太公出來迎接看見李逵綰着兩箇丫髻却不見穿道袍面貌生得又醜正不知是甚麽人太公隨口問燕青道這位是那里來的師父燕青笑道這師父是箇跳蹺人你們都不省得他胡亂趁些晚飯吃借宿一夜明日早行李逵只不做聲太公聽得這話倒地便拜李逵說道師父可救弟子則箇李逵道你要我救你甚事實對我說那太公道我家一百餘口夫妻兩箇嫡親止有一箇女兒年二十餘歲半年之前着了一箇邪祟只在房中茶飯並不出來討吃若還有人去叫他磚石亂打出來家中人多被他打傷了累累請將法官來也捉他不得李逵道太公我是蘇州羅眞

容與堂藏板

這便叫做祭祀神將

人的徒弟會得騰雲駕霧專能扶鬼你若捨得東西我與你今夜捉鬼如今先要一猪一羊祭祀神將太公道猪羊我家儘有酒自不必得說李逵道你揀得膘肥的宰了爛煮將來好酒更要幾瓶便可安排今夜三更與你捉鬼太公道師父如要書符紙扎老漢家中也有李逵道我的法只是一樣都沒甚麼鳥符身到房裡便揪出鬼來燕青忍笑不住老兒只道他是好話安排了半夜猪羊都煮得熟了擺在廳前李逵叫討大碗滾熱酒十瓶假做一巡飾明晃晃點着兩枝蠟燭焰焰燒着一爐好香李逵揪條凳子坐在當中並不念甚言語腰間拔出大斧砍開猪羊大塊假扯將下來吃又叫燕青道小乙哥你也來吃些燕青冷

笑那里肯來吃李逵吃得飽了飲過五六碗好酒驚得太公呆了李逵便叫衆庄客恁們都來散福撚指間散了殘肉李逵道快將桶湯來與我們洗手洗脚無移時洗了手脚問太公討茶吃了又問燕青道你曾吃飯也不曾燕青道吃得飽了李逵對太公道酒又醉肉又飽明日要走路程老爺們去睡太公道却是苦也這鬼幾時捉得有詩爲証

綠酒烏猪儘力噇　奸夫淫女正同牀　山翁謬認爲邪祟　斷送綢繆兩命亡

李逵道你眞箇要我捉鬼着人引我去你女兒房裡去太公道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搏石亂打出來誰人敢去李

容與堂藏板

逵拔兩把板斧在手叫人將火把遠遠照着李逵大踏步直搶到房邊只見房內隱隱的有燈李逵把眼看時見一箇後生摟着一箇婦人在那里說話李逵一脚踢開了房門斧到處只見砍得火光爆散霹靂交加定睛打一看時原來把燈盞砍翻了那後生却待要走被李逵大喝一聲斧起處早把後生砍翻這婆娘便攢入牀底下躲了李逵把那漢子先一斧砍下頭來(佛)提在牀上把斧敲着牀邊喝道婆娘你快出來若不攢出來時和牀都剁的粉碎婆娘連聲叫道你饒我性命我出來却繞攢出頭來被李逵揪住頭髮直拖到死屍邊問道我殺的這廝是誰婆娘道是我奸夫王小二李逵又問道磚頭飯食那里得來婆娘道

李大哥也仔細者

這是我把金銀頭面與他三二更從墻上運將入來李逵道這等腌臢婆娘要你何用揪到牀邊一斧砍下頭來把兩箇人頭拴做一處再提婆娘屍首和漢子身屍相併李逵道吃得飽正沒消食處就斠下上半截衣裳拿起雙斧看着兩箇死屍一上一下恰似發擂的亂剁了一陣李逵笑道眼見這兩箇不得活了捕起大斧提着人頭大叫出廳前來兩箇鬼我都捉了撇下人頭滿庄裏人都吃一驚都來看時認得這箇是太公的女兒那箇人頭無人認得數內一箇庄客相了一回認出道有些相東村頭會粘雀兒的王小二李逵道這箇庄客到眼乖太公道師父怎生得知李逵道你女兒躲在牀底下被我揪出來問時說道

他是奸夫王小二吃的飲食都是他運來問了備細方纔
下手太公哭道師父留得我女兒也罷李逵罵道打脊老
牛女兒偷了漢子兀自要留他你恁地哭時倒要賴我不
謝將我明日却和你說話燕青尋了箇房和李逵自去歇
息太公却引人點着燈燭入房裏去看時照見兩箇沒頭
屍首剁做十來段丟在地下太公太婆煩惱啼哭便叫人
扛出後面去燒化了李逵睡到天明跳將起來對太公道
昨夜與你捉了鬼你如何不謝將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
待李逵燕青吃了便行狄太公自理家事除却姦婬有詩
爲証

惡性掀騰不自由　房中剁却兩人頭　痴翁猶自傷

情切　獨立西風哭未休　世人多有此

且說李逵和燕青離了五柳村依前上路此時草枯地濶木落山空於路無話兩箇因寬轉梁山泊北到寨尚有七八十里巴不到山離荊門鎮不遠當日天晚兩箇遊到一箇大莊院敲門燕青道俺們尋客店中歇去李逵道這大戶人家却不强似客店多少說猶未了莊客出來回話道我主太公正煩惱里你兩箇別處去歇李逵直走入去燕青拖拽不住直到草廳上李逵口裡叫道過往客人借宿一宵打甚鳥緊便道太公煩惱我正要和煩惱的說話裏面太公張時看見李逵生得兇惡暗地教人出來接納請去廳外側首有間耳房叫他兩箇安歇造些飯食與他兩

箇吃着他裏面去睡多樣時捉出飯來兩箇吃了就便歇息李達當夜沒些酒在土坑子上翻來復去睡不着只聽得太公太婆在裏面哽哽咽咽的哭李達心焦那雙眼怎地得合巴到天明跳將起來便向廳前問道你家甚麼人哭這一夜攪得老爺睡不着太公聽了只得出來答道我家有箇女兒年方一十八歲吃人搶了去以去煩惱李達罵道打脊老牛男大須婚女大須嫁煩惱做甚麼太公道不是不自己是妙此二不是與他强奪了去李達道又來作怪奪你女兒的是誰太公道我與你說他姓名驚得你屁滾尿流他是梁山泊頭領宋江有一百單八箇好漢不算小軍李達道我且問你他是幾箇來太公道兩日前他和一箇小後生各騎着

一疋馬來李逵便叫燕小乙哥你來聽這老兒說的話俺哥哥原來心是口非不是好人了也燕青道大哥莫要造次定沒這事李逵道他在東京兀自去李師師家去到這里怕不做出來李逵道你莊裏有飯討些我們吃對太公說道我便是梁山泊黑旋風李逵這箇便是浪子燕青既是宋江奪了你的女兒我去討來還你太公拜謝了李逵燕青遥望梁山泊來路上無話直到忠義堂上宋江見了李逵燕青叫來便問道兄弟你兩箇那里來錯了許多路如今方到李逵那里應荅睜圓怪眼掇出大斧先砍倒了杏黃旗把替天行道四箇字扯做粉碎衆人都吃一驚宋江喝道黑廝又做甚麼李逵拿了雙斧搶上堂來遥遥宋

江當有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董平五虎將慌忙攔住奪了大斧揪下堂來宋江大怒喝道這廝又來作怪你且說我的過失李逵氣做一團那里說得出有詩爲証

依草兒徒假姓名　花顏閨女强攙行　李逵不細窮來歷　浪說公明有此情

且說燕青向前道哥哥聽稟一路上備細他在東京城外客店裏跳將出來拏着雙斧要去劈門被我一交攧翻拖將起來說與他哥哥已自去了獨自一箇風甚麽恰纔信小弟說不敢從大路走他又沒了頭巾把頭髮綰做兩箇丫髻正來到四柳村狄太公莊上他去做法官捉鬼正拿了他女兒并奸夫兩箇都剮做肉醬後來却從大路西邊

阿阿道李可假強盜不要假大爺

上山他定要大寬轉將近荊門鎮當日天晚了便去劉太公莊上投宿只聽得太公兩口兒一夜啼哭他睡不着巴得天明起去門他劉太公說道兩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箇年紀小的後生騎着兩匹馬來莊上來老兒聽得說是替天行道的人因此叫這十八歲的女兒出來把酒吃到半夜兩箇把他女兒奪了去李逵大哥聽了這話便道是實我再三解說道俺哥哥不是這般的人多有依草附木假名托姓的在外頭胡做李大哥道我兒他在東京時兀自戀着唱的李師師不肯放不是他是誰因此來發作宋江聽罷便道這般屈事怎地得知如何不說李逵道我閑常把你做好漢你原來却是畜生你做得這等好事宋江

喝道你且聽我說我和三二千軍馬回來兩足馬落路時須瞞不得衆人若還得一箇婦人必然只在寨裡你却去我房裡搜看李達道哥哥你說甚麼鳥鬧話山寨裡都是你手下的人護你的多那里不藏過了我當初敬你是箇不貪色慾的好漢你原正是酒色之徒殺了閻婆惜便是小樣去東京養李師師便是大樣你不要賴早早把女兒送還老劉倒有箇商量你若不把女兒還他時我早做早殺了你晚做晚殺了你宋江道你且不要鬧攘那劉太公不死匪客都在俺們同去面對若還對番了就那里行着賴子受你板斧如若對不番你這廝沒上下當得何罪李達道我若還拏你不着便輸這顆頭與你宋江道最好你

衆兄弟都是証見便叫鉄面孔目裴宣寫了賭賽軍令狀二紙兩箇各書了字宋江的把與李逵收了李逵的把與宋江收了李逵又道這後生不是別人只是柴進柴進道我便同去李逵道不怕你不來若到那里對番了之時不怕你柴大官人是王大官人也吃我幾斧柴進道這箇不妨你先去那里等我們前去時又怕有蹺蹊李逵道正是便喚了燕青倫兩箇依前先去他若不來便是心虛回來罷休不得有詩爲証

李逵鬧攘沒干休　要砍梁山寨主頭　欲辯是非分彼此　劉家莊上問來由

燕青與李逵再到劉太公莊上太公接見問道好漢所事

如何李逵道如今我那宋江他自來教你認他你和太婆并莊客都仔細認他若還是時只管實說不要怕他我自替你做主只見莊客報道有十數騎馬來到莊上了李逵道正是了側邊屯住了人馬只教宋江柴進入來宋江柴進逕到草廳上坐下李逵提着板斧立在側邊只等老兒叫聲是李逵便要下手那劉太公近前來拜了宋江李逵問老兒道這箇是奪你女兒的不是那老兒睜開花瞧眼打拍老精神定睛看了道不是宋江對李逵道你却如何李逵道你兩箇先着眼聽他這老兒懼怕你便不敢說是宋江道你便叫滿莊人都來認我李逵隨即叫衆莊客人等認時齊聲叫道不是宋江道劉太公我便是梁山泊宋

江這位兄弟便是柴進你的女兒多是吃假名托姓的騙將去了你若打聽得出來報上山寨我與你做主宋江對李達道這里不和你說話你回來寨裏自有辯理宋江柴進自與一行人馬先回大寨去了燕青道李大哥怎地好李達道只是我性緊上錯（原不錯）做了事既然輸了這顆頭我自一刀割將下來你把去獻與哥哥便了燕青道你沒來由尋死做甚麼我教你一箇法則喚做負荊請罪李達道怎地是負荊燕青道自把衣服脫了將麻繩綁縛了脊梁上背着一把荊杖拜伏在忠義堂前告道由哥哥打多少他自然不忍下手這箇喚做負荊請罪李達道好却好只是有些（妙）惶恐不如割了頭去乾淨燕青道山寨裡都是你弟

兄何人笑你李逵沒柰何只得同燕青回寨來負荊請罪有詩爲証

三家對証已分明　方顯公平正大情　此日負荊甘請罪　可憐嚕嘖沓倪餘生

却說宋江柴進先歸到忠義堂上和衆弟兄們正說李逵一事只見黑旋風脫得赤條條地背上負着一把荊杖跪在堂前低着頭口裏不做一聲宋江笑道你那黑廝怎地負荊只這等饒了你不成李逵道兄弟的不是了哥哥揀大棍打幾十罷宋江道我和你賭砍頭你如何却來負荊李逵道哥哥既是不肯饒我把刀來割這顆頭去也是了當衆人都替李逵陪話宋江道若要我饒他只教他捉得

那兩箇做宋江討得劉太公女兒來還他這等方纔饒你
李逵聽了跳將起來說道我去籠中捉鱉手到拿來宋江
道他是兩箇好漢又有兩副鞍馬你只獨自一箇如何近
傍得他再叫燕青和你同去燕青道哥哥差遣小弟愿往
便去房中取了弩子綽了齊眉棍棒隨着李逵再到劉太
公莊上燕青細問他來情劉太公說道日平西時來三更
裏去了不知所在又不敢跟去那爲頭的生的矮小黑瘦
面皮第二箇夾脏身材短鬚大眼二人問了備細便叫太
公放心好友要救女兒還你我哥哥宋公明的將令務要
我兩箇尋將來不敢違慢便叫煮下乾肉做起蒸餅各把
料袋裝了拴在身邊離了劉太公莊上先去正北上尋但

見荒僻無人煙去處走了一兩日絕不見些消耗却去正東上又尋了兩日直到凌州高唐界內又無消息李逵心焦面熱却回來望西邊尋去又尋了兩日絕無些動靜當晚兩箇且向山邊一箇古廟中供牀上宿歇李逵那里睡得着扒起來坐地只聽得廟外有人走的響李逵跳將起來開了廟門看時只見一條漢子提着把朴刀轉過廟後土崗子上去李逵在背後跟去燕青聽得拿了弩弓提了棹棒隨後赶來叫道李大哥不要赶我自有道理是夜月色朦朧燕青遥棹棒與了李逵遠遠望見那漢低着頭只顧走燕青赶近搭上箭弩弦穩放叫聲如意子不要慌我只一箭正中那漢的右腿撲地倒了李逵赶上撕衣領揪

住直拿到古廟中喝問道你把劉太公的女兒搶的那里去了那漢告道好漢小人不知此事不曾搶甚劉太公女兒小人只是這里剪徑做些小買賣那里敢大弄搶奪人家子女李逵把那漢綑做一塊提起斧來喝道你若不實說砍你做二十段那漢叫道且放小人起來商議燕青道漢子我且與你拔了這箭放將起來問道劉太公女兒端的是甚麼人搶了去只是你這里剪徑的你豈可不知些風聲那漢道小人胡猜未知眞實離此間西北上約有十五里有一座山喚做牛頭山山上舊有一箇道院近來新被兩箇强人一箇姓王名江一箇姓董名海這兩箇都是綠林中草賊先把道士道童都殺了隨從只有五七箇伴

當占住了道院專一一來打劫但到處只稱是宋江多敢是這兩箇搶了去有詩爲証

尋賊潛居古廟堂　風寒月冷轉凄凉　夜深偶獲山林客　說出强徒是董王

燕青道這話有些來歷漢子你休怕我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他便是黑旋風李逵我與你調理箭瘡你便引我兩箇到那里去那人道小人愿往燕青去尋朴刀還了他又與他扎縛了瘡口赶着月色微明燕青李逵扶着他走過十五里來路到那山看時若不甚高果似牛頭之狀形如臥牛之勢三箇上這山來天尚未明來到山頭看時團團一遭土墻裏面約有二十來間房子李逵道我與你先

跳將入去燕青道且等天明却理會李逵那裡忍耐得騰地跳將過去了只聽得裏面有人喝聲門開處早有人出來便挺朴刀來迯李逵燕青生怕撅撒了事柱着桿棒也跳過墻來那中箭的漢子一道煙走了燕青見這出來的好漢正鬬李逵潛身暗行一棒正中那好漢臉頰骨上倒入李逵懷裏來被李逵後心只一斧砍翻在地只見裏面絕不見一箇人出來燕青道這厮必有後路走了我與你去截住後門你却把着前門不要胡亂入去且說燕青來到後門墻外伏在黑暗處只見後門開處早有一條漢子拏了鑰匙來開後面墻門燕青轉將過去那漢見了迯房簷便走出前門來燕青大叫前面截住李逵搶將過來只

容與堂藏板

一斧劈胸膛砍倒便把兩顆頭都割下來栓做一處李逵性起砍將入去泥神也似都推倒了那幾箇伴當躲在竈前被李逵趕去一斧一箇都殺了來到房中看時果然見那箇女兒在牀上嗚嗚的啼哭看那女子雲鬢花顏其實艷麗有詩爲証

弓鞋窄窄剪春羅　香沁酥胸玉一窩　麗質難禁風雨驟　不勝幽恨蹙秋波

燕青問道你莫不是劉太公女兒那女子答道奴家正是劉太公女兒十數日之前被這兩箇賊擄在這里每夜輪一箇將奴家奸宿奴家晝夜淚雨成行要尋死處被他監看得緊今日得將軍搭救便是重生父母再養爹娘燕青

道他有那兩疋馬在那里放着女子道只在東邊房內燕青備上鞍子牽出門外便來收拾房中積趲下的黃白之資約有三五千兩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馬將金銀包了和人頭抓了拴在一疋馬上李逵縛了箇草把將窓下殘燈把草房四邊點着燒起他兩箇開了墻門步送女子金資下山直到劉太公莊上參娘見了女子十分歡喜煩惱都沒了盡來拜謝兩位頭領燕青道你不要謝我兩箇你來寨裡拜謝俺哥哥宋公明兩箇酒食都不肯吃一家騎了一疋馬飛逰山上來回到寨中紅日啣山之際都到三關之上兩箇牽着馬駝着金銀提了人頭逕到忠義堂上拜見宋江燕青將前事一一說了一遍宋江大喜叫把人

容與堂藏板

頭埋了金銀收拾庫中馬放去戰馬群內喂養次日設筵宴與燕青李逵作賀劉太公也收拾金銀上山來到忠義堂上拜謝宋江宋江那里肯受與了酒飯教送下山回莊去了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話不覺時光迅速看看鶯黃着柳漸漸鴨綠生波桃腮亂簇紅英杏臉微開絳蕾山前花山後樹俱各萌芽洲上蘋水中蘆都回生意穀雨初晴可是麗人天氣禁煙繞過正當三月節華宋江正坐只見關下解一駱人到稟先報上山來說道拏得一駱牛子有七八箇車箱又有幾束哨棒宋江看時這駱人都是彪形大漢跪在堂前告道小人等幾箇直從鳳翔府來今上泰安州燒香日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齊聖帝降誕之辰我

每都去臺上使棒一連三日何止有千百對在那里今年有箇撲手好漢是泰原府人氏姓任名原身長一丈自號擎天柱口出大言說道相出世間無對手爭交天下我爲魁聞他兩年曾在廟上爭交不曾有對手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今年又貼招兒單捌天下人相撲小人等因這箇人來一者燒香二乃爲看任原本事三來也要偷學他幾路好棒伏望大王慈悲則箇宋江聽了便叫小校快送這夥人下山去分毫不得侵犯今後遇有往來燒香的人休要驚嚇他任從過往那夥人得了性命拜謝下山去了只見燕青起身稟覆宋江說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鬧動了泰安州大鬧了祥符縣正是東嶽廟中雙虎鬧嘉寧殿

上二龍爭單竟燕青說出甚麼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宋公明已是假道學了又有假假道學的好笑好笑又曰李大哥真是忠義漢子他聽得宋公明做出這件事來就要殺他那裡肯問仔細此時若參些擬議進退便不是李大哥了所稱畏友非耶交藉中何可少此人交藉中何可少此人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昌壽必衛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四

第七十四回

燕青智撲擎天柱　李逵壽張喬坐衙

古風一首

罡星飛出東南角　四散邊流遠寥廓　徽宗朝内長英雄　弟兄聚會梁山泊　中有一人名燕青　花繡遍身光閃爍　鳳凰踏碎玉玲瓏　孔雀斜穿花錯落　一團俊俏眞堪誇　萬種風流誰可學　錦體社内奪頭籌　東嶽廟中相賽博　功成身退避嫌疑　心明機巧無差錯　世間無物堪比論　金風未動蟬先覺　話說這一篇詩單道着燕青他雖是三十六星之末果然

機巧心靈多見廣識了身達命都强似那三十五箇當日燕青稟宋江道小乙自幼跟着盧員外學得這身相撲江湖上不曾逢着對手今日幸遇此機會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小乙並不要帶一人自去獻臺上好歹拳他攧一交若是輸了攧死永無怨心倘或贏時也與哥哥增些光彩（只因坐不過不當做他做）這日必然有一場好鬧哥哥却使人救應宋江說道賢弟聞知那人身長一丈貌若金剛約有千百斤氣力你這般瘦小身材總有本事怎地近傍得他燕青道不怕他長大身材只恐他不着圈套常言道相撲的有力使力無力鬬智非是燕青敢說口臨機應變看景生情不到的輸與他那呆漢盧俊義便道我這小乙端的自小學成好一身相（有甚光彩）

撲隨他心意叫他去至期盧某自去接應他回來宋江問道幾時可行燕青答道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來日拜辭哥哥下山路上略宿一宵二十六日趕到廟上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厮放對當日無事次日宋江置酒與燕青送行衆人看燕青時打扮得村村朴朴將一身花綉把納襖包得不見扮做山東貨兒腰裏插着一把串敲兒挑一條高肩雜貨擔子諸人看了都笑宋江道你既然裝做貨郎擔兒你且唱箇山東貨郎轉調歌與我衆人聽燕青一手撚串敲一手打板唱出貨郎太平歌與山東人不差分毫來去衆人又笑酒至半酣之後燕青辭了衆頭領下山過了金沙灘取路望泰安州來

有詩爲証

驍勇燕青不可扳　當場鐵撲有機關　欲尋敵手相
論較　特地驢馳上泰山

當日天晚正待要尋店安歇只聽得背後有人叫道燕小
乙哥等我一等燕青歇下擔子看時却是黑旋風李逵燕
青道你趕來怎地李逵道你相伴我去荆門鎮走了兩遭
我見你獨自箇來放心不下不曾對哥哥說知偷走下山
特來幫你燕青道我這里用你不着你快早早回去李逵
焦燥起來說道你便是眞箇了得的好漢我好意來幫你
你道翻成惡意我却偏鳥要去燕青尋思怕壞了義氣便
對李逵說道和你去不爭那里聖帝生日都有四山五嶽

李大哥是要我必回者也

的人聚會認的你的頗多你依的我三件事便和你同去李達道依得燕青道從今路上和你前後各自走一覺到客店裏入得店門你便自不要出來這是第一件了第二件到得廟上客店裏你只推病把被包了頭臉假做打齁睡便不要做聲第三件當日廟上你俟在稠人中看爭交時不要大驚小怪大哥依得麼李達道有甚難處都依你便了當晚兩箇投客店安歇次日五更起來還了房錢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飯燕青道李大哥你先走半里我隨後來也那條路上只見燒香的人來往不絕多有講說任原的本事兩年在泰嶽無對今年又經三年了燕青聽得有在心裏申牌時候將近廟上傍邊聚人都立定腳仰面

在那里看燕青歇下擔兒分開人叢也挨向前看時只見兩條紅標杆恰似坊巷牌額一般相似上立一面粉牌寫道泰原相撲擎天柱任原傍邊兩行小字道拳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燕青看了便把區擔將牌打得粉碎也不說甚麼再挑了擔兒望廟上去了看的衆人多有好事的飛報任原說今年有劈牌放對的且說燕青前面迎着李逵便來尋客店安歇原來廟上好生熱鬧不算一百二十行經商買賣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延接天下香官到菩薩聖節之時也沒安着人處許多客店都歇滿了燕青李逵只得就市稍頭賃一所客店安下把擔子歇了取一牀夾被教李逵睡着店小二來問道大哥是山東貨

郎來廟上趕赶怕敢出房錢不起燕青打着鄉談說道你好小覷人一間小房值得多少便比一間大房錢沒處去了別人出多少房錢我也出多少還你店小二道大哥休惟正是要緊的日脚先說得明白最好燕青道我自來做買賣倒不打緊那里不去歇了不想路上撞見了這箇鄉中親戚見患氣病因此只得要討你店中歇我先與你五貫銅錢央及你就鍋中替我安排些茶飯臨起身一發酬謝你小二哥接了銅錢自去門前安排茶飯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李逵平昔性剛強　相伴燕青上廟堂　只恐途中閑惹事　故令推病卧柴牀

知己最難可惜

沒多時候只聽得店門外熱鬧二三十條大漢走入店裏來問小二哥道劈牌定對的好漢在那房裏安歇店小二道我這里沒有那夥人道都說在你店中小二哥道只有兩眼房空着一眼一眼是箇山東貨郎扶着一箇病漢賃了那一夥人道正是那箇貨郎兒劈牌定對店小二道你別人取笑那貨郎兒是一箇小小後生做得甚用那夥人齊道你只引我們去張一張店小二指道那隔落頭房裏便是衆人來看時見緊閉着房門都去窓子眼裏張時見裡面牀上兩箇人脚厮抵睡着衆人尋思不下數內有一箇道既是敢來劈牌要做天下對手不是小可的人怕人算他以定是假裝做害病的衆人道正是了都不要猜

皮相

臨期便見不到黃昏前後店裡何止三二十夥人來打聽分說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當晚搬飯與二人吃只見李達從被窩裏鑽出頭來小二哥見了吃一驚叫聲阿也這箇是爭交的爺爺了燕青道爭交的不是他他自病患在身我便是逕來爭交的小二哥道你休要瞞我我看仔原吞得你在肚裏燕青道你休笑我我自有法度教你們大笑一場回來多把利物賞你小二哥看他兩箇吃了晚飯收了碗碟自去厨頭洗刮心中只是不信次日燕青和李達吃了些早飯分付道哥哥你自拴了房門高睡燕青却隨了衆人來到岱嶽廟裡看時果然是天下第一但見

廟居岱嶽山鎮乾坤爲山嶽之至尊乃萬神之領袖山

頭伏檻直望見弱水蓬萊絕頂擎松盡都是客雲薄霧
樓臺森聳疑是金烏展翅飛來殿角稜層定覺玉兎騰
身走到雕梁畫棟碧瓦朱簷鳳扉亮褊映黃紗龜背綉
簾垂錦帶遥觀聖像九旒冕舜目堯眉近覩神顏衮龍
袍湯肩禹背九天司命芙蓉冠掩映絳綃衣炳靈聖公
赭黃袍偏稱藍田帶左侍下玉簪珠履右侍下紫綬金
章闔殿威嚴護駕三千金甲將兩廊勇猛勤王十萬鐵
衣兵五嶽樓相接東宮仁安殿緊連北闕蒿里山下判
官分七十二司白騾廟中土神掖二十四氣管火池鐵
面太尉月月通靈掌生死五道將軍年年顯聖御香不
斷天神飛馬報丹書祭祀依時老幼望風皆獲福嘉寧

殿祥雲杳靄正陽門瑞氣盤旋萬民朝拜碧霞君四遠歸依仁聖帝

當時燕青遊翫了一遍却出草茶亭參拜了四拜門燒香的道這相撲任教師在那里歇便有好事人說在迎恩橋下那箇大客店裏便是他教着三二百箇上足徒弟燕青聽了逕來迎恩橋下看時見橋邊欄杆子上坐着二三十箇相撲子弟面前遍插鋪金旗牌錦繡帳額等身靠背燕青閃入客店裏去看見任原坐在亭心上眞乃有揭諦儀容金剛貌相坦開胸脯顯存孝打虎之威側坐胡牀有霸王拔山之勢在那里看徒弟相撲數內有人認得燕青曾劈牌來暗暗報與任原只見任原跳將起來搦着膀子口

裏說道今年那箇合死的來我手裡納命燕青低了頭急出店門聽得裏面都笑急回到自已下處安排些酒食與李逵同吃了一回李逵道這們睡悶死我也燕青道只有今日一晚明日便見雌雄當時閑話都不必說三更前後聽得一派鼓樂響乃是廟上衆香官與聖帝上壽四更前後燕青李逵起來問店小二先討湯洗了面梳光了頭脫去了裏面紬襖下面牢拴了緋綢護膝扁扎起了熟絹水褲穿了多耳麻鞋上穿汗衫搭膊繫了腰兩箇吃了早飯叫小二分付道房中的行李你與我照管店小二應道並無失脫早早得勝回來只這小客店裏也有三二十箇燒香的都對燕青道後生你自斟酌不要枉送了性命燕青

道當下小人喝采之時衆人可與小人奪些利物衆人都有先去了的李逵道我帶了這兩把板斧去也好燕青道這箇却使不得被人看破喫了大事當時兩箇雜在人隊裏先到廊下做一塊兒伏了那日燒香的人眞乃亞肩疊背惹大一箇東嶽廟一湧便滿了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朝着嘉寧殿扎縛起山棚棚上都是金銀器皿錦繡段疋門外拴着五頭駿馬全副鞍轡知州禁住燒香的人看這當年相撲獻聖一箇年老的部署拏着竹批上得獻臺參神已罷便請今年相撲的對手出馬爭交說言未了只見人如潮湧却早十數對哨棒過來前面列着四把繡旗那任原坐在轎上這轎前轎後三二十對花肚膊的好漢前

容與堂藏板

遮後擁來到獻臺上部署請下轎來開了幾句溫煖的呵
會任原道我兩年到岱嶽奪了頭籌白白拿了若干利物
今年必用脫膊說罷見一箇拿水桶的上來任原的徒弟
都在獻臺邊一週遭都密密地立着且說任原先解了膀
膊除了巾幘虎籠着蜀錦襖子喝了一聲叅神喏受了兩
口神水脫下錦襖百十萬人齊喝一聲采看那任原時怎
生打扮

頭綰一窩穿心紅角子腰繫一條絳羅翠袖三串帶兒
拴十二箇玉蝴蝶牙子扣兒主腰上排數對金鶺鴒旋
褶襯衣護膝中有銅鐺銅袴縐臕內有鐵片鐵環扎腕
牢拴踢鞋緊繫世間架海擎天柱嶽下降魔斬將人

那部署道教師兩年在廟上不曾有對手今年是第三番了教師有甚言語安覆天下衆香官任原道四百座軍州七千餘縣治好事香官禁敬聖帝都助將利物來任原兩年白受了今年辭了聖帝還鄉再也不上山來了東至日出西至日沒兩輪日月一合乾坤南及南蠻北濟幽燕敢有和我爭利物的麼說猶未了燕青納出來着兩邊人的肩臂口中叫道有有從人背上直飛搶到獻臺上來衆人齊發聲喊那部署接着問道漢子你姓甚名誰那里人氏你從何處來燕青道我是山東張貨郎特地來和他爭利物那部署道漢子性命只在眼前你省得麼你有保人也無燕青道我是保人死了要誰償命部署道你且脫膊下

太守也。武松恨。

來看燕青除了頭巾光光的梳着箇角兒脫下草鞋赤了雙腳蹲在獻臺一邊解了腿綳護膝跳將起來把布衫脫將下來吐箇架子則見廟裏的看官如攪海翻江相似迭頭價喝采衆人都呆了任原看了他這花繡急健身材心裏倒有五分怯他殿門外月臺上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彈壓前後皂衣公吏環列七八十對隨即使人來叫燕青下獻臺直到面前太守見了他這身花繡一似玉亭柱上鋪着軟翠心中大喜問道漢子你是那裡人家因何到此燕青道小人姓張排行第一山東萊州人氏聽得任原搦天下人相撲特來和他爭交知州道前面那厮全副鞍馬是我出的利物把與任原山棚上應有物件我主張分一半

與你你兩箇分了罷我自擡舉你在我身邊燕青道相公這利物到不打緊只要攛掇他教衆人取笑圓一聲喝采知州道他是金剛般一條大漢你敢近他不得燕青道死而無怨再上獻臺來要與任原定對部署問他先要了文書懷中取出相撲社條讀了一遍對燕青道你省得麽不許暗算燕青冷笑道他身上都有准備我單單只這箇水棍兒暗算他甚麽知州又叫部署來分付道這般一箇漢子俊俏後生可惜了你去與他分了這撲部署隨即上獻臺又對燕青道漢子你留了性命還鄉去我與你分了這撲燕青道你好不曉事知是我贏我輸衆人都和起來只見分開了數萬香官兩邊排得似魚鱗一般廊廡屋脊上

也都坐滿只怕遮着了這對相撲任原此時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丟去九霄雲外跌死了他部署道既然你兩箇要相撲今年且賽這對獻聖都要小心着各各在意淨淨地獻臺上只三箇人此時宿霧盡收旭日初起部署拏着竹批兩箇分付已了叫聲看撲這箇相撲一來一往最要說得分明說時遲那時疾正如空中星移電掣相似些兒遲慢不得當時燕青做一堆兒蹲在右邊任原先在左邊立箇門戶燕青則不動惮初時獻臺上各占一半中間心裡合交任原見燕青不動惮看看逼過右邊來燕青只聽他下三面任原暗忖道這人必來箅我下三面你看我不消動手只一脚踢這廝下獻臺去有詩爲証

百萬人中較藝强　輕生捐命等尋常　試看兩虎相

吞啖　必定中間有一傷

任原看看逼將入來虎將左脚賣箇破綻燕青叫一聲不要來任原却待逶他被燕青去任原左脇下穿將過去任原性起急轉身又來拿燕青被燕青虎躍一躍又在右脇下鑽過去大漢轉身終是不便三換換得脚步亂了燕青却搶將入去用右手扭住任原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襠用肩膊頂住他胸脯把任原直托將起來頭重脚輕借力便旋五旋旋到獻臺邊叫一聲下去把任原頭在下脚在上直攛下獻臺來這一樸名換做鵪鴣旋數萬香官看了齊聲喝采那任原的徒弟們見攔翻了他師父先把山棚拽

此處都用着李大哥了

倒亂搶了利物衆人亂喝打時那二三十徒弟搶入獻臺來知州那里治押得住不想傍邊惱犯了這箇太歲却是黑旋風李逵看見了睜圓倬眼倒豎虎鬚面前別無器械便把杉刺子綽葱般扳斷拏兩條杉木在手直打將來香官數內有人認得李逵的說將出名姓來外面做公的人齊入廟裡大叫道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風那知州聽得這話從頂門上不見了三魂脚底下踢失了七魄便投後殿走了四下里的人湧併圍將來廟裡香官各自遶走李逵看任原時跌得昏暈倒在獻臺邊口內只有些游氣李逵揭塊石板把任原頭打得粉碎兩箇從廟裏打將出來門外弓箭亂射入來燕青李逵只得扒上屋去揭瓦亂打

不多時只聽得廟門前喊聲大舉有人殺將入來當頭一箇頭領白范陽氈笠兒身穿白戔子襖胯口腰刀挺條朴刀那漢是北京玉麒麟盧俊義後面帶着史進穆弘魯智深武松解珍解寶七條好漢引一千餘人殺開廟門入來策應燕青李逵見了便從屋上跳將下來跟着大隊便走李逵又去客店裏拿了雙斧趕來厮殺這府裡整點得官軍來時那夥好漢已自去得遠了官兵已知梁山泊人衆難敵不敢來追趕却說盧俊義便叫收拾李逵回去行了半日路上又不見了李逵盧俊義又笑道正是招災惹禍必須使人尋他上山穆弘道我去尋他回寨盧俊義道最好且不說盧俊義引衆還山却說李逵手持雙斧直到壽

張縣當日午衙方散李逵來到縣衙門口大叫入來梁山泊黑旋風爹爹在此嚇得縣中人手脚都麻木了動憚不得原來這壽張縣貼着梁山泊最近若聽得黑旋風李逵（逵）五箇字端的醫得小兒夜啼驚哭今日親身到來如何不怕當時李逵逕去知縣椅子上坐了口中叫道着兩箇出來說話不來時便放火廊下房內衆人商量只得着幾箇出去答應不然怎地得他去數內兩箇吏員出來廳上拜了四拜跪着道頭領到此必有指使李逵道我不來打攪你縣裏人因往這里經過閑耍一遭請出你知縣來我和他廝見兩箇去了出來回話道知縣相公却纔見頭領來（好）開了後門不知（縣）知走往那里去了李逵不信自轉入後堂房

趣人

裡來尋邦見有那幞頭衣衫匣子在那里放着李達扭開鎖取出幞頭插上展角將來帶了把綠袍公服穿上把角帶繫了再尋朝靴換了麻鞋拿着槐簡走出廳前大叫道吏典人等都來參見衆人沒奈何只得上去荅應李達道趣我這般打扮也好麼衆人道十分相稱李達道你們令史祇候都與我排衙了便去若不依我這縣都翻做白地衆人怕他只得聚集些公吏人來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聲喏李達呵呵大笑又道你衆人內也着兩箇來告狀吏人道頭領在此坐地誰敢來告狀李達道可知人不來告狀你這里自着兩箇裝做告狀的來告我又不傷他只是取一面笑耍公吏人等商量了一回只得着兩

好箇風流知縣

李大哥是聖人真是無

箇牢子裝做厮打的來告狀縣門外百姓都放來看兩箇跪在廳前這箇告道相公可憐見他打了小人那箇告他罵了小人我纔打他李達道那箇是吃打的原告道小人是吃打的又問道那箇是打了他的被告道他先罵了小人是打他來李達道這箇打了人的是好漢先放了他去這箇不長進的怎地吃人打了與我枷號在衙門前示衆李達起身把綠袍抓扎起搠簡揣在腰裡掣出大斧直看着枷了那箇原告人號令在縣門前方纔大踏步去了也不脫那衣靴縣門前看的百姓那里忍得住笑正是壽張縣前走過東走過西忽聽得一處學堂讀書之聲李達揭起簾子走將入去嚇得那先生跳窗走了衆學生們哭的

哭吽的吽跑的跑躲的躲李逵大笑出門來正撞着穆弘穆弘吽道衆人憂得你苦你却在這里風快上山去那里由他施着便走李逵只得離了壽張縣逕逾梁山泊來有詩爲證

牧民縣令古賢良　想是腌臢没主張　惟殺李逵無道理　琴堂閙了閙書堂

二人渡過金沙灘到得寨裏衆人見了李逵這般打扮都笑到得忠義堂上宋江正與燕青慶喜只見李逵放下綠襴袍去了雙斧搖搖擺擺直至堂前執着槐簡來拜宋江拜不得兩拜把這綠襴袍踏裂絆倒在地衆人都笑宋江罵道你這厮忒大膽不曾着我知道私走下山這是該死

的罪過但到處便惹起事端今日對衆兄弟說過再不餘
你李逵喏喏連聲而退梁山泊自此人馬平安都無甚事
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藝操練人馬令會水者上船習學
各寨中添造軍器衣袍鎧甲鎗刀弓箭牌弩旗幟不在話
下且說泰安州備將前事申奏東京進奏院中又有收得
各處州縣申奏表文皆爲宋江等反亂搔擾一事大卿類
總啓奏是日景陽鐘響都來到待漏院中伺候早朝面奏
天子此時道君皇帝有一箇月不曾臨朝視事當日早朝
正是三下靜鞭鳴御閣兩班文武列金堦聖主臨朝百官
拜罷殿頭官喝道有事出班早奏無事捲簾退朝進奏院
卿出班奏曰臣院中收得各處州縣累次表文皆爲宋江

等部領賊寇公然直進府州劫掠庫藏槍擄倉厥殺害軍民貪厭無足所到之處無人可敵若不早爲勦捕日後必成大患伏乞陛下聖鑑天子乃云去年上元夜此寇鬧了京國今年又往各處騷擾何況那里附近州郡我已累次差遣樞密院進兵至今不見回奏傍有御史大夫崔靖出班奏曰臣聞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上書替天行道四字此是曜民之術民心既伏不可加兵卽目遼兵犯境各處軍馬遮掩不及若要起兵征伐深爲不便以臣愚意此等山間亡命之徒皆犯官刑無路可避遂乃嘯聚山林恣爲不道若降一封丹詔光祿寺頒給御酒珍羞差一員大臣直到梁山泊好言撫諭招安來降假此以敵遼兵、私兩

此人着實使得

便伏乞陛下聖鑒天子云卿言甚當正合朕意便令廢前太尉陳宗善爲使賫擎丹詔御酒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數是日朝散陳太尉領了詔勅回家收拾不爭陳太尉捧詔招安有分教千千金戈鐵騎容布山頭簇簇戰艦艨艟平鋪水面悞冲邪祟惱犯魔王正是香醪翻做燒身藥丹詔應爲引戰書畢竟陳太尉怎地去招安宋江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老曰燕青相撲已屬趣事然猶有所爲而爲也何如李大哥做知縣開學堂都是逢場作戲真箇神通自在未至不迎既去不戀活佛活佛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四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扯詔誘徽宗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五

第七十五回

活閻羅倒船偷御酒　黑旋風扯詔謗徽宗

詩曰

禍福淵潛未易量　兩人行事太猖狂　倩奸暗抵黃封酒　縱惡明撕彩鳳章　爽口物多終作疾　快心事過必爲殃　距堙轍轢成虛謬　到此翻爲僥倖場

話說陳宗善領了詔書回到府中收拾起身多有人來作賀太尉此行一爲國家幹事二爲百姓分憂軍民除害梁山泊以忠義爲主只待朝廷招安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語加意撫恤留此清名以傳萬代正話間只見太師府幹人

來請說道太師相邀太尉說話陳宗善上轎直到新宋門大街太師府前下轎幹人直引進節堂內書院中見了太師側邊坐下茶湯已罷蔡太師問道聽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特請你來說知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綱紀亂了國家法度你曾聞論語有云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使矣陳太尉道宗善盡知承太師指教蔡京又道我叫這箇幹人跟隨你去他多省得法度怕你見不到處就與你提撥陳太尉道深感恩相厚意辭了太師引着幹人離了相府上轎回家方纔歇定門吏來報高殿帥下馬陳太尉慌忙出來迎接請到廳上坐定敘問寒温已畢高太尉道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若是高俅在內

大頭巾語可惡

又杜書了

是甚

此人還有些主意

必然阻住況此賊輩累辱朝廷罪惡滔天今更赦宥罪犯引入京城必成後患欲待回奏玉音已出且看大意何如是若還此寇仍昧良心怠慢太尉早早回京不才奏過天子整點大軍親身到彼剪草除根是吾之願太尉此去下官手下有箇虞候能言快語問一荅十好與太尉提撥事情陳太尉謝道感蒙殿帥憂心高俅起身陳太尉送至府前上馬去了次日蔡太師府張幹辦高殿帥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陳太尉拴束馬匹整點人數十將捧十瓶御酒裝在龍鳳擔內挑了前插黃旗陳太尉上馬親隨五六人張幹辦李虞候都乘馬疋丹詔背在前面引一行人出新宋門以下官員亦有送路的都回去了迤邐來到濟州太守

亦是

大是

張叔夜接着請到府中設筵相待動問招安一節陳太尉都說了備細張叔夜道論其愚意招安一事最好只是一件太尉到那里須是陪些和氣用甜言美語撫卹他衆人好共歹只要成全大事太尉留箇清名於萬古他數內有幾個性如烈火的漢子倘或一言半語衝撞了他便壞了大事張幹辦李虞候道放着我兩箇跟着太尉定不致差遲太守你只管教小心和氣須壞了朝廷綱紀小輩人常壓着不得一半若放他頭起便做模樣張叔夜道這兩箇是甚麼人陳太尉道這一箇人是蔡太師府內幹辦這一箇是高太尉府　候張叔夜道只好教這兩位幹辦不去罷陳太尉道他是蔡府高府心腹人不帶他去必然疑心

張叔夜道下官這話只是要好恐怕勞而無功張幹辦道放着我兩箇萬丈水無涓滴漏張叔夜再不敢言語一面安排筵宴送至館驛內安歇有詩爲證

一封丹詔下青雲　特地招安水滸軍　可羨明機張叔夜　預知難以策華勳

且說次日濟州先使人去梁山泊報知却說宋江每日在忠義堂上聚衆相會商議軍情早有細作人報知此事未見眞實心中甚喜當日有一人同濟州報信的直到忠義堂上說道朝廷今差一箇太尉陳宗善賫到十瓶御酒赦罪招安丹詔一道已到濟州城內這里准備迎接宋江大喜遂取酒食并綵段二表裏花銀十兩打發報信人先回

叛賊可惡

宋江與衆人道我每受了招安得爲國家臣子不枉吃了許多時磨難今日方成正果吳用說道論吳其的意這番必然招安不成縱使招安也看得俺們如草芥等這厮引將大軍來到教他着些毒手殺得他人亡馬倒夢裡也怕那時方受招安纔有些氣度宋江道你們若如此說時須壞了忠義二字林冲道朝廷中貴官來時有多少裝么中間未必是好事關勝便道詔書上必然寫着些謊嚇的言語來驚我們徐寧又道來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門下宋江道你們都休要疑心且只顧安排接詔先令宋清曹正准備筵席委柴進都管提調務要十分齊整鋪設下太尉幔次列五色絹段堂上堂下搭綵懸花先使裴宣蕭讓呂方

郭盛預前下山離二十里伏道迎接水軍頭領准備大船傍岸吳用傳令恁每盡依我行不知此行不得且說蕭讓引着三箇隨行帶引五六人並無寸鉄將着酒果在二十里外迎接陳太尉當日在途中張幹辦李虞候不乘馬疋在馬前步行背後從人何止三二百濟州的軍官約有十數騎前面擺列導引人馬龍鳳旛內挑旛御酒騎馬的背着詔匣濟州牢子前後也有五六十人都要去梁山泊內指望覓箇小富貴蕭讓裴宣呂方郭盛在半路上接着都俯伏跪在道傍迎接那張幹辦便問道你那宋江大似誰皇帝詔勅到來如何不親自來接甚是欺君你這鞑本是該死的人怎受得朝廷招安請太尉回去蕭讓裴宣呂方

容與堂藏版

郭盛俯伏在地請罪道自來朝廷不曾有詔到寨未見眞實宋江與大小頭領都在金沙灘迎接萬望太尉暫息雷霆之怒只要與國家成全好事恕免則個李虞候便道不成全好事也不愁你這夥賊飛上天去了有詩爲證

貝錦生讒古自然　小人凡事不宜先　九天恩雨今宣布　撫諭招安未十全

當時呂方郭盛道是何言語只如此輕看人蕭讓裴宣只得懇請他棒去酒果又不肯吃衆人相隨來到水邊梁山泊已擺着三隻戰船在彼一隻裝載馬匹一隻裝裴宣等一千人一隻請太尉下船并隨從一應人等先把詔書御酒放在船頭上那隻船正是活閻羅阮小七監督當日阮

阮小七 不是

小七坐在船稍上分撥二十餘箇軍健棹船一家帶一口惡腰刀陳太尉初下船時昂昂而已旁若無人坐在中間阮小七招呼衆人把船棹動兩邊水手齊唱起歌來李虞候便罵道村馹貴人在此全無忌憚那水手那里采他只顧唱歌李虞候拿起篾條來打兩邊水手衆人並不懼色有幾箇爲頭的囲話道我們自唱歌干你甚事李虞候道殺不盡的反賊怎敢囲我話便把篾條去打兩邊水手都跳在水裡去了阮小七在稍上說道直這般打我水手下水裏去了這船如何得去只見上流頭兩隻快船下來接原來阮小七預先積下兩艙水見後頭來船相近阮小七便去拔了屑子叫一聲船漏了水旱滾上艙裏來急叫救時

這必定是吳用張主可惡可恨

船裏有一尺多水那兩隻船幫將攏來衆人急救陳太尉過船去各人且把船只顧搖開那里來顧御酒詔書兩隻快船先行去了阮小七叫上水手來舀了艙裏水把展布都拭抹了却叫水手道你且掇一瓶御酒過來我先嚐一嚐滋味一箇水手便去艙中取一瓶酒出來解了封頭遞與阮小七阮小七接過來聞得噴鼻馨香阮小七道只怕有毒我且做箇不着先嚐些箇也無碗瓢和瓶便呷一飲而盡阮小七吃了一瓶道有些滋味一瓶那里濟事再取一瓶來又一飲而盡吃得口滑一連吃了四瓶阮小七道怎地好水手道船稍頭有一桶白酒在那里阮小七道與我取舀水的瓢來我都教你們到口將那六瓶御酒都分

與水手衆人吃了却裝上十瓶村醪水白酒還把原封頭縛了再放在龍鳳擔內飛也似搖着船來赶到金沙灘却好上岸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香花燈燭鳴金擂鼓并山寨裏村樂一齊都响將御酒擺在卓子上每一卓令四箇人擡詔書也在一箇卓子上擡着陳太尉上岸宋江等接着納頭便拜宋江道文面小吏罪惡迷天曲辱貴人到此接待不及望乞恕罪李虞候道太尉是朝廷大貴人大臣來招安你們非因小可如何把這等漏船差那不曉事的村賊乘駕險些兒悞了大貴人性命宋江道我這里有的是好船怎敢把漏船來載貴人張幹辦道太尉衣襟上兀自濕了你如何要賴宋江背後五虎將緊隨定不離左右

容與堂藏板

又有八驃騎將簇擁前後見這李虞候張幹辦在宋江前面指手劃脚你來我去都有心要殺這廝只是碍着宋江一箇不敢下手當日宋江請太尉上轎開讀詔書四五次不是纔請得上轎牽過兩疋馬來與張幹辦李虞候騎這兩箇不是男女不知身已多大裝煞臭么宋江央及得上馬行了令衆人大吹大擂迎上三關來宋江等一百餘箇頭領都跟在後面直迎至忠義堂前一齊下馬請太尉上堂正面放着御酒詔匣陳太尉張幹辦李虞候立在左邊蕭讓裴宣立在右邊宋江叫點衆頭領時一百七人於內單只不見了李逵此時是四月間天氣都穿夾羅戰襖跪在堂上拱聽開讀陳太尉於詔書匣內取出詔書度與蕭讓裴宣讀

要如此

禮衆將拜罷蕭讓展開詔書高聲讀道

制曰文能安邦武能定國五帝憲禮樂而有封疆三皇用殺伐而定天下事從順逆人有賢愚朕承祖宗之大業開日月之光輝普天率土罔不臣伏近爲宋江等輩嘯聚山林劫擄郡邑本欲用彰天討誠恐勞我生民今差太尉陳宗善前來招安詔書到日即將應有錢糧軍器馬疋船隻目下納官折毀巢穴率領赴京原免本罪倘或仍昧良心違戾詔制天兵一至齟齬不留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宣和三年孟夏四月　日詔示

蕭讓却纔讀罷宋江已下皆有怒色只見黑旋風李逵從

寶堂藏板

這又是吳用主張可惡可恨

梁上跳將下來就蕭讓手裏奪過詔書扯的粉碎便來揪住陳太尉揪拳便打此時宋江盧俊義大橫身抱住那里肯放他下手恰纔解折得開李虞侯喝道這廝是甚麼人敢如此大膽李逵正沒尋人打處匹頭揪住李虞侯便打喝道寫來的詔書是誰說的話張幹辦道這是皇帝聖旨李逵道你那皇帝正不知我這里衆好漢來招安老爺們倒要做大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你莫要來惱犯着黑爹爹好歹把你那寫詔的官員盡都殺了衆人都來解勸把黑旋風推下堂去宋江道太尉且寬心休想有半星兒差池且取御酒教衆人霑恩隨即取過一付嵌寶金花鍾令裴宣取一

就是村酸醋也是聖水如何這樣野都是吳用主意可恨可恨

就御酒傾在銀酒海內看時却是村醪白酒再將九瓶都打開傾在酒海內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衆人見了盡都駭然一箇箇都走下堂去了魯智深提着鉄禪杖高聲叫罵入娘撮鳥忒殺是欺負人把水酒做御酒來哄俺們吃赤髮鬼劉唐也挺着朴刀殺上來行者武松掣出雙戒刀沒遮攔穆弘九紋龍史進一齊發作六箇水軍頭領都罵下關去了宋江見不是話橫身在裏面攔當急傳將令叫轎馬護送太尉下山休教傷犯此時四下大小頭領一大半鬧將起來宋江盧俊義只得親身上馬將太尉并開詔一干人數護送下三關再拜伏罪非宋江等無心歸降實是草詔的官員不知我梁山泊裏彎曲若以數句善言撫

這是吳用老主意可惡可惡

恤我等盡忠報國萬死無怨太尉若回到朝廷善言則箇急急送過渡口這一千人馬的屁滾尿流飛逸濟州去了有詩爲證

太尉承宣出帝鄉　爲招忠義欲歸降　卑身辱國難成事　反被無端罵一場

却說宋江回到忠義堂上再聚衆頭領筵席宋江道雖是朝廷詔旨不明你們衆人也忒性躁吳用道哥哥你休執迷招安須自有日如何怪得衆弟兄們發怒朝廷忒不將人爲念如今閑話都打疊起兄長目傳將令馬軍拴束馬匹步軍安排軍器水軍整頓船隻早晚必有大軍前來征討一兩陣殺得他人亡馬倒片甲不回夢着也怕那時却

再商量衆人道軍師言之極當是日散席各歸本帳且說陳太尉回到濟州把梁山泊開詔一事訴與張叔夜道敢是你們多說甚言語來陳太尉道我幾曾敢發一言(好貨)張叔夜道既是如此枉費了心力壞了事情太尉急急回京奏知聖上事不宜遲陳太尉張幹辦李虞候一行人從星夜回京來見了蔡太師備說梁山泊賊寇招詔毀謗一節蔡京聽了大怒道這夥草寇安敢如此無禮堂堂宋朝天下如何教你這夥橫行陳太尉哭道若不是太師福蔭小官(好)粉骨碎身在梁山泊今日死裡逃生再見恩相太師隨即叫請童樞密高楊二太尉都來相府商議軍情重事無片時都請到太師府白虎堂內衆官坐下蔡太師教喚過張

幹辦李虞候備說梁山泊扯詔毀謗一事楊太尉道這夥賊徒如何主張招安他當初是那一箇官奏來高太尉道那日我若在朝內必然阻住如何肯行此事童樞密道鼠竊狗盜之徒何足慮哉區區不才親引一支軍馬剋時定日掃清水泊而回衆官道來日奏聞當下都散次日早朝衆官都在御階伺候只見殿上淨鞭三下響文武兩班齊三呼萬歲君臣禮畢蔡太師出班將此事上奏天子天子太怒問道當日誰奏寡人主張招安侍臣給事中奏道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天子教拿崔靖送大理寺問罪天子又問蔡京道此賊爲害多時差何人可以收勦蔡太師奏道非以重兵不能收伏以臣愚意必得樞密院官親

率大軍前去勦捕可以刻日取勝天子敎宣樞密使童貫問道卿肯領兵收捕梁山泊草寇童貫跪下奏曰古人有云孝當竭力忠則盡命臣願效犬馬之勞以除心腹之患高俅楊戩亦皆保舉天子隨卽降下聖旨賜與金印兵符拜東廳樞密使童貫爲大元帥任從各處選調軍馬前去勦捕梁山泊賊寇揀日出師起行不是童貫引大軍來有分敎千千鉄騎布滿山川萬萬戰船平鋪綠水正是只憑飛虎三千騎捲起貔貅百萬兵畢竟童貫領了大軍怎地出師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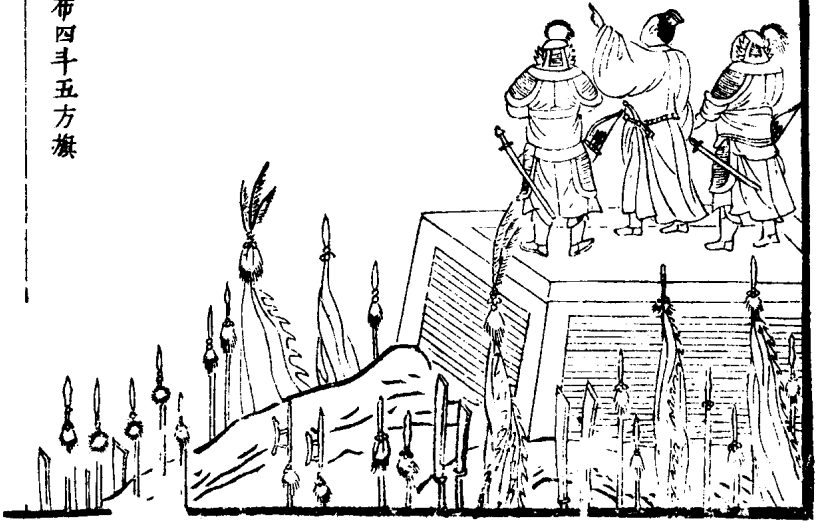
李卓吾曰張幹辦李虞侯極識大體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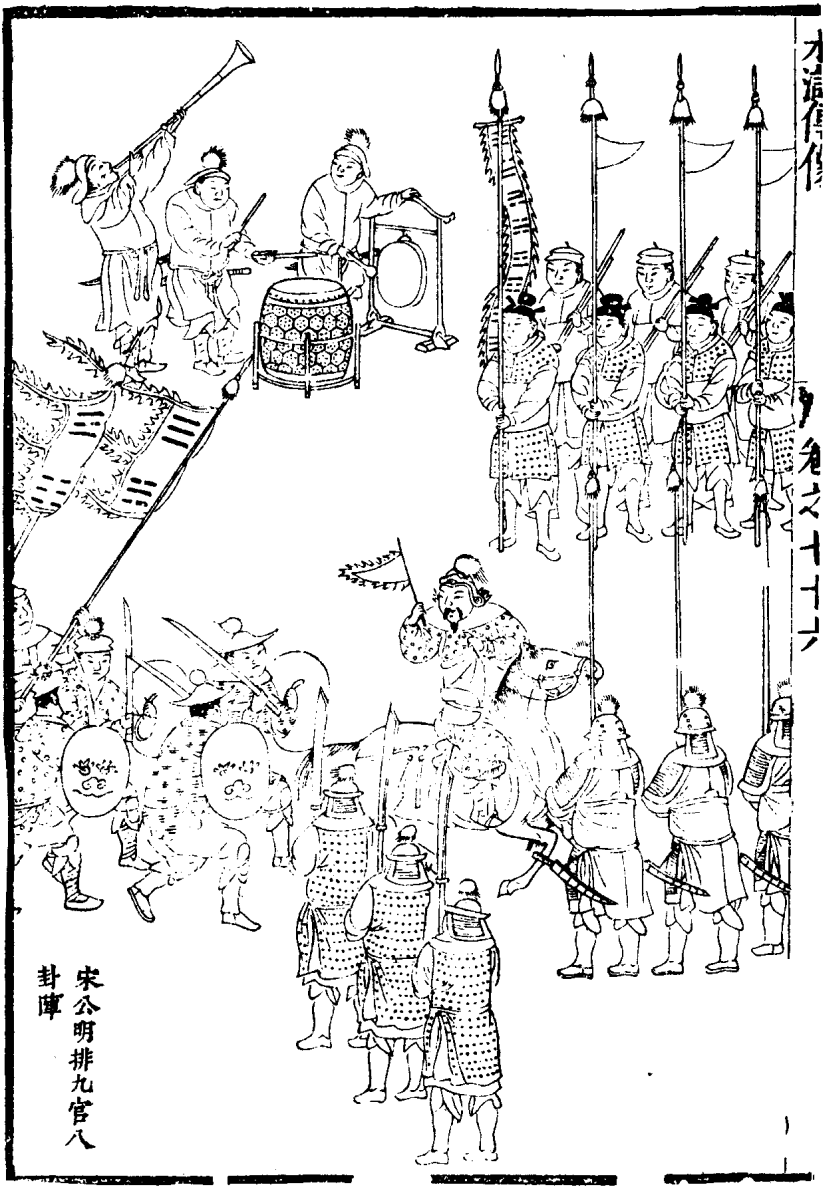
小七本。

又曰。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第七十六回

吳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宮八卦陣

詩曰

廊廟徵猷豈不周　山林却有過人謀　鳳無六翮難
高舉　虎入深山得自由　四斗五方排陣勢　九宮
八卦運兵籌　陷兵損將軍容失　犬馬從知是寇讐

話說樞密使童貫受了天子統軍大元帥之職徑到樞密
院中便發調兵符驗要撥東京管下八路軍州各起軍一
萬就差本處兵馬都監統率又於京師御林軍內選典二
萬守護中軍樞密院下一應事務盡委副樞密使掌管御

營中選兩員良將爲左羽右翼號令已定不旬日之間諸事完備一應接續軍糧並是高太尉差人遶運那八路軍馬

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　鄭州兵馬都監陳　翥
陳州兵馬都監吳秉彝　唐州兵馬都監韓天麟
許州兵馬都監李　明　鄧州兵馬都監王　義
洐州兵馬都監馬萬里　嵩州兵馬都監周　信

御營中選到左羽右翼良將二員爲中軍那二人

御前飛龍大將酆　美　御前飛虎大將畢　勝

童貫掌握中軍爲主帥號令大小三軍齊備武庫撥降軍器選定吉日出師高太尉楊太尉設筵餞行朝廷着仰中

書省一面賞軍且說童貫已令衆將次日先驅軍馬出城然後拜辭天子飛身上馬出這新曹門外五里短亭只見高楊二太尉爲首率領衆官先在那里等候童貫下馬高太尉執盞擎杯與童貫道樞密相公此行與朝廷必建大功早奏凱歌此寇潛伏水洼不可輕進只須先截四邊糧草堅固寨柵誘此賊下山先差的當的人打聽消息賊情動靜然後可以進兵那時一箇箇生擒活捉庶不負朝廷委用望乞樞密相公裁之童貫道重蒙教誨刻骨銘心不敢有忘各飲罷酒楊太尉也來執鍾與童貫道樞相素讀兵書深知韜畧勦擒此寇易如反掌爭奈此賊潛伏水泊地利未便樞相到彼必有良策童貫道下官到彼見機而

作自有法度高楊二太尉一齊進酒賀道都門之外懸望凱旋相別之後各自上馬不說高楊二太尉并衆官回京有各衙門合屬官員送路的不知其數或回或送半路途回京皆不必說大小三軍一齊進發人人要關箇箇欲爭一行人馬各隨隊伍甚是嚴整前軍四隊先鋒總領行軍後軍四隊合後將軍監督左右八路軍馬羽翼旗牌催督童貫鎮握中軍總統馬步羽林軍二萬都是御營選揀的人童貫執鞭指點軍兵進發怎見得軍容整肅但見

兵分九隊旗列五方綠沉鎗點鋼鎗鵝角鎗布遍野光芒青龍刀偃月刀鴈翎刀生滿天殺氣雀畫弓鐵胎弓寶雕弓對揷飛魚袋內射虎箭狼牙箭柳葉箭齊攢獅

子壺中樺車弩漆抹弩脚登弩排滿前軍開山斧偃月
斧宣花斧緊隨中隊竹節鞭虎眼鞭水磨鞭齊懸在肘
上流星鎚雞心鎚飛抓鎚各帶在身邊方天戟豹尾翻
翻丈八矛珠纓錯落龍文劒掣一汪秋水虎頭牌畫幾
縷春雲先鋒猛勇領扳山開路之精兵元帥英雄統喝
水斷橋之壯士左統軍振舉威風有斬將奪旗之手段
右統軍恢弘膽畧懷安拜濟世之才能碧油幢下東廳
樞密總中軍寶纛旗邊護駕親軍爲羽翼震天聲鼓搖
山嶽映日旌旗避鬼神
當日童貫離了東京軍馬上路正是鎗刀流水惡人馬撮
風行兵行五十里屯住次日又起行迤邐前進不一二日

已到濟州界分太守張叔夜出城迎接大軍屯住城外只見童貫引輕騎入城至州衙前下馬張叔夜邀請至堂上拜罷起居已了侍立在面前童樞密道水洼草賊殺害良民邀劫商旅造惡非止一端往往勦捕蓋爲不得其人致容滋蔓吾今統率大軍十萬戰將百員刻日要掃清山寨擒拏衆賊以安兆民張叔夜荅道樞相在上此寇潛伏水泊雖然是山林狂寇中間多有智謀勇烈之士樞相勿以怒氣自激引軍長驅必用良謀可成功績童貫聽了大怒罵道都似你這等畏懼懦弱匹夫偎刀避劒貪生怕死悞了國家大事以致養成賊勢吾今到此有何懼哉張叔夜那里敢再言語且備酒食供送童樞密隨即出城次日驅

（夾批：來——自　知——他　是——好　意）

領大軍近梁山泊下寨且說宋江等已有細作人探知多日了宋江與吳用已自鐵桶般商量下計策只等大軍到來各示諸將各要遵依毋得差錯再說童樞密調撥軍兵點差睢州兵馬都監段鵬舉爲正先鋒鄭州都監陳翥爲副先鋒陳州都監吳秉彝爲正合後許州都監李明爲副合後唐州都監韓天麟鄧州都監王義二人爲左哨洺州都監馬萬里嵩州都監周信二人爲右哨龍虎二將鄧美畢勝爲中軍羽翼童貫爲元帥統領大軍全身披挂親自監督戰鼓三通諸軍盡起行不過十里之外塵土起處早有敵軍哨路來的漸近鸞鈴響處約有三十餘騎哨馬都戴青包巾各穿綠戰襖馬上盡繫是紅纓每邊拴挂數十

箇鋼鈴後插一把雉尾都是鈒銀細桿長鎗輕弓短箭爲頭的戰將是誰怎生打扮但見

鎗橫鴉角刀插蛇皮銷金的巾幘佛頭青挑繡的戰袍鸚哥綠腰繫絨絛眞紫色足穿氣袴軟香皮雕鞍後對懸錦袋內藏打將的石子戰馬邊緊挂銅鈴後插招風的雉尾驃騎將軍没羽箭張清哨最當先

馬上來的將軍號旗上寫的分明巡哨都頭領没羽箭張清左有龔旺右有丁得孫直哨到童貫軍前相離不遠只隔百十步勒馬便回前軍先鋒二將不得軍令不敢亂動報至中軍主帥童貫親到軍前觀猶未盡張清又哨將來童貫欲待遣人追戰左右說道此人鞍後錦袋中都是石

子去不放空不可追赶張清連哨了三遭不見童貫進兵
返回行不到五里只見山背後鑼聲響動早轉出五百步
軍來當先四箇步軍頭領乃是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
瑞八臂魔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直奔前來但見
人人虎體箇箇彪形當先兩座惡星神隨後二員眞殺
曜李逵手持雙斧樊瑞腰掣龍泉項充牌畫玉斧俊視
李袞牌描金精鎖豹五百人絳衣赤襖一部從紅旆朱
纓青山中走出一群魔綠林內迸開三昧火
那五百步軍就山坡下一字兒擺開兩邊團牌齊齊札住
童貫領軍在前見了便將玉麈尾一招大隊軍馬衝擊前
去李逵樊瑞引步軍分開兩路都倒提着蠻牌趕過山脚

容與堂藏板

便走童貫大軍赶出山嘴只見一派平川曠野之地就把軍馬列成陣勢遥望李逵樊瑞度嶺穿林都不見了童貫中軍立起攢木將臺令撥法官二員上去左招右颭一起一伏擺作四門斗底陣陣勢纔完只聽得山後砲響就後山飛出一彪軍馬來前面先鋒擺布已定只等敵軍到來相戰童貫令左右攏住戰馬自上將臺看時只見山東一路軍馬湧出來前一隊軍馬紅旗第二隊雜彩旗第三隊青旗第四隊又是雜綵旗只見山西一路人馬也湧來前一隊人馬是雜綵旗第二隊白旗第三隊又是雜綵旗第四隊皂旗旗背後盡是黃旗大隊軍將忽先湧來占住中央裏面列成陣勢遠觀未實近覩分明正南上這隊人馬

盡都是火焰紅旗紅甲紅袍朱纓赤馬前面一把引軍紅旗上面金銷南斗六星下繡朱雀之狀那把旗招颭動處紅旗中湧出一員大將怎生結束但見

盔頂朱纓飄一顆　猩猩袍上花千朵　獅蠻帶束紫玉團　狻猊甲露黃金鎖　狠牙木棍鉄釘排　龍駒遍體胭脂抹　紅旗招展半天霞　正按南方丙丁火號旗上寫的分明先鋒大將霹靂火秦明左右兩員副將左手是聖水將單廷珪右邊是神火將魏定國三員大將手捾兵器都騎赤馬立於陣前東壁一隊人馬盡是青旗青甲青袍青纓青馬前面一把引軍青旗上面銷金東斗四星下綉青龍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青旗中湧出一員

若。然。這。些。陣。法。行。事。分。明。是。箇。

大將怎生打扮但見

藍靛包巾光滿目　翡翠征袍花一簇　鎧甲穿連獸吐環　寶刀閃爍龍吞玉　青驄遍體粉團花　戰襖護身鸚鵡綠　碧雲旗動遠山明　正按東方甲乙木　號旗上寫得分明左軍大將大刀關勝左右兩員副將左手是醜郡馬宣贊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三員大將手搭兵器都騎青馬立於陣前西壁一隊人馬盡是白旗白甲白袍白纓白馬前面一把引軍白旗上面金銷西斗五星下繡白虎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白旗中湧出一員大將怎生結束但見

漠漠寒雲護太陰　梨花萬朵疊層琛　素色羅袍光

閃閃　爛銀鎧甲冷森森　賽霜駿馬騎獅子　出白
長鎗揩綠沉　一簇旗旛飄雪練　正按西方庚辛金
號旗上寫的分明右軍大將豹子頭林冲左右兩員副將
左手是鎮三山黃信右手是病尉遲孫立三員大將手揩
兵器都騎白馬立於陣前後面一簇人馬盡是皂旗黑甲
黑袍黑纓黑馬前面一把引軍黑旗上面金銷北斗七星
下綉玄武之狀那把旗招展動處黑旗中湧出一員大將
怎生打扮但見
堂堂捲地烏雲起　鐵騎强弓勢莫比　皂羅袍穿龍
虎軀　烏油甲挂豹狼體　鞭似烏龍揩兩條　馬如
潑墨行千里　七星旗動玄武搖　正按北方壬癸水

號旗上寫得分明合後大將雙鞭呼延灼左右兩員副將左手是百勝將韓滔右手是天目將彭玘三員大將手持兵器都騎黑馬立於陣前東南方門旗影裏一隊軍馬青旗紅甲前面一把引軍繡旗上面金銷巽卦下綉飛龍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怎生結束但見

擐甲披袍出戰場　手中拈着兩條鎗　雕弓鸞鳳壺中插　寶劒沙魚鞘內藏　束霧衣飄黃錦帶　騰空馬頓紫絲韁　青旗紅焰龍蛇動　獨據東南守巽方

號旗上寫得分明虎軍大將雙鎗將董平左右兩員副將左手是摩雲金翅歐鵬右手是火眼狻猊鄧飛手持兵器都騎戰馬立於陣前西南方門旗影裡一隊軍馬紅旗白

甲前面一把引軍綉旗上面金銷坤卦下綉飛熊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怎生打扮但見

當先湧出英雄將　赳赳威風添氣象　魚鱗鉄甲緊遮身　鳳翅金盔拴護項　衝波戰馬似龍形　開山大斧如弓樣　紅旗白甲火光飛　正據西南坤位上號旗上寫得分明驃騎大將急先鋒索超左右兩員副將左手是錦毛虎燕順右手是鉄笛仙馬麟三員大將手持兵器都騎戰馬立於陣前東北方門旗影裡一隊軍馬皂旗青甲前面一把引軍綉旗上面金銷艮卦下綉飛豹那把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怎生結束但見

虎坐雕鞍膽氣昂　彎弓插箭鬼神慌　朱纓銀蓋遮

刀面　絨縷金鈴貼馬旁　盔頂穰花紅錯落　甲穿
柳葉翠遮藏　皂旗青甲煙雲內　東北天山守艮方
號旗上寫得分明驃騎大將九紋龍史進左右兩員副將
左手是跳澗虎陳達右手是白花蛇楊春三員大將手持
兵器都騎戰馬立於陣前西北方門旗影裡一隊軍馬白
旗黑甲前面一把引軍旗上面金銷乾卦下綉飛虎那把
旗招展動處捧出一員大將怎生打扮但見
雕鞍玉勒馬嘶風　介冑稜層黑霧濛　豹尾壺中銀
鏃箭　飛魚袋內鐵胎弓　甲邊翠縷穿雙鳳　刀面
金花嵌小龍　一簇白旗飄黑甲　天門西北是乾宮
號旗上寫得分明驃騎大將青面獸楊志左右兩員副將

左手是錦豹子楊林右手是小霸王周通三員大將手持兵器都騎戰馬立於陣前八方擺布的鉄桶相似陣門裏馬軍隨馬隊步軍隨步隊各持鋼刀大斧濶劒長鎗旗旛齊整隊伍威嚴去那八陣中央只見團團一遭都是杏黃旗間着六十四面長脚旗上面金銷六十四卦亦分四門南門都是馬軍正南上黃旗影裡擁出兩員上將一般結束怎生披掛但見

熟銅鑼間花腔鼓　簇簇攢攢分隊伍　戧金鎧甲赭黃袍　剪絨戰襖葵花舞　垓心兩騎馬如龍　陣內一雙人似虎　周圍遶定杏黃旗　正按中央戊巳土

那兩員首將都騎黃馬上首是美髯公朱仝下手是插翅

虎雷橫一遭人馬盡都是黃旗黃袍銅甲黃馬黃纓中央陣四門東門是金眼彪施恩西門是白馬郎君鄭天壽南門是雲裡金剛宋萬北門是病大蟲薛永那黃旗中間立着那面替天行道杏黃旗旗桿上拴着四條絨繩四箇長壯軍士捉定中間馬上有那一箇守旗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冠簪魚尾圈金線　甲皺龍鱗護錦衣　凜凜身軀長一丈　中軍守定杏黃旗

這箇守旗的壯士便是險道神郁保四那簇黃旗後便是一叢砲架立着那箇砲手轟天雷凌振引着副手二十餘人圍遶着砲架架子後一帶都擺着撓鈎套索准備捉將

的器械撓鈎手後又是一遭雜綵旗旛團團便是七重圍
子手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綉旗上面銷金二十八宿星辰
中間立着一面堆絨綉就真珠圈邊脚綴金鈴頂插雉尾
鶩黃帥字旗那一箇守旗的壯士怎生模樣但見
鎧甲斜拴海獸皮　絳羅巾幘插花枝　茜紅袍襖香
綿甲　定守中軍帥字旗
這箇守旗的壯士便是沒面目焦挺去那帥字旗邊設立
兩箇護旗的將士都騎戰馬一般結束但見
一箇戰袍披錦綺一箇鎧甲綉狻猊一箇穩把驊騮跨
一箇能將駿馬騎一箇鋼鎗威氣重一箇利劒雪光飛
一箇緊護中軍帳一箇常依寶纛旗

宋版書藏板

這兩箇守護帥旗的壯士一箇是毛頭星孔明一箇是獨火星孔亮馬前馬後排着二十四箇把狠牙棍的鉄甲軍士後面兩把領戰綉旗兩邊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畫戟左手十二枝畫戟叢中棒着一員驍將怎生打扮但見

踞鞍立馬天風裏　鎧甲輝煌光焰起　麒麟束帶稱狼腰　獅爭吞胸當虎體　冠上明珠嵌曉星　鞘中寶劒藏秋水　方天畫戟雪霜寒　風動金錢豹子尾　綉旗上寫得分明小温侯呂方那右手十二枝畫戟叢中也棒着一員驍將怎生打扮但見

三叉寶冠珠燦爛　兩條雉尾錦斕斑　柿紅戰襖遮銀鏡　柳綠征裙壓綉鞍　束帶雙跨魚嬾尾　護心

甲掛小連環　手持畫桿方天戟　飄動金錢五色旛
綉旗上寫得分明賽仁貴郭盛兩員將各持畫戟立馬兩
邊畫戟中間一簇鋼叉兩員步軍驍將一般結束但見
虎皮磕腦豹皮褪　襯甲衣籠細織金　手內鋼叉光
閃閃　腰間利劒冷森森　冲劒窟　入刀林　弟兄
端的有胸襟　兩隻蓋地包天膽　一對誅龍斬虎人
一箇是兩頭蛇解珍一箇是雙尾蝎解寶弟兄兩箇各執
着三股蓮花叉引着一行步戰軍士守護着中軍隨後兩
疋錦鞍馬上兩員文士掌管定賞功罰罪的人左手那一
箇怎生打扮但見
烏紗唐帽遍犀帶　素白羅襴乾皂靴　慷慨胸中藏

旁氣　縱橫筆下走龍蛇

這箇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聖手書生蕭讓右手那一箇怎生打扮但見

綠紗巾插玉螳螂　香皂羅衫紫帶長　爲吏敢欺蕭相國　聲名寰海把名揚

這箇乃是梁山泊掌吏事的豪傑鐵面孔目裴宣這兩箇馬後擺着紫衣持節的人二十四箇當路將二十四把麻札刀那刀林中立着兩箇錦衣三串行刑劊子怎生結束但見

一箇皮主腰乾紅簇就一箇羅踢串彩色裝成一箇雙環樸獸劊金明一箇頭巾畔花枝掩映一箇白紗衫遮

龍錦體一箇皂禿袖半露鴉青一箇將漏塵斬鬼法刀擎一箇把水火棍手中提定

上首是鐵臂膊蔡福下手是一枝花蔡慶弟兄兩箇立於陣前左右都是擎刀手背後兩邊擺着二十四枝金鎗銀鎗每邊設立一員大將領隊左邊十二枝金鎗隊裡馬上一員驍將手執金鎗側坐戰馬怎生打扮但見

錦鞍駿馬紫絲韁　金翠花枝壓鬢傍　雀畫弓懸一彎月　龍泉劒掛九秋霜　綉袍巧製鸚哥綠　戰服輕裁柳葉黃　頂上櫻花紅燦爛　手執金絲鐵桿鎗

這員驍將乃是梁山泊金鎗手徐寧右手十二枝銀鎗隊裡馬上一員驍將手執銀鎗也側坐駿馬怎生披掛但見

蜀錦鞍韉寶鐙光　五明駿馬玉玎璫　虎筋弦扣雕
弓硬　燕尾稍攢羽箭長　綠錦袍明金孔雀　紅鞓
帶束紫鴛鴦　參差半露黃金甲　手執銀絲鐵桿鎗
這員驍將乃是梁山泊小李廣花榮兩勢下都是風流威
猛二將金鎗手銀鎗手各帶皂羅巾鬢邊都插翠葉金花
左手十二箇金鎗手穿綠右手十二箇銀鎗手穿紫背後
又是錦衣對對花帽雙雙緋袍簇簇綉襖攢攢兩壁廂碧
幢翠幔朱旛皂蓋黃鉞白旄青萍紫電兩行二十四把鉞
斧二十四對鞭撾中間一字兒三把銷金傘蓋三尺綉鞍
駿馬正中馬前立着兩箇英雄左手那箇壯士端的是儀
容濟楚世上無雙有西江月爲證

頭巾側一根雉尾束腰下四顆銅鈴黃羅衫子熀金明
勒帶綉裙相稱兜小襪麻鞋嫩白壓腿綁護膝深青旗
標令字號神行百十里登時取應
這箇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頭領神行太保戴宗手持
鴛黃令字綉旗專管大軍中往來飛報軍情調兵遣將一
應事務右手那箇對立的壯士打扮得出衆超群人中罕
有後也有西江月爲證
褐納襖滿身錦簇青包巾遍體金銷髮邊一朵翠花嬌
瀲灩玉環光耀紅串綉裙裏肚白襠素練圍腰落生弩
子棒頭挑百萬軍中偏俏
這箇便是梁山泊風流子弟能幹機密的頭領浪子燕青

背着强弩挿着利箭手提着齊眉棍棒專一護持中軍遠望着中軍去那右邊銷金青羅傘蓋底下綉鞍馬上坐着那箇道德高人有名羽士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如意冠玉簪羣鶴舞金霞火神朱履映桃花環珮叮璫斜掛背上雌雄寶劒匣中微噴光華青羅傘蓋擁高牙紫騮馬雕鞍穩跨

這箇便是梁山泊呼風喚雨役使鬼神行法眞師入雲龍公孫勝馬上背着兩口寶劒手中按定紫絲韁去那左邊銷金青羅傘蓋底下錦鞍馬上坐着那箇足智多謀全勝軍師怎生打扮有西江月爲證

白道服皂羅沿襯紫絲縧碧玉鈎環手中羽扇動天關

頭上綸巾微岸貼裏腈穿銀甲垓心穩坐雕鞍一雙銅
鍊掛腰間文武雙全師範
這箇便是梁山泊能通韜畧善用兵機有道軍師智多星
吳學究馬上手擎羽扇腰懸兩條銅鍊去那正中銷金大
紅羅傘蓋底下那照夜玉獅子金鞍馬上坐着那箇有仁
有義統軍大元帥怎生打扮但見
鳳翅盔高攢金寶渾金甲密砌龍鱗錦征袍花朵簇陽
春銀銙腰懸光噴綉腿綁絨圈翡翠玉玲瓏帶束麒
麟真珠傘蓋展紅雲第一位天罡臨陣
這箇正是梁山泊主濟州鄆城縣人氏山東及時雨呼保
義宋公明全身結束自仗銀銙寶劒坐騎金鞍白馬立於

陣前監戰掌握中軍馬後大戟長戈錦鞍駿馬整整齊齊三五十員牙將都騎戰馬手執鎗刀全副弓箭馬後又設二十四枝畫角全部軍皷大樂陣後又設兩隊游兵伏於兩側以爲護持中軍羽翼左是汲遮欄穆弘引兄弟小遮欄穆春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右是赤髮鬼劉唐引着九尾龜陶宗旺管領馬步軍一千五百人伏在兩脇後陣又是一隊陰兵簇擁着馬上三箇女頭領中間是一丈青扈三娘左邊是母大蟲顧大嫂右邊是母夜叉孫二娘押陣後是他三箇丈夫中間矮脚虎王英左是小尉遲孫新右是菜園子張青總管馬步軍兵二千那座陣勢非同小可怎見得好陣但見

明分八卦暗合九宮占天地之機關奪風雲之氣象前後列龜蛇之狀左右分龍虎之形出奇正之甲兵按陰陽之造化丙丁前進如萬條烈火燒山壬癸後隨似一片烏雲覆地左勢下盤旋青氣右手下貫串白光金霞遍滿中央黃道全依戊己東西有序南北多方四維有二十八宿之分週迴有六十四卦之變先鋒猛勇合後英雄左統軍皆奪旗斬將之徒右統軍盡舉鳥拔山之輩盤盤曲曲亂中隊伍變長蛇整整齊齊靜裡威儀如伏虎馬軍則一衝一突步卒是或後或前人人果敢爭前出陣奪頭功箇箇才能掠陣監軍檢大將休誇八陣成功謾說六韜取勝孔明施妙計李靖揣神機

樞密使童貫在陣中將臺上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馬無移時擺成這箇九宮八卦陣勢軍馬豪傑將士英雄驚得魂飛魄散心膽俱落不住聲道可知但來此間收捕的官軍便大敗而回原來如此利害看了半晌只聽得宋江軍中催戰的鑼鼓不住聲發擂童貫且下將臺騎上戰馬再出前軍來諸將中問道那箇敢厮殺的出去打話先鋒隊裡轉過一員猛將挺身躍馬而出就馬上欠身稟童貫道小將願往乞取鈞旨看乃是鄭州都監陳翥白袍銀甲青馬絳纓使一口大桿刀見充副先鋒之職童貫便教軍中金鼓旗下發三通擂將臺上把紅旗招展兵馬陳翥從門旗下飛馬出陣兩軍一齊納喊陳翥挽住馬橫着刀厲聲大

叫無端草寇背逆狂徒天兵到此尚不投降直待骨肉爲泥悔之何及宋江正南陣中先鋒頭領虎將秦明飛馬出陣更不打話舞起狼牙混棍直取陳翥兩馬交相兵器並舉一箇使棍的當頭便打一箇使刀的劈面砍來四條臂膊交加八隻馬蹄撩亂二將來來往往翻翻復復鬬了二十餘合秦明賣箇破綻放陳翥赶將入來一刀却砍箇空秦明趁勢手起棍落把陳翥連盔帶頂正中天靈陳翥翻身死於馬下秦明的兩員副將單廷珪魏定國飛馬直衝出陣來先搶了那匹好馬接應秦明去了東南方門旗裡虎將雙鎗將董平見秦明得了頭功在馬上尋思大軍已踏動銳氣不就這里搶將過去捉了童貫更待何時大叫

一聲如陣前起箇霹靂兩手持兩條鎗把馬一拍直撞過陣來童貫見了勒回馬望中軍便走西南方門旗裡驃騎將急先鋒索超也叫道不就這里捉了童貫更待何時手輪大斧殺過陣來中央秦明見了兩邊衝殺過去也招動本隊紅旗軍馬一齊搶入陣中來捉童貫正是從前作過事没幸一齊來直使數隻皁鵰追紫燕一群猛虎啖羊羔畢竟樞使童貫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是一架絶精細底羊皮畫燈畫工之文非化工之文低品低品又曰若欲借此陣法封侯拜將待清河之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六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三
作者=施耐庵
页数=840
SS号=10428088
出版日期=1975年04月第1版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明容與堂刻水滸傳
全四册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號）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印刷七廠印刷
開本850×1168 1/32　印張105
1975年4月第1版　197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0,000
統一書號：10171·271　平裝本定價：8.85元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南薰亭貫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七

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兩龍童貫

詩曰

紅日無光氣暗催　紛紛戈戟兩邊排　征鼙倒海翻江搌　鉄騎追風捲地來　四斗五方旗影颺　九宮八卦陣門開　好雄童貫摧心膽　却似當年大會垓

話說當日宋江陣中前部先鋒三隊軍馬赶過對陣大刀闊斧殺得童貫三軍人馬大敗虧輸星落雲散七損八傷軍士拋金棄鼓撇戟丢鎗覓子尋爺呼兄喚弟折了萬餘人馬退三十里外札住吳用在陣中鳴金收軍傳令道且

未可盡情追殺畧報個信與他梁山泊人馬都收回山寨各自獻功請賞且說童貫輸了一陣折了人馬早札寨柵安歇下心中憂悶會集諸將商議鄧羙畢勝二將道樞相休憂此寇知得官軍到來預先擺布下這座陣勢官軍初到不知虛實因此中賊奸計想此草寇只是倚山爲勢多設軍馬虛張聲勢一時失了地利我等且再整練馬步將士亭歇三日養成銳氣將息戰馬三日後將全部軍將分作長蛇之陣俱是步軍殺將去此陣如長山之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都要連絡不斷決此一陣必見大功童貫道此計大妙正合吾意即時傳下將令整肅三軍訓練已定第三日五更造飯軍將飽食馬帶

會說。。

皮甲人披鉄鎧大刀潤斧弓弩上弦正是鎗刀流水急人馬撮風行大將鄧美畢勝當先引軍浩浩蕩蕩殺逢梁山泊來八路軍馬分於左右前面發三百鐵甲哨馬前去探路回來報與童貫中軍知道說前日戰傷上並不見一個軍馬童貫聽了心疑自來前軍問鄧美畢勝道退兵如何鄧美荅道休生退心只顧衝突將去長蛇陣擺定怕做甚麼官軍迤邐前行直進到水泊邊如果不見一個軍馬但見闊水茫茫蕩蕩都是蘆葦烟火遠遠地遙望見水濱寨山頂上一面杏黃旗在那里招颭亦不見些動靜童貫與鄧美畢勝勒馬在萬軍之前遙望見對岸水面上蘆林中一隻小船船上一個人頭戴青箬笠身披綠蓑衣斜倚着

船背岸西獨自釣魚童貫的步軍隔着岸叫那漁人問道賊在那里那漁人只不應童貫叫能射弓的放箭兩騎馬直近岸邊灘頭來近水甩住馬搴弓搭箭望那漁人後心颼地一箭去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噹地一聲響那箭落下水裏去了這一個馬軍放一箭正射到簑衣上噹地一聲響那箭也落下水裏去了那兩個馬軍是童貫軍中第一慣射弓箭的兩個吃了一驚勒回馬上來欠身稟童貫道兩箭皆中只是射不透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童貫再撥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馬軍來灘頭擺開一齊望着那漁人放箭那亂箭射去漁人不慌多有落在水裡的也有射着船上的但射着簑衣箬笠的都落下水裡去童貫見

姜太公也沒這等手段　　俠人　　奇

射他不死便差會水的軍漢脫了衣甲赴水過去捉那漁人早有三五十人赴將開去那漁人聽得船尾水響知有人來不慌不忙放下魚釣取棹竿扭在身邊近船來的一棹竿一個太陽上着的腦袋上着的面門上着的都打下水裡去了後面見沉了幾個都赴轉岸上去尋衣甲童貫看見大怒教撥五百軍漢下水去定要拿這漁人若有回來的一刀兩段五百軍人脫了衣甲納聲喊一齊都跳下水裡赴將過去那漁人回轉船頭指着岸上童貫大罵道亂國賊臣害民的禽獸來這里納命由自不知死里童貫大怒喝教馬軍放箭那漁人呵呵大笑說道兀那里有軍馬到了把手指一指棄了簑衣箬笠翻身攢入水底下去

了那五百軍正赴到船邊只聽得在水中亂叫都沉下去了那漁人正是浪裡白跳張順頭上箬笠上面是箬葉裹着裡面是銅打成的簑衣裏面一片熟銅打就披着如龜殼相似可知道箭矢射不入張順攢下水底拔出腰刀只顧排頭價戳人都沉下去血水滾將起來有乖的赴了開去逃得性命童貫在岸上看得呆了（不由不呆）身邊一將指道山頂上那把黃旗正在那里磨動童貫定睛看了不解何意衆將也沒做道理處鄧飛道把三百鉄甲哨馬分作兩隊教去兩邊山後出哨看是如何却纔分到山前只聽得蘆葦中一個轟天雷砲飛起火烟撩亂兩邊哨馬齊回來報有伏兵到了童貫在馬上那一驚不小鄧飛畢勝兩邊差人

教軍士休要亂動數十萬軍都掣刀在手前後飛馬來叫道如有先走的便斬拔任三軍人馬童貫且與衆將立馬望時山背後鼓聲震地喊殺喧天早飛出一彪軍馬都打着黃旗當先有兩員驍將領兵怎見得那隊軍馬整齊好似

黃旗擁出萬山中　燦燦金光射碧空　馬似怒濤衝石壁　人如烈火撼天風　鼓聲震動森羅殿　砲力掀翻泰華宮　劒隊暗藏捕翅虎　鎗林飛出美髯公兩騎黃驃馬上兩員英雄頭領上首美髯公朱仝下首捕翅虎雷橫帶領五千人馬直殺透官軍童貫令大將鄧美畢勝當先迎敵兩個得令便驟馬挺鎗出陣大罵無端草

賊不來投降更待何時雷橫在馬上大笑喝道匹夫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怎敢與吾決戰畢勝大怒拍馬挺鎗直取雷橫雷橫也使鎗來迎兩馬相交軍器並舉二將約戰到二十餘合不分勝敗鄧美見畢勝戰久不能取勝拍馬舞刀逕來助戰朱仝見了大喝一聲飛馬輪刀來戰鄧美四匹馬兩對兒在陣前廝殺童貫看了喝采不迭閒到澗深裏只見朱仝雷橫賣個破綻撥回馬頭望本陣便走鄧美畢勝兩將不捨拍馬追將過去對陣軍發聲喊望山後便走童貫叫盡力追趕過山脚去只聽得山頂上畫角齊鳴衆軍擡頭看時前後兩個砲直飛起來童貫知有伏兵把軍馬約住教不要去趕只見山頂上閃出那把李黃旗來

上面繡着替天行道四字童貫踅過山那邊看時見山頭上一簇雜綵繡旗開處顯出那個鄆城縣蓋世英雄山東呼保義宋江來背後便是軍師吳用公孫勝花榮徐寧金鎗手銀鎗手衆多好漢童貫見了大怒便差人馬上山來拿宋江大軍人馬分爲兩路却待上山只聽得山頂上鼓樂喧天衆好漢都笑童貫越添心上怒咬碎口中牙喝道這賊怎敢戲吾我當自擒這斯鄧美諫道樞相彼必有計不可親臨險地且請回軍來日却再打聽虛實方可進兵童貫道胡說事已到這里豈可退軍教星夜與賊交鋒今已見賊勢不容退語猶未絕只聽得後軍納喊探子報道正西山後衝出一彪軍來把後軍殺開做兩處童貫大驚

帶了鄧美畢勝急回來救應後軍時東邊山後鼓聲響處
又早飛出一隊人馬來一半是紅旗一半是青旗捧着兩
員大將引五千軍馬殺將來那紅旗軍隨紅旗青旗軍隨
青旗隊伍端的整齊但見

對對紅旗間翠袍　爭飛戰馬轉山腰　日烘旗幟青
龍見　風擺旌旗朱雀搖　二隊精兵皆勇猛　兩員
上將最英豪　秦明手舞狼牙棍　關勝斜橫偃月刀

那紅旗隊裡頭領是霹靂火秦明青旗隊裡頭領是大刀
關勝二將在馬上殺來大喝道童貫早納下首級童貫大
怒便差鄧美來戰關勝畢勝去閘秦明童貫見後軍發喊
甚緊又教鳴金收軍且休戀戰延便且退朱仝雷橫引黃

旗軍又殺將來兩下裡夾攻童貫軍兵大亂鄧美畢勝保護着童貫逃命而走正行之間刺斜里又飛出一彪人馬來接住了廝殺那隊軍馬一半是白旗一半是黑旗黑白旗中也捧着兩員虎將引五千軍馬攔住去路這隊軍端的整齊但見

砲似轟雷山石烈　綠林深處顯戈矛　素袍兵出銀河湧　玄甲軍來黑氣浮　兩股鞭飛風雨響　一條鎗到鬼神愁　左邊大將呼延灼　右手英雄豹子頭　那黑旗隊裡頭領是雙鞭呼延灼白旗隊裡頭領是豹子頭林冲二將在馬上大喝道奸臣童貫待走那里去早來受死一衝直殺入軍中來那雎州都監段鵬舉接住呼延

灼交戰沔州都監馬萬里接着林冲厮殺這馬萬里與林冲鬥不到數合氣力不加却待要走被林冲大喝一聲慌了手脚着了一矛戳在馬下段鵬舉看見馬萬里被林冲搠死無心戀戰隔過呼延灼雙鞭霍地撥回馬便走呼延灼奮勇赶將入來兩軍混戰童貫只教奪路且回只聽得前軍喊聲大舉山背後飛出一彪步軍直殺入垓心裏來當先一僧一行領着軍兵大教道休教走了童貫那和尚不修經懺專好殺人单號花和尚雙名魯智深這行者景陽岡魯打虎水滸寨最英雄有名行者武松魯智深一條禪杖武行者兩口戒刀殺入陣來怎見得有西江月爲証

魯智深一條禪杖武行者兩口鋼刀鋼刀飛出火光飄

禪杖來如鉄砲禪杖打開腦袋鋼刀截斷人腰兩般兵
器不相饒百萬軍中顯耀
童貫衆軍被魯智深武松引領步軍一衝早四分五落官
軍人馬前無去路後沒退兵只得引鄧美畢勝撞透重圍
殺條血路逶過山背後來正方喘息又聽得砲聲大震戰
鼓齊鳴看兩員猛將當先一簇步軍攔路怎見得
人人勇欺子路個個貌若天神鋼刀鉄搠亂紛紛戰鼓
繡旗相稱左手解珍出衆右手解寶超群數千鉄甲虎
狼軍攪碎長蛇大陣
來的步軍頭領解珍解寶各攙五股鋼叉引領步軍殺入
陣内童貫人馬遶攔不住突圍而走五面馬軍步軍一

追殺赶得官軍星落雲散鄧美畢勝力保童貫而走見
珍解寶弟兄兩個挺起鋼叉直衝到馬前童貫急忙拍馬
望刺斜里便走背後鄧美畢勝赶來救應又得唐州都監
韓天麟鄧州都監王義四個併力殺出垓心方纔進步喘
息未定只見前面塵起叫殺連天綠茸茸林子裡又早飛
出一彪人馬當先兩員猛將攔住去路那兩員是誰但見

一個開山大斧吞龍口一個出白銀鎗蟒吐稍一個咬
碎銀牙衝大陣一箇睜圓怪眼躍天橋一個童平緊要
拿童貫一箇捨命爭先是索超

這兩員猛將雙鎗將董平急先鋒索超兩個更不打話飛
馬直取童貫王義挺鎗去迎被索超手起斧落砍於馬下

韓天麟來救被董平一鎗搠死鄧美畢勝死保護童貫奔馬逃命四下里金鼓亂響正不知何處軍來童貫龍馬上坡看時四面八方四隊軍馬兩脇兩隊步軍拷栲圈筭箕掌梁山泊軍馬大處齊齊殺來童貫軍馬如風落雲散東零西亂正看之間山坡下一簇人馬出來認的旗號是陳州都監是秉燾許州都監李明這兩個引着些斷鎗折戟敗殘軍馬望轉琳琅山躲避看見招呼時正欲上坡急調人馬又見山側喊聲起來飛過一彪人馬赶出兩把認旗招颭馬上兩員猛將各執兵器飛透官軍這兩個是誰有臨江詞爲証

容

袍裁蜀錦鎧甲鍍金銅兩口寶刀如雪練垓心拌轡成
風左衝左突顯英雄軍班青面獸史進九紋龍

這兩員猛將正是楊志史進兩騎馬兩口刀却好戳住吳
秉桑李明兩個軍官斷殺李明挺鎗向前來鬥楊志吳秉
桑使方天戟來戰史進兩對兒在山坡下一來一往盤盤
旋旋各逞平生武藝童貫在山坡上勒住馬觀之不定四
個人約鬥到三十餘合吳秉桑用戟逶史進心坎上戳將
來史進只一閃那枝戟從勒羅裡放筒過吳秉桑連人和
馬搶近前來被史進手起刀落只見一條血瀬光連肉損
落金鎧在馬邊吳秉桑死於坡下李明見先折了一個却
待也要撥回馬走時被楊志大喝一聲驚得魂消魄散膽

鸕心寒手中那條鎗不知偷劄楊志把那口刀從頂門上
劈將下來李明只一閃那刀正剳着馬的後胯下那馬後
蹄迸將下去把李明閃下馬來奪了手中鎗却待逸走這
楊志手快隨後一刀砍個正着可怜李明半世軍官化作
南柯一夢兩員官將皆死於坡下楊志史進追殺敗軍正
如砍瓜截瓠相似童貫和鄧美畢勝在山坡上看了不敢
下來身無所措三個商量道似此如何殺得出去鄧美道
樞相且寬心小將望見正南上尚乙自有大隊官軍札住
在那里旗幡不倒可以解救畢都統保守樞相在山頭鄧
美殺開條路取那枝軍馬來保護樞相出去童貫道天色
將晚你可善覷方便疾去早來鄧美提着大斧刀飛馬殺

下山來衝開條路直到南邊看那隊軍馬時却是嵩州都
監周信把軍兵團團擺定死命抵住坡心裏看見那鄧美
來便接入陣內問樞相在那里鄧美道只在前面山坡上
專等你這枝軍馬去救護殺出來事不宜遲火速便起周
信聽說罷便教傳令馬步軍兵都要相顧休失隊伍齊心
併力二員大將當先衆軍助喊殺透山坡邊來行不到一
箭之地刺斜里一枝軍列鄧美舞刀逕出迎敵認得是睢
州都監段鵬舉三個都相見了合兵一處殺到山坡下畢
勝下坡迎接上去見了童貫一處商議道今晚便殺出去
好却捱到來朝去好鄧美道我四人死保樞相則就今晚
殺透重圍出去可脫賊寇看看近夜只聽得四邊喊聲不

絶金鼓亂鳴約有二更時候星月光亮鄧美當先衆軍官簇擁童貫在中間一齊併力殺下山坡來只聽得四下里亂叫道不要走了童貫衆官軍只望正南路衝殺過來看看混戰到四更左右殺出垓心童貫在馬上以手加額頂禮天地神明道慚愧脫得這場大難催赶出界逢濟州去却纔歡喜未盡只見前面山坡邊一帶火把不計其數背後喊聲又起看見火把光中兩員好漢撚着兩條朴刀引出一員騎白馬的英雄大將在馬上橫着一條點鋼鎗那人是誰有臨江仙詞一首爲証

馬步軍中惟第一偏他數內爲尊上天降下惡星辰眼珠如點漆面部似鋪銀丈二鋼鎗無敵手獨騎戰馬透

尋人材武藝兩絕倫梁山盧俊義河北玉麒麟

那馬上的英雄大將正是玉麒麟盧俊義馬前這兩個使朴刀的好漢一個是病閻索楊雄一個是拼命三郎石秀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餘人抖擻精神攔住去路盧俊義在馬上大喝道童貫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童貫聽得對衆道前有伏兵後有追兵似此如之奈何鄧美道小將捨條性命以報樞相汝等衆官緊保樞相奪路望濟州去我自戰住此賊鄧美拍馬舞刀直迭盧俊義兩馬相交鬥不到數合被盧俊義把鎗只一逼逼過大刀搶入身去匹腰提住一脚蹬開戰馬把鄧美活捉去了楊雄石秀便來接應衆軍齊上橫拖倒拽捉了去畢勝和周信段鵬舉捨命

保童貫衝殺攔路軍兵且戰且走背後盧俊義赶來童貫
敗軍忙忙似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天曉脫得追兵
望濟州來正走之間前面山坡背後又衝出一隊步軍來
那軍都是鉄掩心甲絳紅羅頭巾當先四員步軍頭領畢
竟是誰但見

黑旋風持兩把大斧喪門神使一口龍泉項充李袞在
傍邊手舞團牌體健斬虎須投大穴誅龍必向深淵三
軍威勢振青天惡鬼眼前活見

這李逵輪兩把板斧鮑旭使一口寶劍項充李袞各舞纛
牌遮護却似一團火堆從地皮上滾將來殺得官軍四分
五落而走童貫與衆將且戰且走只逃性命李逵直砍人

馬軍隊裡把段鵬舉馬脚砍翻掀將下來就勢一斧劈開
腦袋再復一斧砍斷咽喉眼見得段鵬舉不活了且說敗
殘官軍將次捱到濟州眞乃是頭盔斜掩耳頓項半墜腮
馬步三軍沒了氣力人困馬乏遮到一條溪邊軍馬都且
去吃水只聽得對溪一聲砲響箭矢如飛蝗一般射將過
來官軍急上溪岸去樹林邊轉出一彪軍馬來爲頭馬上
三個英雄是誰但見

銅鈴奮勇敢爭征　飛石飛叉衆莫能　二虎相隨没
羽箭　東昌驃騎是張清

原來這没羽箭張清和龔旺丁得孫帶領三百餘騎馬軍
那一隊驍騎馬軍都是銅鈴面具雉尾紅纓輕弓短箭綉

濱花鎗三將爲頭直衝將來嵩州都監周信見張清軍馬少便來迎敵畢勝保着童貫而走周信縱馬挺鎗來迎只見張清左手約住鎗右手似招寶七郎之形口中喝一聲道着去周信臭凹上只一石子打中翻身落馬龔旺丁得孫傍邊飛馬來相助將那兩條叉戳定咽喉好似霜摧邊地草雨打上林花周信死於馬下童貫止和畢勝逃命不敢入濟州引了敗殘軍馬連夜投東京去了於路收拾逃難軍馬下寨原來宋江有仁有德素懷歸順之心不肯盡情追殺惟恐衆將不捨要追童貫火急差戴宗傳下將令布告衆頭領收拾各路軍馬步卒都回山寨請功各處鳴金收軍而回鞍上將都敲金鐙步下卒齊唱凱歌紛紛盡

入梁山泊個個同回宛子城宋江吳用公孫勝先到水滸寨中忠義堂上坐下令裴宣驗看各人功賞盧俊義活捉鄧美解上寨來跪在堂前宋江自解其縛請入堂內上坐（此一人合該奉酒）親自捧盃陪話奉酒壓驚衆頭領都到堂上是日殺牛宰馬重賞三軍留鄧美住了兩日備辦鞍馬送下山去鄧美大喜宋江陪話道將軍陣前陣後冒瀆威嚴切乞恕罪宋江等本無異心只要歸順朝廷與國家出力被至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望將軍回朝善言解救倘得他日重見恩光生死不忘大德鄧美拜謝不殺之恩登程下山宋江令人直送出界鄧美放回京不在話下宋江回到忠義堂上再與吳用等衆頭領商議原來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

計都是吳用機謀布置殺得童貫膽寒心碎夢裡也怕大軍三停折了二停吳用道童貫回去京師奏了官家如何不再起兵來必得一人直投東京探聽虛實回報山寨預作准備宋江道軍師此論允合吾心恁弟兄中不知那個敢去只見坐次之中一個人應道兄弟願往衆人看了都道須是他去必幹大事不是這個人來有分教濟州城外造數百隻艨艟戰船梁山泊中添萬餘石軍糧米麥正是衝陣馬亡青幢下戲波船陷綠蒲中畢竟梁山泊是誰人前去打聽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粧點十面埋伏處大象自家意思文人任性如此可笑哉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八

第七十八回

十節度議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敗高太尉

賦曰

寨名水滸泊號梁山週迴港汊數千條四方周圍八百里東連海島西接咸陽南通大冶金鄉北跨青齊兗郡有七十二段港汊藏千百隻戰艦艨艟建三十六座鴈臺屯百千萬軍糧馬草聲聞宇宙五千驍騎戰爭夫名達天庭三十六員英勇將躍洪波迎雪浪混江龍與九紋龍踏翠嶺步青山玉麒麟共青面獸逢山開路索超原是急先鋒過水疊橋劉唐號爲赤髮鬼小李廣開弓

文字太巧便太俗

有准病關索鎗法無雙黑旋風善會偷營舡火兒偏能
劫寨花和尚豈解參禪武行者何曾受戒焚燒屋宇多
應短命二郎殺戮生靈除是立地太歲心雄難比兩頭
蛇毒害怎如雙尾蝎阮小七號活閻羅秦明性如霹靂
火假使官軍萬隊穆弘出陣汲遮攔總饒鈇騎千層萬
馬怎當董一撞朱仝面如重棗時人號作雲長林冲燕
領虎鬚滿寨稱爲翼德李應俊似樸天鵬雷橫猛如捕
翅虎燕青能滅竈屯兵徐寧會平川布陣呼風喚雨公
孫勝似入雲龍搶鼓奪旗石秀衆中偏捷命張順赴得
三十里水面馳名浪裡白跳戴宗走得五百里程途顯
號神行太保關勝刀長九尺輪來手上焰光生呼延灼

鞭重十斤使動耳邊風雨響沒羽箭當頭怎躲小旋風
孛馬熟閑設計施謀衆伏智多吳學究運籌帷幄侍天
行道宋公明大鬧山東縱橫河北步闖兩龐童貫水戰
三敗高俅非圖壞國貪財實敗欺天罔地施恩報國剛
州城下設遊兵伏食興師清溪洞裡擒方臘千年事跡
載皇朝萬古清名標史紀後有詩爲証
去時三十六　回來十八雙　縱橫千萬里　談笑却還鄉
再說梁山泊好漢自從兩龐童貫之後宋江吳用商議必
用着一個人去東京探聽消息虛實上山回報頭先准備
軍馬交鋒言之未絕只見神行太保戴宗道小弟願往宋

江道探聽軍情多虧殺兄弟一箇雖然賢弟去得必須也用一箇相幫去最好李逵便道兄弟幫哥哥去走一遭宋江笑道你便是那個不惹事的黑旋風李逵道今番去時不惹事便了宋江喝退一壁再問有那個兄弟敢去走一遭赤髮鬼劉唐稟道小弟幫戴宗哥哥去如何宋江大喜道好當日兩個收拾了行裝便下山去且不說戴宗劉唐來東京打聽消息却說童貫和畢勝沿路收聚得敗殘軍馬四萬餘人比到東京於路教衆多管軍的頭領各自部領所屬軍馬回營寨去了只帶御營軍馬入城來童貫卸了戎裝衣甲逕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議兩個見了各敘禮罷請入後堂深處坐定童貫把大拆兩陣結果了八路軍

官并許多軍馬鄧美又被活捉去了似此如之奈何一一
都告訴了高太尉道樞相不要煩惱這件事只瞞了今上
天子便了誰敢胡奏我和你去告稟太師再作個道理有
詩爲証

懷私挾詐恨姦雄　詭計邪謀怎建功　數萬兒郎遭
敗劫　却連黨惡蔽宸聰

童貫和高俅上了馬逕投蔡太師府內來已有報知童樞
密回了蔡京料道不勝又聽得和高俅同來蔡京教喚入
書院裡來斷見童貫拜了太師淚如雨下蔡京道且休煩
惱我備知你折了軍馬之事高俅道賊居水泊非船不能
征進樞密只以馬步軍征勦因此失利中賊詭計童貫訴

說折兵敗陣之事蔡京道你折了許多軍馬費了許多錢
糧又折了八路軍官這事怎敢教聖上得知童貫再拜道
望乞太師遮蓋救命則個蔡京道明日只奏道天氣暑熱
軍士不伏水土權且罷戰退兵倘或震怒說道似此心腹
大患不去勦滅後必爲殃如此時怎衆官却怎地回答高
俅道非是高俅誇口若還太師肯保高俅領兵親去那里
征勦一鼓可平蔡京道若是太尉肯自去可知是好明日
便當保奏太尉爲帥高俅又稟道只有一件須得聖旨任
便起軍并隨造船隻或是拘刷元用官船民船或備官價
收買木料打造戰船水陸並進船騎同行方可指日成功
蔡京道這事容易正話間門吏報道鄧美回來了童貫大

喜太師教喚進來問其緣故鄧美拜罷叙說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盡數放回不肯殺害又與盤纏令回鄉里因此小將得見鈞顏高俅道這是賊人詭計故意慢我國家今後不點近處軍馬直去山東河北揀選得用的人跟高俅去蔡京道既然如此計議定了來日內裏相見面奏天子各自回府去了次日五更三點都在侍班閣子裡相聚朝鼓響時各依品從分列丹墀拜舞起居已畢文武分班列於玉階之下只見殿頭官手執淨鞭喝道有事出奏無事捲簾退班只見蔡大師出班奏道昨遣樞密院童貫統率大軍征進梁山泊草寇近因炎熱軍馬不伏水土抑且賊居水洼非船不行馬步軍兵急不能進因此權且罷戰

各回營寨暫歇別候聖旨天子乃云似此炎熱再不復去矣蔡京奏道童貫可於泰乙宮聽罪別令一人爲帥再去征伐乞請聖旨天子曰此寇乃是腹心大患不可不除誰與寡人分憂高俅出班奏曰微臣不才願効犬馬之勞去勦此寇伏取聖旨天子云既然卿肯與寡人分憂任卿擇選軍馬高俅又奏梁山泊方圓八百餘里非使舟船不能前進臣乞聖旨於梁山泊近處採伐木植命督工匠造船或用官錢收買民船以爲戰伐之用天子曰委卿執掌從卿處置可行即行慎勿害民高俅奏道微臣安敢只容寬限以圖成功天子命取錦袍金甲賜與高俅另選吉日出師當日百官朝退童貫高俅送太師到府便與中書省開

房據史傳奉聖旨定奪撥軍高太尉道前者有十節度使多魯與國家建功或征鬼方國或伐西夏幷大金大遼等處武藝精熟請降旨使差撥爲將有詩爲証

十路英雄用計深　分頭截殺更難禁　高俅原不知行止　却要親征奏捷音

當時蔡太師依允便撥十道劄付文書仰各各部領所屬精兵一萬前往濟州取齊聽候調用那十個節度使非同小可每人領軍一萬剋期並進那十路軍馬

河南河北節度使王　煥　上黨太原節度使徐　京京北弘農節度使王文德　賴州汝南節度使梅　展甲山安平節度使張　開　江夏零陵節度使楊　温

雲中鴈門節度使韓存保　隴西漢陽節度使李從吉
琅琊彭城節度使項元鎮　清河天水節度使荆　忠
原來這十路軍馬都是曾經訓練精兵更無這十節度使
舊日都是在綠林叢中出身後來受了招安直做到許大
官職都是精銳勇猛之人非是一時建了些少功名當日
中書省定了程限發十道公文要這十路軍馬如期都到
濟州遲慢者定依軍令處置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軍爲
頭統制官喚做劉夢龍那人初生之時其母夢見一條黑
龍飛入腹中感而遂生及至長大善知水性曾在西川峽
江討賊有功陞做軍官都統制統領一萬五千水軍棹船
五百隻守在江南高太尉要取這支水軍并船隻星夜前

來聽調又差一個心腹人喚做牛邦喜也做到步軍校尉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應河道內拘刷船隻都要來濟州取齊交割調用高太尉帳前牙將極多於內兩個最了得一個喚做党世英一個喚做党世雄弟兄二人見做統制官各有萬夫不當之勇高太尉又去御營內選撥精兵一萬五千通共各處軍馬一十三萬先於諸路差官供送糧草沿途交納高太尉連日整頓衣甲製造旌旗未及發程有詩爲証

匿奸罔上非忠蓋　好戰全違舊典章　不事懷柔服强暴　只驅良善敵刀鎗（一作鋒鏑）

却說戴宗劉唐在東京住了幾日打聽得備細消息星夜

回還山寨報說此事宋江聽得高太尉親自領兵調天下軍馬一十三萬十節度使統領前來心中驚恐便與吳用商議吳用道仁兄勿憂昔日諸葛孔明用三千兵卒破曹操十萬軍馬小生也久聞這十節度的名多與朝廷建功只是當初無他的敵手以此只顯他的豪傑如今放着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那十節度已是背時的人了兄長何足懼哉比及他十路軍來先教他吃我一驚宋江道軍師如何驚他吳用道他十路軍馬都到濟州取齊我這里先差兩個快捷殺的去濟州相近接着來軍先殺一陣這是報信與高俅知道宋江道叫誰去好吳用道差沒羽箭張清雙鎗將董平此二人可去宋江差二將各帶一

千軍馬前去巡哨濟州相迎截殺各路軍馬又撥水軍頭領准備泊子裡奪船山寨中頭領預先調撥已定且不細說下來便知再說高太尉在京師俄延了二十餘日天子降勅催促起軍高俅先發御營軍馬出城又選教坊司歌兒舞女三十餘人隨軍消遣至日祭旗辭駕登程却好一月光景時值初秋天氣大小官員都在長亭餞別高太尉戎裝披掛騎一疋金鞍戰馬前面擺着五疋玉轡雕鞍從馬左右兩邊排着党世英党世雄弟兄兩個背後許多殿帥統制官統軍提轄兵馬防禦團練等官衆隨在後那隊伍軍馬十分擺布得整齊怎見得

飛龍旗纓頭颼颼飛虎旗火焰紛紛飛熊旗彩色輝輝

飛豹旗光華袞袞青旗按東方甲乙如堆藍叠翠遮天
白旗按西方庚辛似積雪凝霜向日紅旗按丙丁前進
火雲隊堆滿山前皂旗按壬癸後隨殺氣瀰漫陣後黃
旗按中央戊己鎮太將臺散亂金霞七重圍子手前後
遮攔入面引軍旗左右招颭一簇鎗林似竹一攢劒洞
如麻嘶風戰馬蕩金鞍開路征夫披鉄鎧却似韓侯臨
魏地正如王剪出秦關

那高太尉部領大軍出城來到長亭前下馬與衆官作別
飲罷餞行酒攀鞍上馬登程望濟州進發於路上縱容軍
士盡去村中縱橫擄掠黎民受害非止一端却說十路軍
馬陸續都到濟州有節度使王文德領着京兆等處一路

軍馬星夜逾濟州來離州尚有四十餘里當日催動人馬
赶到一個去處地名鳳尾坡坡下一座大林前軍却好歇
過林子只聽得一棒鑼聲響處林子背後山坡哪邊轉出
一彪軍馬來當先一將攔路那員將頂盔掛甲插箭彎弓
去那弓袋箭壺內側插着小小兩面黃旗旗上各有五個
金字寫道英雄雙鎗將風流萬戶侯兩手揑兩桿鋼鎗此
將乃是梁山泊第一個慣衝頭陣的勇將董平因此人稱
爲董一撞董平勒定戰馬截住大路喝道來的是那里兵
馬不早早下馬受縛更待何時這王文德聽住馬呵呵大
笑道孤兒罐兒也有兩個耳朵你須曾聞我等十節度使
累建大功名揚天下上將王文德麼董平大笑喝道只你

○此處不消說的勝地都有閑目

便是殺晚爺的大頑王文德聽了大怒罵道反國草寇怎敢辱吾相馬挺鎗直取董平董平也挺雙鎗來迎兩將鬥到三十合不分勝敗王文德料道贏不得董平喝一聲少歇再戰各歸本陣王文德分付衆軍休要戀戰且衝過去王文德在前三軍在後大發聲喊殺將過去董平後面引軍追赶將過林子正走之間前面又衝出一彪軍馬來爲首一員上將正是没羽箭張青在馬上大喝一聲休走手中拈定一箇石子打將來望王文德頭上便着急待躲時石子打中盔頂王文德伏鞍而走跑馬遶逃兩將赶來看看赶上只見側首衝過一隊軍來王文德看時却是一般的節度使楊温軍馬齊來救應因此董平張清不敢來追

自回去了兩路軍馬同入濟州歇定大守張叔夜接待各路軍馬數日之間前路報來高太尉大軍到了十節度出城迎接都衆見了太尉一齊護送入城把州衙權爲帥府安歇下了高太尉傳下號令教十路軍馬都向城外屯駐伺候劉夢龍水軍到來一同進發這十路軍馬各自都來下寨近山砍伐木植人家搬擄門窓搭蓋窩鋪十分害民高太尉自在城中帥府內定奪征進人馬無銀兩使用者（偵）都克頭哨出陣交鋒有銀兩者留在中軍虛功濫報似此奸弊非止一端有詩爲証

無錢疲卒當頭陣　用倖精强殿後軍　正法廢來眞可笑　貪夫賊吏競紛紛

高太尉在濟州不過一二日劉夢龍戰船到了參見太尉高俅隨即便喚十節度使都到廳前共議良策王煥等稟復道太尉先教馬步軍去探路引賊出戰然後即調水路戰船去劫賊巢今其兩下不能相顧可獲群賊矣高太尉從其所言當時分撥王煥徐京爲前部先鋒王文德梅展爲合後收軍張開楊温爲左軍韓從保李從吉爲右軍項元鎮荆忠爲前後救應使党世雄引領三千精兵上船協助劉夢龍水軍船隻就行監戰諸軍盡皆得令整束了三日請高太尉看閱諸路軍馬高太尉親自出城一一點看了便遣大小三軍并水軍一齊進發遥望梁山泊來且說董平張清回寨說知備細宋江與衆頭領統率大軍下山

不遠早見官軍到來前軍射住陣脚兩邊拒定人馬只見
先鋒王煥出陣使一條長鎗在馬上厲聲高叫無端草寇
敢死村夫認得大將王煥麼對陣繡旗開處宋江親自出
馬與王煥聲喏道王節度你年紀高大了不堪與國家出
力當鎗對敵恐有些差池誤枉送了你一世清名你回
去罷另教年紀小的出來戰王煥聽得大怒罵道你這廝
是個文面佞吏安敢抗拒天兵宋江答道王節度你休逞
好手我這一般兒替天行道的好漢不到得輸與你王煥
便挺鎗戲將過來宋江馬後早有一將鑾鈴響處挺鎗出
陣宋江看時却是豹子頭林冲來戰王煥兩馬相交衆軍
助喊高太尉自臨陣前勒住馬看只聽得兩軍納喊喝采

可喜

果是馬軍踏蹬攆身看步卒掀盔舉眼觀兩個施逞諸路鎗法但見

一個屏風鎗勢如霹靂一個水平鎗勇若奔雷一個朝天鎗難防難躲一個鑽風鎗怎敵怎遮這個鎗使得疾如孫策那個鎗使得猛似霸王這個恨不得鎗截透九霄雲漢那個恨不得鎗刺透九曲黃河一個鎗如蟒離岩洞一個鎗似龍躍波津一個使鎗的雄似虎吞羊一個使鎗的俊如鵰撲兎這個使鎗的英雄盖盡梁山泊那個使鎗的威風揔滿宋乾坤

王煥大戰林冲約有七八十合不分勝敗兩邊各自鳴金二騎分開各歸本陣只見節度使荆忠到前軍馬上欠身

禀覆高太尉道小將願與賊人決一陣乞請鈞旨高太尉
便教荆忠出馬交戰宋江馬後鑾鈴响處呼延灼來迎荆
忠使一口大桿刀騎一疋瓜黃馬二將交鋒約鬥二十合
被呼延灼賣個破綻閃過大刀順手提起鋼鞭來只一下
打個襯手正着荆忠腦袋打得腦漿迸流眼珠突出死於
馬下高俅看見折了一個節度使火急便差項元鎮驟馬
挺鎗飛出陣前大喝草賊敢戰吾麽宋江馬後雙鎗將董
平撞出陣前來戰項元鎮兩個鬥不到十合項元鎮霍地
勒回馬拖了鎗便走董平拍馬去赶項元鎮不入陣去遠
着陣脚落荒而走董平飛馬去追項元鎮帶住鎗左手拈
弓右手搭箭望滿弓翻身背射一箭董平聽得弓弦响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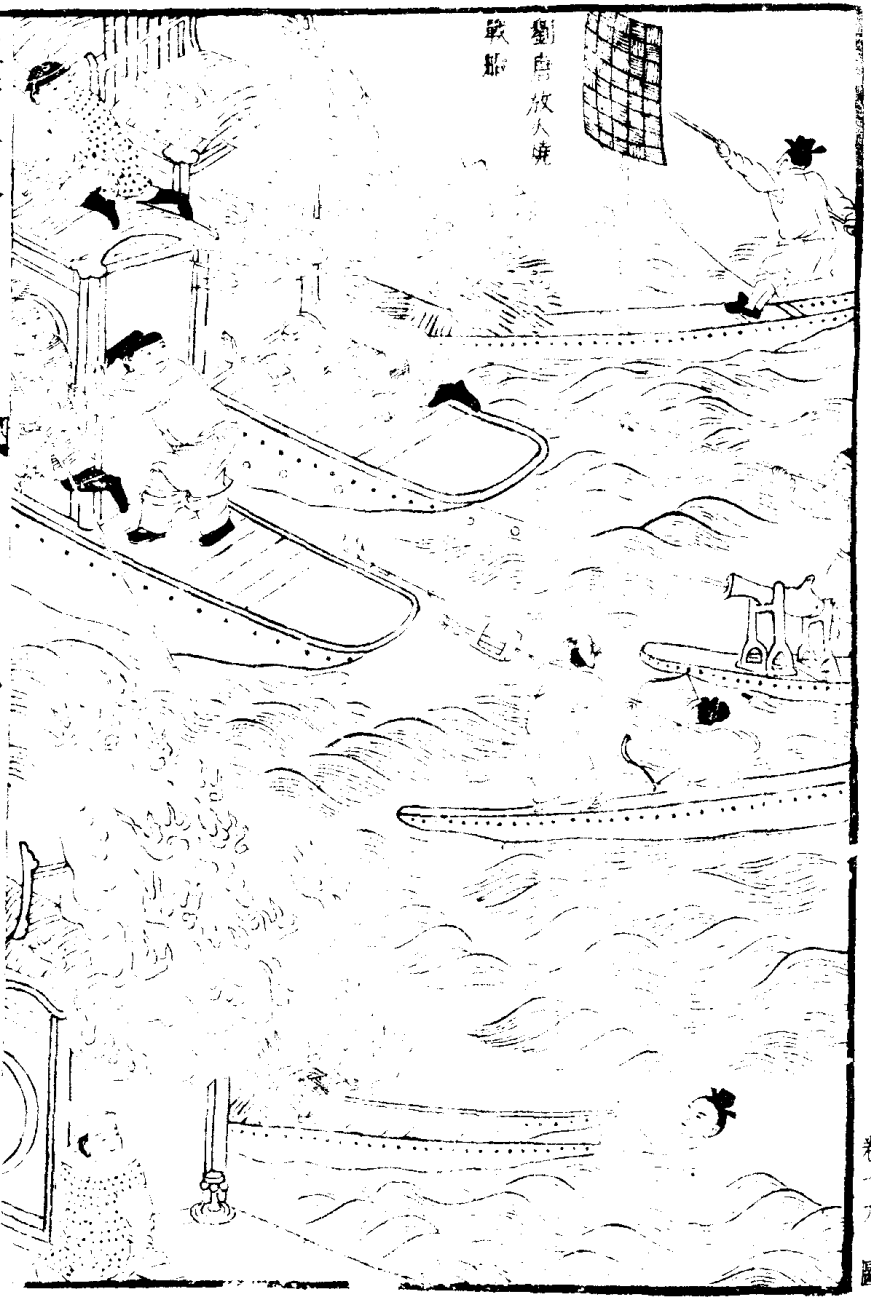
容與堂藏板

手去隔一箭正中右臂棄了鎗撥回馬便走項元鎮掛着弓撚着箭倒赶將來呼延灼林冲見了兩騎馬各出救得董平歸陣高太尉揮指大軍混戰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後回軍馬遮攔不住都四散逃走高太尉直赶到水邊却調人去接應水路船隻且說劉夢龍和党世雄布領水軍乘駕船隻迤邐前投梁山泊深處來只見茫茫蕩蕩盡是蘆葦葭窓窓遮定港汊這里官船櫓篙不斷相連十餘里水面正行之間只聽得山坡上一聲砲響四面八方小船齊出那官船上軍士先有五分懼怯看了這等蘆葦深處盡皆慌了怎禁得蘆葦裡面埋伏着小船齊出衝斷大隊官船前後不相救應大半官軍弃船而走梁山泊好

漢看見官軍陣脚亂了一齊鳴鼓搖船直衝上來劉夢龍
和党世雄急回船時原來經過的淺港内都被梁山泊好
漢用小船裝載柴草砍伐山中木植填塞斷了那櫂槳竟
搖不動衆多軍卒盡棄了船隻下水劉夢龍脫下戎裝披
好
掛扒過水岸揀小路走了這党世雄不肯棄船只顧教水
軍尋港汊深處搖動了行去不到二里只見前面三隻小
船船上是阮氏三雄各人手執蓼葉鎗挨近船邊來衆多
駕船軍士都跳下水裏去了党世雄自持鉄搠立在船頭
上與阮小二交鋒阮小二也跳下水裡去阮小五阮小七
迸
兩個逼近身來党世雄見不是頭撇了鉄搠也跳下水去
了只見水底下鑽過船火兒張横來一手揪住頭髮一手

提定腰膀的溜溜丟上蘆蓆根頭先有十數個小嘍囉躲在那里鐵鈎套索搭住活捉上水滸寨來却說高太尉見水面上船隻都紛紛滾滾亂投山邊去了船上縛着的盡是劉夢龍水軍的旗號情知水路裏又折了一陣忙傳鈞令且教收兵回濟州去別作道理五軍比及要退又值天晚只聽得四下里火砲不住價響宋江軍馬不知幾路殺將來高太尉只叫得苦了也正是歡喜未來愁又至纔逢病退又遭殃有分教一枝太尉翻為陰陵失路之人十路雄兵變作赤壁鏖兵之客只教步卒無門歸大寨水軍逃路到華胥畢竟高太尉并十路軍兵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水滸傳文字不可及處全在伸縮次第但看這回若一味形容梁山泊得勝便不成文字了絕妙處正在董平一箭方有伸縮方有次第觀者亦知之乎


劉皇放火燒戰船


宋江兩敗高太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九

第七十九回

劉唐放火燒戰船　宋江兩敗高太尉

西江月

軟弱安身之本剛強惹禍之胎無爭無競是賢才虧我些兒何碍純斧鎚磨易碎快刀劈水難開但看髮白齒牙衰惟有舌根不壞

話說當下高太尉望見水路軍士情知不濟正欲回軍只聽得四邊砲響急收聚衆將奪路而走原來梁山泊只把號砲四下里施放却無伏兵只嚇得高太尉心驚膽戰鼠竄狼奔連夜收軍回濟州計點步軍折陌不多水軍折其

大半戰船沒一隻回來劉夢龍逃難得回軍士會水的逃得性命不會水的都淹死于水中高太尉軍威折挫銳氣衰殘且向城中屯駐軍馬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再差人賫公文去催不論是何船隻塡中的盡數拘拿解赴濟州整頓征進邦說水滸寨中宋江先和董平上山扳了箭矢喚神醫安道全用藥調治安道全使金槍藥敷在瘡口在寨中養病吳用收住衆頭領上山水軍頭領張橫解宗世雄到忠義堂上請功宋江教且押去後寨軟監着將奪到的船隻盡數都收入水寨分派與各頭領去了再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會集諸將商議收勦梁山之策數內上黨節度使徐京稟道徐其幼年遊歷江湖使鎗賣藥之時曾

與一人交游那人深通韜畧善曉兵機有孫吳之才調諸葛之智謀姓聞名煥章見在東京城外安仁村教學若得此人來爲衆謀可以敵吳用之詭計高太尉聽說便差首將一員賫帶段疋鞍馬星夜回東京禮請這教村學秀才聞煥章來爲軍前衆謀便要早赴濟州一同衆贊軍務那員首將回京去不得三五日城外報來宋江軍馬直到城邊櫛戰高太尉聽了大怒隨即點就本部軍兵出城迎敵就令各寨節度使同出交鋒却說宋江軍馬見高太尉提兵至近急慌退十五里外平川曠野之地高太尉引軍赶去宋江軍馬已向山坡邊擺成陣勢紅旗隊裡捧出一員猛將怎生披掛但見

戴一頂捕交角嵌金花光掙掙鉄幞頭拴一條長數尺飛紅霞雲彩彩紅抹額披一副黑樸樸齊臻臻退光漆烈龍鱗戧金烏油甲繫一條攢八寶嵌七珍金雀舌雙獺尾玲瓏碧玉帶穿一領按北方如潑墨結烏雲飄黑霧俏身皂羅袍着一對綠靴根金落縫走雲芽盤雙鳳踏山麂皮靴懸一張射雙鵰落孤鴈鵲畫寶雕弓攢十壺穿銀匙透鉄鎧點鋼鑿子箭按兩條蒼龍稍排竹節水磨打將鞭騎一疋恨天低嫵地窄千里烏騅馬正是斜按鉄鎗臨陣上渾如黑殺降凡間

認旗上寫的分明乃是雙鞭呼延灼坐馬横着鎗立在陣前高太尉着見道這廝便是統領連環馬時背反朝廷

的便差雲中節度使韓存保出馬迎敵這韓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畫戟兩個在陣前更不打話一個使戟去棚一個用鎗來迎使戟的不放半分閑使鎗的豈饒些子空兩個戰到五十餘合呼延灼賣個破綻閃出去拍着馬望山坡下便走韓存保緊要幹功跑着馬赶來八個馬蹄翻盞撒鈸相似約赶過五七里無人之處看看赶上呼延灼勒回馬帶轉鎗舞起雙鞭來迎兩個又鬥十數合之上用雙鞭分開畫戟回馬又走韓存保尋思這廝鎗又近不得我鞭又夠不得我我不就這里赶上捉了這賊更待何時槍將近來赶轉一兩山嘴有兩條路竟不知呼延灼何處去了韓存保勒馬上坡來望時只見呼延灼遶着一條溪走存

古典學藏本

保大叫潑賊你走那里去快下馬來受降饒你命呼延灼不走大罵存保韓存保却大寬轉來抄呼延灼後路兩個却好在溪邊相迎着一邊是山一邊是溪只中間一條路兩匹馬盤旋不得呼延灼道你不降我更待何時韓存保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倒要我降你呼延灼道我漏你到這里正要活捉你你性命只在頃刻韓存保道我正來活捉你兩個舊氣又起韓存保挺着長戟望呼延灼前心兩脇軟肚上雨點般戳將來呼延灼用鎗左撥右逼梓風般攔入來兩個又鬥了三十來合正鬥到濃深處韓存保一戟望呼延灼軟脇攔來呼延灼一鎗望韓存保前心刺去兩個各把身軀一閃兩邊軍器都從脇下攔來呼延灼挾住

好一對敵手

韓存保戟桿韓存保扭定呼延灼鎗桿兩個都在馬上你扯我拽挾住腰膀用力相掙韓存保的馬後蹄先塌下溪裏去了呼延灼連人和馬也拽下溪裏去了兩個在水中扭做一堆那兩疋馬踐起水來一人一身水呼延灼棄了手裡的鎗挾住他的戟桿急去掣鞭時韓存保也撇了他的鎗桿雙手按住呼延灼兩條臂你揪我扯兩個都滾下水裡去那兩疋馬逆星也似跑上岸來望山邊去了兩個在溪水中都滾沒了軍器頭上載的盔沒了身上衣甲飄零兩個只把空拳來在水中廝打一遶一拳正在深水裡又拖上淺水裡來正解拆不開岸上一彪軍馬赶到爲頭的是沒羽箭張青衆人下手活捉了韓存保差人急去尋

那走了的兩疋戰馬只見那馬却聽得馬嘶人喊也跑回來尋隊因此收住又去溪中撈起軍器還呼延灼帶濕上馬却把韓存保背剪縛在馬上一齊都逕峪口有詩爲証

兩人交戰更跣蹊　脫馬纏綿浸碧溪　可惜韓存英勇士　生擒活捉不堪題

只見前面一彪軍馬來尋韓存保兩家却好當住爲頭兩員節度使一個是梅展一個是張開因見水渌渌地馬上縛着韓存保梅展大怒舞三尖兩刃刀直取張清交馬不到三合張清便走梅展赶來張清輕舒猿臂欵枳狼腰只一石子飛來正打中梅展額角鮮血迸流撇了手中刀雙手掩面張清急便回馬却被張開搭上箭槐滿弓一箭射

一勝一敗都有伸縮妙

來張清提馬頭一提正射中馬眼那馬便倒張青跳在一邊撚着鎗便來步戰那張青原來只有飛石打將的本事鎗法上却慢張開先收了梅展次後來戰張清馬上這條鎗神出鬼沒張清只辨得架隔遮攔不住施了鎗便走入馬軍隊裡躲閃張開鎗馬到處殺得五六十馬軍四分五落再奪得韓存保却待回來只見喊聲大舉峪口兩彪軍到一隊是霹靂火秦明一隊是大刀開勝兩個猛將殺來張開只保得梅展走了那里顧得衆軍兩路殺入來又奪了韓存保張清搶了一疋馬呼延灼使盡氣力只好隨衆斬殺一齊掩擊到官軍隊前乘勢衝動退回濟州梁山泊軍馬也不追赶只將韓存保連夜解上山寨來宋江等坐

在忠義堂上見縛到韓存保來喝退軍士親解其索請坐廳上慇懃相待韓存保感激無地就請出党世雄相見一同管待宋江道二位將軍切勿相疑宋江等並無異心只被濫官汚吏逼得如此若蒙朝廷赦罪招安情愿與國家出力韓存保道前者陳太尉賫到招安詔勅來山如何不乘機會去那歸正宋江答道便是朝廷詔書駕得不明更兼用村醪倒換御酒因此弟兄衆人心皆不伏那兩個張幹辦李虞候擅作威福耽屍衆將韓存保道只因中間無好人維持恨了國家大事宋江設筵管待已了次日具備鞍馬送出谷口這兩個在路上說宋江許多好處回到濟州城外却好晚了次早入城來見高太尉說宋江把二將

還象箇太尉

好一班有用人

放回之事高俅大怒道這是賊人詭計慢我軍心你這二人有何面目見吾左右與我推出斬訖報來王煥等衆官都跪下告道非干此二人之事乃是宋江吳用之計若斬此二人反被賊人耻笑高太尉被衆人苦告饒了兩個性命削去本身職事發回東京泰乙宮聽罪這兩個解回京師原來這韓存保是韓忠彥的姪兒忠彥乃是國老太師朝廷官員多有出他門下有個門館教授姓鄭名居忠原是韓忠彥擡舉的人見任御史大夫韓存保把上件事告訴他居忠上轎帶了存保來見尚書余深同議此事余深道須是稟得太師方可面奏二人來見蔡京說宋江本無異心只望朝廷招安蔡京道前者毀詔謗上如此無禮不

可招安只可勦捕二人稟說前番招安皆爲去人不布朝廷德意用心撫恤不用嘉言專說利害以此不能成事蔡京方允約至次日早朝道君天子陞殿蔡京奏准再降詔勑令人招安天子曰是今高太尉使人來請安仁村聞煥章爲軍前參謀早赴邊庭委用就差此人爲使前去如肯來降悉免本罪如仍不伏就着高俅定限日下勦捕盡絕還京蔡太師稟成草詔一面取聞煥章赴省筵宴原來這聞煥章是有名文士朝廷大臣多有知識的各備酒食迎接席終各散一邊收拾起行有詩爲証

教學先生最有才　天書特地召將來　展開說地談天口　便使恩光破草萊

且不說這里聞煥章辭駕同天使來却說高太尉在濟州心中煩惱門吏報道牛邦喜到來高太尉便教喚至拜罷問道船隻如何邦喜稟道於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餘隻都到閘下太尉大喜賞了牛邦喜便傳號令教把船都放入濶港每三隻一排釘住上用板鋪船尾用鉄環鎖定盡數撥步軍上船其餘馬軍近水護送船隻比及偏排得軍士上船訓練得熟已得半月之久梁山泊盡都知了吳用喚劉唐受計掌管水路建功衆多水軍頭領各各准備小船船頭上排排釘住鐵葉船艙裡裝載蘆蓆乾柴柴中灌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屯住在小港内却教砲手凌振於四望高山上放砲爲號又於水邊樹木聚雜之處都

縛旌旗於樹上每一處都設金鼓火砲虛屯人馬假設營壘請公孫勝作法祭風旱地上分三隊軍馬接應梁山泊吳用指畫已了却說高太尉在濟州催起軍馬水路統軍却是牛邦喜又同劉夢龍幷党世英這三個掌管高太尉被拽了發三通擂鼓水港裡船開旱路上馬發船行似箭馬去如飛殺逕梁山泊來先說水路裡船隻連篙不斷金鼓齊鳴迤邐殺入梁山深處並不見一隻船看看漸近金沙灘只見荷花蕩裡兩隻打魚船每隻船上只有兩個人拍手大笑頭船上劉夢龍便叫放箭亂射漁人都跳下水底去了劉夢龍催動戰船漸近金沙灘頭一帶陰陰的都是細柳柳樹上拴着兩頭黃牛綠莎草上睡着三四個牧

應敵顛倒間暇

童遠遠地又有一個牧童倒騎着一頭黃牛口中嗚嗚咽咽吹着一管笛子來劉夢龍便教先鋒悍勇的首先登岸那幾個牧童跳起來呵呵大笑都穿入柳陰深處去了前隊五七百人搶上岸去那柳陰樹中一聲砲響兩邊戰鼓齊鳴左邊就衝出一隊紅甲軍爲頭是霹靂火秦明右邊衝出一隊黑甲軍爲頭是雙鞭將呼延灼各帶五百軍馬截出水邊劉夢龍急招呼軍士下船時已折了大半軍校牛邦喜聽得前軍喊起便教後船且退只聽得山頂上連珠砲響蘆蓆中颼颼有聲却是公孫勝披髮仗劒踏罡布斗在山頂上祭風初時穿林透樹次後走石飛沙須臾白浪掀天頃刻黑雲覆地紅日無光狂風大作劉夢龍急教

棹舡回時只見蘆蓆叢中藕花深處小港狹汊都棹出小船來鑽入大舡隊裡鼓聲響處一齊點着火把原來這小舡上都是吳用主意受計與劉唐盡使水軍頭領裝載蘆蓆乾柴硫黃焰硝雜以油薪時間大火竝起烈焰飛天四分五落都穿在大船內前後官舡一齊燒着怎見得火起但見

黑烟迷綠水紅焰起清波風威捲荷葉滿天飛火勢燎蘆林連梗斷神號鬼哭昏昏日色無光岳撼山崩浩浩波聲鼎沸艦航遮洋盖倒艨艟柁櫓皆休先鋒將鬼散魂飛合後兵心驚膽裂蕩槳的首先落水點篙的無路逃生舡尾旌旗不見青紅交雜柁樓劒戟難排霜刃爭

又副將忙舉哀聲主帥先尋死路却似驪山頂上周幽
王褒氏戲諸侯有若夏口三江施妙策周郎破曹操千
千條火焰連天起萬萬道煙霞貼水飛可刪
當時劉夢龍見滿港火飛戰船都燒着了只得棄了頭盔
衣甲跳下水去又不敢傍岸棟港深水濶處赴將開去逃
命蘆林裡面一個人獨駕着小船直迎將來劉夢龍便鑽
入水底下去却好有一個人攔腰抱住拖上船來撐船的
是出洞蛟童威攔腰抱的是混江龍李俊却說牛邦喜見
四下官船隊裡火着也棄了戎裝披掛却待下水船稍上
趕起一個人來拿着撓鉤匹頭搭住倒拖下水裡去那人
是船火兒張橫這梁山泊內水面上殺得屍橫遍野血濺

波心燄頭爛額者不計其數只有党世英搖着小船正走之間蘆林內兩邊弩箭弓矢齊發射死水中衆多軍卒會水的逃得性命回去不會水的盡皆淹死生擒活捉者都解投大寨李俊捉得劉夢龍張橫捉得牛邦喜欲待解上山寨惟恐宋江又放了兩個好漢自商量把這二人就路邊結果了性命割下首級送上山來再說高太尉引領馬軍在水邊策應只聽得連珠砲響鼓聲不絕料道是水面上斷殺驟着馬前來靠山臨水探望只見紛紛軍士都從水裡逃命爬上岸來高俅認得是自家軍校問其緣故說被放火燒盡船隻俱各不知所在高太尉聽了心內越慌但望見喊聲不斷黑煙滿空急引軍回舊路時山前鼓聲響

處衝出一隊馬軍攔路當先急先鋒索超輪起開山大斧驟馬搶近前來高太尉身邊節度使王煥挺鎗便出與索超交戰鬥不到五合索超撥回馬便走高太尉引軍追趕轉過山嘴早不見索超正走間背後豹子頭林冲引軍趕來又殺一陣再走不過六七里又是青面獸楊志引軍趕來又殺一陣又奔不到八九里背後美髯公朱仝趕上來又殺一陣這是吳用使的追趕之計不去前面攔截只在背後趕殺敗軍無心戀戰只顧逃走救護不得後軍因此高太尉被追趕得慌飛遶濟州比及入得城時已自三更又聽得城外寨中火起喊聲不絕原來被石秀楊雄埋伏丁五百步軍放了三五把火潛地去了驚得高太尉魂不

附體連使八探視回報去了方纔放心整點軍馬折其大半有詩爲証

赤壁鏖兵事可徵　高俅計拙亦無憑　雄兵返敗梁山泊　回首羞將大府登

高俅正在納悶間遠探報道天使到來高俅遂引軍馬并節度使出城迎接見了天使就說降詔招安一事都與聞煥章參謀使相見了同進城中帥府商議高太尉先討抄白備詔觀看待不招安來又連折了兩陣拘刷得許多船隻又被盡行燒燬待要招安來恰又羞回京師心下躊躇數日王張不定不想濟州有一個老吏姓王名瑾那人平生尅毒人盡呼爲劍心王瑾是太守張叔夜撥在帥府供

給的吏因見了詔書抄白更打聽得高太尉心內遲疑不決遂來帥府呈獻利便事件稟說貴人不必沉吟小吏看見詔上已有活路這個駡草詔的翰林待詔必與貴人好先開下一個後門了高太尉見說大驚便問道你怎見得先開下後門王瑾稟道詔書上最要緊是中間一行道是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這一句是囫圇話如今開讀時却分作兩句讀將除宋江另做一句盧俊義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另做一句賺他漏到城裏捉下爲頭宋江一個把來殺了却將他手下衆人盡數折散分調開去自古道蛇無頭而不行鳥無翅而不飛但沒了宋江其餘的做得甚用此論不知太尉恩相

容與堂藏板

實意若何高俅大喜隨即陞王瑾爲帥府長史便請聞參謀說知此事一同計議聞煥章諫道堂堂天使只可以正理相待不可行詭詐於人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謀之人識破翻變起來深爲未便高太尉道非也自古兵書有云兵說行詭道豈可用得正大聞參謀道然雖兵行詭道這一事是天子聖旨乃以取信天下自古王言如綸如綍因此號爲玉音不可移改今若如此後有知者難以此爲准信高太尉道且顧眼下却又理會遂不聽聞煥章之言先遣一人往梁山泊報知令宋江等全夥前來濟州城下聽天子詔敕免罪犯未知眞假何如有詩爲証

遠捧泥書出大邦　諄諄天語欲招降　高俅輕信奸

人語　要撰陰謀殺宋江

却說宋江又羸了高太尉這一陣燒了的船令小校搬運做柴不曾燒的拘收入水寨但是活捉的軍將盡數陸續放回濟州當日宋江與大小頭領正在忠義堂上商議事務小校報道濟州府差人上山來報道朝廷特遣天使頒降詔書赦罪招安加官賜爵特來報喜宋江聽罷喜從天降笑逐顏開便叫請那報事人到堂上問時那人說道朝廷降詔特來招安高太尉差小人前來報請大小頭領都要到濟州城下行禮開讀詔書並無異議勿請疑惑宋江叫請軍師商議定了且取銀兩段疋賞賜來人先發付回濟州去了宋江傳下號令大小頭領盡教收拾便去聽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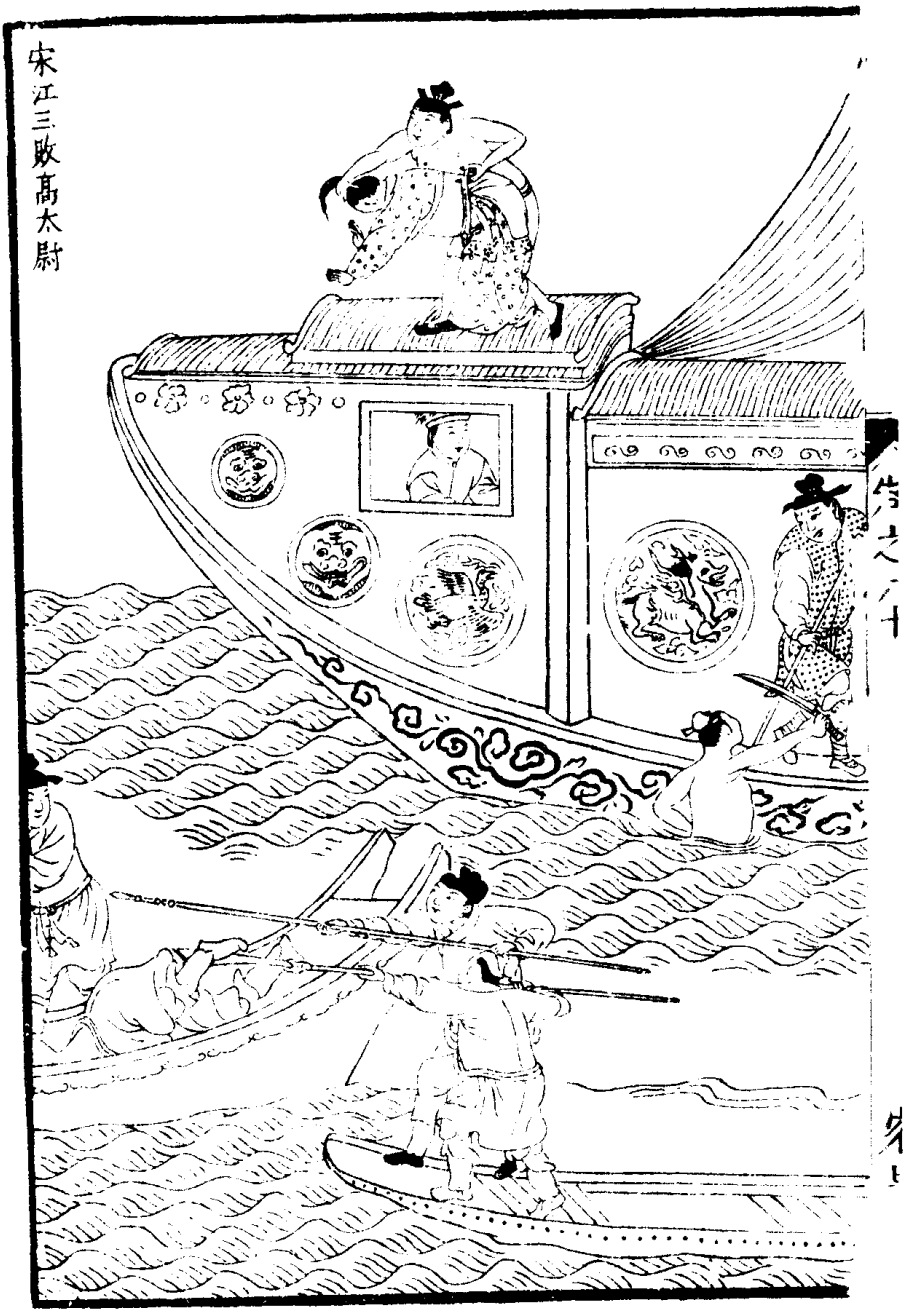
讀詔書盧俊義道兄長且未可性急誠恐這是高太尉的見識兄長且不可便去宋江道你們若如此疑心時如何能勾歸正衆人好歹去走一遭吳用笑道高俅那厮被我們殺得膽塞心碎便有十分的計策也施展不得放着衆弟兄一班好漢不要疑心只顧跟隨宋公明哥哥下山我這裡先差黑旋風李逵引着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將帶步軍一千埋伏在濟州東路再差一丈青扈三娘引着顧大嫂孫二娘王矮虎孫新張青將帶馬軍一千埋伏在濟州西路若聽得連珠砲響殺逾北門來取齊吳用分調已定衆頭領都下山只留水軍頭領看守寨柵只因高太尉要用詐術誘引這夥英雄下山不聽衆謀諫勸誰想只就

濟州城下翻爲九里山前梁山泊邊變作三江夏口却似
狠臨犬隊虎入羊群正是只因一紙君王詔惹起全班壯
士心畢竟衆好漢怎地大鬧濟州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從來小識見歪肚腸幹得恁事適以自誤誤
人耳彼方以爲張良陳平不是過也可發大笑而王瑾
者其榜樣乎戒之何如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七十九


張順鑿漏海鰍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

第八十回

張順鑿漏海鰍船　宋江三敗高太尉

詩曰

乾坤日月如梭急　萬死千生如瞬息　只因政化多乖違　奮劒揮刀動白日　梁山義士眞英豪　矢心忠義凌雲霄　朝廷遣將非仁義　致令壯士心勞忉　高俅不奉朝廷意　狡獪縈心竟妖慝　詔書違戾害心萌　濟州黎庶肝塗地　仁存方寸不在多　機關萬種將如何　九重天遠豈知得　紛紛寰海興干戈　話說高太尉在濟州城中帥府坐地喚過王煥等衆節度

商議傳令將各路軍馬拔寨收入城中教見在節度使俱各全付披掛伏於城內各寨軍士盡數准備擺列於城中城上俱各不竪旌旗只於北門上立黃旗一面上書天詔二字高俅於天使衆官都在城上只等宋江到來當日衆山泊中先差沒羽箭張清將帶五百哨馬到濟州城邊週迴轉了一遭望北去了須臾神行太保戴宗步行來探了一遭人報與高太尉親自臨月城上女墻邊左右從者百餘人大張麾盖前設香案遥望北邊宋江軍馬到來前面金古五方旌旗衆頭領笊篱掌拷捲圈鴈翅一般擺列將來當先爲首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在馬上欠身與高大尉聲喏高太尉見了使人在城上叫道如今朝廷赦你

倆罪犯特來招安如何被甲(伯)前來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覆道我等大小人員未蒙恩澤不知詔意若何未敢去其介冑望太尉週全可盡喚在城百姓耆老一同聽詔那時承恩卸甲高太尉出令教喚在城耆老百姓盡都上城聽詔無移時紛紛滾滾盡皆到了宋江等在城下看見城上百姓老幼擺滿方纔勒馬向前鳴鼓一通衆將下馬鳴鼓二通衆將步行到城邊背後小校牽着戰馬離城一箭之地齊齊地伺候着鳴鼓三通衆將在城下拱手共聽城上開讀詔書那天使讀道

制曰人之本心本無二端國之恒道俱是一理作善則爲良民造惡則爲逆黨爲惡黨者此非正命深可憫焉

好吏の心肝都驚出

朕聞梁山泊聚衆已久不蒙善化未復良心今差天使頒降詔書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其爲首者詣京謝恩協隨助者各歸鄉閭毋違朕意以負汝懷嗚呼速霑雨露以就去邪歸正之心毋犯雷霆當效華故鼎新之意故茲詔示想宜悉知

宣和　年　月　日

當時軍師吳用正聽讀到除宋江三字便目視花榮道將軍聽得麽却纔讀罷詔書花榮大叫既不赦我哥哥我等投降則甚搭上一箭拽蒲弓望着那個開詔使臣道看花榮神箭一箭射中面門衆人急救城下衆好漢一齊叫聲反亂箭望城上射來高太尉回避不迭四門突出軍馬來宋

江軍中一聲鼓響一齊上馬便走城中官軍追趕約有五六里回來只聽得後軍砲響東有李逵引步軍殺來西有扈三娘引馬軍殺來兩路軍兵一齊合到城內官軍只怕有埋伏都急退時宋江全夥却回身捲殺將來三面夾攻城中軍馬大亂急急遶回殺死者多宋江收軍不教追趕自回梁山泊去了却說高太尉在濟州寫表申奏朝廷稱說宋江賊寇射死天使不伏招安外寫密書送與蔡太師童樞密楊太尉煩爲商議教太師奏過天子沿途接應攔草星夜發兵前來併力勦捕群賊却說蔡太師收得高太尉密書徑自入朝奏知天子天子聞奏龍顏不悅云此寇數辱朝廷累犯大逆隨次降勑教諸路各助軍馬並聽高

太尉調遣楊太尉已知節次失利再於御營司選撥二將就於龍猛虎翼捧日忠義四營內各選精兵五百共計二千跟隨兩個上將去助高太尉殺賊這兩員將軍是誰一個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官帶左義衛親軍指揮使護駕將軍丘岳一個是八十萬禁軍副教頭官帶右義衛親軍指揮使車騎將軍周昂這兩個將軍累建奇功名聞海外深通武藝威鎮京師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當時楊太尉點定二將限日下起身來辭蔡太師蔡京分付道小心在意早建大功必當重用二將辭謝了去四營內一個個選揀長身體健腰細膀濶山東河北能登山慣赴水那一等精銳軍漢撥與二將這丘岳周昂辭了衆省院官去辭楊

太尉稟說明日出城楊太尉各賜與二將五疋好馬以爲戰陣之用就教披掛列布出城教東京百姓看這隊軍馬二人謝了太尉各自回營收拾起身次日軍兵拴束了行程都在御營司前伺候丘岳周昂二將分做四隊龍猛虎翼二營一千軍有二千餘騎軍馬丘岳總領棒日忠義二營一千軍也有二千餘騎軍馬周昂總領又有一千步軍分與二將隨從丘岳周昂到辰牌時分擺列出城楊太尉親自在城門上看軍且休說小校威雄親隨勇猛去那兩面綉旗下一簇戰馬之中簇擁着護駕將軍丘岳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纓撒火錦兜鍪雙鳳翅照天盔披一副綠絨穿

紅錦套嵌連環鎖子甲穿一領翠沿邊珠絡縫荔枝紅圈金綉戲獅袍繫一條襯金葉玉玲瓏雙獺尾紅鞋釘蠻螭帶着一雙簇金綠海驢皮胡桃紋抹綠色雲根靴彎一張紫檀靶泥金稍龍角面虎筋絃寶雕弓懸一壺紫竹桿朱紅扣鳳尾翎狼牙金點鋼箭掛一口七星裝沙魚鞘賽龍泉欺巨闕霜鋒劒橫一把撒朱纓水磨桿龍吞頭偃月樣三停刀騎一疋快登山能跳澗背金鞍搖玉勒胭脂馬

那丘岳坐在馬上昂昂奇偉領着左隊人馬東京百姓看了無不喝采隨後便是右隊棒日忠義兩營軍馬端的整齊去那兩面綉旗下一叢戰馬之中簇擁着車騎將軍周

昂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吞龍頭撒青纓珠閃爍爛銀盔披一副損鎗尖壞箭頭襯香綿熟鋼甲穿一領綉壯冊飛雙鳳圈金線絳紅袍繫一條稱狼腰宜虎體嵌七寶麒麟帶着一雙起三尖海獸皮倒雲根虎尾靴彎一張雀畵面龍角靶紫綜綉六鈎弓攢一壺皂鵰翎鉄棃桿透唐猊鑿子箭使一柄欺袁達賽石丙劈開山金蕉斧騎一疋負千斤高八尺能衝陣火龍駒懸一條簡銀桿四方稜賽金光劈楞簡好似南天六丁將渾如西嶽巨靈神

這周昂坐在馬上停停威猛領着右隊人馬來到城邊與丘岳下馬來拜辭楊太尉作別衆官離了東京取路望濟

容與堂藏板

州進發且說高太尉在濟州和閻參謀商議比及添撥得軍馬到來先使人去近處山上砍伐木植大樹附近州縣拘刷造船匠人就濟州城外搭起船塲打造戰船一百出榜招募敢勇水手軍士濟州城中客店內歇着一個客人姓葉名春原是泗州人氏善會造船因來山東路經梁山泊過被他那里小夥頭目拐了本錢流落在濟州不能勾回鄉知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征進梁山泊以圖取勝將紙畫成船樣來見高太尉拜罷禀道前者恩相以船征進爲何不能取勝蓋因船隻皆是各處拘刷將來的使風搖櫓俱不得法更無船小底尖難以用武葉春今獻一計若要收伏此寇必須先造大船數百隻最大者名爲大海鰍

船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船中可容數百人每車用十二個人踏動外用竹笆遮護可避箭矢船面上竪立弩樓另造刻車擺布放放上如要進發埠樓上一聲梆子響二十四部水車一齊用力踏動其船如飛他將何等船隻可以攔當若是遇着敵軍船面上伏弩齊發他將何物可以遮護其第二等船名爲小海鰍船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車船中可容百十人前面後尾都釘長釘兩邊亦立弩樓仍設遮洋笆片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當住這厮私路伏兵若依此計梁山之寇指日嚙手可平高太尉聽說看了圖樣心中大喜便叫取酒食衣服賞了葉春就着他監造戰船都作頭連日曉夜催併砍伐木植限日定時要到濟州交

容與堂藏板

納各路府州縣均派合用造船物料如若違限二日笞四
十每三日加一等若違限五日外者定依軍令處斬各處
逼迫守令催督百姓亡者數多萬民嗟怨有詩爲証
井蛙小見豈知天　可慨高俅聽譎言　畢竟鰍船難
取勝　傷財勞衆更徒然
且不說葉春監造海鰍等船却說各處添撥水軍人等陸
續都到濟州高太尉俱各分撥各寨節度使下聽調不在
話下只見門吏報道朝廷差遣正岳周昂二將到來高太
尉令衆節度使出城迎接二將到帥府參見了太尉親賜
酒食撫慰已畢一面差人賞軍一面管待二將二將便請
太尉將令引軍出城搦戰高太尉道二公且消停數日待

海鰍船完備那時水陸並進船騎雙行一鼓可平賊寇丘
岳周昂稟道某等覷梁山泊草寇如同兒戲太尉放心必
然奏凱還京高俅道二將若果應口吾當奏知天子前必
當重用是日宴散就帥府前上馬回歸本寨且把軍馬屯
駐聽調不說高太尉催促造船征進却說宋江與衆頭領
自從濟州城下叫反殺人奔上梁山泊來却與吳用等商
議道兩次招安都傷犯了天使越增的罪惡重了如何是
好朝廷必然又差軍馬來討罪便差小嘍囉下山去探事
情如何火急回報不數日只見小嘍囉探知備細報上山
來忠義堂上宋江與軍師吳用等相論高俅近日招募一
水軍叫葉春爲作頭打造大小海鰍船數百隻東京又新

遣差兩個御前指揮使到來助戰一個姓丘名岳一個姓周名昂二將英勇各路又添撥到許多人馬前來助戰宋江便與吳用計議道似此大船飛遊水面如何破得吳用笑道有何懼哉只消得幾個水軍頭領便了旱路上交鋒自有猛將應敵然雖如此料這等大船要造必在數旬間方得成就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先教一兩個弟兄去那造船廠裏先蒿惱他一遭後却和他慢慢地放對宋江道此言最好可教鼓上蚤時遷金毛犬段景住這兩個走一遭吳用道再叫張青孫新扮作槐樹民夫雜在人叢裡入船廠去却叫顧大嫂孫二娘扮做送飯婦人和一般的婦人雜將入去却教時遷段景住接應前後換到堂上聽

以行其爲戲妙

令已了這兩個歡喜無限分投下山自去行事却說高太尉曉夜催促督造船隻朝暮捉拿民夫供役那濟州東路上一帶都是船廠攢造大海鰍船百隻何止匠人數千紛紛攘攘那等蠻軍都撥出刀來諕嚇民夫無分星夜要攢完備是日時遷段景住先到了廠內兩個商量道眼見的孫張二夫妻只是去船廠裡放火我和你也去那里不顯我和你高强我們只伏在這里左右等他船廠裡火發我便却去城門邊伺候必然有救軍出來乘勢閃將入去就城樓上放起火來你便却去城西草料場裡也放起把火來教他兩下里救應不迭教他這場驚嚇不小兩個自暗暗地相約了身邊都藏了引火的藥頭各自去尋個安身

這班賊頭一味戲耍

之處却說張青孫新兩個來到濟州城下看見三五百人搜木頭入船廠裡去張孫二人雜在人叢裡也去搜木頭投廠裡去廠門口約有二百來軍漢各帶腰刀手拿棍棒打着民夫儘力拖搜入廠裡面交納團團一遭都是排柵前後搭蓋茅草廠屋有三二百間張青孫新入到裏面看時匠人數千解板的在一處釘船的在一處艙船的在一處匠人民夫亂滾滾往來不記其數這兩個逕投做飯的芭棚下去躲避孫二娘覷大嫂兩個穿了些腌臢臢衣服各提着個飯罐隨着一般送飯的婦人打閒入去看看天色漸晚月色光明衆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掙趲未辦的工程有詩爲証

戰船打造役生靈　枉費工夫用不成　內外不知誰
放火　可憐燒得太無情

當晚約有二更時分孫新張青在左邊船廠裡放火孫二娘顧大嫂在右邊船廠裡放火兩勢下火起草屋焰騰騰地價燒起來船廠內民夫工匠一齊發喊掀翻排柵各自逃生高太尉正睡間忽聽得人報道船場裡火起急忙起來差撥官軍出城救應丘岳周昂二將各引本部軍兵出城救火去不多時城樓上一把火起高太尉聽了親自上馬引軍上城救火時又見報道西草場內又一把火起照曜渾如白日丘周二將引軍去西草場中救護時只聽得鼓聲振地喊殺連天原來沒羽箭張清引着五百驃騎馬

軍在那里埋伏看見丘岳周昂引軍來救應張清便直殺將來正迎着丘岳周昂軍馬張清大喝道梁山泊好漢全夥在此丘岳大怒拍馬舞刀直取張清張清手搭長鎗來迎不過三合拍馬便走丘岳要逞功勞隨後趕來大喝反賊休走張清按住長鎗輕輕去錦袋內偷取個石子在手祖回身軀看丘岳來得較近手起喝聲道着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門翻身落馬周昂見了便和數個牙將死命來救丘岳周昂戰住張清衆將救得丘岳上馬去了張清與周昂戰不到數合回馬便走周昂不赶張清又回來却見王煥徐京楊温李從吉四路軍到張清手招引了五百驃騎軍竟回舊路去了這里官軍恐有伏兵不敢去趕自收軍

兵回來且只顧救火三處火滅天色已曉高太尉教看丘
岳中傷如何原來那一石子正打着面門唇口裡打落了
四個牙齒鼻子嘴唇都打破了高太尉着令醫人治療見
丘岳重傷恨梁山泊深入骨髓一面使人喚葉春分付教
在意造船征進船廠四圍都教節度使下了寨柵早晚隄
備不在話下却說張青孫新夫妻四人俱各歡喜時遷段
景住兩個都回舊路六人已自都有部從人馬迎接回梁
山泊去了都到忠義堂上說放火一事宋江大喜設宴特
賞六人自此之後不時間使人探視造船將完看看冬到
其年天氣甚煖高太尉心中大喜以爲天助葉春造船已
都完辦高太尉催趲水軍都要上船演習本事大小海鰍

等船陸續下水城中帥府招募到四山五嶽水手人等約有一萬餘人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學踏車着一半學放弩箭不過二十餘日戰船演習已都完足了葉春請太尉看船有詩爲証

自古兵機在速攻　鋒摧師老豈成功　高俅卤莽無過變　經歲勞民造戰艟　真正痴絶

是日高俅引領衆多節度使軍官頭目都來看船把海鰍船三百餘隻分布水面選十數船隻遍插旌旗飾鑼擊鼓梆子響處兩邊水車一齊踏動端的是風飛電走高太尉看了心中大喜似此如飛船隻此寇將何攔截此戰必勝隨取金銀段疋賞賜葉春其餘人匠各給盤纏疎放歸家

似此等動如何幹得事

次日高俅令有司宰烏牛白馬菓品猪羊牢列金銀錢紙致祭水神排列已了衆將請太尉行香五盞疼口已完恨入心髓只要活捉張清報仇當同周昂與衆節度使一齊都上馬跟隨高太尉到船邊下馬隨侍高俅致祭水神焚香讚禮已畢燒化楮帛衆將稱賀已了高俅叫取京師原帶來的歌兒舞女都令上船作樂侍宴一面教軍健車船演習飛走水面船上笙簫謾品歌舞悠揚遊戲終夕不散當夜就船中宿歇次日又設席面飲酌一連三日筵宴不肯開船忽有人報道梁山泊賊人馬一首詩貼在濟州城裡土地廟前有人揭得在此寫道

生擒楊戩與高俅　掃蕩中原四百州　便有海鰌船

萬隻 俱來泊內一齊休惡

高太尉看了詩大怒便要起軍征勦若不殺盡賊寇誓不回軍聞參謀諫道太尉暫息雷霆之怒想此狂寇懼怕特爲惡言謊嘛不爲大事消停數日之間撥定了水陸軍馬那時征進未遲目今深冬天氣和煖此是天子洪福元帥虎威也高俅聽罷甚喜遂入城中商議撥軍遣將早路上便調周昂王煥同領大軍隨行策應却調項元鎮張開總領軍馬一萬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條大路上守住斷殺原來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茫茫蕩蕩都是蘆葦野水近來只有山前這條大路却是宋公明方纔新築的舊不曾有高太尉教調馬軍先進截住這條路口其餘聞參謀丘岳

徐京梅展王文德楊温李從吉長史王瑾造船人葉春隨行牙將大小軍校隨從人等都跟高太尉上船征進聞參謀諫道王帥只可監督馬軍陸路進發不可自登水路親臨險地高太尉道無傷前番二次皆不得其人以致失陷了人馬拆了許多船隻今番造得若干好船我若不親臨監督如何擒捉此寇今次正要與賊人決一死戰汝不必多言聞參謀再不敢開口只得跟隨高太尉上船高俅撥三十隻大海鰍船與先鋒丘岳徐京梅展管領撥五十隻小海鰍船開路令楊温同長史王瑾船匠葉春管領頭船上立兩面大紅綉旗上書十四個金字道攪海翻江衝白浪安邦定國滅洪妖中軍船上却是高太尉聞參謀引着

歌兒舞女自守中軍隊伍向那三五十隻大海鰍船上擺開碧油幢帥字旗黃鉞白旄朱旛皂蓋中軍器械後面船上便令王文德李從吉壓陣此是十一月中時馬軍得令先行水軍先鋒丘岳徐京梅展三箇在頭船上首先進發飛雲捲霧望梁山泊來但見海鰍船

前排箭洞上列弩樓衝波如蛟蜃之形走水似鯢鯨之勢龍鱗密布左右排二十四部絞車鴈翅齊分前後列一十八般軍器青布織成皂蓋紫竹製作遮洋往來衝擊似飛梭展轉交鋒敗快馬五方旗幟翻風遍插垛樓兩下甲兵挺劒皆潛艙道攪起掀天駭浪掀翻滾雪洪濤來時金鼓喧闐到處波瀾洶湧荷葉池中風雨響蕭

葭叢裡海鰍來

當下三個先鋒催動船隻把小海鰍分在兩邊當住小港大海鰍船望中進發衆軍諸將正如蟹眼鶴頂只望前面奔竄迤邐來到梁山泊深處宋江吳用已知備細預先布置已定單等官軍船隻到來只見遠遠地早有一簇船來每隻船上只有十四五人身上都有衣甲當中坐着一個頭領前面三隻船上揷着三把白旗旗上寫道梁山泊阮氏三雄中間阮小二左邊阮小伍右邊阮小七遠遠地望見明晃晃都是戎裝衣甲却原來盡把金銀箔紙糊成的三個先鋒見了便叫前船上將火砲火鎗火箭一齊打放那三阮全然不懼料着船近鎗箭射得着時發聲喊都跳

似此等舉動都奇

下水裡去了丘岳等奪得三隻空船又行不過三里來水面見三隻快船搶風搖來頭隻船上只有十數個人都把青黛黃丹土硃泥粉抹在身上頭上披着髮口中打着胡哨飛也似來兩邊兩隻船上都只五七個人搽紅畫綠不等中央是王旛竿孟康左邊是出洞蛟童威右邊是翻江蜃童猛這里未鋒丘岳又叫打放火器只見對面發聲喊都弃了船一齊跳下水裡去了又捉得三隻空船再行不得三里多路又見水面上三隻中等船來每船上四把櫓八個人搖動十餘個小嘍囉打着一面紅旗簇擁着一個頭領坐在船頭上旗上寫水軍頭領混江龍李俊左邊這隻船上坐着這個頭領手揔鉄鎗打着一面綠旗上寫道

水軍頭領船火兒張橫在邊那隻船上立着那個好漢上面不穿衣服下腿赤着雙脚腰間繫着幾個鉄鑿手中挽箇銅鎚打着一面皂旗銀字上書頭領浪裡白跳張順乘着船高聲說道承謝送船到泊三個先鋒聽了喝教放箭弓弩響時對面三隻船上衆好漢都翻筋斗跳下水裡去了此是暮冬天氣官軍船上招來的水手軍士那里敢下水去正猶豫間只聽得梁山泊頂上號砲連珠價響只見四分五落蘆葦叢中鑽出千百隻小船來水面如飛蝗一般每隻船上只三五個人船倉中竟不知有何物大海鰍船要撞時又撞不得水車正要踏動時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車輻板竟踏不動弩樓上放箭時小船上人一個

容與堂藏板

個自頂尖板遮護着看逼將攏來一個把撓鈎搭住了柁
一個把板刀便砍那踏車的軍士早有五六十個扒上先
鋒船來官軍急要退時後面又塞定了急切退不得前船
正混戰間後船又大叫起來高太尉和聞參謀在中軍船
上聽得大亂急要上岸只聽得蘆蓆中金鼓大振艙內軍
士一齊喊道船底漏了滾滾走入水來前船後船盡皆都
漏看看沉下去四下小船如螞蟻相似望大船邊來高太
尉新船緣何得漏却原來是張順引領一班兒高手水軍
都把鎚鑿在水底下鑿透船底四下裡滾入水來高太尉
扒去柁樓上叫後船救應只見一個人從水底下鑽將起
來便跳上柁樓來口裡說道太尉我救你性命高俅看時

却不認得那人近前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幘一手提住腰間束帶喝一聲下去把高太尉撲同地丟下水裡去堪嗟架海擎天手翻作生擒敗陣人有詩爲証

攻戰鏃船事已空　高俅人馬竟無功　堂堂奉命勤王將　却被生擒落水中

只見傍邊兩隻小船飛來救應拖起太尉上船去那個人便是浪裡白跳張順水裡拿人渾如甕中捉鱉手到拈來前船丘岳見陣勢大亂急尋脫身之計只見傍邊水手叢中走出一個水軍來丘岳不曾隄防被他赶上只一刀把丘岳砍下船去那個便是梁山泊錦豹子楊林徐京梅展見殺了先鋒丘岳兩個奔來殺楊林水軍叢中連槍出四

個小頭領來一個是白面郎君鄭天壽一個是病大虫薛永一個是打虎將李忠一個是操刀鬼曹正一發從後面殺來徐京見不是頭便跳下水去逃命不想水底下已有人在被又吃拿了薛永將梅展一鎗搠着腿股跌下艙裡去原來八個頭領來投充水軍尚元自有三個在前船上一箇是青眼虎李雲一個是金錢豹子湯隆一個是鬼臉兒杜興衆節度使便有三頭六臂到此也施展不得梁山泊宋江盧俊義已自各分水陸進攻宋江掌水路盧俊義掌旱路休說水路全勝且說盧俊義引領諸將軍馬從山前大路殺將出來正與先鋒周昂王煥馬頭相迎周昂見了當先出馬高聲大罵反賊認得俺麼盧俊義大喝無名

小將死在目前尚且不知便挺鎗躍馬直奔周昂周昂也
輪動大斧縱馬來敵兩將就山前大路上交鋒鬪不到二
十餘合未見勝敗只聽得後隊馬軍發起喊來原來梁山
泊大隊軍馬都埋伏在山前兩下大林叢中一聲喊起四
面殺將出來東南關勝秦明西北林冲呼延灼衆多英雄
四路齊到項元鎮張開那里攔當得住殺開條路先逃性
命走了周昂王煥不敢戀戰拖了鎗斧撥回馬也隨從項
元鎮張開奪路而走逃入滁州城中札住軍馬打聽消息
再說宋江掌水路捉了高太尉急教戴宗傳令不許殺害
軍士中軍大海鰍船上聞參謀等并歌兒舞女一應部從
盡擄過船鳴金收軍解投大寨宋江吳用公孫勝等都在

忠義堂上見張順水淥淥地解到高俅宋江見了慌忙下堂扶住便取過羅段新鮮衣服與高太尉從新換了扶上堂來請在正面而坐宋江納頭便拜口稱死罪高俅慌忙答禮宋江叫吳用公孫勝扶住拜罷就請上坐再叫燕青傳令下去如若今後殺人者定依軍令處以重刑號令下去不多時只見紛紛解上人來童威童猛解上徐京李俊張橫解上王文德楊雄石秀解上楊溫三阮解上李從吉鄭天壽薛永李忠曹正解上梅展楊林解獻丘岳首級李雲湯隆杜興解獻葉春王瑾首級解珍解寶擒捉聞參謀并歌兒舞女一應部從解將到來單單只走了四人周昂王煥項元鎮張開宋江都教換了衣服從新整頓盡皆請

到忠義堂上列坐相待但是活捉軍士盡數放回濟州另教安排一隻好船安撫歌兒舞女一應部從令他自行看守有詩爲証

奉命高俅欠取裁　破人活捉上山來　不知忠義爲何物　翻宴梁山嘯聚臺

當時宋江便教殺牛宰馬大設筵宴一面分投賞軍一面大吹大擂會集大小頭領都來與高太尉相見各施禮罷宋江執盞擎杯吳用公孫勝執瓶捧案盧俊義等侍立相待宋江乃言道文面小吏安敢反逆聖朝奈緣積累罪犯逼得如此二次雖奉天恩中間委曲奸弊難以屢陳萬望太尉慈憫救拔深陷之人得瞻天日刻骨銘心誓圖死報

高俅見了衆多好漢一個個英雄勇烈智勇威嚴盡是錦衣綉襖不似上陣之時先有五分懼怯便道宋公明你等放心高某回朝必當重奏請降寬恩大赦前來招安重賞加官大小義士盡食天祿以爲良臣宋江聽了大喜拜謝大尉當日筵會雖無炮鳳烹龍端的有肉山酒海大小頭領輪番把盞慇懃勸相勸高太尉大醉酒後不覺失言踈狂放蕩便道我自小學得一身相撲天下無對盧俊義却也醉了誰高太尉自誇天下無對便指着燕青道我這個小兄弟也會相撲三番上岱岳爭交天下無對高俅便起身來脫了衣裳要與燕青廝撲衆頭領見宋江敬他是個天朝太尉沒奈何處只得隨順聽他說不想要勒燕青相撲

正与臧高俅的嘴都起身來道好好且看相撲衆人都開下堂去宋江亦醉主張不定兩個脫了衣裳就廳階上宋江叫把軟褥鋪下兩個在剪絨毯上吐箇門戶高俅搶將入來燕青手到把高俅紐碎得定只一交撅翻在地褥上做一堆半晌掙不起這一撲喚做守命撲宋江慮俊義慌忙扶起高俅再穿了衣服都呆道太尉醉了如何相撲得成功切乞恕罪高俅惶恐無限却再入席飲至夜深扶入後堂歇了有詩爲証

禽爭獸攘共喧譁　醉後高俅儘自誇　堪笑將軍不持重　被人跌得眼睛花 也罷

次日又排筵會與高太尉壓驚高俅遂要辭回與宋江等

作別宋江道某等淹留大貴人在此並無異心若有瞞昧天地誅戮高俅道若是義士肯放高某回京便將全家於天子前保奏義士定來招安國家重用若更翻變天所不蓋地所不載死於鎗箭之下宋江聽罷叩首拜謝高俅又道義士恐不信高某之言可留下衆將爲當宋江道太尉乃大貴人之言焉肯失信何必拘留衆將容日各備鞍馬俱送回營高太尉謝了既承如此相款深感厚意只此告回宋江等衆苦留當日再排大宴序舊論新筵席直至更深方散第三日高太尉定要下山宋江等相留不住再設筵宴送行高俅道義士可叫一個精細之人跟隨某去我直引他面見天子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隨即好降詔

赦宋江一心只要招安便與吳用計議教聖手書生蕭讓跟隨太尉前去吳用便道再教鉄叫子樂和作伴兩個回去高太尉道既然義士相托便留間叅謀在此爲信宋江大喜至第四日宋江與吳用帶二十餘騎送高太尉等并衆節度使下山過金沙灘二十里外餞別拜辭了高大尉自回山寨正是眼觀旌節至耳聽好消息却說高太尉等一行人馬望濟州回來先有人報知濟州先鋒周昂王煥頂元鎮張開太守張叔夜等出城迎接高太尉進城畧住了數日傳下號令收拾軍馬教衆節度使各自領兵回程暫歇聽候調用高太尉自帶了周昂并太小牙將頭目領了三軍同蕭讓樂和一行部從離了濟州迤邐望東京進

發太守張叔夜自回滄州防守城池不因高太尉帶領梁山泊兩個人來有分教風流浪子花階柳陌遇君王神聖公人相府候門尋俊傑直教龍鳳宴中知猛勇虎狼叢裡顯英雄畢竟高太尉回京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衆且聽下回分解

李生因梁山泊好漢一味以戰爲戲所以爲妙

又曰高俅醜態也褻了



燕青月夜過道君


真宗定計賺
蕭讓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一

第八十一回

燕青月夜遇道君　戴宗定計賺蕭讓

詩曰

混沌初分氣磅礴　人生稟性有愚濁　聖君賢相共裁成　文臣武士登声　忠良聞者盡歡忻　邪佞聽時俱忿躍　歷代相傳至宋朝　罡星煞曜離天角　宣和年上亂縱橫　梁山泊内如期約　百单八位盡英雄　乘時擾亂居山東　替天行道存忠義　三度招安受帝封　二十四陣破遼國　大小諸將皆成功　清溪洞裏擒方臘　鴈行零落悲秋風　事事集成忠

話說梁山泊好漢水戰三敗高俅盡被擒捉上山宋公明不肯殺害盡數放還高太尉許多人馬回京就帶蕭讓樂和前往京師聽候招安一事却留下參謀聞煖童在梁山泊裡那高俅在梁山泊時親口說道我回到朝廷親引蕭讓等面見天子便當力奏兎目保舉火速差人就便前來招安因此上就叫樂和爲伴與蕭讓一同去了不在話下且說梁山泊衆頭目商議宋江道我看高俅此去未知真實吳用笑道我觀此人生的蜂目蛇形是箇轉面無恩之人他拆了許多軍馬廢了朝廷許多錢糧回到京師必然推病不出朦朧奏過天子權將軍士歇息蕭讓樂和軟監

強盜也行鎖刺關節行鎖刺關節就是強盜了

在府裏若要等招安空勞神力宋江道似此怎生奈何招安猶可又且陷了二人吳用道哥哥再選兩箇乖覺的人多將金寶前去京師探聽消息就行鑽刺關節幹運裏情達知今上今高太尉藏匿不得此爲上計燕青便起身說道舊年鬧了東京是小弟去李師師家入肩不想這一場大鬧他家已自猜了八分只有一件他却是天子心愛的人官家那里疑他他自必然奏說梁山泊知得陛下在此私行故來驚嚇已是奏過了如今小弟多把些金珠去那里入肩枕頭上關節最快亦是容易小弟可長可短見機而作宋江道賢弟此去須擔干係戴宗便道小弟幫他去走一遭神機軍師朱武道兄長昔日打華州時嘗與宿大

尉有恩此人是箇好心的人若得本官於天子前早晚題奏亦是順事宋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應着此人身上便請問參謀來堂上同坐宋江道相公曾認得太尉宿元景麼問嘆章道他是在下同窓朋友如今和聖上寸步不離此人極是仁慈寬厚待人接物一團和氣宋江道實不瞞相公說我等疑高太尉回京必然不奏招安一節宿太尉有日在華州降香曾與宋江有一面之識今要使人去他那里打箇關節求他添力早晚於天子處題奏共成此事聞參謀答道將軍既然如此在下當修尺書奉去宋江大喜隨即教取紙筆來一面焚起好香取出玄女課望空祈禱卜得箇上上大吉之兆隨即置酒

與戴宗燕青送行收拾金珠細軟之物兩大籠子書信隨身藏了仍帶了開封府印信公文兩個扮作公人辭了頭領下山渡過金沙灘望東京進發戴宗托着雨傘背着個包裹燕青把水火棍挑着籠子搜札起皂衫腰繫着纏袋脚下都是腿綳護膝八搭麻鞋於路上離不得饑食渴飲夜住曉行不則一日來到東京不由順路入城却轉過萬壽門來兩箇到得城門邊把門軍當住燕青放下籠子打着鄉談說道你做甚麼當我軍漢道殿帥府有鈞旨梁山泊諸色人等恐有夾帶入城因此着仰各門但有外鄉客人出入好生盤詰燕青笑道你便是了事的公人將着自家人只管盤問俺兩個從小在開封府勾當這門下不知

出入了幾萬遭你顛倒只管盤問梁山泊人眼睜睜的都放他過去了便向身邊取出假公文劈臉丟將去道你看這是開封府公文不是那監門官聽得喝道既是開封府公文只管問他怎地放他入去燕青一把抓了公文揣在懷裏挑起籠子便走戴宗也冷笑了一聲兩個逕逸開封府前來尋個客店安歇了有詩爲證

兩挑行李逸東京　晝夜無行不住程　盤詰徒勞費心力　禁門安識僞批情

次日燕青換領布衫穿了將搭膊繫了腰撲頂頭巾歪帶着只粧做小閑模樣籠內取了一帕子金珠分付戴宗道哥哥小弟今日去李師師家幹事倘有些撇撒哥哥自快

回去分付戴宗了當一直取路逕投李師師家來到的門前看時依舊曲檻雕欄綠窓朱戶比先時又修的好燕青便揭起斑竹簾子便從側首過轉將入來早聞的異香馥郁入到客位前見週迴吊掛名賢書畫堦墀下放着三二十盆怪石蒼松坐榻上是雕花香楠木小床坐褥盡鋪錦繡燕青微微地咳嗽一聲如嫩出來見了便傳報李媽媽出來看見是燕青吃了一驚便道你如何又來此間燕青道請出娘子來小人自有話說李媽媽道你前番連累了家壞了房子你有話便說燕青道須是娘子出來方纔說的李師師在窓子後聽了多時轉將出來燕青看時別是一般風韻但見容貌似海棠滋曉露腰肢如楊柳裊東風

渾如閬苑瓊姬絕勝桂宮仙姊有詩爲證

芳容麗質更妖嬈　秋水精神瑞雪標　鳳眼半彎蔵
琥珀　朱唇一顆點櫻桃　露來玉指纖纖軟　行處
金蓮步步嬌　白玉生香花解語　千金良夜實難消

當下李師師輕移蓮步款蹙湘裙走到客位裏面燕青起身把那帕子放在卓上先拜了李媽媽四拜後拜李行首兩拜李師師謙讓道免禮俺年紀幼小難以受拜燕青拜罷起身道前者驚恐小人等安身無處李師師道你休瞞我你當初說道是張閻那兩個是山東客人臨期關了一塲不是我巧言奏過官家別的人時却不滿門遭禍他留下詞中兩句道是六六鴈行連八九只等金鷄消息我那

時便自疑惑正待要問誰想駕到後又開了這場不曾問的今喜你來且釋我心中之疑你不要隱瞞實對我說知若不明言決無干休燕青道小人實訴衷曲花魁娘子休要吃驚前番來的那個黑矮身材爲頭坐的正是呼保義宋江第二位坐的白俊面皮三牙髭鬚那個便是柴世宗嫡派子孫小旋風柴進這公人打扮立在面前的便是神行太保戴宗門首和楊太尉厮打的正是黑旋風李逵小人是比京大名府人氏人都喚小人做浪子燕青當初俺哥哥來東京求見娘子教小人詐作張閑來宅上入肩俺哥哥要見尊顏非圖買笑迎歡只是久聞娘子遭際今上以此親自特來告訴衷曲指望將替天行道保國安民之

心上達天聽早得招安免致生靈受苦若蒙如此則娘子
是梁山泊數萬人之恩主也如今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
閉塞賢路下情不能上達因此上來尋這條門路不想驚
嚇娘子今俺哥哥無可拜送只有些少微物在此萬望笑
留燕青便打開帕子攤在桌上都是金珠寶貝器皿那虔
婆愛的是財一見便喜忙叫妳子收拾過了便請燕青教
進裏面小閣兒內坐地安排好細食茶果殷勤相待原來
李師師家皇帝不時間來因此上公子王孫(大)富豪(姻)子弟誰
敢來他家討茶吃且說當時鋪下盤饌酒肴菓子李師師
親自相待燕青道小人(女)是個該死的人如何敢對花魁娘
子坐地李師師道休恁地說你這一般義士久聞大名只

是奈緣中間無有好人與你們衆位作成因此上屈沉水泊燕青道前番陳太尉來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的言語更兼抵換了御酒第二番領詔招安正是詔上要緊字樣故意讀破句讀除宋江盧俊義等大小人衆所犯過惡並與赦免因此上又不曾歸順童樞密引將軍來只兩陣殺的片甲不歸次後高太尉役天下民夫造船征進只三陣人馬折其大半高太尉被俺哥哥活捉上山不肯殺害重重管待送回京師生擒人數盡都放還他在梁山泊說了大誓如回到朝廷奏過天子便來招安因此帶了梁山泊兩個人來一個是秀才蕭讓一個是能唱樂和眼見的把這二人藏在家裏不肯令他出來損兵折將必然瞞着天

子李師師道他這等破耗錢糧捐折兵將如何敢奏這話我盡知了且飲數盃別作商議燕青道小人天性不能飲酒李師師道路遠風霜到此開懷也飲幾盃再作計較燕青被央不過一盃兩盞只得陪侍原來這李師師是個風塵妓女水性的人見了燕青這表人物能言快說口舌利便倒有心看上他酒席之間用些話來嘲惹他數盃酒後一言半語便來撩撥燕青是個百伶百俐的人如何不省得他却是好漢胸襟怕悞了哥哥大事那里敢來承惹李師師道久聞的哥哥諸般樂藝酒邊閑聽願聞也好燕青答道小人頗學的些本事怎敢在娘子根前賣弄過李師師道我便先吹一曲教哥哥聽便喚婭嬛取簫來錦袋內

聲出那管鳳簫李師師接來口中輕輕吹動端的是穿雲裂石之聲有詩爲証

俊俏煙花大有情　玉簫吹出鳳皇聲　燕青亦自心伶俐　一曲穿雲裂太清

燕青聽了喝采不已李師師吹了一曲遞過簫來與燕青道哥哥也吹一曲與我聽則箇燕青却要那婆娘歡喜只得把出本事來接過簫便鳴鳴咽咽也吹一曲李師師聽了不住聲喝采說道哥哥原來恁地吹得過阮來撥箇小小的曲兒教燕青聽耍

李師師取琵琶與燕青彈唱燕青推辭不過只得彈唱鶯對囀餘韻悠揚燕青拜謝道小子頃開喉咽便唱端的是聲清韻

放出些妖嬈聲嗽來惹燕青緊緊的低了頭唯諾而已數
盃之後李師師笑道聞知哥哥好身文繡願求一觀如何
燕青笑道小人賤體雖有些花繡怎敢在娘子根前揎衣
裸體李師師說道錦體社家子弟那里去問揎衣裸體三
回五次定要討看燕青只的脫膊下來李師師看了十分
大喜把尖尖玉手便摸他身上燕青慌忙穿了衣裳李師
師再與燕青把盃又把言語來調他燕青恐怕他動手動
脚難以迴避心生一計便動問道娘子今年貴庚多少李
師師答道師師今年二十有七燕青說道小人今年二十
有五却小兩年娘子既然錯愛願拜爲姐姐燕青便起身

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那八拜是拜住那婦人一點邪心中間裏好幹大事若是第二個在酒色之中的也壞了大事因此上單顯燕青心如鐵石端的是好男子當時燕青又請李媽媽來也拜了拜做乾娘燕青辭回李師師道小哥只在我家下休去店中歇燕青道既蒙錯愛小人回店中取了些東西便來李師師道休教我這裏專望燕青道店中雖此間不遠少頃便到燕青暫別了李師師逕到客店中把上件事和戴宗說了戴宗道如此最好只恐兄弟心猿意馬拴縛不定燕青道大丈夫處世若爲酒色而忘其本此與禽獸何異燕青但有此心死於萬劒之下戴宗笑道你我都是好漢何必說誓燕青道如何不說誓兄長

容與堂藏板

必然生疑戴宗道你當速去善爲方便早幹了事便回休教我久等宿大尉的書也等你來下燕青收拾一包零碎金珠細軟之物再回李師師家將一半送與李媽媽將一半散與全家大小無一箇不歡喜便向客位側邊收拾一間房教燕青安歇合家大小都叫叔叔也是緣法輳巧至夜却好有人來報天子今晚到來燕青聽的便去拜告李師師道姐姐做個方便今夜教小弟得見聖顏告的紙御筆赦書赦了小一罪犯出自姐姐之德李師師道今晚教你見天子一面你却把些本事動達天顏赦書何愁沒有看看天晚月色朦朧花香馥郁蘭麝芬芳只見道君皇帝引着一個小黃門扮作白衣秀士從地道中逕到李師師家

後門來到的閣子裡坐下便教前後關閉了門户明晃晃
點起燈燭煌煌李師師冠梳插帶整肅衣裳前來接駕拜
舞起居寒温已了天子命去其整粧衣服相待寡人李師
師承旨去其服色迎駕入房家間已准備下諸般細菓異
品肴饌擺在面前李師師舉盃上勸天子天子大喜叫愛
卿近前一處坐地李師師見天子龍顏大喜向前奏道賤
人有個姑舅兄弟從小流落外方今日纔歸要見聖上未
敢擅便乞取我王聖鑑天子道既然是你兄弟便宣將來
見寡人有何妨妳子遂與燕青直到房内面見天子燕青
納頭便拜官家看了燕青一表人物先自大喜李師師叫
燕青吹簫伏侍聖上飲酒少頃又擬一回阮然後叫燕青

容與堂藏板

唱曲燕青再拜奏道所記無非是淫詞艷曲如何敢伏侍
聖上官家道寡人私行妓館其意正要聽艷曲消悶卿當
勿疑燕青借過象板再拜罷聖上對李師師道音韻差錯
望姐姐見教燕青頓開喉咽手擎象板唱漁家傲一曲道
是

一別家鄉音信杳百種相思腸斷何時了燕子不來花
又老一春瘦的腰兒小薄倖郎君何日到想是當初莫
要相逢好着我好夢欲成還又覺綠窓但覺鶯聲曉

燕青唱罷眞乃是新鶯乍囀清韻悠揚天子甚喜命教再
唱燕青拜倒在地奏道臣有一隻臧字木蘭花上達聖聽
天子道好寡人願聞燕青拜罷遂唱臧字木蘭花一曲道

是

聽哀告聽哀告賤軀流落誰知道誰知道極天罔地罪惡難分傾倒有人提出火坑中肝膽常存忠孝常存忠孝有朝須把大恩人報（大胆 大胆）

燕青唱罷天子失驚便問卿何故有此曲燕青大哭拜在地下天子轉疑便道卿且訴胸中之事寡人與卿理會燕青奏道臣有迷天之罪不敢上奏天子曰赦（好）卿無罪（皆）但奏不妨燕青奏道臣自幼飄泊江湖流落山東跟隨客商路經（妙）梁山泊過致被劫擄上山一住三年今日方得脫身逃命走回京師雖然見的姐姐則是不敢上街行走倘或有人認得通與（做）公的此時如何分說李師師便奏道我兄

弟心中只有此苦望陛下做主則箇天子笑道此事至容易你是李行首兄弟誰敢拿你燕青以目送情與李師師李師師撒嬌撒痴奏天子道我只要陛下親書一道赦書赦免我兄弟他纔放心天子云又無御寶在此如何駕的李師師又奏道陛下親書御筆便强似玉寶天符赦濟兄弟做的護身符時也是賤人遭際聖時天子被逼不過只得命取紙筆妳子隨即捧過文房四寶燕青磨的墨濃李師師遞過紫毫象管天子拂開花箋黃紙橫內大書一行臨駕又問燕青道寡人忘卿姓氏燕青道男女喚做燕青天子便駕御書道云神霄玉府眞主宣和羽士虛靜道君皇帝特赦燕青本身一應無罪諸司不許拿問下面押箇

不好了童貫高俅露出事樣來

御書花字燕青再拜叩頭受命李師師執盞擎盃謝恩天子便問汝在梁山泊必知那里備細燕青奏道宋江這夥旗上大書替天行道堂設忠義爲名不敢侵占州府不肯擾害良民單殺貪官汚吏讒佞之人只是早望招安愿與國家出力天子乃曰寡人前者兩番降詔遣人招安如何抗拒不伏歸降燕青奏道頭一番招安詔書上並無撫恤招諭之言更無抵換了御酒盡是村醪以此變了事情第二番招安故把詔書讀破句讀要除宋江暗藏弊倖因此又變了事情童樞密引軍到來只兩陣殺的片甲不回高太尉提督軍馬又役天下民夫修造戰船征進不曾得梁山泊一根折箭只三陣殺的手脚無措軍馬折其二停自

了畢竟燕青是個妙人

已亦被活捉上山許了招安方纔放回又帶了山上二人在此却留下間探謀在彼質當天子聽罷便嘆道寡人怎知此事童貫回京時奏說軍士不伏暑熱暫且收兵罷戰高俅回軍奏道病患不能征進權且罷戰回京李師師奏說陛下雖然聖明身居九重却被奸臣閉塞賢路如之奈何天子嗟嘆不已約有更深燕青拏了赦書叩頭安置自去歇息天子與李師師上床同寢共樂綢繆有詩爲証

清夜宮車暗出遊　青樓深處樂綢繆　當筵誘得龍章字　逆罪滔天一筆勾

當夜五更自有內侍黃門接將去了燕青起來推道清早幹事逕來客店裏把說過的話對戴宗一一說知戴宗道

既然如此多是幸事我兩個去下宿大尉的書燕青道飯罷便去兩個吃了些早飲打挾了一籠子金珠細軟之物拿了書信逕投宿太尉府中來街坊上借問人時說太尉在內裏未歸燕青道這早晚正是退朝時分如何未歸街坊人道宿太尉是今上心愛的近侍官員早晚與天子寸步不離歸早歸晚難以指定正說之間有人報道這不是太尉來也燕青大喜便對戴宗道哥哥你只在此衙門前伺候我自去見太尉去燕青近前看見一簇錦衣花帽從人捧着轎子燕青就當街跪下便道小人有書札上呈太尉宿太尉見了叫道跟將進來燕青隨到廳前太尉下了轎子便投側首書院裏坐下太尉叫燕青入來便問道你

容與堂藏板

是那里來的幹人燕青道小人從山東來今有聞參謀書札上呈太尉道那箇聞參謀燕青便向懷中取出書呈遞上去宿太尉看了封皮說道我道是那個聞參謀原來是我幼年間同窓的聞煥章遂拆開書來看時寫道

侍生聞煥章沐手百拜奉書

太尉恩相鈞座前賤子自髫年時出入門墻已三十載矣昨蒙高殿帥喚至軍前參謀大事奈緣勸諫不從忠言不聽三番敗績言之甚羞高太尉與賤子一同被擄陷于縲紲義士宋公明寬裕仁慈不忍加害則令高殿帥帶領梁山蕭讓樂和赴京欲請招安留賤子在此質當萬望恩相不惜齒牙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早降招安

之典俾令義士宋公明等早得釋罪獲恩建功立業非特國家之幸甚實天下之幸甚也立功名於萬古見義勇於千年救取賤子實領再生之賜拂楮拳拳幸垂昭察不勝感激之至

宣和四年春正月　日聞煖童再拜奉上

宿太尉看了書大驚便問道你是誰燕青答道男女是梁山泊浪子燕青隨即出來取了籠子遞到書院裏燕青禀道太尉在華州降香時多曾伏侍太尉來恩相緣何忘了宋江哥哥有些微物相送聊表我哥哥寸心每日占卜課內只着求太尉提拔救濟宋江等滿眼只望太尉來招安若得恩相早晚於天子前題奏此事則梁山泊十萬人之

容與堂藏板

衆皆感大恩哥哥責着限次男女便回燕青拜辭了便出
府來宿太尉使人收了金珠寶物已有在心且說燕青便
和戴宗回店中商議這兩件事都有些次第只是蕭讓樂
和在高太尉府中怎生得出戴宗道我和你依舊扮作公
人去高太尉府前伺候等他府裏有人出來把些金銀賄
賂與他賺得一箇厮兒通了消息便有商量當時兩個換
了結束帶將金銀逕投太平橋來在衙門前窺望了一回
只見府裏一個年紀小的虞候搖擺將出來燕青便向前
與他施禮那虞候道你是甚人燕青道請幹辦到茶肆中
說話兩個到閣子內與戴宗相見了同坐吃茶燕青道實
不瞞幹辦說前者太尉從梁山泊帶來那兩個人一個跟

的叫做樂和與我這哥哥是親眷欲要見他一見因此上相央幹辦虞候道你兩個且休說節堂深處的勾當誰理會的藏宗便向袖內取出一錠大銀放在桌子上對虞候道足下只引的樂和出來相見一面不要出衙門便送這錠銀子與足下那人見了財物一時利動人心便道端的有這兩個人在裏面太尉釣旨只教養在後花園裏宿歇我與你喚他出來說了話你休失信把銀子與我藏宗道這箇自然那人便起身分付道你兩箇只在此茶坊裏等我那人急急入府去了未知如何有詩爲證

虞候衙中走出來　便將金帛向前排　燕青當下通消息　準擬更深有刮劃

人家作當要銀子

戴宗燕青兩個在茶坊中等不到半個時辰只見那小廝慌慌張張出來說道先把銀子來樂和已叫出在耳房裡了戴宗與燕青附耳低言如此如此就把銀子與他廝候得了銀子便引燕青耳房裏來見樂和那廝候道你兩個快說了話便去燕青便與樂和道我同戴宗在這里定計賺你兩個出去樂和道直把我們兩個養在後花園中墻垣又高無計可出折花梯子盡都藏過了如何能勾出來燕青道靠墻有柳麼樂和道傍墻一遍都是大柳樹燕青道今夜晚間只聽咳嗽爲號我在外面漾過兩條索去你就相近的柳樹上把索子絞縛了我兩個在墻外各把一條索子扯住你兩個就從索上盤將出來四更爲期不可失

候那處候便道你兩個只管說甚的快去罷樂和自入去了暗暗通報了蕭讓燕青急急去與戴宗說知當日至夜伺候且說燕青戴宗兩個就街上買了兩條麻索藏在身邊先去高大尉府後看了落脚處原來離府後是條河河邊却有兩隻空船纜着離岸不遠兩個便就空船裏伏了看看聽的更鼓已打四更兩個便上岸來遠着墻後咳嗽只聽的墻裏應聲咳嗽兩邊都已會意燕青便把索來漾將過去約莫裏面拴繫牢了兩個在外面對絞定緊緊地拽住索頭只見樂和先盤出來隨後便是蕭讓兩個都溜將下來却把索子丟入墻內去了四人再來空船內伏到天色將曉却去敲開客店門房中取了行李就店中打火

做了早飯吃箕了房宿錢四個來到城門外等門開時一湧出來望梁山泊回報消息不是這四個回來有分交宿太尉單奏此事宋公明全受招安正是中貴朝親頒鳳詔英雄朝賀在丹墀畢竟宿太尉怎生奏請聖旨前去招安且聽下回分解

李禿翁曰今人只管說男盜女娼便不好了童貫高俅那厮非不做大官燕青李師師都指爲奸佞是又強盜娼婦不如了官大那裡便算得人又曰燕青不承應李師師是大聖人風流少年定以爲滯貨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第八十二回

梁山泊分金大買市　宋公明全夥受招安

詩曰

燕青心膽堅如鐵　外貌風流却異常　花柳曲中逢
妓女　洞房深處遇君王　只因姓字題金榜　致使
皇恩降玉章　持本御書丹詔去　英雄從此作忠良

話說燕青在李師師家遇見道君皇帝告得一道本身赦書次後見了宿太尉又和戴宗定計高太尉府中賺出蕭讓樂和四箇人等城門開時隨即出城逕趕回梁山泊來報知上項事務且說李師師當夜不見燕青來家心中亦

有些疑慮却說高太尉府中親隨人次日供送茶飯與蕭讓樂和就房中不見了二人慌忙報知都管都管便來花園中看時只見柳樹邊拴着兩條虀索因此已知走了二人只得報知太尉高俅聽罷吃了一驚越添憂悶只在府中推病不出次日五更道君皇帝設朝受百官朝賀

星斗依稀玉漏殘　鏘鏘環珮列千官　露凝仙掌金盤冷　月映瑤空貝闕寒　禁柳綠連青瑣闥　宮桃紅壓碧欄杆　皇風清穆乾坤泰　千載君臣際會難

當日天子駕坐文德殿道今日文武班齊麼殿頭官奏道是日左文右武都會集在殿下俱各班齊天子宣命捲簾旨令左右近臣宣樞密使童貫出班問道你去歲統十萬

大軍親爲招討征進梁山泊勝敗如何童貫跪下便奏道臣舊歲統率大軍前去征進非不效犬馬力奈緣暑熱軍士不伏水土患病者衆十死二三臣見軍馬委頓以此權且收兵振旅各歸本營操練所有御林軍於路傷暍者計還不知損太半後蒙降詔賊人假氣遊魂未伏招撫及高俅以戈船進征亦中途抱病而返天子大怒喝道汝這不才奸佞之臣政不奏聞寡人以致壞了國家大事你去歲統兵征伐梁山泊如何只兩陣被寇兵殺的人馬辟易片甲隻騎無還遂令王師敗績次後高俅那厮廢了州郡多少錢糧陷害了許多兵船折了若干軍馬自又被寇活捉上山宋江等不忍誅之以禮放還大辱君命豈不爲天下僇笑寡

大興堂藏板

人聞宋江等不侵州府不掠良民只待招安與國家出力都是汝等嫉賢妬能之臣壅蔽不使下情上達何異城狐社鼠也汝掌管樞密豈不自慚本欲拿問以謝天下姑且待後喝退一壁童貫默默無言退在一邊天子命宣翰林學士與寡人親修丹詔便差大臣前去招撫梁山泊宋江等歸還天子聖旨未了有殿前太尉宿元景出班跪下奏道臣雖不才願往一遭天子大喜寡人御筆親書丹詔便叫樽上御案拂開詔紙天子就御案上親書丹詔左右近臣捧過御寶天子自行用訖又命庫藏官教取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匹綠錦七十二匹黃封御酒一百八瓶畫付與宿太尉又贈正從表裏二十匹金

字招安御旗一面限次日便行宿太尉就文德殿辭了天子百官朝罷童樞密羞顏回府推病不敢入朝高太尉聞知恐懼無措亦不敢入朝正是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有詩爲証

一封恩詔出明光　共喜懷柔邁漢唐　珍重侍臣宣
帝澤　會看水滸盡來王

且說宿太尉打檐了御酒金銀牌面段匹表裡之物上馬出城打起御賜金字黃旗衆官相送出南薰門投濟州進發不在話下却說燕青戴宗蕭讓樂和四個連夜到山寨把上件事都說與宋公明并頭領知道燕青便取出道君皇帝御筆親寫赦書與宋江等衆人看了吳用道此回必

描寫他來王之誠

有佳音宋江焚起好香取出九天玄女課來望空祈禱祝告了卜得箇上上大吉之兆宋江大喜此事必成再煩戴宗燕青前去探聽虛實作急回報好做准備戴宗燕青去了數日回來報說朝廷差宿太尉親賫丹詔更有御酒金銀牌面紅綠錦段表裡前來招安早晚到也宋江聽罷大喜在忠義堂上忙傳將令分撥人員從梁山泊直抵濟州地面札縛起二十四座山棚上面都是結綵懸花下面陳設笙簫鼓樂各處付近州郡顧倩樂人分撥於各山棚去處迎接詔勅每一座山棚上撥一箇小頭目監管一壁教人分投買辦菓品海味按酒乾食等項准備筵宴茶飯席面且說宿太尉奉勅來梁山泊招安一干人馬迤邐都到

濟州太守張叔夜出郭迎接入城館驛中安下太守起居宿太尉已畢把盞接風酒張叔夜稟道朝廷頒詔勑來招安已是二次蓋因不得其人慢了國家大事今者太尉此行必與國家立大功也宿太尉乃言天子近聞梁山泊一夥以義爲主不侵州郡不害良民專一替天行道今差下官賫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勑賜金牌三十六面銀牌七十二面紅錦三十六匹綠錦七十二匹黃封御酒一百八瓶表裡二十四匹來此招安禮物輕否張叔夜道這一般人非在禮物輕重要圖忠義報國揚名後代若得太尉早來如此也不教國家損兵折將虛耗了錢糧此一夥義士歸降之後必與朝廷建功立業宿太尉道下官在此專待

有煩太守親往山寨報知着令准備迎接張叔夜荅道小官願往隨即上馬出城帶了十數個從人逕投梁山泊來到的山下早有小頭目接着報上寨裡來宋江聽罷慌忙下山迎接張太守上山到忠義堂上相見罷張叔夜道義士恭喜朝廷特遣殿前宿太尉賫擎丹詔御筆親書前來招安勅賜金牌表裡御酒段匹見在濟州城內義士可以准備迎接詔旨宋江大喜以手加額道實江等再生之幸當時留請張太守茶飯張叔夜道非是下官拒意惟恐太尉見怪回逕宋江道畧奉一盃非敢爲禮托出一盤金銀相送張太守見了便道叔夜更不敢受宋江道些少微物何故推卻未足以爲報謝聊表寸心若事畢之後則當重

酌張叔夜道深感義士厚意且留於大寨邦來請領未爲晚矣太守可謂廉以律已者也有詩爲證

風流太守來傳信　便把黃金作餞行　捧獻再三原不受　一廉水月更分明

宋江便差大小軍師吳用朱武并蕭讓樂和四個跟隨張太守下山直往濟州來參見宿太尉約至後日衆多大小頭目離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當時吳用等跟隨太守張叔夜連夜下山直到濟州次日來館驛中參見宿太尉拜罷跪在面前宿太尉教平身起來俱各命坐四個謙讓那里敢坐太尉問其姓氏吳用答道小生吳用在下朱武蕭讓樂和奉兄長宋公明命特來迎接恩相兄長與弟兄後

日離寨三十里外伏道相迎宿太尉大喜便道加亮先生
間別久矣自從華州一別之後已經數載誰想今日得與
重會下官知汝弟兄之心素懷忠義只被奸臣閉塞讒佞
專權使汝衆人下情不能上達目今天子悉已知之特命
下官賫到天子御筆親書丹詔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御酒
表裡故來招安汝等勿疑盡心受領吳用等再拜稱謝道
山野狂夫有勞恩相降臨感蒙天恩皆出乎太尉之賜也
衆弟兄刻骨銘心難以補報張叔夜一面設宴管待到第
三日清晨濟州裝起香車三座將御酒另一處龍鳳盒內
擡着金銀牌面紅綠錦段另一處扛擡御書丹詔龍亭內
安放宿太尉上了馬靠龍亭東行太守張叔夜騎馬在後

相陪吳用等四人乘馬跟着大小人伴一齊簇擁前面馬上打着御賜銷金黃旗金鼓旗旛隊伍開路出了濟州迤里前行未及十里早迎着山棚宿太尉在馬上看了見上面結綵懸花下面笙簫鼓樂迭道迎接再行不過數十里又是結綵山棚前面望見香烟拂道宋江盧俊義跪在面前背後衆頭領齊齊都跪在地下迎接恩詔宿太尉道都教上馬一同迎至水邊那梁山泊千百隻戰船一齊渡將過去直至金沙灘上岸三關之上三關之下鼓樂喧天軍士導從儀衛不斷異香繚繞直至忠義堂前下馬香車龍亭輦放忠義堂上中間設着三箇几案都用黃羅龍鳳卓圍圍着正中設萬歲龍牌將御書丹詔放在中間金銀牌

知己之言

面放在左邊紅綠錦段放在右邊御酒表裡亦放於前金
爐內焚着好香宋江盧俊義邀請宿太尉張太守上堂設
坐左邊立着蕭讓樂和右邊立着裴宣燕青盧俊義等都
跪在堂前裴宣喝拜拜罷蕭讓開讀詔文

制曰朕自即位以來用仁義以治天下行禮樂以變海
內公賞罰以定干戈求賢之心未嘗少怠愛民之心未
嘗少洽博施濟衆欲與天地均同體道行仁咸使黎民
蒙庇遐邇赤子感知朕心切念宋江盧俊義等素懷忠
義不施暴虐歸順之心已久報效之志凜然雖犯罪惡
各有所由察其情懇深可憫憐朕今特差殿前大尉宿
元景賫捧詔書親到梁山水泊將宋江等大小人員所

犯罪惡盡行赦免給降金牌三十六面紅錦三十六匹賜與宋江等上頭領銀牌七十二面綠錦七十二匹賜與宋江部下頭目赦書到日莫負朕心早早歸降必當重用故茲詔物想宜悉知

宣和四年春二月　日詔示

蕭讓遣罷丹詔宋江等山呼萬歲再拜謝恩已畢宿太尉取過金銀牌面紅綠錦段令裴宣依次照名給散已罷叫開御酒取過銀酒海都領在裡面隨即取過鏃杓斟酒就堂前温熱傾在銀壺內宿太尉執着金鍾斟過一杯酒來對衆頭領道宿元景雖奉君命特賫御酒到此命賜衆頭領誠恐義士見疑元景先飲此盃與衆義士看勿得疑慮

此人可傳當

裏頭領稱謝不已宿太尉飲畢再斟酒來先勸宋江宋江
舉盃跪飲然後盧俊義吳用公孫勝陸續飲酒遍勸一百
單八名頭領俱飲一盃宋江傳令教收起御酒却請太尉
居中而坐裏頭領拜覆起居宋江進前稱謝道宋江昨者
西嶽得識台顏多感太尉恩厚於天子左右力奏救拔宋
江等再見天日之光銘心刻骨不敢有忘宿太尉道元景
雖知義士等忠義凜然替天行道奈緣不知就裏委曲之
事因此天子左右未敢題奏以致擔悞了許多時前者收
得聞參謀書又蒙厚禮方知有此衷情其日天子在披香
殿上官家與元景閑論問起義士以此元景奏知此事不
期天子已知備細與某所奏相同次日天子駕坐文德殿

就百官之前痛責童樞密深恠高太尉累次無功親命改過文房四寶天子御筆親書丹詔特差宿某親到大寨啓請衆頭領煩望義士早早收拾朝京休負聖天子宣召撫安之意衆皆大喜拜手稱謝宋江邀請聞參謀相見宿太尉欣然交集滿堂歡喜當請宿太尉居中上坐張太守聞參謀對席相陪堂上堂下皆列位次大設筵宴輪番把盞廳前大吹大擂雖無炮龍烹鳳端的是肉山酒海當日盡皆大醉各扶歸幕次裏安歇次日又排筵宴彼各叙舊論新講說平生之懷第三日再排席面請宿太尉遊山至暮盡醉方散各歸安歇倏爾已經數日宿太尉要回宋江等堅意相留宿太尉道義士不知就裏元景奉天子勅旨而

張太守又不似

來到此間數日之久荷蒙英雄慨然歸順大義俱全若不急回誠恐奸臣相妬別生異議宋江等道據某愚意相留恩相遊翫數日太尉既然有此之念不敢苦留今日盡此一醉來早拜送恩相下山當時會集大小頭領盡來集義飲宴喫酒中間衆皆稱謝宿太尉又用好言撫恤至晚方散次日清晨安排車馬宋江親捧一盤金珠到宿太尉幕次內再拜上獻宿太尉那里肯受宋江再三獻納方纔收了打挾在衣箱內拴束行李鞍馬准備起程其餘跟來人數連日自是朱武樂和管待依例飲饌酒量高低並皆厚贈金銀財帛衆人皆喜仍將金寶送聞衆謀張太守二公亦不肯受宋江堅執奉承纔肯收納宋江遂令聞衆謀

跟同宿太尉回京師梁山泊大小頭領俱金鼓細樂相送
太尉下山渡過金沙灘俱送過三十里外衆皆下馬與宿
太尉把盞餞行相別宋江當先執盞擎孟道太尉恩相回
見天顏善言保奏宿太尉回道義士但且放心只早早收
拾朝京爲上軍馬若到京師來可先使人到我府中通報
俺先奏聞天子使人持節來迎方見十分公氣宋江道恩
相容覆小可水泊自從王倫上山聞創之後邦是晁蓋上
山今至宋江已經數載附近居民擾害不淺小可愚意今
欲罄竭資財買市十日收拾已了便當盡數朝京安敢遲
滯亦望太尉煩請將此愚衷上達聖聽以寬限次宿太尉
應允別了衆人帶了開詔一干人馬自投濟州而去宋江

等却回大寨到忠義堂上鳴鼓聚衆大小頭領坐下諸多軍校都到堂前宋江傳令衆弟兄在此自從王倫創立山寨以來次後晁天王上山建業如此興旺我自江州得衆兄弟相救到此推我爲尊已經數載今日喜得朝廷招安重見天日之面早晚要去朝京與國家出力圖箇廕子封妻共享太平之福今來汝等衆人但得府庫之物納於庫中公用其餘所得之資並從均分以義逢義以仁達仁並無爭執我一百八人上應天星生死一處今者天子寬恩降詔赦罪招安大小衆人盡皆釋其所犯我等一百八人早晚朝京面聖莫負天子洪恩汝等軍校也有自來落草的也有隨衆上山的亦有事官失陷的亦有擄掠來的今

次我等受了招安俱赴朝廷你等如愿去的作速上名進發如不愿去的就這里報名相辭我自賫發你等下山任從生理宋江號令已罷着落裴宣蕭讓照數上名號令一下三軍各各自去商議當下辭去的也有三五千人宋江皆賞錢物賫發去了愿隨去充軍者作速報官次日宋江又令蕭讓寫了告示差人四散去貼曉示臨近州郡鄉鎮村坊各各報知仍請諸人到山買市十日其告示曰

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以大義布告四方昨因哨聚山林多擾四方百姓今日幸

天子寬仁厚德特降詔敕赦免本罪招安歸降朝暮朝覲無以酬謝就本身買市十日倘蒙不外賫價前來以一

令人一巾進士便先吃附近居民起了那肯買市十日

報荅並無虛謬特此告知遠近居民勿疑辭避惠然光臨不勝萬幸

宣和四年三月　日梁山泊義士宋江等謹請

蕭讓寫畢告示差人去附近州郡及四散村坊盡行貼遍發庫內金珠寶貝綵段綾羅紗絹等項分散各頭領并軍校人員另選一分爲上國進奉其餘堆集山寨盡行招人買市十日於三月初三日爲始至十三日終止宰牛羊釀造酒醴但到山寨裏買市的人盡以酒食管待犒勞從人至期四方居民擔囊負笈霧集雲屯俱至山寨宋江傳令以一舉十俱各歡喜拜謝下山一連十日每日如此十日已外住罷買市號令大小收拾赴京朝覲宋江便要起

送各家老小還鄉吳用諫道兄長未可且留衆寶眷在此山寨待我等朝覲面君之後承恩已定那時發遣各家老小還鄉未遲宋江聽罷道軍師言之極當再傳將令教頭領即便收拾整頓軍士宋江等隨即火速起身早到濟州謝了太守張叔夜太守即設筵宴管待衆多義士賞勞三軍人馬宋江等辭了張太守出城起發帶領衆多軍馬大小約有五七百人逕投東京來先令戴宗燕青前來京師宿太尉府中報知太尉見說隨即便入內裏奏知天子宋江等衆軍馬朝京天子聞奏大喜便差太尉并御駕指揮使一員手持旌旄節鉞出城迎接宋江當下宿太尉領聖旨出郭且說宋江軍馬在路甚是擺的整齊前面打著兩

此事亦
危吳用
這班人

面紅旗一面上書順天（都好）一字一面上書護國二字（有）衆頭領（停當）都是戎裝披掛惟有吳學究綸巾羽服公孫勝鶴氅道袍魯智深裂火僧衣武行者香皂直裰其餘都是戰袍金鎧本身服色在路非止一日前到京師城外前逢御駕指揮使持節迎着軍馬宋江聞知領衆頭領前來參見宿太尉已畢且把軍馬屯駐新曹門外下了寨柵聽候聖旨且說宿太尉并御駕指揮使入城至朝前面奏天子說宋江等軍馬屯住新曹門外聽候我王聖旨天子乃曰寡人久聞梁山泊宋江等有一百八人上應天星更兼英雄勇猛人不可及今已歸降作爲良臣到於京師寡人來日引百官登宣德樓可教宋江等衆俱以臨敵披掛本身戎裝服色

休帶大隊人馬只將三五百步軍馬軍進城自東過西寨人親要觀看也教在城黎庶軍民官僚知此英雄豪傑爲國良臣然後却令卸其衣甲除去軍器都穿所賜錦袍從東華門而入就文德殿朝見御駕指揮使領聖旨直至行營寨前口傳聖旨與宋江等說知次日宋江傳令教鐵面孔目裴宣選揀彪形大漢五七百人步軍前面打着金鼓旗旛後面擺着鎗刀斧鉞中間竪着順天護國二面紅旗軍士各懸刀劒弓矢衆人各各都穿本身披掛戎裝袍甲擺成隊伍從東郭門而入只見東京百姓軍民扶老挈幼迫路觀看如覩天神是時天子引百官在宣德樓上臨軒觀看見前面擺列金鼓旗旛鎗刀斧鉞盡都擺列隊伍中

有踏白馬軍打起順天護國二面紅旗外有二三十騎馬上隨軍鼓樂後面衆多好漢簇簇而行解珍解寶開路朱武壓後怎見得一百八員英雄好漢入城朝覲但見

和風開御道細雨潤香塵東方曉日初昇比關珠簾半捲南薰門外一百八員義士朝京宣德樓中萬萬歲君王刮目解珍解寶仗鋼叉相對而行孔明孔亮執兵器齊肩而過前列着鄒淵鄒潤次分着李立李雲韓滔彭玘顯精神薛永施恩逞猛烈單廷珪皂袍閃爍魏定國紅甲光輝宣贊緊對郝思文凌振相隨神箭子黃信左朝孫立歐鵬右向鄧飛鮑旭樊瑞仗雙鋒郭盛呂方持畫戟紗巾吏服左手下鐵面孔目裴宣烏皮儒衣右手

下聖手書生蕭讓綵韁玉勒山東豪傑宋公明畫鞦韆
鞍河北英雄盧俊義吳加亮綸巾羽扇公孫勝鶴氅道
袍豹子頭與關勝連鞍呼延灼同奏明共轡花榮相連
楊志索超緊對董平魯智深烈火袈裟武行者香皂直
裰柴進與李應相隨趙楊雄共石秀並肩行徐寧不離
張清劉唐緊隨史進朱仝與雷橫作伴燕青和戴宗同
行李逵居左穆弘在右諸阮內阮二爲尊兩張內李俊
居長陶宗旺共鄭天壽爲雙王矮虎與一丈青作配項
充李袞宋萬杜遷萊園子相對小蔚遲孫二娘緊隨顧
大嫂後面有蔡福蔡慶陳達楊春前頭列童威童猛侯
健孟康燕順楊林對對挨肩穆春曹正雙雙接踵朱貴

對連朱富周通相接李忠左有玉臂匠右有鉄笛仙宋
清相接樂和焦挺追陪石勇湯隆共杜興作伴得孫與
龔旺同行王定六面目猙獰郁保四身軀長大時遷乖
覺白勝高强段景住馬上超群隨後有三人壓陣安道
全身披素服皇甫端胸拂紫髯神機朱武在中間馬上
隨軍全樂部護國旗盤旋瑞氣順天旗招颭祥雲重重
鎧甲燦黃金對對錦袍盤軟翠有如帝釋引天男天女
下天宮渾似海神共龍子龍孫離洞府正是夾道萬民
齊束手臨軒帝主喜開顏

且說道君天子同百官在宣德樓上看了梁山泊宋江等
這一行部從喜動龍顏心中大悅與百官道此輩好漢真

英雄也觀看漢羙不已命殿頭官傳旨教宋江等各換御賜錦袍見帝殿頭官領命傳與宋江等向東華門外脫去戎裝慣帶各穿御賜紅綠錦袍懸帶金銀牌面各帶朝天巾幘抹綠朝靴惟公孫勝將紅錦裁成道袍魯智深縫做僧衣武行者改作直裰皆不忘君賜也宋江盧俊義爲首吳用公孫勝爲次引領衆人從東華門而入只見儀禮司整肅朝儀陳設鸞駕正是

金殿當頭紫閣重仙人掌上玉芙蓉太平天子朝元日五色雲車駕六龍皇風清穆溫溫靄靄氣氤氳麗日當空郁郁蒸蒸雲霧靉微微隱隱龍樓鳳闕散滿天香霧霏霏拂拂珠宮貝闕映萬縷朝霞文德殿燦燦爛爛金

碧交輝未央宮光光彩彩丹青炳煥蒼蒼凉凉日映着
玉砌雕闌裊裊英英花簇着皇宮禁苑紫扉黃閣寶殿
內縹縹緲緲沉檀齊爇丹陛彤墀玉臺上明明朗朗玉
燭高焚籠籠蓼蓼振天鼓擂叠三通鏗鏗鏘鏘長樂鐘
撞百八下枝枝杈杈戈刀手互相磕撞搖搖槭槭龍虎
旗來往飛騰錦襠花帽擎着的是圓蓋傘方蓋傘上下
開展玉節龍旂駕着的是大輅輦玉輅輦左右相陳立
金瓜卧金瓜三三兩兩雙龍扇單龍扇叠叠重重群群
隊隊金鞍馬玉轡馬性貌馴習雙雙對對寶匣象駕轅
象勇力猙獰鎮殿將軍長長大大甲披金侍朝勳衛齊
齊整整刀晃銀嚴嚴肅肅殿門內擺列着糾儀御史官

端端正正美撩邊立站定近侍錦衣人金殿上參參差
差齊開寶扇畫棟前輕輕欸欸捲起珠簾文樓上嘐嘐
嘵嘵報時鷄人三唱玉階下刮刮剌剌簫韶響三聲
濟濟楚楚侍螭頭列簪纓有五等之爵巍巍蕩蕩坐龍
床倚繡褥瞻萬乘之尊晴日照開青瑣闥天風吹下御
爐香千條瑞靄浮金闕一朶紅雲捧玉皇

當日辰牌時候天子駕陞文德殿儀禮司郎官引宋江等
依次入朝排班行禮殿頭官贊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
天子欣喜勅令宣上文德殿來照依班次賜坐命排御筵
勅光禄寺排宴良醞署進酒珍羞署進食掌醞署造飯大
官署供膳教坊司奏樂天子親陪寶座陪宴宋江等只見

可刪

九重門啓鴻臚之鸞聲閶闔天開覩巍巍之龍衮當重熙累洽之日致星曜降附之時光祿珍羞具陳大官水陸畢集銷金御帳上有舞鶴飛鸞織錦圍屏中畫盤龍走鳳合殿金花紫翠滿庭錦繡綺羅樓臺寶座千層玉案卓龍床一塊金筵開玳瑁七寶器黃金嵌就爐列麒麟百和香龍腦修成玻璃盞間虎珀鍾瑪瑙盃聯珊瑚箸赤瑛盤內高堆麟脯鸞肝紫玉楪中滿飣駝蹄熊掌桃花湯潔縷塞北之黃羊銀絲膾鮮剖江南之赤鯉黃金盞滿泛香醪紫霞盃灩浮瓊液寶瓶中金菊對芙蓉爭妍兢秀玉沼內芳蘭和菡萏薦馥呈芬翠蓮房掩映寶珠榴錦帶羹相稱胡麻飯五俎八簋百味庶羞黃

橙綠橘合殿飄香雪藕冰桃盈盤沁齒糖澆就甘甜獅
仙麵製成香酥定勝四方珠菓盤中色色絶新鮮諸郡
佳肴席上般般皆奇異方當進酒五巡正是湯陳三獻
教坊司鳳鸞韶舞禮樂司排長伶官朝鬼門道分明開
說頭一箇裝外的黑漆幞頭有如明鏡描花羅襴儼若
生成雖不比持公守正亦能辨律呂宮商第二箇戲色
的繫離水犀角腰帶裹紅花綠葉羅巾黃衣襴長襯短
靴靴綵袖襜窓排山水樣第三箇末色的裹結絡毬頭
帽子着襯役體勝羅衫最先來提掇甚分明念幾段雜
文真罕有說的是敲金擊玉叙家風唱的是風花雪月
梨園樂第四箇淨色的語言動衆顏色繁過開呵公子

笑盈腮舉曰王侯歡滿面依院本填腔調曲按格範打諢發科第五箇貼淨的忙中九伯眼目張狂隊額角塗一道明創匹門面搭兩色蛤粉罩一頂油油膩膩舊頭巾穿一領刺刺塌塌潑戲襖吃六棒柺板不嫌疼打兩杖麻鞭渾是耍這五人引領著六十四回隊舞優人百二十名散做樂工搬演雜劇裝孤打扮箇箇青巾幅帽人人紅帶花袍吹龍笛擊鼉鼓聲震雲霄彈錦瑟撫銀箏韻驚魚鳥悠悠音調繞梁飛濟濟舞衣翻月影吊百戲衆口諠譁縱諧語齊聲喝咪粧扮的是太平年萬國來朝雍熙世八仙慶壽搬演的是玄宗夢遊廣寒殿秋青夜奪崑崙關也有神仙逞辨亦有孝子順孫觀之者

眞可堅其心志聽之者足以養其性情須臾間八箇排
長簇擁着四個金釵美人歌舞雙行吹彈並舉歌的是
朝天子賀聖朝感皇恩殿前歡治世之音舞的是醉田
田活觀音柳青娘鮑老兒淳正之態歌喉似新鶯宛囀
舞腰如細柳牽風當殿上魚水同歡君臣共樂果然道
百寶粧腰帶珍珠絡臂韝笑時花近眼舞罷錦纏頭大
宴已成衆樂齊舉主上無爲千萬壽天顏有喜萬方同
有詩爲證

堯舜垂衣四惡摧　宋皇端拱叛臣歸　九重鳳闕新
開宴　十載龍墀舊賜衣　蓋世功名須早進　矢心
忠義莫相違　乾坤好作奇男子　珎重詩章足佩韋

是

是

且說天子賜宋江等筵宴至暮方散謝恩已罷宋江等俱各簪花出內在西華門外各各上馬回歸本寨次日入城禮儀司引至文德殿謝恩喜動龍顏天子欲加官爵勅令宋江等來日受職宋江等謝恩出內回寨不在話下又說樞密院官具本上奏新降之人未效功勞不可輒便加爵可待日後征討建立功勳量加官賞見今數萬之衆圍城下寨甚爲不宜陛下可將宋江等所部軍馬原是京師有被陷之將仍還本處外路軍兵各歸原所其餘之衆分作五路山東河北分調開去此爲上策次日天子命御駕指揮使直至宋江營中口傳聖旨宋江等分開軍馬各歸原

又

所衆頭領聽的心中不悅回道我等投降朝廷都不曾見

些官爵便要將俺弟兄等分遣調開俺等衆頭領生死相隨誓不相捨端的要如此我們只的再回梁山泊去宋江急忙止住遂用忠言懇求來使煩乞善言回奏那指揮使回到朝廷那里敢隱蔽只得把上項所言奏聞天子天子大驚急宣樞密院官奏道這廝們雖降朝廷其心不改終貽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傳旨賺入京城將此一百八人盡數勦除然後分散他的軍馬以絕國家之患天子聽罷聖意沉吟未決向那御屏風背後轉出一大臣紫袍象簡高聲喝道四邊狼烟未息中間又起禍胎都是汝等忘家敗國之臣壞了聖朝天下正是只憑立國安邦口來救驚天動地人畢竟御屏風後喝的那員大臣是誰且聽下

回分解

卓吾老子曰梁山泊買市十日我道勝如道學先生講十年道學何也以其實有益於人耳○可笑宋室好一般君臣賜宴於殿上與謀斬於城中都是一般見識


宋公明奉詔征
大遼



叫保義滴淚斬小卒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三

第八十三回

宋公明奉詔破大遼　陳橋驛滴淚斬小卒

古風一首

大鵬久伏北溟裏　海運搏風九萬里　丈夫按劍居蓬蒿　時間談笑鷹揚起　縣官失政群臣妬　天下黎民思樂土　壯哉一百八英雄　任俠施仁聚山塢　宋江意氣天下稀　學究謀畧人中奇　折戟擒俘俱虎將　披堅執銳盡健兒　艨艟戰艦環淄瀕　劒戟短兵布山寨　三關部伍太森嚴　萬姓聞風俱膽碎　惟誅國蠹去貪殘　替天行道民盡安　只爲忠貞同

皷日　遂令天詔降梁山　東風拂拂征袍舞　朱鷺翩翩動鉦鼓　黃封御酒遠相頒　紫泥錦綺仍安撫　承恩將校舒衷情　焚香再拜朝玉京　天子龍顏動喜色　諸侯擊節歌昇平　汴州城下屯梟騎　一心報國眞嘉會　盡歸廊廟佐清朝　萬古千秋尚忠義　話說當年有大遼國王起兵前來侵占山後九州邊界兵分四路而入劫擄山東山西搶掠河南河北各處州縣申達表文奏請朝廷求救先經樞密院然後得到御前所有樞密童貫同太師蔡京太尉高俅楊戩商議納下表章不奏只是行移隣近州府催儹各處逕調軍馬前去策應正如擔雪填井一般此事人皆盡知只瞞着天子一個適來

四個賊臣設計教樞密童貫啓奏將宋江等衆要行陷害
不期那御屏風後轉出一員大臣來喝住正是殿前都太
尉宿元景便向殿前啓奏道陛下宋江這夥好漢方始歸
降百單八人恩同手足意若同胞他們決不肯便折散分
開雖死不捨相離如何今又要害他衆人性命此輩好漢
智勇非同小可倘或城中搠變起來將何解救如之奈何
見今遼國興兵十萬之衆侵占山後九州所屬縣治各處
申達表文求救累次調兵前去征勦交鋒如湯潑蟻賊勢
浩大所遣官軍又無良策可退每每只是折兵損將惟賸
陛下不奏以臣愚諫正好差宋江等全夥良將部領所屬
軍將人馬直抵本境收伏遼國之賊令此輩好漢建功進

用於國實有便益微臣不敢自專乞請聖鑑天子聽罷宿太尉所奏龍顏大喜巡問衆官俱言有禮天子大罵樞密院童貫等官都是汝等讒佞之徒悞國之輩妬賢嫉能閉塞賢路飾詞矯情壞盡朝廷大事姑恕情罪免其追問天子親書詔勅賜宋江爲破遼都先鋒其餘諸將待建功加官受爵就差太尉宿元景親賫詔勅去宋江軍前行營開讀天子朝退百官皆散且說宿太尉領了聖旨出朝逕到宋江行寨軍前開讀宋江等忙排香案拜謝君恩開讀詔勅

制曰舜有天下舉皐陶而四海咸服湯有天下舉伊尹而萬民俱安朕自即位以來任賢之心夙夜靡怠近得

宋江等衆順天護國秉義全忠如斯大才未易輕任今爲遼兵侵境逆虜犯邊勑加宋江爲破遼兵馬都先鋒使盧俊義爲副先鋒其餘軍將如奪頭功表申奏聞量加官爵就統所部軍馬剋日興師直抵巢穴伐罪吊民掃清邊界所過州府另勑應付錢糧如有隨處官吏人等不遵將令者悉從便益處治故茲制示想宜知悉

宣和四年夏月　日

當下宋江盧俊義等跪聽詔勑已罷衆皆大喜宋江等拜謝宿太尉道某等衆人正欲如此與國家出力立功立業以爲忠臣今得太尉恩相力賜保奏恩同父母只有梁山泊晁天王靈位未曾安厝亦有各家老小家眷未曾發送

還鄉所有城垣未曾折毀戰船亦未曾將來有煩恩相題奏乞降聖旨寬限旬日還山了此數事整頓器具鎗刀甲馬便當盡忠報國宿太尉聽罷大喜回奏天子即降聖旨勅賜庫內取金一千兩銀五千兩綵段五千匹須賜衆將就令太尉於庫藏關支去行營俵散與衆將原有老小者賞賜給付與老小養膳終身原無老小者給付本身自行收受宋江奉勅謝恩已畢給散衆人收訖宿太尉回朝分付宋江道將軍還山可速去快來先使人報知下官不可遲悞有詩爲証

兵陣堂堂已受降　佞臣潛地害忠良　宿公力奏征騎虜　始得孤忠達廟廊

再說宋江聚衆商議所帶還山人數是誰宋江與同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劉唐杜遷宋萬朱貴宋清阮家三弟兄馬步水軍一萬餘人回去其餘大隊人馬都隨盧先鋒在京師屯札宋江與吳用公孫勝等於路無話回到梁山泊忠義堂上坐下便傳將令教各家老小眷屬收拾行李准備起程一面叫宰殺猪羊牲口香燭錢馬祭獻晁天王然後焚化靈牌做箇會衆的筵席管待衆將隨即將各家老小各各送回原所州縣上車乘馬俱已去了然後教自家莊客送老小宋太公并家眷人口再回鄆城縣宋家村復爲良民隨即叫阮家三弟兄揀選合用船隻其餘不堪用的小船盡行給散與附近居民收用山中應有屋宇房舍

是道學先生定要時值賈價

任從居民搬拆三關城垣忠義等屋盡行折毀一應事務整理已了收拾人馬火速還京一路無話早到東京盧俊義等接至大寨先使燕青入城報知宿太尉要辭天子引領大兵起程宿太尉見報入內奏知天子次日引宋江於武英殿朝見天子龍顏欣悅賜酒已罷玉音問道卿等休辭道途跋涉軍馬驅馳與寡人征虜破遼早奏凱歌而回朕當重加錄用其衆將校量功加爵卿勿怠焉宋江扣頭稱謝端簡啓奏臣乃鄙猥小吏誤犯刑典流遞江州醉後狂言臨刑棄市衆力救之無處逃避遂廼潛身水泊苟延微命所犯罪惡萬死難逃今蒙聖上寬恤收錄大敷曠蕩之恩得蒙赦免本罪臣披肝瀝膽尚不能補報皇上之恩

今奉詔命敢不竭力盡忠死而後已天子大喜再賜御酒
教取描金鵲畵弓箭一副名馬一疋全副鞍轡寶刀一口
賜與宋江宋江叩首謝恩辭陛出內將領天子御賜寶刀
鞍馬弓箭就帶回營傳令諸軍將校准備起行且說徽宗
天子次早令宿太尉傳下聖旨教中書省院官二員就陳
橋驛與宋江先鋒犒勞三軍每名軍士酒一瓶肉一斤對
衆關支毋得尅減中書省得了聖旨一面連更曉夜整頓
酒肉差官二員前去給散再說宋江傳令諸軍便與軍師
吳用計議將軍馬分作二起進程令五虎八彪將引軍先
行十驃騎將在後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統領中軍水
軍頭領三阮李俊張橫張順帶領童威童猛孟康王定六

并水手頭目人等撐駕戰船自蔡河內出黃河投北進發宋江催趲三軍取陳橋驛大路而進號令軍將毋得動擾鄉民有詩爲證

招搖旌旆出天京　受命專師事遠征　虎視龍驤從此去　區區北虜等閒平

且說中書省差到二員廂官在陳橋驛給散酒肉賞勞三軍誰想這夥官員貪濫無厭循私作弊剋減酒肉都是那等饒倖之徒貪愛賄賂的人却將御賜的官酒每瓶剋減只有半瓶肉一斤剋減六兩前隊軍馬盡行給散過了後軍散到一隊皂軍之中都是頭上黑盔身披玄甲却是項充李袞所管的牌手那軍漢中一箇軍校接得酒肉過來

這箇軍校實是可取

看時潤只半瓶肉只十兩指着廂官罵道都是你這等好利之徒壞了朝廷恩賞廂官喝道我怎得是好利之徒那軍校道皇帝賜俺一瓶酒一斤肉你都剋減了不是我們爭嘴堪恨你這廝們無道理佛面上去刮金廂官罵道你這大膽剛不盡殺不絕的賊梁山泊反性尚不改軍校大怒把這酒和肉匹臉都打將去廂官喝道捉下這箇潑賊那軍校就團牌邊掣出刀來廂官指着手大罵道瞎賸草寇板刀敢殺誰軍校道俺在梁山泊時强似你的好漢被我殺了萬千量你這等賊官何足道哉廂官喝道你敢殺我那軍校走入一步手起一刀飛去正中廂官臉上剁着撲地倒了衆人發聲喊都走了那軍漢又趕將入來再剁

了幾刀眼見的不能勾活了衆軍漢簇住了不行當下項充李袞飛報宋江宋江聽的大驚便與吳用商議此事如之奈何吳學究道省院官甚是不喜我等今又做出這件事來正中了他的機會只可先把那軍校斬首號令一面申復省院勒兵聽罪急急可叫戴宗燕青悄悄進城備細告知宿太尉煩他前先奏知委曲令中書省院讒害不得方保無事宋江討議定了飛馬親到陳橋驛邊那軍校立在死屍邊不動宋江自令人於館驛內搬出酒肉賞勞三軍都教進前却喚這軍校直到館驛中問其情節那軍校答道他干梁山泊反賊萬梁山泊反賊罵俺們殺剮不盡因此一時性起殺了他專待將軍聽罪宋江道他是朝廷

命官我兀自懼他你如何便把他來殺了須是要連累我等衆人俺如今方始奉詔去破大遼未曾見尺寸之功倒做下這等的勾當如之奈何那軍校叩首伏死宋江哭道我自從上梁山泊以來大小兄弟不曾壞了一個今日一身入官事不由我當守法律雖是你强氣未滅使不的舊時性格這軍校道小人只是伏死宋江令那軍校痛飲一醉教他樹下縊死却斬頭來號令將廂官屍首備棺槨盛貯然後動文書申呈中書省院院官都已知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討賊官人不自羞　被人刀砍一身休　宋江軍令多嚴肅　流淚軍前斬卒頭

再說戴宗燕青潛地進城巡到宿太尉府內備細訴知衷情當晚宿太尉入內將上項事務奏知天子次日皇上於文德殿設朝龍樓擂鼓鳳閣鳴鍾殿下淨鞭三下磬階前文武兩班齊當有中書省院官出班啓奏新降將宋江部下兵卒殺死省院差去監散酒肉命官一員乞聖旨拿問天子曰寡人待不委你省院來事却該你這衙門蓋因委用不得其人以致惹起事端賞軍酒肉必然大破小用梁山軍士虛受其名以致如此省院等官又奏道御酒之物誰敢尅減是時天威震怒喝道寡人已自差人暗行體察深知備細爾等尚自巧言令色對朕支吾寡人御賜之酒一瓶尅減半瓶賜肉一斤只有十兩以致壯士一怒目前

皇帝大怒了

流血天子喝問正犯安在省院官奏道宋江已自將本犯斬首號令示衆申呈本院勒兵聽罪天子曰他既斬了正犯軍士待報聽罪宋江禁治不嚴之罪權且紀錄待破遼回日量功理會省院官默然無言而退天子當時傳旨差官前去催督宋江提兵前去所殺軍校就於陳橋驛梟首示衆却說宋江正在陳橋驛勒兵聽罪只見駕上差官來到着宋江等進兵征遼違犯軍校梟首示衆宋江謝恩已畢將軍校首級掛於陳橋驛號令將屍埋了宋江大哭一場垂淚上馬提兵望北而進每日兵行六十里札營下寨所過州縣秋毫無犯沿路無話將次相近大遼境界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道即日遼兵分作四路侵犯大宋州

郡我等分兵前去征討的是只打城池的是吳用道若是分兵前去奈緣地廣人稀首尾不能救應不如只是打他幾箇城池却再商量若還攻擊的緊他自然收兵宋江道軍師此計甚高隨即喚過段景住來分付道你走北路甚熟你可引領軍馬前進近的是甚州縣段景住稟道前面便是檀州正是遼國緊要隘口有條水路港汊最深喚做潞水團團遠著城池這潞水直通渭河須用戰船征進宜先攢水軍頭領船隻到了然後水陸並進船騎相連可取檀州宋江聽罷便使戴宗催趲水軍頭領李俊等曉夜趲船至潞水取齊却說宋江整點人馬水軍船隻約會日期水陸並行殺投檀州來且說檀州城內守把城池官却

是遼國洞仙侍郎宇董相公手下四員猛將一箇喚做阿里奇一箇喚做哆兒惟康一箇喚做楚明玉一箇喚做曹明濟此四員戰將皆有萬夫不當之勇聞知宋朝差宋江全夥到來一面寫表申奏郎主一面關報鄰近薊州霸州泳州雄州求救一面調兵出城迎敵便差阿里奇楚明玉兩箇引兵三萬辭了總兵侍郎領兵出戰且說大刀關勝在於前部先鋒引軍殺近檀州所屬容雲縣來縣官聞的飛報與兩箇番將說道宋朝軍馬大張旗號乃是梁山泊新受招安宋江這夥阿里奇聽了笑道既是這夥草寇何足道哉傳令教番兵扎住已了來日出容雲縣與宋江交鋒次日宋江聽報遼兵來近即時傳令諸軍將士首先交

鋒要看箇頭勢休要失支脫節衆將得令欣然披掛上馬宋江盧俊義俱各戎裝擐帶親在軍前監戰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黑洞洞地遮天蔽地都是皂雕旗兩下齊把弓弩射住陣脚只見對陣皂旗開處正中間棒出一員番將騎着一疋達馬彎環踢跳宋江看那番將時怎生打扮但見

戴一頂三叉紫金冠冠口內拴兩根雉尾穿一領襯甲白羅袍袍背上繡三箇鳳凰披一副連環鎖鎧繫一條嵌寶獅蠻帶着一對雲根鷹爪靴掛一條護項銷金帕帶一張雀畫鐵胎弓懸一壺鵰翎銑子箭手搭梨花點鋼鎗坐騎銀花拳花馬

那番官面白唇紅鬚黃眼碧身長九尺力敵萬人旗號下寫的分明大遼戰將阿里奇宋江看了與諸將道此番將不可輕敵言未絕金鎗手徐寧出戰橫着鈎鐮鎗驟坐下馬直臨陣前番將阿里奇見了大罵道宋朝合敗命草寇爲將敢來侵犯大國尚不知死徐寧喝道辱國小將敢出穢言兩軍納喊徐寧與阿里奇搶到垓心交戰兩馬相逢手中兵器並舉二將鬥不過三十餘合徐寧敵不住番將望本陣便走花榮急取弓箭在手那番將正趕將來張清又早拔住鞍轡探手去錦袋內取箇石子看着番將較親照面門上只一石子却似流星飛墜弩箭離弦正中阿里奇左眼翻筋斗落於馬下這里花榮林冲秦明索超四將

齊出先搶了那疋好馬活捉了阿里奇歸陣副將楚明玉見折了阿里奇急要向前去救時被宋江大隊軍馬前後掩殺將來就棄了密雲縣大敗虧輸途檀州來宋江且不追趕就在密雲縣屯札下營看番將阿里奇時打破眉稍損其一目負痛身死宋江傳令教把番官屍骸燒化功績簿上標寫張清第一功就將阿里奇連環鎖鐵鎧出白梨花鎗嵌寶獅蠻帶銀色拳花馬并靴袍弓箭都賜了張清是日且就密雲縣中衆皆作賀設宴飲酒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大遼閏位非天命　累縱狼狐寇比疆　阿里可憐無勇畧　交鋒時下一身亡

次日宋江陞帳傳令起軍調兵遣將都離宻雲縣直抵檀州來却說檀州洞仙侍郎聽的報來折了一員主將堅閉城門不出迎敵又聽的報有水軍戰船在於城下遂乃引衆番將上城觀看只見宋江陣中猛將搖旗納喊耀武揚威揩戰厮殺洞仙侍郎見了說道似此怎不輸了小將軍阿里奇當下副將楚明玉荅應道小將軍那里是輸與那厮蠻兵先輸了俺小將軍趕將過去被那里一箇穿綠的蠻子一石子打下馬去那厮隊里四箇蠻子四條鎗便來攢住了俺這壁廂措手不及以此輸與他了洞仙侍郎道那箇打石子的蠻子怎地模樣左右有認得的指着說道城下兀那箇帶青包巾見今披着小將軍的衣甲騎着小

將軍的馬那箇便是洞仙侍郎攀着女墻邊看時只見張清已自先見了趙馬向前只一石子飛來左右齊吶一聲躲時那石子早從洞仙侍郎耳根邊擦過把耳輪擦了一片皮洞仙侍郎負疼道這箇蠻子真這般利害下城來一面寫表申奏大遼郎主一面行報外境各州隄備却說宋江引兵在城下一連打了三五日不能取勝再引軍馬回密雲縣屯住帳中坐下計議破城之策只見戴宗報來取到水軍頭領乘駕戰船都到潞水宋江便喚李俊等到中軍商議着戴宗傳令下去李俊等都到密雲縣中帳前參見宋江宋江道今次厮殺不比在梁山泊時可要先探水勢深淺然後方可進兵我看這條潞水水勢甚急倘或一

失難以救應爾等可宜仔細不可托大將船隻盡伏的好
着只扮作運糧船相似你等頭領各帶暗器潛伏於船內
止着三五人撐駕搖櫓岸上着兩人捧拽一步步捱到城
下把船泊在兩岸待我這里進兵城中知道必開水門來
搶糧船爾等伏兵却起奪他水門可成大功李俊等聽令
去了只見探水小校報道西北上有一彪軍馬捲殺而來
都打着皂雕旗約有一萬餘人望檀州來了吳用道必是
遼國調來救兵我這里先差幾將攔截厮殺殺的散時免
令城中得他壯膽宋江便差張清董平關勝林冲各帶十
數箇小頭領五千軍馬飛逓前來原來大遼郎主聞知說
是梁山泊宋江這夥好漢領兵殺至檀州圍了城子特差

藏板

這兩個皇侄前來救應一個喚做耶律國珍一個喚做國寶兩個乃是遼國上將又是皇侄皆有萬夫不當之勇引起一萬番軍來救檀州看看至近迎着宋兵兩邊擺開陣勢兩員番將一齊出馬都一般打扮但見

頭戴粧金嵌寶三叉紫金冠身披錦邊珠嵌鎖子黃金鎧身上猩猩血染戰紅袍袍上班班錦織金翅鵰腰繫白玉帶背插虎頭牌左邊袋內插雕弓右手壺中攢硬箭手中楷丈二綠沉鎗坐下騎九尺銀鬃馬

那番將是弟兄兩箇都一般打扮都一般使鎗宋兵迎着擺開陣勢雙鎗將董平出馬厲聲高叫來者甚處番官那耶律國珍大怒喝道水洼草寇敢來犯吾大國倒問俺那

里來的董平也不再問躍馬挺鎗直搶耶律國珍那番官年少的將軍氣性正剛那里肯饒人一步挺起鋼鎗直迎過來二馬相交三鎗亂舉二將正在征塵影裏殺氣叢中使雙鎗的另有鎗法使單鎗的各有神機兩箇鬥過五十合不分勝敗那耶律國寶見哥哥戰了許多時恐怕力怯就中軍簡起鑼來耶律國珍正聞到熟處聽的鳴鑼急要脫身被董平兩條鎗絞住那里肯放耶律國珍此時心忙鎗法慢了些被董平右手過過綠沉鎗使起左手鎗來望番將項根上只一鎗搠箇正着可憐耶律國珍金冠倒卓兩脚登空落於馬下兄弟耶律國寶看見哥哥落馬便搶出陣來一騎馬一條鎗逸來救取宋兵陣上没羽箭張清

見他過來這里那得放空在馬上約住梨花鎗探隻手去錦袋內拈出一箇石子那石子百發百中把馬一拍飛出陣前說時遲那時快這耶律國寶飛也似來張清迎頭撲將去兩騎馬閣不的十來丈遠近番將不隄防只道他來交戰只見張青手起喝聲道着那石子望耶律國寶面上打箇正着翻筋斗落馬關勝林冲擁兵掩殺遼兵無主東西亂攛只一陣殺散遼兵萬餘人馬把兩個番官全副鞍馬兩面金牌收拾寶冠袍甲仍割下兩顆首級當時奪了戰馬一千餘匹解到密雲縣來見宋江獻納宋江大喜賞勞三軍書寫董平張清第二功等打破檀州一併申奏宋江與吳用商議到晚寫下軍帖差調林冲關勝引領一彪

這個套子真好石子

軍馬從西北上去取檀州再調呼延灼董平也引一彪軍馬從東北上進發却教盧俊義引一彪軍馬從西南上取路進兵我等中軍從東南上進發只聽的砲響一齊進發却差砲手凌振黑旋風李逵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并牌手項充李袞將帶滾牌軍一千餘人直至城下施放號砲至二更爲期水陸並進各路軍兵都要厮應號令已下諸軍各各准備取城且說洞仙侍郎正在檀州堅守專望救兵到來却有皇侄敗殘人馬逃命逕入城中備細告說兩箇皇侄大王耶律國珍被箇使雙鎗的害了耶律國寶被箇戴青包巾的使石子打下馬來拿去洞仙侍郎跌脚罵道又是這蠻子不爭模了二位皇侄教俺有甚面目

去見郎主拿住那箇青包巾的蠻子時碎碎的割那厮至晚番兵報洞仙侍郎道潞水河內有五七百隻糧船泊在兩岸遠遠處又有軍馬來也洞仙侍郎聽了道那蠻子不識俺的水路錯把糧船直行到這里岸上人馬一定是來尋糧船便差三員番將楚明玉曹明濟咬兒惟康前來分付道那宋江等蠻子今晚又調許多人馬來也却有若干糧船在俺河裏可教咬兒惟康引一千軍馬出城衝突却教楚明玉曹明濟開放水門從緊淵裏放船出去三停之內截他二停糧船也好便是汝等幹大功也不知成敗何如有詩爲證

妙筆從來迥不同　檀州城下列艨艟　侍郎不識兵

家意　反自開門把路通

再說宋江人馬當晚黃昏左側李逵樊瑞爲首將引步兵在城下大罵番人洞仙侍郎叫咬兒惟康催趲軍馬出城衝殺城門開處放下吊橋遠兵出城却說李逵樊瑞鮑旭李袞五個好漢引一千步軍盡是悍勇刀牌手就吊橋邊衝住番軍人馬那里能勾出的城來凌振却在軍中搭起砲架准備放砲只等時候來到由他城上放箭自有牌手左右遮抵着鮑旭却在後面納喊雖是一千餘人却有萬餘人的氣象洞仙侍郎在城中見軍馬衝突不出急叫楚明玉曹明濟開了水門搶船此時宋江水軍頭領都已先自伏在船中准備未曾動旦見他水門開了一片片紋起

鑾子原來却識水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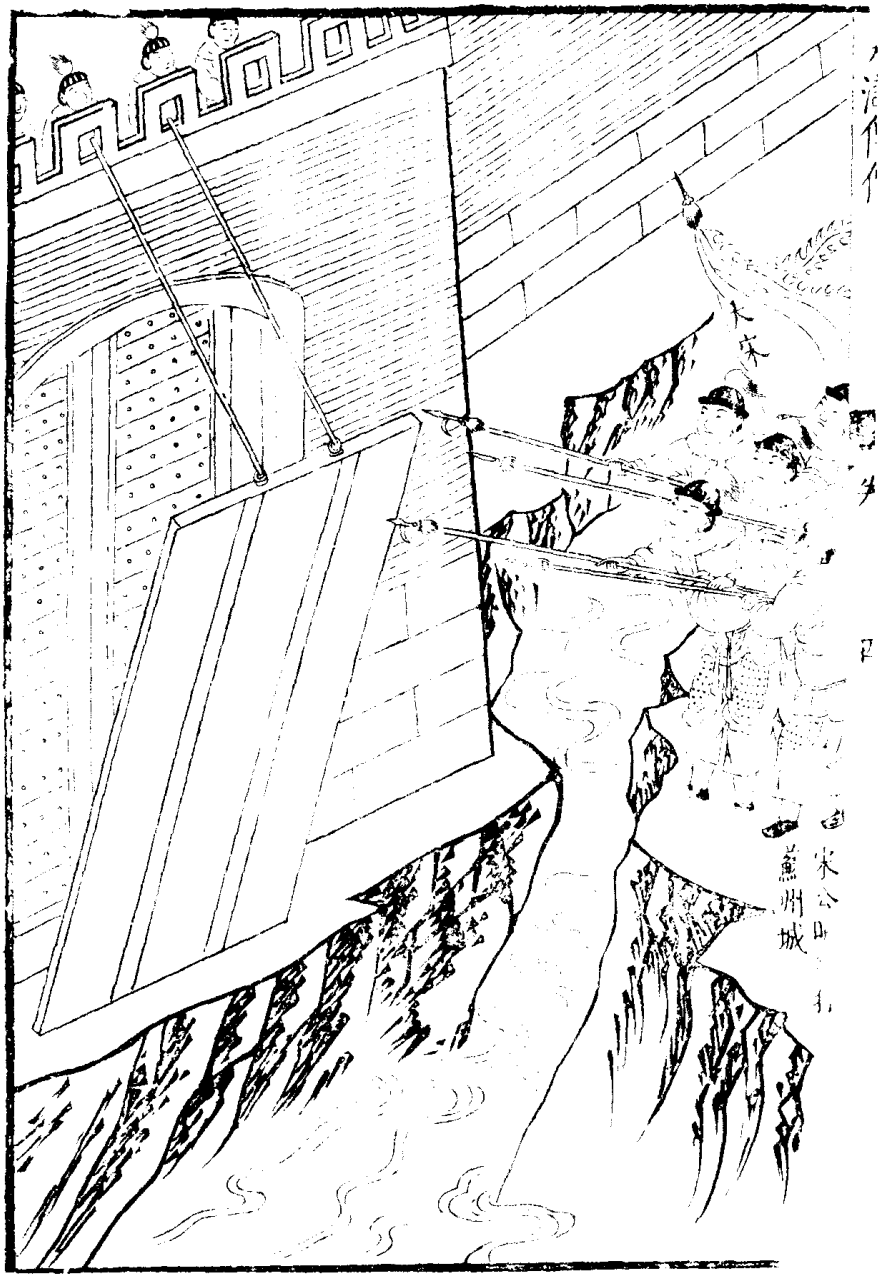
閘板放出戰船來凌振得了消息便先點起一箇風火砲來砲聲響處兩邊戰船厮迎將來抵敵番船左邊踴出李俊張橫張順搖動戰船殺來右邊踴出院家三弟兄使着戰船殺入番船隊裏番將楚明玉曹明濟見戰船踴躍而來抵敵不住料道有埋伏軍兵急待要回船早被這里水首軍兵都跳過船來只得上岸而走宋江水軍那六箇頭領先搶了水門管門番將殺的殺了走的走了這楚明玉曹明濟各自逃生去了水門上預先一把火起凌振又放一箇車箱砲來那砲直飛在半天裏響洞仙侍郎聽的火砲連天聲響嚇的魂不附體李達樊瑞鮑旭引領牌手項充李袞等衆直殺入城洞仙侍郎和咬兒惟康在城中着

見城門已都被奪了又見四路宋兵人馬一齊都殺到來只得上馬棄了城池出北門便走未及二里正撞着大刀關勝豹子頭林冲兩員上將攔住去路洞仙侍郎怎生奈何只得教咬兒惟康到此迎敵正是天羅密布難移步地網高張怎脫身畢竟洞仙侍郎怎生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卓老曰這箇軍校却是奴人他何常要活只是宋公明有些秀才氣耳即出至誠一覺可厭況參之以詐乎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大宋
宋公山
益州城

第八十四回

宋公明兵打薊州城　盧俊義大戰玉田縣

詩曰

志氣衝天貫斗牛　更將逆虜盡平收　檀州驍將俱心碎　遼國雄兵總淚流　紫塞風高橫劒戟　黃沙月冷照戈矛　絶伶躍馬男兒事　談笑功成定九州

話說洞仙侍郎見檀州已失只得奔走出城與同妆兒惟康保護而行正撞着林冲關勝大殺一陣那里有心戀戰望剌斜里先命撞出去關勝林冲要搶城子也不來追趕且逕入城邦說宋江引大隊軍馬入檀州趕散番軍一面

出榜安撫百姓軍民秋毫不許有犯傳令教把戰船盡數收拾城中一面賞勞三軍及將在城遺國所用官員有姓者仍前委用無姓（是）者官盡行發遣出城還於沙漠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得了檀州盡將府庫財帛金寶解赴京師寫書申呈宿太尉題奏此事天子聞奏龍顏大喜隨即降旨欽差樞密院同知趙安撫統領二萬御營軍馬前來監戰却說宋江等聽的報來引衆將出郭遠遠迎接入到檀州府內歇下權爲行軍帥府諸將頭目盡來參見施禮已畢原來這趙安撫祖是趙家宗派爲人寬仁厚德作事端方亦是宿太尉於天子前保奏特差此人上邊監督兵馬這趙安撫見了宋江仁德十分歡喜說道聖上已知你等衆

將好生用心軍士勞苦特差下官前來軍前監督就賫賞賜金銀段匹二十五車但有奇功申奏朝廷請降官封將軍今已得了州郡下官再當申達朝廷衆將皆須盡忠竭力早成大功班師回京天子必當重用宋江等拜謝道請煩安撫相公鎮守檀州小將等分兵攻取遼國緊要州郡教他首尾不能相顧一面將賞賜俵散軍將一面勒回各路軍馬聽調攻取大遼州郡有楊雄燾道前面便是薊州相近此處是個大郡錢糧極廣米麥豐盈乃是遼國庫藏打了薊州諸處可取宋江聽罷便請軍師吳用商議却說洞仙侍郎與咬兒惟康正往東走撞見楚明玉曹明濟引着些敗殘軍馬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一同

投遼薊州入的城來見了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訴說宋江兵將浩大內有一個使石子的蠻子十分了得那石子百發百中不放一箇空最會打人兩位皇侄并小將阿里奇盡是被他石子打死了耶律大王道既是這般你且在這里幫俺殺那蠻子說猶未了只見流星探馬報將來說道宋江兵分兩路來打薊州一路殺至平峪縣一路殺至玉田縣御弟大王聽了隨即便叫洞仙侍郎將引本部軍馬把住平峪縣口不要和他厮殺俺先引兵且拿了玉田縣的蠻子却從背後抄將過來平峪縣的蠻子走往那里去一邊關報霸州幽州教兩路軍馬前來接應有詩爲証

敗將殘兵入薊州　膻奴元自少機謀　宋江兵勢如

雲捲　掃穴犁庭始罷休

當時御弟大王親引大軍將帶四個孩兒飛遶玉田縣來且說宋江盧俊義各引軍三萬戰將人馬各取州縣宋江引兵前至平峪縣見前面把住閑隘未敢進兵統平峪縣西屯住却說盧俊義引許多戰將三萬人馬前到玉田縣早與遼兵相近盧俊義便與軍師朱武商議道目今與遼兵相接只是吳人不識越境到他地理生疎何策可取朱武答道若論愚意未知他地理諸軍不可擅進可將隊伍擺爲長蛇之勢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相應循環無端如此則不愁地理生疎盧先鋒大喜道軍師所言正合吾意遂乃催兵前進遠遠望見遼兵蓋地而來

怎見的遼兵但見

黑霧濃濃至黃沙漫漫連皂雕旗展一派烏雲拂于馬蕩半天殺氣青氈笠兒似千池荷葉弄輕風鉄打嘍鎧如萬頃海洋凝凍日人人衣襟左掩箇箇髮搭齊肩連環鐵鎧重披刺納戰袍緊繫番軍壯健黑面皮碧眼黃鬚達馬咆哮闊膀膊綱腰鉄脚羊角弓攢沙柳箭虎皮袍襯窄雕鞍生居邊塞長成會棧硬弓世本朝方養大能騎劣馬銅羈揭鼓軍前打盧葉胡笳馬上吹

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領兵先到玉田縣將軍馬儘開陣勢宋軍中朱武上雲梯看了下來回報盧先鋒道番人布的陣乃是五虎靠山陣不足爲奇朱武再上將臺看把旗

旗招動左盤右旋調撥衆軍也擺一箇陣勢盧俊義看了不識問道此是何陣勢朱武道此乃是鯤化爲鵬陣盧俊義道何爲鯤化爲鵬朱武道北海有魚其名曰鯤能化大鵬一飛九萬里此陣遠近看只是箇小陣若來攻時一發變做大陣因此喚做鯤化爲鵬盧俊義聽了稱讚不已對陣敵軍鼓響門旗開處那御弟大王親自出馬四箇孩兒分在左右都是一般披掛但見

頭戴鉄縵笠創箭番盔上拴純黑毬纓身襯寶圓鏡柳葉細甲繫條獅蠻金帶踏鐙靴半彎鷹嘴梨花袍錦繡盤龍各掛强弓硬弩都騎駿馬雕鞍腰間盡插銀鎚匀手內齊拿掃帚刀

中間馬上御弟大王兩邊左右四箇小將軍身上兩肩脚都懸着小小明鏡鏡邊對嵌着皂纓四口寶刀四騎快馬齊齊擺在陣前那御弟大王背後又是層層擺列自有許多戰將那四員小將軍高聲大叫汝等草賊何敢犯吾邊界盧俊義聽的便問道兩軍臨敵那箇英雄當先出戰說猶未了只見大刀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爭先出馬那邊番將耶律宗雲舞刀拍馬來迎關勝兩箇鬥不上五合番將耶律宗霖拍馬舞刀便來協助呼延灼見了舉起雙鞭直出迎住厮殺那兩個耶律宗電耶律宗雷弟兄挺刀躍馬齊出交戰這里徐寧索超各舉兵器相迎四對兒在陣前厮殺絞做一團打做一堆正鬧之間沒羽箭張清看見

悄悄的縱馬趲向陣前却有檀州敗殘的軍士認的張清慌忙報知御弟大王道這對陣穿綠戰袍的蠻子便是慣飛石子的他如今趲馬出陣來又使前番手段天山勇聽了便道大王放心教這蠻子吃俺一弩箭原來那天山勇馬上慣使漆林弩一尺來長鉄翎箭有名喚做一點油那天山勇在馬上把了事環帶住趲馬出陣教兩個副將在前面影射着三騎馬悄悄直趲至陣前張清又先見了偷取石子在手看着那番將當頭的只一石子急叫着却從盔上擦過那天山勇却閃在這將馬背後安的箭穩扣的弦正覷着張清較親直射將來張清叫聲阿也急躲時射中咽喉翻身落馬雙鎗將董平九紋龍史進將引解珍解

實死命去救回盧先鋒看了急教拔出箭來血流不止項上便束縛兜住隨即叫鄒淵鄒潤扶張清上車子護送回檀州教神醫安道全調治車子却纔去了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張清石子最通神　到處將人打得眞　此日却逢强弩手　當喉一箭便翻身

只見陣前喊聲又起報道西北上有一彪軍馬飛遶殺來並不打話橫撞直撞趕入陣中盧俊義見箭射了張清無心戀戰四將各佯輸詐敗退回本陣四箇番將乘勢趕來西北上來的番軍刺斜里又殺將來對陣的大隊番軍山倒也似踴躍將來那里變的陣法三軍衆將隔的七斷八

是箇摩子

續你我不能相救只留盧俊義一騎馬一條鎗倒殺過那邊去了天色傍晚四箇小將軍却好回來正迎着盧俊義一騎馬一條鎗力敵四箇雀將並無半點懼怯約鬥了一箇時辰盧俊義得便處覷箇破綻耶律宗霖把刀砍將入來被盧俊義大喝一聲那雀將措手不及着一鎗刺下馬去那三箇小將軍各吃了一驚皆有懼色無心戀戰拍馬去了盧俊義下馬拔刀割了耶律宗霖首級拴在馬項下翻身上馬望南而行又撞見一夥遼兵約有一千餘人被盧俊義又撞殺入去遼兵四散逃走再行不到數里又撞見一彪軍馬此夜月黑不辨是何處的人馬只聽的語音却是宋朝人說話盧俊義便問來軍是誰却是呼延灼荅

應盧俊義大喜合兵一處呼延灼道被遼兵衝散不相救應小將撞開陣勢和韓滔彭玘直殺到此不知諸將如何盧俊義又說力敵四將被我殺了一個三個走了次後又撞着一千餘人亦被我殺散來到這里不想迎着將軍兩個並馬帶着從人望南而行不過十數里路前面早有軍馬攔路呼延灼道黑夜怎地廝殺待天明決一死戰對陣聽的便問道來者莫非呼延灼將軍呼延灼認的聲音是大刀關勝便呼道盧頭領在此衆頭領都下馬且來草地上坐下盧俊義呼延灼說了本身之事關勝道陣前失利你我不相救應我和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五騎馬尋條路走然後收拾的軍兵一千餘人來到這里不識地

理只在此伏路待天明却行不想撞着哥哥合兵一處衆人捱到天曉遍望南再行將次到玉田縣見一彪人馬哨路看時却是雙鎗將董平金鎗手徐寧弟兄們都札住玉田縣中遼兵盡行赶散說道侯健白勝兩個去報宋公明只不見了解珍解寶楊林石勇盧俊義教且進兵在玉田縣内計點衆將軍校不見了五千餘人心中煩惱已牌時分有人報道解珍解寶楊林石勇將領二千餘人來了盧俊義又喚來問時解珍道俺四個倒撞過去了深入重地迷踪失路急切不敢回轉今早又撞見遼兵大殺了一場方纔到的這里盧俊義叫將耶律宗霖首級於玉田縣號令撫諭三軍百姓未到黃昏前後軍士們正要收拾安

歇只見伏路小校來報道遼兵不知多少四面把縣圍了
盧俊義聽的大驚引了燕青上城看時遠近火把有十里
厚薄一個小將軍當先指點正是耶律宗雲騎着一疋劣
馬在火把中間催趲三軍燕青道昨日張清中他一冷箭
今日回禮則個燕青取出弩子一箭射去正中番將臭凹
番將落馬衆兵急救番軍早退五里盧俊義縣中與衆將
商議雖然放了一冷箭遼兵稍退天明必來攻圍裏的鐵
桶相似怎生救解朱武道宋公明若得知這箇消息必然
來救裏應外合方可以免難正是纔離虎穴龍坑險又撞
天羅地網災未知交鋒勝敗何如有詩爲證

一番過敵一番驚　疋馬單鎗暮夜行　四面天騎圍

古縣　請看何計退胡兵

衆人捱到天明望見遼兵四面擺的無縫只見東南上塵土起處兵馬數萬而來衆將皆望南兵朱武道此必是宋公明軍馬到了等他收軍齊望南殺去這里盡數起兵隨後一掩且說對陣遼兵從辰時直鬬到未牌抵當不住盡數收拾都去朱武道不就這里追趕更待何時盧俊義當即傳令開縣四門盡領軍馬出城追殺遼兵大敗殺的星落雲散七斷八續遼兵四散敗走宋江趕的遼兵去遠到天明鳴金收軍進玉田縣盧先鋒合兵一處訴說攻打薊州留下柴進李應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弟兄王矮虎一丈青孫新顧大嫂張清孫二娘裴宣蕭讓宋清樂和安道

容與堂藏板

全皇甫端童威童猛王定六都隨趙樞密在檀州守禦其餘諸將分作左右二軍宋先鋒總領左軍人馬四十八員軍師吳用公孫勝林冲花榮秦明楊志朱仝雷橫劉唐李逵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黃信孫立歐鵬鄧飛呂方郭盛樊瑞鮑旭項充李袞穆弘穆春孔明孔亮燕順馬麟施恩薛永宋萬杜遷朱貴朱富凌振湯隆蔡福蔡慶戴宗蔣敬金大堅段景住時遷郁保四孟康盧先鋒總領右軍人馬三十七員軍師朱武閻勝呼延灼董平張青索超徐寧燕青史進解珍解寶韓滔彭玘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陳達楊春李忠周通陶宗旺鄭天壽龔旺丁得孫鄒淵鄒潤李立李雲焦挺石勇侯健杜興曹正楊林白勝分兵已

罷作兩路來取薊州宋先鋒引軍取平峪縣進發盧俊義引兵取玉田縣進發趙安撫與二十三將鎮守檀州不在話下原來這薊州却是大遼郎主差御弟耶律得重守把部領四個孩兒長子耶律宗雲次子耶律宗電三子耶律宗雷四子耶律宗霖手下十數員戰將一箇總兵大將喚做寶密聖一箇副總兵喚做天山勇守住着薊州城池且說宋江見軍士連日辛苦且教暫歇攻打薊州自有計較了先使人往檀州問張清箭瘡如何神醫安道全使人回話道雖然外損皮肉却不傷內請主將放心調理的膿水乾時自然無事即日炎天軍士多病已稟過趙樞密相公遣蕭讓宋清前往東京收買藥餌仍相前太醫院關支暑

古典珍藏版

藥皇甫端亦要關給官局內啖馬的藥材物料都委蕭讓宋清去了就報先鋒知道宋江聽的心中頗喜再與盧先鋒計較先打薊州宋江道我未知你在玉田縣受圍時已自先商量下計了有公孫勝原是薊州人楊雄亦曾在那府裡做節級石秀時遷亦在那里住的久遠前日殺退遼兵我教時遷石秀也只做敗殘軍馬雜在裏面必然都投薊州城內住札他兩個若入的城中自有去處時遷曾獻計道薊州城有一座大寺喚做寶嚴寺廊下有法輪寶藏中間大雄寶殿前有一座寶塔直聳雲霄石秀說道我教他去寶藏頂上躲着每日飯食我自對付來與他吃如要水火直待夜間扒下來淨手只等城外哥哥軍馬打的緊

急時然後却就寶嚴寺塔上放起火來爲號時遷自是箇
慣飛簷走壁的人那里不躲了身子石秀臨期自去州衙
内放火他兩個商量已定自去了我這里一面收拾進兵
有詩爲證

朋計商量破薊州　旌旗蔽日擁貔貅　更將一把硝
黄散　黑夜潛焚塔上頭

次日宋江引兵撤了平塔縣與盧俊義合兵一處催起軍
馬逕途薊州來且說御弟大王自拆了兩個孩兒以自懊
恨便向大將寶容聖天山勇洞仙侍郎等商議道前次涿
州霸州兩路救兵各自分散前去如今宋江合兵在玉田
縣早晚進兵來打薊州似此怎生奈何大將寶容聖道宋

百嘉堂藏板

江兵若不來萬事皆休若是那夥蠻子來時小將自出去與他相敵若不活拿他幾個這廝們那里肯退洞仙侍郎道那蠻子隊有那個穿綠袍的慣使石子好生利害可以還的提防他天山勇道這箇蠻子已被俺一弩箭射中脖子多是死了未必也洞仙侍郎道除了這個蠻子別的都不打緊正未必商議間小校來報宋江軍馬殺透薊州來御弟大王連忙整點三軍人馬火速出城迎敵離城三十里外與宋江對敵各自擺開陣勢番將竇容聖橫搠出馬宋江在陣前見了便問道斬將奪旗乃見頭功說猶未了只見豹子頭林冲便出陣前來與番將竇容聖大戰兩箇鬪了三十餘合不分勝敗林冲要見頭功持丈八蛇矛鬪到澗深裏暴雷

形容得妙

也似大吐一聲撥過長鎗用蛇矛去賓容聖脖項上刺中一矛搠下馬去宋江大喜兩軍發喊番將天山勇見刺了賓容聖橫鎗便出宋江陣裏徐寧挺鉤鐮鎗直迎將來二馬相交鬪不到二十來合被徐寧手起一鎗把天山勇搠于馬下宋江見連贏了二將心中大喜催軍混戰遼兵見折了兩員大將心中懼怯望薊州途走宋江軍馬趕了十數里收兵回來當日宋江札下營寨賞勞三軍次日傳令板寨都起直抵薊州第三日御弟大王見折了二員大將十分驚慌又見報道宋軍到了忙與洞仙侍郎道你可引這支軍馬出城迎敵替俺分憂也好洞仙侍郎不敢不依只得引了咬兒惟康楚明玉曹明濟領起一千軍馬就城

下擺開宋江軍馬漸近城邊鴈翅般排將來門旗開處索超橫擔大斧出馬陣前番兵隊裏咬兒惟康便搶出陣來兩個並不打話二馬相交鬥到二十餘合番將終是膽怯無心戀戰只得要走原來那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在城頭上看見咬兒惟康鬥不上數合發回馬望本陣便走索超縱馬趕上雙手輪起大斧看着番將腦門上劈將下來把這咬兒惟康腦袋劈做兩半個洞仙侍郎見了慌忙叫楚明玉曹明濟快去策應這兩個已自八分膽怯因吃逼出陣去兩個只得挺起手中鎗向前出陣宋江軍中九紋龍史進見番軍中二將雙出便舞刀拍馬直取二將史進逞起英雄手起刀落先將楚明玉砍在馬下這曹明濟急待

安走史進趕上一刀也砍於馬下史進縱馬殺入大遼軍陣宋江見了鞭稍一指驅兵大進直殺到吊橋邊耶律得重見了越添愁悶便教緊閉城門各將上城緊守一面申奏大遼郎主一面差人往霸州幽州求救有詩爲證

二將昂然犯敵鋒　宋江兵擁一窩蜂　可憐身死無人救　白骨誰爲馬鬣封

且說宋江與吳用計議道似此城中緊守如何擺布吳用道既城中已有石秀時遷在裡面如何躭閣的長遠教四面豎起雲梯砲架即便攻城再教凌振將火砲四十里施放打將入去攻擊的緊其城必破宋江聽罷便道軍師之言正合吾意即便傳令四面連夜攻城再說御弟大王見

容與堂藏板

宋兵四下里攻擊的緊盡驅劍州在城百姓上城守護當下石秀在城中寶嚴寺內守了多日不見動靜只見時遷來報道城外哥哥軍馬打的城子緊我們不就這里放火更待何時石秀見說了便和時遷商議先從寶塔上放起一把火來然後去佛殿上燒着時遷道你快去州衙內放火在南門要緊的去處火着起來外面見了定然加力攻城愁他不破兩個商量了都自有引火的藥頭火刀火石火筒煙煤藏在身邊當日晚來宋江軍馬打城甚緊却說時遷他是個飛簷走壁的人跳牆越城如登平地當時先去寶嚴寺塔上點起一把火來那寶塔最高火起時城裏城外那里不看見火光照的三十餘里遠近似火鑽一般

然後却來佛殿上放火那兩把火起城中鼎沸起來百姓人民家家老幼慌忙戶戶兒啼女哭大小逃生石秀直扒去薊州衙門庭屋上博風板裡點起火來薊州城中見三處火起知有細作百姓那裏有心守護城池已都阻當不住各自逃歸看家沒多時山門裏又一把火起却是時遷出寶嚴寺來又放了一把火那御弟大王見了城中無半箇更次四五路火起知宋江有人在城裏慌慌急急收拾軍馬帶了老小并兩個孩兒裝載上車開北門便走宋江見城中軍馬慌亂催促軍兵捲殺入城城裏城外喊殺連天早奪了南門洞仙侍郎見寡不敵衆只得跟着御弟大王投北門而走宋江引大隊人馬入薊州城來便傳下將

容與堂藏板

令先教救滅了四邊風火天明出榜安撫薊州百姓將三軍人馬盡數收拾薊州屯住賞勞三軍諸將功績簿上標寫石秀時遷功次便行文書申覆趙安撫知道得了薊州大郡請相公前來駐扎趙安撫回文書來說道我在檀州權且屯扎教宋先鋒且守住薊州即目炎暑天氣暄熱未可動兵待到天氣微凉再作計議宋江得了回文便教盧俊義分領原撥軍將於玉田縣屯扎其餘大隊軍兵守住薊州待到天氣微凉別行聽調却說御弟大王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將帶老小遶回幽州直至燕京來見大遼郎主且說遼國郎主陞坐金殿聚集文武兩班臣僚朝參已畢有閤門大史奏道薊州御弟大王回至門下郎主聞奏

忙教宣召宣至殿下那耶律得重與洞仙侍郎俯伏御階之下放聲大哭郎主道俺的愛弟且休煩惱有甚事務當以盡情奏知寡人那耶律得重奏道宋朝童子皇帝差調宋江領兵前來征討其軍馬勢大難以抵敵送了臣的兩箇孩兒殺了檀州四員番將宋軍席捲而來又失陷了薊州特來殿前請死大遼國主聽了傳聖旨道卿且起來俺的這里好生商議郎主道引兵的那蠻子是甚人這等嘍囉班部中右丞相大師褚堅出班奏道臣聞宋江這夥原是梁山泊水滸寨草寇却不肯殺害良民百姓專一替天行道只殺濫官汚吏土豪百姓的人後來童貫高俅引兵前去收捕被宋江只五陣殺的片甲不回他這夥好漢剿

招他不得單子皇帝遣使一齊降詔去招安他後來都不降了只把宋江甘爲先鋒使又不曾實授官職其餘都是白身人今日若將他來便和遼門厮殺道他有一百八人應上天星宿走來人好生了得郎主休要小覷了他大遼國主道你這等話說時恁地志牛是好個部曲中轉過一員官爲是歐陽侍郎偏他拂地衆簡當胸奏道郎主萬歲爲人子的合當盡孝爲人臣的合當盡忠臣雖不才願獻小計可退宋兵郎主大喜道你既有好的見識當下便說歐陽侍郎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宋江成幾陣大功名標清史事載丹書直教人唱凱歌離紫塞鞭敲金鐙轉京師正是護國謀成欺呂望順天功就賽張良畢竟遼國

歐陽侍郎奏出甚事來且聽下回分解

禿老曰朱武胡說長蛇陣是老生常談鵾化爲鵬陣是小兒強作解事盧俊義連聲唯唯的是聾聵之人若渠一鎗一馬獨戰番軍兩陣則真將才也可取可取



宋明公夜度盖津關



吳學寵智取文安縣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五

第八十五回

宋公明夜度益津關　吳學究智取文安縣

西江月

山後遼兵侵境中原宋帝興軍水鄉取出衆天星奉詔
去邪歸正暗地時遷放火更無石秀同行等閑打破永
平城千載功勳可敬

話說當下歐陽侍郎奏道宋江這夥都是梁山泊英雄好漢如今宋朝童子皇帝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弄權嫉賢妒能閉塞賢路非親不進非財不用久後如何了的他們的臣愚意郎主可加官爵重賜金帛多賞輕

（計無所出夫何能料宋江帝而不能料）

馬臣願爲使臣說他來降俺大遼國郎主若得這夥馬來覩中原如同反掌臣不敢自專乞郎主聖鑑不錯大遼國主聽罷便道你也說的是你就爲使臣將帶一百八騎好馬一百八疋好段子俺的勑命一道封宋江爲鎮國大將軍總領遼兵大元帥賜與金一提銀一秤權當信物教把衆頭目的姓名都抄將來盡數封他官爵只見班部中兀顏都統軍出來啓奏郎主道宋江這一夥草賊招安他做甚放着奴婢手下有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將有的是强兵猛將怕不贏他若是這夥蠻子不退阿奴婢親自引兵去勦殺這廝國主道你便是了的好漢如捕翅大虫再添的這夥阿你又加生兩翅你且休得阻當遼主不

聽兀顏之言再有誰敢多言原來這兀顏光都統軍正是遼國第一員上將十八般武藝無有不通兵書戰策盡皆熟閑年方三十五六堂堂一表凜凜一軀八尺有餘身材面白唇紅鬚黃眼碧威儀猛勇力敵萬人上陣時仗條渾鐵點鋼鎗殺到濃處不時掣出腰間鐵簡使的錚錚有聲端的是有萬夫不當之勇且不說兀顏統軍諫奏郎說那歐陽侍郎領了遼國來書將了許多禮物馬疋上了馬逕投薊州來宋江正在薊州作養軍士聽的遼國有使命至未審來意吉凶遂取玄女之課當下一十卜得個上上之兆便與吳用商議道卦中上上之兆多是遼國來招安我

好賊智

他極安排此薊州與盧先鋒管了却取他霸州若更待了他霸州不愁他遼國不破即今取了他檀州先去遼國一隻左手此事容易只是放些先難後易令他不疑有詩爲證

委質爲臣志不移　宋江忠義亦堪奇　遼人不識堅貞節　空把黃金事餽遺

且說那歐陽侍郎已到城下宋江傳令教開城門放他進來歐陽侍郎入進城中至州衙前下馬直到廳上叙禮罷分賓主而坐宋江便問侍郎來意何幹歐陽侍郎道有件小事上達鈞聽乞屏左右宋江遂將左右喝退請進後堂深處說話歐陽侍郎至後堂欠身與宋江道俺大遼國久

北人僞○去得好一副後牙倒落

聞將軍大名爭耐山遥水遠無由拜見威顏又聞將軍在梁山大寨替天行道衆弟兄同心協力今日宋朝奸臣們閉塞賢路有金帛投于門下者便得高官重用無賄賂投於門下者總有大功於國空被沉埋不得陞賞如此奸黨弄權詭佞僥倖嫉賢妬能賞罰不明以致天下大亂江南兩浙山東河北盜賊並起草寇猖狂良民受其塗炭不得聊生今將軍統十萬精兵赤心歸順止得先鋒之職又無陞授品爵衆弟兄劬勞報國俱各白身之士遂命引兵直抵沙漠受此勞苦與國建功朝廷又無恩賜此皆奸臣之計若將沿途擄掠金珠寶貝令人饋送浸潤與蔡京童貫高俅勦滅四個賊臣當此官爵恩命立至若還不肯如此

行事將軍縱使赤心報國建大功勳回到朝廷反坐罪犯
歐某今奉大遼國主特遣小官賫勑命一道封將軍爲遼
邦鎮國大將軍總領兵馬大元帥贈金一提銀一秤彩段
一百八疋名馬一百八騎便要抄錄一百八位頭領姓名
赴國照名欽授官爵非來誘說將軍此是國主久聞將軍
盛德特遣歐某前來預請將軍招安衆將同意歸降宋江
聽罷便答道侍郎言之極是爭奈宋江出身微賤鄆城小
吏犯罪在逃權居梁山水泊避難逃災宋天子三番降詔
赦罪招安雖然官小職微亦未曾立得功勳以報朝廷赦
罪之恩今大遼郎主賜我以後爵贈之以重賞然雖如此
未敢拜受請侍郎且回即今濕着炎熱權且令軍馬停歇

是箇對手

暫且借國王這兩座城子屯兵守待早晚秋涼再作商議
歐陽侍郎道將軍不棄權且收下遼王金帛彩段鞍馬俺
回去慢慢地再來說話未爲晚矣宋江道侍郎不知我等
一伯人耳目最多倘或走透消息先惹其禍歐陽侍郎
道兵權執掌盡在將軍手內誰敢不從宋江道侍郎不知
就裏我等弟兄中間多有性直剛勇之士等我調和端正
衆所同心却慢慢地回話亦未爲遲有詩爲証

金帛重馱出薊州　薰風回首不勝羞　遼王若問歸
降事　雲在青山月在樓

於是令備酒肴相待送歐陽侍郎出城上馬去了宋江却
請軍師吳用商議道適來遼國侍郎這一席話如何吳用

聽了長嘆一聲低首不語肚裏沉吟宋江便問道軍師何故嘆氣吳用答道我尋思起來只是兄長以忠義爲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歐陽侍郎所說這一席話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聖至明果被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奸臣專權主上聽信設使日後縱有功成必無陞賞我等三番招安兄長爲尊止得個先鋒虛職若論我小子愚意從其大遼豈不勝如梁山水寨只是負了兄長忠義之心宋江聽罷便道軍師差矣若從大遼此事切不可題縱使宋朝負我我忠心不負宋朝久後縱無功賞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順逆天不容恕吾輩當盡忠報國死而後已吳用道若是兄長存忠義於心只就這條計上可以取他

好點綴

霸州目今盛暑炎天且當暫停將養軍馬宋江吳用計議已定且不與衆人說同衆將屯駐薊州待過暑熱次日與公孫勝在中軍閑話宋江問道久聞先生師父羅真人乃盛世之高士前番因打高唐州要破高廉邪法特地使戴宗李逵來尋足下說尊師羅真人術法多有靈驗敢煩賢弟來日引宋江去法座前焚香參拜一洗塵俗未知尊意若何公孫勝便道貧道亦欲歸望老母參省本師爲見兄長連日屯兵未定不敢開言今日正欲要稟仁兄不想兄長要去來日清晨同往參禮本師貧道就行省視親母次日宋江暫委軍師掌管軍馬收拾了名香淨果金珠彩段將帶花榮戴宗呂方郭盛燕順馬麟六個頭領宋江與公

容與堂藏板

孫勝共八騎馬帶領五千步卒取路投九宮縣二仙山來
宋江等在馬上離了薊州來到山峰深處但見青松滿徑
涼氣翛翛炎暑全無端的好座佳麗之山公孫勝在馬上
答道有名喚做呼魚臭山宋江看那山時但見
四圍巉嶪八面玲瓏重重曉色映晴霞灑灑琴聲飛瀑
布溪澗中漱玉飛瓊石壁上堆藍疊翠白雲洞口紫藤
高掛綠蘿垂碧玉峰前丹桂懸崖青蔓裊引子蒼猱獻
果呼群麋鹿銜花千峰競秀夜深白鶴聽仙經萬壑爭
流風暖幽禽相對語地僻紅塵飛不到山深車馬幾曾
來
當下公孫勝同宋江直至紫虛觀前衆人下馬整損衣巾

小校托着信香禮物逕到觀裡鶴軒前面觀裡道衆見了公孫勝俱各向前施禮道衆同來見宋江亦施禮罷公孫勝便問吾師何在道衆道師父近日只在後面退居靜坐倦於迎送少曾到觀公孫勝聽了便和宋公明逕投後山退居內來轉進觀後嶇嶇嶇徑路曲折堦衛行不到一里之間但見荆棘爲籬外面都是青松翠柏籬內盡是瑶草琪花中有三間雪洞羅真人在內端坐誦經童子知有客來開門相接公孫勝先進草菴鶴軒前禮拜本師已畢便稟道弟子舊友山東宋公明受了招安今奉勅命封先鋒之職統兵來破大遼今到薊州特地要來參禮我師見在此間羅真人見說便教請進宋江進得草菴羅真人降堦迎

接宋江再三懇請羅眞人坐受拜禮羅眞人道將軍做了
國家大臣腰金衣紫受天子之命貧道乃山野村夫何敢
當此宋江堅意謙讓要禮拜他羅眞人方纔肯坐宋江先
取信香爐中焚爇參禮了八拜遂呼花榮等六個頭領俱
各禮拜已了羅眞人都教請坐命童子烹茶獻果已罷動
問行歲羅眞人乃曰將軍上應星魁天象威鎮中原外合
列曜一同替天行道今則歸順宋朝此清名千秋不朽矣
徒弟公孫勝本從貧道山中出家以絶塵俗正當其理奈
緣是一會下星辰不由他不來今蒙將軍不棄折節下問
出家人無可報見幸勿督過宋江道江乃鄆城小吏逃罪
上山感謝四方豪傑望風而來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恩如

骨肉情若股肱天垂景象方知上應天星地曜會合一處
宋朝天子三番降詔赦罪招安衆等皆隨宋江歸順大義
今奉詔命統領大兵征進大遼逕涉眞人仙境夙生有緣
得一瞻拜萬望眞人願賜指迷前程之事不勝萬幸羅眞
人道將軍少坐當具素齋天色已晚就此荒山草榻權宿
一宵來早回馬未知尊意若何宋江便道宋江正欲我師
指教聽其點悟愚迷安忍便去隨即喚從人托過金珠彩
段上獻羅眞人羅眞人乃曰貧道僻居野叟寄形宇內縱
使受此金珠亦無用處隨身自有布袍遮體綾錦彩段亦
不曾穿將軍統數萬之師軍前賞賜日費何止千萬所賜
之物乞請納回貧道決無用處盤中果木小道可留宋江

容與堂藏板

再拜望請收納羅真人堅執不受當即供獻素齋齋罷又喫了茶羅真人令公孫勝回家省視老母明早却來隨將軍回城當晚留宋江巷中閑話宋江把心腹之事備細告知羅真人愿求指迷羅真人道將軍一點忠義之心與天地均同神明必相護佑他日生當封侯死當廟食決無疑慮只是將軍一生命薄不得全美宋江告道我師莫非宋江此身不得善終羅真人道非也將軍亡必正寢屍必歸墳只是所生命薄爲人好處多磨憂中少樂得意濃時便當退步勿以久戀富貴宋江再告我師富貴非宋江之意但只愿的弟兄常常完聚雖居貧賤亦滿微心只求大家安樂羅真人笑道大限到來豈容汝等留戀乎宋江再拜

真正法語

如同李大哥來宅有一場好笑

求羅真人法語羅真人命童子取過紙筆寫下八句法語

度與宋江那八句說道是

忠心者少　義氣者稀　幽燕功畢　明月虛輝

始逢冬暮　鴻鴈分飛　吳頭楚尾　官祿同歸

宋江看畢不曉其意再拜懇告乞賜師金口剖決指引迷愚羅真人道此乃天機不可泄漏他日應時將軍自知夜深更靜請將軍觀內暫宿一宿來早再與拜會貧道當年寢寐未曾還的再欲赴夢去也將軍勿罪宋江收了八句法語藏在身邊辭了羅真人來觀內宿歇衆道衆接至方丈宿了一宵次日清晨來參真人其時公孫勝已到草菴裏了羅真人叫備素饌齋飯相待早膳已畢羅真人再與

宋江道將軍在上貧道一言可稟這個徒弟公孫勝俗緣日短道行漸長若今日便留下在此伏侍貧道却不見了弟兄往日情分從今日跟將軍去幹大功如奏凱還京此時方當徒弟相辭却望將軍還放一者使貧道有傳道之人二乃免徒弟老母倚門之望將軍忠義之士必舉忠義之行未知將軍雅意肯納貧道否宋江道師父法旨弟子安敢不聽況公孫勝先生與江弟兄去住從他焉敢阻當羅眞人同公孫勝都打個稽首道謝承將軍金諾當下衆人拜辭羅眞人羅眞人直送宋江等出巷相別羅眞人道將軍善加保重早得建節封侯宋江拜別出到觀前所有乘坐馬疋在觀中喂養從人已牽在觀外伺候衆道士送

女何不去參兄公孫老母

封熟絹

宋江等出到觀外相別宋江教牽馬至半山平坦之處與公孫勝等一同上馬再回薊州有詩爲証

兵隙乘驂訪道流　紫虛仙觀白雲稠　當壇乞得幽玄語　楚尾吳頭事便休

宋江等回來一路無話早到城中州衙前下馬黑旋風李逵接着說道哥哥去望羅眞人怎生不帶兄弟去走一遭戴宗道羅眞人說你要殺他好生惟你李逵道他也奈何的我也勾了衆人都笑宋江入進衙內衆人都到後堂宋江取出羅眞人那八句法語遞與吳用看詳不曉其意衆人反後看了亦不省的公孫勝道兄長此乃是天機玄語不可泄漏收拾過了終身受用休得只顧猜疑師父法語

容與堂藏板

過後方知宋江遂從其說藏於天書之內自此之後屯駐
軍馬在薊州一月有餘並無軍情之事至七月半後檀州
趙樞密行文書到來說奉朝廷勅旨催兵出戰宋江接得
樞密院劄付便與軍師吳用計議前到玉田縣介會盧俊
義等操練軍馬整頓軍器分撥人員已定再回薊州祭祀
旗纛選日出師聞左右報道遼國有使來到宋江出接却
是歐陽侍郎便請入後堂叙禮已罷宋江問道侍郎來意
如何歐陽侍郎道乞退左右宋江隨即喝散軍士侍郎乃
言俺大遼國王好生慕公之德若蒙將軍慨然歸順肯助
大遼必當建節封侯此乃小事耳全望早成大義免俺遼
王懸望之心宋江荅道這里也無外人亦當盡忠告訴侍

郎不知前番足下來時衆軍皆知其意內中有一半人不肯歸順若是宋江便隨侍郎山幽州朝見郎主時有副先鋒盧俊義必然引兵追趕若就那里城下厮併不見了我弟兄們日前的義氣我今先帶些心腹之人不揀那座城子借我躲避他若引兵趕來知我下落那時却好回避他他若不聽却和他厮併也未遲他若不知我等下落時他軍馬回報東京必然別生支節我等那時朝見郎主引領大遼軍馬却來和他厮殺未爲晚矣歐陽侍郎聽了宋江這一席言語心中大喜便回道俺這里緊靠霸州有兩個隘口一個喚做益津關兩邊都是險峻高山中間只一條驛路一個是文安縣兩面都是惡山過的關口便是縣治

這兩座去處是霸州兩扇大門將軍若是如此可往霸州躲避本州是俺遼國國舅康里定安守把將軍可就那里與國舅同住却看這里如何宋江道若得如此宋江星夜使人回家搬取老父以絕根本侍郎可暗地使人來引宋江去只如此說今夜我等收拾也歐陽侍郎大喜別了宋江出衙上馬去了未知行止真偽有詩爲証

遼國君臣性持俠　說降劉去又還來　宋江一志堅如鐵　翻使謀心漸漸開

當日宋江令人去請盧俊義吳用朱武到薊州一同計議智取霸州之策下來便見宋江酌量已定盧俊義領令去了吳用朱武暗暗分付衆將如此如此而行宋江帶去人

數林冲花榮朱仝劉唐穆弘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吕方郭盛孔明孔亮共計一十五員頭領止帶一萬來軍校揀定人數只等歐陽侍郎來到便行望了兩日只見歐陽侍郎飛馬而來對宋江道俺大遼國主知道將軍實是好心的人既蒙歸順怕他宋兵做甚麼俺大遼國有的是漁陽突騎上谷雄兵相助你既然要取老父不放心時且請在霸州與國舅作伴俺却差人去取令大人未遲宋江聽了與侍郎道愿去的軍將收拾已完備幾時可行歐陽侍郎道則今夜便行請將軍傳令宋江隨即分付下去都教馬摘鑾鈴軍卒銜枚疾走當晚便行一面管待來使黄昏左側開城西門便出歐陽侍郎引數十騎在前領路宋江

容與堂藏板

引一支軍馬隨後便行約行過二十餘里只見宋江在馬上猛然失聲叫聲苦也說道約下軍師吳學究同來歸順大遼郎主不想來的慌速不曾等的他來軍馬慢行却快使人取接他來當時已是三更左側前面已到益津關隘口歐陽侍郎大喝一聲開門當下把關的軍將開放關口軍馬人將盡數度關直到霸州天色將晚歐陽侍郎請宋江入城報知國舅康里定安原來這國舅是大遼郎主皇后親兄為人最有權勢更無膽勇過人將着兩員侍郎守住霸州一個喚做金福侍郎一個喚做柴清侍郎聽的報道宋江來降便教軍馬且在城外下寨只教為頭的宋先鋒請進城來歐陽侍郎便同宋江入城來見安定國舅國

勇見了宋江一表非俗便乃降階而接請至後堂叙禮罷請在上坐宋江荅道國勇乃金枝玉葉小將是投降之人怎消受國勇殊禮重待宋江將何報荅安定國勇道多聽得將軍的名傳寰海威鎮中原聲名聞於大遼俺的國主好生慕愛必當重用宋江道小將比領國勇的福蔭宋江當盡心報荅郎主大恩安定國勇大喜忙叫安排慶賀筵宴一面又叫椎牛宰馬賞勞三軍城中選了一所宅子教宋江花榮等安歇方纔教軍馬盡數入城屯扎花榮等衆將都來見了國勇等衆多酋將同宋江一處安歇已了宋江便請歐陽侍郎分付道可煩侍郎差人報與把關的軍漢怕有軍師吳用來時分付便可放他進關來我和他一

容與堂藏板

處安歇作夜來的倉卒不曾等候的他我一時與足下只顧先來了正忘了他軍情主事少他不得更無軍師文武足備智謀並為六韜三畧無有不會歐陽侍郎聽了隨即便傳下言語差人去與益津關文安縣二處把關軍將說知但有一個秀才模樣的人姓吳名用便可放他過來且說文安縣得了歐陽侍郎的言語便差人轉出益津關上報知就裏說與備細上關來望時只見塵頭蔽日土霧遮天有軍馬逶上關來把關將士准備擂木砲石安排對敵只見山前一騎馬上坐着一人秀才模樣背後一僧一行却是行脚僧人行者隨後又有數十個百姓都趕上關來馬到關前高聲大叫我是宋江手下軍師吳用欲待來尋

兄長被宋兵追趕得緊你可開關救我把關將道想來正是此人隨即開關放入吳學究來只見那兩個行脚僧人行者也挨入關關上人當住那行者早撞在門裏了和尚便道俺兩箇出家人被軍馬趕的緊救咱們則箇把關的軍定要推出關去那和尚發作行者焦燥大叫道俺不是出家人俺是殺人的大歲魯智深武松的便是花和尚輪起鉄禪杖攔頭便打武行者掣出雙戒刀就便殺人正如砍瓜切菜一般那數十個百姓便是解珍解寶李立李雲楊林石勇時遷段景住白勝郁保四這夥人早透關裏一發奪了關口盧俊義引着軍兵都趕到關上一齊殺入文安縣來把関的官員那里迎敵的住這夥都到文安縣取

齊似此以僞亂真有詩爲証

僞計歸降妙莫窮　便開城郭縱奸雄　公明反諜無
端罵　混殺腥羶頃刻中

却說吳用飛馬逕到霸州城下守門的將官報入城來宋
江與歐陽侍郎在城邊相接便教引見國舅康里定安吳
用說道吳用不合來的遲了些個正出城來不想盧俊義
知覺直赶將來追到關前小生今入城來此時不知如何
又見流星探馬報來說道宋兵奪了文安縣軍馬殺近霸
州定安國舅便教點兵出城迎敵宋江道未可調兵等他
到城下宋江自用好言招撫他如若不從却和他厮併未
遲只見探馬又報將來說宋兵離城不遠定安國舅與宋

江一齊上城看望見宋兵整整齊齊都擺列在城下盧俊義頂盔掛甲躍馬橫鎗點軍調將耀武揚威立馬在門旗之下高聲大叫道只教反朝廷的宋江出來宋江立在城樓下女墻邊指着盧俊義說道兄弟所有宋朝賞罰不明奸臣當道讒佞專權我已順了大遼國主汝可回心也來幫助我同扶大遼郎主不失了梁山許多時相聚之意盧俊義大罵道俺在北京安家樂業你來賺我上山宋天子三番降詔招安我們有何虧負你處你怎敢反背朝廷你那黑矮無能之人早出來打話見個勝敗輸贏宋江大怒喝教開城門便差林冲花榮朱仝穆弘四將齊出活拿這斷盧俊義一見了四將約住軍校躍馬橫鎗直取四將全

容與堂藏板

無懼怯林冲等四將鬪了二十餘合撥回馬頭望城中便走盧俊義把鎗一招後面大隊軍馬一齊赶殺入來林冲花榮占住吊橋回身再戰詐敗佯輸誘引盧俊義搶入城中背後三軍齊聲納喊城中宋江等諸將一齊兵變接應入城四方混殺人人束手箇箇歸心定安國勇氣的目睜口呆罔知所措與衆等侍郎束手被擒宋江將引軍到城中諸將都至州衙內來參見宋江宋江傳令先請上定安國勇并歐陽侍郎金福侍郎葉清侍郎並皆分坐以禮相待宋江問說道汝遼國不知就裡看的俺們差矣我這夥好漢非比嘯聚山林之輩一箇箇乃是列宿之臣豈肯背主降遼只要取汝霸州特地承此機會今已成功國勇等

請回本國切勿憂疑俺無殺害之心但是汝等部下之人并各家老小俱各還本國霸州城子已屬天朝汝等勿得再來爭執今後刀兵到處無有再容宋江號令已了將城中應有番官盡數驅遣起身隨從定安國舅都回幽州宋江一面出榜安民令副先鋒盧俊義將引一半軍馬回守劉州宋江等一半軍將守住霸州差人賫奉軍帖飛報趙樞密得了霸州趙安撫聽了大喜一面寫表申奏朝廷且說定安國舅與同三箇侍郎帶領衆人歸到燕京來見郎主備細奏說宋江詐降一事因此被那夥蠻子占了霸州大遼郎主聽了大怒喝罵歐陽侍郎都是你這奴婢佞臣往來搬鬥折了俺霸州緊要的城池教俺燕京如何保守

容與堂藏板

快與我拿去斬了班部中轉出兀顏統軍啓奏道郎主勿
憂量這厮何須國主費力奴婢自有個道理且免斬歐陽
侍郎君是宋江知得反被他耻笑大遼國主准奏赦了歐
陽侍郎再說兀顏統軍如何收伏這蠻子恢復城池只見
兀顏統軍奏道奴婢引起部下二十八宿將軍十一曜大
將前去布下陣勢把這些蠻子一鼓兒平收說言未絶班
部中却轉出賀統軍前來奏道郎主不用憂心奴婢自有
箇見識常言道殺鷄焉用牛刀那里消得正統軍自去只
賀其聊施小計教這一夥蠻子死無葬身之地郎主聽了
大喜道俺的愛卿愿聞你的妙策賀統軍啓口搖舌說這
妙計有分教盧俊義來到一個去處馬無料草人絶口糧

直教三軍人馬幾乎死一代英雄恐尺休畢竟賀統軍對郎主道出甚計來且聽下回分解

李載贊曰歐陽侍郎不特忠於大遼郎主抑且忠於宋公明兄弟特是信得宋公明大過耳不可便以成敗論他

宋遼堂藏板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谷

第八十六回

宋公明大戰獨鹿山　盧俊義兵陷青石谷

詩曰

莫逞區區智力餘　天公元自有乘除　謝玄真得擒王技　趙括徒能讀父書　青石兵如沙上鴈　幽州勢若釜中魚　敗軍損將深堪愧　遼主行當坐陷車

話說賀統軍姓賀名重寶是大遼國中兀顏統軍部下副統軍之職身長一丈力敵萬人善行妖法使一口三尖兩刃刀見今守住幽州就行提督諸路軍馬當時賀重寶奏郎主道奴婢這幽州地面有回去處與做青石峪只一條

路入去四面盡是高山並無活路臣撥十數騎人馬引這
夥蠻子直入裏面却調軍馬外面圍住教這廝前無出路
後無退步必然餓死几顏統軍道怎生便得這廝們來賀
統軍道他打了俺三個大郡氣滿志驕必然想着幽州俺
這里分兵去誘引他他必然乘勢來趕引入陷坑山內走
那里去几顏統軍道你的計策怕不濟事必還用俺大兵
撲殺且看你去如何當下賀統軍辭了國主帶了盔甲刀
馬引了一行步從兵卒回到幽州城內將軍點起分作三
隊一隊守住幽州二隊望霸州薊州進發傳令已下便驅
遣兩隊軍馬出城差兩個兄弟前去領兵大兄弟賀拆去
打霸州小兄弟賀雲去打薊州都不要亂他只佯輸詐敗

朱武未必肯得

引入幽州境界自有計策却說宋江等守住霸州有人來報遼兵侵犯薊州恐有疎失望調軍兵救護宋江道既然來打那有干罷之禮就此機會去取幽州宋江留下些少軍馬守定霸州其餘大隊軍兵拔寨都起引軍前去薊州會合盧俊義軍馬約日進兵且說都將賀拆引兵霸州來宋江正調軍馬出來却好半路里接着不曾開的三合賀拆引軍敗走宋江不去追趕却說賀雲去打薊州正迎着呼延灼不戰自退宋江會合盧俊義一同上帳商議攻取幽州之策吳用朱武便道幽州分兵兩路而來此必是誘引之計且未可行盧俊義道軍師錯矣那厮連輸了數次如何是誘敵之計當取不取過後難取不就這里去取幽

州是待何時宋江道這厮勢窮力盡有何良策可施正好乘此機會遂不從吳用朱武之言引兵往幽州便進將兩處軍馬分作大小三路起行只見前軍報來說遼兵在前攔住宋江遂到軍前看時山坡後轉出一彪皁旗來宋江便教前軍擺開人馬只見那番軍番將蓋地而來皁鵰旗分作四路向山坡前擺開宋江盧俊義與衆將看時如黑雲踴出千百萬人馬相似簇擁着一員大將番官橫着三尖兩刃刀立馬陣前那番官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明霜鎖鐵盔身披耀日連環甲足穿抹綠雲根靴腰繫龜背後倪帶襯着錦繡緋紅袍靴着鉄桿狠牙棒手持三尖兩刃八環刀坐下四蹄雙翼千里馬

前面引軍旗上寫的分明大遼副統軍賀重寶躍馬橫刀出於陣前宋江看了道遼國統軍必是上將誰敢出馬說猶未了大刀閔勝舞起青龍偃月刀縱坐下赤兎馬飛出陣來也不打話便與賀統軍相併正似兩條龍競寶一對虎爭食一來一往鳳翻身一上一下鸞展翅刀閃刀迸數丈寒光馬蕩馬動半天殺氣閔勝與賀統軍鬥到三十餘合賀統軍氣力不加撥回刀望本陣便走閔勝驟馬追趕賀統軍引了敗兵途轉山坡宋江便調軍馬追趕約有四五十里聽的四下里戰鼓齊響宋江急叫回軍時山坡左邊早撞過一彪番軍攔路宋江急分兵迎敵時右手下又早撞出一支大遼軍馬前面賀統軍勒兵回來夾攻宋江

兵馬四下救應不迭被番兵撞做兩段却說盧俊義引兵在後面廝殺時不見了前面軍馬急尋門路要殺回來只見脇窩裡又撞出番軍來廝併遼兵喊殺連天四下里攏擊左右被番軍圍住在垓心盧俊義調撥衆將左右衝突前後捲殺尋路出去衆將楊威耀武抖擻精神正逢四下里廝殺忽見陰雲閉合黑霧遮天白晝如夜不分東西南北盧俊義心慌急引一支軍馬死命殺出大遼兵馬聽的前面鸞鈴聲响縱馬引軍趕殺過去至一山口盧俊義聽的裏面人語馬嘶領兵趕將入去只見狂風大作走石飛沙對向不見盧俊義殺到裡面約莫二更前後方纔風靜雲開復見一天星斗衆人打一看時四面盡是高山左右

是懸崖峭壁只見山川峻嶺無路可登隨行人馬只見徐寧索超韓滔彭玘陳達楊春周通李忠鄒淵鄒潤楊林白勝大小十二箇頭領有五千軍馬星光之下待尋歸路四下高山圍匝不能得出盧俊義道軍士厮殺了一日神思困倦且就這里權歇一宵暫停戰馬明日却尋歸路未知脫離何如有詩爲証

四山環繞路難通　原是陰陵死道中　若要大軍相脫釋　除非雙翼駕天風

再說宋江正厮殺間只見黑雲四起走石飛沙軍士對面都不相見隨軍內却有公孫聖在馬上見了知道此是妖法急拔寶劒在手就馬上作用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

把寶劒指點之處只見陰雲四散狂風頓息大遼軍馬不戰自退遥望漫漫陰氣盡皆四邊散了宋江驅兵殺透重圍退到一座高山迎着本部軍馬且把糧車頭尾相銜權做寨柵計點大小頭領于內不見了盧俊義等一十三人并五千餘軍馬至天明宋江便遣呼延灼林冲秦明関勝各帶軍兵四下里去尋了一日不知些消息回覆宋江宋江便取玄女課焚香占卜已罷說道大象不妨只是陷在幽陰之處急切難得出來宋江放心不下遂遣解珍解寶扮作獵戶繞山來尋又差時遷石勇段景住曹正四下里去打聽消息且說解珍解寶披上虎皮袍拖了鋼叉只望深山裡行看看天色向晚兩個行到山中四邊只一望不

見人烟都是亂山疊障解珍解寶又行了幾箇山頭是夜月色朦朧遠遠地望見山畔一點燈光弟兄兩個道那里有燈光之處必是有人家我兩個且尋去討些飯喫望着燈光處捱開腳步逕將來未得一里多路來到一箇去處傍着樹林破二作三數間草屋下破壁裡閃出燈光來解珍解寶推開扇門燈光之下見是個婆婆年老六旬之上弟兄兩個放下鋼叉納頭便拜那婆婆道我只道是俺孩兒來家不想却是客人到此客人休拜你是那里獵戶怎生到此解珍道小人原是山東人氏舊日是獵戶人家因來此間做些買賣不想正撞着軍馬熬鬧連連厮殺以此消折了本錢無甚生理弟兄兩個只得來山中尋討些野

容與堂藏板

味養口誰想不識路徑迷踪失跡來到這里投宅上暫宿一宵望老奶奶收留則個那婆婆道自古云誰人頂着房子走俚我家兩個孩兒也是獵戶敢如今便回來也客人少坐我安排些晚飯與你兩個喫解珍解寶謝道多感老奶奶那婆婆入裏面去了弟兄兩個却坐在門前不多時只見門外兩個人扛着一箇獐子入來口裏呼道娘娘你在那里只見那婆婆出來道孩兒你們回了且放下獐子與這兩位客人厮見解珍解寶慌忙下拜那兩個答禮已罷便問客人

延因甚到此解珍解寶便把却繞的話再說一遍那

劉一不去俺祖居在此俺是劉二兄弟劉三父是有母親專靠打獵營生在此二三十年

便是三了好好

了此間路逕甚雜俺們尚有不認的去處你兩個是山東人氏如何到此間討得衣飯吃你休瞞我你二位敢不是打獵戶麼解珍解寶道既到這里如何藏的實訴與兄長有詩為証

解寶開口

蓬巒重疊繞周遭　兵陷垓心不可逃　二解欲知消息實　便將踪跡混漁樵

當時解珍解寶跪在地下說道小人們果是山東獵戶弟兄兩個喚做解珍解寶在梁山泊跟隨宋公明哥哥許多時落草今來受了招安隨着哥哥來破大遼前日正與賀統軍大戰被他衝散一支軍馬不知陷在那里特差小人弟兄兩個來打探消息那兩個弟兄笑道你二位既是好

還是劉二劉三好哩

漢且請起俺指與你路頭你兩個且少坐俺煮一腿獐子肉煖盃社酒安排請你二位没一個更次煮的肉來劉二劉三管待解珍解寶飲酒之間動問道俺們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替天行道不損良民直傳聞到俺遼國解珍解寶便答道俺哥哥以忠義爲主誓不擾害善良單殺濫官酷吏倚强凌弱之人那兩個道俺們只聽的說原來果然如此盡皆歡喜便有相愛不捨之情解珍解寶道我那支軍馬有十數個頭領三五千兵卒正不知下落何處我想也得好一片地來排陪他那兩個道你不知俺這北邊去處只此間是幽州管下有箇去處喚做青石峪只有一條路入去四面盡是懸崖峭壁的高山若是填塞了那條入

去的路再也出不來多定只是陷在那里了此間別無這般寬濶去處如今你那宋先鋒屯軍之處喚做獨鹿山這山前平坦地面可以厮殺若山頂上望時都見四邊來的軍馬你若要救那支軍馬拾命打開青石峪方纔可以救出那青石峪口必然多有軍馬截斷這條路口此山桁樹極多惟有青石峪口兩株大桁樹最大的好形如傘蓋四面盡皆望見那大樹邊正是峪口更隄防一件賀統軍會行妖法教宋先鋒破他這一件要緊解珍解寶得了這言語拜謝了劉家弟兄兩個連夜回寨來宋江見了問道你兩個打聽的些分曉麼解珍解寶却把劉家弟兄的言語備細說了一遍宋江失驚便請軍師吳用商議正說之間

只見小校報道段景住石勇引將白勝來了宋江道白勝是與盧先鋒一同失陷他此來必是有異隨即喚來帳下問時段景住先說我和石勇正在高山澗邊觀望只見山頂上一個大毡包滾將下來我兩個看時看看滾到山脚下却是一團毡衫裡面四圍裹定上用繩索縈拴直到樹邊看時裡面却是白勝白勝便道盧頭領與小弟等一十三人正厮殺間只見天昏地暗日色無光不辨東西南北只聽的人語馬嘶之間盧頭領便教只顧殺將入去誰想深入重地那里盡是四圍高山無計可出又無糧草接濟一行人馬實是艱難盧頭領差小人從山頂上滾將下來尋路報信不想正值着石勇段景住二人望哥哥早發救

兵前去接應遲則諸將必然死矣有詩爲証

青石峪中人馬陷　絶無糧草濟饑荒　暗將白勝重

毡裹　滾下山來報宋江

宋江聽罷連夜點起軍馬令解珍解寶爲頭引路望這大

栢樹便是峪口傳令教馬步軍兵併力殺去務要殺開峪

口人馬行到天明遠遠的望見山前兩株大栢樹果然形

如傘盖當下解珍解寶引着軍馬殺到山前峪口賀統軍

便將軍馬擺開兩個兄弟爭先出戰宋江軍將要搶峪口

一齊向前豹子頭林冲飛馬先到正迎着賀折交馬只兩

合從肚皮上一鎗搠着把那賀折搠于馬下步軍頭領見

馬軍先到亂了一發都奔將入去黑旋風李逵手輪雙斧

一路里砍殺遼兵背後便是混世魔王樊瑞喪門神鮑旭引着牌手項充李袞幷衆多蠻牌直殺入遼兵隊裏李逵正迎着賀雲搶到馬下一斧砍斷馬脚當時倒了賀雲落馬李逵雙斧如飛連人帶馬只顧亂剁遼兵正擁將來却被樊瑞鮑旭兩下衆牌手撞住賀統軍見折了兩個兄弟便口中念念有詞作起妖法不知道些甚麼只見狂風大起就地生雲黑暗暗罩住山頭昏慘慘迷合谷口正作用間宋軍中轉過公孫勝來在馬上掣出寶劒在手口中念不過數句大喝一聲道疾只見四面狂風掃退浮雲現出明朗朗一輪紅日馬步三軍衆將向前捨死併殺遼兵賀統軍見作法不行敵軍衝突的緊自舞刀拍馬殺過陣來

只見兩軍一齊混戰宋江殺的遼兵東西亂竄馬軍追趕遼兵步軍便去扒開峪口原來被這遼兵重重疊疊將大塊青石填塞住這條出路步軍扒開峪口殺進青石峪內盧俊義見了宋江軍馬皆稱慚愧宋江傳令教且休趕遼兵收軍回獨鹿山將息被困人馬盧俊義見了宋江放聲大哭道若不得仁兄來救幾喪兄弟性命宋江盧俊義同吳用公孫勝並馬回寨將息三軍解甲暫歇次日軍師吳學究說道可乘此機會就好取幽州若得了幽州遼國之亡唾手可待宋江便叫盧俊義等一十三人軍馬且回薊州權歇宋江自領大小諸將軍卒人等離了獨鹿山前來攻打幽州賀統軍正退回在城中爲折了兩個兄弟心中

容與堂藏板

好生納悶又聽得探馬報道宋江軍馬來打幽州番軍越慌忙遼兵上城觀望見東北下一簇紅旗西北下一簇青旗兩彪軍馬遼幽州來即報與賀統軍賀統軍聽的大驚親自上城來看時認的是遼國來的旗號心中大喜來的紅旗軍馬盡寫銀字這支軍乃是大遼國駙馬太真胥慶只有五千餘人這一支青旗軍馬旗上都是金字盡插雉尾乃是李金吾大將原來那個胥宦正受黃門侍郎左執金吾上將軍姓李名集呼爲李金吾乃李陵之後蔭襲金吾之爵見在雉州屯扎部下有一萬來軍馬侵犯大宋邊界正是此輩聽的遼主拆了城子因此調兵前來助戰賀統軍見了使人去報兩路軍馬且休入城教去山背後埋

伏暫歇待我軍馬出城一面等宋江兵來左右掩殺賀統軍傳報已了遂引軍兵出幽州迎敵宋江諸將已近幽州吳用便道若是他閉門不出便無准備若是他引兵出城迎敵必有埋伏我軍可先分兵兩路作三路而進一路直往幽州進發迎敵來軍兩路如羽翼相似左右護持若有埋伏軍起便教這兩路軍去迎敵正是水來土掩兵至將迎有詩爲証

堂堂金鼓振天台　知是援兵特地來　莫向陣前乾打哄　血流漂杵更堪哀

宋江便撥調關勝帶宣贊郝思文領兵在左再調呼延灼帶單廷珪魏定國領兵在右各領一萬餘人從山後小路

懶慢而行宋江等引大軍前來逕往幽州進發却說賀統軍引兵前來正迎着宋江軍馬兩軍相對林冲出馬與賀統軍交戰鬥不到五合賀統軍回馬便走宋江軍馬追赶賀統軍分兵兩路不入幽州遶城而走吳用在馬上便叫休赶說猶未了左邊撞出太眞駙馬來已有閔勝恰好迎住右邊撞出李金吾來又有呼延灼恰好迎住正來三路軍馬遇住大戰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河賀統軍情知遶兵不勝欲回幽州時撞過二將接住便殺乃是花榮秦明死戰定賀統軍欲退回西門城邊又撞見雙鎗將董平又殺了一陣轉過南門撞見朱仝接着又殺一陣賀統軍不敢入城撞條大路望北而去不隄防前面撞着鎮三山黃

信舞起大刀直取賀統軍賀統軍心慌措手不及被黃信一刀正砍在馬頭上賀統軍弃馬而走不想肋窩裡撞出楊雄石秀兩個步軍頭領齊上把賀統軍撚翻在肚皮下宋萬挺鎗又趕將來衆人只怕爭功壞了義氣就把賀統軍亂鎗戳死那隊遼兵已自先散各自逃生太真駙馬見統軍隊裡倒了帥字旗軍校漫散情知不濟便引了這彪紅旗軍從山背後走了李金吾正戰之間不見了這紅旗軍料道不濟事也引了這彪青旗軍望山後退去宋江見這三路軍兵盡皆退了大驅宋軍人馬趁來奪取幽州不動聲色一鼓而收來到幽州城內扎駐三軍便出榜安撫百姓隨即差人急往檀州報捷請趙樞密移兵薊州把守

容與堂藏板

就取這支水軍頭領并船隻前來幽州聽調郝教副先鋒盧俊義分守霸州又得了四個大郡趙安撫見了來文大喜一面申奏朝廷一面行移薊霸二州說此大遼國漸漸危矣便差水軍頭領收拾進發堪嘆北方大郡一時收復歸宋有詩爲証

胡雛鹵莽亦機謀　三路軍兵布列稠　堪羨宋江能用武　等閑談咲取幽州

且說大遼國王陛登寶殿會集文武番官左丞相幽西孛瑾右丞相太師褚堅統軍大將等衆當廷商議卽日宋江侵奪邊界占了俺四座大郡如今又犯幽州早晚必來侵犯皇城燕京難保賀統軍弟兄三個已亡幽州又失汝等

文武郡臣當國家多事之秋如何處置有大遼國都統軍兀顏光奏道郎主勿憂前者奴婢累次只要自去領兵往往被人阻當以致養成賊勢成此大禍伏乞親降聖旨任臣選調軍馬會合諸處軍兵剋日興師務要擒獲宋江等頭領恢復原奪城池郎主准奏遂賜出明珠虎牌金印勅旨黃鉞白旄朱旛皂盖盡付與兀顏統軍不問金枝玉葉皇親國戚不揀是何軍馬並聽愛卿調遣速便起兵前去征進兀顏統軍領了聖旨兵符便下教場會集諸多番將傳下將令調遣諸處軍馬前來策應却總傳令已罷有統軍長子兀顏延壽直至演武亭上稟父親道父親一面整点大軍孩兒先帶數員猛將會集太眞駙馬李金吾將軍

一處軍馬先到幽州殺敗這蠻子們八分待父親來時甕中捉鱉一鼓掃清宋兵不知父親釣意如何兀顏統軍道吾兒言見得是與汝突騎五千精兵二萬就做先鋒即便會同太真駙馬李金吾刻下便行如有捷音羽檄飛報小將軍欣然領了號令整點三軍人馬逕途幽州來不是這個兀顏小將軍前來搦戰有分教幽州城下變爲九里山前灣水河遏翻作三江渡口正是萬馬奔馳天地怕千軍踴躍鬼神愁畢竟兀顏小將軍怎生搦戰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六



呼延灼力擒番將


宋公明大戰幽州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七

第八十七回

宋公明大戰幽州　呼延灼力擒番將

古風

胡馬嘶風蕩塵土　旗幟翩翩雜鉦鼓　黃額番將跨雕鞍　捕箭彎弓排隊伍　搖轡縱馬望南來　箇箇楊威弄耀武　刀誅北海赤鬚龍　劍斬南山白額虎　梁山泊內衆英雄　胸中勁氣吞長虹　一朝歸順遵大義　誓清天下誅群兇　奉宣直抵幽燕界　累奪城池建大功　仍顏統軍真良將　神機妙策欺飛熊　幽州城下決勝負　青草山川塵影紅　擒胡破虜容

容與堂藏板

易事　盡在功名掌握中

當時几顏延壽將引二萬餘軍馬會合了太眞駙馬李金吾二將共領三萬五千番軍整頓鎗刀弓箭一應器械完備擺布起身早有探子來幽州城裏報知宋江宋江便請軍師吳用商議遼兵累敗今次必選精兵猛將前來厮殺當以何策應之吳用道先調兵出城布下陣勢待遼兵來慢慢地挑戰他若無能自然退去宋江道軍師高論至明隨即調遣軍馬出城離城十里地名方山地勢平坦靠山傍水排下九宮八卦陣勢等候間只見遼兵分做三隊而來几顏小將軍兵馬是皁旗太眞駙馬是紅旗李金吾軍是青旗三軍齊到見宋江擺成陣勢那几顏延壽在父親

手下曾習得陣法深知玄妙見宋江擺下九宮八卦陣勢便令青旗二軍分在左右扎下營寨自去中軍竪起雲梯看了宋兵果是九宮八卦陣勢下雲梯來冷笑不止左右副將問道將軍何故冷笑乜顏延壽道量他這箇九宮八卦陣誰不省得他將此等陣勢瞞人不過俺却驚他則箇令衆軍擂三通畫鼓竪起將臺就臺上用兩杷號旗招展左右列成陣勢已了下將臺來上馬令首將哨開陣勢親到陣前與宋江打話那小將軍怎生結束但見

戴一頂三叉如意紫金冠穿一件蜀錦團花白銀鎧足穿四縫鷹嘴抹綠靴腰繫雙環龍角黃鞓帶蚪螭吞首打將鞭霜雪裁鋒殺人劒左懸金畫寶雕弓右插銀嵌

容與堂藏板

狼牙箭使一枝畫桿方天戟騎一疋鐵脚棗騮馬
兀顏延壽勒馬直到陣前高聲叫道你擺九宮八卦陣待要瞞誰你却識得俺的陣麼宋江聽的番將要鬥陣法叫軍中堅起雲梯宋江吳用朱武上雲梯觀望了遼兵陣勢三隊相連左右相顧朱武早已認得對宋江道此遼兵之陣是太乙三才陣也宋江留下吳用同朱武在將臺上自下雲梯來上馬出到陣前挺鞭直指遼將喝道量你這太乙三才陣何足爲奇兀顏小將軍道你識吾陣看俺變法教汝不識勒馬入中軍再上將臺把號旗招展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此乃變作河洛四象陣使人下雲梯來回復宋江知了兀顏小將軍再出陣門橫戟問道

還識俺陣否宋江荅道此乃變出河洛四象陣那兀顏小將軍搖著頭冷笑再入陣中上將臺把號旗左招右展又變成陣勢吳用朱武在將臺上看了朱武道此乃變作循環八卦陣再使人報與宋江知道那小將軍再出陣前高聲問道還能識吾陣否宋江笑道料然只是變出循環八卦陣不足爲奇小將軍聽了心中自忖道俺這幾個陣勢都是秘傳來的不期却被此人識破宋兵之中必有人物兀顏小將軍再入陣中下馬上將臺將號旗招展左右盤旋變成箇陣勢四邊都無門路內藏八八六十四隊兵馬朱武再上雲梯看了對吳用說道此乃是武侯八陣圖藏了首尾人皆不曉便着人請宋公明到陣中上將臺看這

容與堂藏板

陣法休欺負他遼兵這等陣圖皆得傳授此四陣皆從一
派傳流下來並無走移先是太乙三才生出河洛四象四
象生出循環八卦八卦生出八八六十四卦已變爲八陣
圖此是循環無比絶高的陣法宋江下將臺上戰馬直到
陣前小將軍棚戟在地勒馬陣前高聲大叫能識俺陣否
宋江喝道汝小將年幼學淺如井底之蛙只知此等陣法
以爲絶高量這藏頭八陣圖法瞞誰瞞吾大宋小兒也瞞
不過兀顏小將軍道你雖識俺陣法你且排一個奇異的
陣勢瞞俺則個宋江喝道只俺這九宮八卦陣勢雖是淺
薄你敢打麽小將軍大笑道量此等小陣有何難哉你軍
中休放冷箭看咱打你這箇小陣有詩爲証

九宮八卦已無敵　河洛四象真堪奇　莫向陣前誇
大口　交鋒時下見危機

且說兀顏小將軍便傳將令直教太真駙馬李金吾各撥一千軍待俺打透陣勢便來策應傳令已罷衆軍擂鼓宋江也傳下將令教軍中整擂三通戰鼓門旗兩開放打陣的小將入來那兀顏延壽帶本部下二十來員牙將一千披甲馬軍用手掐箕當日屬火不從正南离位上來帶了軍馬轉過右邊從西方兌位上蕩開白旗殺入陣內後面的彼弓箭手射住止有一半軍馬入的去其餘都回本陣邦喆小將軍走到陣裡便透中軍只見中間白蕩蕩如銀墻鐵壁團團圍住小將軍那兀顏延壽見了驚的面如土

色心中暗想陣裡那得這等城子便教四邊且打通舊路要殺出陣來衆軍回頭看時白茫茫如銀海相似滿地只聽的水響不見路徑小將軍甚慌引軍殺投南門來只見千團火塊萬縷紅霞就地而滾並不見一箇軍馬小將軍那里敢出南門剗斜里殺投東門來只見帶葉樹木連枝山柴交横塞滿地下兩邊都是鹿角無路可進却轉過北門來又見黑氣遮天烏雲蔽日伸手不見掌如黑暗地獄相似那几顏小將軍在陣内四門無路可出心中疑道此必是宋江行持妖法休問怎生只就這里死撞出去衆軍得令齊聲納喊殺將出去傍邊撞出一員大將高聲喝道孺子小將走那里去几顏小將軍欲待來戰措手不及腦

門上早飛下一鞭來那小將軍眼明手快便把方天戟來攔住只聽得雙鞭齊下早把戟桿折做兩段急待掙扎被那將軍撲入懷內輕舒猿臂欵狙狠腰把這兀顏小將軍活捉過去攔住後軍都喝下馬來衆軍黑天摸地不辨東西只得下馬受降拿住小將軍的不是別人正是虎軍大將雙鞭呼延灼當時公孫勝在中軍作法見報捉了小將軍便收了法術陣中仍復如舊青天白日且說太眞駙馬并李金吾將軍各引兵一千只等陣中消息便要來策應却不想不見些動靜不敢殺過來宋江出到陣前高聲喝道你那兩軍不降更待何時兀顏小將已被吾生擒在此喝令群刀手簇出陣前李金吾見了一騎馬一條鎗直赶

過來要救兀顏延壽却有霹靂火秦明正當前部飛起狼牙棍直取李金吾二馬相交軍器並舉兩軍齊聲納喊李金吾先自心中慌了手段緩急差遲被秦明當頭一棍連盔透頂打的粉碎李金吾撇下馬來大眞駙馬見李金吾輸了引軍便回宋江催兵掩殺遼兵大敗遁走奪得戰馬三千餘疋旗旛劒戟棄滿山川宋江引兵逕望燕京進發直欲長驅席捲以復王封有詩爲証

矢心直欲退强兵　力殫機危竟不成　生捉兩員英勇將　敗軍殘卒遁遼城

却說遼兵敗殘人馬逃回遼國見了兀顏統軍俱說小將軍去打宋兵陣勢被他活捉去了其餘牙將盡皆歸降李

金吾亦被他那里一箇秦明一棍打死軍卒四散逃走不知下落太眞駙馬逃的性命不知去向兀顏統軍聽了大驚便道吾兒自小習學陣法頗知玄妙宋江那厮把甚陣勢捉了吾兒左右道只是箇九宮八卦陣勢又無甚希奇俺這小將軍布了四箇陣勢都被那蠻子識破了臨了對俺小將軍說道你識我九宮八卦陣你敢來打麼俺小將軍便領了千百騎馬軍從西門打將入去被他强弓硬弩射住只有一半人馬能勾入去不知怎生被他生擒活捉了兀顏統軍道量這箇九宮八卦陣有甚難打必是被他變了陣勢衆軍道俺們在將臺上望見他陣中隊伍不動旗旛不改只見上面一派黑雲罩定陣中兀顏統軍道恁

的必是妖術吾不起軍這厮也來若不取勝吾當自刎誰敢與吾作前部先鋒引兵前去俺驅大隊隨後便來帳前轉過二將齊出某等兩箇愿爲前部一箇是大遼番官瓊妖納延一箇是燕京番將姓寇雙名鎮遠兀顏統軍大喜便道你兩個小心在意與吾引一萬軍兵作前部先鋒逢山開路遇水疊橋吾引大軍隨後便到且不說瓊寇二將起身作先鋒開路却說兀顏統軍隨即整點本部下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盡數出征先說那十一曜大將

太陽星御弟大王耶律得重引兵五千

太陰星天壽公主荅里孛引女兵五千

羅睺星皇姪耶律得榮引雄兵三千

計都星皇姪耶律得華引雄兵三千
紫炁星皇姪耶律得忠引雄兵三千
月孛星皇姪耶律得信引雄兵三千
東方青帝木星大將只兒拂郎引兵三千
西方太白金星大將烏利可安引兵三千
南方熒惑火星大將洞仙文榮引兵三千
北方玄武水星大將曲利出清引兵三千
中央鎮星土星上將都統軍兀顏光總領各飛兵馬
首將五千鎮守中壇
兀顏統軍再點部下那二十八宿將軍
角木蛟孫　忠　亢金龍張　起　氐土貉劉　仁

房日兎謝　武　心月狐裴　直　尾火虎顧永興
箕水豹賈　茂　斗木獬蕭大觀　牛金牛薛　雄
女土蝠俞得成　虛日鼠徐　威　危月燕李　益
室火猪祖　興　壁水貐成珠那海　奎木狼郭永昌
婁金狗阿哩義　胃土雉高　彪　昴日雞順受高
畢月烏國永泰　觜火猴潘　異　參水猿周　豹
井木犴童里合　鬼金羊王　景　柳土獐雷　春
星日馬卞君保　張月鹿李　復　翼火蛇狄　聖
軫水蚓班古兒
那兀顏光整點就十一曜大將二十八宿將軍引起大隊
軍馬精兵二十餘萬偏國而起奉請大遼國主御駕親征

且不說兀顏統軍興起大隊之師捲地而來再說先鋒瓊
寇二將引一萬人馬逢山開路先來進兵早有細作報與
宋江這場厮殺不小宋江聽了大驚傳下將令一面教取
盧俊義部下盡數軍馬一面又取檀州薊州舊有人員都
來聽調就請趙樞密前來監戰再要水軍頭目將帶水手
人員盡數登岸都到霸州取齊陸路進發水軍頭領護持
趙樞密在後而來應有軍馬盡到幽州宋江等接見趙樞
密衆拜已罷趙樞密道將軍如此勞神國之柱石名傳萬
載不泯之德也下官回朝於天子前必當重保宋江荅道
無能小將不足掛齒上托天子洪福齊天下賴元帥虎威
偶成小功非人能也今有探細人報來就裡聞知遼國兀

容與堂藏板

顏統軍起二十萬軍馬傾國而來與亡勝敗決此一戰特請樞相另立營寨於十五里外屯札看宋江盡忠竭力施犬馬之勞與衆弟兄併力向前決此一戰托天子盛德早得取勝以報朝廷趙樞密道將軍善覷方便孫子有云多(就是通達世務的了)筭勝少筭不勝善加謀畧事事皆宜仔細宋江遂辭了趙樞密與同盧俊義引起大兵轉過幽州地面所屬永清縣界把軍馬屯扎下了營寨聚集諸將頭領上帳同坐商議軍情大事宋江道今次兀顏統軍親引遼兵傾國而來決非小可死生勝負在此一戰汝等衆兄弟皆宜努力向前勿生退悔但得微功上達朝廷天子恩賞必當共享並無獨善之理衆皆起身都道兄長之命誰敢不依盡心竭力

當報大恩正商議間小校來報有遼國使人下戰書來宋江教喚至帳下將書呈上宋江折書看了乃是遼國兀顏統軍帳前先鋒使瓊寃二將軍充前部兵馬早探來日決戰宋江就批書尾回示來日決戰叫與來使酒食放回本寨來日天明准決勝負此時秋盡冬來軍披重鎧馬掛皮甲盡皆得時次日五更造飯平明拔寨盡數起行不到四五里宋兵早與遼兵相迎遙望阜鵰旗影裡閃出兩員先鋒旗號來戰鼓喧天門旗開處那個瓊先鋒當先出馬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魚尾捲雲鑌鐵冠披掛龍鱗傲霜嵌縫鎧身穿石榴紅錦綉羅袍腰繫荔枝七寶黃金帶足穿抹綠鷹嘴

金線靴帶懸鍊銀竹節熟鋼鞭左插硬弓右懸長箭馬
跨越嵓夕巴山獸鎗揩翻江攪海龍

當下那個瓊妖納延橫鎗躍馬立在陣前宋江在門旗下看了瓊先鋒如此英雄便問誰與此將交戰當下九紋龍史進提刀躍馬出來與瓊將軍挑戰二騎戰馬相交兩般軍器並舉鞍上人閃人坐下馬閃馬刀來鎗去花一團鎗來刀去錦一簇四條臂膊亂縱橫八隻馬蹄撩亂走史進與瓊妖納延鬥到二三十合史進氣力不加撥回馬望本陣便走瓊先鋒縱馬赶來宋江陣上小李廣花榮正在宋江背後見輸了史進便拈起弓搭上箭把馬挾出陣前覷的來馬交近颼的只一箭正中瓊先鋒面門翻身落馬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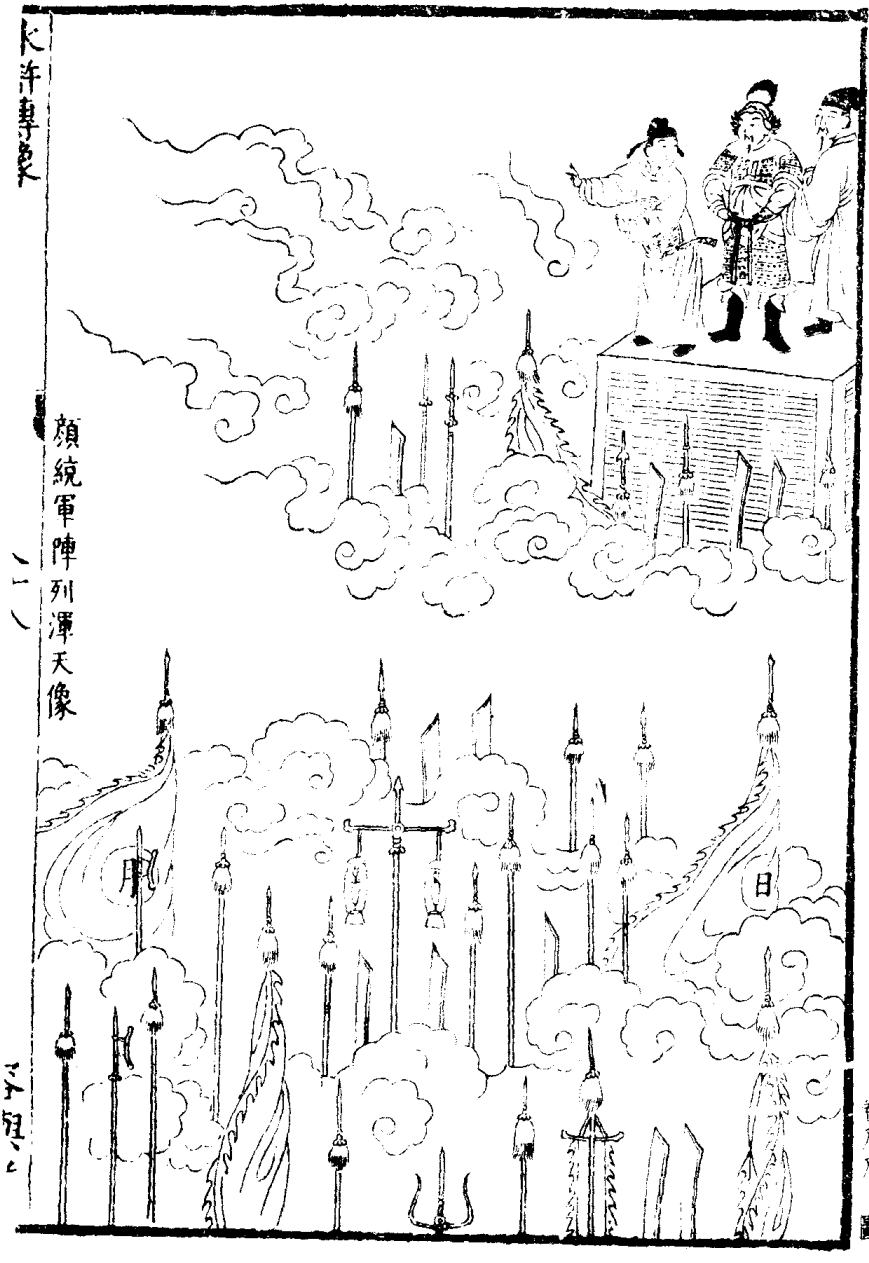
進聽的背後墜馬霍地回身復上一刀結果了瓊妖納延可憐能敵番官到此瀆還喪命那寇先鋒望見砍了瓊先鋒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躍馬挺鎗直出陣前高聲大罵賊將怎敢暗箕吾兄當有病躬遲孫立飛馬直出逕來迸寇鎮遠軍中戰鼓喧天耳畔喊聲不絕那孫立的金鎗神出鬼沒寇先鋒見了先自八分膽喪聞不過二十餘合寇先鋒勒回馬便走不敢回陣恐怕撞動了陣脚遶陣東北而走孫立正要建功那里肯放縱馬赶去寇先鋒去的遠了孫立在馬上帶住鎗左手拈弓右手取箭搭上箭拽滿弓覷着寇先鋒後心較親只一箭那寇將軍聽的弓弦響把身一倒那枝箭却好射到順手只一綽綽了那枝箭

孫立見了暗暗地喝采寇先鋒冷笑道這廝賣弄弓箭便把那枝箭咬在口裡自把鎗帶在了事環上急把左手取出硬弓右手箭搭上弦紐過身來望孫立前心窩裡一箭射來孫立早已偷眼見了在馬上左來右去那枝箭到胸前把身望後便倒那枝箭從身上飛過去了這馬收勒不住只顧跑來寇先鋒把弓穿在臂上紐回身且看孫立倒在馬上寇先鋒想道必是中了箭原來孫立兩腿有力夾住寶鐙倒在馬上故作如此却不墜下馬來寇先鋒勒轉馬要來捉孫立兩箇馬頭却好相迎着隔不的丈尺來去孫立却跳將起來大喝一聲不恁地拿你你須走了寇先鋒吃了一驚便回道你只躲的我箭須躲不的我鎗望孫

立胸前盡力一鎗搠來孫立挺起胸脯受他一鎗鎗尖到甲畧側一側那鎗從肋羅裡放將過去那冦將軍却撲入懷裡來孫立就手提起腕上虎眼鋼鞭向那冦先鋒腦袋上飛將下來削去了半箇天靈骨那冦將軍在鎮遠做了半世番官死於孫立之手屍骸落于馬前孫立提鎗回來陣前宋江大縱三軍掩殺過對陣來遼兵無主東西亂竄各自逃生宋江正赶之間聽的前面連珠砲響宋江便教水軍頭領先當住一枝軍卒人馬把住水口差花榮秦明呂方郭盛騎馬上山頂望時只見坡坡壠壠番軍人馬蓋地而來嘶的宋江三魂蕩蕩七魄悠悠正是饒君便有張良計到底難逃白虎危畢竟來的大隊番軍是何處人馬

且聽下回分解

卓吾曰描畫瓊妖納延史進花榮寇鎮遠孫立亏馬刀劒處委曲次第變化玲瓏是丹青上手若閒陣法處則村俗不可言矣



頒統軍陣列潭天像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第八十八回

顏統軍陣列混天像　宋公明夢授玄女法

古風

羊角風旋天地黑　黃沙漠漠雲陰湿　大遼兵發山岳摧　萬里乾坤皆失色　皂鵰旗展烏雲飛　沙柳箭發流星馳　連環駿馬超風急　虎臂强弓蹈地追千池荷葉青毡笠　鉄甲鋪兵映寒日　朱纓棍擺豹狼牙　寶雕弓挽烏龍脊　胡笳共賀天山歌　鼓聲振起白駱駝　番王左右持鉞斧　統軍前後横金戈瀚海風翻動人馬　乳酪香飄宴君罷　海青放起鴻

鴈愁　豹子鳴時神鬼怕　番奴平掩貂鼠袍　健兒戲舞魚腹刀　十萬番兵耀英武　虎筋弦勁悲聲號　幽州城下人兵攘　連珠砲發轟天響　神兵飛下九天來　四野茫茫萬人仰

當時宋江在高阜處看了遼兵勢大慌忙回馬來到本陣且教將軍馬退回永清縣山口屯札便就帳中與盧俊義吳用公孫勝等商議道今日雖是亂了他一陣損了他兩箇先鋒我上高阜處觀望遼兵其勢浩大漫天遍地而來此乃是大隊番軍人馬來日必用與他大戰交鋒恐寡不敵衆如之奈何吳用道兵微將寡古之善用兵者能使寡敵衆斯爲美矣昔晉謝玄五萬人馬戰退苻堅百萬雄兵

只管之乎者也真是李逵氣

似此寡能敵衆者多矣先鋒何爲懼哉可傳令與三軍衆將來日務要旗旛嚴整弓弩上弦刀劒出鞘深栽鹿角警守營寨濠塹齊　軍器抛施整頓雲梯砲石之類預先伺候還只擺九宮八卦陣勢如若他來打陣依次而起從他有百萬之衆安敢衝突宋江道軍師言之甚妙隨即傳令已畢各將三軍盡皆聽令五更造飯平明拔寨都起前抵昌平縣界即將軍馬擺開陣勢扎下營寨前面擺列馬軍還是虎軍大將秦明在前呼延灼在後關勝居左林冲居右東南索超東北徐寧西南董平西北楊志宋江守領中軍其餘衆將各依舊職後面步軍另作一處做一陣在後盧俊義魯智深武松三箇爲主數萬之中都是能征慣戰

之將箇箇磨拳擦掌准備厮殺陣勢已完專候番軍來及良久遥望遼兵遠遠而來前面六隊番軍人馬又號哨路又號壓陣番兵六隊每隊各有五百左設三隊右設三隊循環往來其勢不定前看遊兵次後大隊蓋地來時前軍盡是皂纛旗一代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疋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頂黑盔身披玄甲上穿皂袍坐騎烏馬手中一般軍器正按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北方玄武水星怎生打扮頭披青絲細髮黃抹額繫束烏雲身穿禿袖皂袍銀壓鎧半甩冷氣獅蠻帶緊扣烏油甲錦雕鞍穩跨烏騅馬掛一副走獸飛魚沙柳硬弓長箭擎一口三尖兩刃四楞八環刀乃

若人有依此簿法擺也只好當

是番將曲利出清引三千披髮黑甲人馬按北辰五炁星君皂旗下軍兵不計其數正是凍雲截斷東方日黑氣平吞北海風有詩爲証

兵按北方玄武象　黑旗黑鎧黑刀鎗　烏雲影裡玄冥降　凜凜威風不可當

左軍盡是青龍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疋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四縫盔身披柳葉甲上穿翠色袍下坐青驟馬手拿一般軍器正按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東方蒼龍木星怎生打扮頭戴獅子盔身披狻猊鎧堆翠繡青袍縷金碧玉帶坐雕鞍腰懸弓箭踏寶鐙鷹嘴花靴手中月斧金

得一個不要痴 不要癡 得饒人處且饒人 得饒事處且饒事 不要癡 不要癡

絲桿身坐龍駒玉塊青乃是番將只兒拂郎引三千青色寶旛人馬按東震九禽星君青旗下左右圍繞軍兵不計其數正似翠色點開黃道路青霞截斷紫雲根有詩爲証

青龍驅陣下天曹　青盖青旗青戰袍　共向山前呈武勇　堂堂殺氣拂雲霄

右軍盡是白虎旗一代也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匹馬各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帶水磨盔身披斕銀鎧上穿素羅袍坐騎雪白馬各拿伏手軍器正按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大將按上界西方咸池金星怎生打扮頭頂兜鍪鳳翅盔身披花銀雙鈎甲腰間玉帶逛寒光稱體素袍飛雪練騎一疋照夜玉狻猊馬使一

枝純鋼銀槊槊乃是番將烏利可安引三千白纓素旗人
馬按西兗七烈星君白旗下前後護衛軍兵不計其數正
似征駝捲盡陰山雪番將斜披玉井水有詩爲証

太白分兵下九天　白雲光擁素袍鮮　巨靈翻海人
難敵　擾得蒼龍夜不眠

後軍盡是緋紅旗一代亦有七座旗門每門有千疋馬各
有一員大將怎生打扮頭戴鎖箱朱紅漆笠身披猩猩血
染征袍桃紅鎖甲現魚鱗衝陣龍駒名赤兎各揩伏手軍
器正按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門之內總設一員把總
大將按上界南方朱雀火星怎生打扮頭頂着縴冠朱纓
粲爛身穿緋紅袍茜色光輝甲披一片紅霞靴刺數條花

縫腰間寶帶紅鞓臂掛硬弓長箭手持八尺火龍刀坐騎一疋胭脂馬乃是番將洞仙文榮引三千紅羅寶旛人馬按南离三炁星君紅旗下朱纓絳衣軍兵不計其數正似离宮走赴六丁神霹靂震開三昧火有詩爲證

祝融飛令下南官　十萬貔貅烈火紅　閃閃赤雲瀰澗谷　陣前誰敢去當鋒

陣前左有一隊五千猛兵人馬盡是金縷奔冠鍍金銅甲緋袍朱纓火焰紅旗絳鞍赤馬簇擁着一員大將頭戴簇芙蓉如意縷金冠身披結連環獸面墜子黃金甲猩紅烈火繡花袍碧玉嵌金七寶帶使兩口日月雙刀騎一疋五名赤馬乃是遼國御弟大王耶律得重正按上界太陽星

君正似金烏權出扶桑國火傘初離東海洋有詩爲証

海神英武出扶桑　耶律提兵準太陽　雄畧嘉謀播

遼國　源源兵陣遠鷹揚

陣前右設一隊五千女兵人馬盡是銀花幷冠銀鈎鎖甲

素袍素纓白旗白馬銀桿刀鎗簇擁着一員女將頭上鳳

釵對插青絲紅羅抹額亂鋪珠翠雲肩巧襯錦裙繡襖深

籠銀甲小小花靴金鐙穩鞚翩翩翠袖玉鞭輕使一口七星

寶劒騎一疋銀騣白馬乃是遼國天壽公主荅里孛拔上

界太陰星君正似玉兎團團離海角氷輪皎皎照瑤臺有

詩爲証

貌似春烟籠芍藥　顏如秋水浸芙蓉　玉纖輕搦龍

泉劒 到處交兵占上風 怎麼說

兩隊陣中團團一遭盡是黃旗簇簇軍將盡騎黃馬都披金甲襯甲袍起一片黃雲繡包巾散半天黃霧黃軍隊中有軍馬大將四員各領兵三千分於四角每角上一員大將團團守護東南一員大將青袍金甲三叉金冠獸面束帶全副弓箭青纓寶鐙坐騎粉青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羅睺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榮西南一員大將紫袍銀甲寶冠束帶便弓長箭使一口寶刀坐騎海騮馬立於陣前按上界計都星君乃是遼國皇姪耶律得華東北一員大將綠袍銀甲紫冠寶帶腰懸龍弓鳳箭手執方天畫戟坐騎五明黃馬立於陣前按上界紫炁星君乃是遼國皇

侄耶律得忠西北一員大將白袍銅甲紅抹額青絲亂撒金廂帶七寶粧成腰懸雕箭畫弓手仗七星寶劍坐騎踢雪烏騅馬立於陣前按上界月孛星君乃是遼國皇侄耶律得信黃軍陣內簇擁着那員上將按上界中央鎮星左有執青旗右有持白鉞前有擎朱旛後有張皂盖週迴旗號按二十四氣六十四卦南辰北斗飛龍飛虎飛熊飛豹明分陰陽左右暗合旋璣玉衡乾坤混沌之象那員上將怎生打扮頭戴七寶紫金冠耀日黃金龜背甲西川蜀錦綉征袍藍田美玉玲瓏帶左懸金畫鉄胎弓右帶鳳翎鉈子箭足穿鷹嘴雲根靴坐騎鉄脊銀騣馬錦雕鞍穩踏金鐙紫絲韁牢絆山鞓腰間掛劒驅兵將手內揮鞭統大軍

馬前一將擎着朱紅畫桿方天戟這簇軍馬光輝四邊渾如金色按中宮土星一炁天君乃是大遼國都統軍大元帥兀顏光上將軍黃旗之後中軍是鳳輦龍車前後左右七重劒戟鎗刀圍繞九重之內又有三十六對黃巾力士推捧車駕前有九騎金鞍駿馬駕轅後有八對錦衣力士隨陣輦上中間坐着大遼郎主頭戴衝天唐巾身穿九龍黃袍腰繫藍田玉帶足穿朱履朝靴左右兩簡大臣左丞相幽西寧瑾右丞相太師褚堅各戴貂蟬冠火貂朱服紫綬金章象簡玉帶龍床兩邊金童玉女執簡捧珪龍車前後左右兩邊簇擁護駕天兵大遼國王自按上界北極紫微大帝總領鎮星左右二丞相按上界左輔右弼星君正

已前陣勢只是擁得許多耳

是一天星斗離乾位萬象森羅降世間有詩爲証

旗旛鎧甲與刀鎗　正按中央土德黃　天意豈能人力勝　枉將生命苦相戕（此等處俱可刪）

那遼國番軍擺列天陣已定正如雞卵之形屯扎定時團圍似覆盆之狀旗排四角鎗擺八方循環無定進退有則擺下陣勢再說宋江便教强弓硬弩射住陣脚壓陣輕騎就中軍竪起雲梯將臺引吳用朱武上臺觀望宋江看了驚訝不已吳用看了也不識的朱武看了認的是天陣便對宋江吳用道此乃是太乙混天像陣也宋江問道如何攻擊朱武道此天陣變化無窮交加莫測不可造次攻打宋江道若不打得開陣勢如何得他軍退吳用道急切不

知他陣內虛實如何便去打的正商議間兀顏統軍在中軍傳令今日屬金可差亢金龍張起牛金牛薛雄婁金狗阿里義鬼金羊王景四將跟隨太白金星番將烏利可安離陣攻打宋兵宋江衆將在陣前望見對陣右軍七門或開或閉軍中雷響陣勢團圍那引軍旗在陣內自東轉比比轉西西投南朱武見了在馬上道此乃是天盤左旋之象今日屬金天盤左動必有兵來說猶未了五砲齊響早見對陣踴出軍來中是金星四下是四宿引動五旗軍馬捲殺過來勢如山倒力不可當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望後急退大隊壓住陣脚遼兵兩面夾攻宋軍大敗急忙退兵回到本寨遼兵也不來追趕點視軍中頭領孔亮傷刀李

雲中箭朱富着砲石勇着鎗中傷軍卒不計其數隨即發付上車去後寨令安道全醫治宋江教前軍下了鉄蒺藜深栽鹿角堅守寨門宋江在中軍納悶與盧俊義等商議今日折了一陣如之奈何再若不出交戰必來攻打盧俊義道來日着兩路軍馬撞住他那壓陣軍兵再調兩路軍馬撞那廝正北七門却教步軍從中間打將入去且看裡面虛實如何宋江道也是次日便依盧俊義之言收拾起寨前至陣前准備大開寨門引兵前進遥望遼兵不遠六隊壓陣遼兵遠探將來宋江便差關勝在左呼延灼在右引本部軍馬撞退壓陣遼兵大隊前進與遼兵相接宋江再差花榮秦明董平楊志在左林冲徐寧索超朱仝在右

兩隊軍兵來撞皂旗七門果然撞開皂旗陣勢殺敗皂旗
人馬正北七座旗門隊伍不整宋江陣中却轉過李逵焚
瑞鮑旭項充李袞五百牌手向前背後魯智深武松楊雄
石秀解珍解寶將帶應有步軍頭目撞殺入去混天陣內
只聽四面砲響東西兩軍正面黃旗軍撞殺將來宋江軍
馬抵當不住轉身便走後面駕隔不定大敗遶走退回原
寨急點軍時折其大半社遷宋萬又帶重傷於內不見了
黑旋風李逵原來李逵殺的性起只顧砍入他陣裡去被
他鉤搭住活捉去了宋江在寨中聽的心中納悶傳令
教先送社遷宋萬去後寨令安道全調治帶傷馬匹叫宰
去與皇甫端料理宋江又與吳用等商議今日又折了李

達輸了這一陣似此怎生奈何吳用道前日我這里活捉的他那箇小將軍是元顏統軍的孩兒正好與他打換宋江道這番換了後來倘若折將何以解救吳用道兄長何故執迷且顧眼下說猶未了小校來報有遼將遣使到來打話宋江喚入中軍那番官來與宋江厮見說道俺奉元帥將令今日拿得你的一箇頭目到俺總兵面前不肯殺害好生與他酒肉管待在那里統軍要送來與你換他孩兒小將軍還他如是將軍肯時便送那箇頭目來還宋江道既是恁地俺明日取小將軍來到陣前兩相交換番官領了宋江言語上馬去了有詩爲証

宋江前日擒王子　番將今朝捉李達　此是乾坤消

息理　不須惆悵苦生悲

宋江再與吳用商議道我等無計破他陣勢不若取將小將軍來就這里解和這陣兩邊各自罷戰吳用道且將軍馬暫歇別生良策再來破敵未爲晚矣到曉差人星夜去取兀顏小將軍來也差箇人直往兀顏統軍處說知就里且說兀顏統軍正在帳中坐地小軍來報宋先鋒使人來打話統軍傳令教喚入來到帳前見了兀顏統軍說道俺的宋先鋒拜意統軍麾下今送小將軍回來換俺這箇頭目即今天氣嚴寒軍士勞苦兩邊權且罷戰待來春別作商議俱免人馬凍傷請統軍將令兀顏統軍聽了大喝道無智辱子被汝生擒縱使得活有何面目見咱不用相換

便拿下替俺斬了若要罷戰權歇教你宋江東首來降免汝一死若不如此吾引大兵一到寸草不留大喝一聲退去使者飛馬回寨報復將這話訴與宋江宋江慌速只怕救不得李逵扳寨便起帶了兀顏小將軍直抵前軍隔陣大吁可放過俺的頭目來我還你小將軍不罷戰不妨自與你對陣廝殺只見遼兵陣中無移時把李逵一騎馬送出陣前來這里也牽一疋馬送兀顏小將軍出陣去兩家如此一言爲定兩邊一齊同收同放李將軍回寨小將軍也騎馬過去了當日兩邊都不廝殺宋江退兵回寨且與李逵賀喜宋江在帳中與諸將商議道遼兵勢大無計可破使我憂煎度日如年怎生奈何呼延灼道我等來日可

分十隊軍馬兩路去當壓陣軍兵八路一齊撞擊決此一戰宋江道全靠你等衆弟兄同心僇力來日必行吳用道兩番撞擊不動不如守等他來交戰宋江道等他來也不是良法只是衆弟兄當以力敵豈有連敗之理當日傳令次早扳寨起軍分作十隊飛槍前去兩路先截住後背壓陣軍兵八路軍馬更不打話納喊搖旗撞入混天陣去聽的裡面雷聲高舉四七二十八門一齊分開變作一字長蛇之陣便殺出來宋江軍馬措手不及急令回軍大敗而走旗鎗不整金鼓偏斜連退回來到得本寨於路損折軍馬數多宋江傳令教軍將緊守山口寨柵深掘濠塹牢栽鹿角堅閉不出且過冬寒却說副樞密趙安撫累次申達

文書赴京奏請索取衣襖等件因此朝廷特差御前八十
萬禁軍鎗棒教頭正受鄭州團練使姓王雙名文斌此人
文武雙全智勇足備將帶京師一萬餘人起差民夫車輛
押運衣襖五十萬領前赴宋先鋒軍前交割就行催併軍
將向前交戰早奏凱歌毋得違慢取罪不便王文斌領了
聖旨文書將帶隨行軍器拴束衣甲鞍馬催儹人夫軍馬
起運車仗出東京望陳橋驛進發監押着一二百輛車子
上插黃旗書御賜衣襖逕望前進經過去處自有官司供
給口糧在路非則一日來到邊庭參見了趙樞密呈上中
書省公文趙安撫看了大喜道將軍來的正好目今宋先
鋒破大遼兀顏統軍把兵馬擺成混天陣勢連輸了數陣

替死鬼來了

頭目人等中傷者多見今發在此間將養令安道全醫治宋先鋒扎寨在永清縣地方並不敢出戰好生納悶王文斌稟道朝廷因此就差某來催併軍士前向早要取勝今日既然累敗王某回京師見省院官難以回奏聖上文斌不才自幼頗讀兵書畧曉些陣法就到軍前畧施小策愿決一陣與宋先鋒分憂未知樞相鈞命若何趙樞密大喜致酒宴賞就軍中犒勞押車人夫就教王文斌轉運衣襖解付宋江軍前給散趙安撫先使人報知宋先鋒去了有詩爲証

文斌天使解衣裝　共仰才名世少雙　自逞英雄衝大陣　遼兵不日便歸降

且說宋江在中軍帳中納悶聞知趙樞密使人來轉報東京差教頭鄭州團練使王文斌押送衣襖五十萬領就來軍前催併用功宋江差人接至寨中下馬請入帳內把酒接風數盃酒後詢問緣由宋江道宋其自蒙朝廷差遣到邊上托天子洪福齊天得了四箇大郡今到幽州不想被大遼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屯兵二十萬整整齊齊按周天星象請啓大遼國王御駕親征宋江連敗數陣堅守不出無計可施屯駐不敢輕動今幸得將軍降臨願賜指教王文斌道量這箇混天陣何足爲奇王某不才同到軍前一觀別有主見宋江大喜先令裴宣且將衣襖給散軍將衆人穿罷望南謝恩口呼萬歲當日中軍置酒殷勤管

待就行賞勞三軍來日結策五軍都起王文斌取過帶來的頭盔衣甲全副披掛上馬都到陣前對陣遼兵望見宋兵出戰報入中軍金鼓齊鳴喊聲大舉六隊戰馬哨出陣來宋江分兵殺退王文斌上將臺親自看一回下雲梯來說道這箇陣勢也只如常不見有甚驚人之處不想王文斌自已不識且圖詐人要譽便叫前軍擂鼓搦戰對陣衝軍也擂鼓鳴金宋江立馬大喝道不要孤朋狗黨敢出來挑戰麼說猶未了黑旗隊裡第四座門內飛出一將那番官披頭散髮黃羅抹額襯着金箍烏油鎧甲禿袖皂袍騎疋烏騅馬挺三尖刀直臨陣前背後牙將不記其數引軍皂旗上書銀字大將曲利出清躍馬陣前搦戰王文斌尋

思道我不就這里顯楊本事再於何處施逞便挺鎗躍馬出陣與番官更不打話驟馬相交王文斌使鎗便搠番將舞刀來迎鬥不到二十餘合番將回身便走王文斌見了便驟馬飛鎗直赶將去原來番將不輸特地要賣個破綻漏他來赶番將輪起單刀覷着王文斌較親翻身背砍一刀把王文斌連肩和胸脯砍做兩段死於馬下宋江見了急叫收軍那邊兵撞掩過來又折了一陣慌慌忙忙收拾還寨衆多軍將看見立馬斬了王文斌都面面厮覷俱各駭然宋江回到寨中動紙文書申覆趙樞密說王文斌自願出戰身死發付帶來人伴回京趙樞密聽知此事展轉憂悶甚是煩惱只得寫了申呈奏本關會省院打發來的

人伴回京去了有詩爲証

趙括徒能讀父書　文斌詭計又何愚　輕生容易論兵策　無怪須臾喪厥軀

且說宋江自在寨中納悶百般尋思無計可施怎生破的遼兵寢食俱廢夢寐不安坐卧憂煎是夜嚴冬天氣甚冷宋江閉上帳房秉燭沉吟悶坐時已二鼓神思困倦和衣隱几而卧覺道寨中狂風忽起冷氣侵人宋江起身見一青衣女童向前打箇稽首宋江便問童子自何而來童子答曰小童奉娘娘法旨有請將軍便煩移步宋江道娘娘見在何處童子指道離此間不遠宋江遂隨童子出的帳房但見上下天光一色金碧交加香風細細瑞靄飄飄有

如二三月間天氣行不過三二里多路見座大林青松茂盛翠栢森然紫桂亭亭石欄隱隱兩邊都是茂林修竹垂柳夭桃曲折闌干轉過石橋朱紅櫺星門一座仰觀四面蕭墻粉壁畫棟雕梁金釘朱戶碧瓦重簷四邊簾捲蝦鬚正面窓橫龜背女童引宋江從左廊下而進到東向一箇閣子前推開朱戶教宋江裡面少坐舉目望時四面雲窓寂靜霞彩滿堦天花繽紛異香繚繞童子進去復又出來傳言道娘娘有請星主便行宋江坐未煖席即時起身又見外面兩箇仙女入來頭戴芙蓉碧玉冠身穿金縷絳衣面如滿月體貌輕盈手似春笋與宋江施禮宋江不敢仰視那兩箇仙女道將軍何故作謙娘娘更衣便出請將

軍議論國家大事便請同行宋江唯然而行有詩爲証

藥珠仙子碧霞衣　綽約姿容世亦稀　口奉九天玄女命　夜深飛夢入靈扉

聽的殿上金鐘聲響玉磬音鳴青衣迎請宋江上殿二仙女前進奉引宋江自東堦而上行至珠簾之前宋江只聽的簾內玎瑞隱隱玉珮鏘鏘青衣請宋江入簾內跪在香案之前舉目觀望殿上祥雲靄靄紫霧騰騰正面九龍床上坐着九天玄女娘娘頭戴九龍飛鳳冠身穿七寶龍鳳絳綃衣腰繫山河日月裙足穿雲霞珍珠履手執無瑕白玉珪璋兩邊侍從女仙約有三二十箇玄女娘娘與宋江曰吾傳天書與汝不覺又早數年矣汝能忠義堅守未嘗

少怠今宋天子令汝破遼勝負如何宋江俯伏在地拜奏曰臣自得蒙娘娘賜與天書未嘗輕慢泄漏於人今奉天子勅命破遼不期被兀顏統軍設此混天象陣累敗數次臣無計可施得破天陣正在危急存亡之際玄女娘娘曰汝知混天象陣法否宋江再拜奏道臣乃下土愚人不曉其法望乞娘娘賜教玄女娘娘曰此陣之法聚陽象也只此攻打永不能破若欲要破須取相生相尅之理且如前面皂旗軍馬內設水星按上界北方五炁辰星你宋兵中可選大將七員黃旗黃甲黃衣黃馬撞破遼兵皂旗七門續後命猛將一員身披黃袍直取水星此乃土尅水之義也却以白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大遼左邊青旗軍陣此

乃金尅木之義也却以紅袍軍馬選將八員打透大遼右邊白旗軍陣此乃火尅金之義也却以皂旗軍馬選將八員打透大遼後軍紅旗軍陣此乃水尅火之義也却命一枝青旗軍馬選將九員直取中央黃旗軍陣主將此乃木尅土之義也再選兩枝軍馬命一枝綉旗花袍軍馬扮作羅睺獨破遼兵太陽軍陣命一枝素旗銀甲軍馬扮作計都直破遼兵太陰軍陣再造二十四部雷車按二十四氣上放火石火砲直推入遼兵中軍令公孫勝布起風雷天罡正法選遼入大遼國主駕前可行此計足取全勝日間不可行兵須是夜黑可進汝當親自領兵掌握中軍催動人馬一鼓而可成功吾之所言汝當秘受保國安民勿生

退悔天凡有限從此永別他日瓊樓金闕別當重會汝宜速還不可久留特命青衣獻茶宋江吃罷令青衣即送星主還寨有詩爲証

玉女虛無忽下來　嚴祠特請叙高懷　當時傳得幽玄秘　遼陣堂堂頃刻開

宋江再拜懇謝娘娘出離殿庭青衣前引宋江下殿從西階而出轉過欞星紅門再登舊路纔過石橋松徑青衣用手指道遼兵在那里汝當可破宋江回顧青衣用手一推默然驚覺就帳中做了一夢靜聽軍中更鼓已打四更宋江便叫請軍師圓夢吳用來到中軍帳內宋江道我已夢計破混天陣否吳學究道未有良策可施宋江道我已夢

玄女娘娘傳與秘訣尋思定了特請軍師商議可以會集諸將分撥行事盡此一陣須用大將吳用道愿聞良策如何破敵宋江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大遼國王拱手歸降兀顏統軍死於非命正是動達天機施妙策擺開星斗破迷關畢竟宋江用甚計策怎生打陣且聽下回分解

李卓吾曰混天陣竟同兒戲至玄女娘娘相生相尅之說此三家村裡究學究見識施耐菴羅貫中儘是史筆此等處便不成材矣此其所以爲水滸也與



宋公明破成功


宿太尉須
恩降詔
皇帝喜動目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九

第八十九回　宋公明破陣成功　宿太尉頒恩降詔

詩曰

陣列混天排劒戟　四圍八面惟雲生　分分曜宿當前現　朗朗明星直下橫　黃鉞白旄風內舞　朱幡皂蓋陣中行　若非玄女親傳法　邊塞焉能定太平

話說當下宋江夢中授得九天玄女之法不忘一句便請軍師吳用計議定了申覆趙樞密寨中合造雷車二十四部都用盡板鐵葉釘成下裝油柴上安火砲連更曉夜催併完成商議打陣會集諸將人馬宋江傳令各各分派

點按中央戊巳土黃袍軍馬戰大遼水星陣內差大將
員雙鎗將董平左右撞破皂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朱仝
史進歐鵬鄧飛燕順馬麟穆春再點按西方庚辛金白袍
軍馬戰大遼木星陣內差大將一員豹子頭林冲左右撞
破青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徐寧穆弘黃信孫立楊春陳
達楊林再點按南方丙丁火紅袍軍馬戰大遼金星陣內
差大將一員霹靂火秦明左右撞破白旗軍七門差副將
七員劉唐雷橫單廷珪魏定國周通龔旺丁得孫再點按
北方壬癸水黑袍軍馬戰大遼火星陣內差大將一員雙
鞭呼延灼左右撞破紅旗軍七門差副將七員楊志索超
韓滔彭玘孔明鄒淵鄒潤再點按東方甲乙木青袍軍馬

戰大遼土星主將陣內差大將一員大刀關勝左右撞破
中軍黃旗主陣人馬差副將八員花榮張清李應柴進宣
贊郝思文施恩薛永再差一枝綉旗花袍軍打大遼太陽
左軍陣內差大將七員魯智深武松楊雄石秀焦挺湯隆
蔡福再差一枝素袍銀甲軍打大遼太陰右軍陣中差大
將七員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王英孫新張青蔡慶再差
打中軍一枝悍勇人馬直擒大遼國主差大將六員盧俊
義燕青吕方郭盛解珍解寶再遣護送雷車至中軍大將
五員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其餘水軍頭領并應有人
員盡到陣前協助破陣陣前還立五方旗幟八面分撥人
員仍排九宮八卦陣勢宋江傳令已罷衆將各各遵依一

面攢造雷車已了裝載法物推到陣前正是計就驚天地
謀成破鬼神有詩爲証

五行生尅本天成　化化生生自不停　玄女忽然傳
法象　兀顏機陣一時平

且說兀顏統軍連日見宋江不出交戰差遣壓陣軍馬直
哨到宋江寨前宋江連日製造完備選定日期是晚起身
來與遼兵相接一字兒擺開陣勢前面盡把强弓硬弩射
住陣脚只待天色傍晚黃昏左側只見朔風凜凜彤雲密
布罩合天地未晚先黑宋江教衆軍人等斷蘆爲笛銜於
口中悠哨爲號當夜先分出四路兵去只留黃袍軍擺在
陣前這分出四路軍馬赶殺大遼哨路番軍繞陣脚而走

殺投北去初更左側宋江軍中連珠砲響呼延灼打開陣門殺入後軍直取火星關勝隨即殺入中軍直取土星主將林冲引軍殺入左軍陣內直取木星秦明領軍撞入右軍陣內直取金星董平便調軍攻打頭陣直取水星公孫勝在陣中仗劍作法踏罡布斗放起五雷是夜南風大作吹的樹稍垂地走石飛沙雷公閃電一齊點起二十四部雷車李逵樊瑞鮑旭項充李袞將引五百牌手悍勇軍兵護送雷車推入大遼軍陣一丈青扈三娘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陰陣中花和尚魯智深引兵便打入遼兵太陽陣中玉麒麟盧俊義引領一枝軍馬隨着雷車直遶中軍你我自去尋隊廝殺是夜雷車火起空中霹靂交加殺氣滿天

走石飛沙端的是殺得星移斗轉日月無光鬼哭神號人兵掩亂且說兀顏統軍正在中軍遣將只聽得四十里喊聲大振四面厮殺急上馬時雷車已到中軍烈焰漲天砲聲震地關勝一枝軍馬早到帳前兀顏統軍急取方天畫戟與關勝大戰怎禁沒羽箭張青取石子望空中亂打打的四邊牙將中傷者多逃命散走李應柴進宣贊郝思文縱馬橫刀亂殺軍將兀顏統軍見身畔沒了羽翼撥回馬望北而走關勝飛馬緊追正是饒君走上談摩天脚下騰雲須赶上花榮在背後見兀顏統軍輸了一騎馬也追將來急拈弓搭箭望兀顏統軍射將去那箭正中兀顏統軍後心聽地錚地一聲火光迸散正射在護心鏡上却待再

此處都形容得好

射關勝赶上提起青龍刀當頭便砍那兀顏統軍披着三重鎧甲貼裡一層連環鎖鐵鎧中間一重海獸皮甲外面方是鎖子黃金甲關勝那一刀砍過只透的兩層再復一刀兀顏統軍就刀影裡閃過勒馬挺方天戟來迎兩箇又鬥到三五合花榮赶上覷兀顏統軍面門又放一箭兀顏統軍急躲那枝箭帶耳根穿住鳳翅金冠兀顏統軍急走張清飛馬赶上拈起石子望頭臉上便打石子飛去打的兀顏統軍撲住馬上拖着畫戟而走關勝赶上再復一刀那青龍刀落處把兀顏統軍連腰截骨帶頭砍着攔下馬去花榮搶到先換了那匹好馬張青赶來再復一鎗可憐兀顏統軍一世豪傑一柄刀一條鎗結果了性命堪嘆遼

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有詩爲証

李靖六花人亦識　孔明八卦世應知　混天只想無人敵　也有神機打破時

却說魯智深引着武松等六員頭領衆將納聲喊殺入遼兵太陽陣内那耶律得重急待要走被武松一戒刀掠斷馬頭倒撞下馬來揪住頭髮一刀取了首級兩箇孩兒逃命走了殺散太陽陣勢魯智深道俺們再去中軍拿了大遼國王便是了事也且說遼兵太陰陣中天壽公主聽得四邊喊起厮殺慌忙整頓軍器上馬引女兵伺候只見一丈青舞起雙刀縱馬引着顧大嫂等六員頭領殺入帳來正與天壽公主交鋒兩箇鬥無數合一丈青放開雙刀搶

入公主懷內匹胸揪住兩箇在馬上紐做一團絞做一塊
王矮虎赶上活捉了天壽公主顧大嫂孫二娘在陣裏殺
散女兵孫新張青蔡慶在外面夾攻可憐金枝玉葉如花
女却作歸降被縛人且說盧俊義引兵殺到中軍解珍解
寶先把帥字旗砍翻亂殺番官番將當有護駕大臣與衆
多牙將緊護大遼國王鸞駕往北而走送入幽州陣內羅
睺月孛二星住俱被刺死於馬下計都星皇侄就馬上活拿
了紫烟星侄不知去向大兵重重圍住直殺到四更方息
殺的遼兵二十餘萬不留一箇將及天明諸將都回宋江
鳴金收軍下寨傳令教生擒活捉之衆各自獻功一丈青
獻太陰星天壽公主盧俊義獻計都星皇侄耶律得華朱

仝獻水星曲利出清歐鵬鄧飛馬麟獻斗木獬蕭大讓楊林陳達獻心月狐裴直單廷珪魏定國獻胃土雉周彪韓滔彭玘獻柳土獐雷春冀火蛇狄聖諸將獻首級不計其數宋江將生擒八將盡行解赴趙樞密中軍收禁所得馬疋就行俵撥各將騎坐且說大遼國主慌速退入幽州行宮歇下急傳聖旨堅閉四門緊守城池不出對敵宋江知得大遼國主退在幽州便教軍馬把幽州團團圍住令人請趙樞密直至後營監臨打城宋江傳令教就幽州城下團團豎起雲梯砲石扎下寨柵准備打城遼國郎主心慌會集群臣商議都道事在危急莫若歸降大宋此為上計大遼郎主遂從衆議於是城上早豎起降旗差人來宋營

求告年年進牛馬歲歲獻珠珍再不敢侵犯中國宋江引着來人直到後營拜見趙樞密通說投降一節年年進貢歲歲來朝趙樞密聽了道此乃國家大事投降之事須用取自上裁我未敢擅便王張你遼國有心投降可差的當大臣親赴東京朝見天子聖旨准你遼國納降表文降詔赦罪方敢退兵罷戰趙樞密回了這話來人便回幽州回復郎主蕭知此事當下國主聚集文武百官商議此事時有右丞相大師褚堅出班奏曰目今郎主兵微將寡人馬皆無如何迎敵在於危急之際論臣愚意可多把金帛賄賂以結人心微臣親往宋先鋒寨內重許厚禮一面令其住兵停戰免的攻城一面收拾禮物逕往東京投買省院

諸官令其於天子之前善言啓奏別作究轉目今中國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專權童子皇帝聽他四箇主張可把金帛賄賂與此四人買其講和必降詔赦收兵罷戰即王准奏次日丞相褚堅出幽州城來直到宋先鋒寨中宋江接至帳上便問丞相來意何如褚堅先說了國主投降一事然後許宋先鋒金帛玩好之物宋江聽了說與丞相褚堅道俺連日攻城不愁打你這箇城池不破一發斬草除根免了萌芽再發看見你城上竪起降旗以此停兵罷戰兩國交鋒自古國家有投降之理准你投拜納降因此按兵不動容汝赴朝廷請罪獻納汝今以賄賂相許覩宋江爲何等之人再勿復言褚堅惶恐宋江又道丞相

不是鄧城小史

定是梁山泊大強盜

容汝上國朝京取自上裁俺等按兵不動待汝速去快來汝勿遲滯褚堅拜謝了宋先鋒作別出寨上馬回幽州城來直至行宮奏知國王衆大臣商議已定次日遼國君臣收拾玩好之物金銀寶貝綵緞珍珠裝載上車差丞相褚堅幷同番官一十五員前往京師鞍馬三十餘騎修下請罪表章一道離了幽州到宋江寨內參見了宋江宋江引褚堅來見趙樞密說知此事遼國今差丞相褚堅親往京師朝見告罪投降趙樞密留住褚堅以禮相待自來與宋先鋒商議亦動文書申達天子就差柴進蕭讓賫奏就帶行軍公文關會省院一同相伴丞相褚堅前往東京於路無話有詩爲証

戰罷遼兵不自由　便將降表上皇州　謙恭已大朝
宗義　螻蟻真貽敗國羞　剩水殘山秋漠漠　荒城
破郭月悠悠　金珠滿載爲忱質　水滸英雄志已酬
在路不止一日早到京師便將十車進奉金寶禮物車仗
人馬於館驛內安下柴進蕭讓賫捧行軍公文先去省院
下了禀說道即日兵馬圍困幽州旦夕可破遼國郎主於
城上竪起降旗今遣丞相褚堅前來上表請罪納降告赦
罷兵未敢自專來請聖旨省院官說道你且與他館驛內
權時安歇待俺這里從長計議此時蔡京童貫高俅楊戩
幷省院大小官僚都是好利之徒却說大遼丞相褚堅幷
衆人先尋門路見了太師蔡京等四箇大臣次後省院各

會說見成話

宮處都有賄賂各各先以門路餽送禮物諸官已了次日早朝大宋天子陞殿百官朝賀拜舞已畢樞密使童貫出班奏曰有先鋒使宋江殺退遼兵直至幽州臨敵圍住城池攻擊旦夕可破今有大遼國王早竪降旗情愿投拜遣使丞相褚堅奉表稱臣納降請罪告赦講和求赦退兵罷戰情愿年年進奉不敢有違臣等省院不敢自專伏乞聖鑑天子曰似此講和休兵罷戰仍存本國汝等衆卿如何計議傍有太師蔡京出班奏曰臣等衆官俱各計議自古及今四夷未嘗盡滅臣等愚意可存遼國作北方之屏障堪爲唇齒之邦年年進納歲幣於國有益合准投降請罪休兵罷戰詔回軍馬以護京師臣等未敢擅便乞陛下 聖

鑑天子准奏傳聖旨令遼國來使面君當有殿頭官一令宣褚堅等一行來使都到金殿之下楊塵拜舞頓首山呼侍臣呈上表章就御案上展開宣表學士高聲讀道

大遼國主臣耶律輝頓首頓首百拜上言

臣生居朔漠長在番邦不通聖賢之大經罔究綱常之大禮詐文僞武左右多狼心狗行之徒好賂貪財前後悉鼠目獐頭之輩小臣昏昧屯衆猖狂侵犯疆封以致天兵而討罪妄驅士馬動勞王室以興師量螻蟻安足以撼泰山想衆水必然歸于大海念臣等雖守數座之荒城應無半年之積蓄今特遣使臣褚堅冒干天威納上請罪倘蒙聖上憐憫萬一之微生不廢祖宗之遺業

四語實是罵蔡京等衆人

是以銘心刻骨瀝膽披肝永爲我狄之番邦實作天朝之屏翰老老幼幼眞獲再生子子孫孫久遠感戴進納歲幣誓不敢違臣等不勝戰慄屏營之至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上表以　聞

宣和四年冬月　日大遼國王臣耶律輝　表

徽宗天子御覽表文已畢皆下群臣稱善天子命取御酒以賜來使丞相褚堅等便取金帛歲幣進在朝前天子命寶藏庫收訖仍另納下每年歲幣牛馬等物天子回賜段疋表裡光祿寺賜宴勑令丞相褚堅等先回待寨人差官自來降詔褚堅等謝恩拜辭天子出朝且歸館驛是日朝散褚堅又令人再於各官門下重打關節蔡京力計丞

相自回都在我等四人身上褚堅謝了太師自回遼上去了却說蔡太師次日引百官入朝啓奏降詔回下遼國天子准奏急勑翰林學士草詔一道就御前便差太尉宿元景賫擎冊詔直往遼國開讀另勑趙樞密令宋先鋒收兵罷戰班師回京將應有被擒之人釋放還國原奪城池仍舊給還管領府庫器具交割遼邦歸管天子朝退百官皆散次日省院諸官都到宿太尉府約日送行再說宿太尉領了詔勑不敢久停君命准備轎馬從人辭了天子別了省院諸官就同柴進蕭讓同上遼邦出京師望陳橋驛投邊塞進發在路行時正值嚴冬之月四野彤雲密布分揚雪墜平鋪粉塑千林銀裝萬里宿太尉一行人馬冒雪撞

風迴選前進正是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有詩爲証

太尉承宣不敢停　遠賫恩詔到邊庭　皚皚積雪關山路　卉服雕題送使星

雪霽未消漸臨邊塞柴進蕭讓先使哨馬報知趙樞密前去通報宋先鋒宋江見哨馬飛報便携酒禮引衆出五十里伏道迎接接着宿太尉相見已畢把了接風酒各官俱喜請至寨中設筵相待同議朝廷之事宿太尉言說省院等官蔡京童貫高俅楊戩俱各受了遼國賄賂於天子前極力保奏此事准其投降休兵罷戰詔回軍馬守備京師宋江聽了嘆道非是宋某怨望朝廷功勳至此又成之度

忠義堂藏板

宿太尉道先鋒休憂元景回朝天子前必當重保趙福金
又道放着下官爲証怎肯教虛費了將軍大功宋江稟道
某等一百八人竭力報國並無異心亦無希恩望賜之念
只得衆弟兄同守勞苦實爲幸甚若得樞相肯做主張深
感厚德當日飲宴衆皆歡喜至晚席散隨即差人一面報
知大遼國王准備接詔次日宋江撥十員大將護送宿太
尉進遼國頒詔都是錦袍金甲戎裝革帶那十員上將關
勝林冲秦明呼延灼花榮董平李應柴進呂方郭盛引領
馬步軍三千護持太尉前遮後擁擺布入城幽州百姓排
門香花燈燭大遼國王親引百官文武具服乘馬出南門
迎接詔書直至行宮金鑾殿上十員大將立於左右宿太

尉立于龍亭之左國主同百官跪于殿前殿頭宣喝拜國主同文武拜罷遼國侍郎承恩請詔就殿上開讀詔曰

大宋皇帝制曰三王立位五帝禪宗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雖中華而有主馬鹿秋豈無君茲爾遼國不遵天命數犯疆封理合一鼓而滅朕今覽其情詞憐其哀切憫汝學孤不忍加誅仍存其國詔書至日即將軍前所擒之將盡數釋放還國原奪一應城池仍舊給還遼國管領所供歲幣慎勿怠忽於戲敬事大國祇畏天地此藩翰之職也爾其欽哉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宣和四年冬月　日

欽定四庫全書

當時遼國侍郎開讀詔旨已罷郎主與百官再拜謝恩行君臣禮畢權過詔書龍案郎主便與宿太尉相見叙禮已畢請入後殿大設華筵水陸俱備番官進酒戎將傳盃歌舞滿筵胡笳聒耳燕姬美女各奏戎樂羯鼓頊篪胡旋慢舞筵宴已終送宿太尉并衆將於館驛内安歇是日跟去人員都有賞勞次日國主命丞相褚堅出城至寨邀請趙樞密宋先鋒同入幽州赴宴宋江便與軍師吳用計議不行只請的趙樞密入城相陪宿太尉飲晏是日遼國郎主大張筵席管待朝使葡萄酒熟傾銀甕黃羊肉美滿金盤異果堆筵奇花散彩筵席將終只見國主金盤捧出玩好之物上獻宿太尉趙樞密直飲至更深方散第三日大遼

國王會集文武群臣商戎鼓樂送太尉樞密出城還寨再命丞相褚堅將牛羊馬疋金銀綵段等項禮物直至宋先鋒軍前寨內大設廣會犒勞三軍重賞衆將宋江傳令教取天壽公主一千人口放回本國仍將奪過檀州薊州霸州幽州依舊給還大遼管領一面先送宿太尉還京次後收拾諸將軍兵車仗人馬分撥人員先發中軍軍馬護送趙樞密起行宋先鋒寨內自已設宴一面賞勞水軍頭目已了着令乘駕船隻從水路先回東京駐扎聽調宋江再使人入幽州請出左右二丞相前赴軍中說話當下遼國郎主教左丞相幽西孛堇右丞相太師褚堅來至宋先鋒行營至於中軍相見宋江邀請上帳分賓而坐宋江開話

容與堂藏板

是大是

道俺武將兵臨城下將至壕邊奇功在邇本不容汝投降
打破城池盡皆勦滅正當其理主帥聽從容汝申達朝廷
皇上憐憫存恤隱之心不肯盡情追殺如此容汝投降納
表請罪令獲大全吾待朝京汝等勿以宋江等輩不能勝
爾休生反復年年進貢不可有缺吾今班師還國汝宜謹
慎自守休得故犯天兵再至決無輕恕二丞相叩首伏罪
拜謝宋江再用好言戒諭二丞相懇謝而去宋江即撥一
隊軍兵與女將一丈青等先行隨即喚令隨軍石匠採石
爲碑令蕭讓作文以記其事金大堅鐫石已畢竪立在永
清縣東一十五里茅山之下至今古跡尚存有詩爲証

僞遼歸順已知天　納幣稱臣自歲年　勒石鐫銘表

（他要如此不然令蕭讓令大堅就及用了）

功蹟　頡旗銅棰及燕然

宋江却將軍馬分作五起進發每日起行只見魯智深忽到帳前合掌作禮對宋江道小弟自從打死了鎮關西逃走到代州雁門縣趙員外送酒家上五臺山投禮智眞長老落髮爲僧不想醉後兩番鬧了禪門有亂清規師父送俺來東京大相國寺投托智清禪師討箇執事僧做相國寺裡看酒家看守菜園爲救林冲被高太尉要害因此落草得遇哥哥隨從多時已經數載思念本師一向不曾參禮酒家常想師父說俺雖是殺人放火的性久後却得正果眞身今日太平無事兄弟權時告假數日欲往五臺山參禮本師就將平昔所得金帛之資都做布施再求問師

容與堂藏板

父前程如何哥哥軍馬只顧前行小弟隨後便赶來也宋江聽罷愕然默上心來便道你既有這箇活佛羅漢在彼何不早說與俺等同去參禮求問前程當時與衆人商議盡皆要去惟有公孫勝道教不行宋江再與軍師計議留下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四箇委同副先鋒盧俊義掌管軍馬陸續先行俺們只帶一千來人隨從衆弟兄跟着魯智深同去參禮智真長老魯智深見宋江說要去參禪便道願從哥哥同往宋江等衆當時離了軍前收拾名香綵帛表裡金銀上五臺山來正是暫弃金戈甲馬來遊方外叢林雨花臺畔來訪道德高僧善法堂前要見燃燈古佛直教一語打開名利路片言踢透死生關畢竟宋江與

魯智深怎地參禪且聽下回分解

李和尚曰突出智真長老一事真是匪夷所思公孫勝道是自家道士不來相見和尚俗殺俗殺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八十九


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前看射鵰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

第九十回

五臺山宋江參禪　雙林渡燕青射鴈

詩曰

韓文參大顛　東坡訪玉泉　僧來白馬寺　經到赤烏年　葉葉風中樹　重重火裏蓮　無塵心鏡淨　只此是金仙

原來五臺山這箇智眞長老是故宋時一箇當世的活佛知得過去未來之事數載之前已知魯智深是箇了身達命之人只是俗緣未盡要還殺生之債因此教他來塵世中走這一遭本人宿根還有道心今日起這箇念頭要來

容與堂藏板

衆禪投禮本師宋公明亦然是素有善心時刻點悟因此要同魯智深來衆智眞長老當時衆弟兄亦要同往宋江難以阻當就與軍師衆皆計議只除公孫勝道教外可委副先鋒掌管軍馬四哨無人可差金大堅皇甫端蕭讓樂和一同盧俊義管領大隊軍馬陸續前進宋江與衆將只帶一千人馬同魯智深來到五臺山下就將人馬屯扎下營先使人上山報知宋江等衆弟兄都脫去戎裝慣帶各穿隨身錦綉戰袍步行上山轉到山門外只聽寺內撞鐘擊鼓衆僧出來迎接向前與宋江魯智深等施了禮數內有認的魯智深的多又見齊齊整整百餘箇頭領跟着宋江盡皆驚羙不已當頭首座來稟宋江道長老坐禪入定

之際不能相接將軍切勿見罪恕責則箇遂請宋江等先去知客寮內少坐供茶罷侍者出來請道長老禪定方回已在方丈專候啓請將軍進來宋江等一行百餘人直到方丈來參智眞長老那長老慌忙降階而接邀至上堂各施禮罷宋江看那和尚時六旬之上眉髮盡白骨格清奇儼然有天台方廣出山之相衆人入進方丈之中宋江便請智眞長老上座焚香禮拜一行衆將都已拜罷魯智深向前捧香禮拜智眞長老道徒弟一去數年殺人放火不易魯智深默默無言宋江向前道又聞長老清德爭耐俗緣淺薄無路拜見尊顏今因奉詔破遼到此得以拜見堂頭大和尚平生萬幸智深和尚與宋江做兄弟時雖是殺

人放火忠心不害良善善心常在今引宋江等衆弟兄來
衆大師智眞長老道常有高僧到此亦曾閑論世事循環
久間將軍替天行道忠義於心深知衆將義氣爲重吾弟
子智深跟着將軍豈有差錯宋江稱謝不已有詩爲證
　謀財致命兇心重　放火屠城惡行多　忽地尋思念
頭起　五臺山上禮彌陀
魯智深將出一包金銀綵段來供獻本師智眞長老道吾
弟子此物何處得來無義錢財決不敢受智深稟道弟子
累經功賞積聚之物弟子無用特地將來獻納本師以充
公用長老道衆亦難消與汝置經一藏消滅罪惡早登善
果魯智深拜謝已了宋江亦取金銀綵段上獻智眞長老

長老堅執不受宋江稟說我師不納可令庫司辦齋供獻本寺僧衆當日就五臺山寺中宿歇一宵長老設素齋相待不在話下且說次日庫司辦齋完備五臺寺中法堂上鳴鐘擊鼓智眞長老會集衆僧於法堂上講法衆禪須臾合寺衆僧都披袈裟坐具到於法堂中坐下宋江魯智深幷衆頭領立於兩邊引磬響處兩行紅紗燈籠引長老上陞法座智眞長老到法座上先拈信香祝讚道此一炷香伏願今上天子萬歲萬萬歲皇后齊肩太子千秋金枝茂盛玉葉光輝文武官僚同增祿位天下太平萬民樂業再拈信香一炷願今齋主身心安樂壽筭延長日轉千階名垂萬載再拈信香一炷願今國安民泰歲稔年和五穀豐

登三教與隆四方寧靜諸事禎祥萬事如意祝讚已罷就法座而坐兩下衆僧打罷問訊復皆侍立宋江向前拈香禮拜畢合掌近前參禪道某有一語敢問吾師智眞長老道有何法語要問老僧宋江向前道請問吾師浮世光陰有限苦海無邊人身至微生死最大特來請問於禪師智眞長老便荅偈曰

六根束縛多年四大牽纏已久堪嘆石火光中翻了幾箇筋斗咦閻浮世界諸衆生泥沙堆裡頻哮吼

長老說偈已畢宋江禮拜侍立衆將都向前拈香禮拜設誓道只願弟兄同生同死世世相逢焚香已罷衆僧皆退就請去雲堂內請齋衆人齋罷宋江與魯智深跟隨長老

來到方丈內至晚閒話問宋江求問長老道弟子與魯智深本欲從師數日指示愚迷但以統領大軍不敢久戀我師語錄實不省悟今者拜辭還京某等衆弟兄此去前程如何萬望吾師明彰點化智眞長老命取紙筆寫出四句偈語

當風鴈影翻　東闕不團圓　隻眼功勞足　雙林福壽全

寫畢遞與宋江道此是將軍一生之事可以秘藏久而必應宋江看了不曉其意又對長老道弟子愚意不悟法語乞吾師明白開解以釋某心前程凶吉智眞長老道此乃禪機隱語汝宜自參不可明說恐泄天機長老說罷喚過

容與堂藏板

智深近前道吾弟子此去與汝前程永別正果將臨也與汝四句偈去收取終身受用偈曰

逢夏而擒　遇臘而執　聽潮而圓　見信而寂

魯智深拜受偈語讀了數遍藏於身邊拜謝本師智眞長老道吾弟子記取其言休忘了本來面目說罷又歇了一宵次日宋江魯智深幷吳用等衆頭領辭別長老下山衆人便出寺來智眞長老幷衆僧都送出山門外作別不說長老衆僧回寺且說宋江等衆將下到五臺山下引起軍馬星火赶來衆將回到軍前盧俊義公孫勝等接着宋江衆將都相見了宋江便對盧俊義等說五臺山衆人參禪設誓一事將出禪語與盧俊義公孫勝看了皆不曉其意

蕭讓道禪機法語等閒如何省的衆皆喏呀不已宋江傳令催趲軍馬起程衆將得令催起三軍人馬望東京進發在路行了數日五軍前進到一箇去處地名雙林渡宋江在馬上正行之間仰觀天上見空中數行塞鴈不依次序高低亂飛都有驚鳴之意宋江見了心疑作怪又聽的前軍喝采使人去問緣由飛馬回報原來是浪子燕青初學弓箭向空中射鴈箭箭不空却纔須臾之間射下十數隻鴻鴈因此諸將驚呀不已宋江教喚燕青飛馬前來這燕青頭戴着白范陽遮塵毡笠兒身穿着鶯黃紵絲袖襖騎一疋五明紅沙馬彎弓插箭飛馬而來背後馬上稍帶死鴈數隻來見宋江下馬離鞍立在一邊宋公明問道恰纔

容與堂藏板

你射鴈來燕青荅道小弟初學弓箭見空中群鴈而來無意射之不想箭箭皆中誤射了十數隻鴈宋江道爲軍的人學射弓箭是本等的事射的親是你能處我想賓鴻避暑塞離了天山銜蘆渡關趁江南地暖求食稻粱初春方回此賓鴻仁義之禽或數十或三五十隻遞相讓尊者在前卑者在後次序而飛不越群伴遇晚宿歇亦有當更之報且雄失其雌雌失其雄至死不配不失其意此禽仁義禮智信五常俱備空中遥見死鴈盡有哀鳴之意失伴孤鴈并無侵犯此爲仁也一失雌雄死而不配此爲義也依次而飛不越前後此爲禮也預避鷹鶻銜蘆過關此爲智也秋南冬北不越而來此爲信也此禽五常足備之物

此等舉動大是不祥

豈忍害之天上一群鴻鴈相呼而過正如我等弟兄一般你却射了那數隻比俺弟兄中失了幾個衆人心内如何兄弟今後不可害此禮義之禽燕青默默無語悔罪不及宋江有感於心在馬上口占一首詩道

山嶺崎嶇水渺茫　横空鴻陣兩三行　忽然失却雙飛件　月冷風清也斷腸

宋江吟詩罷不覺自己心中凄慘觀物傷情當晚屯兵於雙林渡口宋江在帳中因復感嘆燕青射鴈之事心中納悶叫取過紙筆作詞一首

楚天空濶鴈離群萬里恍然驚散自顧影欲下寒塘正草枯沙淨水平天遠寫不成書只寄的相思一點暮日

空濛曉烟古墅訴不盡許多哀怨棟盡蘆花無處宿嘆何時玉關重見嘹嚦憂愁鳴咽恨江渚難留戀請觀他

春晝歸來畫梁雙燕

宋江寫畢遞與吳用公孫勝看詞中之意甚是有悲哀憂戚之思宋江心中鬱鬱不樂當夜吳用等設酒備肴飲酌盡醉方休次早天明俱各上馬望南而行路上行程正值暮冬景物凄凉宋江於路此心終有所感不則一日回到京師屯駐軍馬於陳橋驛聽候聖旨且說先是宿太尉并趙樞密中軍人馬入城宿太尉趙樞密將宋江等功勞奏聞天子天子說宋先鋒等諸將兵馬班師回京已到關外趙樞密前來啓奏天子說宋江等諸將邊庭勞苦之事天子

聞奏大加稱贊就傳聖旨命黃門侍郎宣宋江等面君朝見都教披掛入城且說宋江等衆將屯駐軍馬在於陳橋驛聽候宣詔入朝黃門侍郎傳旨教宋江等衆將一百八員都要本身披掛戎裝革帶頂盔掛甲身穿錦襖懸帶金銀牌面從東華門而入都至文德殿朝見天子拜舞起居山呼萬歲皇上看了宋江等衆將英雄盡是錦袍金帶惟有吳用公孫勝魯智深武松身着本身服色天子聖意大喜乃曰寡人多知卿等征進勞苦邊塞用心中傷者多寡人甚爲憂戚宋江再拜奏曰皆托聖上洪福齊天邊庭寧息臣等衆將雖有金傷俱各無事今已沙塞投降實陛下仁育之賜再拜稱謝天子特命省院等官計議封爵太師

容與堂藏板

強盜安得如此遵際不可信不可信刪之為是

蔡京樞密童貫商議奏道方今四邊未寧不可墜遷且加宋江爲保義郎帶御器械正受皇城使副先鋒盧俊義加爲宣武郎帶御器械行營團練使吳用等三十四員加封爲正將軍朱武等七十二員加封爲偏將軍支給金銀賞賜三軍人等天子准奏仍勅與省院衆官加封爵祿與宋江等支給賞賜宋江等就於文德殿頓首謝恩天子命光祿寺大設御宴怎見的好宴但見

香焚寶鼎花插金瓶掛蝦鬚織錦簾櫳懸翡翠銷金帳幔武英宮裏屏幃畫舞鶴飛鸞文德殿中御座描盤龍走鳳屏開孔雀列華筵君臣共樂褥隱芙蓉設御宴文武同歡珊瑚碟仙桃異果玳瑁盤鳳髓龍肝鱗鱗膾切

銀絲細細茶熹玉盞七珍嵌筋好似碧玉琉璃八寶裝匙有如紅絲瑪瑙玻瓈碗滿泛馬乳羊羔琥珀盃淺酌瑤池玉液合殿金花翠葉滿筵錦綉綺羅仙音院聽唱新詞教坊司吹彈歌曲幾多食味熹金鼎無限香醪瀉玉壺黃金殿上君王親賜紫霞盃白玉堦前臣子承恩沾御酒將軍邊塞久勞心今日班師朝聖主佳人齊賀昇平曲畫鼓頻敲得勝回

當日天子親賜御宴已罷欽賞宋江錦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疋盧俊義等賞賜盡於內府關支宋江與衆將謝恩已罷盡出宮禁都到西華門外上馬回營一行衆將出的城來直至行營安歇聽候朝廷委用次日只見公孫勝

容與堂藏板

直至行營中軍帳內與宋江等衆人打了稽首便稟宋江道向日本師羅真人囑付小道已曾預稟仁兄今小道送兄長還京師畢日便回山中學道今日兄長功成名遂貧道亦難久處就今拜別仁兄辭了衆位即今日便歸山中從師學道侍養老母以終天年宋江見公孫勝說起前言不敢翻悔潸然淚下便對公孫勝道我想昔日弟兄相聚如花方開今日弟兄分別如花零落吾雖不敢負汝前言中心豈忍分別公孫勝道若是小道半途撇了仁兄便是貧道寡情薄意今來仁兄功成名遂此去非貧道所趨仁兄只得曲允宋江再四挽留不住便乃設一筵宴令衆弟兄相別筵上舉盃衆皆嘆息人人洒淚各以金帛相贈公

孫勝推卻不受衆弟兄只顧打拴在包裡次日衆皆相別
公孫勝穿上麻鞋背了包裹打箇稽首望北登程去了宋
江連日思憶淚如雨下鬱鬱不樂有詩爲証
數年相與建奇功　斡運玄機妙莫窮　一日浩然思
舊隱　飄然長往入山中
時下又值正旦節相近諸官准備朝賀蔡太師恐宋江人
等都來朝賀天子見之必當重用隨即奏聞天子降下聖
旨使人當住只教宋江盧俊義兩箇有職人員隨班朝賀
其餘出征官員俱係自身恐有驚御盡皆免禮是日正旦
天子設朝百官朝賀宋江盧俊義俱各公服都在待漏院
伺候早朝隨班行禮天子殿上簪纓玉帶文武大臣是日

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罷宋江盧俊義隨班拜罷於兩班侍下不能上殿仰觀殿上玉簪珠履紫綬金章往來稱觴獻壽自天明直至午牌方始得沾謝恩御酒百官朝散天子駕起宋江盧俊義出內卸了公服幞頭上馬回營面有愁顏赧色吳用等接着衆將見宋江面帶憂容心悶不樂都來賀節百餘人拜罷立於兩邊宋江低首不語吳用問道兄長今日朝賀天子回來何以愁悶宋江嘆口氣道想我生來八字淺薄年命蹇滯破遼受了許多勞苦今日連累衆弟兄無功我自職小官微因此愁悶吳用答道兄長既知造化未通何故不樂萬事分定不必多憂黑旋風李逵道哥哥好沒尋思當初在梁山泊裡不受一箇的氣却

不祥不祥

也說得

是
今日也要招安明日也要招安討得招安了却惹煩惱放
着兄弟們都在這里再上梁山泊去却不快活宋江大喝
道這黑廝敢又來無禮如今做了國家臣子都是朝廷良
臣你這廝不省得道理反心尚无自未除李逵又應道哥
哥不聽我說明朝有的氣受里衆人都笑且捧酒與宋江
添壽是日只飲到二更各自散了次日引十數騎馬入城
到宿太尉趙樞密并省院官各處賀節往來城中觀看者
甚衆就裡有人對蔡京說知此事次日奏過天子傳旨教
省院出榜禁約於各城門上張掛但凡一應有出征官員
將軍頭目許於城外下營屯扎聽候調遣并奉上司明文
呼喚不許擅自入城如違定依軍令擬罪施行差人賫榜

野人不知道理

逕來陳橋門外張掛榜文有人看了逕來報知宋江宋江轉添愁悶衆將得知亦皆焦燥盡有反心只碍宋江一箇有詩爲証

聖王爲治本無差　胡越從來自一家　何事憸人行譎計　不容忠義入京華胡說

且說水軍頭領特地來請軍師吳用商議事務吳用去到船中見了李俊張橫張順阮家三昆仲俱對軍師說道朝廷失信奸臣弄權閉塞賢路俺哥哥破了大遼止得箇皇城使做又未曾陞賞我等衆人如今倒出榜文來禁約我等不許入城我想那夥奸臣漸漸的待要拆散我們弟兄各調開去今請軍師自做箇主張和哥哥商量斷然不肯

就這里殺將起來把東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到好吳用道宋公明兄長斷然不肯你衆人枉費了力箭頭不發努折箭桿自古蛇無頭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張這話須是哥哥肯時方纔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張你們要反也反不出去六箇水軍頭領見吳用不敢主張都做聲不得吳用回至中軍寨中來與宋江閑話計較軍情便道仁兄往常千自由百自在衆多弟兄亦皆快活今來受了招安爲國家臣子不想到受拘束不能任用弟兄們都有怨心宋江聽罷失驚道莫不誰在你行說甚來吳用道此是人之常情更待多說古人云當與責人之所欲貨與賤人之所惡觀形察色見貌知情宋江道軍師若是有

還要箇做頭的

第兄們但要異心我當死於九泉忠心不改次日早起會集諸將商議軍機大小人等都到帳前宋江開話道俺是鄆城小吏出身又犯大罪托賴你衆弟兄扶持尊我爲頭今日得爲臣子自古道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雖然朝廷出榜禁治理合如此汝諸將士無故不得入城我等山間林下鹵莽軍漢極多倘或因而惹事必然以法治罪却又壞了聲名如今不許我等入城去到是幸事你們衆人苦嫌拘束但有異心先當斬我首級然後你們自去行事不然吾亦無顏居世必當自刎而死一任你們自爲衆人聽了宋江之言俱各垂淚設誓而散有詩爲証

堪羨公明志操堅　矢心忠鯁少欹偏　不知當日秦

長脚　可愧黃泉自刎言

宋江諸將自此之後無事也不入城看看上元節至東京年例大張燈火慶賞元宵諸路盡做燈火於各衙門點放且說宋江營內浪子燕青自與樂和商議如今東京點放華燈火戲慶賞豐年今上天子與民同樂我兩箇便換些衣服潛地入城看了便回只見有人說道你們看燈也帶挈我則箇燕青看見邦是黑旋風李逵李逵道你們瞞着我商量看燈我已聽了多時燕青道和你去不打緊只吃你性子不好必要惹出事來見今省院出榜禁治我們不許入城倘或和你入城去看燈惹出事端正中了他省院之計李逵道我今番再不惹事便了都依着你行燕青道

容與堂藏板

事了麼

如此想頭真是神出鬼沒怪哉文人之心文人之心如是如是

明日換了衣巾都打扮做客人相似和你入城去李逵大喜次日都打扮做客人伺候燕青同入城去不期樂和潛與時遷先入城去了燕青洒脫不開只得和李逵入城看燈不敢從陳橋門入去大寬轉却從封丘門入城兩個手厮挽着正投桑家瓦來來到瓦子前聽的构欄內鑼響李逵定要入去燕青只得和他挨在人叢裡聽的上面說評話正說三國志說到関雲長刮骨療毒當時有雲長左臂中箭箭毒入骨醫人華陀道若要此疾毒消可立一銅柱上置鐵環將臂膊穿將過去用索拴牢割開皮肉去骨三分除却箭毒却用油線縫龍外用敷藥貼了內用長托之劑不過半月可以平復如初因此極難治療関公大笑道

大丈夫死生不懼何況隻手不用銅柱鐵環只此便割何妨隨即叫取棊盤與客奕棋伸起左臂命華陀刮骨取毒面不改色對客談笑自若正說到這里李達在人叢中高叫道這箇正是好男子衆人失驚都看李達燕青慌忙攔道李大哥你怎地好村构攔尾舍如何使的大驚小惟這等叫李達道說到這里不由人不喝采燕青拖了李達便走兩箇離了桑家尾轉過串道只見一箇漢子飛磚擲尾去打一戶人家那人家道清平世界蕩蕩乾坤散了二次不肯還錢顛倒打我屋裡黑旋風聽了路見不平便要去勸燕青務死抱住李達睜着雙眼要和他斯打的意思那漢子便道俺自和他有帳討錢干你甚事卻日要跟張招

兩番斷打都不成光景倒添百倍

名與堂藏板

討下江南出征去你休惹我到那里去也是死要打便和你廝打死在這里也得一口好棺材李逵道却是甚麼下江南不曾聽的點軍調將燕青且勸開了閒兩箇廝挽着轉出串道離了小巷見一箇小小茶肆兩箇入去裡面尋付座頭坐了吃茶對席有箇老者便請會茶閑口論閑話燕青道請問丈丈却纔巷口一箇軍漢廝打他說道要跟張招討下江南早晚要去征進請問端的那里去出征那老人道客人原來不知如今江南草寇方臘反了占了八州二十五縣從睦州起直至潤州自號爲一國早晚來打揚州因此朝廷已差下張招討劉都督去剿捕燕青李逵聽了這話慌忙還了茶錢離了小巷逕逾出城回到營中

來見軍師吳學究報知此事吳用見說心中大喜來對宋先鋒說知江南方臘造反朝廷已遣張招討領兵宋江聽了道我等軍馬諸將屯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進當時會集諸將商議盡皆歡喜有詩爲証

屏迹行營思不勝　相携城内看花燈　偶從茶肆傳消息　虎嘯狼吞事又興

次日宋江換了些衣服帶領燕青自來說此一事逕入城中直至太尉府前下馬正值太尉在府令人傳報太尉聞知即忙教請進宋江來到堂上再拜起居宿太尉道將軍何事更衣而來宋江稟道近因省院出榜但凡出征官軍

容與堂藏板

非奉呼喚不敢擅自入城今日小將私步至此上告恩相聽的江南方臘造反占據州郡擅改年號侵至潤州早晚渡江來打揚州宋江等人馬久閙在此屯扎不宜某等情愿部領兵馬前去征勦盡忠報國望恩相於天子前題奏則箇宿太尉聽了大喜道將軍之言正合吾意此乃爲國爲民之盛事下官當以一力保奏有何不可將軍請回來早宿某具本奏聞天子必當重用宋江辭了太尉自回營寨與衆弟兄說知那說宿太尉次日早朝入內見天子在披香殿與百官文武計事正說江南方臘作耗占據八州二十五縣改年建號如此作反自覇稱尊目今早晚兵犯揚州天子乃曰已命張招討劉光世征進未見次第宿太

尉越班奏曰想此草寇既成大患陛下已遣張總兵劉都
督再差破遼得勝宋先鋒這兩支軍馬爲前部可去勦除
必幹大功天子聞奏大喜卿之所言正合朕意急令使臣
宣省院官聽聖旨當下張招討從耿二參謀亦行保奏要
調宋江這一千人馬爲前部先鋒省院官到殿領了聖旨
隨卽宣取宋先鋒盧先鋒直到披香殿下朝見天子拜舞
已畢天子降勑封宋江爲平南都總管征討方臘正先鋒
封盧俊義爲兵馬副總管平南副先鋒各賜金帶一條錦
袍一領金甲一副名馬一騎綵段二十五表裡其餘正偏
將佐各賜段疋銀兩待有功次照名陞賞加受官爵三軍
頭目給賜銀兩都就於內府關支定限日下出師起行宋

宣和堂藏板

江盧俊義領了聖旨就辭了天子皇上乃曰卿等數內有箇能鐫玉石印信金大堅又有箇能識良馬皇甫端當此二人駕前聽用宋江盧俊義承旨再拜仰觀天顏謝恩出內上馬回營宋江盧俊義兩箇在馬上歡喜並馬而行出的城來只見街市上一箇漢子手裡拿着一件東西兩條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牽動那物便响宋江見了却不識的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此是何物那漢子荅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乃作詩一首

一聲低了一聲高　嘹嘵聲音透碧霄　空有許多雄氣力　無人提處漫徒勞

宋江在馬上與盧俊義笑道這胡敲正比着我和你空有

衝天的本事無人提挈何能振響叫左右取些碎銀賞了調胡敲的自去兩箇並馬閑話宋江餘意不盡在馬上再作詩一首

玲瓏心地最虛鳴　此是良工巧製成　若是無人提挈處　到頭終久沒聲名

盧俊義道兄長何故發此言據我等胸中學識雖不在古今名將之下如無本事枉自有人提挈亦作何用宋江道賢弟差矣我等若非宿太尉一力保奏如何能勾天子重用聲名冠世爲人不可忘本盧俊義自覺失言不敢回話兩箇回到營寨陞帳而坐當時會集諸將盡數收拾鞍馬衣甲准備起身征討方臘次日於內府閑到賞賜段疋銀

容與堂藏板

兩分表諸將給散三軍頭目便就起送金大堅皇甫端去御前聽用宋江一面調撥戰船先行着令水軍頭領自去整頓篙櫓風帆擇駕望大洋進發傳令與馬軍頭領整頓弓箭鎗刀衣袍鎧甲水陸並進船騎同行收拾起程只見蔡大師差府幹到營索要聖手書生蕭讓次日王都尉自來問宋江求要鉄叫子樂和聞此人善能歌唱要他府裡使令宋江只得依允隨即又起送了二人去訖宋江自此去了五箇弟兄心中好生鬱鬱不樂當與盧俊義計議定了號令諸軍准備出師却說這江南方臘起義已久即漸而成不想弄到許大事業此人原是歙州山中樵夫因去溪邊淨手水中照見自己頭戴平天冠身穿衮龍袍以此

向人道他有天子福分因而造反就清溪縣內幫源洞中起造寶殿內苑宮闕睦州歙州亦各有行宮仍設文武職臺省院官也內相外將一應大臣睦州即今時建德宋改爲嚴州歙州即今時婺源宋改爲徽州這方臘直從這里占到潤州今鎮江是也共該八州二十五縣那八州歙州睦州杭州蘇州常州湖州宣州潤州那二十五縣都是這八州管下此時嘉興松江崇德海寧皆是縣治方臘自爲國王仍設三省六部臺院等官非同小可不比肅聚山林之輩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道白是十千加一點之輩原來方臘上應天書推背圖上道白是十千加一點冬盡始稱尊縱橫過浙水顯跡在吳興那十千乃萬也頭加一點乃方字也冬盡乃臘也稱尊者乃南面君也正

應方臘二字占據江南八郡又比遼國差多少來去再說宋江選日出師相辭了省院諸官當有宿太尉趙樞密親來送行賞勞三軍水軍頭領已把戰船從泗水入淮河望淮安軍覇俱到揚州取齊宋江盧俊義謝了宿大尉趙樞密楖了上路將軍馬分作五起取楖路投揚州來於路無話前軍已到淮安縣屯扎當有本州官員置筵設席等接宋先鋒到來請進城中管待訴說方臘賊兵浩大不可輕敵前面便是揚子大江九千三百餘里逶流入海此是江南第一箇險隘去處隔江却是潤州如今是方臘手下樞密李師衆并十二箇統制官守把住江岸若不得潤州爲家難以抵敵宋江聽了便請軍師吳用計較良策即日前

面入江攔截作何可渡破遼國時都是俺路水軍頭領不曾建的功勞今次要渡江南須用水軍舡隻向前吳用道楊子江中有金焦二山靠着潤州城郭可叫幾箇弟兄前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用何舡隻可以渡江宋江傳令教喚水軍頭領前來聽令你衆弟兄誰人與我先去探路打聽隔江消息用何良策可以進兵只見帳下轉過四員戰將盡皆願往不是這幾箇人來探路有分教橫屍似比固山高流血染楊子江赤潤州城內血須鬼哭神嚎金山寺中從使天翻地覆直教大軍飛渡烏龍嶺戰艦平吞白鴈灘畢竟宋江軍馬怎地去收方臘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京師留下四員將佐

金大堅　皇甫端　蕭讓　樂和

辭別歸山一員將佐

公孫勝

李贄曰可笑蔡京那班人不通世務把梁山這些人馬放在京輦是分明移梁山泊到天子身邊也萬一非宋公明有以收拾之禍豈在江南方臘哉





第九十一回

張順夜伏金山寺　宋江智取潤州城

詩曰

萬里長江似建瓴　東歸大海若雷鳴　浮天雪浪人皆懼　動地煙波鬼亦驚　竭力祇因清國難　勤王端擬耀天兵　潛踪欲迹金山下　斬將搴旗在此行

話說這九千三百里楊子大江遂接三江却是漢陽江潯陽江楊子江從四川直至大海中間通着多少去處以此喚做萬里長江地分吳楚江心內有兩座山一座喚做金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

此上一座寺藏在山凹裡不見形勢謂之且是寺這
兩座山生在江中正占着楚尾吳頭一邊是淮東揚州一
邊是浙西潤州今時鎮江是也且說潤州城郭郤是方臘
手下東廳樞密使呂師囊守把江岸此人原是歙州富戶
因獻錢粮與方臘官封爲東廳樞密使幼年曾讀兵書戰
策慣使一條丈八蛇矛武藝出衆部下管領着十二箇統
制官名號江南十二神協同守把潤州江岸那十二神是
擎天神福州沈劉　游奕神仙州潘文得　遁甲神睦
州施明　六丁神明州徐統　霹靂神越州張近仁
巨靈神杭州沈澤　太白神湖州史文　大
高可立　弔客神常州范

豹尾神江州和潼　喪門神蘇州泥木

話說溫密使吕師囊統領着五萬南兵據住江岸甘露亭下擺列着戰船三千餘隻江北岸却是瓜洲渡口淨蕩蕩地無甚險阻此時先鋒使宋江有詔敕征剿方臘兵馬戰船五軍諸將水陸並進船行已到淮安了約至揚州取齊當日宋先鋒在水中與軍師吳用等計議此去大江不遠江南岸便是賊兵守把誰人與我先去探路一連打聽隔江消息可以進兵帳下轉過四員戰將皆云願往那四個一箇是小旋風柴進一個是浪裡白跳張順一箇是沒命三郎石秀一箇是活閻羅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

兩路張順和柴進阮小七和石秀可直到金焦二山

卽打聽潤州賊巢虛實前來揚州回話四人辭了宋公各帶了兩箇伴當扮作客人取路先投揚州來此時於路百姓聽得大軍來征剿方臘都挈家搬在村裡躲避了四箇人在揚州城裡分別各辦了些乾粮石秀自和阮小七帶了兩箇伴當投焦山去了却說柴進和張順也帶了兩個伴當將乾粮稍在身邊各帶把鋒芒快尖刀提了朴刀四個逕瓜洲來此時正是 天氣日煖花香到得揚子江邊凭高一望浰浰雲浪滾滾烟波是好江景也有詩爲証

萬里烟波萬里天 江霞遥映海東邊 打魚舟子淮無事 醉擁青蓑自在眠

這柴進二人望見北固山下一代都是青白二色旌旗岸邊一字兒擺着許多舡隻江北岸上一根木頭也無柴進道瓜洲路上雖有屋宇並無人住江上又無渡船怎生得知隔江消息張順道須得一間兒歇下看兄弟赴水過去對江金山脚下打聽虛實柴進道說得是當下四箇人逕到江邊見一代數間草房盡皆關閉推門不開張順轉過側首掇開一堵壁子鑽將入去見箇白頭婆婆從竈邊走起來張順道婆婆你家爲甚不開門那婆婆答道實不瞞客人說如今聽得朝廷起大軍來與方臘厮殺我這里三是風門水口有些人家都搬了別處去躲只留下老身在此里看屋張順道你家男子漢那里去了婆婆道村

里去望老小去了張順道我有四箇人要渡江迴去那里有舡覓一隻婆婆道舡却那里去討近日呂師囊聽得大軍來和他厮殺都把船隻拘管過潤州去了張順道我四人自有粮食只借你家宿歇兩日與你些銀子作房錢並不攪擾你婆婆道歇却不妨只是沒床席張順道我們自有措置婆婆道客人只怕早晚有大軍來張順道我們自有迴避於是開門放柴進和他入來都倚了朴刀放了行李取些乾粮燒餅出來吃了張順再來江邊望那江景時見金山寺正在江心裡但見

江吞鰲背山聳龍鱗燭銀盤湧出青螺軟翠帷遠拖素練遥觀金殿受八面之天風遠望鍾樓倚千層之石壁

梵塔高侵滄海日講堂低映碧波雲無邊閣看萬里征帆飛步亭納一天爽氣郭璞墓中龍吐浪金山寺裡鬼移燈

張順在江邊看了一回心中思忖道潤州呂樞密必然時常到這山上我且今夜去走一　必知消息回來和柴進商量道如今來到這里一隻小船也沒怎知隔江之事我今夜把衣服打拴了兩個大銀頂在頭上直赴過金山寺去把些賄賂與那和尚討箇虛實回報先鋒哥哥你只在此間等候柴進道早幹了事便回是夜星月交輝風恬浪靜水天一色黃昏時分張順脫膊了赤扎起一腰白絹水鬼兒把這頭巾衣服裹了兩箇大銀拴縛在頭上腰間帶

一把尖刀從瓜洲下水直赴開江心中來那水湧不過他
胸膛在水中如走旱路看看赴到金山脚下見石峰邊纜
着隻小舡張順扒到舡邊除下頭上衣包解了濕衣抹拭了
身上穿上衣服坐在舡中聽得潤州更鼓正打三更張順
伏在船內望時只見上淌頭一隻小舡搖將過來張順看
了道這隻船來得蹺蹊必有奸細便要放舡開去不想那
隻舡一條大索鎖了又無櫓篙柴順只得又脫了衣服拔
出尖刀再跳下江裡只赴到那舡邊舡上兩個人搖着櫓
只望北岸不提防南邊只顧搖張順却從水底下一鑽鑽
到舡邊反住舡舵把尖刀一削兩箇搖櫓的撒了櫓倒掉
下江裡去了張順早跳在舡上那舡艙裡鑽出兩個人來

張順手起一刀砍得一箇下水去那個喊得倒入艙裡去張順喝道你是甚人那里來的船隻實說我便饒你那人道好漢聽稟小人是此間揚州城外定浦村陳將士家幹人使小人過潤州投拜呂樞密那里獻粮准了使個虞候和小人同回索要白粮米五萬石船三百隻作進奉之禮張順道那個虞候姓甚名誰見在那里幹人道虞候姓葉名貴却纔好漢砍下江裡去的便是張順道你却姓甚甚麼名字幾時過去投拜船裏有甚物件幹人道小人姓吳名成今年正月初七日渡江呂樞密直叫小人去蘇州見了御弟三大王方貌閔了號色旌旗三百面并五人陳將士官誥封做揚州府尹正授中明大夫名爵更有號衣一

千領及吕樞密札付一道張順又問道你的主人家有多少人馬吳成道人有數千馬有百十餘疋嫡親有兩個孩兒好生了得長子陳益次子陳泰張順都問了備細來情去意一刀也把吳成剁下水裡去了船尾上裝了楫一逕搥到瓜洲柴進聽櫓聲響急忙出來看時見張順搥隻船來柴進便問來由張順把前事一一說了柴進大喜去船艙裡取出一包袱文書并三百面紅絹號旗雜色號衣一千領做兩擔打角了張順道我却去取了衣裳來把船再搥到金山脚下取了衣裳巾幘銀子再搥到瓜洲岸邊天色方曉重霧罩地張順把船砍漏推開江裡去沉了來到屋下把二三兩銀子與了婆婆兩個伴當挑了擔子逕回

揚州來此時宋先鋒軍馬俱屯扎在揚州城外本州官員置宴設席迎接宋先鋒入城館驛內安下連日筵宴供給軍士却說紫進張順伺候席散在館驛內見了宋江備說陳將士陳觀交結方臘早晚誘引賊兵渡江來打揚州天幸江心裡遇見教主公成這件功勞宋江聽了大喜便請軍師吳用商議如何定計用甚良策吳用道既有這箇機會覷潤州城易如反掌先拿了陳觀大事便定只除如此如此宋江道正合吾意即時喚浪子燕青扮做葉虞候教解珍解寶扮做南軍問了定浦村路頭解珍解寶挑着擔子燕青都領了備細言語三個出揚州城來取路投定浦村雅城四十餘里早問到陳將士莊前見其家門首二三

十莊客都整整齊齊一般打扮但見

攢竹笠子上鋪着一把黑纓細線袖襖腰繫着八尺紅絹牛膀鞋登山似箭徧皮鞾護脚如綿人人都帶鴈翎刀個個盡提鴉嘴撾

當下燕青改作浙人鄉談與莊客唱喏道將士宅上有廢莊客道客人那里來燕青道從潤州來渡江錯走了路半日盤旋問得到此莊客見說便引入客房裡去教歇了擔子帶燕青到後廳來見陳將士燕青便下拜道葉貴就此參見拜罷陳將士問道足下何處來燕青打浙音道回避閑人方敢對相公說陳將士道這幾個都是我心腹人但說不妨燕青道小人姓葉名貴是呂樞密帳前虞候正月

初七日接得吴成密書樞密甚喜特差葉貴送吴成到蘇州見御弟三大王備說相公之意三大王使人啓奏降下官誥就封相公爲揚州府尹兩位直閣舍人待呂樞密相見了時再定官爵今欲使令吴成回程誰想感冒風寒病症不能動止樞密怕悞了大事特差葉貴送到相公官誥并樞密文書關防牌面號旗三百面號衣一千領剋日定時要相公粮食船隻前赴潤州江岸交割便取官誥文書遞與陳將士看了大喜忙擺香案望南謝恩已了便喚陳益陳泰出來相見燕青叫解珍解寶取出號衣號旗入後廳交付陳將士便邀燕青請坐燕青道小人是個走卒相公處如何敢坐陳將士道足下是那壁恩相差來的人又與

此人用得

小官賫詔勅怎敢輕慢權坐無妨燕青再三謙讓了遠遠
地坐下陳將士叫取酒來把盞勸燕青燕青推却道小人
天戒不飲酒待他把過三兩巡酒兩個兒子都來與父親
慶賀遞酒燕青把眼使叫鮮珍鮮寶行事鮮寶身邊取出
不按君臣的藥頭張人眼慢放在酒壺裡燕青便起身說
道葉貴雖然不魯將酒過江借相公酒菓權爲上賀之意
便斟一大鍾酒上勸陳將士滿飲此盃隨即便勸陳盃陳
泰兩箇各飲了一盃當面有幾個心腹莊客都被燕青勸
了一盃燕青那嘴一努鮮珍出來外面尋了火種身邊取
出號旗號砲就莊前放起左右兩邊已有頭領等候只聽
號砲響前來策應燕青在堂裡見一箇箇都倒了身邊掣

出短刀和解寶一齊動手早都割下頭來莊門外鬨動十箇好漢從前面打將入來那十員將佐花和尚魯智深行者武松九紋龍史進病關索楊雄黑旋風李達八臂那吒項充飛天大聖李袞混門神鮑旭錦豹子楊林病大虫薛永門前衆莊客那里迎敵得住裡面燕青解珍解寶早提出陳將士父子首級來莊門外又早一彪人馬官軍到來爲首六員將佐那六員美髯公朱仝急先鋒索超沒羽箭張清混世魔王樊瑞打虎匠李忠小覇王周通當下六員首將引一千軍馬圍住莊院把陳將士一家老幼盡皆殺了拏住莊客引去浦裡看時傍莊傍港泊着三四百隻船却潴潴裝載粮米在內衆將得了數目飛報主將宋江宋

江聽得殺了陳將士便與吳用計議進兵收拾行李辭了
總督張柏討部領大隊人馬親到陳將士莊上分撥前隊
將校上船行計一面使人催儹戰船過去吳用道選三百
隻快船船上各插着方臘降來的旗號着一千軍漢各穿
了號衣其餘三四千人衣服不等三百隻船內埋伏二萬
餘人更差穆弘扮做陳益李俊扮做陳泰各坐一隻大船
其餘船分撥將佐
第一撥船上穆弘李俊管領穆弘身邊撥與十箇偏將簇
擁着那十箇

項充　李袞　鮑旭　薛永　楊林
杜遷　宋萬　鄒淵　鄒潤　石勇

李俊身邊也撥與十箇偏將簇擁着那十個

童威　童猛　孔明　孔亮　鄭天壽

李立　李雲　施恩　白勝　陶宗旺

第二撥船上差張橫張順管領張橫船上撥與四箇偏將簇擁着那四箇

曹正　杜興　龔旺　丁得孫

張順船上撥與四箇偏將簇擁着那四箇

孟康　候健　湯隆　焦挺

第三撥船上便差十員正將管領也分作兩船進發那十箇

史進　雷橫　楊雄　劉唐　蔡慶

張清　李逵　解珍　解寶　柴進

這三百船上分派大小正偏將佐共計四十二員渡江次後宋江等却把戰船裝載馬疋遊龍飛鯨等船一千隻打着宋朝先鋒使宋江旗號大小馬步將佐一發載船渡江兩個水軍頭領一箇是阮小二一箇是阮小五總行催督且不說宋江中軍渡江却說潤州北固山上哨見對港三百來隻戰船一齊出浦船上却插着護送衣粮先鋒紅旗號南軍連忙報入行省裡來呂樞密聚集十二箇統制官都全副披掛弓弩上弦刀劒出鞘帶領精兵自來江邊觀看見前面一百隻船先傍岸攏來船上望着兩個爲頭的前後簇擁着的都披着金鎖子號衣一箇箇都是那彪形

大漢吕樞密下馬坐在銀交椅上十二個統制官兩行把住江岸穆弘李俊見吕樞密在江岸上坐地起身聲喏左在虞候喝令住船一百隻船一字兒拋定了矛牌後那二百隻船乘着順風都到了分開左兩下攏来一百隻在左一百隻在右做三下均勻擺定了客帳司下船来問道船從那里來穆弘荅道小人姓陳名益兄弟陳泰父親陳觀特遣某等弟兄獻納白米五萬石船三百隻精兵五千來謝樞密恩相保奏之恩客帳司道前日樞密相公使牒虞候去來見在何處穆弘道虞候和吳成各染傷寒時疫見在莊上養病不能前來今將関防文書在此呈上客帳司接了文書上江岸來稟復吕樞密道楊州定甫村陳府尹

男陳益陳泰納粮獻兵呈上原賫去関防文書在此呂樞
密看果是原領公文傳劄旨教喚二人上岸客帳司喚陳
益陳泰上來參見穆弘李俊上得岸來隨後二十個偏将
都跟上去排軍喝道卿相在此閑雜人不得近前二十箇
偏将都立住了穆弘李俊躬身叉手遠遠侍立客帳司半
晌方纔引二人過去參拜了跪在面前呂樞密道你父親
陳観如何不自來穆弘稟道父親聽知是梁山泊宋江等
領兵到來誠恐賊人下鄉擾擾在家支吾未敢擅離呂樞
密道你兩箇那個是兄穆弘道陳益是兄呂樞密道你弟
兄兩個曾習武藝麽穆弘道托賴恩相福蔭頗曾訓練呂
樞密道你将來白粮怎地裝載穆弘道大船裝粮三百石

小船裝糧一百石呂樞密道你兩個来到恐有他意穆弘
道小人父子一片孝順之心怎敢懷半點外意呂樞密道
雖然是你好心吾觀你船上軍漢模樣非常不由人不疑
你兩個只在這里各差四個統制官引一百軍人下船搜
看但有分外之物決不輕恕穆弘道小人此來指望恩相
重用何必見疑呂師囊正欲點四個統制下船搜看只見
探馬報道有聖旨到南門外了請樞相便上馬迎接呂樞
密急上了馬便分付道且與我把住江岸這兩箇陳益陳
泰隨將我來穆弘把眼看李俊一夥等呂樞密先行去了
穆弘李俊隨後招呼二十箇偏將便入城門守門將校喝
道樞密相公口叫這兩箇為頭的入來其餘人伴休放進

浦文英亦有意思

去穆呱李俊過去了二十箇偏將都被當住在城邊且說呂樞密到南門外接着天使便問道緣何來得如此要急那天使是方臘面前引進使馮喜悄悄地對呂師囊道近日司天太監浦文英奏道夜觀天象有無數罡星入吳地分野中間雜有一半無光就裡爲禍不小天子特降聖旨教樞密緊守江岸但有北邊来的人須要仔細盤詰磨問實情如是形影奇異者隨即誅殺勿得停留呂樞密聽了大驚却絶這一班人我十分疑忌如今却得這話且請到城中開讀馮喜同呂樞密都到行省開讀聖旨已了只見飛馬又報蘇州又有使命賫擎御弟三大王令旨到來言說你前日揚州陳將士投降一節未可准信誠恐有詐近

奉聖旨近來司天監内照見罡星入于吳地分野可以牢守江岸我早晚自差人到來監督吕樞密道大王亦爲此事掛心下官已奉聖旨隨即令人牢守江面来的舡上人一箇也休放上岸一面設宴管待兩個使命有詩爲証

奸黨三陳已被傷　假乘服色進軍粮　因觀形貌生猜忌　揭地掀天起戰場

却說那三百隻舡上人見半日沒些動靜左邊一百隻舡上張横張順帶八個偏將提軍器上岸右邊一百隻舡上十員正將都拿了鎗刀鑽上岸來守江面南軍攔當不住黑旋風李逵和解珍解寶便搶入城守門官軍急出攔截李逵輪起雙斧一砍一剁早殺翻兩個把門軍官城邊發

起喊來解珍解寶各挺鋼叉入城都一時發作那里関得城門迭牽達橫身在門底下尋人砍殺先在城邊二十個偏將各奪了軍器就殺起來呂樞密急使人傳令來教牢守江面時城門邊已自殺入城了十二箇統制官聽得城邊發喊各提動軍馬時史進柴進早招起三百隻舡內軍兵脫了南軍的號衣爲首先上岸舡艙裡埋伏軍兵一齊都殺上岸來爲首統制官沈剛潘文得兩路軍馬來保城門時沈剛被史進一刀剁下馬去潘文得被張橫刺斜里一鎗搠倒衆軍混殺那十箇統制官都望城門裡退入去。（好一箇一十一二神。）保守家眷穆弘李俊在城中聽得消息就酒店裡奪得火種便放起火來呂樞密急上馬時早得三箇統制官到來

救應城裡降天也似火起爪洲望見先發一彪軍馬過来
接應城裡四門混戰良久城上早竪起宋先鋒旗號四面
八方混殺人馬難以盡說下来便見且說江北岸早有一
百五十隻戰舡傍岸一齊牽上戰馬爲首十員戰將登岸
却是全付披掛那十員大將關勝呼延灼花榮秦明郝思
文宣贊單廷珪韓滔彭玘魏定國正偏戰將一十員部領
二千軍馬衝殺入城此時呂梁洞窓方纔大敗引着中傷人
馬逕逶丹徒縣去了大軍奪得潤州且教救滅了火分撥
把住四門却来江邊迎接宋先鋒舡正見江面上遊龍飛
鯨舡隻乘着順風都到南岸大小將佐迎接宋先鋒入城
預先出榜安撫百姓點本部將佐都到中軍請功史進献

沈刮首級張橫擒潘文得首級劉唐献沈澤首級孔明孔
亮生擒卓萬里項充李袞生擒和潼郝思文箭射死徐統
得了潤州殺了四箇統制官生擒兩箇統制官殺死牙將
官兵不計其数宋江點本部將佐折了三箇偏將都是亂
軍中被箭射死馬踏身亡那三箇一箇是雲裡金剛宋萬
一箇是沒面目焦挺一箇是九尾龜陶宗旺宋江見折了
三將心中煩惱怏怏不樂吳用勸道生死人之分定雖折
了三箇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箇險隘州郡何故煩惱
有傷玉體要與國家幹功且請理論大事宋江道我等一
百八人天文所載上應星曜當初梁山泊聚願五臺山設
誓但願同生同死回京之後誰想道先去了公孫勝御前

留了金大堅皇甫端蔡太師又用了蕭讓王都尉又要了樂和今日方渡江又折了我三箇弟兄想起宋萬這人雖然不曾立得奇功當初梁山泊開伙之時多虧此人今日旣來下之客宋江傳令叫軍士就宋萬死處搭起祭儀列了銀錢排下烏猪白羊宋江親自祭祀奠酒就押生擒到偽統制卓萬里和潼就那里斬首瀝血享祭三位英魂宋江回府治裏支給功賞一面駕了申狀使人報捷親請張招討不在話下沿街殺的死屍盡教收拾出城燒化收拾三箇偏將屍骸葬於潤州東門外且說呂樞密折了大半人馬引着六個統制官退守丹徒縣那里敢再進兵申將告急文書去蘇州報與三大王方貌求救聞有探馬報來

蘇州差元帥邢政領軍到來，呂樞密接見邢元帥說
了來到縣治備說陳將士（宽）杜詐降緣由以致透漏宋江軍馬
渡江今得元帥到此可同恢復潤州邢政道三大王爲知
罡星犯吳地特差下官領軍到来巡守江面不想樞密失
利下官與你報仇樞密當以助戰次日邢政引軍來恢奪
潤州却說宋江在潤州衙内與吳用商議童威童猛引百
餘人去焦山尋取石秀阮小七一面調兵出城来取丹徒
縣點五千軍馬爲首差十員正將那十人關勝林冲秦明
呼延灼董平花榮徐寧朱仝索超楊志當下十員正將部
領精兵五千離了潤州望丹徒縣來關勝等正行之次路
上正迎着邢政軍馬兩軍相對各把弓箭射住陣脚排成

陣勢花腔鞭鼓擂雜彩綉旗槌南軍陣上刑政挺鎗出馬六個統制官分在兩下宋軍陣中閃朕見了縱馬舞青龍偃月刀来戰邢政兩員將蕩起一天殺氣兩疋馬驟遍地征塵鬪到十四五合一將翻身落馬正是只云會使英雄勇怎敵將軍一智謀全憑捉將拿人手来奪江南第一州畢竟二將厮殺輸了的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折了三員將佐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李和尚曰人說宋江人馬到征方臘時漸漸損折不知此正是一百单八人幸處不但死於王事爲得死所倘令既征方臘之後一百单八人尚在朝廷當何以處之

即一百單八人亦何以自處。


盧倫等統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第九十二回

盧俊義分兵宣州道　宋公明大戰毗陵郡

詩曰

罡星殺曜遶江東　舉足妖氛一掃空　鞭指毘陵如
拉朽　旗飄宣國似摧蓬　一心直欲　中國　衆力
那堪揖下風　今日功名青史上　萬年千載播英雄

話說元帥那政和閱勝交馬戰不到十四五合被盧勝一
起一刀砍於馬下可憐南國英雄化作南柯一夢呼延灼
見砍了那政大驅人馬捲殺將去六箇統制官拏了
正樞密見本部軍兵大敗虧輸棄了丹徒縣領

馬望常州縣而走宋兵十員大將奪了縣治就
鋒知道部領大隊軍兵前進丹徒縣駐札賞勞三
張拍計移兵鎮守潤州次日中軍從耿二參謀賫送賞
到丹徒縣宋江秖受給賜衆將宋江請盧俊義計議調兵
征進宋江道目今宣湖二州亦是賊寇方臘占據我今要
你分兵撥將作兩路征剿寫下兩個鬮子一天拈取若拈
得所征地方便引兵去當下宋江鬮得常蘇二處盧俊義
鬮得宣湖二處宋江便叫鉄面孔目裴宣把衆將均分除
楊志患病不能征進寄留丹徒外其餘將校撥開兩路宋
先鋒分領將佐攻打常蘇二處正偏將共計四十二人正
將一十三員偏將二十九員

正將先鋒使呼保義宋江　軍師智多星吳用
撲天鵰李應　大刀關勝　小李廣花榮
霹靂火秦明　金鎗手徐寧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魯智深　行者武松　九紋龍史進
黑旋風李逵　神行太保戴宗
偏將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井木犴郝思文
醜郡馬宣贊　百勝將韓滔　天目將彭玘
混世魔王樊瑞　鐵笛仙馬麟　錦毛虎燕順
八臂那吒項充　飛天大聖李袞　喪門神鮑旭
矮脚虎王英　一丈青扈三娘　錦豹子楊林
金眼彪施恩　鬼臉兒杜興　毛頭星孔明

獨火星孔亮　轟天雷凌振　鐵臂膊蔡福
一枝花蔡慶　金毛犬段景住　通臂猿侯健
神算子蔣敬　神醫安道全　險道神郁保四
鐵扇子宋清　鉄面孔目裴宣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二員隨行精兵三萬人馬宋先鋒捻領副先鋒盧俊義亦分將佐攻打宣湖二處正偏將佐共四十七員正將一十四員偏將三十三員朱武偏將之首受軍師之職

正將副先鋒玉麒麟盧俊義　軍師神機朱武
小旋風柴進　豹子頭林冲　雙鎗將董平
雙鞭呼延灼　急先鋒索超　沒遮攔穆弘

病閻索楊雄　插翅虎雷橫　兩頭蛇解珍
雙尾蝎解寶　沒羽箭張清　赤髮鬼劉唐
浪子燕青
偏將聖水將單廷珪　神火將魏定國　小溫侯呂
方　賽仁貴郭盛　摩雲金翅歐鵬　火眼俊彪鄧
飛　打虎將李忠　小霸王周通　跳澗虎陳達
白花蛇楊春　病大虫薛永　摸着天杜遷　小遮
攔穆春　出林龍鄒淵　獨角龍鄒潤　催命判官
李立　青眼虎李雲　石將軍石勇　旱地忽律朱
貴　笑面虎朱富　小尉遲孫新　母大虫顧大嫂
菜園子張青　母夜叉孫二娘　白面郎君鄭天壽

金錢豹子湯隆　撾刀鬼曹正　白日鼠白勝　花項虎龔旺　中箭虎丁得孫　霍閃婆王定六　鼓上蚤時遷

大小正偏將佐四十七員隨征精兵三萬人馬盧俊義管領看官牢記話頭盧先鋒攻打宣湖二州共是四十七人宋公明攻打常蘇二處共是四十二人計有水軍頭領自是一夥爲因童威童猛差去焦山回報石秀阮小七來到江邊殺了一家老小奪頭一隻快舡前到焦山寺內尋見石秀阮小七寺主知道是梁山泊好漢留在寺中宿食後知張順幹了功勞打聽得焦山下舡取茆港好去征伐江陰太倉沿海使人申將文書来索請水軍頭領并要戰具

舡隻宋江即差李俊等八員撥與水軍五千跟隨石秀阮小七等共取水路計正偏將一十員那十員正將七員偏將三員

拼命三郎石秀　混江龍李俊　舡火兒張橫

浪裡白跳張順　立地太歲阮小二　短命二郎阮小五　活閻羅阮小七　出洞蛟童威　翻江蜃童猛　王旛竿孟康

大小正偏將佐一十員水軍精兵五千戰舡一百隻看官聽說宋江自丹徒分兵共是九十九人已自不滿百数大戰舡都撥與水軍頭領攻打江陰太倉小戰舡却俱入丹徒都在裡港隨軍攻打常州話說呂師囊引着六箇統

官追保常州毗陵郡這常州原有守城統制官錢振鵬
下兩員副將一箇是晉陵縣上濠人氏姓金名郎一個是
錢振鵬心腹之人許定錢振鵬原是清溪縣都頭出身恊
助方臘累得城池陞做常州制置使聽得呂樞密失利折
了潤州一路退回常州隨即引金郎許定開門迎接請入
州治管待已了商議退戰之策錢振鵬道樞相放心錢某
不才上托天子洪福下賴樞相虎威願施犬馬之恩直殺
的宋江那厮們大敗過江恢復潤州復爲吾地使宋江正
眼兒不敢再覷江南振鵬之願也呂樞密撫慰道若得制
置如此用心何慮大國不安矣殺退敵軍之後克復得潤
州以爲家邦呂某當極力保奏高遷重爵當日筵宴不在

話下且說宋先鋒領起分定人馬攻打常蘇二州撥馬軍長驅大進望毗陵郡來爲頭正將一員閔勝部領十員將佐那十人秦明徐寧黃信孫立郝思文宣贊韓滔彭玘馬麟燕順正偏將佐共計十一員引馬軍三千直取常州城下搖旗擂鼓搭戰呂樞密看了道誰敢去退敵軍錢振鵬偷了戰馬道錢某當以効力向前呂樞密隨即撥六箇統制官相助六箇是誰應明張近仁趙毅沈北高可立范疇七員將帶領五千人馬開了城門放下吊橋錢振鵬使口溪風刀騎一疋捲毛赤兎馬當先出城閔勝見了把軍馬暫退一步讓錢振鵬列成陣勢排開六個統制官分在兩下對陣閔勝當先立馬[illegible]高叫反賊聽着汝等助

一匹夫謀反損害生靈[illegible]共怒今日天兵臨境尚不知
死敢來與吾拒敵我等不把你這賊徒誅盡殺絕誓不回
兵錢振鵬聽了大怒罵道量你等一夥是梁山泊草寇不
知天時却不思圖王覇業倒去降無道昏君要來和俺大
國相併我今直殺的你片甲不回絕罷鬬勝大怒舞起青
龍偃月刀直衝將來錢振鵬使動潑風刀迎殺將去兩員
將厮殺正是敵手堪描堪畫但見

寒風閃灼殺氣瀰漫兩疋馬騰踏跑哮二員將遮攔駕
隔潑風刀起似半空飛下流星青龍刀輪如平地奔馳
閃電馬蹄撩亂銮鈴響處陣雲飛兵器相交殺氣橫時
神鬼懼好似武侯擒孟獲恰如関羽破蚩尤

這閔勝和錢振鵬閒了三十合之上錢振鵬漸漸力怯抵
當不住南軍門旗下兩箇統制官看見錢振鵬力怯挺兩
條鎗一齊出馬前去夾攻閔勝上首趙教下首范疇宋軍
門旗下惱犯了兩員偏將一箇舞動喪門劒一箇使起虎
眼鞭搶出馬來乃是鎮三山黃信病尉遲孫立六員將三
對兒在陣前廝殺呂樞密急使許定金節出城助戰兩將
得令各持兵器都上馬直到陣前見趙教戰黃信范疇戰
孫立却也都是對手閒到淵深裡趙教范疇漸拆便宜許
定金節各使一口大刀出陣宋軍陣中韓滔彭玘二將雙
出來迎金節戰住韓滔許定戰住彭玘四將又閒五隊兒
在直前廝殺原來金節[illegible]可歸降大宋之心故意要本隊

陣畧略鬥數合撥回馬陣先走韓滔乘勢追將去南
雪陣上高可立看見金節被韓滔追趕得緊急取雕弓搭
上硬箭滿滿地拽開飕的一箭把韓滔面頰上射着倒撞
下馬來這里秦明急把馬一拍輪起狠牙棍前來救時早
被那里張近仁搶出來咽喉上復一鎗結果了性命彭玘
和韓滔是一正一副的弟兄見他身死急要報仇撇了許
定直途陣上去尋高可立許定赶來却得秦明占住厮殺
高可立看見彭玘赶來揑鎗便迎不隄防張近仁從肋羅
裡撞將出來把彭玘一鎗搠下馬去閔勝見損了二將心
中忿怒恨不得殺進常州使轉神威把錢振鵬一刀也剁
于馬下待要搶他那騎赤色捲毛馬不隄防自己坐下赤

兎馬一脚前失倒把關勝掀下馬來南陣上高可立張近仁兩騎馬便來搶關勝却得徐寧引宣贊郝思文三將齊出救得關勝回歸本陣呂樞密大驅人馬捲殺出城關勝衆將失利望北退走南兵追赶二十餘里此日關勝折了些人馬引軍回見宋江訴說折了韓滔彭玘宋江大哭道誰想渡江已來損折我五箇兄弟莫非皇天有怒不容宋江收捕方臘以致損兵折將吳用勸道主帥差矣輸贏勝敗兵家常事人之生死乃是分定不足爲怪此是兩箇將軍祿絶之日以致如此請先鋒免憂且理大事有詩爲証

勝敗兵家不可期　安危端有命爲之　出師未捷身

且說帳前轉過李逵便[illegible]看幾個認得殺俺兄弟的人引我去殺那廝與徒替我兩個哥哥報仇宋江傳令教來日打起一面白旗我親自引衆將直至城邊與賊交鋒決箇勝負次日宋公明領起大隊人馬水陸並進舡騎相迎按寨都起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袞帶領五百悍勇步軍先來出哨直到常州城下呂樞密見折了錢振鵬心下甚憂連發了三道飛報文書去蘇州三大王方貌處求救一面寫表申奏朝廷又聽得報道城下有五百步軍打城認旗上寫道爲頭的是黑旋風李逵呂樞密道這廝是梁山泊第一箇兇徒慣殺人的好漢誰敢與我先去拿他帳前轉過兩個得勝獲功的統制官高可立張近仁呂

樞密道你兩箇若拿得這箇賊人我當一力保奏加官重賞張高二統制各綽了鎗上馬帶領一千馬步兵出城迎敵黑旋風李逵見了便把五百步軍一字兒擺開手搭兩把板斧立在陣前喪門神鮑旭伏着一口大闊板刀隨於側首項充李袞兩箇各人手挽着蠻牌右手拿着鐵標四箇人各披前後掩心鉄甲列於陣前高張二統制正是得勝狸偏強似虎及時鴉鵲便欺鵰統着一千軍馬靠城排開宋軍內有幾個探子却認得高可立張近仁兩箇是殺俺韓滔彭玘的便指與黑旋風道這兩箇領軍的便是殺俺韓彭二將軍的李逵那里聽了這說也不打話拿起兩把板斧直搶過對陣去鮑旭李逵殺過對陣急呼項充李

如李大哥說是這顧行唱言

衆舞起蠻牌假士策應四個齊心滾將過對陣高可立張近仁吃了一驚措手不及急待回馬那兩個蠻牌早滾到馬頷下高可立張近仁在馬上把鎗望下搠時項充李衮把牌迎住李逵斧起早砍翻高可立馬脚高可立攧下馬來項充叫道留下活的時李逵是箇好殺人的漢子那里忍耐得住早一斧砍下頭來鮑旭從馬上揪下張近仁一刀也割了頭四箇在陣裡亂殺南軍黑旋風把高可立頭縛在腰裡輪起兩把板斧不問天地橫身在裡面砍殺殺得一千馬步軍退入城去也殺了三四百人直赶到吊橋邊李逵和鮑旭兩箇便要殺入城去項充李衮死當回來城上擂木砲石早打下來四箇回到陣前五百軍兵依原一

字攏開那里敢輕動本是也要來混戰怕黑旋風不分皂白見的便砍因此不敢近前兩箇提着高張二統制的頭却待接去宋先鋒軍馬已到李逵鮑旭各獻首級衆將認的是高可立張近仁的頭都吃了一驚道如何獲得仙人首級兩箇說殺了許多人衆本待要捉活的來一時手痒忍耐不住就便殺了宋江道既有讐人首級可於白旗下望空祭祀韓彭二將宋江又哭了一場放倒白旗賞了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人便進兵到常州城下有詩爲証

苟圖富貴虎吞虎　僞取功名人殺人　清世不生邹孟子就中玄妙許誰論孟子那裡論得玄妙

且說呂樞密在城中心慌便與金節許定并四個統制

商議退宋江之策諸將見李逵等殺了這一陣衆人都
顫心寒不敢出戰問了數聲如箭穿鴈嘴鈎搭魚腮默默
無言無人敢應呂樞密心內納悶教人上城看時宋江軍
馬三面圍住常州盡在城下擂鼓搥旗納喊搭戰呂樞密
叫衆將且各上城守護衆將退去呂樞密自在後堂尋思
無計可施喚集親隨左右心腹人商量自欲棄城逃走不
在話下且說守將金節回到自已家中與其妻秦王蘭說
道如今宋先鋒圍住城池三面攻擊我等城中粮食缺少
不經久困倘或打破城池我等那時皆爲刀下之鬼秦王
蘭荅道你素有忠孝之心歸降之意更兼原是宋朝舊官
朝廷不曾有甚負汝不若去那歸正擒捉呂師囊献與宋

這箇婦人倒也通得

好計策

夫妻兩個都是一金一王真是金玉君子

先鋒便有進身之計金節道他手下見有四箇統制官各有軍馬許定這厮又與我不睦與呂師囊又是心腹之人我恐單絲不成線孤掌豈能鳴恐事未諧反惹其禍其妻道你只密密地寅夜修一封書緘栓在箭上射出城去和宋先鋒達知裡應外合取城你來日出戰詐敗佯輸引誘入城便是你的功勞金節道賢妻此言極當依汝行之史官詩曰

金節知天欲受降　王蘭力贊更賢良　宋家文武皆如此　安得河山社稷亡

次日宋江領兵攻城得緊呂樞密聚衆商議金節答道常州城池高廣只宜守不可敵衆將只堅守等待蘇州救

來到方可會合出戰呂樞密道此一極是分撥衆將應
趙教守把東門沈井范疇守把北門金節守把西門許定
守把南門調撥已定各自領兵堅守當晚金節寫了私書
拴在箭上待夜深人靜在城上望着西門外探路軍人射
將下去那軍校拾得箭矢慌忙報入寨裡來守西寨正將
花和尚魯智深同行者武松兩箇見了隨即使偏將杜興
賫了飛報東北門大寨裡來宋江吳用點着明燭在帳裡
議事杜興呈上金節的私書宋江看了大喜便傳令叫三
寨中知會次日三寨內頭領三面攻城呂樞密在敵樓上
正觀見宋江陣裡轟天雷凌振扎起砲架却放了一箇風
火砲直飛起去正打在敵樓角上骨碌碌一聲響平塌了

半邊呂梁窩急走救得性命下城來催督四門守將出城退戰擂了三通戰鼓大開城門放下弔橋北門沈汁范疇引軍出戰宋軍中大刀関勝坐下錢振鵬的捲毛赤兎馬出於陣前與范疇交戰兩箇正待相持西門金節又引出一彪軍來捲戰宋江陣上病尉遲孫立出馬兩個交戰鬥不到三合金節詐敗樣轉馬頭便走孫立當先燕順馬麟爲次魯智深武松孔明孔亮施恩杜興一發進兵金節便退入城孫立已赶入城門邊占住西門城中鬧起知道大宋軍馬已從西門進城了那時百姓都被方臘殘害不過怨氣冲天聽得宋軍入城盡出來助戰城上早竪起宋先鋒旗號范疇沈汁見了城中事變不要奔入城去保全

小時左邊衝出毛矮虎一夫青旱朴泡曹捉了右邊衝
宣贊郝思文兩箇一齊向前把沈汴一鎗刺下馬去衆軍
活捉了宋江吳用大驅人馬入城四下里搜捉南兵盡行
誅殺呂樞密引了許定自投南門而走死命奪路衆軍追
赶不上自回常州聽令論功陞賞趙毅躲在百姓人家被
百姓捉來獻出應明亂軍中殺死獲得首級宋江來到州
治便出榜安撫百姓扶老携幼詣州拜謝宋江撫慰百姓
復爲良民衆將各來請功金郎赴州治拜見宋江宋江親
自下堦迎接金郎上廳請坐金郎至堦下參拜頓首謝了
復爲宋朝良臣此皆其妻贊成之功有詩爲証

貞靜幽閑女丈夫　心存宗社有深圖　名同魏國韓

希孟　千古清風振八區

宋江教把范疇沈汴趙敦三箇陪車盛了寫道申狀就叫金郎親自解赴潤州張招討中軍帳前金郎領了公文監押三將前赴潤州交割比及去時宋江已自先叫神行太保戴宗賫飛報文書保舉金郎到中軍了張招討見宋江申覆金郎如此忠義後金郎到潤州張招討使人接入城中見了金郎大喜賞賜金郎金銀段疋鞍馬酒禮有副都督劉光世就留了金郎陞做行軍都統留於軍前聽用後來金郎跟隨劉光世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多立功勞直做到親軍指揮使至中山陣亡這是金郎的結果有詩爲証

金郎歸降世罕儔　也知天命有攸謳　封侯享爵心

無愧　忠蓋令從史筆收

當日張招計劉都督賞了金鄽把三箇賊人碎屍萬段梟令示衆隨即使人來常州犒劳宋先鋒軍馬且說宋江在常州屯駐軍馬使戴宗去宣州湖州盧先鋒處飛報調兵消息一面又有探馬報來說呂樞密逃回在無錫縣又會合蘇州救軍正欲前來迎敵宋江聞知便調馬軍步軍正偏將佐十員頭領撥與軍兵一萬望南迎敵那十員將佐關勝秦明朱仝李應魯智深武松李逵鮑旭項充李袞當下關勝等領起前部軍兵人馬與同衆將辭了宋先鋒離城去了且說戴宗探聽宣湖二州進兵的消息與同柴進回見宋江報說副先鋒盧俊義得了宣州特使柴大官人

到來報捷宋江甚喜柴進到州治參拜已了宋江把了接
風酒回入後堂坐下動問盧先鋒破宣州備細緣由柴進
將出申達文書與宋江看了備說打宣州一事方臘部下
鎮守宣州經畧使家余慶手下統制官六員都是歙州睦
州人氏那六人李韜韓明杜敬臣魯安潘濬程勝祖宣州
經畧家余慶當日分調六箇統制做三路出城對陣俺這
盧先鋒也分三路軍兵迎敵中間是呼延灼和李韜交戰
董平共韓明相持戰到十合韓明被董平兩鎗刺死中路
軍馬大敗左軍是林冲和杜敬臣交戰索超與魯安相持
林冲蛇矛刺死杜敬臣索超斧劈死魯安右軍是張清和
潘濬交戰穆弘共程勝祖相持張清一石子打下潘濬打

虎將李忠赶出去殺了程咬金祖棄馬逃回此日連勝四將賊兵退入城去盧先鋒急驅衆將奪城赶到門邊不隄防賊兵城上飛下一片磨扇來打死俺一箇偏將城上箭如雨點一般射下來那箭矢都有毒藥射中俺兩箇偏將比及到寨俱各身死盧先鋒因見折了三將連夜攻城守東門賊將不緊因此得了宣州亂軍中殺死了李韶家余慶領了些敗殘軍兵望湖州去了程勝祖自陣上不知去向磨扇打死了白面郎君鄭天壽兩箇中藥箭的是操刀鬼曹正霍閃婆王定六宋江聽得又折了三箇兄弟大哭一聲默然倒地只見面皮黃唇口紫指甲青眼無光未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舉正是花開又被風吹落月皎那堪

雲霧遮畢竟宋江將軍倒了性命如何且聽了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五員將佐

韓滔　彭玘　鄭天壽　曹正　王定六

患病寄留丹徒縣一員將佐

楊志

禿翁曰李大哥爲韓彭報仇都是真的宋公明假哭信他不得


宋入明燕州大會圾



泥江龍太湖小結義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三

第九十三回

混江龍太湖小結義　宋公明蘇州大會垓

詩曰

不識存亡妄逞能　吉凶禍福並肩行　只知武士戡離亂　未許將軍見太平　自課赤心無諂屈　豈知天道不昭明　韓彭功業人難辨　狡兎身亡獵犬烹

話說當下衆將救起宋江半晌方纔甦醒對吳用等說道我們今番必然收伏不得方纔了自從渡江以來如此不利連連損折了我八箇弟兄吳用勸道主帥休說此言以懈軍心當初破大遼之時大小完全回京皆是天數今番

折了兄弟們此是各人壽數眼見得渡江以來連得了三箇大郡潤州常州宣州此乃皆是天子洪福齊天主將之虎威如何不利先鋒何故自喪志氣宋江道軍師言之極當雖然天數將盡我想一百八人上應列宿又合天文所載兄弟們過如手足之親今日聽了這般凶信不由我不傷心吳用再勸道主將請休煩惱勿傷貴體且請理會調兵接應攻打無錫縣宋江道留下柴大官人與我做伴別寫軍帖使戴院長與我送去回覆盧先鋒着令進兵攻打湖州早至杭州聚會吳用教裴宣寫了軍帖回覆使戴宗往宣州去了不在話下却說呂師囊引着許定逕回至無錫縣正迎着蘇州三大王發來救應軍兵爲頭是六軍指

揮使衛忠帶十數箇牙將引兵一萬來救常州合兵一處守住無錫縣呂樞密訴說金節献城一事衛忠道樞密寬心小將必然再要恢復常州只見探馬報道宋軍至近早作准備衛忠便引兵上馬出北門外迎敵早見宋江軍馬勢大爲頭是黑旋風李逵引着鮑旭項充李充當先直殺過來衛忠力怯難加軍馬不曾擺成行列大敗而走急退入無錫縣時四箇早隨馬後入縣治呂樞密便奔南門而走閔勝引着兵馬已奪了無錫縣四下里放起火來衛忠許定亦望南門走了都回蘇州去了閔勝等得了縣治便差人飛報宋先鋒宋江與衆頭領都到無錫縣便出榜安撫了本處百姓復爲良民引大隊軍馬都屯駐在本縣却

使人申請張劉二總兵鎮守常州且說呂樞密會同衛忠許定三箇引了敗殘軍馬逕蘇州城來告三大王方貌求救訴說宋軍勢大迎敵不住兵馬席捲而來以致失陷城池三大王大怒喝令武士推轉呂樞密斬訖報來衛忠等告說宋江部下軍將皆是慣戰兵馬多有勇烈好漢了得的人更兼步卒都是梁山泊小嘍囉多曾慣鬥因此難敵方貌道權且寄下你項上一刀與你五千軍馬首先出哨我自分撥大將隨後便來策應呂師囊拜謝了全身披掛手執丈八蛇矛上馬引軍首先出城却說三大王方貌聚集手下八員戰將名爲八驃騎一箇箇都是身長力壯武藝精熟的人那八員

飛龍大將軍劉贇　飛虎大將軍張威　飛熊大將軍徐方　飛豹大將軍郭世廣　飛天大將軍鄔福　飛雲大將軍荀正　飛山大將軍甄誠　飛水大將軍昌盛

當下三大王方貌親自披掛手持方天畫戟上馬出陣監督中軍人馬前來交戰馬前擺列着那八員大將背後整整齊齊有三十二箇副將引五萬南兵人馬出閶闔門來迎敵宋軍前部呂師囊引着衛忠許定已過寒山寺了望無錫縣而來宋江已使人探知盡引許多正偏將佐把軍馬調出無錫縣前進十里餘路兩軍相遇旗鼓相望各列成陣勢呂師囊忿那口氣躍坐下馬橫手中矛親自出陣

要與宋江交戰有詩爲証

頭帶茜紅巾　身披錦戰袍　內穿黃金甲　外繫彩絨絛　馬振銅鈴響　身騰殺氣高　乾坤無敵手　當陣逞英豪

宋江在門旗下見了回頭問道誰人敢拿此賊說猶未了金鎗手徐寧挺起手中金鎗驟坐下馬出到陣前便和呂梁兩箇交戰二將交鋒左右助喊約戰了二十餘合呂師囊露出破綻來彼徐寧肋下刺着一鎗搠下馬去兩軍一齊納喊黑旋風李逵手揮雙斧衝門神鮑旭挺使飛刀項充李袞各舞鎗牌殺過對陣來南兵大亂宋江驅兵赶殺正迎着方貌大隊人馬兩邊各把弓箭射住陣脚各列成陣

勢南軍陣上一字擺開八將方貌在中軍聽得說殺了呂梁山泊一夥打家劫舍的草賊宋朝令敗封你爲先鋒領兵侵入吳地我今直把你殊盡殺絕方纔罷兵宋江在馬上指道你這厮只是睦州一夥村夫量你有甚福祿妄要圖王覇業不如及早投降免汝一死天兵到此由自巧言抗拒我若不把你殺盡誓不回軍方貌喝道且休與你論口我手下有八員猛將在此你敢撥八箇出來厮殺麼有詩爲証

兵知虛實方爲得　將識存亡始是賢　方貌兩端俱不省　寘驅八將向軍前

宋江笑道若是我兩箇併你一箇也不算好漢你使八箇出來我使八員首將和你比試本事便見輸贏但是殺下馬的各是擡回本陣不許暗箭傷人亦不許槍攙扈首如若不見輸贏不得混戰明日再約厮殺方貌聽了便叫八將出來各執兵器驟馬向前宋江道諸將相讓馬軍出戰說言未絕八將齊出那八人関勝花榮徐寧秦明朱仝黃信孫立郝思文宋江陣內門旗開處左右兩邊分出八員首將齊齊驟馬直臨陣上兩軍中花腔鼓擂雜彩旗搥各家放了一箇號砲兩軍助着喊聲十六騎馬齊出各自尋着敵手捉對兒厮殺那十六員將佐如何見得尋着敵手配合交鋒関勝戰劉賛秦明戰張威花榮戰徐方徐寧戰

鄔福朱仝戰荀正黃信戰郭世廣孫立戰甄誠郝思文戰
昌盛兩陣上主帥立了信約十六員大將交鋒厮殺真乃
是堪描堪畫但見

征塵迷鉄甲殺氣舉銀盔綉旗風擺團花駿馬烟籠金
鞚英雄鬭勝舞青龍刀直逸劉賛猛健徐寧挺金鎗勇
衝鄔福節級朱仝逸荀正鉄鞭孫立遇甄誠秦明使棍
戰張威郭世廣正當黃信徐方舉棚閘花榮架隔難收
昌盛横刀敵思文遮攔不住

這一十六員猛將各人都是英雄用心相敵鬭到三十合
之上數中一將翻身落馬贏得的是誰美髯公朱仝一鎗
把荀正刺下馬來兩陣上各自鳴金收軍七對將軍分開

兩下各回本陣三大王方貌見拆了一員大將尋思不利引兵退回蘇州城內宋江當日催趲軍馬直近寒山寺下寨陞賞朱仝徐寧寫了軍狀申覆張招討不在話下且說三大王方貌退兵入城堅守不出分調諸將守把各門深栽鹿角城上列着踏弩硬弓擂木砲石窩鋪內鎗煎金汁女墻邊堆垜灰瓶准備牢守城池次日宋江見南兵不出引了花榮徐寧黃信孫立帶領三十餘騎馬軍前來看城見蘇州城郭一週遭都是水港環繞墻垣堅固想道急不能勾打得城破回到寨中和吳用計議攻城之策有人報道水軍頭領正將李俊從江陰來見主將宋江教請入帳中見了李俊宋江便問沿海消息李俊答道自從撥領水

軍一同石秀等殺至江陰太倉塩海等處守將嚴勇副將李玉部領水軍船隻出戰交鋒嚴勇在船上被阮小二一鎗搠下水去李玉已被亂箭射死因此得了江陰太倉即目石秀張橫張順去取嘉定三阮去取常熟小弟特來報捷宋江見說大喜賞賜了李俊着令自往常州去見張劉二招討投下申狀且說這李俊徑投常州來見了張招討劉都督備說收復了江陰太倉海島去處殺了賊將嚴勇李玉張招討給與了賞賜令回宋先鋒處聽調李俊回到寒山寺寨中來見宋先鋒宋江因見蘇州城外水面空闊必用水軍船隻厮殺因此就留下李俊教整點船隻准備行事李俊說道哥哥看水面闊狹如何用兵却作道理

宋江道是李俊去了兩日回來說道此城正南十相近太湖兄弟欲得備舟一隻投宜興小港私入太湖裡去出吳江探聽南邊消息然後可以進兵四面夾攻方可得破宋江道賢弟此言極當正合吾意只是沒有副手與你同去隨即便撥李大官人帶同孔明孔亮施恩杜興四箇去江陰太倉崑山常熟嘉定等處協助水軍收復沿海縣治便可替回童威童猛來幫助李俊行事李應領了軍帖辭別宋江引四員偏將投江陰去了不過兩日童威童猛回來參見宋先鋒宋江撫慰了就叫隨從李俊乘駕小舡前去探聽南邊消息且說李俊帶了童威童猛駕起一葉扁舟兩箇水手搖櫓五箇人逕逾宜興小港裡去盤旋直入太

湖中來看那太湖時果然水天空闊萬頃一碧但見

天連遠水水接遥天高低水影無塵上下天光一色雙雙野鷺飛來點破琉璃兩兩輕鷗驚起衝開青翡翠

春光淡蕩溶溶波皺魚鱗夏雨滂沱滾滾浪翻銀屋秋蟾皎潔金蛇遊走波瀾冬雪紛飛玉洞彌漫天地混沌鑿開元氣窟馮夷獨占水晶宮仙子時時飛寶鄭聖僧夜夜伏驪龍又有詩爲証

滔滔漾漾白鷗飛　綠淨春深好染衣　南去北來人自老　夕陽常送釣船歸

當下李俊和童威童猛并兩個水手駕着一葉小船逕逶太湖漸近吴江遠遠望見一派魚舡約有四五十隻李俊

道我等只做買魚去那里打聽一遭五箇人一逕摇到那
打魚船邊李俊問道漁翁有大鯉魚麽漁人道你們要大
鯉魚隨我家裡去賣與你李俊摇着舡跟那幾隻魚舡去
沒多時漸漸到一箇處所看時團團一遭都是駝腰柳樹
籬落中有二十餘家那漁人先把舡來纜了隨即引李俊
童威童猛三人上岸到一個莊院裡一脚入得莊門那人
嘔了一聲兩邊趕出七八條大漢都拿着挠鈎把李俊三
人一齊搭住逕捉入莊裡去不問事情便把三人都綁在
椿木上李俊把眼看時只見草廳上坐着四箇好漢爲頭
那箇赤鬚黃髮穿着領青紬袖襖第二箇瘦長短髯穿着
一領黑綠盤領木綿衫第三箇黑面長鬚第四箇骨臉闊

腮扇圈鬍鬚兩箇都一般穿着領青納襖子頭上各帶黑毡笠兒身邊都倚着軍器爲頭那個喝問李俊道你等這厮們都是那里人氏來我這湖泊裡做甚麼李俊應道俺是揚州人來這里做客特來買魚那第四箇骨臉的道哥哥休問他眼見得是細作了只顧與我取他心肝來吃酒李俊聽得這話尋思道我在潯陽江上做了許多年私商梁山泊內又粧了幾年的好漢却不想今日結果性命在這里罷罷罷嘆了口氣看着童威童猛道今日是我連累了兄弟兩箇做鬼也只是一處去童威童猛道哥哥休說這話我們便死也勾了只是死在這里埋沒了兄長大名三百厮覷着腌起胃脯受死那四箇好漢却看了他們三

容與堂藏板

個說了一回互相覷覷道這箇爲頭的人眼必不是以下之人那爲頭的好漢又問道你三箇正是何等樣人可通個姓名教我們知道李俊又應道你們要殺便殺我等姓名至死也不說與你枉惹的好漢們恥笑那爲頭的見說了這話想這三人必是好漢便跳起來把刀都割斷了繩索放起這三個人來四個漁人都扶他至屋內請坐爲頭那個納頭便拜說道我等做了一世強人不曾見你這般好義氣人物好漢三位老兄正是何處人氏願聞大名姓字李俊道眼見得你四位大哥必是箇好漢了便說與你隨你們拿我三箇那里去我三箇是梁山泊宋公明手下副將混江龍李俊的便是這兩箇兄弟一箇是出洞蛟童威

七個人翻過得

一箇是翻江唇童猛今來受了朝廷招安新破大遼班師回京又奉勅命來收方臘你若是方臘手下人員便解我三人去請賞休想我們梓扎那四個聰明納頭便拜齊齊跪道有眼不識泰山邱總甚是冒瀆休怪休怪俺四箇弟兄非是方臘手下賊兵原舊都在綠林叢中討衣吃飯今來尋得這箇去處地名喚做榆柳莊四下裡都是深港非舡莫能進俺四箇只着有魚的做眼太湖裡面尋些衣食近來一冬都學得些水勢因此無人敢來侵傍俺們也久聞你梁山泊宋公明招集天下好漢并兄長大名亦聞有箇浪裡白跳張順不想今日得遇哥哥李俊道張順是我弟兄亦做同班水軍頭領見在江陰地面收捕賊人改日

容與堂藏板

難道李俊三人便不是強盜了

同他來却和你們相會願求你等四位大名爲頭那一箇道小弟們因在綠林叢中走都有異名哥哥勿哭小弟是赤鬚龍費保一箇是捲毛虎倪雲一箇是太湖蛟卜青一箇是瘦臉熊狄成李俊聽說了四箇姓名大喜道列位從此不必相疑你豈不聞唐朝國子博士李涉夜泊被盜贈之以詩今録與公輩一看詩曰

暮雨蕭蕭江上村　綠林豪客偶知聞　相逢不用頻相問　遊宦而今半是君

猜忌

俺哥哥宋公明見做收方臘正先鋒即日要取蘇州不得次第特差我三箇來探路今既得遇你四位好漢可隨我去見俺先鋒都保你們做官待收了方臘朝廷陞用費保

為人高人本俊起了羞

道容覆若是我四個要做官時方臘手下也得箇統制做了多時所以不願爲官只求快活若是哥哥要我四人幫助時水裡水裡去火裡火裡去若說保我做官時其實不要李俊道既是恁地我等只就這里結義爲兄弟如何四是個好漢見說大喜便叫宰了一口猪一隻羊設酒設席結拜李俊爲兄李俊叫童威童猛都結義了七個人在揄柳庄上商議說宋公明要取蘇州一事方纔又不肯出戰城池四面是水無路可攻舟舡港汊難以進只似此怎得城子破費保道哥哥且寬心住兩日杭州不時間有方臘手下人來蘇州公幹可以乘勢智取城郭小弟使幾個打魚的去探聽若還有人來時便定計策李俊道此言極妙費

保便喚幾箇漁　先行去了自同李俊每日在莊上飲酒在那里住了兩三日只見打魚的回來報道平望鎮上有十數隻遞運船隻船尾上都插着黃旗旗上寫着承造王府衣甲眼見的是杭州解來的每隻船上止有五七人李俊道既有這個機會萬望兄弟們助力費保道只今便往李俊道但若是那船上走了一個其計不諧了費保道哥哥放心都在兄弟身上隨即聚集六七十隻打魚小船七籌好漢各坐一隻其餘都是漁人各藏了暗器盡從小港透入大江四散接將去當夜星月蒲天那十隻官船都灣在江東龍王廟前費保船先到忽起一聲號哨六七十隻魚船一齊攏來各自幫住大船那官船裡人急鑽出來早

被撓鈎搭住三箇五箇做一串兒縛了及至跳得下水的都被撓鈎搭上舡來盡把小舡帶住官舡都移入太湖深處直到榆柳莊時已是四更天氣閙雜之人都縛做一串把大石頭墜定拋在太湖裡淹死捉得兩箇爲頭的來問時原來是守把杭州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手下庫官特奉令旨押送新造完鉄甲三千副解赴蘇州三大王方貌處交割李俊問了姓名要了一應關防文書也把兩個庫官殺了李俊道須是我親自去和哥哥商議方可行此一件事費保道我着人把舡渡哥哥從小港裡稍到軍前覺近便就叫兩箇漁人搖一隻快舡送出去李俊分付童威童猛并費　等只教把衣甲舡隻悄悄藏在莊後港

容與堂藏板

內休得吃人知　了費保道無事自來打併舡隻却說李
俊和兩箇漁人駕起一葉快船逕取小港稍到軍前寨山
寺上岸來至寨中見了宋先鋒備說前事吳用聽了大喜
道若是如此蘇州嘈手可得使請王將傳令就差李逵鮑
旭項充李袞帶領衝陣牌手二百人跟隨李俊回太湖莊
上與費保等四位好漢如此行計約在第二日進發李俊
領了軍令帶同一行人直到太湖邊來三箇先過湖去却
把舡隻接取李逵等一千人都到榆柳莊上李俊引着李
逵鮑旭項充李袞四個和費保等相見了費保看見李逵
這般相貌都皆駭然邀取二百餘人在莊上致備酒食相
待到第三日衆人商議定了費保扮做解衣甲正庫官倪

雲扮做副使都穿了南官的號衣將帶了一應関防文書
衆漁人都裝做官舩上稍公水手却藏黑旋風等二百餘
人將校在舩艙裡卜青狄成押着後舡都帶了放火的器
械却欲要行動只見漁人又來報道湖面上有一隻舡在
那里搥來搥去李俊道又來作怪急急自去看時舡頭上
立着兩個人看來却是神行太保戴宗和轟天雷凌振李
俊忽了一聲號哨那隻舡飛也似逈來莊上到得岸邊上
岸來都相見了李俊問二位何來甚事見報戴宗道哥哥
急使李逵來了正忘却一件大事特地差我與凌振賫一
百號砲在舡裡湖面上尋赶不上這里又不敢攏來傷岸
教兄弟明早外　逵哥到得裡面便放這一百箇火砲爲

號李俊道最好便就船裡搬過砲籠砲架來都藏埋衣甲
船內費保等聞知是戴宗又致酒設席管待凌振帶來十
箇砲手都埋伏擺在第三隻船內有詩爲証

攻城無計正憂心　忽有漁郎送好音　救却庫官施
妙術　蘇州城郭等閑侵

當夜四更離莊望蘇州來五更已後到得城下守門軍士
在城上望見是衙國旗號慌忙報知管門大將却是飛豹
大將軍郭世廣親自上城來問了小校備細接取關防文
書吊上城來看了郭世廣使人賫至三大王府裡辯看了
來文又差人來監視却經教放入城門郭世廣直在水門
邊坐地再叫人下船看時滿滿地堆着鉄甲號衣因此一

隻隻都放入城去放過十隻舡了便閉水門三大王差來的監視官員引着五百軍在岸上跟定便着灣住了舡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從舡艙裡鑽出來監視官見了四箇人形容龐醜急待問是甚人時項充李袞早舞起團牌飛出一把刀來把監視官劍下馬去那五百軍欲待上舡被李逵掣起雙斧早跳在岸上一連砍翻十數個那五百軍人都走了舡裡衆好漢并牌手二百餘人一齊上岸便放起火來凌振就岸邊撒開砲架撇出號砲連放了十數個那砲震得城樓也動四下里打將入去三大王方貌正在府中計議聽的火砲接連響驚的魂不附體各門守將聽得城中砲聲不絕各引兵逕城中來各門飛報南軍都被冷

箭射死宋軍已上城了蘇州城內喊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入城黑旋風李逵和鮑旭引着兩個牌手在城裡橫衝直撞追殺南兵李俊戴宗引着費保四人護持凌振只顧放砲宋江已調三路軍將取城宋兵人馬殺入城來南軍漫散各自逃生且說三大王方貌急急披掛上馬引了五七百鐵甲軍奪路待要殺出南門不想正撞見黑旋風李逵這一陣殺得鉄甲軍東西亂撩四散逃走小巷裡又撞出魯智深輪起鉄禪杖打將來方貌抵當不住獨自躍馬再回府來烏鵲橋下轉出武松赶上一刀咯斷了馬脚方貌倒撅將下來被武松再復一刀砍了提首級迳來中軍參見先鋒請功此時宋江已進城中王府坐下令諸將

各自去城裡搜殺南軍盡皆捉獲單只走了劉贇一箇領了些敗殘軍兵投秀州去了有詩爲証

神器從來不可干　僭王稱號詎能安　武松立馬誅方貌　留與奸臣做樣看

宋江到王府坐下便傳下號令休教殺害良民百姓一面教救疾了四下里火便出安民文榜曉諭軍民次後聚集諸將到府請功已知武松殺了方貌朱仝生擒徐方史進生擒了甦誠孫立鞭打死張威李俊鎗刺死吕盛樊瑞殺死邵福宣贊和郭世廣鏖戰你我相傷邵死於飲馬橋下其餘都擒得牙將解來請功宋江見折了魏郡馬宣贊傷悼不已便使人安排花檯彩鄣迎去虎丘山下殯葬把方

貌首級并徐方甄誠解赴常州張招討軍前施行張招討
就將徐方甄誠碎剮于市方貌首級解赴京師回將許多
賞賜來蘇州給散衆將張招討移文申狀請劉光世鎮守
蘇州却令宋先鋒沿便進兵收捕賊寇只見探馬報道劉
都督耿忝謀來守蘇州當日衆將都跟着宋先鋒迎接劉
光世等官入城王府安下忝賀已了宋江衆將自來州治
議事使人去探沿海水軍頭領消息如何却早報說沿海
諸處縣治聽得蘇州已破群賊各自逃散海僻縣道盡皆
平靜了宋江大喜申達文書到中軍報捷請張招討曉諭
舊官復職另撥中軍統制前去各處守禦安民退回水軍
頭領正偏將佐來蘇州調用數日之間統制等官各自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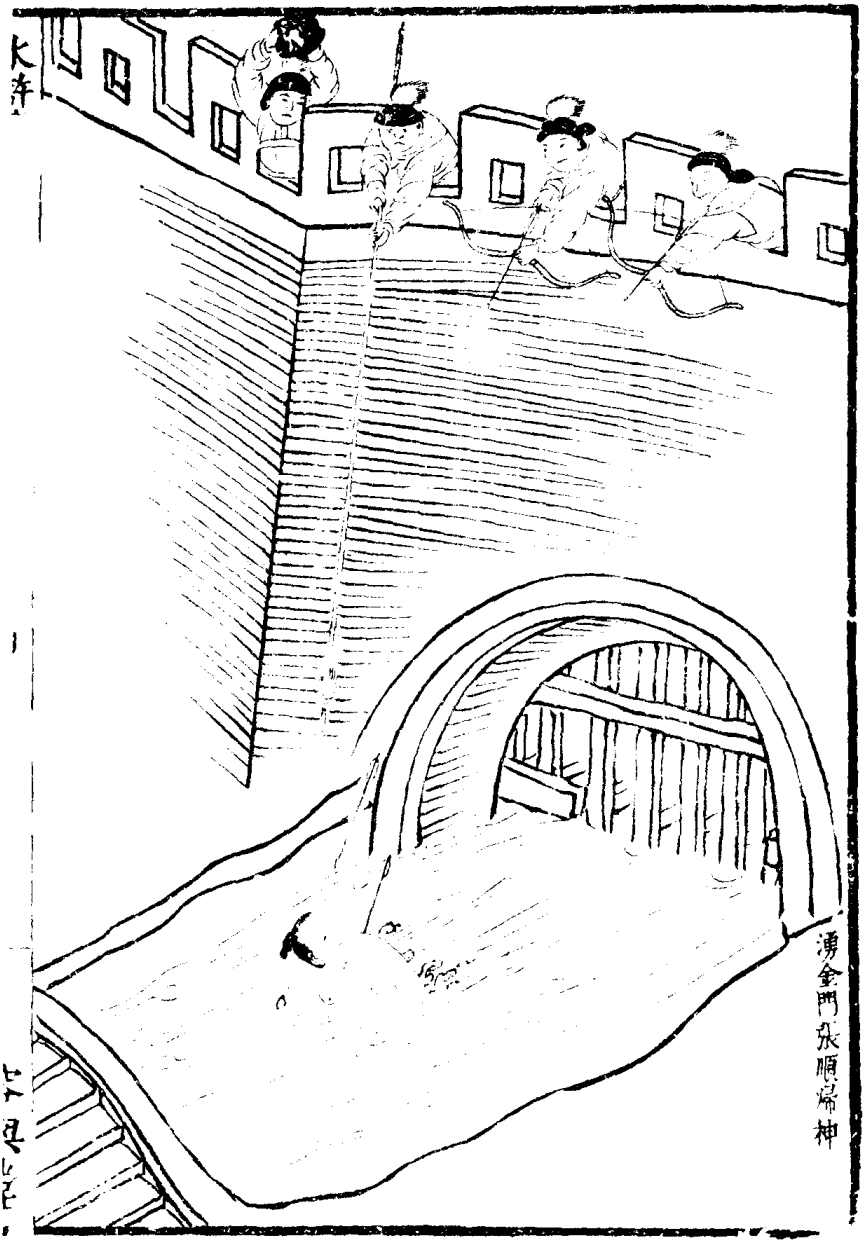
投去了水軍頭領都回蘇州訴說三阮打常熟拆了施恩又去攻取崑山拆了孔亮石秀李應等盡皆回了施恩孔亮不識水性一時落水俱被淹死宋江見又拆了三將心中大憂嗟嘆不已費保等四人來辭宋先鋒要回去宋江堅意相留不肯重賞了四人再令李俊送費保等回榆柳莊去李俊當時又和童威童猛送費保四人到榆柳莊上費保等又治酒設席相款飲酒中間費保起身與李俊把盞說出幾句言語來有分教李俊名聞海外聲播寰中去作化外國王不犯中原之境正是了身達命蟾離殼立業成名魚化龍畢竟費保與李俊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内拆了三員將佐

宣贊　施恩　孔亮

李載贊曰戴紗帽中絶少人品如費保四人不要做官却有見識李俊要宋江保他做官特地當一件事與費保說正不知費保聽之失聲大笑也人之知量不同如此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三終



湧金門放順帝神


張順之神
宋江吊孝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四

第九十四回

寧海軍宋江弔孝　湧金門張順歸神

詩曰

家本潯陽江上住　翻騰波浪幾春秋　江南地面收功績　水滸天罡占一籌　寧海郡中遥弔孝　太湖江上返漁舟　湧金門外歸神處　今日香烟不斷頭

話說當下費保對李俊說道小弟雖是箇愚鹵匹夫曾聞聰明人道世事有成必有敗爲人有興必有衰哥哥在梁山泊勳業到今已經數十餘載更兼百戰百勝去破大寨時不曾見折了一箇弟兄一番收方臘眼見挫動銳氣天

數不义爲何小弟不願　　爲將有日太平之後一箇箇
必然來侵害你性命自古道太平本是將軍定不許將軍
見太平此言極妙今我四人既已結義了哥哥三人何不
趁此氣數未盡之時尋箇了身達命之處對付些錢財打
了一隻大船聚集幾人水手江海內尋箇淨辦處安身以
終天年豈不美哉李俊聽罷倒地便拜說道仁兄重蒙教
導指引愚迷十分全美只是方臘未曾勦得宋公明恩義
難拋行此一步未得今日便隨賢弟去了全不見平生相
聚的義氣若是衆位肯姑待李俊容待收伏方臘之後李
俊引兩箇兄弟逕來相投萬望帶挈是必賢弟們先准備
下這悠門路若負今日之言天實厭之非爲男子也那四

箇道我等准備下船隻專望哥哥到來切不可負約李俊
費保結義飲酒都約定了誓不負盟次日李俊辭別了費
保四人自和童威童猛回來參見宋先鋒俱說費保等四
人不願爲官只願打魚快活宋江又嗟嘆了一回傳令整
點水陸軍兵起程吳江縣已無賊寇直取平望鎮長驅人
馬進發前望秀州而來本州守將段愷聞知蘇州三大王
方貌已死只思量收拾走路使人探知大軍離城不遠遥
望水陸路上旌旗蔽日船馬相連嚇得魂消膽喪前隊大
將關勝秦明已到城下便分調水軍船隻圍住西門段愷
在城上叫好偵道不須攻擊准備納降隨即開放城門段愷香
花燈燭牽羊擎酒迎接宋鋒入城直到州治獻下段愷

爲首參見了宋江撫慰段恺復爲良臣便出榜安民段恺
稱說恺等原是睦州良民累被方臘殘害不得已投順部
下今得天兵到此安敢不降若段恺者可謂知宋朝天命
之有在矣有詩爲証

堂堂兵陣六師張　段恺開城便納降　從此清溪如
破竹　梁山功業更無雙

宋江備問杭州寧海軍城池是甚人守據有多少人馬良
將段恺稟道杭州城郭闊遠人烟稠密東北旱路南面大
江西面是湖乃是方臘大太子南安王方天定守把部下
有七萬餘軍馬二十四員戰將四箇元帥共是二十八員
爲首兩箇最了得一箇是歙州僧人名號寶光如來俗姓

又是一。

個帝有神奇奇

鄧法名光覺使一條禪杖乃是渾鉄打就的可重五十餘斤人皆稱爲國師又一箇乃是福州人氏姓石名寶慣使一箇流星鎚百發百中又能常使一口寶刀名爲劈風刀可以裁銅截鉄遮莫三層鎧甲如劈風一般過去外有二十六員都是遴選之將亦皆悍勇王公切不可輕敵宋江聽罷賞了段愷便教去張招討軍前說知備細後來段愷就跟了張招討行軍守把蘇州却委副都督劉光世來秀州守禦宋先鋒却移兵在橋李亭下寨當與諸將筵宴賞軍商議調兵攻取杭州之策只見小旋風柴進起身道柴某自蒙兄長高唐州救命已來一向累蒙仁兄顧愛坐享榮華不緣命薄功微不曾報得恩義今願深入方臘賊巢

柴大守。

去做糾仵成得一陣功勳報効朝廷也與兄長有光未知尊意肯容否宋江大喜道若得大官人肯去直入賊巢知得裡面溪山曲折可以進兵生擒賊首方臘解上京師方表微功同享富貴只恐賢弟路程勞苦去不得柴進道情願捨死一往有何不可只是得燕青爲伴同行最好此人曉得諸路鄉談更兼見機而作宋江道賢弟之言無不依允只是燕青撥在盧先鋒部下便可行文取來正商議未了聞人報道盧先鋒特使燕青到來報捷宋江見報大喜說道賢弟此行必成大功矣恰限燕青到來也是吉兆柴進也喜燕青到寨中上帳拜罷宋江吃了酒食問道賢弟水路來旱路來燕青答道乘船到此宋江又問道戴宗回

時說道進兵攻取湖州之事如何燕青稟道自離宣州盧先鋒分兵兩處先鋒自引一半軍馬攻打湖州殺死僞留守弓溫并手下副將五員收伏了湖州殺散了賊兵安撫了百姓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撥統制守禦特令燕青來報捷主將所分這一半人馬叫林冲引領前去收取獨松關都到杭州聚會小弟來時聽得說獨松關路上每日廝殺取不得關先鋒又同朱武去了囑付委呼延將軍統領軍兵守住湖州待中軍招討調撥得統制到來護境安民纔一面進兵攻取德清縣到杭州會合宋江又問道湖州守禦取德清并調去獨松關廝殺兩處分的人將你且說與我生名共是幾人去并幾人跟呼延灼來燕青道有單

在此

分去獨松關廝殺取關見有正偏將佐二十三員

先鋒盧俊義　朱武　林冲　董平　張清　解珍

解寶　呂方　郭盛　歐鵬　鄧飛　李忠

周通　鄒淵　鄒潤　孫新　顧大嫂　李立

白勝　湯隆　朱貴　朱富　時遷

見在湖州守禦即目進兵德清縣見有正偏將佐一十九員

呼延灼　索超　穆弘　雷橫　楊雄　劉唐

單延珪　魏定國　陳達　楊春　薛永　杜遷

穆春　李雲　石勇　龔旺　丁得孫　張青

孫二娘

這兩處將佐通計四十二員小弟來時那里商議定了目下進兵宋江道既然如此兩路進兵攻取最好却纔柴大官人要和你去方臘賊巢裏面去做細作你敢去麽燕青道主帥差遣安敢不從小弟願往陪侍柴大官人只顧投那里去柴進甚喜便道我扮做箇白衣秀才你扮做箇僕者一主一僕背着琴劍書箱上路去無人疑忌直去海邊尋船使過越州却取小路去諸暨縣就那里穿過山路取睦州不遠了宋江道越州一境還是我中原不屬方臘我押公文教那里官司放行擇日柴進燕青辭了宋先鋒收拾琴劍書箱自投海邊尋船過去做細作不在話下有詩

爲證

柴進爲人志頗奇　僞爲儒士入清溪　展開說地談天口　誰識其中是禍梯

且說軍師吳用再與宋江道杭州南半邊有錢塘一達海島若得幾箇人駕小船從海邊去進赭山門到南門外江邊放起號砲豎立號旗城中必慌你水軍中頭領誰人去走一遭說猶未了張橫三阮道我們都去宋江道杭州西路又靠着湖泊亦要水軍用度你等不可都去吳用道只可叫張橫同阮小七駕船將引侯健段景住去當時撥了四箇人引着三十餘箇水手將帶了十數箇火砲號旗自來海邊尋船望錢塘江裡進發看官聽說這回話都

是散沙一般先人書會留傳一箇箇都要說到只是難做一時說慢慢敷演關目下來便見看官只牢記關目頭行便知衷曲奧妙再說宋江分調兵將已了回到秀州計議進兵攻取杭州忽聽得東京有使命賫捧御酒賞賜到州宋江引大小將校迎接入城謝恩已罷作御酒公宴管待天使飲酒中間天使又將出太醫院奏准爲上皇乍感小疾索取神醫安道全回京駕前委用降下聖旨就令來取宋江不敢阻當次日管待天使已了就行起送安道全赴京宋江等送出十里長亭餞行安道全自同天使回京有詩贊曰

安子旨叢先最精　山東行散有聲名　人誇脉得倉

公姚　白冥冊如薊子成　刮骨立看金鏃出　解肌
時有刃痕平　梁山結義堅如石　此別難忘手足情
再說宋江把頒降到賞賜分俵衆將擇日祭旗起軍辭別
劉光世耿恭謀上馬進兵水陸並行船騎同發路至崇德
縣守將聞知逕走回杭州去了且說方臘大太子方天定
聚集諸將在行宮議事今時龍翔宮基址乃是舊日行宮
當日諸將商議迎敵宋兵之策共是二十八員四箇元帥
那四員
寶光如來國師鄧元覺　南離大將軍元帥石寶
鎮國大將軍厲天閏　護國大將軍司行方
這四箇皆稱元帥封爵大將軍名號是方臘加封又有二

十四人皆封將軍那二十四員

厲天祐　吳值　趙毅　黃愛　晁中　湯逢士

王勳　薛斗南　冷恭　張儉　元興　姚義

温克讓　茅廸　王仁　崔彧　廉明　徐白

張道原　鳳儀　張韜　蘇泾　米泉　貝應夔

這二十四箇皆封爲將軍共是二十八員大將都在方天定行宮聚集計議方天定令旨說道卽目宋江爲先鋒水陸並進過江南來平折了與他三箇大郡止有杭州是南國之屏障若有虧失睦州焉能保守前者司天太監浦文英奏是罡星侵入吳地就裡爲禍不小正是這夥人了今來犯吾境界汝等諸官各受重爵務必赤心報國休得怠

慢以負朝廷任用衆將啓奏方天定道主上寬心放着許多精兵猛將未曾與宋江對敵目今雖是折陷了數處州郡皆是不得其人以致如此今聞宋江盧俊義分兵三路來取杭州殿下與國師謹守寧海軍城郭作萬年基業臣等衆將各各分調迎敵太子方天定大喜傳下令旨也分三路軍馬前去策應只留國師鄧元覺同保城池分去那三員元帥乃是

護國元帥司行方引四員首將救應德清州

薛斗南　黃愛　徐白　米泉

鎮國元帥厲天閏引四員首將救應獨松關

厲天祐　張儉　張翰　姚義

南離元帥石寶引八員首將總軍出郭迎敵大隊人馬
温克讓　趙毅　冷恭　王仁　張道原　吳值
廉明　鳳儀
三員大將分調三路各引軍三萬分撥人馬已定各賜金
帛催促起身元帥司行方引了一枝軍馬救應德清州望
奉口鎮進發元帥厲天閔引了一枝軍馬救應獨松關望
餘杭州進發且不說兩路策應軍馬去了却說這宋先鋒
大隊軍兵迤邐前進來至臨平山望見山頂一面紅旗在
那里磨動宋江當下差正將二員花榮秦明先來哨路隨
即催趲戰船車過長安壩來花榮秦明兩箇帶領了一千
軍馬轉過山嘴早迎着南兵石寶軍馬手下兩員首將當

先望見花榮秦明一齊出馬一箇是王仁一箇是鳳儀各挺一條長鎗便遶將來宋軍中花榮秦明便把軍馬擺開出戰有詩爲證

團花袍染猩猩血　鳳翅盔明艷艷金　手挽鵰弓騎駿馬　堂堂威武似兇神

秦明手舞狠牙大棍直取鳳儀花榮挺鎗來戰王仁四馬相交鬧過十合不分勝敗秦明花榮觀見南軍後有接應都喝一聲少歇各回馬還陣花榮道且休戀戰快去報哥哥來別作商議後軍隨即飛報去中軍宋江引朱仝徐寧黃信孫立四將直到陣前南軍王仁鳳儀再出馬交鋒大罵敗將敢再出來交戰秦明大怒舞起狠牙棍縱馬而出

和鳳儀再戰王仁却措花榮出戰只見徐寧一騎馬便挺鎗殺去花榮與徐寧是一副一正金鎗手銀鎗手花榮隨即也縱馬便出在徐寧背後拈弓取箭在手不等徐寧王仁交手覷得較親只一箭把王仁射下馬去南軍盡皆失色鳳儀見王仁被箭射下馬來吃了一驚措手不及被秦明當頭一棍打着攲下馬去南兵漫散奔走宋軍衝殺過去石寶抵當不住退回皁亭山來直近東新橋下寨當日天晚策立不定南兵且退入城去次日宋先鋒軍馬已過了皁亭山直抵東新橋下寨傳令教分調本部軍兵作三路夾攻杭州那三路軍兵將佐

一路分撥步軍頭領正偏將從湯鎮路去取東門是

朱仝　史進　魯智深　武松　王英　扈三娘
一路分發水軍頭領正偏將從北新橋取古塘截西路
打靠湖城門
李俊　張順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中路馬步水三軍分作三隊進發取北關門艮山門前
隊正偏將是
關勝　花榮　秦明　徐寧　郝思文　凌振
第二隊總兵主將宋先鋒軍師吳用部領人馬正偏將
是
戴宗　李逵　石秀　黃信　孫立　樊瑞　鮑旭
項充　李袞　馬麟　裴宣　蔣敬　燕順　宋清

蔡福　蔡慶　郁保四

第三隊水路陸路助戰策應正偏將是

李應　孔明　杜興　楊林　童威　童猛

當日宋江分撥大小三軍已定各自進發有話即長無話

即短且說中路大隊軍兵前隊關勝直哨到東新橋不見一箇南軍關勝心疑退回橋外使人回覆宋先鋒宋江聽了使戴宗傳令分付道且未可輕進每日輪兩箇頭領出哨頭一日是花榮秦明第二日徐寧郝思文一連哨了數日又不見出戰此日又該徐寧郝思文兩箇到了數十騎馬直哨到北關門來見城門大開着兩箇來到吊橋邊看時城上一聲擂鼓響城裡早撞出一彪馬軍來徐寧郝思

文急回馬時城西偏路喊聲又起一百餘騎馬軍衝在前面徐寧併力死戰殺出馬軍隊裡回頭不見了郝思文再回來看時見數員將校把郝思文活捉了入城去徐寧急待回身項上早中了一箭帶着箭飛馬走時六將背後赶來路上正逢着關勝救得回來血暈倒了六員南將已被關勝殺退自回城裡去了慌忙報與宋先鋒知道宋江急來看徐寧時七竅內流血宋江垂淚便喚隨軍醫士治療拔去箭矢用金鎗藥敷貼宋江且教扶下戰船內將息自來看視當夜三四次發昏方知中了藥箭宋江仰天嘆道神醫安道全已被取回京師此間又無良醫可救必損吾股肱也傷感不已吳用來請宋江回寨主議軍情大事勿

杭州醫派如此

以兄弟之情悞了國家重事宋江使人送徐寧到秀州去養病不想箭中藥毒調治半月之上金瘡不痊身死這是後話且說宋江又差人去軍中打聽郝思文消息次日只見小軍來報道杭州北關門城上把竹竿挑起郝思文頭來示衆方知道被方天定碎剛了宋江見報好生傷感後半月徐寧已死申文來報宋江因折了二將被兵不動且守住大路却說李俊等引兵到北新橋守路分軍直到古塘深山去處探路聽得飛報道折了郝思文徐寧重箭而死李俊與張順商議道尋思我等這條路道第一要緊是去獨松關湖州德清二處衝要路口抑且賊兵都在這里出沒我們若當住他咽喉道路被他兩面來夾攻我等兵

少難以迎敵不若一發殺入西山深處却好屯扎西湖水面好做我們戰場山西後面通接忠溪却又好做退步便使小校報知先鋒請取軍令次後引兵直過桃源嶺西山深處正在今時靈隱寺屯駐山北面西溪山口亦扎小寨在今時古塘深處前軍却來唐家尾出哨當日張順對李俊說道南兵都已收入杭州城裡去了我們在此屯兵今經半月之久不見出戰只在山裡幾時能勾獲功小弟今欲從湖裡沒水過去從水門中暗入城去放火爲號哥哥便可進兵取他水門就報與王將先鋒教三路一齊打城李俊道此計雖好只恐兄弟獨力難成張順道便把這命拚報答先鋒哥哥許多年好情分也不多了李俊道兄弟且

慢去待我先報與哥哥整點人馬策應張順道我這里一面行事哥哥一面使人去報比及兄弟到得城裡先鋒哥哥已自知了當晚張順身邊藏了一把蓼葉尖刀飽吃了一頓酒食來到西湖岸邊看見那三面青山一湖綠水遠望城郭四座禁門臨着湖岸那四座門錢塘門湧金門清波門錢湖門看官聽說那時西湖不比南渡以後安排得十分的富貴蓋爲金宋二國講和罷戰休兵天下太平皇帝建都之地如何不富盛西湖上排着數十處遊賞去處那時三面青山景物非常畫船酒館水閣涼亭其實好看蘇東坡有詩道

湖光瀲灩晴偏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欲把西湖比

西子　淡粧濃抹也相宜

又詩曰

山外青山樓外樓　西湖歌舞幾時休　暖風薰得遊
人醉　只把杭州作汴州

這西湖景致自東坡稱讚之後亦有書會吟詩和韻不能
盡記又有一篇言語單道着西湖好景曲名水調歌詞
三吳都會地千古羨無窮鑿開混沌何年湧出水晶宮
春路如描桃杏發秋賞金菊芙蓉夏宴鮮藕池中柳
六橋明月花香十里薰風也宜晴也宜雨也宜風冬景
淡粧濃王孫公子亭臺閣內管絃中北嶺寒梅破玉南
屏九里蒼松四面青山疊翠侵漢二高峰凝是蓬萊景

分開第一重

這篇詞章說不盡西湖佳景以致後人吟咏頗多再有一篇詞語亦道着西湖好處詞名臨江仙

自古錢塘風景西湖歌舞歡筵遊人終日翫花船簫鼓夕陽不斷昭慶壇聖僧古蹟放生池千葉紅蓮蘇公堤紅桃綠柳林逋宅竹館梅軒雷峯塔上景蕭然清淨慈門亭苑三天竺曉霞低映二高峯濃抹雲烟太子灣一泓秋水佛國山翠藹連綿九里松青羅共翠甬飛來龍井山邊西陵橋上水連天六橋金線柳纜住採蓮船斷橋回首不堪觀一輩先人不見

這西湖故宋時果然景致無比說不盡張順來到西陵橋

此心一起所以至今不能擺脫可憐可憐

上看了半晌時當春暖西湖水色拖藍四面山光疊翠張順看了道我身生在濤陽江上大風巨浪經了萬千何曾見這一湖好水便死在這里也做箇快活鬼說罷脫下布衫放在橋下頭上挽着箇穿心紅的髽兒下面着腰生絹水裙繫一條搭膊掛一口尖刀赤着脚鑽下湖裏去却從水底下摸將過湖來此時已是初更天氣月色微明張順摸近湧金門邊探起頭來在水面上聽時城上更鼓却打一更四點城外靜悄悄地沒一箇人城上女墻邊有四五箇人在那里探望張順再伏在水裡去了又等半回再探起頭來看時女墻邊不見了一箇人張順摸到水口邊看時一帶都是鉄窗欞橛着模裡面時都是水簰護定簰子

上有繩索索上縛着一串鋼鈴張順見窓櫺牢固不能勾入城舒隻手入去扯那水簫時牽得索子上鈴響城上人早發起喊來張順從水底下再鑽入湖裡伏了聽得城上人馬下來看那水簫時又不見有人都在城上說道鈴子響得蹺蹊莫不是箇大魚順水遊來撞動了水簫衆軍漢看了一回並不見一物又各自去睡了張順再聽時城上已打三更打了好一回更點想必軍人各自去東倒西歪睡熟了張順再鑽向城邊去料是水裡入不得城扒上岸來看時那城上不見一箇人在上面便欲要扒上城去且又尋思道倘或城上有人却不干折了性命我且試探一試探模些土塊擲撒上城去有不魯睡的軍士叫將起來

這番再去不是不是

再下來看水門時又沒動靜再上城來敵樓上看湖面上時又沒一隻船隻原來西湖上船隻已奉方天定令旨都收入清波門外和淨慈港內別門俱不許泊船衆人道却是作怪口裡說道定是箇鬼我們各自睡去休要采他口裡雖說却不去睡盡伏在女墻邊張順又聽了一箇更次不見些動靜却鑽到城邊來聽上面更鼓不響張順不敢便上去又把些土石拋擲上城去又沒動靜張順尋思道已是四更將及天亮不上城去更待幾時却纔扒到半城只聽得上面一聲梆子響衆軍一齊起張順從半城上跳下水池裡去待要趁水汶時城上踏弩硬弓苦竹鎗鴈卵石一齊都射打下來可憐張順英雄就湧金門外水池中

身死才人有詩說道

潯陽江上英雄漢　水滸城中義烈人　天數盡時無可救　湧金門外已歸神

當下張順被苦竹鎗并亂箭射死於水池內話分兩頭却說宋江日間已接了李俊飛報說張順沒水入城放火爲號便轉報與東門軍士去了當夜宋江在帳中和吳用議事到四更覺道神思困倦了左右在帳中伏几而卧猛然一陣冷風宋江起身看時只見燈燭無光寒氣逼人定睛看時見一箇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立於冷氣之中看那人時渾身血汚着低低道小弟跟隨哥哥許多年恩愛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於湧金門下鎗箭之中今特來辭別

哥哥宋江道這箇不是張順兄弟回過臉來這邊又見三四箇都是鮮血滿身看不仔細宋江大哭一聲驀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帳外左右聽得哭聲入來看時宋江道怪哉叫請軍師圓夢吳用道兄長却纔困倦暫時有何異夢宋江道適間冷氣過處分明見張順一身血汚立在此間告道小弟跟着哥哥許多年蒙恩至厚今以殺身報答死于湧金門下鎗箭之中特來辭別轉過臉來這面又立着三四箇帶血的人看不分曉就哭覺來吳用道早間李俊報說張順要過湖裡去越城放火爲號莫不只是兄長記心却得這惡夢宋江道只想張順是箇精靈的人必然死於無辜吳用道西湖到城邊必是險隘想端的送了性命

張順魂來與兄長托夢宋江道若如此時這三四箇又是甚人和吳學究議論不定坐而待旦絕不見城中動靜心中越疑看看午後只見李俊使人飛報將來說張順去潯金門越城被箭射死于水中見今湖西城上把竹竿挑起頭來掛着號令宋江見報了又哭的昏倒吳用等衆將亦皆傷感原來張順爲人甚好深得弟兄情分宋江道我喪了父母也不如此傷惱不由我連必透骨苦痛吳用及衆將勸道哥哥以國家大事爲念休爲弟兄之情自傷貴體宋江道我必須親自到湖邊與他吊孝吳用諫道兄長不可親臨險地若賊兵知得必來攻擊宋江道我自有計較隨即點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四箇引五百步軍去探路宋

江隨後帶了石秀戴宗樊瑞馬麟引五百軍士暗暗地從西山小路裡去李俊寨裡李俊等得知接至半路接着請到靈隱寺中方丈內歇下宋江又哭了一場便請本寺僧人就寺裡誦經追薦張順次日天晚宋江叫小軍去湖邊揚一首白旛上寫道亡弟正將張順之魂揷於水邊西陵橋上排下許多祭物却分付李逵道如此如此埋伏在北山路口樊瑞馬麟石秀左右埋伏戴宗隨在身邊只等天色相近一更時分宋江掛了白袍金盔上蓋着一層孝絹同戴宗并五七箇僧人却從小行山轉到西陵橋上軍校已都列下黑猪白羊金銀祭物點起燈燭熒煌焚起香來宋江在當中設盟朝着湧金門下哭奠戴宗立在側邊先

是僧人搖鈴誦呪攝召呼名祝讚張順魂魄降墜神旛火
後戴宗宣讀祭文宋江親自把酒澆奠仰天望東而哭正
哭之間只聽得橋下兩邊一聲喊起南北兩山一齊鼓響
兩彪軍馬來拿宋江正是方施恩念行仁義翻作勤王小
戰場正是直誅南國數員將攪動西湖萬丈波畢竟宋江
戴宗怎地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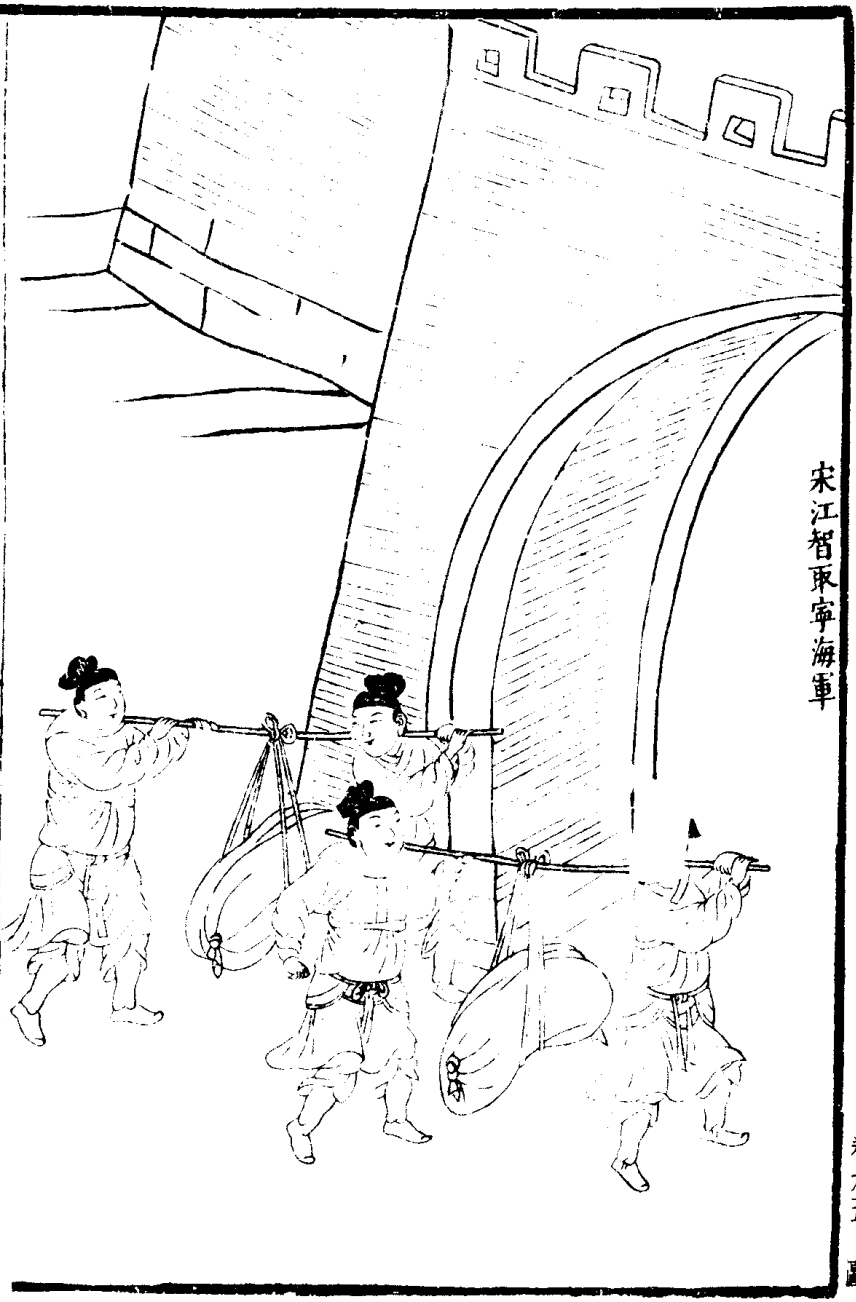
此一回內折了三員將佐

郝思文　徐寧　張順

京師取回一員將佐

安道全

尚口張　汉水入城極奔極痴不是白看送了性



宋江智取寧海軍


張順魂殺方天定

第九十五回

張順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寧海軍

詩曰

黃鉞南征自渡江　風飛雷厲過錢塘　回觀伍相江濤險　前望嚴陵道路長　擊楫宋江真祖逖　運籌吳用賽張良　出師得勝收功績　萬載題名姓字香

話說浙江錢塘西湖這箇去處果然天生佳麗水秀山明正是帝王建都之所名實相孚繁華第一自古道江浙昔時都會錢塘自古繁華休言城內風光且說西湖景物有一萬頃碧澄澄菱荷映琉璃列三千面青娜娜參差翡翠春

都可刪。。。

風湖上艷桃穠李如描夏日池中綠蓋紅蓮似畫秋雲澗
茹看南園嫩菊堆金冬雪紛飛觀北嶺寒梅破玉九里松
青烟細細六橋水碧響泠泠曉霞連映三天竺暮雲深鎖
二高峰風生在後呼洞口雨飛來龍井山頭三賢堂畔一
條鰲背侵天四聖觀前百丈祥雲繚繞蘇公堤東坡古跡
孤山路和靖舊居訪友客投靈隱去簪花人逐淨慈來平
昔只聞三島遠豈知湖上勝蓬萊有古詞名浣溪沙爲證
湖上朱橋響畫輪溶溶春水浸春雲碧琉璃滑淨無塵
當路遊絲迎醉客隔花黃鳥喚行人日斜歸去奈何春
這篇詞章言語單道着杭州西湖景致自從錢王開刱已
來便自整齊舊宋以前喚做淸河鎭錢王手裡改爲杭州

寧海軍高宗車駕南渡之後喚做花花臨安府錢王之時只有十座城門後南渡建都又添了三座城門目今方臘占據時東有菜市門薦橋門南有候潮門加會門西有錢湖門淸波門湧金門錢塘門北有北關門艮山門城于方圓八十里果然杭州城郭非常風景勝絕有詩爲証

赤岡銀濤捲雪寒　龍窩潮勢白漫漫　妙高峰上頻回首　盡畫樓臺特地看

却纔說不了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陵橋上祭奠張順不期方天定已知着令差下十員首將分作兩路來拏宋江殺出城來南山五將是吳值趙毅晁中元與蘇溼北山路也差五員首將是温克讓崔彧應明茅廻湯逢士南兵兩路

共十員首將各引三千人馬半夜前後開門兩頭軍兵一
齊殺出來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紙只聽得橋下喊聲大
舉左有樊瑞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聽得前路
火起一齊也舉起火來兩路分開赶殺南北兩山軍馬南
兵見有准備急回舊路兩邊宋兵追赶温克讓引着四將
急回過河去時不隄防保叔塔山背後撞出阮小二阮小
五孟康引五千軍殺出來正截斷了歸路活捉了茅廸風
鎗戳死湯逢士南山吳值也引着四將迎着宋兵追赶急
退回來不隄防定香橋正撞着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五
百步隊軍殺出來那兩箇牌手直搶入懷裡來手舞蠻牌
飛刀出鞘早剁倒元與鮑旭刀砍死蘇涇李逵斧劈死趙

殺軍兵大半殺下湖裡去了都被淹死投到城裏救軍出來時宋江軍馬已都入山裡去了都到靈隱寺取齊各自請功受賞兩路奪得好馬五百餘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馬麟相幫李俊等回營西湖山寨准備攻城宋江只帶了戴宗李逵等回皐亭山寨中吳用等接入中軍帳坐下宋江對軍師說道我如此行計已得他四將之首活捉了茅廻將來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獨松關德清二處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來回報戴宗去了數日回來寨中參見先鋒說知盧先鋒已過獨松關了早晚便到此間宋江聽了憂喜相半又問兵將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廝殺的備細更有公文在此先鋒

請休煩惱宋江道莫非又損了我幾箇弟兄你休隱避可與我實說情由戴宗道盧先鋒自從去取獨松關那關兩邊都是高山只中間一條路山上蓋着關所關邊有一株大樹可高數十餘丈望得諸處皆見下面盡是叢叢雜雜松樹關上守把三員賊將爲首的喚做吳昇第二箇是蔣印第三箇是衛亭初時連日下關和林冲厮殺被林冲蛇矛戳傷蔣印吳昇不敢下關只在關上守護次後厲天閏又引四將到關救應乃是厲天祐張儉張韜姚義四將次日下關來厮殺賊兵內厲天祐首先出馬和呂方相持約鬪五六十合被呂方一戟刺死厲天祐賊兵上關去了並不下來連日在關下等了數日盧先鋒爲見山嶺峻峻却

差歐鵬鄧飛李忠周通四箇上山探路不隄防厲天閏要
替兄弟復仇引賊兵衝下關來首先一刀斬了周通李忠
帶傷走了若是救應得遲時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將回寨
次日雙鎗將董平焦躁要去復仇帥馬在關下大罵賊將
不隄防關上一火砲打下來砲風正傷了董平左臂回到
寨裏就使鎗不得把來校神了管領火自定要去報仇盧
先鋒當住了不曾去過了一夜醫將料好不教盧先鋒知
道自和張清商議了兩箇不騎馬先行上關來關上走下
厲天閏張韜來交戰董平要捉厲天閏步行使鎗厲天閏
也使長鎗來迎與董平鬥了十合董平心裡只要厮殺爭
奈左手使鎗不應只得退步厲天閏赶下關來張清便挺

鎗去棚厲天閏厲天閏却閃去松樹背後張清手中那條鎗却棚在松樹上急要拔時棚牢了拽不脫被厲天閏還一鎗來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見棚倒張清急使雙鎗去戰時不隄防張韜却在背後攔腰一刀把董平剁做兩段盧先鋒知得急去救應兵已上關去了下面又無計可施得了孫新顧大嫂夫妻二人扮做逃難百姓去到深山裡尋得一條小路引着李立湯隆時遷白勝四箇從小路過到關上半夜裡却摸上關放起火來賊將見關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過關一齊弃了關隘便走盧先鋒上關點兵將時孫新顧大嫂活捉得原守關將吳昇李立湯隆活捉得原守關將蔣印時遷白勝活捉得原守關將衛亨

此三人都解付張招討軍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張清周通三人屍骸葬于關上盧先鋒追過關四十五里赶上賊兵與厮天閏交戰約鬥了三十餘合被盧先鋒殺死厮天閏止存張儉張韜姚義引着敗殘軍馬勉強迎敵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帥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文書心中添悶眼泪如泉吳用道既是盧先鋒得勝了可調軍將去夾攻南兵必敗就行接應湖州呼延灼那路軍馬宋江應道言之極當便調李逵鮑旭項充李袞引三千步軍從山路接將去黑旋風引了軍兵歡天喜地去了有詩爲証

張順英魂顯至誠　宋江臨祭更傷情　伏兵已殺諸奸賊　席捲長驅在此行

且說宋江軍馬攻打東門正將朱仝等原撥五千馬步軍兵從湯鎮路上村中遶到菜市門外攻取東門那時東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賽過城中茫茫蕩蕩田園地段當時來到城邊把軍馬排開魯智深首先出陣步行搆戰提着鉄禪杖直來到城下大罵蠻撮鳥們出來和你廝殺那城上見是箇和尚挑戰慌忙報入太子宮中來當有寶光國師鄧元覺聽的是箇和尚勒戰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聞梁山泊有這箇和尚名爲魯智深憒使一條鉄禪杖請殿下去東門城上看小僧和他步鬥幾合方天定見說大喜傳令旨遂引八員猛將同元帥石寶都來菜市門城上看國師迎敵當下方天定和石寶在敵樓上坐定八員

戰將簇擁在兩邊看寶光國師戰時那寶光和尚怎生結束但見

穿一領烈天猩紅直裰繫一條虎筋打就圓縧掛一串七寶瓔珞數珠着一雙九環鹿皮僧鞋襯裡是香線金獸掩心伏手使鋼光渾鉄禪杖

當時開城門放吊橋那寶光國師鄧元覺引五百刀手步軍飛逸出來魯智深見了道原來南軍也有這禿厮出來酒家教那厮乞俺一百禪杖也不打話輪起禪杖便逸將來寶光國師也使禪杖來迎兩箇一齊都使禪杖相併但見

裊裊垂楊影裡茸茸芳草郊原兩條銀蟒飛騰一對玉

妙喜好看還須李和尚看耳

龍戲躍魯智深忿怒全無清淨之心鄧元覺生嗔豈有慈悲之念這箇何曾尊佛道只於月黑殺人那箇不會看經文惟要風高放火這箇向靈山會上悟如來懶坐蓮臺那箇去善法堂前勒揭諦使田金杵一箇盡世不修梁武懺一箇平生那識祖師禪

這魯智深和寶光國師閒過五十餘合不分勝敗方天定在敵樓上看了與石寶道只說梁山泊有箇花和尚魯智深不想原來如此了得名不虛傳閒了這許多時不曾折半點兒便宜與寶光和尚石寶答道小將也看得呆了不曾見這一對敵手有詩為証

不會參禪不誦經　殺人場上久馳名　龍華會上三

千佛　鎮日何曾念一聲念他怎麽。

正說之間只聽的飛馬又報道北關門下又有軍到城下石寶慌忙起身去了且說城下宋軍中行者武松見魯智深戰寶光不下恐有跌失心中煩燥便舞起雙戒刀飛出陣來直取寶光寶光見他兩箇作我一箇拖了禪杖望城裡便走武松奮勇直赶殺去忽地城門裡突出一員猛將乃是方天定手下貝應夔便挺鎗躍馬接住武松厮殺兩箇正在吊橋上撞着被武松閃箇過撇了手中戒刀搶住他鎗桿只一拽連人和軍器拖下馬來喝察一刀把貝應夔剁下頭來魯智深隨後接應了回來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橋收兵入城這里朱仝也叫引軍退十里下寨使人去

過接處都無痕迹文至此妙矣

報捷宋先鋒知會當日宋江引軍到北關門揩戰石寶帶了流星鎚上馬手裡橫着勞風刀開了城門出來迎敵宋兵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與石寶交戰兩箇鬥到二十餘合石寶撥回馬便走關勝急勒住馬也回本陣宋江問道緣何不去追趕關勝道石寶刀法不在關勝之下雖然回馬必定有計吳用道段愷曾說此人慣使流星鎚回馬詐輸漏入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趕定遭毒手且收軍回寨一面差人去賞賜武松却說李逵等引着步軍去接應盧先鋒來到山路裡正撞張儉敗軍併力衝殺入去亂軍中殺死姚義有張儉張韜二人再逾回關上那條路去正逢着盧先鋒大殺一陣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後追趕得緊

急只得弃了戰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篠中鑽出兩箇人來各拏一把鋼叉張儉張韜措手不及被兩箇拏叉戳翻直捉下山來原來戳翻張儉張韜的是解珍解寶盧先鋒見拏二人到來大喜與李達等合兵一處會同衆將回到皇亭山大寨中來參見宋先鋒等都相見了訴說折了董平張清周通一事彼各感諸將盡來參拜了宋江合兵一處下寨次日教把張儉解赴蘇州張招討軍前梟首示衆將張韜就寨前割腹剜心遥空祭獻董平張清周通了當宋先鋒與吳用計議道啓請盧先鋒領本部人馬去接應德清縣路上呼延灼等這支軍同到此間計合取城盧俊義得令便點本部兵馬起程取路望奉口鎮進發三

軍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敗殘軍兵回來盧俊義
接着大殺一陣司行方墜水而死其餘各自逃散去了呼
延灼衆見盧先鋒合兵一處回來皐亭山總寨衆見宋先
鋒等諸將會合計議宋江見兩路軍馬都到了杭州那宣
州湖州獨松關等處皆是張招討從衆謀自調統制前去
各處護境安民不在話下宋江看呼延灼部內不見了雷
橫龔旺二人呼延灼訴說雷橫在德清縣南門外和司行
方交鋒鬧到二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馬去龔旺因和黃愛
交戰赶過溪來和人連馬陷倒在溪裡被南軍下水亂鎗
戳死米泉却是索超一斧劈死黃愛徐白衆將向前活捉
在此司行方赶逐在水裡淹死薛斗南亂軍中逃難不知

去向宋江聽得又折了雷橫龔旺兩箇兄弟淚如雨下對
衆將道前日張順與我托夢時見右邊立着三四箇血汚
衣襟之人在我面前見形正是童平張清周通雷橫龔旺
這夥陰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寧海軍時重重地請僧人設
齋做好事追薦超度衆兄弟將黃愛徐白解赴張招討軍
前斬首不在話下當日宋江叫殺牛宰馬宴勞三軍次日
與吳用計議定了分撥正偏將佐攻打杭州

副先鋒盧俊義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攻打候潮門

林冲　呼延灼　劉唐　解珍　解寶　單廷珪

魏定國　陳達　楊春　杜遷　李雲　石勇

花榮等正偏將一十四員攻打艮山門

花榮　秦明　朱武　黃信　孫立　李忠　鄒淵
鄒潤　李立　白勝　湯隆　穆春　朱貴　朱富
穆弘等正偏將十一員去西山寨內幫助李俊等攻打
靠湖門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孟康　石秀　樊瑞
馬麟　穆弘　楊雄　薛永　丁得孫
孫新等正偏將八員去東門幫助朱仝攻打菜市薦
橋等門
朱仝　史進　魯智深　孫新　顧大嫂
孫二娘　張青
東門寨內取回偏將八員兼同李應等管領各寨探事

各處策應

李應　孔明　楊林　杜興　童猛　童威　王英

扈三娘

正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二十一員攻打北關門大路

吳用　關勝　索超　戴宗　李逵　呂方　郭盛

歐鵬　鄧飛　燕順　凌振　鮑旭　項充　李袞

宋清　裴宣　蔣敬　蔡福　蔡慶　時遷　郁保

四

當下宋江調撥將佐取四面城門宋江等部領大隊人馬直近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鑼鳴大開城門放下吊

橋石寶首先出馬來戰宋軍陣上急先鋒索超平生性急揮起大斧也不打話飛遶出來便鬥石寶兩馬相交二將猛戰未及十合石寶賣箇破綻回馬便走索超追趕關勝急叫休去時索超臉上着一鎚打下馬去鄧飛急去救時石寶馬到鄧飛措手不及又被石寶一刀砍做兩段城中寶光國師引了數員猛將衝殺出來宋兵大敗望北而走却得花榮秦明等刺斜里殺將來衝退南軍救得宋江回寨石寶得勝歡喜回城中去了宋江等回到皇亭山大寨歇下陞帳而坐又見折了索超鄧飛二將心中好生納悶吳用諫道城中有此猛將只宜智取不可對敵宋江道似此損兵折將用何計可取吳用道先鋒計會合門了當再

引軍攻打北關門城裡兵馬必然出來迎敵我却佯輸詐敗誘引賊兵遠離城郭放砲爲號各門一齊打城但得一門軍馬進城便放起火來應號賊兵必然各不相顧可獲大功宋江便喚戴宗傳令知會次日令關勝引些少馬軍去北關門城下勒戰城上鼓響石寶引軍出城和關勝交馬戰不過十合關勝急退石寶軍兵赶來凌振便放起砲來號砲起時各門都發起喊來一齊攻城且說副先鋒盧俊義引着林冲等調兵攻打候潮門軍馬來到城下見城門不關下着吊橋劉唐要奪頭功一騎馬一把刀直搶入城去城上看見劉唐飛馬透來一斧砍斷繩索墜下閘板可憐悍勇劉唐連馬和人同死于門下原來杭州城乙乃

錢王建都製立三重門闕外一重關名中間兩扇鉄柵大門裡面又是一層排柵門劉唐搶到城門下上面早放下閘板來兩邊又有埋伏軍兵劉唐如何不死林冲呼延灼見折了劉唐領兵回營報覆盧俊義各門都入不去只得且退使人飛報宋先鋒大寨知道宋江聽得又折了劉唐被候潮門閘死痛哭道屈死了這箇兄弟自鄆城縣結義跟着晁天王上梁山泊受了許多年辛苦不曾快樂大小百十場出戰交鋒出百死得一生未嘗折了銳氣誰想今日却死于此處因作詩一首哭之

百戰英雄士　生平志未降　忠心扶社稷　義氣助家邦　此日梟鳴纛　何時馬渡江　不堪哀痛意

○在○鹽○伏○鄆○死○城○縣○中○雪○檜○于○裡○了

且說軍師吳用道此非良法這計不成倒送了一箇兄弟且教各門退軍別作道理宋江心焦急欲要報仇雪恨嗟嘆不已部下黑旋風便道哥哥放心我明日和鮑旭項充李袞四箇人好歹要拏石寶那廝宋江道那人英雄了得你如何近傍得他李逵道我不信我明日不捉得他不來見哥哥面宋江道你只小心在意休覷得等閑黑旋風李逵回到自己帳房裡篩下大碗酒大盤肉請鮑旭項充李袞來吃酒說道我四箇從來做一路廝殺今日我在先鋒哥哥面前砍了大嘴明日要捉石寶那廝你三箇不要心懶鮑旭道哥哥今日也教馬軍向前明日也教馬軍向前

真同調也

今晚我等約定了來日務要齊心向前捉石寶那厮我們
四箇都爭口氣次日早晨李逵等四人吃得醉飽了都拏
軍器出塞請先鋒哥哥看厮殺宋江見四箇都半醉便道
你四箇兄弟休把性命作戲李逵道哥哥休小覷我們宋
江道只願你們應得口便好宋江上馬帶同關勝歐鵬呂
方郭盛四箇馬軍將佐來到北關門下擂鼓搖旗捉戰李
逵火雜雜地揩着雙斧立在馬前鮑旭挺着板刀睜着怪
眼只待厮殺項充李袞各挽一面團牌插着飛刀二十四
把挺鉄鎗伏在兩側只見城上鼓響鑼鳴石寶騎着一匹
瓜黃馬拏着劈風刀引兩員首將出城來迎敵有詩爲証
慣陣李逵心似火　項充李袞挽團牌　三人當陣如

四人真是好漢不必論成敗矣

雄虎　專待讐家石寶來

上首吳值下首蕪明三員將却纔出得城來李達是箇不怕天地的人大吼了一聲四箇直奔到石寶馬頭前來石寶便把雙風刀去迎時早來到懷裡李達一斧斫斷馬脚石寶便跳下來望馬軍羣裡躲了鮑旭早把蕪明一刀砍下馬來兩箇牌首早飛出刀來空中似玉魚亂躍銀葉交加宋江把馬軍衝到城邊時城上擂木砲石亂打下來宋江怕有踈失急令退軍不想鮑旭早鑽入城門裡去了宋江只叫得苦石寶却伏在城門裡面看見鮑旭搶將入來刺斜里只一刀早把鮑旭砍做兩段項充李袞急護得李逵回來宋江軍馬退還本寨又見折了鮑旭宋江越添愁

悶李逵也哭了回寨裡來吳用道此計亦非良策雖是斬得他一將却折了李逵的副手正是衆人煩惱間只見解珍解寶到寨來報事宋江問其備細時解珍稟道小弟和解寶直哨到南門外二十餘里地名范村見江邊泊着一連有數十隻船下去問時原來是富陽縣裡許事解糧船小弟欲要把他殺了本人哭道我等皆是大宋良民累被方臘不時科斂但有不從者全家殺害我等今得天兵到來剪除只指望再見太平之日誰想又遭橫亡小弟見他說的情切不忍殺他又問他道你原何却來此處他爲近奉方天定令旨行下各縣要刷洗村坊着科斂白粮五萬石老羸爲頭斂得五千石先解來交納今到此間爲大軍

圍城厮殺不敢前去也泊在此小弟得了備細特來報知
主將有詩爲證

解寶趨營忽報言　糧舟數十泊河邊　憑誰說與方
天定　此是成功破敵年 刪

吳用大喜道此乃天賜其便這些糧船上定要立功便請
先鋒傳令就是你兩箇弟兄爲頭帶將砲手凌振并杜遷
李雲石勇鄒淵鄒潤李立白勝穆春湯隆王英扈三娘孫
新顧大嫂張青孫二娘三對夫妻扮做稍公稍婆都不要
言語混雜在稍後一覺進得城去便放連珠砲爲號我這
里自調兵來策應解珍解寶喚表評事上岸來傳下宋先
鋒言語道你等既宋國良民可依此行計事成之後必有

重賞此時不由袁評事不從許多將校已都下船却把船
上稍公人等都只留在船上雜用却把稍公衣服脫來與
王英孫新張青穿了裝扮做稍公扈三娘顧大嫂孫二娘
三人女將扮做稍婆小校人等都做搖船水手軍器衆將
都埋藏在船艙裡把那船一齊都放到江岸邊此時各門
圍哨的宋軍也都不遠袁評事上岸解珍解寶和那數箇
稍公跟着直到城下叫門城上得知問了備細來情報入
太子宮中方天定便差吳值開城門直來江邊點了船隻
回到城中奏知方天定方天定差下六員將引一萬軍出
城攔住東北角上着袁評事搬運糧米入城交納此時衆
將人等都雜在稍公水手人內混同搬糧運米入城三箇

女將也隨入城裡去了五千糧食須臾之間都搬運已了六員首將却統引軍入城中宋兵分投而來復圍住城郭雜城三二里列着陣勢當夜二更時分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砲直去吳山頂上放將起來衆將各取火把到處點着城中不一時鼎沸起來正不知多少宋軍在城裡方天定在宮中聽了大驚急急披掛上馬時各門城上軍士已都逃命去了宋兵大振各自爭功奪城有詩爲証

糧米五千纔運罷　三員女將入城來　車箱火砲連天起　眼見杭州起禍災

且說城西山內李俊等得了將令引軍殺到淨慈港奪得船隻便從湖裡使將過來勇金門上岸衆將分投去搶各

處水門李俊石秀首先登城就夜城中混戰止存南門不圍干命敗軍都從那門下逸走却說方天定上得馬四下里尋不着一員將校止有幾箇步軍跟着出南門逸走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走得到五雲山下只見江裡走起一箇人來口裡啣着一把刀赤條條跳上岸來方天定在馬上見來得兇便打馬要走可奈那匹馬作怪百般打也不動却似有人籠住嚼環的一般那漢搶到馬前把方天定扯下馬來一刀便割了頭却騎了方天定的馬一手提了頭一手執刀逸回杭州城來林冲呼延灼領兵赶到六和塔時恰好正迎着那漢二將認的是船火兒張橫吃了一驚呼延灼便叫賢弟那里來張橫也不應一

騎馬直跑入城裡去此時宋先鋒軍馬大隊已都入城了就在方天定宮中爲帥府衆將校都守住行宮望見張橫一騎馬跑將來衆人皆吃一驚張橫直到宋江面前滾鞍下馬把頭和刀撇在地下納頭拜了兩拜便哭起來宋江慌忙抱住張橫道兄弟你從那裡來阮小七又在何處張橫道我不是張橫宋江道你不是張橫却是誰張橫道小弟是張順因在湧金門外被鎗箭攢死一點幽魂不離水裡飄蕩感得西湖震澤龍君收做金華太保留於水府龍宮爲神今日哥哥打破了城池兄弟一魂纏住方天定半夜裡隨出城去見哥哥張橫在大江裡來借哥哥屍殼飛速上岸跟到五雲山脚下殺了這賊一逕奔來見哥哥說

了驀然倒地宋江親自扶起張橫睜開眼看了宋江并衆將刀劍如林軍士叢滿張橫道我莫不在黃泉見哥哥麼宋江哭道却纔你與兄弟張順傅體殺了方天定這賊你不曾死我等都是陽人你可精神着張橫道恁地說時我的兄弟已死了宋江道張順因要從西湖水底下去攙水門入城放火不想至湧金門外越城被人知覺鎗箭攢死在彼張橫聽了大哭一聲兄弟驀然倒了衆人看張橫時四肢不舉兩眼朦朧七魄悠悠三魂杳杳正是未隨五道將軍去定是無常二鬼催畢竟張橫悶倒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九員將佐

董平　張清　周通　雷橫　龔旺　索超　鄧飛
劉唐　鮑旭

李和尚曰張順只因一念貪看西湖好水便做了金華太保永世不得出身可惜可惜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第九十六回

盧俊義分兵歙州道　宋公明大戰烏龍嶺

詩曰

七里灘頭鼓角聲　烏龍嶺下戰塵生　曰旄黃鉞橫山路　虎旅狼兵遍歙城　天助宋江狄社稷　故教邵俊顯威靈　將軍指日成功後　定使閭閻賀太平

話說當下張橫聽得道沒了他兄弟張順煩惱得昏暈了半晌却救得甦醒宋江道且扶在帳房裡調治却再問他海上事務宋江令裴宣蔣敬寫錄衆將功勞辰巳時分都在營前聚集李俊石秀生擒吳值三員女將生擒張道原

林冲蛇不獲死冷恭解珍解寶殺了崔彧只走了石寶邹
元覺王勣晁中温克讓五人宋江便出榜安撫百姓賞勞
三軍把吳值張道原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施行獻糧袁
評事申文保舉作富陽縣令張招討處關領空頭官誥不
在話下衆將都到城中歇下左右報道阮小七從江裡上
岸入城來了宋江喚到帳前問時說道小弟和張橫和侯
健段景住帶領水手海邊覓得船隻行至海鹽等處指望
便使入錢塘江來不期風水不順打出大洋裡去了急使
得回來又被風打破了船衆人都落在水裡候健段景住
不識水性落下去淹死海中衆多水手各自逃生四散去
了小弟赴水到海口進得赭山門被潮直漾到半墻山赴

水回來却見張橫哥哥在五雲山江裡本待要上岸來又不知他在那地里昨夜望見城中火起又聽得連珠砲響想必是哥哥在杭州城厮殺以此從江裏上岸來不知張橫會到岸也不曾宋江說張橫之事與阮小七知道令和他自已兩箇哥哥相見了依前管領水軍頭領船隻宋江傳令先調水軍頭領去江裡收拾江船伺候征進睦州想起張順如此通靈顯聖去湧金門外靠西湖邊建立廟宇題名金華太保宋江親去祭賽後來收伏方臘有功於朝宋江回京奏知此事特奉聖旨勅封爲金華將軍廟食杭州有詩爲證

生前勇悍無人敵　死後英靈助壯圖　香火綿延

再說宋江在行宮內因思渡江以來損折許多將佐心中十分悲愴却去淨慈寺修設水陸道場七晝夜判施斛食濟拔沈冥超度衆將各設靈位享祭做了好事已畢將方天定宮中一應禁物盡皆毀壞所有金銀寶貝羅段等項分賞諸將軍校杭州城百姓俱寧設宴慶賀當與軍師從常計議調兵收復睦州此時已是四月盡間忽聞報道副都督劉光世并東京天使都到杭州宋江當下引衆將出北關門迎接入城就行宮開讀聖旨勅先鋒使宋江等收勦方臘累建大功勅賜皇封御酒三十五瓶錦衣三十五領賞賜正將其餘偏將照名支給賞賜段疋原來朝廷只

知公孫勝不曾渡江收勦方臘却不知折了許多人馬宋江見了三十五員錦衣御酒驀然傷心淚不能止天使問時宋江把折了衆將的話對天使說知天使道如此折將朝廷怎知下官回京必當奏聞皇上即時設宴管待天使劉光世主席其餘大小將佐各依次序而坐御賜酒宴各各沾恩已罷已正偏將佐留下錦衣御酒賞賜次日設位遥空享祭宋江將一瓶御酒一領錦衣去張順廟裡呼名享祭錦衣就穿泥神身上其餘的都只遥空焚化錦衣天使住了幾日送回京師不覺迅速光陰早過了十數日張招討差人賫文書來催趲先鋒進兵宋江與吳用請盧俊義商議此去　州沿江直抵賊巢此去歙州却從昱嶺

關小路回去今　此處分兵征勦不知賢弟兵取何處盧俊義道王兵遣將聽從哥哥嚴令安敢選擇宋江道雖然如此試看天命作兩隊分定人數寫成兩處鬮子焚香祈禱各鬮一處宋江拈鬮得睦州盧俊義拈鬮得歙州宋江道方臘賊巢正在清溪縣幫源洞中賢弟取了歙州可屯住軍馬申文飛報知會約日同攻清溪賊洞盧俊義便請宋公明約量分調將佐軍校

先鋒使宋江帶領正偏將佐三十六員攻取睦州并烏龍嶺

軍師吳用　關勝　花榮　秦明　李應　戴宗

朱仝　李逵　魯智深　武松　解珍　解寶

呂方　郭盛　樊瑞　馬麟　燕順　宋清
項充　李袞　王英　扈三娘　凌振　杜興
蔡福　蔡慶　裴宣　蔣敬　郁保四
水軍頭領正偏將佐七員部領船隻隨軍征進睦州
李俊　阮小二　阮小五　阮小七　童威
童猛　孟康
副先鋒盧俊義管領正偏將佐二十八員收取歙州并
昱嶺關
軍師朱武　林冲　呼延灼　史進　楊雄　石秀
單廷珪　魏定國　孫立　黃信　歐鵬　杜遷
陳達　春　李忠　薛永　鄒淵　鄒潤　李

立李　湯隆　石勇　時遷　丁得孫　孫
新　顧大嫂　張青　孫二娘

當下盧先鋒部領正偏將校共計二十九員隨行軍兵三萬人馬擇日辭了劉都督別了宋江引兵至杭州取山路經過臨安縣進發登程去了却說宋江等整頓船隻軍馬分撥正偏將校選日祭旗出師水陸並進船騎相迎此時杭州城內瘟疫盛行已病倒六員將佐是張橫穆弘孔明朱貴楊林白勝患體未痊不能征進就撥穆春朱富看視病人共是八員寄留於杭州其餘衆將盡隨宋江攻取睦州共計三十七員取路沿江望富陽縣進發且不說兩路軍馬起程再說柴進同燕青自秀州橋李亭別了宋先鋒

行至海鹽縣前到海邊趁船使過越州逕逕來到諸暨縣渡過漁浦前到睦州界上把關隘將校攔住柴進告道某乃是中原一秀士能知天文地理善會陰陽識得六甲風雲辯別三光氣色九流三教無所不通遥望江南有天子氣數而來何故閉塞賢路把關將校聽得柴進言語不俗便問姓名柴進道某乃姓柯名引一主一僕投上國而來別無他故守將見說留住柴進差人逕來睦州報知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參書桓逸元帥譚高四箇根前稟了便使人接取柴進至睦州相見各敘寒温柴進一段話聲動那四箇更兼柴進一表非俗那里坦然不疑右丞相祖士遠大喜便叫拿書桓逸引柴進去清溪大內朝覲原

睦州歙州方臘都有行宮大殿內却有五府六部總制在清溪縣幫源洞中亦自有去處且說柴進燕青跟隨桓逸來到清溪帝都先來參見左丞相婁敏中柴進高談闊論一片言語婁敏中大喜就留柴進在相府管待看了柴進燕青出言不俗知書通禮先自有八分歡喜這婁敏中原是清溪縣教學的先生雖有些文章苦不甚高被柴進這一段話說得他大喜過了一夜次日早朝等候方臘王子陞殿內列着侍御嬪妃綵女外列九卿四相文武兩班殿前武士金瓜長隨侍從當有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啓奏中原是孔夫子之鄉今有一賢士姓柯名引文武兼資智勇足備善識天文地理能辨六甲風雲貫通天地氣色三教

九流諸子百家無不通達望天子氣象而來見在朝門外伺候我王傳宣方臘道既有賢士到來便令白衣朝見各門大使傳宣引柴進到於殿下拜舞起居山呼萬歲已畢宣入簾前方臘看見柴進一表非俗有龍子龍孫氣象先有八分喜色方臘問道賢士所言望天子氣色而來在於何處柴進奏道臣柯引賤居中原天子之鄉父母雙亡隻身學業傳先賢之秘訣授祖師之玄文近日夜觀乾象見帝星明朗正照東吳因此不辭千里之勞望氣而來特至江南又見一縷五色天子之氣起自睦州今得瞻天子聖顏抱龍鳳之姿挺天日之表正應此氣臣不勝幸甚之至言訖再拜有詩爲証

五色龍光照碧天　蔥蔥佳氣鬱祥烟　定知有客乘黃屋　特地相尋到御前

方臘道寡人雖有東南地土之分近被宋江等侵奪城池將近吾地如之奈何柴進奏道臣聞古人有言得之易失之易得之難失之難今陛下東南之境開基以來席捲長驅得了許多州郡今雖被宋江侵了數處不久氣運復歸於聖上陛下非止江南之境他日中原社稷亦屬於陛下所統以享唐虞無窮之樂雖炎漢盛唐亦不可及也方臘見此等言語心中大喜（好）敕賜錦墩命坐管待御宴加封為（賞）中書侍郎自此柴進每日得近方臘無非用些阿諛美言（真）諂佞以取其事未經半月之間方臘及內外官僚無一人

有些學識一味奉承而已

不喜柴進次後方臘見柴進署事公平盡心喜愛却令左丞相婁敏中做媒把金芝公主招贅柴進爲駙馬封宮主爵都尉燕青改名雲璧人都稱爲雲奉尉柴進自從與公主成親之後出入宮殿都知內苑備細方臘但有軍情重事便宣柴進至內宮計議柴進時常奏說陛下氣色真正只被罡星冲犯尚有半年不安直待并得宋江手下無了一員戰將罡星退度陛下復興基業席捲長驅直占中原之地方臘道寡人手下愛將數員盡被宋江殺死似此柰何柴進又奏道臣夜觀天象陛下氣數將星雖多數十位不爲正氣未久必亡却有二十八宿星象正來輔助陛下復興基業宋江夥內亦有十數員來降此也是數中星宿

盡是陛下開疆展土之臣也方臘聽了大喜有詩爲証

柴進英雄世少雙　神謀用處便歸降　高官厚祿妻

公主　一念元來爲宋江

且不說柴進做了駙馬却說宋江部領大隊人馬軍兵水陸并進船騎同行離了杭州望富陽縣進發時有寶光國師鄧元覺并元帥石寶王勣皃中温克讓五箇引了敗殘軍馬守住富陽縣關隘却使人來睦州求救右丞相祖士遠當差兩員親軍指揮使引一萬軍馬前來策應正指揮白欽副指揮景德兩箇都有萬夫不當之勇來到富陽縣和寶光國師等合兵一處占住山頭宋江等大隊軍馬已到七里灣水軍引着馬軍一發前進石寶見了上馬帶流

星鎚拿膀風刀離了富陽縣山頭來迎宋江鬬勝正欲出馬呂方叫道兄長少停看呂方和這廝鬬幾合宋江在門旗影裡看時呂方一騎馬一枝戟直取石寶那石寶使膀風刀相迎兩箇鬬到五十合呂方力怯郭盛見了便持戟縱馬前來夾攻那石寶一口刀戰兩枝戟沒半分漏泄正鬬到至處南邊寶光國師急鳴鑼收軍原來見大江裡戰船乘着順風都上灘來却來傍岸怕他兩處夾攻因此鳴鑼收軍呂方郭盛纔住厮殺那里肯放石寶又鬬了三五合宋兵陣上朱仝一騎馬一條鎗又去夾攻石寶戰不過二將分開兵罷便走宋江鞭稍一指直殺過富陽山嶺石寶軍馬於路屯扎不住直到桐廬縣界內宋江連夜進兵

過白蜂嶺下寨當夜差遣解珍解寶燕順王矮虎一丈青取東路李逵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取西路各帶一千步軍去桐廬縣劫寨江裡却教李俊三阮二童孟康七人取水路進兵且說解珍等引着軍兵殺到桐廬縣時已是三更天氣寶光國師正和石寶計議軍務猛聽的一聲砲響衆人上馬不迭急看時三路火起諸將跟着石寶只顧逃命那里敢來迎敵三路軍馬橫衝直撞殺將來溫克讓上得馬逕便望小路而走正撞着王矮虎一丈青他夫妻二人一發上把溫克讓橫拖倒拽活捉去了李逵和項充李袞樊瑞馬麟只顧在縣裡殺人放火宋江見報催趙軍兵拔寨都起直到桐廬縣屯駐軍馬王矮虎一丈青獻溫克讓

請功賞賜二人宋江教把温克讓解赴杭州張招討前斬首不在話下次日宋江調兵水陸並進直到烏龍嶺下遏嶺便是睦州此時寶光國師引着衆將都上嶺去把關隘屯駐軍馬那烏龍關隘正靠長江山峻水急上立關防下排戰艦宋江軍馬近嶺下屯駐扎了寨柵步軍中差李逵項充李袞引五百牌手出哨探路到得烏龍嶺下上面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前進無計可施回報宋先鋒宋江又差阮小二孟康童威童猛四箇先悼一半戰船上灘當下阮小二帶了兩箇副將引一千水軍分作一百隻船上搖船擂鼓唱着山歌漸近烏龍嶺邊來原來烏龍嶺下那面靠山却是方臘的水寨那寨裡也屯着五百隻戰船船

上有五千來水軍爲頭四箇水軍總管名號浙江四龍那四龍是

玉爪龍都總管成貴　錦鱗龍副總管翟源

衝波龍左副管喬正　戲珠龍右副管謝福

這四箇總管却是方臘加封的綽號這四人原是錢塘江裡稍公投奔方臘却受三品職事當日阮小二等乘駕船隻從急流下水搖上灘去南軍水寨裡四箇總管已自知了准備下五十連火排原來這火排只是大松杉木穿成排上都堆草把草把內暗藏着硫黃焰硝引火之物把竹索編住排在灘頭這里阮小二和孟康童威童猛四箇只顧搖上灘去那四箇水軍總管在上面看見了各打一面

乾紅號旗駕四隻快船順水下來四箇都一般打扮但見

萬字頭巾鬃半籠　白羅衫繡繫腰紅　手執長鎗懸

雪刃　錢塘江上四條龍

那四隻快船順水搖將下來漸近阮小二看見喝令水手放箭那四隻快船便回阮小二便叫乘勢赶上灘去四隻快船傍灘住了四箇總管却跳上岸許多水手們也都走了阮小二望見灘上木寨裡船廣不敢上去只在下水頭望只見烏龍嶺上把旗一招金鼓齊鳴火排一齊點着望下灘順風衝將下來背後大船一齊喊起都是長鎗撓鈎盡隨火排下來只顧亂殺敵軍童威童猛見勢大難近便把船傍岸棄了船隻扒過山邊出行上山尋路回寨阮小

二和孟康兀自在船上迎敵火排連燒將來阮小二急下水時後船赶上一撓鈎搭住阮小二心慌怕吃他拿去受辱扯出腰刀自刎而亡孟康見不是頭急要下水時火排上火砲齊發一砲正打中孟康頭盔透頂打做肉泥四箇水軍總管却上火船殺將下來李俊和阮小五阮小七都在後船見前船失利沿江岸殺來只得急忙轉船便隨順水只放下桐廬岸來再說烏龍嶺上寶光國師并元帥石寶見水軍總管得勝乘勢引軍殺下嶺來水深不能相赶路遠不能相追宋兵復退在桐廬駐扎南兵也收軍上烏龍嶺去了有詩爲証

計拙謀疎事不成　寶光兵術更難名　火船火砲連

天起　殺得孤軍大不情

宋江在桐廬扎駐寨柵又見折了阮小二孟康在帳中煩惱寢食俱廢憂寐不安吳用與衆將苦勸不得阮小五阮小七掛孝已了自來諫勸宋江道我哥哥今日爲國家大事折了性命也强似死在梁山泊埋沒了名目先鋒王兵不須煩惱且請理國家大事我弟兄兩箇自去復讐宋江聽了稍稍回頭次日仍復整點軍馬再要進兵吳用諫道兄長未可急性且再尋思計策渡嶺未遲只見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箇原是獵戶出身巴山度嶺得慣我兩箇裝做此間獵戶扒上山去放起一把火來教那賊兵大驚必然棄了關去吳用道此計雖好只恐這山險峻難以進

此計極好

步倘或失脚性命難保解珍解寶便道我弟兄兩箇自登州越獄上梁山泊托哥哥福蔭做了許多年好漢又受了國家誥命穿了錦襖子今日爲朝廷便粉骨碎身報答仁兄也不爲多宋江道賢弟休說這凶話只願早早幹了大功回京朝廷不肯虧負我們你只顧盡心竭力與國家出力解珍解寶便去拴束穿了虎皮套襖腰裡各跨一口快刀提了鋼叉兩箇來辭了宋江便取小路望烏龍嶺上來此時纔有一更天氣路上撞着兩箇伏路小軍二人結果了兩箇到得嶺下時已有二更聽得嶺上寒內更鼓分明兩箇不敢從大路走攀藤覓葛一步步扒上嶺來是夜月光星朗如同白日兩箇三停扒了二停之上望見嶺上燈

滿人原是自討死不足惜也

光閃閃兩箇伏在嶺叫邊聽時上面更鼓已打四更解珍暗暗地叫兄弟道夜又短天色無多時了我兩箇上去罷兩箇又攀援上去正扒到岩壁崎嶇之處懸崖峻峻之中兩箇只顧扒上去手脚都不閑却把胳膊拴住鋼叉拖在背後刮得竹藤亂響山嶺上早吃人看見了解珍正扒在山凹處只聽得上面叫聲着一撓鈎正搭住解珍頭髻解珍急去腰裡拔得刀出來時上面已把他提得脚懸了解珍心慌連忙一刀砍斷撓鈎却從空裡墜下來可憐解珍做了半世好漢從這百十丈高崖上倒撞下來死於非命下面都是狼牙亂石粉碎了身軀解寶見哥哥攛將下去急退步下嶺時上頭早滾下大小石塊并短弩弓箭從竹

容與堂藏板

婦人之

藤裡射來可憐解寶爲了一世獵戶做一堰兒射死在烏龍嶺邊竹藤叢裡兩箇身死天明嶺上差人下來將解珍解寶屍首就風化在嶺上探子體得備細報與宋先鋒知道解珍解寶已死在烏龍嶺有詩爲証

千尺懸崖峻漸荒　古藤高樹亂蒼蒼　夜深欲作幽探計　兩將誰知頃刻亡

宋江聽得又折了解珍解寶哭得幾番昏暈便喚關勝花榮點兵取烏龍嶺關隘與四箇兄弟報讐吳用諫道仁兄不可性急已死者皆是天命若要取關不可造次須用神機妙策智取其關方可調兵遣將宋江怒道誰想把我弟兄們手足三停損了一停不恐那賊們把我兄弟風化在

嶺上今夜必須提兵先去奪屍首回來具棺槨埋葬吳用
阻道賊兵將屍風化誠恐有計兄長未可造次宋江那里
肯聽軍師諫勸隨即點起三千精兵帶領關勝花榮呂方
郭盛四將連夜進兵到烏龍嶺時已是二更時分小校報
道前面風化起兩箇人在那里敢是解珍解寶的屍首宋
江縱馬親自來看時見兩株樹上把竹竿挑起兩箇屍首
樹上削去了一片皮寫兩行大字在上月黑不見分曉宋
江令討放砲火種吹起燈來看時上面寫道宋江早晚也
號令在此處宋江看了大怒却傳令人上樹去取屍首只
見四下里火把齊起金鼓亂鳴團團軍馬圍住當前嶺上
早亂箭射來江裡船內水軍都紛紛上岸來宋江見了叫

聲苦不知高低急退軍時石寶當先截住去路轉過側首又是鄧元覺殺將下來可憐宋江平生義氣高如不老之天今日遭殃死無葬身之地直使規模有似馬陵道光景渾如落鳳坡畢竟宋江軍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六員將佐

侯健　段景住　阮小二　孟康　解珍　解寶

患病寄留杭州并看視共八員將佐

張橫　穆弘　孔明　朱貴　楊林　白勝　穆春

朱富

李生曰此內儘有不必死而死之人如解珍解寶等是也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六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戀領神助宋公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七

第九十七回

睦州城箭射鄧元覺　烏龍嶺神助宋公明

詩曰

海上髡囚號寶光　解將左道恣猖狂　從來邪法難歸正　到底浮基易滅亡　吳用良謀真妙筭　花榮神箭世無雙　興亡多少英雄事　看到清溪實感傷

話說宋江因要救取解珍解寶的屍到於烏龍嶺下正中了石寶計策四下里伏兵齊起前有石寶軍馬後有鄧元覺截住回路石寶厲聲高叫宋江不下馬受降更待何時關勝大怒拍馬輪刀戰石寶兩將交鋒未定後面喊聲又

起腦背後却是四箇水軍總管一齊登岸會同王勣晁中
從嶺上殺將下來花榮急出當住後隊便和王勣交戰閒
無數合花榮便走王勣晁中乘勢赶來被花榮手起急放
連珠二箭射中二將翻身落馬衆軍納聲喊不敢向前退
後便走四箇水軍總管見一連射死王勣晁中不敢向前
因此花榮抵敵得住刺斜裡又撞出兩陣軍來一隊是指
揮白欽一隊是指揮景德這里宋江陣中二將齊出呂方
便迎住白欽交戰郭盛便與景德相持四下里分頭厮殺
敵對死戰宋江正慌促間只聽得南軍後面喊殺連天衆
軍奔走原來却是李逵引兩箇牌手項充李袞一千步軍
從石寶馬軍後面殺來鄧元覺引軍却待來救應時背後

撞過魯智深武松兩口戒刀橫剁直砍渾鉄禪杖一衝一
截兩箇引一千步軍直殺入來隨後又是秦明李應朱仝
燕順馬麟樊瑞一丈青王矮虎各帶馬軍步軍捨死撞殺
入來四面宋兵殺散石寶鄧元覺軍馬救得宋江等回桐
廬縣去石寶也自收兵上嶺去了宋江在寨中稱謝衆將
若非我兄弟相救宋江已與解珍解寶同爲泉下之鬼吳
用道爲是兄長此去不合愚意惟恐有失便遣衆將相接
宋江稱謝不已且說烏龍嶺上石寶鄧元覺兩箇元帥在
寨中商議道卽目宋江兵馬退在桐廬縣駐扎倘或被他
私越小路度過嶺後睦州咫尺危矣不若國師親往清溪
大內面見天子奏請添調軍馬守護這條嶺隘可保長久

鄧元覺道元帥之言極當小僧便往鄧元覺隨即上馬先來到睦州見了石丞相祖士遠說宋江兵强人猛勢不可當軍馬席捲而來誠恐有失小僧特來奏請添兵遣將保守關隘祖士遠聽了便同鄧元覺上馬離了睦州一同到清溪縣幫源洞中先見了左丞相婁敏中說過了奏請添調軍馬次日早朝王子方臘陞殿左右二丞相一同鄧元覺朝見拜舞已畢鄧元覺向前起居萬歲便奏道臣僧元覺領着聖旨與太子同守杭州不想宋江軍馬兵强將勇席捲而來勢難迎敵致被表評事引誘入城以致失陷杭州太子貪戰出奔而亡今來元覺與元帥石寶退守烏龍嶺關隘近日連斬宋江四將聲勢頗振即日宋江已進兵

到桐廬駐扎誠恐早晚賊人私越小路透過關來嶺隘難保請陛下早選良將添調精銳軍馬同保烏龍嶺關隘以圖退賊克復城池臣僧元覺特來啓請方臘道各處軍兵已都調盡近日又爲歙州昱嶺上關隘甚緊又分去了數萬軍兵止有御林軍馬寡人要護禦大內如何四散調得開去鄧元覺又奏道陛下不發救兵臣僧無奈若是宋兵度嶺之後睦州焉能保守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奏曰這烏龍嶺關隘亦是要緊去處臣知御林軍兵總有三萬可分一萬跟國師去保守關隘乞我王聖鑑方臘不聽婁敏中之言堅執不肯調撥御林軍馬去救烏龍嶺有詩爲證

僞朝事體潰如癰　要請廷兵去折衝　自古江山歸

聖主　髡四徧自妄爭鋒

當日朝罷衆人出內婁丞相與衆官商議只教祖丞相睦州分一員將撥五千軍與國師去保烏龍嶺因此鄧元覺同祖士遠回睦州來選了五千精銳軍馬首將一員夏侯成同到烏龍嶺寨內與石寶說知此事石寶道既是朝廷不撥御林軍馬來退宋兵我等且守住關隘不可出戰着四箇水軍總管牢守灘頭江岸邊但有船來便去殺退不可進兵且不說寶光國師同石寶白欽景德夏侯成五箇守住烏龍嶺關隘却說宋江自折了將佐只在桐廬縣駐扎按兵不動一住二十餘日不出交戰忽有探馬報道朝廷又差童樞密賫賞賜已到杭州聽知分兵兩路童樞密

轉差大將王稟分賫賞賜拔昱嶺閔盧先鋒軍前去了童樞密卽目便到親賫賞賜宋江見報便與吳用衆將都離縣二十里迎接來到縣治裡開讀聖旨便將賞賜分給衆將宋江等參拜童樞密隨卽設宴管待童樞密問道征進之間多聽得損折將佐宋江垂淚稟道往年跟隨趙樞相北征大遼兵將全勝端的不曾折了一箇將校自從奉勑來征方臘未離京師首先去了公孫勝駕前又留下了數人進兵渡得江來但到一處必損折數人近又有八九箇將佐病倒在杭州存亡未保前面烏龍嶺厮殺二次又折了幾將蓋因山險水急難以對陣急切不能打透閔隘正在憂惶之際幸得恩相到此童樞密道今上天子多知先

鋒建立大功後闖損折將佐特差下官引大將王禀趙譚前來助陣已使王禀賫賞徃盧先鋒處分俵給散衆將去了隨喚趙譚與宋江等相見俱於桐廬縣駐扎飲宴管待已了次日童樞密整點軍馬欲要去打烏龍嶺關隘吳用諫道恩相未可輕動且差燕順馬麟去溪僻小徑去處尋覓當村土居百姓問其向道別求小路度得關那邊去兩面夾攻彼此不能相顧此關唾手可得宋江道此言極妙隨即差遣馬麟燕順引數十箇軍健去村落中尋訪百姓問路去了一日至晚引將一箇老兒來見宋江宋江問道這老者是甚人馬麟道這老的是本處土居人戶都知這里路徑谿山宋江道老者你可指引我一條路徑過烏龍

嶺去我自重重賞你老兒告道老漢祖居是此間百姓累被方臘殘害無處逃躲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再見太平老漢指引一條小路過烏龍嶺去便是東管取睦州不遠便到北門却轉過西門便是烏龍嶺宋江聽了大喜隨即叫取銀物賞了引路老兒留在寨中又着人與酒飯管待次日宋江請啓童樞密守把桐廬縣宋江自引軍馬親來睦州城下兩面夾攻可取烏龍嶺關隘童貫便教宋先鋒分兵撥將宋江親自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取小路進發童樞密部領兵馬大路而進宋江所帶那十二員是花榮秦明魯智深武松戴宗李逵樊瑞王英扈三娘項充李袞凌振有詩爲証

容與堂藏板

山嶺崎嶇繞睦州　損兵折將重堪憂　若非故老爲鄉導　焉得奇功頃刻收

話說當下宋江親自帶領正偏將一十二員隨行馬步軍兵一萬人數跟着引路老兒便行馬摘鑾鈴軍士銜枚疾走至小半嶺已有一夥軍兵攔路宋江便叫李逵項克李衮衝殺入去約有三五百守路賊兵都被李逵等殺盡四更前後已到東管本處守把將伍應星聽得宋兵已透過東管思量部下止有三千人馬如何迎敵得當時一閃都走了逕回睦州報與祖丞相等官知道今被宋江軍兵私越小路已透過烏龍嶺這邊盡到東管來了祖士遠聽了大驚急聚衆將商議宋江已令砲手凌振放起連珠砲烏

龍嶺上寨中石寶等聽得大驚急使指揮白欽引軍探時見宋江旗號遍天遍地擺滿山林急退回嶺上寨中報與石寶等官石寶便道既然朝廷不發救兵我等只堅守關隘不要去救鄧元覺便道元帥差矣如今若不調兵救應睦州也自由可倘或內苑有失我等亦不能保你不去時我自去救應睦州石寶苦勸不住鄧元覺點了五千人馬綽了禪杖帶領夏侯成下嶺去了且說宋江引兵到了東管且不去打睦州先來取烏龍嶺關隘却好正撞着鄧元覺軍馬漸近兩軍相迎鄧元覺當先出馬挑戰花榮看見便向宋江耳邊低低道此人則除如此如此可獲宋江點頭道是就囑付了秦明兩將都會意了秦明首先出馬便

和鄧元覺交戰聞到五六合秦明回馬便走衆軍各自東西四散鄧元覺看見秦明輸了倒撇了秦明逕奔來捉宋江原來花榮已准備了護持着宋江只待鄧元覺來得較近花榮滿滿地攀着弓覷得親切點面門上颼地一箭弓開滿月箭發流星正中鄧元覺面門墜下馬去被衆軍殺死一齊捲殺攏來南兵大敗夏侯成抵敵不住便奔睦州去了宋兵直殺到烏龍嶺邊嶺上擂木砲石打將下來不能上去宋兵却殺轉來先打睦州且說祖丞相見首將夏侯成逃來報說宋兵已度過東管殺了鄧國師即日來打睦州祖士遠聽了便差人同夏侯成去清溪大內請婁丞相入朝啓奏見今宋兵已從小路透過到東管前來攻打

睦州甚急乞我王早發軍兵救應遲延必至失陷方臘聽了大驚急宣殿前太尉鄭彪點與一萬五千御林軍馬星夜去救睦州鄭彪奏道臣領聖旨乞請天師同行策應可敵宋江方臘准奏便宣靈應天師包道乙當時宣詔天師直至殿下面君包道乙打了稽首方臘傳旨道今被宋江兵馬看看侵犯寨人地面累次陷了城池兵將即目宋兵見今俱到睦州可望天師闡揚道法護國救民以保江山社稷包天師奏道主上寬心貧道不才憑胷中之學識仗陛下之洪福一掃宋江兵馬死無葬身之地方臘大喜賜坐設宴管待包道乙飲筵罷辭帝出朝包天師便和鄭彪夏侯成商議起軍原來這包道乙祖是个華山中人幼年

出家學左道之法向後跟了方臘謀叛造反以邪作正但遇交鋒必使妖法害人有一口寶劒號爲玄天混玄劒能飛百步取人協助方臘行不仁之事因此尊爲靈應天師那鄭虎原是婺州蘭溪縣都頭出身自幼使得鎗棒慣熟遭際方臘做到殿帥太尉酷愛道法禮拜包道乙爲師學得他許多法術在身但遇厮殺之處必有雲氣相隨因此人呼爲鄭魔君這夏侯成亦是婺州山中人原是徽戶出身慣使鋼叉自來隨着祖丞相管領睦州當日三箇在殿帥府中商議起軍門吏報道有司天太監浦文英來見天師問其來故浦文英說道聞知天師與太尉將軍三位提兵去和宋兵戰文英夜觀乾象南方將星皆是無光宋江

是人過御

等將星尚有一半明朗者天師此行雖好只恐不利何不回奏主上商量投拜爲上且解一國之厄包天師聽了大怒掣出玄天混天劒把這浦文英一劒揮爲兩段急動文書申奏朝廷去訖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胡說

文英占玩極精詳　進諫之言亦善良　妖道不知天命在　怒將雄劒斬身亡

當下便遣鄭彪爲先鋒調前部軍馬出城前進包天師爲中軍夏侯成做合後軍馬進發來救睦州且說宋江兵將攻打睦州未見次第忽聞探馬報來清溪救軍到了宋江聽罷便差王矮虎一丈青兩箇出哨迎敵夫妻二人帶領三千馬軍投清溪路上來正迎着鄭彪首先出馬便與王

矮虎交戰兩箇更不打話排開陣勢交馬便鬥纔到八九合只見鄭彪口裡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就頭盔頂上流出一道黑氣來黑氣之中立着一箇金甲天神手持降魔寶杵從半空裡打將下來王矮虎看見吃了一驚手忙脚亂失了鎗法被鄭魔君一鎗戳下馬去一丈青看見戳了他丈夫落馬急舞雙刀去救時鄭彪便來交戰畧鬥一合鄭彪回馬便走一丈青要報丈夫之讐急赶將來鄭魔君歇住鉄鎗舒手去身邊錦袋內摸出一塊鍍金銅磚扭回身看着一丈青面門上只一磚打落下馬而死可憐能戰佳人到此一場春夢有詩哀挽爲証

花朵容顏妙更新　捐軀報國竟亡身　老夫借得春

秋筆　女輩忠良傳此人

戈戟森嚴十里周　单鎗獨馬雪夫讐　噫嗟食祿忘
君者　展卷聞風豈不羞」腐甚

那鄭魔君招轉軍馬却赶宋兵宋兵大敗回見宋江訴說
王矮虎一丈青都被鄭魔君戳打傷死帶去軍兵折其大
半宋江聽得又折了王矮虎一丈青心中大怒急點起軍
馬引了李逵項充李袞帶了五千人馬前去迎敵早見鄭
魔君兵馬已到宋江怒氣填胷遽爾當先出馬大喝鄭彪
道逆賊怎敢殺吾二將鄭彪便提鎗出馬要戰宋江李逵
見了大怒拏起兩把板斧便飛奔出去項充李袞急舞蠻
牌遮護三箇直衝殺入鄭彪懷裡去那鄭魔君回馬便走

三箇直赶入南兵陣裡去宋江恐折了李逵急招起五千人馬一齊掩殺南兵四散奔走宋江且叫鳴金收兵兩箇牌手當得李逵回來只見四下里烏雲罩合黑氣漫天不分南北東西白晝如夜宋江軍馬前無去路但見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下一陣風雨滂沱起數聲怒雷猛烈山川震動高低渾似天崩溪澗顛狂左右却如地陷悲悲鬼哭衮衮神號定睛不見半分形滿耳惟聞千樹響

宋江軍兵當被鄭魔君使妖法黑暗了天地迷踪失路衆將軍兵難尋路徑孫到一箇去處黑漫漫不見一物本部軍兵自亂起來宋江仰天嘆曰莫非吾當死於此地矣從

巳時直至未牌方纔雲起氣清黑霧消散看見一週遭都是金甲大漢團團圍住宋江兵馬伏地受死宋江見了下馬受降只稱乞賜早死伏於地下耳邊只聽得風雨之聲却不見人手下衆軍將士都掩面受死只等刀來砍殺須臾風雨過處宋江却見刀不砍來有一人來攙宋江口稱請起宋江擡頭仰臉看時只見面前一箇秀才來扶看那人時怎生打扮但見

頭裹烏紗軟角唐巾身穿白羅圓領涼衫腰繫烏犀金鞓束帶足穿四縫乾皂朝靴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堂堂七尺之軀楚楚三旬之上若非上界靈官定是九天進士

宋江見了失驚起身敘禮便問秀才高姓大名那秀才答道小生姓邵名俊土居於此今特來報知義士方十三氣數將盡只在旬日可破小生多曾與義士出力今雖受困救兵已至義士知否宋江再問道先生方十三氣數何時可獲邵秀才把手一推宋江忽然驚覺乃是南柯一夢醒來看時面前一週遭大漢邦原來都是松樹宋江大叫軍將起來尋路出去此時雲收霧斂天朗氣清只聽得松樹外面發喊將來宋江便領起軍兵從裡面殺出去時早望見魯智深武松一路殺來正與鄭彪交手那包天師在馬上見武松使兩口戒刀步行直取鄭彪包道乙便向鞘中掣出那口玄天混元劒來從空飛下正砍中武松左臂血

戰鬪此。縛臂。事更快。

暈倒了却得魯智深一條禪杖忿力打入去救得武松時已自左臂砍得伶仃將斷却奪得他那口混元鈒武松醒來看見左臂已折伶仃將斷一發自把戒刀割斷了宋江先叫軍校扶送回寨將息魯智深却殺入後陣去正遇着夏侯成交戰兩箇鬪了數合夏侯成敗走魯智深一條禪杖直打入去南軍四散夏侯成便望山林中奔走魯智深不捨赶入深山裡去了且說鄭魔君那厮又引兵赶將來宋軍陣內李逵項充李袞三箇見了便舞起蠻牌飛刀標鎗板斧一齊衝殺入去那鄭魔君迎敵不過越嶺渡溪而走三箇不識路徑要在宋江面前逞能死命赶過溪去緊追鄭彪溪西岸邊搶出三千軍來截斷宋兵項充急回時

早被岸邊兩將攔住便叫李逵李衮時已過溪赶鄭虎去了不想前面溪澗又深李衮先一交跌翻在溪裡被南軍亂箭射死項充急鑽下岸來又被繩索絆翻却待要掙扎衆軍亂上剁做肉泥可憐李衮項充到此英雄怎使只有李逵獨自一箇赶入深山裏去了溪邊軍馬隨後襲將去未經半里背後喊聲振起却是花榮秦明樊瑞三將引軍來救殺散南軍赶入深山救得李逵回來只不見了魯智深衆將回來參見宋江訴說追赶鄭魔君過溪厮殺折了項充李衮止救了李逵回來宋江聽罷痛哭不止整點軍兵折其一停又不見了魯智深武松已折了左臂宋江正哭之間探馬報道軍師吳用和關勝李應朱仝燕順馬麟

提一萬軍兵從水路到來宋江迎見吳用等便問來情吳用答道童樞密自有隨行軍馬并大將王禀趙諱都督劉光世又領軍馬已到烏龍嶺下只留下呂方郭盛裴宣蔣敬蔡福蔡慶杜興郁保四併水軍頭領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等一十三人其餘都跟吳用到此策應宋江訴說折了將佐武松已成廢人魯智深又不知去向不由我不傷感吳用勸道兄長且宜開懷即目正是擒捉方臘之時只以國家大事爲重不可念弟兄之情憂損貴體宋江指着許多松樹說夢中之事與軍師知道吳用道既然有此靈驗之夢莫非此處坊隅廟宇有靈顯之神故來護佑兄長宋江乃言軍師所見極當就與足下進山尋訪吳

用當與宋江信步行入山林未及半箭之地松樹林中早見一所廟宇金書牌額上寫烏龍神廟宋江吳用入廟上殿看時吃了一驚殿上塑的龍君聖像正和夢中見者無異宋江再拜懇謝道多蒙龍君神聖救護之恩未能報謝望乞靈神助威若平復了方臘敬當一力申奏朝廷重建廟宇加封聖號宋江吳用拜罷下堦看那石碑時神廼唐朝一進士姓邵名俊應舉不第墜江而死天帝憐其忠直賜作龍神本處人民祈風得風祈雨得雨以此建立廟宇四時享祭宋江看了隨即叫取烏猪白羊祭祀已畢出廟來再看備細見週遭松樹顯化可謂異事直至如今嚴州北門外有烏龍大王廟亦名萬松林古跡尚存有詩爲証

萬松林裡烏龍王　夢顯陰靈助宋江　爲報將軍莫
惆悵　方家不日便投降

且說宋江謝了龍君庇祐之恩出廟上馬回到中軍寨內便與吳用商議敵軍之法打睦州之策坐至半夜宋江覺道神思困倦伏几而卧只聞一人報曰有邵秀才相訪宋江急忙起身出帳迎接時只見邵龍君長揖宋江道昨日若非小生救護松樹已被包道乙作起邪法松樹化人擒獲足下矣適間深感祭奠之禮特來致謝就行報知睦州來日可破方十三句日可擒宋江正待邀請入帳再問間忽被風聲一攪撒然覺來又是一夢宋江急請軍師圓夢說知其事吳用道既是龍君如此顯靈來日便可進兵攻

打睦州宋江道言之極當至天明傳下軍令點起大隊人馬攻取睦州便差燕順馬麟守住烏龍嶺這條大路却令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當先進兵來取睦州便望北門攻打却令凌振施放九廂子母等火炮直打入城去那火砲飛將起去震的天崩地動岳撼山搖城中軍馬驚得魂消魄喪不殺自亂且說包天師鄭魔君後軍已被魯智深殺散追赶夏侯成不知下落那時已將軍馬退入城中屯駐却和右丞相祖士遠參政沈壽僉書桓逸元帥譚高宁將伍應星等商議宋兵已至何以解救祖士遠道自古兵臨城下將至濠邊若不死戰何以解之打破城池必被擒獲事在危尼盡須向前當下鄭魔君引着譚高伍應

星併牙將十數員領精兵一萬開放城門與宋江對敵宋江教把軍馬畧退半箭之地讓他軍馬出城擺列那包天師拿着把交椅坐在城頭上祖丞相沈叅政并桓僉書皆坐在敵樓上看鄭魔君便挺鎗躍馬出陣宋江陣上大刀關勝出馬舞刀來戰鄭彪二將交馬鬥不數合那鄭彪如何敵得關勝只辨得架隔遮攔左右躲閃這包道乙正在城頭上看了便作妖法口中念念有詞喝聲道疾念着那助呪法吹口氣去鄭魔君頭上滾出一道黑氣黑氣中間顯出一尊金甲神人手提降魔寶杵望空打將下來南軍隊裡蕩起昏邳邳黑雲來宋江見了便喚混世魔王樊瑞來看急令作法并自念天書上回風破暗的密呪秘訣只

荒謬至此可笑

見關勝頭盔上早捲起一道白雲白雲之中也顯出一尊神將怎生模樣但見

青臉撩牙紅髮　金盔碧眼英雄　手把鐵鎚鋼鑿

坐下穩跨烏龍

這尊天神騎一條烏龍手執鐵鎚去戰鄭魔君頭上那尊金甲神人下面兩軍納喊二將交鋒戰無數合只見上面那騎烏龍的天將戰退了金甲神人下面關勝一刀砍了鄭魔君於馬下包道乙見宋軍中風起雷響急待起身時被凌振放起一箇轟天砲一箇火彈子正打中包天師頭和身軀擊得粉碎南兵大敗乘勢殺入睦州朱仝把元帥譚高一鎗戳在馬下李應飛刀殺死守將伍應星睦州城

下見一火砲打中了包天師身軀南軍都滾下城去了宋江軍馬已殺入城來衆將一發向前生擒了祖丞相沈參政桓僉書其餘牙將不問姓名俱被宋兵殺死宋江等入城先把火燒了方臘行宮所有金帛就賞與了三軍衆將便出榜文安撫了百姓尚兀自點軍未了探馬飛報將來西門烏龍嶺上馬麟被白欽一標鎗標下去石寶赶上復了一刀把馬麟剁做兩段燕順見了便向前來戰時又被石寶那厮一流星鎚打死石寶得勝卽目引軍乘勢殺來宋江聽得又折了燕順馬麟扼腕痛哭不盡急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迎敵石寶白欽就要取烏龍嶺關隘不是這四員將來烏龍嶺厮殺有分教清溪縣裡削平哨

聚賊兵幫源洞中活捉草頭天子直教宋江等名標青史千年在力擒清時萬古傳直使黑嶺關前施勇猛清溪洞裡顯功名畢竟宋江等怎地用功迎敵且聽下回分解

此一回內折了六員將佐

王英　扈三娘　項充　李袞　馬麟　燕順

李和尚曰水滸傳文字不好處只在說夢說怪說陣處其妙處都在人情物理上人亦知之否


盧俊義大戰昇立
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八

第九十八回

盧俊義大戰昱嶺關　宋公明智取清溪洞

詩曰

手握貔貅號令新　睦州談笑定妖塵　全師大勝勢無敵　背水調兵真有神　殄滅渠魁如拉朽　解令僞國便稱臣　班班青史分明看　忠義公明志已伸

話說當下關勝等四將飛馬引軍殺到烏龍嶺上正接着石寶軍馬關勝在馬上大喝賊將安敢殺吾弟兄石寶見是關勝無心戀戰便退上嶺去指揮白欽邓飛戰關勝兩馬相交軍馬並舉兩箇鬥不到十合烏龍嶺上急又鳴鑼

收軍關勝不赶嶺上軍兵自亂起來原來石寶只顧在嶺
東廝殺却不隄防嶺西已被童樞密大驅人馬殺上嶺來
宋軍中大將王稟將景德斬于馬下自此呂方郭盛首先奔上
合之上王稟將景德斬于馬下自此呂方郭盛首先奔上
山來奪嶺未及到嶺邊山頭上早飛下一塊大石頭將郭
盛和人連馬打死在嶺邊這面嶺東關勝望見嶺上大亂
情知嶺西有宋兵上嶺了急招衆將一齊都殺上去兩面
夾攻嶺上混戰呂方邦好迎着白欽兩箇交手廝殺閙不
到三合白欽一鎗搠來呂方閃箇過白欽那條鎗從呂方
肋下戳箇空呂方這枝戟却被白欽檢箇倒橫兩將在馬
上各施展不得都棄了手中軍器在馬上你我廝相撲作

原來正遇着山嶺嶮峻處那馬如何立得脚牢二將使得力猛不想連人和馬都滾下嶺去這兩將做一處攧死在那嶺下這邊關勝等衆將步行都殺上嶺來兩面盡是宋兵已殺到嶺上石寶看見兩邊全無去路恐吃捉了受辱便用雙[illegible]刀自刎而死宋江衆將拿了烏龍嶺關隘關勝急令人報知宋先鋒睦州上溜頭又有軍馬殺來上下夾攻江裡水寨中四箇水軍總管見烏龍嶺已失睦州俱陷都棄了船隻逃過對江被隔岸百姓生擒得成貴謝福解送獻入睦州走了翟源喬正不知去向宋兵大隊回到睦州宋江得知出城迎接童樞密劉都督入城屯駐安營已了出榜招撫軍民復業南兵投降者勿知其數宋江盡將

倉厥糧米給散於民各歸本業復爲良民將水軍總管成貴謝福割腹取心致祭兄弟阮小二孟康并在烏龍嶺亡過一應將佐前後死魂俱皆受享再叫李俊等水軍將佐管領了許多船隻把獲到賊首僞官解送張招討軍前去了宋江又見折了呂方郭盛惆悵不已按兵不動等候盧先鋒兵馬同取清溪有詩爲証

古睦封疆悉已平　行宮滾滾火烟生　幾多賊將俱誅戮　準擬清溪大進兵

且不說宋江在睦州屯駐却說副先鋒盧俊義自從杭州分兵之後統領三萬人馬本部下正偏將佐二十八員引兵取山路望杭州進發經過臨安鎮錢王故都道近昱嶺

關前守關把隘却是方臘手下一員大將綽號小養由基
龐萬春乃是江南方臘國中第一箇會射弓箭的帶領着
兩員副將一箇喚做雷炯一箇喚做計稷這兩箇副將都
蹅的七八百斤勁弩各會使一枝箭箆骨朶手下有五千
人馬三箇守把住昱嶺關隘聽知宋兵分撥副先鋒盧俊
義引軍到來已都准備下了敵對器械只待來軍相近且
說盧先鋒軍馬將次近昱嶺關前當日先差史進石秀陳
達楊春李忠薛永六員將校帶領三千步軍前去出哨當
下史進等六將都騎戰馬其餘都是步軍迤邐哨到關下
並不曾撞見一箇軍馬史進在馬上心疑和衆將商議說
言未了早已來到關前看時見關上竪着一面綵綉白旗

旗下立着那小養由基龐萬春看了史進等大笑罵道你這鼠輩草賊只好在梁山泊裡住指勒宋朝招安詔命如何敢來我這國土裡裝好漢你也曾聞俺小養由基的名字麼我聽得你這厮鼠裡有箇甚麼小李廣花榮着他出來和我比箭先教你看我神箭說言未了颼的一箭正中史進頭上翻下馬去五將一齊急急向前救得上馬便回又見山頂上一聲鑼響左右兩邊松樹林裡一齊放箭五員將顧不得史進各自逃命而走轉得過山嘴對面兩邊山坡上一邊是雷炯一邊是計稷那弩箭如雨一般射將來總是有十分英雄也躲不得這般的箭矢可憐水滸六員將佐都作南柯一夢史進石秀等六人不曾透得一箇出來做

一堆兒都被射死在關下三千步卒止剩得百餘箇小軍逃得回來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聽了大驚如痴似醉呆了半晌神機軍師朱武便諫道今先鋒如此煩惱有悞大事可以別商量一箇計策去奪關斬將報此讐恨盧俊義道朱公兄長特分許多將校與我今番不曾贏得一陣首先倒折了六將更兼三千軍卒止有得百餘人回來似此怎生到欽州相見朱武答道古人有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我等皆是中原山東河北人氏不曾慣演水戰因此失了地利須獲得本處鄉民指引路徑方纔知得他此間山路曲折盧先鋒道軍師言之極當差誰去緝探路徑好朱武道論我愚意可差鼓上蚤時遷他是箇

飛簷走壁的人好去山中尋路盧俊義隨卽教喚時遷領了言語稍帶了乾糧跨口腰刀離寨去了有詩爲証

六位統軍俱射死　三千步卒盡銷亡　欲施妙計勍强寇　先使時遷去探詳

且說時遷便望山深去處只顧走尋路去了半日天色已晚來到一箇去處遠遠地望見一點燈光明朗時遷道燈光處必有人家趁黑地里摸到燈明之處看時却是箇小小巷堂裡面透出燈光來時遷來到巷前便鑽入去看時見裏面一箇老和尚在那里坐地誦經時遷便乃敲他房門那老和尚喚一箇小行者來開門時遷進到裏面便拜老和尚那老僧便道客官休拜見今萬馬千軍厮殺之地

你如何走得到這里時遷應道實不敢瞞師父說小人是梁山泊宋江部下一箇偏將時遷的便是今來奉聖旨剿收方臘誰想夜來被昱嶺關上守把賊將亂箭射死了我六員首將無計度關特差時遷前來尋路探聽有何小路過關今從深山曠野尋到此間萬望師父指迷有所小徑私越過關當以厚報那老僧道此間百姓俱被方臘殘害無一箇不怨恨他老僧亦靠此間當村百姓施毛齋糧養口如今村里人民都逃散了老僧沒有去處只得在此守死今日幸得天兵到此萬民有福將軍來收此賊與民除害老僧只是不敢多口恐防賊人知得今既是天兵處差來的頭目便多口也不妨我這里却無路過得關去直到

西山嶺邊却有一條小路可過關上只怕近日也被賊人築斷了過去不得時遷道師父既然有這條小路通得關上只不知可到得賊寨裡麼老和尚道這條私路一逕直到得龐萬春寨背後下嶺去便是過關的路了只恐賊人已把大石塊築斷了難得過去時遷道不妨既有路徑不怕他築斷了我自有措置既然如此有了路頭小人回去報知王將却來酬謝老和尚道將軍見外人時休說貧僧多口時遷道小人是箇精細的人不敢說出老師父來有詩爲証

破巷深院草蕭蕭　老衲幽栖更寂寥　指引時遷知鄉導　前除方臘若薙蕘

當日辭了老和尚逕回到寨中參見盧先鋒說知此事盧俊義聽了大喜便請軍師計議取關之策朱武道若是有此路徑十分好了覷此是箇關唾手而得將差一箇人和時遷同去幹此大事時遷道軍師要幹甚大事朱武道最要緊的是放火放砲須用你等身邊將帶火砲火刀火石直要去他寨背後放起號砲火來便是你幹大事了時遷道既然只是要放火放砲別無他事不須再用別人同去只小弟自往便是再差一箇同去也跟我走不得飛簷走壁的路倒悞了時候假如我去那里行事你這里如何到得關邊朱武道這却容易他那賊人的埋伏也只好使一遍我如今不管他埋伏不埋伏但是於路遇着琳瑯樹木

稠密去處便放火燒將去任他埋伏不妨時遷道軍師高見極明當下收拾了火刀火石并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火砲來辭盧先鋒便行盧俊義叫時遷賫銀二十兩并米一石送與老和尚就着一箇軍校挑去當日午後時遷引了這箇軍校挑米再尋舊路來到菴裡見了老和尚說道王將先鋒多方拜覆些小薄禮相送便把銀兩米糧都與了和尚老僧收受時遷分付小軍自回寨去却再來告復老和尚望煩指引路徑可着行者引小人去那老和尚道將軍少待夜深可去日間恐關上知覺當備晚飯待時遷至夜却令行者引路送將軍到於那邊便教行者即回休教人知覺了當時小行者領着時遷離了草菴便

望深山徑裡尋路穿林透嶺攬葛攀藤行過數里山徑野
坡月色微明天氣昏暗到一處山嶺險峻石壁嵯峨遠遠
地望見開了箇小路口嶺岩上監把大石堆壘砌斷了高
高築成墻壁如何過得去小行者道將軍關已望見石壘
墻壁那邊便是過得那石壁亦有大路時遷道小行者你
自回去我已知路途了小行者自回時遷却把飛簷走壁
跳離騙馬的本事出來這些石壁撚指扒過去了望東去
時只見林木之中半天霞都紅滿了却是盧先鋒和朱武
等拔寨都起一路上放火燒着望關上來先使三五百軍
人於路上打併屍首沿山巴嶺放火開路使其埋伏軍兵
無處藏躲昱嶺關上小養由基龐萬春聞知宋兵放火燒

林開路龐萬春道這是他進兵之法使吾伏兵不能施展我等只牢守此關任汝何能得過望見宋兵漸近關下帶了雷炯計稷都來關前守護却說時遷一步步摸到關上扒在一株大樹頂頭伏在枝葉稠密處看那龐萬春雷炯計稷都將弓箭踏弩伏在關前伺候看見宋兵時一派假把火燒將來中間林冲呼延灼立馬在關下大罵賊將安敢抗拒天兵南軍龐萬春等却待要放箭射時不隄防時遷已在關上那時遷悄悄地溜下樹來轉到關後見兩堆柴草時遷便摸在裏面取出火刀火石發出火種把火砲閣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黃焰硝去燒那邊草堆又來點着這邊柴堆却纔方點着火砲拿那火種帶了直扒上關屋

脊上去點着那兩邊柴草堆裡一齊火起火砲震天價響
關上衆將不殺自亂發起喊來衆軍都只顧走那里有心
來迎敵龐萬春和兩箇副將急來關後收火時時邊就在
屋脊上又放起砲來那火砲震得關屋也動嚇得這南兵
都棄了刀鎗弓箭衣袍鎧甲盡望關後奔走時邊在屋上
大叫道已有一萬宋兵先過關了汝等急早投降免汝一
死龐萬春聽了驚得魂不附體只管跌脚雷炯計稷驚得
麻木了動但不得林冲呼延灼首先上山早赶到關頂衆
將都要爭先一齊赶過關去三十餘里追着南兵孫立生
擒得雷炯魏定國活拏了計稷單單只走了龐萬春手下
軍兵擒捉了大半宋兵已到關上屯駐人馬盧先鋒得了

昱嶺關厚賞了時遷將雷炯等穫就關上割腹取心享祭
史進石秀等六人收拾屍骸葬于關上其餘屍首盡行燒
化次日與同諸將披掛上馬一面行文申覆張招討飛報
得了昱嶺關一面引軍前進迤邐追赶過關直至歙州邊
城下寨原來歙州守禦乃是皇叔大王方臘是方臘的親
叔叔與同兩員大將官封文職共守歙州一箇是尚書王
寅一箇是侍郎高玉統領十數員戰將屯軍二萬之衆守
住歙州城郭原來王尚書是本州山東裡石匠出身慣使
一條鋼鎗坐下有一騎好馬名喚轉山飛那匹戰馬登山
渡水如行平地那高侍郎也是本州士人故家子孫會使
一條鞭鎗因這兩箇頗通文墨方臘加封做文職官爵管

領兵權之事當有小養由基龐萬春敗回到歙州直至行
官面奏皇叔告道被土居人民透漏誘引宋兵私越小路
過關因此衆軍漫散難以抵敵皇叔方纔聽了大怒喝罵
龐萬春道這昱嶺關是歙州第一處要緊的墻壁今被宋
兵已度關隘早晚便到歙州怎與他迎敵王尚書奏道主
上且息雷霆之怒自古道非于征戰罪天賜不全功今殿
下權免龐將軍本罪取了軍令必勝文狀着他引軍首先
出戰迎敵殺退宋兵如或不勝二罪俱併方纔然其言撥
與軍五千跟龐萬春出城迎敵得勝回奏有詩爲証

雷霆風飛兵似虎　翻江騰地馬如龍　宋江已得重
關隘　僭竊何煩待戰攻

且說盧俊義度過昱嶺關之後催兵直赶到歙州城下當日與諸將上下攻打歙州城門開處龐萬春引軍出來交戰兩軍各列成陣勢龐萬春出到陣前勒戰宋軍隊裡歐鵬出馬使根鐵鎗便和龐萬春交戰兩箇鬥不過五合龐萬春敗走歐鵬要顯頭功縱馬赶去龐萬春枉過身軀背射一箭宋將歐鵬手段高强綽箭在手原來歐鵬却不提防龐萬春能放連珠箭歐鵬綽了一箭只顧放心去赶弓弦響處龐萬春又射第二隻箭來歐鵬早着墜下馬去城上王尚書高侍郎見射中了歐鵬落馬龐萬春得勝引領城中軍馬一發赶殺出來宋軍大敗退回三十里下寨札駐軍馬安營整點兵將時亂軍中又折了菜園子張青孫

二娘見丈夫死了着令手下軍人尋得屍首燒化痛哭了一場盧先鋒看了心中納悶思量不是良法便和朱武計議道今日進兵又折了二將似此如之奈何朱武道輸贏勝敗兵家常事死活交鋒人之分定今日賊兵見我等退回軍馬自逞其能衆賊計議今晚乘勢必來劫寨我等可把軍馬衆將分調開去四下埋伏中軍縛幾隻羊在彼如此如此整頓叫呼延灼引一支軍在左邊埋伏林冲引一支軍在右邊埋伏單廷珪魏定國引一支軍在背後埋伏其餘偏將各於四散小路里埋伏夜間賊兵來時只看中軍火起爲號四下里各自捉人盧先鋒都發放已了各各自去守備且說南國王尚書令侍郎兩箇頗有些謀略便

與龐萬春等商議上啓皇叔方屋道今日宋兵敗回退去三十餘里屯駐營寨空虛軍馬必然疲倦何不乘勢去劫寨柵必獲全勝方屋道你衆官從長計議可行便行高侍郎道我便和龐將軍引兵去劫寨尚書與殿下緊守城池當夜二將披掛上馬引領軍兵前進馬摘鑾鈴軍士銜枚疾走前到宋軍寨柵看見營門不關南兵不敢擅進初時聽得更點分明向後更鼓便打得亂了高侍郎勒住馬道不可進去龐萬春道相公緣何不進兵高侍郎答道聽他營裏更點不明必然有計龐萬春道相公誤矣今日兵敗膽寒必然困倦睡裡打更有甚分曉因此不明相公何必見疑只顧殺去高侍郎道也見得是當下催軍劫寨大刀

闊斧殺將進去二將入得寨門直到中軍並不見一箇軍將却是柳樹上縛着數隻羊羊蹄上拴着鼓槌打鼓因此更點不明兩將劫着空寨心中自慌急叫中計回身便走中軍內却早火起只見山頭上砲響又放起火來四下里伏兵亂起齊殺將攏來兩將衝開寨門奔走正迎着呼延灼大喝賊將快下馬受降免汝一死高侍郎心慌只要脫身無心戀戰被呼延灼赶進去手起雙鞭齊下腦袋骨打碎了半箇天靈罐萬春死命撞透重圍得脫性命正走之間不隄防湯隆伏在路邊被他一鈎鐮鎗拖倒馬脚活捉了解來衆將已都在山路裡赶殺前兵至天明都赶寨裡來盧先鋒已先到中軍坐下隨即賞賜不在話下有詩爲

証

賊寇乘虛夜劫營　豈知埋伏有强兵　中軍砲響神威振　混殺南軍滿歙城

盧先鋒下令點本部將佐時丁得孫在山路草中被毒蛇咬了脚毒氣入腹而死將龐萬春割腹剜心祭獻歐鵬并史進等把首級解赴張招討軍前去了次日盧先鋒與同諸將再進兵到歙州城下見城門不關城上並無旌旗城樓上亦無軍士單廷珪魏定國兩箇要奪頭功引軍便殺入城去後面中軍盧先鋒赶到時只叫得苦那二將已到城門裡了原來王尚書見折了劫寨人馬只詐做棄城而走城門裏却掘下陷坑二將是一勇之夫却不隄防首先

入去不想連馬和人都陷在坑裏那陷坑兩邊却埋伏着
長鎗手弓箭軍士一齊向前戳殺兩將死於坑中可憐聖
水幷神火今日嗚呼喪土坑盧先鋒又見折了二將心中
忿怒急令差遣前部軍兵各人撅土塊入城一面填塞陷
坑一面鏖戰厮殺殺倒南兵人馬俱填於坑中當下盧先
鋒當前躍馬殺入城中正迎着皇叔方屋交馬只一合盧
俊義又忿心頭之火展平生之威只一朴刀剁方屋於馬
下城中軍馬開城西門衝突而走宋兵衆將各各併力向
前勦捕南兵正撞着李雲截住厮殺王尚書便挺鎗向前
李雲却是步鬥那王尚書鎗起馬到早把李雲踏倒石勇
見衝翻了李雲便衝突向前步走急來救時王尚書把條

錦神出鬼沒石勇如何抵當得住王尚書戰了數合得便
處把石勇一錦結果了性命當下身死城裡却早赶出孫
立黃信鄒淵鄒潤四將截住王尚書廝殺那王寅奮勇力
敵四將並無懼怯不想又撞出林冲赶到這箇又是箇會
廝殺的那王寅便有三頭六臂也敵不過五將衆人齊上
亂戳殺王寅可憐南國尚書將今日方知志莫伸當下五
將取了首級飛馬獻與盧先鋒盧俊義已在歙州城內行
宮歇下平復了百姓出榜安民將軍馬屯駐在城裡一面
差人賫文報捷張招討馳書轉達宋先鋒知會進兵却說
宋江等兵將在睦州屯駐等候軍齊同攻賊洞收得盧俊
義書報平復了歙州軍將已到城中屯駐專候進兵同取

賊巢又見折了史進石秀陳達楊春李忠薛永歐鵬張青丁得孫單廷珪魏定國李雲石勇一十三人許多將佐煩惱不已痛哭哀傷軍師吳用勸道生死人皆分定主將何必自傷玉體且請理料國家大事宋江道雖然如此不由人不傷感我想當初石碣天文所載一百八人誰知到此漸漸凋零損吾手足吳用勸了宋江煩惱可以回書與盧先鋒交約日期起兵攻取清溪縣且不說宋江回書與盧俊義約日進兵却說方臘在清溪幫源洞中大內設朝與文武百官計議宋江用兵之事只聽見西州敗殘軍馬回來報說歙州已陷皇叔尚書侍郎俱已陣亡了今宋兵作兩路而來攻取清溪方臘見報大驚當下聚集兩班大臣

商議方臘道汝等衆卿各受官爵同占州郡城池共享富貴豈期今被宋江軍馬席捲而來州城俱陷止有清溪大內今聞宋兵兩路而來如何迎敵當有左丞相婁敏中出班啓奏道今次宋兵人馬已近神州內苑宮廷亦難保守奈緣兵微將寡陛下若不御駕親征誠恐兵將不肯盡心向前方臘道卿言極當隨即傳下聖旨命三省六部御史臺官樞密院都督府護駕二營金吾龍虎大小官僚都跟隨寡人御駕親征決此一戰婁丞相又奏差何將帥可做前部先鋒方臘道着殿前金吾上將軍內外諸軍都招討皇姪方杰爲正先鋒馬步親軍都太尉驃騎上將軍杜微爲副先鋒部領幫源洞大內護駕御林軍一萬五千戰將

三十餘員前進逢山開路遇水疊橋招軍征進原來這方
杰是方臘的親姪兒乃是歙州皇叔方庭長孫聞知宋兵
盧先鋒殺了他公公正要來報讐他願爲前部先鋒這方
杰平生習學慣使一條方天畫戟有萬夫不當之勇那杜
微原是歙州山中鐵匠會打軍器亦是方臘心腹之人會
使六口飛刀只是步鬥方臘另行聖旨一道差御林護駕
都教師賀從龍樞與御林軍一萬總督兵馬去敵歙州盧
俊義軍馬有詩爲証
八郡山川已敗傾　便馳黃屋特親征　宋江兵勢無
人敵　國破身亡是此行
不說方臘分調人馬兩處迎敵先說宋江大隊軍馬起程

水陸並進離了睦州望清溪縣而來水軍頭領李俊等布領水軍船隻撐駕從溪灘裡上去且說吳用與宋江在馬上同行並馬商議道此行去取清溪幫源誠恐賊首方臘知覺逃竄深山曠野難以得獲若要生擒方臘解赴京師面見天子必須裡應外合認得本人可以擒獲亦要知方臘去向下落不致被其走失宋江道若要如此須用詐降將計就計方可得裏應外合前者柴進與燕青去做細作至今不見些消耗今次着誰去好須是會詐投降的吳用道若論愚意只除非叫水軍頭領李俊等就將船內糧米去詐獻投降教他那里不疑方臘那厮是山僻小人見了許多糧米船隻如何不收留了宋江道軍師高見極明便

喚戴宗隨即傳令從水路里直至李俊處說知如此教你等衆將行計李俊等領了計策戴宗自回中軍李俊却叫阮小五阮小七扮做稍公童威童猛扮做隨行水手乘駕六十隻糧船船上都插着新換的獻糧旗號却從大溪裡使將上去將近清溪縣只見上水頭早有南國戰船迎將來敵軍一齊放箭李俊在船上叫道休要放箭我有話說俺等都是投拜的人特將糧米獻納大國接濟軍士萬望收錄對船上頭目看見李俊等船上並無軍器因此就不放箭使人過船來問了備細看了船內糧米便去報知婁丞相稟說李俊獻糧投降婁敏中聽了叫喚投拜人上岸來李俊登岸見婁丞相拜罷婁敏中問道你是宋江

手下甚人有何職役今番爲甚來獻糧投拜李俊答道小人姓李名俊原是潯陽江上好漢就江州劫法場救了宋江性命他如今授了朝廷招安得做了先鋒使忘了我等前恩累次窘辱小人見今宋江雖然占得大國州郡手下弟兄漸次折得沒了他猶自不知進退威逼小人等水軍向前因此受辱不過特將他糧米船隻徑自私來獻納投拜大國婁丞相見李俊說了這一席話就便准信便引李俊來大內朝見方臘具說獻糧投拜一事李俊見方臘再拜起居奏說前事方臘坦然不疑加封李俊爲水軍都總管之職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皆封水寨副總管且教只在清溪管領水寨守船待宴人退了宋江軍馬還朝之

時別有賞賜李俊拜謝了出內自去搬運糧米上岸進倉交收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神謀妙筭擒方臘　先遣行人假獻糧　指日宋軍平大內　清溪花鳥亦凄凉

再說宋江與吳用分調軍馬差關勝花榮秦明朱仝四員正將爲前隊引軍直進清溪縣界正迎着南國皇姪方杰兩下軍兵各列陣勢南軍陣上方杰橫戟在馬杜微步行在後那杜微渾身掛甲背藏飛刀五把手中仗口七星寶劍跟在後面兩將出到陣前宋江陣上秦明首先出馬手舞狠牙大棍直取方杰方杰亦不打話兩將便鬥那方杰年紀後生精神一撮那枝戟使得精熟和秦明連鬥了三

十餘合不分勝敗方杰見秦明手段高强也放出自己手
生學藏不容半點空閑兩箇正鬥到分際秦明也把出本
事來不放方杰些空處却不隄防杜徹那厮在馬後見方
杰戰秦明不下從馬後閃將出來掣起飛刀望秦明臉上
早飛將來秦明急躲飛刀時却被方杰一方天戟聳下馬
去死於非命可憐霹靂火也作橫亡人方杰一戟戳死了
秦明却不敢追過對陣宋兵小將急把挽鈎搭得屍首過
來宋江見說折了秦明盡皆失色一面叫備棺槨盛貯一
面再調軍將出戰且說這方杰得勝詴能却在陣前高叫
宋兵再有好漢快出來厮殺宋江在中軍聽得報來急出
到陣前看見對陣方杰背後便是方臘御馬直來到軍前

擺開但見

金瓜密布鉞斧齊排方天畫戟成行龍鳳綉旗作隊旗旌旌節一攢攢綠舞紅飛玉磬雕鞍一簇簇珠圍翠繞飛龍傘散青雲紫霧飛虎旗盤瑞靄祥烟左侍下一代文官右侍下滿排武將雖是許稱天子位也須直列罕臣班苟非嘯聚山林且自圖王霸業

南國陣中只見九曲黃羅傘下玉轡逍遥馬上坐着那箇草頭王子方臘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冲天轉角明金璞頭身穿一領日月雲肩九龍繡袍腰繫一條金箱寶嵌玲瓏玉帶足穿一對雙金顯縫雲根朝靴

那方臘騎着一疋銀騧白馬出到陣前親自監戰看見宋江親在馬上便遣方杰出戰要拿宋江這邊宋兵等衆將亦準備迎敵要擒方臘南軍方杰正要出陣只聽得飛馬報道御林都教師賀從龍總督軍馬去救歙州被宋兵盧先鋒活捉過陣去了軍馬俱已漫散宋兵已殺到山後方臘聽了大驚急傳聖旨便教收軍且保大內當下方杰且委杜微押住陣脚却待方臘御駕先行方杰杜微隨後而退方臘御駕回至清溪州界只聽得大內城中喊起連天火光遍滿兵馬交加却是李俊阮小五阮小七童威童猛在清溪城裏放起火來方臘見了大驚御林軍馬來救城中入城混戰宋江軍馬見南兵退去隨後追殺赶到清溪

見城中火起知有李俊等在彼行事急令衆將招起軍馬
分頭殺將入去此時盧先鋒軍馬也過山了兩下接應却
好奏着四面宋兵夾攻清溪大内宋江等諸將四面入方
殺將入去各各自去搜捉南軍打破了清溪城郭方臘却
得方杰引軍保駕防護送投幫源洞中去了宋江等大隊
軍馬都入清溪縣來衆將殺入方臘宮中收拾違禁器仗
金銀寶物搜檢内裏庫藏就殿上放起火來把方臘内外
宮殿盡皆燒毀府庫錢糧搜索一空宋江會合盧俊義軍
馬屯駐在清溪縣内聚集衆將都來請功受賞整點兩處
將佐時長漢郁保四女將孫二娘都被杜微飛刀傷死鄒
淵杜遷馬軍中踏殺李立湯隆蔡福各帶重傷醫治不痊

身死阮小五先在清溪縣已被婁丞相殺了衆將禽捉得南國僞官九十二員請功賞賜已了只不見婁丞相杜微下落一面出榜文安撫了百姓把那活捉僞官解赴張招討軍前斬首示衆後有百姓報說婁丞相因殺了阮小五見大兵打破清溪縣自縱松林而死杜微那厮躲在他原養的娼妓王嬌嬌家被他社老獻將出來宋江賞了社老却令人先取了婁丞相首級叫祭慶將杜微剖腹剜心滴血享祭奏明阮小五郁保四孫二娘并打清溪二過衆將宋江親自拈香祭賽已了次日與同盧俊義起軍直抵幫源洞口圍住且說方臘只得方杰保駕走到幫源洞口大內屯駐人馬堅守洞口不出迎敵宋江盧俊義把軍馬

這是个
彈下

迴圍住了幫源洞却無計可入却說方臘在幫源洞如
坐針毡亦無計可施兩軍困住已經數日方臘正憂悶間
忽見殿下錦衣繡襖一大臣俯伏在地金階殿下啓奏我
王臣雖不才深蒙主上聖恩寬大無可補報憑風背所學
之兵法仗平日所韜之武功六韜三畧曾聞七縱七擒曾
習愿借主上一支軍馬立退宋兵中興國祚未知聖意若
何伏候我王詔旨方臘見了大喜便傳勑令盡點山洞內
府兵馬教此將引軍出洞去與宋江相持未知勝敗如何
先見威風出衆不是方臘國中又出這箇人來引兵有分
教金階殿下人頭滾玉砌朝門熱血噴直使掃清巢穴擒
方臘竪立功勳顯宋江畢竟方臘國中出來引兵的是甚

人且聽下回分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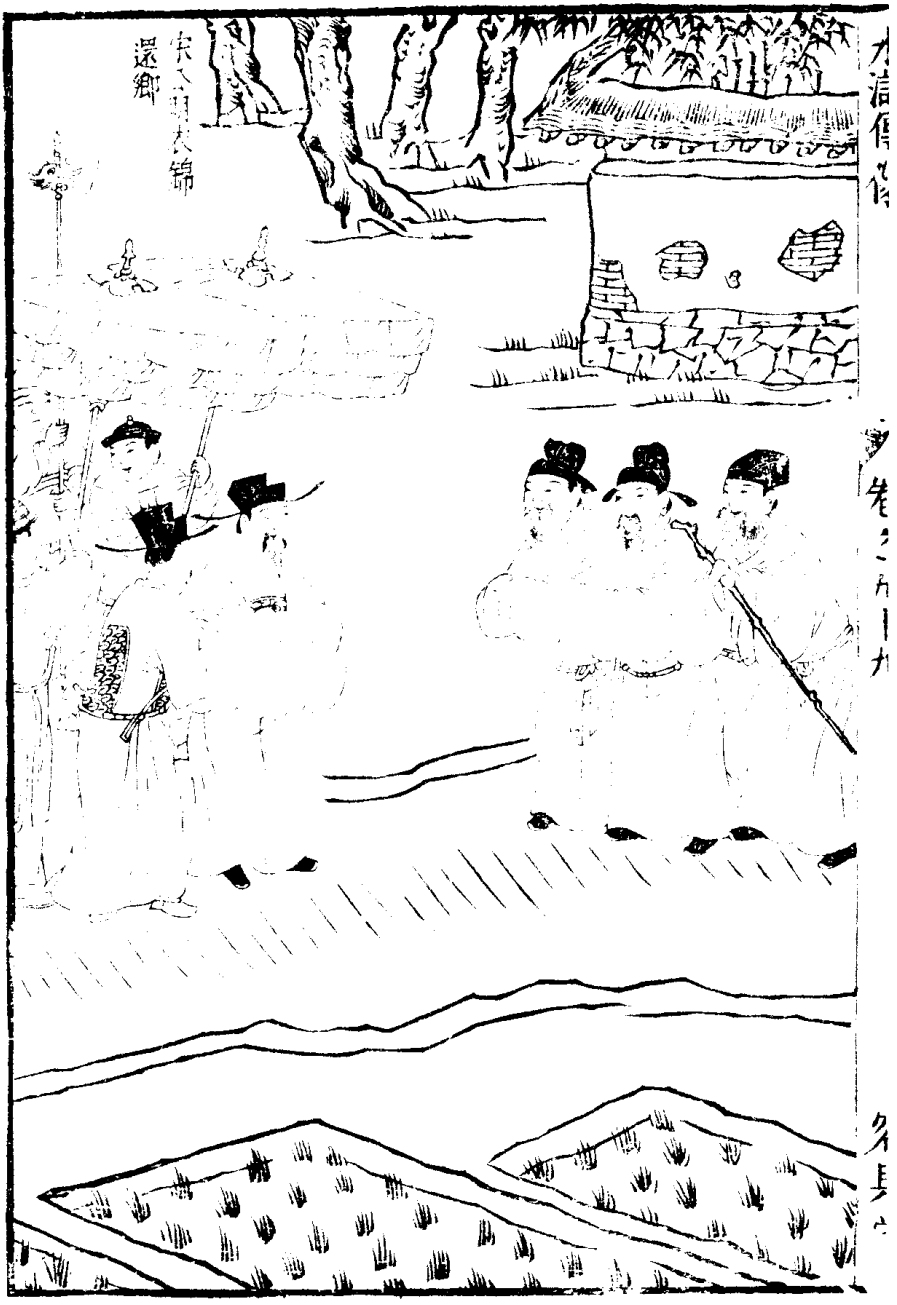
此一回內折了一十四員將佐

呂方　郭盛　史進　石秀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歐鵬　張青　丁得孫　單廷珪　魏定國
李雲　石勇　秦明　郁保四　孫二娘　鄒淵
杜遷　李立　湯隆　蔡福　阮小五

禿翁曰文字至此都是強弩之末了妙處還在前半截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八終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锦还乡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九

第九十九回

魯智深浙江坐化　宋公明衣錦還鄉

詩曰

鐵石禪機已點開　錢塘江上早心灰　六和寺內月明夜　三聖山中歸去來　衲子心空圓寂去　將軍功遂錦衣回　兩人俱是男兒漢　不忝英雄濟世才

話說當下方臘殿前啓奏愿領兵出洞征戰的正是東床駙馬王爵都尉柯引方臘見奏不勝之喜是今日天幸得駙馬胃矢石之威出戰草寇愿選奇才復興社稷柯駙馬當下同領南兵帶了雲壁奉尉披掛上馬出師方臘將自

已金甲錦袍賜與騎具又選一騎好馬叫他出戰那騎馬怎生結束

頭戴鳳翅金盔身披連環鐵甲上穿團龍錦袍腰繫獅蠻束帶足穿抹綠皂靴跨懸雕弓鉄箭使一條穿心透骨點鋼鎗騎一疋能征慣戰青驄馬

那柯騎馬與同皇姪方杰引領洞中護御軍兵一萬人馬駕前上將二十餘員出到村源洞口列成陣勢却說宋江軍馬困在洞口已教將佐分調守護宋江在陣中因見手下弟兄三停内折了二停方臘又未曾拿得南兵又不出戰眉頭不展面帶憂容只聽得前軍報來說洞中有軍馬出來交戰宋江盧俊義見報急令諸將上馬引軍出戰擺

開陣勢看南軍陣裡當先是柯駙馬出戰宋江軍中誰不
認得是柴進宋江便令花榮出馬迎敵花榮得令便橫鎗
躍馬出到陣前高聲喝問你那厮是甚人敢助反賊與吾
天兵敵對我若拏住你時碎屍萬段骨肉爲泥好好下馬
受降免汝一命柯駙馬答道吾乃山東柯引誰不聞我大
名量你這厮們是梁山泊一夥强徒草寇何足道哉偏俺
不如你們手段我直把你們殺盡尅復城池是吾之願宋
江與盧俊義在馬上聽了尋思柴進說的話語言中必無
背逆之心他把柴字改作柯字柴卽是柯也進字改作引
字引卽是進也吳用道我想柴大官人未曾落草時尚且
專藏犯罪做私商之人今日安肯忘本盧俊義道且看花

榮與他迎敵當下花榮挺鎗躍馬來戰柯引兩馬相交二般軍器並舉兩將鬥到間深裡紋做一團紐做一塊柴進低低道兄長可且詐敗來日議事花榮聽了畧戰三合撥回馬便走柯引喝道敗將吾不赶你別有了得的叫他出來和俺交戰花榮跑馬回陣對宋江盧俊義說知就裡吳用道再叫關勝出戰交鋒當時關勝舞起青龍偃月刀飛馬出戰大喝道山東小將敢與吾敵那柯駙馬挺鎗便來迎敵兩箇交鋒全無懼怯二將鬥不到五合關勝也詐敗佯輸走回本陣柯駙馬不赶只在陣前大喝宋兵敢有强將出來與吾對敵宋江再叫朱仝出陣與柴進交鋒往來厮殺只瞞衆軍兩箇鬥不過五七合朱仝詐敗而走柴進

此時公主聞知報亦必大喜

趕來虛捌一鎗朱仝弃馬跑歸本陣南軍先搶得這匹好馬柯駙馬招動南軍掩殺過來宋江急令諸將引軍退去十里下寨柯駙馬引軍追赶了一程收兵退回洞中已自有人先去報知方臘說道柯駙馬如此英雄戰退宋兵連勝三將宋江等又折一陣殺退十里方臘大喜叫排下御宴等待駙馬卸了戎裝披掛請入後宮賜坐親捧金杯滿勸柯駙馬道不想駙馬有此文武雙全寡人只道賢婿只是文才秀士若早知有此等英雄豪傑不致折許多州郡煩望駙馬大展奇才立誅賊將重興基業與寡人共享太平無窮之富貴同樂悠久興復家邦柯引奏道主上放心爲臣子當以盡心報効可興國祚明日謹請聖上登山看

柯引厮殺立斬宋江等聲方臘見奏心中大喜當夜宴至更深各還宮中去了次早方臘設朝叫洞中敲牛宰馬令三軍都飽食已了各自披掛上馬出到幫源洞口搖旗發喊擂鼓搖戰方臘却領引近侍內臣登幫源洞山頂看柯駙馬厮殺有詩爲證

駙馬提兵戰六師　佯輸詐敗信爲之　勾連方臘親臨陣　一鼓功成計更奇

且說宋江當日傳令分付諸將今日厮殺非比他時正在要緊之際汝等軍將各各用心擒獲賊首方臘休得殺害你衆軍士只看南軍陣上柴進回馬引領就便殺入洞中併力追捉方臘不可違慢三軍諸將得令各自磨拳擦掌

掣劒拔鎗都要據掠洞中金帛盡要活捉方臘建功請賞
當時宋江諸將都到洞前把軍馬擺開列成陣勢只見南
兵陣上柯駙馬立在門旗之下正待要出戰只見皇姪方
杰立馬橫戟道都尉且押手停騎看方某先斬宋兵一將
然後都尉出馬用兵對敵宋兵望見燕青跟在柴進後頭
衆將皆喜道今日計必成矣各人自行准備且說皇姪方
杰爭先縱馬搦戰宋江陣上關勝出馬舞起青龍刀來與
方杰對敵兩將交馬一往一來一翻一復戰不過十數合
宋江又遣花榮出陣共戰方杰方杰見兩將來夾攻全無
懼怯力敵二將又戰數合雖然難見輸贏也只辦得遮攔
躲避宋江隊裡再差李應朱仝驟馬出陣併力追殺方杰

見四將來夾攻方纔撥回馬頭望本陣中便走柯駙馬却
在門旗下截住把手一招宋將關勝花榮朱仝李應四將
赶過來柯駙馬便挺起手中鉄鎗奔來直取方杰見頭勢
不好急下馬逃命時措手不及早被柴進一鎗戳着背後
雲奉尉燕青赶上一刀殺了方杰南軍衆將驚得呆了各
自逃生柯駙馬大叫我非柯引吾乃柴進宋先鋒部下正
將小旋風的便是隨行雲奉尉即是浪子燕青今者已知
得洞中內外備細若有人活捉得方臘的高官任做細馬
揀騎三軍投降者俱免血刃有生抗拒者斬首全家回身
引領四將招起大軍殺入洞中方臘領着內侍近臣在幫
源山頂上看見殺了方杰三軍潰亂情知事急一脚踢翻

了金交椅便望深山中奔走宋江領起大隊軍馬分開五路殺入洞來爭捉方臘不想已被方臘逆去止拏得侍從人員燕青搶入洞中叫了數箇心腹伴當去那庫裡擄了兩擔金珠細軟出來就內宮禁死放起火來柴進殺入東宮時那柴進金芝公王自縱身死柴進見了就連宮死燒化以下細人放其各自逃生衆軍將都入正宮殺盡嬪妃彩女親軍侍御皇親國戚都擄掠了方臘內宮金帛宋江大縱軍將入宮搜尋方臘却說阮小七殺入內死深宮裡面搜出一箱却是方臘僞造的平天冠袞龍袍碧玉帶白玉珪無憂履阮小七看見上面都是珠珠異寶龍鳳錦文心裡想道這是方臘穿的我便着一着也不打緊便把袞龍袍

欽賜堂藏板

阮小七也是個趕人

欺人太甚得直饒快人意

穿了繫上碧玉帶着了無憂履戴起平天冠却把白玉圭插放懷裡跳上馬手執鞭跑出宮前三軍衆將只道是方臘一齊鬧動槍將攏來看時却是阮小七衆皆大咲這阮小七也只把做好嬉騎着馬東走西走看那衆將多軍搶擄正在那里鬧動早有童樞密帶來的大將王禀趙諱入洞助戰聽得三軍鬧嚷只說拏得方臘逕來爭功却見是阮小七穿了御衣服戴着平天冠在那里嬉咲王禀趙諱喝罵道你這賊莫非要學方臘做這等樣子阮小七大怒指着王禀趙諱道你這兩箇直得甚鳥若不是俺哥哥宋公明時你這兩箇驢馬頭早被方臘已都砍下了今日我等衆將弟兄成了功勞你們顛倒來欺負朝廷不知備細只

說

道是兩員大將來協助成功王稟趙諫大怒便要和阮小七火併當時阮小七奪了小校鎗便奔上來戳王稟呼延灼看見急飛馬來隔開已自有軍校報知宋江飛馬到來見阮小七穿着御衣服宋江吳用喝下馬來剝下違禁衣服丟去一邊宋江陪話解勸王稟趙諫二人雖被宋江并衆將勸和了只是記恨于心當日晝漏洞中殺的屍橫遍野流血成渠接宋鑾所戴斬殺方臘蠻兵二萬餘級當下宋江傳令教四下舉火監臨燒毀宮殿龍樓鳳閣內外深宮珠軒翠屋盡皆焚化但見

黑烟罩地紅燄遮天金釘朱戶灰飛碧瓦雕簷影倒三十六宮煨燼火七十二殃作飛灰金殿平空不見畫戟

氣象玉堦迸裂全無錦綉花紋金水河不見丹墀御道午門前已無臣宰官僚龍樓移上九重天鳳閣盡歸南極院

當時宋江等衆將監看燒毀了幫源洞中宮殿罷皿屋宇樓閣引軍都來洞口屯駐下了寨柵計點生擒人數只有賊首方臘未曾獲得傳下將令教軍將沿山搜捉告示鄉民但有人拿得方臘者奏聞朝廷高官任做即而首者隨即給賞却說方臘從幫源洞山頂落路而走忙忙似喪家之狗急急如漏網之魚便望深山曠野透嶺穿林脫了赭黃袍丟去金花幞頭脫了朝靴穿上草鞋扒山奔走要逃性命連夜退過五座山頭走到一處山四邊見一箇

草巷歇在山凹裡方臘肚中饑餓却待正要去茅巷內尋討些飯吃只見松樹背後轉出一箇胖大和尚來一禪杖打翻便取條繩索綁了那和尚不是別人是花和尚魯智深拿了方臘帶到草巷中取了些飯吃正解出山來却好迎着搜山的軍健一同幫住擒捉方臘來見宋先鋒宋江見拿得方臘大喜便問道吾師你却如何正等得這賊首着魯智深道洒家自從在烏龍嶺上萬松林裏厮殺追赶夏侯成入深山裡去被洒家殺了貪戰賊兵直赶入亂山深處迷踪失逕迤邐隨路尋去正到曠野琳琅山內忽遇一箇老僧引領洒家到此處茅巷中囑付道柴米菜蔬都有只在此間等候但見箇長大漢從松林深處來你便捉

住夜來望見山前火起小僧看了一夜又不知此間山徑路數是何處今早正見這賊爬過山來因此俺一禪杖打翻就捉來挪了不想正是方臘宋江又問道那一箇老僧今在何處魯智深道那箇老僧自引小僧到茅菴裡分付了柴米出來竟不知投何處去了宋江道那和尚眼見得是聖僧羅漢如此顯靈今吾師成此大功回京奏聞朝廷可以還俗爲官在京師圖箇蔭子封妻光耀祖宗報答父母劬勞之恩魯智深答道洒家心已成灰不願爲官只圓寺箇淨了去處安身立命足矣宋江道吾師既不肯還俗便到京師去住持一箇名山大刹爲一僧首也光顯宗風亦報答得父母智深聽了搔首叫道都不要耍多也無用

只得箇囫圇屍首便是強了宋江聽罷默上心來各不喜歡默本部下將佐俱已數足教將方臘陷車盛了解上東京面見天子催起三軍帶領諸將離了幫源洞清溪縣都回睦州却說張招討會集都督劉光世童樞密從耿二參謀都在睦州聚齊合兵一處屯駐軍馬見說宋江獲了方臘解來睦州衆官都來慶賀宋江等諸將參拜已了張招討童樞密等衆官張招討道已知將軍邊塞勞苦損折弟兄今已全功實爲萬幸宋江再拜泣涕道當初小將等一百八人破大遼還京都不曾損了一箇誰想首先去了公孫勝京師已留下數人克復揚州渡大江怎知十停去七今日宋江雖存有何面目再見山東父老故鄉

親戚張招討道先鋒休如此說自古道貧富貴賤宿生所
載壽夭命長人生分定常言道有福人送無福人何以損
折將佐爲羞爲耻今日功成名顯朝廷知道必當重用封
官賜爵光顯門閭衣錦還鄉誰不稱美閑事不須掛意只
顧收拾回軍朝覲宋江拜謝了總兵等官自來號令諸將
張招討已傳下軍令教把生擒到賊徒僞官等衆除留方
臘另行解赴東京其餘從賊都就睦州市曹斬首施行所
有未收去處衢婺等縣賊役贓官得知方臘已被擒獲一
半逃散一半都來睦縣自行投首拜參張招討并衆官盡
皆准首復爲良民就行出榜去各處招撫以安百姓其餘
隨從賊徒不傷人者亦准其自首投降復爲鄉民撥還産

業田園克復州縣已了各調守禦官軍護境安民不在話下有詩爲証

柴進勾連用計深　幫源軍馬亂駸駸　奇功更有花和尚　一杖生擒僧號人

所有這新克復睦州歙州清溪幫源二處城郭鎮市民安物阜鄉村溪島山林俱各民安復業再說張招討衆官都在睦州設太平宴慶賀衆將官僚賞勞三軍將校傳令教先鋒頭目收拾朝京軍令傳下各各准備行裝陸續登程且說先鋒使宋江思念二過衆將洒然淚下不想患病在杭州張橫穆弘等六人朱富穆春看視共是八人在彼後亦各患病身死止留得楊林穆春到來隨軍征進想起諸

將勞苦今日太平當以超度便就睦州宮觀淨處楊起長旛修設超度九幽拔罪好事做三百六十分羅天大醮追薦前亡後化列位偏正將佐已了次日椎牛宰馬致備牲醴與同軍師吳用等衆將俱到烏龍神廟裡焚帛享祭烏龍大王謝祈龍君護祐之恩回至寨中所有部下正偏將佐陣亡之人收得屍骸者俱令各自安葬已了宋江與盧俊義收拾軍馬將校人員隨張招討回杭州聽候聖旨班師回京衆多將佐功勞俱各造冊上了文簿進呈御前先寫表章申奏天子三軍齊備陸續起程宋江看了部下正偏將佐止剩得三十六員回軍那三十六人是

呼保義宋江　玉麒麟盧俊義　智多星吳用　大刀

關勝　豹子頭林冲　雙鞭呼延灼　小李廣花榮
小旋風柴進　撲天鵰李應　美髯公朱仝　花和尚
魯智深　行者武松　神行太保戴宗　黑旋風李逵
病關索楊雄　混江龍李俊　活閻羅阮小七　浪
子燕青
神機軍師朱武　鎮三山黃信　病尉遲孫立　混世
魔王樊瑞　轟天雷凌振　鉄面孔目裴宣　神算子
蔣敬　鬼臉兒杜興　鉄扇子宋清　獨角龍鄧潤
一枝花蔡慶　錦豹子楊林　小遮攔穆春　出洞蛟
童威　翻江蜃童猛　鼓上蚤時遷　小尉遲孫新
母大虫顧大嫂

容與堂藏板

當下宋江因爲征勦方臘自渡江已過損折了許多將佐止剩得正偏將三十六員回京催促起人馬俱要到杭州取齊與張招討約會聽命朝覲宋江與同諸將引兵馬離了睦州前望杭州進發詩曰

宋江三十六　回來十八隻　內中有四箇　談笑又還鄉

正是收軍鑼響千山震德勝旗開十里紅馬上將敲金鐙響三軍齊唱凱歌回宋先鋒軍馬於路無話已回到杭州因張招討軍馬在城宋先鋒且屯兵在六和塔駐扎諸將都在六和寺安歇先鋒使宋江盧俊義早晚入城聽令且說魯智深自與武松在寺中一處歇馬聽候看見城外江

山秀麗景物非常心中歡喜是夜月白風清水天共碧二人正在僧房裡睡至半夜忽聽得江上潮聲雷響魯智深是關西漢子不曾省得浙江潮信只道是戰鼓響賊人生發跳將起來摸了禪杖大喝着便搶出來衆僧吃了一驚都來問道師父何爲如此赶出何處去魯智深道洒家聽得戰鼓響待要出去厮殺衆僧都笑將起來道師父錯聽了不是戰鼓響乃是錢塘江潮信響魯智深見說吃了一驚問道師父怎地喚做潮信響寺內衆僧推開窗指着那潮頭叫魯智深看說道這潮信日夜兩番來並不違時刻今朝是八月十五日合當三更子時潮來因不失信爲之潮信魯智深看了從此心中忽然大悟拍掌笑道俺師父

如今知道的僧衆典的不多了

智真長老曾囑付與酒家四句偈言道是逢夏而擒俺在萬松林裡厮殺活捉了箇夏侯成遇臘而執俺生擒方臘今日正應了聽潮而圓見信而寂俺想既逢潮信合當圓寂衆和尚俺家問你如何喚做圓寂寺內衆僧答道你是出家人還不省得佛門中圓寂便是死魯智深笑道既然死乃喚做圓寂洒家今已必當圓寂煩與俺燒桶湯來洒家沐浴寺內衆僧都只道他說要又見他這般性格不敢不依他只得喚道人燒湯來與魯智深洗浴換了一身御賜的僧衣便叫部下軍校去報宋公明先鋒哥哥來看洒家又問寺內衆僧處討紙筆寫下一篇頌子去法堂上捉把禪椅當中坐了焚起一爐好香放了那張紙在禪床上

自豐起兩隻脚左脚搭在右脚自然天性騰空比及宋公明見報急引衆頭領來看時魯智深已自坐在禪椅上不動了看其偈曰

平生不修善果　只愛殺人放火　忽地頓開金枷
這里指斷玉瑣　咦　錢塘江上潮信來　今日方知我是我通

宋江與盧俊義看了偈語嗟嘆不已衆多頭領都來看視魯智深焚香拜禮城內張招討并童樞密等衆官亦來拈香拜禮宋江教把魯智深衣鉢并朝廷賞賜出來俵散衆僧做了三晝夜功果合箇朱紅龕子盛了直去請徑山住持大惠禪師來與魯智深下火五山十刹禪師都來誦經

寶堂藏板

懺悔迎出龕子去六和塔後燒化那魯智深那徑山大惠禪師手執火把直來龕子前指着魯智深道幾句法語是魯智深魯智深　起身自綠林　兩隻放火眼　一片殺人心　忽地隨潮歸去　果然無處跟尋　咄　解使滿空飛白玉　能令大地作黃金　遍

大惠禪師下了火已了衆僧誦經懺悔焚化龕子在六和塔山後收取骨殖葬入塔院所有魯智深隨身多餘衣鉢金銀并各官布施盡都納入六和寺裡常住公用當下宋江看視武松雖然不死已成廢人武松對宋江說道小弟今已殘疾不願赴京朝覲盡將身邊金銀賞賜都納此六和寺中陪堂公用已作清閑道人十分好了哥哥造冊休

寫小弟進京宋江見說任從你心武松自此只在六和寺中出家後至八十善終這是後話再說先鋒宋江每日去城中聽令待張招討中軍人馬前進已將軍兵入城屯扎半月之間朝廷天使到來奉聖旨令先鋒宋江等班師回京張招討童樞密都督劉光世從耿二將謀大將王稟趙諱中軍人馬陸續先回京師去了宋江等隨即收拾軍馬回京比及起程不想林冲染患風病癱了楊雄發背瘡而死時遷又感攪腸沙而死宋江見了感傷不已卅徒縣又申將文書來報說楊志已死葬於本縣山園林冲風癱又不能痊就留在六和寺中教武松看視後半載而亡再說宋江與同諸將離了杭州望京師進發只見浪子燕青私

自來勸主人盧俊義道小乙自幼隨侍主人蒙恩感德一言難盡今既大事已畢欲同主人納還原受官誥私去隱跡埋名尋箇僻淨去處以終天年未知主人意下若何盧俊義道自從梁山泊歸順宋朝已來北破遼兵南征方臘勤勞不易邊塞苦楚弟兄殞折幸存我一家二人性命正要衣錦還鄉圖箇封妻蔭子你如何却尋這等沒結果燕青笑道主人差矣小乙此去正有結果只恐主人此去定無結果若燕青可謂知進退存亡之機矣有詩爲証

畧地攻城志已酬　陳辭欲伴赤松遊　時人苦把功名戀　只怕功名不到頭

盧俊義道燕青我不曾存半點異心朝廷如何負我燕青

商人　癡人不可與言事

道王人豈不聞韓信立下十大功勞只落得未央宮前斬首彭越醢爲肉醬英布弓弦藥酒王公你可尋思臨禍到頭難走盧俊義道我聞韓信三齊擅自稱王教陳豨造反彭越殺身亡家大梁不朝高祖英布九江受任要謀漢帝江山以此漢高帝詐遊雲夢令呂后斬之我雖不曾受這般重爵亦不曾有此等罪過燕青道既然王公不聽小乙之言只怕悔之晚矣小乙本待去辭宋先鋒他是箇義重的人必不肯放只此辭別王公盧俊義道你辭我待要那里去燕青道也只在王公前後盧俊義笑道原來也只恁地有你到那里燕青納頭拜了八拜當夜收拾了一擔金珠寶貝挑着逕不知投何處去了次日早晨軍人收得字

紙一張來報覆宋先鋒宋江看那一張字紙時上面寫道是

辱弟燕青百拜懇告

先鋒主將麾下自蒙收錄多感厚恩効死幹功補報難盡今自思命薄身微不堪國家任用情願退居山野爲一閑人本待拜辭恐主將義氣深重不肯輕放連夜潛去今留口號四句拜辭望乞主帥恕罪

情願自將官誥納　不求富貴不求榮　身邊自有君王赦　淡飯黃虀過此生（也罷）

宋江看了燕青的書并四句口號心中鬱悒不樂當時盡收拾損折將佐的官誥牌面送回京師繳納還官宋兵人

馬迤邐前進比及行至蘇州城外只見混江龍李俊詐中風疾倒在床上手下軍人來報宋先鋒宋江見報親自領醫人來看治李俊李俊道哥哥休慮了回軍的程限朝廷見責亦恐張招討先回日久哥哥憐憫李俊時可留下童威童猛看視兄弟待病體痊可隨後赶來朝覲哥哥軍馬請自赴京宋江見說心雖不然倒不疑慮只得引軍前進又被張招討行文催趲宋江只得留下李俊童威童猛三人自同諸將上馬赴京去了且說李俊三人竟來尋見費保四箇不負前約七人都在榆柳莊上商議定了盡將家私打造船隻從太倉港乘駕出海自投化外國去了後來爲暹羅國之主童威費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職自取其樂

另霸海濱這是李俊的後話再說宋江等諸將一行軍馬在路無話復過常州潤州相戰去處宋江無不傷感軍馬渡江十存二三過揚州進淮安望京師不遠了宋江傳令叫衆將各各准備朝覲三軍人馬九月二十後回到東京張招討中軍人馬先進城去宋江等軍馬只就城外屯住札營于舊時陳橋驛聽候聖旨宋江叫裴宣寫錄見在朝京大小正偏將佐數目共計二十七員正將一十二員宋江盧俊義吳用關勝呼延灼花榮柴進李應朱仝戴宗李逵阮小七偏將一十五員朱武黃信孫立樊瑞凌振裴宣蔣敬杜興宋清鄒潤蔡慶楊林穆春孫新顧大嫂是日宋江將大小諸將見在者殺于王事者錄其名數寫成謝恩

表章仍令正偏將佐俱各准備幞頭公服伺候朝見天子三日之後上皇設朝近臣奏聞天子教宣宋江等面君朝見正是

鷄鳴紫陌曙光寒　鶯囀皇州春色闌　金闕曉鐘開萬戶　玉階仙仗擁千官　花迎劒珮星初落　柳拂旌旗露未乾　宣召邊庭征戰士　九重深處見天顏

當下早朝道君天子陞座命侍御引進宋江等各具公服入內朝見此日東方漸明宋江盧俊義等二十七員將佐承旨即忙上馬入城東京百姓看了時此是第三番朝見想這宋江道初受招安時却奉聖旨都穿御賜的紅綠錦襖子懸掛金銀牌面入城朝見破大遶之後回京師時天

子宣命都是披袍掛甲戎裝入城朝見今番太平回朝天子特命文扮却是幞頭公服入城朝覲東京百姓看了只剩得這幾箇回來衆皆嗟嘆不已宋江等二十七人來到正陽門下齊齊下馬入朝侍御史引至丹墀玉階之下宋江盧俊義爲首上前八拜退後八拜進中八拜三八二十四拜揚塵舞蹈山呼萬歲君臣禮足徽宗天子看見宋江等只剩得這些人員心中嗟念上皇命都宣上殿宋江盧俊義引領衆將都上金堦齊跪在珠簾之下上皇命賜衆將平身左右近臣早把珠簾捲起天子乃曰朕知卿等衆將收勦江南多負勞苦卿之弟兄損折大半朕聞不勝傷悼宋江垂淚不起仍自再拜奏曰以臣鹵鈍薄才肝腦塗

地亦不能報國家大恩昔日念臣共聚義兵一百八人登五臺發願誰想今日十損其八謹錄人數未敢擅便具奏伏望天慈俯賜聖鑑上皇曰卿等部下殁於王事者朕命各增加封不沒其功宋江再拜進上表文一通表曰

平南都總管正先鋒使臣宋江等謹上表伏念臣江等愚拙庸才孤陋俗吏徃犯無涯之罪幸蒙莫大之恩高天厚地豈能酬粉骨碎身何足報股肱竭力離水泊以除邪兄弟同心登五臺而發願全忠秉義護國保民幽州城塞戰遼兵清溪洞力擒方臘雖則微功上達奈緣良將下沉臣江日夕懷憂旦暮悲愴伏望天恩俯賜聖鑑使已殁者皆蒙恩澤見在生者得庇洪休臣江乞歸

古典堂藏

田野愿作農民實陛下仁育之賜遂微臣退休之心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江等不勝戰慄之至謹錄存殁人數隨表上進以聞

陣亡正偏將佐五十九員

正將一十四員

秦明　徐寧　董平　張清　劉唐　史進

索超　張順　雷橫　石秀　解珍　解寶

阮小二　阮小五

偏將四十五員

宋萬　焦挺　陶宗旺　韓滔　彭玘　曹正

宣贊　孔亮　鄭天壽　施恩　鄧飛　周通

龔旺　鮑旭　段景住　侯健　孟康　王英
項充　李袞　單廷珪　呂方　燕順　馬麟
郭盛　歐鵬　郁保四　陳達　楊春　李忠
薛永　李雲　丁得孫　石勇　杜遷　鄒淵
李立　湯隆　王定六　蔡福　張青　郝思文
扈三娘　魏定國　孫二娘

於路病故正偏將佐一十員

正將五員

林冲　楊志　張橫　穆弘　楊雄

偏將五員

孔明　朱貴　朱富　白勝　時遷

杭州六和寺坐化正將一員　魯智深

折臂不願恩賜六和寺出家正將一員　武松

舊在京回還薊州出家正將一員　公孫勝

不愿恩賜於路辭去正偏將四員

正將二員

燕青　李俊

偏將二員

童威　童猛

舊留在京師并取回醫士見在京偏將五員

安道全　皇甫端　金大堅　蕭讓　樂和

見在朝覲正偏將佐二十七員

正將一十二員

宋江　盧俊義　吳用　關勝　花榮　柴進

李應　呼延灼　朱仝　戴宗　李逵　阮小七

偏將一十五員

朱武　黃信　孫立　樊瑞　凌振　裴宣

蔣敬　杜興　宋清　鄒潤　蔡慶　楊林

穆春　孫新　顧大嫂

宣和五年九月　日先鋒使臣宋江

副先鋒臣盧俊義等謹上

表

上皇覽表嗟嘆不已乃曰卿等一百八人上應星曜今止

有二十七人見存又離去了四箇真乃十去其八矣隨降
聖旨將這已歿于王事者正將偏將各授名爵正將封爲
忠武郎偏將封爲義節郎如有子孫者就令赴京照名承
襲官爵如無子孫者勑賜立廟所在享祭惟有張順顯靈
有功勑封金華將軍僧人魯智深搶獲方臘有功善終坐
化於大利加封義烈昭暨禪師武松對敵有功傷殘折臂
見於六和寺出家封贈清忠祖師賜錢十萬貫以終天年
已故女將二人扈三娘加封花陽郡夫人孫二娘加封旌
德郡君見在朝覲除先鋒使另封外正將十員各授武節
將軍諸州統制偏將十五員各授武奕郎諸路都統領管
軍管民省院聽調女將一員顧大嫂封授東源縣君

先鋒使宋江加授武德大夫楚州安撫使兼兵馬都總
管　副先鋒盧俊義加授武功大夫盧州安撫使兼兵
馬副總管　軍師吳用授武勝軍承宣使　關勝授大
名府正兵馬總管　呼延灼授御營兵馬指揮使　花
榮授應天府兵馬都統制　柴進授横海軍滄州都統
制　李應授中山府鄆州都統制　朱仝授保定府都
統制　戴宗授兗州府都統制　李逵（不必時張做知縣矣）授鎮江潤州都
統制　阮小七授蓋天軍都統制
上皇敕命各各正偏將佐封官授職謝恩聽命給付賞賜
偏將一十五員各賜金銀三百兩綵段五表裡正將一十
員各賜金銀五百兩綵段八表裡先鋒使宋江盧俊義各

賜金銀一千兩錦段十表裡御花袍一套名馬一匹宋江等謝恩畢又奏睦州烏龍大王二次顯靈護國保民救護軍將以全德勝上皇准奏聖勅加封忠靖靈德普祐孚惠龍王御筆改睦州爲嚴州歙州爲徽州因是方臘造反之地各帶反文字體清溪縣改爲淳安縣幫源洞鑿開爲山島勅委本州官庫內支錢起建烏龍大王廟御賜牌額至今古跡尚存江南但是方臘殘破去處被害人民普免差徭三年當日宋江等各各謝恩已了天子命設太平筵宴慶賀功臣文武百官九卿四相同登御宴但見

屏開孔雀褥綉芙蓉黃金殿上開筵白玉堦前設宴朱紅臺上擺列着百味珍羞龍鳳卓圍設放着金銀罍皿

是。

玻璃碗內供獻上熊掌駝蹄琥珀盃中滿掛下瑤池玉液珊瑚碟四時異果瑪瑙盤鳳髓龍肝教坊司搬演新文雜劇承應院擺列舞女歌姬光祿寺進呈御酒帝王開顏鴻臚寺報名賞宴臣宰歡忭大官署宰馬敲牛供筵賜飯珍羞署推裝果品美味時新往來進酒無非是紫衣陪臣上下傳盃盡都是錦衣內侍太平設宴顯皇上不負功臣德勝回朝是武將赤心報國盡鼓振敲歡宴美教坊齊賀太平歌

上皇設宴慶賀太平御筵已畢衆將謝恩宋江又奏臣部下自梁山泊受招安軍卒亡過大半尚有願還家者乞陛下聖恩優恤天子准奏降勅如願爲軍者賜錢一百定絹

十疋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月支俸糧養贍如不願者賜錢二百定絹十疋各令回鄉爲民當差宋江又奏臣生居鄆城縣獲罪以來自不敢還鄉乞聖上寬恩給假回鄉拜掃省視親族却還楚州之任未敢擅便乞請聖旨上皇聞奏大喜再賜錢十萬貫作還鄉之資當日飲宴席終謝恩已罷辭駕出朝次日中書省作太平筵宴管待衆將第三日樞密院又設宴慶賀太平其張招討劉都督童樞密從耿二參謀王趙二大將朝廷自陞重爵不在此本話內太乙院題本奏請聖旨將方臘於東京市曹上凌遲處死剮了三日示衆有詩爲証

宋江重賞陞官日　方臘當刑受剮時　善惡到頭終

有報　只爭來早與來進

再說宋江奏請了聖旨給假回鄉省親當部下軍將願爲軍者報名送發龍猛虎威二營收操關給賞賜馬軍守備願爲民者關請銀兩各各還鄉爲民當差部下偏將亦各請受恩賜聽除官軍官民護境爲官關領誥命各人赴任與國安民宋江分派已了與衆暫別自引兄弟宋清帶領隨行軍健一二百人挑擔御物行李衣裝賞賜離了東京望山東進發宋江宋清在馬上衣錦還鄉回歸故里離了京師於路無話自來到山東鄆城縣宋家村鄉中故舊父老親戚都來迎接宋江回到莊上不期宋太公已死靈柩尚存宋江宋清痛哭傷感不勝哀戚家眷庄客都來拜見

宋江莊院田產家私什物宋太公存日整置得齊備亦如舊時宋江在莊上修設好事請僧命道修建功果薦拔亡過父母宗親州縣官僚探望不絕擇日選時親扶太公靈柩高原安葬是日本州官員親隣父老賓朋眷屬盡來送葬已了不在話下宋江思念玄女娘娘廟宇兩廊山門粧飾聖像彩畫兩廡俱已完備不覺在鄉日久誠恐上皇見責選日除了孝服又做了幾日道場次後設一大會請當村鄉尊父老飲宴酌盃以敘間別之情次日親戚亦皆置筵慶賀以會故舊之心不在話下宋江將莊院交割與次弟宋清雖受官爵只在鄉中務農奉祀宗親香火將多餘

錢帛散惠下民把閑話都打疊起有詩爲証

衣錦還鄉實可誇　承恩又復入京華　戴宗指點迷途破　身退名全遍海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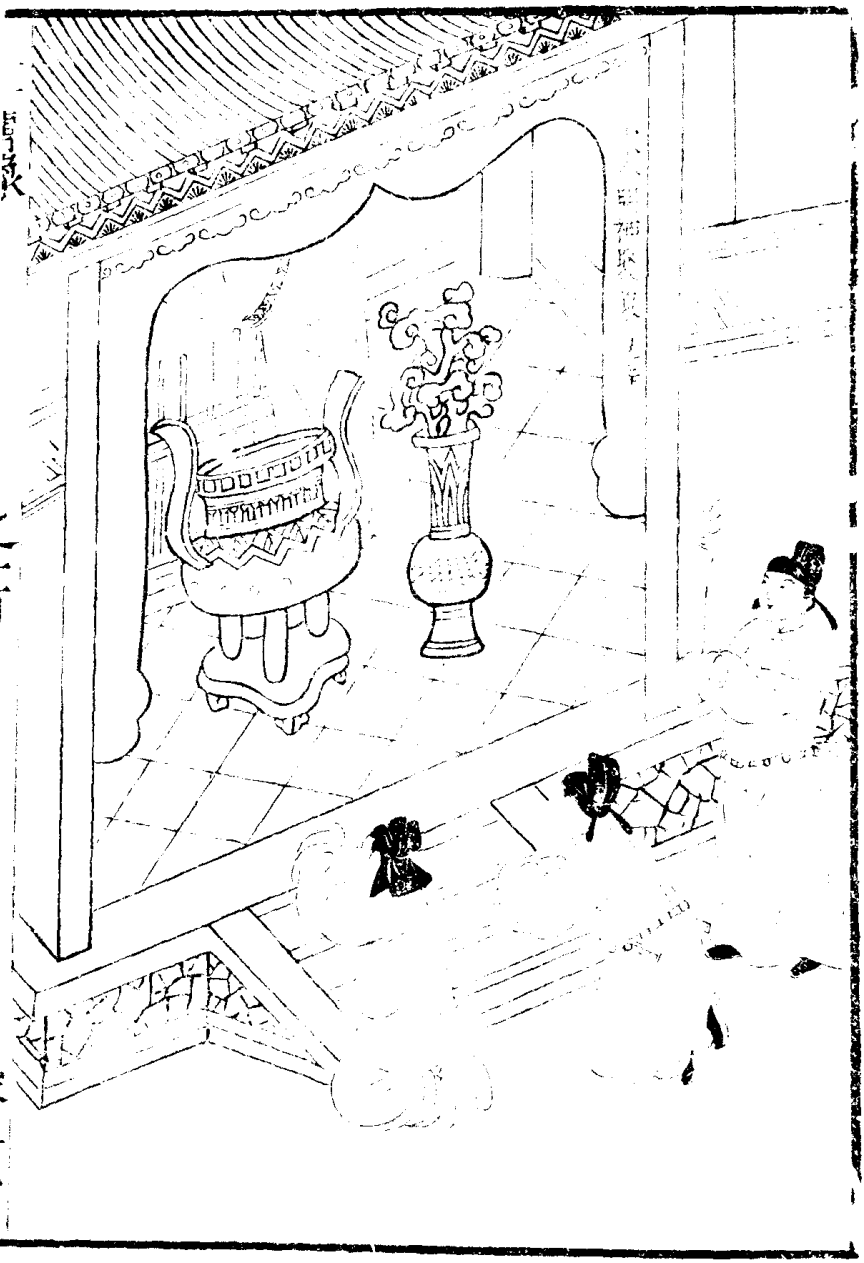
再說宋江在鄉中住了數月辭別鄉老故舊再回東京來與衆弟兄相見衆人亦各自搬取老小家眷回京住的有徃任所去的亦有夫主兄弟殁於王事的朝廷已自頒降恩賜金帛令歸鄉里優恤其家宋江自到東京每日給散三軍諸將已亡過者家眷老小發遣回鄉都已完足朝前聽命辭別省院諸官收拾赴任只見神行太保戴宗來相探宋江坐間說出一席話來有分教宋公明生爲鄆城縣英雄死作蓼兒洼土地只教名標史記幾千年事載丹書

容與堂藏板

百萬載正是凜凜清風生廟宇堂堂遺像在凌烟畢竟戴宗對宋江說出甚話來且聽下回分解

卓翁曰人但知魯智深成佛李俊爲王都是頂天立地漢子不知燕青更不可及意者其猶龍乎意者其猶龍乎

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之九十九





第一百回

宋公明神聚蓼兒洼　徽宗帝夢遊梁山泊

滿庭芳

罡星起河北豪傑四方揚五臺山發願掃清遼國轉名香奉詔南收方臘催促渡長江一自潤州破敵席捲過錢塘抵清溪登昱嶺涉高岡蜂巢勦滅斑師衣錦盡還鄉堪恨當朝讒佞不識男兒定亂誑王降遺殃可憐一場夢令人泪兩行（哭他徽甚）

話說宋江衣錦還鄉拜掃回京自離鄆城縣還至東京與衆弟兄相會令其各人收拾行裝前往任所當有神行太

保戴宗來探宋江二人坐間閑話只見戴宗起身道小弟
已蒙聖恩除受兗州都統制今情願納下官誥要去泰安
州嶽廟裡陪堂求閑過了此生實爲萬幸宋江道賢弟何
故行此念頭戴宗道兄弟夜夢崔府君勾喚因此發了這
片善心宋江道賢弟生身既爲神行太保他日必作岳府
靈聰自此相別之後戴宗納還了官誥去到泰安州岳廟
裡陪堂出家在彼每日慇懃奉祀聖帝香火虔誠無忽後
數月一夕無恙請衆道伴相辭作別大笑而終後來在岳
廟裡累次顯靈州人廟祝隨塑戴宗神像於廟裡胎骨是
他真身又有阮小七受了誥命辭別宋江已往蓋天軍做
都統制職事未及數月被大將王禀趙譚懷挾幫源洞辱

用得肖得

如今藏的紈褲的一戕性命一併失官了小七視阮小七如何

罵舊恨累累於童樞密前訴說阮小七的過失曾穿着方臘的赭黃袍龍衣玉帶雖是一時戲要終久懷心造意待要殺他亦且蓋天軍地僻人蠻必致造反童貫把此事達知蔡京奏過天子請降了聖旨行移公文到彼處追奪阮小七本身的官誥復爲庶民阮小七見了心中也自歡喜帶了老母回還梁山泊石碣村依舊打魚爲生奉養老母以終天年後自壽至六十而亡且說小旋風柴進在京師見戴宗納還官誥求閑去了又見說朝廷追奪了阮小七官誥不合戴了方臘的平天冠龍衣玉帶意在學他造反罰爲庶民尋思我亦曾在方臘處做駙馬倘或日後奸臣們知得於天子前讒佞見責起來追了誥命豈不受辱不

如聞早自省免受玷辱推稱風疾病患不時舉發難以任用不堪爲官情願納還官誥求閑爲農辭別衆官再回滄州橫海郡爲民自在過活忽然一日無疾而終李應授中山府都統制赴任半年聞知柴進求閑去了自思也推稱風癱樣不能爲官申達省院繳納官誥復還故鄉獨龍岡村中過活後與杜興一處作富豪俱得善終關勝在北京大名府總管兵馬甚得軍心衆皆欽伏一日操練軍馬回來因大醉失脚落馬得病身亡呼延灼受御營指揮使每日隨駕操備後領大軍破大金兀术四太子出軍殺至淮西陣亡只有朱仝在保定府管軍有功後隨劉光世破了大金直做到太平軍節度使花榮帶同妻小妹子前赴應天

府到任吳用自來單身只帶了隨行安童去武勝軍到任李達亦是獨自帶了兩箇僕從自來潤州到任話說爲何只說這三箇到任別的都說了絕後結果爲這七員正將都不厮見着先說了結果後這五員正將宋江盧俊義吳用花榮李達還有厮會處以此未說絕了結果下來便見有詩爲証

百八英雄聚義間　東征西討日無閑　甫能待得功成後　死別生離意莫還

再說宋江盧俊義在京師都分派了諸將賞賜各各令其赴任去訖歿于王事者正將家眷人口關給與恩賞錢帛金銀仍各送回故鄉聽從其便再有見在朝京偏將一十

五員除兄弟宋清還鄉爲農外杜興已自跟隨李應還鄉去了黃信仍任青州孫立帶同兄弟孫新顧大嫂并妻小自依舊登州任用鄒潤不愿爲官回登雲山去了蔡慶跟隨關勝仍回北京爲民裴宣自與楊林商議了自回飲馬川受職求閑去了蔣敬思念故鄉愿回潭州爲民朱武自來投授樊瑞道法兩箇做了全真先生雲遊江湖去投公孫勝出家以終天年穆春自回揭陽鎮鄉中後爲良民凌振砲手非凡仍授火藥局御營任用舊在京師偏將五員安道全欽取回京就於太醫院做了金紫醫官皇甫端原受御馬監大使金大堅已在內府御寶監爲官蕭讓在蔡太師府中受職作門館先生樂和在駙馬王都尉府中盡

老清閑終身快樂不在話下且說宋江自與盧俊義分別之後各自前去赴任盧俊義亦無家眷帶了數箇隨行伴當自望盧州去了宋江謝恩辭朝別了省院諸官帶同幾箇家人僕從前往楚州赴任自此相別都各分散去了亦不在話下且說宋朝元來自太宗傳太祖帝位之時說了誓願以致朝代奸佞不淸至今徽宗天子至聖至明不期致被奸臣當道讒佞專權屈害忠良深可憫念當此之時却是蔡京童貫高俅楊戩四個賊臣變亂天下壞國壞家壞民當有殿帥府太尉高俅楊戩因見天子重禮厚賜宋江等這夥將校心內好生不然兩箇自來商議道這宋江盧俊義皆是我等仇人今日倒吃他做了有功大臣受朝

廷這等欽恩賞賜却教他上馬管軍下馬管民我等省院官僚如何不惹人恥笑自古道恨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楊戩道我有一計先對副了盧俊義便是絕了宋江一隻臂膊這人十分英勇若先對副了宋江他若得知(他)必變了(是)事到惹出一場不好高俅道愿聞你的妙計如何楊戩道排出幾箇廬州軍漢來省院首告盧安撫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在造反便與他申呈去太師府啓奏和這蔡太師都瞞了等太師奏過天子請旨定奪却令人賺他來京師待上皇賜御食與他於內下了些水銀却墜了那人腰腎做用不得便成不得大事再差天使却賜御酒與宋江喫酒裡也與他下了慢藥只消半月之間以定沒救高俅道

此計大妙有詩爲證（果然妙）

自古權奸害善良　不容忠義立家邦　皇天若肯明昭報　男作俳優女作倡（罵得好快活快活）

兩箇賊臣計議定了着心腹人出來尋覓兩箇廬州土人寫與他狀子叫他去樞密院首告盧安撫在廬州即日招軍買馬積草屯糧意欲造反使人常往楚州結連安撫宋江通情起義樞密院却是童貫亦與宋江等有讐當即收了原告狀子逕呈來太師府啓奏蔡京見了申文便會官計議此時高俅楊戩俱各在彼四箇奸臣定了計策引領原告人入內啓奏天子上皇曰朕想宋江盧俊義破大遼收方臘掌握十萬兵權尚且不生歹心今已去邪歸正焉

肯背反寡人不曾虧負他如何敢叛逆朝廷其中有詐未
審虛的難以准信當有高俅楊戩在傍奏道聖上道理雖
是忠愛人心難忖想必是盧俊義嫌官卑職小不滿其心
復懷反意不幸被人知覺上皇曰可喚來寡人親問自取
實招蔡京童貫又奏道盧俊義是一猛獸未保其心倘若
驚動了他必致走透深爲未便今後難以收捕只可賺來
京師陛下親賜御膳御酒將聖言撫諭之窺其虛實動靜
若無不必究問亦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念上皇准奏隨即
降下聖旨差一使命逕往廬州宣取盧俊義還朝有委用
的事天使奉命來到廬州大小官員出郭迎接直至州衙
開讀已罷話休絮繁盧俊義聽了聖旨宣取回朝便同使

命離了廬州一齊上了鋪馬來京於路無話早至東京皇城司前歇了次日早到東華門外伺候早朝時有太師蔡京樞密院童貫太尉高俅楊戩引盧俊義於偏殿朝見上皇拜舞已罷天子道寡人欲見卿一聖面又問廬州可容身否盧俊義再拜奏道托賴聖上洪福齊天彼處軍民亦皆安泰上皇又問了些閒話俄延至午尚膳厨官奏道進呈御膳在此未敢擅便乞取聖旨此時高俅楊戩已把水銀惡暗地着放在裏面供呈在御案上天子當面將膳賜與盧俊義盧俊義拜受而食上皇撫諭道卿去廬州務要盡心安養軍士勿生非意盧俊義頓首謝恩出朝回還廬州全然不知四箇賊臣設計相害高俅楊戩相謂曰此後大事

定矣有詩爲證

奸賊陰謀害善良　共爲讒語惑徽皇　潛將鴆毒安

中饋　俊義何辜一命亡

再說盧俊義星夜便回盧州來覺道腰腎疼痛動舉不得不能乘馬坐船回來行至泗州淮河天數將盡自然生出事來其夜因醉要立在船頭上消遣不想水銀墜下腰胯并骨髓裡去冊立不牢亦且酒後失脚落於淮河深處而死可憐河北玉麒麟盧作水中冤抑鬼從人打撈起屍首具棺槨殯於泗州高原深處本州官員動文書申覆省院不在話下且說禁京童貫高俅楊戩四箇賊臣計較定了將賞泗州申達文書早朝奏聞天子說泗州申覆盧安撫

盧生已死了彼賈氏李固如何見面死翕死

不好了

奸計好 討一毫不露痕迹當是教人如手

行至淮河墜水而死臣等省院不敢不奏今盧俊義已死只恐宋江心內設疑別生他事乞陛下聖鑑可差天使齎御酒往楚州賞賜以安其心上皇沉吟良久欲道不准未知其心意欲准理誠恐害人上皇無奈終彼奸臣讒佞所惑片口張舌花言巧語緩裡取事無不納受遂降御酒二樽差天使一人賫往楚州限日下便行眼見得這使臣亦是高俅楊戩二賊手下心腹之輩天數只在宋公明合當命盡不期被這奸臣們將御酒內放了慢藥在裡面却教天使賫擎了逕往楚州來且說宋公明自從到楚州為安撫兼管總領兵馬到任之後惜軍愛民百姓敬之如父母軍校仰之若神明訟庭肅然六事俱備人心既服軍民欽

敬宋江赴任之後時常出郭遊翫原來楚州南門外有箇去處地名喚做蓼兒洼其山四面都是水港中有高山一座其山秀麗松栢森然甚有風水和梁山泊無異雖然是箇小去處其內山峰環遶龍虎蹅盤曲折峰巒坡塔臺砌四圍港汊前後湖蕩儼然似水滸寨一般宋江看了心中甚喜自己想道我若死於此處堪爲陰宅但若身閑常去遊翫樂情消遣話休絮煩自此宋江到任以來將及半載時是宜和六年首夏初旬忽聽得朝廷降賜御酒到來與衆出郭迎接入到公廨開讀聖旨已罷天使捧過御酒教宋安撫飲畢宋江亦將御酒回勸天使天使推稱自來不會飲酒御酒宴罷天使回京宋江備禮饋送天使天使不

受而去宋江自飲御酒之後覺道肚腹疼痛心中疑慮想
被下藥在酒裡却自急令從人打聽那來使時於路館驛
却又飲酒宋江已知中了奸計必是賊臣們下了藥酒乃
嘆曰我自幼學儒長而通吏不幸失身於罪人金不曾行
半點異心之事今日天子信聽讒佞賜我藥酒得罪何辜
我死不爭只有李逵見在潤州都統制他若聞知朝廷行
此奸弊必然再去哨聚山林把我等一世清名忠義之事
壞了只除是如此行方可有詩爲證
奸邪誤國太無情　火烈擎天白玉瑩　他日三邊如
有警　更憑何將統雄兵
連夜使人往潤州喚取李逵星夜到楚州別有商議且說

黑旋風李逵自到潤州爲都統制只是心中悶倦與衆終日飲酒只愛貪盃聽得楚州宋安撫差人到來有請李逵道哥哥取我必有話說便同幹人下了船直到楚州逕入州治拜見宋江道兄弟自從分散之後日夜只是想念衆人吳用軍師武勝軍又遠花知寨在應天府又不知消耗只有兄弟在潤州鎮江較近特請你來商量一件大事李逵道哥哥甚麼大事宋江道你且飲酒宋江請進後廳見成盃盤隨即管待李逵吹了半晌酒食將至半酣宋江便道賢弟不知我聽得朝廷差人賫藥酒來賜與我喫如死却是怎的好李逵大叫一聲哥哥反了罷宋江道兄弟軍馬盡都沒了兄弟們又各分散如何反得成李逵道我鎮

江有三千軍馬哥哥這里楚州軍馬盡點起來并這百姓都盡數起去併氣方招軍買馬殺將去只是再上梁山泊倒快活强似在這奸臣們手下受氣宋江道兄弟且慢着再有計較不想昨日那接風酒內已下了慢藥當夜李逵飲酒了次日具舟相送李逵道哥哥幾時起義兵我那里也起軍來接應宋江道兄弟你休怪我前日朝廷差天使賜藥酒與我服了死在旦夕我爲人一世只主張忠義二字不肯半點欺心今日朝廷賜死無辜寧可朝廷負我我忠心不負朝廷我死之後恐怕你造反壞了我梁山泊替天行道忠義之名因此請將你來相見一面昨日酒中已與了你慢藥服了回至潤州必死你死之後可來此處楚

死如也与別人不同

州南門外有箇蔘兒洼風景盡與梁山泊無異和你陰魂相聚我死之後屍首定葬於此處我已看定了也言訖墮淚如雨李逵見說亦垂淚道罷罷生時伏侍哥哥死了也只是哥哥部下一箇小鬼言訖淚下便覺道身體有些沉重當時洒淚拜別了宋江下船回到潤州果然藥發身死有詩爲證

宋江飲毒已知情　恐壞忠良水滸名　便約李逵同一死　蔘兒洼內起佳城

李逵臨死之後付囑從人我死了可千萬將我靈柩去楚州南門外蔘兒洼和哥哥一處埋葬囑罷而死從人置備棺槨盛貯不負其言扶柩而往原來楚州南門外蔘兒洼

如果風景異常四面俱是水中有此山宋江自到任以來便看在眼裡常時遊翫樂情雖然窄狹山峰秀麗與梁山泊無異常言我死當葬於此處不期果應其言宋江自與李逵別後心中傷感思念吳用花榮不得會面是夜藥發臨危囑付從人親隨之輩可依我言將我靈柩殯葬此間南門外蔘兒洼高原深處必報你衆人之德乞依我囑言訖而逝有詩爲証

受命爲臣賜錦袍　南征北伐有功勞　可憐忠義難容世　鴆酒奸讒竟莫逃

宋江從人置備棺槨依禮殯葬楚州官吏聽從其言不負遺囑當與親隨人從本州吏胥老幼扶宋公明靈柩葬於

本違之死不變

蔡兒注數日之後李逵靈柩亦從潤州到來從人不違其言扶柩葬于宋江墓側不在話下有詩爲證

始爲放火圖財賊　終作投降受命人　千古英雄兩坯土　暮雲衰草倍傷神

且說宋清在家患病聞知家人回來報說哥哥宋江已故在楚州病在鄆城不能前來津送後又聞說葬于本州南門外蔡兒注只令得家人到來祭祀看視墳塋修築完備回復宋清不在話下却說武勝軍承宣使軍師吳用自到任之後常常心中不樂每每思念宋公明相愛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寢寐不安至夜夢見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說道軍師我等以忠義爲主替天行道於心不曾負了

朝廷是宋公明有是這般寬仁

生死交情

天子今朝廷賜飲藥酒我死無辜身亡之後見已葬於楚州南門外蔡兒洼深處軍師若想舊日之交情可到墳塋親來看視一遭吳用要問備細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吳用淚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夢寢食不安次日便收拾行李逕往楚州來不帶從人獨自奔來於路無話前至楚州到時如果宋江已死只問彼處人民無不嗟嘆吳用安排祭儀直至南門外蔡兒洼尋到墳塋哭祭宋公明李逵就於墓前以手摑其墳塚哭道仁兄英靈不昧乞爲昭鑒吳用是一村中學究始隨鼂蓋後遇仁兄救護一命坐享榮華到今數十餘載皆賴兄長之德今日既爲國家而死托夢顯靈與我兄弟無以報答願得將此良夢與仁兄

容與堂藏板

同會於九泉之下言罷痛哭正欲自縊只見花榮從船上
飛奔到於墓前見了吳用各吃一驚吳學究便問道賢弟
在應天府爲官緣何得知宋兄長已喪花榮道兄弟自從
分散到任之後無日身心得安常想念衆兄之情因夜得
一異夢夢見宋公明哥哥和李逵前來投住小弟訴說朝
廷賜飲藥酒鴆死見葬於楚州南門外蓼兒洼高原之上
兄弟如不棄舊可到墳前看望一遭因此小弟撇了家間
不避驅馳星夜到此吳用道我得異夢亦是如此與賢弟
無異因此而來看探墳所今得賢弟知而到來在此最好
吳某心中想念宋公明恩義難報交情難捨正欲就此處
自縊一死覓魄與仁兄同聚一處以表忠義之心花榮道

軍師既有此心小弟便當隨之亦與仁兄同盡忠義似此真乃死生契合者也有詩爲證

紅蓼洼中客憂長　花榮吳用苦悲傷　一腔義烈元相契　封樹高懸兩命亡

吳用道我指望賢弟看見我死之後葬我於此你如何也行此義花榮道小弟尋思宋兄長仁義難捨恩念難忘我等在梁山泊時已是大罪之人幸然不死累累相戰亦爲好漢感得天子赦罪招安北討南征建立功勳今已姓揚名顯天下皆聞朝廷既已生疑必然來尋風流罪過倘若被他奸謀所施誤受刑戮那時悔之無及如今隨仁兄同死於黃泉也留得箇清名於世屍必歸墳矣吳用道賢弟

你聽我說我已单身又無家眷死却何妨你宁見有幼子嬌妻使其何依花榮道此事不妨自有囊篋足以餬口妻室之家亦自有人料理兩箇大哭一場雙雙懸於樹上自縊而死船上從人又等不見本官出來都到墳前看時只見吳用花榮自縊身死慌忙報與本州官僚置備棺槨葬於蓼兒洼宋江墓側宛然東西四垃楚州百姓感念宋江仁德忠義兩全建立祠堂四時享祭里人祈禱無不感應且不說宋江在蓼兒洼累累顯靈所求立應却說道君皇帝在東京內院自從賜御酒與宋江之後聖意累累設疑又不知宋江消息常只掛念於懷每日被高俅楊戩議論奢華受用所惑只要閉塞賢路謀害忠良忽然一日上皇

在內宮閑衙猛然思想起李師師就從地道中和兩箇小
黃門逕來到他後園中搜動鈴索李師師慌忙迎接聖駕
到於卧房內坐定上皇使叫前後關閉了門戶李師師盛
粧向前起居以罷天子道寡人近感微疾見今神醫安道
全看治有數十日不曾來與愛卿相會思慕之甚今一見
卿朕懷不勝悅樂有詩爲証

不見芳卿十日餘　朕心眷戀又踟躕　今宵得遂風
流興　美滿恩情錦不如

李師師奏道深蒙陛下眷愛之心賤人愧感莫盡房內鋪
設酒肴與上皇飲酌取樂纔飲過數盃只見上皇神思困
倦點的燈燭熒煌忽然就房裡起一陣冷風上皇見箇穿

有外面發作起來。

黃衫的立在面前上皇驚起問道你是甚人直來到這里那穿黃衫的人奏道臣乃是梁山泊宋江部下神行太保戴宗上皇道你緣何到此戴宗奏曰臣兄宋江只在左右啓請陛下車駕同行上皇曰輕屈寡人車駕何往戴宗道自有清秀好去處請陛下游翫上皇聽罷此語便起身隨戴宗出得後院來見馬車足備戴宗請上皇乘馬而行但見如雲似霧耳聞風雨之聲到一箇去處則見

漫漫烟水隱隱雲山不覩日月光明只見水天一色紅瑟瑟滿目蓼花綠依依一洲蘆葉雙雙鸂鶒遊戲在沙渚磯頭對對鴛鴦睡宿在敗荷汀畔林巒霜葉紛紛萬片火龍鱗堤岸露花簇簇千雙金獸眼淡月踈星長夜

景凉風冷露九秋天

當下上皇在馬上觀之不足問戴宗道此是何處屈寨人到此戴宗指着山上關路道請陛下行去到彼便知上皇縱馬登山行過三重關道至第三座關前見有百餘人俯伏在地盡是披袍掛鎧戎裝革帶金盔金甲之將上皇大驚連問道卿等皆是何人只見爲頭一箇鳳翅金盔錦袍金甲向前奏道臣乃梁山泊宋江是也上皇曰寡人已教卿在楚州爲安撫使卿緣何在此宋江奏道臣等謹請陛下到忠義堂上容臣細訴衷曲枉死之冤上皇到忠義堂前下馬上堂坐定看堂下時烟霧中拜伏着許多人上皇猶豫不定只見爲首的宋江上堂跪膝向前垂淚啓奏上

容與堂藏

皇道卿何故淚下宋江奏道臣等雖曾抗拒天兵素秉忠義並無分毫異心自從奉陛下勅命招安之後北退遼兵東擒方臘弟兄手足十損其八臣蒙陛下命守楚州到任已來與軍民水米無交天地共知臣心陛下賜以藥酒與臣服吃臣死無憾但恐李逵懷恨輒起異心臣特令人去潤州喚李逵到來親與藥酒鴆死與用花榮亦爲忠義而來在臣塚上俱皆自縊而亡臣等四人同葬於楚州南門外蔡兒注里人憐憫建立祠堂於墓前今臣等與衆已亡者陰魂不散俱聚於此伸告陛下訴平生衷曲始終無異乞陛下聖鑑上皇聽了大驚曰寡人親差天使親賜黃封御酒不知是何人換了藥酒賜卿宋江奏道陛下可問來

使便知奸弊所出也上皇看見三關寨柵雄壯慘然問曰此是何所卿等聚會於此宋江奏曰此是臣等舊日聚義梁山泊也上皇又曰卿等已死當往受生於陽世何故相聚於此宋江奏道天帝哀憐臣等忠義蒙玉帝符牒敕命封爲梁山泊都土地因到鄉中爲神衆將已會於此有屈難伸特令戴宗屈萬乘之主親臨水泊懇告平日之衷曲上皇曰卿等何不詣九重深宛顯告寡人宋江奏道臣乃幽陰魂魄怎得到鳳闕龍樓今者陛下出離宮禁屈邀至此上皇曰寡人久坐可以觀翫否宋江等再拜謝恩上皇下堂回首觀看堂上牌額大書忠義堂三字上皇點頭下階忽見宋江背後轉過李逵手搭雙斧隔聲高叫道皇帝

皇帝你怎地聽信四箇賊臣挑撥屈壞了我們性命今日
既見正好報仇黑旋風說罷輪起雙斧逕奔上皇天子吃
這一驚撒然覺來乃是南柯一夢渾身冷汗閃開雙眼見
燈燭熒煌李師師猶然未寢有詩爲證

偶入青樓訪愛卿　夢經水滸見豪英　無窮寃抑當
堦訴　身後何人報不平

上皇問曰寡人恰纔何處去來李師師奏道陛下適間伏
枕而卧上皇却把夢中神異之事對李師師一一說知李
師師又奏曰凡人正直者必然爲神也莫非宋江端的已
死是他故顯神靈托夢與陛下上皇曰寡人來日必當舉
問此事若是如果真實必須與他建立廟宇勅封烈侯李

師師奏曰若聖上如此加封顯陛下不負功臣之德上皇當夜嗟嘆不已次日早朝傳聖旨會辭臣於偏殿當有蔡京童貫高俅楊戩朝罷慮恐聖上問宋江之事已出宮去了只有宿太尉等近上大臣在彼侍側上皇便問宿元景曰卿知楚州安撫宋江消息否宿太尉奏道臣雖一向不知宋安撫消息臣昨夜得一異夢甚是奇怪上皇曰卿得異夢可奏與寡人知道宿太尉奏曰臣夢見宋江親到私宅戎裝慣帶頂盔掛甲見臣訴說陛下以藥酒見賜而亡楚人憐其忠義葬於本州南門外蓼兒洼內建立祠堂四時享祭上皇聽罷搖着頭道此誠異事與朕夢一般又分付宿元景道卿可使心腹之人往楚州體察此事有無急

來回報宿太尉是日領了聖旨自出宮奔歸到私宅便差心腹之人前去楚州打聽宋江消息不在話下次日上皇駕坐文德殿見高俅楊戩在側聖旨問道汝等省院近日知楚州宋江消息否二人不敢啓奏各言不知上皇展轉心疑龍體不樂且說宿太尉幹人已到楚州打探回來備說宋江蒙御賜飲藥酒而死已喪之後楚人感其忠義今葬於楚州蓼兒洼高原之上更有吳用花榮李逵三人一處埋葬百姓哀憐蓋造祠堂於墓前春秋祭賽虔誠奉事士庶祈禱極有靈驗宿太尉聽了慌忙引領幹人入內備將此事回奏天子上皇見說不勝傷感次日早朝天子大怒當百官前責罵高俅楊戩敗國奸臣壞寡人天下二人

俯伏在地叩頭謝罪蔡京童貫亦向前奏道人之生死皆
由註定省院未有來文不敢妄奏其實不知昨夜楚州纔
有申文到院目今臣等正欲啓奏聖上正待取問此事上
皇終被四賊曲為掩飾不加其罪當即喝退高俅楊戩便
教追要原賫御酒使臣不期天使自離楚州回還已死於
路宿太尉次日見上皇於偏殿駕坐再以宋江忠義為神
顯靈士庶之事奏聞天子上皇准宣宋江親弟宋清承襲
宋江名爵不期宋清已感風疾在身不能為官上表辭謝
只願鄆城為農上皇憐其孝道賜錢十萬貫田三千畝以
贍其家待有子嗣朝廷錄用後來宋清生一子宋安平應
過科舉官至兵馬都監這是後話再說上皇具宿太尉所

奏親書聖旨來到宋江爲忠烈義聲[illegible]仍敕賜錢於
梁山泊起蓋廟宇大建祠堂粧塑宋江等殁于王事諸多
將佐神像敕賜殿宇牌額御筆親書靖忠之廟濟州奉敕
於梁山泊起造廟宇但見
金釘朱戶玉柱銀門畫棟雕梁朱簷碧瓦綠欄干低應
軒窻綉簾幙高懸寶檻五間大殿中懸敕額金書兩廡
長廊綵畫出朝入相綠槐影裡櫺星門高接青雲翠柳
陰中靖忠廟直侵霄漢黃金殿上塑宋公明等三十六
員天罡正將兩廊之內列朱武爲頭七十二座地煞將
軍門前侍從猙獰部下神兵勇猛紙爐巧匠砌樓臺四
季焚燒楮帛桅竿高豎掛長旛二社鄉人祭賽庶民恭

敬正神祇祀典朝參忠烈帝萬年香火享無窮千載功勳標史記又有絕句一首詩曰

天罡盡已歸天界　地煞還應入地中　千古爲神皆廟食　萬年青史播英雄

後來宋公明累顯靈百姓四時享祭不絕梁山泊內祈風得風禱雨得雨又在楚州夢兒注亦顯靈驗彼處人民重建大殿添設兩廊奏請賜額粧塑神像三十六員於正殿兩廊仍塑七十二將侍從人衆楚人行此誠心遠近祈禱無有不應護國保民受萬萬年香火年年享祭歲歲朝參萬民頂禮保安寧士庶恭祈而賜福至今古跡尚存太史有唐律二首哀挽詩曰

莫把行藏多元天　韓彭當日亦一心征服務
鋒日　百戰檎遼破敵年　煞曜罡星今已矣　諡臣
賊相尚依然　早知鴆毒埋黃壤　學取鴟夷泛釣船
生當廟食死封侯　男子平生志已酬　鉄馬夜嘶山
月暗　玄猿秋嘯暮雲稠　不須出處求真跡　却喜
忠良作話頭　千古蓼洼埋玉地　落花啼鳥總關愁

李卓吾曰施羅二公真是妙手臨了以夢結局極有深
意見得從前種種都是說夢不然天下那有強盜生封
侯而死甫食之理只是借此以發洩不平耳讀者認真
便是痴人說夢

忠義水滸傳敘

太史公曰說難孤憤賢聖發憤之所作也由此觀之古之聖賢不憤則不作矣不憤而作譬如不寒而顫不病而呻吟也雖作何觀乎水滸傳者發憤之所作也蓋自宋室不競奸臣賊子接跡於朝賢人君子屏跡於野高俅用事而王室之傾已兆矣洪水猛獸之禍已形矣當是時也有心人發憤而圖之其所以為國為民為君為相為將為兵為吏為儒為士為農為工為商為賈為僧為道為醫為卜為星為相為山為海為盜為賊為奸為宄為邪為淫為凶為惡為鬼為蜮為妖為孽為魑為魅為魍為魎為魑為魅為魍為魎為魑為魅為魍為魎

上一意招安專圖報國辛至於犯大難成大功服毒自盡同死而不辭則忠義之烈也真足以服一百單八人者之心故能結義梁山爲一百單八人之主最後南征方臘一百單八人者陣亡已過半矣又智深坐化於六和寺燕青涕泣而辭士二童就計於混江宋公明非不知也以爲見幾明哲不過小丈夫自完之計決非忠於君義於友者所忍屑矣是之謂宋公明也是以謂之忠義也傳其可無作歟傳其可不讀歟故有國者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君側矣賢宰相不可以不讀一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在於朝廷矣兵部掌軍國之樞督府專閫外之寄是又不可以不讀也苟一日而讀此傳則忠義不在水滸而皆爲干城心腹之選矣否則不在朝廷不在君側不在干城心腹烏乎在在水滸此傳之所爲發憤矣若夫好事者資其譚柄用兵者藉其謀畫要以各見所長烏睹所謂忠義者哉

溫陵卓吾李贄撰

庚戌仲夏日虎林孫樸書於三生石畔

原書殘損缺字校補表

此文影印的明容與堂刻《水滸傳》，原北圖藏本有若干殘損之處，致有許多缺字（有半缺者，亦有全缺者），不便閱讀。現特據日本內閣文庫藏本照片逐回校補，彙列於後。所補之字，均用黑點標明。其有部分缺損，而字形尚存，觀上下文可自明者不錄。

引首二頁後七行　敎青這兩箇賢臣
一回四頁後四行眉批　扯淡
二回六頁前六行　隨即上馬
三回五頁前七行　勾當
十一頁前十一行　觸地踢倒了
四回七頁前六行　趙員外
九頁前六行　攧倒頭便睡
五回四頁前一行眉批　活佛
六回十四頁後一行　兩箇和尚
八回二頁前二行　府幹
六頁前二行　使臣房裏
八頁後一行　放了棍棒
八回十頁前十一行　兩個跳將起來
九回一頁前十一行　聽你多時
後一行　跨一口戒刀
二頁前十一行　救俺
後一行　替他挖了
三頁前十一行　早歇暗行
四頁後一行眉批　魯智深
十四頁後一行　連忙
十回一頁前十一行　又與他
後一行　賫發
二頁後一行　林冲的綿衣
三頁前十行　這人

十回三頁前十一行　你且去圈子背後

六頁前十一行眉批　葫蘆

後一行　老軍

七頁前十一行　恨雪

九頁後一行　是陸虞候

十頁前十一行　快去救應

十一頁後十一行　有分教

十二頁前一行　百十箇

十一回一頁前十一行　那胸中殺氣

前十一行　所說東京

後一行　險些兒

二頁前十一行　放火沿燒

五頁後一行行間評語　恭（你字旁）

甚（見字旁）

十二回三頁前一行　杜遷

十一頁後一行　只爲高俅不能用他

以致

十三回二頁後一行　一面遮箭牌

八頁前一行　牌官

十四回十一頁前十行　非同小可

十五回一頁後一行　在泊子裏做

二頁後一行　早盪將開去

十六回一頁回目　生辰綱

大頁前一行　投東京進發

後九行　趁早涼走

後十行　你這般說

後十一行　寬饒去處

七頁前一行　口裏不道

前二行　提了朴刀拿着藤條

前三行　老都管

前八行　申牌時分

前十行　被差出來

前十一行　又不揀早涼行

後九行　老都管

後十行　心內自惱他

後十一行　沒一個不怨暢

八頁前一行　吃了早飯行

後十行　形蛉蜓

九頁後十行　這畜生不殺死倘只是

打便了

十六回十頁前二行　不是我口淺量你是箇
遭殺的軍人
後十行　這裏黃泥岡
後十一行　自說道我
十七回九頁後一行　包住
十頁前十一行　魯智深
後一行　盡皆
十一頁前十一行　報與太師知道
十八回九頁後一行　監押
十頁前十一行　何觀察并兩個虞候
後一行　縣尉騎着馬兩個都頭
十一頁前九行　三二十個火把
前十一行　一壁火起從中堂
燒將起來
後一行　不到十數步只見
後二行　輕騰騰地
後三行　發着喊一齊把莊門
打開
十二頁前九行　沒安處
前十一行　等你出來
十九回十頁後一行　我也攔他三二十個
八頁後一行　晁蓋看時
九頁前十一行　六人說道
二十回一頁前四行　詩曰
前五行　豪傑英雄聚義間
十一頁後一行　僻靜閣兒裏
十二頁後一行　正要金銀使用
後十一行　與押司徹表孝順
之心
十三頁前二行　既是號令嚴明我便
寫一封回書
前十行　是八月半天氣
後一行　只此相別
後二、三行　連夜回梁山泊
來再說
後十行　下回分解
二十一回一頁前九行　曾受九天玄女經
前九行　扶危濟困恩威行
前十行　繡旗影蓋雲水濱
後一行　分付了回書送下樓

二十一回一頁後二行　乘着月色滿街
後二行　自回下處來
後三行　却空教劉唐來
後十行　是箇好唱的人
後十一行　婆惜也會唱諸般要令
二頁前一行眉批　到底有
前二行　因此不能過活
前十行　其實缺少
前十一行　便是重生的父母
後一行　宋江道休要如此說
二頁前十一行　眉批半彎新月金蓮
後一行　翠袖半籠無限意
後二行　苦風裏海棠花標格
四頁前十行　來他家裏
前十一行　酒是色媒人正犯着
後一行　自從和那小張三
後二行　宋江但若來時

二十一回五頁前十行　這回錯過後次難逢
前十一行　到家裏自有告訴
宋江
後一行　便道你放了手我去便了
後二行　宋江道直恁地
六頁前十一行　只得上樓去
後一行　後半間鋪着臥房
後二行　掛着一頂紅羅帳帳
七頁前十一行　窗裏見成燒
後一行　出巷口去買
八頁前十一行　再下樓去盛酒
後一行　回心喫酒歡喜
九頁前十一行　他自和
後一行　他敢也知
十頁前十一行　常言道
後一行　便把那唐牛兒
十一頁前十一行　今夜多歡
二十頁前十二行　惹焰燒身
後一行　唐牛兒

二十二回一頁前十一行　老身
　二頁後八行　知縣本不肯
　四頁後一行　宋太公
　八頁前十一行　洗澡罷喫了早飯
二十四回二十二頁前十行至後一行眉批
　王婆要如此鋪排只消同
　卓吃酒便無不成了
二十五回二頁前十一行　特地來尋你
　五頁後七行　冰盞子裏
二十六回八頁前九行　從來得知
二十八回十頁後十行　不要這等兒女像
　後十一行　一刀一割的勾當
　武松
　十一頁前二行　那殺人的手段
二十九回六頁後一行　此時正是
　九頁後一行　那裏吃醉了來這裏
　討野火
　十頁前三行　輕輕地只一提
　前四行　只一丟擱在裏面
　前五行　再有兩箇

二十九回十頁前八行　走了一箇
　前十行　逕逃去
　前十一行　交椅丟去蹺拐子
　便鑽將來
　後一行　路上撞見蔣門神難
　然長大
　後一行　淘虛了身子
　後二行　那一驚
　後四行　先教他醉
　後五行　拳頭
　後六行　大怒搶將來
　後七行　撥了便蹲下去
　後八行　飛在蔣門神顏角上
　後九行　踏住胸膛提起這醋
　缽兒
　後九行　蔣門神臉上
　十一頁前一、二行眉批　口口(此
　二字不清)真才實學可見
　天下事都要才學
　前一、二行　有名喚做玉

環步鴛鴦脚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實學非同小可

二十九回十一頁前三行　饒你性命只要饭我二件事

前二、四行　好漢饒我休說三件便是三百件

前四、五行　蔣門神說出那二件事

前六行　改頭換面來尋主

前七行　二件事

前十行　有千里馬也

三十回一頁後十一行　兀自打死了

十一頁後一行　回歸

十二頁後一行　遠戍恩州

三十一回九頁前十一行　慢伏些的趁活捉了

十三頁後一行　盡把出來

三十二回二頁前十一行眉批　非聖人而何

後一行　望着青州地面來又行了十數日但遇村房酒店

三十二回三頁前十一行　店主人

後一行　却那裏去取

四頁前十一行　你這廝好欺負客人豈我不還你錢

後一行　連忙來問道師父休要焦燥

五頁前十一行　只一撥撥將去恰似放翻小孩兒的

後一行　那二四個村漢

十三頁後二行　方纔罷且不要去報

十四頁前九行　只聽得

十五頁後一行眉批　若作戒殺文字

十九頁前十行　劉高聽了

三十四回二頁後一行　鳴鑼

三頁前十一行　二更時分

後一行　三個好漢對廂相陪

四頁前十一行　寫了申狀

後一行　飛報軍情

三十四回五頁後一行　大曹兵馬瀝管
十一頁後五行　休想我
三十五回十三頁後九行　未敢誇口
三十六回四頁後八行　兩個人
三十七回二頁後四行　他這人
十五頁後九行　有面目
四十回一頁前十一行　金大堅便道
二頁後一行行間評語　奉（天字旁）
承
四頁後三行　鬚的
六頁前十一行　敏後點起十五
後一行　巳牌巳後
十頁前十一行　那衆人
後一行　故吟反詩
八頁前十一行　四下裏
後一行　那裏客人
九頁前十一行　這裏
後一行　便是燕順
四十一回二頁後十行　只說宋江
後十一行　整頓軍器
四十一回八頁前七行　把住兩頭侯健先去
前八行　侯健就討了火種
四十二回二頁後十一行　去處有名
八頁後一行行間評語　描（着字旁）寫（頭字旁）得妙
十五頁後一行　巴山跳澗蟲
四十三回一頁前十一行　休要帶去
後一行　有甚麽依不得
四十四回十一頁後十行　將張保兀頭
四十六回一頁前八行　府裏首告知府却
前九行　一擔糯粥潑翻在
前十一行　老漢
後一行　起得早了
二頁前九行　橫屍里巷
後九行　錯怪了他
四十九回十六頁前十一行　眉頭不展
後一行　楊林鄧飛
五十回九頁前七行　休得胡說
前十一行行間評語　真是活佛（得字旁）

五十回九頁前十一行　吃我殺得
後一行　與宋江把盞
十頁前十一行　似虎雄兵歸大寨
後一行　將將奏敲金鑼響
十一頁前六行　他的東西
五十一回一頁前十一行　施功紮寨
二頁前十一行　何經過
前十一行至後一行　往東昌府公幹回來
十一頁後十一行　朱仝
十二頁後四行眉批　說得是
五十二回二頁後六行　諸處緝捕
三頁後十行　姐夫
後十一行　賣科對他說
十一頁前十一行　那道氣
後一行　逕掃過對陣來
後二行　那坐下馬亂撥
後三行　那三百神兵
後四行　趕得林沖等軍馬
後五行　五千軍兵

五十四回三頁前十一行眉批　李大哥原具眼
後十行　這師父
後十一行　且休問
六頁後十一行　盡皆蕩散不起
五十六回二頁後一行　便請二位
三頁後一行　時遷換入
四頁前十一行　時遷
五頁後一行　吹滅了燈火上樓
九頁後六行　拽開腳步
後十行　吃碗酒了趕
五十八回七頁後四行　轉馬
八頁後四行　這足
十頁前八行眉批　好點綴
六十回十三頁後九行　主察公明在所先
十五頁後六行　吳學究道
六十一回一頁前十一行　吳用
後十一行　三十件
十六頁後二行　這是梁山泊出沒的

六十一回十六頁後二行　我迷踪失
後四行　有一箇
六十二回一頁後一行　盡換下
六十四回一頁前七行　芳聲千古傳青史
六十六回四頁前四行　各自去
十二頁前六行　綠髮兒郎
六十七回一頁前十一行　投南便走
後一行　聞建在後
三頁前一行　宋江笑道
十四頁前九行　小校報知
六十八回七頁後一行　全得
八頁前十一行　東西二寨
後一行　四下裏埋伏
九頁前十一行　皆爲氣耳
十頁前十一行　前後圍住
後一行　到中軍相見了
後九行　着他即便退軍
後十行　尚然未決
十一頁後一行　宋江無心講和
十二頁前十一行　一朴刀攔死曾

魁
六十八回十四頁前十一行　尊盧員外爲次
後一行　原來吳用
六十九回四頁後一行　快活李瑞蘭
五頁前十一行　納聲喊
後一行　鷹拿野雀
七十回二頁後十行　三騎馬
後十一行　陣宋江問道
四頁前十一行　手腕上
後一行　馬軍頭領都被指傷
五頁前十一行　正打着刀口
後一行　董平見了心中暗忖
六頁前十一行　張清停住鎗
後一行　鮮血迸流
七頁前十一行　李立盡數引領
後一行　賺出張清便成
八頁前十一行　太守道
後一行　河港內糧舡
九頁後一行眉批　如七十子
後一行　義膽忠肝咸若古

七十回十頁前十一行　北地又羨牽毛驢
後一行　蜘橫背教亦多變
十一頁前十一行　李卓老曰這回文字不滿不滿張清石子固好敘處却
七十一回一頁前十一行　共聚得一百八員頭領
後一行　但引兵馬下山
三頁前七行　鐵鍬
後五行　譯將出來
十十二回一頁前十一行　你如何去得
二頁後一行　慶賞元宵
三頁前十一行　原來那班直
六頁前九行　戴宗
七十三回二頁後一行行間評語　趣八一絕字旁丶
五頁後一行　撇出飯來
七十四回十四頁前十一行　公私兩便
後一行　便差殿前
七十五回十頁前十一行至後一行　只少轉變若是阮小七李大不過爲吳用所使耳蠢漢蠢漢
七十五回十頁後二、三行　又曰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豈是不經人道語李大哥一派天機外人趣人真不食烟火人也
七十七回五頁後一行　鼓聲響處
七頁前十一行　馬軍步軍一齊
後一行　見解珍
八頁前十一行　長虹戰袍
後二行　顯英雄
後三行　揚志史進
七十九回十頁前十一行　五百步軍
八十回十九頁後一行　緊守城池
八十一回一頁前六行　文臣武士登臺觀
三頁後一行　只管盤問
四頁前八行　連累我
前十一行　容貌似海棠
五頁前十一行　告訴衷曲
七頁前八行　怎地吹的好簫李師

師

八十一回七頁前九行　教燕青聽果然是玉
琥齊鳴黃鶯對囀
前十行　小人也唱箇曲兒伏
侍娘
前十一行　聲清韻美字正腔
真唱罷又拜
八十三回一頁前十一行　惟誅國賊去貪殘
八十四回十四頁後一行　都投降了
八十五回一頁前十一行　眉批　而不能料宋
公明何也
前十一行　容約他們論臣愚
意
前十一行至後一行　輕裘肥
馬臣願爲使臣
後一行　這數軍馬
二頁前十一行　將計就計受了
八十六回五頁後九行　客人何處
後十行　那兩個道
後十一行　不幸死了止有母

親

八十六回十一頁前十一行　百姓
十二頁前十一行　點大軍
後一行　二處軍馬
八十八回七頁前十一行　宋江道
八頁後九行　撓鉤搭住
八十九回一頁前十一行　各各分派便點
後一行　大將一員
七頁後一行　謙恭已布朝宗義
八頁前十一行　乞陛下
後一行　殿頭官傳令
九頁前十一行　力許令丞
後一行　自回遼國去
十頁前十一行　又成虛度
九十回十八頁前一行　大江攔截
九十一回一頁前六行　鬼水鷺
前十行　呼爲萬里長江
前十一行　一座喚做金山一
座喚做焦山
後一行　渭之寺裏山焦山上

九十一回一頁後一行　謂之山寨寺
後八行　游奕神鎮州潘文得
後九行　遁甲神睦州應明
後十行　太白神湖州趙毅
太歲神宣州高可立
後十一行　弔客神常州范疇
黃幡神潤州卓萬里
二頁前二行　統領
前三行　擺列
前四行　宋江奉着詔敕
前五行　船騎同行
前六行　在帳中
前十一行　分作兩路
後一行　二山上宿歇
後二行　各帶了兩個伴當
後七行　此時正是初春天氣
後十行　萬里塵波萬里天
紅霞遮映海東邊
三頁前五行　柴進道也說得是
前十行　正是風門水口

九十一回三頁後七行　柴進和伴當入來
四頁前四行　心中思忖
前五行　去走一遭
前十一行　白絹水裹兒把這
頭巾
十四頁後一行　到來了呂梁洪接
見那元帥問慰
十五頁前十一行　當何以處之
九十二回一頁前六行　一心直欲尊中國
前七行　萬年千載播英雄
前八行　被關勝手起一刀
前十、十一行　望南而走呂
梁洪
前十一行至後一行　領了傷
殘軍馬
後一行　報捷與宋先鋒
後二行　賞勞三軍飛報
後三行　賫送賞賜
後四行　計議調兵
後五行　方廳占據

九十二回一頁後六行　對天拈取　蘇州救兵

三頁前十一行　白面郎君鄭天壽　九十二回十頁後一行　此言極是分撥衆將

四頁前十一行　大衙統制　應明

後一行　退保常州　十一頁前十一行　急要奔入城去

後一行　錢振鸞手下　保全老小

五頁前十一行　立馬橫刀厲聲高　後一行　早把范嚭捉了右

叫　邊衝出

後一行　天神共怒　十二頁前十一行　也知天命有歸

六頁前十一行　在陣前虧殺原來　謊

金諸衆有歸降大宋之心　十三頁前十一行　張清一石子

後一行　陣亂　後一行　殺了程勝祖

後一行　擄回馬望本陣先走　九十三回十頁前十一行　若還有人

七頁前十一行　落日江流不盡悲　後一行　幾個漁人

後一行行間評語　真忠義　十一頁前十一行　童猛并費保等

（第字旁）　後一行　吃人知覺了

後一行　李逵便說道　十二頁前十一行　明早卯時進城

八頁前十一行　鮑旭見李逵　九十四回一頁前十一行　今番收方臘

九頁前十一行　四個統制官　後一行　小弟不願爲官

後一行　衆人都膽顫心寒　二頁前十一行　牽羊擔酒迎接宋

十頁前十一行　衆將且堅守等待　先鋒

九十四回二頁前十一行　奈歲命薄
　後一行眉批　人紅鸞星動了
　後一行　去做細作
四頁前十一行　與我姓名
五頁後四行　錢塘大江通
六頁前十一行　安子青藝最精
十七頁後一、二行　李和尚日張順沒水入城極莽極癡不是
　白着送了性命
九十五回八頁前六行　彼各傷感
九頁後五行　阮小五
　後七行　去東門寨
　後九行　魯智深　武松
十一頁後一行　外一重閘板
十四頁後一行　許多將校
十五頁前十一行　分投去搶
九十六回二頁後一行　至今血食在西湖
三頁前十一行　此去睦州
　後一行　今從此處
四頁前十一行　楊春
九十六回四頁後一行　李雲
　五頁前十一行　便叫僉書
　前十一行　原來
九十七回一頁前十一行　後面喊聲
　後一行　王勳
二頁前十一行　可保長久
八頁後八行　鐵金銅磚
九頁後五行　陰雲四合黑霧漫天
九十八回八頁後一行　雷炯計擾
九頁後一行　度過昱嶺關之後
十頁前十一行　高侍郎
十九頁後一行　下回分解
　後二行　折了二十四員將
　佐
九十九回二頁後一行　與他迎敵當下花榮
　挾鎗躍馬
十三頁後四行　後義道
一百回五頁後一行行間評語　聖（末字旁）
　主
十五頁前十一行至後一行眉批　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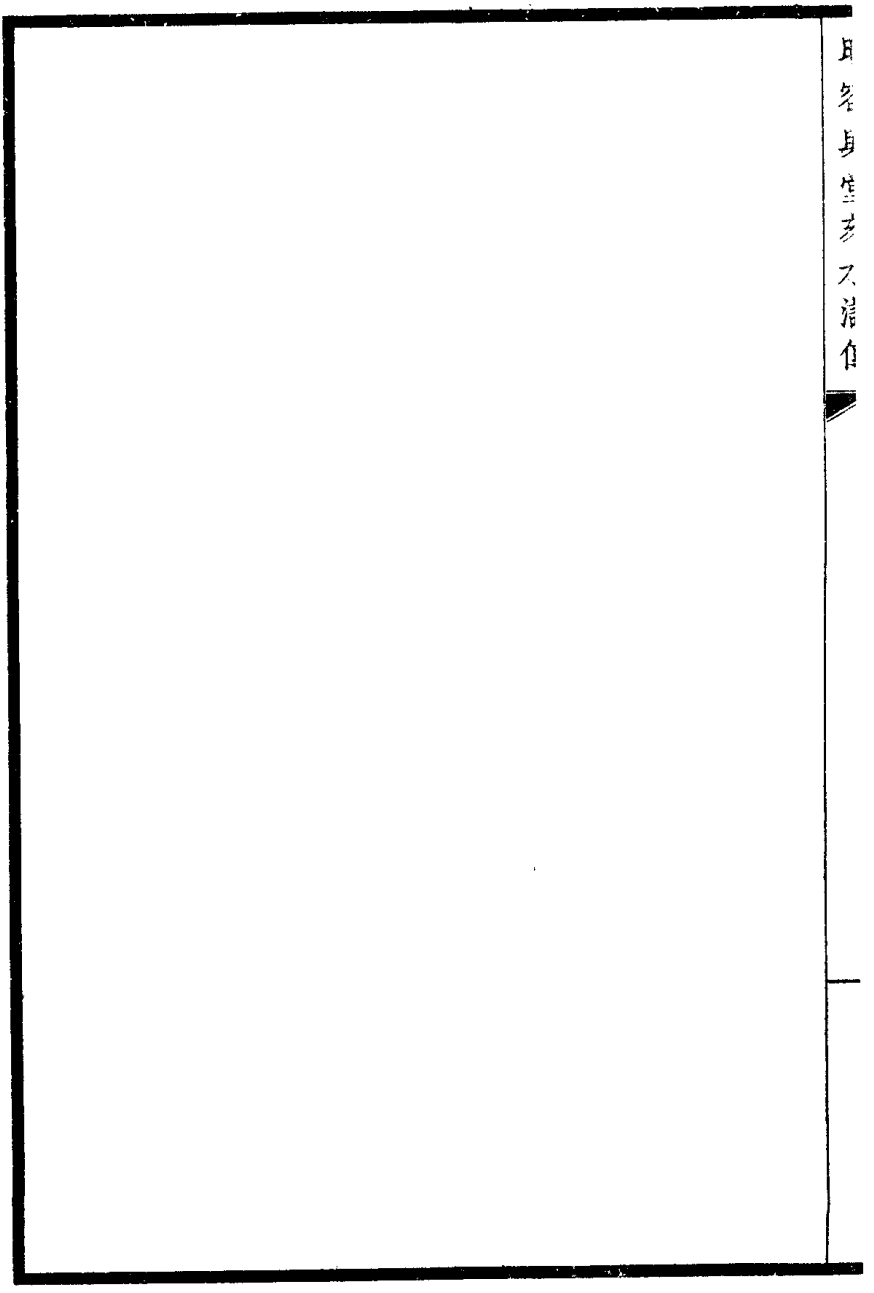
大哥做鬼也是爽利的

一百回十七頁前十行至後二行眉批　強盜子孫也有讀書做官的一讀書做官原是強盜了

後一行　忠烈義清靈應侯仍物賜錢於梁山泊

十八頁後一行　莫把行藏怨老天

韓彰當日亦堪憐　一心征戍擺鋒日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明容与堂刻水浒传　　四
作者=
页数=796
SS号=10428084
出版日期=1975年04月第1版